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〇四・經部・禮類

禮記集解六十一卷(卷二十二至卷六十二)〔清〕孫希旦撰……………一

禮記箋四十九卷〔清〕郝懿行撰……………四二三

2267/04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 國史館纂脩孫希旦集解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殺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與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

藏猶託也藏身謂身之所託以安也殺效也命謂政令也指其神謂之社指其形體謂之地命降於社謂政令之本於地而降者也下三句放此五祀五行之神左傳社稷五祀是尊是奉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是也蓋政者禮而已矣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鬼神體物不遺而祖廟之降格山川之生物五行之流播則其性情功效之尤顯者也自仁率親自義率祖故仁義出於

祖廟山川者人之所取材故興作出於山川五行者見象於天為五星分位於地為五方行於四時為五德稟於人為五常播於音律為五聲發於文章為五色散於飲食為五味是天下之制度莫不本之故制度出於五祀聖人之為政其所效法者如此此所以政無不治而所以託其身者安固而不可危也○此下二節申言聖人承天道之意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

意言聖人效法於天地鬼神而參擬之比並之以求其

合也樂如孟子君子樂之之樂天地鬼神之道具於吾

身是聖人之所存也有以處之而率履不越則禮無不序矣天地鬼神之道見於政治是聖人之所樂也有以玩之而鼓舞不倦則民無不治矣天生四時地生貨財父生師教四者各不相兼兼是四者而使之各得其正者君之責也故君必正身立於無過之地而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禮序而民治也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

養人謂食人所事謂役人事人謂役於人也為人所則所養所事者君之分也則君養君事君者民之分也禮由分出分以禮顯故人皆知尊君親上愛其死而患其生蓋合禮而死則死賢於生違禮而生則生不如死也○自此以下至舍禮何以哉申明治人情之意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

知者易於詐勇者易於怒仁者易於貪惟禮達分定而民知嚮方則有以去其氣質之偏而全其德性之美故用人之知而能去其詐用人之勇而能去其怒用人之仁而能去其貪也朱子曰人之性易得偏仁善底人便有貪便宜意思廉介多是剛硬底人

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註○陳氏變如字今從之

陳氏祥道曰社稷天子之社稷也故君死之則義而正宗廟已之宗廟也故大夫死之則非義而變也然則大夫之義而正者如之何曰死矣而已愚謂國君與社稷共存亡故死社稷者謂之義大夫得罪於君則當出亡若致死以守宗廟則謂之變若鄭之伯有晉之欒盈是也蓋大夫死宗廟乃誤用其勇而至於怒者惟不明於上下之分故也禮達分定則有仗節死義之風而無作亂犯上之禍矣

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亦能辟邪反

禮記集解卷三十三

之親其君不啻父子兄弟之相親愛如一家之人也中國雖大而下之趨上不啻手足頭目之相捍衛如一人之身也意之者謂以私意測度不能實知其理之所以然也辟猶通也開也聖人於人之情義利害知之無不明故處之無不當而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也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釋文惡鳥路反下皆同弟弟上如字下音梯長丁丈反

孔氏曰昭二十六年左傳云人有六情喜怒哀樂好惡此云欲則彼云樂此云愛則彼云好也六情之外增一懼為七陳氏祥道曰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聞

門之義長惠幼順鄉黨之義君仁臣忠朝廷之義愚謂愛謂相親愛如父愛子子愛父是也欲謂貪欲如目欲色耳欲聲是也中庸言喜怒哀樂左傳言喜怒哀樂好惡為六情此言喜怒哀懼愛惡欲為七情蓋人值所好則喜值所惡則怒得所愛則樂失所愛則哀而於所怒所哀之將至而未至也則懼故總之為四析之則為六又析之則為七也十義先父子而後兄弟夫婦先尊而後卑也先兄弟而後夫婦先天合而後人合也先闔門而後鄉黨先鄉黨而後朝廷先近而後遠也情不治則亂義不治則壞信睦非講且脩則廢爭奪非尊尚辭讓則不能去此四者非禮則無以治之也

禮記集解卷三十三

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釋文廣太洛反見賢遍反馬氏晞孟曰莫非欲也而飲食男女欲之甚也故曰大欲莫非惡也而死亡貧苦惡之甚也故曰大惡喜怒哀懼愛惡欲皆所謂情而情之所本尤在於欲惡故曰心之大端愚謂情者心之所發心者情之所具情雖有七而喜也愛也皆欲之別也怒也哀也懼也皆惡之別也故情七而欲惡可以該之故曰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心之欲惡不可見而惟禮可以窮之蓋見其所為之合禮則知其情之美矣見其所為之悖禮則知其情之惡矣窮之而後能治之情治則人義無不脩信睦之風敦而爭奪之患息矣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徐氏師曾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

彙之根柢此天地之實理而為生人之本也理一而已
動而為陽陽變交陰靜而生陰陰合交陽此實理之流
行而為生人之機也由是二氣凝聚陰靈為鬼聚而成
魄陽靈為神聚而成魂此實理之凝成而人於是乎生
矣形生而四肢百骸無有偏塞五行之質之秀也神發
而聰明睿知無有駁雜五行之氣之秀也此實理之全
具而人之所以靈於物也愚謂天地之德以理言陰陽
鬼神五行以氣言人兼此而生周子所謂太極之真二
五之精妙合而凝也魂者神之盛魄者鬼之盛陰陽之
交指其氣之初出於天地者而言鬼神之會指其氣之
已具於人身者而言天地之生人物皆予之理以成性
皆賦之氣以成形然以理而言則其所得於天者人與
物未嘗有異以氣而言則惟人獨得其秀此其所以為

禮記集解卷二十一

五

萬物之靈而能全其性也○自此以下至故人情不失
明人情之本於天道而本天道者之所以治人情也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敷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
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釋文播於五行四時
本亦作播五行於四
時

秉持也竅孔也垂者在上而照臨乎下也竅者在下而
通氣乎上也播分散也播五行於四時者春為木夏為
火秋為金冬為水而土則寄王於四季也三五而盈自
朔以至望也三五而闕自望以至晦也四時分而為十
二月而月望晦朔於其中五行之氣和則四時之序
順而月之望晦朔無不如期而生矣李氏光地曰日
星從天而屬陽四時日星之所經也山川從地而屬陰
五行山川之所主也然五行之氣實上播乎四時之間

如雷電風霆雲雨霜露之感遇聚散無非山川所鬱五
行之精地所載之神氣然皆應天之時與之同流故天
雖有春夏秋冬之四時而所以生化萬物者亦不離乎
風雨霜露而已夫五行播於四時是天地陰陽之和合
也和合故月生焉陰精陽氣會於太虛而成象生之謂
也古今說者皆謂月在天日星之下而居地之上其去
地最近是月在天地之中而所以調和斟酌乎陰陽者
故日月以為量也其盈也三五以受陽之施其闕也三
五以毓陰之孕故月雖懸象於天而實地類故既經緯
日星以佐四時寒暑之令而又專司山川風雨胎育羣
英也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

釋文迭大計反又田結反竭義作
竭其列反○陳氏陸氏竭如字

鄭氏曰竭猶負戴也孔氏曰物在人上謂之負戴氣之

禮記集解卷二十一

木

過去者下亦負戴之陳氏祥道曰竭猶所謂休也休則
有王故竭則有盈陸氏佃曰竭盡也水王則金竭木王
則水竭愚謂此包下文四節而言蓋四時固五行之所
播而五聲五味五色亦莫非五行之所分著其流行變
動皆迭相為休王也

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

釋文還音
旋下同

五行各以其時之王者為本春木王夏火王季夏土王
秋金王冬水王是四時各有其本也然春二月皆木而
正月為寅二月為卯三月為辰是十二月又各有其本
也

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

鄭氏曰五聲官商角徵羽也其陽管曰律陰曰呂布十
二辰始於黃鐘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

分益一終於南呂更相為宮凡六十也孔氏曰十二管更相為宮以黃鐘為始黃鐘下生林鐘林鐘上生大簇大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鐘應鐘上生蕤賓蕤賓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鐘夾鐘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隨其相生之次每辰各自為宮各有五聲十二律相生至中呂而畢黃鐘為第一宮下生林鐘為徵上生大簇為商下生南呂為羽上生姑洗為角林鐘為第二宮上生大簇為徵下生南呂為商上生姑洗為羽下生應鐘為角大簇為第三宮下生南呂為徵上生姑洗為商下生應鐘為羽上生蕤賓為角南呂為第四宮上生姑洗為徵下生應鐘為商上生蕤賓為羽上生大呂為角姑洗為第五宮下生應鐘為徵上生蕤賓為商上生大呂為羽下生夷則為角應鐘為第六宮上生蕤賓為徵上生大呂為商下生夷則為羽上生夾鐘為角蕤賓為第七宮上生大呂為徵下生夷則為商上生夾鐘為羽下生無射為角大呂為第八宮下生夷則為徵上生夾鐘為商下生無射為羽上生中呂為角夷則為第九宮上生夾鐘為徵下生無射為商上生中呂為羽上生黃鐘為角夾鐘為第十宮下生無射為徵上生中呂為商上生黃鐘為羽下生林鐘為角無射為第十一宮上生中呂為徵上生黃鐘為商下生林鐘為羽上生大簇為角中呂為第十二宮上生黃鐘為徵下生林鐘為商上生大簇為羽下生南呂為角是十二律各有五聲凡六十聲朱子曰五聲相生至於角位隔八下生當得宮前一位以為變宮又自變宮隔八上生當得徵前一位以為變徵自此下生餘分不

禮記集解卷二十一

七

可損益故立均之法至是而終焉孔氏以本文但云五聲十二管故不及二變而止為六十聲增入二變二十四聲合為八十四聲自唐以來法皆如此又曰十二律相生至仲呂而窮自仲呂復上生黃鐘不及九寸於是相變律又曰十二正律各有一定之聲而旋相為宮則五聲初無定位當高者或下當下者或高則宮商失序而不和故取其半律以為子聲朱子變律半律之謂其詳見於儀禮經傳通解

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釋文和戶卧反

鄭氏曰五味酸苦辛鹹甘也和之者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是為六和愚謂十二食十二月之所食也質猶本也旋相為質者如春三月則以酸為質夏三月則以苦為質也

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

五色謂青赤黃白黑五方之色也加以天元為六章考工記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元地謂之黃是也十二衣十二月之所衣也旋相為質者如冕服則以元為質皮弁服則以素為質也蓋五味有四時之分而無每月之別若衣則因事而服冕服以祭韋弁以兵皮弁以朝並無四時之異月令春衣青夏衣朱秋衣白冬衣黑乃秦法耳此因上文言十二月十二律故以十二食十二衣配而言之謂以五味六和於十二月食之以五色六章於十二月衣之耳若必於衣食求其十二之說則鑿矣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釋文別彼列反被皮義反徐扶義反

禮記集解卷二十一

八

天地之心謂天地所主宰以生物者即上文天地之德也人物各得天地之心以生而惟人之知覺稟其全故天地之心獨於人具之而物不得與焉端緒也五行之性不可見自人稟之以爲仁義禮智信然後其端緒可見也五味六和物不能備也而人則盡食之五聲六律物不能辨也而人則能別之五色六章物不能全也而人則兼被之天地之心五行之端緒其有生之初而言其稟義理之全食味別聲被色而生據其既生之後而言其得形氣之正也不言陰陽鬼神者五行一陰陽而陰陽之良能即鬼神也言五行則陰陽鬼神在其中矣此以結上文七節之意也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

釋文柄本又作柄兵命反音亮畜許又反下同

則法也以天地爲本者道之大原出於天聖人之所效法莫非天地之道也端首也以陰陽爲端者仁育萬物法陽之溫義正萬民法陰之肅聖人之政治以二者爲端首也柄者工之所執也以四時爲柄者四時有生長收藏聖人執而用之以爲作詛成易之序也以日星爲紀者歲有四時而日星運行乎其間若網之有綱而又有紀聖人因之以爲紀若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龍見畢務水昏正而裁之類是也月以爲量者十二月各有分限聖人因之以爲量孟春則有孟春之令仲春則有仲春之令也鬼神以爲徒者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聖人之功用與天地之功用並行迭運若相爲徒侶然也五行以爲質者制度出於五行聖人凡

有興作必以此爲質幹而因而裁制之也禮義以爲器者聖人用禮義治人情猶農夫用耒耜之器以耕田也人情以爲田者人情爲聖人之所治猶田爲農夫之所耕也四靈以爲畜者四靈並至聖人養之若養六畜然也吳氏澄曰上言人以天地陰陽五行而生此言聖人制禮以治人亦取法於天地陰陽五行也

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略也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動也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事有守也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興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

禮記集解卷三十一

十一

收藏隨時無失故民不假督勸而事皆勤勉也列謂以次第陳列之也敬授人時各有早晚故事可次第陳列也藝謂事之分限後云協於分藝藝之分皆此義也月以爲量則十二月之政各有分限而不相踰越矣鬼神體物不遺以鬼神爲徒則事皆有所循以守矣復者終而復始之意五行循環迭運以五行爲質則事之已終者可復矣考成也以農器治田則農功成以禮義治人則事行成與主也田無主則荒廢故用人爲主聖人以人情爲田而其情不至於荒廢故人以爲與四靈爲羣物之長既爲聖人所畜則其屬並隨而至得以充庖廚故飲食有由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滄鳳以爲畜故鳥不猶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故人

情不失釋文鱗于執反音審徐舒丹反

孔氏曰淦水中驚走也猶驚飛也狹驚走也魚鮪從龍

鳥從風獸從麟其長既來故其屬見人不驚走也龜知

人情既來應人知人情善惡故人各守其行其情不失

也方氏慈曰麟體信厚鳳知治亂龜兆吉凶龍能變化

故謂之四靈

故先王秉耒耨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

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釋文瘞於例反一音於器反繒

或作繒

瘞埋也繒帛也瘞帛以降神地祇之祭也宣祝嘏辭說

宗廟之祭也二者皆列祭祀之事也制度城郭宮室車

旗之屬也秉耒耨以決其嫌疑列祭祀以盡其昭假而

禮達於上矣設立制度以治民而禮達於下矣御治也

惟上下一於禮故官有所御而事得其職所行之禮莫

不順其次序也○自此以下申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

可得而正之意而極言其功效之盛也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

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償

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

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

守至正釋文償皇音賓書必信

此承上節而申言先王以禮自治之事也天地祖廟山

川五祀先王之所效法以為政治故還本其功而報之

尊天故祀之於郊定天位所謂祀於南郊就陽位也國

謂國中也親地故祀之於國列地利謂陳列其養人之

功而報之也於天曰定天位於地曰列地利互見之也

本仁謂本於仁恩之意也祖廟山川五祀皆鬼神獨於

山川言之者亦所以與上下為互也本事謂本制度之

所自出而報之也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而行禮必自

上始故其致謹於祭祀以報功於神祇追孝於祖考者

如此前巫者周禮男巫王弔則與祝前是也後史者君

舉必書記言記動之史恒從王而在後也瞽樂官也侑

勸也王有疑則卜筮食則樂官以樂侑也先王以禮事

天地鬼神而行禮又有其本故宗祝在廟以相其禮三

公在朝以論其道三老在學以乞其言巫以卻其不祥

史以記其言動卜筮以助其明智瞽侑以導其中和其

環列於前後左右者無非所以格其非心而納諸軌物

王則中心無所作為而絕乎人欲之擾所守得其至正

而循乎天理之則蓋不待登壇場秉圭鬯而齊戒神明

之德固已默通於鬼神矣是以郊焉而格廟焉而享而

其效如下文之所言也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

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

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

百神天之羣神也受職各率其職也極盡也謂可盡得

而用也服行也孝慈服言天下化之而服行孝慈之道

也正法則言法則得其正也不言山川與作者法則中

包之也義以理言禮以文言脩者禮也義因禮而見故

曰義之脩藏者義也禮因義而起故曰禮之藏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

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釋文大音泰

大者極至之名一者不貳之意大一者上天之載純一

禮記集解卷二十二

十一

禮記集解卷二十二

十一

不貳而為理之至極也分而為天地而乾坤之位以定轉而為陰陽而動靜之氣以行變而為四時而春夏秋冬錯行不悖列而為鬼神而屈伸變化體物不遺降猶降衷之降其降曰命者言天理之流行而賦於物者則謂之命所謂天命之謂性也官主也其官於天者言此所降之命莫非天之所主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也此一節以天理之本然者言之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者也

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釋文冠古亂反○養無讀為義王肅如字今從王

此乃言聖人制禮之事也天者禮之所從出故聖人之制禮莫不本之動而之地而為朝廟鄉黨之異列而之

事而為吉凶軍賓之分變而從時而或損或益之各有所宜協於分藝而大事小事之各有其稱其居人也曰養者言禮之在人所以養其身心而非以煩苦天下也貨力飲食者行禮之具辭讓者行禮之文冠昏喪祭射御朝聘者行禮之事人之行禮如此乃禮達於下之實也蓋先王之於禮既已履之於身以先天下而其所以教人者又皆出於天理之本然而即乎人情之所安此其所以行之而無弗達也馬氏晞孟曰禮以養人為本故曰養荀子曰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蓋聖人之道寓於度數之間莫非順性命之理而所以養人也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

天道順人情之大實也故唯聖人為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釋文喪息浪反○石經固下有之字

肌膚筋骸四者聚而為身有禮則莊敬曰強情慢邪僻之氣無自而入而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自此固矣講信脩睦而見於事者無不誠固人肌膚筋骸而動於身者無不莊以明則養生送死以幽則事鬼神亦惟禮義為大端緒也道出於天先王制禮以達之而秩敘經曲自此而行情具於人先王制禮以順之而喜怒哀樂由此而和寶孔穴也孔穴物之所出入禮亦天道人情之所由以出入也禮所以內治其身心外治其天下國家故壞亂之國喪敗之家死亡之人皆由自去其禮而致然○吳氏澄曰順人情三字為此條之體要自此以至終篇皆演順字之意

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藥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釋文反列

藥薄也禮所以成人猶藥所以成酒也藥厚則酒美藥薄則酒薄禮厚則其人為君子禮薄則其人為小人故聖王脩養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方氏慤曰義者所操有宜而不可失故言柄禮者所行有節而不可亂故言序禮義本出於人心而或至無禮無義心動而情亂也聖人脩其柄與其序還以治人之情而已愚謂此以申明上文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之義也人情不治則荒穢綉禮以治人情猶農夫用耒耜以耕所以墾闢荒穢也然為禮而不合乎義則無以

各適乎事之宜故必陳之以義然後大小多寡各適其宜猶耕者之因地宜而播種也然非明乎其理則於義之是非或不能辨故必講之以學以去其非而存其是猶耕者之耨所以去稂莠而長嘉禾也然非去人欲存天理則其所講者終非已有故必本之於仁然後德存於心而實有諸已猶耕者之穫而聚之於家也然非有以進之於安則其所本者未必不終失之故必播之以樂歌咏以承其趣舞蹈以暢其機然後所存者洽而可以不失猶耕者之既穫而食免於勤苦而得其安美也蓋先王既脩禮義以治天下又設為學校使天下之人從事於學問之途者其事如此故其為君子者既能窮理盡性以進於聖賢其為小人者亦有以開其知覺復其天良振興鼓舞遷善而不自知此先王以禮義治人情之備也

禮記集解卷二十一

五十一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陳氏澹曰實者定制也禮者義之定制義者禮之權度禮一定不易義隨時制宜故協合於義而合雖先王未有此禮可酌於義而創為之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陳氏澹曰藝以事言仁以心言事之處於外者以義為分限之宜心之發於內者以義為品節之度協於藝者合於事理之宜也講於仁者尚度其愛心之親疎厚薄而協合乎行事大小輕重之宜一以義為之裁制焉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故得之者強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

陳氏澹曰仁者本心之全德故為義之本是乃百順之體實也元者善之長體仁足以長人故得之者尊上文言禮者義之實此言仁者義之本實以散體言本以全體言同一理也張子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之非仁也猶之木也從根本至枝葉皆生意此全體之仁也自一本至千枝萬葉先後大小各有其序此散體之禮也而其自本至末一技一葉各得其宜者義也吳氏澄曰順乎天理者無違逆中節之和也由全體之中發而為中節之和全體之中仁也夫用之和順也故仁為順之體也謂此三節皆所以明禮義與仁其相資而不可闕者如此以申上文脩禮以耕陳義以種本仁以聚之意不言講學播樂者蓋學者仁義禮之所藉以講明樂者仁義禮之所由以精熟不在三者之外也

禮記集解卷二十一

五十一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不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不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不耨也耨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耨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釋文不亦作弗何休注公羊云弗者不之深也吳氏澄曰此反解上文而以順為極也治國謂治一國之人情合之以仁謂合聚眾理於一心仁而未能安是猶與仁為二也成於樂而安於仁則與仁為一矣仁者體之全於內順者用之達於外仁之體雖全而順之用未達猶內腹雖充而外體未肥故必達於順而後為禮義治情之極功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

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禮記集解卷三十一
四體既正者天君泰然而手容恭足容重無不從令也庸華充盈者辟面盎背和順積於中而英華發於外也父慈子孝故父子篤兄友弟睦故兄弟睦夫義婦聽故夫婦和禮記集解卷三十一大臣法則必不至於倍小臣廉則必不至於竊官職相序小宰所謂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以敘正其位進其治作其事制其食受其會聽其情也君正其臣以道揆率其下臣正其君以法守事其上車以載物天子之德所以容載天下故曰以德為車樂以導和而感人為深天子之德所以無所不達者賴有樂以導之猶車之博御以行也故曰以樂為御以禮相與謹於邦交禮記集解卷三十一
而大能字小小能事大也以法相序大率職所謂以八法治官府補官屬官職官聯官常官成官法官刑官計皆秩然而不紊也以信相考而朋友之義篤以睦相守而鄉閭之情親睦以禮義治人情而其功效之極至於如此前言禮義者人之大端而以講信脩睦三條申言其說此獨以養生送死事鬼神言之者蓋大順即順天道達人情之意諸侯以下以禮相與以法相敘以信相考以睦相守即請信脩睦之事四體既正庸華充盈則視所謂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者又有進矣獨養生送死事鬼神之意未顯故舉此以結之
故舉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禮記集解卷三十一

陳氏濬田以大順之道治天下則雖事之大者積登在前亦不至於膠滯雖事之不同者一時並行亦不至於謬雖小事所行亦不以微細而有失也雖深省而可通雖茂密而有間謂有中間也兩物接連而相及則有彼此之爭兩事一時而俱動則有利害之爭不相及不相害則無所爭矣此泛言天下之事有大有細有深有茂有連有動而自然各得其分理者順之極至也愚諸危即前政不正則君位危之危必明於順而後能達於順達於順而後能治政安君以為藏身之固而不至於危也
故禮之不闕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禮記集解卷三十一
徐氏師會曰責賤有等故禮制不同宜儉者不可豐宜隆者不可殺凡此禮制之順所以維持人情不使離離保合上下不使危亂也愚謂此申上明於順然後能行危之意蓋君位之危皆起於下陵而上善而後能行皆由於人情之騷縱禮有豐殺之節所以維持人情和合上下而使之各安其分也上專以君位言之故曰守危此象以上下言之故曰合危然禮之順非一而不豐不殺者特其一端耳故下文又以順之事廣言之
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傲也則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頽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雉龜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闕也則是無故先王能備禮以

義體信以達順故句此順之實也釋文當丁誤反擊又作

鄭氏曰小洲曰渚高平曰原山者利其禽獸渚者利其

魚鹽中原利其五穀使各安其所不易其利以勞敵之

也用水謂漁人以時漁為梁春獻鼈蟹秋獻龜魚是也

用火謂司燿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及季春出火季秋

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飲食謂食齊視春時羹齊視

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合男女謂媒氏令男三

十而取女二十而嫁須爵位謂司士稽士任進退其爵

祿也用民必順不奪農時也昆蟲之災螟螽之屬無災

疾者言大順之時陰陽和也天不愛其道三句言嘉瑞

應人情至也膏猶甘也器謂若銀甕丹甕也馬圖謂龍

馬負圖而出孔氏曰禮緯斗威儀云其政太平山車垂

鈞註云山車自然之車垂鈞不揉治而自圓曲方氏慤

曰五行獨不言土以飲食見之飲食土所生也愚謂山

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中原因乎地利而順之也用

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因乎天時而順之也用水火金木

飲食之事甚廣鄭氏所言特畧舉其一端耳合男女須

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因乎人情而順之也自此以

下皆言順之所感而應也說文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怪

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之孽順之所感始於無莪害

而終於致嘉應由淺而深也山出車謂出自然之器鄭

氏所謂銀甕丹甕是也山出車謂出自然之車孔氏所

謂山車垂鈞是也鳥不獠而巢在下故可俯而闕其卵

獸不狘而近人故可俯而闕其胎天不愛其道者風雨

節而寒暑時而天降膏露則不愛其道之至也地不愛

其寶者五穀稔而貨財殖而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

馬圖則不愛其寶之至也人不愛其情者不獨親其親

不獨子其子而仁心足以感鳥獸則不愛其情之至也

無故無他故也脩禮以達義者外脩禮制而達之天下

無不宜體信以達順者內體誠實而達之天下無不順

也義者禮之理禮者義之實惟脩禮而後能達義信者

盡已之忠順者循物之信惟體信而後能達順也然所

謂大順者亦不外於以禮義治人情而致之則脩禮達

順亦非有二事矣夫子感當時之衰而志於唐虞三

代之治而為子游言禮義治天下其體信達順至於如

此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使夫子而得行其道其功

效固如此也嗚呼盛矣朱子曰體信是忠達順是恕體

信是無一毫之偽達順是發而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

又曰信是實理順只在和氣體信是致中底意思達順

是致和底意思

禮記卷二十一終

邑後學唐穎伸校

禮記卷二十三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禮器第十之一 別錄屬制度

此篇以忠信義理言禮而歸重於忠信以內心外心言禮之文而歸重於內心蓋孔子禮樂從先進禮奢寧儉之意禮運言禮之行於天下而極其效於大順由體而達之於用也此篇言禮之備於一身而原其本於忠信由外而約之於內也二篇之義相為表裏○方氏懋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運而無名器運而有迹禮運言道之運禮器言器之用愚謂此以禮器名篇亦以其在簡端耳非有他義也諸家多從禮器二字立說似非本旨今姑錄方氏之說以備一解云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

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釋文錯以諧反本又作措又作同

禮經緯萬端人能以禮為治身之器則於百行無所不備而其德盛矣禮之為用能消人回邪之心增人質性之美而盛德充實於內矣措諸身則無不正施諸事則無不達而盛德發見於外矣箭竹之小者筠竹之青皮也大端猶言大節竹箭有筠以貞固於其外松柏有心以和澤於其內二物於天下有此大節故能貫乎四時而枝葉無改其在人身則禮之釋回增美以充其德於內者猶松柏之心禮之措正施行以達其德於外者猶竹箭之筠故君子有禮則外而鄉國無不和諧內而家

庭無所怨悔人歸其仁神歆其德遠近幽明無不感通亦猶松柏之不改柯易葉也○鄭氏云禮器言禮使人成器如耒耜之為用也人情以為田脩禮以耕之此是也大備自耕至於食之而肥似以此篇為承上篇而作然上篇語意已盡此篇之義與上篇不同而其文體亦別非一人所作也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石經無有文二字

忠信謂存諸心者無不實故為禮之本義理謂見於事者無不宜故為禮之文無本則見於事者為具文故禮不立無文則存諸心者為虛願故禮不行釋回增美者所以立其忠信之本措正施行者所以達其義理之文此一節乃一篇之綱領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孔氏曰忠信為本易見而義理為文難睹故此以下廣說義理為文之事君子行禮必仰合天時俯會地理中趣人事天時有生者若春薦韭卯夏薦麥魚是也地理有宜者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也人官有能者人居其官各有所能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及庖人治庖祝治尊俎是也物曲有利者若麴蘖利為酒醴絲竹利為琴瑟是也天不生謂非時之物若冬瓜夏橘及李梅冬實之屬地不養若山之魚鼈澤之鹿豕君子不以為禮是不合人心鬼神弗饗是不順鬼神也方氏懋曰

以陽生於子故祀天於冬之日至以陰生於午故祭地於夏之日至以飲食陽氣故饗禘於春以飲食陰氣故食嘗於秋此禮所以合於天時者也黍稷之馨足以爲簠簋之實水土之品足以爲邊豆之薦貨無常以示遠物之致幣無方以別土地之宜此禮所以設於地財者也以天之高故燔柴於壇以地之深故瘞埋於坎以魂氣歸於天故燭蕭以求陽以形魄歸於地故裸粢以求陰此禮所以順於鬼神者也以人莫不有男女之別故制爲夫婦之禮莫不有君臣之分故制爲朝覲之禮莫不有追遠之心故制爲喪祭之禮莫不有合歡之情故制爲燕饗之禮此禮所以合於人心者也火田必於昆蟲未蟄之時爵羅必於鳩化爲鷹之後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此禮所以理萬物者也禮本乎天而還以事天出乎人而還以治人則是以天合天以人合人也故曰合地則效法焉故曰設鬼神不可遺也故曰順萬物有成理也故曰理非生於春黍生於秋稻生於冬所謂天時有生也山林宜毛物川澤宜鱗物邱陵宜羽物墳衍宜介物所謂地理有宜也遠條蒙瑤戚施直鑄壘曠司火瞽矇脩聲所謂人官有能也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金之從革所謂物曲有利也上言鬼神而下不言以天地兼之也以天所不生者爲禮則逆天之時矣以地所不養者爲禮則逆地之理矣天時地理之不可逆如此則入官物曲可知言地所不養之物而不及天所不生者亦舉此以見彼也劉氏彙曰君子謂之不知禮者禮以致其敬爲本不求物之所難得也愚謂曲偏也如其次致曲之曲物曲有利言

物之材質偏有所利也合於天時五句以制禮之大體言之也天時有生四句又專以行禮之所用言之也上言鬼神而下不言者蓋鬼神體物不遺天地之所生養莫非鬼神之所爲不可專指一事爲言也又言天不生地不養鬼神弗饗正以鬼神即天地之功用而非有二也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土之制禮也節矣釋文殺色戒反徐所例反惟音匡又邱往反應氏備曰定國猶立國也愚謂定國之數謂一國所入賦稅之數也經常法也倫次第也地有廣狹年有上下合此二者而定國之數可見矣然後斟酌其禮之次第薄厚以爲行禮用財之常法也禮之大倫以地廣狹因乎地理之所宜也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因乎天時之所生也殺謂穀不熟也匡猶恐也雖凶歉而衆不恐懼以上之制禮有節有餘財以爲凶年之備也禮時爲大廣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釋文稱尺證反後皆同方氏慈曰天之運謂之時人之倫謂之順形之辨謂之禮事之義謂之宜物之平謂之稱項氏安世曰五者自棊大至極細也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肆追來考釋文革紀力反○革詩作林猶詩作欲肆詩作通禮之因革損益必隨乎時而禮之權非有聖人者也自倫以下皆禮之經而時者乃禮之權非有聖人之德而居天子之位不能乘時創制以達天下之大權故禮莫大乎此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革急也猶謀也

言文王作豐邑非急於成已之所謀乃所以追先人之志而來致其孝耳引之者言湯武放伐亦所以追堯舜之道事雖異而道則同也蓋禋禘之跡易白而放伐之心難明故引詩以證之如此

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

王者事天如事親事死如事生天地之祭宗廟之事與

夫子之所以事父臣之所以事君皆倫常之大者也人

道莫大於五倫故順次於時

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

鄭氏曰天地人之別體也孔氏曰社稷山川是地之別

體神是天之別體鬼是人之別體愚謂鬼謂若先帝及

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神謂天神日月星辰之屬社

稷山川鬼神其祭之禮由天地宗廟而分猶人之四

體由身而分也三者之祭其尊次於天地宗廟故體次

於順

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

喪之主於哀祭之主於敬此所謂宗廟之道父子之親

也若其所用之財物與夫賓客之交際其事各有所宜

者所謂義也喪祭之用於哀敬為末賓客之交視鬼神

為輕故又次於體

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

鄭氏曰足猶得也稱謂稱牲之大小以為稱此指謂助

祭者耳而云百官喻衆也愚謂羔小羊豚小豕王制大

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鄭氏謂大夫薦用羔士薦用

豚即此羔豚而祭是也百官謂助祭之人皆足謂牲之

體骨足以備及助祭者也蓋薦則助祭者少又牲小而

細骨亦小大牢而祭則助祭者多又牲大而俎骨亦大故羔豚非不足而大牢非有餘由其稱乎大小多寡之分故也蓋禮之得宜為義就其得宜之申又酌乎多寡大小之分則謂之稱故又次於宜

諸侯以龜為寶以圭為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

孔氏曰此一節連明上經稱次之事也以禮主威儀尊

卑大小多少質文各有所宜其稱非一故從此以下更

廣明為稱之事諸侯以龜為寶者諸侯有守土之重宜

須占詳吉凶故以龜為寶以圭為瑞者諸侯之於天子

如天子之於天也天子得天之物謂之瑞故諸侯受封

於天子天子與之圭亦謂之瑞書云輯五瑞又云班瑞

於羣后是也云圭不云璧從可知也家卿大夫也大夫

卑禮不得寶龜故城文仲居蔡為僭卿大夫不得執玉

故不得藏圭愚謂以龜為寶者龜之大者尤神君自寶

之以占國之大事大語言寧王遺我大寶龜左傳稱有

成之昭光春秋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云龜青純皆謂

此也若尋常所用之龜掌於卜人者不得謂之寶也大

夫所卜之龜蓋與卜人所掌者同不得藏此大龜以為

寶也卿大夫執禽執雖得為君執圭以聘而不得家

自藏之也臺門謂於門之兩旁築土為臺高出於門望

之闕然故謂之闕周禮所謂象魏左傳所謂觀臺是也

天子諸侯臺門所以懸法象望氣視大夫不得為也○

孔氏曰案三正記白虎通天子之龜尺二寸諸侯一尺

大夫八寸彼謂小龜士亦有龜故士喪禮卜宅是也兩

邊築闕為基基上起屋曰臺門諸侯有保持之重故為

臺門愚謂漢書食貨志云元龜尺二寸此龜之最大者天子所寶之龜也諸侯一尺即諸侯所寶之龜也大夫八寸則尋常所卜之龜與卜人所掌同孔氏所謂卜龜也然寶龜未嘗不用以卜特非大事不輕卜耳爾雅闕者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孔氏謂築土為基基上起屋則榭而非臺矣臺門之設亦與保捍無與○此章言禮之義有時以下五者此下十章皆以雜明此章之義也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十一

說見王制

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

鄭氏曰豆之數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公食大夫禮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此食下大夫

禮記集解卷二十三

七

而豆六則其餘著矣聘禮致饗饋於上大夫堂上八豆設于戶西則凡致饗饋堂上之豆數亦如此周禮公之豆四十其東西夾各十有二侯伯之豆三十有二其東西夾各十子男之豆二十有四其東西夾各六愚謂周禮醢人朝事之豆八饋食之豆八加豆八羞豆二合為二十六天子全用之而公以下遞減焉公食禮下大夫六豆非菹醢醢昌本糜鬻菁菹鹿麋此朝事之六豆也以此差而上之則上大夫全用朝事之八豆諸侯加以饋食之四豆而為十二諸公兼用朝事饋食之豆而為十六也聘禮致饗饋堂上八豆西夾六豆皆云非菹醢醢則凡東西夾之豆實與堂上同但其數減於堂上耳○孔氏曰皇氏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者天子庶羞百二十品遵豆各六十今云二十六者說堂上數也今案

禮記集解卷二十三

八

庶羞與正羞別此上大夫八豆下大夫六豆皆為正羞天子二十六豆亦為正羞故熊氏以為正羞百二十簠之等皇氏以為庶羞其義非也愚謂皇氏以天子二十六豆為庶羞固非而熊氏以為正羞百二十簠之等其說亦尚未晰周禮膳夫王醬用百有二十簠醢人王舉共齎菹醢物六十簠此謂實於簠而陳之者有此數耳掌客上公殮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錡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腥三十有六皆陳饗饋九牢其死牢如殮之陳卒四牢米百有二十簠醢百有二十簠是豆醢死牢醢醢百二十簠配生牢其所用不同非可合而言之也又醢醢百二十簠皆豆實也若遵實則見於邊人者惟朝事饋食加邊羞邊之實而已初無所謂六十邊者且遵實惟用於飲酒不用於食皇氏遵豆各六十物之說尤謬而孔氏亦未之辨也○此節所言謂食禮之豆數也若饗神之豆數則王亦全用二十六豆而諸侯朝事饋食加豆皆減其二為十八豆加以羞豆二為二十豆五等諸侯同也少牢賓尸惟四豆蓋大夫饗燕之禮上下大夫同也又左傳周公閱聘魯饗之有昌歜白黑形醢醢以備物辭昌歜即朝事豆實之昌本也是天子三公饗禮無昌本而公食大夫禮六豆乃有昌本饗食法異也又少牢賓尸禮亦有昌菹蓋大夫饗燕禮惟用四豆遠降於諸侯故得用昌菹優之也

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介副也牢謂主國所致饗饋之牢數也七介七牢侯伯之禮五介五牢侯伯之卿也上公九介九牢侯伯七介七牢子男五介五牢卿大夫出聘其介各降其君二等

牢數則君以爵等五等之卿同牢○孔氏云不云天子者天子無介牢禮無等非也周禮邕人王弼臨則共介邕是天子非無介矣左傳吳徵百牢於魯子服景伯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是天子十二牢也天子之介由上公差而上之亦當十二也

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釋文重直

禮反下同

陸氏佃曰天子之席五重書曰敷重篋席敷重筍席則凡王席重設行葦傳曰設席重席也周官司几筵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席皆重設是以謂之五重凡禮對文則別散文則通筵或謂之席席亦謂之筵也又天子五重諸侯三重筵皆單設席則重也大夫再重有筵則席亦單設無加席則筵蓋重爾公食大夫禮蒲筵常緇布純加荏席尋元帛純荏席蓋亦單設大

禮記集解卷二十三

九

射儀曰司宮象卷重席設于賓左此筵亦重設也是以謂之重席而鄭謂公食大夫孤為賓則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是不知司几筵加纁席重設主諸侯三重言之公食大夫加荏席主大夫再重言之荏席單設而已愚謂凡席以一為一重司几筵王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纁席次席皆重設并莞筵為五重也書言敷重篋席篋席即次席也據其在上之席而言重則纁席亦重可知又司几筵諸侯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纁布純加荏席尋元帛純筵與席皆單設則再重也鄉飲酒鄉射禮蒲筵布純士冠禮蒲筵二在南是士席蒲筵而已○熊氏謂天子之席五重為大禘之席以司几筵言三重為時祭之席是不知司几筵之纁席次席皆重

設而強為區別也然司几筵云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祀先王昨席亦如之此皆重禮而設席如此其餘事當有差降願命有篋席底席豐席筍席蓋天子之席其加於上者有此四種各因禮之重輕而用之也天子如此則諸侯之席以莞筵加纁席為三重者亦惟祭祀饗射大禮用之而其餘當有所降也又公食大夫禮蒲筵加荏席為再重大射禮賓有加席蓋與公食禮同至燕禮之賓大射及燕禮之卿大夫則無加席又鄉飲酒禮大夫再重再重者一種席而重設之也是大夫之席隆殺有二等則天子諸侯設席之重數亦必以禮之輕重為隆殺矣○司几筵諸侯昨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筵國賓于廟前亦如之國賓謂諸侯為賓者鄭氏兼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者言之非也太夫之席蒲筵加荏席公食禮有明文孤卿之席蓋亦與此同以五等諸侯無異席推之可知也然大夫席再重而鄉飲酒禮公三重者蓋以一種席為三重與諸侯之三重不同鄉飲酒又云公升辭一席使一人去之則不過暫設以優之而究亦止於再重而已

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襲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襲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襲此以多為貴也

鄭氏曰重謂抗木與茵也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士喪禮下篇陳器曰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此士之禮一重者愚謂士喪禮陳器抗木之上又有折蓋古之為椁累木於棺之四旁而上下不周故其下藉之以茵既下棺加折於其上

加抗席次加抗木茵也折也抗席也抗木也四者備為一重由土禮之一重者推之則所謂再重三重五重者皆可見矣髮形如扇以木為匡衣以白布而畫之在路以障柳車入墳以障柩喪大記曰君黼髮二黻髮二畫髮二大夫黻髮二畫髮二周禮縫人註云漢制天子有龍髮二是天子龍髮黼髮黻髮畫髮各二為八髮也○

鄒氏謂上公四重無據
有以少為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積釋文積音積本亦作特

鄒氏曰天子無介無容禮也孔氏曰為賓用介天子以四海為家既不為賓客故無介謂無以容禮陳撰介也其實餘事亦有介故也人共介也天子臨鬼神使介執鬯也特一也天神尊貴質故止一牛也諸侯事天子

禮記集解卷二十三

十一

如天子事天故天子巡守適諸侯境上諸侯奉膳亦止一牛而已愚謂兩君相見列擯介以交辭天子無容禮故雖有介而不陳之以交辭故曰無介膳謂股膳也掌客王巡狩般國君膳以牲積於祭天言特牲於膳天子言積互見之也宗廟社稷用大牢而祭天惟特牲諸侯之禮股膳大牢而天子惟用積皆貴少也

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邊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釋文朝直

灌獻也灌用鬱鬯者朝享禮畢主君酌鬱鬯之酒以禮賓也大行人上公王禮再裸而酢侯伯一裸而酢子男一裸不酢諸侯相朝之禮亦然無邊豆之薦者凡獻酒必薦邊豆惟鬱鬯之灌則無之蓋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不敢以此發之也脯邊實醢豆實大夫聘禮之以醢

而加以脯醢則有邊豆之薦矣是貴其無邊豆之少卑其有邊豆之多也○孔疏謂祭天無鬱鬯諸侯膳天子亦無鬱鬯為尊諸侯相朝用鬱鬯為卑非也鬱鬯之灌天子宗廟固用之矣特祭天不用耳且諸侯股膳大牢亦未嘗有鬱鬯也祭天特牲對社稷宗廟用大牢而言天子適諸侯膳以積對諸侯股膳用大牢而言此節又自以朝聘相對為義與上文初不比附未嘗以鬱鬯之有無別多少也

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

孔氏曰食猶殮也天子以德為德不在食味故一殮諸侯德降天子故再殮大夫士德轉少故三殮食力謂工商農庶人之屬以其無祿代耕陳力就業乃得食故呼食力此等無德以飽為度故殮無數愚謂食一口謂之一飯再謂連食二口三謂連食三口也孔氏以一飯再飯三飯為告飽之節非也特牲禮尸三飯告飽侑至七飯少牢禮尸七飯告飽侑至十一飯是飯之侑皆以四為節則諸侯九飯告飽侑至十三飯天子十一飯告飽侑至十五飯也少牢禮上佐食舉牢肺正脊投尸尸食舉三飯上佐食舉尸牢幹乃又食是十三飯告飽須侑乃舉牢體再食大夫三飯雖未告飽亦連食三口則止舉牢體乃再食也天子禮極文故食一口即止舉牢體乃再食諸侯禮稍簡故食二口則止舉牢體乃再食大夫士禮又簡故食三口則止舉牢體乃再食也食力無數者禮不下庶人也

禮記集解卷二十三

十一

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釋文繁纓七就步干反

鄭氏曰大路繁纓一就股祭天之車也周禮王之五路

玉路繁纓十有二就金路九就象路七就革路五就木
路翦繁鵠纓孔氏曰殷質以木爲路無別雕飾乘以祭
天謂之大路繁謂馬腹帶也纓鞅也染絲而織之曰罽
五色一布曰就成就也言五色布一成車既樸素故馬
亦少飾止一就也次路供卑用故就多方氏慤曰殷尙
質故就之少者爲大多者爲次周則以多爲貴故玉路
十有再就郊特牲言先路三就次路五就彼謂繼先路
之次路也此言七就謂繼次路而又次者也周路有五
則殷固不止於三路矣

圭璋特琥璜爵
釋文琥音虎又
作虎璜音黃

鄭氏曰圭璋特朝聘以爲瑞無幣帛也琥璜爵天子酬
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孔氏曰圭璋玉中之貴也
特謂不用他物雉之也聘禮曰聘君以圭夫人以璋典
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諸侯以相見及朝
天子是圭璋朝聘以爲瑞皆無幣帛表德特達不加物
也若聘禮行享之時則璧以帛琮以錦是加束帛又小
行人云以玉合六幣圭以馬註云二王之後享天子璋
以皮註云二王之後享后皮馬不上堂惟圭璋特升亦
是圭璋特義也琥璜是玉劣於圭璋者也天子饗諸侯
或諸侯自相饗至酬酒時則有幣將送酬爵又有琥璜
之玉將幣故云琥璜爵琥璜既賤不能特達故附爵乃
通也案聘禮禮賓之幣束帛乘馬又致饗以酬幣致食
以侑幣鄭云禮束帛乘馬亦不是過也則諸侯於聘賓
唯用束帛乘馬皆不用玉今琥璜送爵故知是天子酬
諸侯及諸侯自相酬也愚謂圭璋特有二義朝聘用圭
璋無束帛之藉一也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皮馬不上於

堂二也上是正義下是兼義半圭曰璋爲虎形曰琥半
璧曰璜
鬼神之祭單席

孔氏曰神道異人不假多重自溫故也愚謂此謂祭外
神之席若司几筵甸役則設熊席是也其宗廟之祭則
司几筵祀先王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
諸侯祭祀席蒲筵績純加莞席紛純皆不單也

鄭氏曰謂君揖之孔氏曰特獨也旅衆也君出路門視
諸臣之朝若大夫則君人人揖之若士則不問多寡而
君衆共一揖之也大夫貴故人人得揖士賤故衆共得
一揖是以少爲貴此諸侯所尊者少故大夫特士旅之
若天子之朝所尊者多故司士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
等旅揖士考三揖是也

有以大爲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丘封之大
此以大爲貴也釋文量音亮皿命
方氏慤曰周官典命宮室以命數爲節自上公至子男
以九以七以五爲節此宮室以大爲貴也天子之路謂
之大路弓謂之大弓斗謂之大斗俎謂之大房此器皿
以大爲貴也尊者之棺至於四重卑者止於一重樽則
周於棺此棺槨以大爲貴也周官冢人以爲等爲邱封
之度此邱封以大爲貴也量言其所容度言其所至度
量宮室器皿皆有之於宮室言量於器皿言度互相備
也愚謂器皿以大爲貴若天子之弓合九成規諸侯合
七成規大夫合五成規牛鼎之屬三尺腳鼎二尺之類
至車之淺深廣狹其制有定君路曰大路特尊其名耳

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

舉解卑者舉角釋文微悉旦反

鄭氏曰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解四升曰角

五升曰散陸氏佃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所謂尸

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九以散爵獻士愚謂獻謂獻

尸也君夫人獻尸以爵諸臣為加爵用散明堂位爵用

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是也是貴者獻以爵賤者獻

以散也案特牲禮兄弟弟子舉解於其長為旅酬之始

又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舉解於其長為無奠爵之始

而無舉角之事特牲禮主人獻尸以角又郊特牲云舉

舉角詔妥尸此雖皆用角然與卑者舉角之義不相當

疑天子諸侯尸有旅酬之禮酬尸用解而為尊者之所

舉至賓與兄弟相酬避尸之所用故旅酬降而用角而

為卑者之所舉與○考工記梓人為飲器爵一升解本

觸氏云當作解三升是爵與解以木為之觚角散亦皆木為

之可知朱子紹興禮器圖爵範銅為之蓋後世之制耳

其形製則朱子圖謂兩柱三足有流有蓋者當得之祭

統尸酢夫人執柄夫人授尸執足孔疏謂柄為尾即朱

子圖所謂蓋也聶氏崇義云今祭祀之爵刻木爵立方

板上失之矣然其圖乃仍為爵立方板誤也觚為稜角

故謂之觚周禮鬯人凡鬯事用散尊鄭氏謂無飾曰散

然則散爵亦無飾者也散爵無飾則爵觚觶角皆刻畫

為飾矣天子諸侯之爵飾以玉謂之玉爵飾以瑤謂之

瑤爵其角與散或以璧飾之謂之璧散璧角大夫士所

用之爵蓋但有疏刻而無他飾與

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為貴也釋文無音

武

鄭氏曰壺大一石瓦甒五斗缶大小未聞易曰尊酒簋

貳用缶愚謂子男饗禮五獻五獻之尊饗子男所用之

尊也瓦甒卽燕禮之瓦大也士冠禮側尊一甒醴聘禮

醴尊于東箱瓦大一是甒與大皆可以盛醴又皆瓦為

之其為一器無疑此瓦甒蓋亦以盛醴以為君尊壺與

缶皆以盛酒壺以為卿大夫之尊缶以為士旅食者之

尊也燕禮兩方壺在東楹之西以為卿大夫士之尊兩

尊設於門西以為士旅食者之尊此兩尊相饗故惟君

尊設於門外也燕禮卿大夫士之尊為方壺士旅食者

之尊為圓壺豈所謂圓壺者卽缶與

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

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為貴也

堂九尺謂堂廉至地之度也天子堂九尺而階九等盡

等至堂復為一級則每等不及一尺也諸侯堂七尺階

七等大夫堂五尺階五等士堂三尺階三等

有以以下為貴者至敬不壇埽地而祭

至敬謂祭天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埽埽地即埽也祭法

曰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周禮大司樂圓鍾為宮於

地上之圓丘奏之函鍾為宮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蓋天

地之祭燔柴瘞埋及奏樂皆於壇而行祭禮則在埽也

陳用之謂祭天無兆非也祭天之所中為圓壇壇下為

埽埽外有壇壇即兆也郊特牲言兆於南郊是也小宗

伯但言兆五帝不言兆上帝地祇蓋舉其次以明其上

大宰言祀五帝掌誓戒具脩等事而不言上帝亦此義

大宰言祀五帝掌誓戒具脩等事而不言上帝亦此義

也

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樹禁此以下為貴也釋文樹於據反
鄭氏曰廢猶去也樹斯禁也謂之樹者無足有似於樹或因名云耳大夫用斯禁士用樹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孔氏曰天子諸侯之尊廢禁者司尊彝鬱鬯之尊用舟以承之犧象六等尊皆不用舟又燕禮諸侯之法瓦大兩有豐是無禁也樹及禁皆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漆赤中畫青雲氣菱荈華為飾樹上有四周下無足似木舉之樹故因名為樹此謂之樹鄉飲酒禮謂之斯禁禁局足高三寸刻其足為蹇帷之形謂之禁者因為酒戒也玉藻云大夫側尊用樹士用禁鄉飲酒大夫禮云兩壺斯禁是大夫用斯禁也士冠禮士昏禮承尊皆用禁是士用禁也鄉射是士禮而用斯禁者以

禮記集解卷二十三

七

禮樂賢從大夫也特牲士禮而云樹禁在東序祭尙厭飲不為神戒也愚謂鄭註此記云士用樹禁是禁又名樹禁也特牲禮樹禁在東序鄭註云祭尙厭飲故與大夫同是樹禁即樹二註不同疑此註為是蓋上之四周者謂之樹樹下之足謂之禁大夫之樹無足故但謂之樹鄉飲酒禮謂之斯禁斯滅也斯禁言其切地無足也士之樹有足故謂之禁又謂之樹禁特牲禮樹禁饌于東序是也

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纁裳釋文卷本又作衮同古本反重字又作纁許云反

孔氏曰人君因天之文章以表於德德多則文備故天子龍衮諸侯以下文稍少也上公亦衮侯伯鷩子男毳孤卿希大夫元士爵弁元衣纁裳今言諸侯黼大夫黻

者熊氏云諸侯九章七章以下其中有黼孤希冕而下其中有黻特舉黼黻而言耳詩采芣云元衮及黼是特言黼也終南篇云黻衣纁裳是特言黻也

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為貴也釋文藻本又作藻亦作藻同于老反

藻雜采也冕以雜采絲繩為旒天子之冕藻五色而云朱綠藻者謂五采之中有此二色也十有二旒十二章之服之冕也諸侯九旒謂上公也上大夫七者天子之卿六命加一命而為侯伯則鷩冕七旒也下大夫五者天子之中下大夫四命加一命而為子男則毳冕五旒也士三者天子之上士元冕三旒也○孔疏以此為夏殷制謂周家冕旒隨命數士但爵弁無旒非也冕旒隨命數五等諸侯則然爵弁無旒諸侯之士則然而非可

禮記集解卷二十三

六

以論天子之卿大夫士也王制三公一命衮三公八命加一命而服衮冕九旒則三公之不加命者宜服鷩冕矣以此差之則孤卿六命宜服毳冕加一命為侯伯則服鷩冕七旒也大夫四命宜服希冕加一命為子男則服毳冕五旒也大夫希冕則上士元冕宜矣若天子三等之士但服爵弁則自希冕以下頓降二等非禮之差次也希冕三旒則元冕宜一旒而曰士三者蓋冕必有旒而一旒不可以為飾故進而與希冕同禮窮則同也司服冕之服有六而弁師僅言五冕蓋以冕配服則為六而冕則止有五則希冕服元冕服同冕可知矣

有以素為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至敬無文者謂祭天襲大裘而不裼也衣以裼為文以襲為質容謂趨翔為容士相見禮曰庶人見于君不為

知不同謂高下大小文素之異也不豐者應少不可多
不殺者應多不可少也馬氏晞孟曰禮歸於稱故豐之
而不以為有餘殺之而不以為不足愚謂此引禮運孔
子之言以結上文不豐不殺孔氏馬氏之說不同然其
義皆通

禮之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句詡萬物大理
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為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釋文詡
樂五教反○
今按樂音洛

禮之多大高文者皆多之屬也外心謂發其心於外也
詡普也徧也物猶事也天地與聖人之德發揚昭著徧
於萬物其理至大其事甚博非備物不足以稱之故君
子之於禮樂其發見於外而極夫儀文之盛凡以求稱
乎德之盛大而已

禮之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
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為貴乎是故
君子慎其獨也

禮之少小下素者皆少之屬也內心謂專其心於內也
德產猶德性也致極也天地與聖人德性之極至精深
微妙而物無可以稱之故君子之於禮必致慎於幽獨
務於在內之致誠而不專事乎外之備物凡以求象夫
德之精微而已蓋發揚者德之用天地之大生廣生聖
人之位天育物人之所得而見者也精微者德之體天
地之於穆不已聖人之至誠無息人所不得而見者也
樂其發者由內而推之於外自忠信之本而求盡夫義
理之文也慎其獨者由外而約之於內自義理之文而
歸極於忠信之本也

古之聖人內之為尊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為美是故
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釋文樂
音洛
孔氏曰內極敬慎而其理可尊外極繁富而其事可樂
極心於內故外以少為貴極心於外故外以多為美方
氏慈曰內外以心言多少以物言愚謂大禮必簡故內
心可尊而物少之為貴稱情立文故外心可樂而物多
之為美宜寡而多則失其所為貴宜多而寡則失其所
為美是以行禮唯其稱也

禮記集解卷二十三

圭

禮記卷二十三終

後學平陽楊醇約校

禮記卷二十四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禮器第十之二

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釋大

本或作正士

孔氏曰君子大夫以上大夫常祭少牢遺奠及卒哭祔

用大牢故祭用大牢而謂之禮匹士士也士賤不得特

使為介乃行故謂之匹攘盜也士常祭特豚遺奠卒哭

祔少牢若用大牢則是盜竊君子之禮愚謂大夫常祭

少牢殷祭大牢故大牢而祭謂之禮士常祭特牲殷祭

少牢故大牢而祭謂之攘此章以申明前章言宜之義

得其宜故謂之禮失其宜故謂之攘

管仲鑊薑朱紘山節藻稅君子以為濫矣釋文紘音宏稅

章悅反依字當

嚴作

鑊刻也薑即敦也特牲禮前云兩敦而後云分薑劍是

薑與敦一器而兩名也周禮九嬪贊玉璽少牢禮有金

敦士喪禮有廢敦瓦敦廢敦無足瓦敦無飾則士吉祭

敦有飾矣凡飾金次玉象次金然則敦之飾天子諸侯

以玉大夫以金士以象與鑊薑謂鑊玉以飾薑也紘屈

組為之繫於弁冕之笄以固冠者天子朱紘諸侯青紘

士緇組紘纁邊大夫之紘未聞節柱頭斗棋也稅梁上

侏儒柱也畫山於節畫藻於稅天子之廟飾也濫謂放

溢而踰節也鄭氏曰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棊諸侯

斲而斲之天子加密石焉無畫山藻之禮也○歐陽氏

集古錄曰劉原父得古煮薑於扶風薑容四升其形外

方內圓而小隋之似龜有首尾有甲有腹今禮家作薑

亦外方內圓而其形如桶但於其蓋刻為龜形與原父

所得真古薑不同也愚謂士喪禮敦啟會面足啟會而

猶云面足則是為龜形者不專在於蓋矣集古錄謂劉

原父所得者為真古薑蓋可信也又原父所得之薑外

方內圓則薑當外圓內方而禮圖謂外圓內方曰薑外

方內圓曰薑亦失之也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

隘矣釋文澣又作浣可管反朝直

孔氏曰大夫祭用少牢今平仲用豚豚又過小併豚兩

肩不揜豆也必言肩者周人貴肩也肩在俎不在豆喻

其少假豆言之大夫須鮮華之美澣衣濯冠是不華也

隘狹也愚謂濫而僭上隘而逼下皆失禮之宜者也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眾之紀也紀散而眾亂

禮為眾之綱紀行禮而或失之濫或失之隘則綱紀散

而尊卑上下之分亂矣鄭氏曰言二大夫皆非也

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得其道者謂慎於行禮也蓋禮者所以治神人和上下

禮得則人和而神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然孔子

未嘗戰而云此者蓋以理決之爾

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

大薦不美多品釋文薦本又作薦蚤反蚤音

鄭氏曰所求也祭祀不為求福也麾之言快也祭有時

不以先人為快齊人所善曰麾不樂葆大謂器幣也葆

之言褒也孔氏曰祭祀之禮為感霜露而存親非為就

親祈福報也麾快也蚤謂先時也孝子感霜露而思親

思親而祭不以霜露未至而先時蚤設為快也葆者葆

也崇高之稱也祭之器幣大小長短自有常宜不以貴者貪高大為之也嘉事冠昏也人生成人自宜冠嗣親自宜昏若無親者昏三月祭以告廟冠畢掃地而祭爾並是有為而然非謂善之而設祭牲不及肥大者謂郊牛蘭栗宗廟角握社稷尺不必須並及肥大也薦不美多品者薦祭品味各有其定不以多為美也陸氏佃曰祿大讀如保大春秋傳所謂保大愚謂祿大陸氏之說為是祿猶有也謂有盛大之業若天子克敵服遠諸侯大夫著勲伐見褒賜也不樂保大謂不為樂此而祭也蓋保大嘉事以之告祭則有之若四時之祭自為存親不因此而舉也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膾是牲未嘗不肥大然或貴大或貴小各有所宜不必皆及肥大也薦謂邊豆也邊豆之品未嘗不多然祭器有定不求多於常

禮記集解卷二十四

三

品之外以為美也蓋濫與隘皆為失宜而濫之失尤甚故引君子之言以明行禮貴乎儉約而不尚乎侈大也○鄭志趙商問周禮設六祈之科而禮記祭祀不祈何義也鄭答云祭祀常禮以序孝敬之心當專一其志而已祈禱有為言之豈祀之常也又鄭發墨守云孝子祭祀雖不求其為而尸嘏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此亦有祈福之義也愚謂祭祀之有嘏蓋緣子孫之心莫不欲孝其祖考緣祖考之心莫不欲福其子孫故本其慈愛之心而達之乃事死如事生之義與祭祀不祈之義初不相悖也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釋文父音甫不音不亦作

弗與依註作變七亂反盛音成○鄭註與當為變或為龜

鄭氏曰文仲魯公子彊之曾孫臧孫辰也莊文之間為大夫於時為賢是以非之不正禮也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始逆祀是夏父弗綦為宗伯之為也與當為變字之誤也禮尸卒食而祭饋饗饗也時人以為祭火神乃燔柴老婦先炊者也盆瓶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火神燔柴似失之孔氏曰魯閔公僖公俱是莊公之子閔適而少僖庶而長莊公死而立閔為君僖時為臣閔少而死後乃立僖僖死僖子文公立大事于大廟弗綦為宗伯伎文公云吾見新鬼大故鬼小以閔置僖下是臣在君上逆亂昭穆文仲不能諫止故為不知禮禮祭至尸食竟而祭饗神言其有功於人人得飲食故祭報之弗綦謂饗神為火神燔柴祭之文仲

禮記集解卷二十四

四

又不諫止又為不知禮也愚謂春秋文二年大事于大廟大事者大禘也大禘之禮毀廟未毀廟之主列叙昭穆而合食於太祖而閔僖為兄弟不為昭穆則大禘當同位然閔雖少而嘗為僖之君僖雖長而嘗為閔之臣則閔當在西而居僖之上僖當在東而居閔之下今弗綦詔文公而躋僖於閔則於禮逆矣燔柴者天神之祭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是也燔即竈也左傳云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故心為大火味為鶉火此火神為天神當燔柴祭之者也竈為五祀之一其常祀在夏乃地示之卑者已非火神之比若祭畢祭饗則不過祭先炊老婦之神其禮又降於五祀之竈矣盆所以浙米瓶所以汲水祭饗之禮用盆以盛食用瓶以為尊蓋因其所用之器以為禮乃簡畧之甚者弗綦以天神

之禮祭之失禮甚矣逆祀燔柴雖皆弗基所為然是時文仲為正卿又稱為賢而不能正故孔子責之記者引此以明前章言順與體之義蓋逆祀不順也燔柴於爨非體也不稱且不可又況失順與體乎○孔氏曰文二年公羊傳云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何休云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當同北面西上閔僖為兄弟以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故云先禰後祖此公羊之義案外傳躋僖公弗基云明為昭其次為穆以此言之文公上至惠公七世惠公為昭隱公為穆桓公為昭莊公為穆閔公為昭僖公為穆按魯自魯公至止為八世魯公為世室其廟不毀自魯公今躋僖公為子考公以下遞叙昭穆故惠公當為昭今躋僖公為昭閔公為穆自此以下昭穆皆逆服氏同國語之說與何休義異鄭云兄弟無相後之道正以僖在閔上謂之為昭非昭穆也又曰祝融并奧及爨三者不同祝融是五祀之神祭於郊奧者止是竈之神常祀在夏以老婦配有俎及豆邊設於竈陘又延尸入奧爨者宗廟祭後直祭先炊老婦之神在於爨竈愚謂兄弟不為昭穆先儒已有定論左傳疏云若兄弟相代即為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為君則祖父之廟即當從毀知其禮必不然斯言可謂簡而盡矣但兄弟同面禘祭之位固然而立廟之法未知如何若僖公之時遠以閔公禘祖廟則祖遷而高祖毀高祖不得與於時享而文公之世閔僖同廟而無遷毀揆之人情皆所不安疑僖公之時閔公特立廟於祖廟之南至文公時僖公附則閔公之主遷藏於祖廟之夾室與蓋在僖公之時雖廟數增多而所祭止於四世固不患於僖而文公為僖公子閔公無後

而毀而僅與於大禘之祭亦不患於薄也當時逆祀之舉於大禘見之而不聞更立廟制則意其立廟遷毀之法正當如是耳竈即是爨但五祀所祀者竈神迎尸於奧而祭之祭畢所祭者先炊之神即就竈陘而祭其神不同其禮亦異孔氏謂先炊即配於竈者非也五祀之神其配食之人不可考若祀竈以先炊配則先炊之尊與竈等其祭之豈苟簡若此乎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釋文當丁浪反

此又承上文而申言體之義也禮也者體也此以人之體喻禮之體也人之肢體不可以不備而設之又不可以不當為禮亦然如祭爨而燔柴則設之不當而失所以為體矣

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

此又以申言稱之義也貴多謂之大貴少謂之小外心謂之顯內心謂之微經禮者常行之禮如儀禮冠禮昏禮之類其日有三百也曲禮者儀文之委曲如冠禮有三加昏禮有六禮之類其日有三千也禮文雖繁而莫不得乎大小微顯之宜則其致一也惟其然故人之所行莫不由之如入室之必由戶而不可外也○朱子曰禮儀三百便是儀禮中士冠諸侯天子冠禮之類此是大節目有三百餘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小目呂與叔云經便是當行底緯便是變底恐不然經中自有常變緯中亦自有常變

禮記集解卷二十四

五

禮記集解卷二十四

六

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

竭情盡慎致其敬禮之內心者也美而文禮之外心者也若順也禮之內心外心雖不同而莫不實順乎天理之所當然也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擯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撫也釋文擯所監反又所覽反放方注反不致本或作不至撫之石反

直而行謂若始死哭踊無節也曲而殺謂委曲而減殺若喪禮變除及上殺旁殺下殺是也經而等謂若三年之喪貴賤皆遂服是也討去也順而討謂自上順之以至於下而遞有所去若天子以下降殺以兩是也擯也播布也擯而播謂取上之所有以播之於下若祭禮也

禮記集解卷二十四 七

旅酬逮賤及天子燕享來朝諸侯是也推而進謂推下之所有以進之於上若祭禮事尸及諸侯朝享天子是也放效也放而文謂所效於古之禮而益之者若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是也放而不致謂所放於古之禮而損之者如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服周則有尊降之法是也撫取也順而撫謂自上順之以至於下而遞有所取若天子一食諸侯二大夫士三之類是也項平父謂此九條皆以反對為文獨經而等無反對今詳玩文義直而行經而等二句實與曲而殺一句為反對也
○此以承上章而起下章也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
鄭氏曰素尚白青尚黑者也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為黑黑為黃民言從之至今語

猶存也愚謂三代之禮異於迹而不異於道或素或青者服色異尚聖人之所得而變革者也夏造殷因者三綱五常禮之大體聖人之所不得而變革者也其不變者固守之以為經其所變者亦考之而不謬是以達之於下而民莫不信從也

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此節舊在其道一也之下今詳下此二句必在厚坐尸之上簡錯在下耳

鄭氏曰夏禮尸有事乃坐殷尸無事猶坐孔氏曰夏禮質以尸是人不可久坐神坐故惟飲食暫坐不飲食則立也殷禮轉文言尸本象神神宜安坐不辨有事無事皆坐也

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釋文侑音又本或詔詔侑或為詔侑

禮記集解卷二十四 八

鄭氏曰言此亦周所因於殷也武當為無聲之誤也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勸尸飲食無常若孝子之為也孝子就養無方孔氏曰詔告也侑勸也謂告尸威儀勸尸飲食周禮坐尸及詔侑無方亦因於殷禮故曰亦然也其道一者其用至誠之道一也愚謂無方言隨尸之所在而詔侑之無常所也其道一者言三代之禮其道同歸於敬尸也

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醯與釋文醯其庶反又其禮醯作遠註云周使六尸旅酬不三獻猶遠而畧

鄭氏曰周旅酬六尸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合錢飲酒為醯旅酬相酌似之也王居明堂禮仲秋乃命國醯孔氏曰周旅酬六尸又因殷禮而益之也禮祭時聚羣廟之主於大廟后稷之尸在室西壁東嚮為

發爵之主不與子孫為旅酬餘文武并親廟六尸南北相對為昭穆更相次序以酬也大禘多主而唯云六尸者先儒云毀廟無尸但有主也釀斂錢共飲酒也凡斂錢飲酒必令平徧與周旅酬六尸相似陸氏佃曰案周九廟而旅酬六尸蓋言成康之時文武親未盡猶在七廟之數蓋以時祭何必大禘愚謂特牲少牢禮尸不與旅酬蓋以旅酬之禮殺而尸尊故不與子孫相酬天子諸侯祫祭尸多雖皆得獻而羣尸之間其歡情猶未通故使之自相酬以通其歡情蓋其爵僅逮於禴廟之尸而止而不及於下也此三節言三代之禮其因革損益者如此乃聖人受命創制之事所謂時為大也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燔一獻孰釋文近附近之近燔似廉反

禮記集解卷二十四

九

鄭氏曰近人情者殺而遠之者敬郊祭天也大饗祫祭先王也燔沈肉於湯也一獻祭羣小祀也血腥燔熟遠近備古今也尊者先遠差降而下至小祀孰而已愚謂近人情謂近於生人之道也禮以近人為殺遠人為尊三獻謂祭山林川澤之屬也鄭氏以為社稷五祀非是陳氏說見後郊祭以薦血為始大饗以薦腥為始三獻以薦燔為始此皆謂朝事時也一獻無朝踐饋獻之禮直自饋孰為始也然三獻亦有自饋孰始者若大夫士祭宗廟及五祀之祭是也血於生人飲食最遠腥次之燔稍近人孰則全乎生人之道矣○祭宗廟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大夫士三獻外神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小山川視子男四方百物之類視大夫士但宗廟自五獻以上皆有二灌外神無灌而祭初有降神

之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狸沈祭山林川澤以醯辜祭四方百物實柴血祭之屬皆祭初降神之禮與宗廟之灌相當故其視三公者止七獻視諸侯者止五獻視子男者止三獻以其不灌故也其視大夫士者則惟食畢醑尸一獻蓋內神三獻者本無二裸而外神既有降神之禮禮盛於其初則殺乎其末也○孔氏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燔一獻孰謂降神之外於正祭之時有此也凡郊與大饗三獻之屬正祭之時皆有血有腥有燔有孰皇氏云郊則先設血後設腥與燔熟大饗之時血與腥同時俱薦三獻之祭血腥燔一時同薦熊氏云宗廟之祭無血其義非也愚謂孔氏謂此所言皆降神之外正祭之禮是也而又云郊與大饗三獻皆有血腥燔熟則非也四者惟祭天正祭時備有之大饗腥則無血三獻燔則又無腥矣郊特牲言毛血告幽全及詩言薦其血皆謂祭初告殺之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謂祭初降神之禮皆非謂正祭時也記文本簡明而疏家自生支繆耳

禮記集解卷二十四

十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慙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感釋文感本又作感子六反又音促作起也作而致其情謂本無此情而起而強致之也內有恭敬之情則外有交接之禮故禮之所由始始於心之敬也七介以相見謂諸侯相朝陳擯介以交辭也七介者侯伯之禮擯中以言之也已甚也慙謂質慙也三辭者主君迎賓於大門外交擯三辭辭主國以客禮待

已也三讓者讓入門也至至廟中也感謂急迫也君子於所尊敬者不敢質若已慤已感則情文不足而無以將其敬矣故摺介辭讓之禮雖在於外而實本於心之不容已也夫豈作而致之乎前此以內心外心二者發明義理之文上節言祭祀之尚臭不尚味則歸重於內心之義至此言禮之由於心而非作致於外又以見義理之文莫不根於忠信之本也

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頌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釋文類本或作泮依注音判惡依註音呼

鄭氏曰頌宮郊之學也惡當為呼聲之誤也呼池嘔夷并州川配林林名繫繫牲於牢戒散齊也宿致齊也將

有祭祀之事必先敬慎如此不敢切也孔氏曰魯無后稷之廟將祭天先於頌宮告后稷以將配天是先告卑後祭尊也晉人將祭河必先告惡池小川從祀於河者然後祭河齊人將祭泰山必先告配林從祀於泰山者然後祭泰山此皆積漸從小至大也充人云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是三月繫也七日戒謂祭前七日散齊也三日宿謂祭前三日致齊也鄭註儀禮云宿是又戒宿之言肅肅敬之義也將祭之時以漸如此敬謹至極不敢切迫也愚謂郊特牲云卜郊受命于祖廟謂先於大廟告后稷而後卜也魯無稷廟故卜郊之時假頌宮以告稷上節既以賓客之禮明禮之本於忠信此又言祭祀之禮其即事之有漸誠意之預積者如此莫非本於敬慎之至亦上節之義也

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温之至也釋文相息亮反温紆通反○鄭註詔或為紹

鄭氏曰皆為温藉重禮也擯詔告道賓主者也相步扶工也皇氏侃曰温謂承藉凡玉以物緼裹承藉君子亦以威儀擯相以自承藉也愚謂賓主以行禮而擯詔以相道之樂工以奏樂而相步以扶持之所以承藉於禮樂而致其從容和順之意亦不敢慤不敢感之義也

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醴酒之用立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而棗鞅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釋文音音官一音九棗字亦作棗古老反鞅江八反徐古八反

鄭氏曰凶事朝事二者反本也醴酒以下三者脩古也主謂本與古也可述而多學者以本與古求之而已孔氏曰本謂心也反本謂反其本性脩古謂脩習於古由

其反本脩古故不忘其初也凶事喪親之事也詔告也孝子喪親痛由心發故不待詔告而哀自至是反其孝性之本心也朝事朝廷之事也以樂奏音樂也朝廷是養老樂賢之地故臣入門必縣興是反其樂朝廷之本心也此二者是反本醴酒五齊第二酒也元酒水也尚上也割刀今之刀也鸞刀古之刀也莞簟今之席也棗鞅除穗粒取稗稾為郊席祭祀有醴酒之美而陳尊以元酒在上今刀便利古刀遲緩而宗廟不用今刀而用古刀莞簟精細而可安人祭不用莞簟而用棗鞅之麤席此三者皆脩古也先王制禮必有反本脩古之法若欲述行學習但用本與古求之則可得也故曰可述而多學也方氏慤曰物有本末時有古今逐末之流而不知所反從今之便而不能有所脩則先王之禮意忘矣

本者末之初古者今之初反之脩之則不忘之故也本末一物欲追還之而已故於本日反古今異時必有損益焉故於古曰脩愚謂朝事謂朝廷燕樂羣臣之事也凶事不詔者反其哀戚之本心而無待於詔也朝事以樂者反其和樂之本心而非樂不足以達之也上古無酒酌水獻之而已後世聖人既為酒醴而猶設元酒使居酒醴之上鸞刀刀之有鈴者古時但有鸞刀而已後世既有割刀而宗廟割牲費用鸞刀古時但有彙鞞之席而已後世既有莞簟而祭天之席猶設彙鞞三者皆為不忘古之故也述謂傳其義學謂習其事先王之制禮必以反本脩古為主故可傳述而多學而不患其博而寡要也蓋禮貴反本故有義理之文尤不可無忠信之本禮貴脩古故有外心之貴多尤不可無內心之貴

少也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

禮者天地之節無節於內者謂不能察乎禮之節文而喻之於心也物事也察物不以禮則昧乎天理之則而於是非不能辨矣作事不以禮則必有惰慢之失而人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則必有鄙悖之傷而人弗之信矣人之辨別事理謹言慎行莫不由禮故禮者事物之極致也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為朝夕必放於日月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壘壘焉釋文壘亡匪反徐音尾○朝直遙反

此中前合於天時一節之義也財物猶才性即天時之所生地理之所宜人官之所能物曲之所利也財物各有所宜故先王之制禮因之而致其宜焉大事祭祀之事為大事必順天時若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是也放依也為朝夕必放於日月者朝日以朝放日之升於朝夕以夕放月之見於夕也此所因乎天時之事也為高必因丘陵謂為崇高之祭必因於丘陵之本高若祭天於圜丘是也為下必因川澤謂為卑下之祭必因於川澤之本卑若祭地於方澤是也此所因於地理之事也壘壘勸勉之意先王之制禮必因乎財物之宜故順於鬼神而雨澤時降君子達其壘壘勸勉之意勉力以報功於神祇而不敢怠也

禮記集解卷二十四

古

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眾而誓之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釋文假音格治直吏

有德謂有德行者有道謂有道藝者有能謂曲藝之士賢即道德才能之人置謂置於位也眾即在位之眾誓謂將齊而誓戒之也因天事天謂祭天以冬至因陽氣之至而祭之也因地事地謂祭地以夏至因陰氣之始而祭之也名山謂五嶽也中成也升中于天謂巡守至於方嶽之下燔柴祭天而以治功之成升而告之也吉土王者所卜而居之地饗帝于郊祭天於圜丘也假至也先王既因天地之宜以制為祭祀之禮於是備百官申誓戒順其陰陽就其壇兆以行其禮治定功成故鳳

皇降而龜龍假百神受職故風雨節而寒暑時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疊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

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

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

酌鬯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釋文鬯音而

音元應應對之應分扶問反

天道垂教著於陰陽聖人之德著於禮樂鬯尊尊畫為

雲雷之飾者在阼在阼階之上也禮樂之器尊西疊尊

卑故在阼犧尊尊故在西縣鼓大鼓也應鼓應鼗也以

其與朔聲相應故曰應鼗縣鼓在西應鼓在東者縣鼓

尊於應鼓也尸入之後主人室內西面朝踐時堂上北

面此云君在阼謂初入時即位於阼階下也房東房也

大明生於東日出於東方也月生於西月初見在西方

也象尊刻為象形者鄭司農云以象骨飾尊君在阼而

西酌犧象象日之出於東方而西行夫人在房而東酌

鬯尊象月之生於西方而東行也夫人在東房而乃以

月生於西喻之者蓋由阼階而視東房則東房在阼階

之西也君與夫人交獻是禮交動乎上縣鼓應鼓並奏

是樂交應乎下禮樂之和若此豈非聖人至德之所發

乎○周禮司尊彝春夏用犧尊象尊秋冬用著尊壺尊

追享朝享用大尊山尊皆有鬯諸臣之所酢也犧象當

代之尊也著尊壺尊大尊山尊前代之尊也諸侯不得

用前代之尊惟用犧象而已天子春夏之祭兼用犧象

諸侯四時之祭或以犧配鬯或以象配鬯故此云鬯尊

在阼犧尊在西又云西酌犧象東酌鬯尊也犧象之所

盛者蓋醴齊盎齊鬯尊之所盛者蓋事酒也禮運云醴

醴在戶則犧尊非正在鬯尊之西但自阼階而視室戶

則室戶在西也○大射禮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

面其南笙鍾其南鑄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鼗

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鑄皆南

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鼗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

東南面人君樂縣之位惟見於此然人君軒縣而大射

以辟射故惟西方之縣皆備而東方與階間之縣則異

於常法其建鼓應鼗在阼階西者本在東方鍾鑄之南

與西方之建鼓朔鼗相對者也因辟射而移之於阼階

之西西階之東有建鼓則阼階之西當有磬其西鍾其

西鑄而磬在鼓東因辟射而獨設鼓若祭祀則三面皆

備縣之東方西方之縣皆鼓南鼓北不可以言東西此

云縣鼓在西應鼓在東據階間之縣言之也東方以應

鼓與笙磬笙鍾相配階間之鼗為應鼗則磬亦笙磬鍾

亦笙鍾也若天子宮縣則於南方亦備縣鍾磬鼗鼓而

與階間相對東方西方之縣同北上則階間南方之縣

同東上階間為應鼗則南方為朔鼗階間為笙磬笙鍾

則南方為頌磬頌鍾也大射言建鼓此言縣鼓則廟庭

用縣鼓路寢用建鼓縣鼓尊也若天子則路寢或以縣

鼓與○鄭氏云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孔疏云卿大夫以

下惟有東房蓋注疏以夫人在房為西房故言天子諸

侯有左右房以明夫人之所在為西房也然儀禮鄉飲

記薦出自左房少牢禮主婦薦自東房有左房則有右

房有東房則有西房又聘禮賓館于大夫君使卿還玉

於館賓退負右房此尤大夫士有東西房之明據舊說

謂大夫士惟東房者非也特牲少牢禮主婦在房中皆

禮記集解卷二十四 五

禮記集解卷二十四 六

謂東房祭統夫人副禕立于東房益房雖有東西而祭
祀主婦之位則惟在東房人君及大夫士皆然東房有
側階為婦人之所升降所謂北堂者在此乃婦人之正
位鄭孔泥於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之語故以西房言
之不知君在阼之時夫人東房中之位視之為少西亦
猶犧尊設於室戶而與阼階之壘尊對言東西也然此
所言君夫人之位亦第以初即位言之若尸入後主人
之位在中與堂上則君反西而夫人反東矣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
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
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
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釋文道音導之
知音智○今按

樂其音洛

禮記集解卷二十四

七

反其所自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若酒醴之美而尚
元酒黼黻文繡之美而尚疏布是也樂其所自成者樂
其治功之成而象之為樂若韶樂其紹堯致治武樂其
伐紂救民也禮得其反故能節制其行事之過差樂有
所樂故能宣道其志意之堙鬱禮節樂和則治禮慝樂
淫則亂達謂通於事理也發發言也與人謂接於人也
引憑伯玉之言以喻觀禮樂可以知治亂故君子以禮
樂與人交接不可不慎也

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
薦盞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
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釋文從
才用反
屬之玉反
牽牲謂灌獻既畢君出廟門迎牲牽之而入也幣所以

禮神告殺者贊謂助君執之也制如量人制其從獻脯
燔之制制祭謂朝踐薦腥燔量度牲體而進之也盞盞
齊也割牲謂饋時割牲體而進之也酒事酒也上公
祭用三齊朝踐君薦醴齊夫人薦盞齊饋獻君薦醴齊
夫人薦事酒也言君制祭割牲則知夫人薦豆盞言夫
人薦盞薦酒則知君薦醴薦醴互見之也洞洞敬貌屬
屬忠貌勿勿猶勉勉也詩匪勉從事漢書劉向傳引之
作密勿從事○鄭氏曰親制祭謂朝事進血骨時所制
者制肝洗於鬱鬯以祭於室及主孔氏曰朝事進血骨
者案郊特牲云取胙骨燔燎升首報陽也祭義取胙骨
之後又燔祭祭腥則胙骨所用在腥燔之前是朝事時
也云制肝洗於鬱鬯者據漢禮而知愚謂郊特牲蕭合
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燔蕭合羶蕭鄭氏云

禮記集解卷二十四

六

蕭香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疏云饋孰有黍稷此云
蕭合黍稷既奠然後燔蕭蕭合羶蕭故知當饋孰時也是
燔燎在酌奠之後饋孰之節記文明白可據而孔疏所
以發明其義者亦已當矣而鄭氏於此章制祭註云朝
踐進血骨時郊特牲詔祝於室註云取牲胙骨燔於爐
炭入以詔神於室孔氏於郊特牲取胙骨燔燎升首及
祭義建設朝事燔燎羶蕭皆言朝踐饋孰兩度燔燎原
其所以實由誤解建設朝事燔燎羶蕭之義也祭義云
建設朝事燔燎羶蕭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肺肝首心醜
以俵無加以鬱鬯以報魄也蓋朝事燔燎二者非一時
事也而皆所以報氣故合而言之薦黍稷羞肺肝首心
及鬱鬯之灌三者亦非一時事也而皆所以報魄故亦
合而言之鄭孔誤以燔燎合於朝事解之遂生謬說耳

至洗肝於鬱鬯制於主前謂之制祭鄭本據漢禮為言其為周制與否亦未敢決也○孔氏曰王祭九獻魯及王者之後亦九獻侯伯七獻朝踐及饋獻時君皆不獻子男五獻薦腥薦孰時君亦皆不獻醑尸君一獻而已此崔氏之說也今按特牲少牢尸食之後主人主婦及賓備行三獻主婦因獻而得受酢若子男尸食之後但得一獻則夫人不得受酢蓋子男饋孰以前君與夫人並無獻食後行三獻通二灌為五獻也愚謂王之祭禮十二獻禮運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自侯伯以下其差降之法不可考而疏家之說如此以理言之朝踐饋獻之豆遵皆夫人所薦則獻尸者必君不然則薦獻皆屬之夫人而君反無所事矣疏特據此章言夫人薦蓋夫人薦酒以為侯伯朝踐饋獻君不獻之證非確

禮記集解卷二十四

九

義也祭統言夫人副禱立于東房則上公九獻者也而其下止言宗婦執盞從夫人薦況水寧可據之以為君不獻耶至子男五獻則孔氏之說固視崔氏為優但朝踐饋食之豆遵因獻而薦若子男朝踐饋食皆無獻則遵豆乃為虛設未知其禮何如也或謂子男朝踐君獻尸尸酢君饋獻夫人獻尸尸酢夫人食畢賓長醑尸尸酢賓長如此則薦獻相須於禮似協但食畢醑尸三獻自王以訖於大夫士皆無異獨子男參差其間揆諸隆殺之節亦恐不然也

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於堂為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釋文定徐丁翻反一音如字祊百彭反

詔告也納牲詔於庭謂牲既入廟門而以幣告神於庭

也必於庭告之者時方降神之後象神之初自外來入及庭而於此告之也血毛詔於室既殺牲而取毛血以告神於室也肉謂之羹定熟也煮肉必沸既熟則止火而沸者定故曰羹定羹定詔於堂謂者既熟將迎尸入室先用俎盛之以告神於堂然後入設於室也不同位謂庭也室也堂也其處不同也道言也求神也求神未得不知其定所在故徧於諸處告之也設祭於堂謂尸出在堂時薦朝踐之豆遵及祭腥爛之肉也爾雅門謂之祊為祊乎外謂求神於廟門外待賓客之處也朝踐之時既設祭於堂又求神於廟門之外蓋不知神之於彼於此故求之非一處也詩楚茨曰祝祭于祊祀事孔明而其下章乃言執爨踏則祊在饋食之前當朝踐之節明矣鄭氏以祊為釋祭其說非是說見郊特牲

禮記集解卷二十四

十一

一獻質三獻文五獻祭七獻神五獻四瀆視諸侯者也七獻五嶽視三公者也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則社稷五祀其祭亦七獻與質謂其禮質畧文者有文飾也察者明察而其禮彌備神者神靈而其體彌尊○陳氏祥道曰周禮大祀次祀小祀見於肆師大祭中祭小祭見於酒正大宗伯所辨天地五帝先王之類大祀也社稷五祀五嶽之類中祀也四方百物之類小祀也大祀獻多小祀獻少則社稷之獻宜加於山川也先王於祭服各有象類希冕三章以祭社稷非卑之於山川以獻數不繫於服章也賓客之禮子男五獻侯伯七獻上公九獻而王饗諸侯自子男五獻以至於諸侯長十有二獻皆驚冕七章而已鄭氏以三獻為社稷五祀五獻為四望山川誤矣愚謂鄭

氏以七獻為祭先公亦非也司服享先王衮冕享先公則鷩冕蓋以不可過於尸之所服故也中庸曰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豈有天子廟祭而貶用侯伯之禮乎

大饗其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遷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也東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纁竹箭與眾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

釋文事與音餘腊音昔內音納見賢遍夙續音曠劉昌宗古曠反肆依註作陔○今按肆如字大饗謂王饗來朝諸侯也王事者言其為天子之禮與諸侯之饗賓異也腊乾獸也四時之和氣言四時和氣之所生也此四句言大饗饌具之盛也內金以下言諸侯來朝所以享天子者也內謂先內之於廟也示和者

金可為鍾取其聲之和也東帛加璧尊德也者餘物皆陳於庭而東帛加璧則執之以升堂致命君子於玉比德故尊之也龜為前列者陳於庭而最在北也先知者龜能前知故貴之而在諸物之前也金次之者金雖先入而陳之則在龜之後也見情者聲和則情和也丹漆絲纁竹箭又陳於金之後示與天下共此物而不私也

觀禮三享皆東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龜也金也丹漆絲纁竹箭也皆三享中所有之庭實也然庭實旅百其物固不止於此此所言其有常者也其餘則隨其國之所有而用之無常物也其出也肆夏以送之此還明大饗禮畢送賓之事也大司樂大祭祀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則賓出奏肆夏大饗之禮然也饗賓之樂乃與祭祀

同此所以為禮之重也鄭氏曰荆揚二州貢金三品荆州納錫大龜荆州貢丹兗州貢漆豫州貢纁揚州貢篠蕩儀禮觀禮註曰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賈疏先陳馬聘禮記其次享龜也金也丹漆絲纁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此地物非一國所能有唯所有分為三享皆以璧帛致之

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王者所敬莫如天故祀帝為敬之至宗廟之祭事死如生事亡如存故為仁之至孝子喪親哀痛迫切出於真情而無一毫之偽故為忠之至服襲斂之衣也器明器之屬也服器無益於死者而不敢不備亦不欲死其親之意故為仁之至朝聘所用之幣帛多寡各有其宜故為義之至觀於行禮而仁義之道可見故觀仁義以禮為本孔氏曰言觀仁義之道不言忠敬者言仁義則忠敬可知也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釋文和戶卧反鄭氏曰道由也從也孔氏曰甘為眾味之本不偏主一味故得受五味之和白為五色之本不偏主一色故得受五色之采忠信之人不有雜行故可以學禮其人即忠信之人也愚謂學禮者習學義理之文也然苟非忠信之人則無本不立而禮不能虛行矣蓋忠信之本與義理之文固不可偏廢而尤以立其本為先也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

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母輕議禮

誦詩三百可以言矣而未嘗學禮故不足以一獻一獻

禮輕故未足以大饗此大饗謂禘祭先王也大旅者因

事祭天之名其禮稍殺於正祭大宗伯國有故則旅上

帝及四望有故謂凶裁也有故而禱於上帝及四望皆

曰旅而上帝之旅為大旅也饗帝謂祀天之正禮也大

饗大旅皆大祭然分有遠近則誠之所感有難易大旅

饗帝皆祀天而禮有隆殺則敬之所致有淺深行禮者

必至於可以饗帝然後為內盡忠信之本而外極義理

之文禮其可輕言乎○鄭氏謂旅為祭五帝非也周禮

大宗伯典瑞皆云旅上帝周禮言上帝與五帝別於掌

次見之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

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

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

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釋

文賦彼義反與音預朝

直遙反又張遙反

宰家臣之長也逮及也闇未昧爽也立而偏任一足曰

跛倚物為倚室事謂正祭事尸在室也交乎戶者室外

之人取饌至戶而室內之人受之以進於尸也堂事謂

饋尸時在堂也交乎階者堂下之人取饌至階而堂上

之人受之以進於尸也質明正明也晏晚也晏朝謂

夕時也質明而始行事則不必逮闇矣晏朝而退則不

必繼以燭矣子路所行非必循乎舊禮然累繁文敦實

意為能近乎內心之意而不失乎忠信之本故孔子善

之孔氏曰禮寧畧而敬不可煩而怠也

禮記集解卷二十四

五

禮記卷二十四終

州同銜樂清鄭煜賢校

禮記卷二十五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郊特牲第十一之一別錄屬

此篇多記祭事而中雜以冠昏兩段間又及於朝覲燕饗之禮其語頗與禮器相出入而篇首言貴誠尚少之義又似承禮器而發其未盡之義疑一人所作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

孔氏曰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用大牢則掌客云殷膳大牢及饗餼殮積之等皆用大牢也貴誠之義者釋郊用特牲天子膳用犢之意郊之特牲亦犢也貴其誠慈未有牝牡之情愚謂用特牲為貴少用犢為貴誠上

禮記集解卷二十五

篇兼言犢而義主於貴少此篇兼言特牲而義主於貴誠○孔氏曰自此以下至降尊以就卑覆說以少為貴之義愚謂自此至尙服脩而已矣明貴誠尙少之義降尊就卑則又明貴稱之義也

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釋文繁步干反

此又明貴少之義也

郊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就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釋文爛本又作爛夕廉反

此又明貴臭之義也至敬謂郊天也郊天以血為始血非食味之道但用氣臭歆神而已

諸侯為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尙服脩而已矣釋文灌本又作灌古喚反服丁喚反

此亦明貴臭之義諸侯朝天子及自相朝廟中行朝享

竟以鬱鬯之酒灌賓鬱鬯有芬芳之氣故云用臭大饗謂諸侯來朝而天子享之及諸侯相朝而主國饗賓也服脩邊賓也周禮邊人朝事之邊葢茨栗脯大饗雖設大牢之饌先設服脩於筵前然後始設餘饌故曰尙服脩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釋文重直龍反酢才各反

大饗謂諸侯相朝而主君享賓也諸侯之席三重主君獻賓賓酢主君設三重席而受之賓主禮敵無所降下也三獻之介諸侯使大夫聘於諸侯主君享賓其禮三

獻而以其介為介也專單也賓與介皆大夫席並再重但享時賓席再重介降於賓故不重主君獻介之時則徹去重席而受酢降主君之尊以就介之卑所以敬客

禮記集解卷二十五

也○三獻之介謂饗禮也鄭氏言以介為賓賓為苟敬據燕禮為說而燕禮無賓酢主君之禮孔疏強以膠觚當之其說皆非是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者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

聲陽也釋文補音藥出註食音嗣

饗謂春饗孤子也禘當作禴字之誤也天子春祭宗廟曰禘諸侯曰禴饗禴在陽時故有樂食謂秋食者老嘗

謂秋祭宗廟也在陰時故無樂飲謂饗禮以飲酒為主也飲養陽氣者以其清虛而從乎陽也食養陰氣者以其重實而從乎陰也養陽氣故用諸春養陰氣故用諸

秋者老死王事者之父祖也孤子死王事者之子也周

禮外襄邦饗者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酒正饗者老孤子則共其酒者老亦有饗則孤子亦有食矣於孤子言春饗於者老言秋食互相備也禘嘗皆所以追慕饗食皆所以報功故曰其義一也而或用樂或不用樂蓋聲樂是陽其或用或否亦順乎陰陽之義而已○周禮樂師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鐘鼓鍾師凡饗食奏燕樂籥師賓客饗食鼓羽籥之舞是天子食禮有樂公食大夫禮不用樂食嘗無樂蓋諸侯之禮異於天子者與魯頌秋而載嘗萬舞洋洋祭統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此嘗祭有樂者蓋大禘之祭也諸侯大禘之祭因秋嘗行之諸侯秋祭無樂而禘祭在秋則用樂大禘禮盛故也熊氏以食嘗無樂為殷禮非也商頌言執鼓磬管又言顧子丞嘗是殷天子嘗祭有樂矣

禮記集解卷二十五

鼎俎奇而邊豆偶陰陽之義也邊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釋文奇居宜反

鄭氏曰水土之品言非人所常食且當為神篆字之誤也孔氏曰鼎俎奇者以其盛牲體動物屬陽故其數奇邊豆偶者以其兼有植物植物屬陰故其數偶故云陰陽之義也水土之品者言邊豆之實皆是水土所生之品類非人所常食也不敢用褻美食味而貴衆多品族所以交接神明之義也神道與人異故不敢用人之食味神以多大為功故貴多品鼎俎奇者案聘禮牛一羊二豕三魚四腊五腸胃六膚七鮮魚八鮮腊九也是鼎九其數奇也又有陪鼎臠一也臠二也臠三也亦其數奇也正鼎九鼎別一俎俎亦九也又少牢陳五鼎羊一

豕二膚三魚四腊五其腸胃從羊五鼎五俎又所俎一非正俎也特牲三鼎牲鼎一魚鼎二腊鼎三亦有三俎所俎一非正俎不在數是皆鼎俎奇也有司徹陳六俎者尸及侑主人主婦各一俎其餘二俎者是益肉之俎此云鼎俎九者謂一處並陳也邊豆偶者案掌客云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又禮器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案禮邊與豆同是邊豆偶也愚謂特牲禮三鼎少牢禮五鼎以此差之則諸侯祭禮七鼎天子祭禮九鼎也俎之數各如其鼎是鼎俎皆奇也邊人朝事之邊及加邊皆八差邊二醢人朝事饋食之豆及加豆皆八差豆二惟饋食之邊止五物蓋亦當有八而脫其三耳特牲二豆二邊少牢四豆四邊以此差之諸侯朝事饋食醢尸皆六邊六豆也是邊豆皆偶也○此章言祭祀之禮孔氏所引掌客上公四十四豆之屬乃致饗饋之法禮器天子二十六豆之屬則朔食及禮食之法不可通之於祭且其禮皆有豆而無邊而又云邊與豆同尤為非是蓋豆飲食皆用之邊則惟用於飲耳○凡用特牲者三鼎用少牢者五鼎用大牢者七鼎九鼎三鼎之實見於特牲禮五鼎之實見於少牢禮七鼎之實見於公食禮就五鼎而加以牛與腸胃也九鼎之實見於聘禮致饗饋就七鼎而加以鮮魚鮮腊也左傳云唯君用鮮則諸侯祭用鮮魚鮮腊矣天子祭九鼎則諸侯宜七鼎有鮮魚鮮腊而止為七鼎則膚與腸胃不別鼎與又士喪禮遣奠用少牢五鼎曲禮凡祭大夫以索牛是大夫殷祭用大牢有七鼎士殷祭當用少牢有五鼎也然則諸

禮記集解卷二十五

禮記集解卷二十五

侯大飴亦當為九鼎矣○遵人饋食之遵棗栗桃乾榛
榛實為五物鄭氏云乾榛乾梅也賈疏謂棗桃梅皆有
乾有溼為八然三物之溼者四時不常有又遵人加邊
之實以四物為八邊而重言之不應饋食之邊立文簡
奧如此少牢不儻尸禮主婦亞獻設四邊棗栗桃脯敖
君善謂遵人棗下脫棗栗下脫脯是也然如其言尙止
七邊曲禮婦人之摯脯脩棗栗榛此皆邊實而棋獨
不見於遵人疑亦在饋食入邊之內而脫之耳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闕孔子屢歎
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
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以成反
陽苦穴反與本
又作屢力住反

此言諸侯朝天子而天子饗之之禮也饗禮在廟大門

禮記集解卷二十五

五

廟門也奏謂以鐘鼓奏之也肆夏詩篇名九夏之首也
說見易和悅也闕止也卒爵而樂闕者王獻賓賓飲卒
爵賓又酢王王飲卒爵而樂乃闕也燕禮若以樂納賓
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荅拜而樂闕此入門即
奏肆夏卒爵乃樂闕者大饗禮與燕異也左傳晉饗叔
孫穆叔金奏肆夏之三穆叔謂三夏天子所以饗元侯
是饗元侯奏肆夏昭夏納夏而饗燕卿大夫止用肆夏
也惟止用肆夏故其始終之節短惟兼奏三夏故其始
終之節長孔子屢歎之者歎其禮樂之盛仲尼燕居孔
子曰吾語女禮大饗有四焉即其事也奠酬王酬賓賓
受爵而奠之薦東也工升歌者升堂上而歌清廟之詩
也發德者清廟之詩所以發明文王之德也匏笙也竹
管也凡樂升歌之後總以笙管燕禮下管新宮笙入三

成是也王饗元侯則下管象下堂下也堂上之樂獨言
歌以歌為主也堂下之樂獨言匏竹以匏竹為主也貴
人聲者聲之出於人者精寓於物者粗也樂由天作故
屬乎陽禮由地制故屬乎陰陰陽和則萬物得禮樂和
則萬事順此因大饗禮樂之盛又言禮樂之所由作與
其感化之效也○王饗賓客其初亦有二灌此言卒爵
謂卒鬱鬯之爵也內宰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大宗
伯大賓客則攝而載裸小宗伯祭祀賓客以時將瓊裸
肆師大賓客贊裸將鬱人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
以實奠而陳之所謂賓客之裸皆大饗之禮也而朝享
之後王所以禮賓者亦存焉鄭氏專以禮賓言之蓋疑
饗賓無灌耳然內宰以裸獻瑤爵連言其為一時之事
明矣大饗之禮后有助王薦獻之法若朝時禮賓非后

禮記集解卷二十五

六

所與也則大饗之有灌無疑灌用圭瓊而圭瓊重大不
可以飲故注之於爵而飲之願命行灌禮有同同即爵
也又左傳泰后子享晉侯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
反杜氏云備九獻之儀始禮自齋其一故續送其八酬
酒幣據此則饗賓之禮每獻皆有酬有酬矣此云奠酬
謂王初獻賓賓酢王王酌自飲又酬賓賓受爵而奠之
也若祭祀灌獻尸飲畢亦酢王但無酬耳
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為前列
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東
帛加璧往德也
此謂諸侯所以享王者也旅幣謂三享之庭實
也無方言非一方之物也別土地之宜若禹貢兗州貢
漆絲青州貢鹽絺之屬是也節遠邇之期若周禮大行

彼列反

人侯服歲壹見而貢祀物甸服二歲壹見而貢嬪物是也觀禮有三享龜也鐘也次享三享所用之庭實也龜爲前列先知者以龜能前知故列之最在先也鐘貢金以共王鑄鐘之用也次之次於龜也以和居參之者前有龜後有丹漆絲纊竹箭之屬取鐘聲之和參居於前後之間也虎豹之皮初享所用之庭實也觀禮初享九馬卓上蓋有馬者用馬無馬則用虎豹之皮聘禮云皮馬相間可也是也示服猛者虎豹威猛之物用爲庭實表示天子之德能服四方之威猛者也束帛加璧往德者君子於玉比德故升之堂上以明諸侯歸往於天子之德也上節言天子饗來朝諸侯之禮此節言諸侯貢享之物與禮器大饗王事一章語意相似但所言各有詳畧耳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

釋文燎力抄反徐力邪反

七

鄭氏曰僖天子也孔氏曰庭中設火以照燎來朝之臣夜入者因謂火爲庭燎禮天子百燎上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見大戴禮齊桓僖用後世襲之是失禮從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

天子諸侯饗燕賓客奏肆夏之樂以納賓上章言賓入門奏肆夏燕禮賓及庭奏肆夏是也鄉飲酒大夫禮納賓無樂趙文子始奏肆夏僖人君也○孔氏謂文子奏肆夏僖諸侯納賓樂是也又謂登歌下管正樂則天子用三夏以饗元侯元侯相饗亦用之非也左傳晉享叔孫穆叔金奏肆夏之三此納賓之樂也工歌文王之三此升歌之樂也工歌鹿鳴之三此間歌之樂也燕禮賓及庭奏肆夏穆叔不敢當肆夏之三則是納賓奏肆夏

之一者燕饗卿大夫之禮奏肆夏之三者燕饗諸侯之禮也燕饗卿大夫納賓宜奏肆夏之一升歌宜用鹿鳴之三間歌宜用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而晉皆進而用之此所以見讓於穆叔也天子饗諸侯及諸侯自相饗皆升歌清廟下管象上賓入門章及仲尼燕居所言是也若九夏惟用於金奏未有用之升歌下管者

朝觀大夫之私覲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覲何爲乎諸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釋文使色吏反

朝觀謂諸侯相朝也大夫之私覲謂大夫從君朝觀而行私覲之禮於主國之君也大夫執圭出聘得行私覲所以申已之誠信也從君而行不敢私覲所以致敬於已君也庭實私覲私覲者必陳庭實之物也何爲乎者

禮記集解卷二十五

八

深怪之之辭貳君謂貳心於他君也○聘禮賓介皆得私覲諸侯相朝則爲介者不敢私覲所以降於從卿爲介之禮以明禮之專主於君而已不敢參焉耳聘賓卑故介禮得伸朝君尊故介禮從屈今乃謂不敢貳君非禮意矣周禮掌客諸侯相朝主國之卿皆得以摯見於朝君易嘗以貳君爲嫌乎

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釋文升自阼階又作升自阼階

鄭氏曰大夫饗君由強且富也三桓魯桓公之子莊公之弟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慶父與牙通於夫人以齊公季友以君命鳩牙後慶父弑二君又死也孔氏曰大夫富強專制於君召君而饗之非禮也大夫強盛則

則干國亂紀而君能殺之是銷絕惡原得其宜也三桓之前齊公孫無知衛州吁宋南宮長萬皆以強盛被殺此云由三桓始者據魯而言愚謂天子可以祭天則臣可以饗君然當就君所而設饗禮猶天子祭天於南郊就陽位也故左傳鄭伯饗王於闕西辟若召君至已家而饗之則允矣故又言天子無客禮臣不敢有其室以明饗君之非禮也

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鄭氏曰不下堂而見諸侯正君臣也夷王周康王之元孫之子也時微弱不敢自尊於諸侯孔氏曰案覲禮天子負斧戾南面侯氏執玉入是不下堂見諸侯也若春朝夏宗則以客禮待諸侯以車出迎熊氏云春夏受三

禮記集解卷二十五

九

饗之時乃有迎法義或然也賈氏公彥曰春夏受贄於朝無迎法受享則有之秋冬一受之於廟受贄受享並無迎法故云覲禮不下堂而見諸侯

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釋文縣音陽

天子宮縣謂四面縣樂若宮室然諸侯軒縣惟東西北三面而已白牡殷牲也宋得用之其餘諸侯但用時王之牲耳玉磬書所謂鳴球天子之樂器也干盾也錫當作揚鉞也朱干設錫即明堂位所謂朱干玉戚也廣雅云揚鉞斧也是揚戚皆斧之別名故戚亦謂之揚天子祭宗廟舞大武則王親在舞位執朱干玉斧以象武王必執朱干玉戚者武王伐紂初執朱干以待諸侯後執黃鉞以臨六師故大武之舞象之見而舞者因祭時之

服也諸侯雖得舞大武然其所象者特周召大公以下而不得執干戚以象武王也大路天子祭天之車也釋文姑臺門而旅樹反姑繡繡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丁念反

續依註作繡音治

今按繡如字

鄭氏曰此皆諸侯之禮也旅道也屏謂之樹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疏云禮反姑反爵之姑也蓋在尊南孔氏曰旅樹謂當門道立屏蔽內外為敬也姑以土為之兩君相見尊南為姑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姑上熊氏云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此虛爵爵酌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姑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皆反爵於姑上也愚謂鄉飲酒禮賓卒爵於西階上奠爵拜主人卒爵於阼階

禮記集解卷二十五

十

上奠爵拜兩君相饗則其卒爵不奠於地而反於姑上姑之設蓋即於鄉飲酒禮奠爵之所東西各一而賓主各於其所奠之也中衣衣在上服之中者繡斧文也繡黼丹朱中衣謂以丹朱為中衣之領緣又於其上繡為黼文也虞書十二章黼用繡鄭氏破繡為繡非矣人君之中衣丹朱緣喪自小祥以後緣緣則大夫士中衣之飾蓋自縹以上丹朱以下也其大夫以縹士以縹與論語云君子不以紺緇飾邢疏謂紺為元色朱四入緇五入元六入此三者皆不可為飾則大夫士之飾舍再染之類三染之縹別無可用也○孔氏曰鄉飲酒是卿大夫之禮尊於房戶間燕禮是燕已之臣子尊於東楹之西若兩君相見則尊於兩楹間故其姑在兩楹間愚謂凡設尊之法必有所傍說見禮運兩楹之間非設尊之所也

燕禮尊於東楹西爲君燕其臣之尊鄉飲酒尊於房戶
間爲賓主敵體之尊是凡賓主體敵者其設尊皆當如
鄉飲酒之法矣特牲少牢禮尊於房戶間而禮運云醴
醖在戶是人君祭祀醴齊盎齊之尊與大夫士設尊同
處安見饗賓設尊之處必異於大夫士也但兩君相饗
其尊非一大饗有灌則有盛鬱鬯之羹左傳王享醴命
之宥王饗諸侯有醴兩君相饗亦當有之則有齊酒之
尊故左傳云犧象不出門是也禮器云夫人薦酒諸侯
祭祀獻尸兼有三酒則兩君相饗亦有三酒則又有盛
酒之尊禮運云元酒在室醴醖在戶黍醖在室大饗之
尊其亦鬱鬯在室齊在戶酒在堂與蓋坊設於兩階之
上尊皆在其北故明堂位言反坊出尊言坊出於尊之
南也○中衣衣於上服之內以褐裘葛者也元緇衣以
褐狐青裘祭服之中衣也素衣以褐麕裘皮弁服之中
衣也緇衣以褐羔裘朝服之中衣也孔疏以詩言素衣
朱裸爲冕及爵弁服之中衣非也
故天子徵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於此相貴以等相觀以
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
鄭氏曰言僭所由方氏慤曰徵故見脅強故敢僭四者
之言亦互相明爾相賂以等則爵不足以取其貴相觀
以貨則祿不足以取其富相賂以利則予不足以取其
幸大宰八柄詔王取羣臣以此三者爲先三者失天下
之禮由是亂矣愚謂脅謂被劫脅等貴賤之等列也○
此以結上七節之意而起下節也
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
非禮也由三桓始也

鄭氏曰仲孫叔孫季孫氏皆立桓公廟魯以周公之故
立文王廟三家見而僭焉愚謂諸侯不祖天子大夫不
祖諸侯不敢以卑祭尊也支子不祭大夫士且然況天
子諸侯乎左傳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
臨於周公之廟周廟文王之廟也魯以周公爲大祖文
王之廟蓋別立之而不在五廟之數者魯立周廟則諸
侯祖天子矣三家立桓公廟則大夫祖諸侯矣至其極
也遂以魯之所以祭文王者祭桓公而歌雍舞佾無所
不僭矣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釋文過古附反○鄭註二
存二代之後謂周存夏殷之後使得用天子之禮樂以
祭其先世所謂恪其禮物作賓王家也猶尊賢言猶尊
敬其先世之賢也尊賢不過二代以已之制禮所視以
爲因革損益之宜者不過此也○黃帝堯舜之後謂之
三恪左傳言封胡公於陳以備三恪是也夏殷之後謂
之二代此言存二代之後是也樂記武王克殷未及下
車而封黃帝之後於剡帝堯之後於祝帝舜之後於陳
所謂三恪也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
宋所謂二代也杞宋皆郊而黃帝堯舜之後未聞有此
則三恪之禮殺於二代矣鄭氏駁許叔重五經異義云
存二代之後者命之郊天以天子之禮祭其始祖受命
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恪者敬也敬其先世而封其後
與諸侯無異何得比夏殷之後杜預以陳及杞宋爲三
恪非是
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鄭注寓或爲託

寓公謂諸侯失國而寄寓於諸侯者也寓公嘗為諸侯故諸侯不敢臣之至其子則臣之矣故寓公不繼世

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釋文鄉音亮反下君南鄉同

此謂君視朝臣朝君之位也答對也臣在朝不皆北面

北面答君據其尊者言之天子日視朝之位三公北面

諸侯則三卿也朝位之說詳文王世子

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釋文辟音避

孔氏曰諸侯於天子稽首大夫於諸侯稽首皆盡臣禮

以事君家臣於大夫不稽首非尊敬此家臣以辟國之

正君也臣於國君已稽首今大夫之臣又稽首於大夫

便是一國兩君故曰以辟君也大夫稽首於諸侯不辟

天子者以諸侯出封畿外專有其國故大夫得盡臣禮

事之也

禮記集解卷二十五

三

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為君之答已也釋文為于偽反

大夫有獻弗親使宰獻之也君有賜不面拜謂君使人

賜大夫於家大夫既拜受明日又往拜君賜拜於門外

而退也大夫尊若親獻面拜則君當答之重勞君也玉

藻曰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又曰大夫拜賜而退是也鄭

氏曰不面拜者於外告小臣小臣受以入也小臣掌三

公及孤卿之復逆

鄉人禡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釋文禡音傷〇鄭註禡或為獻或為倣

鄭氏曰禡強鬼也謂時儼索室驅疫逐強鬼也存室神

者神依人也孔氏曰驅逐強鬼恐室神驚恐故著朝服

立於廟之阼階存安廟室之神使依已而安也大夫朝

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愚謂朝服立于阼儼禮蓋朝

服與蜡祭皮弁服儼之禮卑於蜡則朝服宜也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

鄭氏曰多其射容與樂節相應也孔氏曰何以聽者言

何以能聽此樂節使與射容相應何以射者言何以能

使射與樂節相應善其兩事相應故鄭註射義云何以

言其難也

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釋文弧音胡

男子生則懸弧於門左射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君使

士射不能則託疾以辭因有懸弧之義不可自言其不

能射故也

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釋文齊音本反居音姬

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散齊則不樂矣獨譏三日齊二日

伐鼓者致齊伐鼓尤為失禮之甚也齊所以專致其精

明之德而樂足以感動性情鼓舞之聲謹尤非他樂之

比三日齊而二日伐鼓則情意放散而不成其為齊矣

何居怪之也

孔子曰釋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

矣

釋者祭而又祭之名絲衣詩序曰釋賓尸也大夫正祭

畢而賓尸天子諸侯祭之明日又祭亦祭畢而賓尸而

大名曰釋也庫門諸侯之外門也釋之於庫門內謂於

庫門之內塾也絲衣之詩曰自堂徂基毛傳曰基門塾

之基也大夫賓尸於堂天子諸侯釋祭就廟門內之西

塾而祭於其室賓尸於其堂今魯人乃於庫門之內塾

則非禮矣祊正祭時求神於廟門外待賓客之處詩楚

茨所謂祝祭于祊也東方者廟門外而東於門之處也

矣

矣

魯人以主人待賓客其位在門東故求神於此不知鬼神之神位在西求神當於廟門外之西方不當於東方也市有三時朝時而集者謂之朝市於東方謂於其處列次而陳貨也朝市宜在東方夕市宜在西方順其時之陰陽也○鄭氏曰祊於廟門外西室釋又於其堂二者同時而大名曰釋愚謂祊者正祭日求神於廟門外之名釋者祭之次日又祭之名二祭不同日請祝祭于祊禮器設祭于堂為祊乎外郊特牲祊之於東方又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祭統詔祝於室而出于祊皆謂正祭求神之事也鄭氏箋詩及註郊特牲索祭祝于祊謂為正祭餘則皆以為釋祭蓋因此章以釋與祊對言遂誤合為一事也且祊之於東方謂門外庭之東方耳燕禮士西方北面東上土喪禮朝夕哭門外之位西方北面東上門內之庭其遠於堂者謂之東方西方門外之庭其遠於門者亦謂之東方西方皆不指堂室而言祊不當於東方則當於西方鄭謂祊於廟門外西室誤矣祊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釋文廟本亦作墉音容

禮記集解卷二十五

五

之故南郊以冬至而祀日月以春分秋分地示皇地祇至尊而社稷次之故北郊以夏至而祭社稷以仲春仲秋也孔氏據月令孟冬大割祠于公社謂社一歲三祭不知月令乃秦法非周禮也○孔氏曰鄭康成之說以為社祭五土總神稷為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白虎通云天子之社壇方五丈諸侯半之說者又云天子之社封五色土為之若諸侯受封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上皆以黃土也條牒論稷壇在社壇西俱北向營並壇共門其所置之處小宗伯云左宗廟右社稷鄭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按天子社稷在應門內諸侯在雉門內說詳祭義

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釋文大音太下文大廟太古皆

天子之社曰大社尊之之辭也達通也天秉陽而霜露風雨天之用也地秉陰而山川陵隰地之體也故大社不為屋使天之陽氣下通於地以成生物之功也喪國之社即亳社也薄亳通殷之舊都也武王滅殷班其社於諸侯使各立之以為鑑戒穀梁傳云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謂立之於廟門之外以為屏蔽使人君見之而知戒懼也薄社屋其上使不得受風雨霜露之陽氣也又塞其三面惟開北牖使其陰方偏明所以通其陰而絕其陽也陽主生而陰主殺亡國之社如此以其無事乎生物而但用以示誠也孔氏曰亡國之社亦有稷故士師云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

禮記集解卷二十五

六

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

孔氏曰社所以神地之道者言立社之祭是神明於地之道也地載萬物者釋地所以得神之由也天垂象者欲明地之貴故引天為對也地有其物上天皆垂其象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取財於地者財產並從地出為人所取也取法於天者四時早晚皆放日月星辰以為耕作之候也所取法故尊而祭之天子祭天是也所取財故親而祭之一切皆祭社是地地既為民所親故與庶民祭之以教民美報也中霤謂土神卿大夫之家主祭土神於中霤天子諸侯之國主祭土神於社以土神生財養人故皆祭之示其養生之本也愚謂中霤者宮內之土神也一家之中以為主社者境內之土神也

禮記集解卷二十五

社

也一國之中以為主謂家國之所依以為主也

唯為社事畢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桑盛所以報本反始也釋文乘時證反共音桑案音資○鄭注乘或為鄭

此謂州長祭社之事也畢盡也惟為祭社之事則一里之人盡出謂每家出一人也為社田謂為祭社而田獵也畢盡也畢作竭作也謂羨卒皆行小司徒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惟田與追胥竭作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乘桑稷也稷曰明桑在器為盛報本者報其養人之本反始者反其生物之始祭社所以報本反始故民無不成出其力以供其事也皇氏侃曰天子諸侯祭社用藉田之穀大夫以下無藉田則丘乘之民共之

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

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食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釋文鹽依註音鹽鄭注社或為省

禮記集解卷二十五

社

之觀其預習於非常之事也此三句言教陳之事也流行也流示之禽者將田而設驅逆之車驅禽以示之也鹽讀為艷欲動之意凡田大獸公之小獸私之欲動之以獲禽之利也犯命謂從禽不如法者不犯命若漢田律所謂無干車無自後射是也艷諸利而能不犯命斯真能用命矣求服其志者求士卒之用命不貪其得者不欲其犯命而獲禽也此五句言田獵之事也士皆可用故以戰則克田獵得禮故祭社則受福鄭氏曰祭社是仲春之禮仲春以火田田止火焚然後獻禽至季春出火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乃誓社記者誤也○經典多以郊社對言胡氏謂社即祭地別無北郊之祭其說似是而實非也蓋天無二者也地則疆域廣狹各有不同北郊所祭祭全載之地祇也天子之社祭畿內

之地祇也諸侯之社祭一國之地祇也州社祭一州之地祇也大夫以下成羣立社亦各視其所居之地以爲神之所主而祭之者也天子祭天一歲有九又有大旅之祭出征巡守之祭所祭者皆上帝也地則惟夏至祭方澤其尊與上帝對至於春祈秋報及因事告祭皆祭社蓋畿外之地分封諸侯使各主其五土之祭則天子之祈報告祭自無庸祭及全載之地矣經典言郊祀多舉南郊以見北郊而北郊自夏至外又別無他祭故無明文可見致滋後人之惑然大示之祭見於周禮者非一大司樂凡樂函鍾爲宮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曲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郊特牲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祭法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可謂社卽祭地乎卽胡氏不信周禮然禮記所言豈皆妄耶若鄭註周禮謂有崑崙地祇又有神州地祇此則與六天之說同爲譏緯無稽之言所當辭而闕之者也○自社祭土至此明祭社之禮

天子適四方先柴

巡守至方嶽之下先燔柴以告天也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

迎長日之至謂冬至祭天也冬至一陽生而日始長故迎而祭之禮之盛者謂之大祭天歲有九而冬至之禮最盛故謂之大報天燦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故祭天之禮以日爲主而月配焉張子曰以始祀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宗祀九月萬物之成○孔氏曰皇氏云天歲有八祭冬至一也夏正二也五時迎氣五也通前爲七也九月大饗八也雩與郊祿爲祈祭不入數

崔氏以雩爲常祭九也祭日王立於丘之東南西燔柴及牲玉於丘上升壇以降其神祭天無祿故鄭註小宰云唯人道宗廟有祿天地大神至尊不祿莫稱焉然則祭天唯七獻也鄭註周禮云大事於大廟備五齊三酒則園丘之祭與宗廟祫同愚謂天子祭宗廟十二獻祭天無灌則九獻也祭天所以不灌者以其以燔柴降神也蓋天神之燔柴地示之瘞埋宗廟之灌將皆所以降神也天神在上非燔柴不足以達之地示在下非瘞埋不足以達之人鬼在天地之間鬱鬱芬芳其氣從乎陽而上升其質達乎陰而下潤故灌用鬱鬱所以求諸上下之交也此三者之禮之所以不同也

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尙赤也用犢貴誠也兆謂壇之管域也埽地而祭者燔柴在壇而設祭於埽也陶瓦器也器用陶匏以陶爲尊簋之屬以匏爲爵也天地之性本無可象但以質素之物於沖穆無爲之意爲稍近故用之以祭禮器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是也此主言郊天而兼言地則北郊之禮亦然也○祭天牲用騂犢此與祭法所言是也玉用四圭有邸典瑞所言是也大宗伯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此謂大朝覲之時所以禮方明者非祀天之禮也方明非正祭嫌不用牲幣故曰皆有牲幣若言祀天之正禮則其有牲幣豈待言乎鄭氏誤分郊丘爲二祭孔氏因謂大宗伯所言者爲園丘所用之牲玉此與典瑞所言者爲南郊所用之牲玉誤矣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郊之用辛謂正月上辛祈穀之祭也始郊日以至謂冬至之祭也曰始郊者對祈穀又郊言之也於始郊特言

周者上辛祈穀之郊魯亦行之冬至之郊則惟周有之而魯未嘗行也○郊即園丘也王肅謂以所在言之則謂之郊以所祭言之則謂之園丘是也祭之於冬至者

大報天之正祭也祭之於孟春者祈穀之祭也其所祭則皆昊天上帝也鄭氏見祭法禘嘗在郊稷之上謂郊既祭天而禘在郊上又大於郊遂分郊丘為二祭謂禘

者冬至祭天皇帝於園丘而以嘗配郊者祭感生帝於南郊而以稷配不知禘乃宗廟之大祭非祭天之名

但郊以稷配而禘追及於嘗以尊卑言之則郊之祭天為尊以遠近言之則禘之及嘗為遠此祭法之所以先

言禘嘗而後言郊稷也且鄭氏既分禘郊為二至小記與大傳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則又以爲南郊之祭

是自亂其說也蓋郊以祭天禘以祭祖必不可合也而鄭合之小記大傳之禘即祭法之禘冬至所祭之天即孟春所祭之天必不可分也而鄭分之其汨亂經典甚矣

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

卜郊卜日也周禮大宰祀五帝帥執事而卜日祀大神示亦如之大宗伯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

日祀大神祭天也祭大示祭地也祀五帝迎氣之祭也此皆有定日而猶卜之者審慎之意也以魯禮卜郊推

之則周之祈穀或亦有中辛下辛者矣其冬至祭天固以至之日爲主其不從則或移用其前後之一日與

祖廟始祖之廟受命于祖廟者郊天以稷配故將卜而先告之也作灼也周禮卜師凡卜事既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作龜于禰宮就禰廟而卜之也受命于祖尊祖之義作龜于禰親考之義

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澤辟靡也辟靡環水故謂之澤詩振鷺于飛在彼西雝毛傳云雝澤也是也誓命謂戒王以失禮之譴也郊天至重故王亦受誓戒周禮大宰職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不言戒王者尊王不敢言戒其實亦并戒王矣受教諫之義者釋所以聽誓命於澤之意也大學者王受教之所所謂詔於天子無北面者誓王有教諫之義此其所以不於朝廟而於澤也

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或爲或鄭氏曰王自澤宮而還以誓命重相申勅也大廟祖廟也百官公卿以下也百姓王之親也入廟戒親親也王自此還齊路寢之室孔氏曰王親謂之百姓者皇氏云

姓者生也並是王之先祖所生愚謂王之外門曰阜門諸侯之外門曰庫門云獻命庫門之內者據魯之郊禮言之也大司寇禮祀五帝則戒之日泄誓百官戒于百

族則郊之誓戒亦大宰誓之而司寇泄之矣百族即百姓也戒百官於庫門內戒百姓於大廟皆不於朝者郊之誓戒出於大宰辟王所出命之處也

鄭氏曰報白也夙興朝服以待白祭事者乃後服祭服而行事也周禮祭之日小宗伯逆柔省饌告時于王告

禮記集解卷二十五

禮記集解卷二十五

禮記集解卷二十五

禮記集解卷二十五

禮記集解卷二十五

禮記集解卷二十五

禮記集解卷二十五

禮記集解卷二十五

備于王孔氏曰皮弁以聽祭報未郊故未服大裘而服日視朝之服也示民嚴上示民以尊嚴君上之意也愚謂嚴敬也天子敬於事天則民化之而敬其君上矣故曰示民嚴上

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埽反道鄉為田燭弗命而民聽上釋文汜芳劍反本亦作汎

鄭氏曰謂郊道之民為之也反道剗令新土在上也田燭田首為燭弗命而民聽上化王嚴上也孔氏曰郊祭之旦喪者不哭又不敢凶服而出以干王之吉祭也汜埽廣埽也反道剗路上之土反之令新土在上也郊道之民各當界廣埽新道也鄉謂郊內六鄉也六鄉之民各於田首設燭照路恐王祭郊之早也弗命而民聽上者合結喪者不哭以下並非王命而民化王嚴上故也

禮記集解卷二十五

周禮蜡氏凡國之大祭祀合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而此云不命者蜡氏所云有司常事及郊祭之時王不特命故云不命

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旒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釋文被皮義反卷本又作亦作戴

操音早

被衮謂內服大裘而被十二章之衣於其上也在天成象莫大於日月十二章之衣有日月星辰之章故曰象天日月星辰之衣不別為之名而但謂之衮者蓋以龍之象為最顯著而華盛故特以名其服猶大常有龍章日月而或亦但謂之旒也璪者用五采絲為繩垂之以為冕之旒也則天數者天之大數十二故王之服章及

冕之旒旒之旒皆取數於是也素車般之木輪無金玉之飾者也旒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巾車所謂大常也明謂則之以示人也郊所以明天道故其衣服旒章皆取象於天也○陳氏祥道曰祀天內服大裘外被龍衮龍衮所以襲大裘也記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則襲衮可知也古者服裘有裼之而不襲襲之而不裼未有表之而不裼襲者也林氏之奇曰說者謂周畫三辰於旗服惟九章不過據左氏三辰旒旗之文左氏謂旗有三辰何嘗謂衣無三辰耶此云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則十二章備鄭氏謂此魯禮也豈有周制止九章而魯乃十二章乎愚謂舊說謂王之服止於九章而祭天但服大裘非也周禮司服公之服自衮冕以下如王之服王之服十

禮記集解卷二十五

五

二章而公特如其衮以下猶公之服九章而侯伯特如其鷩以下也裘乃裘服與夏之絺綌春秋之袍繭綌褶為類者也表裘不入公門而可以祀天乎玉藻言大裘不裼不裼則襲也則大裘之上中有中衣與上服必矣陳氏謂大裘襲衮不可易也○祭天乘素車巾車玉路以祀謂自宗廟以下之祭之所乘也杜預謂玉路即大路陸農師謂乘玉路以就道乘大路以即壇皆非也大路質素無飾玉路飾之以玉不可混而為一巾車備言五路而不及大路猶司尊彝不言祭天之陶匏司几筵不言祭天之彙屨也郊祭雖有大次以為止息然其去壇不遠出次即壇咫尺之地未必復乘車也大馭掌馭王路以祀而有犯軼之祭蓋朝日夕月四望山川之祭王之有事於郊外者不一非祭天之事也

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

事天神與人鬼也徒備反別彼列反

不吉謂死傷也為用也以為稷牛謂取稷牛而用之也

郊天以稷配故卜二牲而養之一為帝牛一為稷牛若

帝牛死傷則取稷牛為帝牛又別取他牛為稷牛也天

神尊故帝牛必在滌三月人鬼卑故稷牛可臨時取具

鄭氏曰滌牢中所搜除處也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

本反始也

祖之所以配上帝者以其一為物之本一為人之本也

郊社皆有報本反始之義而郊之報本反始為尤大也

○自天子適四方至此明郊天之禮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

萬物而索饗之也

禮記集解卷二十五

八者所祭有八神也先嗇一司嗇二百種三農四郵表

啜五禽獸六坊七水庸八伊耆氏秋官之屬伊安也者

老也此官掌共杖以安息老人為職蜡息老物故并使

拿焉始為蜡者於將蜡之時始命國人為蜡祭也十二

月建丑之月也蜡祭八神而曰合聚萬物者以百種禽

獸其類非一也大宗伯以禴享祭四方百物或言百物

或言萬物並喻其多耳索饗之謂求索而盡饗之也孔

氏曰蜡云大者是天子之蜡對諸侯為大天子有八神

則諸侯之蜡未必八也謂若先嗇古之天子諸侯未必

得祭也愚謂蜡祭自天子諸侯之國及黨正皆有之天

子大蜡八則諸侯及黨正之蜡於八神有不皆祭者矣

其諸侯無先嗇黨正又無司嗇與○孔疏謂伊耆氏為

神農明堂位曰土鼓黃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女媧氏

已有笙簧而神農之樂乃葦籥土鼓乎

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

鄭氏曰先嗇若神農也司嗇后稷是也孔氏曰以先嗇

為主司嗇從祭種曰稼斂曰嗇不云稼而云嗇者取其

成功收斂受嗇而祭也陳氏澹曰主先嗇猶前章主日

之主言其為八神之主也愚謂百種百穀之種也

饗農及郵表啜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

報之迎貓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

鄭氏曰農田啜也郵表啜謂田啜所以督約百姓於井

間之處也迎迎其神也孔氏曰農謂古之田啜有功於

民郵表啜者是田啜於井間所舍之處郵若郵亭屋宇

表田啜啜謂井畔相連啜於此田畔相連啜之所造此

郵舍田啜處焉禽獸即貓虎之屬助田除害者特云貓

虎舉其除害甚者仁之至義之盡者不忘恩而祭之仁

也有功必報之義也愚謂郵田間廬舍也表田間道路

國語所謂列樹以表道也啜疆界相連綴也郵表啜謂

始創廬舍表道路分疆界以利人者也迎迎其尸也貓

虎非可為尸蓋使人蒙其皮以象之與

祭坊與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

歸其澤

釋文坊音房

鄭氏曰水庸溝也孔氏曰坊以畜水亦以障水庸以受

水亦以泄水坊及水庸是人營為所須故曰事也土即

坊也反歸也宅安也土歸其宅則不崩陸水即水庸也

壑坑坎也水歸其壑則不汎溢昆蟲蝗螟之屬得陰而

死得陽而生故曰昆蟲母作謂不為災草苜稗木榛梗之屬也當各歸生藪澤不得生於良田害嘉穀也蜡祭報功亦因祈禱故有此辭愚謂土歸其宅四句祭坊與水庸之祝辭也坊與水庸同祝辭則其祭之同處矣蓋蜡祭當為三壇先畜司畜百種為一壇農及郵表噉禽獸為一壇坊及水庸為一壇以記文釋之可見也

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釋文殺所界反後所例反下德之殺同

此下二節言黨正蜡祭之禮也皮弁以白鹿皮為弁素服以素繪為衣裳皮弁素服即皮弁服也司服王祭羣小祀則元冕服此服皮弁服者黨正蜡祭之禮卑也送終謂送老物之終也素服色白近於喪服故曰以送終周禮籥章蜡祭則飲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殺猶輕減也喪服變除有葛帶喪服又有杖今蜡祭以葛為帶以榛為杖喪服之減殺者也為物之將終也故素服以送之為物之已終也故喪服以哀之不忍其終者愛卹之仁也有始必有終者裁制之義也前云仁之至義之盡專就迎貓迎虎而言此則統指一祭而言也

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方氏慙曰皮弁素服主祭者之服黃衣黃冠助祭者之服愚謂黨正祭蜡屬民飲酒而一國之人皆若狂黃衣黃冠而祭謂農夫與於蜡祭之禮者既祭則使之飲酒宴樂以休息之也野夫黃冠者言野夫既賤故蜡祭之時不得皮弁素服而其服如此也黃冠草服者黃冠乃臺笠之屬而其色黃也鄭氏以黃衣黃冠為臘祭非是說見月令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釋文好呼報反

孔氏曰此因上蜡祭廣釋歲終蜡時之事大羅氏為大羅以捕鳥獸者也周禮羅氏掌羅鳥鳥蜡則作羅襦不言掌獸此云獸者以其受貢獸故也大羅氏能張羅得鳥故諸侯貢鳥獸者皆屬焉草笠以草為笠也諸侯貢鳥獸之使著草笠而至王庭草笠是野人之服今歲終功成由野人而得故重其事而尊其服詔亦告也客謂貢鳥獸之使者鹿是田獵所得女是亡國之女而王所獲者也羅氏受貢畢致鹿及女子以示使者而宣天子之詔令使者還告其君也好田好女者亡其國此宜詔所告之言也華果菽也言天子樹植瓜華是供一時之食不是收斂久藏之物若可久藏則不樹之不務聚蓄與民爭利令使者還告其君亦當如此愚謂此節之義未詳今姑存舊說如此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釋文移以豉反今按移如字

記四方謂記明四方之豐歉也通猶行也順成謂風雨和順而五穀成熟也大宗伯以禴辜祭四方百物是天子八蜡之祭方別為壇有不順成之方則蜡祭不行其當方黨鄰之祭亦然蓋入蜡所以報功今神既無功於民故不行蜡祭所以使民謹於用財亦凶荒殺禮之意也移猶表記衣服以移之之移順成之方則通其蜡祭蓋百姓終歲勤動恐其倦怠使之因蜡祭而聚會飲食所以移其厭倦之心而予以豐饒之樂一張一弛之道

也

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與功

民息謂民之收藏畢也君子不與功謂上之力役止也

左傳凡土功龍見而畢務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

至而畢然則蜡祭在夏正之十二月明矣○自天子大

蜡八至此記蜡祭之禮

禮記集解卷二十五

无

禮記卷二十五終

同知銜候選訓導永嘉陳禧校

禮記卷二十六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郊特牲第十一之一

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

其醢水物也

釋文菹
爭居反

恒豆朝事所薦之豆也菹酢菜也取生菜以醢醢之全

物若牒謂之菹細切謂之齏水草之和氣謂取水草為

菹乃四時和美之氣所生也禮器云籩豆之薦四時之

和氣也是豆實所用水草之物莫非四時之和氣獨於

恒豆之菹言之餘從可知也醢肉醬也有骨者謂之醢

無骨者謂之醢加豆祭未醢尸所薦之豆也加豆不言

菹者文省也周禮醢人朝事之豆有昌本菹菹是水物

也醢醢麋麇鹿麇麋皆陸產也加豆之實菹菹荀菹

是陸產也鴈醢魚醢是水物也恒豆之韭菹菁菹非水

物加豆之芹菹深蒲非陸產兔醢醢醢非水物此葢約

畧言之以見豆實或用水物或用陸物可薦之物莫不

咸在耳不言饋食之豆者舉恒豆加豆則饋食之豆亦

備水陸之物可知也○鄭氏曰此謂諸侯也天子朝事

之豆有昌本麋麇菹菹麇菹饋食之豆有葵菹羸醢豚

拍魚醢其餘則有雜錯云愚謂鄭氏以此為諸侯非也

以儀禮考之特牲禮二豆葵菹羸醢周禮饋食之二豆

也少牢禮四豆韭菹醢醢葵菹羸醢周禮朝事之二豆

饋食之二豆也公食禮六豆韭菹醢醢昌本麋麇菁菹

鹿麇周禮朝事之六豆也聘禮歸饗餼八豆而韭菹醢

醢居其首則全用周禮朝事之豆也是天子諸侯大夫

之豆惟其多少有差而其實則未嘗有異矣又鄭引饋

禮記集解卷二十六

一

食之豆以當加豆與周禮違孔氏既從周禮以醕尸之
豆為加豆是矣而又舉饋食之豆實以釋之以強從鄭
氏徒令學者瞶瞶耳

邊豆之藁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藁味而貴多品所以交
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釋文藁即見反又
作薦同或作薦非

重舉前文而申之以起下文也

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着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
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
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以同於
所安樂之義也釋文着而志反路本亦作輅音同樂皇
音洛徐五孝反便彈面反徐比稱反

藁謂邊豆也以其非食味之道故可偶食之而不可常
着也交冕路車尊嚴雖可陳列而不可常服乘之以為
容好也大武之舞發揚蹈厲其容壯勇不可常奏之以

禮記集解卷二十六

二

為娛樂也宗廟之中尊嚴肅敬不可常處之以為安也
宗廟之器共事神明不可便其利於用言常用之則不
便也孔氏曰此總明祭祀之物不可同於尋常安樂之
義

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
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橐鞞之尚明
之大美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
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
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甚也如是而后宜釋文越音活和
胡卧反琢依註

鄭氏曰尚質貴本其至如是乃得交於神明之宜也明
水司烜以陰鑑所取於月之水也蒲越橐鞞藉神席也
明之者神明之也琢當為篆字之誤也幾謂漆飾新鄂

也孔氏曰此明祭祀之物貴質尚本也元酒謂水也明

水所取於月中水也陳列酒尊之時明水在五齊之上
元酒在三酒之上尊尚其古故設尊在前疏布之尚者

寡人疏布巾寡人尊禮器云犧尊疏布編是也凡常下
莞上簟祭天則蒲越橐鞞之尚是神明之也彫謂刻鏤

幾謂沂鄂言尋常車以丹漆彫飾之為沂鄂而祭天則
素車之乘者尊其樸素也貴其質而已矣者此一句包

上酒醴以下諸事言祭祀之時不重華飾惟貴質素而
已以其交於神明不可同於尋常身所安樂之甚也尚

質尚儉如是而後得交神明之義愚謂蒲越結蒲為席
宗廟之席也橐鞞祭天之席也大羹淡泊故曰貴其質

玉質本美故曰美其質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甚者言同
於所安樂則不可之甚也上節言祭祀之物不可用於

禮記集解卷二十六

三

平常此節言平常之物不可用於祀承上文所以交
於神明之義非食味之道之義而推廣申明之也

鼎俎奇而邊豆偶陰陽之義也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
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釋文
奇居

鄭氏曰黃目黃彝也周所造於諸侯為上孔氏曰黃彝
以黃金鑊其外以為目因取名也將貯鬱鬯故云鬱氣

祭祀時列諸尊之上故云上也案明堂位云夏后氏以
雞彝殷以罍周以黃目是周所造也天子黃彝之上尊

雞彝鳥彝備前代之器諸侯但有黃彝故云於諸侯為
上黃是中方色目是氣之清明者言酌於中而清明於

外者言酒清明在尊中而可斟酌示人君慮於祭事必
斟酌盡於中也目在尊外而有清明示人君行祭必外

盡清明潔淨也

祭天埽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醴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斃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后斷也

釋文斷也丁亂反

孔氏曰餘物皆人功和合為之鹽則天產自然故曰貴天產也言煎者煎此自然之鹽鍊治之也煎鹽之尚者皇氏云設之於醴醢之上故云尚熊氏云煎鹽祭天所用故云尚愚謂煎鹽即形鹽朝事之邊實也醴即醴醢之屬也曰醴醢者醴必資醢以成也煎鹽不獨用於祭天皇氏之說是也特牲禮設饌之法俎在豆東敦在俎南邊在敦南是邊直豆之南尸席南上設饌以南為上煎鹽邊實設當豆實醴醢之南是煎鹽之尚也醴醢須釀而成煎鹽天質自然故曰貴天產也貴其義謂貴其

禮記集解卷二十六

四十一

和而能斷之義也凡物之和者或不足於斷斷者或不足於和斃刀先有調和之聲而后資割斷之用和斷相資剛柔不偏故其義為可貴也自恆豆之蒞至此雜明祭祀所用之物而歸重於尚質之義亦前篇之義也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緇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做之可也

釋文之冠如字餘並古耳佳反做本亦作弊

鄭氏曰始冠三加先加緇布冠也太古無飾非時人緇

也雜記曰大白緇布之冠不緇大白即太古白布冠今喪冠也齊則緇之者鬼神尚幽闇也唐虞以前曰太古冠而做之者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也以白布冠質以為喪冠也愚謂冠義者儀禮有士冠禮此解其義也大古但用白布為冠齊則緇之以明敬

也後世冠制既異而始冠猶用太古之齊冠重古之義也緇者結纓而垂其餘以為飾也後世之冠有笄其纓分屬於笄交結於頤而垂其餘以為緇古冠無笄其纓惟一條屬於缺頤之左而上結於其右故無垂餘之緇始冠既用古冠則其纓宜用古制而其後乃為之緇則失其制矣做壞也做之可也者言緇布冠既冠則不復用也皇氏侃曰齊則緇之謂祭前若祭時自著祭服有虞氏皇而祭是也賈氏公彥曰冠訖士則做之不復著若庶人猶著之故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是庶人用緇布冠籠其髮以為常服也

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禮記集解卷二十六

五十一

也阼階主人之位適子冠於此明其有代父之義也冠禮用醴曰醴用酒曰醮客位謂戶牖之間賓客之位也醮於客位謂既冠則筵於賓客之位而酌酒以禮之士冠禮筵於戶西南面是也冠禮用醴則三加之後總一醴之用酒則每一加則一醮加有成者謂每加則醮之以表其禮之有成也蓋冠禮雖有醴與醮二禮然醴質而醮文周世尚文用醮禮者多故此及冠義篇皆言醮於客位也三加彌尊者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皮弁尊於冠爵弁又尊於皮弁也喻其志者服彌尊則當思所以稱之曉喻冠者之志意務令充大以稱其服也名者所受於父母既冠而字之敬其名而不敢稱也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母追夏后氏之道也

釋文母道也音在下

多雷反

鄭氏曰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言所以表明丈夫也母發聲也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三冠其制之異同未聞愚謂此三者皆元冠之別名也始冠宜用元冠而以重古故用緇布冠然緇布冠冠而做之而所常冠者則元冠也故此因明三代元冠之異名道猶制也

周弁殷冔夏收

釋文冔况甫反字林作冔火于反

此三代三加之冠也弁爵弁也冔收三代士助祭之冠也鄭氏曰弁名出於榮榮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冔名出於幪幪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之異未聞

三王共皮弁素積

禮記集解卷二十六

六

此再加之冠也素積以素縞為裳而裝積之也素言其色積言其制賈氏公彥曰言三代再加所用同也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

鄭氏曰二十而冠急成人也五十乃爵重官人也大夫或時改娶有昏禮也愚謂喪服殯小功章大夫為昆姊之長殯大夫為兄姊殯服則有未冠已為大夫者矣而不為之制冠禮者為大夫者必由士而升當其為士則固以士禮而冠矣童子之禮不裘不帛不屨絢見先生從人而入既仕而為士固不可以童子之禮處之未有不冠者也為士者必冠則無為大夫而後冠者矣爵謂假祖廟而命之也雖為大夫至假祖廟而命之則必待五十蓋古者爵人之慎重如此則固無仕而即為大夫

者矣又何大夫冠禮之有

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

鄭氏曰言夏初以上諸侯幼而即位者猶以士禮冠之愚謂末造猶末世也諸侯繼世而立或有幼而嗣位者既為諸侯及其冠也不容不與士禮異所以至夏末始作為公侯之冠禮也家語冠頌公冠元冕四加天子擬焉○鄭氏謂夏時諸侯至五十乃爵命無據

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

敖氏繼公曰元子長子其冠時猶士而用士禮以其未即位則無爵故也舉天子之元子以見其餘皇氏侃曰天子元子唯冠禮與士同其餘則與士不同故喪服諸侯之兄弟得行大夫之禮也○歸氏有光曰自無大夫冠禮至此明天子諸侯大夫之無冠禮也冠者將責為

禮記集解卷二十六

七

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蓋父兄以成人之事責子弟也天子為元子之時以士禮冠設不幸君終世子未冠則冕而踐阼已君臨天下將又責以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之禮平家語孔子答孟懿子吾取焉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曰諸侯之冠異天子與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此孔氏之遺言也益以祝雍頌公冠之篇則誣矣公冠曰公冠四加元冕左傳君冠必以禋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玉藻曰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績綬諸侯之冠也蓋務為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別而不知先王制冠禮之義所以同之於士者也

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諡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諡

孔氏曰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此明夏末以來有諸侯冠禮之意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言官爵之授隨德隆殺此明所以無大夫冠義也愚謂繼世以立諸侯以能象其先世之賢故諸侯無升陟之漸未冠而為諸侯者不得不別為諸侯之冠禮也以官爵人隨德隆殺故大夫無驟為之法其為大夫者必皆已冠於為士之時而不得別為大夫之冠禮也死而諡謂大夫死皆有諡而不問其已爵與否也諡起於周今蓋謂春秋以還古者謂周初也生無爵死無諡者古者大夫五十而爵然後生則稱其族死則為之諡若未五十而死未受爵命死則無諡也春秋初魯大夫如無駭羽父柔挾輩生不稱族死不為諡皆未爵故也至僖文以後乃無不諡者則禮之失固未久也此又因大夫無冠禮而推類言之○

禮記集解卷二十六

八

孔氏謂此士冠禮記之文故論士死而無諡至作記之時加諡非也士之無諡周末猶然謂作記之時加諡何所據乎士冠禮自戒賓曰以下至不履總屨本其記也自冠義以下則後人節取郊特牲之文附諸篇末其文體與儀禮記全不類其後又誤以記連於經而以冠義以下謂之記失之矣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視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孔氏曰此因上論冠義下論昏義故因上起下於中說重禮之義愚謂禮之數見於事物之末禮之義通乎性

命之精故其數可陳其義難知知其義而又能敬守之以體其實焉則所謂能以禮讓為國者雖先王所以治天下其道不出乎是此禮之義之所以為尊也○朱子曰此蓋秦火之前典籍具備之時之語因為至論然非得其數則其義亦不可得而知矣況今亡逸之餘數之存者不能什一則尤不可以為祝史之事而忽之也

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釋文取音娶本又作娶

孔氏曰天氣下降天氣上騰天地合配則萬物生焉夫婦合配則子姓生焉娶異姓者所以依附疏遠之道厚重分別之義也方氏慈曰必取於異姓所以附遠不取同姓所以厚別

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釋文腆天典反事側吏反刈如字○鄭註齊或為醮○今

禮記集解卷二十六

九

幣謂納徵之幣誠實也幣必誠謂不以沽惡之物昏禮記云皮帛必可制是也腆善也辭無不腆者謂納幣之辭不自謙言皮帛不善幣必誠信也辭無不腆直也斯二者所以告婦以正直誠信之道也信者人之所以事人婦以事夫其德以信為本故於納徵之幣與辭而先有以示之如此上言直信而下但云信者言信則直在其中矣齊謂共牢同尊卑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惟其信而已陸氏佃曰凡謙辭言不腆據聘禮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春秋傳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又曰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今辭不云不腆告之以直信也○顧氏炎武曰歸妹人之

終始也先王於此有省文尚質之意焉故辭無不腆無辱告之以直信曰先人之禮而已所以立生民之本而為嗣續之源故以內心為主而不尚乎文辭也非徒以教婦德而已

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釋文迎魚敬反先悉見又

男子親迎是男先於女也所以然者男剛而女柔剛之德主乎進柔之德主於退非獨昏姻如此至於天地君臣其義亦然故天道資始而地道代終君務於求賢而臣耻於自衍也

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釋文執音至本亦作摯

禮記集解卷二十六

十一

摯謂親迎所奠之鴈也章明也執摯相見者賓主之道今乃於夫婦之間行之所以致其恭敬以明男女有別而其交接不可以苟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故父子之親由於男女之別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君臣之義由於父子之親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故義生而後禮作人無禮則危有禮則安故禮作而後萬物安由男女有別而遞推其所致如此所以深明男女之別之重也

婿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

親御謂御婦車也授綏授婦綏以升也婦本有御者婿必親御授綏所以示身親其事也必身親其事者所以致其親愛於婦也執摯相見所以為敬親御授綏所以

為親敬則夫婦之禮肅而無燕暱之傷親則夫婦之情篤而無睽離之患化起於閨門而風行於四海先王之所以得天下其道不外乎是也

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釋文先如字又悉通反知音智○鄭註夫或為傅

大門婦家之大門也先婿車先行也夫婦之義由此始者婦未出父家猶未成其為婦出乎大門則夫全乎其為夫婦全乎其為婦一帥一從而尊卑唱隨之義定矣自婦人從人以下又以申明男帥女女從男之義也夫也者夫也言夫乃丈夫之稱丈夫乃有才智者之名左傳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是也故曰以知帥人者也

禮記集解卷二十六

十一

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

孔氏曰案昏禮士昏用爵弁爵弁是士之上服則天子以下皆用上服五冕色通元故總稱元冕陰陽謂夫婦著祭服而齊戒親迎是敬此夫婦之道如事鬼神故曰鬼神陰陽也妻為內主故有國者是為社稷內主也嗣廣後世是為先祖後也明如此之重不可不致敬所以冕而親迎也

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二牲以上謂之牢士昏用爵弁而上云元冕士昏用特豚而此云共牢皆謂大夫以上之禮也共牢者謂用一牢而夫婦共食之不別俎也牢禮以爵等為差夫婦共牢以其尊卑同也婦人無爵從夫之爵者婦人無受爵

命之法其夫受爵命則其妻之爵從之也坐以夫之齒者謂兄弟之妻其娣姒之序不以已之年而以夫之年也

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

陶謂以瓦為尊敦之屬匏謂以匏為爵也士昏禮食畢

夫婦皆三醕初醕再醕用爵三醕用盃盃半匏也以一

匏分而為二夫婦各用其一以醕也尚上通尚禮然謂

上古之禮器如是也鄭氏曰太古無其牢之禮三王之

世作之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

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餼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

降自阼階授之室也釋文盥音管一本無婦盥饋三字

孔氏曰厥其也其明謂共牢之明日也食餘曰餼私猶

恩也明日婦見舅姑盥饋特豚舅姑食特豚之禮竟以

餘食賜婦此示舅姑相恩私之義也愚謂盥饋言致潔

以饋也孔氏言盥饋特豚此據士昏禮言之若大夫以

上有不止於特豚者矣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謂

盥饋之明日舅姑饗婦以一獻之禮既饗而降也授之

室者西階為客階阼階為主階舅姑自由客階降使婦

由主階降明以室事授之而使為家主也盥饋授室皆

謂適婦之禮若庶婦則不饋舅姑亦不饗之無著代之

事也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陳氏祥道曰大司徒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昏之為禮

其陰禮與言之制禮者不以吉禮干凶禮不以陽事干

陰事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方氏慤曰孔子曰取婦

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彼言思嗣親此言幽陰之

義者蓋有所思者固欲其幽陰也經云齊之元也以陰幽思也是矣愚謂昏為陰禮而樂為陽氣故昏禮不用樂與食嘗無樂同義然既昏之後猶不遽舉樂者則以

思嗣親之故此與會子問各據一義而言之也序謂相

傳之次第也昏禮舅姑授婦以室子有傳重之端則親

有代謝之勢人子之所不忍言也故不賀○自天地合

而萬物興至此明昏禮之義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燔祭用氣也血腥燔祭為何鄭氏曰尚謂先薦之孔氏曰尚謂貴尚祭祀之時先薦

之也血謂祭初以血詔神於室腥謂朝踐薦腥肉於堂

燔謂沈肉於湯次腥亦薦於堂以血腥燔三者而祭是

用氣也以其並未熟故云用氣愚謂用氣者血腥燔三

者皆不可食但用其氣以敬神也有虞氏祭禮不可考

禮運曰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祫則三者之祭乃周之

所因於夏殷而夏殷所因於唐虞者也有虞氏尚氣故

於饋孰之前先薦此三者而後王因之而不變也○自

此以至篇終皆明祭祀之禮

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

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釋文滌音狄又同耶反三如字徐息暫反

臭味未成謂未殺牲之先未有血腥故臭未成未合亨

饋孰故味未成也滌蕩者播散之意闋止也殷人先求

諸陽故作樂三闋以降神而後迎牲樂為陽氣聲音之

呼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與魂氣之陽相感召也○

凡正樂有四節而降神惟三闋大司樂尸出入奏肆夏

左傳云金奏肆夏之三是尸入奏肆夏亦奏肆夏之二

矣蓋大饗之納賓祭祀之納尸與降神其事相類故樂

皆以三爲節商頌那之篇曰猗與那與置我執鼓奏鼓
簡簡衍我烈祖此降神之樂也又曰湯孫奏假綏我思
成執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
穆穆厥聲庸鼓有數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憚此
正祭之樂也大司樂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
歌夾鍾升歌也舞大武合舞也奏無射在歌夾鍾之上
降神之樂也降神三關而但言奏無射豈三奏皆用無
射之調與抑或舉其一以該其三若尸入奏肆夏之三
而但言肆夏與大司樂又云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大蕤
爲徵應鐘爲羽路鼓路鼓設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
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此謂大禘大祫之樂
故黃鐘以下有四調蓋其上二調亦用以降神與若然
則大禘大祫降神有六闕矣疏家謂大司樂黃鐘以下

禮記集解卷二十六

皆爲降神之樂然商頌言正祭之樂詳言降神之樂畧
又大司樂言奏無射則降神之樂蓋止以鐘鼓或笙管
奏之如尸入奏肆夏之比而不升歌合舞也大司樂黃
鐘爲宮以下有琴瑟與管則升歌下管之器也有九德
之歌九磬之舞則合舞之事也必非徒用以降神者矣
周人尙臭灌用鬯臭句鬱合鬯句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
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
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燔蕭合蕭蕭凡祭慎諸此釋文鬱字
如悅反合如字徐音鬯鬱依註音鬱許總反
蕭音香○鄭註奠或爲薦○今按灌如字又作鬱燔
鄭氏曰灌謂以圭璋酌鬯始獻神也已乃迎牲於庭殺
之天子諸侯之禮也奠謂薦孰時特牲饋食禮所云祝
酌奠于鉶南是也蕭蕭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詩云
取蕭祭脂孔氏曰饋孰有黍稷此云蕭合黍稷故知當

饋孰時愚謂臭香氣也鬯和鬯也釀黑秬黍爲酒芬芳
鬯達故謂之鬯灌用鬯臭言灌地降神用和鬯之香氣
也鬱鬱金香草也鬱合鬯言和鬯之酒香鬱金香草以
和合之也口臭陰者酒醴之質下潤也達於淵泉言其
所達之深而足以感乎死者之體魄也灌用圭璋者灌
鬯盛以玉瓊以圭璋爲之柄也用玉氣者玉氣潔潤言
非但鬱鬯是用臭圭璋亦用臭之義也既灌然後迎牲
周人先求諸陰也蕭香蒿也蕭合黍稷謂以香蒿合於
黍稷而燔之也曰臭陽者燔燎之氣上升也達於牆屋
言其所達之高而足以感乎死者之魂氣也既奠然後
燔蕭合蕭蕭此明燔蕭之節也奠謂奠爵於鉶南也燔
燒也蕭與香同蕭蕭牛羊腸間脂也羊膏雞牛膏蕭周
禮庖人春行羔豚膳膏蕭秋行蠶羽膳膏蕭是也特牲
禮尸未入時設饌饗神祝酌奠于鉶南天子諸侯之祭
朝踐時事尸於堂朝踐禮畢尸未入室亦先設饌於室
而酌酒奠之然後燔蕭合蕭蕭迎尸入室而行饋孰之
禮也燔蕭合蕭蕭并有黍稷上言合黍稷下言合蕭蕭
互相備也灌用鬱鬯所以求諸陰燔蕭所以求諸陽凡
祭慎諸此者周人尙臭故於此灌與燔蕭之時尤致其
慎也○鄭氏小宰註云凡鬱鬯受祭之啐之奠之此別
無他據蓋見特牲禮尸入舉鉶南之奠解祭酒啐酒奠
解遂據以推受祿之禮耳不知鉶南之解奠也與祭饌
並設而在獻數之外者也則但當啐之而已鬱鬯之祿
獻也不與祭饌並設而在獻數之內者也則不但啐之
而已也宗廟之大饗賓客之大饗始皆有祿其禮當相
放前賓入門章云卒爵而樂闋此爵卽祿獻之爵而云

禮記集解卷二十六

禮記集解卷二十六

卒爵則尸於鬱鬯亦卒爵賓飲卒爵而酢主人則尸卒爵亦當酢王但獻尸無酬爵耳飲鬱鬯之法見於顧命顧命云王受同瑁三宿三祭三啐又云大保受同以異同秉璋以酢同爵名蓋圭瓊口徑八寸不可以飲故注之於同而祭之飲之此飲鬱鬯之法也圭瓊受五升既以注於同者飲之其餘鬯在瓊仍陳於尸前故典瑞云裸圭有瓊以肆先王以裸賓客肆謂陳之也或言肆或言裸互見之爾人君饋孰之始劍南之奠亦酌於瓊見說後下文所謂舉爵角詔妥尸是也此則尸祭之啐之而不飲者也

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

禮記集解卷二十六

求諸陰陽而已概樸美文王而曰奉璋我則殷未嘗不灌而以求諸陽為先也大司樂言奏無射以享先祖則周未嘗無降神之樂而以求諸陰為先也殷人先求諸陽先作樂而後灌也周人先求諸陰先灌而後作樂也祭義云建設朝事以報氣也則有虞氏之尚氣亦所以求諸陽不言者可知也馬氏晞孟曰有虞氏尚氣殷人從而文之故尚聲殷人既尚聲周人從而文之故尚臭周人既求諸陰又求諸陽則知有虞氏之用氣非不用味也殷人先求諸陽非不求諸陰也謂之尚氣謂之尚聲謂之尚臭皆以始言之而其意各有所主也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釋文遠人徐子

此因上文言求諸陰陽而備言求神之法也與禮器納牲詔於庭一章語意大同小異詔祝於室謂初殺牲時以幣告神於室即禮器云血毛詔於室也坐尸於堂謂既告殺尸出坐於尸西南面而行朝踐之禮即禮器云設祭於堂也用牲於庭謂納牲於庭而殺之即禮器云納牲詔於庭也此時尸尚在室升首於室謂殺牲而升其首於室中北墀下也此時尸出在堂薦腥之前也直正也直祭祝于主謂正行祭禮則祝釋辭於主也亦禮器設祭於堂之事也索求也索祭祝于祊謂求神之時則祝釋辭於門外之祊即禮器云為祊於外也以不知神之所在故其求之之徧如此尚庶幾也自室至堂自堂至庭自庭至祊而祊為最遠於至遠之所而無不求焉庶幾其可以得之與○鄭氏曰朝事延尸於尸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腍膋燎于鑪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于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時尸薦以邊豆至薦孰乃更延主于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焉愚謂禮運疏云朝踐之時尸出於室大祖之尸坐於尸西南面昭在東穆在西主皆在其右此註則謂尸南面主東面然尸入室時坐於主北則尸主同面不應在堂時獨異且堂上之位以南面為尊不應尸南面而主反東面也又坐於尸西謂大祖之尸也大祖之尸主不同面則羣廟之尸主或東或西或南或北參差淆雜必無是禮當以禮運疏為是朝踐燔腍膋及洗肝而祭之謂之制祭鄭於禮器及此註皆言之然燔蕭在饋孰時不在朝踐制祭乃漢禮於經亦無所見也說詳禮器

祊之爲言倮也所之爲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相饗之也倮長也大也尸陳也釋文倮音諒所音新倮古徐知兩反○鄭註倮或爲諒富也者福也或曰福也者備也直或爲施

鄭氏曰倮猶索也所也者敬也爲尸有所俎此訓也富也者福也人君倮辭有富此訓之也首也者直也訓所以升首祭也相謂詔侑也詔侑尸者欲使饗此饌也特牲饋食禮曰主人拜妥尸尸答拜執奠祝饗倮長也大也主人受祭福曰倮此訓也尸或詒爲主此尸神象當從主訓之言陳非也孔氏曰特牲少牢尸祭饌訖祝取牢心舌載于所俎設于饌北尸每食牲體反置于所俎是主人敬尸之俎也人君倮辭有富者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此是大夫倮辭也人君則福慶之辭更多故詩楚茨云永錫爾極時萬時億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是也直正也言首爲一體之正倮長也大也尸倮主人欲其長久廣大也愚謂倮遠也祊也者倮也此因上文求諸遠之義而釋之也直正也牲體載之尸俎者但其右胖耳惟首則全升之故爲體之正倮長也大也言福之長久而廣大也尸以象神神無形而尸陳見故曰尸陳也

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肺管燔燎升首報陽也釋文齊才細反下說齊同肺音律營力影反毛血謂初殺牲時取毛血以告尸於室所謂血毛詔於室也血以告幽表其內之無所傷毛以告全表其外之無所雜純謂內外皆善也血祭盛氣謂取血非但告幽

又所以明其氣之盛也血陰而氣陽氣不可見而陰陽相資故因血以表氣也祭肺肝心者肺載於正俎肝以從獻心載於所俎也貴氣主者肺以藏魄而爲氣主心肝亦與肺相附著故皆以氣主言之牲之五藏惟用其三者蓋肺肝心在前故貴之脾腎在後故賤之猶貴肩賤髀之義也祭黍稷謂饋孰時也此所謂祭皆謂薦之於尸非祭於豆間之祭疏以殺祭解之與記言報陰意不合肺有離肺有剝肺離肺亦謂之舉肺尸之所用以食者也剝肺亦謂之祭肺尸之所用以祭者也此云加肺謂離肺也祭齊謂以五齊獻於尸也加明水謂設五齊以明水配之也脾管腸間脂也取脾管燔燎即所謂燔蕭合羶薌也升首謂升首於室也魂氣爲陽體魄爲陰黍稷牲體酒醴之屬可以飲食而以味饗神者也故

日報陰燔燎升首不可以飲食而以氣款神者也故曰報陽○禮運云薦其血毛禮器云血毛詔於室郊特牲云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又曰血祭盛氣也此皆謂初殺牲時取毛血以告於室也而註疏或以爲在室或以爲在堂而祭血有二時矣郊特牲云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燔蕭合羶薌又云取脾管燔燎祭義云燔燎羶薌以蕭光此皆謂饋孰之初也而註疏或以爲饋孰時或以爲朝踐時而燔燎有二時矣禮器云爲祊乎外郊特牲云祊之於東方又云索祭祝于祊祭統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此皆謂正祭求神也而註疏或以爲正祭或以爲繹祭而祊有二名矣此皆先儒繆誤之說所當辨正者也

明水澆齊貴新也凡澆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田主人之

事而後坐謂夏時也有事謂飲食之事也言此者以明殷周以來尸即無事亦坐所以有拜受尸之禮也尸神象者鬼神無形立尸以象之也祝將命者祝以傳達主人與神之辭命也○禮運醴粢及尸君非禮也則粢惟天子用之周禮鬱人與量人受舉罇之卒爵而飲之量人凡宰祭與鬱人受罇歷而皆飲之蓋劍南之奠至上嗣舉奠飲之還洗酌入尸受祭之啐之奠之祭畢則鬱人量人飲之言舉罇之卒爵以見其為上嗣所飲而復奠之爵也歷與歷同言罇歷以見其為尸所祭所啐之餘也飲奠罇之卒飲以鬱人與量人者蓋以嗣子舉奠食肝而量人制從獻之脯燔與鬱人和鬱鬯其事相成也然則天子酌奠用鬱鬯於此可見矣諸侯舉角雖於禮無考然罇角連文則其為諸侯禮可知解止為酬爵而角則特牲禮用以獻尸是角罇於解故少牢特牲禮皆奠觶而諸侯奠角也

縮酌用茅明酌也

鄭氏曰謂沛醴齊以明酌也司尊彝曰醴齊縮酌五齊醴尤濁和之以明酌藉之以茅縮去滓也春秋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明酌者事酒之上也酌猶斟也酒已沛則斟之以實尊彝孔氏曰三酒之中事酒尤濁五齊之中醴齊尤濁故以事酒沛醴齊也不云泛齊者與醴齊同也愚謂周禮司尊彝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況酌凡酒脩酌人君祭用鬱鬯五齊三酒惟三酒人所共知而鬱鬯五齊則自禮制久廢時人無有能知之者故記者就司尊彝之文釋之以曉人此釋醴齊縮酌之義也凡酒新成必濁用

清者和之又用篚筥之器沛之以去其糟滓謂之洗又用茅藉沛酒之器謂之縮五齊皆洗而醴齊尤濁必縮而洗之乃可酌故曰縮酌縮醴齊用茅者取其潔白也曰明酌者言洗醴齊用事酒也○周禮五齊三酒鄭氏云泛齊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醴矣醴齊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盎齊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今鬱白矣醴齊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齊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矣自醴以上尤濁盎以下差清事酒酌有事者之酒其酒則今之醴酒也昔酒今之曾久白酒所謂舊醴者也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

酸酒況于清

此釋司尊彝盎齊醴酌之說也鄭氏曰謂沛醴酒以清酒也酸酒盎齊盎齊差清和之以清酒沛之而已沛盎齊必和以清酒者皆久味相得孔氏曰盎齊和以清酒而後沛之不用茅以其差清醴齊沈齊沛之與酸酒同汁獻況于酸酒釋文汁之十反獻依註為莎素何反此釋司尊彝鬱齊獻酌之說也鄭氏曰謂沛秬鬯以醴酒也獻當讀為莎齊語聲之誤也秬鬯中有煮鬱和以盎齊摩莎沛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獻不以三酒沛秬鬯者秬鬯尊也

猶明清與酸酒于舊澤之酒也

釋文澤依註讀為醴音亦徐詩石反

鄭氏曰猶若也澤讀為醴舊醴之酒謂昔酒也沛醴齊以明酌沛酸酒以清酒沛汁獻以醴酒天子諸侯之禮也天子諸侯禮廢時人或聞此而不知云若今明酌清酒與酸酒以舊醴之酒沛之矣就其所知以曉之也沛

清酒以舊醪之酒者為其味厚腊毒也孔氏曰作記之時明酌清酒與酸酒皆涉於舊醪之酒古禮廢亡就今日所知以曉古者涉酒之事愚謂凡酒速釀則味薄久釀則味厚味薄者尊味厚者卑反古復本之義也事酒因事而作成最速味最薄昔酒為曾久白酒味差厚清酒冬釀接夏而成味最厚涉酒之法皆以薄者澆於厚者而作記時以清酒澆於舊醪之酒則反是蓋為清酒味過厚故用昔酒之稍薄澆之以殺其毒與他澆酒之意異也

祭有所焉有報焉有由辟焉釋文辟依註作弭亡地反○方氏辟讀婢亦反

鄭氏曰祈猶求也謂祈福祥求永貞也報謂若獲禾報社由用也辟讀為弭謂弭災兵遠罪疾也方氏慙曰欲彼之有予也故有所以求之若噫嘻祈穀於上帝載芟

禮記集解卷二十六

音

祈社稷之類是也因彼之有施也故有報以反之若豐年之秋冬報良相之秋報社稷是也慮彼之有來也故有辟以去之若月令之礫攘開冰而用桃弧棘矢以辟去不祥是也於辟又言由者以非祭之常禮或有所以而用之故也然禮器言祭祀不祈者彼之所言益為已耳此之所言主為民也

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齊之元謂齊服元冠元衣元裳也大夫士齊服元端元裳人君元冕元衣元裳養元者幽陰之色陽明則發散於外幽陰則收斂於內君子服以稱情齊服幽陰之色欲使稱其服以專思慮於親也思慮專故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

禮記卷二十六終

呂後學林樹滋校

禮記卷二十七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內則第十二之一別錄屬子法

朱子曰此古經也又曰鄭氏以為記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闡門之內儀軌可則故曰內則此必古者學校教民之書○趙氏師曰內則一篇文理密察法度精詳見古先聖王所以厚人倫美教化者無所不用其全某疑中間似有難看處如飯黍稷稻粱止士於坩一一節與上下文似不相蒙豈特載此因以著夫貴賤品節之差耶又凡養老止元衣而養老一節疑王制文重出不然亦豈先王之成法因子事父母而達之天下以及人之老耶又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一節雖承上章養老之文而云然此篇既曰后王命冢宰降德于庶兆民則是古昔盛時朝廷所下教命恐不應引曾子之言某疑他簡脫誤在此耳又凡養老五帝憲止皆有悖史一節疑簡錯或當在上文元衣而養老之下又淳熬止以與稻米為醢一節亦疑簡錯恐或當屬上文冬宜蠶羽膳膏羶及雉兔皆有芼之下自此外數節上下井井有條獨此未易曉暢愚謂自養老有虞氏以燕禮至皆有悖史與通篇所言不相比附而文體亦異疑係他篇脫簡若以淳熬接上士於坩一之下則通篇條理秩然矣

禮記集解卷二十七

音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庶兆民鄭氏曰后君也德猶教也萬億曰兆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周禮冢宰掌飲食司徒掌十二教今一云冢宰記者據諸侯也諸侯并六卿為三或兼職焉孔氏曰君謂諸侯王謂天子蓋雖以諸侯為主而雜以天子言之

故又稱王及兆民也飲食教令所掌各有別官今此篇內既有飲食又有教令則篇首當言命冢宰司徒今惟一云冢宰不言司徒是詆者據諸侯并六卿為三司徒或兼冢宰之事也意疑而不定故稱或焉朱子曰註疏言諸侯司徒兼冢宰是也但此言后王之命則冢宰實天子之冢宰耳蓋周禮大宰掌建邦之六典而二曰教典則教民雖司徒之職而冢宰無所不統故以其重者言之其在諸侯則亦天子之宰施典於邦國而諸侯承之以教其民自不害冢宰為司徒之兼官也愚謂后王天子也不言降教而曰降德者見王者身有此德乃降之以教於民所謂有諸已而後求諸人也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總髮冠緌纓端韠紳搢笏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觶金燧右佩玦捍管還

大觶木燧偏履著綦釋文燧所救反徐素還反總所買反

鄭氏曰咸皆也總髮者也總束髮也垂後為飾拂髮振去塵著之髦用髮為之象幼時髦其制未聞也纓纓之飾也端元端士服也庶人深衣紳大帶所以自紳約也搢猶拔也扱笏於紳笏所以記事也佩用自佩也必佩者備尊者使令也紛帨拭物之佩巾今齊人有言紛者刀礪小刀及礪磨也小觶解小結也觶貌如錐以象骨為之金燧可取火於日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管箏也還刀鞞也木燧鑽火也偏行膝綦屨繫也孔氏曰此子謂男子以經云端韠紳搢笏故也盥謂洗手漱謂漱口此據年稍長者若孺子則晏起而不能雞初鳴

也總髮者也士冠禮云緌纓長六尺鄭云纓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矣盧云所以裹髮承冠以全幅疊而用之盧說為優笏者著緌既畢以笏插之熊氏云此謂安髻之笏以緌髮作髻既訖橫施此笏於髻中以固髻也故士喪禮云笏用桑長四寸纓中是也纓中請殺其中使細非固冠之笏故文在冠上總者裂練繒為之束髮之本垂餘於髻後以為飾也此經所陳皆依事先後櫛訖加緌纓訖加笏訖加總然後加髦著冠冠畢然後服元端著鞞又加大帶也刀礪與小觶連文故知刀為小刀玦當作決以象骨為之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聞體拾以皮為之著於左臂以遂弦故亦名遂自玦當作決以下至此見朱子儀禮通考遂所採孔疏今本禮記註疏及衛氏集說皆無之刀鞞之刀大於左廂刀也晴則以金燧取火於日陰則以木燧鑽火左旁用力不便換佩小物右廂用力為便故佩大物皇氏云履頭施繫以為行戒或云履上施繫以結於足也陳氏祥道曰詩曰赤帶在股邪偏在下蓋以幅帛邪纏於足故謂之邪偏所以自偏束也故謂之偏男子事父母有偏詩諸侯朝天子有偏則凡行皆有偏特婦人不用故婦事舅姑無偏朱子曰履繫或說為是為行戒者約也愚謂子事父母謂男子已冠者也下文言男女未冠笏者而不顯女子已笏者之禮蓋女子笏則適人故畧之其或在室者則其禮與子婦同也婦人吉總尺有二寸則男子之總亦然刀皆有鞞左言刀右言還互見之爾觶錐也字或作鑿是有以金為之者小觶以解小結大觶以解大結大觶與木燧相連蓋鑽燧亦用之也金燧以金為之考工記金錫半謂之鑿燧之齊

禮記集解卷二十七

禮記集解卷二十七

是也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鑿取明水于月
 鄭云夫遂陽遂也成伯璵謂冬至日子時鑄銅為鑿謂
 之陽遂夏至日午時鑄銅為鑑謂之陰鑿是金遂亦鑿
 類其狀相似欲取火則向日照之以引取其火也木燧
 以木為之春用榆柳夏用棗杏夏季用桑柘秋用柞櫨
 冬用槐檀用鑄鑽之以出火論語云鑽燧改火是也火
 出於日者屬陽故金燧佩於左火出於木者屬陰故木
 燧佩於右左所佩凡五物奇數陽也右所佩凡六物偶
 數陰也○孔疏謂元冠有纓約有纓者無笄蓋以士冠
 禮皮弁爵弁有笄而於冠不言笄耳然士冠禮初加之
 冠乃大古之緇布冠其制質畧不獨無笄且無武矣未
 可據此以決元冠之制也冕弁有紘又有笄冠有纓何
 必無笄乎國語范武子以杖擊文子析委笄註謂委貌

禮記集解卷二十七

四

之笄則冠之有笄見於此矣男子有二笄一為固髮之
 笄一為固冠之笄此言笄在冠上則為固髮之笄而非
 固冠之笄也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總笄總衣紳左佩
 紛悅刀礪小觶金燧右佩箴管線續施繫裘大觶木燧矜
 纓綦屨釋文如父母一本作如事父母衣如字又於既反
 纓綦屨之林反線本又作綫息賤反續音曠繫字又作
 樂同步干反裘陳乙反又作綫
 紘本又作給其鳩反嬰又作纓

鄭氏曰笄今簪也衣紳衣而著紳繫小囊也繫裘言施
 明為箴管線續有之矜猶結也婦人有纓示繫屬也孔
 氏曰婦人之笄喪服所謂女子吉笄尺二寸者也但婦
 人之笄異於上男子笄繼乃皮弁爵弁之笄故鄭以簪
 解之也衣謂元綃衣熊氏云裘刺也以針刺表而為繫
 囊故云繫裘也餘物皆不言施獨於箴管線續之下而

禮記集解卷二十七

五

言施繫裘明為四物而施矣鄭註士昏禮云婦人十五
 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明有繫蓋以五采為之其制未
 聞未笄無纓下男女未冠笄者亦云矜纓彼用以佩容
 臭與此既笄之纓別也朱子曰婦人不冠所謂吉笄即
 為固髮之用亦名為簪而非如二弁之笄矣愚謂男子
 有二笄一以固髮一以固冠婦人惟有尺二寸之笄以
 固髮而因以為飾與男子之冠相當所謂男子冠而婦
 人笄也而孔氏乃以當皮弁爵弁之笄故朱子非之特
 牲禮主人服元端主婦笄纓縮衣是婦人之笄纓縮衣
 與男子之元端相當士大夫以元端為常服則其妻以
 笄纓縮衣為常服也婦人左佩五物悉與男子同右佩
 六物管大觶木燧與男子同餘三物則異蓋玦捍用於
 射刀之大者用以割斷皆非婦人之所當佩而箴及線
 纓則女工之所有事也陳用之據士昏禮婿婦纓謂
 事舅姑之纓乃佩容臭之纓非許嫁之纓然香纓惟男
 女未冠笄者有之上男子已冠者無此則婦人可知昏
 禮脫纓蓋昏夕暫脫之耳非一脫不復著也

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煖寒疾痛苛癢
 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
 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投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
 溫之醴醢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梁秫唯所欲棗栗飴蜜
 以甘之葶苳粉榆兔菹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
 姑必嘗之而后退釋文煖本又作與同於六反苛音何養
 芳勇反本或作捧長丁丈反溫本又作溫又作溫同於
 反醴之然反醢羊支反芼毛報反蕡音九粉扶云反徐
 扶畏反秫音述餘羊之反葶音謹音九粉扶云反免音
 問葶字又作藁苦老反滫思酒反瀡音髓膏之古報反
 鄭氏曰怡說也苛亦也抑按搔摩也先後之隨時便也

槃承盥水者巾以浣手溫藉也承尊者必和顏色醜粥也芼菜也蕡熬泉實甘之滑之膏之謂用調和飲食也苴苴類冬用苴夏用苴榆白曰粉免新生者蕡乾也秦人澆曰滌齊人滑曰滌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敬也孔氏曰苛與養連文故知是疥藉者所以承藉於物言子事父母當和柔顏色承藉父母若藻藉承玉然醜是粥之薄者則饑為厚者公食禮三牲皆有芼牛藿羊苦豕薇用菜雜肉為羹也釋草云膾泉實也菽豆以下供尊者所食悉皆須熟故云熬泉實也以甘之者以此棗栗飴蜜以甘和飲食士虞禮記夏用葵冬用苴鄭云苴苴類也乾則滑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苴此經苴苴相對故知冬用苴夏用苴也釋木云榆白粉孫炎云榆白者名粉庖人云共蠶蕡之物蠶蕡相對此經以免對蕡蕡既是乾故知免為新生也蠶蕡周禮據肉為言此則以苴苴等為免蕡以滑之者言以此數物相和滌滌之令柔滑也凝者為脂釋者為膏以膏之者以膏沃之使之香美此等總為調和飲食陸氏德明曰苴似苴而葉大方氏慙曰以甘之周官所謂調以甘以滑之周官所謂調以滑以膏之周官所謂膏香膏臊之類也愚謂棗以承盥水其盛水蓋以區左傳奉區沃盥是也棗輕故少者奉之水重故長者奉之飴錫也米蘗煎成亦謂之糖方言錫謂之糖是也爾雅秫黏粟也然凡黍稻之黏者皆謂之秫不獨粟也爾雅蓄苦董郭氏云今董茶也子如米泔食之滑唐本草云俗謂之莖菜葉似蕤花紫色邢氏云本草云味甘云苦者古人語倒猶甘草謂之大苦也苴苴類榆刺榆也一名樞又名莖陸璣云樞葉

如榆為茹美滑於白榆是粉為白榆榆為刺榆粉榆之葉皆可為茹而刺榆尤美也下云命士父子異宮味爽而朝則此不命之士至父母舅姑之所未味爽也又下言命士以上味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入而夕慈以旨甘此不命之士父子同宮在父母之所無時焉不可以朝夕限也若日入而慈以旨甘則亦當與命士同此不言者文畧爾○陳氏滌曰此篇所記飲食珍羞諸物古今異制風土異宜不能盡曉然亦可見古人察物之精用物之詳也男女未冠笄者鷄初鳴咸盥漱櫛總角衿纓皆佩容臭味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釋文冠古職反朝直是反下而朝同鄭氏曰總角敝髮束之容臭香物以纓佩之為迺尊者給小使也具饌也孔氏曰臭謂芬芳香物庾氏云以臭物可以脩飾形容故曰容臭方氏慙曰臭香物蘭蕙之類不佩用而佩容臭示未能即事也朱子曰恐身有穢氣觸長者故佩香物愚謂下文言孺子晏起則此男女未冠笄謂十年以上者十年出就外傳學幼儀則其習此禮宜矣容臭謂為小囊以容受香物也味暗也爽明也味爽謂天將明而未明時也味爽而朝視成人差後也凡內外鷄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掃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釋文衣如字又於既反灑本又作洒所買反又所賣反鄭氏曰斂枕簟不欲人見已褻者簟席之親身也孔氏曰此總論子婦而外卑賤之人爰及僕隸之等愚謂凡內外謂尊卑長幼莫不皆然也枕簟親身之物斂之者

為其衰露且避塵汚也灑掃室堂及庭內外皆徧灑掃之也自室及堂自堂及庭先後之序也布席布坐席也各從其事內治內事外治外事也

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

鄭氏曰孺子小子也方氏慤曰蚤寢則未與乎日入之夕晏起則未與乎昧爽之朝唯所欲食無時則以弱而未勝其制節且養之不可不備也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味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

鄭氏曰異宮崇敬也慈愛敬進之孔氏曰此論命士以上事親異於命士以下之禮程子曰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異宮猶今有逐位非如異居也方氏慤曰尊卑之際辨則敬同則衰朝見曰朝夕見曰夕愚謂宮謂牆垣之所周也凡言宮有據牆之起乎大門而北周者若昏義祖廟未毀教於公宮詩子以用之公侯之宮周禮

禮記集解卷二十七

八

小宰掌宮刑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是也有指牆之起乎寢門而北周者若喪服傳有死於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公羊傳羣公子之宮則已卑矣是也父子異宮謂牆之起乎寢門而北周者也姑以大夫士言之大門之內為正寢門正寢之後為燕寢燕寢之後為妻之正寢其旁為側室自燕寢以後雖各有門而正寢之門實北遠而周乎其外不命之士其子之寢室亦別有門而包乎父之正寢門之內故謂之同宮命士父子各有寢門故謂之異宮異宮則父子之寢各有正寢燕寢側室之屬而其制備同宮則唯父備有此制而其子或唯有燕寢及妻之寢而已而其制簡味爽而朝視不命

之士稍晏也不命之士賤於父母抑播沃盥之事皆親之故其朝宜蚤命士既貴其父母猥辱之事蓋僕御供之故其朝可稍晏也慈以旨甘即上節所言棗栗飴蜜諸物也但命士之物或當更備耳日出而退視朝膳而退也退則各治其官事人君日出視朝此命士日出猶得侍親者疑人君視朝惟卿大夫及一官之長則每日皆朝餘則不必然唐宋官制有常參九參六參之別意古制亦如此爾日入又夕每日再朝也不命之士在父母之所無時命士父子異宮則其體嚴敬故其朝限以二時自此以上以至於世子之事親皆然世子記言朝夕至於大寢之門外是也日入而夕則當問親之夕膳而又慈以旨甘此又在夕食之後者也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社長者奉席請何趾釋文奉芳

勇反鄉許亮反

禮記集解卷二十七

九

鄭氏曰將社謂更卧處也孔氏曰此論父母舅姑將坐將卧奉席之禮

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簞縣衾篋枕斂篋而禡之釋文縣音元篋音獨

古人坐皆席地此云執牀與坐者蓋尊者偶然暫憇之所用周禮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即賈疏謂氈案牀上置氈是王於次中暫憇亦有牀也蚤且親起之後斂卧席布坐席則少者執牀與坐侍御之人執几以進之使長者暫憇以待然後乃斂卧席等物也少者執牀則牀之制益不大鉅矣孔氏曰蚤且親起侍御之人捧舉其几以進尊者使憑之斂其所卧在下之席與上視身之篋又縣其所卧之衾以篋貯所卧之枕篋既

禮記集解卷二十七

父母舅姑之衣衾簞席枕几不傳杖屨祇敬之勿敢近致
牢厄匪非餼莫敢用與恒食飲非餼莫之敢飲食釋文傳
近附近之近致音對又丁雷反牢本
侯反厄音支厄羊支反一音以氏反

鄭氏曰傳移也非餼莫敢用餼乃用之也牢讀曰整厄
匪酒漿器敦牢黍稷釋文餼莫之敢飲食餼乃食之

恆常也朝夕之常食孔氏曰父母舅姑之衣衾簞席枕
几侍御之人侍貯常處子婦不得輒更傳移令嚮他處

杖屨是尊者服御之重彌須恭敬故祇敬之勿敢偏近
敦今之杯盃也隱義曰整土釜也今以木為器象土釜

之形厄酒器也匪盛水漿之器左傳云奉匪沃盥是也
此論父母舅姑所用之物子婦不得輒用所恆飲食之

饌子婦不得輒食愚謂敦簋也疏以為杯孟非是敦牢
厄匪非重物而不敢輒用恆飲食非珍饌而不敢輒食

則其貴重者可知
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餼既食恆餼艾沒母存冢子御
食羣子婦佐餼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餼

鄭氏曰子婦佐餼婦皆與夫餼也既食恆餼每食餼而
肅之末有原也御侍也謂長子侍母食也侍食者不餼

其婦猶皆餼也孔氏曰佐餼者謂長子及長子之婦食
必須盡以父母食不能盡故子婦佐助餼食之使盡勿

使再進也羣子婦謂冢子之弟及眾弟婦佐餼如初者
如上父母在子婦佐餼之禮愚謂子婦佐餼謂長子與

子及其婦皆佐餼也甘湯之物於孺子為宜故使孺子
餼以此記觀之則士之禮夫婦共食矣大夫以上則同

庖而各食與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
出入揖遊不敢噉噉噉咳欠伸跛倚睥視不敢唾洩寒不

取裝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擗衣衾不
見裏釋文唯于癸反徐伊水反齊側皆反曠於月反噉於

反擗本又作擗音帝咳苦愛反倚於義反又其寄反擗大計
反擗居衛反見賢通反

應唯者不敢諾敬對者不敢慢升降於堂階出入於門
戶揖俯身也游行也進退周旋於尊者之前則其心必

肅敬其貌必齊莊升降出入雖於尊者稍遠亦必俯身
而行而不敢縱肆其容體也噉氣逆聲噉飽食氣噉噴

噉咳咳嗽欠張口出氣伸竦體也立而偏任一足曰跛
依物曰倚睥視邪視也自口出為唾自目出曰涕自鼻

出為洩襲重衣也敬事為尊者執勞事也袒裼露臂也
擗揭衣也裏衣衾不見裏為其穢而不潔也此節言事

父母恭敬之節也○孔氏玉藻疏云子於父以質為文
故父母之所不敢袒裼愚謂至敬無文孔氏謂父母之

前不袒是也但此所言袒裼自為別義與玉藻袒裼不
同玉藻所謂褻謂掩其中衣也此所謂褻謂重衣也玉

藻所謂褻謂露其中衣也此所謂褻謂露臂也若混而
為一則誤矣

父母唾洩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
綻裂紉箴請補綴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而垢

燂燂請灑足垢燂湯請洗釋文灑本又作澣戶管反綻字

又作列紉女陳反徐而陳反
燂詳廉反燂芳煩反燂音悔

鄭氏曰唾洩不見輒刷去之也手曰漱足曰澣愚謂唾
洩不見恐父母見之而生憎穢也綻解也紉以線貫針

也燂溫也潘米瀾也此節言事父母服勤之禮也

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

帥術也時是也謂上二節所言之禮也○自篇首至此言事父母舅姑及尊長之法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外內不共井不共湑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釋文能非鬼反瀾彼力反本又作偏

鄭氏曰祭嚴喪遠授器不嫌也奠停地也湑浴室也孔氏曰祭是嚴敬之時喪是促遽之所於此之時不嫌男女有媿邪之意愚謂內謂內事外謂外事在內言內在相授也男不言內女不言外所以別男女之職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所以嚴內外之限

禮記集解卷二十七

十一

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釋文嘯依註音此○今按嘯如字

鄭氏曰嘯讀爲叱嫌有隱使也孔氏曰常事以言語處分是顯使人也如有姦私恐人聞知不以言語但諷此而已故云嫌有隱使也愚謂嘯臆口出聲也不嘯不指爲其聲容不肅且惑人也夜行必皆以燭者所以遠暗昧之嫌也

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此謂宮中之道路也地道尊右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蓋以相避遠而因以爲尊卑之別也○自男不言內至此論男女遠嫌厚別之法朱子移於男不入女不出之下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

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釋文飲於姑反食音嗣者市志反

鄭氏曰嘗而待後命而去也服而待後命釋藏也朱子曰勿逆勿怠此謂不可變節以傷尊者平日慈愛之心也人代之而弗欲者慮以自逸而違命姑與姑使者嫌於怨懟而必爭愚謂子婦之孝敬者必爲父母舅姑之所愛恐其恃愛而驕故戒以勿逆勿怠加之事人代之者謂尊者既命之事又惜其勞而使人代之也弗欲者爲其所爲不必能如已之意也姑與之者姑聽其代也姑使之者姑以已之意教使之也而后復之者俟代者休解而後復其本業於已也凡此皆勿逆勿怠之事也

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釋文縱從足用反數色角反

禮記集解卷二十七

十一

鄭氏曰不可愛此而移苦於彼也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

鄭氏曰庸之言用也怒譴責也表猶明也猶爲之隱不明其犯禮之過也愚謂不可怒謂怒之而不從命也子放婦出而不表禮忠厚之道也○應氏鏞曰自子婦孝者敬者而下勉子婦之孝於父母舅姑自子婦有勤勞之事而下勉父母舅姑之慈於子婦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釋文說音悅

下怡柔皆和順之意所謂事父母幾諫也起者悚然興起之意諫之所以不入者必已之孝敬有未至故復興

起其孝敬莫以感動乎親而復進其說也有隱無犯者
雖事親之道而陷親不義者乃不孝之大故父母之過
足以得罪於鄉黨州閭者雖不說而必圖復諫雖犯顏
而有所不憚也孔氏曰犯顏而諫使父母不說其罪輕
畏懼不諫使父母得罪於鄉黨州閭其罪重二者之間
甯可就諫謂純孰殷勤而諫若物之成熟然此一節論
父母有過諫諍之禮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
衰

婢子賤妾也檀弓陳乾昔曰使夫二婢子夾我是也若
及也高氏愈曰父母愛而已則敬之重親之意愛之不
足以盡其意故也

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

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

高氏愈曰由自也視比也親之所愛服食厚而執事常
逸已之所愛服食薄而執事常勞不敢以已之所愛並
於親也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
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高氏愈曰宜猶善也出謂出其妻也行夫婦之禮者恩
情不敢稍殺也宜與不宜子與父母未知孰是然人子
之心即父母之僻惡僻愛而亦不敢有所違順親之道
當然也愚謂婦以事舅姑也能事舅姑則婦不能事舅
姑則不婦而其他事之得失有不必計矣此以上三節
言為人子者當以父母之愛惡為愛惡雖婢妾庶孽之
微賤而有所不敢忽雖妻妾之親私而有所不敢專至

於父母沒而不衰焉則又事死如事生之孝也
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
母羞辱必不果

高氏愈曰貽遺也為善未決去惡未勇人情之常也喜
其榮親則善必為惡其辱親則惡必去榮辱不繫於其
身而繫於親蓋孝子之心如此

舅沒則姑老家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
家婦

老謂傳家事於長婦也男子七十而傳婦人之傳重則
不係於已之年而係於其夫蓋祭必夫婦親之夫沒則
妻不得不傳重矣每事必請於姑者婦雖受傳猶不敢
專行也介婦眾婦也介婦請於家婦以其代姑統家事
也

舅姑使家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

鄭氏曰善兄弟曰友姊妹猶兄弟也愚謂友猶愛也不
友無禮皆怠之所生也怠於事而以勞加介婦則不友
矣怠於敬而以慢加介婦則無禮矣舅姑使家婦家婦
不可以已之尊而懈怠以至不友無禮於介婦也

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家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
敢並坐

命謂使令其下舅姑使介婦介婦不可以舅姑之任已
而敵耦於家婦至於並行並命並坐而皆不敢焉其所
以尊家婦者至矣蓋家婦即異日之宗婦介婦所宗而
事之者故雖未受傳而所以敬之者如此此二節言家
婦介婦相與敬事之道蓋家人睽常起於婦人誠使為
家婦者能屈已以下介婦為介婦者能盡禮以事家婦

彼此各盡其道而家無不和矣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

鄭氏曰婦侍舅姑者也必請於舅姑不敢專行高氏愈

曰凡婦適家婦介婦而言私室婦所居室也事謂私事

私室不敢擅退私事大小必請益重舅姑之命如此

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釋文蓋又許又反

畜養牲也假以物借人與以物遺人也鄭氏曰家事統

於尊也

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

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

藏以待乏釋文德本又作正昌

婦或賜之者謂其私親兄弟也蘭皆香草可佩者新

初也如初受賜者如其初受於私親兄弟之時蓋物之

藏於舅姑不啻其藏於己也不得命不見許也如更受

賜者如更受舅姑之賜蓋物雖出於私親兄弟不啻其

出於舅姑也藏以待乏者待舅姑之乏而獻之也此言

婦受賜之法所以申上無私貨三句之意

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句賜而后與之

復白也復請其故者謂以當與之故白請於舅姑舅姑

賜之物而後與之此申上不敢私假不敢私與之義

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

家雖版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

適子謂父及祖之適子庶子謂適子之弟宗子謂大宗

也宗婦大宗子之婦舍止也舍於外而不敢畢入所以

降下於宗子也

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

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

於父兄宗族

鄭氏曰猶若也子弟若有功德以物見饋賜當以善者

與宗子也非所獻謂非宗子之爵所當服也愚謂貴富

驕人無往而可故非但不敢以入宗子之家至於父兄

宗族皆不可以此加之也

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

事而后敢私祭釋文齊側皆反

孔氏曰賢猶善也大宗將祭小宗夫婦皆齊戒助祭於

大宗以加敬焉大宗祭畢而後敢私祭祖禰也此文雖

主事大宗事小宗者亦然愚謂宗子者先祖之正體尊

祖故敬宗此上三節言事宗子宗婦之禮又因事父母

之孝敬而推而廣之者也

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稭稭釋文稭思呂反稭側角反

鄭氏曰飯日諸飯也孰獲曰稭生獲曰稭孔氏曰此飯

凡有六種下云白黍則上黍是黃黍也下云黃粱則上

粱是白粱也稭是斂縮之名以其生獲故斂縮也稭既

對稭故為孰獲愚謂稭者言六種之飯其穀皆有生

獲孰獲之異也○孔氏曰案玉藻諸侯朔食四簋黍稷

稻粱此則據諸侯其天子則加以麥苽為六思謂諸侯

朔食四簋天子六簋皆黍稷也蓋食以黍稷為正以稻

粱為加四簋六簋惟據其正者言之其加者不在此數

也膳夫天子食用六穀則朔食自當有麥苽但不在六

簋之數耳

膳腳臠臠醢牛炙醢牛臠羊炙羊臠豕炙豕臠豕

禮記集解卷二十七

六

禮記集解卷二十七

七

燕芥醬魚膾雉兔鷄釋文脚音香騰許云反臆許堯反字林火攸反鷄順倫反鷄音晏

鄭氏曰膳目諸膳也此上大夫之禮庶羞二十豆也以公食大夫禮校之則膳牛炙問不得有醢醢衍字也又以鷄為鴛孔氏曰案公食大夫禮二十豆脚一謂牛臠也臠二謂羊臠也臠三謂豕臠也牛炙四物共為一行最在於北從西為始醢五謂肉醬也牛臠六謂切牛肉醢七牛膾八四物為第二行從東為始羊炙九羊臠十醢十一豕炙十二四物為第三行從西為始醢十三豕臠十四芥醬十五魚膾十六四物為第四行從東為始以上十六豆是下大夫之禮也雉十七兔十八鷄十九鷄二十四物為五行從西為始此是上大夫所加

所以配臠也此饌精設之脚臠曉牛炙最在北牛炙南醢醢西牛臠醢為牛臠設也牛臠南羊炙羊炙東羊臠東醢醢為羊臠設也羊臠東豕炙豕炙南醢醢西豕臠醢為豕臠設也臠西芥醬醬西魚膾芥醬為魚膾設也公食大夫記云凡炙無醬

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梁醴清糟或以醢為醴黍醴漿水醴釋文重直龍反糟子曹反徐佗到反醢本又作臠於紀反徐於力反濫力暫反

鄭氏曰飲目諸飲也重陪也糟醇也清泚也致飲有醇者有泚者陪設之也以醢為醴醢粥為醴也漿酢醢也醢梅漿也濫以諸和水也以周禮六飲校之則濫涼也紀莒之間名諸為濫孔氏曰漿人六飲有涼註云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康成以涼與濫為一物則此以諸和水謂以諸雜糗飯之屬和水也諸者眾雜之名案漿

人六飲一曰水則此經水一也二曰漿則此經漿一也三曰醴則此經重醴一也四曰涼則此經濫一也五曰醫則此經或以醢為醴一也六曰醢則此經黍醢一也六飲之外此經別有醢若鄭司農之意醢與醫為一物即以醢為醴者非康成義也康成以醢為梅漿者見下文云調之以醢若醢醢則醢是醢之類又云獸用梅故知梅漿也愚謂或以醢為醴此即上文之重醴而為之異法者康成注漿人以此為醫非是蓋醢為梅漿當從康成醫醢一物當從司農黍醢以黍為粥也水即井水也此飲凡六物與漿人六飲相當醢一醢二漿三水四醢五即漿人之醫濫六即漿人之涼也

酒清白

鄭氏曰酒目諸酒也白事酒昔酒也孔氏曰清謂清酒事酒昔酒俱白故以一白標之配清酒則為三酒此無五齊者五齊祭祀所用非人常用故也

羞糗餌粉醢釋文糗起九反又昌糾反餌音二醢讀日糗又作餼之然反又之善反

鄭氏曰羞謂羞也周禮羞羞之實糗餌粉糗羞羞豆之實醢食糗食此記似脫醢當為糗以稻米與狼臠膏為糗是也孔氏曰案周禮羞羞之實糗餌粉糗糗註云合蒸曰餌餅之曰糗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為之糗者搗粉熬大豆為餌糗之黏著故以粉糗搗之周禮粉下有糗今無者記人脫漏更以醢益之醢者於周禮羞豆之實也自當作糗若黍醢則是粥非膳羞之用此醢與糗食文連則是糗類入珍內作糗與糗其事亦相連故知醢當作糗且糗雖雜以狼臠膏亦粥之類愚謂羞有庶羞內羞上文膳是庶羞此言內羞也此云羞蓋總邊

糗糗粉醢

糗糗粉醢

糗糗粉醢

糗糗粉醢

糗糗粉醢

豆之內羞而言之當云稷傅粉養醢食糝食而粉下脫去一字醢下脫去三字也

食蠋醢而苽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稌犬羹兔羹和糝不麥濡豚包苽實麥濡雞醢實麥濡魚卵醬實麥濡醢

醢醬實麥膠脩蠋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釋文食音嗣蠋力戈反苽音孤字又和和反移三敢反麥音了濡音而醢一本作醢他古反註音醢古門反醢丁亂反蠋直其反卵鹽力管反○鄭註醢或作醢

鄭氏曰食目人君燕食所用也苽彫胡也稌稻也凡羹齊宜五味之和米屑之糝麥則不矣此脯所謂析乾牛羊肉也凡濡謂亨之以汁和也苦苦茶也以包豚殺其氣也卵讀為鯉魚子也脩脩捶脯施薑桂也蠋蚘蚘子也膚切肉也卵鹽大鹽也自蠋醢至此二十六物似皆

禮記集解卷二十七

三

人君燕所食也其饌則亂孔氏曰此節總明人君燕食所用以蠋為醢以苽米為飯以雉為羹三者味相宜以麥為飯析脯為羹又以鷄為羹三者亦味相宜細折稻米為飯以犬兔為羹此三者亦味相宜和糝不麥者此等之羹宜以五味調和米屑為糝不須加麥也濡亨煮之以其汁調和也知卵讀為鯉者鳥卵非為醬之物蠋醢是蚘蚘之子卵醬承濡魚之下宜是魚之般類故讀為鯉鯉魚子也濡豚包裹以苦茶殺其惡氣濡雞加以醢及醬濡魚以魚子為醬濡醢亦加醢及醬四者皆破開其腹實麥於其中更縫而合之以煮也食脩脩以蠋醢配之食脯羹以兔醢配之食麋膚以魚醢配之食魚膾以芥醬配之食麋腥以麋醢配之食桃諸梅諸以卵鹽配之麋膚孰肉麋腥生肉也諸菹也桃菹梅菹合之

藏桃藏梅也欲藏之必先乾之故周禮謂之乾菹鄭云桃諸梅諸是也自蠋醢至此二十六物蠋醢一苽食二雉羹三麥食四脯羹五雞羹六折稌七犬羹八兔羹九濡豚十濡雞十一濡魚十二濡醢十三自此以上醢醬皆和調濡漬雞豚之屬故不數自此以下醢及醬各自為物但相配而食故數之脩脩十四蠋醢十五脯羹重出兔醢十六麋膚十七魚醢十八魚膾十九芥醬二十麋腥二十一醢二十二醬二十三桃諸二十四梅諸二十五卵鹽二十六掌客諸侯相食皆鼎簋十有二其正饌與此不同其食臣下則公食大夫禮具有其文與此又異故疑是人君燕食上陳庶羞依牲大小先後此不依牲之次第又飯食在簋醢羹之屬在豆是上下雜亂也愚謂人君燕食用得此諸物然每用自有常數非一

禮記集解卷二十七

三

食盡用之也濡雞醢醬實麥醢醬承濡雞之下即雞之醢醬也濡醢之醢醬即醢之醢醬也麋腥醢醬即麋之醢醬也脩脩乃邊實不用於食此與下大夫有脯無膾皆以脯用於食者案八珍中之熬有濡食乾食之異熬捶而加薑桂鄭氏以為若今之火脯是脯脩有濡食之法則其用於食者也其皆釋而煮之以醢而盛之則以豆與麋腥謂生切麋肉以醢釀之即下文麋鹿魚為菹是也周禮之乾菹亦邊實此桃諸梅諸孔氏以為菹菹亦用醢釀之者故用之於食也

食音嗣齊才細反

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鄭氏曰食宜溫羹宜熱醬宜涼飲宜寒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

鄭氏曰多其時味以養氣也周禮註曰各尙其時味而甘以成之猶木火金水之成於土孔氏曰經方春不食酸夏不食苦秋不食辛冬不食鹹謂時氣壯者減其時味以殺盛氣此恐氣虛故多其時味以養氣也

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
鄭氏曰言其氣味相成孔氏曰上云折稌用犬羹此云牛宜稌犬宜粱者此據尊者正食上據人君燕食以滋味爲美故不同自食齊視春時至此皆周禮食醫文而記者載之論調和飲食之法劉氏夔曰周官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醬百饗八珍之齊而曰凡君子之食恆放焉此大司徒以施諸教人子皆視此以養親也

春宜羔豚膳膏藟夏宜腍鱸膳膏臊秋宜犢麋膳膏腥冬

宜鮮羽膳膏羶釋文羶音香羶其居反羶本又作羶所求反羶素刀反羶音星說文作羶羶升然反

鄭氏曰腍乾雉也鱸乾魚鮮生魚羽鴈也此八物四時肥美爲其大盛煎以休廢之膏節其氣也牛膏藟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鄭註周禮庖人曰牛屬司徒土也雞屬宗伯木也犬屬司寇金也羊屬司馬火也孔氏曰此記庖人論四時煎和膳食之宜以王相休廢相參其味乃善春爲木王牛中央土畜春東方木木剋土木盛則土休廢犬屬西方金夏南方火火剋金火盛則金休廢雞屬東方木秋西方金金剋木金盛則木休廢羊屬南方火冬水王水剋火水盛則火休廢周禮鄭註云羔豚物生而肥犢麋物成而充鴈鱸暖熱而乾魚鴈水涸而性定此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尤盛爲人食之弗勝是以用休廢之脂膏煎和膳之義與此同土相見禮云冬執

雉夏執膳故知膳爲乾雉周禮邊人云膳鮑魚鱸鱠與鮑相對鮑爲溼魚故知鱸是乾魚也鱸既爲乾魚故鮮爲生魚也月令云季冬獻魚又王制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是冬魚成也羽族既多而冬來可食者唯鴈故知羽鴈也周禮云行謂行用此云宜謂氣味相宜其事同也賈氏公彥曰殺牲謂之用煎和謂之膳五行春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爲休廢夏火王土相金死水囚木爲休廢以下推之可知王所剋者死相所剋者囚新謝者爲休廢若然嚮所膳膏皆是死之脂膏鄭云休廢者相對死與休廢別散則死亦爲休廢故鄭以休廢言之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鹿脯麋鹿田豕麋皆有軒雉兔皆有芼爵鷓鴣范芝栢棗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梨薑桂釋文羶九倫反本又作羶又作羶音羶出註後放此極音而本又作羶音羶音侯植側加反○鄭註軒

或爲
鄭氏曰軒讀爲憲謂藿葉切也棗棗也根枳椇也梨之不滅者此三十一物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周禮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記者不能備錄孔氏曰麋鹿田豕麋非但可爲脯又可腥食皆藿葉切之而不細切故云皆有軒不言牛者牛唯可細切爲膾不宜爲軒也雉兔皆有芼者雉羹兔羹皆有菜以芼之無華葉而生者曰芝栢賀氏曰芝木栢栢軟棗也愚謂孔氏以芝栢爲一則爲三十一物賀氏以芝栢爲二則爲三十二物未知孰是脩脯棗栗榛桃梅皆邊人之邊實也芝栢栢栢瓜桃李杏楂梨蓋亦盛之以邊而不見於邊人則此乃人君私燕所用也麋鹿田豕麋之軒及雉兔爵鷓鴣范庶羞也皆用以食者也上夫夫庶羞二十豆惟有雉兔及

鷓則此人君所用庶羞也薑桂二者則調和羞膳及為
殿脩皆用之鄭以此三十一物並為庶羞非也庶羞盛
於豆皆濡物無脯脩之屬也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庶人者老不
徒食

燕食謂朝夕常食周禮膳夫王燕食則奉膳贊祭賈疏
燕食朝夕常食是也孔氏分燕食與朝夕常食為二非
是脯為邊實凡食無邊惟飲酒有之此大夫燕食乃有
脯者蓋燕食物不必備或偶無膾則得以脯代之蓋釋
而煎之以醢而盛之則以豆也貳重也士燕食得有羹
而不得重設也裁出於牲士朔食惟特豚則不得貳
裁矣六十日者庶人者老不徒食者六十非肉不飽食
得有貳非六十者不得食也羹則庶人皆有之下云羹

食無等是也

禮記集解卷二十七

五

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葱膏用雍三牲
用菽利用醢獸用梅鷓羹鷓羹鷓羹之蓼魴鱖烝雞燒雉
薌無蓼釋文薌戶界反俗本多作薌非也蓼魚氣反和戶
仕俱反又匠俱反燒如字一作薌○按皇氏烝字燒字
字薌字為句實氏讀魴鱖烝雞為句孔氏同皇今從之

鄭氏曰此言調和菜羹之所宜也芥芥醬也菽煎菜羹
也漢律會稽獻焉爾雅謂之楸三牲和用醢畜與家物
自相和也獸用梅亦野物自相和醢謂切雜之也鴛在
羹下烝之不羹也薌蘇荏之屬也燒煙於火中也孔氏
曰上云魚膾芥醬則謂秋時用芥芥辛於秋宜也鴛鷓
羹者謂用鴛用鷓為羹鴛唯烝者之不以為羹故文在
羹下三者皆醢之以蓼魴鱖二魚皆烝熟之雞是鳥之
小者火中燒之然後調和若今之臘也雉或烝或燒或

可為羹其用無定故直云雉言魴鱖烝及雞燒并雉三
者調和唯以蘇荏之屬無用蓼也愚謂此論調和之宜
與魚膾芥醬食時相配者不同也膾春用葱卽下文云
肉腥細者為膾切葱若薌實諸醢以柔之是也若秋則
用芥豚秋用蓼卽上文濡豚包苦實蓼是也若春則用
非自葱至菽五者皆用以醢醢及梅則用以和也用菜
謂之醢用醢酸之屬謂之和醢者雜之以亨者和則既
熟而和之也

不食雞鼈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
腦魚去乙鼈去醜釋文去起呂反尻

鄭氏曰皆為不利人也雞鼈伏乳者乙魚體中害人者
名也今東海鱈魚有骨名乙在目旁狀如篆乙食之鯁
人不可出醜謂鼈鼈也陸氏佃曰狼腸直狗腎熟狸脊

禮記集解卷二十七

五

上一道如界兔尻有九孔豕俯精聚在腦醫方云豕腦
食之昏人精神方氏慈曰爾雅魚腸謂之乙飯自腸始
故去乙

丙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粗梨
曰攢之釋文膽丁敢反攢

鄭氏曰皆治擇之名也孔氏曰丙曰脫之者皇氏云除
其筋膜取好處爾雅李巡註云肉去其骨曰脫郭氏云
剝其皮魚曰作之者皇氏云作謂動搖也凡取魚搖動
之視其鮮饒爾雅李巡註云作之魚骨小無所去郭氏
爾雅今本作新之註云謂削鱗也棗曰新之者棗易有
塵埃恆治拭之使新栗曰撰之者栗蟲好食數數布揀
撰省視也桃曰膽之者桃多毛拭去之令色青滑如膽
也或曰謂若桃有苦如膽者擇去之粗梨曰攢之者恐

右蟲故一一攢視其蟲孔也

牛夜鳴則厲羊冷毛而羸狗赤股而躁豚烏醜色而沙

鳴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釋文音由沙

音本又作鳴徐表反又音表反沙如守一音所據反

音按腥依注作星字林音先定反般音班臂本又作孽必

音避反漏依注

鄭氏曰亦皆不利人也厲惡臭也春秋傳曰一薰一蕕

冷毛羸毛別聚施不解者也赤股股裏無毛也醜色毛

變色也沙猶嘶也鬱腐臭也望視遠視也腥當為星聲

之誤也星肉中如米者般臂前脰般般然也漏當為蠖

如蠖蛄臭也孔氏曰厲是臭惡之氣牛若夜鳴則其肉

厲臭冷謂毛本希冷羸謂毛頭結聚羊若如此則其肉

瘠氣赤股股裏無毛躁謂舉動急躁狗若如此則其肉

臊惡醜色色變而無潤澤沙嘶也謂鳴而聲嘶鳥若如

此則其肉腐臭望視謂豕視望揚交睫謂目睫毛交豕

若如此則其肉如星黑脊謂馬脊黑般臂謂馬之前脰

其色般般然馬若如此其肉如蠖蛄臭也愚謂此周禮

內饔文鄭司農云厲朽木臭也說文腥臊之腥作腥腥

字云星見食豕令肉中生小息肉也是腥者豕生小肉

如星故從肉從星

雞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鴝鴉舒息翠雞肝鴈腎鴝與

鹿胃釋文鴝鴉反鴝鴉子鴝反音鴝鴉音保與於

鄭氏曰舒鴈鴈也翠尾肉也胖脅側薄肉也舒息鷺也

與脾臍也孔氏曰此廣言不堪食之物亦為不利人也

奧謂脾臍藏之深奧處愚謂上節所言全體之不可食

者因物形之變而察之也此節所言一體之不可食者

據物理之常而知之也

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或曰麋鹿魚為菹膾為辟雞野

豕為軒兔為宛脾切葱若菹實諸醢以柔之釋文音星

必益反徐芳益反宛于晚反脾婢支反醢

本或作醢○鄭註軒或為脾宛或作菹

鄭氏曰細者為膾大者為軒言大切細切異名也膾者

必先軒之所謂聶而切之也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醢

菜而柔之以醢殺腥肉及其氣今益州有鹿殘者近由

此為之矣釋文云益州人殺鹿地中令

切辟雞宛脾聶而切之孔氏曰凡大切若全物為菹細

切者為齋牲體大者菹之小者齋之麋鹿魚為菹野豕

為軒是菹也辟雞宛脾是齋也少儀曰麋鹿為菹野豕

菹大而齋小也少儀不云魚此云魚者記者異聞也此

魚與麋鹿並言是魚之大者肉及蔥菹置之醢中悉皆

濡孰故曰柔之其辟雞宛脾及軒之名其義未聞愚謂

肉腥謂用生肉醢而食之也細者為膾大者為軒此謂

不辨牲之大小凡細切者皆為膾大切者皆為軒也或

者之說則謂切肉之名牲各不同故又記之鄭註周禮

云全物若醢為菹細切為齋此謂切菜大小之異名故

醢人云掌五齋七菹此專謂菜為齋菹也然齋菹之名

菜肉通故此言菹與軒皆菹也辟雞宛脾皆齋也齋菹

雖異然皆是以醢醢牲肉故鄭云軒辟雞宛脾皆菹類

也

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釋文音食

鄭氏曰羹食食之主也庶羞乃異耳愚謂無等謂常食

皆得有羹食也士不貳羹庶人者老不徒食則庶人

非者老常食不得有裁矣大夫燕食有脯無膾有膾無

脯則士常食不得有脯膾矣諸侯日食特牲則大夫日食不得有成牲矣此之謂有等若羹食則上下皆有之故曰無等若羹食所用之物與其多少之差則諸侯以下遞有降殺未嘗無等也

大夫無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關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坵一

鄭氏曰大夫無秩膳謂五十始命未老者也七十有關有秩膳也閣以板為之度食物也達夾室愚謂膳美食也秩膳謂常置美食於左右以備食也夾室與房謂燕寢之夾室與房也檀弓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士喪禮醴酒脯醢升自阼階奠於尸東疾必居正寢而餘閣之奠別從他處來是閣在燕寢明矣士禮如此天子諸侯可知坵土坵也士不得為閣為土坵以度食也公侯伯

禮記集解卷二十七

美

不言閣者蒙天子之文也大夫士不言於房中者蒙公侯之文也大夫特言於閣者別於士之坵也士之坵亦在房王制曰九十飲食不離寢則未九十者飲食不得在寢室當在房可知也曰五曰三曰一者謂閣與坵之數非謂膳之種數也士於坵一而餘閣有脯醢則大夫以上非一閣惟置一種明矣士坵亦七十乃有之對文則板為者曰閣土為者曰坵散文則坵亦謂之閣檀弓言餘閣是也○鄭氏謂諸侯之五為三牲魚腊非也諸侯朔食正少牢則閣不得備三牲矣鄭氏又謂大夫之閣與天子同處亦非也諸侯於房中亦為閣大夫之閣士之坵亦於房中非大夫與天子同處也孔疏謂天子尊庖厨遠故左夾室五閣右夾室五閣諸侯卑庖厨宜稍近故於房中亦非也夾室與房特度食之所耳庖厨

初不在此也○自飯黍稷至此雜記飲食之法

禮記集解卷二十七

美

禮記卷二十七終

同知銜署瑞安縣事廣陵錢國珍校

禮記卷二十八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內則第十二之二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凡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者使人受五十異粢六十宿臥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遠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給衾冒死而后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凡自七十以上唯衰麻為喪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替亦如之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哱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子雖老不坐謂在父母之側也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

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釋文樂音格忠養羊亮反

忠養謂盡其心以養之非徒養口體而已也孝子之身終者父母雖沒而事死如生事亡如存沒身而後已也

父母之所愛亦愛之所敬亦敬之以父母之心為心而隨在曲體之也孔氏曰此因上養老之事遂陳孝子事親之禮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釋文惇音敦

鄭氏曰憲法也養之法其德行而已三王又從之求乞善言也惇史史惇厚者微其禮者依違言之求而不切也愚謂五帝以老人宜安靜故務養其氣體而不欲乞言以勞動之老人有德行之善則記錄之為惇厚之史也三王既養老而後乞言則其求之也不敢遽微畧其禮則其求之也不敢堅然則雖曰乞言而亦未至於勞老者之氣體矣若夫憲之以為法於一身記之以垂訓於後世則帝王養老之所同也○自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至此疑他篇之脫簡說見篇首

淳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釋文淳之純反熬五羔反

孔氏曰淳沃也熬煎也陸稻陸地之稻也以陸地稻米為飯煎醢使熬加於飯上恐其味薄更沃之以膏使味相湛漬以沃之以膏故曰淳煎醢故曰熬

淳母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母釋文母依注音模食音嗣

鄭氏曰母讀曰模模象也作此象淳熬孔氏曰淳母法象淳熬為之但用黍為異耳食飯也謂以黍米為飯不言陸者黍皆在陸無在水之嫌

言陸者黍皆在陸無在水之嫌

言陸者黍皆在陸無在水之嫌

言陸者黍皆在陸無在水之嫌

言陸者黍皆在陸無在水之嫌

言陸者黍皆在陸無在水之嫌

言陸者黍皆在陸無在水之嫌

言陸者黍皆在陸無在水之嫌

言陸者黍皆在陸無在水之嫌

言陸者黍皆在陸無在水之嫌

言陸者黍皆在陸無在水之嫌

言陸者黍皆在陸無在水之嫌

言陸者黍皆在陸無在水之嫌

言陸者黍皆在陸無在水之嫌

言陸者黍皆在陸無在水之嫌

言陸者黍皆在陸無在水之嫌

言陸者黍皆在陸無在水之嫌

言陸者黍皆在陸無在水之嫌

炮取豚若將剖之剝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荏以苴之塗之
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馱為稻粉糝
溲之以為醢以付豚煎諸膏必滅之鉅獲湯以小鼎蕪
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后調之以
醢醢釋文炮步交反將依註音祥子即反到苦圭反到口
反謹孤反又口侯反編必縣反又步典反荏音九苴音
章善反極息酒反又相流反又息了反溲所九反付徐音
賦獲戶郭反使湯一本作使其湯

鄭氏曰炮者以塗燒之為名也將當為牂牡羊也到剝
博異語也謹當為瑾瑾塗塗有稷草也馱謂皮肉之上
皃莫也糝溲亦博異語也糝讀與滌滌之滌同蕪脯謂
煮豚若羊於小鼎中使之香美也謂之脯者既去馱則
解析其肉使薄如為脯然唯豚全耳豚羊入鼎三日乃
內醢醢可食也孔氏曰荏菴草也苴裹也為炮之法或

禮記集解卷二十八

三

取豚或取牂到剝其腹實香棗於腹中編連亂草以裹
匝豚群裹之既畢以稷草相和之塗塗之炮之塗皆乾
擘去乾塗也濯手以摩之去其馱者手既擘塗不淨其
肉又熱故濯手摩之去其馱莫也為稻粉糝溲之以為
醢付全豚之外若牂則解析其肉以粥和之滅沒也小
鼎盛膏以膏煎豚群於鼎中膏必沒此豚群也鉅獲湯
以小鼎蕪脯於其中者謂用大獲盛湯以小鼎蕪脯置
於大獲湯中也使其湯毋滅鼎者若湯入鼎中則令食
壞也三日三夜毋絕火者欲其微熱勢不絕周禮有毛
炮之豚豚形既小故知全體周禮鄭註云毛炮豚者爛
去其毛而炮之豚既毛炮則此牂亦當毛炮愚謂裏物
而燒之謂之炮糝溲謂溲釋其粉也付傅也此牂實不
為脯以擘去乾塗之後薄析其肉有似脯然故曰蕪脯

上曰付豚則知豚之置於鼎中者亦全體也下曰蕪脯
則知牂之用醢付之者亦薄析者也互見之爾

搗珍取牛羊麋鹿麇之肉必服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
去其馱孰出之去其馱柔其肉釋文馱音每徐亡代反側
音二本或作敲下句作側

鄭氏曰厥脊側肉也捶搗之也側筋腱也柔汁和也汁
和亦醢醢與愚謂厥與膂同背肉也易曰咸其膂

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
食之以醢若醢醢釋文醢音千精反又直醢
反又將醢反期音暮

絕其理謂橫斷其肌理也湛亦漬也期朝匝一日也
為熟捶之去其馱編荏布牛肉焉肩桂與薑以酒諸上而

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麇皆如牛羊欲
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釋文酒所買
監音醢又如字乾而食之一本無而
食之三宰音醢○鄭註醢或為醢

禮記集解卷二十八

四

鄭氏曰熬於火上為之今之火脯似矣欲濡欲乾人自
由也此七者周禮八珍其一肝膂是也孔氏曰七者第
一淳熬第二淳母第三第四炮豚若牂第五搗珍第六
漬第七熬也其一肝膂則此糝下肝膂也但作記之人
文不依次故在糝下愚謂鄭氏以淳熬等八物為八珍
因搗珍之名以推其餘也肝膂宜在糝上簡錯在下耳
王制曰八十常珍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以珍從文王
世子養老之珍具則珍物者老者之所需也
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
以為餌煎之

鄭氏曰此周禮糝食也

肝膂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膂濡炙之舉燂其膂不糝釋文
糝音
○鄭註舉或為巨

勞腸間脂也炙謂抗於火上而燒之也瀹炙之者謂用勞濡潤其肝而炙之舉皆也舉燹謂徧皆燹也其勞不

取稻米舉糲澁之小切狼膾膏以與稻米為醢釋文膾音燹讀為糲之然反又之善反

鄭氏曰狼膾膏臚中膏也此周禮醢食也醢當從糲愚謂糲與膾字同糲與醢皆粥而厚薄不同醢用於六飲則不可用為豆實故知此當作糲糲食以稻米合狼膾膏為之則亦粥之類但視粥差厚故名曰糲食言在食粥之間爾○自淳熬至此記入珍及內羞之名物當上與士於坵一相屬說已見篇首蓋飲食者人子之所以孝養其親故自飯黍稷至此備言其品節制度而因以著夫貴賤等級之差如趙氏之所言也

禮記集解卷二十八

五

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閭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釋文閭音昏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故禮以謹夫婦為始為宮室辨外內者燕寢在內正寢在外也宮深則內外之勢遠門固則出入之限嚴周禮閭人掌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內人之禁令大夫士之掌門禁者亦謂之闔檀弓闔者止之是也

男女不同樵枷不敢懸於夫之樵樵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溷浴釋文樵本又作樵以支反音架縣音元樵音樵

鄭氏曰竿謂之樵樵杖也孔氏曰爾雅釋宮云在牆者謂之樵郭景純云植曰樵橫曰樵是樵樵是同類之物橫者曰樵以竿為之愚謂直曰樵橫曰樵皆所以架衣

也方曰篋曰笥皆所以藏衣也夫婦無取乎遠嫌然其謹之如此者所以厚男女之別也

夫不在傲枕篋篋席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重夫之所用而不敢發露也前云事父母舅姑欲簞而濁之此篋席並濁又以器盛而藏之前謂每日常禮篋席晚即須用此謂夫不在篋席未即用故也

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釋文間徐讀問則之間皇如字年未與五日本又作年未滿五十與音預

鄭氏曰同藏無間衰老無嫌御侍夜勸息也五十始衰不能孕也妾閉房不復出御矣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取九女姪婦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天子十五日乃一御孔氏曰同藏無間謂同處居藏無所間別以其衰老無所嫌疑故也妾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則妻雖五十猶與也夫

人左右媵各有姪婦凡六人故三日如鄭此言夫人姪婦卑於兩媵如望前則卑者在後望後乃反之

禮記集解卷二十八

六

將御者齊漱澣慎衣服櫛總角拂髦矜纓綦履釋文皆反下皆同○鄭云角衍字拂髦或為繆髦愚謂角拂髦皆衍字

齊以齊其心志漱澣以潔其裏服慎衣服以謹其禮衣妾之御於夫猶臣之朝於君故其致敬如此角拂髦皆

衍字前婦事舅姑不云拂髦則婦人無髦男女未冠笄者言拂髦主男子言之耳蓋髦者子事父母之飾父沒

去左母沒去右婦人外成若有髦則無以為除脫之節也

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釋文後胡豆反

鄭氏曰人貴賤不可以無禮
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

鄭氏曰辟女君之御日也孔氏曰此謂卿大夫以下大夫一妻二妾則三日御編士一妻一妾則二日御編高氏愈曰一夕之微而謹之如此則少陵長賤妨貴以妾為妻之禍絕矣○自禮始於謹夫婦至此明夫婦居室之禮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釋文見賢編反下同婦音茂字林亡又反一音母又亡久反

鄭氏曰側室謂夾之室次燕寢也作有感動不入側室之門若初時使人問孔氏日月辰謂生月之辰初朔之日也夫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在燕

禮記集解卷二十八

七

寢之旁故謂之側室生子不於夫正室及妻之燕寢必於側室者以正室燕寢尊故也愚謂作而自問之謂感動之日夫自問之也妻不敢見所以遠私媚之嫌也媼女師也士昏禮註云婦人年五十無子出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至于子生夫使人日再問之者言自作之後以至于子生夫又日使人再問之也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者謂作之日適值夫齊則夫不自問而使人問之也齊必處正寢故不入側室之門

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

鄭氏曰設弧設帨表男女也弧者示有事於武也帨者事人之佩巾也三日男射始有事也負者謂抱之而使鄉前也愚謂男射女否者女子卑畧其禮也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釋文據儀禮注音捷字妾反下接子同射天地食亦反食音嗣○今按接如字

接接子也就子生之室陳設饌具以禮接待之也宰膳宰也掌具掌為接子之牢具也宿齋前一夕齊也寢門外路寢之門外也不入門者以子尚未見也詩之言承也詩負之謂以手承下而接負之也射人司馬之屬桑弧蓬矢本大古也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保保母也受乃負之受之於士而負之也醴以醴禮之也禮以一獻之禮以束帛酬之使宰主其禮猶君燕膳夫為獻主之義也食子使乳之也皇氏侃曰士之妻大夫之妾隨課用一人輔氏廣曰諸母則擇之乳母則卜之豈

禮記集解卷二十八

八

非性情之發尙有可見而血氣之相宜有不可知者耶○內則醴負子士冠禮醴賓士昏禮醴賓醴婦字皆作醴惟聘禮賓作禮鄭氏於醴字皆破為禮以從聘禮然以醴醴人而謂之醴猶以食食人而謂之食也豈禮之重者則謂之禮而其輕者但質言之與

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

鄭氏曰雖三日之內尊卑必皆選其吉焉冢子大牢謂天子世子也冢子猶言長子通於下也庶人特豚以下皆謂長子也非冢子謂冢子之弟及妾子也降一等天子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庶人猶特豚也愚謂上先言接子而後言三日卜士負之則接子在負子之前擇日者於三日之內擇之也

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
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
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鄭氏曰此人君養子之禮也異為孺子室於宮中特婦
一處以處之也諸母歟妾也可者傅御之屬也子師教
示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處者士妻
食乳之而已他人無事不往為兒精氣微弱將驚動也
愚謂寬裕慈惠溫良則近於仁恭敬寡言則近於禮故
可以為子師養子備三母人君之禮也喪服小功章君
子子為庶母慈已者然則大夫之子但以庶母為慈母
而兼子師保母之事與

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為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日
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為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男
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
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釋文醫丁果反徐大果反

此謂大夫以下之禮也髻所留不翦之髮也夾凶曰角
午達曰羈貴人鳴大夫也為衣服夫妻皆別製新服也
命士以下雖不為衣服亦漱澣以致其潔也男女謂下
文諸婦諸母諸男之屬也具夫婦入食之饌具也朔食
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適子見在正寢
夫入門者入正寢之門也妻抱子出自房者妻由側室
至夫之正寢升自北階而出於東房也妻不使人抱子
子不升自西階皆避人君之禮也次棟之梁謂之楣妻
當楣立在西階之上而當楣也夫在阼亦當楣不言者
可知也○鄭氏謂大夫以下見適子於側室非也側室
於內寢見庶子於內寢豈見適子反在側室乎

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祇見孺子矣對曰欽有帥父執
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遷左還授師子句師
辯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
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為二其
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
州府夫入食如養禮釋文相息亮反孫字又作咳戶才反
還音旋辯音遍養羊尚反○鄭註祇

姆先謂在妻側而稍前也相助之傳辭也某妻之氏也
祇欽皆敬也帥循也欽有帥謂其子當敬循善道也執
子右手示將授以事也咳領也咳而名之以手承子之
咳而名之也妻對者代其子答父也記有成者言當記
識父言而有所成就也授師子謂授師以子也諸婦大
功以上卑者之妻諸母歟妾也適寢適夫之燕寢也不
言入御者妻尊不褻言也宰家臣之長也諸男謂子若
昆弟之子也諸婦諸母諸男見子時皆在故遂以名告

之其位蓋諸婦諸母房中南面諸男阼階下東面與其
大功以上尊屬當使人就其寢告之也藏之藏於家也
二十五家為閭閭胥治之二千五百家為州州長治之
州伯卽州長也閭府州府閭胥州長之府藏史其屬吏
也夫入食自正寢入燕寢而與妻同食也如養禮如平
時夫婦供養之常禮也鄭氏謂養禮為婦始饋舅姑之
禮非也舅姑之饋婦饋之也此夫婦自食耳二禮不可
相方若謂指其饌具而言則上文已言具視朔食不應
再出也○黃氏乾行曰命名卽告州閭使藏諸府將俟
其長而就閭塾也以承教訓以受征役以稽德行以應
賓興皆始於是安有時過後學老壯不均冒年冒籍如

後世之樊哉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

鄭氏曰子升自西階則人君見世子於路寢也諸侯夫人朝於君次而祿衣孔氏曰案內司服註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祿衣御于王之服諸侯夫人以下所得之服各如王后今既在路寢與君同著朝服則是以禮見君合服展衣此云次而祿衣者此見子訖則當進入君寢侍御於君故服進御之服不服展衣前文卿大夫見適子既有父執子手咳而名之及戒告之辭其文既具故於見世子之禮畧而不言其實世子亦執手咳而名之及戒告也愚謂見適子皆於正寢但大夫士避世子之禮故子不升自西階而出自房耳天子諸侯朝服不

禮記集解卷二十八

十一

同則后與夫人以禮見王之服亦當異后以禮見王服展衣則夫人以禮見君服祿衣宜也特牲禮主人元端主婦弄纒納衣男子元端之上為朝服婦人弄纒納衣之上為祿衣故少牢禮主人朝服主婦被錫衣侈袂被即次錫衣即祿衣之誤也此見子君服朝服則鄭謂夫人次而祿衣者不可易也后御於王祿衣則夫人御於君亦弄纒納衣耳

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適子

適子庶子謂適子之母弟也蓋雖適妻所生既非長適則亦為庶子矣外寢正寢也辭謂欽有帥記有成之辭也見適子之庶亦於正寢者敬適妻也不執其右手又無辭者降庶子也此禮尊卑之所同與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

說並見曲禮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澣風齋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餼遂入御釋文三月之末一本

此謂大夫士之妾也不云就側室者大夫士之妾居側室即其所居而生子不別就室也故左傳趙氏有側室子曰穿是也夫使人日一問之降於正妻也內寢夫之燕寢也適子見於正寢而有辭適子庶子見於正寢而無辭庶子見於內寢尊卑之差也始入室始來嫁時也君謂夫也特獨也常時夫婦食畢眾妾並餼今使生子之妾特餼如始來嫁之禮也士昏禮媵餼夫餘御餼婦餘無特餼之法豈妾之待年而後至者或非媵而買諸他姓者其始至特餼與

禮記集解卷二十八

十一

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公庶子生就側室人君宮室多也君之世婦視大夫諸妻視士其朝服亦祿衣也見於君不言其所者蒙上節內寢之文也鄭氏曰擯者傅姆之屬也人君尊雖妾不抱子有賜於君有恩惠也有司臣有事者也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

庶人或無側室其燕寢夫婦共之而已故妻及月辰則夫出居羣室以避之羣室謂夾室之屬也其問妻與貝子之禮則與大夫士同也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

鄭氏曰見子於祖家統於尊也父在則無辭有適子者無適孫與見庶子同也父卒而有適孫則有辭與見冢子同父雖卒而庶孫猶無辭也愚謂孫見於祖亦就祖之正寢見之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釋文食並音刷

鄭氏曰劬勞也士妻大夫之妾食國君之子三年出歸其家君有以勞賜之大夫之子有食母選於傅御之中喪服所謂乳母也士之妻自養其子賤不敢使人也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釋文旬音均出註○按旬朱子讀如字今

禮記集解卷二十八

三

鄭氏曰未食已食急正緩庶之義也朱子曰旬謂十日也別記異聞或不待三月也冢子未食以下承上文記大夫禮而又別其冢適庶子之異同也愚謂適子冢子之母弟也庶子妾之子也循猶撫也上文三月而見此則云旬而見上文冢子庶子皆未食而見此則冢子未食而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蓋列國禮俗不同記者並記之然惟大夫士如此則天子諸侯固無異禮矣○自妻將生子至此言尊卑生子之禮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釋文食食上如字下音鞶鞶步干反

鄭氏曰俞然也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有飾絲之則是鞶裂與詩云垂帶如厲紀子帛名裂繒字雖今異意實同也孔氏曰春秋桓二年傳作鞶厲鄭此註

作鞶裂謂鞶囊裂帛為飾若服虔杜預則以鞶為大帶

厲是大帶之垂者詩毛傳亦云厲帶之垂者與鄭異陳氏祥道曰古者大帶革帶並謂之鞶內則所謂男鞶革帶也愚謂曲禮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虞書帝曰俞往欽哉又曰俞往哉汝諧是唯俞皆應辭但唯之聲直俞之聲婉故以為男女之別孔氏引服杜毛傳之說蓋以鄭氏鞶裂之說為非左傳疏亦云禮記男鞶革女鞶絲鞶是帶之別稱言其帶革帶絲耳今按鞶一名而二物前言施鞶裘士昏禮庶母至門內施鞶揚子法言補其鞶帨此鞶為小囊也此言鞶革鞶絲左傳言鞶厲游纓乃馬之鞶纓此鞶為大帶也玉藻云童子錦紳又云弟子編帶此男子鞶革蓋孩提時所用爾男革而女絲者革勁而絲柔也○自此以下皆言教子之法

禮記集解卷二十八

四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
六年稍有知識始可教也數一十百千萬也方名四方之名

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始示之別也

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釋文後胡豆反
即就也長者父兄也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八年始教以遜讓於長者所以因其長知良能而教之以孝弟之端也高氏愈曰凡人質性之偏莫不喜凌傲其上故古人首以讓教之出入後長者行之讓即席後長者坐之讓飲食後長者食之讓所以抑其驕慢之氣而養其德性之和者至矣

九年教之數日釋文數所主反



鄭氏曰日朔望與六甲也高氏愈曰二者切於日用且五行陰陽之理具於干支中矣此九年以內宮中女師之教兼男女而言者也

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釋文襦字又作襦音儒襦苦故反肆本又作肆同以二反

鄭氏曰外傅教學之師也不用帛為襦袴者為大溫傷陰氣高氏愈曰居宿日居夜宿也十歲則男女已大為之別而女不出男不入蓋內外之防始嚴矣書計即六藝中六書九數之學也愚謂襦裏衣袴下衣二者皆不以帛為之防奢侈也禮帥初者謂初所教長幼之禮帥而行之而不敢忘也幼儀幼少所行之儀法其事甚多不第出入飲食必後長者而已朝夕學之而益求其詳也肄習也諒信也請肄簡諒謂所請肄習者貴乎簡要

禮記集解卷二十八

五

而誠實也簡則不流於泛濫諒則不至於虛浮自此至凡男拜尚左手專言教男子之法九年以前男女之教同十年以後男女之教異○輔氏謂衣不帛襦袴則上服猶用帛非也成人之服深衣元端皆布為之朝服始用素帛為裳則童子之上服不用帛可知玉藻童子緇布衣緇緣是童子之上服以緇布為深衣之制也以帛裏布非禮也童子上服用布襦袴在內其不用帛宜矣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

鄭氏曰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也成童十五以上熊氏安生曰勺籥也愚謂學樂學琴瑟之樂也詩樂章也學樂誦詩茲誦相成也勺即所謂南籥也論祠之論亦作酌是勺籥字通明矣南籥文王之文舞象籥文王之武舞皆小舞也射御五射五御之法也蓋至此而六藝

之事畧備矣以孝弟忠信為之本而餘力學文蓋雖未及乎大學而所以培養其德性成就其才具者固已深矣○大戴禮云古者王子年八歲而就外舍束髮而就大學尚書周傳王子公卿元士之適子十五入小學二十入大學書傳畧說餘子十三入小學十八入大學白虎通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曲禮人生十年曰幼學內則十年出就外傅今其詳固不可盡考然周禮樂師教國子小舞則國子之入大學固不待既冠矣蓋古者公卿與庶民之子其學不同公卿之子以師氏所教者為小學以成均為大學庶民之子以家之塾州黨之序升於大學也速庶民之子其小學有三則其遞升於大學也遲而又人之材質有敏鈍學業之成就有蚤暮則

禮記集解卷二十八

六

其入大學固不可限以定期大約自十三以上二十以下皆入大學之歲也與○程子曰古人為學也易八歲入小學十三入大學舞象舞勺有弦歌以養其耳舞干羽以養其氣其心急則佩韋緩則佩弦出入閭里則視聽游習與政事之施莫不由此如此則非僻之心無自而入又曰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故未嘗有不入學者八歲入小學十五擇其秀者入大學不可教者歸之於農三老坐於里門出入察其長幼進退揖讓之序至於閭里鄉黨之間如三百五篇之類人人誦誦莫非止於禮義之言十三又使之舞象然則雖未能深知義理興起於詩其心固已善矣後世雖白首未嘗知有詩此古今異習也以古所習安得不厚以今所習安得不惡張子曰古者教童子先以舞者欲柔其體也心下則

氣和氣和則體柔古者教胄子必以樂欲其體和也學者志則欲立體則欲和

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釋文冠古亂反衣於既反行如字又下孟反弟音悌○內音納

冠加冠也禮吉凶軍賓嘉之禮也大夏禹樂文舞之大也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

大濩大武此言舞大夏則六舞皆學可知惇篤也前此但學幼儀至此則學鄉國之通禮前此不帛襦袴至此

則有裘帛之盛服前此但學小舞至此則學大夏之大舞前此已知孝弟至此則益惇而行之而責以為人子

為人弟之全行蓋成人之禮與大學之教自二十而始也博學不教者廣見博聞以窮理而善未可以及人內

而不出者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而才未可以經世蓋初進乎大學之事而其德猶未幾乎成也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釋文孫音遜鄭氏曰室猶妻也男事受田給政役也方猶常也無方

言學無常在志所好也孫順也順於友視其所志也輔氏廣曰博學不教內而不出獨善而已孫友視志則善

足以及人矣愚謂博學無方敬業而所以窮理者詳孫友視志樂羣而所以觀人者審

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朱子曰方猶比也比方以窮理方物出謀則謀不過物

方物發慮則慮不過物愚謂四十則道明德立學成而將以行之始可仕也比方事物而出發謀慮則於所治

之職謀慮者無不當矣服從謂服其事而從君也君臣以義合故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不可以阿徇而取容

也○程子曰古之為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始仕中間二十五年有事於學又無利可趨則其志可知此所以成德故古之人必四十乃仕然後志定業成後世立法自童稚即有汲汲利祿之誘何由向善

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王氏圻曰四十始仕為士以事人治官府之小事也五十為大夫以長人聞邦國之大事也四十始仕不躁進

也七十致仕不固位也中間三十年盡力於王事不負所學也

凡男拜尚左手鄭氏曰左陽也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桌治絲繭織紵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邊豆菹醢禮相助奠

釋文婉紵紵反徐紵願反婉音晚徐音萬桌思里反紵女金反又如林反細音祖細音巡共音恭相息亮反鄭氏曰不出恆居內也婉謂言語也婉之言媚也媚謂

容貌也紃條也祭祀之禮當及女時而知孔氏曰案九嬪註云婦德貞順婦言辭令婦容婉婉婦功絲桌此分

婉為言語婉為容貌鄭意以此上下備四德以婉為婦言婉為婦容聽從為婦順執麻桌以下為婦功紵為繅

帛故杜注左傳云紵謂繅也組紃俱為條皇氏云組是綬也然則薄闕為組似繩者為紃朱子曰納謂奉而入

之愚謂執麻桌績事也治絲繭蠶事也織紵組紃織事也此三者皆女工之事學之以供衣服也納謂納於廟

室以進於尸也禮相助奠謂以禮相長者而助其奠置祭饌也此又學祭祀之禮也自婉婉聽從以下皆姆教

之此以下專言教女子之法

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為妻
奔則為妾鄭註奔或為街

鄭氏曰十五而笄謂應年許嫁者女子許嫁笄而字之
其未許嫁二十則笄故謂父母之喪聘問也妻之言齊
也以禮聘問則得與夫敵體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
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也愚謂妾有隨妻為媵者有
非媵而別買之者皆未嘗有幣帛之聘也女不待聘而
嫁者謂之奔周禮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
奔者不禁

凡女拜尚右手

鄭氏曰右陰也

禮記集解卷二十八

九

禮記卷二十八終

同知銜署瑞安縣事廣陵錢國公校

禮記卷二十九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玉藻第十三之一別錄屬通論

此篇首記天子諸侯衣服飲食居處之法中間自始冠
緇布冠至其他則皆從男子專記服飾之制始冠次衣
服次笏次鞞次帶次及后夫人命婦之服其前後又雜
記禮節容貌稱謂之法禮記中可以考見古人之名物
制度者此篇為最詳然其中多逸文錯簡云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釋文藻木又作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 藻音早旒力求
反邃雖神反延如字徐餘戰反字
林作纒弋善反卷音哀古本反

鄭氏曰雜采曰藻天子以五采藻為旒旒十有二前後
邃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天子齊肩延冕上覆也
元表纁裏龍卷畫龍於衣孔氏曰藻謂雜采之絲繩以

禮記集解卷二十九

貫於玉以玉飾藻故曰玉藻也十有二旒者前後各十
有二旒龍卷言畫此龍形卷曲於衣天子之旒十有二
就每一就貫以玉就間相去一寸則旒長尺二寸故垂
而齊肩諸侯以下各有差降則九玉者九寸七玉者七
寸以下各依旒數垂而長短為差旒垂五采玉依飾射
侯之次從上而下初以朱次白次蒼次黃次元五采玉
既貫徧周而復始其三采者先朱次白次蒼二采者先
朱後綠又王制疏曰凡冕之制皆元上纁下以木版為
中以三十升元布衣之於上謂之延以朱為裏但不知
用布繒耳當以繒為之以其前後旒用絲故也按漢禮
器制度廣八寸長尺六寸也又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
長尺二寸皇氏謂此為諸侯冕應劭漢書儀廣七寸長
八寸皇氏以為卿大夫冕若如皇氏言貴者已專諸

侯應劭事記卿大夫蓋冕隨代變異大小不同今依漢禮器制度為定愚謂司服王冕有六而大裘之冕為最尊祭天之所服也凡冕之旒數與衣之章數相配大裘襲十二章之衣其冕亦十二旒則天數也衮冕九章則九旒鷩冕七章則七旒毳冕五章則五旒絺冕三章則三旒元冕一章宜一旒而一旒不可以為飾進而與絺冕同此弁師所以止言五冕也王祭天之冕其旒前後各十有二每旒之上以五采玉為飾又以五采絲為繩以繫玉謂之藻其玉之數與藻之就數亦皆十二故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聘禮記纁六等朱白蒼圭藻之色以五行相克為次冕藻亦然五采則次以黃又次以元也五色玉之次亦當與藻同王之冕自衮服以下其旒數雖有差降而每旒皆五采玉十二皆五采藻十二就則與十二旒之冕同弁師云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是也自公以下其冕之旒數皆視服章為差降然弁師諸侯之纁旒皆九就璫玉三采則五等諸侯之冕旒數雖異而其玉皆三采纁皆九就也以此差之則孤卿二采而七就大夫一采而五就就間皆相去一寸也孔疏謂旒之長短依旒數為差則三旒者止三寸似太短矣又二采者當以朱白一采者當以朱孔氏據周禮典瑞註謂二采用朱綠亦非是延者冕之上覆冕用三十升布則延之表裏亦皆以三十升布為之前後遠延者延在冕上其前後皆長出於冕而深遠遠指延言不指旒言也龍卷以祭謂首服十二旒之冕又身服龍卷之衣而祭天也

左扉立于其中釋文端音冕出註下諸侯元端同朝直通反篇內皆同闔胡獵反左扉音非一本作則闔元端當如字按篇鄭氏曰端當作冕字之誤也元冕元衣而冕也朝日春分之禮也東門南門皆謂闔門也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堂而聽朔焉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孔氏曰凡衣服皮弁尊次以諸侯之朝服次以元端下文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今天子皮弁視朝若元端聽朔與諸侯不類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作冕謂元冕也愚謂元冕者五冕之服皆元也蓋元冕有指一章之冕言者司服祭羣小祀則元冕又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是也有通指五冕言者弁師王之五冕皆元冕郊特牲元冕齋戒疏謂五冕通元是也朝日聽朔其服不同記不具言故但以元冕該之

司服王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日者天神之尊在四望山川之上國語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孔冕以大采為衮冕是也少采降於大采蓋鷩冕與一章之元冕為冕服之下若朝日用一章之元冕則少采又為何服乎諸侯聽朔以皮弁則天子聽朔不當以一章之元冕矣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謂聽朔時也每月聽朔於明堂之十二室閏月非常月於十二室無所當故闔明堂應門之左扉而立於其中以聽朔也還則居路寢門終月大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是也○朱子曰禮經雖亡闕然於觀見天子之禮於燕射聘食見諸侯之禮餘則見大夫士之禮宮室名制不見其有異特其廣狹隆殺有所不可考耳按書顧命成王崩於路寢其陳位也曰設斧展牖闔南嚮則戶牖間也西序東

嚮東序西嚮則東西序也西夾南嚮則夾室也東房西房則左右房也賓階面阼階面則兩階前也左塾之前右塾之前則門內之塾也畢門之內則路寢門也兩階阼則堂廉也東堂西堂則東西廂也東垂西垂則東西堂之字階上也側階則北階也又曰諸侯出廟門俟則與士喪禮殯宮曰廟合也則鄭氏謂天子廟及路寢如明堂制者蓋未必然明堂位與考工記明堂之制度非出於舊典亦未敢必信也愚謂考工記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此蓋三代明堂之異名鄭氏誤以世室為大廟重屋為路寢而大廟路寢明堂同制之說自此起矣天子路寢之制見於顧命者可考而觀禮在廟亦言几俟于東箱皆不與明堂同制要之大廟路寢必前為堂後為房室東西為兩序兩夾兩階然後可以奉

禮記集解卷二十九

四

宗祏適與居以行朝祭獻酬揖讓之儀以叙吉凶賓主內外之位有必不可與明堂同制者自鄭氏為三者同制之說而疏家墨守其義至其證之經典而不合則為之委曲以求其通亦可謂甚難而實非者矣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餒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醢卒食立端而居

釋文醢以支反

鄭氏曰餒食朝之餘也奏奏樂也上水水為上其餘次之天子服元端燕居孔氏曰皮弁視朝遂以朝食所以敬養身體餒尚奏樂即朝食奏樂可知也月朔禮大故用大牢方氏憲曰王食必以樂侑所以和其心志而助氣體之養也愚謂天子視朝以皮弁服以白鹿皮為弁而以素繪為衣裳也舊說謂皮弁服之衣用十升白布為之非也衣之差繪尊於布元尊於白惟深衣麻衣之

屬用白布元端及朝服已緇之矣皮弁尊於朝服豈反用白布乎日少牢朔大牢重朔以敬始而殺常日以爲豐儉之節也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蓋每日之少牢朔月之大牢皆舉也鼎十有二物以舉之尤盛者言之則專指朔食也日出而朝食遠日而夕食此每日之正食也餒非正食在朝食夕食之間特餒朝食之餘而已上水者以水為上貴其自然之性也周禮六飲有涼醫而無酒此五飲有酒而無涼醫記者所聞異也卒食謂既餒之後也居燕居也天子朝皮弁夕元端

釋文上時掌反

鄭氏曰左史右史所書春秋尚書其存者醫樂人也幾猶察也察其哀樂孔氏曰左陽陽主動故記動右陰陰主靜故記言周禮無左史右史之名熊氏云按周禮大

禮記集解卷二十九

五

史職云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又左傳齊大史書崔杼弑君是大史記動作之事在君左廂則大史為左史也周禮內史掌諸侯孤卿大夫之策命左傳王命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是皆言誥之事是內史所掌在君之右為右史也御侍也醫人侍側故曰御醫幾察也醫人審音察樂聲上下哀樂政和則樂聲樂政酷則樂聲哀察之以防君之失愚謂史記言動醫察聲樂凡視朝燕居無時不在君之側皆所以防君之失而格其非心也

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氣不順則水旱至物不成則饑饉生素服冠衣皆以素繪為之也素車車不漆者周禮巾車王之喪車五乘次為素車琴瑟犬禡素飾是也司服大札大荒大裁素服

大司樂大札大凶大裁令弛縣此皆自貶損以責已而
憂民也孔氏曰若其臣下則不恆素服唯助君禱請之
時乃素耳故司服云士服元端素端註云素端者為札
荒有所禱請也

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日
視朝於內朝釋文裨婢支反大音泰

鄭氏曰祭先君也端亦當為冕字之誤也孔氏曰元端
賤於皮弁下文皮弁聽朔不應元端以祭故知亦當為
元冕愚謂元冕亦謂五冕通元也祭統曰君衮冕立于
阼夫人副禕立于東房祭義獻爾之禮夫人副禕受之
此上公之禮也然則五等諸侯皆以上服祭其宗廟公
衮冕侯伯鷩冕子男毳冕記亦不具言言元冕以該之
孤卿大夫自祭之服皆降於助祭而諸侯乃以上服祭

禮記集解卷二十九

六

者北面之臣近君而屈南面之君遠王而伸也裨猶副
也益也服冕者各以其上服之次為裨冕公服衮自鷩
以下為裨冕侯伯服鷩自毳以下為裨冕子男服毳
冕自綈冕以下為裨冕也裨冕以朝者入天子之國宜
自降下故不敢服上服而服其次觀禮侯氏裨冕乘墨
車裨冕亦乘墨之義也聽朔者天子頒來歲十二月之
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每至月朔以特羊告廟
受而聽之謂之朝廟天子聽朔於明堂明受之天與祖
也諸侯聽朔於大廟明受之王與祖也朝服元端而緇
衣素裳也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鞵凡裳與鞵
同色故知朝服素裳凡言朝服者皆此服也內朝路寢
門外之正朝也皮弁聽朔朝服視朝皆降於天子也孔
氏曰每月以朔告神謂之告朔論語云告朔之餼羊是

也於時聽此月朔之事謂之聽朔此玉藻文是也聽
又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是也告朔又謂之

告月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行此禮天子於明堂諸

侯於大祖廟訖然後祭於諸廟謂之朝享司尊彝云朝

享是也按天子告朔於明堂無祭於祖廟之又謂之朝

廟文六年云猶朝于廟是也又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

釋不朝正于廟是也又謂之月祭祭法云皆月祭之是

也○盧氏辨曰臣及命婦祭於君皆盡其服自祭於家

降一等陰爵不敢申也君與夫人皆申其服祭統曰君

衮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東房是也鄭氏頓貶公侯

使一同元冕以祭於己非其差也且諸侯專國禮樂車

旗王命有之何獨抑其服乎禮註愚謂鄭氏之說可以

決其必不然者三一則南面之君與北面之臣近君而

屈者不同二則衮冕副禕祭統有明文不應其餘諸侯

獨異三則卿大夫自祭雖不申上服然大夫朝服士元

端而雜記所言則又有服爵弁者其為差等如此若五

等諸侯不辨命數並服元冕自祭是反貶於其臣以是

知元冕以祭必非一章之元冕也○孔氏曰天子諸侯

皆三朝大僕云掌燕朝之服位註云燕朝朝於路寢之

庭是一也司士云正朝儀之位註云此王日視朝事於

路門外是二也朝士云掌外朝之法註云外朝在庫門

之外臯門之內是三也諸侯三朝者文王世子云公族

朝於內朝路寢朝是一也世子又云其在外朝司士為

之與此視朝於內朝皆謂路寢門外朝是二也此云內

朝對中門外朝為內文王世子云外朝對路寢庭為外

也此據路寢門外而稱內朝則知中門之外別更有朝

是諸侯中門外大門內又有外朝是三朝也諸侯三門尋常諸侯中門為應門外有臯門若魯則庫雉路也愚謂天子諸侯皆有三朝一為燕朝一為治朝一為外朝此言視朝於內朝即治朝也燕朝在路寢庭故燕禮公立于阼階下治朝在路門外故司士正朝儀之位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若外朝則在大門之外聘禮賓至于朝公迎賓于大門內賓入門又聘禮歸饗饋明日賓拜于朝鄭註云拜謝主君之惠於大門外賈疏云直言賓拜於朝無入門之文故知在大門外又聘禮賓死介復命極止于門外鄭云門外大門外也必以柩造朝者達其忠心是諸侯外朝在大門外明矣天子外朝所在雖無明文可見然周禮朝士掌建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若朝位在門內則當取節於門今乃以槐棘表位亦必因朝位在門外無可取節故樹槐棘以表臣民之位也蓋外朝乃大詢衆庶之所其人衆多而龐雜故在大門之外而且掌之以刑官之屬以致其嚴肅之意此疏謂諸侯外朝在中門外大門內鄭氏朝士註謂外朝在庫門外臯門內皆恐非是又諸侯有庫門雉門無應門臯門說見明堂位

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朝謂臣朝君也辨色味爽之後也臣入常先君出恆後尊卑之體然也小寢燕寢也諸侯正寢一燕寢三君既退適路寢卿大夫亦治事於治朝之左右或事有當入

謀於君者若孔子攝齊升堂是也故君未可即退俟大夫治事畢退朝然後退適小寢釋服也此雖言諸侯禮其實天子亦然鄭氏曰釋服用元端

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子卯稷食菜羹夫人與君同庖釋文曰本或作食音嗣○按陸氏以四簋為四簋蓋據皇氏本

鄭氏曰食必復朝服所以敬養身也三俎豕魚腊祭牢肉異於始殺也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餽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稷食菜羹忌日貶也同庖不特殺也孔氏曰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後王以為忌日稷食者食飯也以稷穀為飯以菜為羹而食之愚謂祭牢肉者切肉為小段以祭士虞禮所謂膚祭是也特牲而曰牢通朔食言之也五俎謂羊也豕也魚也腊也膚也四簋黍稷各二也不言稻粱者食以黍稷為正稻粱為加此惟言其正者也諸侯朔食四簋則日食二簋天子當朔食六簋日食四簋也子卯忌日貶損所以致戒懼之意稷食則無黍菜羹則不殺也夫人與君同庖蓋以右胖為君俎以左胖為夫人俎凡牲體貴右也○鄭氏曰五俎豕魚腊加羊與其腸胃也朔月四簋則日食稻粱各一簋而已孔氏曰少牢五俎加羊與膚為五但少牢祭神此人君所食無膚而有腸胃也朔月四簋故知日食二簋以稻粱美物故知各一簋詩云每食四簋註云四簋黍稷稻粱是簋盛稻粱也且此文諸本皆作簋字皇氏以註云稻粱以簋宜盛稻粱故以四簋為四簋未知然否以此而推天子朔月六簋黍稷稻粱麥苽各一簋若盛食則八簋故小雅陳饋八簋當加以稻粱也愚

禮記集解卷二十九 八

禮記集解卷二十九 九

謂五俎之物少牢禮有明文此註言五俎乃無膚而有腸胃者蓋鄭氏以夕深衣祭牢肉膚既用以夕祭則不當又為五俎之實耳孔氏乃以為神人之別此誤解註意也然五俎有膚而別留之以供夕祭未為不可鄭氏以腸胃備五俎義無所據不可從也蓋盛黍稷簠盛稻粱此言四簋詩言陳饋八簋祭統言六簋皆謂黍稷耳蓋食以黍稷為正以稻粱為加凡言飯食多舉其正而不及其加故但言簋而不及簠公食大夫禮備有黍稷稻粱而其後言上大夫之禮云八豆八簋六鉶九俎亦不言簠亦此義也註疏於簠兼稻粱言之皆非是○古者貴賤日皆五食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此朝食也夕深衣祭牢肉此夕食也此二者為每日之正食又前於天子言日中而餽此在朝食夕食之間三也又內則子事父母雞初鳴而衣服適父母舅姑之所饘醢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又云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味爽而朝慈以旨甘此在朝食之前四也又云日入而夕慈以旨甘此在夕食之後五也王每食皆以樂侑諸侯降於天子味爽及日入之食皆不侑故魯有亞飯三飯四飯之官白虎通乃謂天子四飯諸侯三飯誤矣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釋文遠于轉反踐音蕭子淺反出註鄭氏曰故謂祭祀之屬踐當為翦聲之誤也翦猶殺也愚謂諸侯朔食少牢故無故不殺牛以天子朔食大牢諸侯朔食少牢差之則大夫朔食特牲故無故不殺羊士朔食特豚故無故不殺犬豕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遠庖廚至於

凡有血氣之類皆不忍親殺之又不獨牲牢之大而已也蓋於其不當殺者既節制而不敢過其不得已而殺者亦未嘗不有以養其仁愛之心也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鄭氏曰為旱變也此謂建子之月不雨盡建未月也春秋之義周之春夏無雨未能成災至其秋秀實之時而無雨則雩雩而得之則書雩喜祀有益也雩而不得則書旱明災成也愚謂周之春夏不雨則首種不入宿麥不成不必盡建未之月而已為災矣記者蓋見春秋於僖二年冬十月書不雨至三年六月書雨又文二年書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皆歷時不雨至建午建未之月得雨而不書旱故為說如此不知春秋書不雨即為災不必書旱也舉謂舉肺脊以祭也君每日殺牲以食則舉肺脊以祭不舉謂不殺牲也年不順成君衣布摺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釋文衣於既反摺徐音箭又如字鄭氏曰皆為凶年變也君衣布者謂若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是也摺本去斑茶佩士笏也士以竹為笏飾本以象列之為言遮迺也雖不賦猶為之禁不得非時取也造謂作新也愚謂衣布以白布為衣又降於天子之素服也摺謂所摺之笏也君笏用象今但用象為本與大夫士同也此於大司徒荒政為青禮去幾舍禁弛力之事所以自貶責省國用而寬民力也前言凶年天子貶降之禮此又言諸侯貶降之禮而其文各有詳畧亦所以互相備也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鄭氏曰定龜謂靈射之屬所當用者定墨視兆圻也定體視兆所得也周公曰體王其無害孔氏曰定龜者按龜人云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靈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鄭云屬言非一也色謂天龜元地龜黃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也龜俯者靈仰者繹前奔果後奔獵左倪雷右倪若定之者定其所當用謂卜祭天用靈祭地用射射則繹也按周禮作繹雅作射射即繹也釋文引繹雅作謝春用果秋用雷之屬也史定墨者凡卜必以墨畫龜求其吉兆若卜從墨而兆廣謂之卜從周禮占人註云墨兆廣也體謂五行之兆象既得兆象君定其體之吉凶尊者視大卑者視小故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圻愚謂卜人卜師也定龜定龜體所當灼卜師云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鄭氏云上仰者也下俯者也左左倪也右右倪也陰後身也陽前身也即此卜人定龜之事也史大史也大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日國語晉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左傳晉趙鞅卜救鄭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凡卜以火灼龜視其裂紋以占吉凶其鉅紋謂之墨其細紋旁出者謂之圻謂之墨者卜以墨畫龜腹而灼之其從墨而裂者吉不從墨而裂者凶故卜吉謂之從裂紋不必皆從墨以其吉者名之故總謂之墨也體謂五行之體洪範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是也將卜卜師定龜以授命龜者卜兆既成君先視之而定其五行之體次則大夫視之而占其色之明暗次則大史視之而占其墨之從否次則卜人視其圻而總斷其吉凶故周禮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

禮記集解卷二十九

圭

人占圻此不言大夫與卜人者文畧也君羔幣虎植大夫齊車鹿幣豹植朝車士齊車鹿幣豹植釋文幣音勇徐音狄反植依註音直齊側皆反下同鄭氏曰幣覆笭也植讀皆如直道而行之直直謂緣也羔幣虎植此君齊車之飾臣之朝車與齊車同飾孔氏曰詩大雅鞞鞞淺幘毛傳云鞞覆式即幣也詩云淺幘以虎皮為鞞此用羔幣者詩據以虎皮飾幣謂之淺幘也據此註則君之朝車與齊車不同但無文以言之愚謂士喪禮乘車鹿淺幣又曰道車載朝服道車則朝車也乘車在道車之上則齊車也鹿淺幣即此之鹿幣豹植也道車不言其幣明與乘車同也君子之居恆當戶寢恆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與衣服冠而坐釋文首手又反迅音峻又音信衣於既反下衣布同又如字鄭氏曰當戶寢明東首首生氣也必變必興而坐敬天之怒愚謂君子謂卿大夫以下也當對也當戶者坐於東北隅而南向與戶相對也禮運曰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爾雅曰室東北隅謂之宦以其為人所常處故以頤養為名日五盥沐稷而醴梁榘用榘榘髮用象榘進禡進羞工乃升歌釋文盥音韻榘音榘榘則乙反榘音榘反榘其既反鄭氏曰醴乾也沐醴必進禡作樂盈氣也更言進羞明為羞邊豆之實孔氏曰盥洗手也沐沐髮也醴洗面也用稷梁之湯汁洗面沐髮並須滑故也人君醴沐皆梁擇白理木也榘梳也沐髮為除垢膩故用白理木以為梳除垢燥也沐已燥則髮澀故用象牙滑梳以適之也禮謂酒也羞謂羞邊豆之實知非庶羞者庶羞為

禮記集解卷二十九

圭

食而設今為飲設蓋故知非庶羞也進羞之後樂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皆為新沐體虛補益氣也

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杆履廁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履進飲釋文杆音零廁苦怪反連力旦反履本又作履

鄭氏曰用絺綌刷去垢也杆浴器也廁席漚便於洗足也連猶釋也進飲亦益氣也孔氏曰杆浴之盤也出杆浴竟而出盤也蒯菲草席漚出杆而足踐履漚草席上刮去垢也連用湯言釋去足垢而用湯關也輔氏廣曰履服之未進履則衣服皆舉矣故進飲焉愚謂絺精而綌粗蒯席粗蒲席精上絺下綌出杆履蒯席既連用湯乃履蒲席皆用物之宜也布浴衣也喪大記曰拒用浴衣如它日謂之布者以別於巾之用絺綌也晞乾也衣布晞身言衣浴衣以拭乾其身也進飲即進禮也不言

進羞升歌者蒙前可知也或謂浴之禮殺於沐非也內則及聘禮皆言三日沐而五日浴則浴之禮非殺於沐矣

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輝如也登車則有光矣釋文輝音輝○今按觀當音古視反

鄭氏曰思所思念將以告君者也對所以對君者也命所受君命也書之於笏為不忘也玉聲玉佩私朝自大夫家之朝也揖其臣乃行愚謂此謂境邑之臣入見於君者也宿夙也宿齋戒謂前夕齋戒也外寢正寢也齊必居正寢臣之對君如對神明故宿齋戒居外寢沐浴以祭祀之禮自處也史大夫之史也雜記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象笏者大夫之笏以象為本也服朝服也

容觀謂容儀可以觀示於人也玉聲玉佩進退鏘鳴之聲出出寢門也輝光皆謂儀容之盛而光又盛於輝也蓋內存乎齊肅之誠而外發為儀容之美故揖私朝而已輝如其登車而至君所則有光明而不至隕越矣

天子指瑋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茶前誦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誦後誦無所不讓也釋文瑋他項反茶音舒誦邱勿反後如字徐胡豆反

鄭氏曰此亦笏也謂之瑋瑋之言瑋然無所屈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恆直相玉書曰瑋玉六寸明自炤茶讀為舒遲之舒舒懦者所畏在前也誦謂圍殺其首不為椎頭諸侯唯天子誦焉是以謂笏為茶大夫奉君命出入者也有天子下有已君又殺其下而圍孔氏曰此論天子以下笏制不同方正於天下者

言瑋然無所誦示已之方平正直而布於天下前誦謂圍殺其首後直下角正方讓於天子者降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誦後誦無所不讓者大夫上有天子下有已君上下皆須謙退也陳氏祥道曰天子之朝日執鎮圭指大圭所執者贄也所指者笏也諸侯執命圭必指茶大夫執聘圭必指笏及其合瑞而授圭則執其所指而已天子之笏曰瑋諸侯曰茶大夫以下曰笏尊者文其名卑者命其實也愚謂荀子云天子御瑋諸侯御茶大夫服笏是瑋與茶皆笏之異名也笏長二尺有六寸而玉人云大圭長三尺則天子之笏其終葵首長四寸也而相玉書言瑋玉六寸者蓋瑋玉別有長六寸者耳非謂天子大圭之終葵首也爾雅云圭大尺二寸謂之玠而詩言錫爾介圭則侯伯七寸之圭耳豈相妨哉

禮記集解卷二十九

禮記集解卷二十九

禮記集解卷二十九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

鄭氏曰引卻也黨鄉之細者謂旁側也辟君之親黨也

愚謂黨所也公羊傳曰往黨衛侯會公于杏反黨鄭伯

會公于斐臣侍君坐則必退其席而遠君如君命之勿

退則亦必引卻而稍離君所皆所以明退讓之義也鄭

以黨為親黨非是大夫士位次有定豈以君之親黨而

有異乎

登席不由前為躡席釋文為于僞反本

鄭氏曰升必由下也庾氏蔚曰失節而踐曰躡愚謂此

謂數人同坐之席也數人同坐之席以前為上後為下

升必由下於坐乃便也若由前則失其節矣

徒坐不盡席尺

鄭氏曰示無所求於前不忘謙也孔氏曰徒空也空坐

謂非飲食及講問時也不盡席之前畔有餘一尺謙也

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

鄭氏曰讀書聲當聞尊者食為汚席也愚謂齊謂與席

之前畔齊也讀書則前有簡策食則前有饌具坐必盡

前乃於事便也豆去席尺言食所以齊席之故也

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辨嘗羞飲而

俟釋文飯扶晚反下至

鄭氏曰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君將食臣先嘗之忠

孝也飲而俟俟君食而後食孔氏曰祭祭先也禮敵者

共食則先祭若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

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

須君命之祭後乃敢祭也飯食也君未食而臣先食徧

嘗羞膳嘗食之義也飲而俟者禮食未煖必先啜飲以

利滑喉中不令澀噎君既未煖故臣亦不敢煖而啜飲

以俟君煖臣乃敢煖愚謂共食之禮皆主人先祭而客

祭曲禮主人延客祭是也若侍君食則不祭若君客之

則命之祭臣乃祭也君食必有膳宰嘗食若以客禮待

臣則不使膳宰嘗食以主道自居也故侍食者先飯辨

嘗羞示代膳宰之事也

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飯字

鄭氏曰不祭侍食不敢備禮也不嘗羞膳宰存也飯飲

利將食也孔氏曰此謂臣侍食得賜食而非君所客者

也既不得為客故不得祭亦不得嘗羞則君自使膳宰

嘗羞也既不祭不嘗則俟君之食已乃食也愚謂飯飲

而俟者謂既飯亦先啜飲而俟君之煖也

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

順近食

鄭氏曰羞近者辟食味也順近食從近始也孔氏曰君

命之羞羞近者猶是君所不客者也雖君已食已乃後

食而猶未敢食羞故又須君命雖得君命猶未自專嘗

先食其近前一種者而止若越次前食遠者則為食味

也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者品猶徧也既未敢越次

多食故君又命已徧嘗而已乃徧嘗之後則隨已所欲

不復次第也凡嘗遠食先順近食亦辟食味也客與不

客悉皆如此故云凡

君未覆手不敢煖君既食又飯煖飯煖者三飯也釋文覆

鄭氏曰覆手以循呷已食也煖勸食也三飯也者臣勸

言食如是可也孔氏曰覆手者謂食飽必覆手以循口

邊恐有穀粒汚著之也。餼謂用飲澆飯於器中也。禮食竟更作三餼以勸助令飽實也。愚謂食畢者必覆手弟子職曰既食乃飽循呼覆手君未覆手不敢餼者。餼以勸君之飽君食未畢不敢遽勸之也。君既食又飯餼者君已食覆手臣乃又飯餼以勸其飽也。三飯謂食三口也。飯餼者三飯也者言飯餼以三飯為節也。

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釋文從才用反飯醬者食之主執飯醬以授從者重君之所賜而將之以歸也。凡嘗遠食以下之禮客與不客之所同也。○凡食於人之禮皆親徹然大夫相食客徹于西序端而曲禮客自前跪執飯齊以授相者燕食之禮殺於禮食也。公食大夫賓取梁與醬以降奠于階西此乃執飯醬出授從者臣侍君食異於為賓客之禮也。

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唯水漿不祭若祭為已係卑釋文係虛涉反鄭氏曰已猶太也。水漿非盛饌祭之為太有所迫畏臣於君則祭之愚謂侑勸也。侑食謂侍食於尊者主於勸尊者之飽故不盡食即上文云飯餼者三飯也是也。食於人以下明敵者為客之禮也不飽者謙退不敢取足也。水漿非盛饌故不祭係厭也。若祭水漿則過於厭降卑微而失禮之節也。若臣於君則祭之故公食大夫禮宰夫執觶漿以進賓受坐祭遂飲。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句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句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句退則坐取履隱辟而后履坐左納右坐右納左。釋文酒先典反又西禮反王肅作祭云明

貌也言言魚斤反油音由本亦作由王肅本亦作二而也。言註云飲二爵可以語也。又云言斯禮註云語必以禮也。三爵而油註云悅敬貌無已及下油字也。辟亦反徐房亦反而后履一本作而後履。

此言臣侍君私燕受爵之禮也。燕禮受賜爵者公卒爵而後飲此乃先君飲者蓋燕禮為賓客於君則有以賓禮自處之嫌故後君而飲所以明退讓之義此侍飲於君則有勸飲之義故先君而飲所以盡忠孝之懷也。酒如肅敬貌言言與闇闇同和敬貌斯語助詞已止也。禮已三爵者侍燕之禮止於三爵也。左傳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蓋私燕之禮如此若正燕則有無算爵不止於三爵也。油油自得之貌蓋始則專於敬繼而兼於和至油油則和之至矣。燕飲之間其情之漸洽者如此然禮止於三爵則和而不流又有以不失其敬矣。履解於堂下退則跪而取之敬也。隱辟謂堂下序東也。隱辟而後履者不敢對君納履故就君所不見之處而納之也。坐左納右坐右納左者雖在隱辟猶不敢不敬也。

凡尊必上立酒。此明設尊之法也。凡設尊必以元酒配酒而設而以元酒為上重古之義也。故鄉飲酒特牲禮東西列尊元酒在西以西為上燕禮大射南北列尊元酒在南以南為上。

唯君面尊。面猶鄉也。燕禮公席于阼階上西鄉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元酒南上公尊瓦大兩有豐在尊南南上蓋人君燕其臣子得專恩惠故設尊於君之前而君鄉之言此酒出自君也。○孔疏以面尊為尊鼻鄉君又謂兩君相見尊於兩楹間皆非是說見少儀及郊特牲。

禮記集解卷二十九 九

唯饗野人皆酒

鄭氏曰飲賤者不備禮孔氏曰饗野人謂蜡祭也野人賤不得本古又無德則宜食味故唯酒而無水也

大夫側尊用挾士側尊用禁釋文挾於據反

鄭氏曰挾斯禁也無足有似於挾愚謂側尊謂設尊於

旁側不專使主人鄉之明與賓客共此酒也鄉飲酒義

曰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是也挾禁說見禮器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釋文始冠古韻反冠而敝音弊本亦

鄭氏曰本太古耳非時王之法服也愚謂自諸侯下達

者天子冠不用緇布冠也○孔氏曰自此至魯桓公始

也廣論上下及吉凶冠之所用唯五十不散送及親沒

不髦記者雜錄廁在其間

禮記集解卷二十九

子

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纓纒諸侯之冠也釋文纒戶

內反纒耳作反○鄭註纒或作纒纒或作纒

鄭氏曰皆始冠之冠也元冠委貌也諸侯緇布冠有纒

尊者飾也愚謂諸侯以下始冠緇布冠而天子元冠朱

組纒緇布冠無纒而諸侯則纒纒尊者文縵也纒纒之

垂者纒纒則纒纒矣於天子言纒不言纒諸侯有纒則

天子可知也於諸侯言纒不言纒言纒則纒見言纒則

纒不見也士冠禮緇布冠青組纒纒之色華於青朱之

色盛於纒也

玄冠丹組纒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纒士之齊冠也釋文

齊側皆反綦音其徐其既反

鄭氏曰言齊時所服也四命以上齊祭異冠愚謂此言

齊冠之纒之別也丹赤色綦蒼文色上舉諸侯下舉士

則卿大夫助祭與自祭其宗廟其齊無不以元冠矣特

其纒有異耳以丹與綦之色差次之卿大夫蓋纒組纒

與此言元冠為諸侯之齊冠而不及天子則天子齊不

以元冠也大戴禮哀公問曰端衣元裳繞而乘輅者志

不在於食葷蓋謂天子之齊也是天子齊服元冕元裳

矣諸侯齊雖元冠與大夫士同其衣蓋以朝服而亦變

其裳以元與○鄭氏謂四命以上齊祭異冠此以自祭

其宗廟言之義自可通若助祭於君則雖士亦齊祭異

冠豈待四命乎孔疏乃欲曲通之於助祭則其說愈支

而愈窒矣

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

鄭氏曰父喪未除子為之不純吉也武冠卷也古者冠

卷殊孔氏曰卷用元而冠用縞冠卷異色故云古者冠

卷殊如鄭此言則漢時冠卷共材愚謂用縞為冠用元

為武縞為凶元為吉冠在上武在下以象父猶有喪而

子已即吉也姓生也孫乃子之所生冠此冠者自父言

之則為子自父所為服者言之則為孫故曰子姓之冠

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釋文紕音埤又婢支反

縞白色生縞素今之白色縞也紕緣也衣冠之制其用

為緣者必視其為衣冠者而加精美焉喪既大祥除去

喪冠則以縞為冠以素為紕素精於縞也此冠或以其

冠名之則謂之縞冠小記除成喪者朝服縞冠是也或

以其紕名之則謂之素冠詩度見素冠兮是也或但謂

之縞檀弓祥而縞雜記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是也或

兼謂之素縞間傳大祥素縞麻衣是也其名雖異其實

則一冠也○先儒謂祥日縞冠既祥以哀情未忘更服

微凶之服故縞冠素紕禫日元冠黃裳既禫亦以哀情未忘更服縞冠朝服見於此篇及小記雜記間傳諸篇之註疏者不一蓋本於戴德變除禮愚竊以為不然縞薄而素厚縞惡而素美以天子諸侯素帶弟子縞帶觀之亦可見矣謂縞凶於素則可謂素凶於縞則非變除之禮以漸即吉未有既除而反服微凶之服者果爾則練祭練冠練後何以不別製他冠乎此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雜記云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實一冠也縞冠素紕而或曰縞冠或曰素縞猶士練帶縞紕而或謂練帶或謂縞帶耳未可因其名之不同而強生區別也然則大祥之素縞從祥日服之以至於禫而除者也禫之縞冠從禫日服之以至於吉祭而除者也又何疑焉垂綏五寸情游之士也立冠縞武不齒之服也

禮記集解卷二十九

鄭氏曰情游罷民也亦縞冠素紕凶服之象也不齒所放不率教者孔氏曰以情游與下不齒相連故知是周禮坐嘉石之罷民愚謂冠綏之長短未聞以居冠屬武推之則綏之長可自領而上結於武蓋吉冠尺有二寸而祥冠一尺與罷民凶冠所以表其凶德以恥辱之又減其綏以別於既祥之服也不齒者國士之罷民既出而三年不齒者也國士之罷民弗使冠飾而加明刑其罪本重於坐嘉石者及其既改而出國士則視坐嘉石者為輕故元冠而縞武亦視縞冠素紕為稍優然猶不得遽同於平人也聖人激勸之權審矣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綏釋文屬章欲反居燕居也燕居無事於飾故以冠纓之垂者分屬於武之兩旁有事然後垂之以為飾也自天子以下皆然

五十不散送釋文散悉但反

鄭氏曰送喪不散麻始衰不備禮愚謂始死要經散垂三日成服乃絞之啟殯之後亦散垂至葬乃絞之五十不散送則始死猶當散麻與

親沒不髦

鄭氏曰去為子之飾

大帛不綏帛鄭氏讀為帛今如字

鄭氏曰帛當為白聲之誤也大白白布冠也不綏凶服去飾愚謂大帛謂以白色縞為冠所謂素冠也左傳衛文公大帛之冠蓋人君遭凶札喪師邑及士大夫去國之所服也雜記曰委武元縞而后綏是冠有武者乃有綏大帛之制如喪冠而厭伏故不綏然大帛精於縞縞冠有綏而大帛無綏者蓋縞冠由凶而轉趨於吉故有

綏以明變除之漸大帛在吉而自處以凶故去綏以示貶損之意也

玄冠紫綏自魯桓公始也

鄭氏曰綏當用績孔氏曰上文云縞布冠績綏諸侯之冠故知綏當用績愚謂紫間色不正不當用為冠綏時人尚紫故魯桓公用之鄭氏謂僭宋王者之後服臆說無據

朝玄端夕深衣釋文朝直還反今按朝如字

此謂大夫士燕居之服也元端元冠端衣也端正也元端之衣以十五升布縞而為之前後各二幅其長二尺二寸幅廣亦二尺二寸長與幅廣正等故曰端深衣以十五升白布連衣裳為之以其被體深遂故曰深衣天子皮弁視朝遂以食卒食服元端諸侯朝服視朝退適

路寢釋服服元端又朝服以食卒食服深衣大夫士朝服以朝退朝服元端以食卒食服深衣也若大夫士視私朝亦朝服也○凡禮服皆端也樂記端冕而聽古樂大戴禮端衣元裳統而乘輅此冕服謂之端也左傳晏子端委立於虎門之外又劉定公曰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又子願曰大伯端委以治周禮此朝服謂之端也而元端獨以端為名蓋深衣連衣裳為之元端乃禮服之下衣之端者自此始故專以端名焉元端之衣雖與朝服以上同制而其袂則異雜記凡弁經其衰侈袂弁經之衰侈袂則吉時皮弁爵弁之服侈袂可知少牢禮主人朝服主婦錫衣侈袂主婦衣侈袂則主人朝服侈袂可知特牲禮主人元端不言侈袂則袂不侈也元端之制雖不可考而喪服記言喪衰之制云袂屬幅衣二尺有二寸袂尺二寸士之喪衰與元端同制者也是元端之袂屬於衣為二尺二寸至袖口而圍殺為尺二寸與深衣同若朝服以上則其袂不殺不殺故侈殺之故不侈此端衣與朝服以上之異制也○自此以下至弗敢充也明衣服之制

釋文深衣三袂起魚反本或無衣字縫音逢齊音咨本或作肅要一遙反袂而審反又而鶴反袂面世反肘竹丑反○鄭註縫或為逢或為豐

深衣三袂縫齊倍要袂當旁袂可以回肘

此詳深衣之制也袂袂口也三袂謂其要中之度也要謂裳之上畔也深衣三袂者深衣袂尺二寸圍之為二尺四寸而其要中七尺二寸三倍於其袂之數也縫紵也齊裳之下畔也縫齊倍要者言裳之下畔縫紵之而其度一丈四尺四寸又倍於要中之數也此二句言裳之制也袂衣襟也禮衣之袂在中而深衣之袂掩於旁

與禮衣異也袂可以回肘者袂廣二尺二寸肘長尺二寸故可以回肘此二句言衣之制也○凡衽者皆所以掩衣裳之交際者也然有禮衣之衽有深衣之衽有在衣之衽有在裳之衽鄭氏之註既未晰而後之說者或混衣之衽於裳或混禮衣之衽於深衣或又即指深衣之裳幅為衽是以其說愈繁而愈亂也古之禮衣皆直領而對襟其衽在左襟之上若舒其衽以掩於右襟之內謂之襲摺其衽於左襟之內謂之褻此禮衣在衣之衽也禮衣之裳前三幅後四幅前後不屬而其衽二尺有五寸屬於衣而垂於裳之兩旁以掩其前後際此禮衣在裳之衽也深衣之衣為曲領相交其衽亦在左襟之上而恆以掩於右襟之外此深衣在衣之衽也其裳則前六幅後六幅皆交裂之寬頭在下狹頭在上於前裳之左為衽而縫合於後裳於前裳之右為衽而不縫合至衣時則交於後裳此深衣在裳之衽也在裳之衽禮衣與深衣皆在兩旁唯在衣之衽則禮衣之衽狹而又掩於襟內其襲而見於外則當心而直下深衣之衽稍濶又緣其旁而掩於襟外以交於右腋之側此言衽當旁以見其異於禮衣乃指在衣之衽而非指在裳之衽也至小要之取名於衽則當獨指深衣在裳之衽而其在衣之衽與禮服之衽皆無與焉喪服記云衽二尺有五寸鄭註云上正一尺燕尾二尺有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賈疏云取布三尺五寸廣一幅留上一尺為正一尺之下旁入六寸乃邪向下一畔一尺五寸去下畔亦六寸橫斷之留下一尺為正則用布三尺五寸得兩衽衽各二尺五寸蓋禮衣在裳之衽其制若此深衣之

衽在裳之左右者亦然淵頭在上狹頭在下其所交後
裳之幅則淵頭在下狹頭在上如此則上下相交正如
小要之形故深衣記謂之鈎邊而鄭氏喻之以曲裾也
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袷尺二寸緣廣寸半釋文袷音袷緣
尹緝反廣徐公
曠反後

鄭氏曰其為長衣中衣則繼袷揜一尺若今衰矣深衣
則緣而已袷曲領也袷袷口也緣飾邊也愚謂長衣中
衣皆衣於上服之內者也吉服謂之中衣喪服謂之長
衣蓋吉服之中衣恆服在內凶服之中衣則如遭喪受
聘之大夫大夫筮葬之史皆釋衰而即用為外服故不
謂之中衣而因其袷之長謂之長衣也繼揜尺者更以
一尺續於袷口而揜覆於手也長中之制悉與深衣同
其異於深衣者唯此也蓋深衣用之燕居故袷短反屈
之及肘而已長中在禮服之內禮服袷長故長中之袷
亦長欲其與上服稱也袷二寸以下兼承深衣長中言
之也深衣用十五升白布為之長中則各視其上服之
所用焉
以帛裏布非禮也

鄭氏曰中外宜相稱也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
朝服元端麻衣也中衣用布愚謂裏謂中衣之裏也長
中與深衣同制然深衣禪而長中有裏禮弓練衣黃裏
是也中衣之所用與上服同皮弁服爵弁服冕服中衣
用帛其裏亦用帛元端朝服中衣用布其裏亦宜用布
也鄭氏以裏為中衣非是又中衣所用之色亦並與上
服同祭服之中衣用元下言元納衣是也鄭氏謂冕服
中衣用素亦非也

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釋文衣於既
反織音志

鄭氏曰織者染絲織之士衣染繒大夫去位宜服元端
元裳孔氏曰織者染絲織之功多色重士賤不得衣也
大夫以上衣織無君者不貳采是有采色但不貳耳大
夫士去國服素衣素裳三月之後服元端元裳愚謂染
絲織之若今之緞染繒織成而染之若今之綾綢
衣正色裳間色釋文間開
廁之間

鄭氏曰謂冕服元上纁下孔氏曰元是天色故為正纁
是地色赤黃之雜故為間色皇氏云正謂青赤黃白黑
五方正色也不正謂五方間色綠紅碧紫駟黃是也青
是東方正綠是東方間東為木木青克土土黃並以所
克為間故綠色青黃也赤是南方正紅是南方間南為
火火赤克金金白故紅色赤白也白是西方正碧是西
方間西為金金白克木木青故碧色青白也黑是北方
正紫是北方間北方水水黑克火火赤故紫色赤黑也
黃是中央正駟黃是中央間中央土土黃克水水黑故
駟黃之色黃黑也愚謂正色五方之純色衣在上為陽
故用正色所以法陽之奇也間猶雜也謂兼雜二色裳
在下為陰故用間色所以法陰之耦也祭服上元象天
下纁象地纁兼赤黃之色黃為土之正色而赤色屬火
火者土之母故兼二色以象地焉

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
不入公門釋文振依註
為絺之忍反
鄭氏曰列采正服振讀為絺禪也表裘外裘也二者形
且襲皆當表之乃出襲裘不入公門衣裘必當褻也孔
氏曰絺綌綌其形露見表裘在衣外可鄙褻也愚謂非

列采若衛渾良夫紫衣是也絺絺夏之裘衣裘冬之裘衣其上必有中衣與禮衣焉絺絺絺表裘皆謂以裘葛為外服也但絺絺輕涼故據其不加餘服而曰絺裘有文采故據其在外露見而曰表其實則一也朝君以裼為敬故襲裘不入公門

音襍 續為繭縹為袍 釋文續有縹縹紵粉反又紵紵反縹苦迺反徐又音

鄭氏曰繭袍衣有著之異名也縹今之新綿也縹今之縹及舊絮也縹有衣裳而無裏縹有表裏而無著縹謂縹與縹皆漬繭擘之新而美者為縹惡而舊者為縹衣以縹著之者謂之繭雜記子羔襲有繭衣裳左傳楚遠子馮重繭衣裳是也衣以縹著之者謂之袍論語衣敝縹袍是也衣之無裏者謂之縹詩言衣錦綉衣裳錦綉

禮記集解卷二十九

天

裳此縹之加於禮服之外者也此言縹為縹與袍縹為類此縹衣之服於中服之內者也衣之有表裏而無著者謂之縹大記君裙衣褶衾士喪禮曰縹者以縹則必有裳是也縹與縹同雜記如三年之喪則既縹其練祥皆行鄭云縹草名無葛之鄉去麻則服縹是縹者麻葛之類縹以縹為之故曰縹為縹縹則表裏皆用帛為之故曰帛為縹縹既用帛則袍縹表裏用帛可知裘與縹給冬夏之裘衣也此四者春秋之裘衣也四者之外則有中衣中衣之外則有上服袍縹縹服於稍寒之時故皆用帛貴其煖也縹衣服於溫煦之候故用縹貴其輕涼也

朝服之以縹也自季康子始也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

凡在朝君臣同服天子朝服皮弁服衣以素諸侯朝服元冠縹衣縹色與素同而惡於素康子以此為朝服蓋僭天子大夫朝服之衣而又不敬盡同也卒朔謂卒視朔之事也孔子言諸侯視朔用皮弁服卒視朔之事然後服朝服以朝記者引此以明朝服以縹之非禮也

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 鄭氏曰謂若衛文公者未道未合於道愚謂國政治曰有道國政亂曰無道此曰未道者言非國政之失而所值之時未平也蓋或承喪亂之後或值凶札之時則君不充其服自貶損以足用也此上蓋有脫文

唯君有縹裘以誓者大裘非古也 釋文省依註作縹息與反○今按省當讀為社

鄭氏曰大裘借天子也天子祀上帝則大裘而冕縹裘以羔與狐白雜為縹文也省當作縹秋田也國君有縹

禮記集解卷二十九

天

裘誓獵田之禮愚謂夏小正季秋始裘月令孟冬始裘獨在仲秋未可服裘也郊特牲君親誓社鄭註社或作省此誓省亦當作誓社誓社為社田而誓眾也誓眾尚嚴斷故服縹裘大裘天子祭天之服謂之大裘者尊其稱猶祭天之車謂之大路也大裘之所用不可考今裘以元狐為最尊大裘蓋用元狐為之與時魯僭郊禮故服大裘以祭天記者言諸侯唯得服縹裘以誓社若服大裘則非古禮也○先儒謂大裘為黑羔裘蓋以祭服必元故據以推裘之所用耳然羔裘自諸侯以下皆服之而大裘則唯天子服以祀天若大裘即羔裘何以言大裘非古乎

君衣狐白裘縹衣以裼之 釋文衣於既反下不衣同 鄭氏曰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縹為衣覆之使可裼

也袒而有衣曰褻必覆之者裘裘也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褻衣象裘色也孔氏曰天子視朝服皮弁服內有狐白錦衣諸侯在天子朝亦然凡在朝君臣同服天子卿大夫及諸侯卿大夫在天子之朝亦狐白裘其褻不用錦衣當用素衣士不衣狐白天子之士及諸侯之士在天子之朝當麕裘素褻也諸侯朝天子受皮弁之賜歸國則亦錦衣狐裘以告廟秦詩云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是也其在國視朔則素衣麕裘卿大夫亦然愚謂錦衣及下元納衣之屬皆中衣也中衣之內冬則有裘夏則有絺絺春秋則有繭袍綳褶其外則有冕服皮弁服朝服之屬舒上服之衽以掩中衣則爲襲褶上服之衽而露其中衣則爲褻中衣之所用與其色皆隨禮服爲變易若襲衣則絺絺用葛禪用綳袍繭褶用帛皆無異物者也唯裘之取材不一先王制禮因別其貴賤輕重而服之而又辨其色使畧與外服相稱故此篇詳言之鄭氏謂袒而有衣曰褻又謂錦衣上有上衣是也然不能明錦衣之屬之卽爲中衣且又誤立褻衣之名故於經義未晰曲禮曰天子視不上於袷又此篇云凡侍於君視帶以及袷袷者中衣之交領則在外服之內褻而露見者卽爲中衣明矣裘裘不露見故服中衣於裘外褻時則露見此衣褻非衣名也狐白裘人君皮弁服之裘也錦衣者皮弁服以素爲中衣而以朱錦爲之領緣也以領緣名其衣猶郊特牲之言黼黻丹朱中衣也此不用黼黻丹朱中衣而用錦衣者以狐白裘華美故異其領緣以表之以人君中衣領用丹朱故知此錦亦朱錦也狐白裘麕裘

皆皮弁服之裘士不衣狐白則大夫以上皮弁服兼用二裘其所用之異不可考孔氏之所區別未知是否也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鄭氏曰衛尊者宜武猛愚謂右左虎氏旅賁氏之屬也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虎裘狼裘象其威猛以衛君也士不衣狐白鄭氏曰辟君也狐之白者少以少爲貴也君子狐青裘豹裘玄緇衣以褻之麕裘青豹裘絺衣以褻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褻之狐裘黃衣以褻之釋文緇音消麕音迷并音絞戶交反鄭氏曰君子大夫士也緇綺屬也染之以元與狐青裘相宜狐青裘蓋元衣之裘豹胡犬也絺蒼黃之色也孔子曰素衣麕裘緇衣羔裘黃衣狐裘孔子曰皇氏云元衣謂元端也畿內諸侯用緇衣畿外用元衣此狐青是畿外諸侯朝服之裘凡六冕及爵弁無裘熊氏云六冕皆有裘此云元謂六冕及爵弁也天子諸侯皆然而云大夫士者君用純狐青大夫士雜以豹裘內外諸侯朝服皆緇衣以羔爲裘不用狐青也劉氏云凡六冕皆黑羔裘故司服云祭昊天大裘而冕以下冕皆不云裘是皆用羔裘也劉氏以此元衣爲元端與皇氏同今按詩箋云羔裘豹飾卿大夫之服檜風云羔裘迢迢論語云緇衣羔裘唐檜魯非畿內之國何得云畿內諸侯緇衣畿外諸侯元衣若此元衣爲畿外諸侯鄭註此何得云君子大夫士也又祭服無裘文無所出皇氏之說非也六冕皆用大裘是以小祭與昊天不異劉氏之說非也

熊氏之說踰於二家聘禮公禘降立註引玉藻云麋裘青豸裘絞衣以禘之又引論語云素衣麋裘皮弁時或素衣如鄭此言則禘衣或素或絞不定也熊氏云君用素臣用絞皇氏云素衣為正記者亂言絞耳愚謂君子狐青裘豹裘此希冕元冕爵弁服之裘也麋鹿子其色白麋裘青豸裘皮弁服之裘也羔裘豹飾朝服元端服之裘也豹飾猶詩言豹裘也狐裘元端服用於燕居之裘也黃中衣不與上服同色者以其用於燕居而畧其制也論語曰褻裘長短右袂狐貉之厚以居褻裘深衣之裘也大夫士朝元端則服狐裘夕深衣則服貉裘○旄邱之詩曰狐裘蒙茸匪車不東都人士之詩曰狐裘黃黃晉士蔣言狐裘蒙龍一國三公以指獻公與二公子魯人言臧之狐裘以譏武仲是狐裘者自人君以下

禮記集解卷二十九

三

至於大夫士之所常服也鄭氏云黃衣大蜡時臘祭先祖之服誤矣郊特牲黃衣黃冠以祭乃謂蜡祭時野夫之服與此言黃衣不同若如鄭氏之說則黎人自賦其流離之狀魯人作歌於敗北之餘而乃獨舉臘祭之服以為言果何義乎且周本無臘祭說已見月令

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

鄭氏曰非諸侯則不用錦衣為禘也愚謂錦衣狐裘謂狐白裘以錦衣禘之也士不衣狐白大夫雖得衣狐白但用素衣禘之不得用錦衣也

犬羊之裘不禘不文飾也不禘

鄭氏曰犬羊之裘質畧亦庶人無文飾愚謂此下三節雜明禘襲之義犬羊之裘庶人之所服也不禘者賤而畧之也不文飾也不禘者大夫士服裘雖禘若非行禮

之地無事乎文飾者亦不禘也不禘則襲也

裘之禘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禘盡飾也釋見賢

鄭氏曰君子於事以見美為敬弔則襲喪非所以見美孔氏曰弔襲謂主人既小斂之後若未斂之前則禘裘弔檀弓子游禘裘而弔是也凡敬有二體子於父以質為敬故父母之所不敢袒禘臣於君以文為敬故於君所則禘若平敵以下亦襲以其質畧故也愚謂凡中衣之領緣皆華於外服禘則露其中衣之領緣故謂之見美見美所以致飾也弔主哀故去飾君在主敬故盡飾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禘弗敢充也

鄭氏曰充覆也尸襲尸尊也執玉龜襲重寶瑞也無事

禮記集解卷二十九

三

則禘謂已致龜玉也孔氏曰凡執玉得襲故聘禮執圭璋致聘則襲若執璧琮行享則禘此執玉或容非聘享尋常執玉則亦襲也龜是享禮庭實之物執之亦禘若尋常所執及卜則襲敬其神靈也無事則禘謂行禮已致龜玉之後則禘不敢充覆其美亦謂在君前故禘也若不在君所無事則襲愚謂上文言裘之禘此變言服之襲者以明禘襲四時皆有不專屬於裘也充者足乎內而無待於外之意禘以見美凡以致敬而已而襲則義非一端犬羊之裘不禘以其人之賤而不足見美也不文飾也不禘以其事之輕而不必見美也弔則襲以其主於哀戚而不當見美也尸襲執玉龜襲一則以其象鬼神之尊嚴而德充於內一則以其執國家之重器而敬存於中而無待於見美也襲即不禘而記或言不

楊或言襲者據其禮之輕則見不楊之義據其禮之重則見當襲之義也凡行禮以楊爲常其襲者皆有爲爲之也

禮記卷二十九終

翰林院待詔邑後學唐經芳校

禮記卷三十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玉藻第十三之二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釋文球音求魚須文竹崔云用文竹及魚也隨義云以魚須飾文竹之邊須音班○按須字孔疏讀如字

鄭氏曰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爲笏不敢

與君並用純物也孔氏曰按釋地云西北之美者有崑

崙墟之璆琳琅玕焉李巡孫炎郭璞等並云璆琳美玉

球與璆同大夫以魚須文竹者庾氏云以鮫魚須飾竹

以成文愚謂象象牙也大夫士並以竹爲笏大夫以魚

須飾其側士則不飾而其本則大夫士並可用象也故

前云史進象笏通謂大夫士之禮也○自此以下至其

殺六分而去一明笏之制

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大廟說笏非古也小功不說笏

當事免則說之既摺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釋文見賢編反

說本亦作稅同他活反免音問

鄭氏曰言凡吉事無所說笏也大廟之中唯君當事說

笏也免悲哀哭踊之時不在於記事也小功輕不當事

可以摺笏也摺笏必盥爲必執事愚謂說笏謂去於身

也笏或執於手或摺於帶不執不摺是謂說笏天子尊

極射禮文繁大廟之中嚴敬舉三事不說以見笏之無

時而離也當廟中有事則摺之而已蓋雖主祭者亦然

典瑞王摺大圭執鎮圭以朝日是天子主祭亦摺笏鄭

氏謂大廟之中君當事則說笏非也喪事則說笏哀不

在於記事且爲辟踊之有失墜也小功輕喪故不說笏

當殯斂之事而免則說之亦爲其妨於辟踊故也既摺

必盥者言臣將朝君搢笏而往則必盥也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者搢笏既盥自後雖在朝執笏可以不復盥也

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釋文造皇七報反舊七刀反

造進也謂人臣在朝進而受命於君前也畢盡也謂指畫記事盡用笏也笏忽也其字從竹蓋本以竹為之如簡札之用執之以便記事備忽忘而已後王漸文乃飾以他物以美其觀而天子諸侯又別用象玉為之復殊其稱以為尊卑之別焉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釋文殺下同去起呂反

鄭氏曰殺猶杼也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又杼其下首廣二寸半孔氏曰天子諸侯上首廣

二寸半其天子椎頭不殺也大夫士下首又廣二寸半唯中央同博三寸周氏謂曰考工記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相玉書曰琕玉六寸明自照此言笏度二尺有六寸蓋考工記兼其杼上終葵首言之故有三尺相玉書指其終葵首言之此去其杼上而言之天子無所屈則杼上四寸而終葵首諸侯前屈則杼上四寸而圓其首大夫前屈後屈則不特杼其上圓其首而又杼其下圓其末三等之笏雖殊而其中皆博三寸其殺皆六分去一而止於二寸有五分之

釋文釋音必
鄭氏曰此元端服之鞞鞞之言蔽也凡鞞以韋為之必象裳色則天子諸侯元端朱裳大夫素裳唯士元裳黃

裳雜裳也皮弁服皆素鞞孔氏曰祭服元衣纁裳知此朱鞞非祭服者若祭服則君與大夫士無別何得云大夫素士爵韋且祭服名鞞不名鞞也愚謂鞞蔽膝也上古衣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世聖人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以示不忘古之意而因備其飾以為尊卑之別焉凡衣服之色衣從冠鞞屨從裳各因其上下之類也元端服上下通以燕居諸侯以下又用以齊士又用以祭齊服必元上下通用爵鞞此君朱大夫素燕居之鞞也大夫元端素裳素鞞則與朝服同但朝服後袂自別於元端耳特牲記元端爵鞞是士齊祭服爵鞞此燕居元端亦爵鞞者士賤禮畧也○自此以下至三命亦鞞葱衡明鞞鞞之制

釋文鞞音圓
鄭氏曰圓殺直目鞞制天子四角直無圓殺公侯殺四角使之方變於天子也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大夫圓其上方變於君也鞞以下為前以上為後士前後正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正直方之間語也天子之士則直諸侯之士則方吳氏澄曰鞞之制長三尺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天子之鞞自上之左右角斜裁至下之左右角直而無所屈故曰直諸侯上下左右角各正裁五寸自上之左右角五寸下斜裁至下之左右角不盡五寸止上下各有五寸不斜裁故方大夫下之左右角亦正裁五寸其上端不方刻其兩角故圓士下端亦裁方上端不刻圓前方而後直故曰前後正愚謂士前後正吳氏之說為是鄭氏以直方為天子諸侯之士之別無所據也

鄭氏曰此元端服之鞞鞞之言蔽也凡鞞以韋為之必象裳色則天子諸侯元端朱裳大夫素裳唯士元裳黃

○孔氏曰經云前後方是殺四角也上下各去五寸所去之處以物補飾之使方變於天子也按雜記云韠會去上五寸是上去五寸又云紕以爵章六寸不至下五寸是去下五寸鄭註雜記會謂上領縫也又云純紕之所不至五寸然則上去五寸是領也下去五寸是純也若然唯去上畔下畔而云殺四角者蓋四角之處別異之使殊於餘邊也愚謂韠之會去上五寸其紕不至下五寸則其上下所殺當以此為度故鄭氏云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謂所殺之度離上畔下畔各五寸而止也孔疏乃云上下各去五寸以物補之則以註中去字為上聲讀之與經註之義皆不合且鄭註此文本以解公侯前後方之義若韠之上有會下紕以爵章純以素則為韠之通制非獨公侯矣疏乃謂上去五寸是領下去五寸是純其說尤混不可曉也

禮記集解卷三十

四

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釋文廣吉并反又吉成反鄭氏曰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凡佩繫於革帶孔氏曰韠佩並繫於革帶者以大帶用紐約其物細小不堪繫韠佩故也

一命緇韠幽衡再命赤韠幽衡三命赤韠葱衡釋文緇音弗幽讀為黠出注幼糾反鄭氏曰此元冕爵弁服之韠尊祭服異其名耳韠之言亦蔽也緇赤黃之間色所謂韠也衡佩玉之衡也幽讀為黠黑謂之黠青謂之葱孔氏曰他服稱韠祭服稱韠詩毛傳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黃朱色淺卿大夫赤韠

色又淺耳愚謂緇韠即韠韠也衡佩上之珩也珩在上而橫故曰衡此據公侯伯之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者言之若子男之國則卿再命而赤韠葱衡大夫一命而赤韠幽衡士不命而緇韠幽衡也孔疏謂子男大夫服緇韠非也司服於諸侯卿大夫之服其差降但以爵而不以命數則其於韠必不以命數為差也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釋文帶音載辟依註為神婢音律○而素帶以下及下節并細約用紐五字舊在韠前朱之前鄭氏云宜承朱裏終辟亂脫在是南應陳氏云而下服諸侯字

鄭氏曰素帶朱裏終辟謂大帶也而素帶終辟謂諸侯也諸侯不朱裏合素為之如今衣帶為之下天子也大夫亦如之率縞也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縹積如今作幪頭為之也辟讀如裨冕之禪禪謂以縞采飾其側人君充之大夫禪其紐及末士禪其末而已居士道藝處士也愚謂練白色熟絹也率義如左傳藻率鞞琫之率以采色飾物也雜記曰率帶諸侯大夫五采士二采辟在帶側則率在帶中也率下謂率之所不至者士以練帛為帶而但禪其率下也大夫辟垂士辟率下則帶之率及其重屈者而止也士帶禪以緇大夫以上無文居士錦帶尚文也弟子縞帶尚質也二帶不言其禪者禪之度與士同也○自此至走則擁之明帶之制舊本簡策

禮記集解卷三十

五

倒錯不相承接孔氏已依鄭註次其先後但據鄭註則自而素帶終辟以下皆當移就朱裏終辟之下而居韠之後而孔疏則自凡帶有率無箴功之上並置於韠君朱大夫素之前又自肆束及帶至走則擁之鄭氏云宜

承無箴功而孔疏尚依舊次今並依鄭氏說養正

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

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釋結三齊釋文并必

九反組音組紳音申本亦作申○鄭注云結或為紉○

自三寸以下舊在夫人揄狄之下鄭氏云宜承約用組

鄭氏曰三寸謂約帶組組之廣也長齊于帶與紳齊也

紳帶之垂者也言其屈而重也有司府史之屬也三分

帶下而三尺則帶高於中也結約餘也孔氏曰并並也

組者謂帶交結之處以屬其紐約者謂以物穿紐約結

其帶謂天子以下至弟子之等其紐約之物並用組為

之組濶三寸也長齊于帶者言約組組餘長三尺與帶

垂者齊也紳重也謂重屈而舒申人長八尺大帶之下

四尺五寸分為三分紳居二分紳長三尺也紳謂紳帶

鄭注濶濶結謂約組餘組三者俱長三尺故云三齊陳

氏解道曰紳釋結三齊則有司之釋結蓋亦二尺五寸

齊

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緣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緣

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釋文緣音了箴音針○此節舊在

三齊下

鄭氏曰華黃色也愚謂大夫大帶四寸則天子諸侯可

知皆四寸也上文但言帶此特言大帶者以下文又言

雜帶故言大帶以別之也雜帶雜服之帶燕居之服之

所用也君大夫大帶之外別有雜帶其飾則君以朱緣

大夫以元華也雜記公襲朱緣帶申加大帶於上則人

君大帶之外別有朱緣帶明矣君大夫大帶五采而雜

帶唯二采雜帶降於大帶也緇辟謂士之練帶以緇帛

辟其側故士冠禮士喪禮謂之緇帶以其辟名帶也士

無雜帶唯有緇辟大帶其博二寸也繚繞也大夫以上

大帶四寸其繞於身也重之士帶二寸而再繞不重則

其廣亦四寸矣凡帶凡天子以下之帶也凡帶有率則

其箴功可以屬沾以別有采飾在上故也則其無率者

宜精緻矣

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攤之釋文肆音肆以四

朱錄也之下鄭氏云宜承無箴功

鄭氏曰肆讀為肆肆餘也餘束約組之餘組也勤謂執

勞辱之事也孔氏曰謂約帶之餘組及帶之垂者若身

充勤勞之事則斂持在手若身須趨走則攤抱於懷也

愚謂此見雖有事但當收之攤之而不可扱之也

王后禕衣夫人揄狄君命屈狄釋文禕音禕許韋反揄

鄭氏曰禕讀為輦揄讀為搖輦搖皆雉名也刻繒而畫

之著於衣以為飾因以為名也後世作字異耳夫人三

夫人亦侯伯之夫人也王者之後夫人亦禕衣君女君

也屈周禮作闕謂刻繒為翟不畫也此子男之夫人也

禮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以衣服所謂夫

尊於朝妻祭於室也孔氏曰輦謂畫翟於衣六服之最

尊也夫人謂三夫人及侯伯夫人也狄讀如翟翟謂

畫翟翟於衣王者之後祭其先王夫人亦禕衣禮記每

云君衾冕夫人副禕若祭先君則降焉魯祭文王周公

其夫人亦禕衣故明堂位云夫人副禕立于房中君謂

女君子男之妻也被后所命故曰君命或可女君謂后

也屈闕也直刻雉形闕其采畫故云闕翟按鄭註內司

服引爾雅釋鳥伊雉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翟江

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翟王后之服刻繒為之

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以爲文章禕衣畫翟者揄翟畫翟者闕翟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鞠衣色如鞠塵服之以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祿衣御於王之服闕翟赤搖翟青禕衣元鞠衣黃展衣白祿衣黑其六服皆以素紗爲裏故內司服陳六服之下云素紗鄭註云六服皆袍制以白縹爲裏愚謂夫人謂侯伯之夫人也內司服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祿衣是王之外內命婦無服三狄者矣原其意蓋於內命婦深防其並后之端故於其服章使遠降於后而外命婦則又欲其與內命婦相準故孤卿服冕而其妻不服三狄以此與鄭此註於夫人兼言三夫人周禮註又謂三夫人闕狄恐皆未然也君命當作五命字之誤也婦人從其夫之爵位故夫尊於朝則妻榮於室無別受爵命之法內宰職所言贊王后之禮事者詳矣而無贊王后爵命之事是王后亦無爵命人之事註疏謂君命爲受王后之命非也且如其言則夫人及再命一命之妻孰非受命者何獨於子男之妻言之○自此以下至其他則皆從男子明王后夫人及命婦之服

禮記集解卷三十
再命禕衣一命禮衣士祿衣釋文禕依註音鞠居六反又曲六反禮張職反祿吐亂反
鄭氏曰禕當爲鞠子男之卿再命而妻鞠衣則鞠衣禮衣祿衣者諸侯之臣皆分爲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也公之臣孤爲上卿大夫次之士次之侯伯子男之臣卿爲上大夫次之士次之孔氏曰再命謂子男之卿也禕當爲鞠謂子男卿妻服鞠衣也禮展也子男大夫一命其妻服展衣也士祿衣者子男之士不命其妻服祿衣

也鄭註士喪禮祿之言緣黑衣裳以赤緣之愚謂諸侯之臣之服爲三等孤希冕卿大夫皆元冕士皆爵弁也其妻之服亦爲三等孤卿皆鞠衣大夫皆展衣士皆祿衣也如鄭氏之說則有孤之國孤鞠衣卿大夫皆展衣無孤之國則卿鞠衣大夫展衣孔氏又通其例於男子謂有孤之國孤希冕卿大夫元冕無孤之國卿希冕大夫元冕然司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以下非專爲有孤之國言也雜記復內子以鞠衣下大夫以展衣非專爲無孤之國言也

唯世婦命於奠爾其他則皆從男子自君命風伏以下至承夫人揄狄
世婦謂諸侯之內世婦也奠爾猶獻爾也諸侯有公桑蠶室卜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蠶既成則從夫人而獻之於君也世婦之尊視大夫服展衣凡夫尊於朝妻榮於室故卿大夫之妻皆得隨夫而服其服唯世婦乃諸侯之妾必因奠爾命之乃得服其服明君不以私寵加賜也天子之內命婦蓋亦如此

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頤雷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反袷聽鄉任左釋文齊音咨本又作肅鄉許亮反
鄭氏曰紳垂則磬折也齊裳下緝也袷交領也孔氏曰紳大帶也身直則帶倚磬折則帶垂身折則裳前下緝委地足如履之也雷屋簷身俯故頭臨前垂頤如屋雷視下而聽上者視高則敬故下矚也聽上謂聽尊者語宜諦聽故仰頭而嚮上以聽之也視帶以及袷者視君之法下不過帶高不過袷云聽上及聽嚮任左皆備君教使也愚謂此侍立於君之禮也君佩倚臣佩垂君

禮記集解卷三十
九

恆高於臣視下而聽上者視以形聽以神視雖在下而神則恆屬乎君也國君綏視此云視帶以及衿者坐則節於面立則節於頰立則容俯故也聽鄉者聽之所鄉也人右耳目不如左耳目明任左欲其聽之審也○孔氏解聽嚮任左云鄭註少儀云立者尊右則坐者尊左侍君之時君坐是以聽嚮皆以左為節此謬說也坐者尊左義無所出且經云紳垂足如履齊頤雷垂拱則侍君者固未嘗坐又云視帶以及衿視下而聽上則亦非君坐而臣立侍之則安以坐者尊左為說乎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履在外不俟車

此言人臣被召之法鄭氏曰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使使召臣急則持二緩則持一周禮曰鎮圭以徵守其餘

禮記集解卷三十

十一

未聞也今漢使者擁節不俟履不俟車趨君命也必有執授之者官謂朝廷治事處也孔氏曰節以玉為之君召臣有二節時有一節時故合云三也急則二節臣故走緩則一節臣故趨官謂朝廷治事處也外謂其室及官府也在官近不須車故言屨在外遠故言車

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拜則走

士於大夫謂於大夫之見已也迎謂迎於門外也曲禮曰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然則士於大夫非不拜也特不敢迎而拜耳蓋拜迎者敵者之禮也士於尊者謂士見於大夫也先拜進面者大夫於士不迎待之於門內士於門外先拜之乃進入門而見大夫也答之拜則走者若大

夫於門內答拜則走辟不敢當大夫之拜也此皆謂尋常相見之法若始相見則士相見禮云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曰某無以見辭不得命請走見先見之則迎於門外矣又曰士見於大夫終辭其費於其入也一拜其辱也則大夫先拜辱矣

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諡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言字通句絕孔疏讀云

鄭氏曰君所大夫存亦名愚謂稱諡若字者有諡則稱諡無諡則稱字也大夫五十而受爵命死乃有諡名士字大夫謂其生者也若沒則所稱與君所同

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凡祭不諱廟中不諱教學臨文不諱

鄭氏曰公諱若言語所辟先君之名凡祭不諱廟中不諱

禮記集解卷三十

十二

諱謂祝嘏之辭中有先君之名者也凡祭祭羣神廟中上不諱下教學臨文不諱為惑未知者孔氏曰有公諱無私諱但諱公君不得私諱父母也廟中上不諱下若有事於祖則不諱父也有事於父則諱祖教學謂師長也教人若諱疑誤後生也臨文謂簡牒及讀法律之事若諱則失於事正也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釋文徵張里反趨七須反本又作趨齊依註作齊疾私反還音旋本或作旋辟本亦作僻匹亦反又

鄭氏曰君子士以上徵角宮羽玉聲所中也徵角在右事也民也可以勞宮羽在左君也物也宜逸趨以采齊

路門外之樂節也門外謂之趨齊當為楚齊之齊行以肆夏登堂之樂節周還反行也宜園折還曲行也宜方揖之謂小俯見於前也揚之謂小仰見於後也鏜鏜貌鸞在衡和在式孔氏曰路寢門外至應門謂之趨趨時歌采齊為節路寢門內至堂謂之行行時歌肆夏為節按爾雅釋宮云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此對文耳若總而言之門內謂之行門外謂之趨鄭註樂師云行謂於大寢之中趨謂於朝廷然則王出既服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采齊作其反入至於應門路門亦如之此謂步迎賓客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尚書傳曰天子將出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是也反行謂到

禮記集解卷三十

十一

反而行假令從北嚮南或從南嚮北曲行謂屈曲而行假令從北嚮南行曲折而東嚮西嚮也吳氏澄曰徵謂養中林鍾角則中姑洗也宮謂聲中黃鐘羽則中南呂也徵陰音之首故居右角間二律與徵近故以角配徵宮陽音之始故居左羽間二律與宮近故以羽配宮愚謂徵角宮羽謂左右兩璜之聲所中也凡以律均鍾者倍而又半磬氏疏樂云磬前長三律後長二律蓋謂黃鐘之磬此以律均磬之法也佩玉四聲亦必其大小長短厚薄之不同但其詳不可考耳周禮大司樂函鍾為宮之屬皆不用商說者謂商有殺伐之意故不用此佩玉有徵角宮羽而無商蓋佩玉所以養德故亦無取乎殺伐之義也中矩言其方中規言其圓其身周折俯仰故佩玉之璜觸衝牙而鳴鏜然也君子之養其心非徒

恃乎鸞和佩玉而所以消其匪僻而導其和平者此亦有助焉爾此節所言蓋主謂天子諸侯之禮故佩玉則備四聲行步則有樂節在車則有和鸞若大夫士雖有佩玉而其儀物則當有降殺矣○周禮之九夏儀禮之笙詩劉原父謂皆有聲而無辭朱子以為笙詩蓋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蓋以九夏笙詩曰奏曰笙曰樂而不曰歌以此決其無辭也然大射燕禮管新宮文王世子云下管象象周頌維清之詩也左傳宋公賦新宮則新宮亦詩也此二詩用以管與南陔等六詩用以笙者一也新宮象為詩則南陔六篇之曰笙曰樂者何害其為詩乎南陔白華等名必取詩辭而名之者也若但如曲譜則其曰南陔曰白華曰華黍者何所取以名之肆夏與采齊同用觀采齊之名亦必詩篇也則肆夏亦詩而王夏以下皆當為詩矣但先儒謂肆夏即周頌之時邁則未有以見其必然耳

禮記集解卷三十

十一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此謂大夫士之禮也君在謂君出視朝時也結佩謂結其兩璜於綬而使不得鳴也君在不佩玉非全不佩也結其左而設其右焉耳君子於玉比德結其左者示其德之不敢擬於君也居則佩玉左右皆設之也朝則結佩結其左也○鄭氏以此為世子之禮又以左結佩右設佩為事佩然上文並未言世子此何忽而及之君在不佩玉正與君在則錫同鄭於彼註云臣在君所此不當為異義又上下文俱言佩玉亦不應結佩設佩忽為事佩也

齊則結佩而爵鞶釋文齊側皆反鞶側鞶反

鄭氏曰結屈也結又屈之爵韞者齊服元端孔氏曰結
結佩謂結其綬而又屈上之也諸侯以下皆以元端齊
而以爵韞為韞同士禮以其齊故不用朱韞素韞也愚
謂士喪禮陳襲事於房中不結鄭云江河之間謂榮收
繩索為結是結者屈而又屈之義也君在不佩玉為時
暫以兩璜上結之而已齊有十日則以璜及衝牙屈上
當璜與珞而結之又屈而上當珞而結之也蓋佩玉有
聲齊者欲靜以致思故結結其佩即齊者不樂之義也
不去而但結結之者君子無故玉不去身也
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
君子於玉比德焉

鄭氏曰喪主於哀去飾也凡謂天子以至士佩玉有衝
牙居中央以前後觸也故謂喪與災青朱子曰佩玉上

禮記集解卷三十

五

橫曰珩下繫三組貫以璜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璜
末縣一玉兩端皆銳曰衝牙兩旁組半各縣一玉長博
而方曰琕其末各縣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日璜又以兩
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交貫於璜而下繫於兩璜行則衝
牙觸璜而有聲也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
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珣玞而緹
組綬釋文綬音受純讀為緇其反瑜羊朱反綦音其璣
而究反徐又作璜同玞武巾反字又作玞同緹音溫
鄭氏曰玉有山元水蒼者視其文色所似也綬者所以
貫佩玉相承受者也純當為緇古文緇字或作絲旁才
綦文雜色也緹赤黃孔氏曰山元水蒼玉色似山之元
而雜有文似水之蒼而雜有文尊者玉色純公侯以下
玉色漸雜而世子及士唯論玉質不明玉色則色不定

也瑜是玉之美者故世子佩之然諸侯世子雖佩瑜玉
亦應降殺天子世子也璣玞石次玉者賤故士佩之愚
謂佩白玉元玉之屬皆謂兩璜兩珞及衝牙之玉也其
在上之珩則前云一命再命幽衡三命葱衡是也

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

象環以象牙為環也爾雅曰肉好若一謂之環陳氏滌
曰象環五寸燕居佩之非禮服之正佩也○鄭氏曰孔
子佩象環謙不比德亦不事也象有文理者也環取可
循環而無窮孔氏曰象環五寸法五行也愚謂環玦之
屬古人所常佩故晉獻公賜太子申生以金玦叔孫穆
叔之子孟丙見於公公與之環而佩之經解云行步則
有環佩之聲孔子佩象環蓋以象之貴次於玉故用以
為燕居之佩其取節於五寸者亦大小之度宜然爾註
疏之說鑿矣○自古之君子必佩玉以下至此明佩玉
之法

禮記集解卷三十

五

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釋文
正必

鄭氏曰童子未冠之稱也冠禮曰將冠者采衣紛也愚
謂童子之衣有緣曲禮云兩手摳衣去齊尺是又有齊
則童子之衣深衣之制也深衣用白布緣以績及青今
童子用緇為深衣用錦為緣皆異於成人也錦紳以錦
辟其帶紳也弟子縞帶則童子之帶以縞為之而辟其
紳以錦與士之率下辟同也紐帶之紐也童子錦紳而
錦紐則凡帶紐之所用與辟同也束髮謂總也士喪禮
髻用組又士冠禮緇纒長六尺總之色宜與纒同是成
人束髮用緇組今童子用錦為束髮凡此童子所用之

錦皆朱錦也取其華美也

童子不裘不帛不履絢無繩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釋文絢其俱反見賢備反

鄭氏曰皆為幼少不備禮也裘帛溫傷壯氣也絢屨頭飾也愚謂童子冬不衣裘其袍繭及褶又皆以布為之不用帛亦為防其奢汰也不履絢不備飾也凡服必稱其情童子無繩服以未能悖行孝弟情不能至繩也當室則繩既與族人相接則使遂其服責之以必當盡之情而使之企而及也聽事往給喪家役使也不麻不加麻經也有服者至小斂而加麻聽事不麻亦謂所為服總者也主人之位在前階下西面立於其北者為教使便也南面者別於主人也見先生從人而入不敢輕動長者也○問喪童子不繩唯當室繩者其免也然則

不繩者固不免矣鄭於此註云雖不服繩猶免顯與問喪違崔氏熊氏謂不當室而免者謂未成服而來不知成服以後雖成人亦不免矣豈獨童子哉

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釋文飯扶晚反

鄭氏曰先生致仕者也異爵者謂卿大夫也禮註士相見愚謂凡為客之禮皆後主人而祭嫌此或異故明之先飯示為長者嘗食也

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殮主人辭以疏

鄭氏曰祭者盛主人之饌也殮者美主人之食也疏之言殯也孔氏曰殮者食竟作三飯殮也殮是已飽猶食美故也

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

客自徹之徹主人所自置者禮欲其相當也主人辭焉

禮記集解卷三十

六

則止曲禮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與辭於客然後客坐是也

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壹食之人一人徹凡燕食婦人不徹

鄭氏曰一室之人同事合居者也賓客則各徹其饌也壹猶聚也為赴事聚食也婦人質不備禮孔氏曰賓客則各徹其饌今同事合居既無的賓主故必少者一人徹饌也壹食之人謂暫為赴事壹聚共食則亦推一人徹也愚謂一室之人謂同事合食而各設饌具者也壹食謂相聚共饌具而食也燕食朝夕常食也

食棗桃李弗致于核瓜祭上環食中葉所操釋文操七刀反

鄭氏曰弗致于核恭也上環頭付也孔氏曰弗致于核謂懷其核不置於地也環者橫斷形如環也上環是寔

間下環是脫華處用上環祭先而食中葉手所持者此庶人法也愚謂祭上環者以上為尊葉所操者為手持有垢澤也

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君子釋文後孰豆反先悉屬反

鄭氏曰果實陰陽所成非人事也火孰者先君子備火齊不得也孔氏曰果實是陰陽所成非關人事故不得先嘗火孰調和是人之所為恐和齊不備故先君子而嘗之

有慶非君賜不賀

鄭氏曰唯君賜為祭也愚謂有慶謂或有喜慶之事君賜如孔子生伯魚而君賜以鯉是也雖有喜慶之事而非有君賜則不足為祭故不賀周禮大宗伯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屬凡賀者必有物以將之蓋若乘壺酒束

禮記集解卷三十

七

脩一犬之類與

有憂者

鄭氏曰此下絕亡非其句也

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

鄭氏曰此補脫重

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餒

鄭氏曰以其待已及饌非禮也愚謂孔子於季氏降等

之客也禮宜執食與辭今孔子不辭凡食先食穀穀既

飽乃餒今孔子不食肉而餒蓋以季氏失禮故以此示

其意也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句衣服服以拜賜句君未有命弗敢

即乘服也按孔疏本拜字絕句陸氏

受君車馬衣服之賜既拜受之矣至明日更乘服所賜

往至君所而拜也既拜之後君再命之乘服乃敢乘服

之若未有命則不敢乘服也左傳魯叔孫豹受大路之

賜於王及卒杜洩將以路葬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

路將焉用之蓋叔孫豹受賜歸魯王無再使乘路之命

故終身不敢乘此雖受賜於天子之事受賜於其君者

亦然也

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酒肉之賜弗再拜

鄭氏曰稽首致首於地據掌以左手覆按右手也酒肉

之賜輕也受重賜者拜受又拜於其室愚謂君賜稽首

謂拜君賜者當為稽首之拜也據掌致諸地謂為稽首

之拜之法也據掌以左手據右手之掌也致諸地謂首

及手俱至地也再拜者賜時拜受明日又注拜也酒肉

之賜輕雖君賜不再拜

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

鄭氏曰慎於尊卑

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

宰家臣之長也皆再拜稽首送之者大夫使人則於阼

階下南面拜送士親則於君之門外拜送也

膳於君有葷桃荊於大夫去荊於士去葷皆造於膳宰釋

葷許云反菹音列又音例去起呂

鄭氏曰膳美食也葷桃荊辟凶邪也大夫用葷桃士桃

而已葷薑及辛菜也荊荻帚也造於膳宰既致命而授

之陳氏祥道曰膳致福之膳也非是則無事於桃荊鄭

氏以膳為凡美食誤也愚謂少儀曰為已祭而致膳於

君子曰膳用葷桃荊者以其為鬼神之餘恐有不祥之

干也葷辛物能去穢惡桃荊能解不祥於君備三者大

夫去其一士去其二尊卑之差也造猶內也膳宰膳夫

也周禮膳夫受致福者而膳之祭僕凡祭祀致福者展

而受之造於膳宰者蓋祭僕受而內之也

大夫不親拜為君之答已也釋文為于偽反

鄭氏曰不敢變動至尊孔子曰解大夫所以不自獻之

義也自獻則屈動君答拜已故不親也

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答拜

鄭氏曰小臣受大夫之拜復以入告大夫拜便辟也孔

氏曰大夫拜賜而退者大夫往拜至於門外告君之小

臣小臣受其辭入以白君大夫乃拜拜竟則退不待白

報恐君召進答已故也士待諾而退者君不拜士士故

於外拜拜竟又待小臣傳君之報諾而退也又拜者小

臣傳君諾出士又拜君之諾報也弗答拜者謂君不答

士拜也愚謂鄭氏知小臣入告君者以周禮小臣掌王之小命掌三公孤卿之復逆故知諸侯亦小臣掌羣臣之復逆也

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敵者不在拜於其室釋文敵本又作適音狄

鄭氏曰弗服以拜異於君惠也拜受又就拜於其家是所謂再拜也敵者不在謂來賜時不見也見則不復往也愚謂士於大夫之賜亦再拜大夫尊也衣服弗服以拜則車馬亦然敵者來饋已不在家拜受則明日當往拜若孔子於陽貨蒸豚之饋是也若在家拜受則不再拜也

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

鄭氏曰此謂獻辭也少儀曰君將適他臣若致金玉貨

禮記集解卷三十

手

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是其類也孔氏曰謂有物獻尊者其辭不敢云獻聞於尊者但當云致馬資於有司及贈從者之屬也

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

鄭氏曰承受也士有慶事不聽大夫親來賀已不敢變動尊也愚謂承進也賀乃禮之輕者士於大夫不承賀尊卑遠不敢以輕禮襲之也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尊卑近也

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

鄭氏曰事統於尊○自君賜車馬至此明受賜及獻人之法

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鄭註或曰乘兵車不式

鄭氏曰禮盛者服充大事不崇曲敬孔氏曰服襲是充

美於內唯盛禮乃然故大裘不裼禮盛服充也路車知天車乘路車不式亦是禮盛不為曲敬之例愚謂禮盛則服充者專其敬於內則不敢致其飾於外也大裘不裼者外襲衾服也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釋文唯于癸反徐以水反

皆為急趨父命也

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遇時親癯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釋文癯才細反

鄭氏曰言非至孝也癯病也王季有疾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方氏憲曰出不易方有定所也復不過時無愆期也孝子事親豈必老而後如此以親老者尤不可不知也愚謂易方則恐召已而莫知所在過時則恐失期

禮記集解卷三十

主

而貽親之憂色容不盛所謂色憂不滿容也疏節謂疏畧之節而未足為至孝也於疏畧之節苟不能盡固不可以為子然而孝子之於親更有進於是者則亦在夫人之自勉而已

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釋文圈起權反

鄭氏曰孝子見親之器物哀惻不忍用也圈屈木所為謂卮匱之屬孔氏曰手澤平生所持手之潤澤口澤平生口飲潤澤之氣書是男子所有故父言書杯圈婦人所用故母言杯圈○自父命呼至此明事親之禮

君入門介拂闈大夫中楨與闈之間士介拂楨釋文闈魚反楨直

鄭氏曰此謂兩君相見也楨門楔也君入必中門上介

夾闈大夫介士介雁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君若迎聘賓
 擯者亦然孔氏曰闈門中所豎短木棖門之兩旁長木
 上介近君故拂闈大夫介微遠於闈故當棖與闈之間
 士介卑去闈遠故拂棖崔氏皇氏云君入當棖闈之中
 主君在闈東賓在闈西主君上擯在君之後稍近西而
 拂闈賓之上介在賓之後稍近東而拂闈大夫擯介各
 當君後在棖闈之中愚謂門中設闈者所以界別左右
 以表賓主之所行也下文云賓入不中門此大夫得中
 棖與闈之間者下文謂大夫出聘不敢僭君禮此謂介
 隨君後而行故不嫌也又聘禮賈疏云主君於東闈之
 內賓於西闈之內並行而入上介於西闈之外上擯於
 東闈之外皆拂闈次介次擯皆大夫中棖與闈之間末
 介末擯皆士各自拂棖如賈氏之說則門中有二闈而
 君以下入門之法皆與崔氏皇氏之說不同然儀禮於
 凡宮室之制有東西者皆著言之若東楹西楹東塾西
 塾東堂西堂之類無不然而士冠禮筮日布席于門中
 闈西闈外士喪禮卜日席於闈西闈外特牲禮筮日席
 于門中闈西闈外皆但曰闈無東西之文則門唯一闈
 明矣賈氏說非是

賓入不中門不履闈公事自闈西私事自闈東釋文闈音域又況域

鄭氏曰此謂聘客也不中門不履闈辟尊者所行也闈
 門限公事聘享也私事覲面也孔氏曰不中門謂不當
 闈西棖闈之中而稍東近闈也聘享奉君命故謂之公
 事自闈西用賓禮也私事謂私覲也非行君命故謂之
 私事自闈東從臣禮也愚謂聘禮賓覲入門右北面奠

帶再拜稽首擯者辭賓出奉幣入門左是私事亦自闈
 西但初從闈東辭之乃就闈西耳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

鄭氏曰尊者尚徐接武踏半迹繼武迹相及中武迹間
 容迹孔氏曰君謂天子諸侯也武迹也接武者二足相
 躡而踏其半也繼武者兩足迹相繼也中猶間也中武
 每徒足間容一足地也愚謂此謂在君宗廟之中尊卑
 行步之法也君與尸尊故其行接武大夫稍卑故繼武
 士又卑故中武尊者行徐卑者行疾也

徐趨皆用是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或為數

鄭氏曰疾趨謂直行也疏數自若發謂起履也移之言
 靡迤也毋移欲其直且正孔氏曰移謂靡迤動搖也愚
 謂徐趨徐行也上言行此言徐趨一也皆用是者言不
 獨宗廟之中尊卑行步如上文之所言凡君臣相與行
 禮其徐趨之法皆用是接武繼武中武之差所謂君行
 一臣行二也聘禮公當楯再拜賓三退負序而公受玉
 於中堂與東楹之間君接武大夫繼武之節於此可見
 矣疾趨疾行也發起也謂起踵也徐趨舉前曳踵疾趨
 則欲起踵而離地也行疾則手足易動故欲其無移○
 凡行步疾徐之節有三徐曰行疾曰趨甚疾曰走此云
 徐趨即行也下文所謂罔豚行也疾趨即趨與走也趨
 則下文所謂端行走則下文所謂弁行也若別而言之
 唯端行正名為趨故曰行以肆夏趨以采齊又曰二節
 以走一節以趨又曰父命呼走而不趨曲禮曰堂上不
 趨執玉不趨此皆正指端行為趨也若通而言之則行
 亦名為趨此云徐趨聘禮云將授志趨是也走亦名為

趨此云疾趨包下端行奔行是也

罔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然
釋文罔舉遠反又去既反豚本又作豚同大本

鄭氏曰罔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曳踵則衣之

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孔氏曰罔豚

言曳轉足循地而行也不舉足謂足不離地也齊裳下

緝也足既不舉身又俯折則裳下委地曳足如水流狀也席上亦然者言在席上未坐其行之時亦如是罔豚行齊如流也

鄭氏曰此疾趨也端直也愚謂端行謂趨也趨則張拱

端好故曰端行頭雷身俯而頭前臨其頭如屋雷之垂

也如矢謂行直而不邪曲也奔行走也奔急也行莫急

於走故曰奔行刻刻起履貌行疾故見其起履刻刻然也士相見禮曰庶人見於君不為容進退走蓋趨為容而走不為容故但狀其起履之急疾而已

執龜玉舉前曳踵踳踳如也
釋文宿宿色六反本或作踳同

鄭氏曰著徐趨之事孔氏曰踳踳舉足促狹也

凡行容惕惕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
釋文惕音傷又音翔本又作洋音詳

鄭氏曰凡行謂道路也惕惕直疾貌齊齊恭愨貌濟濟

翔翔莊敬貌也○自君與尸行至此明行步之法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趨
釋文齊音速○按齊當音側皆反皇氏讀

鄭氏曰齊趨謙愨貌趨猶威蹙也孔氏曰舒遲閑雅也

尋常舒遲若見所尊之人則齊趨謂自斂持迫促不敢

自寬者也愚謂君子之容舒遲申申天天是也齊則莊

嚴而不敢舒散趨則急速而不敢遲緩

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

容德色容莊坐如尸
釋文德如字德音

鄭氏曰足容重舉欲遲也手容恭高且正也目容端不

睇視也口容止不妄動也聲容靜不噉歎也頭容直不

傾顧也氣容肅似不息也立容德如有予也色容莊勃

如戰色坐如尸尸居神位敬慎也孔氏曰德得也立則

磬折如人授物予已已受得之形也應氏鑄曰立容德

蓋中立不倚儼然有德之氣象也愚謂立容德不動移

也所謂山立是也德者得也凡人有所得於已則無所

奪於外也色容莊不惰慢也坐如尸不箕踞也凡此皆

君子容貌之常也○問禮記九容與論語九思同本原

之地固欲存養於容貌之間又欲隨事省察朱子曰即

此便是涵養本原這處不是存養更於甚處存養

燕居告溫溫

鄭氏曰告教使也孔氏曰燕居色尚和善教人使人之

時唯須溫溫不欲嚴慄

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

孔氏曰祭如在也愚謂下文喪容戎容分別言之此言

祭獨否者蓋祭祀無言而容貌即一身之容顏色即視

容色容而皆不外於本愛慈之誠以著為如在之敬不

容以別言也

喪容曩曩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爾爾
釋文曩良反顛字又作顛音田又丁年反視容又

作日容瞿視具反又紀力反

鄭氏曰纍纍羸德貌頭顛思貌瞿瞿梅梅不審貌繭繭聲氣微也孔氏曰纍纍謂容貌毀瘠頭顛顏色憂思不舒暢也瞿瞿驚遽貌梅梅謂微味也孝子在喪所視不審故瞿瞿梅梅然繭繭猶綿綿聲氣微細陸氏佃曰張則瞿瞿收則梅梅愚謂喪容對下三者謂身容也下戎容亦然

戎容暨暨言各語諸色容厲肅視容清明釋文暨其說反字徐市志反

鄭氏曰暨暨果毅貌諸諸教令嚴也厲肅義形貌清明察於事也吳氏澄曰喪容之哀先觀顏色故色容在先戎容之嚴先在號令故言容在先

立容辨卑毋謂頭顛必中釋文辨讀為既彼檢反字林既按鄭氏讀辨為既以立容既卑為句黃氏辨如字以立容辨為句卑毋謂為句今從之

禮記集解卷三十

黃氏曰立容辨謂明辨尊卑上下之分無僭上也又慮其卑退失分則近於調媚故云卑毋謂愚謂立容辨者立容有佩倚佩垂佩委之不同宜辨別其宜也卑毋謂者立固以卑俯為恭又不可以過卑而失之謂也頭顛必中者立或頭顛向前而頭顛不可傾側也

山立時行盛氣顛實揚休玉色釋文顛依注讀為閩音田

鄭氏曰山立不搖動也時行時而後行也顛讀為閩揚讀為陽聲之誤也盛身中之氣使之閩滿其息若陽氣之體物也玉色色不變也愚謂揚讀如字盛氣顛實揚休謂盛其氣以閩實於內而發揚其休美於外若聘禮記所謂發氣盈容也玉色謂溫潤也上節通戒儀容此節似專屬一事而言山立之上疑有脫文○吳氏澄曰舊註以立容辨止玉色合上戎容四句共為一節今按

立容以下五句於戎容無所當宜別為一節愚謂自立容辨以下鄭氏本不專指戎容至孔疏乃上合於戎容解之其義非是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伯曰天子之力臣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其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釋文守手又反

伯謂九州之長也力臣謂天子宣力之臣此擯於諸侯之辭也若擯於天子則曲禮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是也諸侯之於天子謂擯於天子之辭也某土者稱其方若東土西土也左傳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守臣言天子守土之臣左傳欒盈曰得罪於王之守臣是也某者稱其名約曲禮當曰某土之守臣某侯某也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謂四夷之長入天子之國擯者所稱也某屏者亦稱其方也屏者言在邊境為天子之屏蔽也約曲禮當曰某屏之臣某子某也其於敵以下曰寡人謂諸侯自稱於諸侯及其臣民也其擯於諸侯則曰寡君小國之君謂庶方小侯也曰孤亦自稱於敵以下之辭也擯傳辭也賓主行禮有介以傳客之辭有擯以傳主人之辭皆謂之擯也擯者亦曰孤謂擯於諸侯之辭也其擯於天子則曰某人某○鄭氏曰伯上公九命分陝者按曲禮二伯擯於諸侯曰天子之老不曰天子之力臣也○自此至末明尊卑稱謂之事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

禮記集解卷三十

孔氏曰上大夫卿也自於已君之前稱曰下臣君前臣

名稱下臣某也若出使他國擯者稱上大夫為寡君之
老下大夫對已君稱名不敢稱下臣卑遠於卿也若出
使擯者稱為寡大夫不敢云寡君之老

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公子曰臣孽
釋文適丁歷反孽音栢五葛反

列五鄭氏曰孽當為栢聲之誤孔氏曰世子自名公子曰臣

孽皆謂對已君也愚謂公子謂諸侯庶子也木之旁萌
者曰孽故以為庶子之稱父前子名亦當稱云臣孽某

也

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
釋文傳陟逆反遽其庶反

鄭氏曰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士臣於大夫者曰私臣

孔氏曰遽是促遽士位卑給車馬役使故稱傳遽亦謂
對已君也皇氏以為對他國君其義亦通愚謂此稱於

禮記集解卷三十

他國君他國大夫之辭也周禮行夫掌邦國傳遽之事

鄭云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釋文云以車曰

傳以馬曰遽蓋傳遽乃事之至賤者以此自稱甚謙之

辭也私私臣也士於同國大夫曰賤私士相見禮曰某

也夫子之賤私是也於他國大夫曰外私雜記士計於

他國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是也

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
老
釋文使色更反

私事使謂以私事自使人於諸侯也私人家臣也私人

擯謂私行出疆而使家臣傳辭於諸侯也家臣將命則

不得稱其主為寡大夫寡君之老故稱名謂稱曰君之

外臣某也公士擯謂奉君命出使聘而公士為之傳辭

也大聘使卿曰寡君之老小聘使大夫曰寡大夫然卿

出大聘其為上介者乃大夫此但曰公士擯者蓋卿聘
則介有大夫士若大夫聘唯士介故此曰公士擯兼上
下大夫言之也○鄭氏曰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
也若魯成公時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劉氏傲曰
趙襄子使人弔夫差曰寡君之老無師使陪臣隆敢展
布之此則名者也愚謂既以君命行則非私事矣註說
非是陪臣不得稱諸侯為寡君楚隆於趙襄子雖稱名
然其曰寡君之老則失辭矣此乃春秋之僭禮不可引
以證經

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為賓也
釋文賓必勿反

鄭氏曰謂聘也大聘使上大夫小聘使下大夫公士為

賓謂作介也

禮記集解卷三十

禮記卷三十終
平陽後學來廷耀校

禮記卷三十一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明堂位第十四 別錄屬明堂陰陽

此篇記周公相成王朝諸侯於明堂以致太平而成王賜魯以天子之禮樂也○魯用天子禮樂蓋東遷以後之僭禮惠公始請之而僖公以後始行之者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使果成王所賜孔子何以發此嘆乎記者不知其非而反盛誇之以為美且四代之尊魯用犧象山罍而已三代之爵魯用玉琖仍離而已三代之灌尊魯用黃目而已其餘未嘗用也而記於魯之所未嘗用者亦備陳之蒸嘗社蜡諸侯之常祀也而以為天子之祭振木鐸諸侯之常政也而以為天子之政分器同姓諸侯之所同得也而以為天子之器其鋪張失實如此唯四代之制畧有見於此者君子亦有考焉爾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軒直遙反下皆同依本又作展同於豈反鄉許亮反鄭氏曰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也天子周公也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周公於前立焉孔氏曰皇氏云斧依在明堂中央大室戶牖間陳氏祥道曰成王宅憂周公位冢宰百官總已以聽及既成洛邑輔成王以朝諸侯乃率以祀文王若曰代之而受朝則誤矣代之之說始於荀卿盛於漢儒於是攝政之年是皆不知書者也愚謂周公營洛邑為東都侯甸男邦采衛咸在王在新邑烝祭歲王賓殺禮咸格

朝諸侯於明堂必在是時四時常朝受於廟大朝觀則為壇明堂以祀天布政本非朝諸侯之所此蓋以洛邑初成故大朝觀之事特於明堂行之蓋異其事以新天下之耳目乃一時創行之典也成王免喪即政求助羣臣見於閔予小子諸詩必無至六年尙不能朝諸侯之理且成王既至東都率諸侯以祀文武而周公乃代之受朝是二天子也尙書左傳之言周公不過曰位冢宰正百工而已曰相王室以尹天下而已未有言其踐天子位者而荀卿始言之禮記出於漢儒遂有周公踐阼朝諸侯於明堂之說皆欲侈周公之事而失其實者也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釋文采七在反塞先代反

三公謂二伯統領諸侯者也明堂九階東西北各二階而南面三階中階阼階賓階南面之三階也三公中階之前以對王為尊也門東門西應門之左右也明堂四面有門而南門之內又有應門也諸侯言位諸伯以下言國互見之也諸侯諸伯諸子諸男此侯甸男采衛五服之諸侯在中國者也九夷八蠻六戎五狄在九服之外所謂四海者也九采之國謂蠻服諸侯也王制千里之外曰采曰流自蠻服以內皆謂之采其地在九州之內采取美物以貢天子大行人侯服貢祀物至要服貢

第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8 頁 五

貨物是也采之地盡於蠻服故謂蠻服為九采四塞四方邊塞之國夷鎮蕃三服之諸侯在九州之外者也世告至者謂無朝貢常期每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來至大行人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豈見是也四塞之國蓋在四門之內與夷蠻戎狄相近象蕃國之守候邊塞而外與四海接也侯甸男采衛在應門內要服在應門外蕃國在四門內四海在四門外以應門之內象中國以四門之內象九服近者在內遠者在外此諸侯朝位之差也孔氏曰九夷之國在東門外之南故北上八蠻在南門外之西故東上六戎在西門外之北故南上五狄在北門外之西故東上陳氏祥道曰周禮外朝之位左孤卿右公侯伯子男射人孤東面卿大夫西面皆尚右東西面者皆尚北路門之左右者皆尚中而明堂位諸侯西面諸伯東面則不尚右在門東門西者東上則不尚中在西門之外者東面南上則不尚北何也儀禮諸侯覲於天子壇壝宮於國外上介皆奉其君之旅置於宮尙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旅而立位皆東上是朝於國外與國內之禮異也明堂位與壇壝宮相類蓋亦國外之禮然也

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鄭氏曰朝於此所以正儀辨等也愚謂明堂蓋以其在國之陽而洞然通明故以為名朝諸侯特一時之事耳以為明諸侯之尊卑乃附會之說也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

成王釋文相息亮反類音班量徐音亮鄭氏曰以人肉為薦羞惡之甚也踐猶履也頒讀為班

皮謂丈尺高卑廣狹也量謂豆區斗斛筥筥所容受致政以王事歸校之孔氏曰鬼侯史記作九侯方氏慤曰紂之惡不止於脯鬼侯蓋舉其甚者以明武王之所以伐也愚謂制禮以定民志作樂以和民心頒度量以民俗故天下之服由此也

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

鄭氏曰王功曰勲事功曰勞曲阜魯地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革車兵車也兵車

千乘成國之賦也詩魯頌曰王謂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公車千乘朱英綠騰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同之於周尊之也魯公伯禽孔氏曰臣瓚註漢書云魯城內有曲阜逶迤長八九里魯受上公五百里之封又加四等附庸四等謂侯伯子男也按大司徒註云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總為二十四同謂百里也既受五百里之封五五二十五為二十五同又加二十四同故云四十九同開方計之得七百里愚謂鄭氏四等附庸之說本無所出周禮諸公之地方五百里國之大者無踰於此若地方七百里半天子之地則雖漢時封三庶孽幾半天下者其廣大亦不至此此記者之夸辭耳以魯之封

域考之北抵汶上東盡於海西鄰宋衛南至泗水得淮
其不得為方七百里明矣公羊傳曰周公白牡魯公駢
獬羣公不毛周公盛魯公豸羣公廩則魯之祀周公其
禮固有異矣然未有以見其用天子之禮樂也魯僭郊
禘見於禮運孔子之嘆及呂氏春秋之書武宮之立見
於春秋乘大路設兩觀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
大夏皆僭天子之禮見於公羊傳子家駒之言則其所
用四代之器服以為出於成王之所賜者亦未可盡信
也

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
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釋文載音載又如字孤音
作旗音其疏本又作旂力
求反○按載如字亦通

禮記集解卷三十一 五十一

稷以祈農事也故啟蟄而郊郊而卜耕此魯郊在建寅
之月明矣凡經典所言祭祀之月皆舉夏正周禮大宗
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
冬享先王大司樂冬至至圜丘夏至至方丘之類無不
皆然唯春秋所書郊禘嘗烝之月則為周正耳天子祭
天歲有九而魯僭其二焉郊及大雩是也皆祈祭也其
冬至大報天之祭則魯未嘗行也大路天子祭天之車
也弧以竹為之其形象弓以張旌旗之幅考工記弧旌
枉矢以象弧是也韜所以韜弧之衣也日月之章大常
之旗也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
壘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篋爵用玉琖
仍雕加以璧敬璧角俎用琯琯釋文大廟音素後大廟音
同儀素何反下同儀音素

先且反影本亦作雕鬱息縷反又祖管反琖側眼反散
鄭氏曰禘大祭也周公曰大廟魯公曰世室羣公稱宮
白牡殷牲也尊酒器犧尊以沙羽為畫飾象骨飾之鬱
鬱之尊也黃彝也按此文誤脫當云象尊象骨飾
之黃日黃彝也鬱鬱之尊也灌酌
鬱尊以獻也瓚形如槃容五升以大圭為柄是謂圭瓚
篋邊屬也以竹為之彫刻飾其直者也爵君所進於尸
也仍因也因爵之形為之飾也加加爵也散角皆以璧
飾其口也琯始有四足也歲為之距愚謂此言魯禘所
用之禮也季夏六月夏正之六月也禘者天子之大祭
祭始祖所自出之祖於大廟而以始祖配之也魯之禘
蓋祀周公而以魯公配之故曰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
以記之所言考之魯之禘祭其禮皆視天子而有降焉
則其不及文王可知矣其謂之禘者蓋以不及羣廟之

禮記集解卷三十一 六十一

主而所用者乃禘之禮樂也白牡者周公之牲也祭周
公以先代之牲蓋出於成王之命以示其不敢臣周公
之意也尊用犧象山壘薦用玉豆雕篋爵用玉琖仍雕
俎用琯琯皆兼用前代之器也天子宗廟之祭於前代
之器備用之諸侯唯用當代之器魯兼用前代之器而
不備焉降於天子而隆於諸侯也邊豆皆飾以玉而雕
鏤之豆言玉簋言雕互見之也玉琖夏后氏之爵也玉
琖仍雕者蓋夏后氏以玉為琖不加雕鏤今因其舊制
而加以雕鏤也加謂九獻之後諸臣為加爵也四升曰
散五升曰角犧象說見禮器黃目見郊特牲玉瓚見王
制琯琯見後

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錫而
舞大夏味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

周言廣魯於天下也林反或謂鴉反

鄭氏曰清廟周頌也朱干赤大盾也戚斧也大武周舞

也大夏夏舞也周禮味師掌教味樂愚謂此言魯禘所

用之樂也升歌清廟下管象說見文王世子朱干赤盾

也玉戚以玉飾斧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者武王伐

紂初執朱干以待諸侯樂記總干而山立是也後執黃

鉞以臨六師牧誓王左仗黃鉞是也天子宗廟之中舞

大武之舞則王親在舞位執朱干玉戚以象武王服冕

者因祭時之服也諸侯雖得舞大武然其所象者但自

周公召公以下而不得象武王朱干玉戚以舞大武魯

之俗禮也皮弁素積湯而舞大夏者皮弁天子之朝服

也大夏文舞所以象治功之成故舞者朝服不云冕者

君不親舞也然則大武自王以外蓋章弁服與武王末

受命作大武之舞以象伐紂之功而未及作文舞宗廟

之祭則因夏之大夏修而用之以配大武備文武之舞

而以大武為重祭統曰舞莫重於武宿夜是也味周禮

作誦言服韎韐以舞也任之義未詳廣魯於天下言廣

大周公之德於天下也天子有四夷之樂魯唯用其二

降於天子也魯在東南與淮夷徐戎近大廟用夷蠻之

樂蓋欲示以周公之德以感服之與○陳氏祥道曰王

者舞先代之樂示有法也舞當代之樂示有制也舞四

夷之樂示有懷也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

人薦豆籩啣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

服大刑而天下大服釋文禕音輝

鄭氏曰副首飾也今之步搖是也詩云副笄六珈周禮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禕王后之上服唯魯及王者

之後夫人服之諸侯夫人則自揄狄以下贊佐也命婦

於內則世婦也於外則大夫之妻也祭祀世婦以下佐

夫人揚舉也大刑重罪也天下大服知周公之德宜饗

此也愚謂房中東房之中也肉袒迎牲者為牲入當親

殺也郊特牲曰肉袒親割敬之至也職謂廟中之職事

百官廢職服大刑蓋祭前誓戒之辭也

是故夏禘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釋文禘音藥省讀為彌

禘反○按省當作社

禘當作禘古禘禘字相亂或以禘為禘或以禘為禘四

時皆祭但言夏秋冬者記者見春秋不書魯春祭遂以

為魯但有三時之祭也省當作社說見玉藻春社祈也

秋社報也天子大蜡八諸侯之蜡蓋有所降與方氏慙

曰凡此亦諸侯之所同

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

天子於明堂聽朔魯於大廟聽朔故曰大廟天子明堂

鄭氏因此遂謂魯大廟為明堂制又謂天子大廟為明

堂制皆誤也天子三門諸侯亦三門但其名異而其制

亦殺焉庫門天子臯門者臯門天子之外門庫門諸侯

之外門魯之庫門制如天子之臯門也雉門天子應門

者應門天子之朝門雉門諸侯之朝門魯之雉門制如

天子之應門也子家駒曰設兩觀天子之禮也兩觀在

雉門之兩旁是魯之雉門用天子之制明矣○劉氏做

曰此經有五門之名而無五門之實以詩書禮春秋考

之天子有臯應畢無庫雉路諸侯有庫雉路無臯應畢

天子三門諸侯三門門同而名不同何以言之詩曰乃

立皇門乃立應門書曰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
 又曰王出在應門之內此皆言天子也畢門或謂之虎
 門蓋王在國則虎賁氏守王之宮蓋居此門故曰虎門
 又或謂之路門蓋建路鼓於此門之外故曰路門無道
 庫雉者非天子門故也明堂位所言蓋魯用王禮故門
 制同王門而名不同也諸侯有路寢路寢之門是謂路
 門此諸侯三門也春秋曰雉門及兩觀災譏兩觀不
 雉門也無道皇應畢者非諸侯門故也戴氏震曰天子
 諸侯皆三朝則天子諸侯皆三門禮說曰天子五門皇
 庫雉應路諸侯三門皇應路失其傳也天子之宮有皇
 門有應門有路門路門一曰虎門一曰畢門不聞天子
 庫門雉門也郊特牲云獻命庫門之內此亦據魯之事
記者以魯用天子禮樂故推魯事合於天
子所稱多諸侯之宮有庫門有雉門有路門不聞諸侯
傳會失實

皇門應門也

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

木鐸以金為口以木為舌將有新令則奮之以令於眾
 使明聽也檀弓曰既卒哭宰夫執木鐸徇於宮是諸侯
 之朝亦振木鐸矣

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
 天子之廟飾也釋文藻本又作縹音早梲專悅反復音福
重直龍反檐以占反刮古八反鄉許亮反
坫丁念反康
音抗苦浪反

鄭氏曰山節刻構楹為山也藻梲畫侏儒柱為藻文也
 復廟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刮刮摩也鄉牖屬謂夾
 戶窻也每室八窻為四達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
 南也唯兩君為好既獻反爵於其上崇高也康讀為亢
 龍之亢又為高坫抗所受圭奠於上焉屏謂之樹今桴

思也刻之為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為之矣孔氏曰節名
 構楹今之斗拱釋宮云采廡謂之梁上楹謂之柁李
 巡云樑上短柱也重檐謂就外檐下壁復安板檐以避
 風雨之灑壁刮摩也楹柱也以密石摩柱漢時謂屏為
 桴思解者以為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按
 匠人註云城隅謂角桴思也漢時東闕桴思災則桴思
 小樓也故城隅闕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為屋以覆屏
 牆故稱屏曰桴思愚謂此言魯大廟之飾同於天子也
 復廟鄭氏以為重屋考工記註云重屋復竿竿在瓦之
 下椽之上以竹或木為之復竿謂椽上有竿椽下復為
 竿也椽端橫木謂之檐漢人謂之承壁材蓋以其在壁
 外而承受於壁也重檐謂於檐下復安板檐以避風雨
 之灑壁也刮楹刮摩其柱也穀梁傳曰天子之桷斲之
 磨之加密石焉則其柱刮之可知鄉牖也達謂疏達之
 使顯明也觀禮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是天子之廟
 室亦東戶西牖明矣鄭氏以八窻四達解達鄉蓋以魯
 大廟為明堂制其說非是反坫說見郊特牲設反坫者
 為諸侯之大饗於此設崇坫者為諸侯之朝聘於此也
 兩君相見授玉於兩楹之間則崇坫設於兩楹間也

禮記集解卷三十一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鈞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
 路周路也釋文駘古侯反乘徐食
證反〇鄭註鸞或為樂

鄭氏曰鸞有鸞和也鈞有曲輿者也大路木路也乘路
 玉路也漢祭天乘殷之路今謂之桑根車也孔氏曰鈞
 曲也曲輿謂曲前闕也虞質未有鈞矣愚謂古時車制
 質畧虞始為之和鸞夏始為之曲闕至殷而制畧備周
 有金玉等五路而用殷之大道以祀天魯之乘路為金

路而祀天亦乘大路焉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釋文綏依註為綏耳

鄭氏曰綏當作綏讀如冠鞋之類愚謂有虞氏始為交

龍之旂夏后氏於旂之外又為綏殷人又增為大白周

人又增為大赤也綏及大白大赤皆染旂注於竿首而

無旒綵綏之色黑夏所尚也謂之綏者言其垂旒綵綏

然也周禮謂之大麾言其可指麾也書牧誓曰王右秉

白旒以麾之則其杠葢視九旗而稍小也周禮王之玉

路建大常以祀金路建大旂以賓象路建大赤以朝革

路建大白以即戎木路建大麾以田諸侯則同姓封以

金路異姓以象路四衛以革路蕃國以木路皆建龍旂

而大麾大白大赤亦各因其事而用之焉○鄭氏註周

禮謂大赤即司常之通帛曰纁非也纁乃孤卿所建而

大赤王用以朝可合而為一乎

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釋文駱音洛鬣

力輒反蕃字又作番音煩

鄭氏曰順正色也白馬黑鬣曰駱殷黑首為純白凶也

孔氏曰駱白黑相間也此馬白身黑鬣故曰駱夏尚黑

故用黑鬣殷尚白頭黑而鬣白也蕃赤也似三代但以

鬣為所尚也愚謂檀弓夏后氏戎事乘駟殷人乘翰周

人乘騂皆用純色與此不同者檀弓專謂戎事所用此

皆祭祀所乘及用以為幣者也康王之誥曰皆布乘黃

朱雜記曰陳乘黃大路於庭中是周人以馬為幣者皆

尚黃也左傳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取而朱其尾鬣則

馬鬣之色蓋有以人為之者矣

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釋文騂息營反又呼營反

各用其所尚之色也剛猶牡也公羊傳作剛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

尊也釋文大音素本亦作素著直累反

鄭氏曰泰用瓦著著地無足孔氏曰罍猶雲雷也畫為

山雲之形也殷尊著地無足故謂之著則泰罍犧並有

足也方氏慤曰山罍即山尊也禮器亦謂之罍尊非謂

諸臣所酢之罍也以山罍為尊因謂之罍尊亦猶以壺

為尊因謂之壺尊也愚謂泰泰古之瓦尊無飾者燕禮

曰公尊瓦大兩是也瓦尊起於大古而有虞氏用焉此

以泰與山罍連言司尊爨以大尊山尊連言則山罍即

山尊可知司尊爨既言山尊又言皆有罍諸臣之所酢

則山尊非諸臣所酢之罍可知天子春夏用犧尊象尊

秋冬用著尊壺尊追享朝享用大尊山尊諸侯唯用當

代之尊魯禘兼用山罍而大尊著尊未嘗用也

爵夏后氏以琖殷以學周以爵

鄭氏曰學畫禾稼也陳氏祥道曰學有耳愚謂天子朝

獻以學饋獻以琖酌尸以爵說詳禮運諸侯唯得用當

代之爵魯禘兼用玉琖仍雕而學則未嘗用也

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學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龍

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釋文勺市灼反

鄭氏曰夷讀為彝周禮春祠夏禴禘用雞彝鳥彝秋嘗

冬烝禴用學彝黃彝龍龍頭也疏通刻其頭蒲合蒲如

鳥頭也又曰雞彝刻而畫之為雞形學讀為稼稼彝畫

禾稼也司尊爨孔氏曰刻為鳥頭其口微開如蒲草本合

鄭氏曰崇實封父皆國名文王伐崇古者伐國遷其重器以分同姓大璜夏后氏之璜也春秋傳曰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孔氏曰書傳有崇侯虎貫與崇連文故知崇實皆國名定四年左氏傳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封父與夏后氏相對故知封父亦國名輔氏廣曰諸侯之國皆有分器不獨魯有之而曰天子之器亦夸辭也愚謂封父疑古諸侯之字

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

鄭氏曰越國名也棘戟也春秋傳曰子都拔棘

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釋文縣音元

鄭氏曰足謂四足也楹為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之筭

虞也殷頌曰植我蕤鼓周頌曰應棘縣鼓孔氏曰殷頌

那之篇鄭註云置讀為植引之者證殷楹鼓引周頌者

證周縣鼓陳氏祥道曰足不若楹之高楹不若縣之垂

亦後世之彌文耳

垂之和鍾叔之離第女媧之笙簧釋文鍾章國反說文作鐘以此鍾為酒器字林

鄭氏曰垂堯之共工也女媧三皇承必犧者叔未聞

和離謂次序其聲縣也笙簧笙中之簧也世本作曰垂

作鍾無句作磬女媧作笙簧孔氏曰和鍾調和之鍾離

磬編離之磬也言其縣時希疏相離也世本書名有作

篇記諸作事云無句作磬皇氏云無句叔之別名義或

然也愚謂上言四代之樂器升歌之所用也此節所言

下管問歌之所用也

夏后氏之龍龔虞殷之崇牙周之璧翬釋文龔本又作筭又作菱

鄭氏曰龔虞所以縣鍾磬也橫曰龔飾之以鱗屬植曰

虞飾之以羸屬羽屬龔以大板為之謂之業殷又於龍

上刻畫之為重牙以挂縣絃也周又畫繪為雲載以璧

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龔之角上飾彌多也孔氏曰按

考工記荀飾以鱗屬鍾虞飾以羸屬磬虞飾以羽屬則

是荀飾以龍此并云虞者蓋夏時龔虞皆飾以龍至周

乃別或因龔連言虞也崇重也龔上更加大版刻畫重

疊為牙謂之業詩大雅云虞業維樅是也翬屬也周畫

繪為扇戴小璧於扇之上云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龔

之兩角者按漢禮器制度而知也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釋文對又音對

鄭氏曰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愚謂特牲禮先云主

婦設兩敦而後云分簋則周之簋亦謂之敦矣是敦

璉瑚簋四代之名雖異而其實為一物也有虞氏始為

兩敦三代遞加焉亦後王之彌文也特牲禮二敦少牢

禮四敦以此差之諸侯當用六簋天子當用八簋魯之

禘祭蓋亦八簋與

組有虞氏以椀夏后氏以巖殷以椀周以房組釋文椀俱南反

鄭氏曰椀斷木為四足而已巖之言壓也謂中足為橫

距之象周禮謂之距椀之言椀椀也謂曲撓之也房謂

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魯頌曰邊豆大房孔

氏曰巖謂足似橫壓故鄭讀為巖謂足橫辟不正也組

足間有橫似有橫壓之象也周禮謂之距者言周代禮

儀謂此組之橫者為距故少牢禮腸三胃三長皆及組

距椀椀之樹其枝多曲撓殷組似之房組組頭各有兩

足足下各別為跗足間橫者似堂之壁橫下二跗似堂東西頭各有房也

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釋文楬徐若暗反又若八反獻素何反

鄭氏曰楬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齊人謂無髮為禿

楬孔氏曰獻音娑娑是希疏之名故為疏刻之愚謂楬

豆斷木為之而無他飾也士喪禮大斂斲豆兩鄭云斲

白也斲豆即楬豆殷周豆既有飾故以夏后氏之楬豆

用之喪奠也周禮外宗佐王后薦玉豆是周亦名玉豆

矣蓋殷之豆飾以玉而不雕周飾以玉而又雕刻其柄

故別名獻豆

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鄭註韍或作韍

鄭氏曰韍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

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也

禮記集解卷三十一

七

龍取其變化也天子備之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韍

韋而已

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

方氏慈曰有虞氏祭首尚用氣也氣以陽為主首者氣

之陽也至於三代則各祭其所勝者焉夏尚黑為勝赤

心赤也殷尚白為勝青肝青也周尚赤為勝白肺白也

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

鄭氏曰此皆言其時之用耳言尚非孔氏曰夏后氏尚

質故用水殷人稍文故用醴周人轉文故用酒案儀禮

設尊尚元酒是周亦尚明水也禮運云澄酒在下則周

不尚酒故知言尚非也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書言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殷官倍與此不同此記特

以時代差次畧計之耳周官三百六十而言三百舉成數也輔氏廣曰魯侯國必不能盡備四代之官此皆夸辭

有虞氏之綬夏后氏之綯練殷之崇牙周之璧嬰釋文綬耳佳反

綱吐刀反徐音等

鄭氏曰綬亦旌旗之綬夏韜其杠以練為之旒殷又刻

繪為重牙以飾其側亦飾彌多也此旌旗及嬰皆喪葬

之飾周禮大喪葬巾車執蓋從車持旌御僕持嬰旌從

遣車嬰夾柩路左右前後天子八嬰皆戴璧垂羽諸侯

六嬰皆戴圭大夫四嬰士二嬰皆戴綬孔子之喪公西

赤為識亦用此焉爾雅說旌旗曰素錦綯杠纁帛纁素

升龍於纁練旒九思謂此其喪葬旌旗之飾也綬謂以

旌及羽注於旗竿之首也綯練綯其杠而以練帛為之

禮記集解卷三十一

六

旒也士喪禮有二旌一為銘旌一為乘車所建之旒此

綯練之旌謂乘車之所建諸侯則為交龍之旒爾雅所

言纁帛纁素升龍於纁者是也天子則為大常鄭氏引

巾車大喪執旌此旌是銘旌故可執非車上之大常又

銘旌當在柩路前亦不從遣車也樂虞有崇牙以懸鐘

磬之絃此崇牙蓋刻於旌竿之首以懸緩者也天子嬰

戴璧諸侯嬰戴圭此云周之璧嬰則是魯之喪制用天

子之璧嬰與

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

矣君臣未嘗相弒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

為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釋文絃本又作殺音試○鄭註資或為依

孔氏曰既陳四代服器官於前此經結之然言伊者氏

之樂又有女媧之笙簧非唯四代而已此據其多者言

之其間亦有止舉三代者此四代服器每物中得有用之不謂事專用也作記之時是周代之末唯魯獨存周禮故以為有道之國左傳云諸侯宋魯於是觀禮是天下資禮樂也○鄭氏曰春秋時魯三君弑又士之有誅由莊公始婦人髮而弔始於臺駘云君臣未嘗相弑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誣矣朱子曰夏父躋僖公禮之變也季氏舞八佾歌雍詩樂之變也僖公欲焚巫尪刑之變也宣公初稅畝法之變也政逮於大夫政之變也婦人髮而弔俗之變也陳氏滌曰此篇主於夸大魯國故歷舉其禮樂之盛如此不知魯之郊禘非禮也則此記所陳適足以彰其僭而已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喪服小記第十五之一 別錄屬

朱子曰儀禮喪服子夏作傳此篇是解傳中之曲折吳氏澄曰喪服經後有記蓋以補經之所未備此篇記喪服各章又以補喪服經後記之所未備又廣記喪禮雜事其事瑣碎故名小記所以別於經後之記也

斬衰括髮以麻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 釋文哀七雷灰下並同為于偽

斬衰者主人為父之服也括髮以麻者以麻自項中前交於額又却繞於後以約束其髮為父小斂以後未成服以前之所服也蓋親始死笄纒既小斂後則去笄纒而其髮下垂恐其散亂故以麻約之而因為飾也為

母括髮以麻者母喪至小斂後亦括髮以麻與父禮同也免者亦去笄纒而其髮不垂以布約之如括髮之為也免而以布此言其與父異者也為父自小斂後括髮以至成服為母則自奉尸俛於堂之後主人降自西階東即阼階下之位而踊襲經於序東於此時改括髮而免焉蓋齊斬之服不同故未成服之前其服亦異然父母之喪其哀痛迫切之情初無降殺唯以家無二尊而母之服殺而為齊衰故其始亦為之括髮至序東襲經而後改而免焉所以明其服之本同於父而其降特有所為焉爾

笄終喪三年齊衰惡笄帶以終喪 釋文齊音咨又作齋舊在除喪則已之下今詳文義宜在此惡笄下各本俱無帶字據鄭氏註兼解笄帶當有帶字明矣 鄭氏曰笄所以卷髮帶所以持身也婦人質於所以自

卷持者有除無變孔氏曰箭筭終喪三年是女子在室為父也惡筭以終喪是女子為母也愚謂喪服傳註箭筭者篠筭也箭筭終喪三年此女子子在室為父妻為夫妾為君之服也喪服傳云惡筭者櫛筭也櫛弓南宮緇之妻之姑之喪櫛以為筭豈櫛以櫛木為之以其木言之則曰櫛以其用言之則曰櫛與喪服記曰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舅姑惡筭有首以髮卒哭子折筭首以筭又曰妾為女君君之長子惡筭有首然則惡筭終喪者女子子在室父在為母也婦為舅姑也妾為女君君之長子也若女子子適人為其父母卒哭折吉筭之首以筭則不以惡筭終喪矣惡筭終喪之服止於喪服記所言者則此外齊衰皆不以惡筭終喪矣婦人之帶有除無變斬衰至練而除之自齊衰以下皆終喪而除也

禮記集解卷三十一

二

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髮其義為男子則免為婦人則髮釋文冠古副反髮側也反

鄭氏曰別男女也孔氏曰吉時男子首有吉冠則女首有吉笄是男女首飾之異若親始死男去冠女則去笄若成服為父男則六升布為冠女則箭篠為笄為母男則七升布為冠女則櫛木為笄故云男子冠而婦人笄也吉時首飾既異遭齊衰之喪首飾亦別當襲斂之節男子著免婦人著髮故云男子免而婦人髮愚謂男子冠而婦人笄者吉時男子有冠喪自成服之後亦有冠婦人吉時有笄喪自成服之後亦有笄婦人之笄與男子之冠相當也男子免而婦人髮者初喪男子有免則婦人有髮婦人之髮與男子之免相當也髮露紛也始

死將斬衰婦人去笄而纒齊衰以下骨笄而纒小斂後男子既免則斬衰婦人去纒而髮而以麻繞額齊衰以下去笄纒而髮而以布繞額皆如男子括髮與免之為也去纒則髮露髮然故謂之髮婦人之麻髮所以當男子之括髮婦人之布髮所以當男子之免於男子但言免而不言括髮者避文繁也又括髮散垂其髮而以麻約之免則髮不散垂婦人之髮雖有麻布之異而其髮皆不散垂與男子之免同故曰男子免而婦人髮也其義為男子則免為婦人則髮者言免與髮之義無他特以為男女之別而已也○孔氏曰髮者形有各種有麻有布有露紛麻髮之形與括髮如一其著之以對括髮時也前云斬衰括髮以麻則婦人於時髮亦用麻也又知有布髮者此云男子免對婦人髮男子免既用布則婦人髮不用麻是男子為母免則婦人布髮也知又有露紛髮者喪服云布總箭笄髮衰三年三年之內男不恆免則婦人不用布髮故知恆露紛也又齊衰輕期髮無麻布案檀弓南宮緇之妻之喪夫子誨之髮曰爾無總總爾爾無扈扈爾是但戒其高大不云有麻布別物是知露紛悉名髮也又案奔喪云婦人奔喪束髮鄭謂姑姑姊妹女子子也去纒大紒曰髮若如鄭旨既謂姑姑姊妹女子子還為本親父母等唯云去纒大紒不云麻布當知期以下無麻布也然露紛恆居之髮則有笄以對冠男在喪恆冠婦則恆笄也此三髮之殊是皇氏之說今考校以為止有二髮一是斬衰麻髮一是齊衰布髮皆名露紛必知然者以喪服女子子在室為父箭笄髮衰是斬衰之髮用麻鄭註以為露紛明齊衰布

禮記集解卷三十一

三

髮

鬢亦謂之露紛鬢也愚謂皇氏謂婦人之鬢有麻鬢布
鬢露紛鬢為三孔氏則謂止有麻布二鬢皇氏之說為
是蓋未成服之前斬衰婦人有麻鬢以對男子之括髮
齊衰以下婦人有布鬢以對男子之免此為二鬢然齊
斬婦人又有成服後之鬢喪服妻為夫妾為君女子子
在室為父皆布總箭鬢衰三年此以鬢終喪者也喪
服記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舅姑惡笄有首以
鬢卒哭子折笄首以笄此婦則以鬢終喪子則以鬢卒
哭者也鬢由露鬢得名未成服之鬢有麻布而無笄總
既成服之鬢有笄總而無麻布而皆無鬢髮之纒無纒
則紛露故皆名為鬢鄭氏註喪服鬢衰三年云鬢猶男
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鬢亦以麻矣此以釋鬢則
可以釋三年之鬢則不可男子括髮之麻免之布成服
則除矣男子不以括髮終喪婦人豈以麻鬢終喪哉然
露紛鬢唯施於成服以後而皇氏謂期以下無麻布為
露紛鬢則又非是未成服之前男子自齊衰以下悉免
則婦人自齊衰以下悉免皆用布則鬢亦皆用布故
婦人之布鬢正期以下未成服時之服也若期以下鬢
無麻布則布鬢何所施乎

苴杖竹也削杖桐也

釋文苴
七余反

杜氏預曰削杖圓削之象竹愚謂此明齊斬之杖之所
用也苴麻之有蒼者其色黧黑斬衰之喪用為衰裳及
經苴杖斬衰之杖也斬衰用竹為杖以配苴衰而其色
亦相似故謂為苴杖削杖齊衰之杖也用桐而削治之
故謂之削杖杖大如經經圓則杖亦圓竹小而體本圓
故斬而用之桐木大又不必皆圓故必削治之也苴杖

黧黑削杖稍澤而首故以為齊斬輕重之別

祖父卒而后為祖母後者三年

鄭氏曰祖父在則其服如父在為母也孔氏曰此論適

孫承重之服若父在則不然

為父母長子稽顙釋文為于傳反下
為夫同長丁丈反

鄭氏曰喪尊者及正體不敢不盡禮愚謂此言為喪主

拜賓之法喪拜以稽顙為重自期以下則吉拜而已

大夫弔之雖總必稽顙

鄭氏曰尊大夫不敢以輕禮待之

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

鄭氏曰恩殺於父母愚謂婦人於父母之喪無為主之

法則其不稽顙不待言矣其餘則否謂為期喪以下為

主也蓋稽顙唯施於三年婦人所為主而三年者唯夫

與長子耳其餘期以下則手拜而已

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

鄭氏曰謂為無主後者為主也異姓同宗之婦也婦人

外成庚氏蔚曰喪有男主以接男賓女主以接女賓若

父母之喪則適子為男主適婦為女主今或無子婦遣

他人攝主若攝男主必使喪家同姓之男婦主必使喪

家異姓之女愚謂婦主必使異姓士虞記女女尸必使

異姓古人之慎辨於族類如此

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釋文為出
于為反

鄭氏曰不敢以已私廢父所傳重之祭祀朱子曰此尊

祖敬宗尊無二上之意愚謂喪者不祭而母出與廟絕

故不敢以其喪廢宗廟之祭也

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釋文
殺所

武反徐所例反

此言先王制服之義也先王之制服至親以期斷加隆焉則三年而其漸殺也極於三月由親有遠近故服有隆殺也親親以三為五者已上親父下親子并已為三又以父而親父之父則及祖以子而親子之子則及孫是以三為五也以五為九者已上親祖下親孫為五又以祖而親祖之父祖則及曾祖高祖又以孫而親孫之子孫則及曾孫元孫是以五為九也上殺者謂服之由父而上而漸殺者也至親以期斷服父加隆故三年祖由期殺應大功加隆故期會祖由期殺應小功高祖應總麻而會祖高祖乃正尊不敢以大功小功旁尊之服服之故會祖則減其日月重其衰麻而服齊衰三月高祖從齊衰三月無可殺故與會祖同也下殺者謂服之由子而下而漸殺者也子服父加隆至三年父尊自適子外但以本服報之故期孫為祖加隆至期祖尊亦以本服報之故九月曾孫服會祖齊衰三月會祖報服亦三月而曾孫卑正服總麻元孫自總麻三月無可降故與曾孫同也旁殺者謂由已而殺已之昆弟由父祖而殺父祖之昆弟由子孫而殺子孫之昆弟也昆弟至親故期從父昆弟大功從祖昆弟小功族昆弟總麻此皆已之昆弟由已而旁殺者也世叔父從期殺宜九月而服父三年世叔父與父一體故加至期從祖父既疎加所不及從大功而殺故五月族父又疎故總麻此外無服也此皆父之昆弟由父而旁殺者也祖加隆故至期而從祖疎加亦不及據大功而殺故五月族祖又疎故總麻會祖據期殺本應五月會祖之昆弟據五月而殺

禮記集解卷三十一

六

故三月此外無服此祖及會祖之昆弟由祖及會祖而殺者也父為子期昆弟之子宜九月而昆弟之子為世叔父加期世叔父旁尊不足以加尊故報服期從父昆弟之子服從祖父母無加故正報五月族兄弟之子正報總麻此子之昆弟由子而漸殺者也祖為孫大功兄弟之孫服從祖小功報亦小功從父兄弟之孫服族祖總麻報亦總麻族會孫為族會祖總麻報亦總麻此外無服此孫及曾孫之昆弟由孫及曾孫而殺者也上殺極於高祖下殺及於元孫旁殺又極於高祖之所出而止故曰親盡蓋其由隆而遞殺極乎九族而此外無可復推也○沈氏括曰喪服但有會祖會孫而無高祖元孫或曰經之所不言則不服是不然會重也自祖以上皆會祖也自孫以下皆會孫也雖百世可也苟有相逮者則必為服喪三月故成王於后稷亦稱會孫祭禮祝辭無遠近皆曰會孫愚謂沈氏之言是也喪服不言高祖之服然族會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謂之四總麻此皆出於高祖之親而有服則高祖有服可知是喪服齊衰三月章之會祖原非專謂祖之父而沈氏所謂自祖以上苟相逮者必為服喪三月此雖聖人復起不能易者也然則旁殺之服雖盡於九族而上殺下殺之服有不盡於九族者矣而曰親畢何也蓋據其本服之所殺者而言也至親以期斷則祖應九月會祖宜五月高祖宜三月服之殺極於三月夫是以謂之親畢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釋文王於況反○禮不王不禘句舊在則不為女君之子服之下清注劉氏云當在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之上以大傳證之良是

禮記集解卷三十一

七

王氏肅曰禘宗廟五年祭之名祭其祖之所自出而其祖配之若虞氏之祖出自黃帝以祖顓頊配黃帝而祭趙氏匡曰不王不禘明諸侯不得有也禘者帝王既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意故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追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祭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爲其疏遠而不敢褻故也朱子曰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與自家身心未相遠絕祭祀之理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大段闊遠難盡其感格之道今又推其始祖所自出而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誠意之極至安能與於此哉

而立四廟

陳氏祥道曰韋元成曰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不爲立廟親盡也元成以禘爲祭天固不足信以立四廟爲始受命而王者於理或然蓋始受命而王者不必備事七世故立四廟止於高祖而已其上親盡不祭可也劉氏敞曰此句上有脫簡當曰諸侯及其大祖而立四廟愚謂商自湯始王而咸有一德已言七世之廟周自武王始王而周禮守祧八人自姜嫄之外亦已爲七廟是始受命而王者不唯立四廟明矣此必言諸侯之禮劉氏之說得之諸侯五廟自大祖外又立親廟四也

庶子王亦如之

鄭氏曰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其祭天立廟亦如世子之立也陳氏祥道曰庶子爲王雖有正統七廟其可輒廢祖考之祭乎於是自立四廟所以著其不忘

本也陸氏佃曰此言王者後世中更衰亂統序既絕其

子孫有起者若漢光武復有天下既立七廟則其曾祖廟當別立廟祀之故曰庶子王亦如之也劉氏敞曰此一句當承後文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之下脫誤在前耳愚謂鄭註謂世子不得立而庶子立其立廟亦如世子果爾則庶子王當言立七廟不當承立四廟之文也若如陳氏陸氏之說則國統中絕而庶子別起爲王三代時固未嘗有此且天子之支庶非爲王朝卿大夫則出封爲諸侯自當有廟若入繼正統者爲祖父之庶則自有適子主其廟祭若入繼者爲祖父之適則自當別立昆弟爲卿大夫諸侯以主其廟祭是其四廟固無待庶子王然後立而其廟祭亦非庶子王之所主也劉氏不以此句承立四廟之文獨爲得之而謂當承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之下則恐亦未必然疑此上當有言庶子爲君爲其母之服而此文承之大約此篇簡策多爛脫當闕所疑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

鄭氏曰別子爲祖者諸侯之庶子別爲後世爲始祖也謂之別子者公子不得禰先君繼別爲宗者別子之世長子爲其族人爲宗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孔氏曰別子者謂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故稱別子爲祖者別子子孫爲卿大夫立此別子爲始祖繼別爲宗謂別子之世世長子恆繼別子與族人爲百世不遷之大宗愚謂繼別之宗謂之大宗言其百世不遷宗之者衆也

繼禰者爲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鄭氏曰繼禰者爲小宗謂別子庶子之長子爲其昆弟

為宗也謂之小宗者以其將遷也五世而遷謂小宗也
 小宗有四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繼祖或繼禰皆至五
 世則遷孔氏曰別子之後族人衆多或有繼高祖者與
 三從兄弟為宗或有繼曾祖者與再從兄弟為宗或有
 繼祖者與同堂兄弟為宗或有繼禰者與親兄弟為宗
 族人一身凡事四宗兼大宗為五也小宗雖四初皆繼
 禰為始據初為元故特云繼禰也五世謂上從高祖下
 至元孫之子此元孫之子則合遷徙不得與族人為宗
 此五世合遷之宗其實是繼高祖之子但記文要畧
 唯云繼高祖也愚謂繼禰者為小宗以其五世則遷宗
 之者少也禰即別子之庶子繼禰者即別子庶子之子
 也別子庶子之子一世為繼禰之宗二世為繼祖之宗
 三世為繼曾祖之宗四世為繼高祖之宗至五世則為
 繼高祖之父而同出於高祖之父者不復宗之矣宗至
 於繼高祖而止又一世則遷故曰有五世而遷之宗其
 繼高祖者也
 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
 也

此言小宗之所以遷也祖遷於上謂高祖之父親盡於
 上而不復祭也宗易於下謂小宗至五世為繼高祖之
 父則其同出於高祖之父者不復宗之也蓋自高祖以
 下皆祭之所及者也故其宗子之主祭者族人莫不宗
 事焉蓋以支子不祭而我之祖禰由之而祭焉爾高祖
 之父不祭故繼高祖之父者亦不為宗此小宗之所以
 五世則遷也○陳氏祥道曰人生而莫不有孝弟之心
 親睦之道先王因其有是道而為之節文故立五宗以

糾序族人使之親疎有以相附赴告有以相通然後恩
 義不失而人倫歸厚

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
 庶子不祭祖此謂祖之庶也祖庶不祭祖以自有繼祖
 之宗主祖之祭故曰明其宗也

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釋文為于為反
 鄭氏曰尊先祖之正體不二其統也言不繼祖禰則長
 子不必五世誰氏周曰不繼祖與禰謂庶子身不繼禰
 故其長子為不繼祖合而言之也劉氏智曰不繼祖與
 禰兩舉之者明父之重長子以其當為禰後也其所繼
 者於父則禰於子則祖也愚謂喪服父為長子服斬衰
 三年蓋以正體於上又所將傳重者也若身是庶子則
 不得為長子服斬蓋庶子不祭無傳重之義故也然身
 為繼禰之適則將傳重矣記乃言不繼祖與禰喪服傳
 又云不繼祖者鄭氏謂容祖禰共廟者是也誰氏劉氏
 之說亦通但玩記傳並據庶子立文則祖禰皆指謂庶
 子之祖禰鄭氏之說於經意為尤協也馬季長註喪服
 謂五世之適父乃為之服斬孔氏又引庾氏謂已承二
 重為長子斬皆非也○孔氏曰禮為後者有四條皆不
 為斬有體而不正庶子為後是也有正而不體適孫為
 後是也有傳重而非正體庶孫為後是也有正體而不
 傳重適子有廢疾不立是也四者皆期唯正體又傳重
 者乃極服耳愚謂庶子不為長子斬此乃正體而無重
 可傳者又在孔氏所言四條之外者也○敖氏繼公曰
 殤小功章云大夫公之昆弟為庶子之長殤公之昆弟
 為其庶子服與大夫同則為其適子服亦三年與大夫

同矣公之昆弟不繼祖也而其服乃若是則所謂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者其誤矣乎愚謂以殤小功章推之則公之昆弟爲其長子三年誠當如敖氏之說然欲以是推凡爲庶子者爲長子之服則非也蓋公之昆弟雖上無所承而身爲後世之大祖則其子乃繼別之宗子與尋常庶子之子不同此所以爲之三年與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

鄭氏曰此二者當從祖祔食而已不祭祖無所食之也共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焉愚謂殤謂未成人而死者也無後謂成人而無後者也殤唯祔與除服二祭則止曾子問宗子爲殤而死其吉祭特牲鄭云卒哭成事之後曰吉祭此殤之祔祭也小記曰除殤之喪也其服必元此殤之除服之祭也成人而無後者亦然殤與無後

禮記集解卷三十一

三十一

者無四時吉祭之禮而云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蓋殤與無後者既祔於祖自後祭祖之時則其神依祖而食此卽殤之祭也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而庶子不祭宗廟則不得祭殤與無後者矣曾子問曰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鄭氏曰不祭殤者父之庶也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愚謂已爲父庶則已子之殤與無後者皆不得祭矣已爲祖庶則昆弟之殤與無後者皆不得祭之矣鄭氏謂庶殤不祭故以不祭殤專爲父庶不祭無後者爲祖庶其說非是說詳曾子問庶子不祭殤者明其宗也

此謂父之庶子也父庶不祭殤以有繼禰之宗主禰之祭也○朱子曰庶子不祭明其宗也此大傳又直謂非大宗則不得祭別子之爲祖者非小宗則各不得祭其

四小宗所主之祖禰也其小記則云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又云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文意重複似是衍字而鄭氏曲爲之說於不祭禰則曰謂宗子庶子俱爲下士得立禰廟也雖庶人亦然於不祭祖則曰明其尊宗以爲本也禰則不祭矣言不祭祖者主謂宗子庶子俱爲適士得立祖禰廟者也凡正體在乎上者謂下正猶爲庶也疏云庶子適子俱是人子並宜供養而適子亦嘗庶子獨不祭者正是推本崇適明有所宗也父庶卽不得祭父何假言祖而言不祭祖故知是宗子庶子俱爲適士適士得立祖禰二廟宗子得立祖廟祭之而已是祖庶雖俱爲適士得自立禰廟而不得立祖廟祭之也正體謂祖之適也下正謂禰之適也雖正爲禰適而於祖猶爲庶故禰適謂之庶也五宗悉然今姑存之然恐不如大傳語雖簡而事反該悉也愚謂上言不祭祖此言不祭禰一據祖庶一據父庶若約而言之則大傳云庶子不祭者其義固已該矣祭法適士二廟官師一廟適士謂大宗子爲士者鄭氏以適士爲上士故解上條不祭祖謂宗子庶子俱爲適士得立祖禰廟者解此條不祭禰謂宗子庶子俱爲下士得立禰廟者用意雖深而實則皆非也

禮記集解卷三十一

三十一

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

鄭氏曰言服之所以降殺吳氏澄曰親親謂親而非尊非長者大傳謂之下治子孫此章所謂下殺之親也尊尊謂親而又尊者大傳謂之上治祖禰此章所謂上殺之親也長長謂親而又長者言長則兼幼矣大傳謂之旁治昆弟此章所謂旁殺之親也男女之有別謂他姓

之女來為本姓婦本姓之女往為他姓婦者是謂內治夫婦之親大傳之服術所謂名服出入服也愚謂此與大傳服術有六一節義同不及君之服者蓋此及大傳皆據治親而但言其服之以恩制者也然君之服謂之方喪乃準乎父之服而起則尊尊之服雖但主於一家而言而君之服已該乎其中矣

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

從服謂徒從者也徒空也謂非親屬而空服之者也其服有二一是子從母服母之君母二是妻子從君母服君母之黨屬從謂有親屬而服之者也其服有三一是妻從夫服夫之黨二是子從母服母之黨三是夫從妻服妻之黨徒從本非親屬故所從亡則不服屬從本有親屬故所從雖沒猶服○孔氏曰徒從有四一是妾服

禮記集解卷三十一

古

女君之黨二是子從母服於母之君母三是妾子為君母之黨四是臣從君而服君之黨此四徒之中唯女君雖沒妾猶服女君之黨其餘三徒所從亡則已愚謂妾服女君之黨與從服之義不同說見於後若臣從君而服君之黨則喪服齊衰章云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也君沒之後其長子則新君也其妻則固小君也其父母祖父母君沒之後新君承重皆為之三年則臣亦從新君而服也皆不可謂所從亡則已也大傳疏言徒從內有妻為夫之君則所從亡不服者但此與大傳皆主言治親之服則臣服君之黨妻服夫之君皆與此所言從服無與此所謂徒從唯謂子服母之君母妾子服君母之黨而已皆所從亡則已者也

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為女君之子服釋文為子偽反下為妻同

鄭氏曰妾為女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而今俱出女君猶為子期妾於義絕無施服孔氏曰從而出謂姪娣也出母為子猶期姪娣不復服出女君之子已義絕故也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為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釋文通丁歷反鄭氏曰世子天子諸侯之適子也不降妻之父母為妻故親之也為妻亦齊衰不杖者君為之主子不得伸也主言與大夫之適子同據喪服之成文也本所以見父在為妻不杖於大夫適子者明大夫以上雖尊猶為適婦為主愚謂君大夫皆不降適婦之服故其子亦不降其妻蓋尊厭之法於正體皆不厭也妻之父母從服也公子厭於君為其妻無服故不從而服其父母世子服其妻與大夫之適子同故於其妻之父母之服不降喪服經麻章云妻之父母不顯大夫以上之服以此記推

禮記集解卷三十一

圭

之則雖大夫無總服而妻之父母之服與士同矣所以然者夫婦一體妻之父母乃妻之正尊故其夫皆遂服此與尊降之法不降其正尊者同義也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鄭氏曰祭以天子諸侯養以子道也尸服士服父本無爵子不敢以已爵加之嫌於卑之愚謂此謂父賤而子貴者祭祀之法言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舉極賤極貴者以槩其餘也衣服隨爵命爵命者上之所施於下故以已爵加其父適所以卑其父也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此亦舉極尊極卑者以槩之也鄭氏曰謂父以罪誅尸服以士服不成為君也天子之子當封為王者後以祀其受命之祖云為士則擇其宗之賢者若微子者不必

封其子爲王者後及所立爲諸侯者祀其先君以禮
者尸服天子諸侯之服如遂無所封立則尸也祭也皆
如士不敢僭用尊者衣物愚謂天子見滅而其子不得
封別封其族之賢者以繼其先世諸侯見廢而其子不
得立別立其族之賢者以繼其先君則廢滅之君之子
祭此廢滅之天子諸侯尸以士服而所封立之諸侯祭
其先君以禮卒者其尸得用卒者之上服也若遂無所
封立則其子孫之祭宗廟雖先君以禮卒者其尸亦服
士服也天子諸侯廢滅其尸不得服天子諸侯之服宜
矣至於以禮卒者之君而亦不得服其服者則以其子
之爲士士之廟固不可以有天子諸侯之服也○應氏
鑄曰此所言固當時所絕無而僅有自周秦以降而後
興替之不常貴賤之懸殊比比有之先王制禮以該括
古今之變而將來之人情事物不能違焉所以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也

禮記集解卷三十一

未

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
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釋文爲字爲反
下不爲同音

鄭氏曰當喪當舅姑之喪也出除喪絕族也孔氏曰此
明婦人遭喪出入之節當喪而出者謂正當舅姑之喪
被夫遣出恩情既離故出即除服也爲父母喪未練而
出則三年者女出嫁爲父母期若父母喪未小祥而被
出值兄弟之小祥則隨兄弟服三年之受以既絕夫族
情更隆於父母也既練而出則已者已止也若父母喪
已小祥而女被出期喪已除則不復反服所以然者若
反本服須隨兄弟之節兄弟小祥之後無變服節故女

遂止也未練而反則期者喪未小祥而夫命已反則還
夫家至小祥而除依期服也既練而反則遂之者已隨
兄弟小祥服三年之受而夫命反之則猶遂三年乃除
隨兄弟故也愚謂既練而出則已者喪事即遠已除之
喪無復服之理也既練而反則遂之者練後祥前無除
服之節故也

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
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

七月之喪大功殤服也成人期喪其長中殤皆爲之大
功長殤九月中殤七月鄭氏曰言喪之節應歲時之氣
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

鄭氏曰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
宜祭期天道一變哀惻之情益衰衰則宜除不相爲也

禮記集解卷三十一

七

愚謂期而祭者謂期而行小祥之祭再期而行大祥之
祭也期而除喪者謂練而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要帶祥
而總除衰杖也禮謂舉祭禮以存親道謂順天道以變
除也由夫禮則有不忍忘其親之心順乎道則有不敢
過於哀之意二者之義各有所主而不相爲也然親固
不可忘而哀亦不可過不忍忘故有終身之憂不敢過
故送死有已復生有節又並行而不相悖者也

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句而除喪

鄭氏曰再祭練祥也間不同時當異月也既禘明月練
而祭又明月祥而祭必異月者以葬與練祥本異歲宜
異時也而除喪者祥則除不禘愚謂上言祭不爲除喪
此又言除喪不可以無祭也三年而后葬謂以事故久
不得葬者也練祥爲吉祭未葬則不得以虞易奠雖間

再期而練祥之祭不得行故既葬而必再為練祥也其祭之間不同時者謂宜於禘之明月而練於練之明月而祥其祭之中間間隔一月而不可同時以練祥之祭本異歲雖喪已三年而其祭亦必異月也而除喪者久而不葬者其喪不除至是而於練除首經於祥總除衰杖也三年而后葬者服已將除固無存親之義而必為練祥則以服必因祭而除也既練祥則亦當有禘蓋即於祥後為之而不必中月與所以僅言再祭而不及禘者蓋三年而葬或尚在禘月之前則其當禘無疑故不必言也鄭氏謂不禘非也服之變除有漸豈有甫畢祥祭而遽服吉服者哉

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朋友虞禘而已釋文為于偽反下同

禮記集解卷三十一

六十一

鄭氏曰謂死者之從父昆弟來為喪主有三年者謂妻若子幼少大功為之再祭則小功總麻為之練可也孔氏曰親重者為之遠祭親輕者為之近祭故大功為之祥及練小功總麻為之練朋友但為之虞禘也若死者有期親則大功主者為之至練期喪無練出若死者但有大功則大功主者至期期大功或期讀如字謂大功之期小功總麻至期若又無大功則各依服月數而止故雜記云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謂無三年及期者也○田氏瓊曰劉德議問朋友虞禘謂主幼而為虞禘也若都無主族神不歆非類當虞禘否曰虞安神也禘以死者禘於祖也朋友恩舊親愛固當安之禘之然後義備但後日不當祭之耳應氏鏞曰為死者無主後而慮生者不能久其事故以親疎為之節若盡送往拊

孤之義則雖過於厚而無傷也

士妾有子而為之總無子則已

謂妾之賤者也喪服總麻章云士為庶母貴臣貴妾則士妾之貴者不必有子而為之總矣○鄭氏註喪服謂士妾賤不足殊而以貴臣貴妾為大夫之服非也士為妾之有子者總故其子得伸期大夫不服其妾故其子厭降而為大功若大夫為貴妾有服則妾子為其母不當厭降矣妾以姪娣為貴士昏禮云雖無娣媵先姪娣為貴妾士皆為之總則有子而為之總者其為非姪娣者可知也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釋文稅皇他同反下

鄭氏曰謂子生於外者也父以他故居異邦而生已已

禮記集解卷三十一

九

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今其死於喪服年月已過乃聞之父為之服已則否者不責非時之恩於人所不能也當其時則服稅讀如無禮則稅之稅稅喪者喪與服不相當之言愚謂祖父母也諸父也昆弟也此皆期服而不稅者蓋先王之制服必使情足以稱其文而非徒以其服而已今此諸親恩既不接喪又已遠勉而服之情必有所不能及者矣夫唯不以不能及之情制服而後服其服者必不敢不致其情矣舊在君已除喪而居聞喪則不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稅下鄭氏云宜承父稅喪已則否降而在總小功者謂本齊衰大功之親而或以出降或以殯降者也稅之者以其本服本在宜稅之限者也凡喪大功以上為親小功以下為疏親者稅疏者否下節

明期喪有不稅此節明總小功有稅相對為義所以明稅喪之變也

為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后聞喪則不稅釋文為于偽反

鄭氏曰臣之恩輕也謂卿大夫出聘問以他故久留愚

謂君之父母此謂適子有廢疾不立而適孫受重故臣

為君之父母服期也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皆期然君之

父母長子從服也君之妻小君之服也君為父母長子

三年君服除則臣不稅者恩輕而日月已遠也君為妻

期若君除喪而臣不稅則為小君全無稅法矣殆非也

然則妻蓋衍字與

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

鄭氏曰謂君出朝觀不時反而不知喪者近臣聞寺之

屬也其餘羣介行人宰史也孔氏曰君服而近臣從君

服之非稅義也愚謂近臣在君側故不計聞喪早晚君

服則服其餘則從而服謂君限內聞喪君服則從而服

也不從而稅謂君限外聞喪君稅則不從而稅也

君雖未知喪臣服已

鄭氏曰臣服者所從雖在外自若服也孔氏曰此謂君

出而國內有親喪君雖未知在國之臣自如尋常依限

著服也凡從服者悉然

禮記卷三十一終

後學平陽鄭觀岳校

禮記卷三十三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喪服小記第十五之二

虞杖不入於室附杖不升於堂

鄭氏曰哀益衰敬彌多也虞於寢附於祖廟

為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為君母之黨服釋文不為于偽反下為君同

鄭氏曰徒從也所從亡則已孔氏曰為君母後謂無適

立庶子為後也妾子於君母之黨悉徒從嫌為後者同

於適故特明之愚謂喪服傳曰為人後者為其妻之父

母昆弟昆弟之子如子子於母黨不以母沒不服則為

人後者於母黨必不以母沒不服矣庶子為君母後宜

與為人後之禮不殊蓋既為君母後則其於君母之黨

乃屬從而非徒從矣服問曰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母

死則為其母之黨服為其母之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

服鄭云外親亦不二統喪服記曰庶子為父後者為其

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夫外親不二統而亦不可以無

統也庶子為後不為其母之黨服則當為君母之黨服

不可以君母沒而不服矣然則此不字其衍文與

經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經釋文殺去聲去起呂反下去杖同

經五服之首經也五服之經重者大輕者小斬衰苴經

大桶圍九寸五分去一以為齊衰之經齊衰經大七寸

五分去之一五分去一以為大功之經大功經大五寸

二十五分去之十九五分去一以為小功之經小功經

大四寸百二十五分去之七十六五分去一以為總麻

之經總麻經大三寸六分二十五分去之三寸有六分

斬衰齊衰之杖也杖大如經謂斬衰之苴杖齊衰之削

杖各如其首經之大也

妾為君之長子與女君同

鄭氏曰不敢以恩輕輕服君之正統孔氏曰女君為長

子三年妾亦為女君長子三年愚謂妾之服自為其私

親外其餘悉與女君同唯為君之長子之服嫌正統傳

重之義係於女君而不係於妾故特明之

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除喪謂練時也重謂男子首經婦人要經也凡經男子

重首婦人重要既卒哭男子變麻服葛婦人則變首經

不變要經至練而男子除葛經婦人除麻帶各除其所

重也易服謂以輕喪之新服易重喪之舊服也輕謂男

子要經婦人首經也易服者謂若先遭斬衰卒

哭已變麻服葛又遭齊衰之喪男子則以齊衰之要經

變斬衰之葛帶而首經不變婦人則以齊衰之首經變

斬衰之葛經而要經不變也蓋二喪兼服而變其輕者

所以明新喪之為輕留其重者所以表舊喪之為重也

若齊衰既虞而遭大功之喪者亦然問傳曰斬衰之喪

既虞卒哭遺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齊衰之喪既虞

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是也小功以下無變

無事不辟廟門哭皆於其次釋文辟亦反

鄭氏曰無事不辟廟門鬼神尚幽暗也廟殯宮哭皆於

其次無時哭也有事則入即位孔氏曰辟開也廟門殯

宮門也鬼神尚幽暗若朝夕哭及受弔入門即位則暫

開之若無事則不開也次謂倚廬朝夕哭入門若晝夜

無時之哭則皆於倚廬之中也凡葬前哭晝夜無時

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

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釋文一本無知姓二字

復招魂也書銘謂為銘旌而書死者於其上其辭一

者謂復之辭與銘之辭同也男子稱名謂復也士喪禮

復曰某復是稱名也銘亦書名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

亡則以緇長半幅經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曰某

氏某之柩是也婦人書姓與伯仲謂書銘也如曰伯姬

之柩叔姬之柩也其復則亦曰伯姬復叔姬復如不知

姓則書氏曰某氏之柩復亦曰某氏復也此皆謂大夫

士之禮若天子則曰天子復書銘曰天子之柩諸侯曰

某甫復書銘曰某甫之柩王后則曰王后若夫人亦以

字配姓與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同

皆兼服之

鄭氏曰斬衰之葛齊衰之麻其經之大俱七寸五分寸

之一帶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齊衰之葛大功之麻

其經之大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帶四寸百二十

五分寸之七十六皆者皆上二事也兼服之謂服麻又

服葛也男子則經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婦人則經下

服之麻固自帶其故帶也所謂易服易輕者也兼服之

文主於男子愚謂葛謂既虞卒哭受服之葛經帶也麻

謂始喪之麻經帶也麻同皆兼服之者凡要帶必視其

首經五分而去一今此麻葛之經帶同故兼服之而首

經與要帶仍得為五分去一之差也

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后卒哭釋文報依註音赴芳付反

鄭氏曰報讀為赴疾之赴謂不待期而葬也既葬即虞

虞安神也卒哭之祭待哀殺也孔氏曰安神宜急而奪

哀不忍急也愚謂既處而未卒哭則每日朝夕哭猶在殯宮但不奠耳

父母之喪借先葬者不虞耐待後事其葬服斬衰

鄭氏曰借俱也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曾子問曰葬先輕而後重又曰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待後事謂如此也其葬服斬衰者喪之隆哀宜從重不葬不敢變服也言其葬服斬衰則虞耐各以其服矣及練祥皆然卒事反服重愚謂先葬者不虞耐者父喪未葬則不敢為母行安神適祖之祭也後事謂葬父之事也待後事者待父喪既葬而虞耐卒哭畢乃為母行虞耐卒哭之祭也其葬服斬衰者言葬母葬父皆服斬衰也○鄭氏曰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猶服斬衰孔氏曰前月謂母死前之月也或

禮記集解卷三十三

四

一月或二月三月但是未葬之間皆是前月愚謂葬有定月父母之喪借以同月死則當以同月葬故先輕而後重若父死在母之前月則固當先葬父而後葬母矣鄭云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猶服斬衰此謂父死在前月之未母死在後月之初雖云隔月而相去祇數日則仍當先葬母而後葬父此於情事固當有之而孔疏乃申其說以至於二月三月則是有五月而尚未葬者矣有是禮乎

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

大夫厭其庶子降為大士○大衆子隨父而降其昆弟孫則不隨祖而降其父父之尊近而祖之尊遠也諸侯庶子之子亦然○鄭氏以此為祖不厭孫非也大夫為衆子大功此以尊厭降其衆子也為庶孫小功此以尊厭

降其庶孫也何謂祖不厭孫乎喪服言厭者皆謂厭死者非厭生者也大夫降其庶子其子不從祖而降非所謂不厭孫也

大夫不主士之喪

鄭氏曰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大夫以為主孔氏曰士死無主後其親屬有為大夫者尊不得主之也為慈母之父母無服釋文為于僞反下其妻為母之為妻禫為庶母為祖庶母皆同鄭氏曰恩不能及孔氏曰父雖命為母子本非骨肉故不為慈母之父母服愚謂母之父母從服也為因母之父母服以親屬之而從焉者也為君母之父母服以尊統之而從焉者也慈母親則非因母尊則非君母故不服其父母

夫為人後者其妻為舅姑大功

禮記集解卷三十三

五

鄭氏曰以不貳隆一作降非孔氏曰賀云此謂子出時已昏故此婦還服本舅姑大功若子出時未昏至所為後家方昏者不服本舅姑以婦本是路人來又恩義不相接猶臣從君而服不從君而稅人生不及祖之徒而皆不責非時之恩也今案夫為本生父母期故其妻降一等服大功是從夫而服不論識舅姑與否假令夫之伯叔在他國而死其婦雖不識豈不從夫服也熊氏云然賀義未善愚謂夫為人後謂所後者為父母則其妻當謂夫所後者為舅姑而於夫之本生父母乃亦稱舅姑者據其本親言之亦猶喪服齊衰不杖章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之義也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期嫌其妻或據所後者之親疏以服其舅姑故特明之士耐於大夫則易牲

鄭氏曰不敢以卑牲祭尊者也大夫少牢孔氏曰賤不
 耐貴而云士耐於大夫者謂無士可耐猶如妾無妾祖
 姑易牲而耐於女君也愚謂此主謂祖適為士而耐於
 祖之為大夫者也而孔氏所言無士可耐者亦該焉雜
 記曰士不耐於大夫此謂祖庶為士者耳適孫乃祖之
 正體祖適適於上則祖之廟士將於是祭焉不耐於是
 而安耐乎適孫為祖服斬祖為之服期不聞大夫之為
 士而有異也豈有於其死而卑遠之使不得耐者禮本
 人情雖經記未明言而可以義決也若庶孫既卑固不
 可以士之卑耐於大夫之尊然而無士可耐則亦唯有
 耐於大夫而已蓋大夫雖尊與天子諸侯之絕宗者固
 不同也

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

為同居有主後者為異居

鄭氏曰錄恩服深淺也見同財則期同居異財故同居
 今異居及繼父有子亦為異居則三月未嘗同居則不
 服愚謂繼父者子隨母嫁而謂母所嫁之夫也喪服同
 居繼父齊衰期不同居繼父齊衰三月而此釋其同居
 不同居之異也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此釋不同
 居之義也言必嘗同居而後異居乃謂之不同居繼父
 若本未嘗同居則不得謂之繼父不為之服也皆無主
 後同財而祭其祖福為同居此釋同居之義也無主謂
 無大功以上之親可以主其喪者也無後謂無子也皆
 者皆此二事也同財與此子共貨財也祭其祖福築宮
 廟而使此子自祭其祖福也備此三者然後為同居也
 有主後者為異居此又釋不同居之義也繼父初無大

功之親與此子同財而祭其祖福則是同居矣而其後
 繼父或自有子或雖無子而有大功以上之親自他國
 而至則不得終其同居而謂之不同居也蓋繼父本非
 骨肉必其恩之甚厚又無主後之甚可憫乃為之齊衰
 期若其恩雖厚而其喪不至於無主則為之齊衰三月
 而已也

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

鄭氏曰變於有服之親也門外寢門外愚謂門外之右
 寢門外之西也哭於門外而在西避內喪朝夕哭門外
 之位也凡於非骨肉之喪而哭之者於門內則在中庭
 於門外則在西所以為親疎內外之別也南面者哭而
 不為位之禮也凡哭而不為位者主人南面弔者北面
 耐葬者不筮宅

耐葬謂葬於祖之旁也宅墓兆也族葬之法始祖居中

以昭穆為左右孫從其祖若耐廟然不筮者以其昭穆
 有一定之次

士大夫不得耐於諸侯耐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其妻
 耐於諸祖姑妾耐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耐耐必以
 其昭穆釋文亡如字又音無

鄭氏曰士大夫謂公子公孫之為士大夫者不得耐於
 諸侯卑別也既卒哭各就其先君為祖者兄弟之廟而
 耐之中猶間也孔氏曰禮孫死耐祖今祖為諸侯孫為
 士大夫而死則不得耐之謂祖貴宜自卑遠之也諸祖
 父為士大夫者謂祖之兄弟也既不得耐耐當耐祖之
 兄弟亦為大夫士者也諸祖姑是夫之諸祖父兄弟為
 士大夫者之妻也夫既不得耐耐故妻亦不得耐於祖

姑而耐於諸祖姑也若祖無兄弟可耐亦耐宗族之屬不為諸侯者也然上云立易牲而耐於大夫而大夫不得易牲耐於諸侯者諸侯之貴絕宗故大夫士不得耐也妾耐於妾祖姑言妾死亦耐夫祖之妾也亡則中一以上而耐者亡無也中間也若夫祖無妾則又問曾祖而耐高祖之妾也耐必以其昭穆者解所以祖無妾不耐曾祖而耐高祖之義也下文云妾母不世祭則妾無廟今乃云耐及高祖者當為壇耐之愚謂妾無廟而得耐者祭於寢而耐之也凡無廟者祭皆於寢○人之始死其神無所依則不安故為之耐焉使其託於祖以安故耐者所以畢送死之事也唯天子諸侯及宗子自祖適以上則其所耐之廟即祭之之所此外耐廟其所耐皆非其所祭也且有但耐而已而不復特祭者如妾之

禮記集解卷三十三

八

無子者殤與無後者女女子未嫁而死者出而歸者未廟見而歸葬者皆是也然可以不祭而不可以不耐祭可以別所而耐必於其祖此先王制禮之精意非通幽明之故而知死生之說者其孰能與於斯

諸侯不得耐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耐於士

鄭氏曰天子諸侯大夫可以耐於士人莫敢卑其祖也愚謂諸侯不得耐於天子此謂始封君及封君之子也不得耐於天子如周公薨於周則不可耐於王季之廟也天子諸侯大夫可以耐於士此謂士庶特起居尊位者也可以耐於士孫之尊無自別於祖之理也如天子之子若孫為諸侯不得耐於祖其祖之昆弟有為諸侯大夫者皆可耐也諸侯之子若孫為大夫不得耐於祖其祖之昆弟為大夫士者皆可耐也

為母之君母卒則不服

鄭氏曰母之君母外祖適母徒從也所從亡則已愚謂為母之君母卒則不服為母之妾母母卒猶服也母之君母徒從也母之妾母屬從也

宗子母在為妻禫

鄭氏曰宗子之妻尊也孔氏曰賀瑒云父在適子為妻不杖不杖則不禫若父沒母存則為妻得杖又得禫凡適子皆然嫌宗子尊厭其妻故特云然賀循云宗子母在為妻禫則非宗子其餘適庶母在為妻並不得禫也婦人尊微不奪正服並厭其餘哀愚謂此條二賀氏之說不同而後說為是妻之喪雖天子諸侯不降亦何嫌於宗子之厭其妻而特明其不禫乎蓋為妻之服與父在為母悉同故母在則不禫微殺其服以示其不敢盡

禮記集解卷三十三

九

同於母之意而非厭降之謂也宗子母在為妻禫者舅沒則姑老宗子之妻與宗子上承宗廟下統族人故其夫為之申禫五宗悉然賀循又有杖有不禫禫有不杖之說杖有不禫若出妻之子為母庶子在父之室為其母皆是也禫有不杖謂適子父在母沒為妻也適子父在為妻不杖而母沒得申禫也

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祖庶母可也按為字舊並于偽反今當如字此因喪服慈母如母一條而欲廣其義也喪服傳曰慈母者何也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為子命子曰女以為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死則喪之三年此所謂為慈母後者也為慈母後者猶云為慈母之子云爾非立後之義也庶母父妾之有子者也祖庶母祖妾之有子者也記者欲廣慈母之義故言為慈

母後者非但可與父妾之無子者為子即與父妾之有子者為子亦可也非但可與父妾之有子者為子即與祖妾之有子者為子亦可也蓋子之幼少而無母者不能不資乎撫育而已或但有子之妾或無妾而但有父妾皆可命為母子以撫育之所以通禮之窮而盡事之變也

為父母妻長子禫釋文為子為下則其母為妻皆同

鄭氏曰目所為禫者也

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

鄭氏曰以其非正春秋傳曰於子祭於孫止孔氏曰穀梁隱五年傳云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鄭引此明不得世祭也愚謂大夫士之妾母蓋祭於寢

禮記集解卷三十三

十一

丈夫冠而不為殤婦人笄而不為殤釋文冠古亂反

鄭氏曰不為殤言成人也婦人許嫁而笄未許嫁與丈夫同

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

鄭氏曰言為後者據承之也殤無為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孔氏曰為殤後者謂大宗子為殤而死而族人為後大宗以殤之父為父而不得後此殤者為子以其殤無父義故也曰為後者據已承其處為言也既為殤者父作子則應服殤以兄弟之服而云以本親之服服之者蓋在未後之先不復追服不責人以非時之恩推此時本親兄弟亡在未後之前者亦宜終其本服之日月唯所後如有母亡而猶在三年之內則宜接其餘服不可以吉居凶若出三年則不復追服矣愚謂為後

者以殤之父為父乃不服殤以兄弟之服而以其服服之者蓋為後者於殤之父其父子之義定於來後之日而殤之亡在先也所後如有母亡未練而來後則三年已練而來後則不服

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

鄭氏曰其餘謂旁親也以麻終月數不葬者喪不變也孔氏曰久而不葬謂有事故不得依月葬者則三年服皆不得祥除也云唯主喪者欲廣說子為父妻為夫臣為君孫為祖得為喪主四者悉不除也其餘謂期以下至緦也以麻終月數者主人既未葬故諸親不得變葛仍猶服麻各至服限竟而除也除喪則已者謂月數足而除喪不待主人葬除也然此皆藏之至葬則反服之

禮記集解卷三十三

十一

故下云及其葬也反服其服雖緦亦然以其未經葬故也盧云子孫皆不除以主喪為正耳餘親以麻終月數除矣庾云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以尊主卑不得同以卑主尊無緣以卑之未葬而使尊者長服衰經也是知主喪不除無為下流之義唯於承重之身為其祖曾若子之為父臣之為君妻之為夫此之不除也盧氏云子孫皆不除蕭望之又云獨謂子皆未善也愚謂主喪者不除此主謂子為父母適孫受重為祖父母也然為長子服斬亦宜在主喪不除之內未可以卑者之服繁之若臣為君眾子為父母則雖非主喪而不除者也祖為正尊以編冠元武子姓之冠推之或亦俟葬而後除與經言主喪者不除據其尤重者言之耳

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絕履

鄭氏曰雖尊卑異於恩有可同也愚謂繩屨繩麻屨也齊衰之服爲四等而其屨有三三年與杖期者疏屨不杖期者麻屨三月者繩屨大功亦繩屨蓋齊衰三月輕於齊期大功亦輕於齊期其差次畧相似故其屨同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經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

鄭氏曰臨事去杖敬也濯謂澆祭器也孔氏曰喪至小祥男子除首經呼有要經而病尙深故猶有杖屨是末服變爲繩麻將小祥前筮祭日筮祭尸視濯具則豫服小祥之服以臨此三事也不言衰與冠者亦同小祥矣有司執事者也愚謂筮而去杖敬著筮也喪大記曰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視濯去杖敬祭事也視濯主人卽位於堂下練祭杖不入於門故於視濯先去之筮日筮尸視濯皆有賓事畢皆拜送於門外此云筮日筮尸告事畢而後杖拜送賓不言視濯者蓋自此至祭畢然後杖其視濯畢送賓時不杖也孔疏謂視濯輕無賓故不言非也特牲禮前祭之夕兄弟賓及衆賓從主人卽位於堂下主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事畢賓出主人拜送此吉祭視濯有賓則練祥視濯有賓必矣

大祥吉服而筮尸

鄭氏曰凡變除者必服其吉服以卽祭事不以凶臨吉也孔氏曰吉服朝服也大祥編冠朝服今將欲祥亦於前日豫服大祥之服以臨筮日筮尸視濯唯云筮尸者從小祥可知也大祥則并去經杖繩屨故不云杖經屨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

鄭氏曰妾子父在厭也孔氏曰此謂不命之士父子同

宮者也若異宮則禫如下言則猶杖也禫爲服外微奪之耳愚謂士爲妾之有子者總未嘗厭其妾也不禫者爲近父屈也○喪服有厭有屈所爲服者見厭謂之厭服之者自抑謂之屈喪服大功章公之庶昆弟爲母妻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此厭之說也齊衰杖期章父在爲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此屈之說也蓋子與父同有服而父於所爲服者以尊故或降之或絕之者則其子亦降之絕之謂死者爲尊者所厭而不得伸也屈則異於是有父之所服未嘗以尊厭之而子自屈於父者若父在爲母期是也有父於死者無服非父尊之所厭而子自屈於父者若公子不服妻之父母是也其餘以此推之可見矣庶子不以杖卽位

鄭氏曰下適子也位朝夕哭位孔氏曰適子得執杖至阼階哭位庶子至中門外而去之以下於適子也愚謂喪不二主適子爲喪主者杖則庶子不以杖卽位避正主也

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卽位可也

父主適子之喪而杖則其子不以杖卽位亦喪不二主也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其子爲喪主故得以杖卽位○鄭註此條云祖不厭孫孫得伸也又註姑在爲夫杖云姑不厭婦皆非也喪之杖不杖以杖卽位不以杖卽位皆不由於厭不厭也若謂庶子之子得以杖卽位爲祖不厭孫則於適子之子又何以反厭之

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卽位可也

父主適婦之喪適子爲妻不杖爲其疑於喪主也父不

主席婦之喪則其子自主之故得以杖即位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

鄭氏曰君為主弔臣恩為已也子不敢當主中庭北面

哭不拜孔氏曰諸侯無親弔異國臣之禮若來在此國

遇主國之臣喪為彼君之故而弔故主國君代其臣之

子為主

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

則君亦不錫衰

鄭氏曰必免者尊人君為之變也未喪服未成服也既

殯成服愚謂皮弁錫衰諸侯弔其卿大夫及大夫自相

弔之服也皮弁即弁經也周禮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

玉璫象邸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上言皮弁而下但言

弁蒙上之辭也則其為一物可知但弔弁無飾耳不言

君弔而曰諸侯弔者蒙上弔異國之臣見與弔其臣之

服同也凡喪小斂而免至成服則不免將葬既啟而免

既葬變葛則不免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者尊人君特

為之變也已葬必免則葬前可知主人未成服時括髮

此但免而不括髮又所以異於未成服之前也下文云

親者皆免則自大功以上皆免此但言主人者舉其重

者言之也未喪服謂未成服也君不錫衰則皮弁襲裘

也若未小斂則吉服陸氏佃曰凡諸侯弔皆皮弁錫衰

言必者著諸侯弔無內外皆如此○孔氏曰凡五服大

功以上為重重服為免之節自始死以至卒哭卒哭乃

不免小功以下為輕輕服為免之節自始死至殯殯後

不復免至葬啟殯之後而免以至卒哭如始死愚謂免

者未成服之飾也成服以後啟殯以前悉無免法親疎

皆然孔氏謂重服為免之節自始死至卒哭非是

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釋文養

鄭氏曰不喪服求生主吉惡其凶也遂以主其喪謂養

者有親也死則當為之主其為主之服如素無喪服孔

氏曰如素無喪服者養時既去其服今疾者身死已為

之主還與素無服同也愚謂養疾者必元端喪無服元

端之法蓋稅衰而以長衣養與遂以主其喪此蓋功緦

之喪或重喪之末而疾者乃大功以上之親故有喪服

而為之養疾及死而遂為之主喪也

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已之喪服

鄭氏曰入來也謂養者無親於死者不得為主其有親

來為主者素有喪服與素無喪服者異素無服素有服

為死者當服則皆三日成也孔氏曰若本有服重而新

死者輕則一成服而反前服若新死重則仍服死者新

服愚謂此謂疾者無子或子幼而養者無服及死而已

來主其喪也不易喪服者已死則不以凶為嫌也及三

日則為之成服

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

鄭氏曰尊謂父兄卑謂子弟之屬

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

鄭氏曰女君適祖姑也易牲而祔則凡妾下女君一等

孔氏曰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當祔於高祖之妾高

祖又無妾則用女君之牲祔於女君可也下一等者若

女君少牢妾則特牲女君特牲妾則特豚愚謂不言適

祖姑而言女君者姑者對婦之稱妾不得謂夫之祖妣

為祖姑而女君之稱則通乎其上也

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

鄭氏曰婦謂凡適婦庶婦也虞卒哭祭婦非舅事也祔

於祖廟尊者宜主焉愚謂雜記云主妾之喪則自祔至

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此主適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

子主之則練祥可知然則舅主適婦之喪唯主其拜賓

之事而不主其祭也

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

鄭氏曰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大夫以為主宗子尊可

以攝之吳氏澄曰大夫死無後其親屬為士者不得攝

大夫唯宗子尊可以士而攝大夫之喪也愚謂宗子大

宗子也鄭氏吳氏之說皆通蓋大夫士貴賤殊故士死

無主不敢攝大夫為之主大夫死無主士亦不得攝為

之主唯大宗子尊故為士而死可攝大夫以主其喪亦

得攝主大夫之喪也然前既云大夫不主士之喪而又

記此則此條之義當如吳氏之說也攝謂為主者不在

而代為之拜祭也雜記曰士之子為大夫其父母弗能

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為之置後大夫之無子者必

置後則無事乎攝人以主其喪矣宗子亦然

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為主

鄭氏曰親質不崇敬也孔氏曰葬後唯君來弔雖非時

亦為之免崇敬欲新其事故也若五屬之親非時而奔

喪則主人不須為之免也愚謂兄弟之奔喪者必免嫌

為主者亦當免故明之唯言未除喪者奔喪禮已除喪

而后奔喪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則其不免不待言

也

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

禮文省
所領反

鄭氏曰多陳之謂賓客之就器也以多為榮省陳之謂

主人之明器也以節為禮孔氏曰朋友賓客贈遺明器

多陳之以為榮而不可盡納壙中以納有常數故也主

人所作明器依禮有限陳之既少盡納於壙可也

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后之家為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

於宮而后之墓

鄭氏曰兄弟先之墓骨肉之親不由主人也宮故殯宮

也孔氏曰兄弟骨肉自然相親不由主人故先往之墓

所知之喪由主人乃致哀戚故先哭於宮而後至墓

父不為眾子次於外釋文為于偶反下

鄭氏曰於庶子畧自若居寢孔氏曰長子則次於外

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

鄭氏曰謂卿大夫以下也與尊者為親不敢以輕服服

之言諸侯者明雖在異國猶來為三年也愚謂兄弟謂

族親也喪服傳曰小功以下為兄弟喪服經傳凡所言

兄弟者皆然此篇言奔兄弟之喪與諸侯為兄弟者服

斬皆言兄弟而不言昆弟者以疏該親也卿大夫為君

服斬不疑此言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蓋謂出在他國

者也諸侯之兄弟在他國若仕為他國大夫士則自當

為其君服斬三年而得為諸侯服斬者蓋各以其本服

之月數服之而其始服則皆以斬衰猶如為宗子皆服

齊衰之義也蓋與尊者為親不敢以輕服服之而非臣

為君斬衰三年之服也然則斬衰之服亦有不至三年

者與曰曾子問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婿齊衰而弔既葬

而除之夫死亦如之鄭氏謂女服斬衰斬衰可以既葬

而除則亦何不可以期與九月五月而除乎

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訕而反以報之
釋文澡本又作麻字不絕本或作不絕本非也訕邱勿反

鄭氏曰報猶合也下殤小功本齊衰之親其經帶澡率

治麻為之帶不絕其本屈而上至要中合而糾之明親

重也愚謂此言下殤小功之帶之重也下殤小功本齊

衰之親也帶澡麻者其帶澡治牡麻為之也喪服於齊

衰大功小功皆言牡麻帶經而殤小功章特言澡麻蓋

大功以上麻經不澡小功以下澡之獨於殤小功言澡

以見上下也本者麻之根也麻以有本為重大功以上

麻不斷本小功以下斷之下殤小功雖首經無本而其

帶猶不絕本也報合也謂成服之時屈所垂散麻上至

於要然後合而糾之也帶以散為重以絞為輕成人大

功以上之喪未成服之前散帶成服而絞之大功殤雖

成服不絞帶下殤小功則散其屈者絞其垂者至本服

大功之為殤而降者則其帶皆不散矣蓋下殤小功雖

輕於大功之殤而重於餘殤故其帶既有本而又不盡

絞之皆所以明其重也

婦耐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耐於親者

鄭氏曰謂舅之母死而又有繼母二人也親者謂舅所

生愚謂大夫士繼娶並耐之禮於此可以見之

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為大夫而耐於其妻則不

易姓妻卒而后夫為大夫而耐於其妻則以大夫姓

鄭氏曰此謂始來仕無廟者無廟者不耐不易姓以士

牲也愚謂婦隨夫為尊卑者也言不易姓以見與士耐

於大夫者不同也無廟者不耐始封君亦然

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

鄭氏曰適子正體於上當祭祀也

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

父主適婦之喪子不杖母主適子之喪婦猶杖者斬衰

無不杖也然母既為主則為夫雖杖其禮當有所降矣

其房中則杖即位於阼階之上則輯杖與

母為長子削杖

鄭氏曰嫌服男子當竹杖也母為長子服不可以重於

子為已也愚謂其杖斬衰之杖也削杖齊衰之杖也父

為長子斬衰則其杖母為長子齊衰則削杖各如其為

已之服以服之也

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

鄭氏曰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為攝

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及二十而笄為成

人成人正杖也孔氏曰若主喪者杖則此童子不杖○

此三節明婦人應杖之節

總小功虞卒哭則免

鄭氏曰棺柩已藏嫌恩輕可以不免也孔氏曰葬時棺

柩已啟著免可知嫌虞與卒哭棺柩已掩不復著免故

特明之愚謂虞卒哭則免已卒哭變葛乃不免也

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

釋文報音赴冠如字又古

鄭氏曰有故不得疾虞雖主人皆冠不可久無飾也皆

免自主人至總麻愚謂喪自既啟以後卒哭以前其服

與未成服之前同然未成服時主人括髮齊衰以下免

啟後則雖主人亦免士喪禮啟殯丈夫鬚蓋雖丈夫亦

免

鄭氏曰有故不得疾虞雖主人皆冠不可久無飾也皆

免自主人至總麻愚謂喪自既啟以後卒哭以前其服

與未成服之前同然未成服時主人括髮齊衰以下免

啟後則雖主人亦免士喪禮啟殯丈夫鬚蓋雖丈夫亦

免

鄭氏曰有故不得疾虞雖主人皆冠不可久無飾也皆

不垂其髮而結為紛如婦人矣是葬時之免即婦人之
布髮也既不垂其髮又以布而不以麻以葬時行於道
路宜稍飾也會子問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是行於道
路雖初喪主人亦免也

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
不報虞則除之釋文為于僞反
下為之小功同

為兄弟既除喪已謂久而不葬而以麻終月數者也及
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言皆與常禮同不以
已除喪而有異也不報虞則除之喪本已除故也如報
虞則於卒哭而除之

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反哭釋文必利反

鄭氏曰遠葬墓在四郊之外孔氏曰郊野之外不可無
飾故葬訖隨欲反哭之時乃皆著冠至郊而后去冠著

免反哭於廟

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
親者皆免鄭氏曰君弔或為弔

鄭氏曰不散麻者自若絞垂為人君變貶於大斂之前
既啟之後也親者大功以上也孔氏曰凡大斂之前著

免大功以上散麻大斂以後著冠不散麻糾其垂也至
將葬啟殯之後已葬之前亦免大功以上亦散麻若君

弔雖不當免時必為之著免不散麻者貶於大斂之前
及既啟之後雖他國君來與已國君同主人為之著免

大功以上親者皆從主人之免敬異國君也異國之君
尚然已君來弔親者皆免可知也愚謂不當免時謂成

服以至啟前既葬卒哭以後也○自總小功至此記著
免之節

除殯之喪者其祭也必立

鄭氏曰殯無變文不緘元冠元端黃裳而祭不朝服未

純吉也於成人為釋禫之服孔氏曰以經云必元故知
元端元冠也知黃裳者若其素裳則與朝服純吉同故

知黃裳也知不元裳者以元黃相對之色故知釋禫之
服若元裳即與上士吉服元端同也非釋禫服也陸氏

佃曰言必元則裳亦元鄭氏謂元端黃裳非是據齊之
以元也以陰幽思也齊元而養愚謂陸氏之說是也凡

言元者皆謂冠及衣裳俱元者也元冠元衣元裳此士
吉祭之服也殯文不緘無變除之漸故服吉服以除其

喪又鄭氏以元冠元端黃裳為釋禫之服乃據變除禮
而言然變除禮多不足據說見玉藻及問傳

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編冠釋文朝
直達反

成喪成人之喪編冠編冠素紕也

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經于東方奔母之喪不
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免于東方經即位成踊出門哭止

三日而五哭三袒
鄭氏曰凡奔喪謂道遠已殯乃來也為母不括髮以至

成服一而已貶於父也即位以下於父母同也三日五
哭者始至訖夕反位哭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

日之朝夕而五哭三袒者始至袒與明日又明日之朝
而三也孔氏曰此論奔喪之法括髮於堂上者於殯宮

堂上不笄纒者奔喪異於初死也袒降踊襲經于東方
者袒謂堂上去衣降堂降階東而踊襲謂掩所袒之衣

東方謂東序東既踊畢襲帶經于東序東奔母之喪不
括髮者初時括髮至又哭以後至於成服不括髮袒於

堂上降踊與父同父則括髮而加經母則不括髮而若免加經即位於阼階之東而更踊父母同也於此之時賓來弔者則拜之奔喪禮所謂反位拜賓成踊是也出門哭止者出殯宮之門就於廬故哭者止五哭者初至一哭與明日又明日朝夕之哭為五哭三袒者初至翌明日朝袒又明日朝袒為三袒在家之時始死哭踊無節今聞喪已久奔喪禮殺故三日五哭異於在家也若未殯前來與在家同愚謂降踊降自西階即位於阼階下而踊也東方堂下之東序東也即位自東序東反即阼階下之位也孔疏襲帶經于東序東上有升堂二字蓋傳寫之誤也

適婦不為舅後者則姑為之小功

鄭氏曰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小功

庶婦之服也夫死於子身姑亦婦將不傳重於適及所傳重者非適服之皆如庶子庶婦也

禮記卷三十三終

後學平陽鄭兆璜校

禮記卷三十四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大傳第十六 別錄屬通論

鄭氏曰名曰大傳者以其記祖宗人親之大義吳氏澄曰儀禮十七篇唯喪服經有傳此篇通引喪服傳之文而推廣之喪服傳逐章釋經如易之彖象傳此篇不釋經而統論如易之繫辭傳故名為大傳愚謂此篇之義言先王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篇中言祭法言服制言宗法皆所以發明人道之重而篇末尤歸重於親親蓋人道雖有四者而莫不由親親推之所謂孝弟為為仁之本也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祫及其高祖 釋文王如字又

趙氏匡曰不王不禘明諸侯不得有也所自出謂所系之帝禘者帝王既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意故又推尋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以始祖配祭也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為其疏遠而不敢褻狎故也其年數或每年或數年未可知也諸侯五廟唯大廟百世不遷言及者遠祀之所及也不言禘者不王不禘無所疑也不言祫者四時皆祭故不言祫也省謂有功見省記也于者逆上之意言逆上及高祖也據此體勢相連皆說宗廟之事不得謂之祭天鄭元注祭法云禘謂配祭昊天上帝於圜丘蓋見祭法說禘文在郊上謂為郊之最大者故為此

說耳祭法所論禘郊祖宗謂六廟之外永世不絕者有四種耳禘之所及最遠故先言之豈關園丘哉鄭氏又云祖之所自出謂感生帝靈威仰也此文出自謙緯哀平問偽書也而鄭氏通之於經其為誣蓋甚矣愚謂祖始祖也天子大禘之祭追祭始祖所自出於始祖之廟始祖所自出之帝居西南隅東向之位而始祖居東北隅南向之位而配食也得姓之祖謂之始祖始封之君謂之大祖諸侯不禘唯得祭其大祖而於大祖以上則不得祭矣有大事省於其君者謂有大功而為其君所省錄也干者自下而進取乎上之意禘本諸侯以上之禮而大夫士用之故曰干禘大夫三廟士一廟雖並得祭高祖以下然每時但禘祭一祖而不得合祭唯有大功而為其君之所省錄命之大禘然後得合祭高祖以下也左傳曰祭以特牲殷以少牢殷祭即禘也蓋大夫士之禘亦如諸侯之大禘間歲行之而不常舉者也大夫士之為宗子者皆有大祖之廟其禘祭當於大祖之廟而合食高祖以下此乃言及高祖而不言大祖者若言及其大祖嫌大祖以下並得合食與諸侯大禘之禮同故言及其高祖以見大祖而外其得與於合食者唯高祖以下爾蓋其禮僅如諸侯之時禘而已然則雖曰干禘而不嫌於亡等矣此節言天子以下祭祀所及之不同蓋德厚流光德薄流卑故其差降如此然因其分之所及以盡其報本追遠之意則上下一也○喪服齊衰不杖章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傳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為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禘矣大夫

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此篇首言祭法末言宗法皆本此傳之義而推廣之者也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邊遂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釋文遂息後反追王于况反亶丁但反父音甫

鄭氏曰柴祈奠告天地及先祖也牧室牧野之室也古者郊關皆有館焉先祖者行主也遂疾也疾奔走言勸事也不以卑臨尊不用諸侯之號臨天子也愚謂戎事為大事而牧野之事武王所以伐暴救民尤戎事之大者也既事而退謂既克紂而退也柴祈奠謂於牧野祭天地先祖而以克紂之事告之也柴燔柴也社社主也

此告社而曰祈者因告而有所也設奠於牧室謂於牧野之室而奠遷主也遂書作駿疾也奔走謂有事於廟中也此謂武王克紂之後歸至於豐而率諸侯以祭宗廟也武成曰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蓋臣子無爵君父之義故武王歸於豐既祀宗廟復行祭天之禮而以三王之功德告於天而追王之亦稱天而誅之義也牧誓稱文王為文考至庚戌柴望之後大告武成而文王與大王王季皆稱王則三王之追王在庚戌之柴無疑也中庸曰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蓋以周之禮制皆出於周公故繫而言之其實追王在武王時也此篇言聖人之治天下自人道始而首以祭祀之法與追王之禮言之者以上治之事於人道為尤重也○呂氏祖謙曰謂不以卑臨尊此出於漢儒之說而

非追王之本意也三王乃武王之祖父其尊孰大於是
曷為待追王而後尊哉武成曰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
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蓋三王皆肇
基之主所以追王之也愚謂追王之禮夏商之所未有
而始於周蓋周之王業實由三王積累而成與前代不
同所謂禮以義起者也若謂不以卑臨尊則后稷為始
祖猶諸侯爾祖父子之間其尊卑豈以爵位哉

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
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釋文補本或作祫年禮
反釋音木別彼列反下
至其處姓

鄭氏曰治猶正也繆讀為穆聲之誤也竭盡也愚謂治
謂立為法制以別其親疎厚薄之宜也尊尊自上而殺
所以上治也親親由下而殺所以下治也合族以食謂

禮記集解卷三十四

四

聚合族人而與之飲食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
弟是也合族以食以聯其情之同別以昭穆以辨其等
之異皆旁治之事也別之以禮義謂以禮義治男女而
使之有別也旁治昆弟即下文所謂長長別之以禮義
即下文所謂男女有別也竭盡也言人道之大竭盡於
是四者而無遺也上文言祭祀之法追王之禮皆上治
祖禰之事也此又備言聖人之治人道有此四者篇中
所言皆所以發明此義也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
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於天下
民無不足無不瞻者五者一物絀繆民莫得其死聖人南
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釋文聽禮字反與音預瞻本
又作儻食斲反絀匹彌反徐
字夷反繆音
謬本或作謬

且先者言未暇及其他而且以此為先也民不與者五
者雖皆所以為民而猶未及乎民事也治親即治人道
之事也蓋人道別而言之則有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
不同合而言之祖禰子孫昆弟男女皆親也尊之親之
長之別之皆所以治親也功臣也報功若衮之詩言
大封功臣也賢謂有德者能謂有才者存愛以愛人之
事存於心而不忘也一得猶言盡得也無不足力皆足
以自給無不瞻財皆足以自養繼繆乖錯而失其道也
蓋五者雖未及乎民事而實為民事之所從出故其得
失之係乎民如此然治天下以五者為先而五者又以
治親為先蓋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親親而仁民仁民而
愛物苟於人道有所未盡則所謂報功舉賢使能存愛
者皆無其本矣此二句乃一篇之大旨

禮記集解卷三十四

五

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
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釋文量音亮正音征徽讀章反
別彼列反○鄭注徽或作幟
鄭氏曰權稱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文章禮法也服色
車馬也徽號旌旗之名也器械禮樂之器及兵甲也衣
服吉凶之制也孔氏曰立者言始有天下必造此物也
考校也文章國之禮法也正謂年始朔謂月初周子殷
丑夏寅是改正也周夜半殷鷄鳴夏平旦是改朔也服
色車馬也易之謂各隨所尚赤白黑也殊別也徽號旌
旗也周大赤殷大白夏大麾各有別也器謂楛豆房俎
禮樂之器械謂戎路革路兵甲之屬也陳氏祥道曰左
傳曰揚徽者公徒也蓋用兵之法以旌旗待書事以名
號待夜事則徽號者徽幟之號也愚謂言立權度量則
此三者三代之法不同也文章謂禮樂制度禮弓疏引

春秋緯元命包樂緯稽耀嘉云夏以十三月為正息卦
受泰註云物之始其色尚黑以平旦為朔殷以十二月
為正息卦受臨註云物之牙其色尚白以鷄鳴為朔周
以十一月為正息卦受復其色尚赤以夜半為朔是三
代改正朔易服色之事也服如服牛乘馬之服謂戎事
所乘若夏乘驪殷乘翰周乘騶是也色謂祭牲所用之
牲色若夏元牡殷白牡周騂犗是也徽謂旌旗若周禮
九旗號謂號名周禮大司馬仲夏教芟舍辨號名之用
是也別衣服若冠則夏母追殷章甫周委貌弁則周弁
夏收殷尋養老之衣則虞深衣夏燕衣殷編衣周元衣
之類是也此節言數度文為之末隨時變革所以明下
文不可變革者之重也○輔氏廣曰聖人之治有所更
易無非所以奉天命而順人心固非私意所能與也

禮記集解卷三十四

六

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
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釋文長並丁
丈反別彼列反
四者乃人道之大故不可得而變革孔子言殷因於夏
禮周因於殷禮董子言王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
是也上文言人道之當先此又言人道之不變唯其不
可變所以必當先也
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
鄭氏曰合合之宗子之家序昭穆也異姓謂來嫁者也
主於母與婦之名耳際會昏禮交接之會也著明也母
婦之名不明則人倫亂也孔氏曰同姓父族也從宗謂
從大小宗也合族屬謂合聚族人同時而食也異姓謂
他姓之女來為已姓之妻者繫夫之親主為母婦之名
夫若為父行則主母名夫若子行則主婦名治正也主

此母婦之名以正昏姻交接會合之事母婦之名若則
男女尊卑異等不相淫亂愚謂同姓從宗合族屬者若
宗子祭則族人皆侍是也異姓主名治際會者異姓之
女於已本無親屬故繫其夫而定母婦之名以治際會
之事也際會謂於吉凶之事相交際而會合也若特牲
禮宗婦在房中士喪禮婦人俠牀東面衆婦人戶外北
面是也鄭氏專以昏禮言非是蓋同姓族屬漸衆懼其
離有宗以統之則不至於離異姓男女相聚懼其亂有
名以別之則不至於亂

禮記集解卷三十四

七

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
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
者也可無慎乎釋文屬音媼本又作
媼悉早反治直吏反
鄭氏曰言母婦無昭穆於此統於夫耳母焉則尊之婦
焉則卑之尊之卑之明非已倫以厚別也愚謂此一節
本儀禮喪服傳之文言婦人為夫之昆弟無服之義此
篇引之則以明昆弟之妻所以不為母婦之名也道謂
昭穆之行列也異姓婦人來嫁已族唯繫其夫以為尊
卑故其夫為父道則其妻有母道而其名謂之母其夫
為子道則其妻有婦道而其名謂之婦昆弟昭穆同兄
長於我而非有父道則其妻不可謂之母弟幼於我而
非有子道則其妻不可謂之婦也爾雅曰兄之妻曰嫂
弟之妻曰婦是後世稱於兄妻猶但稱為嫂不稱為母
而於弟妻則稱為婦故記者緣類以曉之言若稱弟之
妻為婦則是嫂亦可謂之母矣而可乎言其不可也人
治言治人道也蓋尊屬卑屬之妻其際會主名以治之
昆弟之妻其際會又以不為之名者治之以其無尊卑

之分而尤嚴其別也蓋人道有四篇首二節言上治祖
禰之事此上二節申言男女有別之事此下二節申言
旁治昆弟之事不言下治子孫者子孫與祖禰相對能
事祖禰則子孫之治在其中矣

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
釋文免音問殺色
界反徐所例反

鄭氏曰四世共高祖五世高祖昆弟六世以外親盡無
屬名孔氏曰四世謂上至高祖下至已兄弟同承高祖
之後者為族兄弟相報服總也為親兄弟期一從兄弟
大功再從兄弟小功三從兄弟同承高祖服總麻是服
盡於此也五世謂共承高祖之父者也服祖免而無正
服滅殺同姓也六世共承高祖之祖者也不服祖免同
姓而已故云親屬竭矣愚謂四世而總者由高祖之子

禮記集解卷三十四

九

至已為四世凡旁親承高祖之後者為之服總麻喪服
族曾祖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為四總麻是也窮猶
終也五服之殺至總麻而終也同高祖之親謂之族以
在九族之內也五世在九族之外不得為同族但同姓
而已同姓既疏故殺其恩誼但為之袒免而無服也竭
盡也五世而別族則親屬固竭矣然相為袒免則猶有
未盡竭者焉至六世并不為袒免則相弔而已蓋其異
於途人之泛然者幾希矣故曰親屬竭矣

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
釋文單音丹

鄭氏曰昏姻可以通乎問之也元孫之子姓別於高祖
解庶姓別於上五世而無服於下姓世所由生又明姓之孔
氏曰作記之人見殷人五世以後可以通昏故將殷法
以問於周言周家五世以後庶姓別異於上與高祖不

同各為氏族也戚親也單盡也戚單於下謂四從兄弟
恩親盡於下各自為宗不相尊敬也庶眾也高祖以外
人轉廣遠分姓眾多故曰庶姓姓別親盡雖是周家昏
姻可以通乎問其可通與否愚謂庶姓謂共高祖之親
皆係於高祖以為姓所謂族也正姓唯一高祖之姓眾
多故曰庶姓庶姓別於上謂高祖之父親盡於上其出
於高祖之父者別有所繫以為族而不復繫高祖之父
以為族也戚單於下謂同出於高祖之父者親盡而不
相為服也姓別戚單疑可通昏故據而問之

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
者周道然也
釋文繫音計又戶計反別皇如字
善彼列反綴丁衛反食音嗣

鄭氏曰周之禮所建者長也姓正姓也始祖為正姓高
祖為庶姓繫之弗別若今宗室屬籍也周禮小史掌定

禮記集解卷三十四

九

繫世辨昭穆孔氏曰此記者據周法答問也周法雖庶
姓別異於上而有世繫連繫之以本姓而不分別連綴
族人以飲食之禮而不殊異雖相去百世而昏姻不通
周道然者言周道異於殷也愚謂百世而昏姻不通者
周道然也則自殷以上男女別姓之禮固不如周之嚴
矣然孔氏謂殷不繫姓無繼別之宗五世而昏姻可通
王制及小記疏則恐不然盤庚告其臣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
祖其從與享之可知殷之臣其有功而祭於大烝者為
其後世之太祖矣周初分封列國所謂殷民六族殷民
七族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此皆殷之世家大族與國家
相為終始者何謂無繼別之宗乎姓本之始祖其所從
來遠宗繫之別子其所從來近殷之昏姻雖辨姓之禮
未嚴未必遂不辨宗也○孔氏曰天子賜姓賜氏諸侯

但賜氏不得賜姓降於天子也故左傳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諡因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天子因諸侯先祖所生賜之曰姓杜預云若舜生焉賜姓曰媯封舜之後於陳以所封之土命爲氏舜後姓媯而氏曰陳故鄭駁異義云炎帝姓姜大皞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姒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是天子賜姓也諸侯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不得上連於公故以王父字爲氏若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伯仲爲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爲氏若展氏臧氏是也若異姓則以父祖官及食邑爲氏又曰始祖爲正姓若炎帝姓姜黃帝姓姬周姓姬本於黃帝齊姓姜本於炎帝宋姓子本於契是也高祖爲庶姓若魯之三桓慶父叔牙季友之後及鄭之七穆子游子國之後爲游氏國氏之等愚謂姓氏之別有三一曰姓始祖所受若殷之子周之姬百世不別者也此篇所謂繫之以姓而弗別是也二曰氏別子之孫所受若魯之三桓鄭之七穆亦百世不別者也此篇所謂別子爲祖繼別爲宗是也三曰族出於高祖者繫於高祖以爲稱若魯季氏之別出爲公甫氏孟氏之別出爲子服氏五世則別者也此篇所謂庶姓別於上是也姓者諸侯所受於天子氏者大夫所受於諸侯而族則凡大夫士皆可係其高祖以爲稱而不必有所受也然通而言之則姓亦曰氏春秋書姜氏子氏是也氏亦曰族左傳無駭卒羽父請諡與族是也族亦曰姓此言庶姓是

也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
術猶道也親親謂正卑之服尊尊謂正尊之服名謂異姓之女來嫁於己族主母婦之名而爲之服也喪服傳曰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又曰從母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是也出入謂已族之女有出入而服因之而有隆殺也未適人及反而在室者曰入適人曰出長謂旁親屬尊者之服幼謂旁親屬卑者之服也從服謂非己之正服從於人而服者也蓋親親者所以下治子孫尊尊者所以上治祖禰名者所以爲男女之別長幼者所以旁治昆弟也若出入則女子子爲親親之服姑姊妹爲長幼之服而特其在家與適人之不同而已從服則夫之從妻但服其正尊子之從母妻之從夫兼服其旁尊亦皆不出乎尊尊長幼之義是服雖有六莫不由乎人道之四者而起也
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
屬從徒從說見小記鄭氏曰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從重而輕夫爲妻之父母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鄭氏說皆服同愚謂從服有六實不外乎屬從徒從而已其下四者皆屬從之別者也此上二節言服制不外乎人道也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釋文上時掌反

此又以服之上殺明上治祖禰之義也自猶從也率循也親謂父也輕重謂服之隆殺也仁主於恩厚義主於斷制從乎仁則服隆於三年而其事循乎親等而上之而為祖期為曾祖三月而其服漸殺故曰輕輕者義之制也從乎義則服殺於三月而其事循乎祖順而下之而為祖期為父母三年而其服轉隆故曰重重者仁之厚也一輕一重無非天理所當然非以私意為隆殺也蓋祖禰皆尊尊之服然父則尊親並極祖則尊雖極而恩稍遠矣此服之輕重所以不同也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鄭氏讀族一字為句石梁王氏讀君字為句位也為句今從之

鄭氏曰君恩可以下施而族人皆臣也不得以父兄子弟之親自戚於君位謂齒列也所以尊君別嫌也孔氏

禮記集解卷三十四

十一

曰合族謂設族食燕飲有合會族人之道輔氏廣曰君有合族之道親親仁也族人不敢以其戚戚君位尊尊義也愚謂此言君雖有綴姓合食之道以篤親族之恩而族人則不敢以其戚戚君以尊卑之位不同也以明人君絕宗而宗法之所以立為下文發其端也

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釋文為于僞反下為其上同

鄭氏曰族人上不戚君下又辟宗乃後能相序朱子曰庶子不祭謂非大宗則不得祭適子之為祖者非小宗則各不得祭其四小宗所立之祖禰也愚謂庶子不得祭祖禰而祖禰由適子而祭此宗法之所以重也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

鄭氏曰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為祖也

繼別為宗別子之世適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繼禰者父之適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孔氏曰別子謂諸侯之庶子諸侯之適子適孫繼世為君而第二子以下悉不得禰先君別於正適故稱別子也為祖者言為後世之太祖也始來在此國此謂非君之親或是異姓始來亦謂之別子以其別於在本國不來者也繼別為宗謂別子之適子世繼別子為大宗也族人與之絕族者皆為之服齊衰三月毋妻亦然繼禰者為小宗謂父之適子上繼於禰諸兄弟皆宗之謂之小宗以本親之服服之愚謂上言族人不得戚君下言公子有宗道則別子本主謂諸侯之庶子鄭氏欲廣言立大宗之法故并始來在此國者言之蓋公子之重視大夫若始來此國而為大夫固當為其後世之大祖與公子同也其

禮記集解卷三十四

十一

不為大夫者仍宗其宗子之在故國者而不得自立宗曲禮所謂反告於宗後是也

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朱子所自出四字疑衍註中亦無此文至作疏時方誤耳

鄭氏曰繼別子者別子之子世適也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禰者據別子子弟之子也以高祖與禰皆有繼者則曾祖亦有也則小宗四與大宗凡五孔氏曰百世不遷之宗謂大宗也五世則遷之宗謂小宗也經言繼高祖為小宗何以前文先言繼禰者為小宗鄭解此意先言繼禰者承上繼別為大宗之下則從別子言之別子子者別子之適子也弟之子者別子適子之弟所生

子也弟則是禰其長子則是小宗故云繼禰者為小宗因別子而言也小宗四謂一是繼禰與親兄弟為宗二是繼祖與同堂兄弟為宗三是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為宗四是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為宗并大宗凡五也大宗是遠祖之正體小宗是高祖之正體尊崇其祖故敬宗子所以敬宗子者尊崇先祖之義也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

鄭氏曰公子有此三事也公子謂先君之子今君昆弟孔氏曰諸侯之子身是公子上不得宗君下未為後世之宗不可無人主領君無適昆弟遺庶昆弟一人為宗領公子禮如小宗是有小宗而無大宗君有適昆弟使之為宗以領公子更不立庶昆弟為宗是有大宗而無小宗公子唯一無他公子可為宗是無宗亦無他公子來宗已是莫之宗也公子有此三事他人無也愚謂上言立宗之義已盡此下二節又言公子立宗之法乃立宗之權也

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

鄭氏曰公子不得宗君君命適昆弟為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此解本所宗者適則如大宗死為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為其妻齊衰三月此解上文無小無適子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為之大功九月其母妻則無服此解上文公子唯已而已則無宗亦莫之宗也此解上文愚謂公子即別子也繼別為宗則當公子之身未有宗道而有宗道者則以有公命為宗

之法也上言公子有三事而此獨以宗適言之者蓋宗適者其正也無適乃宗庶耳然宗子本以主祖禰之祭故為族人之所宗若公子之為宗則但有收族之責而無尊祖之義蓋君既絕宗兄弟不可以無統故權時立之如此至公子之適子則各自主其父之祭以為後世之大宗而不復相宗矣自君有合族之道至此言立宗之法又承上文同姓從宗合族屬而申言之以明旁治昆弟之義也

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釋文移或本或作施同以或反鄭氏曰絕族無移服族昆弟之子不相為服親者屬有親者服各以其屬親疏孔氏曰在旁而及曰移絕族無移服者族兄弟總麻族兄弟之子及四從兄弟族屬既絕服不延移及之親者屬者謂有親者各以屬而為之

服也愚謂此二句本喪服傳所引傳曰之文所以釋出妻之子為外祖父母無服之義此篇引之則主於本宗之服以明人道親親之義也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是故人道親親也

上節引喪服傳以旁治明親親之義此覆舉前文又以

上治明親親之義也蓋人道雖有四者而不外於親親而親親之義則又以屬於禰者為最隆故於此歸本而言之以明人道之所尤重也

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

之謂也釋文中丁仲反音亦

祖者親之所尊也能親親則必以親之心為心而遞推之以至於無窮而尊祖矣親親尊祖則必敬其主祖廟之祭者而敬宗矣收聚也敬宗則族人皆祇事宗子而收族矣收族則宗子祭而族人皆侍而宗廟嚴矣卿大夫之宗廟與君之社稷相為休戚者也故宗廟嚴則必重社稷而效忠於上者篤矣百姓百官也臣能重社稷而效忠於君則君亦愛百姓而體恤其臣矣君臣交相忠愛則無事乎操切督責之政而刑罰中矣刑罰中而和氣洽庶民之所以安也庶民安而樂事勸功財用之所以足也財用足則富可以備禮和可以廣樂百志之所以成也刑亦成也制之於上之謂禮行之於下之謂俗百志成則化行俗美禮俗之所以刑也禮俗刑然後

禮記集解卷三十四

上下和樂而不厭矣詩大雅清廟之篇承尊奉也不顯豈不顯也不承豈不承也敦厭也引詩以明禮俗成而樂則無厭敦於人也蓋治天下必始於人道而人道不外於親親先王治天下必以治親為先使天下之人莫不有以親其親而其效至於如此則其始雖若無與於民而其終至於無不足無不贍者用此道也○顧氏炎武曰人君之於天下不能以獨治也獨治之而刑繁矣衆治之而刑措矣古之王者不忍以刑窮天下之民也是故一家之中父兄治之一族之間宗子治之其有不善之萌莫不自化於閨門之內而猶有不帥教者然後歸之士師然則人君之所治者約矣然後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夫然刑罰焉得而不

中乎是故宗法立而刑清天下之宗子各治其族以輔人君之治罔攸兼于庶獄而民自不犯於有司風俗之醇科條之簡有自來矣詩曰君之宗之吾是以知宗子之次於君道也又曰民之所以不安以其有貧有富貧者至於有不能自存而富者常恐人之有求而多為吝嗇之計於是乎有爭心矣夫子有言不患貧而患不均夫惟收族之法行而歲時有合食之恩吉凶有通財之義本俗六安萬民三曰聯兄弟而鄉三物之所興者六行之條曰睦曰恤不待王政之施而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矣此所謂均無貧者而財用有不足乎至於葛藟之刺與角弓之賦作九族乃離一方相怨而餅壘交恥泉池並竭然後知先王宗法之立其所以養人之欲而給人之求為周且豫矣

禮記集解卷三十四

禮記卷三十四終 布經歷街福壽府經歷承嘉會良辰校

禮記卷三十五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少儀第十七

別錄屬制度○釋文少詩照反

孔氏曰此篇雜明細小威儀陸氏佃曰內則曰十歲學幼儀此篇其類也朱子曰此篇言少者事長之節疏以為細小威儀非也愚謂此篇固多為少者事長之事而亦有不專為少時者但其禮皆於少時學之所謂見小節踐小義也名篇之義朱子之說為確而鄭孔所謂細小威儀者其義亦未嘗不兼之焉

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見賢通反下文並同聞如字徐音問

鄭氏曰君子卿大夫若有異德者固如故也將猶奉也即君子之門而云願以名聞於將命者謙遠之也重則

禮記集解卷三十五

云固奉命傳辭出入階上進者言賓之辭不得指斥主人孔氏曰聞始見君子者作記之人謙退不敢自尊制其儀而云傳聞舊說也辭客之辭也某客名也再辭曰固不云初辭而云固者欲明主人不即見已已乃再辭故云固若初辭則不云固也當唯云某願聞名於將命者耳聞名謂名得通達也將命謂傳辭出入者階進也階是階級人升階必上進也主謂主人客實願見主人而云願以己名聞於傳命者客宜卑退故其辭不得進斥主人也愚謂始見謂執贄相見者也始見君子降等之客也不得階主降於敵者之禮也

敵者曰某固願見

鄭氏曰敵當也願見願見於將命者謙也孔氏曰亦應云願見於將命者因上已有故此畧之愚謂敵者始見

其辭曰某固願見不云聞名於將命者以其體敵故其辭得階主也士相見之禮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註疏說非是

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釋文亟去真反下同

此又承前見君子而言罕見情疏故曰聞名蓋雖不執贄而其辭則與始見同也亟數也亟見情親故其辭曰某願朝夕於將命者

誓曰聞名

鄭氏曰誓無目也以無目辭不稱見孔氏曰不問見貴賤並云願聞名於將命者其目無所見故不云願見愚謂此亦始見與罕見之辭也

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

鄭氏曰適之也曰某願比於將命者比猶比方俱給事童子曰某願聽事於將命者孔氏曰前明吉禮相見此

明凶禮相見也喪不主相見凡往皆是助事故云比謂

比方其年力以給其事也若五十從反哭四十待盈坎皆是比方其事童子未成人往適他喪不敢與成人比方但來聽主人以事見使故云願聽事於將命者愚謂

比於將命謂來與將命者同執事爾孔氏比方年力之

說非是玉藻童子無總服聽事不麻

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

鄭氏曰喪憂戚無賓主之禮皆為執事來也孔氏曰前

明往敵者喪家此適貴者喪不敢云比但聽主人見役

也司徒主國之事公卿之喪皆率其屬掌之故司徒職

云大喪率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又檀弓

云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隱義云公卿亦有司徒

禮記集解 卷三五

官以掌喪事也愚謂公謂大國之孤也少牢禮大夫有宰有司馬有司士宰即司徒也天子有宰有司徒諸侯大夫皆兼官諸侯之司徒聘禮謂之宰以其兼宰之事也故大夫之宰亦謂之司徒也司徒主公卿之家事故適公卿之喪曰聽役於司徒司徒職大喪屬其六引此謂王之喪非卿大夫之喪也周禮三公六卿之喪宰夫與職喪率官有司而治之司徒不掌其事疏說非是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敵者曰贈從者釋文它音他本亦作他從才用反

鄭氏曰適他行朝會也資猶用也贈送也孔氏曰前明吉凶相見之禮此下明吉凶送遺之禮此明送吉也君朝會出往他國臣若奉獻財物以充君路費君體尊備物不敢言以物贈君故云此物充君馬資有司謂生與君物者物送敵者亦不敢言贈送敵者當言贈於左右從行者也愚謂貨布也致馬資於有司言已物菲薄不堪充用但致於有司以給馬之芻秣而已敵者曰贈從者言已物菲薄不足以給敵者之用但以送從行之人而已

臣致送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敵者曰禭釋文禭音徐音俗鄭氏曰言廢衣不必其以斂也賈人知物善惡者周禮玉府掌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有賈人孔氏曰前明送吉此明送凶禭者以衣送死人之稱言遂彼生時之意也若臣以衣禭君不得言禭但云致廢衣言不敢必充君斂但充廢置不用之例也賈人議物貴賤主君衣物不敢云與君故云致賈人

也敵者無謙故云禭愚謂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其下無賈玉府掌王之燕衣服有賈人今致禭者言致廢衣於賈人蓋以已之禭不足為禮衣但致於王府之賈人以充燕衣服之數而已

親者兄弟不以禭進鄭氏曰不執將命也以即陳而已孔氏曰此明親者相禭之法進謂執之將命也若非親者相禭則擯者傳辭將進若親者直將進陳之不須執以將命也案士喪禮大功以上同體之親禭不將命小功以下及同姓等皆將命愚謂凡族親皆謂之兄弟親者兄弟言兄弟之親者謂大功以上也

臣為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鄭氏曰甸謂田野之物孔氏曰納入也甸田也臣受君地此物田野所出合獻入於君之有司也衣是送君故與賈人貨貝供喪用故付有司愚謂致貨貝於君謂致賄也

賄馬入廟門賄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鄭氏曰賄馬入廟門以其主於死者賄馬與其幣不入廟門以其主於生人也兵車革路也雖為死者來陳之於外戰伐田獵之服非盛者也周禮革路建大白以即戎孔氏曰此論賄賂之異以馬送死曰賄賂也言副亡者之意欲供駕魂車也以馬助生者營喪曰賄馬諸侯之喪鄰國有以大白兵車而賄者或國家自有也愚謂諸侯致賄有主若大夫士亦有幣賄馬不言其幣者馬既入則主與幣可知賄用貨貝或亦用馬用馬則并有幣以將之賄馬特言與其幣者嫌馬雖不入幣猶當

禮記集解卷三十五

禮記集解卷三十五

四

入也士喪禮下篇賓賙者將命擯者出請入告出告須馬入設賓奉幣擯者先入賓從是賙馬與其幣入廟門也又曰若賙入告主人出門左西面賓東面將命主人拜賓坐委之此所委蓋貨貝之屬是賙物不入廟門也其用馬爲賙者亦然大白兵車言兵車之上建大白也大白兵車賙也而亦不入廟門者諸侯賙物多若皆入則庭之廣不足以容而革路既卑故不入廟門賙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

鄭氏曰喪者非尸柩之事則不親也舉之舉以東孔氏曰此明賙者授受之儀吉時饋物主人皆自拜受喪主哀戚賙物悉不得拜受故使擯者舉之而已舉之謂幣之屬也知舉以東者雜記合者委于殯東南宰夫朝服即喪履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後祿者

禮記集解卷三十五

五

賙者竝然若賙則擯者不升堂也愚謂雜記諸侯致賙上介升堂致命此謂在殯或既葬以後若葬時致賙則雖君命不升堂蓋爲其時柩在堂下不可居堂上以臨死者故士喪禮公賙元纁束馬兩賓奉幣由馬西當前輅北面致命是葬時君賙亦不升堂孔疏云若賙則擯者不升堂其義猶未爲晰也擯者主人之宰也周禮小宰喪荒受其含祿幣玉之事士喪禮下篇曰賓賙東面將命坐委之宰由主人之北東面舉之賙者用貨貝則執貨貝以將命用馬幣則執幣以將命既將命則坐委之而主人之擯者舉之此禮賙賙皆然獨言賙者蒙上文賙馬與其幣之文也

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朱子曰性之直猶所謂直情而徑行者與愚謂受立不

坐爲煩人之坐而授也授立不坐爲煩人之坐而受也性之直者則有之則固不可以爲禮而安之也始入而辭曰辭矣即席曰可矣

鄭氏曰可猶止也謂擯者爲賓主之節也始入則告之辭至就席則止其辭孔氏曰始入而辭者謂始入門主人辭謝賓之節曰辭矣者擯者告主人辭讓賓令先入也至階時亦應告主人讓登此不言者始入之文包入門登階也即席謂賓主升堂各就席而立也曰可矣者擯者告之言既即席不須辭也愚謂此謂以禮相見而席於堂者也可矣者賓主既皆就席告之以可坐也

排闥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否釋文闥又音合說吐活反本又作脫長丁丈反鄭氏曰雖衆敵猶有所尊也有尊長者在內後來之衆

禮記集解卷三十五

六

皆說屨於戶外愚謂此謂燕見而席於室者也闥戶扇也凡席於堂則屨說於堂下席於室則屨說於戶外唯尊者一人說屨於席側若尊卑相敵之人相與排闥入室雖無尊者亦唯推年長一人說屨於戶內也有尊長在則否者謂若先有尊長在內則後入者皆說屨戶外也

問品味日子亟食於某乎問道藝日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

鄭氏曰不斥人謙也道三德三行也藝謂六藝孔氏曰雖先知其所食所習所善及其問之猶疑而稱乎乎者謙退之辭是不正指斥人所能也道難故稱習藝易故稱善愚謂道藝謂六藝也周禮鄉大夫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德謂六德行謂六行道藝謂六藝此鄉

大夫之三物道藝人容有能否故須問若德行則不當問矣或稱習或稱善博異言也

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警重器釋文度大洛反警子斯反

鄭氏曰躬身也不服行所不知使身疑也械兵器也大謂富之廣也警思重猶寶也孔氏曰大家謂富貴廣大

之家謂卿大夫之家也見彼富大不可願效之非分而願必有亂心也重器珍寶之物見之不可思玩若思玩

之則憎疾已貧賤生淫亂濫惡也朱子曰不計度民家之器物為不欲校人之強弱且嫌不審也警猶計度也

下無警金玉成器字義同此國語云警相其質漢書云為無警省又云不警之身皆此義此言不警重器者謂不欲量物之貴賤亦避不審也愚謂在躬謂冠服之屬

也左傳衣服附在我身不疑在躬者衣服各有所宜若疑於其義而服之則亂於禮也兵械非常之器不度之

者恐人以非心疑已也不願於大家者君子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不可以妄慕富貴也警毀也重器人所寶貴

若指其瑕類而警毀之非人之所樂也願大家近於求警重器近乎戒○此節通戒為人之法孔疏蒙上即席

專以賓主之禮言非是

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拚席不以鬣執箕膺搗釋文汜芳反拚以涉反徐音業

鄭氏曰鬣謂帚也帚恆埽地不潔清也膺親也搗舌也持箕將去糞者以舌自鄉孔氏曰拚是除穢埽是滌蕩

內外俱埽謂之埽止埽席前謂之拚鬣謂埽地帚也埽席上不得用埽地帚也膺人之膺前搗箕之舌也箕是

去穢物之具賤者執之不可持嚮尊者當持其舌自嚮胸前愚謂孔疏以此節亦蒙前即席以賓客來言之其是洒掃室堂及庭每日之常非必為有賓客也弟子職云執箕膺搗厥中有帚此謂初往糞時也又云以葉適已實帚于箕此謂糞畢將去時也是初往及糞畢時執箕皆膺搗也

不貳問 貳猶貳心之義問宜專向一人若貳問則令人難為答也○註疏以問為問卜筮非是下句方言問卜筮則此

問不謂卜筮 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釋文與音餘

鄭氏曰義正事也志私意也輔氏廣曰問卜筮必義而後不可行險以僥幸左傳南蒯將叛筮而遇坤之比

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則否又曰易不可以占險愚謂義與志與者將問而先審度於已也義則當質於神以審其從違若志則當以義自斷而其吉凶不

必問矣 尊長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年

鄭氏曰踰等父兄黨也問年則已恭孫之心不全愚謂踰等謂輩行尊於已者同姓則世叔父之屬異姓則父

之執母之昆弟之屬君之路馬不齒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而況尊長可問其年乎

燕見不將命釋文見賢偏反下請見同

鄭氏曰自不用賓主之正來則若子弟然孔氏曰私燕而見不使撥者將命無賓主之禮

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

鄭氏曰可以隱則隱不敢煩動也不請所之長者所之
或卑褻愚謂不請所之亦為煩長者之答已
喪俟事不植弔釋文物本亦作植音特

鄭氏曰亦不敢故煩動也事朝夕哭時

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嬰也釋文嬰本又作嬰所甲反

鄭氏曰端慤所以為敬也尊長若使彈琴瑟則為之可

孔氏曰此卑侍尊者之法也不畫地不無故畫地也手

無容不弄手也嬰扇也雖暑亦不敢搖嬰也此皆端慤

所以為敬愚謂此四者皆侍坐之法

寢則坐而將命

鄭氏曰將命有所傳辭也坐者不敢臨之孔氏曰長者

寢卧立則恐臨尊者愚謂燕見不將命謂已不敢使人

將命也寢則坐而將命謂已為尊長將命也

禮記集解卷三十五

九

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釋文射食交反

鄭氏曰約矢不敢與之拾取也擁矢不敢釋於地也投

投壺也投壺坐孔氏曰矢箭也凡射必計耦先設楅於

中庭倚箭於楅上上耦前取一矢下耦又進取一矢如

是更進各得四箭若卑者侍射則不敢更拾進取但一

時並取四箭故云約矢投壺也擁抱也矢投壺箭也

投壺禮亦賓主各四矢從委於前一取之以投若卑

者侍投則不敢釋置於地但手並抱之也愚謂此謂侍

尊者射及投壺而與尊者為耦也

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不擢馬釋文勝詩勝反擢直角反

鄭氏曰洗而以請洗爵請行觴不敢直飲之客射若投

壺不勝主人亦洗而請之角謂觥罰爵也於尊者與客

如獻酬之爵擢去也謂徹也孔氏曰勝則洗而以請者

若敵射及投壺竟勝者弟子酌酒置豐上豐在西階上

西楹之西而下堂揖不勝者升堂北面取豐上爵飲之

若卑者得勝則不敢直酌當先洗爵而請行酒然後乃

行也客亦如之者客若不勝則主人亦洗而請如卑侍

尊之法所以優賓也不角者罰爵用角詩云酌彼兕觥

是也飲尊者及客則不敢用角但用如常獻酬之爵也

不擢馬者擢去也徹也投壺立籌為馬馬有威武射者

所尚也凡投壺每一勝輒立一馬至三馬而成勝但頻

勝三馬難得若一朋得二馬一朋得一馬二馬之朋徹

取一馬為三馬以足成已勝若卑者之朋雖得二馬不

敢徹尊者馬足成已勝也愚謂勝則洗而以請者謂洗

爵酌酒就其席前而請之不敢奠爵於豐上而揖尊者

使飲鄉射禮若賓主人大夫不勝執爵者取解降洗升

實之以授于席前是也註疏說未晰毛詩傳兕觥罰爵

也疏云觥是觥解角散之外別有此器不用於正禮蓋

觥以兕角為之故亦名為角而非四升曰角之角也然

鄉射大射酌爵皆用解此用角者豈燕射與投壺之禮

然與投壺禮請賓云一馬從二馬請主人亦如之則與

客投壺者得擢馬矣此云客亦如之唯謂勝則洗而以

請一事若不角不擢馬則唯施於尊者而不施於客也

孔疏於下二事亦兼尊者與客言之非是

執君之乘車則坐釋文乘繩證反

鄭氏曰執執轡謂守之也君不在中坐示不行也孔氏

曰凡御則立今守空車則坐示君不在車車不行也愚

謂此謂初乘車墜之五步而立之時也坐跪也為君子

御者始乘則式為君御者始乘則坐皆所以為敬也

僕者右帶劍負良綬申之面拖諸臂以散綬升執轡然後

入右腋下申之於前覆笭也良綬君綬也負之由左肩上

也右帶劍者帶之於腰右邊也帶劍之法在左右手抽

之便也今御者右帶劍者御在中君在左若左帶劍則

妨君故右帶也良善也善綬君綬也負良綬申之面者

君由後升僕者在車背君而向前按自君由後升以取

君綬由左腋下加左肩上繞背入右腋下申綬之末於

面前拖諸臂者拖猶擲也亦引也帶車覆關綬申於面

前而擲末於車前臂上也散綬副綬也僕登車不得執

君綬故執副綬而升也執轡然後步者步行也既升車

執策分轡而後行車也行車五步而立待君君出則授

良綬而升君也朱子曰僕在車下帶劍負綬而擲綬末

於臂上君固未就車也及僕以散綬升之後君方出而

就車此疏乃言君由後升僕者在車背君取綬而拖諸

臂誤矣又按綬制當是以索為環兩頭相屬故負者得

以如環處自左腋下過前後各上至背則合而出於右

腋之中以申於前而自車下擲於臂上君升則還身向

後復以覆臂如環處授君使君得以兩手執之而升也

又曰此條非專為君御之事蓋劍妨左人自當右帶綬

欲授人自當負之以升又當升時無人授已故但取散

綬以升乃僕之通法註疏皆誤愚謂綬蓋繫於車之左

右闕君由左升良綬在左僕右由右升其綬在右僕必

負綬者君升授綬必繞之於背以挽君乃有力故於未

升時預擬君升授綬之法而負之以升也此節固為僕

步釋文施徒可反又

他佐反幣徐音覓

之通法註疏承上文專以御君言之於義亦無害至疏

謂負綬在車上則非是又君升則僕當向君而以綬授

君疏乃謂背君向前而申綬於面尤不可曉疑是疏文

有誤脫若刪去君由後升至向前十三字則其文義亦

自通曉也

請見不請退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役曰罷釋文見賢通

後朝廷皆同罷音皮○

按朱子罷如字今從之

鄭氏曰請見不請退者去止不敢自由朝廷曰退近君

為進也燕遊曰歸禮褻主於家也罷之言罷勞也孔氏

曰卑者於尊者有請見之理既見退必由於尊者故不

敢請退朝廷之中若欲散還則稱曰退以近君為進還

私遠君故曰退論語子退朝冉子退朝俱是對進為言

也在燕及遊退還稱曰歸以燕遊禮褻主於歸家於師

役之中欲退散之時稱曰罷勞朱子曰按易曰或鼓或

罷與史記將軍罷休就舍之罷亦同愚謂師兵眾也役

徒役也罷休也凡用師役曰作曰興散師役曰罷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首還履問日之蚤莫雖

請退可也釋文還音暮

鄭氏曰以此皆解倦之狀伸頰伸也運澤謂玩弄也金

器弄之易生汗澤孔氏曰志倦則欠體疲則伸運動也

謂君子搖動於笏澤謂光澤玩弄劍首則生光澤還轉

也尊者脫屣戶內是履恆在側故得自還轉之也欠伸

以下諸事皆是君子體倦欲起或欲卧息之意故侍者

請退可也愚謂此承上文而言請見雖不請退若君子

有此諸事則雖請退可也所以體尊者之意也

事者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於人為入從事者

禮記集解卷三十五

十一

亦然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釋文量音亮乞如字又音氣爲于偽反遠于萬反

鄭氏曰量量其事意合成否孔氏曰凡臣之事君欲請

爲其事先商量事意堪合與否而後入而請之不先入

請然後始商量成否非但事君如此凡乞貸假借求請

事人亦須先商量事意成否故曰亦然然猶如此事君

如此則下不忤上故上無怨上不責下故下遠罪然唯

結上下不結乞假從事者畧可知也

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

鄭氏曰密隱曲處不窺密嫌伺人之私也不旁狎妄相

服習終或爭訟道故舊言知識之過失損友也朱子曰

旁泛及也泛與人狎習不恭敬也舊事既非今日所急

或揚人宿過以取憎惡如陳勝賓客言勝故情爲勝所

殺之類也戲色謂嬉笑侮慢之容愚謂此四者皆非恭

敬長厚之道故戒之

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誦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調諫而無

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歸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釋文諫

徐所姦反諫救檢反相息亮反更音庚

鄭氏曰亡去也疾惡也頌謂將順其美也驕謂言行謀

從恃知而慢也怠惰也相助也廢政教壞亂不可因也

孔氏曰誦謂道君之過惡及謗毀也君有過臣當諫之

而不得向人謗毀諫若不聽當出竟亡去不得強留而

憎惡君也頌美盛德之形容也謂謂以惡爲美橫求見

容也君有盛德臣當美而頌之而不得虛妄以惡爲美

也君若從已諫則不得因言行謀用恃知而生驕慢也

君政怠惰則臣當張起而助成之君政若已廢壞無可

張助則當掃蕩而更創立新政也事君如上所言則可

爲社稷之臣也

毋拔來毋報往毋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釋文拔蒲未反王本作校古孝音赴

鄭氏曰報讀爲赴疾之赴拔赴皆疾也人來往所之當

有宿漸不可卒也瀆謂數而不敬毋循枉謂前日之不

正不可復遵行以自伸測意度也朱子曰來往只是向

昔之意二句文勢猶云其就義若熱則其去義若渴言

人見有箇好事火急歡喜要做這樣人不耐久少間心

愼意關則速去之矣所謂其進銳者其退速也愚謂測

未至孔子所謂逆詐億不信也拔來報往則輕躁瀆神

則不敬循枉則耻過作非測未至則不誠

士依於德游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說釋文說如字又始銳反○鄭註說或爲仲

鄭氏曰德三德也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藝六

藝也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

書六曰九數法謂規矩尺寸之數也說謂鴻殺之意所

宜也考工記曰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身之

所由興有說愚謂依於德以立其本游於藝以該其末

依於法以循其所當然游於說以知其所以然

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釋文訾子斯反○今按訾字亦當音紫

鄭氏曰質成也聞疑則傳疑若成之或有所誤也朱子

曰毋訾衣服成器與不訾重器之意同毋身質言語即

疑事毋質之意愚謂毋訾衣服成器者爲其非人之所

樂也毋訾重器毋訾衣服成器皆所謂不苟訾也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

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釋文美音讀爲馴芳非反○今按美字皇音往徐于況反匪

鄭氏曰匪讀為四牡駢駢齊齊皇皇讀如歸往之往美皆當為儀字之誤也周禮教國子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孔氏曰知美皆當為儀者以保氏云教國子六儀一曰祭祀之容容即儀也故知美皆當為儀鄭彼註祭祀之容朝廷之容車馬之容皆引此文其賓客之容則此言語穆穆皇皇是也彼註喪紀之容纍纍顛顛軍旅之容暨暨路路是玉藻文也穆穆皇皇皆美大之貌濟濟翔翔威儀厚重寬舒之貌皇讀為歸往之往謂孝子祭祀心有所繫往故齊齊皇皇駢駢翼翼皆是馬之嚴正之狀肅肅敬貌雍雍和貌思謂鄭氏引此文以解保氏義固無害然此所言與六儀不悉相當則不當破美為儀以從保氏也穆穆和靜不吳敖

禮記集解卷三十五

五

也皇皇顯明不蹇蹶也濟濟齊一也翔翔猶踰踰軒舉也齊齊謹愨皇皇猶皇皇然如有求而弗得之意言祭時求神而如弗得也匪匪舒散貌翼翼嚴正貌車馬以上四者言其容之美鸞和肅肅雍雍言其聲之美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

釋文長丁丈反樂音岳長謂已冠幼謂未冠曲禮曰人生十年曰幼二十曰弱御御車也成童學射御能御成童以上未能御成童以下也能從樂人之事二十而舞大夏學大舞也能正於樂人十三舞勺成童舞象學小舞也保氏教國子以六藝御與樂皆六藝之事故君大夫之子以此為言士祿

薄其子或別受田漢書食貨志士工商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是也故以耕與負薪為言古者民年二十而受田能負薪未能負薪亦謂成童上下與○孔氏曰曲禮問其父身此問其子者記人之意異耳應氏鏞曰曲禮之問乃他人旁自相問故對之者其辭文此則人問其子於父故對之者其辭卑

執玉執龜策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釋文策音策鄭氏曰於重器於近尊於迫狹無容也行張足曰趨武車不式介者不拜

說並見曲禮○鄭氏謂軍中肅拜非也凡拜必跪介者不拜以其不能跪也左傳卻至三肅使者肅非拜也立而引手曰肅跪而引手曰肅拜

禮記集解卷三十五

六

則不手拜鄭氏注唯鄭氏曰肅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為正凶事乃手拜耳為尸為祖姑之尸也士虞禮曰男男尸女女尸為喪主不手拜者為夫與長子當稽顙也其餘亦手拜而已愚謂肅拜跪引手而下之也婦人以肅拜為正故雖受君賜亦然士昏禮婦廟見拜扱地鄭云扱地手至地也婦人之扱地猶男子之稽首則婦人拜君賜亦當扱地蓋扱地乃肅拜之重者其異於手拜者首不至手也為尸坐謂為尸而坐也手拜手至地而以首至手即九拜之空首也婦人以手拜為喪拜婦人為尸則祖姑之尸也婦人為祖姑大功其虞祔卒哭之祭服尚未除乃不手拜而肅拜者尸以象神故不用已之喪拜也婦人吉拜皆肅拜重則扱地喪拜用手拜重則

稽顙

葛經而麻帶

鄭氏曰謂既虞卒哭也帶所以自結束婦人質少變於喪之帶有除而無變

取俎進俎不坐

鄭氏曰以其有足亦柄尺之類孔氏曰俎有足立而進取便故不坐管子書弟子職云進柄尺按弟子職云柄尺不跪此係傳誤謂爵豆之屬也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鄭氏曰重慎輔氏廣曰敬謹有常心不以外者變也愚謂此二句形容主敬全體之功與論語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之義同人之所以操存其心者苟能如此則可以無患乎惰慢邪辟之干矣

禮記集解卷三十五

七

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跪燕則有之釋文跪悉與反

鄭氏曰祭不跪者主敬也燕則有跪為歡也天子諸侯祭有事尸於堂之禮祭所尊在室燕所尊在堂將燕降說履乃升堂孔氏曰凡祭自天子至士悉然也跪脫履也士祭在室大夫祭在室僖尸在堂天子諸侯則有室有堂祭禮主敬非唯室中不脫履堂上亦不脫履故云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跪燕則有之者謂堂上有跪也燕禮主歡故脫履而升堂安坐相親之心也愚謂坐而飲酒乃脫履祭主嚴敬始終皆不坐故無跪燕主歡樂徹俎之後坐而飲酒故有跪

未嘗不食新
鄭氏曰嘗謂薦新物於寢廟愚謂嘗秋祭也食新食新穀也左傳不食新矣秋時黍稷始熟嘗祭用以饋熟未

嘗則未薦宗廟故人子不忍先食新此謂大夫士之禮人君時祭之外別有薦新之禮既薦新則可以食之矣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綬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立釋文還音旋

僕於君子謂為尊者御也升下則授綬者升時則授綬以升下時則授綬以下也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綬但非降等之僕則不受耳始乘則式謂君子未出時御者式以待之所以為敬也為君御始乘則跪為君子御始乘則式敬有隆殺也然則非降等之僕有不式者與還謂轉車就旁側也立駐車也君子既下而行然後還車而立以俟君子公食禮曰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北面立

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

禮記集解卷三十五

六

鄭氏曰貳車佐車皆副車也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孔氏曰朝祀尚敬乘副車者必式戎獵尚武乘副車者不式也愚謂乘貳車則式所謂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也佐車則否所謂貳車不式也

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釋文乘繩證反下文除乘同車

鄭氏曰此蓋殷制也周禮貳車公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卿大夫各如其命之數愚謂貳車諸侯七乘據侯伯之禮也周禮大行人上公貳車九乘侯伯貳車七乘子男貳車五乘又大行人云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亦如之此上大夫五乘侯伯之卿也下大夫三乘侯伯之大夫也士昏禮曰乘墨車從車二乘昏禮攝盛貳車二乘則常禮宜一乘也以此

差之則公之孤卿貳車七乘其大夫五乘子男之卿貳車三乘其大夫二乘士卑五等之國畧為一節貳車皆一乘與鄭氏以此為殷禮蓋以典命言車服各如其命數而此言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皆與命數不合故疑其非周禮也然唯五等諸侯車服各如其命數至其卿大夫則但視其命數之尊卑為差等非能盡如其命之數也公侯伯之卿三命子男之卿二命而服同三章公侯伯之大夫再命子男之大夫一命而服同一章則車服不可盡以命數準矣舊說謂士無貳車士昏禮從車二乘疏以為攝盛然士喪禮貳車白狗攝服則非攝盛始有貳車矣國語大夫有貳車士有陪乘陪乘即貳車也殊其名耳謂士無貳車非也

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劍乘馬弗賈釋文賈音嫁

鄭氏曰不齒尊有爵者之物廣敬也服車所乘車也車有新舊弗賈平尊者之物非敬也孔氏曰齒論其年數多少賈評其賈數貴賤

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

鄭氏曰陳重者執輕者便也乘壺四壺也酒謂清也糟也不言陳犬或無脩者牽犬以致命也於卑者曰賜於尊者曰獻孔氏曰四馬曰乘故四壺酒亦曰乘壺束脩十脔脯也沛酒曰清不沛曰糟陳列也酒重脯輕故陳列重者於門外而執輕者進以奉命也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者謂將命之辭也愚謂犬與酒脯並獻者食犬也下云守犬田犬則授擯者則食犬不授擯者矣食犬

賤也

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

鄭氏曰鼎肉謂牲體已解可升於鼎孔氏曰此謂無脯犬而有酒肉者陳酒而執肉以將命也

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

孔氏曰二隻曰雙委其餘陳於門外愚謂聘禮記曰凡獻禽執一雙委其餘於面非陳於門外也然則陳酒執脩以將命其所陳亦不在門外矣

犬則執緹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牛則執糾馬則執鞅皆右之臣則左之釋文緹息列反守手又反又如字糾音引勒丁歷反

鄭氏曰緹糾鞅皆所以繫制之者守犬田犬問名畜養者當呼之名謂若韓盧宋鵠之屬右之者執之宜由便也臣謂囚俘左之異於眾物孔氏曰犬有三種一曰守

犬守禦宅舍二曰田犬田獵所用三曰食犬以充庖廚

田犬守犬有名食犬無名皆右之者謂以右手牽之此謂田犬守犬畜養馴善無可防禦若充食之犬則左手牽之右手防禦故曲禮云效犬者左牽之是也臣征伐

所獲民虜也左之者臣虜或起惡慮故以左手操其右袂右手當制之也愚謂授擯者謂主人既拜受又自以授擯者也守犬田犬授擯者則食犬不授擯者蓋以授

庖人之屬與

車則說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囊奉冑釋文稅本又作脫又作說同吐冑反袒音但囊音羔奉芳勇反

鄭氏曰甲鎧也有以前之謂他鞶帶也囊攷鎧衣也冑兜鞶也袒其衣出兜鞶以致命孔氏曰獻車馬者執策綏故陳車馬而說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他物以前之則

陳甲而執他物輕者以將命袒開也囊改鎧衣也若無他物則開甲囊出胄奉以將命曲禮曰獻甲者執胄是也

器則執蓋

鄭氏曰謂有表裏孔氏曰凡器則陳底執蓋以將命蓋輕便也

弓則以左手屈執拊釋文釋音獨拊芳武反

鄭氏曰獨弓衣也左手屈衣并於拊執之而右手執簫劍則啟積蓋襲之加夫禕與劍焉釋文積音讀夫音扶禕如逆反○鄭註夫或為煩

鄭氏曰積謂劍函也襲卻合之夫禕劍衣也加劍於衣上夫發語聲孔氏曰蓋劍函之蓋也開函而以蓋卻合於函底之下加衣於函中而以劍置衣上也禕字從衣

當繪帛為之熊氏用廣雅以木為之其義未善也

笏書脩苞苴苴茵席枕几穎杖琴瑟戈有刃者積筴箒其執之皆尚左手釋文茵音因穎京領反又明迥反

鄭氏曰苞苴謂編束管葦以裹魚肉也茵著蓐也穎筴枕也筴著也箒如筓三孔皆十六物也左手執上上陽也右手執下下陰也孔氏曰案既夕禮云葦苞長三尺

內則云炮取豚編菹以苴之是苞苴是編菹葦以裹魚及肉也亦兼容他物故禹貢云厥包橘柚孔叢子云我於木瓜之惠見苞苴之禮行是也蓐有著者謂之茵既夕云茵著用茶茶謂茅秀也枕外別言穎穎是警發之

義故為警枕云箒如筓三孔者案漢禮器知之詩箋或云箒六孔兩不同者蓋箒有大小愚謂戈有刃者積謂戈有刃而用函盛之者也笏也書也脩也苞苴也弓也

茵也席也枕也几也穎也杖也瑟也戈有刃者積也筴也箒也此十六物其執之皆尚左手也尚左手以左手為尊也蓋物之有上下者則以左手執其上端以右手執其下端其無上下者則亦但以左手之所執為尊蓋授受之法主人在左必如是乃得以尊處授主人也孔氏謂尚左手以左手在上而執之以右手在下而承之似謂用兩手在一處而上下捧持之其義非是曲禮言遣人弓者右手執簫左手承拊則執物尚左手之法見矣戈刃在上其授人宜辟刃此乃尚左手而以刃授人者以其有積故也

刀卻刃授穎削授拊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釋文穎削音笑刺七賜反又七亦反辟四亦反○今按辟當音避

鄭氏曰穎鏢也拊謂把辟刃不以正鄉人也孔氏曰授人以刀卻仰其刃以刀鏢授之削謂曲刀以削授人則

以把授之穎是警發之義刀之在手禾之秀穗枕之警動皆謂之為穎其事雖異大意同也愚謂此言執有刃而無積者之法也辟刃不以其鋒向人也辟猶卻也鄭氏解為偏僻之僻非是以刀授人卻其刃向下又卻辟其鋒末而以鏢授之也以削授人亦卻辟其鋒末而以

其把授之不言卻刃從上可知也授穎授拊即是辟刃然非獨刀削如此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其法皆然刀削之屬以手之所執者為首辟刃而授穎授把則是以末授人與他執物尚左手之法異也○自其以乘壺酒至

此明獻遺執物之法

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

鄭氏曰不以刃向國也

軍尙左卒尙右

鄭氏曰左陽也陽主生將軍有廟勝之策左將軍爲上貴不敗績右陰也陰主殺卒之行伍以右爲上示有死志

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詡軍旅思險隱情以虞釋文訓况矩反

鄭氏曰恭在貌敬在心詡謂敏而有勇若齊國佐險阻出奇覆護之處也隱意也思也虞度也當思念已情之所能以度彼之將然否輔氏廣曰交際以禮相示故以容貌之恭爲主祭祀以誠感格故以內心之敬爲主思險謂臨事而懼慮敗不慮勝也隱情以虞謂好謀而成且兵事露則不神也愚謂詡發皇之意禮器曰德發揚詡萬物會同主詡子產所謂國不競亦陵也隱情者隱

禮記集解卷三十五

已之情使敵不能測虞者度彼之情使敵不能欺

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歎小飯而亟之數噍毋爲口容釋文飯頃晚反歎昌悅反亟絕力反數也角反噍字又作噍子笑反又在笑反鄭氏曰先飯後已所以勸也亟疾也小飯而亟之備噉噉若見問也口容弄口孔氏曰先飯若嘗食然後已若勸飽然小飯謂小口而飯備噉噉也亟速也速咽之備見問也數噍謂數數噉之無爲口容無得弄口以爲容也

容自徹辭焉則已

曲禮曰卒食客自前跪執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此通言燕食之法不與上侍食於君子相蒙

容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俱爵皆居右釋文俱音遵○鄭註附或

爲作俱或爲馴

鄭氏曰容爵謂主人所酬賓之爵也以優賓耳賓不舉奠于薦東介爵酢爵俱爵皆飲爵也介賓之輔也酢所以酢主人也古文禮儀作遵遵謂鄉人爲卿大夫來觀禮者孔氏曰鄉飲酒禮介爵及主人受酢之爵及俱爵皆不明奠置之所故記者明之愚謂此明鄉飲酒禮奠爵之法也主人酬賓之爵曰客爵者鄉飲酒禮自介以下無酬爵唯賓有之故謂酬爵爲客爵也居左者鄉飲酒禮主人酬賓奠于薦西賓取奠于薦東是也賓席于牖間南向以西爲右東爲左其飲謂主人獻賓之爵及一人舉解之爵也酬爵賓奠于薦東而不舉此二爵則賓飲之故曰其飲居右者鄉飲酒禮主人獻賓賓受爵奠于薦西又一人升舉解于賓奠解于薦西是也介爵

禮記集解卷三十五

主人獻介之爵酢爵賓酢主人之爵俱爵主人獻俱之

爵也主人席于阼階上西面以北爲右介席于西階上東面以南爲右俱席于賓東亦以西爲右三爵皆飲故居右鄉飲記曰凡奠者于左將舉于右○其飲居右孔疏專指爲一人舉解于賓之爵然介爵俱爵皆指獻爵不應賓爵乃專言旅酬而遺正爵也又註以酬爵爲優賓蓋以介無酬唯賓有之此乃主人所以優賓故賓奠之而不舉然主人酬賓本奠薦西賓轉奠于薦東耳孔疏以奠于薦東爲優賓既失鄭氏之意且謂薦東卽爲主人所奠與鄉飲酒禮相違其失甚矣

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結祭臠釋文濡音儒臠以朱甫反徐注音詳反

鄭氏曰濡魚進尾辨之由後鯁肉易離也乾魚進首辨

之出前理易析也腴腹下也冬右腴氣在下鱧脊也夏
右鱧氣在上膾大鱧謂剝魚腹也孔氏曰濡溼也冬時
陽氣下在魚腹夏時陽氣上在魚脊凡陽氣所在之處
肥美故進魚使嚮右以右手取之便也祭膾者謂剝魚
腹下為大鱧此處肥美故剝取以祭先也此謂尋常燕
食所進魚體非祭祀及饗食正禮也若祭祀魚在俎皆
縮載俎既橫設魚則隨俎而從於人為橫無進尾進首
之理故少牢魚用鮒十五而俎縮載公食大夫禮魚七
縮俎愚謂魚之縮載者正法也少牢及公食禮是也若
與牲同俎則從載牲之法而橫載少牢禮祝俎及少牢
賓尸之魚皆橫載是也此所言是私燕禮簡魚亦與牲
同俎而並橫載者魚縮載則生人進鬻鬼神進腴橫載
則乾魚進首濡魚進尾魚用於飲酒則有膾祭少牢賓

禮記集解卷三十五

美

尸司士載魚皆加膾祭於其上是也若用於食則但振
祭而無膾祭特牲少牢禮尸舉魚皆振祭是也振祭食
乃祭之公食禮魚不祭賓不食魚故也
凡齊執之以右居之於左釋文齊才細反下以齊同
鄭氏曰齊謂食羹醬飲有齊和者也居於左手之上右
手執而正之由便也孔氏曰凡齊謂以鹽梅齊和之法
執鹽梅於右手居處羹食於左手以右手鹽梅調和正
之於事便也

贊幣自左詔辭自右

鄭氏曰自由也謂為君授幣為君出命也立者尊右孔
氏曰贊助也謂為君授幣之時由君左詔辭謂為君傳
辭也君辭貴重若傳與人時則由君之右也
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

范乃飲釋文軌媿美反范音肥

鄭氏曰當其為尸則尊周禮大馭祭兩軌祭軌當作乃
飲軌與軹於車同為轡頭也軌亦當作軹與范聲同謂軹前
也孔氏曰尸之僕為尸御車將欲祭軹酌酒與尸之僕
令為軹祭如酌酒與君僕之禮以尸之尊似君也尸位
在左僕立於右故左執轡右受爵祭酒也軌謂轂末范
謂式前僕受爵則祭酒於車左右軌及前范為其神助
已不傾危也祭畢乃自飲愚謂軌為車轡軹為轂末二
者不同而註謂軌與軹於車同為轡頭者蓋兩轡之下
即為車轡祭酒兩軌則下及於軌矣大馭言祭兩軌此
言祭左右軌所據雖異而其實一也然此言在車祭酒
之禮而曰其日則則酌僕與僕之祭不獨在車上矣大
馭云及犯軹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軹遂驅之及

禮記集解卷三十五

美

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軌祭軌乃飲以大馭與此文
參觀之蓋下祝時已酌僕而僕祭之至登車又酌僕而
僕祭之如此與軌字從車旁九音媿美反車轍也此之
祭兩軌及中庸車同軌是也軌字從車旁凡字亦作軹
又作范並音犯車式前也大馭祭軌及考工記軌前十
尺而策半之是也軹字從車旁只音旨此字有二義一
是轡之植者衡者考工記參分較圍去一以為軹圍是
也一是轂末大馭祭兩軌及考工記五分其轂之長去
一以為賢去三以為軹又弓長六尺謂之底軹是也但
軌軹二字形體相似經典或相亂而先儒亦有誤解者
周禮大馭祭軌之軹當從軌而經書為軌故杜子春云
軌當為軹此經典傳寫之誤也詩濟盈不濡軌軌字與
牡字為韻當從九而毛傳云由軌以上為軌釋文云軌

舊美反謂車軛頭依傳意直音犯此先儒傳註之誤也又案大馭祭兩軛故書軛為軛杜子春云軛當作軛或讀軛為替筭之筭東原戴氏云穀末名軛穀末出輪外似筭出髮外也杜子春改軛為軛遂與軛之直者衡者同名一車之中二名混淆其說甚為有理但周禮中言軛者非一如立當車軛五分其軛之長去三以為軛弓長六尺謂之庇軛未必皆故書為軛者似未可竟以軛易軛也今姑述其說以俟考焉

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

鄭氏曰俎於人為橫不得祭於間也孔氏曰羞在豆則於豆間祭在俎則於俎內而祭俎橫於人前故不得祭於俎外及兩俎間也

君子不食園腴

釋文園與音思

禮記集解卷三十五

鄭氏曰園犬豕之屬腴有似人穢孔氏曰園腴豬犬腸也豬犬食穀米其腹與人相似故君子避其腴謂腸胃也故俎闕一也愚謂羊牛之腸胃用為俎實而豕則不用故記者釋之

小子走而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

鄭氏曰小子弟子也卑不得與賓介俱備禮容也孔氏曰弟子不得與賓主參預禮但給役使故宜驅走不得趨翔為容若得酒舉爵時則坐祭祭竟而立飲之也愚謂成人有趨翔之容小子走而不趨是容不備成人舉爵坐祭遂飲之小子坐祭立飲是禮不備

凡洗必盥

鄭氏曰先盥乃洗爵先自潔也

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

釋文提心禮反

鄭氏曰提猶絕也到離之不絕中央少者使易絕以祭耳愚謂割離其四旁不絕其中央少許食時則絕之以祭也○肺有二一為祭肺亦曰剝肺特牲記剝肺三是也亦曰切肺少牢下篇侑俎切肺一是也一為舉肺亦曰離肺特牲記離肺一是也亦曰臠肺少牢下篇羊肉清臠肺一是也祭肺為祭而設舉肺為食而設祭祀兼有二肺生人唯有舉肺有祭肺則舉肺但振祭而已無祭肺則於舉肺絕末以祭鄉飲酒禮弗繅右絕末以祭是也賓尸禮有祭肺而舉肺亦絕祭者賓尸乃飲酒禮其有舉肺者正也其有祭肺乃以其為尸而盛之故雖有二肺而祭舉肺之禮不殺也

凡羞有清者不以齊

釋文清起及反

禮記集解卷三十五

為君子擇葱薤則絕其本末

釋文為于偽反薤戶戒反

鄭氏曰為有萎乾孔氏曰葱薤根不淨未萎乾故擇者必絕其二處

羞首者進喙祭耳

釋文喙許檢反

鄭氏曰耳出見也孔氏曰羞亦膳羞也喙口也若膳羞有牲頭者則進喙以向尊者尊者若祭先取牲耳祭之也愚謂羞進也此篇言羞者五而義不同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凡羞有清者不以齊此二羞字皆總指餼饌而言也未步爵不嘗羞此專謂庶羞也羞濡魚羞首此二羞字皆當為進字之義此疏以羞為膳羞非是祭耳謂羞之者先割耳以供尊者之祭與魚之祭應同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

鄭氏曰尊者設尊者也酌者鄉尊其左則右尊也愚謂

上尊元酒之尊也凡尊必上元酒尊於房戶之間元酒在西酌酒者向北以西爲左上尊在酌者之左也○朱子曰設尊之法鄉飲酒云元酒在西鄉射云左元酒而鄭註云設尊者北面西曰左卽此所謂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者蓋言設尊之人方其設時卽預度酌酒人之左尊而實以元酒也若燕禮則設尊者西面而左元酒南上公乃卽位於阼階上則酌者不得背公自當東面以酌而上尊乃在其右矣故此經所云以爲爲鄉飲鄉射言則可以爲爲燕禮言則正與之反鄭註旣不明而庾孔皆引燕禮而反謂酌者西面其辟戾甚矣愚謂此所言不獨爲鄉飲鄉射凡賓主體敵而尊于房戶間者其設尊皆如此又特牲禮尊于戶東元酒在西少牢司宮尊兩瓶于房戶之間則祭祀設尊亦以酌者之左爲上尊也唯君燕其臣則面尊而與此相反耳經泛言尊者所該者廣非專爲一禮也

尊壺者面其鼻

鄭氏曰鼻在面中言鄉人也愚謂尊壺亦謂設壺也上泛言尊者此特言尊壺則尊之有鼻者唯壺與面其鼻謂設尊或傍於壁或傍於楹而其鼻皆在外而向人也孔疏云尊鼻宜向尊者故面其鼻此誤解玉藻唯君面尊之語而專以此爲燕禮之尊耳唯君面尊謂君之面向尊也尊壺者面其鼻謂尊鼻之向外也若謂尊之鼻向君則非是燕禮公在阼階上而尊于東楹之西則尊傍於楹而鼻乃西向非公也蓋尊面必與酌者相對燕禮酌者不得背公則尊不得向公矣飲酒者醢者有折俎不坐釋文義其記反醢子矣反折之設反

禮記集解卷三十五 五

鄭氏曰折俎尊徹之乃坐也已沐飲曰燕燕禮也左傳齊侯欲享公子家曰朝夕立於其廷又何享焉其飲酒也乃飲酒鄉飲酒燕禮牲皆用狗是其禮同明矣左傳季氏飲大夫酒國語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是飲酒之類多矣醢謂冠禮饗賓也冠禮饗賓以一獻之禮此云醢者蓋冠禮於冠者有醢用醢則曰醢用酒則曰醢其於賓亦然折俎折牲體爲俎也三事禮末皆坐其初有折俎時則不坐折俎尊也故鄉飲酒鄉射皆云請坐於賓賓辭以俎主人請徹俎燕禮司正請徹俎公許告于賓賓北面坐取俎以降膳宰徹公俎乃皆坐是有折俎時不坐也○鄭氏謂醢爲酌始冠者非也冠禮每加皆醢至三醢乃有折俎而於初醢再醢時亦不坐蓋酌始冠者之禮皆無醢醢無論其爲醢爲醢與折俎之有無皆無坐而飲酒之事也醢賓用壹獻之禮贊冠者爲介贊者皆與則是名雖曰醢而實爲燕禮之輕者故曾子問謂之饗壹獻之後有旅酬無筭爵而贊者皆與於飲焉故至其末則徹俎而坐而飲酒若未徹俎則不得坐也故曰有折俎者不坐○孔疏謂飲酒者卽下禮者醢者總以飲酒目之非也此平列三事不得以飲酒包醢醢也疏又云折俎尊醢醢小事卑故不得坐亦非也鄉飲酒燕禮亦徹俎乃坐非因醢醢禮卑不得坐也疏又云庶子冠于房戶之前冠者受醢不敢坐亦非也庶子冠於房戶之間因醢焉而冠義云醢於客位則適子亦有醢禮是冠禮初不以醢與醢分適庶也冠者受酌本無坐法雖醢亦然非所謂不敢坐也疏又云鄉飲酒燕禮有折俎者皆不坐獨言醢醢不

禮記集解卷三十五 五

坐者以襪無折俎之時則得坐嫌畏有折俎亦坐故特明之亦非也鄉飲酒燕禮無折俎之時亦坐豈獨禮

未步爵不嘗羞

鄭氏曰步行也孔氏曰羞本為酒設若爵未行而先嘗羞是貪食矣此謂無算爵之時羞庶羞行爵之後始嘗之若正羞脯醢折俎未飲酒之前則嘗之故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獻後薦賓皆先祭脯醢膾肺乃飲卒爵愚謂旅酬無算爵之爵謂之行燕禮公坐取賓所薦解與唯公所賜乃就席坐行之又曰執散爵者乃酌行之是也鄉飲酒禮乃羞無算爵是設羞在無算爵之先然設羞本為案酒未步爵之時雖已設羞而不得輒嘗也牛與羊魚之腥蠹而切之為膾麋鹿為菹野豕為軒皆蠹

禮記集解卷三十五

五

而不切膾為辟雞兔為宛脾皆蠹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醢以柔之釋文蠹之涉反軒音獻麋鹿俱倫反辟音壁又補麥反徐扶益反宛於阮反脾支反菹莊居反切葱若薤實之薤句今按此當以切葱若薤為句實之醢以柔之為句

鄭氏曰蠹之言膜也先霍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其作之法以醢與董菜淹之殺肉及腥氣也孔氏曰蠹而切之者謂先膜為大醬而後細切之為膾也麋鹿為菹以下已於內則具釋之

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則坐釋文燔音煩

鄭氏曰亦為柄尺之類也燔炙也鄉射曰賓奠爵于薦西與取肺坐絕祭左手膾之與加于俎坐斝手尸則坐尸尊也少牢饋食禮曰尸左執爵右兼取肝擣于俎鹽振祭膾之加于菹豆孔氏曰折俎謂折骨於俎俎既有足柄尺之類故就俎取所祭肺祭畢反此所祭於俎皆

立而為之唯祭時坐耳燔謂燔肉雖非折骨其肉在俎故取祭反之亦皆不坐此謂賓客耳若尸尊雖折俎取祭反之皆坐也愚謂燔所以從獻者也特牲禮主人獻

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長以燔從肝炙肝燔謂燔肉也鄭以燔為炙者蓋燔是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詩楚燔炙實亦通名周禮量人制其從獻之燔脯此云燔亦如之所謂燔實兼燔炙而言故鄭以炙解燔欲明燔中兼有燔炙也尸取祭肺亦坐鄭氏獨引少牢禮取肝者蓋祭肺佐食取以授尸而燔則尸所自取也然則取祭反之不坐其義有二一則折俎高坐而取反不便與柄尺不坐同義一則折俎尊故取祭反之不坐與飲酒有折俎者不坐同義唯尸尊則坐也○自凡羞有俎者至此雜明燕飲及膳羞之事

禮記集解卷三十五

五

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為罔釋文罔本亦作罔又作調亡兩反

鄭氏曰罔猶罔罔無知貌孔氏曰衣服文章所以表人之德亦勸人慕德若著之而不知其名義則是無知之人也愚謂名者義之所寓也衣服之名人莫不知然不知其所以名之義猶之不知也以附在我身老而昧之此非昏罔無知而何

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釋文道音導○石經而下

鄭氏曰為其不見意欲知之也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凡飲酒為獻主者執燭抱燧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釋文燧側或音在遙反

鄭氏曰為宵言也主人親執燭敬賓示不倦也言獻主者容君使宰夫也未爨曰燂應氏鑄曰執已然之燭又抱未爨之燂其愛客有加而無已也

執燭不讓不辭不歌

鄭氏曰以燭繼晝禮殺孔氏曰禮賓主有讓及更相辭謝又各歌詩相顯今既夜暮所以殺於三事

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咩而對釋文辟四亦反徐字益反咩而

鄭氏曰示不敢飲臭也口旁曰咩孔氏曰洗謂為尊長洗足盥謂為尊長盥手為尊長洗盥及執尊長食飲則不得鼻嗅尊長食飲若洗盥執食飲之時尊長有問則辟口而對不使口氣及尊者愚謂鄭氏總以不敢飲臭解此則以洗盥為盥手洗爵而酌酒孔氏則以洗盥為

洗足盥手以下文觀之疏義似長但如孔氏說則勿氣當為不敢以氣觸長者之手足及食飲辟咩而對亦當為恐氣及尊長及其食飲其義乃備耳

為人祭曰致福為已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耐練曰告

鄭氏曰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攝主言致福申其辭也自祭言膳謙也耐練言告不敢以為福膳也孔氏曰

致福言致祭祀之福於君子也膳善也自祭不敢云福言致善味也告以祭昨告君子使知已耐練而已顏淵

之喪饋孔子祥肉是也愚謂此謂臣致昨於君之禮觀

下言再拜稽首可見

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

臂臠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植豕則以豕左肩五

箇釋文情本又作辟以破反臠如報反又如到反說文讀若儒字林人於反箇古實反植大得反

鄭氏曰折斷分之也皆用左者右以祭也羊豕不言臂

臠因牛序之可知孔氏曰展省視也敬君子故主人自

省視多少備具而阼階南稽首拜送使者使從君子處

還反主人亦再拜稽首亦當在阼階南南面也曲禮云

使者反必下堂而受命是也大牢者唯牛少牢者唯羊

並用上牲不必備饌也周人牲體尚右右以祭所以獻

左也周貴肩故用左肩也九箇者取肩自上斷折之至

蹄為九段也臂臠謂肩脚也愚謂此臣致膳於君有大

牢者蓋大夫殷祭及上大夫練祥得用大牢也肩臂臠

前脰三體之名九箇者折每體為三段也少牢特豕唯

言肩唯有肩也少牢不賓尸禮主人用臂主婦用

臠唯肩不見所用是留肩以致膳而致膳無臂臠也特

牲禮阼用臂而肩臠不見所用然少牢致膳無臠則

特牲可知也少牢賓尸之禮羊左肩以為侑俎臂以為

阼俎臠以為主婦俎然則少牢賓尸禮不致膳與

國家靡做則車不雕幾甲不組膝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

絲屨馬不常秣釋文靡亡反反幾其衣反組音祖鏤大登反常如字本亦作常秣音末○今按靡字為糜

是也國家遭值災變而財物靡散耗敝則常貶損以足用也組滕謂以組綴甲左傳楚子重組甲三百是也食器常食之器也祭祀賓客之器不可貶所貶者常食之器而已秣以粟食馬也馬有時當秣特不常秣耳

禮記集解卷三十五

姜

三十五終

後學平陽鄭觀岳校

禮記卷三十六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學記第十八 別錄屬通論

鄭氏曰名學記者以其記人教學之義朱子曰此篇言

古者學校教人傳道授受之次序與其得失興廢之所

由蓋兼大小學言之○程子曰禮記除中庸大學唯學

記樂記最近道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諉聞不足以動眾就賢體遠足以動

眾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釋文諉

徐所穆反

鄭氏曰憲法也言發計慮當擬度於法式也求謂招來

也諉之言小也就謂躬下之體猶親也所學者聖人之

道在方策孔氏曰聞聲聞也言人起發謀慮必擬度於

禮記集解卷三十六

法式又能招求善良之士以自輔此是人身小善故小

有聲聞恩未被物故不足以動眾也就賢體遠恩被於

外故足以動眾識見猶淺仁義未備故未足以化民也

朱子曰動眾謂聳動眾聽守常法用中才其效不足以

致大譽遠謂疎遠之士下賢親遠足以聳動眾聽使知

貴德而尊士然未有開導誘掖之方也故未足以化民

唯教學可以化民使成美俗愚謂人君而能就賢體遠

亦可謂有志於治矣然苟未知學則所以化民者無其

本也唯由學則明德以新民而可以化民成俗矣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

教學為先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 釋文兌彼

命放此

鄭氏曰教學謂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

大學庠序之官兌當爲說字之誤也高宗夢傅說求而得之作說命三篇典經也言學之不舍業也愚謂王之質美矣然不琢則不成器人而不學雖有美質不可恃也教學以大學之道教人而使學之也古之王者既盡乎脩己治人之道又以爲化民成俗非一人之所能獨爲故立爲學校以教人而使人莫不由乎學故其進而爲公卿大夫者莫非聖賢之徒而民莫不蒙其澤矣典常也言人君當始終思念常於學而不舍也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釋文強其文反又其良反長丁兩反學學上胡孝反下如字

鄭氏曰旨美也學則觀已行之所短教則見已道之所

未達自反求諸己也自強脩業不敢倦學學半言學人

乃益己之學半張子曰困者益之基也學者之病正在

不知困爾自以爲知而問之不能答用之不能行者多

矣呂氏大臨曰人皆病學者自以爲是但恐其未嘗學

耳使其果用力於學則必將自進之不足而何敢自是

哉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釋文塾音孰一音育術音遂出

鄭氏曰術當爲遂聲之誤也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

閭里朝夕坐於門門側之堂謂之塾周禮五百家爲黨

萬二千五百家爲遂黨屬於鄉遂在遠郊之外孔氏曰

此明立學之所在家有塾者周禮百里之內二十五家

爲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民在家之時朝夕

出入恆就教於塾故云家有塾白虎通云古之教民百

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里右師其次爲左師

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悌仁義也黨有庠者黨謂周

禮五百家也庠學名也於黨中立學教閭中所升者也

術有序者術遂也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爲遂序亦學名

於遂中立學教黨中所升者也國有學者國謂天子所

都及諸侯國中也天子立四代學諸侯但立時王之學

也鄭註州長職云序州黨之學則黨學曰序鄉飲酒云

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註云庠鄉學也則鄉學曰庠

此云黨有庠者是鄉之所居黨爲鄉學之庠不別立序

凡六鄉以內州學以下皆爲庠六遂之內縣學以下皆

爲序也皇氏云遂學曰庠與此文違其義非也庾氏云

黨有庠謂夏殷禮非周法義或然也陳氏祥道曰州曰

序記言遂有序何也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則遂之

學亦降鄉一等矣降鄉一等而謂之州長其爵與遂大

夫同則遂之學其名與州序同可也顧氏炎武曰術有

序水經注引此作遂有序月令審端經術注術周禮作

遂春秋文公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公羊傳漢書五行

志並作遂管子度地篇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州

術音遂此古遂術二字通用之證陳可大改術爲州非

也愚謂遂有序者言六遂之中縣鄙之屬有序也六鄉

之中閭側有塾州黨有序鄉有庠則六遂之中里側有

塾縣鄙有序遂有庠此於鄉但言黨於遂但言術畧舉

而互見之也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

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大成九年知類

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蚺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釋文比蚺志反中徐丁仲反樂五孝反又音微下不能樂學同說音脫蚺魚綺反本或作蟻

鄭氏曰比年入學學者每歲來入學也中猶間也問歲則考學者之德行道藝離經斷句絕也辨志謂別其志意所趣向也知類知事義之比也強立臨事不惑也不反不違失師道懷來也安也蚺蚺也蚺蚺之子微蟲耳時術蚺蚺之所為其功乃復成大垤孔氏曰蚺蚺所為謂銜土也張子曰離經離析經之章句也事師而至於親敬則學之篤而信其道也論學取友能講論其學而取友必端也知類通達比物醜類是也九年者言其大畧人性有遲敏氣有昏明豈有齊也強立而不反可與立也學至於立則自能不息以至於聖人而教者可

禮記集解卷三十六

四十一

以無恨矣朱子曰鄭註張說皆是也辨志者自能分別其心所趨向如為善為利為君子為小人也敬業者專心致志以事其業也樂羣者樂於取益以輔其仁也博習者積累精專次第該遍也親師者道同德合愛敬兼盡也論學者知言而能論學之是非取友者知人而能識人之賢否也知類通達聞一知十而觸類貫通也強立不反知止有定而物不能移也蓋考校之法逐節之中先觀其學業之淺深徐察其志行之虛實讀者宜深味之乃見進學之驗陳氏澹曰前言成俗成其美俗也此言易俗易其汚俗也愚謂敬業博習所以專其業於已也至能論學則深造以道而所得於已者深矣樂羣親師所以集其益於人也至能取友則中有定識而所見於人者明矣離經者窮理之始至於知類通達則物

格知至而精粗無不貫知之成也辨志者力行之端至於強立不反則意誠心正而物欲不能奪行之成也此皆明明德之事也已德既明然後推以及民以之化民易俗而近遠莫不歸之則其德化之所及者深而所被者廣非謏聞動眾者之所得而伴矣術學也蚺蚺之子其為力微矣然時時學術蚺蚺之所為則能成大垤為學之功由始學以至於大成雖若非一蹴之所能幾然為之以漸而亦無不可至也○鄭氏曰周禮三歲大比乃考焉孔氏曰鄭引周禮三年大比考校則此中年考校非周禮也愚謂周禮三年大比者與賢能之期也此中年考校者學校中考察之期也二者各為一事初不相悖

禮記集解卷三十六

五十一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釋文宵音消肄本又作肆同以二反篋古備反孫音選下皆同夏古雅反語魚庶反學不躐等學胡考反○今檢當音古亂反鄭氏曰皮弁天子之朝朝服也祭菜禮先聖先師也菜謂芹藻之屬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為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且取上下相和厚鼓篋擊鼓警眾乃發篋出所治經業也孫猶恭順也夏稻也楚荆也二者所以撲撻犯禮者收謂收斂整齊之威威儀也禘大祭也天子諸侯既祭乃視學考校以游暇學者之志意時觀而弗語使之憤憤悻悻然後啟發也學不躐等

學教也教之長稱倫理也自大學始教至此其義七也
官居官者也士學士也孔氏曰熊氏云始教謂始立學
教人天子使有司服皮弁祭先聖先師以蘋藻之菜也
示敬道者服皮弁祭菜蔬並是質素示學者以謙敬之
道入學鼓篋謂學士入學之時大胥之官先擊鼓以召
之學者既至發其篋篋以出其書也故大胥云用樂者
以鼓徵學士視學謂考試學者經義或君親往或命有
司爲之未卜禘祭不視學欲優游縱閒學者之志不急
切之也時觀而弗語謂教者時時觀之而不丁寧告語
欲學者存其心心憤憤口悻悻然後啟之也學不躐等
者學教也躐踰越也幼者但聽長者解說不得輒問教
此學者令其謙退不得踰越等差也朱子曰觀示也謂
示之以所學之端緒語告也愚謂始立學必釋菜於先

禮記集解卷三十六

六十一

聖先師文王世子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是
也先聖先師乃先世有道德者皮弁祭菜所以示學者
尊敬道德使知所以仰慕而興起也詩者學者之所
誦始入學者先習小雅鹿鳴之三篇蓋以此三篇皆君
之所以燕樂其臣而臣之所以服事於君者故以入官
之道示之於入學之始所以擴充其志意使知學之當
爲用於國家也入學發篋必擊鼓以警告之所以提撕
警覺使之遜心於學業之中而不至於外馳也夏楚二
物卽虞書所謂扑作教刑所以收攝學者威儀而不至
於惰慢小胥云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是也禘者夏祭
之名言卜禘者禘必先卜也視學謂考學者之業卽一
年視離經辨志以至於九年視知類通達也入學在春
而考視則在夏祭之後所以寬其期以優游其志意而

使之不至於迫感也凡人之於學得之也易則其守之
不同故時時觀示而不輒語以發之所以使學者存其
心以求之於內待其自有所得而後告之也年有長幼
則學有淺深故其進而受教於師使長者諮問而幼者
從旁聽之所以教之使循序而進而不可踰越等級也
此七者雖未及乎講貫服習之事然振興鼓舞之方整
齊嚴肅之意從容涵養之益皆在是焉是設教之大倫
也大倫猶言大義也官已仕者士未仕者官與士之所
學理雖同而分別異故一以盡其事爲先一以尙其志
爲先引此者以證上文七者皆士先志之事也

禮記集解卷三十六

七

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
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釋文
刀反釋未但反依於豈反與虛應反樂其音嶽又音洛又
五教反離力智反○鄭注依或爲衣釋或爲雅○舊讀時
字居字句絕學字自爲一句陸氏朱子讀時教必有正業
爲向退息必有居學爲句今從之依字當從張子讀爲聲
依永字

鄭氏曰操綴雜弄也博依廣譬喻也雜服冕服皮弁之
屬與之言喜也歆也藝謂禮樂射御書數藏謂懷抱之
脩習也息謂作勞休止之爲息游謂閒暇無事之爲游
敬孫敬道孫業也敏疾也厥其也學者務及時而疾其
所脩之業乃來孔氏曰弦琴瑟之屬若不先學操調雜
弄則手指不便故不能安弦也張子曰依聲之依永者
也服事也雜服灑掃應對投壺沃盥細碎之事藝禮樂
之文如琴瑟笙磬古人皆能之以中制節射御亦必合

於禮樂之文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騶虞和鸞動必相應也書數其用雖小但施於簡策然莫不出於學故人有倦時又用此以游其志所以使樂學也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唯其敏而已陸氏佃曰正業時教之所教也若春誦夏弦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也居學退息之所學也若操縵博依是也朱子曰時教如春夏禮樂秋冬詩書之類居學謂居其所學如易之言居業蓋常時所習如下文操縵博依與藝藏脩息游之類所以學者能安其學而信其道愚謂居學謂私居之所學也依當如張子讀為聲依永之依博依謂雜曲可歌詠者也雜服謂私燕之所服若深衣之屬也操縵非樂之正也然不學乎此則於手指不學習而不能以安於琴瑟之弦矣博依非詩之正也然不學乎此則於節奏不嫻熟而不能以安於詩矣雜服非禮

禮記集解卷三十六

八

之重也然不學乎此則於儀文不素習而不能以安於禮矣樂學謂樂正學也弦也詩也禮也皆正學而時教之所學也操縵也博依也雜服也所謂藝也皆退息之所學也正業於人至切而居學若在可緩然二者之為理相通而事相資有不可以偏廢者故不游之於雜藝以發其歡欣之趣則不能安於正業而生其翫樂之心也藏謂入學受業也脩脩正業也息退而私居也游謂游心於居學也藏焉必有所脩息焉必有所游無在而非義理之養其求之也博其入之也深理浹於心而有左右逢原之樂身習於事而無艱難煩苦之迹是故內則信乎已之所得外則樂乎師友之相成至於學之大成而強立不返也敬孫書作孫志孫則其心虛而有近

裏切已之功時敏則其業勤而有日新不已之益故其所脩之道來而不已也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詛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釋文呻音申一音親齊音信佛本又作拂扶弗反去如字又

鄭氏曰呻吟也佔視也簡謂之畢詛猶問也言今之師

自不曉經之義但吟誦其所視簡之文多其難問也言及於數其發言出說不首其義動云有所法象而已進而不顧其安務其所誦多不唯其未曉由用也使學者誦之而為之說不用其誠材道也教人不盡其材謂師有所隱也施之也悖求之也佛教者言非則學者失問

禮記集解卷三十六

九

也隱不稱揚也速疾也學不心解則忘之易刑猶成也張子曰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其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人之材足以有為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材若勉率而為之則豈有由其誠者哉朱子曰數謂形名度數欲以是窮學者之未知非求其本也註疏法象之說恐非隱其學謂以學為幽隱而難知如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之意愚謂進謂進學也進而不顧其安謂不量其材之所能受也使人教人皆謂師之施教也誠教者之誠材學者之材也多其詛問而務窮之以其所不知進而不顧其安而欲強之以其所未至則其使人也不出於愛

人之誠矣呻其所視之簡畢而徒務乎口耳之靡繁矧乎度數而不究乎義理之本則其教人也不足以盡人之材而使之有所成就矣恃佛皆謂不順其道也不出其誠不盡其材則教者之施之也恃而學者之求之也亦佛是以其學幽隱不明而至於疾其師徒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勉強卒業而無自得之實故其去之必速則其與強立不反者相去遠矣此教之所以不成也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釋文學本又作

庸莫波反徐志髮反鄭氏曰未發謂情欲未生朱子曰禁於未發謂豫為之防當其可謂適當其可告之時也相觀而善謂之摩謂觀人之能而於已有益如以兩物相摩而各得其助也

愚謂少成若天性習貫若自然豫之謂也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時之謂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孫之謂也夫子以回方賜而子貢自知其弗如摩之謂也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難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

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釋文扞胡容反又戶隔反勝音升又升證反過姑胡反壞音怪徐胡拜反燕音鶯辟音譬下等辟同鄭氏曰格讀如凍洛之洛扞堅不可入之貌扞格不勝謂教不能勝其情欲時過然後學則思放也雜施而不

孫則小者不達大者難識學者所惑也孔氏曰扞謂拒扞也格謂堅強譬如地凍則堅強難入情欲既發而後乃禁教則扞拒堅強教之不復入也學時已過則心情

放蕩雖勤苦四體終無成也施教雜亂越節則大才輕其小業小才苦其大業並是壞亂不可脩治也獨學而無朋友則有疑無可諮問而學識孤偏鄙陋寡有所聞也朱子曰燕朋是私褻之友如損者三友之類燕辟謂私褻之談無益於學而反有所害也愚謂燕辟如所謂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也上言教之所由興有四此言教之所由廢有六者蓋發然後禁四者固為教之失其方而學之無其助然其天資之高而向學之勤者或猶能奮發以有所成就若又加以私褻之朋私褻之談則固無望其能勤於學而雖有美質亦將漸移於邪僻而不自覺矣教有不廢者哉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

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釋文道音導強流其良反徐其兩反易以疏反

鄭氏曰道示之以道途也開為發頭角思而得之則深孔氏曰喻猶曉也牽謂牽偏方氏慈曰道之使有所向

而弗牽之使從則人有樂學之心強之使有所勉而弗抑之使退則人無難能之病開之使有所入而弗達之使知則人有自得之益愚謂教唯其豫也故道之而無牽引之煩而和矣和者扞格之反也教唯其時也故強

之而無屈抑之患而易矣易者勤苦之反也教唯其孫也故迎其機以道之開其端不違達其意而人將思而得之矣思者壞亂之反也蓋君子唯知學之所由廢與故其教喻之善如此若相觀而善則存乎朋友之益為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

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釋文長丁文反下同

鄭氏曰失於多謂才少者失於寡謂才多者失於易謂

好問不識者失於止謂好思不問者張子曰為人則多

好高則寡不察則易畏難則止愚謂失則多謂多學而

識而未能貫通若子貢失則寡謂志意高遠而畧於事

為若曾皙失則易謂無所取裁若子路失則止謂畏難

自畫若冉有多者欲其至於會通寡者欲其進於篤實

易者欲其精於所知止者欲其勉於所行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

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釋文教如字一本作學胡孝反

朱子曰繼聲繼志皆謂微發其端而不究其說使人有

所玩索而自得之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皆不務

多言而使人自得之意吳氏澄曰教者之言雖至約不

煩而能使人通之雖至微不顯而能使人善之雖少有

所譬而能使人曉之約微罕譬皆教者之不盡言也達

臧喻學者之能自得也如此可謂能使人繼其志者矣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

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

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

代唯其師此之謂乎釋文惡鳥路反又如字石經此上有其字

張子曰知學者至於學之難易又知其資質材性之美

惡也朱子曰能為師以教人則能為君以治人能為師

者其人難得故不可不擇也顧氏炎武曰三代之時凡

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治國平天下之事孔子

之於弟子也四代之禮樂以教顏淵五至三無以告子

夏而又曰雍也可使南面然則內而聖外而王無異道矣其繫易也以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為君德故曰

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愚謂至學之難易謂學者入道

之深淺次第美惡謂人之材質不同無失者為美有失

者為惡也博喻謂因學者之材質而告之而廣博譬喻

不拘一途也長謂鄉大夫州長黨正之屬周禮所謂使

民與賢出使長之是也長與君皆有教民之責故能為

師然後能為長能為君也能為師者難其人故擇之不

可不慎也夏商周為三王并虞為四代唯其師者唯以

擇師為重也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

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

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

也

鄭氏曰嚴尊敬也詔於天子無北面尊師重道不使處

臣位也武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焉曰昔黃帝顓頊之

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

之則齊矣王齊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孔疏云師尚父亦端冕大

鄭所加也文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

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疏云南字亦

今大戴禮與鄭氏所引悉同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

後人因鄭註增之非孔所見也

道書之言皇氏侃曰王在賓位師尚父在主位此王庭

之位若尋常師徒之教則師東面弟子西面也輔氏廣

曰嚴師為難言盡嚴師之道為難非心悅誠服致敬盡

禮如七十子之於孔子不可也師所以傳道師嚴然後

道尊道未嘗不尊也因其尊而尊之則在乎人之嚴師

禮記集解卷三十六

車前今將馬子繫隨車後故曰反之車在馬前所以然者此駒未曾駕車若忽駕之必當驚奔今以大馬牽車於前而繫駒於後使此駒日日見車之行慣習而後駕之不復驚也三事皆須積習非一日所成君子察此三事之由則可以有志於學矣愚謂良治之子之能為裘也良弓之子之能為箕也馬之能駕車也此三者非皆生而能之由於見聞習熟而馴而致之也然則君子之於道苟時習而不已豈有不能至之理哉故察於此而可以有志於學矣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釋文當丁誤反治道吏反○鄭註醜或為計

鄭氏曰比物醜類以事相況而為之醜猶比比也當猶主也五服斬衰至緦麻之親孔氏曰古之學者比方其事以醜類謂以同類之事相比方則學易成朱子曰比物醜類此句詳文義當屬上章仍有闕文愚謂比物醜類一句與下文義不相屬朱子以為有關文是也自鼓無

當於五聲以下則言學當尊師之意以上三事引起下一事也夫五服之親骨肉也然非有師以講明其理則或有不知其當親者或有知其當親而所以親之非其道者人倫賴師而後明此師之所以無當於五服而實為在三之一者也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釋文約餘於妙反沈於器反齊如字

鄭氏曰大德不官謂君也大道不器聖人之道不如器施於一物大信不約謂若晉命于蒲無盟約大時不齊

或時以生或時以殺孔氏曰春夏花卉自生而薺麥自死秋冬草木自死而薺麥自生故云不齊不官為諸官之本不器為諸器之本不約為諸約之本不齊為諸齊之本朱子曰大德不官言大德者不但能專一官之事如荀子所謂精於道者兼物物也大信不約謂如天地四時不言而信者也愚謂德以人之所得而言道則指其自然之本體也大德不官言聖人之德盛大不但偏治一官之事也大道不器言大道之體不偏主一器易所謂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也大信不約謂至誠感物不待有所要約而人無不信之若所謂誓告不及五帝盟會不及三王也大時不齊謂天之四時寒暑錯行未嘗齊一而卒未嘗有所違也此引君子之言本主於大德不官以明學必務本之意而兼及於其

下三者猶上章言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而兼及於五色五聲之屬也蓋大德者務乎學之本者也才效一官者專乎學之末者也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得其本者可以該末而逐於末者不足以達本故君子必有志於學而學必有志於本大學之道使人明德以新民而家以之濟國以之治天下以之平此學之所以可貴也不然而役役於一長一技之末雖終其身從事於學亦豈足以化民而成俗哉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釋文原本又作源委於偽反

鄭氏曰源泉所出也委流所聚也孔氏曰源則河也委則海也朱子曰所以先河後海者以其或是源故先之或是委故後之疏有二說此說是也愚謂疏引皇氏之

疏

說云河海之外源之與委此一說也又引或解云源則河委則海此一說也詳經文之意源委即指河海非謂河海外別有源委也水之源可以至委而委不可以達源猶學之本可以兼末而末不可以達本故三王之祭川必先河而後海而君子之為學亦必先本而後末也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樂記第十九之一 別錄屬

鄭氏曰名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蓋十一篇合為一篇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 此鄭氏目錄次今第與經不同 雖合此畧有分焉孔氏曰周衰禮廢其樂先微以音律為節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為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古與諸生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為樂記其內史丞王度傳之以授常山王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劉向校書得二十三篇與禹不同著於別錄今樂記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其名猶在二十四卷記無所錄也其十二篇之名按劉向別錄云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昭頌第二十二寶公第二十三是也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十一篇入禮記在劉向前矣至向為別錄更載所入樂記十一篇又載餘十二篇總為二十三篇也愚謂此篇鄭孔皆不言作者之人惟史記正義以為公孫尼子所作未知何據樂以義理為本以器數為用古者樂為六藝之一小學大學莫不以此為教其器數人人之所習也獨其義理之精有未易知者故此篇專言義理而不及器數自古樂散亡器數失傳而其言義理者雖賴有是篇之存而不可見之施用遂為簡上之空言矣然而樂

之理終未嘗亡苟能本其和樂莊敬者以治一身而推其同和同節者以治一世則孟子所謂今樂猶古樂者而其用或亦可以漸復也

凡音之起由人心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和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釋文應對之應

鄭氏曰宮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形猶見也樂之器彈其宮則眾宮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易

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春秋傳曰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方猶文章也干盾也戚斧

也武舞所執羽翟羽旄旄牛尾也文舞所執孔氏曰音即今之歌曲也愚謂此言樂之所由起也人心不能無

感感不能無形於聲聲謂凡宣於口者皆是也聲之別有五其始形也止一聲而已然既形則有不能自己之

勢而其同者以類相應有同必有異故又有他聲之雜焉而變生矣變之極而抑揚高下五聲備具猶五色之

交錯而成文章則成爲歌曲而謂之音矣然猶未足以爲樂也比次歌曲而以樂器奏之又以干戚羽旄象其

舞蹈以爲舞則聲容畢具而謂之樂也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

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

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釋文噍子遙反徐在羌反沈子羌反殺色界反徐

鄭氏曰言人聲在所見非有常也噍蹶也嘽寬綽貌發猶揚也孔氏曰此聲皆據人心感於物而口爲聲是人

聲也皇氏云樂聲失之矣方氏慤曰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喪所欲則哀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於所畏則敬於所悅則愛噍則竭而無澤殺則滅而不隆蓋心喪

其所欲故形於聲者如此嘽則寬綽而有餘緩則舒徐而不迫蓋心得其所欲故形於聲者如此發則宣出而無留道散則四暢而無鬱積蓋順其心故形於聲者如

此粗則壯猛以奮發厲則高急而凌物蓋逆其心故形於聲者如此直則無委曲廉則有圭角蓋心有所畏故

形於聲者如此和則不乖柔則致順蓋心有所悅故形於聲者如此方氏元文多有未安陳氏濬曰六者之動

乃情也非性也性則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是也愚謂首節言人心之感而爲聲由聲而爲音由音而爲樂其自

微而至著有是三者之次自此以下六節皆承首節而遞申之此二節言人之感而發爲聲者由於政所以申

首節言聲之義所謂聲皆指人聲而言也

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

而出治道也釋文道音導行下禮以示其所履而所志因有定向故曰禮以道其志樂

以養其心而發於聲者乃和故曰樂以和其聲聲即上所言六者之聲也感人心固以樂爲主然萬物得其理

而後和故道以禮而後可和以樂也政者所以布禮樂之具而刑又所以爲政之輔者也極猶歸也民心即喜

怒哀樂愛敬之心也同謂同歸於和也六者之心人之所不能無惟感之得其道則所發中其節而皆不害其爲和矣故禮樂刑政其事雖異然其歸皆所以同民之

心而出治平之道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釋文治世

安以樂音洛絕句雷讀上至安絕句樂音岳以樂二字為句崔讀上句依雷下以樂其政和為一句下亂世亡國各放此思息吏反又音苟○今按樂當音洛治世之音安以樂為一句其政和為一句下四句放此

鄭氏曰言八音和否隨政也孔氏曰治平之世其音安

靜而和樂由其政和平而人心安樂也禍亂之世其音

怨憤而悲怒由其政乖僻而人心怨怒也亡國謂將亡

之國也亡國之時其音悲哀而愁思由其民困苦而人

心哀思也亡國不言世者以國將亡無復繼世也不云

政者言國將滅無復有政也愚謂此節言人心之感而

成爲音者由於政所以申首節言音之義所謂音皆謂

禮記集解卷三十七 四

民俗歌謠之類而猶未及乎樂也

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怙

慝之音矣釋文徵張里反後放此怙徐昌廉反慝昌制反又昌紙反

此乃言音之比而爲樂者也鄭氏曰五者君臣民事物

也凡聲濁者尊清者卑怙慝敝敗不和貌孔氏曰宮爲

君者鄭註月令云宮屬土土居中央總四方君之象也

又五音以絲多聲重者爲尊宮絃最大用八十一絲故

宮爲君商爲臣者鄭註月令云商屬金以其濁次宮臣

之象也解者云商七十二絲次宮如臣之次君角爲民

者鄭註月令云角屬木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解者云

宮濁而羽清角六十四絲居宮羽之中半清半濁民比

君臣爲劣比事物爲優故角清濁中爲民之象也徵爲

事者鄭註月令云徵屬火以其微清事之象也解者云

徵五十四絲是微清事由民造爲先事乃後有物事勝

於物而劣於民所以徵爲事之象也羽爲物者鄭註月

令云羽屬水以其最清物之象也解者云羽最清用四

十八絲而爲物物劣於事故處最末敝敗謂不和之貌

若君臣民事物五者各得其所不相壞亂則五聲之響

無敝敗矣劉氏曰五聲之本本生於黃鐘之律其長九

寸每寸九分九九八十一是爲宮聲之數三分損一以

下生徵徵數五十四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數七十

二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羽數四十八羽三分益一以

上生角角數六十四角之數三分之不盡一算其數不

行故聲止於五此其相生之次也宮屬土弦八十一絲

爲最多而聲至濁於五聲獨尊故爲君象商屬金弦用

七十二絲聲次濁故次於君而爲臣角屬木弦用六十

四絲聲半清半濁居五聲之中故次於臣而爲民徵屬

火弦用五十四絲其聲清有民而後有事故爲事羽屬

水弦用四十八絲爲最少而聲至清有事而後用物故

爲物此其大小之次也五聲固本於黃鐘爲宮然還相

爲宮則其餘皆可爲宮宮必爲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

爲臣而不可上於君角民徵事羽物各以次降殺其有

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律而以半

聲應之此八音所以克諧而無相奪倫也然聲音之道

與政相通必君臣民事物五者各得其理而不亂則聲

音和諧而無怙慝敝敗也愚謂此下三節承首節比音

而樂之義而申之而言樂之通於政此節則以政之得

而感爲樂者言之也

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賊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

禮記集解卷三十七 五

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墮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釋文賦彼義反石經官作臣

鄭氏曰君臣民事物其道亂則其音應而亂荒散也

傾也孔氏曰五音散敗各有所由宮音亂則其聲放散

由其君驕溢故也商音亂則其聲敬斜而不正由其臣

不治於官故也角音亂則其聲憂愁由政虐其民怨故

也徵音亂則其聲哀苦由徭役不休其事勤勞故也羽

音亂則其聲傾危由其君賦重其民貧乏故也樂緯動

聲儀云宮為君君者當寬大容眾故聲宏以舒其和情

以柔動脾也商為臣臣者當發明君之號令其聲散以

明其和溫以斷動肺也角為民民者當約儉不奢僭差

故其聲防以約其和清以靜動肝也徵為事事者君子

之功既當急就之其事當久流亡故其聲賤以疾其和

平以功動心也羽為物物者不有委聚故其聲散以虛

其和斷以散動腎也動聲儀又云若宮唱而商應是為

善太平之樂角從宮是謂哀衰國之樂羽從宮往而不

返是謂悲亡國之樂也又云音相生者和註云彈羽角

應彈宮徵應是其和樂以此言之相生應即為和不以

相生應即為亂也愚謂此二節又以政之失而應於樂

音者言之也五者偏有所亂者亂世之音也五者皆亂

至於迭相陵侮而為慢者亡國之音也周禮大司樂凡

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四者由輕而重則聲之

失莫甚於慢矣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

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釋文賦志反濮音卜

鄭氏曰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之水出

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於濮水後師

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為晉平公鼓之事見史桑間在濮

陽南誣罔也孔氏曰比猶同也鄭音好濫淫志衛音促

速煩志並是亂世之音雖亂而未滅亡故云比於慢濮

水之上桑林之間所得之樂是亡國之音其政散者謂

君之政教荒散也其民流者流謂流亡君既荒散民自

流亡也誣上行私而不可止者君既失政在下則誣罔

於上行其私意不可禁止也愚謂比近也近於慢猶未

遽至於慢也慢者亡國之音若桑間濮上是也○孔氏

曰異義云論語說鄭國之為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

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言

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許君謹按鄭詩二十一篇說

婦人者十九故鄭聲淫今按鄭詩說婦人者九篇異義

云十九誤也張子曰鄭衛地濱大河沙地土薄故其人

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質氣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

其人心怠惰其人性情如此其聲音亦然故聞其樂使

人解慢愚謂孔氏謂鄭詩說婦人者九據毛詩而言許

慎言鄭詩說婦人者十九疑齊魯韓三家詩說有如此

者今朱子集傳於鄭詩多以為淫詩與毛傳不同豈非

即由慎說發其端與然鄭詩不可以為鄭聲說見後魏

文侯篇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

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唯君子為

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

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

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鄭氏曰倫類也理分也禽獸知此為聲耳不知其宮商之變也八音並作克諧曰樂幾近也聽樂而知政之得失則能正君臣民事物之禮也方氏慤曰凡耳有所聞者皆能知聲心有所識者則能知音通於道者則能知樂若瓠巴鼓瑟游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此禽獸之知聲者也魏文侯好鄭衛之音齊宣王好世俗之樂此衆庶之知音者也孔子在齊之所聞季札聘魯之所觀則君子之知樂者也愚謂樂通倫理謂其通於君臣民事物五者之理也禮樂之為用雖異而理則相通故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則惟實體其理於身者能之又非僅知之而已故謂之有德自第二節以下承首節聲音樂三者之義而遞申之至此則合而結之而歸重於知樂以起下章之義也○右第一章本樂之所由生也

禮記集解卷三十七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釋文食音嗣下食饗同和胡反好呼報反惡烏路反又並如字後好惡二字相連者皆放此鄭氏曰隆盛也極窮也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也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畫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曲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大饗禘祭先王以腥魚為俎實不膳熟之大羹肉清不調以鹽菜遺猶餘也平好惡教之使知好惡也孔氏曰清廟之瑟謂歌清廟之詩所彈之瑟朱弦謂練朱絲為弦練則聲濁也疏越疏通底孔使聲遲聲濁又遲是質素之聲非要妙之響初發首

一倡之時唯有三人歎之是人愛樂雖然有遺餘之音以其貴在於德念之不忘也尚元酒在五齊之上也腥生也俎腥魚俎有三牲而兼載腥魚也大羹肉清不以鹽菜和之此皆質素之食人所不欲也雖然有遺餘之味以其有德質素其味可重也元酒腥魚大羹是非極口腹也朱弦疏越是非極耳目也先王制禮樂不為口腹耳目將以教民均平好惡而反歸人道之正也朱子曰一倡三歎謂一人倡而三人和也愚謂鄉飲酒禮工四人二瑟燕禮大射工六人四瑟皆歌工二人若諸侯大饗之禮歌工當有四人以一人發歌句而三人應和之也虞書言搏拊琴瑟以詠則升歌并有琴此言瑟而不言琴然則升歌用琴惟天子宗廟之祭乃有之與致猶極也俎腥魚謂朝踐薦血腥之時魚亦腥而載之於俎也樂以升歌為始合舞為終故樂未嘗不極音而其隆者則在於升歌清廟以發明先王之德而不在於極音也食饗之禮設尊則以元酒在西醴酒在東薦牲則以薦腥在先饋熟在後故食饗未嘗不致味而其隆者則在於元酒腥魚以反先代質素之本而不在於致味也樂在於示德故不極音而有餘於音禮在於反古故不極味而有餘於味也人道本無不正惟其徇於好惡而失之入之好惡之出於本然者亦無不平惟其徇於耳目口腹之欲而失之今使人皆知貴德反古之意則不至徇於耳目口腹之欲而好惡自此平人道之正可以反矣

禮記集解卷三十七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

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
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
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
詐愚勇者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
道也釋文決音逸

朱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何
也曰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也蓋人受天地
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
人有是性卽有是形有是形卽有是心而不能無感於
物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
性之欲卽所謂情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何也曰
上言性情之別此指情之動處爲言而性在其中也物
至而知知之者心之感好之惡之者情也形焉者其動

禮記集解卷三十七

十一

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好惡無節於內知
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何也曰此言情之所以流
而性之所以失也好惡本有自然之節唯其不自覺知
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內外物又從
而誘之此所以流濫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
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也庶乎其可制矣不
能如是而唯情是徇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尙何難
之有哉此一節明天理人欲之機間不容息處唯其反
躬自審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而外誘不能
奪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
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何也曰
上言情之所以流此則以其流之甚而不反者言之也
好惡之節天之所以與我也而至於無節宰制萬物人

之所以爲貴也而反化於物天理唯恐其存之不至也
而反滅之人欲唯恐其制之不力也而反窮之則人之
所以爲人者至是盡矣然天理秉彝終非可殄滅者雖
化物窮欲至於此極苟能反躬以求則天理之本然者
初未嘗滅也但習染之深難覺而易昧難反而易流非
厲知恥之勇而致百倍之功則不足以復其初爾又曰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人生而靜以上卽是人物未生
時只可謂之理說性不得此程子所謂在天曰命也纔
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纔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
墮在形氣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此程子所謂在人曰
性也然性之本體原未嘗離亦未嘗雜要人就上面見
得其本體耳性不可形容善言性者不過卽其發見之
端言之而性之理固可默識矣如孟子言性善與四端
是也又曰物至知知上知字是體下知字是用又曰物
之誘人固無窮然亦是自家好惡無節所以被物誘去
若是自有主宰如何被誘去愚謂上文言先王之制禮
樂所以教人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此節又以人之好
惡本於性而流於情者言之蓋人之好惡之失乃大亂
之所由起此禮樂之所以不可不作也

禮記集解卷三十七

十一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
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
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
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釋文禮七雷反
安樂音格禮古

亂反別彼列
反下文皆同

鄭氏曰言爲作法度以遏其欲男二十而冠女許嫁而
笄成人之禮射鄉大射鄉飲酒也愚謂射鄉射鄉飲

酒也人之好惡無節先王之制禮樂於天下之人皆爲之節安樂者所謂治世之音安以樂也和安樂者言導之於和而使之發於聲者皆安樂也和安樂者樂之所

以和民聲也節喪紀別男女正交接者禮之所以節民心也又爲之政以一其行爲之刑以防其姦此四者聖人脩道之教人道之所以正而大亂之所以息也○右第二章本樂之所由作也

右樂本篇第一○十一篇之次禮記與劉向別錄史記樂書皆不同蓋別錄乃二十三篇之舊次而禮記則取以入禮者之所更定樂書本取諸禮記而褚少孫又自以其意升降之也鄭氏註禮記一依經文而目錄之次又不同觀其於賓牟賈師乙魏文侯三篇皆以年代次之則其意似以禮記之舊次爲未善又以經文次第不

禮記集解卷三十七

十一

欲輒更而於目錄見其意也又鄭謂十一篇畧有分則自魏文侯賓牟賈師乙三篇確然可見者之外其餘分篇鄭氏原無明說孔疏亦言仔細不可的知疏中及史記正義分篇之說皆本於皇氏雖未有以知其必然然別無可考證今姑從之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釋文勝治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鄭氏曰同謂協好惡異謂別貴賤禮樂欲其並行彬彬然陳氏澹曰和以統同序以辨異樂勝則流過於同也禮勝則離過於異也合情者樂之和於內所以救其離

之失飾貌者禮之檢於外所以救其流之失愚謂禮言義見其有以相辨而貴賤之所以等也樂言文見其有以相接而上下之所以和也好惡者刑爵之本刑爵者好惡之用仁以愛之而有惻怛之實義以正之而得裁制之宜又所以爲禮樂刑爵之本者也民治行者言以此治民而民無不治也○右第一章言禮樂之爲用異而實以相濟也蓋禮之與樂若陰之與陽仁之與義其理同出於一原其用相須而不離樂所以和禮而禮之從容不迫者即樂也禮所以節樂而樂之節制不過者即禮也且萬物得其理而後和其序尤有不可紊者故樂記一篇每以禮相配而言之

禮記集解卷三十七

十一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釋文易以疏反爭爭鬪之爭長

鄭氏曰樂由中出和在心禮自外作敬在貌文猶動也易簡若於清廟大饗然至猶達也行也賓協也試用也愚謂禮樂之本皆在於心然樂以統同舉其心之和順者達之而已故曰由中出禮以辨異其親疎貴賤之品級必因其在於外者而制之故曰自外作樂由中出故無事乎品節之煩而其意靜禮由外作故必極乎度數之詳而其事文樂之大者必易一倡三嘆而有遺音而不在于幼眇之音也禮之大者必簡元酒腥魚而有遺味而不在于儀物之繁也然則由中出者固非求之於外

而由外作者正當反而求之於中矣樂至則無怨者神人治而上下和也禮至則不爭者上下辨而民志定也必易必簡者禮樂之所以立乎其本無怨不爭者禮樂之所以達乎其用如此則第相與揖讓以行禮樂而天下自治矣天子不怒者言無可怒之事也合父子之親使民父子有親明長幼之序使民長幼有序以敬四海之內者使四海之內皆粲然有文以相接相敬而無相褻也暴民不作至天子不怒樂至則無怨之事也合父子之親以下禮至則不爭之事也○右第二章言禮樂之作不同而其治天下之功一也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

禮記集解卷三十七

西

鄭氏曰同和同節言順天地之氣與其數百物不失不失其性祀天祭地成物有功報焉禮樂教人者鬼神助天地成物者也愚謂天地有自然之和而大樂與天地同其和天地有自然之節而大禮與天地同其節百物不失者百物得和以生各保其性也祀天祭地者萬物得節以成本其功於天地而報之也鬼神者天地之功得自然之和節也禮樂者聖人之功用同和同節者也鬼神體物而不遺禮樂體事而無不在二者一明一幽同運並行故能使四海之內無不得其節而合於敬無不得其和而同於愛也

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借鄭註謂或作緣鄭氏曰沿猶因述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

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事與時並為事在其時也禮器曰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名與功借為名在其功也借猶俱也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各因其得天下之功愚謂禮之事異而敬之情則同樂之文殊而愛之情則同禮樂之文與事者其末而愛敬之情者其本末可變而本不可變故明王以相沿也事與時並者禮有質文損益視乎時以起事名與功借者樂有韶夏濩武隨乎功以立名也明王之於禮樂因其情之不可變者以為本故因時以制禮象功以作樂而皆有以成一代之治也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禘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

禮記集解卷三十七

五

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釋文續丁衛反下綴遂緩短皆同上時掌反還音旋鄭氏曰綴謂節舞者之位也兆其外營域也述謂訓其義也愚謂禮樂之文所謂殊事異文者也器則文之所寓也其文易識其情難知知其情則得其本以達其末而化裁變通其文由之而出故能作識其文則於其本猶有所未逮也而於其已然之迹亦可以守之而不失故能述作者之謂聖禹湯文武周公是也述者之謂明游夏季札是也○右第三章言禮樂之本在乎愛敬之情也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劉氏曰前言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以成
功之所合而言也此言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
以效法之所本而言也天地之和陽之動而生物者也
氣行而不乖故百物皆化天地之序陰之靜而成物者
也質具而有秩故羣物皆別樂者法乎氣之行於天者
而作故動而屬陽聲音氣之為也禮者法乎質之具於
地者而制故靜而屬陰儀則質之為也過制則失其序
如陰過而肅則物之成者復壞故亂過則失其和如
陽過而亢則物之生者反傷故暴明乎天地之和與序
然後能興禮樂以贊化育也愚謂禮以節行非所以為
亂也然過制則不足以為節而反至於亂矣樂以道和
非所以為暴也然過作則不足以為和而反至於暴矣
上言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下又以樂專屬天
以禮專屬地者蓋天地各有自然之和序而樂之動而
屬乎陽禮之靜而屬乎陰於天地又各有所專屬焉猶
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而分而言
之則陽與剛屬乎天陰與柔屬乎地雖若各為一理而
實則相通也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
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
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釋文
又作耶同
似嗟反
鄭氏曰倫猶類也患害也官猶事也質猶本也愚謂論
倫無患者言其心之和順足以論說樂之倫理而不相
悖害也樂之情禮之質以其根於心者言聖人制禮樂
之本也樂之官禮之制以其著於事者言聖人用禮樂

禮記集解卷三十七

末

之質也至於禮樂既達而施而用之又欲以情官質制
備化天下之人而與民同之也○右第四章言禮樂之
作本於天地而達於民也
右樂論篇第二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
禮具于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
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
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釋文王如字
直更反辯本又作辨音遍亨沈音
衡反徐許兩反夫音扶下皆放此
鄭氏曰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辯偏也達具也郊特
牲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燔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
臭也不相沿樂不相襲禮言其有損益也愚謂聲容者
樂之末也故干戚之舞非備樂而朱弦疏越有遺音者
矣儀物者禮之末也故孰亨而祀非達禮而元酒腥魚
有遺味者矣樂之文五帝未嘗相沿禮之事三王不必
相襲以其非禮樂之本故也帝王皆有禮樂於五帝言
樂於三王言禮互文也樂失其本而致飾於聲容之盛
則反害於和樂之正而至於憂矣禮失其本而徒務乎
儀物之粗則不根於忠信之實而失之偏矣敦厚其樂
而不至於憂禮節詳備而不至於偏則惟其情足以稱
之而能與天地同其和節故也非大聖其孰能之○右
第一章言惟聖人能作禮樂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
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
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
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釋文長丁
文反近附

禮記集解卷三十七

七

近之近又其類反
悖音純本又作敦

天地定位萬物錯陳此天地自然之禮也流而不息而
闔闢不窮合同而化而渾淪無間此天地自然之樂也
春作夏長者天地生物之仁也仁者陽之施故近於樂
秋斂冬藏者天地成物之義也義者陰之肅故近於禮
敦和者厚其氣之同別宜者辨其體之異率神者氣之
流行而不息循乎神之伸也居鬼者體之一定而不易
主乎鬼之屈也率神則屬乎陽而從天居鬼則屬乎陰
而從地聖人作樂以應天法乎陽以為生物之仁制禮
以配地法乎陰以為成物之義也天地官言天地各得
其職猶中庸之言天地位也蓋聖人法天地以作禮樂
而禮樂又能為功於天地此聖人所以贊化育而上下
同流者也○朱子曰天高地下一段意思極好非孟子

禮記集解卷三十七

六

以下所能作其文似中庸必子思之辭左傳云為六畜
五牲三犧以奉五味云云都是做這箇去合那天却無
自然之理如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
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皆是自然合當如此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
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
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釋文卑如
字又音婢

鄭氏曰卑高謂山澤也愚謂此申言天高地下萬物散
殊而禮制行之義也禮有君臣而天尊地卑即自然之
君臣也卑謂澤高謂山禮有貴賤而山澤之卑高即自
然之貴賤也易之義以陽為大陰為小禮有小大而陽
動陰靜各有其常即自然之小大也方以道言物以形
言方以類聚而剛柔燥濕之相從物以羣分而飛潛動

植之各異由其所稟之性命不同也在天而日月星辰
之成象在地而山川人物之成形凡此皆禮之見於天
地者乃天地自然之別也

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
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
樂者天地之和也釋文上時掌反齊註讀為躋又作躋子
同大儻反靈音延又音挺
煖徐許爰反沈況遠反

鄭氏曰齊讀為躋躋升也摩猶迫也蕩猶動也奮迅也
百化百物化生也愚謂此申言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
樂興焉之義也言其體謂之天地言其氣謂之陰陽陰
之氣上升陽之氣下降則陰陽相摩矣天下交於地地
上交於天則天地相蕩矣煖易作烜鼓之奮之動之煖
之皆指萬物而言凡此皆樂之見於天地者乃天地自
然之和也

禮記集解卷三十七

九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
鄭氏曰辨別也升成也樂失則害物禮失則害人愚謂
此又言在人者不可以無禮樂也蓋天地雖有自然之
禮樂而禮樂之在人者乃所以贊天地之化育也故無
樂則氣化不時而至於乖沴故萬物不生無禮則男女
無別而至於相瀆故既亂興作蓋禮樂與天地相感通
故禮樂之不興雖人事之所為而其足以害物而致亂
者乃天地之情也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
高極遠而測深厚釋文蟠步丹
反或蒲河反

鄭氏曰蟠猶委也高遠三辰也深厚山川也言禮樂之
道上至於天下委於地則其間無所不之孔氏曰禮樂

取象於天地功德又能遍滿乎天地之間天降膏露是極乎天地出醴泉是蟠乎地日月歲時無易百穀用成是行乎陰陽用之祭祀百神俱至是通乎鬼神天之三光皆應禮樂而明是禮樂窮極高遠也地之山川皆應禮樂而出瑞應是測深厚也朱子曰此以理言有是理即有是氣一氣之和無所不通愚謂此言聖人作禮樂之功效所謂禮樂明備而天地官者也

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釋文樂著道器反大音泰鄭氏曰著之言處也大始百物之始生著不息著不動著猶明白也息猶休止也愚謂樂者陽之動故氣之方出而為物之大始者樂之所著也禮者陰之靜故質之有定而為物之已成者禮之所居也著不息者天之動也著不動者地之靜也一動一靜充周乎天地之間以始物而成物者自然之禮樂也惟天地之禮樂如此故聖人之治天下亦必曰禮樂云云者語辭也○右第二章言天地有自然之禮樂聖人法而制之又能為功於天地也

禮記集解卷三十七
右樂禮篇第三史記正義作禮樂○今按十一篇之名其各篇之義已不可盡考知亦無以質其得失也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王氏肅曰尸子及家語云舜彈五弦之琴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孔氏曰案世本神農作琴今云舜作者特用琴歌南風始自舜或五弦始舜也陳氏祥道曰賞諸侯以樂前此無有也而夔始制之

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孰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諡知其行也釋文舞行戶剛反其行下孟反

鄭氏曰民勞則德薄鄭相去遠舞人少也民逸則德盛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詔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

鄭氏曰大章堯樂名也言堯德章明也周禮闕之或作大卷咸池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脩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無不施也周禮曰大咸詔舜樂名也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紹堯之德周禮曰大磬夏禹樂名也言禹能大堯舜之德周禮曰大夏殷周之樂周禮曰大濩大武盡言盡人事也孔氏曰按樂緯及禮樂志云

禮記集解卷三十七
黃帝曰咸池咸池雖黃帝之樂至堯更增改脩治而用之則世本名咸池是也周禮謂之大咸黃帝之樂堯不增脩者則別立其名則此大章是也至周謂之大卷更加以雲門之號周禮雲門大卷在大咸之上此大章在咸池之上故知大卷當大章愚謂此與周禮大司樂皆言歷代樂名此言大章與周禮雲門大卷相當則大章即雲門大卷無疑也鄭氏周禮註云黃帝曰雲門大卷黃帝能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其德如雲之出民得以有族類大咸咸池堯樂也堯能殫均刑法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是雲門大卷為黃帝樂咸池為堯樂也樂緯及禮樂志云黃帝曰咸池堯曰大章而莊子亦言黃帝張咸池於洞庭之野故鄭於此註又以大章為堯樂咸池為黃帝樂又以其於先後之序不合則謂黃帝之

樂堯增脩而用之夫五帝不相沿樂舜禹湯武皆自作一代之樂何以堯不作樂而但脩黃帝之樂而用之乎周用六代之樂於先代之樂未嘗別為立名何以堯用黃帝之樂乃別為之名乎秦人事不師古始改周舞曰五行舞至漢高帝又改舜招舞曰文始舞三代時未聞有是也大章為黃帝樂咸池為堯樂以周禮六樂之序斷之無可疑者緯書繆妄莊生寓言而漢志之言即本之緯書均未可據也○右第二章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

鄭氏曰教謂樂也愚謂教不時則傷世故必有樂以教民事不節則無功故必有禮以節事

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釋文行下孟反

禮記集解卷三十七

三十一

鄭氏曰以法治以樂為治之法行象德民之行順君之德也愚謂此承上教不時則傷世而言先王以樂教民之事也

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

鄭氏曰以穀食犬豕曰豢為作也言豢豕作酒本以饗祀養賢而小人飲之善酬以致獄訟壹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孔氏曰凡獻數按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

伯七獻子男五獻並依命數其臣介則孤同子男卿大夫畧為一節但三獻則天子諸侯之士同壹獻故昭六年季孫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邊武子退使行人告曰

得貺不過三獻但春秋亂世或有大夫五獻者故昭元

年鄭伯享趙孟具五獻之遵豆於幕下愚謂此承上事不節則無功而言先王以禮節民之事也無禮則酒食至於與訟有禮則酒食可以合歡事之不可以無節如此然禮之節民非一事獨以備酒禍言之者畧舉以見其餘也

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釋文綴知劣反

鄭氏曰綴猶止也愚謂樂所以使民象君之德禮所以綴止民之淫亂此承上二節以起下文也

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釋文樂音洛下所樂哀樂康樂皆同分扶問反

鄭氏曰大事謂死喪張氏守節曰民有喪則先王制哀麻哭泣之禮以節之使各遂其哀情是有禮以哀之也大福祭祀吉慶也民慶必歌舞飲食禮使之不過而各

禮記集解卷三十七

三十一

遂歡樂是有禮以樂之也哀樂皆用禮節各終其分故云皆以禮終愚謂此結言先王以禮節民之事

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釋文著知慮反○漢書禮樂志易俗下有易字

鄭氏曰著立也謂立司樂以下使教國子愚謂此結言先王以樂教人之事也○右第三章

右樂施篇第四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嗚諠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秋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釋文知音智應於饋反篇內同殺色界反又色例反思息吏反又音斯慢本又作慢莫諫

反易以或反貴依註讀為憤扶粉反肉而救反好呼報反
辟匹亦反秋他歷反○鄭註肉或為潤○今按志微漢書
常從之

鄭氏曰言在所以感之也術所由也形猶見也志微意
細也吳公子札聽鄭風而曰其細已甚民弗堪也簡節
少易也奮末動使四支也賁讀為憤憤怒氣充實也春
秋傳曰血氣狡憤肉肥也狄滌往來疾貌也濫僭差也
此皆民心無常之徵也孔氏曰此言人心不同隨感而
變樂聲善惡本由民心而生合成為樂又下感於人猶
如雨出於山而還雨山火出於木而還燔木故此篇之
首論人能興樂此章之意論樂能感人也身為本手足
為末故云奮末動使四支詩云踧踖周道字雖異與此
狄同詩又云滌滌山川皆物之形狀故云往來疾貌狄
成滌濫言樂之曲折疾速而成速疾而止陳氏祥道曰

禮記集解卷三十七

志

肉倍好者璧好倍肉者瑗肉好如一旋而不可窮者環
肉好之音豈其音旋而不可窮邪陳氏濬曰狄與迭同
遠也成者樂之一終狄成言其一終甚長淫泆之意也
滌洗也濫侵僭也言其音之泛濫侵僭如以水洗物而
浸漬侵濫無分際也愚謂志微漢書樂志作纖微是也
纖微謂樂音纖細而微眇也諧和也慢疏也易平也繁
文文章繁簡節節奏簡也猛起謂樂之始剛猛奮未謂
樂之終奮迅廣賁謂樂音廣大而憤怒也肉好以璧之
肉好喻音之圓轉而潤澤也順成者以順而成和動者
以和而動也流辟者流宕而偏僻邪散者淫邪而散亂
狄成言樂之一成節奏迭遠所謂流瀟以忘本也滌濫
如水之滌蕩放濫往而不返也纖微唯殺之音出於哀
者也以此感民則民之心亦應之而哀矣嗶諧慢易繁

文簡節之音出乎樂者也以此感民則民之心亦應之
而樂矣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出於怒者也以此感
民則民之心亦應之而怒矣廉直勁正莊誠之音出於
敬者也以此感民則民之心亦應之而敬矣寬裕肉好
順成和動之音出於愛者也以此感民則民之心亦應
之而愛矣流辟邪散迭成滌濫之音出於喜者也以此
感民則民之心亦應之而喜矣此所言六者之音與第
一篇同但彼言人心之感而為聲此則言樂音之感人
而人心應之也○孔氏以志微為君之志意唯殺為樂
音嗶諧慢易為君德繁文簡節為樂音粗厲為人君氣
性猛起奮末廣賁為樂音廉直勁正為君德莊誠為樂
音寬裕為君德肉好順成和動為樂音流辟為君志邪
散狄成滌濫為樂音皆上論君德下論樂音蓋因首句

禮記集解卷三十七

志

志微二字推類以言其餘然如其言則上下衡決不成
文理且首篇云其聲嗶以緩其聲粗以厲其聲直以廉
則此云嗶緩粗厲廉直皆指聲音亦明矣鄭氏引左傳
其細已甚以解志微則於志微二字原不指君德然以
志言音義又不合當從漢志作纖微為是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
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懣
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
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
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
樂故曰樂觀其深矣釋文道首導行下孟反稱尺語反
此志反長丁丈反見賢編反
情性先王一已之情性也先王之性天理渾然其發而
為情者無不中節此中和之極而作樂之本也鄭氏曰

生氣陰陽氣也五常五行也密之言閉也等差也各用其才之差學之廣謂增習之省猶審也文采謂節奏合也繩度也周禮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典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小大謂高聲正聲之類也終始謂始於宮終於羽以象事行宮為君商為臣陳氏濬曰度數十二律上生下生損益之數也禮義貴賤隆殺清濁高下各有其義也生氣之和造化細繼之妙也五常之行仁義禮智信之德也合生氣之和使其陽之動而不至於散陰之靜而不至於密道人心五常之行使剛氣不至於怒柔氣不至於懾天地之陰陽人心之剛柔四者各得其中而和暢焉則交於中而發見於外矣於是宮君商臣角民徵事羽物皆安其位而不相奪倫然後推樂之教以化民

禮記集解卷三十七

美

成俗也立之學若樂師掌國學之政大胥掌學士之版是也立之等若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之類是也廣其節奏者增益學者之所習也省其文采省察其音曲使五聲相和相應若五色之相雜以成文采也厚如書惟民生厚之厚以紆德厚謂檢約其固有之善而使之成德也律以法度整齊之也比以次序聯合之也宮音至大羽音至小律之使各得其稱始於黃鐘終於仲呂比之使各得其序以此法象而寓其事之所行也人倫之理皆可於樂而見之故曰樂之所觀其義深奧矣蓋古有是言而記者引以為證

土傲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湏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

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釋文易以或反湏綿解反和胡卧反○今按和當讀平聲無而字

鄭氏曰遂猶成也慝穢也廣謂聲緩也狹謂聲急也感動也動人條暢之善氣使失其所孔氏曰土衰傲故草木不長水煩擾故魚鼈不大陰陽之氣衰故生物不得遂成世道衰亂上下無序男女無別故禮慝而樂淫此以上三事喻下一事也感感動也條達也暢舒也感條暢之氣謂感動人心長遠舒暢之善氣也愚謂萬物得其理而後和禮既慝則樂亦淫矣衰之過故其聲纖微噍殺太急而不莊樂之過故其聲擘諧慢易太緩而不安不莊故慢易以犯節不安故流湏以忘本忘本故其節奏廣廣則寬博而容姦邪犯節故其節奏狹狹則迫切而思嗜欲感條暢之氣則無以合生氣之和滅平和之德則無以道五常之行此皆淫樂之害也

禮記集解卷三十七

美

右樂言篇第五史記正義作言樂

禮記卷三十七終

廩生邑後學唐宣言校

禮記卷三十八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樂記第十九之二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
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
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釋文分扶問反

孔氏曰姦聲感動於人而逆氣來應二者相合而成象

淫樂遂興紂作靡靡之樂是也正聲感動於人而順氣

來應二者相合而成象和樂遂興若周室太平頌聲作

也聲感人是倡也氣應之是和也善倡則善和惡倡則

惡和是倡和有應回謂乖違邪謂邪僻乖違邪僻及曲

之與直各歸其善惡之分限善歸善分惡歸惡分是萬

物之情理各以類自相感動也愚謂姦聲正聲皆謂人

聲也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

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情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

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釋文其行下孟

音智○石繼淫樂作淫聲

情懼其流也反之則所發者不過其節而其志和矣行

懼其失也比擬善惡之類去其惡而從其善則其行成

矣此二者正心脩身之事也姦聲亂色不留聰明防其

接於外者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謹其存於中者也情

慢之氣自內出邪辟之氣自外入而皆不設於身體則

內外皆得其養矣君子之反情比類如此故能使小大

之體莫不順而不逆正而不邪而所行皆合於義也此

言聖人作樂之本也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
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釋文若

發以聲音謂升歌也仲尼燕居云升歌清廟發德也是

也文以琴瑟謂以琴瑟合於歌詠而文飾之堂上之樂

也干戚武舞故言動羽旄文舞故言飾從隨也簫管輕

故言從此皆堂下之樂也聖人之至德著於外而有光

輝樂以象之而至德之光奮矣四氣之和四時之和氣

也樂以合之而四氣之和動矣親疏貴賤男女長幼之

理皆形見於樂而萬物之理著矣

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

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

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釋文還音旋

清明言其聲之無所滄雜猶論語之言儼如也廣大言

其體之無不包載猶季札言地之無不載也終始言其

先後之有序周還言其循環而不窮樂以五聲相生而

成音節猶五色相次而成文章不亂者君臣民事物之

各安其位也八風者八方之風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

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閭闔風西北

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東北方曰條風樂之八音應

乎八風竹音生於震而屬東木音生於巽而屬東南絲

音生於離而屬南土音生於坤而屬西南金音生於兌

而屬西石音生於乾而屬西北革音生於坎而屬北匏

音生於艮而屬東北從律而不姦謂八音應八風之氣

克諧而無奪倫也百度言其多也百度得數而有常者

若宮之八十一絲以至於羽之四十八絲黃鐘之九寸

以至於應鐘之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莫不得其常

數也宮聲最大羽聲最小國語曰琴瑟尚宮鐘尚羽石
尚角匏竹利制是聲雖有大有小然相成而不相戾也
終始相生者十二律始於黃鐘終於中呂五音始於宮
終於角雖有終有始然相生而不相廢也先發者為倡
後應者為和短者為濁長者為清經常也十二律或倡
或和或濁或清更迭用之以為常法所謂旋相為宮也
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倫類也樂行倫清言樂達於天下而倫類清美也耳目
聰明血氣和平就一身而言之也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合一世而言之也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
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鄭氏曰道謂仁義也欲謂邪僻也愚謂樂者人之所歡

禮記集解卷三十八

三

樂也然君子小人所樂不同君子樂得其道而能自制
其欲故得其所樂而不至於亂小人樂得其欲而至於
忘道則適足以為惑而不足以為樂矣言此以明先王
之作樂正以道制欲之事故能使人各得其所樂以起
下文之所言也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
可以觀德矣釋文鄉許亮反

反情以和其志結首節之義不言比類以成其行者省
文可知也廣樂以成其教結次節之義方道也民知鄉
方結第三節樂行倫清之義此一節總結上文○右第
一章言聖人之作樂皆本於已之德以教人也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
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

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
外唯樂不可以為偽釋文詩言其志一本無言字

端猶孟子言四端之端性在於中而發而為德德者性
之端緒也德不可見而象之為樂樂者德之光華也非
器無以成樂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也歌也舞也三者
合而為樂而其本則在乎心之德也德具於心發而為
三者而後樂器從而播之情深者謂喜怒哀樂之中節
氣盛者謂陰陽剛柔之交暢文明者文采著明五色成
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也化神者行乎陰陽通乎
鬼神窮高遠測深厚而無所不至也情深而氣盛者德
也和順之積中者也文明而化神者樂也英華之發外
者也有是德然後有是樂故樂不可以為偽○右第二
章承上章可以觀德而言德為作樂之本也

禮記集解卷三十八

四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
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
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
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
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
為大焉釋文見賢通反著張慮反復音伏據步葛反又成八反獨樂皇音洛庚音岳好呼報反以聽過本或作以聖過如字

鄭氏曰文采樂之威儀也先鼓謂將作樂先擊鼓以警
戒眾也三步謂將舞必先三舉足以見其舞之漸也孔
氏曰樂者心之動也者心動而見聲聲成而為樂樂由
心動而成也聲者樂之象也者樂本無體由聲而見是
聲為樂之形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者聲無曲折則
太質素故以文采節奏而飾之使美也動其本則心之

動也樂其象則樂之象也治其飾則亦聲之飾也此結
 上三事自此以下記者引周之大武之樂以明此三者
 之義愚謂先鼓以警戒者大武將舞之先擊鼓以警戒
 其衆所謂備戒之已久也三步以見方者舞之初作先
 三舉足以示其所往之方所謂始而北出也再始以著
 往者舞者於二成之初又再始舉足以著其所往所謂
 再成而滅商也亂終也復亂以飭歸者舞者之終從末
 表復於第一表以整飭其歸所謂六成復綴以崇天子
 也拔急疾也奮疾而不拔者武舞發揚蹈厲欲及時事
 有奮發迅速之象而不至於大疾而失其節也極幽而
 不隱者言武王之病不得衆恐不逮事臨事而懼情意
 幽深大武之樂唱歎淫液以發明其幽深之情而著見
 而不隱也獨樂其志不厭其道者樂其德之備於已也
 欲謂可願欲之事備舉其道不私其欲者廣其化之被
 於民也此則周召之治以文止武而周道四達也情見
 而義立者武王愛民之情見而弔伐之義立也樂成而
 德尊者六成復綴以崇天子而見武王之德之尊也君
 子樂得其道故聽之而生其好善之心小人樂得其欲
 故聽之而知其情欲之過故曰以下又引古語以結之
 註疏自先鼓以警戒以下皆以大武言之其說是也惟
 其解再始著往謂武王除喪觀兵孟津二年乃復伐紂
 則出於張霸偽泰誓之說而不可信而以極幽為歌者
 其義亦為未安耳○右第三章又言樂所以為德之象
 也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
 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釋文施始或反
○石經無而字

鄭氏曰言樂出而不反而禮有往來也孔氏曰言作樂
 之時衆庶皆聽之而無反報之意但有恩施而已禮尚
 往來受人禮事必當報之也樂樂其所自生者又廣明
 上樂者施也言王者作樂歡樂其已之所由生若武王
 民樂其由武功而生王業即以武為樂名以受施處立
 名無報反之義也禮反其所自始者王者制禮追反其
 所自始若周由后稷為始祖即追祭后稷報其王業之
 由是禮有報也樂章德者樂是章明其德不求其報禮
 報情反始者言行禮者他人有恩於己已則報其情先
 祖既為始於子孫子孫則反報其初始以人意言之則
 謂之報情以子孫言之則謂之反始其實一也朱子曰
 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亦如樂由中出禮自外
 作樂是和氣中問直出無所待於外禮却是初始有這
 意思外面却做一箇節文抵當他却是人做底雖說是
 人做元不曾杜撰因他本有這意思故下文云樂章德
 禮報情反始也和順積諸中英華發諸外便是章著其
 內之意橫渠說樂則得其所樂即是樂也更何所待是
 樂其所自成說得亦好只是樂其所自成與樂其所自
 生用字不同耳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
 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釋
流本又作城音
流緣悅緇反
 鄭氏曰贈諸侯謂來朝將去報之以禮孔氏曰前明樂
 者為施禮者為報此明禮報之事諸侯奉其土地所有
 來朝天子天子以此等之物報之不覆明樂施以樂施
 之恩其事易知記者畧之也大輅謂上公及同姓侯伯

天地言氣謂之陰陽天地動作則是陰陽相得也天以氣煦之地以形軀之天煦覆而地矩育也草木據其成體故云茂區萌據其新生故云達羽翼奮者謂飛鳥之屬皆得奮動也角觝生者謂走獸之屬悉皆生養也螽蟲昭蘇者言蟄伏之蟲皆得昭曉蘇息也羽者矩伏謂飛鳥之屬皆得體伏而生子也毛者孕鷲謂走獸之屬以氣孕鷲而繁息也胎生者不殞謂不殞敗也卵生者不殞言不殞裂也所以致此諸物各順其性由樂道使然故云樂之道歸焉耳樂由人心而生人心調和故樂音純善協律呂之體調陰陽之氣二氣既調故萬物得所也愚謂二氣細縕而發育萬物者固造化自然之功用然非聖人作樂以感召其和氣則天地之氣且不免於乖沴而萬物有不得遂其生矣故以此為樂之道歸焉此聖人致中和而位天育物之效也○右第二章言禮樂之功非徒可以治人情而可以遍及乎天地之間也

禮記集解卷三十八

九

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邊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釋文鋪音普檮反又音敷上如字或時寧反行下孟反鄭氏曰言禮樂之本在人君也樂本窮本知變禮本著誠去偽辨猶別也正也弦謂鼓琴瑟也後尸居後贊禮儀此言知本者尊知末者卑德三德也行三行也藝才技也先謂位在上也後謂位在下也尊卑備乃可制作

以為治法孔氏曰樂師辨曉聲詩但知樂之末節故北面而鼓弦宗謂宗人祝謂大祝宗祝但辨曉於宗廟詔相之禮故在尸後商祝謂習商禮而為祝者但辨曉死喪擯相之禮故後主人皆言其位處卑也德在內而行在外行成則德成矣在身謂之藝所為謂之事事成則藝成矣輔氏廣曰德成非遺藝也藝成則局於藝者爾行成非廢事也事成則役於事者爾本末具舉精粗一貫然後可以制禮作樂愚謂揚戚也干揚皆舞者之所執童者謂國子也樂師大師小師也周禮大師大祭祀帥瞽登歌小師大祭祀登歌北面而弦謂在堂上北面而鼓弦也士喪禮有商祝夏祝凡饗餼皆使商祝設奠皆使夏祝蓋二祝皆周禮之喪祝習商禮者為商祝習夏禮者為夏祝此獨言商祝者以其主饗餼之事與主人相隨也德六德也行六行也藝六藝也○右第三章言禮樂貴得其本也

禮記集解卷三十八

十

右樂化篇第七史記樂書第四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鄭氏曰魏文侯晉大夫畢萬之後僭諸侯者也端元衣也古樂先王之正樂也愚謂端冕端衣而服冕也凡冕服皆用正幅故曰端古樂用於祭祀祭時端冕故端冕而聽古樂厭之故唯恐卧悅之故不知倦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釋文夫音扶下同廣如字舊古曠反拊音撫復音伏相息亮反徐思章反訊音信

鄭氏曰旅猶俱也俱進俱退言其齊一也和正以廣無
 姦聲也會合也皆也言衆皆待擊鼓乃作周禮大師職
 曰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鞀
 文謂鼓也武謂金也相即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韋爲
 之裝之以稊穰一名相因以名焉今齊人或謂穰爲相
 雅亦樂器狀如漆篛中有椎孔氏曰文謂鼓也始奏樂
 之時先擊鼓也武金鏡也舞畢擊金鏡而退周禮笙師
 掌春牘應雅鄭司農云雅狀如漆篛而身口大二圍長
 五尺六寸以羊韋鞀之有兩紐疏畫並以漢時制度而
 知方氏慤曰語卽大司樂所謂樂語也道古道古之事
 鄭氏釋大司樂曰道者言古以訓今蓋謂是矣愚謂旅
 進旅退者舞也和正以廣者聲也弦謂琴瑟堂上之樂
 也笙堂下之樂也笙以匏爲體而植管於其中簧管中
 金葉所以鼓動而出聲者也守猶待也大師登歌先擊
 拊以令之是堂上之樂必待拊而後作也下管先鼓鞀
 以令之是堂下之樂必待鼓而後作也始奏以文謂樂
 始作之時升歌清廟以明文德也亂樂之終也復亂以
 武謂樂終合舞舞大武以象武功也論語曰關雎之亂
 彼謂合樂爲亂此謂合舞爲亂蓋合樂合舞皆在樂之
 終也治亂以相謂正治合舞之時擊拊以令之也登歌
 擊拊則凡令歌皆先擊拊合舞之時堂上亦歌詩以合
 之故擊拊以令之也訊猶聽也訊疾以雅謂舞者迅疾
 之時春雅以節之所謂奮疾而不拔也始奏以文以上
 三句承和正以廣而以聲音復亂以武以下承進旅退
 旅而以舞言也語謂樂終合語也道古者合語之時論
 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并道古昔之事也文王世子曰

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蓋合語之事與樂相成故并言之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儻變雜
 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
 也釋文俯本又作俯侏音朱儻音儻優
 鄭氏曰俯猶曲也言不齊一也濫濫竊也溺而不止聲
 淫亂無以治之優儻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戲亂男女之
 尊卑孔氏曰新樂者謂今世所作淫聲也進俯退俯謂
 俯儻曲折行伍雜亂不能進退齊一也姦邪之聲濫竊
 不止不能和正以廣也聲既淫妙人所貪溺不可禁止
 不能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也及優侏儻變雜子女者言
 作樂之時及有俳優雜戲侏儒短小之人舞戲之時狀
 如獼猴間雜男子婦人言似獼猴男女無別也不知父
 子言樂之雜亂不知有父子尊卑之禮也樂終不可以
 道古者言作樂既終盡皆邪僻不可以追道於古也愚
 謂進俯退俯則與進退齊一者異矣而又有俳優侏儻
 之戲雜男女亂尊卑蓋其舞之失如此姦聲以濫則與
 和正以廣者異矣而又沈溺而不止蓋其聲之失如此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
 同釋文好呼補反近
 鄭氏曰言文侯好音而不知樂也鏗鏘之類皆爲音應
 律乃爲樂孔氏曰古樂有音聲律呂今樂亦有音聲律
 呂是樂與音相近也樂則德正聲和音則心邪聲亂是
 不同也
 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
 有德而五穀昌疾疫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
 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

禮記集解卷三十八

十一

禮記集解卷三十八

十一

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釋文當丁浪反疾數反莫亡伯反長竹丈反王反○今按二傳字皆當作比必履反徐扶志反施以政上音必履反下音毗志反

鄭氏曰此有德之音所謂樂也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俾當為比聲之誤也擇善從之曰比施延也孔氏曰禮緯含文嘉云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六紀謂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也陳氏澹曰祥亦妖也書序言毫有祥愚謂時和年豐故民無疾疢物各得其所故無妖祥大當言天地之間無不得其當也此以上言

禮記集解卷三十八

聖人養民之事也既養然後教之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制禮以教民也紀以治其條理之詳綱以總其禮節之大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則禮達於天下矣禮達然後制樂周子所謂禮先而樂後也詩謂風雅也德音謂道德之聲音也詩自克順克比以上皆言王季之德也比于至于也至于文王而其德尤無所悔故能受上帝之福而延及孫子也引詩以證德音之說斷章之義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釋文燕於見反趨音徒數音速敖字又作傲同吾告反辟匹亦反喬音驕本或作騷鄭氏曰言四國皆出此溺音濫濫竊竊聲也燕安也趨數讀爲促速聲之誤也煩勞也祭祀者不用淫樂孔氏

曰濫竊也謂男女相偷竊言鄭國樂音好濫相偷竊是淫邪之志也溺沒也卽前溺而不止是也言宋音所安唯女子使人意志沒溺也衛音既促又速使人意志煩勞也齊音敖狠辟越使人意志驕逸也鄭音好濫宋音燕女其事是一而爲別音者濫竊非已儔匹別相淫竊燕女燕安已之妻妾而已所以別也又此四者皆淫於色而經唯云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驕志者衛音淫泆之外更有促速齊音亦女色之外加以敖辟也愚謂淫志者樂音好濫則有淫邪之志聽之亦能生人淫邪之志也下三者放此先儒皆以鄭詩爲鄭聲然此言溺音有鄭宋齊衛四者而宋初未嘗有詩則鄭衛之聲固不係於其詩矣列國之樂雖不用於祭祀賓客之正樂然至無算樂皆用之周禮所謂燕樂綬樂是也周樂十

禮記集解卷三十八

五國之風與南雅三頌並肆於樂官大司樂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若十五國之鄭風衛風卽鄭衛之淫聲周樂豈當有之蓋國風雅頌皆雅樂之所歌也若鄭衛之聲則別爲當時之俗樂雖亦必有歌曲然其所歌必非十五國風之詩也朱子疑桑中溱洧等篇用之何等之鬼神何等之賓客是固然矣然如淇澳緇衣等篇未嘗不可用之雅樂也三百篇之詩固有用於樂者有不用於樂者如大小雅則正者用而變者不用二南則如野有死麕行露等篇國風則自東山以下亦未必皆用於樂而不妨與其用者並列也何獨鄭衛哉故以淫聲概鄭衛之風反無以處淇澳緇衣等篇若離詩與聲而二之則鄭衛之聲自爲當時之俗樂而其詩則美者同用於雅樂而其淫者則雖並列於三百篇之中

而初未嘗用也亦豈相妨哉

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

鄭氏曰言古樂敬且和故無事而不用溺音無所施顧

氏炎武曰詩本肅雍一字而引之二字者長言之也詩

云有洗有潰毛公傳曰洗洗武也潰潰怒也卽其例也

愚謂何事不行者言無事而不成以起下文誘民孔易

之意也

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

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釋文易以政反按誘詩作囿

鄭氏曰誘進也孔甚也言民從君所好惡進之於善無

難愚謂人君化民甚易故聖人有和敬之德以之化民

而民無不從然後作樂以道其和也詩大雅板之篇

禮記集解卷三十八

五

然後聖人作爲鞀鼓柷敔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

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

也所以獻酬酌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

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釋文鞀音桃控若江反柷若嗜反壎許素反篪直支反和如字

徐胡賦反長丁丈反鄭註壎篪或爲篪虞

鄭氏曰六者爲本以其聲質也柷敔謂祝敵也孔氏曰

鞀鼓柷敔壎篪其聲質素是道德之音也鼓革也柷楬

木也周語云草木一聲註云一聲無官商清濁是質素

也既用質素爲本然後用鐘磬竽瑟華美之音以贊和

之使文質相雜干戚也戚斧也狄羽也聲既文質備足

又用干戚旄狄以舞動之鄭宋齊衛四者祭祀所不用

此六者爲道德之音及四器之和文武之舞並可於宗

廟之中奏之也愚謂獻謂祭祀獻尸也酬旅酬也酌尸

食畢而酌之也酌尸酌主人主婦也官序貴賤謂廟中

助祭之卿大夫士也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

莫不和敬故官序貴賤各得其宜若詩言奉璋載鬯髦

士攸宜也尊卑長幼之理皆形見於樂故可以示後世

尊卑長幼之序也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

武臣釋文號胡到反橫古曠反

鄭氏曰號號令所以警衆也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孔

氏曰鐘聲鏗鏗然堅剛故可以興立號令號令威嚴則

軍士勇敢而壯氣充滿壯氣充滿則武事可立也君子

謂議樂之情者聞聲達事鐘既含號令立武故聽之而

思武臣也愚謂鏗以立號鏗屬聲言立號屬人言言鐘

聲堅剛故可法之以立號令下放此

禮記集解卷三十八

六

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

臣釋文石磬磬依註音磬口挺反一音口定反

鄭氏曰石聲磬磬當爲磬字之誤也辨謂分明於節義

孔氏曰石響輕清叩之其聲磬磬然分明辨別也能分

辨於節義則不愛其死死封疆之臣者言守分不移卽

固封疆之義磬含守分故聞其聲而思其事也

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

之臣

鄭氏曰廉廉隅也孔氏曰哀謂哀怨絲聲婉妙故哀怨

哀怨故能立廉隅不越其分也不越分故能自立其志

思志義之臣者絲聲含志不可犯故聞之而思其事愚

謂樂則其意舒而同於人哀則其心斂而貞於己絲聲

哀怨有介然不苟之意故聞之使人立廉隅廉隅立則

志節成矣

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等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釋文濫力敢反會戶外反又古外反畜積六反○鄭註聚或為最○按濫字方氏讀如字今從之

鄭氏曰濫之意猶擊聚也孔氏曰竹聲擊然有積聚之意故能立會思畜聚之臣者亦聞其聲而思其事也笙在竹聲之中者笙以匏為體插竹於匏匏竹兼有也方氏愨曰濫汎濫之意思謂笙等之聲繁會有汎濫旁行之義故聞之使人立會謂會聚其人民也會聚其人民則其民無不聚矣畜亦聚也易曰君子以容民畜眾鼓聲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聲之聲則思將帥之臣釋文擊步西反謹呼端反又音喧將子亮反帥本又作率同所類反○鄭註謹或為擊動或為勳

禮記集解卷三十八

七

鄭氏曰聞謹器則人意動作孔氏曰鼓聲之聲謹器故使人意動作以動作故能進發其眾也思將帥之臣者鼓能進眾故聞其聲而思其事也

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鎗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釋文羊反又叱衡反徐救庚反

鄭氏曰以聲合成已之志思謂君子所欲得者賢才也而樂聲有以合之故聞其聲則思其人如此則將欣悅之不暇何至於聽之而欲倦乎蓋子夏以此規文侯之失而其言婉而不迫如此亦可謂善告君矣○孔氏曰崔氏云八卦屬四方四維之音所感皆應與四方同水生木匏同竹音木生火木音同絲火生土土不當於方土生金土處金火之間土音屬金金生水石不可屬於水故不同於革以乾為君父君父之音不可屬於人故

磬別有所感乾為天坤為地坤不別出者坤卑故也今按崔氏所說浮虛體例不等上下混雜記人之意不應如此八音唯論五者以五器有此五事匏與土木無此象故記不言

右魏文侯篇第八史記樂書第九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眾也釋文牟亡侯反坐才卧反又如字

鄭氏曰武謂周舞也備戒擊鼓警眾病猶憂也以不得眾心為憂憂其難也孔氏曰賓牟賈名愚謂已太也備戒之已久謂武之將作先擊鼓以戒警其眾擊鼓甚久而後舞乃作也病不得其眾者憂未能得士眾之心也

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釋文液音亦

禮記集解卷三十八

六

鄭氏曰咏歎淫液歌遲之也逮及也事戎事也愚謂凡舞必歌詩以奏之周頌桓桓賚諸篇左傳皆謂之武蓋奏大武之所歌也咏歎謂長言而唱歎淫液謂流連而羨慕也舞者在下歌者在上而其節奏相應此謂先鼓備戒之時歌者之聲如此也武舞六成而左傳言武有七篇則其首篇乃未舞之先所歌也其戒備之久亦可見矣恐不逮事者謂武王恐諸侯後至不及用師之事故致其長吟歎慕之意也○武王以至仁伐不仁而曰病不得其眾恐不逮事若惴惴然惟恐其不勝者何也曰此聖人臨事而懼之意也聖人應天順人固非若後世用兵徒僥倖於一戰者然其心則未嘗不致其戒懼焉觀於書之泰誓牧誓所以誓戒其眾者諄諄焉不憚其煩而詩於牧野之事亦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則聖人

之情可見矣

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

孔氏曰發揚蹈厲初舞之時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厲也

初舞則然故云已蚤愚謂用兵之時其發揚蹈厲宜也

今大武於初作之時已如此故言已蚤及時事者言欲

及時而行討伐故初舞即致其勇決之意也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

釋文憲依注音軒

鄭氏曰致謂膝至地也憲讀為軒聲之誤也孔氏曰軒

起也愚謂武坐致右軒左謂武舞五成之時舞者之坐

致右膝於地而軒起其左足也非武坐者武亂皆坐坐

則當兩足皆致於地今乃致其右而軒其左則非武坐

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

禮記集解卷三十八

九

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

子曰唯丘之聞諸莒引亦若吾子之言是也釋文莒直良反

鄭氏曰有司典樂者也言典樂者失其傳而時人妄說

也愚謂淫過也商商聲也商聲主殺伐此承武坐致右

憲左而問則亦謂武亂有此聲也用兵之時宜有殺伐

之聲至武舞之亂則戎商已克偃武脩文之時而乃過

有殺伐之聲則與勝殷過劉之意異矣有司失其傳者

言有司傳授之誤而失其本也不然則武王之志荒亂

而有意於黷武矣唯者應辭也吾子之言謂賈所答五

者之說也長宏周大夫既曰唯復曰是也者所以深然

賈之言也○孔疏謂賈言有三非兩非以下言發揚蹈

厲大公之志而謂賈言及時事之非以下言武亂皆坐

周召之治而謂賈言非武坐之非此皆誤也此孔子五

問賈五答而孔子曰某聞諸莒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是賈所答皆是矣若有二非孔子應即正之不應俟賈

再問而後告之也發揚蹈厲固為欲及時事而所以欲

及時事者則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固非致右憲左而

所以皆坐則所以象周召之治也此皆因賈言而發其

未盡之義非非之也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

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釋文遲直尼反

免席避席也聞命謂聞孔子是賈之言也賈所言凡五

事孔子皆是之而但言備戒之已久者舉其始問者以

該其餘也遲之遲而又久者武舞六成每成皆遲久而

後終故重言以見其意也賈既問孔子是已所言又自

以其所疑者問之也○鄭氏以遲之遲專指久立於綴

非也觀下文歷言武舞而以武之遲久結之則遲之遲

而又久乃通言一舞之始終而非惟專指一事矣

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立武王之事

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釋文語女音汝下且女同大音

鄭氏曰居猶安坐也成謂已成之事也總干持盾也山

立猶正立也象武王持盾正立待諸侯也愚謂象成謂

象所成之功夫樂象成者也此一句總包下文之所言

與篇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二句相為首尾總干而山

立以下歷言象成之事也總持也干盾也武舞初起武

王持盾正立不震不動天子威重之容也大公總率士

卒發揚蹈厲以奮其武將帥勇決之氣也武亂者武舞

之終也皆坐舞者皆坐也武舞至五成而分周公左召

禮記集解卷三十八

三十一

公右於此時舞者皆坐象周公召公以文止武也此一節因賈之所答而發其未盡之義也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

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釋文夫音扶綴

丁劣反又下衛反下同○按註疏讀以崇句絕天子屬下夾振之為句非是今從王肅讀天子上屬

成者舞之一終也武舞為六表而東西列之其在西者

自南而北其在東者自北而南始而北出者自西之第

一表至西之第二表象武王始出伐紂至孟津而大會

諸侯也紂都朝歌在周之東北故曰北出再成而滅商

者自西之第二表至西之第三表象武王渡河至牧野

而克商也三成而南者自西之第三表至東之第一表

象武王既克商而旋師南向也南國謂青兗二州之諸

侯在紂都之南未服於周者也四成而南國是疆者自

東之第一表至東之第二表象旋師而因定南國之未

服者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者自東之第二表至

東之第三表象天下既定而周公召公分陝而治也六

成復綴以崇天子者自東之第三表復歸於西之第一

表象周公召公既成治功而歸其功於天子以尊崇之

若王制言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也孔疏用熊氏

之說謂武舞立四表自南而北又自北而南以為六成

皇氏則謂六成乃舞者更迭出入而無立表往反之法

今以六成復綴推之則熊氏為是但其言唯立四表者

尚未善耳自此以下又為賈詳言武舞象成之事此一

節統論一舞之始終也

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

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釋文分扶問反

鄭氏曰駟當為四武舞戰象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為

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四伐五伐愚謂此申言再

成滅商之事也振謂振鐸也周禮大司馬職曰兩司馬

振鐸又曰司馬振鐸車徒皆作夾振之而四伐謂舞者

象牧野之戰兩司馬夾士卒之兩旁振鐸以作之而士

卒以戈矛四度擊刺也盛威於中國者牧野之戰盛大

威武於中國書言我武惟揚是也分部分也分夾而進

謂舞者象將帥部分士卒又振鐸夾之而使之進也濟

濟河也事蚤濟者言所以分夾而進欲其急濟河而伐

紂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者言再成將發時久立

於綴而未即舞象武王將濟河時待諸侯之至而俱發

書言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是也再成時始

立於綴次乃渡河次乃四伐此乃逆言之蓋滅商之功

成於四伐故先言之而逆溯以及其前也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

黃帝之後於荆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

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

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

釋文反依註音及音計今孫鄭斷是也即燕國之都也孔安國司馬遷及鄭皆云鄭公與周同姓按黃帝姓姬

君爽蓋其後也或黃帝之後封者滅絕而更封燕乎疑

不能明也而皇甫謐以鄭公為文王庶子記傳更無所出

又左傳富辰之言亦無燕也祝之六反行下孟反商容如

字孔安國云殷之賢人也鄭云商禮樂之官也復音伏○

鄭注或為續或為錄○今按反如

鄭氏曰封謂故無土地者也投舉徙之辭也時武王封

紂子武庚於殷墟所徙者微子也後周公更封而大之

積土為封封比干墓崇賢也行猶視也使箕子視商禮

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弛政去其紂時苛政

也倍祿復其紂時薄者也孔氏曰容為禮樂漢書儒林傳云孝文時徐生善為容是善禮樂者謂之容也武成篇云式商容閭則商容人名鄭不見古文故云商善禮容之官也張子曰古樂於旅也語說此樂之義牧野之語語武也愚謂反商謂反紂之虐政書所謂反商政政由舊下文所言皆其事也劉漢之劉縣屬廣陽祝漢之祝阿縣屬平原祝或為鑄左傳初臧宣叔娶於鑄杜預云今濟北蛇邱縣鑄所治也投殷之後於宋謂封紂子武庚於般墟也其後武庚被誅封微子於宋以繼之故因謂殷為宋耳武庚未叛之先微子行遜未出武王未得而封之也投猶棄也商本天子今以諸侯封其後故不曰封而曰投也封黃帝堯舜之後所謂三恪也封夏殷之後所謂二代也三恪之世遠求之宜急故未下車而封之封二代之禮重故封之不可卒行故既下車乃封之也封比干之墓者葬之邱封貴賤有等比干以誅死葬不如禮故使人加封於其墓以致尊崇之意也使入謂使畢公也行謂行視也商容商賢臣史記云使畢公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政讀為征如周禮均人掌均地政之政弛政弛其征役以休息之倍祿厚其祿精以優養之也

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罽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纛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釋文華如字又戶化反復扶又反罽字又作纛同許斬反建依註讀為纛其展反纛音羔

鄭氏曰散放也桃林在華山旁甲罽也罽字也包干

戈以虎皮明能以武服兵也建讀為鍵字之誤也兵甲之衣曰櫜鍵櫜言閉藏兵甲也詩曰載櫜弓矢春秋傳曰垂櫜而入周禮曰櫜之欲其約也孔氏曰倒載干戈者倒載而還鎬京也熊氏云凡載兵之法皆刃向外今倒載者刃向國不與常同也虎皮武猛之物也虎皮包裏兵器示武王威猛能包制天下兵戈也或以虎皮有文欲見以文止武也將帥之士使為諸侯以報賞其功也鍵箭灶也櫜兵甲之櫜也言鍵及兵戈悉櫜之置於武庫而鍵閉之故云名之曰鍵櫜也天下見武王放牛藏器故知不復用兵也愚謂牛所以駕重車馬所以駕兵車也罽與纛同礫攘之祭名也包之以虎皮者凡兵甲之衣皆用虎皮為之取其威猛之意詩言虎韞鏤膺是也此節言武王之偃武下二節言武王之脩文又所以深明聲淫及商之非也

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狸首指芴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觀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釋文射食亦反沈食夜反騶側由反指音進賁音奔說吐活反朝直遙反

鄭氏曰郊射為射宮於郊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狸首騶虞所以歌為節也貫革射穿甲革也裨冕衣裨衣而冠冕也裨衣衮之屬也指猶插也賁憤怒也耕藉藉田也孔氏曰此論克商之後脩文教也郊射射於射宮在郊學之中也左東學也在東郊諸侯射於東學歌狸首詩也右是西學在西郊天子於西學中習射歌騶虞詩也貫穿也革甲罽也貫革之射所謂軍射也軍中不習於儀容又無別物但取甲罽張之而射唯穿多重為善

謂為貫革春秋養由基射七札是也此既習禮射於學故貫革之射止息也裨冕入廟之服也指笏插笏也虎賁言奔走有力如虎之在軍說劍者既並習文故皆說劍也六服更朝故諸侯知為臣之道王自耕藉田以供粢盛故諸侯見而知其敬亦還國而耕也五者天下之大教者郊射一裨冕二祀乎明堂三朝覲四耕藉五此五者大益於天下故使諸侯還其本國而為教愚謂祀乎明堂而民知孝謂祀上帝於明堂而以文王配之也祀文王以配上帝始於武王而孝經以為周公者以周之禮樂皆周公之所贊成也如追王大王王季亦在武王時而中庸亦以為周公之事也事先王於孝事神主於敬明堂主於嚴父故言孝耕藉兼有外神故言敬其實亦五文爾

禮記集解卷三十八

孟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釋文食音嗣更古衡反大音素弟大計反鄭氏曰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也周名大學曰東膠孔子曰天子養三老五更親袒衣而割牲親執醬而饋之親執爵而酌口親自著冕手執干戚而舞也此冕當為鷩冕養老饗射之類愚謂食三老五更於大學謂以食禮養老於大學也執醬而饋者醬為食之主凡食禮主人必親置其醬故公食大夫禮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今天子養老亦然也執爵而酌者天子親執酒漿之爵以供老更食畢酌口也公食禮飲酒實于觶加于豐宰夫右執觶左執豐進設于豆東又云宰夫執觶漿飲與其豐以進賓稅手與受宰夫設其豐于稻西是公食禮酒漿不親執今養老天子親執爵而酌者敬老更之

至與尋常食禮異也冕而總干謂服冕而執干以舞所謂朱干玉戚以舞大武也祭祀之禮人君袒而割牲及親在舞位冕而總干今養老亦然尊敬老更與祭祀之禮同也此疑當在上節五者天下之大教之上韓詩外傳云廢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敬坐三老於大學天子執醬而饋執爵而酌所以教諸侯之悌也此四者天下之大教也以此觀之則散軍郊射裨冕指笏當屬於上節與不復用兵同為一事所以教天下之禮讓也與教孝教臣教敬教悌而為五韓詩外傳止言四教者以不及耕藉也

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扶夫音

禮記集解卷三十八

孟

孔子曰凡功小者易就其時速也功大者難成其時久也周之禮樂功大故作此大武之時遲停而久不亦宜乎愚謂樂以象成武王戡亂之勤已如彼致治之備又如此其功非一朝一夕之所成則所以象其成者安得而不遲久乎

右賓牟賈篇第九史記樂書第十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釋文易以疏反子諒朱子云子諒當從韓詩外傳作慈良今從之鄭氏曰善心生則寡於利欲寡於利欲則樂矣志明行成不言而見信如天也不怒而見威如神也愚謂人之

身心其和樂者為樂其莊敬者為禮禮樂之器有時而離而禮樂之理則無時而可去也致者極至之謂致樂以治心者無斯須之失其和樂致禮以治身者無斯須之失其莊敬也易直慈良之心人之善心也樂者樂於此而不厭也安者安於此而不遷也久者久於此而不息也久則體性自然而無作為之勞故曰天天則神妙不測而無擬議之迹故曰神自然故不言而人自信不測故不怒而人自畏莊敬言其敬德之具於身嚴威言其儀象之接於物○真氏德秀曰禮之治躬止於嚴威不若樂之至於天且神者何也樂之於人能變化其氣質消融其渣滓故禮以順之於外而樂以和之於中此表裏交養之功而養於中者實為之主故聖門之教立之以禮而成之以樂也

禮記集解卷三十八

五

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斯須暫時也此言禮樂之所以不可斯須去也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釋文爭爭闕之爭輝音輝錯本亦作措同七路反

樂曰極和而禮不曰極敬者蓋禮之用和為貴禮之順即敬之根於心而行之以從容不迫者也德輝見於外而本乎內之和樂故曰動於內理具於內而著為外之節文故曰發於外禮樂交錯內外互養而根心生色眸面盎背故見之者自然敬信而莫不順聽也○右第一

章言人以禮樂治身心則可以化民也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釋文減又古翻反報依註讀曰褒保毛反則樂樂上音洛下音岳○今按報如字

鄭氏曰禮主其減人所倦也樂主其盈人所歡也進謂自勉強也反謂自抑止也文猶美也善也放淫於聲樂不能止也報讀曰褒猶進也得謂曉其義知其吉凶之歸愚謂禮動於外而接於人者以樽節退讓為敬故主其減樂動於內而發於己者以欣喜歡愛為和故主其盈減則恐其煩苦而易倦故以進為美嚴而用之以和也盈則恐其流宕而不止故以反為美和而濟之以節

禮記集解卷三十八

六

也禮減而不進則有見於嚴無見於和必至於倦畧故銷樂盈而不反則有見於和無見於節必至於流宕故放於禮上言進而下變言報者蓋進者由已而進報者因物而報言進猶有勉強易倦之意言報則見我之行禮皆因情之不容已於物者而起而有不得不勉者矣禮得其報則有以達我之情故樂樂得其反則有以止乎其節故安樂則不至於銷安則不至於放故曰其義一也○右第二章承上章而言禮樂之用又當有以救其偏也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

鄭氏曰免猶自止也人道人之所為也性術言此出於性盡於此不可過孔氏曰樂者樂也言樂之為體是人

情所歡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者免猶止退也歡樂動心是人情之所不能自抑退也樂必發於聲音則嗟歎之詠歌之是也形於動靜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也內心歡樂發見聲音動靜是人道自然之常術謂道路變謂變動口為聲音貌為動靜人性道路之變動竭盡於此而不可過也

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釋文耐古能字以道音導兩如又反
鄭氏曰流謂淫放也文篇辭也曲直聲之曲折也繁瘠廉肉聲之鴻殺也節奏闕作進止所應也方道也孔氏

禮記集解卷三十八

无

曰雅頌之聲作之有節使人愛樂不至流蕩也文謂樂之篇章足以談論義理而不息也曲謂聲音迴曲直謂聲音放直繁謂繁多瘠謂省約廉謂廉稜肉謂肥滿節奏謂作止作則奏之止則節之言聲音之或曲或直或繁或瘠或廉或肉或節或奏隨分而作以會其宜足以感動人之善心如此而已既節之以雅頌又調之以律呂貌得其敬心得其和故放心邪氣不得接於性情矣愚謂論謂樂終合語論說其義也雅頌之義理深遠故足以論說而不息也肉與寬裕肉好之內同謂聲之圓轉廉之反對也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閭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

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釋文長丁丈反此賦志反

鄭氏曰審一審其人聲也比物謂雜金革土匏之屬也以成文五聲八音克諧相應和愚謂一者謂中聲之所止也左傳云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惛惛心耳乃忘平和蓋五聲下不踰宮高不過羽若下踰於宮高過於羽皆非所謂和也故審中聲者所以定其和也然五聲皆為中聲而宮聲乃中聲之始其四聲者皆由此而生而為宮聲之用焉則審中聲以定和者亦審乎宮聲而已此所以謂之一也比合也審一以定和而以上下相生以為五聲而又比合於樂器以飾其節奏也○朱子聲律辨曰宮最大而沈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和故即其始而用之以為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為商為角為變徵為徵為羽為變宮而皆以為宮之用焉蓋以其正當衆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為盛若角則雖當五音之中而非衆聲之會且以七均論之又有變徵以居焉亦非五聲之所取正也然自其聲之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於變宮而止耳自是以上則又過乎輕清而不可以為宮於是就其兩間而細分之則其別又十有二以其最大而沈濁者為黃鐘其極細而輕清者為應鐘及其旋相為宮而上下相生以極乎五聲二變之用則宮聲

禮記集解卷三十八

三

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者或時出乎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均備而一調成也黃鐘之與餘律其所以為貴賤者亦然若諸半聲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為樂矣蓋黃鐘之宮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宮始之次而中少過也應鐘之宮始之終而中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上而不可以為樂者也由是言之則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鐘蓋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夫五聲之質不得黃鐘之正則十一律者又無所受以為本律之宮也愚謂朱子此辨所以發明中聲之義者最為詳盡而西山蔡氏亦曰律者致中和之用寫其所謂黃鐘一聲而已雖有十二律六十調然實一黃鐘也觀於此則所謂審一以定和者可識矣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誦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釋文勿反要一遂反行列戶剛反

鄭氏曰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兆域也舞者進退所至也要猶會也紀總要之名也愚謂雅頌之聲發於聲音者也干戚至節奏形於動靜者也天地之命以其本於性者而言中和之紀以其發為情者而言紀言其各有條理也○右第三章言先王之立樂因人情所不能自已者而導之於和也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儷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

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釋文鈇方夫反又音甫

鄭氏曰儷猶輩類天子之於天下喜怒哀節之以禮樂則兆民和從而畏敬之方氏慤曰軍旅鈇鉞軍禮也五禮特言軍者對喜而言怒故也喜合於樂則非作好怒合於禮則非作惡愚謂軍旅所以征討鈇鉞所以刑殺儷猶類也左傳曰喜怒哀以類者鮮先王之喜怒哀惟義理之所在而已不與焉故喜則飾之以羽旄干戚而天下莫不和怒則飾之以軍旅鈇鉞而天下莫不畏先王之喜怒哀非禮樂不足以達之禮樂達而天下莫不和且畏焉其道豈不盛乎○右第四章言禮樂之化之盛也右樂化篇第十 史記樂書第八

子自執焉釋文讀音貢請七類反徐音情禮記集解卷三十八

鄭氏曰子執孔子弟子師樂官也乙名聲歌各有宜氣順性也孔氏曰子執欲令師乙觀已氣性宜聽何歌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釋文好呼報反斷丁亂反○鄭註愛或為哀○自下鄭氏云此文換簡失其次實而靜宜在五帝之遺聲也之宜承此下此行讀云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今考史記樂書寬而靜至慈愛在者宜歌商之上正如鄭氏之說今移正又樂書云肆直而慈愛者此登衍愛字孔氏曰寬謂德量寬大靜謂安靜柔謂和柔正謂正直頌成功德澤宏厚若性寬靜柔正者乃能歌之志意廣大而安靜疏朗通達而誠信宜歌大雅但廣大而不寬

疏達而不柔包容未盡故不能歌頌恭謂以禮自持儉
謂以約自處好禮而動不越法也性既恭儉好禮而守
分不能廣大疏達故宜歌小雅正直而不能包容靜退
即不知機變廉約自守謙恭卑退不能好禮自處其德
狹劣故宜歌諸侯之風未能聽天子之雅愚謂寬宏而
安靜和柔而中正者頌之德也故德如此者宜歌頌廣
大而安靜疏朗通達而誠信者大雅之德也故德如此
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小雅之德也故德如此者
宜歌小雅正直而安靜廉潔而謙讓者國風之德也故
德如此者宜歌風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肆直而
慈愛則能斷事故宜歌商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溫
良而能斷則能讓利故宜歌齊皆因其德性之所近而
歌以合之也國風雅頌此以詩而論其德性之所近者
也商聲齊聲此以聲而論其德性之所近者也然商聲
齊聲亦必有所歌之詩淮南子云甯戚商歌車下而其
辭則非今三百篇之詩是商與齊別有所歌之詩矣或
三百篇之詩亦可以商聲歌之而謂之商以齊聲歌之
而謂之齊與直已而陳德謂直已之所行而用歌以陳
列之也天地萬物皆我一體故歌者動已之志氣而天
地四時星辰萬物皆與之相應蓋莫非德之所感也
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
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
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
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鄭註云商之遺聲也衍字
鄭氏曰屢數也數斷事以其肆直也見利而讓以其溫
良能斷也斷猶決也保猶安也知也愚謂上節歷言國

風雅頌與商聲齊聲此獨以商聲齊聲申言之者豈非
國風雅頌學者之所常弦誦而二者之聲或有不能盡
識者與保謂保其德性之美也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橐木倨中矩句中鈎
纒纒乎端如貫珠釋文上時掌反隊直曉反橐古老反倨
音據中丁仲反句紀具反鈎古候反纒
本又作累
力追反
鄭氏曰言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孔氏曰此論歌聲感
動人心上如抗者言歌聲上響感動人意如似抗舉下
如隊者言音聲下響感動人意如似隊落曲如折者言
音聲迴曲感動人意如似方折止如橐木者言音聲止
靜感動人意如似枯橐之木止而不動倨中矩言音聲
邪曲感動人意如中當於矩句中鈎言歌聲大曲感動
人心如中當於鈎纒纒乎端如貫珠者言歌聲纒纒然
感動人心端正其狀如貫於珠方氏愨曰抗言聲之發
揚隊言聲之重濁曲言其回旋而齊也止言其闕後而
定也倨則不動不動者方之體故中矩句則不直不直
者曲之體故中鈎纒纒乎言其聲相繫屬端如貫珠言
其兩端相貫而各有成也郝氏敬曰此七者歌之法也
上者聲高下者聲卑曲者聲回止者聲絕愚謂上下七
句方氏郝氏皆以歌聲言是也回轉謂之曲小折謂之
倨大折謂之句纒纒者相連繫而不絕也此節形容歌
聲之妙如此此所以直已陳德而可以感動天地萬物
者也
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
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也釋文說音悅

鄭氏曰長言之引其聲也嗟歎和續之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歡之至也孔氏曰詩序先云嗟歎後云咏歌此先云長言後云嗟歎不同者詩序是屬文之體畧言之此委曲說歌之狀其言備具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始云嗟歎之矣愚謂歌之引聲者謂之長言虞書言歌永言是也歌之歎和流連者謂之嗟歎賓牟賈篇所謂詠歎之淫液之是也此言歌之所由生出於長言嗟歎之不能自己此所以抑揚高下而有上文所言七者之聲也至於嗟歎之不足而至於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則又由歌而為舞而性術之變盡矣子貢問樂

此篇題之名古書篇題皆在篇末此十一篇蓋皆有之先儒合十一篇為一篇而刪去其每篇末篇題之名獨此失於刪去故尚存耳
禮記集解卷三十八
右師乙篇第十一

禮記卷二十八終

後學平陽夏毓祺校

禮記卷三十九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雜記上第二十之一 別錄屬 喪服

喪服小記者以其所記之瑣碎而名之也喪大記者以其所記之繁重而名之也此篇所記有與小記相似者有與大記相似者又有非喪事而亦記之者以其所記者雜故曰雜記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綬復 釋文乘繩證反下同 依註音綬耳佳反下同

鄭氏曰館主國所致舍復招魂復魄也如於其國主國館賓子使有之得升屋招用喪衣也如於道道上廬宿也升車左轂象升屋東榮綬當為綬旌旗之旄也去其旄而用之異於生也孔氏曰乘車其所自乘之車也此

禮記集解卷三十九

車以南面為正則左在東也升車左轂象在家升屋東榮也不於廬宿之舍復者廬宿供待眾賓非死者所專有愚謂聘禮及郊斂旌蓋旗之旄繆至郊皆斂之而但載其綬故周禮夏采以乘車建綬復于四郊此死於道則升車而以綬復以生時在道惟建綬故也鄭氏謂去其旄而用之異於生失其義矣在道升乘車而復乘車象官室南鄉復者北鄉而復則車之左轂在東也

其輔有綵縹布裳帷素錦以為屋而行 釋文輔千見反縹或作縹 昌占反縹裳帷本布帷裳

此謂新死在塗載尸之車飾也輔者載尸車飾之總名若分而言之則蓋於上者為輔屬於輔而四垂者為綵周於四旁者為裳帷在輔之內而周於尸者為屋言縹布於綵與裳帷之間明二者皆縹布為之也屋帷也四

合象官室故曰屋此承上言復之文又下云不毀牆又於大夫云舉自阼階則此經主謂未大斂而歸者明矣若既大斂載柩而歸其車飾蓋亦如此而其禮則有異也○輅之義未詳鄭氏曰輅取名於輅與舊輅棺也舊染赤色者也裳帷用緇則輅用赤愚謂遺車之障亦曰輅則非有取於輅也大夫用布亦曰輅則非有取於舊也且古人器服之飾其法象皆不苟凡飾用元纁者必元上而纁下以象天地之定位否則元表而纁裏以象陰陽之內外若輅用赤裳帷用緇則纁上而元下其於法象逆矣必無是理也

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輅為說於廟門外釋文作脫下同

廟門殯宮之門也毀牆毀殯宮門之西牆也不毀牆以

未大斂也凡以柩歸者入自闕則毀牆以尸歸者入自

門則不毀牆所殯謂堂上也死於家者小斂於戶內畢

乃奉尸俛於堂尸自外來則升堂而遂俛尸焉言遂入

適所殯明不入於室而後出也輅者祔與裳帷之總名

唯輅為說於廟門外明車不易也鄭氏曰去輅乃入廟

門以其入自有官室也

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

則其復如於家

鄭氏曰綏亦綏也大夫復於家以元冕士以爵弁服愚

謂如於家謂升屋而以上服復也

大夫以布為輅而行至於家而說輅載以輅車入自門至

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釋文輅依註作輅

○鄭注輅讀為輅或作輅按輅字戴氏如字今從之

鄭氏曰布白布不染也不言裳帷俱用白布無所別也

至門亦說輅乃入輅讀為輅或作輅許氏說文解字曰

有輅曰輪無輅曰輅周禮又有輅車天子以載柩輅聲

相近其制同乎輅崇蓋半乘車之輪戴氏震曰輅車

即輅車輅乃假借字輅其本字也輅車四輪迫地而行

其輪無輅然鄭以為即輅亦非也輅者車之名輅者輪

之名愚謂以布為輅謂上之輅及祔旁之裳帷中之屋

皆以白布為之也至於家而說輅亦至廟門外而說之

也言載以輅車明不易以輅軸也於諸侯言不毀牆於

大夫言入自門互相明也舉謂說車而以人舉之象在

家者男女奉尸俛於堂之禮也諸侯及士亦然獨於大

夫言之舉中以見上下也入自門舉自阼階尸入之禮

然也若柩則入自闕至西階下而說輅車諸侯則載以

輅車大夫士則載以輅軸而皆升自西階也○孔氏曰

凡在路載柩天子以下至士皆用輅車鄭註既夕禮云

輅車之舉其狀如牀中央有轅前後出設前後轅轅上

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輅為輪鄭又註周禮遂師云

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輅因取名焉輅車制與輅車同

但不用輅為輪天子諸侯殯皆用之大夫士殯不用輅

其朝廟大夫以上用輅士用輅軸輅有四周輅軸則無

鄭註既夕禮云軸狀如輅轉刻兩頭為輅狀如長牀

穿檜前後著金而闕軸焉愚謂在道載柩載尸皆以輅

車以其上有四周下有四輪又輪用全木承載穩行地

安而無傾敗之患也

士輅輅席以為屋蒲席以為裳帷

士之輅其內之屋外之裳帷皆以席為之屋以葦席裳

帷以蒲席葦席精於蒲席也士葬無禭此乃有屋者亦以未有柩故也不言禭者諸侯禭與裳帷同以緇布大夫禭與裳帷同以布則士之禭與裳帷同以蒲席可知也

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釋文長丁丈反○鄭註訃或皆作赴

鄭氏曰訃至也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父母妻長子此臣於其家喪所主者孔氏曰君之臣某之某死上某是生者臣名下某是臣之親屬死者愚謂君之臣某之某死者若父死則曰君之臣某之父某死長子則曰君之臣某之長子某死若母妻則以氏配字稱之若曰伯姬叔姬也長子亦赴於君者以其為三年之喪而自主之者也然則君亦當使人弔之矣

禮記集解卷三十九

四

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釋文大音泰後大子同適丁歷反鄭氏曰君夫人不稱薨告他國君謙也孔氏曰不敢指斥鄰國君身故云敢告於執事夫人大子皆當云告於執事不言者畧也愚謂諸侯之喪訃告之辭曰不祿國中書之曰薨鄰國書之曰卒一以為謙已一以為尊君一以別外內之辭義各有所當也

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其實釋文適依註音敵大歷反實依註音至○今按實當讀為告鄭氏曰適讀為匹敵之敵謂爵同者也實當為至此讀周泰之人聲之誤也孔氏曰尊敬他君不敢申辭故云

某死赴大夫其辭得申故云某不祿愚謂實當為告上文云敢告於執事是也

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

孔氏曰士賤赴大夫及士皆曰某死但於他君稱外臣於大夫士言外私耳愚謂士喪禮朝夕哭有他國異爵者之位而此記亦有大夫士死赴於他國君大夫士之辭則大夫以吉凶慶弔之事接於境外者固禮之所未嘗禁而所謂人臣無私交者初非絕不往來之謂也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室士居室

禮記集解卷三十九

五

於寢門外以居故謂次之在公所者為公館別於在家之次也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此以恩之淺深為居次久暫之差也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室室言未練之前士亦次於公館但大夫居廬士居室又以恩之深淺為居次重輕之差也喪大記曰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此謂異姓之大夫士與君無服者也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謂同姓之大夫士與君有服者也周禮官正大喪別其親疎貴賤之居可見臣為君居喪之次不惟貴賤有不同其親疎亦不同矣○鄭氏以練而歸之士為邑宰非也人君以國為家若君喪而悉聚一國之大夫士於君所則內無以治其民人外無以固其邊圍有必不可者且為人既眾則廬室亦不足以容也大夫士之宰邑者其於君之喪

蓋如諸侯之於天子各於其邑為喪次以居喪爾

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為

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釋文為其

鄭氏曰大夫雖尊不以其服服父母兄弟嫌若喻之也

士謂大夫庶子為士者也已卑又不敢服尊者之服凡

氏曰大夫適子雖未為士猶服大夫之服故知此士為

父母兄弟服士服是庶子也愚謂大夫之喪服異於士

者不可盡考然其見於禮者畧可推而得也喪大記曰

君將大斂子弁經即位于序端曾子問曰共殯服則子

麻弁經疏衰菲履此人君之禮也雜記曰大夫與殯弁

經大夫與他人殯弁經則其於父母之殯弁經必矣人

君將殯弁經而疏衰則大夫弁經亦疏衰與士始死并

纁深衣至小斂加素冠斂後括髮以至成服大夫則至

大斂而弁經疏衰此未成服以前之服異於士者也周

官司服凡弔事弁經服凡喪事服弁服大夫弔既弁經

則喪亦服弁矣服弁蓋用喪冠之弁數而如弁之制為

之雜記曰凡弁經其衰後袂則服弁亦必後袂矣士喪

之首服以冠其衰衣二尺二寸袂圍殺為尺二寸大夫

則首服以弁袂後之而不圍殺此成服以後之服異於

士者也至其升數之多寡鍛治之功治則所謂端衰無

等者未嘗有大夫士之異也大夫為不為大夫者之服

皆如士服嫌為父母兄弟或異故特明之蓋服所以施

於死者故不可以踰於死者之服亦猶司服享先王則

衾冕享先公則鷩冕之義也○鄭氏曰大夫喪服禮逸

與士異者未得而備聞也春秋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

纁衰斬苴經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老曰

纁衰斬苴經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老曰

纁衰斬苴經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老曰

非大夫之禮也曰惟卿為大夫此平仲之謙也言已非

大夫故為父服士服耳纁衰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間謂

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為正微細焉

則屬於纁也然則士與大夫為父服異者有纁衰斬枕

草矣其為母五升縷而四升為兄弟六升縷而五升乎

惟大夫以上乃能備儀盡飾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

衰為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為其母與兄弟亦以

勉人為高行也愚謂晏嬰為其父之服乃喪父之達禮

也當時大夫行禮者少惟晏嬰服之故其老怪而問之

晏子不欲顯言他人之失禮故遜辭以答之曰惟卿為

大夫言時人所行大夫之禮惟卿乃得行之已未為卿

不得行此禮也鄭乃以晏嬰之纁衰枕草為士為父之

異於大夫者又謂纁衰在齊斬之間而并以推士為母

及兄弟之服應說甚矣寢苦枕塊士喪記之明文可謂

枕塊為大夫禮而枕草為士禮乎喪服一經雖兼有大

夫以上之禮然實主士禮言之其言五服之精縷曰斬

衰三升三升有半齊衰四升安有如鄭所云縷如三升

半而三升縷如五升而四升縷如六升而五升者乎孟

子之告滕文公曰齊疏之服新書六術篇曰服有纁衰

齊衰大紅細紅總麻蓋對大功以下而言則齊衰為纁

對齊衰而言則斬衰為尤纁晏嬰所服之纁衰即斬衰

初非齊斬之間別有所謂纁衰也

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

服謂為其父母之服也服以施於死者而適子主喪故

一視乎死者之爵而不以其子之尊卑此即大夫為其

父母之不為大夫者服士服之義也

父母之不為大夫者服士服之義也

父母之不為大夫者服士服之義也

禮記集解卷三十九

六

大夫之庶子為大夫則為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為大夫者齒釋文則為子偽反下則為之同

鄭氏曰雖庶子得服其服尚德也使齒於士不可不宗適愚謂其位與未為大夫者齒則不但下於適子雖他庶子有長於大夫者大夫猶不敢先之貴貴長長之義

並行而不悖如此士之子為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為之置後

主謂為主而拜賓也士之子為大夫則其父弗能主者非以大夫之尊卑其父乃不敢以士之賤喪弔賓也大夫之子雖為士而可以主其父之喪者父貴有及子之義故也置後謂立族人為大夫之子而以子之禮主其喪也然則大夫之無子者雖非大宗而得立後矣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韠占者皮弁

鄭氏曰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皮弁則純吉之尤者也愚謂宅葬地也麻衣大祥所服以十五升白布為之而緇緣者也布謂十五升吉布也緇布冠本無韠特言之者嫌因事變服或與始冠之禮異也用大祥之衣又用吉布為衰及帶又用太古之齊冠則於喪服皆變之矣大夫之貴臣為其君管屨衆臣繩屨凡喪中因事而變服者唯其屨無變也此有司乃大夫之臣本為其君

服斬者為不敢以凶服臨鬼神故其服如此皮弁吉服也占者乃公有司故吉服卜之事有泄卜陳龜貞也

高命龜作龜士喪禮族長泄卜宗人命龜既高卜人陳也

高命龜作龜士喪禮族長泄卜宗人命龜既高卜人陳也

高命龜作龜士喪禮族長泄卜宗人命龜既高卜人陳也

高命龜作龜士喪禮族長泄卜宗人命龜既高卜人陳也

高命龜作龜士喪禮族長泄卜宗人命龜既高卜人陳也

高命龜作龜士喪禮族長泄卜宗人命龜既高卜人陳也

高命龜作龜士喪禮族長泄卜宗人命龜既高卜人陳也

西首是貞龜也貞龜謂正龜於卜位也見周禮太卜註下文云大夫之喪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則既高者亦小宗人陳龜貞龜者亦卜人此有司乃泄卜者也命龜作龜於接鬼神尤親宜使無服者故以公有司泄卜贊主人出命宜使親者故以私臣士喪禮族長泄卜吉服此不純用吉服者族長蓋士期功以下之親故變服純吉大夫之臣為大夫斬衰故變服猶不純吉也

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釋文朝直遣反

鄭氏曰練冠長衣純凶服也朝服純吉服也愚謂曰如筮者宅與日或卜或筮隨人所用也或俱用卜或俱用筮或一卜一筮士喪禮筮宅而卜日蓋於卜筮各舉其一以見其禮非謂士之禮宅必用筮日必用卜也史家臣主筮事者也練冠小祥之冠也長衣喪服之中衣也

中衣上有喪衰今以不敢純凶故脫喪衰而即以中衣為外服也此史與上泄卜之有司皆本服斬而因事變服者也泄卜之有司吉服而不純此則凶服而稍變蓋卜重而筮輕故服之不同如此占者亦公有司也朝服降於皮弁亦以筮輕於卜故也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釋文薦音薦本又作薦

鄭氏曰嫌與士異記之也既夕禮曰包牲取下體又曰主人之史請讀鼎孔氏曰案士喪禮下篇薦馬有三時

柩初出至祖廟設遷祖之奠訖乃薦馬一也至日側祖奠之時又薦馬二也明日將行設遺奠之時又薦馬三也此謂第三薦馬之時包奠者取遺奠牲下體包裹之以送死者也書謂凡送死贈物之書也讀謂省錄也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夕禮薦馬馬出之後包奠讀賜記者嫌大夫之尊與士異故特記之明與士同也愚謂薦馬者謂圉人與御者也士喪禮下篇云薦馬圉人夾牽之御者執策立於馬後哭成踊右還出喪無人不致其哀故薦馬者雖賤亦哭成踊乃出也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謂包奠讀書以薦馬者之出為節也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釋文相悉亮反

鄭氏曰謂卜葬及口也相相主人禮也命龜告以所問事也作龜謂揚火灼之以出兆皇氏侃曰大小二宗並是其君之職來為喪事如司徒旅歸四布是也故肆師云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愚謂凡相禮事者皆曰宗人雖私臣亦以名之此大小二宗並公臣乃宗伯上中下士之屬自以尊卑分為大小非大宗伯小宗伯之官也命龜迷命以告卜人也其出命以命宗人則泄卜者為之○賈氏公彥曰士命龜有二命筮有一士喪禮命筮者命曰哀子某為其父某甫筮宅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筮人許諾不迷命註云既命而申之曰述不迷者士禮畧及卜葬日云泄卜命曰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許諾不迷命還即席西面坐命龜卜云不迷命猶有西面命龜是士命龜辭有二命筮辭有一大夫以上命筮辭有二命龜辭有三少牢云史執筮受命於主人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史曰諾又迷命曰假爾大筮有常考孫某以下與前同述前辭以命筮大夫筮既迷命即卜亦迷命是命龜有三命筮有二也應氏鋪曰大小宗及卜人皆春官而以贊大夫之喪大夫之

喪力有不能盡具皆仰之於公又俾有司贊其事所謂體羣臣者此類是也

復諸侯以襲衣冕服爵弁服

鄭氏曰冕服者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襲衣亦始命為諸侯及朝覲見加賜之衣也喪猶進也愚謂襲衣者謂天子所襲賜之衣或用其本服或加賜於本服之外韓奕之詩曰玉錫鞶侯元袞赤舄韓以侯而賜袞衣則襲衣之法可見矣冕服者五等諸侯之上服公則袞冕侯伯則鷩冕子男則毳冕也諸侯復之衣三襲衣一冕服二爵弁三也爵弁服祭服之下而乃用以復者重其為始見天子之服也士喪禮復用爵弁服此言諸侯之復自襲衣至爵弁服而止皮弁服以下復皆不用也夫人稅衣掄狄秋稅素沙釋文稅徒倫反下文掄此掄音通

禮記集解卷三十九

孔氏曰復用稅衣上至掄狄謂侯伯夫人也狄稅素沙言從掄狄下至稅衣皆以素沙白穀為裏愚謂諸侯復之衣三則夫人亦然此但言掄狄稅衣者蓋二衣之間又科用一衣也以其蒙上可知故畧言之

內子以鞠衣襲衣素沙下大夫以禮衣其餘如士釋文鞠九六反又鞠六反禮禮賦反○此節舊在復諸侯以襲衣之上鄭云當在夫人狄稅素沙下脫場失處今移正

鄭氏曰內子卿之適妻也春秋傳曰晉趙姬請逆叔隗於狄趙衰以為內子而已下之是也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禮周禮作展王后之服六唯上公夫人亦有禕衣侯伯夫人自掄狄而下子男夫人自闕狄而下卿妻自鞠衣而下大夫妻自展衣而下士妻稅衣而已素沙若今紗穀之帛也六服皆袍制不禕以素紗裏之如今袿袍襖重緇矣襲衣者始為命婦見加賜之衣也其餘如

士之妻則亦用稅衣愚謂內子有喪衣者夫榮於朝妻貴於室其夫受加賜之服則其妻亦視夫之所加者服之而謂之喪衣也夫人內子之服特言素沙者明與男子之衣異也男子禮衣皆禪婦人禮衣皆有裏陽奇陰偶之義也士妻復用祿衣其餘如士謂內子與大夫之妻皆得兼用祿衣也內子與下大夫之妻復之衣皆二內子以鞠衣與喪衣如無喪衣則以鞠衣與稅衣也大夫之妻用禮衣與稅衣如有喪衣則亦用喪衣與禮衣也然則卿與下大夫復之衣亦二卿以希冕服與爵弁服下大夫以元冕服與爵弁服其有喪衣者則皆去爵弁服也士復之衣一卿大夫復之衣二諸侯復之衣三以此差而上之則天子自十二章以下王后自禕衣以下而復之衣皆四也

復西上

禮記集解卷三十九

主

鄭氏曰北面而西上陽長左也愚謂凡位以西為尊西上謂衣之尊者在西也士喪禮復以爵弁而復者一人則復之禮蓋一衣而一人卿大夫二人諸侯三人天子四人也孔疏謂復之人如命數然非是案周禮天子之禮夏采以冕服復于大廟以乘車建綬復于四郊祭僕復于小廟隸僕復于小寢大寢而夏采惟下士四人隸僕下士二人而得每處復有四人者蓋當使他官攝職以佐之也

大夫不掄綬屬於池下

釋文綬戶交反屬音獨下條屬同

鄭氏曰掄掄翟也采青黃之間曰綬屬猶繫也人君之柳其池繫綬於下而畫翟雉焉名曰振容又有銅魚在其間大夫去振容士去魚此無人君及士亦屬脫愚

謂掄綬有在池上者有在池下者在池上者士以上皆用之喪大記於士言掄綬是也在池下者名振容惟人君得用之喪大記於大夫言不振容是也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釋文附依註作附音同下並同

鄭氏曰附讀皆為附大夫附於士不敢以已尊自殊於其祖也士不附於大夫自卑別於尊者也大夫之昆弟謂為士者也孔氏曰從其昭穆謂附於高祖為士者若高祖為大夫則附於高祖昆弟為士者愚謂凡祖適無不附於祖者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皆為祖庶言之耳說已見喪服小記雖王父母在亦然者王父母尚在無可附若王父有昆弟前死則附於王父之昆弟無昆弟可附則附於高祖也

禮記集解卷三十九

主

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

婦附於祖姑言附於夫所附之妃者容祖姑為大夫而附於從祖姑也無妃謂夫所附之妃尚在也從其昭穆之妃中一而附於高祖姑也

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

鄭氏曰配謂并祭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也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配與不配祭饌如一祝辭異不言以某妃配某氏耳女子謂未嫁者也嫁未廟見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愚謂婦附於祖姑亦不配獨言女子者祖舅尊嚴孫婦之附自然不敢祭之王父親女孫之附嫌當祭及王父故特明之

公子附於公子

大夫士不敢祔於諸侯也

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鄭註待或為侍

鄭氏曰謂未踰年也雖稱子與諸侯朝會如君矣春秋

僖公九年夏葵邱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愚謂

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君薨世子立踰年然後行

即位之禮即位然後稱公若未即位未葬則稱子某春

秋書子野子般是也蓋尸柩尚在猶用父前子名之義

故稱名也已葬則稱子春秋文公十八年六月癸酉葬

我君文公冬十月子卒是也蓋未即位則未成爲君故

不稱公而稱子子者男子之美稱也待猶君者謂人民

所以事之者鄰國弔襚之使及以他事相接者皆以君

禮待之下文弔者之辭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

何不淑又上客臨曰寡君命使臣某母敢視賓客是皆

以人君之禮待之也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

鄭氏曰謂既練而遭大功之喪者也練除首經要經葛

又不如大功之麻重也言練冠易麻互言之也唯杖屨

不易言其餘皆易也屨不易者練與大功俱用繩耳孔

氏曰杖屨不易其餘冠也衰也要帶也悉易也然練之

首經除矣無可易也大功無杖亦無可易而云易與不

易因其餘有易者連言之愚謂父喪既練衰七升毋喪

既練衰八升大功初喪降服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

則是大功之服有輕於既練之服者矣而悉得易三年

之練衰者蓋練爲三年之末而大功新喪爲重故得變

前服不計其升數之多寡也服問曰小功不變喪之練

冠則大功固變練冠矣三年之練冠或八升或九升爾

大功十升十一升之冠得以變之則大功八升九升之

衰得變七升八升之練衰宜矣大功既葬則反服三年

之功衰因其故葛帶經期之葛經

有父母之喪尙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稱陽

童某甫不名神也釋文衰七雷反

鄭氏曰斬衰齊衰之喪練皆受以大功之衰此之謂功

衰兄弟之殤謂大功親以下之殤也大功親以下之殤

輕殤之不易服兄爲殤謂同年者也兄十九而死已明

年因喪而冠孔氏曰大功正服變三年之練此若練冠

故知大功親以下之殤若成人合服大功其長殤小功

成人小功其長殤總麻小功兄弟長殤則是祖之兄弟

之後所以得附者已是曾祖適孫其小功兄弟身及父

是庶人不合立祖廟則曾祖適孫爲之附於從祖也皇

氏云小功兄弟爲士從祖爲大夫士不可附於大夫當

附於大功親以下從祖爲士者故附小功兄弟長殤於

已祖廟義亦得通案服問大功親長中殤變三年之葛

得易首經要帶不得易服故此附祭著練冠也愚謂小

功之親乃待從祖兄弟爲之附者所謂士不附於大夫

附於諸祖父之爲士者皇氏之說是也若無廟者自附

於寢不必附於從祖之廟也男子爲殤曰陽童女子爲

殤曰陰童某甫者因其伯仲季以爲之字也不名神也

者以鬼神之道待之故不稱其名所謂周人以諱事神

也

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經

鄭氏曰唯以哭對惻怛之痛不以言辭爲禮也其始麻

散帶經與居家同也凡喪小斂而麻孔氏曰其始麻散

禮記集解卷三十九

帶經謂大功以上兄弟其初聞喪始服麻之時散垂要帶若小功以下服麻則糾垂不散也愚謂其始麻散帶經者謂始服麻之時其要經散之而不糾而加首以經也奔喪禮凡聞喪即奔喪者至家而襲經絞帶三日而成服聞喪不得奔喪者聞喪即襲經絞帶亦三日而成服此聞喪即服麻乃不得奔喪而成服於外者其始帶散麻至三日成服乃絞其帶也○孔氏云案奔喪禮聞喪即襲經絞帶不散者彼謂有事未得奔喪故不散麻此即奔喪故散麻其說非也凡聞喪即奔者其服皆深衣此聞喪即加麻散帶其為不得即奔喪者明矣又孔氏云奔喪禮聞喪則襲經至即絞帶不散帶者彼謂奔喪來遲不見尸柩此奔喪來至猶散帶者以見尸柩故也則其說尤不可曉奔喪禮襲經絞帶皆於一時為之初無聞喪襲經至而絞帶之事此麻散帶經特謂在外初聞喪之服疏乃謂至家猶散麻不知於何見之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經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

此謂聞喪即奔者也聞喪即奔故在外不服麻成經謂成服而絞要經也及主人之未成經謂至在主人小斂加麻之後成服之前也疏者小功以下親者大功以上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謂與主人同日成服也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謂以至家之日加麻散帶至三日而後成服不用主人三日成服之期也○疏謂未成經為未小斂之前非也喪至小斂而加麻若至在主人未小斂之前則與主人同時加麻即與主人同時成服矣何得云終其麻帶經之日數乎

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

孔氏曰妾賤得自主之者崔氏云謂女君死攝女君也雖攝女君猶下正適故殯與祭不在正室愚謂妾祔於妾祖姑其祭不於廟而於寢然必自祔之者蓋妾祖姑非父之所生即世叔父之所生故其祔不可以不親之至於練祥則祭妾而已小記曰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此主妾之喪其練祥既使子主之則虞與卒哭亦當使子主之也祭虞祔練祥之祭也正室夫之正寢也適妻死於正室則殯祭皆於正室妾雖攝女君其死猶在側室則殯祭皆於側室也此謂士禮妾子為其母十一月而練十二月而祥若大夫妾子為母大功無練祥之祭也

君不撫僕妾

鄭氏曰畧於賤也愚謂撫其尸也僕謂宮中臣僕內小臣閹寺之屬也妾賤妾曲禮諸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是也喪大記曰君撫大夫撫內命婦鄭氏云內命婦世婦也喪大記又曰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則小斂焉於士既殯而往為之賜大斂焉君於世婦與大夫同則於諸妻與士同君於大夫世婦或大斂或小斂而往則皆撫之於士及諸妻為之賜大斂而往則亦撫之惟僕妾賤君不撫其尸也

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黨服

鄭氏曰妾於女君之黨若其親然愚謂妾服女君之黨舊說以為從服然從服之服必視其所從者而有降焉

妾爲女君之黨其服乃與女君同則非從服也蓋妾有爲女君之姊者不待從女君而其服固與女君同矣有爲女君之姪者女君之所服妾亦服之而輕重有不同者有非女君之姪姊者女君之所服妾則皆無服者也今乃壹使與女君同服者於女君則欲其於妾皆聯以同生之誼而不致生其妬忌而於妾則又示以統於女君而不敢以自外女君雖沒猶使妾爲其黨服所以深嚴適庶之分以明女君之尊不替於身後則女君而在必無敢以賤妨貴少陵長者矣攝女君所以統內政也故不爲女君之黨服又所以明攝女君之尊有以殊於衆妾而後內政出於一也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
孔氏曰奔喪禮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此云

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者盧云謂降服大功也愚謂云見喪者之鄉而哭以明其不待及門而哭爾未必專爲降服大功也

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
鄭氏曰言骨肉之恩不待主人也

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
鄭氏曰喪事虞祔乃畢孔氏曰小記云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鄭註云小功總麻爲之練祭可也今此疏者亦虞謂無服者朋友相爲亦虞祔也

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爲位而哭拜踊
鄭氏曰客始來主人不可以殺禮待之愚謂喪服未畢謂禮以前也禫而內無哭者雖有弔者不哭檀弓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

廡垂涕洟是不哭也

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釋文與音頂

鄭氏曰弁經者大夫錫衰相弔之服也孔氏曰大夫之

哭大夫弁經者此謂成服以後大夫往哭大夫身著錫

衰首加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者此謂未成服之前與

殯之時首加弁經身著當時之服愚謂弁皮弁也諸侯

大夫以皮弁錫衰爲弔服不言弔而言哭者大夫相爲

有僚友之恩非徒弔之而已也大夫之哭大夫弁經皮

弁而加麻經也大夫與殯亦弁經皮弁而加葛經也服

問曰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

夫相爲亦然也大夫相爲與朋友同矣喪服記云朋友

麻弔服葛經而朋友麻則大夫相爲亦麻經矣朋友弔

於未成服之前亦葛經蓋弔於未成服者皆吉服麻不

加於采也則大夫與殯亦葛經矣大夫之哭大夫弁經

則其非相哭雖錫衰以居而不弁經矣大夫之哭大夫

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則大夫之爲士若士爲大夫皆

不弁經矣不弁經則素冠加經也

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經

鄭氏曰私喪妻子之喪也輕喪總麻也大夫降焉弔服

而往不以私喪之末臨兄弟愚謂葛謂既葬變麻服葛

也大夫爲父母兄弟之不爲大夫者之服如士服此爲

其兄弟弁經謂尊同者也大夫無總服故雖尊同不服

但於往哭而爲之服弁經也凡喪服未除於兄弟之喪

雖輕必服其服以哭之此大夫哭兄弟之輕喪蓋亦爲服其本服之麻與

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卽位

喪不貳主也

為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釋文稽徐音啟

下文別言母在不稽顙則此母衍字也為妻父在不杖

不稽顙謂適子為妻也父主適婦之喪故其子避之而

不杖又不得拜賓而稽顙也

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

父沒母在則已主妻喪而得杖而亦不得稽顙也然此

不稽顙與上節不同父在不稽顙謂父既拜賓則已不

敢拜賓而稽顙也父沒母在則妻之喪已當為主而拜

賓但不敢為稽顙之拜也蓋妻之服與父在為母悉同

故母在則微殺其禮以示其不敢盡同於母之意與母

在為妻不禫同意上節專屬適子之禮此禮則適庶之

所同也贈謂賻禮之屬也稽顙者其贈也拜者言母在

而為妻或有稽顙者惟於人之以物贈已則為稽顙之

拜蓋於人之厚恩不敢以輕禮待之則此外弔者皆不

稽顙也

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

鄭氏曰其君尊卑異也愚謂二者之不服皆為尊諸侯

也一則尊其舊君而不敢自援一則尊其新君而不敢

自貶

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

左總冠縹釋文別徐彼列反縹音遠又扶用反縹依註

縹音當為早而釋文乃云依註讀作縹音所街反未

詳其說豈陸氏本不同耶然以義言之作縹為是

鄭氏曰別吉凶者吉冠不條屬也縹讀為縹帶經之

縹聲之誤也謂有事其布以為縹教氏繼公曰條屬者

以一條繩為縹而又屬於武也右縫者以縹之上端縫

屬於武之右邊也其屬之以下端向上而結於武之三

邊以固冠也愚謂吉冠有武其縹左右各一而亦結於

頤下文云委武元縹而後蕤則喪冠自大祥以前無

武蓋別以布一條約冠而固之若縹布冠之缺項然其

縹惟一條屬於固冠之布亦若縹布冠之青組縹屬於

缺也縹布冠之縹屬於左而上結於右喪冠之縹則縫

屬於右而上結於左所以反吉也小功以下服輕其縹

雖條屬而左縫之稍用言冠之制也縹當作縹喪冠之

縹惟斬衰用麻縹自齊衰以下皆用其冠之布為之縹

冠之縹其布亦與冠同而又縹治之縹冠既有事其縹

其縹又有事其布布縹兼治則其布精矣以縹喪輕故

也然則喪冠自小功以上縹皆不縹也

大功以上散帶

孔氏曰小斂之後主人襲經於序東小功以下帶皆絞

之大功以上散帶垂至成服乃絞

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總加灰錫也釋文朝直道反後朝

鄭氏曰總精龜與朝服同去其半則六百縹而疏也又

無事其布不灰焉孔氏曰總麻於朝服十五升之內抽

去其半以七升半為之取總以為布又加灰治之則曰

錫言錫然滑易也總衰不加灰不治布也愚謂周禮司

服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總衰為大夫士疑衰是

錫衰重於總衰也加灰謂用灰鍛治之也喪服記曰有

事其縹無事其布曰縹有事其布無事其縹曰錫喪服

記言有事此云加灰一也蓋朝服用吉布十五升布縹

皆有事者也總衰用朝服縹數之半而成布之後不復

加灰鍛治故曰無事其布錫衰則成布之後加灰鍛治

而其縷則不鉞治故曰無事其縷無事其縷者哀在內也無事其布者哀在外也世總衰錫衰輕重之別也

禮記卷四十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 國史館纂脩孫希旦集解

雜記上第二十之二

諸侯相禭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褻衣不以禭釋文禭音遂

鄭氏曰不以已之正者施於人以彼不以爲正也孔氏曰後路謂上路之後次路也冕服謂上冕之後次冕也愚謂諸侯各以路之上者爲先路同姓則金路異姓則象路也其次於先路者皆爲後路鄭氏以爲貳車非是褻衣亦冕服也以其爲天子之所褻賜故曰褻衣冕服謂其次於褻者也先路與褻衣皆所受於天子者故不以禭人

遣車視牢具疏布韜四面有章置於四隅釋文遣車遺奠皆放此章本或作鄭音同

鄭氏曰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遺奠牲體之數也遺奠天子大牢包九個諸侯亦大牢包七個大夫亦大牢包五個士少牢包三個大夫以上乃有遣車韜其蓋也四面皆有章蔽以隱翳牢肉四隅椁中之四隅愚謂每牲體一段謂之一個周禮大司馬喪祭奉詔馬牲鄭云王喪之以馬祭者蓋遺奠也是天子遺奠大牢之外兼有馬牲也士喪禮苞牲取下體鄭云前脰折取臂膺後脰折取髀天子四牲每牲取全體三折分八十一個分爲九包每包九個而遣車九乘諸侯遺奠大牢每牲各取全體三折分四十九個分爲七包每包七個而遣車七乘大夫遺奠亦大牢每牲取全體三折分二十五個分爲五包每包五個而遣車五乘是遣車之多寡各比視其牢具之多寡也以疏布爲車蓋又四面設障蔽所以避

塵土之汚也

載糝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釋文糝

鄭氏曰糝米糧也愚謂當時有遺奠兼設黍稷而并載於遣車者有子非之以為喪奠牲牢而外惟有脯醢而無黍稷不當載糝也案士喪禮喪奠皆無黍稷而黍稷之奠自設於下室月朔薦新有黍稷則下室之奠不設也既啟以後遷祖之奠及祖奠遺奠亦皆無黍稷蓋亦以有下室之奠故耳然遺奠雖無黍稷而黍稷麥別盛於符則固有糝矣不當又載於遣車也鄭氏以為死者不食糧故喪奠無黍稷果爾則牲牢脯醢死者豈嘗食之耶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

鄭氏曰各以其義稱也孔氏曰祭吉祭也自卒哭以後

禮記集解卷四十

之祭也吉則申孝子之心故祝辭云孝喪凶祭自虞以前之祭也喪則哀慕未申故稱哀愚謂士虞禮卒哭猶稱哀子至耐乃稱孝子蓋卒哭雖以吉祭易喪祭猶未忍遽稱孝至耐祭於廟始同之於吉祭也兼言孫者容父先沒而適孫主祖父母之喪者也

端衰喪車皆無等

鄭氏曰喪車惡車也喪者衣衰及所乘之車貴賤同孝子於親一也衣衰言端者元端吉時常服喪之衣衰當如之孔氏曰端衰謂喪服上衣端正也吉時元端服身與袂同以二尺二寸為正喪衣亦如之而綴六寸之衰於心前故曰端衰也喪車孝子所乘之惡車也等等差也喪之衣衰及惡車天子至士制度同無貴賤等差之別以孝子於其親情如一也愚謂禮服自元端以上衣

之長與幅廣相等故謂之端喪衰之制亦然故謂之端衰然吉時禮服皆端而元端之袂圍殺與朝服以上侈袂者不同喪衰與元端同制者惟士之喪衰為然若大夫以上其喪衰與朝服等同制其袂亦侈不與元端同也端衰無等謂其布之升數及齊斬之制也為父皆斬衰三升為母皆齊衰四升是端衰無等也天子喪車五乘而士喪禮主人乘惡車白狗襜蒲蔽與天子始喪之車同是喪車無等也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蕤委武玄縞而后蕤釋文縞古老反又古報反

鄭氏曰大白冠大古之布冠也不蕤質無飾委武冠卷也秦人曰委齊人曰武元元冠也縞縞冠也愚謂蕤者冠纓之結於頤下而垂餘以為飾者也大白冠緇布冠皆無武而別為缺項以固冠其纓惟一條屬於武而上

禮記集解卷四十

結之故皆無蕤水之下曰委足之下曰武卷在冠下故以名焉元冠吉冠縞冠大祥之冠也喪冠無武與古制同故其纓亦無蕤元冠縞冠皆有武與古冠異故其纓亦與古異而有垂餘之縷也

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已可也釋文迎

鄭氏曰弁爵弁也冠元冠也祭於公助君祭也大夫爵弁而祭於已唯孤爾可也者緣類欲許之也親迎雖亦已之事攝盛服爾非常也孔氏曰儀禮少牢大夫自祭用元冠此云弁而祭於已與少牢異故知是孤親迎一時之極故許其攝盛祭祀常所供養故須依班序愚謂特牲禮元端少牢禮朝服皆特祭也大夫弁而祭於已其干祿之禮與大夫干祿服爵弁殷祭禮盛也然則士

之干衿蓋朝服與服之差等爵弁之下為皮弁皮弁之
下為朝服皮弁純白不用於祭祀士以元端特祭以朝
服衿祭大夫以朝服特祭以爵弁衿祭進朝服而上即
為爵弁故記者欲許士以爵弁也若如鄭氏之說則大
夫尚不得服爵弁而遽以許士恐不然矣

暢曰以榘杵以梧柢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用桑長三
尺刊其柄與末釋文禮本亦作暢榘弓六反柢音
七本亦作柢長直亮反刊若干反

鄭氏曰曰杵所以擣鬱也榘杵也柢所以載牲體者此
謂喪祭也吉祭柢用棘畢所以助主人載者刊猶削也

孔氏曰梧柢也擣鬱也榘杵曰榘杵為柏香柢潔白於
神為宜從鑊以柢升入於鼎從鼎以柢載之於俎用桑

喪祭也吉祭柢用棘特牲禮柢用棘心是也畢以助主
人舉肉用桑者亦喪祭故也吉時亦用棘畢末頭亦刊

禮記集解卷四十一

削之柢亦宜然愚謂此言暢曰及杵亦謂喪事之所用
者周禮肆師大泔以鬯則築鬱也人大喪之大泔共其

鬱也

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釋文率帶上音律
下音帶本亦作帶

此謂大帶之飾也率讀如左傳藻率鞞琫之率以采飾
物之名也凡飾三采者以朱白蒼此二采其朱白與生

時大帶死則用以襲尸故於此言之鄭氏謂此襲尸之
大帶異於生非士襲變元端為稅衣以其在內也若其

在外之服皆與生時無異何獨於帶而異之

醴者稻醴也甕甗符衡實見間而后折入甕於所交
武符所交

鄭氏曰此謂葬時藏物也衡當為柝所以殿甕甗之屬

聲之誤也實見間藏於見外椁內也孔氏曰醴者稻醴
也者言此醴是稻米所為也甕盛醴甗盛醴酒甗盛
黍稷衡者以大木為柝所以殿舉甕甗之屬也見謂棺

外之飾既夕禮註云折猶殿也方鑿連木為之蓋如牀
而縮者三橫者五無簣實此甕甗符衡於見外椁內二

者之間而後以折加於椁上以承抗席案既夕禮藏器
於旁加見註云器用器役器也既夕禮又云藏苞符於

旁註云於旁在見外則見內是用器役器見外是明器
也此是士禮畧實明器耳大夫以上兼有人器鬼器人

器實鬼器虛愚謂此言葬時藏器之法醴即所盛於甕
者醴有黍醴稻醴梁醴故言此醴是稻醴也甕實一甗

禮記集解卷四十一

屬棺在帷荒之內而帷荒在外露見故因謂之見也藏
器既畢乃可加折故曰而後折入

重既虞而埋之釋文重
直龍反

鄭氏曰就所倚處埋之孔氏曰既夕禮初啟朝廟廟重
止于門外之西不入明日自廟隨至祖廟庭厥明將

出之時重出自道道左倚之此註就所倚處埋之謂於
祖廟門外之東也愚謂鄭知就所倚處埋之者士喪禮

重出自道之後無再入廟之文故知埋重在祖廟門外

也
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
鄭氏曰婦人無專制生禮死事以夫為尊卑愚謂觀此
則謂婦人有受命之法者非矣

小斂大斂啟皆拜釋文拜
音偏
鄭氏曰嫌當事來者終不拜故明之孔氏曰凡當大斂

小斂及啟殯之時唯君來則止事而出拜之若他賓客至則不止事事竟乃即堂下之位悉徧拜朝夕哭不帷無柩者不帷

鄭氏曰朝夕哭不帷緣孝子之心欲見殯殮也既事則施其屋鬼神尚幽闇也無柩者不帷謂既葬也棺柩已去神在室堂無事焉遂去帷

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后奠

鄭氏曰主人拜踊於賓位不敢迫君也君即位車東出待不必君留也君反之使奠孔氏曰謂君來弔臣之葬臣喪朝廟柩已下堂載在柩車而君弔之故云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者君既弔位於車東故主人在車西東面而拜也門右北面而踊者門謂祖廟門

禮記集解卷四十

六

也右西邊也若門外來則右在東若門內出右在西此據車出家故右在西孝子拜君竟立近門內西邊北面而哭踊為禮也出待者孝子踊畢先出門待君君來則出門拜迎君去則出門拜送也君弔事畢便應去不敢必君之久留故孝子先出待君反謂君使人命孝子反還喪所也而后奠者凡君來必設奠告柩知之也或云此在廟載柩車時奠謂設祖奠也愚謂此謂士之喪未啟之前君有故不得弔而至是始弔也曰若者明其為非弔禮之常也檀弓君於大夫之喪將葬弔於宮將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乃退彼謂大夫之喪君始死已來弔至葬又特弔故有引車之禮此乃君始來弔弔非因葬故不云引車也知非弔大夫之喪者喪大記云大夫士既殯而君往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

外命之反奠乃反奠此亦云出待反而後奠故知為士禮柩既在堂下則君即位於阼階下西面故主人在柩西中庭東面而拜也門右門東也凡君弔主人受禮於阼階南中庭即位於門右北面此以君在堂下柩東迫狹故變位受禮柩西之中庭其即位於門右北面自如常法耳此非有事於柩左右不據柩言也奠或說以為祖奠是也檀弓君弔於葬命引之乃退不云命奠此必命之奠亦始弔之禮然也

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繭禘為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釋文稅他噴反禘字又作為元端或為元端

鄭氏曰繭衣裳者若今大襦也繭為繭縵為袍表之以稅衣乃為一稱稅衣若元端而連衣裳者也大夫而以

禮記集解卷四十

七

繭為之緣非也唯婦人繭禘禮以冠名服此襲其服非襲其冠曾子譏襲婦服而已元冕又大夫服未聞子羔曷為襲之愚謂此襲衣凡五稱繭衣裳者衣裳相連而著以綿縵者也繭衣裳乃襲衣必以禮服表之乃成一稱故喪大記曰袍必有表稅衣繭禘所以表繭衣也稅衣色黑即元端也謂之稅衣者以其衣裳相連若婦人之稅衣也所以連衣裳者生時禮服內有中衣襲時內有袍繭外有皮弁服之屬而元端服在其間故如中衣之制為之衣裳相連以一服而兼二蓋士之襲禮然也繭絳色也神猶緣也素端制若元端而用素為之蓋凶札祈禱致齊之服也周禮司服曰其齊服有元端素端此為第二稱也皮弁為第三稱爵弁為第四稱元冕為第五稱案士喪禮襲衣三稱爵弁服皮弁服祿衣此襲

衣五稱而又有元冕則大夫之禮也子羔未嘗為大夫元冕其喪衣與襲衣不用偶數有襖衣則復加一衣以合奇數蓋禮然也不襲婦服者繡神婦人嫁時之服也蓋大夫士中衣用纁緣子羔之襲其元端服連衣裳為之如中衣之制遂并用中衣之緣與婦人嫁時之服相似故曾子譏之以此推之則用衣以表袍者雖連衣裳為之而不當用緣也

為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為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釋文為于偽反又如字使色吏反館本亦作觀音同說見曾子問

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

鄭氏曰公君也始死及小斂大斂而踊君大夫士一也君五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士二日而殯士小斂之朝

禮記集解卷四十一

八

不踊君大夫大斂之朝乃不踊婦人居間者踊必拾主人踊婦人踊賓乃踊孔氏曰居間謂婦人與丈夫更踊居賓主之間也皆者皆於貴賤婦人也親始死及動尸舉柩哭踊無數今云七五三者謂為禮有節之踊每踊三者三為九而謂為一也愚謂諸侯五日而殯五日為五踊加以小斂大斂時又踊為七大夫三日而殯三日為三踊加以小斂大斂時又踊為五士亦三日而殯始死踊小斂大斂之朝不踊至斂時皆踊為三也以此差而上之則天子七日而殯當九踊也觀此踊數則君大夫殯日皆數死日明矣

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襖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釋文卷音家

鄭氏曰士襲三稱子羔襲五稱今公襲九稱則尊卑襲

數不同矣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孔氏曰公襲以上

服最在內者公身貴故以上服親身也元端一者燕居

之服元端朱裳也朝服一者緇衣素裳公日視朝之服

也素積一者皮弁之服公視朔之服也纁裳一者冕服

之裳也鷩毳中間任取一服也爵弁二者此始命之服

示之重本故二通也襖衣一者所加賜之衣最在上華

君賜也愚謂公君也上文公七踊下文公大夫士一也

公升皆通謂五等之君此不當獨為異義卷衣一據上

公言之若侯伯則鷩冕子男則毳冕也此襲有襖衣而

九稱則公襲本七稱有襖衣故加二稱而為九也然則

襲之衣數士三稱大夫五諸侯七有襖衣者皆加焉天

子蓋十二稱與喪大記大斂之衣君同以百稱則襲斂

所用之衣數五等之君亦同也朱綠帶者玉藻所謂雜

禮記集解卷四十一

九

帶燕居之所用也兼用燕居之帶者以襲有元端服也申重也申加大帶於上言重加大帶於雜帶之上順其衣之在內外也○凡生人之衣最內為明衣其外則冬有裘夏有葛春秋有袍褶之屬又其外有中衣又其外乃有禮衣若元端皮弁冕服之屬也襲衣衣之於身所用與生時悉同但四時皆用袍褶而不用裘葛耳士喪禮襲衣內有明衣裳外有祿衣皮弁爵弁三稱而祿衣連衣裳為中衣之制則不復用中衣上文言子羔之襲繭衣裳與祿衣繡紉為一卽此制也公襲衮最在內不為連衣裳之制則袍褶之外衮衣之內又當有中衣矣蓋大夫以上之襲皆如此與○鄭氏曰朱綠帶者襲衣之帶飾之雜以朱綠異於生也此帶亦以素為之申重也重於革帶也革帶以繫鞞必言重加大帶者明雖有

變必備此二帶也孔氏曰朱綠帶者襲衣之帶既非革帶又非大帶祇是衣之小帶愚謂士惟有大帶君大夫有大帶又有雜帶玉藻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而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及此篇所言率帶君大夫五采士二采者大帶也玉藻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及此所言朱綠帶者雜帶也鄭氏解玉藻謂君之大帶以朱綠為飾至此篇言率帶君大夫五采士二采則君大帶飾以朱綠之說已不可通則云襲尸之大帶異於生至此節又言朱綠帶則謂襲衣別用此小帶異於生其說支離無據蓋率帶之帶即生時之大帶朱綠帶即生時之雜帶而襲尸皆用之初未嘗異於生也士喪禮襲有鞢鞞鞞鞞必繫於革帶則襲固當有革帶矣然此朱綠帶言申加大帶於上則所加者實朱綠帶而非革帶也且

禮記集解卷四十

十一

生時大帶雜帶不一時並施而其所繫則同處故襲時加大帶於雜帶之上若革帶則生時與大帶並用而繫於大帶之下故鞞繫於革帶而其下與紳相齊則襲時亦不得加大帶於革帶之上矣

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
 環經謂以經環加於首也小斂環經者小斂奉尸使于堂畢乃降而東襲經焉士喪禮直經大搗要經小焉饌于東方卒斂主人即位拜賓襲經于序東是也公大夫士一者蓋他服如衰杖屨之屬君大夫士變服之節有不盡同者而環經則皆以小斂畢時也○鄭氏謂環經為一股之纏經非也一股之經舊說所謂弔服之環經也環經說見禮記經記初無言小斂時主人加弔服之環經者小斂環經謂環加直經豈可以弔服之環經混之

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

鄭氏曰喪大記曰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給衾君至此君升乃鋪席則君至為之改始新之也孔氏曰公升謂公來升堂商祝主斂事者也臣喪大斂雖已鋪席布絞給衾聞君將至則徹去之比君升而商祝更鋪席榮君來為新之也亦示若事由君也愚謂席最在下云商祝鋪席則知絞給衾衣皆再布之矣為君欲視其衣衾之美惡也

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釋文廣古曠反長直亮反

鄭氏曰言失之也士喪禮下篇曰贈用制幣元纁束孔氏曰記魯失也贈謂以物送亡人於柩中也贈用制幣元纁束今魯人雖三元二纁而用廣尺長終幅不復丈八尺則失禮也愚謂內宰職註引天子巡守禮聘禮註

禮記集解卷四十

十一

引朝貢禮皆云制幣丈八尺純四咫賈疏引趙商問純四咫之義鄭氏謂咫八寸四咫三尺二寸太廣四當為三三八二尺四寸幅廣也是制幣長丈八尺廣二尺四寸也今魯贈幣廣止一尺長僅終幅二尺四寸是長廣皆不如禮也

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釋文相息亮反
 鄭氏曰賓立門外不當門主孤西面立於阼階下受命受主人命以出也不言擯者喪無接賓也淑善也如何不淑言君痛之甚使其弔稱其君名者君薨稱子某使

人知適嗣也須矣不出迎也降反位者出反門外位無出字脫孔氏曰自此以下終於篇末明諸侯相弔含襚贈之禮此明弔禮也門西謂主國大門之西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以其凶事異於吉也相者謂主人傳命者也喪無接賓故不言擯而言相此對文耳若通而言之吉事亦云相故司儀云每門止一相又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為上相凶事亦稱擯故喪大記云君弔擯者進又案士喪禮賓有襚擯者入告出請是也孤謂嗣子也某為嗣子之名必稱嗣子名者欲使使者知道嗣之名云須矣者異於吉禮不出迎也主人升堂西面者從階階升也知者以弔者升由西階故也又下文孤降自阼階拜之明升亦阼階也子拜稽顙不云孤某而稱子者今有事於殯故稱子對殯之辭也若對賓則稱孤某也

禮記集解卷四十

愚謂弔者謂上客也凡門外之位以客禮者東面以臣禮者北面以燕禮賓東面大射賓北面觀之可見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者客禮也介在其東南北面者下賓也西上者統於賓也西於門不敢當門也蓋凡諸侯聘聘之使在主國門外之位皆如此鄭氏聘禮註謂聘賓北嚮介西面故孔疏以此為異於吉然鄭說實無所據也主孤西面在阼階下西面主人之位也如何不淑弔辭也孤某者諸侯在喪未葬自稱之辭也下文云既葬蒲席知此本據未葬之禮也若已葬但稱孤也孤某須矣肅賓之辭也升堂而弔者諸侯之禮然也兩君相弔則賓主皆升堂君弔其臣則弔者升堂主人受禮於中庭若大夫士相弔則賓主行禮於堂下也弔者降不言子降者子不降待後事也下含者祔者贈者皆言出則

此脫出字明矣

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即喪履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

釋文含本又作哈說
文作哈同胡闇反

鄭氏曰含玉為璧制其分寸大小未聞春秋有既葬歸含贈襚無譏焉即就也以東藏於內也孔氏曰此明含禮宰夫朝服者宰謂上卿也言夫衍字朝服者吉服也執玉不麻故著朝服以仍在喪不可純吉故即喪履此弔者既是上客又贈者是上介則此含者祔者當是副介末介愚謂聘義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弔使亦然此上客弔上介贈又以次介二人為含者祔者據上公侯伯之禮也若子男三介則贈含皆以上介與諸侯五日而殯鄰國弔含之使鮮有以殯前至者其含與襚蓋亦但致其禮而已含玉皆碎之此致璧擬為含用耳非謂即用此璧以含也此璧蓋亦五寸以下致命之辭亦曰寡君使其某含凡奠于殯東南者在殯東而稍南凡含襚之物南上以柩南首也有葦席者含襚之物不可委於地故設席以受之既葬蒲席者凡諸侯相於喪禮皆始死未得即遣使來弔葬時又遣使會葬或國中有所故始死未得即遣使故既葬而弔使乃至也既葬稍吉故用蒲席蒲席精於葦席也喪大記大斂大夫蒲席士葦席但言既葬蒲席而不別言他禮之異則葬後含襚贈其委襚衣主璧仍於殯之東南以柩本在此故也宰小宰也周禮小宰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朝服元冠緇衣素裳也案聘禮遭喪則使大夫練冠長衣受于廟此

宰取璧乃朝服者彼代主國君受禮故練冠長衣此主
孤自服衰經受弔故宰取璧朝服也宰取璧朝服則舍
者亦朝服與屨為服末凡喪中因事而變服者惟其屨
無變也○孔氏云此遭喪已久故嗣子親受禮若新遭
喪則主人不親受故聘禮遭喪入境則遂也將命于大
夫主人練冠長衣以受此謬說也聘賓非為喪事而來
其所聘者乃薨君故使大夫受於殯宮若弔含之賓本
為喪事而來未有為喪主而不接弔賓者雖初喪豈有
使大夫受之之禮乎

禮者曰寡君使某禭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禭者執冕
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禭拜稽顙委
衣于殯東禭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雷將命于拜稽顙如
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于

禮記集解卷四十一

西

拜稽顙皆如初禭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
階其舉亦西面釋文要

鄭氏曰委衣于殯東亦於席上所委璧之北順其上下
授禭者以服者賈人舉者亦西面者亦禭者委衣時孔
氏曰此明禭禮也上文含者稱執璧下文賈者稱執圭
則此禭者當稱執衣不云者文不備也以下文云禭者
執冕服故於此畧之經文先含而後禭則含重而禭輕
所委殯東西面南頭為上故曰順其上下謂上者在
前下者在後聘禮有賈人故知授禭者以服者是賈人也
禭者西面舉者亦西面也其服重者使執以入爵弁受
於內雷皮弁受於中庭朝服受於西階元端受於堂既
受處不同則陳於壁北亦重者在南凡諸侯相禭衣數
無文據此其服有五又大路襲衣不以禭此外無文愚

謂含禭之辭同獨於禭言之以見上下也禭衣東西
委之南領西上孔氏謂重者在南非也受服以次而近
者欲於事敏也宰夫宰之屬也周禮宰夫下大夫四人
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不言其服者不變服也

上介賈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賈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
須矣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
西子拜稽顙坐委於殯東南隅宰舉以東釋文賈從此盡
按孤某當有某字陸本非是○鄭註使或為為史

鄭氏曰自率也下謂馬也馬在路之下觀禮曰路下四
亞之客給使者入設乘黃於大路之西客入則致命矣
孔氏曰此明賈禮乘黃謂馬也大路謂車也陳四黃之
馬於大路之西在殯宮中庭喪禮車馬以屬主人故路
在東統於主人也若尋常吉禮車馬為賓而設則路在

禮記集解卷四十一

圭

馬西故觀禮路下四亞之註云亞之次車而東是車在
西統於賓也既夕禮車以西為上者彼為死者而設於
鬼神之位北轉者謂大路轉轅北嚮也愚謂賈以上介
賈者賈禮重於含禭也賈在含禭之後者賈物以助葬
先含次禭次賈以喪事之先後為次也執圭將命者小
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犬馬不上於堂故執圭以將命也
乘黃四馬黃色也周人黃馬蕃鬣故馬之為庭賓者皆
以黃康王之詁曰皆布乘黃朱是也大路賈車也先路
不以禭此曰大路者尊其名也士喪禮公賈元纁束馬
兩又賈賈者將命賈者出請入告出告須馬入設賈奉
幣是士禮賈賈亦元纁兩馬也此諸侯禮有乘黃大路
執圭將命然則大夫之禮蓋元纁束四馬與北轉者向
內也凡喪自不祖以前陳車皆北向故此車亦然馬在

路西者此時柩在堂上主孤在堂下堂上之物則統於柩而西上堂下之物則統於主人而東上也既夕禮車以東爲上者爾時柩在堂下車直東榮統於柩也言執圭將命於車馬之間者客使先設車竟乃率馬設於路西言上介執圭將命與客使設馬之節相當也坐委於殯東南隅者圭尊於壁委於席上而在壁之南也宰不言其服者因前朝服可知也○孔氏曰隱元年公羊傳云車馬曰賵貨財曰賵衣被曰襚穀梁云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賵散而言之車馬亦曰襚故前文云諸侯相襚以後路是也此無賵賵是加厚非常故也故宰夫註云其間加恩厚則有賵雖有貨亦有馬故少儀云賵馬不入廟門既夕有賵賵施於死必及葬節此未必一當葬時也既夕有奠此無奠者以奠主於

禮記集解卷四十

六

親者故既夕禮云兄弟賵奠所知則賵而不奠此諸侯相於既疏故無奠案釋廢疾云天子於諸侯含之賵之諸侯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臣襚之賵之天子於二王之後含爲先襚則次之賵爲後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後鄭知天子於二王後含襚賵者爲約此雜記兩諸侯相敵明天子於二王後亦相敵也知諸侯亦然者約雜記文鄭知天子於諸侯含賵者約文五年榮叔歸含且賵二傳但譏兼禮不譏其數是也鄭知天子於諸侯臣襚之賵之者約士喪禮諸侯於士有襚有賵明天子於諸侯臣亦然鄭知諸侯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者更無所尊明尊此卿大夫如諸侯也凡此於其妻亦如其夫知者約宰啗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又約魯夫人成風之喪王使榮叔歸含且

賵以外推此可知愚謂孔氏所言含襚賵賵奠禮數之差皆是也有喪相弔含襚賵者邦交之常禮也其有甥舅昏姻之好者則又有賵焉至贈則會葬時之禮非行於弔時者也蓋古者諸侯弔聘之所及者皆其同在方岳之下者也故左傳曰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先王之世非同方岳則無同盟之事也以春秋考之隱桓莊閔之世所書者皆東諸侯之事也以晉之強大而自僖公以前其事無書於冊者蓋晉在并魯在交赴告聘弔之使原不相及蓋先王之舊制如此自霸者既興邦交自繁於是赴告交馳於四國而其禮或亦不能備故有如秦於魯成風之喪僅有襚徐於邾宣公僅有含者蓋以舊制本不當相弔襚故其禮止於如此而已足也至諸侯之於天子必當備含襚賵賵之禮故春秋武氏子來

禮記集解卷四十

七

求賵蓋以禮之所有者責之也若天子於諸侯則如惠公仲子僅有賵成風有含賵此或周衰不能備禮大約同姓異姓庶姓其恩禮當有厚薄但其詳不可考耳諸侯於其臣則士喪禮有襚有賵卿大夫宜更有含天子於其卿大夫士亦當如此鄭釋廢疾所推亦大畧得之惟其言天子於諸侯之臣當如諸侯之於士者則非是蓋陪臣疎賤其喪固不敢上赴於天王而天王於諸侯之臣亦必不能一一而弔襚之也

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釋文鄉許亮反鄭氏曰凡者說不見者也鄉殯將命則將命立於殯之西南此言宰舉璧與圭則上宰夫朝服衍夫字愚謂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者言於子拜稽顙之時而西面

委之亦若避子之拜然也宰小宰也周禮小宰喪荒受其含祔帶玉之事又宰夫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祔衣輕故宰夫主之主璧重故宰舉之凡臣之升降宜統於君此主孤自阼階宰與宰夫乃自西階者含祔之物皆在西由便也

贈者出反位于門外

鄭氏曰乃著言門外明禮畢將更有事愚謂鄭氏云禮畢者弔含祔贈奉君命而行者其禮畢於此也

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某某相執紼相者反命曰孤某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母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

禮記集解卷四十一

六

命某母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母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立于門西介立于其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釋文臨如字徐力竭反介音界舊古賀反相息亮反梓音弗寡君命絕句下放此使色吏反○今按寡君命某母敢視賓客為一句陸氏命字絕句非是

鄭氏曰上客弔者也臨視也言欲入視喪所不足而給助之謙也其實為哭耳入門右不自同於賓客賓三辭而稱使臣為恭也為恭者將從其命拜客謝其厚意不迎而送喪無接賓之禮孔氏曰云一介老者則若曲禮云七十使於四方稱老夫之類前四禮皆奉君命而行如聘禮之聘與享故在門西此臨是私禮若聘禮之私覲故在門東愚謂臨入哭也弔所以慰主人臨則使

者自致其哀上四事皆奉君命而行臨則使者之私禮也一介猶一个也老所謂寡君之老則此客乃諸侯之卿也相執紼謂助執其喪事也門右門東也入門右者入闈東而右東上者統於主人也以非為其君行禮故不敢以賓客自居所謂私事自闈東也按聘禮賓覲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賓出擯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從出門西面于東塾南擯者請受賓禮辭聽命牽馬右之入設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此弔者既從主人之辭亦當如私覲之禮出門而後從闈西以入而立於門西此但客立于門西不言出而復入者文畧也聘禮介立于賓右而西上此介立于賓左而東上者變於吉也於此言孤降自阼階則自與客升之後未嘗降矣弔為君行

禮記集解卷四十一

七

禮故客升堂致命主人亦升堂而拜之臨為臣禮其位在門西故主人必降階而拜之也孤降自阼階則升亦自阼階矣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此以客由西階故主人避之而由阼階有為為之也升堂哭踊者亦諸侯之弔禮然也若未葬則哭踊之後主人當降即阼階下位客當復門西之位而設朝奠既奠然後客出此於哭踊下即言客出者文畧也送于門外送於大門之外也凡喪禮不迎賓於其去則送之○孔氏曰案左傳昭三十二年云君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霸君喪大夫弔卿會葬此上客者若於古禮士也若於文襄則大夫也愚謂此言一介老則諸侯之卿也然會葬之使例尊於弔若諸侯相弔使卿則會葬亦必使卿然諸侯三卿若為一國之喪而頻使二卿於外則勢有所不能然則此

弔者蓋攝卿以行者與然自稱一介老則其非士決矣而子大叔言先王之制士弔卿會葬者凡左傳中所言先王之制不必皆可據且諸侯國有大小則其相弔之禮容有隆殺或弔於大國使大夫攝卿敵國使大夫小國則使士也但子大叔對晉人特舉其殺者言之耳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

鄭氏曰辟其傷痛已之親如君孔氏曰國有君喪而臣又有親喪則不敢受他國賓來弔也以義斷恩哀痛主於君不私於親也愚謂國有君喪其臣皆服斬無弔人之法故疏惟以他國來弔者言之

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給衾士盥于盤北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坐馮之與踊釋文馮皮冰反本或作憑

禮記集解卷四十

三

鄭氏曰此喪大記脫字重著於此愚謂此與喪大記小異蓋上有脫文與

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釋文召反又力弔反乘繩證反

鄭氏曰乘人謂使人引車也專道人避之孔氏曰終夜燎謂柩遷之夜須光明故竟夜燎也乘人謂人引車不用馬也專道而行喪在路不避人也三事為重故與天子同愚謂終夜燎孔疏專以啟後言之然未殯之前設燎亦終夜也故士喪禮小斂之後宵為燎于中庭厥明滅燎是也蓋始死柩未藏既啟柩已露須備非常而治殯斂為葬具為事嚴急亦非窮日夜之力不可故必終夜設燎也柩車駕馬或有傾覆奔軼之患故必以人輓之也專道而行者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由中央

今此柩車專一道而行也柩車執紼者天子千人諸侯五百人大夫三百人以差次言士當用百人人既眾多非專道不可行也此三者皆無尊卑之異故雖士得與天子同也

禮記集解卷四十

三

禮記卷四十終

秦順後學陶琳校

禮記卷四十一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 國史館纂脩孫希旦集解

雜記下第二十一之一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

鄭氏曰沒竟也除服謂祥祭之服也卒事既祭反喪服

反後死者之服孔氏曰未沒喪者謂父喪小祥後大祥

前未竟之時也愚謂父喪小祥後遭母喪則應服母之

服而為父祥禫則必服父除喪之服以明遭母喪以後

服雖主於新死者而於舊喪之哀亦未嘗不兼隆焉故

服其除服以明哀之至此而除也若母喪未沒而有父

喪亦如之○孔氏曰若母喪未葬而值父二祥則不得

服其祥服也所以爾者二祥之祭為吉未葬為凶故不

忍凶時行吉禮也愚謂母喪未葬則練祥之祭不行既

葬而祭而亦服其服也

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

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

鄭氏曰雖有親之大喪猶為輕服者除骨肉之恩也唯

君之喪不除私服言當者期大功之喪或終始皆在三

年之中小功總麻則不除殤長中乃除孔氏曰言此諸

親自始死至除喪皆在父母服內亦為服除服也然但

舉此輕足明前之重而前文言母喪得為父變除者庚

氏云蓋以變除事大故也愚謂此謂一時而並遭期與

三年之喪者也一時而並有此二喪則當為重喪服而

當輕喪之除則必服其服以明哀雖隆於重喪而亦未

嘗不兼有焉故以除喪之服表之也除謂卒哭變麻服

葛及於主人之練而釋服也若諸父昆弟無三年者則

至期已為之祭而除服若父母之喪既葬而有期喪則

變服期服於期喪卒哭而反重服於親喪既練而反期

服於期服除而反練服若既練而有期喪則為期喪服

其除父母之喪也服父母之服此雖但言諸父昆弟然

喪服大功以上為親則從父昆弟之服亦當然蓋三年

之喪齊衰變既葬大功變既練既於三年之喪而並為

之服則必於三年之喪而並為之除矣三年之喪雖既

練不為小功總變服故不除惟於哭之也則服其服而

往

如三年之喪則既練其練祥皆行釋文穎口迴反徐

鄭氏曰言今之喪既服穎乃為前三年者變除而練祥

祭也此主謂先有父母之喪今又喪長子者其先有長

子之服今又喪父母疏云依禮父在不為長子三年今

誤也當云今又喪其禮亦然則言未沒喪者已練祥

矣穎草名無葛之鄉去麻則服穎孔氏曰既穎者謂後

喪既虞卒哭合變麻服葛無葛之鄉則服穎也後喪既

穎之後其前喪須練祭祥祭皆舉行之庚氏云後喪既

穎前喪練祥皆行若後喪既殯得為前喪虞禫若先有

父喪而後母死練祥亦然以前文父死為母三年也故

喪服齊衰三年章云父卒則為母是也若先有母喪而

後父卒母喪雖期父喪既穎母之練祥亦皆行也

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釋文附義

鄭氏曰未練祥嫌未禘祭序於昭穆爾王父既禫則孫

可禫為猶當為由由用也附皆當作禫孔氏曰禮孫死

禫祖今此明若祖喪雖未二祥而孫死則孫亦得用是

禮祔於祖也禮祔在練前若祔後未練則得祔直云未練足矣兼言祥者案文二年穀梁傳云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櫓可也改塗可也則練時壞祖與高祖之廟改塗易櫓以高祖入於太祖廟其祖傳入高祖廟新死者入祖廟是練時遷廟又三年喪畢祔於太祖之廟是祥後祔也故云未練祥嫌未祔祭序於昭穆爾兼言祥者恐未祔故也然王父未練孫得祔於祖其孫就王父所祔祖廟之中而祔祭王父焉愚謂喪既卒哭而祔祔畢還祭於寢至練而後壞廟天子諸侯則於練後祔祭之時以次遷其廟大夫士雖無祔亦於練後將大祥時遷毀其廟至除喪乃奉新死者入廟而吉祭焉今祖未練而孫死則高祖之廟尙未遷未祔而孫死則高祖雖或已遷而祖尙未入廟皆疑於孫之

禮記集解卷四十一

三十一

無可祔嫌當如王父在而祔於高祖之禮故言猶是祔於王父猶如字言猶祔於王父而不祔於高祖也祔於王父者王父練祔祭於寢蓋於寢祭王父而祔其孫與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

鄭氏曰哭之他室明所哭者異也哭之爲位後日之哭朝入奠於其殯既乃更即位就他室如始哭之時孔氏曰外喪謂兄弟喪在遠者也他室別室也若哭於殯宮嫌是哭殯故於別室哭之明所哭者爲新喪也入奠者謂明日之朝著已重喪之服入奠殯宮及下室卒奠出者卒終已奠而出改服即位者改已重喪服著新死未成服之服而卽昨日他室之位如始即位之禮謂今日卽哭位之時如昨日始聞喪卽位之時愚謂外喪謂兄

弟不同國者之喪也他室側室也哭同姓有服之喪宜於阼階下西面今乃哭於別室者殯宮朝夕哭之位在於阼階下若哭外喪於此則有哭殯之嫌也入奠卒奠出以下謂聞喪之明日又哭之禮也凡哭者三日而畢檀弓曰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無側室哭於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哭之

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它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釋文與音預下同濯大角反它音他

鄭氏曰猶亦當作由次於異宮不可以吉與凶同處也使者反而後哭不敢專已於君命也愚謂既視濯謂祭之前夕既視濯濯祭器及饋獻之屬也猶亦當如字祭事始於視濯既視濯則不可以中輟故雖父母死而猶

禮記集解卷四十一

四十一

與祭也然臣將與君祭而父母疾病將死則固當以情告於君而使人攝之矣今乃猶與於視濯者蓋謂猝然遇疾若魯叔弓滄事而卒者也

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它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于異宮

鄭氏曰宿則與祭出門乃解祭服皆爲差緩也孔氏曰宿謂祭前三日將致齋之時既受宿戒也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宮以待事禮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說見曾子問

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

鄭氏曰將祭謂練祥也言若同宮則是昆弟異宮也古者昆弟異居同財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有父母之喪當在殯宮而在異宮者疾病或歸者主人適子散等栗階為新喪畧威儀孔氏曰若同宮雖臣妾葬而後祭者吉凶不相干故喪服傳云有死於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庾氏云小祥之祭已涉於吉尸柩至凶故不可以相干其虞祔則得為之矣若喪柩即去者則亦祭不待三月也祭猶謂二祥祭散栗也等階也吉祭則涉級聚足喪祭則栗階燕禮記云栗階不過二等註云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散等栗階是一也愚謂同宮謂新死者在殯宮也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舉輕以明重也臣妾且然兄弟可知凡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則不命之士兄弟固有

禮記集解卷四十一

五

在父母之殯宮而死者矣若本非同宮雖在喪次而死自當還殯於其寢亦既殯而祭非徒疾病而歸者為異宮也祭主人之升降散等謂兄弟既殯既葬而為父母二祥其禮皆然也二祥吉祭不當栗階為新有兄弟之喪故也雖虞祔亦然者謂為父母將虞祔而有兄弟死亦如此既殯而祭既葬而祭也殯宮有死者則較虞祔之祭故小記有既葬不赴虞之事庾氏謂虞祔得為非也若既葬而祭則葬畢當先為父母練祥然後為兄弟虞祔孔氏云雖虞祔亦然者謂主人至昆弟虞祔而行父母二祥祭執事亦散等亦非也

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嘏之眾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眾賓兄弟皆飲之可也釋文嘏亦啐反
內反徐
答快反

鄭氏曰嘏啐皆嘗也嘏至齒啐至口孔氏曰主人之酢也嘏之者謂主人獻賓長賓長酢主人主人受賓長酢則嘏之也眾賓兄弟祭未受獻之時則啐之以其差輕故也鄭註會子問云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算爵知小祥之祭旅酬之前皆為之也士虞禮主人主婦獻尸受酢皆卒爵神惠為重雖在喪亦卒爵皇氏云主人之酢為受尸酢其義非也

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

鄭氏曰薦脯醢也吉祭告賓祭薦賓既祭而食之喪祭賓不食孔氏曰侍謂相於喪祭禮者薦謂脯醢也吉祭相者告賓祭薦賓祭竟而食之喪禮不主飲食主人獻賓之時賓受獻主人設薦相者告賓但祭其薦而不食謂練祥祭也其虞祔不獻賓也

禮記集解卷四十一

六

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釋文稱其服尺證反

鄭氏曰問喪問居父母之喪也愚謂敬者哀禮之兼盡而附身附棺一無所悔者也哀則感有餘而禮或有未盡者也哀者無不瘠瘠則勉為瘠而情有所未至者也極乎情之哀而見於顏色者足以稱乎其情備乎服之重而見於戚容者足以稱乎其服此能哀之實也方氏慈曰顏色在乎面目顏色稱其情以外稱內也戚容兼乎四體戚容稱其服以本稱末也外不稱其內則色為偽本不稱其末則服為虛

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
鄭氏曰輕者如禮行之末有加也齊斬之喪哀容之體經不能載矣

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孔氏曰不奪人喪怨也不奪已喪孝也愚謂此上有闕文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釋文少誦照反解佳買反期音基

鄭氏曰言其生於夷狄而知禮也忘情也解倦也孔氏

曰三日親之初死不怠謂水漿不入口之屬三月不解者未葬之前朝奠夕奠哀至則哭之屬期悲哀者謂練

以前常悲哀朝哭夕哭之屬三年憂者以服未除顛顛憂戚也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釋文室鳥各反字亦作惡同見賈通反

鄭氏曰言言已事也為人說為語在室之中以時事見乎母乃入門則居廬時不入門孔氏曰言而不語謂

大夫士言而後行事者故得自言已事而不得為人講說也對而不問謂有問者得對而不得自問於人此謂

與有服之親行事之時若與賓客疏遠者言則問傳云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是也愚謂三年之喪立

不羣行不旅坐不與人俱皆為其狎處忘哀也疏衰皆居室不廬廬嚴者也

鄭氏曰言廬哀敬之處非有其實則不居妻視叔父母姊妹視兄弟長中下視成人釋文長丁丈反

鄭氏曰視猶比也所比者哀容居處也孔氏曰此等之親服雖有異其哀戚輕重各視所正之親妻居廬而杖

抑之視叔父母姊妹出適降服進之視兄弟長中下殤服輕上從本服視其成人也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兄弟之喪自期以下之喪也黃氏幹曰內除外除皆謂日月已竟服重者則外雖除而未內除服輕者則不惟

外除而內亦除也視君之母與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

鄭氏曰小君服輕亦內除也發諸顏色謂醜美酒食使人醉飽

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釋文瞿九遇反

鄭氏曰惻隱之心能如是則其餘齊衰以下直道而行盡自得也似謂容貌似親者名與親同孔氏曰見似云

目瞿聞名應云耳瞿而云心瞿者但耳狀難明因心至重惻隱之慘本瞿於心故直云心瞿顏色戚容必有以

殊異於無喪之人餘行皆應如是獨云弔死問疾者以弔死問疾是哀痛之處身又除喪戚容應甚也愚謂瞿

者瞿瞿然驚貌蓋親喪外除故雖免喪而餘哀未忘若此其餘期喪以下則直道而行之服既除而哀亦與之

俱除可也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釋文朝直通反及下武叔

鄭氏曰為期為祭期也朝服為期至明日而祥祭亦朝服愚謂凡祭皆前夕為期特牲禮請期曰羹飪是也吉

時朝服元冠緇布衣素裳大祥朝服用朝服之衣裳其冠則縞冠也士祭服元端而祥禫之祭乃服朝服者元

端純吉服也朝服素裳與喪服之色相似故祥祭服之

朝皆

既祭則服麻衣以居其冠無變也間傳曰大祥素縞麻衣禫而絞祥祭縞冠朝服則禫祭絞冠元端與大夫以上之祥祭其服蓋與此同其首服則用縞而如弁之制為之與○鄭氏曰釋禫之禮云元衣黃裳則是禫祭元冠矣黃裳者未大吉也既祭乃服禫服朝服絞冠踰月吉祭乃元冠朝服既祭元端而居復平常也孔氏曰從祥至吉其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禫祭元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絞冠四也踰月吉祭元冠朝服五也既祭元端而居六也愚謂註疏所言大祥後變除之服皆本於變除禮而變除禮實未足據也大祥素縞麻衣此自祥祭服之以至於禫而除者也禫而元端絞冠此自禫祭服之以至於吉祭而除者也玉藻既禫則縞冠深衣以居以既祥縞冠麻衣推之可知也深衣者燕居之所常服也麻衣即深衣但其緣異耳至吉祭元冠元端特牲禮主人祭元端除喪吉祭當用平時吉祭之服也既祭則朝元端夕深衣復其常也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

陸氏佃曰此言親喪既祥有他喪未除今以祥故縞既祭然後反他喪之服愚謂此謂親喪既練而有大功以上之喪者也前言有父之喪未沒喪而母死則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義與此同但前專言父喪將沒而遭母喪此廣言親喪將沒而遭他喪耳蓋三年之葛大功以上之麻皆得變之至大祥之祭則必還服重喪之縞所謂服其除服也

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土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踊

鄭氏曰尊大夫來至則拜之不待事已也更成踊者新其事也於士士至也事謂大小斂之屬孔氏曰當袒謂斂竟時也絕踊止踊也檀弓云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此云絕踊而拜之故知是斂已竟袒踊時也乃襲者謂踊竟襲初袒之衣也此云乃襲則知鄉者止踊拜大夫時未襲愚謂此謂大夫士於主人於斂畢既即位而後至者大夫尊不待成禮而拜之反反阼階下之位也改成踊者為初尙未成乎踊也踊以三者二為成士卑即位之先則於降即位時皆先拜之乃即位而踊也

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

檀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音特同

鄭氏曰卒哭成事附皆則卒哭成事附與虞異矣下大夫虞以檀牲與士虞禮同與孔氏曰上大夫平常吉祭少牢虞依常禮用少牢也卒哭謂之成事言成吉事也附附廟也此二祭皆大並加一等故皆大牢也下大夫吉祭用少牢今虞祭降一等用檀牲也卒哭成事附皆少牢依平時吉祭禮也不云遺食加者畧可知也士虞禮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先儒以三虞卒哭同是一事鄭因此經云上大夫虞用少牢卒哭用大牢明虞與卒哭不同微破先儒之義愚謂卒哭之祝辭曰哀薦成事故卒哭謂之成事士虞用特牲與平常吉祭同士虞記不言卒哭用牲之異則與虞祭同特牲也下大夫虞用檀牲與士同而卒哭與附皆少牢則隆於士也上大夫之虞下大夫之卒哭與附其牲皆平時吉祭之牲

禮記集解卷四十一 九

也上大夫之卒哭附加於吉祭一等而用大牢下大夫之虞降於吉祭一等而用牲牲或隆或殺亦視其宜以爲之等而已士遺奠進用少牢禮弓曰大夫五个遺車五乘則上下大夫遺奠皆大牢矣練祥之牲蓋各與其卒哭與附同與

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釋文祝之六反徐尺證反

鄭氏曰祝稱卜葬虞者卜葬卜虞祝稱主人之辭也孫謂爲祖後者稱曰哀孫某卜葬其祖某甫夫曰乃某卜葬其妻某氏兄弟相爲卜稱名而已孔氏曰此謂卜葬擇日而卜人祝龜所稱主人之辭也云葬虞者虞用葬日故并言葬虞也愚謂此謂卜葬日命龜之辭告神謂之祝非謂大祝小祝之屬也士喪禮卜葬祝無事焉子

禮記集解卷四十一

十一

孫曰哀三句謂所稱主喪者之辭也子孫曰哀子某哀孫某夫曰乃某兄弟相爲直稱名而已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謂所稱死者之辭也伯子謂其居長者也其辭曰弟某來日某卜葬其伯子某甫若仲叔亦各因而稱之卜葬其弟則曰季子某上言兄弟下但言伯子某舉一端以發其凡也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輶輪者於是有爵而后杖也釋文轂工本反輶胡罪反又胡管反

鄭氏曰記庶人失禮所由始也叔孫武叔魯大夫叔孫州仇也輪人作車輪之官孔氏曰關穿也輶迴也謂作輪之人以杖關穿車轂中而迴轉其輪愚謂喪服傳曰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蓋哀深故病病故資杖以扶之此惟脩飾之君子能之而非可概諸愚不

肖之人也故杖本爲有爵者設而其後乃推而用之庶人蓋亦予之服以責其情而使之企而及也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杖所以服至尊乃以之關轂而輶輪則其鄙褻甚矣故自是有爵者始杖而庶人不復杖也

鑿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釋文飯扶晚反

飯以米貝實死者口中也士喪禮布巾環幅不鑿言不鑿則當有鑿者蓋大夫以上之禮也士飯不鑿巾者士覆面之巾短不逮於口不必鑿而可以飯也大夫以上巾長逮於口下故必鑿之乃可飯公羊賈鑿巾以飯以士而僭大夫之禮也○鄭氏謂士親飯必發其巾大夫以上賓爲飯則有鑿巾非也大宰職大喪贊含玉贊謂助王也王親含而大宰助之猶士親含而宰洗桐建于米以從也然則王猶親含矣飯含之事豈有主人不親而直使他人執其事者乎

禮記集解卷四十一

十一

冒者何也所以揜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后設冒也

鄭氏曰言設冒者爲其形人將惡之也襲而設冒言后衍字耳孔氏曰冒所以揜蓋尸形未襲之前事須沐浴自既襲以後以至小斂雖已著衣若不設冒則尸象形見爲人所惡是以襲而設冒也至小斂之時則以衣總覆於冒上皇氏云大斂脫冒未之聞也愚謂未襲以前沐浴衣尸雖形而未可設冒故言襲而后設冒后非衍字也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

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子不見大饗乎釋文遺奔戰反裏音果與音餘夫音扶

鄭氏曰言遣既奠而又包之是與食於人已而裹其餘

將去何異與君子甯為是乎言傷廉也既饗歸賓俎所

以厚之也言父母家之主今賓客之是孝子哀親之去

也孔氏曰或人言喪禮既設遣奠事畢包裏遣奠之餘

以去猶如生人食於他家食畢而裹其餘相似君子食

於他家不應裹其餘食以去既設遣奠亦不應包餘而

去愚謂或人謂既食而裹其餘則傷於廉非君子之道

今既遣而包其餘是不以君子之道處其親也大饗諸

侯相饗也大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乃主人之所以

待賓而非賓之所自取則初無傷於廉也父母家之主

今長往不返其奠餘之物乃俟主人而送之正與待賓

客同是乃人子之所以致其哀也再言子不見大饗乎

所以深嘆或人也

非為人喪問與賜與釋文爲于賜反與音餘

鄭氏曰此上滅脫未聞其首云何言非是為人喪而問

之與人喪而賜之與問遺也久無事曰問孔氏曰此語

接上之辭故鄭云滅脫與語助也豈非為人之有喪而

問遺之與人之有喪而賜與之與平敵則問卑下則賜

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

鄭氏曰謂受問受賜者也孔氏曰此論身有喪拜謝之

禮三年之喪謂父母長子也其實杖期以上皆為喪拜

愚謂喪拜有二法稽顙而後拜拜而後稽顙也吉拜頓

首之拜也其異者尚右手耳說詳禮弓上

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經而受

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釋文遺於季反下文同必三如字又息暫反

鄭氏曰受之必正服明不苟於滋味薦於廟貴君之禮

孔氏曰衰經而受之雖受之而不得食也尊者食之乃

得食肉猶不得飲酒故喪大記云既葬若君食之則食

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梁肉若有酒醴則

辭愚謂喪不食肉飲酒故遺之酒肉必三辭至其不可

辭而後受之也於受之特言主人者明雖在喪不使人

代受也在喪衰經不離身特言衰經以受之又明不為

受賜變喪服也薦謂薦於死者受而薦之祭君賜也

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

遺人可也

鄭氏曰言齊斬之喪重志不在施惠於人愚謂從父兄

弟大功之服也言此則期喪以上既卒哭不遺人可知

矣然可也者畧許之辭則不若不遺人之為尤得也○

自非為人喪至此明在喪受問遺之法

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刻釋文縣音元期音甚下同刻徐以漸反

鄭氏曰言其痛之惻但有淺深也愚謂刻削也斬之痛

深刻之痛淺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

之則服其服而往

鄭氏曰功衰既練之服也孔氏曰重喪小祥後衰與大

功同故曰功衰衰雖外輕而痛猶內重故不得弔人也

自諸侯達諸士貴賤同然也如有服謂有五服之親喪

功衰雖不弔人若自有五服之親喪而往哭之則不著

已功衰而依彼親之服以服之申骨肉之情也賀瑒云

新死者服輕不為制服往哭之則暫服其服事畢反

故服也庾氏云此謂小功以下之親始聞喪不為制服
至於往弔哭乃服其服皇氏云此文雖在功衰之下而
實通初喪假令初喪而有五屬之親死則亦斂服五服
之服而往彼哭也愚謂三年為父既練衰七升與降服
大功同為母既練衰八升與正服大功同故曰功衰曾
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
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功衰
雖不弔人若有五服之親喪則服新死者之服而往哭
之此雖承功衰而言其實未練亦然禮弓曰有殯聞遠
兄弟之喪雖總必往皇氏謂實通初喪是也大功之麻
變三年既練之葛此僅服其服而哭之賀氏庾氏謂惟
據小功以下輕喪亦是也服問曰小功不易喪之練冠
如免則經其總小功之經因其初葛帶○鄭氏曰諸侯

禮記集解卷四十一

五

服新死者之服而往哭謂所不臣也孔氏曰所不臣者
謂始封不君臣諸父昆弟愚謂諸侯絕旁期惟尊同乃服
非尊同雖所不臣不服也若通哭諸侯則不得云往哭
此自諸侯達諸士惟據功衰不弔而言如有服以下特
謂大夫士之禮耳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二月而祥十五日而禫練則弔釋文釋
禮大威反○自十五月而禫以上十八字舊在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上鄭云當在練則弔上
鄭氏曰此謂父在為母也父在為母功衰可以弔人者
以父在故輕於出也然則凡齊衰十一月皆可以出矣
愚謂此謂父在為母及為妻之服也為母本三年以父
在而降周景王有后與太子之喪而叔向謂其有三年
之喪是妻之喪雖非三年亦本有三年之義以不敢同
於母而降凡期之喪至十三月於主人之練而除若無

三年者則亦於十三月而除惟父在為母及為妻則有
練有祥有禫與三年之喪同以其本由三年而降也既
有練有祥有禫則其變除之服亦悉與齊衰三年同矣
十一月而練者以期喪皆十三月而除此練後尚有祥
禫故視三年練祭滅其二月也十二月而祥者凡期喪
以十三月而除此亦於大祥而除衰杖也十五日而禫
者三年之喪祥禫中間一月故此亦祥後二月而禫仿
三年之禫而制之也三年之喪練不弔此練則弔者為
其去除喪之期近也

石經無

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而字
鄭氏曰聽猶待也事謂斂斂執紼之屬愚謂既葬大功
弔者謂大功既葬可以弔人也哭而退不聽事者言大
功既葬弔人哭畢即退不待主人襲斂之事為其忘已

禮記集解卷四十一

六

哀也孔氏曰期喪練弔亦然
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
執事釋文功衰弔本又作大
功衰弔庾云有大字非

鄭氏曰謂為姑姊妹無主殯不在已族者孔氏曰期喪
既葬受以大功衰執事擯相也愚謂大功既葬乃弔此
期喪未葬即弔者蓋以殯不在已族故也然則凡姑姊
妹之大功皆如此而大功既葬而弔專為本族之服矣
小功總執事不與於禮釋文與
鄭氏曰禮饋奠也孔氏曰總小功服輕故未葬便可弔
人不論鄉人之同異也亦為彼擯相但不得助彼饋奠
耳曾子問云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是擯相輕
而饋奠重也
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

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釋文封彼驗反又如字

鄭氏曰此弔者恩厚薄去遲速之節也相趨謂相聞姓名來會喪事也相揖嘗會於他也相問嘗相惠遺也相見嘗執摯相見也附皆當作附孔氏曰相趨謂與孝子本不相識但相聞姓名而來會趨喪也情既輕故柩出廟之宮門而退相揖謂經會他處相揖者也思微深故柩出至大門外哀次而退相問恩轉深故至窆竟而退相見恩轉厚故至葬竟孝子反哭至家而退朋友情重生死同殷故至主人虞祔而退也然與死者相識其禮亦當有弔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今註云弔則知是弔生人也愚謂知生者弔知死者傷若通而言之皆謂之弔也此所言相趨之等蓋皆與死者恩誼淺深之異也相趨謂嘗相聚會而趨就若檀弓趨而就子服伯子於

禮記集解卷四十一

七

門右是也相揖謂嘗相聚會而相與為禮若陳司敗揖巫馬期是也

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釋文坎口敢反○鄭註坎或為填

鄭氏曰言弔者必助主人之事從猶隨也成人二十以上至四十丁壯時非鄉人則少長皆反優遠也孔氏曰鄉人同鄉之人也盈坎者謂窆竟以土盈滿其坎五十始衰故窆竟孝子反哭老者亦從孝子反也四十強壯故待土滿坎而反也若非鄉人則無問少長皆從主人反優饒遠者○從三年之喪至此明弔喪之節

喪食雖惡必充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聽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為死釋文視如

字徐而志反為于偽反

鄭氏曰疑猶恐也愚謂目昏則視不明耳聾則聽不聰肢體憊則行不正心志昏則不知哀四者皆哀毀之過也病謂病其不知禮也

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釋文人食之音嗣

鄭氏曰往而見食則可食也為食而往則不可黨猶親也非親而食則是食於人無數也孔氏曰親族不多若非親而輒食則無復限數必至忘哀愚謂期三年之喪既葬適人雖其黨不食也喪大記曰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則外此皆不食矣

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釋文酪音洛食上如字下音嗣

禮記集解卷四十一

六

鄭氏曰功衰齊斬之末也酪酢醢呂氏大臨曰不能食食鹽酪可也喪大記曰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蓋人有所不能亦不可強也

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為病君子弗為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釋文弱音羊創初良反

鄭氏曰毀而死是不重親○自喪食雖惡必充飢至此明居喪毀瘠節制之事

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地釋文免音問地音古鄭反

鄭氏曰言喪服出入非此二事皆冠也免所以代冠人於道路不可以無飾堦道路孔氏曰從柩謂送葬從柩去時也反哭葬竟還時也道路不可無飾故孝子送柩反哭於道得免非此則不得免於道路也此謂葬近而反哭者若葬遠反哭在路則著冠及郊而後反著免

凡喪小功以上非虞附練祥無沐浴

鄭氏曰言不有飾事則不沐浴孔氏曰言小功以上各

在其服限如此練祥不主大功小功也士虞禮沐浴不

櫛鄭註云唯三年之喪不櫛期以下櫛可也又士虞禮

云明日以其班附沐浴櫛註云彌自飾此雖士禮大夫

以上亦然愚謂虞附練祥必沐浴接神宜自潔也非是

則否哀不在於飾也總麻思輕雖沐浴可也

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

也大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釋文辟

鄭氏曰言重喪不行求見人爾人來求見已亦可以見

之也不辟涕泣至哀無飾也孔氏曰小功請見人可也

則大功不可也此小功文承疏衰既葬之下則小功亦

謂既葬也凡言見者謂與人尋常相見不論執摯之事

而皇氏謂見人為執摯相見若然父母之喪豈謂執摯

相見乎愚謂凡相見之禮賓主以摯相投此執摯謂受

賓摯而執之也大功之喪若尋常人來見已則可見若

人執摯見已則已不可見之而執摯也大功如此則疏

衰可知

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

而從政小功總之喪既殯而從政釋文期音基

從政謂出而從國家之政也禮運曰三年之喪期不使

蓋三年之喪祥而從政者正也期而從政者權也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

焉何常聲之有

鄭氏曰嬰猶驚彌也言其若小兒亡母啼號安得常聲

乎所謂哭不偯

禮記集解卷四十一

九

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

鄭氏曰卒哭而諱自此而鬼神事之尊而諱其名父為

其親諱則子不敢不從諱也為王父母以下之親諱謂

士也天子諸侯諱羣祖孔氏曰父之王父母於已為曾

祖父母正服小功不合諱以父為之諱故子亦同於父

而諱之父之兄弟於已為叔伯正服期父亦為之期是

父與子同有諱也父之世父叔父於已是從祖正服小

功父之姑於已為從祖姑在家正服小功出嫁總麻皆

不合諱以父為之諱故已從父而諱父之姊妹於已為

姑在家正服期出嫁大功是已與父同為之諱也愚謂

曲禮遠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遠事父母則不諱王父

母此又諱及曾祖者蓋父遠事其父故為其祖諱已又

遠事其父故又為父之祖諱也不言父之父母者王父

母與父同諱則父母可知父之王父母世父叔父及姑

若不遠事父者皆不諱也

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

諱

鄭氏曰母為其親諱子孫於宮中不言妻為其親諱夫

於其側亦不舉也孝子問名心懼凡不言人諱者亦為

其相感動也子與父同諱則子可盡會祖之親也從祖

昆弟在其中於父輕不為諱與母妻之親同名重則諱

之孔氏曰從祖昆弟父服小功不為之諱已又不得從

父而諱若母妻諱與從祖昆弟名相重累則諱之不但

官中旁側其餘處皆為之諱也愚謂母之諱於已小功

親也妻之諱於已總親也皆不在應諱之限故母之諱

在宮則諱之妻之諱在其側則諱之出宮則不諱矣上

禮記集解卷四十一

三

文子與父同諱雖盡曾祖之親然皆父之尊長與其兄弟也從父昆弟父報服期然卑屬也父不為之諱於已為大功亦不諱若從祖昆弟視從父昆弟又疎乃反諱之何耶且親之有諱不諱為思之有淺深也從祖昆弟乃小功之親雖與母妻之諱同其思非因而加隆也何以遂當為之諱耶疑此文有誤脫耳註疏之說蓋未必然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釋文冠古亂反下同三息暫反○鄭註雖或為唯

鄭氏曰言雖者明齊衰以下皆可以喪冠也始遭喪以其冠月則喪服因冠矣非其冠月待變除卒哭而冠次廬也孔氏曰冠於次者謂加冠於廬次之中若齊衰以下加冠於次舍之處愚謂以喪冠者謂既及冠年而遭

禮記集解卷四十一

至

喪則於成服之日就喪次而冠之雖三年之喪可也者冠為嘉禮而三年之服尤重疑非用嘉禮之時故曰雖三年之喪可也然則齊衰大功得因喪而冠可知矣入者入於殯宮也入哭踊三者三乃出蓋若見之然此三年之喪以喪冠者之禮也若冠年在遭喪之明年則因變除而冠其禮亦如之其非三年之喪則冠畢至明日朝夕哭乃入即位也○孔氏曰夏小正二月綬多士女是冠用二月假令正月遭喪則二月不得因喪而冠必待變除受服乃可冠矣愚謂因喪而冠者固當以成服之日或變除之節然士冠記云履夏用葛冬皮屨則冬夏皆可冠初無限以二月之法因變除而冠喪在隔年至明年受服乃及冠年者則然亦惟齊斬之服有此若大功小功則喪末可用吉禮而冠矣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殯之小功則不可釋文取七世反又如字

鄭氏曰此皆謂可用吉禮之時父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嫁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婦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妻下殯小功齊衰之親除喪而後可為昏禮孔氏曰大功之末云身不云父小功之末云父不云身互而相通是於身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小功之末非但得冠子嫁子復可取婦也下殯之小功不可冠取若長中殯之大功理不得冠取矣愚謂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皆以卒哭後為末蓋喪以卒哭練祥為變除之大節期功之喪自卒哭以至除喪其間別無變除故止為一節而皆謂之末也昏禮攝盛視冠為重而嫁子則禮成於壻家取婦則禮成於已家故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而未可取婦也下殯小功之末非但不可取妻且不可冠以其本齊衰之親也則齊衰之末不可冠取明矣然上言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則齊衰以下得因喪冠明矣此又言大功小功之喪至喪末乃用吉禮冠者蓋因喪冠為不欲以未成人之服服其親也然喪有輕重而應冠之人亦有當室不當室之異故或因喪服而冠或待喪末用吉禮而冠也說詳會子問

禮記集解卷四十一

至

禮記卷四十一終 貢生秦順後學周異操校

禮記卷四十二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 國史館纂脩孫希旦集解

雜記下第二十一之二

凡弁經其衰侈袂

弁經大夫以上之弔服也侈大也士之弔衰袂二尺二寸圍殺之至袪而為一尺二寸與元端服同大夫以上之弔衰其袂不圍殺故曰侈袂○鄭氏曰侈猶大也袂之小者二尺二寸大者半而益之則袂侈三尺三寸孔氏曰士則其衰不侈故周禮司服有元端素端註云變素服言素端者明異制大夫以上侈之明士不侈故稱端愚謂註疏之說非也少牢禮主人朝服主婦祿衣侈袂鄭氏按儀禮作錫衣此從主人之朝服與祿衣相當祿衣侈袂則朝服可知朝服侈袂則弁冕之服亦侈袂

禮記集解卷四十二

可知左傳晏子端委立於虎門則朝服亦名端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大戴禮武王端冕而受丹書大戴禮哀公問端衣元裳冕而乘輅韓非曰樂社者擣楨而置之端冕而祀之是冕服亦名端朝服與冕服皆侈袂而其制皆端則謂侈袂為益其袂為三尺三寸者必不然矣喪衰名為端衰喪服記言喪衰之制曰衣帶下尺衽二尺有五寸袂屬幅衣一尺有二寸袂尺二寸此士之喪衰也士以元端為祭服其喪衰與元端同制是元端服衣與袂皆二尺二寸而其袂則圍殺之為一尺二寸蓋元端服自天子以下皆用於燕居故殺其袂者所以便事也自朝服以上皆用於朝祭故其袂二尺二寸而不圍殺不殺則袂侈矣雖士之朝服爵弁服亦然士之喪衰及弔衰皆用元端服之制大夫則喪衰弔服其首服

皆以弁故其衣皆侈袂與士異也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釋文與音問又如字辟音避一音婢亦反

鄭氏曰宮中子與父同宮者也禮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與於樂謂出行見之不得觀也大功將至辟琴瑟亦所以助哀也崔氏靈恩曰父有服齊衰以下之服也若重服則期後猶有子姓之冠自當不得與於樂愚謂大功將至謂他人有大功之喪者也已於其將至而為之辟琴瑟君子不奪人之喪忠恕之道也大功且然則重者可知小功至不絕樂者服輕也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

禮記集解卷四十二

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鄭註里或為士鄭氏曰此謂姑姊妹無子寡而死也夫黨無兄弟無總之親也其主喪不使妻之黨而使夫之族人婦人外成主必宜得夫之姓類里尹主之喪無無主也里尹閭胥里宰之屬王度記曰百戶為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里尹主之亦斯義也或曰主之者謂妻之黨自主之非也夫之黨其祖姑也孔氏曰周禮六鄉之內二十五家為閭閭置一胥中士也六遂之內二十五家為里里置一宰下士也愚謂四民羣萃州處而乃有死而無前後家東西家者謂其所與居者皆妻之黨而無可以主其喪者也里尹於民為親故無主則為之主蓋哀其顛連無告而為之治其殯葬虞祔之事古者吏之於民其所以用恩者如此

其至也或曰主之者記者又引或人之說以為夫若無族而又無前後家東西家則妻之黨可以主之而還祔於夫之黨蓋不得已而通禮之窮也

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

鄭氏曰吉凶不相干也麻謂經也紳大帶也喪以要經代大帶也麻不加於采者采者不麻謂弁經者必服弔服是也采元纁之衣孔氏曰麻者不紳言著要經者不得著大帶也執玉不麻者謂平常手執玉行禮不得服衰麻也案聘禮已國君薨至於主國衰而出註云於是可以凶服將事似行聘享之事執玉得服衰經者彼謂受主君小禮得以凶服若行聘享大事則吉服故鄭云其聘享之時自若吉也麻不加於采者謂弁經之屬不得加於元衣纁裳之上也愚謂麻者不紳此麻謂首經

禮記集解卷四十一

三

也謂首著麻經則身著麻帶不得以大帶配之也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此麻兼謂經帶也執玉不麻謂喪中執玉則不得服首經麻帶也故聘禮遭喪大夫練冠長衣以受上篇致含宰朝服取璧皆不服經帶也麻不加於采謂首服元冠則不加麻經身服元纁則不加麻帶也麻不加於采而弔者小斂加武帶經其時主人未成服弔者猶元冠緇衣也以是知弔經皆葛經也惟朋友則至成服而易以麻

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卽位自因也

鄭氏曰禁哭謂大祭祀時雖不哭猶朝夕奠自因自用

故事

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釋文偯於豈反說文作憇廬本又作菲扶味反鄭氏曰未成人者不能備禮也當室則杖孔氏曰案問

喪云童子當室則免而杖矣戴德云童子當室謂十五以上若世子生則杖故曾子問云子衰杖成子禮是也皇氏云童子當室則備此經中五事特云杖者舉重言也愚謂偯哭之餘聲也問傳曰大功之哭三折而偯則父母之喪雖成人哭亦不偯矣而此云童子哭不偯者彼謂始死之時雖成人哭父母亦不偯所謂嬰兒中路失其母是也若既葬以後則成人哭有曲折餘聲惟童子不偯也童子當室則杖以其為喪主也喪服傳曰杖者所以擔主也喪大記曰喪有無後無無主主幼則使人抱之既使人抱之則必當為之執杖是為喪主始生即杖不獨世子也至於踊與居廬則非孩提所能雖世子亦必待稍長矣皇氏謂杖則備此五事者亦未必然大約十五以上則五者備有而天性淳至者或亦非年

禮記集解卷四十一

四

之所能限也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

鄭氏曰伯母叔母義也姑姊妹骨肉也陸氏佃曰疏衰大功文也踊絕不絕情也伯叔母之喪文至而情不至姑姊妹之大功文不至而情至知此者則凡於禮知由於內矣故曰由文矣哉若夫徒文具而無至誠惻怛之實失是矣

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為之也釋文相息亮反

鄭氏曰亦記失禮所由始也泄柳魯穆公時賢人也相相主人之禮愚謂詔辭自右以代尊者出命也相禮與詔辭別當由左由右非也案檀弓有若之喪悼公弔焉

子游擗由左是子游之先擗者失禮由右而子游正之也泄柳之母死擗者尙知由左至泄柳死其徒又復失禮也

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

釋文飯扶晚反

鄭氏曰此謂夏時禮也周禮天子飯合用玉孔氏曰典瑞云大喪共飯玉合玉是周禮天子飯合用玉案禮戴說天子飯以珠合以玉諸侯飯以珠合以璧大夫士飯以珠合以貝此等皆非周禮並夏殷之法左傳成十七年子叔聲伯夢食瓊瑰哀十一年齊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此等皆是大夫而以珠玉為含者以珠玉是所合之物故言之非謂當時實合用珠玉也愚謂飯合也對文則米曰飯貝玉曰合通而言之合亦謂之飯也周禮玉府共含玉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上篇諸侯致含以

禮記集解卷四十一

五十一

璧左傳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士喪禮實貝三不用玉則大夫以上合用貝玉士惟用貝也此但言貝者據上下之所通用者言其差爾鄭氏以為夏禮無所據也

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

鄭氏曰尊卑恩之差也天子至士葬即反虞孔氏曰大夫以上葬與卒哭異月者以其位尊念親情深於時長遠士職卑位下禮數未申故三月而葬葬罷即卒哭天子至士葬即反虞者以其不忍一日未有所歸尊卑皆然

諸侯使人弔其次含禭贈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

諸侯於鄰國之喪先行弔禮其次致璧以飯合其次致

禭以襲斂其次致贈物以助葬皆以喪事之所用為先後未則弔使自臨故曰其次如此也案士喪禮始死有致禭葬時有致贈此含禭贈同日畢事者蓋同國之禮禭贈異時各致異國之禮則禭贈一時並施故春秋文五年成風之喪天王使榮叔歸含且贈而子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以將之亦始死即致贈皆異國之禮也雖贈禭並施至葬時別遣人會葬故文五年王使召伯來會葬會葬則當致贈也

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為士比殯不舉樂

釋文此必利反為于偽反

孔氏曰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此云無算謂有師保恩舊之親故問之無算或可喪大記云三問者君自行此云無算者遣使也愚謂問之者或親往或使人也

禮記集解卷四十一

六十一

無算謂無一定之數也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此云無算者疾有久暫劇易之不同不可為一定之數故曰無算要其多者不過三問也於士但一問之而已大司樂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縣此君為大夫比卒哭不舉樂當弛縣為士比殯不舉樂則但去樂也

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紼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

釋文葆音保引以慎反

鄭氏曰升正柩者謂將葬朝於祖正柩於廟也廟中日紼在塗曰引互言之御柩者居前道止之大夫士皆二紼孔氏曰升正柩者謂將葬朝於祖廟柩升廟之西階正於兩楹之間其時柩北首故既夕禮云遷于祖用軸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間是也皆銜枚者謂執紼之人

口皆銜枚止諠囂也司馬夏官主武故執金鐸率眾左
 右各八人夾柩以號令於眾也匠人工人羽葆者以鳥
 羽注於柄頭如蓋謂之羽葆葆謂蓋也執蓋物御柩謂
 執羽葆居柩前御行於道示指揮於路為進止之節也
 愚謂周禮鄉師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遂人
 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及葬帥而屬六綽天子執綽
 之人出於六鄉六遂則諸侯執綽之人出於三鄉三遂
 也諸侯三鄉三遂而執綽五百人則天子六鄉六遂而
 執綽者千人矣執綽者天子千人諸侯五百人大夫三
 百人則士百人與周禮大司馬註云枚如著銜之有繯
 結項中軍法止語為相疑惑也司馬謂兩司馬也周禮
 大司馬教大閱兩司馬振鐸兩司馬即鄉遂之閭胥里
 宰平時則屬於地官而掌閭里之政教有事則屬於司
 馬而主徒役之政令也匠人匠師蓋冬官之考也執羽
 葆於柩前以指揮為柩行抑揚左右之節也周禮喪祝
 及朝御匱及葬御匱出宮乃代又鄉師大喪執纛以與
 匠師御匱而治役是王喪朝廟以喪祝御匱及出宮而
 代以鄉師與匠師也士喪記云遂匠納車于階間是柩
 車者匠師之所職而鄉師統領六鄉徒役是其所主故
 以此二人御匱諸侯之禮蓋亦然此不言喪祝及鄉師
 者文畧也朝廟屬於輔軸謂之綽在塗屬於柩車謂之
 引於諸侯言執綽於大夫言執引互相備以見所用之
 人數及執綽御柩之法朝廟與在塗時並同也大夫二
 綽不言者從上差之可知也不言銜枚者大夫執引之
 人或出於朋友鄉黨之助不可以徒役之法治之也茅
 編緝白茅為之亦所以指麾也左傳楚軍前茅蓋此類

也士御柩以功布
 孔子曰管仲饗簋而朱紘旅樹而反站山節而藻稅賢大
 夫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
 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釋文於檢反本亦作揜偪音
 作損
 說見禮器及郊特牲鄭氏曰難為上言其僭天子諸侯
 難為下言其偪士庶人
 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
 或為越疆
 婦人無境外之事故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則雖兄
 弟之喪不奔也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尚歸又以明父
 母之喪無不奔者也孔氏曰女子出適為父母期而云
 三年者據本親言之也
 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夫人
 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釋文闈音章劉
 昌宗音暉○鄭註
 闈門或為帷門
 鄭氏曰以諸侯之弔禮謂其行道車服待之若諸侯然
 謂主國所致禮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女子不自同於
 女賓也宮中之門曰闈門為相通者也側階旁階也他
 謂哭踊鬚麻愚謂闈門宮旁小門也左傳齊子我屬徒
 攻闈與大門考工記曰闈門容小扁參个側階北階也
 側特也堂南東西有階其北惟東方有之故曰側階升
 自側階自東房而出於堂也入自闈門則不入大門升
 自側階則不升路寢前之西階皆變於吉時也君在阼
 謂在阼階下之位明不為變位以其非賓客也
 嫂不撫叔不撫嫂

鄭氏曰遠別也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眾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釋文其行

孔氏曰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今不能撫養使民逃散故土地有餘而民不足役用民眾彼此均等而他人功績倍多於已由已不能勸課督率也愚謂三患皆為學之事弗得聞則無以知其理弗得學則無以習其事弗能行則無以體其實也五恥皆從政之事居其位無其言則謀謨不足以稱其位有其言無其行則猷為不足以副其言既得之而又失之則才德不足以保其祿地有

禮記集解卷四十二

九

餘而民不足則恩惠不足以懷其民眾寡均而倍焉則才力不足以立其事也○方氏慈曰孔子嘗謂鄙夫事君其未得之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此乃言既得之又失之蓋鄙夫之心在乎固其位君子之心在乎稱其位勢不足以固其位而失之者鄙夫所患也德不足以稱其位而失之者君子所恥也此所以為異愚謂君子之所恥者謂已之職業不脩而見穢奪也若不當失而失之君子固未嘗以為恥而當失而不失君子尤不能以一日安也

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

鄭氏曰自貶損亦取易供也駑馬六種最下者下牲少半若特豕特豚也孔氏曰校人馬六種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此五路所乘駑馬負重致遠所乘凶年人君

自貶損乘駑馬也天子諸侯及天子大夫常祭用六牢凶年降用少牢諸侯大夫常祭少牢降用特豕士常祭特豕降用特豚如此之類皆為下牲也

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鄭氏曰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釋文樂音洛

禮記集解卷四十二

十

齒位於是時民無不醉者如狂矣曰未知其樂怪之蜡之祭主先嗇而祭司嗇勞農以休息之言民皆勤稼穡有百日之勞喻久也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非女所知言其義大孔氏曰蜡祭飲初正齒位及飲未醉無不如狂者也子貢以禮儀有序乃是可樂今醴飲號啾人皆若狂則非歡樂故曰未知其樂也孔子言蜡而飲是報民一年之勞苦故云百日之蜡也言百日者舉其全數喻久其實是一年之勞苦也今日歡休恣其醉如狂是由於君之恩澤故云一日之澤也其義深遠故曰非爾所知也張謂張弦弛謂落弦孔子以弓喻民弓張而不落弦則絕其弓力喻民久勞而不息則亦損民之力縱令文武之治亦不能使人之得所也弓久落弦而不張設則失其往來之體喻民久休息而不勞

苦則民有驕逸之志民若如此文武不能為治也弓一
張一弛喻民勞逸相參調之以道化之以理則文武治
民之道也○愚謂鄉飲酒之禮安燕而不亂而蜡祭飲
酒至於一國之人皆若狂何也蓋賓賢能之禮專於士
故節之以禮而不過蜡祭飲酒逮乎民故思惠浹洽而
醉飽有所不禁也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
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

孔氏曰左傳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孟獻子曰
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卜耕今既
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據獻子此言郊天用周之三月
而禮記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
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此與禮記俱稱獻子

二文不同必有一謬禮記後人所錄左傳當得其真若
七月而禘獻子為之則當獻子之時應有七月禘者蒸

嘗過則書禘過亦宜書何以獻子之時不書七月禘也
左傳襄七年疏愚謂魯無夏至禘亦無冬至郊魯郊皆以孟春

正月此記所言其誤無疑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郝氏敬曰魯昭公之世王命不行於天下久矣諸侯繼
世自立且不由天子況其夫人乎諸侯之不娶同姓者
未必皆有王命也因昭公娶吳女附會之耳愚謂郝氏
之說似矣而未盡也婦人從其夫之爵位夫祭於朝則
妻貴於室矣故王藻曰唯世婦命於奠醢其他則皆從
男子未有既命其夫又命其妻者也春秋於魯適夫人
之喪皆書夫人某氏薨獨昭公夫人書孟子卒定公夫

人書妣氏卒蓋當時不以夫人之禮治其喪故春秋不
稱夫人不書薨以見當時臣子怠慢之罪讀者不察遂
以為二夫人不命於天子故其書之如此又以昭在定
先而所娶者乃吳女遂以為昭公取同姓故不請命於
天子而夫人之不命自此始而不知夫人本無受命之
法也

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也釋文為于僞反下為夫為之服同

外宗宗婦也以其自他族來嫁於宗內故曰外宗周禮
外宗宗廟之祭佐王后薦玉豆既豆邊王后以樂羞盞
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祭統云宗婦執盞從特牲禮
宗婦執兩邊戶外坐主婦致爵于主人宗婦贊豆皆與
周禮外宗之所職者相合則外宗即宗婦明矣內宗宗
女也服問曰諸侯為天子服斬夫人猶外宗之為君也

此言外宗為君猶內宗臣為君服斬其妻從服齊衰是
諸侯夫人之於天子與內外宗之於君皆服齊衰期也
然諸侯夫人之為天子乃從服也從服不累從故但為
天子服而不服王后內外宗於君夫人本有服者也故
不但為君服而并為夫人服其為君皆齊衰期其為夫
人則各依本服之月數而服則皆以齊衰也○鄭氏曰
外宗內宗皆謂嫁於國中者也為君服斬夫人齊衰不
敢以其親服至尊也外宗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
從母皆是也內宗五屬之女也其無服而嫁於諸臣者
從為夫之君嫁於庶人從為國君孔氏曰古者大夫不
外娶故君之姑姊妹嫁於國內大夫為妻是其正也舅
之女及從母在國中者非正也以諸侯不內娶諸侯雖
曰外取舅之女及從母元在他國不得來嫁與已國卿

大夫為妻以大夫不外娶愚謂鄭氏以內宗為五屬之
女及言內宗無服而嫁者之服皆是也至其以外宗為
姊妹之屬及謂內外宗皆為君服斬則非是婦
人不貳斬故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降服齊衰不杖
期雖諸侯之女子子適人者亦然也豈有內外宗乃為
君服斬乎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特主男子言之耳至
大夫不外娶雖公羊之說然士昏禮有饗他邦送者之
禮則卿大夫亦非不可外娶矣

廡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
道也

鄭氏曰言拜之者為其來弔已宗伯職曰以弔禮哀禍
災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辟
禮記集解卷四十一

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為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為之服
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釋文上時掌反辟匹亦反

鄭氏曰管仲言此人可也但居惡人之中使之犯法自
管仲始亦記失禮所由也善桓公不忘賢者之舉宦猶

仕也此仕於大夫更升於公與違大夫之諸侯同禮不
反服愚謂上以為公臣者蓋初以為已臣而其後薦之

於公也辟邪辟也言二人才本可用特所與遊者非其
人故至於為盜耳使為之服者使為服舊君齊衰三月

之服也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與君之諱同則稱字

鄭氏曰舉言也起立者失言而變自新與君之諱同謂
諸臣之名也

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釋文與音避預辟音避

鄭氏曰謂卿大夫也同僚將為亂已力不能討不與而
已至於鄰國為寇則當死之也春秋魯公子友如陳葬
原仲傳曰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孔氏曰內亂不與
謂力不能討也若力能討則討之愚謂內亂謂國內篡
弑不與言不可從於為亂蓋雖威劫利誘而毅然不回
若晏子之於崔慶遷伯玉之於孫甯是也外患謂國見
圍滅弗避謂見危授命

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
刻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釋文厚戶豆反刻以再反

鄭氏曰贊大行者書說大行人之禮者名也藻薦王者
也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也子男執璧作此贊

者失之矣孔氏曰贊明也周禮有大行人篇作此記之
前別有書論說大行人之禮其篇名謂之贊大行刻殺

也殺上左右角各寸半也五等諸侯圭璧俱以玉為之
故曰玉也藻謂以韋衣木以藉玉者三采朱白蒼也六

等六行也畫上三色每色為二行是三采六等案聘禮
記云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纁三采六等朱白蒼朱白

蒼按今聘禮記無重朱白蒼字蓋轉寫失去既重云朱白蒼是一采為二等
相間而為六等也五等諸侯皆一采為一就典瑞云公

侯伯皆三采三就謂一采為一就故三采三就其實采
別二就三采則六等也典瑞又云子男二采再就二采

謂朱綠也二采故二就其實采別二就二采則四等也
典瑞又云瑋圭璋璧琮纁皆二采一就以類聘此謂卿

大夫每采唯一等是二采共一就也與諸侯不同其天
子則典瑞云纁五采五就亦一采為一就五采故五就

其實采別二就五采則十等也敖氏繼公曰纁以帛為

之表元裏纁所以藉玉而又揀其上者也圭與纁皆九寸其長同若其廣則玉三寸而纁蓋一尺許也愚謂公侯伯執圭子男執璧此乃俱蒙圭言之者文不具也博三寸以下明圭之制也剡上左右各寸半者距圭上端之一寸半斜嚮上削之各至上端之中央而止其殺之度從上端之中央至兩畔從上端至下皆一寸半也聘禮記云纁皆元纁則以帛為之明矣舊說謂以韋衣木者非典瑞言公侯伯纁皆三采三就而此云三采六等則凡藻皆以二等為一就也此三采者以朱白蒼用五行相克之次則五采者以朱白蒼黃元而二采者以朱白也

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釋文當如字舊了浪反

禮記集解卷四十一

鄭氏曰子之食奚當者問其先世始仕食祿以何君時愚謂下執事謂士也記此者以其對辭得禮

成廟則覺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祝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封羊血流于前乃降釋文純其反拭音式封若圭反

鄭氏曰廟新成必覺之尊而神之也宗人先請於君曰請命以覺某廟君諾之乃行居上者宰夫也宰夫攝主也拭靜也自由也孔氏曰爵弁士服純衣謂絲衣則元衣纁裳也大戴禮禮廟篇云成廟則覺以羊君元服立於寢門內南鄉祝宗人宰夫雍人皆元服宗人曰請命以覺某廟君曰諾遂入雍人拭羊乃行入廟門既云拭羊乃行入廟門是拭羊在廟門之外元服謂朝服緇衣素裳其祝宗人等入廟之時則爵弁緇衣雍人舉羊升

屋自中者熊氏云謂抗舉其羊升於屋由屋東西之中兩階之間而升也中屋南面者謂當屋棟之上東西之中而南面封割其羊使血流于前雍人乃降皇氏云舉羊謂縣羊升屋謂掛羊於屋自中謂在屋之中中屋謂羊在屋棟之下縣之上下空處今謂屋者謂室之在上之覆也前云升屋下云乃降與喪大記復者升屋其文正同何得以升為縣又中屋為屋棟去地上下為中此正得云屋中不得云中屋若室裏縣羊血則當羊而下何得云血流于前又下文其衄皆於屋下明知其覺則在屋上檢勘上下皇氏之說非也愚謂此章皆大戴禮諸侯覺廟禮文成廟則覺之者謂祖廟新遷改塗易檐既成則覺之也故大戴禮宗人請於君曰請命以覺某廟謂高祖廟遷則覺高祖廟祖廟遷則覺祖廟也覺磔

禮記集解卷四十一

攘之祭名毛牲謂之幾羽牲謂之衄覺其大名也周禮幾又作劓又作祈衄或作珥祈者祈福祥珥者弭禍災覺者欲其消覺咎也下文門夾室用鷄曰衄此不曰幾而曰覺者下文用羽牲曰衄明此用毛牲是幾此用毛牲曰覺明下用雞亦是覺互相備也祝小祝也小祝掌侯禋禱祠之祝號宗人掌禮宗伯之屬也宰夫於諸侯司徒之屬也雍人內饗也周禮內饗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大戴禮云君元服立於寢門內南向祝宗人宰夫雍人皆元服元服即純衣也爵弁純衣士之祭服則此四官皆諸侯之士也君亦元衣者敬其事也不服冕者覺廟禮輕也據大戴禮請命時已元服則亦已爵弁孔氏謂廟門外朝服緇衣入廟乃爵弁純衣非也凡言元衣元服皆祭服朝服色緇不可謂之元衣且此言

爵弁純衣於拭羊之上可謂入廟乃爵弁乎祝之以辭告神也碑以石爲之在庭之中所以識陰陽引日景也北面於碑南蓋參分庭一在南也東上者宰夫攝主最在東宗人掌禮事次之祝掌告神又次之雍人掌割牲又次之也自中自兩階間東西之中中屋當屋極上東西之中也

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衄皆于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

釋文衄如志反鄉許亮反

孔氏曰門廟門也夾室東西箱也減於廟室故釐不用羊也門與夾室各一雞凡用三雞故曰皆也先門而後夾室夾室又卑於門也愚謂東西箱夾室之兩旁故曰夾室門當門謂在門內南面而當門之中也夾室中室

禮記集解卷四十一

七

謂在夾室之中亦南面也衄不於屋上者衄之禮畧也。有司宰夫宗人與祝也。有司鄉室當門皆北面東上告事畢告於宰夫也。○鄭氏曰衄謂將割牲以釐先滅耳旁毛薦之孔氏曰其衄皆於屋下者謂未割羊與雞之時先滅耳旁毛以薦神廟則在廟之屋下門與夾室則在門夾室之屋下衄訖然後升屋而費門當門夾室中室者謂衄訖爲釐之時門則當門屋之上中夾室則當夾室上之中割雞使血流愚謂據記文則廟用羊升屋而封之而謂之費門夾室用雞於屋下割之門當門夾室中室而謂之衄疏乃謂羊亦有屋下之衄雞亦有屋上之釐似欲以補記之所未及然此記所言實出於大戴禮釐廟篇彼云門以雞有司當門北面雍人割雞屋下當門夾室割雞於室中可見門夾室即在屋下

割雞別無屋上之釐而廟亦未必有屋下之衄矣蓋釐衄白爲二禮釐之禮重故在屋上衄之禮輕故於屋下周禮司約云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此亦於屋下爲之未必升屋也鄭氏云衄謂將割牲以釐先滅耳旁毛薦之則似先衄後釐故疏家申其說如此然衄滅耳旁毛之說本無所據而先衄後釐記中實無此義也盧辨大戴禮註云小戴禮割雞屋上然小戴記實無此語蓋南北朝講師相傳之說耳

反命于君曰釐某廟事畢反命于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

釋文朝直遙反

鄭氏曰君朝服者不至廟也愚謂門內路寢門內也反命時君南鄉於門內則請命時亦然始請命君亦元衣此反命君朝服者事畢禮殺也鄭氏謂君朝服者不至廟故疏謂大戴禮之元衣爲朝服非也

禮記集解卷四十一

六

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釐釐屋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釐之以殺豚釋文殺音加鄭氏曰路寢生人所居不釐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爾檀弓曰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也宗廟名器謂尊彝之屬孔氏曰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即歡樂之義也器之名者成則釐之殺殺豚血塗之也不及廟故不用羊若細者成則不釐也愚謂宗廟之器名者成則釐之以殺豚而齊宣王以牛釐鐘者戰國人君奢侈耳

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

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釋文此必利反

鄭氏曰行道以夫人之禮者棄妻致命其家乃義絕不

用此為始前辭不教謂納采時也此辭賓在門外擯者

傳焉賓入致命如初主人卒辭曰敢不聽命器皿其本

所齋物也律棄妻異所齋孔氏曰云官者明付受悉如

法也愚謂前辭不教者士昏禮納采主曰某之子慈愚

又弗能教是也敬須以俟命者謂不敢嫁以俟後命冀

其反之也左傳齊桓公歸蔡姬未絕之也蔡人嫁之齊

侯伐蔡寡君固前辭不教矣敢不敬須以俟命此即主

人之卒辭鄭氏謂別有敢不聽命之語非也官陳器皿

者夫人之器物各有典主之官今其官各以所典者陳

之主人亦使有司各以其官受之也

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柔盛使某也敢

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

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

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

釋文共音

鄭氏曰肖似也言不如人誅猶罰也棄妻者父兄在則

稱之命當由尊者出也唯國君不稱兄姑姊妹見棄亦

曰某之姑某之姊若妹不肖愚謂舅之辭則曰某之子

不敏兄則曰某之弟不敏餘與夫之辭同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

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殮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

子釋文少詩召反食

鄭氏曰貴其以禮待已而為之飽也時人倨慢若季氏

則不以禮矣少施氏魯惠公子施父之後愚謂玉藻曰

容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殮主人辭以疏則少施氏

之所以待孔子者乃禮之所當然而非有所過也但時

人知禮者少故孔子於少施氏而善之

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等

鄭氏曰納幣謂昏禮納徵也十箇為束貴成數兩兩合

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等一兩五等則每卷二丈也合

之四十尺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與愚謂納幣用帛以

五兩并而束之故曰納幣一束束五兩五兩即五匹也

謂之兩者指其卷數言之也帛長四十尺從兩頭各卷

至中央每卷二丈則每匹為兩卷矣凡用帛為禮者皆

以束納幣庶人用緇士以上用元緇而其為一束則同

也

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見已見

諸父各就其寢釋文見

鄭氏曰婦來為供養也其見主於尊者兄弟以下在位

是為已見不復特見諸父旁尊也亦為見時不來孔氏

曰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皆立于舅姑之堂下東邊

西鄉以北為上近堂為尊也舅姑在堂上婦自南門入

從兄弟姊妹前度即為相見不復更就其室見之諸

父夫之叔伯也既是旁尊故婦明日各往其寢而見之

愚謂姑亦旁尊也其尊與舅姑敵不當立於舅姑之堂

下此不當有姑字蓋經中多連言姑姊妹者遂誤衍耳

兄弟姊妹立於舅姑之堂下蓋兄弟為一行姊妹為一

行而兄弟在姊妹之前也其見諸父蓋在明日舅姑禮

婦之儀與

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鬢首釋文
髮音權又
居既反

鄭氏曰雖未許嫁年二十亦為成人矣禮之酌以成之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既笄之後去之鬢首猶若女有鬢紛也孔氏曰十五許嫁而笄則主婦及女賓為笄禮主婦為之若笄女賓以醴禮之未許嫁而笄則婦人執其禮無主婦女賓不備儀也既笄之後尋常在家燕居則去其笄而鬢首謂分髮為鬢紛也此既未許嫁雖已笄猶為少者處之愚謂女子十五而許嫁許嫁則笄矣未許嫁則二十而笄以二十乃成人之年故雖未許嫁亦笄也禮之謂既笄而以醴禮之也婦人謂在家之婦人若兄弟之妻及世叔母之屬也男子之冠使賓為之加冠又為之酌醴以禮之女子許嫁而笄其加

禮記集解卷四十一

三

笄及醴之之禮亦使女賓執之若未許嫁之笄則使家之婦人執其禮而不以女賓蓋婦人以得所從為榮女行著聞然後采擇加焉故未許嫁者於其笄貶其禮亦所以媿勵之也鬢首謂分髮為鬢紛未笄者之法也許嫁者笄後恆笄未許嫁者雖行笄禮而在家燕居則去其笄而鬢首仍為少者處之亦所以貶於許嫁者也

韞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韞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紕以五采釋文韞音必長直諫反又文允反紕音巡徐辭均反

鄭氏曰會謂領上縫也領之所用蓋與紕同在旁曰紕在下曰純素生帛也紕六寸者中執之表裏各三寸也純紕所不至者五寸與會去上同紕施諸縫中若今時條也孔氏曰韞長三尺與紳齊也下廣上狹象天地數

也會去上五寸者會謂韞之領縫也此縫去韞上畔廣五寸謂會上下廣五寸也紕以爵韞六寸者謂會縫之下韞之兩邊紕以爵韞倒攝之兩廂各三寸也不至下五寸者謂紕之兩邊不至韞之下畔闊五寸也純以素者謂紕所不至之處橫純之以生帛此帛上下各闊五寸也紕以五采者紕條也謂以五采之條置於諸縫之中也愚謂帛今之白色綾也紕以五采謂上之會兩畔之紕下之純其縫中皆以紕飾之其紕皆用五采絲織之也此為韞之制蓋君大夫士同也其異者天子前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

禮記集解卷四十一

三

禮記卷四十二終

同知銜署蘭溪縣湖南後學陶鴻勳校

禮記卷四十三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 國史館纂脩孫希旦集解

喪大記第二十二之一 別錄屬

孔氏曰按鄭目錄云名曰喪大記者以其記人君以下始死小斂大斂殯葬之事劉元云記謂之大者言其委曲詳備繁多愚謂士喪禮有記專記士喪禮之所未備者也此所記兼有君大夫士之禮所記廣大故曰喪大記

疾病外內皆婦

鄭氏曰疾困曰病應氏鏞曰婦庭及堂正家之常道今於此又皆婦者肅外內以謹變致潔敬以慎終也敖氏繼公曰婦者為將有事也

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 釋文縣音元去起呂反

鄭氏曰凡樂縣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去琴瑟者不命之士愚謂為將死不用且妨於喪事也大夫士賜樂者乃有縣士賜樂者少而琴瑟其所常御故言去琴瑟

寢東首於北牖下 釋文首手又反○鄭注北牖下或為北牖下今按室北無牖作牖為是士喪禮

鄭氏曰謂君來視之時也病者恆居北牖下孔氏曰論語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東方生長故東首鄉生氣疾者恆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則暫移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視之愚謂疾者居正寢北牖下也玉藻君子寢必東首所以受生氣也又室南近牖戶而光明北則深靜於寢處為宜是東首於北牖下者平時寢處之常也嫌疾病時或異平時故特明之至君視之則其東首雖

同而當遷於南牖下矣鄭氏以此為君來視之時則是臣處北牖下君乃當北面視之其說非是故孔疏駁正之

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

鄭氏曰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徹褻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互言之也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也體手足也四人持之為其不能自屈伸也敖氏繼公曰褻衣死衣也必易之者為其不可服故衣以死也衣云褻見其非上衣然則新者亦非上衣矣上衣者朝服元端之類不加上衣者為其後有襲斂等事皆用上衣故於此畧之愚謂人之魂魄聚則生散則死魂陽而魄陰人死則魂升於天而魄降於地始死體僵者魄之散也故廢牀而以尸就地冀魄之依之而還也既而氣絕者魂之散也故使人持衣而復欲魂之識之而返也廢牀與復同一義也褻衣裘葛袍繭紵之屬也上言褻下言新互見之也然則非朝服明矣自此以至於沐浴之前皆用人持手足至綴足用燕几則御者一人坐持其足而持手者猶二人也

男女改服

鄭氏曰為賓客來問病亦朝服也庶人深衣又士喪記註曰主人深衣愚謂男女改服者男子笄纁深衣婦人斬衰者去笄而深衣齊衰者骨笄而深衣也檀弓曰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問喪曰親死笄纁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此即下文始卒主人啼兄弟哭之節也衽深衣之衽也始死云扱上衽則前此已服深衣而至此第扱其衽則深衣為改服所服無疑也蓋疾時養者元端

非養或朝服或元端婦人則纓笄總元綃衣此皆吉服
非可施於始死而由吉趨凶必有其漸深衣在吉凶之
間故總服之其所以改服者固非為賓客來問疾而其
服亦非朝服也士喪記註以為深衣者雖得之而以為
但主人服此則亦未為得也

屬纊以俟絕氣釋文屬音獨纊音

鄭氏曰纊今之新綿易動搖置口鼻之上以為候愚謂
復以氣絕為節氣絕然後遷尸於牀而復

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死於男子之手

鄭氏曰君子重終為其相褻愚謂死謂氣絕也男子不
死於婦人之手者謂所使持四體屬纊之人皆以男子
而不以婦人也

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

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釋文通丁歷反

鄭氏曰言死者必皆於正處也寢室通耳其尊者所不

燕焉君謂之路寢大夫謂之適寢士或謂之適室內子
卿之妻下室其燕處也熊氏安生日諸侯夫人大夫妻

及士之妻卒皆於夫之正寢愚謂熊氏之說是也凡妻
之死皆與夫同處君夫人謂君之夫人也大夫世婦謂

大夫之世婦也內子卿之妻也曰路寢曰適寢曰寢皆
其夫之正寢也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內子未命謂其

夫未受爵命於太廟也君於卿大夫年五十乃假祖廟
而命之下室謂妻之寢也士喪禮既卒設牀第當牀而

遷尸遷而後行復事遷尸於寢由下室而遷於夫正寢
之牀下既遷尸乃復也內子未命者如此則世婦可知

蓋喪事有卿大夫之位君夫人則天子諸侯弔焉大夫

士之妻則君夫人卿大夫弔焉皆不可於婦人之寢褻
之故其死必皆於夫寢也內子未命者既死而遷尸則
凡卒於夫寢者皆於疾病而已遷矣不言男子死處者
死於適室士喪禮有明文則大夫以上亦從可知惟婦
人之禮未顯故特言之○鄭氏曰此變命婦言世婦者

明尊卑同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為適寢愚謂天子之次
婦曰三夫人諸侯之適妻亦曰夫人諸侯之次婦曰世

婦大夫之適妻亦曰世婦皆以其尊相當也此篇所言
世婦有指大夫之適妻者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復世婦

以禮衣內子為世婦之命授人杖士於大夫世婦之命
如大夫是也有指諸侯之次婦者君之喪五日授世婦

杖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
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夫人於世婦大斂焉是也鄭氏

似以此世婦為兼言君之世婦非也君夫人大夫世婦
與下士之妻一例不得兼言君之世婦也且君之下室

固無適寢之稱而世婦之喪君所不主其赴告不及於
鄰國其治喪蓋即於其寢耳

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

鄭氏曰復招魂復魄也階所乘以升屋者虞人主林麓
之官狄人樂吏之賤者階梯也奠虞之類愚謂此謂人

君之禮也有林麓謂其地與林麓近也使虞人設階者
以其常升山陵於設階之事習也無林麓謂其地與林

麓遠也狄人蓋冬官之屬鄭氏以狄人為樂吏蓋據祭
統而言然此篇言狄人設階又言狄人出壺書顧命云

狄設黼屨綴衣此其事皆與樂官無與疑冬官別有狄
人非祭統所言也大夫士之復其設階蓋私臣隸子弟

之屬為之

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纁世婦以禮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卷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釋文朝直透作突同古本反屈音關纁赤貞反禮知彥反稅他翻反榮如字劉昌宗音營號戶高反卷衣居勉反徐紀阮反

鄭氏曰小臣君之近臣也朝服而復所以事君之衣也

用朝服而復之者敬也復用死者之祭服以其求於神

也君以卷謂上公也夫人以屈狄互言耳上公以衮則

夫人用禕衣而侯伯以鷩其夫人用揄狄子男以毳其

夫人乃用屈狄矣纁赤也元衣赤裳所謂卿大夫自元

冕而下之服也其世婦亦以禮衣榮屋翼升東榮者謂

卿大夫士也天子諸侯言東雷危棟上也號若云皋某

復也司服以篋待衣於堂前孔氏曰小臣君之親近翼

君魂來依之則大夫士以下悉用近臣也復之人服朝

服奉事君之魂神故朝服君以卷者謂上公自卷冕而

下夫人以屈狄者謂子男之夫人自屈狄以下大夫以

元纁者大夫用元冕元衣纁裳故曰元纁世婦大夫妻

也世婦上服惟禮衣故用以復君之世婦亦禮衣也士

以爵弁者六冕以衣名冠爵弁以冠名服此用其衣非

用其冠稅衣六衣之下也士妻得服之榮屋翼也天子

諸侯四注為屋大夫以下不得四注但南北二注而為

直頭以其體下於屋在屋兩頭似翼故名屋翼升自東

榮者復者升東翼而上也中屋者當屋東西之中央履

危者履屋棟上高危之處也復者北面求諸陰之義也

三號者一號於上冀神在天而來一號於下冀神在地

而來一號於中冀神在天地之間而來也每號輒云皋

某復矣皋長聲也三招魂竟卷斂所復之衣從屋前投

下司服之官以篋待衣於堂前也降自西北榮者初復

是求生故升東榮而上求既不得不忍虛從所求不得

之道還故自幽陰而下也不正西而西北者因取西北

扉為便也必取西北扉者亦用幽陰之所也故鄭註士

喪禮曰不由前降不以虛反也降因取西北扉若云此

室凶不可居也高氏閔曰今淮南風俗民有暴死使數

人升其居屋及於路旁徧呼之有蘇活者豈復之遺意

與愚謂小臣復謂諸侯之禮也若大夫士復當亦私臣

之親近者為之而其服皆朝服也於君言上公之卷舉

上以見其下於夫人言子男之屈狄舉下以見其上

不言卿與內子者文不具也爾雅一染謂之緇再染謂

之纁三染謂之纁此於大夫不言元纁而曰元纁豈冕

服之纁裳其色亦有淺深之差與三號者禮成於三也

降自西北榮則升亦自東南榮蓋東西榮之中皆偏高

不便於升降也若人君四注之屋則升降皆於東西雷

也升自東南降自西北禮以相變為敬也司服春官之

屬司服受之亦諸侯之禮也此始言小臣復中言升自

東榮末言司服受之錯舉之皆所以互相備也按周禮

夏采復於大祖及四郊祭僕復於小廟隸僕復於小寢

大寢此小臣蓋即祭僕隸僕之屬蓋以其聯職共事故

皆得謂之小臣也周禮小臣四人而燕禮小臣相工四

人又有辭賓下拜者請勝爵者皆小臣也則知小臣之

名通於祭僕之屬矣天子大廟以夏采復諸侯兼官或

大廟亦小臣之屬復與諸侯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

庫門四郊士惟復於寢卿大夫當兼復於寢廟然自人

禮記集解卷四十三 五十一

禮記集解卷四十三 六

君四郊之外其復皆用此禮也

其為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

而復釋文乘

說見曾子問及雜記

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釋文衣尸於既反

鄭氏曰不以衣尸謂不以襲也復者冀其生也若以其

衣襲斂是用生施死於義相反士喪禮云以衣衣尸浴

而去之

婦人復不以神釋文神而廉反

鄭氏曰神嫁時上服而非事鬼神之衣

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

鄭氏曰婦人不以名行愚謂此謂大夫士也曲禮天子

曰天子復諸侯曰某甫復以此推之王后宜曰王后復

而諸侯夫人亦稱字與

唯哭先復後而行死事

鄭氏曰氣絕則哭哭而復復而不蘇可以為死事

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

鄭氏曰悲哀有深淺也嬰兒中路失母能勿啼乎孔氏

曰孝子哀痛嗚咽不能哭如嬰兒失母故啼也有聲曰

哭愚謂始卒謂復前氣絕時也問喪曰親始死筭纒徒

跣扱上社交手哭謂此時也主人適子及眾子也兄弟

期喪以下之親也婦人亦謂期喪以下者若死者之妻

亦啼踊者主人兄弟婦人皆踊也

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

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姊妹子姓立

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

鄭氏曰正尸謂遷尸爛下南首也子姓謂眾子孫姓之

言生也其男子立於主人後女子立於夫人後世婦為

內命婦卿大夫之妻為外命婦孔氏曰夫人坐於西方

者亦近尸故士喪禮婦人俠牀東面但士禮畧但言俠

牀人君則當以帷障之也外命婦外宗疏於內命婦故

在戶外婦人無堂下之位故皆堂上北面愚謂此言人

君初喪主人以下之位也遷尸爛下謂之正尸者始廢

牀時猶東首至是始卒始正其南首之法也子世子也

坐於東方為喪主也父兄大功以上尊長之親也子姓

謂眾子及諸孫也而大功以上卑幼之親亦該焉立於

東方者立於主人之後也有司三等之士也庶士謂未

命之士燕禮所謂士旅食者也哭於堂下當兩階間而

西上也北面向尸也夫人坐於西方為女主人也若無夫

人則適婦為女主人內命婦世婦以下也子姓謂女子子

也而諸子婦之屬亦該焉立於西方者立於夫人之後

也外命婦卿大夫之妻為君有服者也外宗同宗之婦

也既言外命婦又言外宗者以外宗不皆為外命婦也

若卿大夫之妻為君無服者則不與於君喪也哭於堂

上當戶牖間而西上也此以室之內外別親疏之位而

在室內者以尸西尸東為男女之別在室外者以堂上

堂下為男女之別也於東方西方者不言哭不嫌不哭

也於堂下堂上者不言立不嫌不立也○楊氏信曰始

死哭位必辨室中堂上堂下之位非特男女內外親疏

上下之分不可以不正亦治喪取繁整雜之大法也陸

氏佃曰卿大夫序父兄子姓之上者國事先君臣也諸

侯為卿大夫服而不服父兄子姓以此愚謂下文言君

將大斂卿大夫即位於堂廉楹西而父兄在堂下北面則卿大夫親於父兄矣然喪事以服之精粗為序子姓乃眾子未可以卿大夫先之疑立於東方者卿大夫則序尊卑而北上父兄子姓則序服之精粗而南上與○孔疏謂人君位尊不可不正定世子之位卿大夫等或當在戶外東方遙繼主人之後非也世子主喪而坐而眾子立於其後則尊卑之位固不患其不定矣堂上為婦人之位不可以父兄子姓參之也疏又謂父兄子姓雖小功以下皆在堂上西面亦非也君有服之親其為卿大夫者在卿大夫之位其不為卿大夫者大功以上與父兄子姓齒小功以下與有司庶士齒記所以不言小功以下者有司庶士內該之也疏又謂子姓中有女之女亦非也女之女為外祖父母本服小功則當哭於

禮記集解卷四十三

九

堂上不言者外命婦內該之也

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

鄭氏曰命夫命婦來哭者同宗父兄子姓姑姊妹子姓也凡此哭者尊者坐卑者立孔氏曰大夫之喪不顯父兄子姓及姑姊妹哭位者約上文君喪及下文士喪可知也愚謂君尊於父兄子姓故主人皆坐而餘人則立大夫有命夫命婦則坐其尊敵故也

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

鄭氏曰士賤同宗尊卑皆坐愚謂主人與眾主人尊卑不殊也士喪記曰室中唯主人主婦坐兄弟有命夫命婦在焉亦坐與此不同者蓋室中唯主人主婦得坐者

上下之達禮也非但以其尊亦所以定喪主之位也但士賤故餘人亦許其坐而不以坐為常若命夫命婦在焉則得常坐與主人主婦同也

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

鄭氏曰承衾哭者哀慕若欲攀援

君之喪未小斂為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為君命

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釋文為于僞反下皆同

鄭氏曰父母始死悲哀非所尊不出也出者或至庭或

至門國賓聘大夫不當斂其來非斂時孔氏曰此謂未

小斂之前主人出迎賓之節世子迎寄公及國賓士出

迎大夫皆至庭故下文云降自西階又云士於大夫親

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是也大夫於君命迎於寢門

外以此言之則世子於天子之命士於君命亦皆然也

君與大夫云未小斂謂去小斂遠也士於大夫云不當

斂謂去小斂近也士於大夫雖於小斂相偏尚為大夫

出若未小斂之前為大夫出可知也未襲之前唯為君

命出其餘則不出故士喪禮未襲之前君使人弔主人

迎於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是也君使退主

人哭拜送於外門外於時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因送君

使而拜之非謂特出迎賓也雜記云士喪當袒大夫至

絕踊而拜之亦謂斂後正斂時不出也愚謂寄公謂諸

侯失地而寄寓於諸侯者也國賓謂諸侯來賓者也周

禮司几筵筵國賓於牖前是也聘禮遭主國君喪不言

有致弔之禮蓋使者奉命出聘未復命則不得私致弔

於他國君也左傳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

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此已是春秋時失禮

禮記集解卷四十三

十一

然猶不敢至喪所則此國賓非聘者明矣君為寄公國賓出士為大夫出至庭而拜之也大夫之喪為君命出至門而迎之也蓋父母初死哀痛方深且喪事急遽故非所尊敬則不出也喪不迎賓惟臣於君命則迎於寢門之外

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于位大夫於君命迎于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于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釋文使色吏反

鄭氏曰拜寄公國賓於位者於庭鄉其位而拜之此時寄公位在門西國賓位在門東皆北面小斂之後寄公東面國賓門西北面士於大夫親弔謂大夫身來弔士也與之哭既拜之即位西階東面哭思謂士喪禮朝夕哭弔賓之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國

禮記集解卷四十三

十一

之異爵者門西少進士西方東面而於始死以後至殯以前皆不見弔賓之位蓋其位與朝夕哭同故不別見之故士喪禮有賓則拜之鄭氏云其位如朝夕哭是也若諸侯則羣臣之位始死之時親而尊者在室疏而卑者在堂下即上經之所陳者是也既小斂則卿大夫皆在主人之南南面士西方東面而士禮門東北面少進之位於諸侯則當為寄公之位士禮門西北面少進之位於諸侯則當為國賓之位自始死以至於朝夕哭皆然若鄰國卿大夫來弔者則當在門西北面但始死之時鄰國弔使亦未能即至耳君拜寄公國賓於位者南向就其位而拜之也主人拜於下拜於中庭也凡臣於君之弔皆即位於門右北面受弔於中庭故士喪始死君使人弔主人迎於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

弔者入升自西階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外門外大夫於君命亦然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者大夫西面於阼階下之南主人即西階下位與之俱東面而哭也○鄭氏云大夫特來則北面此據禮弓曾子北面而弔為說不知曾子北面乃弔於不為位者之禮非可以決弔位之正

夫人為寄公夫人出命婦為夫人之命出土妻不當斂則為命婦出

鄭氏曰出拜之於堂上也此時寄公夫人命婦位在堂上北面小斂之後尸西東面孔氏曰婦人尊卑與夫同故所為出者亦同也愚謂出謂出於室也寄公夫人命婦位在堂上北面者以婦人無堂下之位而尸在室中宜北面嚮之也蓋寄公夫人在外命婦之西命婦在眾

禮記集解卷四十三

十一

婦人之西而皆西上其拜之皆於戶外南嚮而拜之也命婦為夫人之命拜稽顙於庭○孔氏謂出為出房非也此時尸在室主婦在尸西東面不得在房也又謂命婦為夫人之命不下堂亦非也未斂之前主人為君命亦拜於庭則主婦亦然約下夫人弔之禮可見也

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髮帶麻于房中釋文馮皮來反本或作憑後皆同說本又作稅同他活反徐他外反

鄭氏曰士既殯說髦此云小斂蓋諸侯禮也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也婦人之髮帶麻於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孔氏曰初時尸在牖下主人在尸東今小斂在戶內故主人在戶內稍東西面婦小斂不袒今方有事故袒衣也士喪禮馮尸已竟而

髻髮袒此未括髮先祖或人君禮也髻幼時翦髮為之
 至年長則垂著兩邊明人子事親恆有孺子之義也若
 父死說左髻母死說右髻二親並死則並說之親沒不
 髻是也今小斂竟喪事已成故說之也按鄭註士既殯
 說髻今小斂而說者人君禮也括髮以麻者人君小斂
 說髻訖而括髮用麻也士小斂後亦括髮但未說髻耳
 婦人髻者婦人髻亦用麻對男子括髮也帶麻於房中
 者帶麻麻帶也謂婦人要經也士喪禮云婦人之帶牡
 麻結本在房此齊衰婦人若斬衰婦人亦苴經也此經
 兼明諸侯之禮有東西房男子既括髮於東房故婦人
 髻及帶麻於西房也愚謂此篇凡言諸侯之禮皆著言
 君夫人此但言主人主婦則謂上下之達禮也斂謂以
 衣衾斂尸也衣少謂之小斂衣多謂之大斂小斂之時
 主人即位於戶內西面主婦即位於戶內東面於主人
 言尸內於主婦言東面互見之也袒者袒左袖扱於右
 腋之下也凡禮事皆左袒主人有事於尸乃袒小斂之
 袒為將奉尸使於堂也士喪禮既殯說髻此小斂說髻
 禮俗不同記者石據所聞言之曲禮居喪之禮皆如其
 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謂此類是也括髮以麻者
 初死笄纒而未着他服至是主人乃散垂其髮而以麻
 約之謂之括髮衆主人則用布而謂之免蓋始變飾為
 成服之漸也括髮乃袒自首及身事之次也或先言括
 髮或先言袒由文便爾髻去纒而露紛也婦人之髻猶
 男子之括髮與免也帶麻加要帶與麻經也房中註疏
 以為西房是也知房為西房者士喪禮衆主人免於房
 此為東房故知婦人之帶麻宜在西房也又士喪禮云

婦人髻於室此不言者文畧也此時男子尚未加經而
 婦人已帶麻者蓋男子之經帶饌於東方故降階即位
 後乃加之婦人之髻在室其帶在房二事相連為之故
 先於男子也
 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釋文奉勇反夷本或作儀
 同音移一本作奉尸于堂
 鄭氏曰夷之言尸也於遷尸主人主婦以下從而奉之
 孝敬之心降拜拜賓也孔氏曰初死恐人惡之故有帷
 至小斂衣尸畢有飾故除帷也此士禮耳諸侯及大夫
 賓出乃徹帷事見下文夷陳也小斂竟相者舉尸將出
 尸陳於堂而孝子男女親屬並扶捧之以極孝敬之心
 也降下也既陳於堂則孝子下堂拜賓也愚謂此與上
 節相承此為士禮則上節不專為諸侯禮亦明矣奉尸
 夷于堂正尸於兩楹之間也
 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人
 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汜拜衆
 賓於堂上釋文汜
 先輸反
 鄭氏曰衆賓謂士妻也尊者皆特拜拜士與其妻皆旅
 之愚謂此言小斂後拜賓之法也君拜寄公國賓者言
 君之所拜者惟寄公國賓也大夫士拜賓於卿大夫則
 各就其位而拜之卿大夫尊故特拜也於士則卿其方
 而三拜之士賤故旅拜也大夫內子謂大夫之內子也
 命婦卿大夫之妻也衆賓謂士妻也汜廣也汜拜謂人
 雖多但一拜之也大夫士之妻拜賓於堂上於命婦亦
 特拜於士妻亦旅拜然大夫士於士旁三拜此拜衆賓
 不言旁三拜者婦人質弱但有奇拜也小斂之後寄公
 夫人當在堂上尸東西面以士喪禮諸公門東少進之

位準之也大夫士之喪命婦之位當在阼階上主婦之
北可以士喪禮卿大夫在主人南者準之也象賓之位
當在西房戶外之西可以士喪禮士西方東面者準之
也夫人拜寄公夫人北面大夫內子士妻拜命婦東面
拜象賓西面皆既拜乃東即阼階上之位也○孔疏讀
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為句謂嗣君拜寄公國賓又拜
大夫士非是君喪無拜大夫士之禮天子於侯亦不
拜惟先代之後則拜左傳宋於周為客天子有喪拜焉
則其餘諸侯皆不拜也

主人即位襲帶經踊母之喪即位而免乃奠音文免

鄭氏曰即位阼階下位也襲經乃踊尊卑相變也孔氏

曰士喪禮先踊乃襲經此先襲經乃踊者士禮卑此據

人君為尊故曰尊卑相變奠謂小斂奠謂此亦上下

之達禮與士喪禮不同者亦禮俗異耳母之喪初在堂

上時亦括髮至降即阼階下位則改而免殺於為父之

禮也說詳小記惟於此著言為母之異則上文所之

禮皆父母同也

弔者襲裘加武帶經與主人拾踊釋文拾其切反

鄭氏曰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也小斂則改襲而

加武與帶經矣武吉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亦不

免也孔氏曰加武者賀氏云武謂吉冠之卷主人既素

冠素弁故弔者加素弁於武帶謂要帶經謂首經總言

經帶以朋友之恩也無朋友之恩則無帶惟經而已熊

氏云加武帶經謂有朋友之恩以經加於武連言帶耳

拾更也謂主人先踊婦人踊弔者踊三者三是與主人

更踊愚謂加武熊氏謂加經於武是也加武帶經者以

弔經加於冠之武而要又著帶也麻不加於采小斂之

後弔者猶元冠朝服而加帶經以此知弔經乃葛經也

加武帶經弔者之服皆然非專為有朋友之恩說見檀

弓○熊氏安生曰小斂之時君於臣大夫於士士於朋

友之恩若兩大夫不假朋友之恩皆朝服襲裘加經於

元冠之上若大夫士無朋友之恩皆元冠朝服襲裘而

已若士大斂之時有朋友之恩者及兩大夫相為并君

於大夫皆皮弁服襲裘加弁經故雜記云大夫與殯亦

弁經殯則大斂也君於士大夫士自相於無朋友恩者

則亦皮弁服襲裘無弁經也故士喪禮云君於士視大

斂註云皮弁服襲裘無經也故服問云公為卿大夫錫

衰若當事則弁經不云士則士雖當事不弁經君於士

尚皮弁則君於卿大夫亦皮弁此皆未成服之前弔服

也愚謂熊氏之說皆未是凡弔於小斂之後未成服之

前者天子於諸侯以爵弁紵衣檀弓天子之哭諸侯爵

弁經紵衣是也諸侯於大夫以皮弁服小記諸侯弔必

皮弁錫衰主人未喪服則君不錫衰未喪服但不錫衰

則未喪服已皮弁可知也又雜記云大夫之哭大夫弁

經大夫與殯亦弁經是大夫相弔皆以皮弁與諸侯同

也若君大夫於士及士自相弔則皆元冠朝服也若其

服皆襲而不裼其首及屨皆加帶經則上下同也凡未

成服之前弔者皆葛經若君為大夫及大夫相為及士

為朋友則既成服之後皆為之服麻若非朋友則既成

服之後弔者亦葛經而已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

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釋文縣音元

鄭氏曰代更也未殯哭不絕聲為其罷倦既小斂可以為漏刻分時而更哭也木給爨竈角以為斟水斗壺漏水之器也冬漏以火爨鼎沸而後沃之此挈壺氏所掌也屬司馬司馬泄縣其器大夫不縣壺下君也士代哭不以官自以親疏哭也孔氏曰虞人主山澤之官故出木與角雍人主烹飪故出鼎冬月恐水凍故取鼎煖水用木爨之縣漏分時均其官屬使更代而哭夏官挈壺氏云凡喪縣壺以代哭者

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二燭

鄭氏曰燭所以照饌也滅燎而設燭孔氏曰有喪則於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而日光未明故須燭以照祭饌

賓出徹帷鄭注徹或為廢禮記集解卷四十二 七

鄭氏曰君與大夫之禮也士卒斂即徹帷愚謂此上蓋有脫文

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釋文

鄭氏曰由外來謂奔喪者也無奔喪者婦人猶東面孔氏曰小斂後尸出在堂時主人位在尸東婦人位在尸西如室中若有新奔喪從外來者則居尸西方欲見異於在家者也婦人位本在西方東鄉今既有奔喪者故移辟之而近北鄉南也

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

鄭氏曰婦人所有事自堂及房男子所有事自堂及門

非其事處而哭猶野哭也出門見人謂迎賓也孔氏曰婦人於敵者不下堂若君夫人弔則主婦下堂至庭稽顙而不哭也男子於敵者來弔不出門若有君命則出門亦不哭也

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為之拜為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為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主釋文衰七雷反人為于偽反竟音境

鄭氏曰拜者皆拜賓於位也為後者有爵攝主為之辭於賓不敢當尊者禮也愚謂喪禮男主拜男賓女主拜女賓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不得已而通禮之窮也女賓之位在上則拜女賓於寢門內者北面也男賓之位在下則拜男賓於

阼階下者南面也女主拜賓於堂上今乃於寢門內男主拜賓於庭今乃於阼階下所以別於正主之禮且欲相遠以謹男女之別也有爵者謂死者及其為後者為大夫也大夫至五十則君假祖廟而命之故曰五十爵命為大夫大夫有受爵命之法則雖其為大夫而未爵者亦以是稱之矣凡曰有爵者曰命夫命婦者皆據大夫而言也辭告也謂告賓以主人不在未得拜賓也有爵者辭所謂士不攝大夫也無爵者謂士也人為之拜者蓋或庶子或期親以下推一人親者攝主而拜賓也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者殯葬有常期不可久稽也喪有無後無無主人之嗣續有時而乏而禮不可闕也

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子大夫

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即位
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
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釋文
立反去起呂反
下去杖皆同

鄭氏曰三日者死之後三日也為君杖不同日人君禮
大可以見親疏也輯斂也斂之謂舉之不以拄地也夫
人世婦次於房中即位堂上堂上近尸殯使人執杖不
敢自持也子於國君之命輯杖下成君不敢敵之也卜
卜葬卜日也凡喪祭虞而有尸大夫於君所輯杖謂與
之俱即寢門外位也獨焉則杖君謂子也於大夫所杖
俱為君杖不相下也孔氏曰大夫之喪既殯主人主婦
室老皆杖今君喪親疏杖不同日是人君禮大也寢門
之內輯之者謂大夫特來不與子相隨也若與子相隨

禮記集解卷四十三

九

子杖則大夫輯子輯則大夫去杖也有王命則去杖尊
王命也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敬小及尸也愚謂世婦
謂諸侯之次婦也士及諸妻為君皆杖不言者諸侯五
日而殯殯而成服則無不杖者矣言五日大夫世婦杖
則其餘可知也大夫寢門之外杖謂自在其次也大夫
寢門之內輯杖謂與君俱即位時也庶子不以杖即位
所以正適庶之分大夫於君不嫌也喪服傳大夫之喪
衆臣杖不以即位則大夫之貴臣以杖即位可知矣故
檀弓曰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大夫寢門之內輯杖則
士之杖不以入寢門也諸妻之杖蓋不出於房與
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
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為夫人之命去杖為世

婦之命授人杖釋文為子偽反

鄭氏曰大夫有君命去杖此指大夫之子而云大夫者
通實大夫有父母之喪也授人杖與使人執之同也孔
氏曰內子卿妻也有夫及長子喪君夫人有命弔已皆
為之去杖也若有君之世婦命弔則使人執杖以自隨
也經云大夫之喪不舉命婦而舉內子卿妻者舉內子
則命婦可知文相互也欲見卿喪與大夫同愚謂大夫
之臣為大夫皆杖而獨言室老者以衆臣賤而畧之亦
猶君之喪不言授士杖之義也世婦謂大夫之世婦若
於君之世婦之命其禮亦然

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
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
鄭氏曰士二日而殯者下大夫也士之禮死與往日生
與來日此二日於死者亦得三日也婦人皆杖謂主婦
容妾為君女子子在室者孔氏曰前大夫之喪云主人
主婦此士之喪直云婦人皆杖婦人是衆羣婦故知容
妾為君及女子子在室者也愚謂上言主人主婦此言
婦人皆杖亦所以互見也

禮記集解卷四十三

十

子皆杖不以即位
鄭氏曰子凡庶子也不以即位與去杖同孔氏曰君大
夫士之庶子並不得以杖即位宜在寢門之外去之
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
鄭氏曰哭殯謂既塗也哭柩謂啟後也大夫士之子於
父也尊近哭殯可以杖天子諸侯之子於父也君
也尊遠杖不入寢門孔氏曰知非未殯之前哭柩者大
夫士之喪未殯之前則未杖也愚謂大夫士哭殯則杖

人君輯之大夫士哭柩杖則人君去杖矣

弃杖者斷而弃之於隱者釋文案本亦作古

鄭氏曰杖以喪至尊為人得而棄之也

始死遷尸于牀帷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

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釋文燕几胡反去起呂反柶息結反柶音四級竹劣反又竹衛反

鄭氏曰牀謂所設牀第當牖者也士喪禮曰士死於適

室帷用斂衾去死衣病時所加新衣及復衣也去之以

俟沐浴孔氏曰遷尸於牀離初死處近南當牖即前所

謂正尸也帷覆也斂衾者將擬大斂之衾被也既用斂

衾覆之故除去死時所加新衣及復衣為尸將浴故也

楔拄也柶以角為之長六寸兩頭屈曲為將含恐口閉

急故使小臣以柶拄張尸齒令開也綴足用燕几者為

尸將著履恐足辟戾亦使小臣用燕几拘綴之令直也

按既夕禮云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鄭註云

尸南首几脛在南以拘足如鄭此言則側几於足令几

脚南出以拘尸足兩邊不令辟戾所以死後必遷當牖

南首者以生平寢卧之處故士昏禮同牢在與又云御

衽於與慶衽良席在東北止又曲禮云為人子者居不

主與是尊者常居之處若晝日常居則當戶故玉藻云

君子之居恒當戶若病時亦當戶在北牖下取卿明之

義故鄭前註病者恒居北牖下明不病不恒居北牖下

也愚謂玉藻君子之居恒當戶寢必東首居不常在與

則寢亦不常在與也惟人子朝夕供養父母則席於與

故昏禮婦盥饋舅姑皆席於與曲禮言人子居不主與

以此也與非寢處之所而昏禮衽於與者以與為尊處

重昏禮故特布席於此異於常法也始死設牀第當牖

者亦欲於尊處正尸猶奉尸俛於堂及朝廟正柩皆在

兩楹間之義非以兩楹間為生平之所常處也孔氏說

非是小斂一衾大斂二衾必用大斂衾覆尸者以小斂

時近其衾當陳之而大斂之衾尚未用也先覆以衾而

後去衣重形也燕几燕私所用之几也綴之者橫設於

兩足之上使人持之特言燕几則燕几與禮席所設之

几蓋有異也必用燕几綴足者取其長僅容兩足可以拘之也

管人汲不說緇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

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科浴用絺巾拒

用浴衣如它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其母之喪則內

御者抗衾而浴釋文管人如字掌管衾之人又古亂反掌反科音主又音斗絺勅其及一本作絺去逆反拒音去

鄭氏曰抗衾者蔽上重形也拒拭也爪足斷足爪也孔

氏曰此一節明浴時也管人主館舍者汲謂汲水不說

緇屈之者緇汲水瓶索也遠促於事故不說去此索但

榮屈執之於手中盡階不升堂者水從西階而升盡不

上堂知西階者以士喪禮為望于西牆下故知從西階

而升也浴水用盆者以盆盛浴水也沃水用科者以科

酌盆水沃尸熊氏云用盤於牀下承浴水浴用絺巾者

絺是細葛除垢為易故用之也士喪禮云浴巾二皆用

絺熊氏云此蓋人君與大夫禮或可大夫上絺下絺故

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絺是也拒用浴衣者拒拭也

用生時浴衣拭尸肉令燥也賀氏云以布為之其制如今

云浴衣於篋註云已浴所衣之衣以布為之其制如今

通裁是也它日謂平生尋常之日也小臣爪足者尸浴

者亦欲於尊處正尸猶奉尸俛於堂及朝廟正柩皆在

兩楹間之義非以兩楹間為生平之所常處也孔氏說

非是小斂一衾大斂二衾必用大斂衾覆尸者以小斂

時近其衾當陳之而大斂之衾尚未用也先覆以衾而

後去衣重形也燕几燕私所用之几也綴之者橫設於

兩足之上使人持之特言燕几則燕几與禮席所設之

几蓋有異也必用燕几綴足者取其長僅容兩足可以

拘之也

管人汲不說緇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

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科浴用絺巾拒

用浴衣如它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其母之喪則內

御者抗衾而浴釋文管人如字掌管衾之人又古亂反掌反科音主又音斗絺勅其及一本作絺去逆反拒音去

鄭氏曰抗衾者蔽上重形也拒拭也爪足斷足爪也孔

氏曰此一節明浴時也管人主館舍者汲謂汲水不說

緇屈之者緇汲水瓶索也遠促於事故不說去此索但

竟而小臣剪其足爪也浴餘水棄于坎者浴盆餘水棄之於坎中坎者是甸人所掘於階間取土為竈之坎甸人主郊野之官其母之喪則內御抗衾而浴者內外宜別故用內御舉衾也內御婦人亦管人汲事事如前唯浴用人不同耳愚謂此言浴尸之事也主館舍之人謂之管人者言其主舍中之管鑰也舍必有井是管人之所主故使其沐浴之水焉聘禮曰管人為客三日具沐浴五日具浴汲水不說糲而遂以授御者則浴水汲而用之不煮也小臣蓋大僕之屬也御者於諸侯則御僕也抗舉也四人舉衾四隅各一人也舉衾令可浴而不至於形也二人浴者左右各一人也料料水器長柄沃盥用之少牢禮曰司官設盥水于洗東有料如它日者如生時之常法謂浴水用盆以下四事也弃沐浴餘水於坎而甸人築之士喪記曰甸人築坎是也蓋以浴尸之餘恐人見而憎惡之也內御者抗衾而浴言抗衾及浴者皆用內御者也周禮女御大喪掌沐浴母喪之異者惟此則餘事皆與上同也按士喪禮浴用水而已此云管人汲又曰小臣抗衾而浴又云浴用絺巾據諸侯而言則諸侯以下浴皆用水也周禮小宗伯王崩大肆以柩鬯泔肆師大喪大泔以鬯則築鬯鬱人大喪之泔其其肆器鬯人大喪之大泔設斗共其鬯鬯大祝始崩以肆鬯泔尸小祝大喪贊泔是天子之喪鬯人共柩鬯肆師泔築鬯鬱人共肆器大祝主其泔小祝贊之而小宗伯泔之與諸侯以下異矣

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拒用巾如它日小臣爪手剪須濡濯棄于坎釋文何反盤音役重直龍反高音歷扉扶味反隱也舊作扉門扉也盤本或作槃步干反濡如亂反濯直孝反鄭氏曰差泔也泔飯米取其潘以為沐也浴沃用料沐於盤中文相變也士喪禮沐稻此云士沐梁蓋天子之士也以差率而上之天子沐黍與孔氏曰此一節明沐也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粱者皆謂用其米取汁而沐也甸人為筮於西牆下者謂將沐之時甸人之官為筮於西牆下土筮壘竈甸人具此筮竈以煮沐汁陶人出重鬲者陶人作瓦器之官也重鬲謂縣重之鬲也是瓦瓶受三升以沐米為粥實於瓶以疏布罽口繫以篋縣之覆以葦席管人受沐乃煮之者泔於堂上管人亦升盡階不上堂而就御者受泔泔下往西牆於筮竈鬲中煮之也謂正寢為廟神之也舊云扉是屋簷熊氏謂西北隅屋外扉隱處薪取此薪而用者示主人已死此堂無復用故取之也管人授御者沐者煮泔而管人又取以升階授堂上御者使沐也乃沐者御者受沐乃為尸沐也沐用瓦盤者盤貯泔汁就中而沐也沐與浴俱有料有盤浴云料沐云盤是文相變也拒用巾者用巾拭髮及面也如它日事事亦如平生也小臣爪手剪須者浴竟而剪手爪又治須象平生也濡濯棄于坎者皇氏云濡謂煩擗其髮濯謂不淨之汁也言所濡濯汁棄於坎中鄭註士喪禮云巾櫛浴衣亦并棄之其坎按既夕禮云掘坎南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壞沐汁浴汁皆棄於坎也愚謂管人汲汲水以備泔米也不言不說糲及盡階不升堂者從上可知也差泔也謂差摩之

也浙米而取其潘煮之以沐尸其米則用以飯尸又以其餘驚鷺而縣於重也士喪禮云祝浙米於堂南面用盆此云御者差沐者蓋祝浙而御者佐之也士喪禮沐稻此士沐梁禮俗所用不同也甸人有司主田野者曰重鬲者此鬲暫用煮潘既則以盛鷺而縣於重也廟殯官也非蔽也廟之西北非謂殯宮西北隅之檐也甸人徹取此非為薪者為此室死者不復居亦毀廟改塗易檐之意也用此鬲塗者一則為其潔淨一則取其乾久而易於然也甸人賈氏公彥云當是甸師之屬周禮甸師掌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饗之事故此為塗及取薪皆使供其事也沐用瓦盤用以承潘也沐浴之潘水皆以盆盛之以料酌之以盤承之於浴言盆言料於沐言盤互相備也沐巾亦用絺不言者蒙前可知也如它日

禮記集解卷四十三

五

者謂沐用瓦盤以下也按士喪禮先沐後浴蓋自首及身事之次也此先浴後沐記者由便言之爾○前後者降自西北榮孔疏云不正西而西北者因取西北非為便也必取西北非者亦用陰殺之所也故鄭註士喪禮云不由前降不以虛反也降因取西北非若云此室凶不可居也此節孔疏云甸人為窳竟又取復魄人所徹正寢西北非薪以然窳煮沐汁愚謂前云降自西北榮不云取非此云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非薪不云取復者所徹廟之西北非薪則是復者降時未嘗取薪而徹廟之西北非者實即甸人也疏特以前後西北二字偶合遂以取薪即復者臆說甚矣且土惟復於寢諸侯則廟寢皆復練始壞廟豈有復時即徹取其西北非乎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

沐禮第有枕釋文造七到反併步頂反禮之善反○此連下節舊在始死遷尸于牀之上鄭氏云宜承

鄭氏曰造猶內也禮第袒簣也謂無席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內冰盤中乃設牀於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不用冰以瓦為盤併以盛水耳漢禮大盤廣八尺長丈二深三尺赤中夷盤小焉周禮天子夷盤士喪禮君賜冰亦用夷盤然則其制宜同之愚謂沐浴之時若值仲春至仲秋用冰之時則君大夫皆內冰於盤以寒尸也夷亦大也對文則君謂之大盤大夫謂之夷盤散文則大盤亦謂夷盤周禮凌人大喪共夷盤冰是也士盤小故併兩盤而用之於士特言瓦盤則大盤夷盤皆有漆飾矣士有君賜亦得用冰故士喪禮有冰用夷盤可也此盤皆即浴時承水者而因內冰焉既浴以後則專用以盛冰也設牀謂為沐浴而設牀也禮露也謂去簾席而禮露其第使浴水得以下流通於盤也言有枕者嫌禮第並去枕也士喪禮不言沐浴設牀或謂沐浴即於含牀然含牀設於南牖下尚有莞簟坊記云浴於中雷飯於牖下此云設牀禮第則沐浴與含別牀明矣○鄭氏謂此事在沐浴之後又謂尸既襲既小斂乃內冰盤中設牀於其上而遷尸孔氏曰既襲謂大夫也既小斂謂士也皆是死之明日若天子諸侯亦三日而設冰在襲斂之前也愚謂此言設盤內冰於含襲之前士喪禮有冰用夷盤可也亦言於沐浴之前是喪禮用冰者皆於沐浴時即用之不待襲斂也設牀禮第欲使浴水下流非為用冰之故既浴之後遷尸含襲以至小斂之後奉尸俛於堂其內冰於盤而設牀

禮記集解卷四十三

五

禮記集解卷四十三 五

其上皆與浴時同但其牀皆有簟席而不禮下文所言是也

舍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釋文舍胡略反

此言用牀之事坊記曰浴於中雷飯於牖下則浴與舍別牀明矣上言設牀禮第此沐浴之牀設於中雷者也士喪記曰設牀第當牖衽下莞上簟設枕此始死正尸之牀既沐浴則又遷尸於其上而舍焉故謂之舍牀襲牀在舍牀之東遷尸于堂謂既小斂奉尸俛於堂也設於堂上兩楹之間舍牀下莞上簟襲牀與遷尸于堂之牀亦然然則此時雖用冰其牀不禮第矣

君之喪子大夫公子眾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眾士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算士疏食水飲食

之無算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算釋文粥之育溢音逸對昌宗又音實莫音暮疏食音嗣下同

鄭氏曰納財謂食穀也二十兩曰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諸妻御妾也同言無算則是皆一溢米或粥或飯孔氏曰財謂穀也故大宰云以九賦斂財賄註云財謂泉穀言納財者以一日之中或粥或飯作之無時當須預納其米故云納財古秤有二法按律歷志云黃鐘之律其實一龠重十二銖合龠為合則二十四銖合重一兩十合為一升升重十兩二兩則米二升說左傳者云百二十斤為石則一斗十二斤為兩則一百九十二兩則一升為十九兩有奇今一兩為二十四銖則二十兩為四百八十銖計一十九兩有奇為一升則總有四百六十銖八案以成四百八十

銖唯有十九銖二案在是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

此大畧而言之食之無算者居喪因病不能頓食隨須

則食故云無算疏蠲也食飯也士賤病輕故疏食水飲

婦人質弱恐食粥傷性故亦疏食水飲也陸氏喪服釋

文曰王肅劉達袁準孔倫葛洪皆云滿手曰溢敖氏繼

公曰小爾雅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曰掬一升也愚謂

財讀如漢書太僕見馬遺財足之財疏謂糲米也粟一

石春米六斗為糲九章粟米之法云粟率五十糲米三

十糲二十七糲二十四侍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為糲米

三升以下漸細侍御者蓋人君之所食然則大夫士常

食蓋以糲與糲與食粥與疏食水飲皆謂三日不食之

後也疏食但不為粥亦不過朝一溢米莫一溢米也水

飲言但飲水而已無漿酪之屬也眾士食粥謂君有服

之親也士疏食水飲異姓之士也食之無算哀痛不能

多食稍稍進之也○孔氏曰按禮弓主人主婦飲粥此

夫人世婦妻皆疏食者熊氏云禮弓主婦謂女主故食

粥愚謂君之喪女主則夫人也大夫之喪女主則其妻

也如熊氏之說則夫人妻妾之外別有女主殊不可曉

禮弓謂主婦三日不食之時君命之飲粥也此謂三日

之外妻妾得疏食義不相妨

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眾士疏食水飲妻妾疏

食水飲士亦如之

鄭氏曰室老其貴臣也眾士所謂眾臣士亦如之者如

其子食粥妻妾疏食水飲愚謂子姓眾子也士亦如之

鄭氏止以子與妻妾言之者蓋鄭氏謂士無臣故也特

往記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私臣門東北面西上喪服

記士為庶母貴臣貴妾則士有臣明矣士冠禮士喪禮有宰此士之貴臣也其餘則眾臣也其貴臣食粥眾臣疏食水飲亦皆如大夫之禮也

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

鄭氏曰果瓜桃之屬孔氏曰既葬哀殺可以疏食不復

用一溢米也愚謂既葬疏食則不止朝一溢米莫一溢

米當以足為度也主人未葬食粥兼可解渴故不飲水

既葬疏食然後亦飲水也

食粥於盛不盥食於尊者盥食菜以醢醬始食肉者先食

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釋文墓本又作醴又作算悉纒反又蕪管反乾音干○鄭註墓

或作

鄭氏曰盛謂今時杯杆也裏竹筥也歌者不盥手飯者

盥孔氏曰歌粥不用手故不盥飯盛於筥以手取之故

盥也食肉飲酒文承既祥之下謂祥後也然問傳曰父

母之喪大祥有醢醬禫而飲醴酒二文不同庾氏云記

者所聞之異大祥既鼓琴亦可以食乾肉矣食菜用醢

醬於情為安熊氏云此據病而不能食者練而食醢醬

祥而飲酒也愚謂食於墓此吉凶每日常食之器也禮

食乃以盞先食乾肉先飲醴酒者皆以其味差薄故也

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

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為母為妻九月之喪食飲

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釋文期音基為並于偽反與音預○樂音

同洛下

鄭氏曰食肉飲酒亦謂既葬孔氏曰期之喪三不食謂

大夫士旁期之義服也其正服則二日不食故問傳云

齊衰二日不食愚謂下文言叔母世母食肉飲酒此即旁期之義服則此云疏食水飲不食菜果者非專指義服明矣蓋期之正服如為祖父母為世叔父為兄弟為兄弟之子其輕重亦自不同故此云三不食問傳云二日不食各據其一端言之或亦禮俗之有不同也

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與

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釋文必利反

鄭氏曰叔母世母食肉飲酒義服恩輕也故主謂舊君

也言故主者容大夫君也孔氏曰壹不食謂總麻再不

食謂小功併言之者容殤降之總麻再不食義服小功

壹不食愚謂比葬食肉飲酒謂自成服以至於葬得食

肉飲酒也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亦謂成服後

葬前也○葉味道問喪大記有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

肉飲酒之文註云義服恩輕不知自死至未葬之前可

以通行何如但一人向隅滿堂不樂服既不輕而飲酒

居處獨不為之節制可乎朱子曰禮經無文不可強說

竊意在喪次則當如本服之制歸私家則自如其或可

也

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成

喪七十唯衰麻在身

鄭氏曰性不能食粥者可食飯菜羹也有疾食肉飲酒

者為其氣微成猶備也所不能備謂不致毀不散送之

屬也唯衰麻在身言其居處飲食與吉時同也愚謂不

能食粥則當疏食而云羹之以菜凡疏食者必有菜羹

也不能食粥羹之以菜謂未葬之前有疾飲酒食肉謂

既葬之後也

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梁肉若有酒醴則辭釋文君食之友食之

鄭氏曰尊者之前可以食美也變於顏色亦不可愚謂雜記曰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不食也則三年之喪不食於人矣惟尊者之命則不敢辭不辟梁肉亦為重遠尊者之命也有酒醴則辭者酒醴能動人之志氣為其散哀心也

禮記集解卷四十三

三十一

禮記卷四十三終

後學林一彬校

禮記卷四十四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 國史館纂脩孫希旦集解 喪大記第二十二之二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簞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鄭氏曰簞細葦席也三者下皆有莞孔氏曰按士喪記設牀當牖下莞上簞士喪經云布席於戶內下莞上簞謂小斂席也大斂云布席如初是士初死至大斂用席皆同也士尚有莞則知君及大夫皆有莞也但大夫辟君上席以蒲若吉禮祭祀則蒲在莞下故司几筵諸侯祭祀席蒲筵績純加莞席總與此異也士以葦席與君同者士卑不嫌也愚謂詩箋云竹葦曰簞士喪禮下莞上簞是士之葦席亦謂之簞也但葦席有二雜記曰士精葦席以為屋蒲席以為裳惟此葦席之精於蒲席者也君斂之所用也又雜記曰有葦席既葬蒲席此葦席之處於蒲席者也士斂之所用也

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紵不在列釋文絞戶交反稱尺謂反杜預云衣單此上絞紵不在列釋文具曰稱使故此紵其稱反後同鄭氏曰絞既斂所用束堅之者縮從也衣十有九稱法天地之終數也絞紵不在列以其不成稱不連數也小斂無紵因絞不在列見之也孔氏曰以布為絞從者一幅橫者三幅從者在橫者之上舒衾於絞上衣布於衾上然後舉尸於衣上屈衣裏又屈衾裏之然後以絞束之賈氏公彥曰絞直言幅數不言長短者人有長短不定取足而已愚謂大斂之絞言不辟則小斂之絞辟之

矣辟者謂用全幅布為之而析其末為二也凡斂之絞
給衾衣皆先言者在下後言者在上在上者先斂在下
者後斂此云縮者一橫者三則縮者在上下橫者在上也
士喪禮曰絞橫三縮一先橫後縮蓋禮俗不同也縞生
絹也縞縞布也士喪禮曰縞衾類裹無統然則凡衾皆
復為之也序東堂上東夾前也小斂之衣雖尊卑同用
十九稱而陳衣多寡不同君陳衣於東序衣多也大夫
士陳於東房衣少也序東房中皆在尸東故皆西領士
喪禮陳衣於房南領西上與此不同小斂在尸內陳衣
當統於尸君陳衣於序東故西領北上皆統於尸若大
夫士陳衣於房中則不當北上皆如士喪禮之所言也
絞給不在列則衾在列矣衾得在列者以其視為之故
也○孔氏曰此以下至締給紼不入廣明君大夫士小

斂大斂及禭所用之衣并所陳之處

禮記集解卷四十四

三十一

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給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
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領南
上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給如朝服絞一幅
為三不辟給五幅無統釋文幅本又作副方服反為三統
句辟補麥反又音壁徐扶移反統
丁覽反○鄭
註統或為點

鄭氏曰二衾者或覆之或薦之如朝服者謂布精粗朝
服十五升小斂之絞廣終幅析其末以為堅之強也大
斂之絞一幅三析用之以為堅之急也統以組類為之
綴之領側若今被識矣生時禭被有識死者去之異於
生也孔氏曰給禭被也大斂二衾其所用與小斂同此
衾一是始死覆尸者故士喪禮無用斂衾註大斂所用
之衾一是大斂時復制北領者尸在堂也西上者出西

階取之便也大夫士小斂衣少統於尸故北上大斂衣
多故南上亦取之便也賈氏公彥曰大斂衣不依命數
喪禮畧上下大夫及五等諸侯各同一節則天子宜百
二十稱小斂惟一衾大斂用二衾者大斂衣多宜用二
衾裹之也大斂衾不言其所用之異則與小斂同也愚
謂君陳衣於庭大夫士陳衣於序東皆為大斂之衣多
於小斂也百稱五十稱三十稱皆據用以斂者言之其
陳者不必止於此也大斂時尸在阼君陳衣於庭蓋在
阼階下之東故北領西上此云大夫士皆陳衣於序東
西領南上士喪禮大斂陳衣於房南領西上與此不同
亦禮俗異也序東西領南上房中南領西上亦皆統於
尸也辟擘也小斂之絞擘其末大斂之絞用一幅布析
為三而用之而不復擘也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釋文丁老反

禮記集解卷四十四

三十一

鄭氏曰不倒尊祭服也斂者要方散衣有倒
君無禭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
釋文禭音遂○君無禭為句能
氏以君無禭大夫士為句非是
君無禭言君之小斂不用禭衣也士喪禮襲衣庶禭繼
陳不用蓋君之小斂亦陳禭衣而不用也畢盡也大夫
士小斂兼用禭衣然必先盡用主人之祭服而後以禭
衣繼之主人先自盡也親戚謂大功以上之親也不以
即陳謂主人不使人陳之也士喪禮云親者禭不將命
之人以之即陳若大功以上之禭則禭者自以即陳而
主人不使人陳之蓋與士喪禮文似異而義實同也
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算

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釋文復音

鄭氏曰褶衾也君衣尚多去其著也愚謂有著者謂之
複有表裏而無著者謂之褶君大斂衣多故衣衾之有
著者為其太厚不便於斂也大夫士猶小斂猶用複衣
複衾也複衣即袍也袍褶與裘葛皆製衣也製斂兼用
製衣然用袍褶而不用裘葛為裘太厚葛太疏取其
者而用之也

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釋文禪音單

鄭氏曰袍製衣必有以表之乃成稱也雜記曰子羔之
襲繭衣裳與稅衣纁禡為一是也論語當暑袷絺綌必
表而出之亦為其製也愚謂袍有著之衣也而曰不禪
者謂不專用一衣與玉藻禡曰綱之義異也衣必有裳
釋所以袍必有表之義也衣裳具乃謂之稱袍乃長襦

禮記集解卷四十四

故必以有裳之衣若祿衣者為之表乃謂之一稱也士
喪禮曰襚者以褶則必有裳必有裳即必有表之謂袍
褶皆製衣故用之之法同○孔氏曰熊氏云製衣所用
尊卑不同士襲用製衣故士喪禮陳襲事有祿衣註云
祿所以表袍者是襲有袍士喪禮小斂云散衣次註云
祿衣以下袍繭之屬是小斂有袍士喪禮大斂散衣是
亦有袍若大夫襲亦有袍雜記子羔之襲繭衣裳是也
斂則必用正服用製衣故檀弓季康子之母死陳襲
衣敬姜命徹之若公則襲及大小斂皆不用製衣雜記
公襲無袍繭襲輕尚無大小斂可知愚謂敬姜命徹襲
衣謂婦人之襲服不當陳於序東使賓客見之耳非謂
不可用以斂也上文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大斂君
褶衣大夫士猶小斂復衣褶衣即製衣也則君大夫士

大小斂無不用製衣矣人君襲無製衣所用衣少也大
小斂用製衣所用衣多也

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釋文篋古協反

取衣謂取之於所陳之處而用之也隋方曰篋鬼神之
位在西衣是死者所用故升降皆由西階

凡陳衣不誦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釋文誦邱勿反

鄭氏曰不誦謂舒而不卷也列采謂正色之服也絺綌
紵當暑之製衣也周禮典泉註曰白而疏細曰紵孔氏

曰列采謂五方正色非列采謂雜色也紵是細葛紵是
粗葛紵是紵布此製衣故不入陳也愚謂絺綌不以入

則袍褶固陳之矣論語紅紫不以為製服則紅紫而外
其他間色或用為製服矣惟陳之而用以斂者必以正

色也

禮記集解卷四十四

凡斂者袒遷尸者襲

鄭氏曰袒者於事便也愚謂斂大小斂也遷尸有入始
死遷於牖下一也遷於浴牀二也遷於合牀三也遷於

襲牀四也小斂遷尸五也奉尸俛於堂六也大斂遷尸
七也遷尸於棺八也袒者於事便也斂事多故袒遷尸

事少故襲若主人奉尸皆袒也

君之喪大胥是斂眾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眾胥是
斂士之喪胥為侍士是斂釋文胥依註

鄭氏曰胥樂官也不掌喪事胥當為祝字之誤也侍猶
臨也大祝之職大喪贊斂喪祝卿大夫之喪掌斂士喪

禮商祝主斂愚謂士喪禮大小斂皆商祝布衣鄭氏謂
胥當為祝是也周禮小宗伯大喪帥執事而湔大斂小

斂鄭云親斂者蓋事官之屬為之又大祝大喪贊斂疏

云冬官主斂事大祝贊之是天子之斂事官之屬主斂大祝贊之而小宗伯泄之也君之喪大祝主斂眾祝佐之降於天子也眾祝小祝喪祝也其泄者蓋亦小宗伯與大夫之喪大祝侍之眾祝是斂又降於君也士之喪祝為侍士是斂又降於大夫也士謂喪祝之胥徒也

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釋文細九反舊而慎反

鄭氏曰左衽衽鄉左反生時也孔氏曰前已言小斂祭服不倒此又言小斂者為下諸事出也愚謂生時之衽在左而鄉右謂之右衽大小斂之衽在右而鄉左謂之左衽也結絞謂結大小斂之絞也生時大帶綴紐而用紐約之大小斂之絞不綴紐直取兩端交結之欲其束之堅急也

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為之壹不食凡

禮記集解卷四十四

六

斂者六人

釋文與音預○鄭注執或為斂

士與其執事則斂者言喪祝之士與執是人之喪事者則必為之斂周禮所謂掌事而斂蓋其職然也既斂必哭又為之壹不食者喪無人致其哀而親有事於尸者尤情之所不能已者也大夫士之喪祝與其士之典於斂者皆然但言士者承上文士是斂言之也若君之喪則大祝眾祝皆其臣也其哀又不待言矣孔氏曰凡者貴賤同也兩邊各三人故用六人

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黼殺

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

衾質殺之裁猶冒也釋文冒莫裁反殺色或反徐所例反裁才再反○鄭注裁或為材

鄭氏曰冒者既襲所以韜尸重形也殺冒之下韜韜足

上行者也小斂又覆以夷衾裁猶制也孔氏曰冒作兩

囊上者曰質下者曰殺縫合一頭又縫合一邊餘一邊

不縫安帶綴以結之愚謂冒者質殺之總名錦冒元冒

緇冒皆指其質而言也質正也冒之在上者上下方正

故曰質殺削也冒之在下者向足而漸削故曰殺大小

斂之衾大夫以縞士以緇布則大夫之元冒黼殺亦以

帛為之士之緇冒黼殺亦以布為之也緇冒黼殺所以

象天地之色則錦冒者元錦黼殺者皆縹帛而畫以黼

文也長與手齊者人之長短不一皆以齊於手為度也

自小斂以往用夷衾者始死覆用大斂之衾既小斂則

大斂之衾須陳故別制夷衾以覆尸至大斂而去之也

夷衾質殺之裁猶冒者夷衾之制如衾其上下所用縞

色及長短之度則與冒同也既夕禮幘用夷衾蓋夷衾

乃殯時所用以覆棺於殯中者故既啟而其覆如故也

禮記集解卷四十四

七

小斂後暫用夷衾以覆尸猶始死暫用斂衾以覆尸也

賈疏云朝廟及入壙雖不言用夷衾又無徹文以覆棺

言之當隨樞入壙矣

君將大斂子弁經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

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

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給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

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文編音

鄭氏曰子弁經者未成服也弁如爵弁而素大夫之

子亦弁經愚謂鄭氏謂大夫之喪亦弁經是也弁謂如

爵弁而素則非也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象邸

玉弁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是凡言弁經者其弁皆皮

弁也若其經則有甲服之弁經其經為環經此言弁經

則其經爲小斂時所加之直經大兩者也雜記云大夫與殯弁經大夫與他人殯尙弁經則其爲父母弁經必矣檀弓叔孫武叔小斂投冠曾子問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棨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子曰其殯服則子弁經疏衰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則是君大夫之弁經至大斂乃服之而小斂猶素冠也士喪禮小斂後袒括髮襲經於序東以至成服人君至大斂則素弁而加經此禮之異於士者也序端東序之南頭也卽位於序端者以大斂在阼階上也堂廉堂之南畔廉棧之上也楹西東楹之西也北面向戶也堂廉南北節也楹西東西節也必立於堂廉上者斂於阼階上必直阼階上之南乃得北面而鄉之也必立於東楹之西者不敢迫近斂處也以此子與卿大夫之位觀之則大斂之處蓋在阼階上直西楹之南矣其西直西序則爲殯所也東上統於君也父兄謂旁親自期以下者舉尊長以該卑幼也父兄若爲卿大夫者自在卿大夫之位堂下北面謂其不爲卿大夫者也小斂之後主人卽位阼階下西面卿大夫父兄繼而南及大斂君與卿大夫升堂而父兄之爲士者以賤不得升堂故在阼階下北面也不言東上者蒙上可知也人君初喪室中之位父兄子姓同在東方大斂時父兄在堂下北面則子姓亦然人君尊故衆子遠辟喪主也命婦內命婦也外宗宗婦也房中南面者在西房中而南面也知在西房者此時夫人在尸西外宗之位宜統於夫人也不言姊妹子姓者以命婦之位見之也不言外命婦者以外宗之位見之也商祝喪祝之習於商禮者也士喪禮凡襲斂皆使商祝鄭氏云商人

禮記集解卷四十四

九

教之以敬於接神宜鋪絞給衾衣者先鋪絞次給衾衣次衣及斂則先衣次衾次給卒乃以絞束之也士喪祝之士也舉尸先盥者致其潔也盤所以承盥水也馮謂以身就尸而馮依之也夫人薨君之夫人也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給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卽位于序端卿大夫卽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釋文巫止本或作巫止門外門外衍字耳鄭氏曰先入右者入門而右也巫止者君行必與巫巫主辟凶邪也釋菜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禮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也敖氏繼公曰主人不迎賓若有所迎則不哭蓋禮然爾周官喪祝男巫皆於王弔則前國君不得並用巫祝於廟門外則巫前至廟門則祝前互用其一所以下天子也必用巫祝者其亦與神交之道與巫至廟門乃止則君下之處差遠於廟門矣愚謂主人迎者迎於外門外也凡主人於君命則迎於寢門外於君親至則迎於外門外迎君不拜者蓋喪禮不迎賓以主於哀戚而不暇於接賓也若君弔則出迎而不拜蓋於迎之禮所有不備亦猶其不迎賓之義也先入門右者君弔於臣主人之位入門右北面也君至臣家卽位於阼階此卽位於序端亦以大斂在阼階上而避之也士喪禮君升主人主人西楹東北面此不待君命卽升堂又在房外南面大夫之子尊也主婦尸西東面者時尸猶在兩楹之間主婦在其西而東面也北面於堂下在阼階下中庭也阼階下中庭臣於君弔受禮之

禮記集解卷四十四

九

處也撫撫尸也君撫尸則視斂事畢故降命主人主婦
馮之者君雖已撫之必使主人主婦得自盡其情也此
與下文大夫士既殯而君往其禮畧同而文各有詳畧
互相備也

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鄭氏曰其餘謂卿大夫及主婦之位孔氏曰士卑君不
視斂故云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者謂鋪衣列位男女
之儀事悉如大夫也若有大夫來而君在位則卿大夫
位亦在堂廉近西愚謂卿大夫視斂在堂廉楹西者位
之正也士喪禮君視大斂主人西楹東北面卿大夫繼
之東上蓋以士卑不敢近君而卿大夫不可越主人而
東也若君不在則主人當在序端而卿大夫自在堂廉
楹西之位矣

禮記集解卷四十四

十一

鋪絞給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給
踊

鄭氏曰目孝子踊節愚謂此無算之踊不以三者三為
節且惟主人踊而賓客不與拾踊者也

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姊釋文姪大結反姊大計反

鄭氏曰撫以手按之也內命婦君之世婦

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

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釋文

長竹丈反

鄭氏曰目於其親所馮也馮謂扶持服膺孔氏曰君大
夫之庶子雖無子並不得馮也

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
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釋文

反

鄭氏曰此思之深淺尊卑之儀也馮之類必當心孔氏
曰撫之以手撫按尸心身不服膺也馮之服膺心上也
奉之捧當心上衣也拘之微引心上衣也執之執其心
上衣也馮者為重奉次之拘次之執次之尊者則馮奉
卑者則撫執雖輕於撫而恩深故君於臣撫父母於
子執吳氏澄曰總言之皆謂之馮尸分言之則有馮奉
撫拘執五者之異愚謂夫者妻之天也乃於其尸不馮
之者廉恥之道存焉拘者奉其衣而稍引以自向視奉
則為親視執則為尊也舅姑於婦婦於舅姑及昆弟非
主其喪則不馮也

馮尸不當君所

鄭氏曰不敢與尊者所馮同處

禮記集解卷四十四

十一

凡馮尸與必踊

鄭氏曰悲哀之至馮尸必坐愚謂馮尸必坐者尸斂於
地必坐乃得馮之也凡馮尸與必踊則不獨子之於父
母然也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苦枕由非喪事不言君為廬宮
之大夫士禮之釋文樹子燒反由

鄭氏曰倚廬倚木為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苦編囊由
榻也義屬宮謂圍障之也禮袒也謂不障孔氏曰宮之

者謂廬外以帷障之如宮牆禮之不帷障也愚謂倚廬
於殯宮門外就東牆為之以木抵於地面斜倚於牆用

草蓋之其南北亦以草為屏蔽而於其北開戶以出入
也於殯宮則襲於異室則遺故為廬於殯宮門外者欲

其近殯宮而無至於襲也

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釋文柱張主反相音眉

鄭氏曰不於顯者不塗見面孔氏曰柱楣以納日光又

泥塗以辟風寒不於顯者言塗廬不塗廬外顯處朱子

曰始者無柱與楣檐著於地至是乃施楣又施短柱以

柱起其楣架其檐令稍高而下可作戶也

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為廬釋文適丁歷反○按禮喪服賈疏引此

者為廬作倚於隱

鄭氏曰不欲人屬目蓋廬於東南角既葬猶然愚謂言

自未葬者嫌至葬後乃改廬於此故言自未葬以至於

葬後其禮皆然也

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

事

鄭氏曰此常禮也孔氏曰未葬不與人立既葬後可與

人並立也猶不羣立庾氏云曾子問三年之喪練不羣

立不旅行此既葬而與人立者曾子問據無事之時此

有事須言故也愚謂王事謂朝聘會盟征伐之事施於

境外以蕃輔天子者也國事政令之施於一國以治其

人民者也

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

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釋文辟音避

鄭氏曰此權禮也愚謂弁服弁也司服凡凶事服弁服

服弁者用喪冠之物而如弁之制為之者也士喪服以

冠大夫以上喪服以弁經帶卒哭所受之葛經葛帶也

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言服喪服以從軍事也上云大

夫士既葬而下言弁經帶惟據大夫言之者士位卑人

眾大夫位尊人少卒哭而從金革之事者在士恒少在

大夫恒多也○王制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又曰喪不

貳事雜記三年之喪祥而從政公羊傳古者臣有大喪

君三年不呼其門此皆謂尋常無事之時必終三年之

喪然後出而從政也喪大記既葬君言王事不言國事

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此謂議論謀度之爾非謂出

而從政也喪大記又云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

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

之事無避也禮運云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檀

弓云父母之喪使必知其反也此皆謂國家有事則或

有既卒哭既練而出而從公者鄭氏所謂權制也然金

革之事尤急故以卒哭為斷出使之事稍緩故以期年

為則於權制之中而其中又有權衡然此皆謂國家安

危所係不得已而變通之者苟非不得已則君三年不

呼其門所謂君子不奪人喪也

既練居室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

聖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釋文聖鳥

各反黝於糾反禫大感反○鄭

註黝聖或為要期禫或皆作道

室室者疏衰者始喪之所居卒哭之後疏衰者還居寢

室斬衰者既練則從而居焉鄭註喪服云室室於中門

外屋下壘壘為之不塗壘蓋在殯宮門外東雷之下就

東塾之外壁而累土於其三面以為室焉黝黑也謂平

治其土令黑也聖白土也謂以聖塗牆壁令白也爾雅

地謂之黝牆謂之聖既祥之後入居殯宮間傳曰大祥

居復寢是也殯宮乃死者所居故塗其屋令白又平治

其地令黑若欲新之然也其甸人所徹西北扉亦當於

祥前脩治之也內外謂殯宮門之內外也大祥入居殯

宮故外無哭者而猶有無時思憶之哭在於殯宮至禫則不復哭故內無哭者樂作有漸檀弓曰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又曰孟獻子祥縣而不作又曰是月禫徒月樂是樂之作始於琴瑟成於笙歌而極於金石也哀樂之情不並行哀除故樂作而哭於是乎止也○鄭氏以黝室為室室非也祥而復寢豈復居室室乎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

鄭氏曰從御御婦人也復寢不復宿殯宮也孔氏曰杜預以從御為從政御職事鄭必為御婦人者下文云期終喪不御於內既言不御於內故知此御是御婦人也愚謂吉祭乃復寢則禫後尚在殯宮也殯宮乃正寢非御婦人之所而曰從御者謂婦人當御者從於燕寢侍

禮記集解卷四十四

古

御之所而主人猶未入檀弓孟獻子禫比御而不入是也所以雖未入而必比御者亦示即事之漸也吉祭謂奉主入廟而以吉禮祭之也士虞記曰是月也吉祭猶未配禫祭若當四時常祭之月則於禫月行吉祭若常祭在禫之後月則待後月而祭間傳言祥而復寢者謂復於平時之正寢也此云吉祭而復寢者謂復於平時之燕寢也孔氏謂間傳既祥復寢謂不復宿中門外復於殯宮之寢吉祭後不復宿殯宮復於平常之寢是也期居廬句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為母為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釋文期音基下同為于偽反下為之賜同期期喪也父在為母及為妻雖並為期喪而初喪居倚廬不居室室且終喪不御於內此二事與餘期喪異也蓋父母之恩一也為父三年而父在為母止於期則以

不敢同於父也凡尊長於卑幼之服皆報夫婦齊體妻為夫三年則夫宜報服而其服乃止於期則以不敢同於母也二服本由三年而屈故其初喪居倚廬終喪不御內與其祥禫之祭杖履之服皆與三年者同也三年之喪既練而居室室此初喪居廬蓋為母既練而居室室為妻既葬而居室室與然父在為母終喪不御於內特對夫他期喪之三月不御於內而言爾其實喪雖已除而心喪以終三年未三年不可以御於內也喪服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用是推之則妻喪雖除亦未可遽御於內矣○朱子曰小功總禮既無文即當自如矣服輕故也

歸

禮記集解卷四十四

古

不居廬者婦人居喪於房中不次於外也不寢苦以質弱優之也不居廬不寢苦據三年者言則期以下輕喪可知也孔氏曰女子出嫁為祖父母及兄弟為父後者皆期九月謂本是期而降在大功者按喪服女子為父母卒哭折筭首鄭謂卒哭喪之大事畢可以歸於夫家熊氏云卒哭可以歸其實歸在練後也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歸謂歸其家此謂異姓之卿大夫士與君無服者若與君有服則雜記云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鄭氏曰歸謂歸其宮也忌日死日也宗室宗子之家謂殯宮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孔氏曰大夫士謂庶子

為大夫士也宗室適子家殯宮也賀氏云此弟謂適弟下云兄不次於弟謂庶弟也愚謂大夫士為君既練既卒哭而歸及庶子為父母既練而歸皆於其宮之外為喪次以居其飲食居處皆與其次於殯宮外者無異也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

鄭氏曰謂不就其殯宮為次而居愚謂子謂眾子也小記曰父不為眾子次於外

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為之賜大斂焉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為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

鄭氏曰為之賜謂有恩惠也君於外命婦加蓋而至於臣之妻畧也愚謂世婦皆謂君之世婦也外命婦卿大夫之妻也凡為之賜而小斂者皆於小斂大斂而再往也夫人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謂有親屬之恩者也非是則不往

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祝祝而踊主人踊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

鄭氏曰殷大也朝夕小奠至月朔則大奠君將來則具大奠之禮以待之榮君之來也祝負墉南面直君北房戶東也小臣執戈先後君君升而阼階立大夫殯即成

服成服則君亦成服錫衰而往弔之稱言舉所以來之辭也祝祝而踊祝相君之禮當節之也孔氏曰君即位於阼者主人不敢有其室故君位在阼而西鄉也盧云

上言即位於序端謂君臨大夫將大斂時禮未成辟執事故即位於序端此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禮已成故即位於阼階也前後二小臣各執戈辟邪氣也君升而小臣夾階北面俟君言謂弔辭也愚謂上云於士既殯而往謂殯日既殯之後也此云既殯而往謂既殯以後未葬以前也戒猶告也既殯君往無常期故先使人告之士喪禮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謂君行時也此云二人執戈立於前二人立於後者謂君升即位時也君即位於阼階上西面二人北面立於阼階東在君之後二人北面立於阼階西在君之前也小臣執戈先後君者

君之常儀也故左傳二執戈者前矣非謂臨喪辟凶邪也檀弓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先此既有巫則亦有桃茢矣不言者文畧也擯相主人之禮者也擯者之位蓋負東塾君既即位則進而告主人使受弔也拜稽顙拜於阼階下之中庭也凡臣於君臨其喪皆即位於門右受禮於中庭士喪禮主人中庭君哭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君稱言者蓋舉其慰問主人之辭非弔辭也出俟於門外不敢必君之留也門外外門外也○鄭氏云迎不拜拜送者拜迎則為君之答已非也禮弔賓不答拜況君之於臣乎臣於君弔不拜迎蓋禮然爾說已見前

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之在殯壹往焉

石經壹

馬並作一

禮記集解卷四十四

禮記集解卷四十四

禮記集解卷四十四

禮記集解卷四十四

禮記集解卷四十四

禮記集解卷四十四

禮記集解卷四十四

禮記集解卷四十四

鄭氏曰所以致殷勤也愚謂在殯而往者謂既弔又於殯後更往以致其慰問殷勤之意即上文大夫既殯而君往是也然士喪禮不見有殯後君弔之禮此蓋謂於君有親屬之恩故在殯又往與

君弔則復殯服鄭註復或為服

鄭氏曰復反也反其未殯未成服之服新君事也謂臣喪既殯後君乃始來弔也孔氏曰殯服謂殯時未成服之服直經免布深衣也不散帶愚謂復殯服謂免也小記曰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親者皆免其齊斬之服無變也註疏謂殯服為殯時未成服之服非也小記又曰君弔必皮弁錫衰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則君弔於殯後主人之服不變也惟加免為異耳

禮記集解卷四十四

六

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

夫人於大夫士既殯而往升堂即位位於阼階上也拜稽顙於下拜於阼階下中庭必以主婦拜者喪禮男主拜男賓女主拜女賓雖於君夫人之弔亦然也世子非所以相去人之禮事者周禮女巫巫后弔則與祝前祝謂天官女祝也則夫人之弔當女巫止於門外女祝代之而詔相其禮矣前云君視祝而踊則夫人當視女祝而踊世子蓋女祝之誤也孔氏曰奠如君至之禮者主婦拜竟而設奠事如君弔禮若士則亦如主人先出而聽命反奠也主婦送於門內門寢門也婦人迎送不

出門主人送於大門外不拜者喪無二主主婦已拜故主人不拜

大夫君不迎于門外入即位于堂下主人北面眾主人南面婦人即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

鄭氏曰入即位于下不升堂而立阼階之下西面下正君也眾主人南面於其北婦人即位於房中君雖不升堂猶避之也後主人而拜者將拜賓使主人陪其後而君前拜不俱拜者主人無二也孔氏曰大夫君謂大夫之臣稱大夫為君也不迎於門外貶於正君入即位於堂下者即阼階下位而西鄉也主人適子也君既即阼階下位故適子避之在君之南而北面也婦人即位於房中者婦人之位在堂其君既來故婦人並為位於東

禮記集解卷四十四

五

房中也又前君臨大斂主婦尸西不辟者大斂哀深故不辟君今既斂後哀殺故辟也按未大斂之前君雖來主婦猶在尸西其既殯已後君雖來不顯婦人之位今此大夫君云婦人即位房中明正君既殯而來婦人亦即位房中也又若大夫君妻來當同夫人禮也愚謂大夫君即位於堂下非徒下正君亦為不可以君道臨其臣之賓客也主人北面在阼階下中庭而北面也此所降於正君之禮有三焉不迎於門外一也即位於堂下二也主人北面不即位於門右三也此謂大夫君於既殯後至者若當大斂時則當升堂視斂大夫君與主人主婦卿大夫之位皆當如君視大夫大斂之禮也眾主人南面為君辟也士喪禮君視大斂眾主人辟於東壁南面註云南面則當坵之東賈疏云南面則西頭為首

者當堂角之坵此眾主人之位亦然也其君後主人而拜者其君使主人陪於其後而已代主人拜賓亦猶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其君為主之義也然君命與命夫命婦之命及四鄰賓客來弔大夫君與主人之位不同若君命則弔者升堂西面大夫君當在中庭稽顙主人北面於門內之右在大夫之後哭而不拜也若命夫命婦之命及四鄰賓客來弔則弔賓即位於阼階之南大夫君東面拜之主人亦東面立於大夫君之後哭而不拜也疏謂君拜在前主人拜在後誤也如其說則是喪有二孤矣此季康子之所以見讓也

君弔見尸柩而后踊鄭註踊或為哭或為浴

見尸謂未殯時見柩謂未葬時也故上言既殯君往視祝而踊若既葬君弔則不踊也檀弓曰葬也者藏也又

禮記集解卷四十四

三十一

曰反而亡焉失之矣殯時柩雖在塗內猶為未藏未亡也

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

鄭氏曰榮君之來孔氏曰君來不先戒當時雖不得殷奠君去後必設奠告殯以榮君來故也愚謂殷奠非倉卒可具不具殷奠亦為不敢久留君也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梓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

釋文屬音燭梓步歷反

鄭氏曰大棺棺之在表者也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柩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此以

內說而出也然則大棺及屬用梓梓用柩庶人之棺四寸上大夫謂列國之卿也趙簡子云不設屬梓時僭也

孔氏曰孔子為中都宰制四寸之棺五寸之梓是庶人

之棺四寸哀公二年趙簡子與鄭師戰於鐵簡子自誓

云桐棺三寸不設屬梓下卿之罰也大夫依禮無梓今云罰始無梓是當時大夫常禮用梓僭也愚謂君謂五

等之君也大棺外棺也梓親身之棺也大棺與屬以梓木為之檀弓所謂梓棺也梓以柩木為之檀弓所謂柩

棺也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一也梓棺二三也柩棺一四也諸侯無水兕革棺棺三重大夫無柩棺二

重士惟大棺一重而已庶人棺四寸士棺六寸大夫加屬四寸為一尺上大夫大棺加二寸為一尺四寸君加

梓四寸為一尺八寸天子之大棺蓋九寸屬六寸梓四寸水兕革棺三寸共為二尺二寸

鄭氏曰此說天子棺制與檀弓注互異似當再考天子以下至士皆以四寸為差降也

君裏棺用朱絲用雜金錯大夫裏棺用玄絲用牛骨錯士

不緣釋文錯子南反鄭氏曰錯所以琢著裏孔氏曰裏棺謂以繪貼棺裏也

朱繪貼四方緣繪貼四角錯釘也舊說云用金釘又用象牙釘雜之以珠朱絲著棺也愚謂朱絲皆繪也雜

金錯尚書云貢金三品黃白青色大夫裏棺用元緣者四面元四角緣用牛角錯不用牙金也士不緣者悉用

元也亦用牛骨錯不言從可知也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

二衽二束鄭氏曰用漆者塗合牝牡之中也衽小要也愚謂君蓋

用漆者謂棺既加蓋而用漆塗合其縫際牝牡之間也衽小要也所以連合棺之縫際者以木為之兩端廣中

央狹有似深衣之衽故名焉古棺無釘君與大夫以漆

塗合縫際又鑿身與蓋合際處作坎內小要於坎中以連合之又每當社上用牛皮束之以為固也社與束有橫有縮此云三束二束惟據其橫者言之也大夫二社二束降於君也士蓋不用漆又降於大夫也檀弓曰棺束縮二衡三社每束一謂天子也諸侯之社與束其橫者與天子同則其縮者亦與天子同矣大夫士橫者二則其縮者一與○棺束有二一是大斂加蓋後之束專屬於棺者此與檀弓所言者是也一是在葬時棺車既載後之束以繫棺於柩車者士喪禮乃載踊無算卒束繫是也在棺之束有橫有縮棺車之束則但有橫者耳君大夫鬻爪實于絲中士埋之釋文鬻音為○鄭注絲或為髮鄭氏曰絲當為角聲之誤也角中謂棺內四隅也鬻亂髮也將實爪髮棺中必為小囊盛之孔氏曰士亦有物盛而埋之愚謂絲當作篋檀弓曰設篋髮篋柳也實於篋中者殯時置棺外及葬則實於棺外柳內也士埋之者沐浴之後埋於甸人所掘兩階間之坎也君殯用輅轎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幃轎置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社塗上帷之釋文幃音倫反轎才說反幃或作錡或作埒○按轎置毛本誤作至疏中作轎置不誤鄭氏曰幃猶菽也屋殯上覆如屋者也幃覆也暨及也此記參差以檀弓參之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輅轎木題漆象椁上四注如屋以覆之盡塗之諸侯輅不畫龍轎不題漆象椁其他亦如之大夫之殯廢輅置棺西牆下就牆橫其三面塗之不及棺者言橫中狹小裁取容棺然則天子諸侯差寬大矣士不橫掘地下棺見小要耳帷之鬼神尚幽闇也士達於天子皆然孔氏曰君諸侯

也凡殯之禮天子先以龍輅置於客位殯處然後從階舉棺於輅中以木攢聚輅之四邊木高於棺乃從上加綃繡於棺上然後以木題漆象椁上之四注以覆之如屋形以泥塗之於屋之上又加席三重於殯上按周禮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註云張帟棺上承塵此帟字誤當作帟其諸侯則居棺以輅亦菽木輅外木高於棺後加布幕於棺上又菽木於塗上不題漆象椁也雖不象椁亦中央高似屋形但不為四注故經云畢塗屋總包君也塗上加席三重按此當云大夫殯以幃者幃覆也謂棺衣覆之也大夫言幃覆則王侯並幃覆也攢置於西序者大夫不輅又不四面橫以一面倚西壁而三面橫之又上為屋也塗不暨于棺者暨及也王侯塗之而橫廣去棺遠大夫亦塗而橫狹去棺近裁使塗不及棺也士掘殯見社其社上出處亦以木覆而塗之故謂塗上也帷之者帷障也貴賤悉然朝夕哭乃徹也鄭云此記參差者若君據天子應稱龍輅不得直云輅若君據諸侯不得云輅至于上畢塗屋其文或似天子或似諸侯故云參差愚謂喪自大斂之後未葬之前必殯之者所以為火備也蓋棺柩重大粹難移徙故預為之備如此且不獨此也尸柩者人子之所見而深感而不能以暫離者也若如是以致於葬使之晝夜哀號乎其側必至於滅性矣故既斂於棺則殯之而使暫藏焉於是節之以朝夕哭而哀痛可以少殺休之以喪次而勞憊亦可以少息也輅輅車也天子畫龍於輅諸侯不畫龍轎叢木也塗以土塗之也諸侯之殯以輅居柩橫木於柩之四旁上高於柩乃以木題漆而盡塗之屋者言其題漆之形中高而

旁下如屋之形也左傳宋葬文公梓有四阿言其借天子也天子梓有四阿其葢塗象梓亦為四阿可知諸侯梓不得為四阿則為兩下之形其擯塗亦為兩下之形象梓也四阿者殿屋之形兩下者夏屋之形故檀弓言天子之殯此言諸侯之殯而皆曰畢塗屋也鄭氏以此言諸侯畢塗屋為參差非也孔疏云諸侯雖不象梓亦中央高似屋形但不為四注此則已破鄭義矣然謂諸侯不象梓亦非也天子梓四阿諸侯梓兩下其葢塗正各象其梓形爾擯覆也謂覆棺以夷衾也尊卑皆然獨於大夫言之者舉中以見上下也大夫殯無輜車以一面倚西序橫木於其三面而塗之其上正不為屋形也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熬五羔反種章勇反音昔

禮記集解卷四十四

三

鄭氏曰熬者煎穀也將塗設於棺旁所以惑蚍蜉使不至棺也士喪禮曰熬黍稷各二筐又曰設熬旁各一筐大夫三種加以梁君四種加以稻四筐則首足皆一其餘設於左右孔氏曰腊謂乾腊特牲士用兔少牢大夫用麋天子諸侯當用六獸之屬賈氏公彥曰天子當加麥苽六種十筐敖氏繼公曰孝子以尸柩既殯不得復奠於其旁雖有奠在室而不知神之所在故置熬於棺旁亦所以致其愛敬也愚謂加魚腊蓋以腊節折之而與魚各加於每筐之中也葬時梓內有黍稷遺奠之屬故殯時畧仿其禮亦有熬與黍稷之屬皆孝子事死如事生之意敖氏謂致其愛敬是也鄭以為惑蚍蜉謬說也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偽

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嬰二黻嬰二畫嬰二皆戴圭角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齊釋文褚張呂反偽依注讀為帷齊如字徐才細反嬰所甲反戴

下代反披彼義反徐甫髮反○鄭注偽或作于

鄭氏曰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墳中不欲眾惡其親也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黼荒緣邊為黼文火黻為列於其中耳偽當為帷聲之誤也大夫以上有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紐所以結連帷荒者也池以竹為之如小車笞衣以青布柳象宮室縣池於荒之爪端若承雷然君大夫以銅為魚縣於池下掄翟青質五色畫之於絞繪而垂之以為振容象水草之動搖行則魚上拂池雜記曰大夫不掄絞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士則去魚齊居柳之中央釋文掄音居柳之注若小車蓋上裝縫合雜采為之形如瓜分然綴貝絡

禮記集解卷四十四

三

其上及旁戴之言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也漢禮嬰以木為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窆樹於城中周官司土注曰披棺車行所以披持棺者有紐以結之謂之戴結披必當棺束於束繫紐孔氏曰帷柳車邊障也以白布為之王侯皆畫為龍象人君之德也池織竹為籠衣以青布挂著荒之爪端象平生宮室有承雷也天子屋四注四面承雷柳亦四池諸侯屋亦四注而柳降一池闕於後一故三也振動也容飾也振容以絞繪為之長丈餘如旛畫為雉縣於池下為容飾車行則旛動故曰振容荒柳車上覆謂龍甲也列行也火形如半環黻兩已相背也黼荒火三列黻三列者緣荒邊為白黑斧文又

於荒中央畫火蔽各三行也素錦白錦也褚屋也於荒下用白錦為屋葬在路象宮室也加帷荒者褚覆竟而加帷荒於褚外也纁紐六者上蓋與邊牆相離又以纁為紐連之旁各三凡用六紐也齊五采五具者鼈甲上當中形圓如車蓋高三尺徑二尺餘人君以五采繪衣之列行相次又連貝為五行交絡齊上也嬰形似扇在路則障車入椁則障柩禮器云天子八嬰諸侯六大夫四皆戴圭者謂諸侯六嬰兩角皆戴圭也鄭註縫人云漢禮器制度飾棺天子龍火黼蔽皆五列又有龍嬰二其戴皆加璧也魚躍拂池者凡池必有魚故縣銅魚於池下若車行則魚跳躍上拂池也君纁戴六者事異飾棺故更言君也纁戴謂用纁帛繫棺紐者柳骨也棺橫束有三每束兩邊屈皮為紐三束有六紐今穿纁戴於

禮記集解卷四十四

紐以繫柳骨故有六戴也纁披六者亦用纁帛一頭繫柳戴一頭出帷外人牽之每戴繫之故亦有六也謂之披者若牽車登高則引前以防軒車適下則引後以防翻車欲左則引右欲右則引左使車不傾覆也賈氏公彥曰齊居柳之中央以若人之膺居身之中央也戴兩頭皆結於柳材又以披在棺上絡過然後貫穿戴之連繫棺束者乃結於戴餘披出之於外使人持之以備虧傾也愚謂棺飾蓋以柳木為骨衣以繒綵而外加帷荒焉故或謂之柳指其木材言之也或謂之牆言其四周於棺有似於宮室之牆也三池者闕其後也池視重靈諸侯屋雖四注而北無重靈故池亦象之褚囊也所以輶藏於物者左傳成三年荀營之在楚也鄭賈人或謀置諸褚中以出柩以素錦韜之若囊形然故謂之褚

紐有二經言纁紐用帛為之而連屬帷荒者也疏言用纁帛繫棺紐屈束棺之皮為之而戴之所貫者也士喪禮註云披絡柳棺上貫結於戴賈疏謂披在棺上絡過然後穿戴而結之則是披橫絡棺上而兩端出於棺外以帛一條而為二披也孔疏謂披一頭繫柳戴一頭出帷外則帛一條止為一披也士喪禮飾柩設牆而後設披則披不得復絡棺而過以礙於帷荒故也且帛之長不過四十尺而古之尺度短若絡於棺上下結於戴則兩端之外出者無幾於牽挽亦不便疑孔氏之說為是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嬰二畫嬰二皆戴綬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釋文綬音絳耳佳反下同

禮記集解卷四十四

鄭氏曰畫荒緣邊為雲氣綬當為黻蓋五采羽注於嬰首也孔氏曰大夫畫帷者不得為龍畫為雲氣二池者庚云兩邊而已賀云前後各一不振容者謂不以掄絞屬於池下其池上掄絞則有也齊三采者絳黃黑也皆戴綬者嬰角不圭但用五采羽作綬注嬰兩角也陸氏佃曰戴玉者必戴綬戴綬者不必戴玉陳氏澹曰披亦如之謂色與數悉與戴同也愚謂二池在前後大夫屋南北有承靈故其池象之也士喪禮註云齊以三采繪為之上朱中白下蒼疏云聘禮記三采朱白蒼彼據纁藉此齊用三采亦然此疏以三采為絳黃黑絳乃降字之誤言大夫降於人君少黃黑二色也

士布帷布荒一池掄絞纁紐二縹紐二齊三采一貝畫嬰二皆戴綬士戴前纁後縹二披用纁釋文掄音遙縹則其反

孔氏曰士布帷布荒皆白布為之而不畫也一池者唯

一池在前也掄絞者亦畫難於絞在於池上而池下無
振容也士戴前纁後緇通兩邊為四戴也二披用纁者
據一邊前後各一披故云二披用纁若通兩旁則亦四
披也愚謂此云士一貝士喪禮云無貝蓋亦禮俗之不
同也披繫於棺束之橫者其數亦與棺束同人君棺三
束故兩旁各三披大夫士棺二束故兩旁各二披但大
夫旁二披前纁後元士則前後皆纁亦降於大夫也
君葬用輅四綽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輅二綽二碑
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綽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釋
御棺注音鞋市專反王勅倫反綽音朔御棺一本作御棺
國依注亦作鞋市專反王勅倫反綽音朔御棺一本作御棺
鄭注綽或為率○今按輅當如字音
教倫反國字亦當如字王說為是

禮記集解卷四十四

尊卑之差也在棺曰綽行道曰引至壙將窆又曰綽而
設碑是以連言之碑桓楹也御棺居前為節度也士言
比出宮用功布則出宮而止至壙無矣愚謂載柩之車
名為輅車又曰屋車此云君葬用輅大夫葬用輅則是
柩車又名為輅車也天子諸侯所用以殯之車與載柩
之車其制相似但其輪異耳是以皆名為輅車也士之
國車亦輅車也曰國車者言其為國人所同用也鄉師
云鄉共吉凶禮樂之器君大夫之輅皆自造之士之柩
車乃鄉器故謂之國車綽以麻為之殯及朝廟時屬於
輅及輅軸謂之綽葬時在塗屬於柩車謂之引及至壙
說載除飾屬於柩束又謂之綽其實則一物也是以或
通其名焉朝廟與在塗之綽皆屬於車兩旁至葬時說
載則屬於柩天子六綽以四綽屬於前後之縮束以二

綽屬於兩旁當中橫束諸侯四綽於前後左右分屬之
大夫士二綽惟屬於前後束也碑以木為之所以繞綽
以下棺者也天子謂之豐碑諸侯謂之桓楹通而名之
則大夫以上皆謂之碑也天子四碑分樹於壙之四旁
前後二碑重鹿盧繫以四綽左右二碑分繫二綽也諸
侯二碑樹於壙之前後繫以二綽其左右二綽則使人
背壙而負之大夫二碑亦樹於壙之前後分繫二綽士
無碑其二綽亦使人背而負之也御棺者居前指麾為
柩行抑揚進止之節也周禮喪祝及朝御匱乃奠及祖
飾棺乃載遂御及葬御匱出宮乃代代謂代以鄉師及
匠師也是天子之喪自朝廟以至葬皆有御匱諸侯大
夫亦然比及也士喪禮朝廟無御柩至將為祖奠還車
之時乃云商祝御柩及將行又云商祝執功布以御柩
此言比出宮御棺用功布明朝廟無御柩也士朝廟無
御柩者士柩車差輕宮內道近且無險阻故也士祖時
已御柩而云比出宮御棺者祖時但還車而未行故據
出宮言之鄭氏謂士出宮無御柩非是功布大功布也
大夫之茅不如羽葆之華功布則又加質矣
凡封用綽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威君命毋諱以
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釋文封依注作窆後
反○鄭注封或皆
作斂威或為威

禮記集解卷四十四

鄭氏曰封周禮作窆下棺也此封或皆作斂禮弓曰
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謂此斂也然則棺之入坎
為斂與斂尸相似記者同之耳威讀為緘凡柩車及壙
說載除飾而屬綽於柩之緘又樹碑於壙之前後以綽
繞碑間之鹿盧輓棺而下之此時棺下窆使輓者皆繫

縛而繞腰負引舒縱之備失脫也用縛去碑者謂縱下之時也衡平也人君之喪又以木橫貫緘耳居旁持而平之又擊鼓為縱舍之節大夫士旁牽緘而已庶人縣窆不引縛也禮唯天子葬有隧今齊人謂棺束為緘繩孔氏曰下棺之時將縛一頭繫棺緘一頭繞碑間鹿盧負引之人在碑外背碑而立漸漸應鼓聲而下故云用縛去碑負引也諸侯四縛二碑前後二縛各繞前後二碑之鹿盧其餘四縛於墳之兩旁人挽之而下其天子六縛四碑前後各重鹿盧前後每一碑用二縛二碑用四縛其餘二縛繫於兩旁之碑也前經士二縛無碑縛有人持之法不要在碑也君封以衡者諸侯禮大物多棺重恐棺不正別以大木為衡貫穿棺束之緘平持而下備傾頓也大夫士以威者大夫士無衡以縛直繫棺束之緘而下於君也君命毋諱以鼓封者謂君下棺時命令眾人無得喧嘩以擊鼓為窆時縱舍之節每一鼓漸縱縛也大夫命毋哭者大夫卑不得擊鼓直使人無哭耳士哭者相止也者士又卑不得施教令直以哭者自相止愚謂君封以衡者諸侯下棺以木貫於棺束而以縛繫之其木橫而平正若稱之衡然也大夫士以緘者大夫士不得用衡直以縛繫於棺緘也命毋諱者主徒役者命之蓋鄉師遂師之屬也以鼓封又擊鼓以為下棺縱舍之節也大夫命毋哭蓋其宰命之也大夫但命毋哭則不得擊鼓也命毋諱者命徒役之辭也命毋哭者命主人以下之辭也君不命毋哭君尊不敢直命也士哭者相止主人以下自相止勿哭也周禮鄉師及葬執斧以泄匠師家人及窆執斧以泄諸侯窆以鼓或

未必用斧與

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

鄭氏曰椁謂周棺者也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夫子制於中都使庶人之椁五寸五寸謂端方也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六等其椁長自六尺而下其方自五寸而上未聞其差所定也孔氏曰按檀弓柏椁以端長六尺註云其方蓋一尺以此差之諸侯方九寸卿八寸大夫七寸士六寸庶人五寸愚謂天子柏椁以端而大夫亦用柏椁者天子之柏椁諸侯之松椁皆用松柏之心所謂黃腸也大夫雖用柏椁而不得用黃腸則降於人君矣諸侯與上大夫大棺同八寸下大夫與士大棺同六寸庶人四寸庶人棺四寸而椁五寸椁大於棺一寸則棺六寸者椁七寸椁八寸者椁九寸天子椁一尺則大棺九寸也錫鳴按此說天子椁制亦與檀弓注異棺椁之間君容柩大夫容壺士容甒釋文甒音武鄭氏曰間可以藏物因為節孔氏曰君棺椁間容柩若天子棺椁間則差寬大故司几筵云柏席用菴元謂柏椁字摩滅之餘椁席藏中神坐之席是也諸侯棺椁間亦容席故司几筵云柏席諸侯則紛純稍狹於天子故此云容柩愚謂柩樂器壺甒皆盛酒之器也柩方二尺四寸壺容一石甒容五斗士喪禮甒二體酒凡藏器於棺椁之間君之藏器柩為大大夫之藏器壺為大士之藏器甒為大其棺椁間皆可以容此物言以此為廣狹之度也據司几筵則諸侯椁內有席席制三尺三分寸之一則視柩為大今不據席而據柩者豈諸侯椁內之席小於常席與

君裏梓虞篚大夫不裏梓士不虞篚

鄭氏曰裏梓之物虞篚之文未聞也吳氏澄曰言君之梓有物裏之而又有虞篚大夫雖不裏梓而猶有虞篚也士則並虞篚亦無

禮記集解卷四十四

三

禮記卷四十四終

永嘉後學舉人葉芝壽校

禮記卷四十五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 國史館纂脩孫希旦集解

祭法第二十三別錄屬祭

鄭氏曰祭法者以其記有虞氏至周天子以下所制祀羣神之數也愚謂此篇首言禘郊祖宗之法及篇末夫聖王之制祭祀也以下見於國語為展禽論城文仲祀爰居之言至其中間所言不見於國語者多有詭異而考之其他經傳往往不合禮記固多出於漢儒而此篇尤駁雜不可信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文嚳口禘反禘音專頊許玉反解本又作勝古本反契息列反

禮記集解卷四十五

首言祭法以冠通篇之義也趙氏匡曰虞氏禘黃帝蓋舜祖顓頊出於黃帝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郊嚳者帝王郊天當以始祖配則舜合以顓頊配天為身繼堯緒不可舍唐之祖故推嚳以配天而舜之世系出自顓頊故以為始祖凡祖者創業傳世之所自來也宗者德高而可尊其廟不遷也楊氏復曰禘郊祖宗乃宗廟之大祭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也郊者祀天以祖配食也祖者祖有功宗者宗有德其廟世世不毀也有虞氏夏后氏皆禘黃帝殷周皆禘嚳者舜禹皆祖顓頊而黃帝者顓頊之所自出也殷祖契周祖稷而帝嚳者稷契之所自出也有虞氏郊嚳夏后氏郊鯀殷人郊冥周人郊稷者顓頊舜之祖也有虞氏當以顓頊配天為身嗣堯位故推帝嚳以配天而以顓頊為始祖

仁之至義之盡也。鯀治水非無功也，以其蔽於自用而積用弗成。禹能修鯀之功，則前日未成之功成矣。故夏后氏以鯀配天也。冥契六世孫也，冥勤其官而水死，其功烈與先聖並稱，故殷人以冥配天也。禮以祖配天，后稷周之大祖也。禮運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與此不同。杞宋以先代之後統承先王，脩其禮物而有所改更，疏以為時王所命也。愚謂趙氏楊氏謂顓頊為舜之祖，據大戴禮帝繫篇而言也。然宗廟必序昭穆，舜既宗堯，則顓頊必堯之祖，而大戴禮未可據矣。舜典言受終於文祖，又言格於藝祖，藝祖文祖蓋即顓頊也。舜受堯禪，其所祭者即堯之宗廟，蓋受天下於人者之禮然也。大禹謨言受命於神宗，神宗即堯也。舜受天下於堯，故以天下傳禹，必告於堯，情理之所宜然也。禹為顓頊之後，而受天下於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所因於堯舜而無變者也。郊鯀而宗禹，蓋其後世子孫之所為也。當禹之時，蓋郊堯而宗舜耳。有虞氏祖顓頊而以黃帝為所自出之帝，顓頊非親黃帝子也，則禘之所祭由始祖而上推其有功德之帝而祭之，而不必祭始祖之父也。殷有三宗，獨言宗湯者，據其功德尤盛者言之也。自殷以前，皆於始祖而外別推一帝以配天，周以后稷為始祖，即以后稷配天。此周禮所監於前代而精焉者也。郊特牲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虞夏殷之祖，始祖也。周祖文王，大祖也。其始祖則后稷也。雖之頌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而序以為禘大祖。白虎通義曰：有始祖有大祖，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大祖，是也。周立文武之廟為世室，而文王稱祖，武王稱宗，皆

百世不遷者也。夏宗禹而書曰：明明我祖，殷宗湯而詩曰：行我烈祖。然則祖宗亦通名與。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釋文燔於燔反，折於燔反。

鄭氏曰：壇，折封土為祭處也。壇之言坦也。坦，明貌也。折，炤哲也。必為炤明之名，尊神也。地陰，祀用騂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爾。孔氏曰：燔柴於泰壇者，謂積薪於壇上而取玉及牲置柴上，燔之使氣達於天也。瘞埋於泰折者，謂瘞埋牲於地，祇於北郊也。陰祀用騂牲，祭地宜用黑犢。今文承祭天之下，故連言用騂犢也。馬氏晞孟曰：燔柴於泰壇，所謂祭天於地上，圜丘瘞埋於泰折，所謂祭地於澤中方丘，折旋中矩，方也。愚謂燔柴所以降天神，瘞埋所以出地祇也。祭宗廟始於灌祭，天神始於燔柴，祭地祇始於瘞埋，皆用之以降神者也。郊特牲曰：灌用圭璋，用玉氣也。典瑞曰：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裸圭有瓊，以肆先王，則燔柴瘞埋兼用玉矣。泰壇者，南郊之壇也。泰折者，北郊之坎也。泰者，尊之之稱也。壇以言其高，則知泰折之為坎矣。折以言其方，則知泰壇之為圓矣。

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釋文埋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近文相讀為禋，如羊反。下巨依反。王肅作祖，理幽宗雩宗並注。讀為禋，祭敬反。王如字。見賢遍反。亡如字。無也。一音無。

鄭氏曰：昭，明也。亦謂壇也。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也。埋之者，陰陽出入於地中也。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相

禮記集解卷四十五

十一

禮記集解卷四十五

三

近當為禳祈聲之誤也禳猶卻也祈求也寒暑不時則或禳之或祈之寒於坎暑於壇王宮曰壇王君也日稱君宮壇營域也夜明月壇也宗皆當為祭字之誤也幽崇星壇也星以昏始見祭之言營也雩祭水旱壇也雩之言吁嗟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四方即謂山林川谷邱陵之神也祭山林邱陵於壇川谷於坎每方各為坎為壇怪物雲氣非常見者也有天下謂天子也百神假成數也孔氏曰祭時者謂四時之氣不和祭此氣之神也泰昭壇名也春夏為陽秋冬為陰祈陰則埋牲祈陽則不應埋之今並云埋者以陰陽之氣俱出入於地中而生萬物也用少牢者降於天神也自此以下及日月至山林並少牢先儒云不薦孰惟殺牲埋之也祭寒暑者若寒暑太甚祭以禳之寒暑頓無祭以祈之寒則於坎寒陰也暑則於壇暑陽也王君也宮亦壇也營域如宮也日神尊故其壇曰君宮月明於夜故其壇曰夜明星至夜而出故曰幽為營域而祭之故曰幽崇水旱為人所吁嗟亦為營域而祭之故曰雩祭四坎壇祭四方者四方各為一坎一壇壇以祭山林邱陵坎以祭川谷泉澤山林川谷邱陵此即四坎壇所祭之神也有天下者祭百神謂天子祭山林川澤在天下而益民者也諸侯祭山林川澤在封內者亡無也境內無此山川則不得祭也周禮大宗伯備列諸祀而不見祭四時寒暑水旱者宗伯所言依歲時常祀此所載謂四時乖序寒暑僭逆水旱失時須有祈禱之禮非關正禮故不列於宗伯也按小司徒小祭祀奉

牛牲則王者之祭無不用牛此祈禱之祭也故用少牢按聖證論王肅六宗之說用家語之文以此四時也寒暑也日月也星也水旱也為六宗歲之常祀孔註尚書亦同愚謂周禮有園丘方澤之名此南北郊祭天地之壇也此則云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罔已不合於周禮矣至於泰昭王宮夜明之屬名號詭異言不雅馴尤非三代淳質時所有王肅以此為歲之常祀然日月天神之尊不應止用少牢祀日月星辰用實柴不應埋牲周禮春秋月令言雩及大雩而已無雩宗之名天子雩上帝諸侯雩山川不聞別祭水旱之神也鄭孔以為此祈禱之祭故皆用少牢又孔氏云此非歲時常祀彼不列於宗伯然上文言禘郊祖宗及泰壇泰折未嘗專言祈禱此不當獨異又篇末云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是此篇所言皆常祀不得為祈禱又凡祈禱之祭本皆歲時常祀至有事又祈禱之爾未有無常祀而獨祭祈禱者又祈禱之祭皆就正祭之兆祭日宜於東郊祭月宜於西郊不宜曰王宮夜明祈禱之禮雖簡於正祭然亦未嘗相悖反祭日月星辰當燔柴不當埋牲凡此以鄭王二說考之無一而可通者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疑即周禮籥章迎寒逆暑之祭而相近二字孔叢子作祖迎祖猶餞也謂送其往也迎謂迂其來也寒暑循環於其來者迎之則於其往者送之矣而四坎壇祭四方則與周禮小宗伯兆山川邱陵墳衍各因其方者正合迎寒逆暑用土鼓其禮甚簡質而山林川澤在地祇亦非甚尊諸侯社稷用少牢則此二者用少牢亦宜但四方為地祇固當瘞埋而寒暑為陰陽之氣非專於地者

乃概用埋牲亦恐未必然耳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

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其餘

不變也釋文大如字徐音素更古行反○宗廟今本並作

先宗後祖故鄭上注云宗廟又云上先祖後宗此

命猶天命之謂性之命人物之生其形氣皆稟之於天

故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折者斷絕也斷則不復續

矣鬼者氣之屈也有屈則有伸矣蓋人物之受命於天

地雖同然物則氣質昏濁故其死也謂之折言其斷

而不復續也人為萬物之靈故其死也屈而能伸是以

有昭明焉蒿悽愴之感此立廟祭祀之法所由起也上

文言禘郊宗祖之所及自黃帝以至於周黃帝為立法

之祖歷顓頊帝嚳唐虞三代為七代專數唐虞三代則

為五代於所不變言五代於所變特言七代者以明禘

郊宗祖之法起於黃帝以來而不始於虞也其餘不變

者謂自天子以下立廟多寡之法也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祫壇墀而祭之乃為

親疏多少之數釋文廟本亦作

鄭氏曰建國封諸侯也置都立邑為卿大夫之采地及

賜士有功者之地廟之言貌也宗廟者先祖之尊貌也

祫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墀愚謂大

者謂之都小者謂之邑祖禰為親遠者為疏廟少者止

祭其親廟多者兼及其疏

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

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祫有二祫享嘗乃止

去祫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曰

鬼釋文禱丁老反

鄭氏曰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名先人以君明始

者所以尊本之意也天子遷廟之祖以昭穆合藏於二

祫之中諸侯無祫藏於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

之祫是謂始祖廟也享嘗謂四時之祭天子諸侯為壇

墀所禱謂後遷在祫者也既事則反其主於祫鬼亦在

祫顧遠之於無事禘乃祭之爾春秋文二年秋大事於

大廟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

於大祖是也魯煬公者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

為鬼而季氏禘之而立其宮則鬼之主在祫明矣唯天

子諸侯有主禘禘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禘

無主爾其無祖考者庶士以下鬼其考王考官師鬼其

皇考大夫適士鬼其顯考而已凡鬼者薦而不祭楊氏

復曰三壇同墀之說出於金縢乃因有所禱而為之非

宗廟之外預為壇墀以待他日有禱也孝經為之宗廟

以鬼享之非去壇為鬼也晉張融謂祭法去祫為壇去

壇為墀去墀為鬼為衰世之法所言難以盡信愚謂大

戴禮諸侯遷廟篇曰告於皇考某侯士虞特牲少牢稱

祖曰皇祖曲禮王父曰皇祖考父曰皇考今乃稱曾祖

為皇考則與父之稱相亂又凡始祖謂之大祖今稱為

祖考則與祖之稱相亂且以皇考顯考為曾祖高祖之

異稱於義亦無所取也春秋於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

室羣公稱官故有武宮煬宮桓宮僖宮之名是羣廟皆

以謚配官為名未聞其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

祖考廟也鄭氏周禮守祫註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

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此註云天子遷廟之

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是以二祧爲文武之廟也夫謂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廟中是也而以二祧爲文武廟則非也春秋稱魯公廟爲世室而明堂位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是文武二廟名世室不名祧也此言遠廟爲祧蓋謂高祖之父高祖之祖之廟也謂之遠廟者言其世數遠而將遷也不及文武二廟者蓋以七廟常數言之而不及功德之祖劉歆所謂七者其正法宗不在此數是也然周禮守祧八人則祧不徒爲遠廟矣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左傳其敢愛豐氏之祧滅武仲言失守宗祧是雖五廟三廟者亦有祧矣蓋祧卽寢也其字從兆乃窈窕幽邃之義寢在廟後故以名焉廟以奉神主寢以藏衣冠故守祧云其遺衣服藏焉聘禮言不腆先君之祧自謙故不言廟而言

禮記集解四十五

八

寢也然則記之言亦非也祭神祇於壇祭人鬼於廟祭人鬼而爲壇者必其廟非已之所當祭有爲爲之也周公禱三王爲三壇同壇蓋周公爲支子非有武王之命則不敢自禱於天子之廟故爲壇宗子去國庶子無爵而居者望墓而爲壇以時祭亦以宗廟非庶子之所得祭故也若天子諸侯自祭其祖何必爲壇耶廟雖已遷然大禘之禮遷廟主固祭於廟矣有所禱於遷廟之主出主於廟而禱焉可也自祭法有壇壇之說而注疏又爲推廣之曾子問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鄭氏云無廟者爲殤祭之喪服小記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鄭氏云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爲殤祭之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孔氏云妾無廟今乃云祔及高祖者當爲壇祔之雜記有父母之

喪尙功衰而祔兄弟之殤鄭氏云此兄弟之殤謂大功以下親也孔氏云小功兄弟當祔於從祖之廟其小功兄弟身及父是庶人不合立祖廟則曾祖適孫爲之立壇祔小功兄弟之長殤於從祖昏義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官祖廟已毀教於宗室教成祭之鄭氏云宗子之家若其祖廟已毀則爲壇而告焉凡此皆愚所未敢以爲然者也

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殤壇殤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殤爲鬼

朱子曰月享無明文只祭法國語有之恐未足據愚謂周禮及春秋經傳皆言四時祭宗廟而已惟國語有日祭月祀之文日祭蓋謂喪中朝夕奠月祀蓋謂每月告

禮記集解卷四十五

九

朔也此篇言天子四親廟及大廟皆月祭諸侯曾祖以下皆月祭以爲告朔則不可通蓋天子告朔於明堂不於廟諸侯告朔於大廟不及羣廟也此外惟有薦新之禮然新物非每月皆有若告朔薦新之外又有月祭則實而不敬諸侯月祭止及曾祖而高祖大祖不與則又有豐昵之嫌先王之典必不如此

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

鄭氏曰大夫祖考謂別子也愚謂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風而三今此曾祖有廟而大祖乃無廟亦非也大夫非大宗子則以曾祖備三廟耳

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

祭之去王考為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釋文適丁歷反
音皇
出註

鄭氏曰適士上士也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史之屬此
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當為皇考字之誤孔氏曰大宗
子為士得立祖禰二廟也曾子愚謂適士謂大宗世適
為士者也鄭氏以適士為上士孔疏雖順註為義而曾
子問疏有大宗子為士得立祖禰二廟之說蓋已陰識
鄭說之非矣適士二廟者一為考廟一則別子為祖者
之廟也此乃以為王考廟亦非也官師三等之士也春
秋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於齊左傳云官師從單靖公
逆王后於齊杜預釋例云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是
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于洮是也是官師非專為中下
士明矣官師一廟者凡三等之士非為大宗子者皆惟
立一廟也庶士庶人無廟祭於寢也

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
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
曰置社釋文為並
子偽反

鄭氏曰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
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孔氏曰
羣姓謂百官以下及兆民也大社在庫門內之右故小
宗伯云右社稷王社所在書傳無文或云與大社同處
崔氏云在藉田王所自祭以供粢盛詩頌云春藉田而
祈社稷是也諸侯亦然大夫以下滿百家以上得立社
為眾特置故曰置社言以上皆不限多少故鄭駁異義
引州長職曰以歲時祭祀州社是二千五百家為社也
雖云百家以上惟治民大夫乃得立社愚謂大社祭畿

內之地祇國社祭一國之地祇郊特牲曰惟社邱乘共
齊盛州黨祭社其齊盛出於民之所自供則其社固民
之所自立也蓋大夫以下於所居之州黨得與同居之
民相與立社而治地大夫若州長者為之主其祭也○
王社侯社不見於他經鄭氏於此篇亦無註說崔氏謂
王社在藉田今按天子之社祭畿內之士神也諸侯之
社祭一國之士神也州社祭一州之士神也所載有廣
狹故其神有尊卑其祭之禮有隆殺故王制云天子
之社稷用大牢諸侯之社稷用少牢大司樂奏大簇歌
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祇此天子社稷之祭也舞師教敔
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此大夫以下所置社稷之祭也
若藉田天子止于畝諸侯止于百畝則未知其神居何等
而祭之又用何禮耶天子有大社諸侯有國社則藉田

已在其中矣又別立社稷於藉田而名之曰王社侯社
於禮則瀆於情則私必非先王之典也

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
曰戶曰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
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
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
祀或立戶或立竈

鄭氏曰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間司
察小過作譴告者爾司命主督察三命疏云援神契云
命以保慶有遺命以譴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
也遺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
中霤主堂室居處門戶主出入行主道路行作厲主殺
罰竈主飲食之事明堂月令春曰其祀戶祭先脾夏曰
其祀竈祭先肺中央曰其祀中霤祭先心秋曰其祀門

祭先肝冬曰其祀行祭先腎聘禮曰使者出釋幣於行歸釋幣於門士喪禮曰疾病禱於五祀司命與厲其時不著今時民家或春秋祀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在傍是必春祀司命秋祀厲也或者合而祀之山即厲也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為之謬乎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孔氏曰司命者宮中小神熊氏云非天之司命故祭於宮中皇氏云司命者文昌宮星其義非也秦厲謂古帝王無後者也此鬼無所依歸好為民作禍故祀之公厲謂古諸侯無後者族厲謂古大夫無後者族聚也大夫無後者眾多故言族厲陳氏祥道曰周官雖天子止於五祀儀禮雖士亦備五祀則五祀無尊卑隆殺之數矣祭法曰七祀推而下之至於適士二祀庶人一祀非周制也愚謂五祀有二其大者為五行之神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左傳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也其小者為戶竈門行中霤之神曲禮王制月令周禮小祝土喪禮之所言者是也蓋戶竈門行中霤皆關於飲食起居之至切近者故自天子以下皆祭其神若司命以為文昌宮星則大宗伯以禋燎祭之者不當祭於宮中若如以為宮中小神齊祭三命者則不知其於天神地祇人鬼何所屬耶至秦厲公厲則天子諸侯所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亦不當與中霤戶竈門行為類且五祀為宮中之神故自天子以下各自祭之今乃謂天子為羣姓立七祀有中霤戶竈諸侯為國立五祀有中霤則是國人宮內之神而乃祭之於天子諸侯之官有是理乎

土下祭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

禮記集解 卷四五

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

鄭氏曰祭適殤者重適也祭適殤於廟之與謂之陰厭王子公子祭其適殤於其黨之廟大夫以下庶子祭其適殤於宗子之家皆當室之白謂之陽厭凡庶殤不祭愚謂殤惟耐與除服二祭凡死未有不耐其服未有不除者也豈限適庶耶殤與無後者從祖耐食如士庶人之孫死若已為適子則當為之耐於廟若已為庶子則已之昆弟為父後者又當為之耐矣安有祭子而止者耶鄭氏於曾子問及小記註皆云庶殤不祭此為祭法所誤也說已詳曾子問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眾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眾事而野死鯀鄠鴻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契為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釋文鄭音章經紀加反顓頊能脩之本或作顓頊脩黃帝之功文治直吏反去

鄭氏曰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或曰有烈山氏棄后稷名也共工無錄而王謂之霸在大昊炎帝之間著眾謂使民與事知休作之期也賞賞善謂禪舜封禹稷等也能刑謂去四凶義終謂既禪二十八載乃死也野死

謂征有苗死於蒼梧也明民謂使之衣服有章也民成謂知五教之禮也冥契之六世孫其官元冥水官也虐謂桀紂也烈業也孔氏曰法施於民若神農后土帝學與堯及黃帝顓頊與契之屬是也以死勤事若舜及鯀冥是也以勞定國若禹是也禦大畜捍大患若湯及文武是也農謂厲山氏後世子孫名柱能殖百穀為農官因名農夏之衰也周棄繼之者以夏末湯七年大旱變置社稷故廢農祀棄祀以為稷者謂農及棄皆祀之以配稷之神后土是共工氏後世之子孫為后土之官后君也為君而掌土能治九州五土故祀之以配社之神魯能紀星辰序時候以明著使民休作有期不失時節故祀之也堯以天下授舜封禹稷官得其人是能賞均平也五刑有宅是能刑有法也禪舜而老二十八載乃列是義終也舜征有苗仍遵守陟方而死是勤眾事而野死鯀塞鴻水亦有微功故得祀之若無微功焉得治水九載上古雖有百物而未有名黃帝為物作名正名其體也以明民者謂垂衣裳使貴賤分明得其所也共財者謂山澤不障教民取百物以自贍也顓頊能脩之謂能脩黃帝之法契為司徒掌五教故民之五教得成湯除其虐謂放桀也文武去民之苗謂伐紂也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結上厲山以下得祀之人有功烈於民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者釋上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祭日祭月祭星之等上有祭天祭地祭四時祭寒暑祭水旱此不言者舉日月則天地可知四時寒暑水旱則日月陰陽之氣故舉日月以包之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者合結上事也族類也若非自上厲山

禮記集解卷四十五

禮

以下及日月星辰之等無益於民者悉不得預於祭祀之典也按上陳宗廟及七祀并通適殤以下此經不覆明之者此經所云謂是外神有功於民其宗廟與殤以下及親屬七祀之等官中小神所以不載愚謂以義終謂堯崩以天下授舜而不私其子也共給也明民共財者百物之名定則民之視聽不惑故俗定事成而財用給足也冥嗣為商侯入為王朝元冥之官溺死於河事見竹書紀年紂為民患文王脩德使民忘如燬之虐而樂孔邇之仁是以文治去民之苗也武王伐紂救民是以武功去民之苗也此所言自武王以上農及后土配食社稷之人也其餘則皆四代之所禘郊宗祖孔疏以為並外神非也蓋惟四親廟不論功德至於禘郊宗祖必其功德足以堪之非子孫之所得而私也

禮記集解卷四十五

禮

禮記卷四十五終

附貢生邑後學朱方校

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 0... 版...

禮記卷四十六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 國史館纂脩孫希旦集解

祭義第二十四

別錄屬

方氏慈曰陳乎外者祭之法存乎中者祭之義君子於祭豈徒法為哉亦有義存焉爾愚謂此篇自篇首至公桑蠶室章皆明祭祀之義次言禮樂之養人次言孝親之道次言尚齒之義篇末又專以祭祀言之蓋事死事生其道一也故因祭而言孝事父事兄其道一也而敬老之義即因事兄之心而推之者故又因孝親而言尚齒獨其言禮樂者於前後不相比附而本見於樂記疑樂記重出之文而錯在此篇耳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疎疎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釋文數色角反○按禘字當讀為禘下同

方氏慈曰數疏言其時煩怠言其事不敬與忘言其心

愚謂禘當作禘諸侯春祭之名也四時皆祭言春秋則

該冬夏矣天道每時一變而孝子思親之心因之故一

歲四祭者不疎不數之節也

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

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鄭氏曰非其寒之謂謂悽愴及怵惕皆為感時念親也

霜露既降禮說在秋此無秋字蓋脫爾孔氏曰如將見

之念親如得見親也悽愴云非其寒之謂則怵惕非其

悽之謂怵惕云如將見之則悽愴亦如將見之是其互

也

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鄭氏曰迎來而樂樂親之將來也送去而哀哀其享否

不可知也小言之則為一祭之間孝子不知鬼神之期

推而廣之放其去來於陰陽孔氏曰小言之為一祭之

間既不知鬼神來去期節故祭初若來而樂祭末似去

而哀推一祭而廣論一年神之去來似於陰陽二氣但

陽主生長春夏陽來似神之來故祭有樂秋冬陰似神

之往故祭無樂然周禮四時之祭皆有樂殷則烝嘗之

祭亦有樂故那詩云庸鼓有數萬舞有奕下云顧予烝

嘗則殷秋冬亦有樂愚謂春者陽氣之至而申者也故

其祭也所以迎乎親之來秋者陰氣之反而屈者也故

其祭也所以送乎親之往樂其來故有樂哀其往故無

樂然天子四時祭皆用樂嘗祭無樂蓋諸侯之禮也說

已見郊特牲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

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釋文齊

後不出者同樂音洛又五教反

鄭氏曰致齊思此五者也散齊不御不樂不弔耳見所

為齊者思之熟也所嗜素所欲飲食也孔氏曰先思其

儀漸思其精故居處在前樂嗜在後愚謂致齊於內專

其內之所思也散齊於外防其外之所感也所樂所樂

為之事也所嗜所嗜飲食之物也齊三日必見所為齊

者由其專精之至也

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

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釋文儼

音旋本或作旋儼間代反

入室謂始祭時也儼然髣髴有見之貌周還出戶謂朝

事之時出戶而事尸於堂也出戶而聽謂祭畢尸將設

而主人出戶也特牲禮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祝東面
告利成尸讓少牢禮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
于西階上告利成祝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尸讓
祭畢而送之故如聞乎其嘆息之聲蓋人子之於祖考
以送其往為哀則祖考之心亦必以其往為哀故宜有
嘆息之聲也馬氏晞孟曰儼然言其貌肅然言其容儼
然言其氣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
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慈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
乎

方氏慤曰色不忘乎目常若承顏之頃也聲不絕乎耳
常若受命之際也愚謂先王事死如生事亡如存故其
耳目之所接心之所念無時不在於親非特祭祀之時

不禮記集解卷四十六

三十一

而已也致其愛親之心則雖亡如存致其誠懇之意則
雖幽而著著存不忘乎心者言其愛懇無時而或忘也
如此則安得有斯須之不敬者乎

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君子有終身之
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
不敢盡其私也釋文養羊尚反夫音扶
言夫日志有所至而

鄭氏曰忌日親亡之日忌日不用舉他事如有時日之
禁也祥善也志有所至至於親以此日亡其哀心如喪
時愚謂思終身弗辱者敬養敬享之心無時而或忘而
思以守其身者考其親也既言君子有終身之敬又言
君子有終身之哀忌日親之死日不用不以爲他事也
夫口此日也志有所至言志極於念親也不敢盡其私
不敢盡其心於私事也

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
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作君率牲夫人奠盞君獻尸夫
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齋乎其敬也愉愉乎
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釋文鄉許亮反齊齋如
字○鄭註上饗或爲相

馬氏晞孟曰饗帝饗親致其誠而已蓋德不足以與之
對則亦非鄉之之盡也聖人盡天道者也孝子盡人道
者也愚謂色不和而有所變動曰作臨尸而不作者惟
其誠於鄉之而已祭祀之禮主人主婦獻尸尸皆親受
之不奠也奠當作薦禮器曰君親率牲大夫贊幣而從
君制祭夫人薦盞是也注疏以此所言爲釋祭又以奠
盞爲設盞齊之尊盞亦以奠盞之文爲疑而欲曲通之
然其說益無據矣祭禮先薦豆次君獻尸次夫人獻尸
此於三事乃逆陳之者蓋於君夫人各以一事相對言

禮記集解卷四十六

四十一

之故不以先後爲序也齊齋乎其敬者言其敬容之齊
一也愉愉乎其忠者言其和順之發於誠也勿勿者勸
勉之意詩匪勉從事劉向引之作密勿從事是也勿勿
諸其欲其饗之者言其欲神之饗之勉勉而不敢懈也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
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
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
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
已至必哀釋文樂音洛

孔氏曰思死者如不欲生者言思念死者意欲隨之而
死也稱諱如見親者廟中上不諱下於祖廟稱親之諱
如似見親也愚謂欲色謂有欲得之色也大戴禮文王
官人篇欲色姬然以愉益致齊之時思親之所樂嗜故

祭之日如見親之所愛若有欲得之色然也詩小雅小宛之篇明發謂將旦而光明開發也二人謂父母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者謂祭畢之夕思念父母不寐以至於明日之旦也饗而致之者謂祭時如見其親也又從而思之者既祭而又明發不寐以思之也樂與哀半樂其來格而哀其將往也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此以一歲之來往為哀樂者也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此以一祭之始終為哀樂者也上章言唯仁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此又言文王之祭如此蓋必仁孝如文王然後以之饗帝饗親而無不盡也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慈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貢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

禮記集解卷四十六

五

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音文從數色角反徐音速濟子禮反漆依註音切容也口白反下容以遠同容也羊凶反下若容以自反同恍惚往反音荒德音忽本又作忽當丁浪反○按容也遠也容以遠王肅本及釋文並作容今從鄭作容反饋孔疏以及至釋之是孔氏本作及饋又疏云定本

鄭氏曰嘗秋祭也親謂身親執事時也慈與趨趨言少威儀也趨讀如促數之言速也漆漆讀如朋友切切自反猶言自脩整也容以遠言非所以接親親也容以自反言非孝子所以事親也及與也此皆非與神明交之道也孔氏曰濟濟者容貌自疏遠漆漆者容貌自反覆而脩整也愚謂反饋者天子諸侯之祭既行朝踐之禮於堂乃反於室而行饋食之禮也樂成者樂至合舞而

成合舞常饋食之節也上薦謂進也下薦謂遠豆之實也此謂所進饋食之遠豆也俎謂饋熟之俎也百官廟中助祭者君子即百官也諸侯祭禮二灌朝踐君與夫人交獻而已至饋食而後賓長饋尸至為加爵而後長兄弟眾賓長獻尸於此時而君子乃致其濟濟漆漆蓋濟濟漆漆乃助祭者之容而非主祭者之容也恍惚髣髴若有見聞之意若事鬼神而有濟濟漆漆之容則情意疏遠而無如將見之誠矣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釋文此必補反○比時句絕

禮記集解卷四十六

六

宮室既脩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釋文洞音動屬音屬

鄭氏曰脩設謂糞除及黜聖也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百官助主人進之也諭其志意謂使祝祝饗及侑尸也愚謂宮室既脩牆屋既設慮事之豫也百物謂三牲魚腊及邊豆之實百物既備具物之備也上言奉承而進之謂朝踐時下言奉承而進之謂饋熟時也洞洞屬屬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誠意專一如將見之虛中以治之之驗也

孝子之祭也盡其慈而慈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

盡其慈盡其信盡其敬盡其禮謂存於內者無不盡也
慈焉信焉敬焉而不過失焉謂著於外者無不盡也孔
氏曰禮包衆事非一可極故不得云盡其禮云不過失
則是禮也如或使之如父母或使之也輔氏廣曰慈與
信皆誠也慈以其因言之信以其實言之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誠其進之也敬以愉其
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
絕於面孝子之祭也釋文謝求勿反齊如字又側皆反

孝子之祭可知也言觀其祭而可以知其孝也立謂立
於其位也誠容之俯也進謂進至於尸前也愉色之和
也薦謂奉物而進之也欲欲親之饗之也退謂反其位
也如將受命如親之有所教使也誠言其容愉言其色
欲言其心

立而不誦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
不如受命教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
祭失之矣釋文謝求勿反齊如字又側皆反

固謂固陋而不知禮也敬齊之色根於心之誠敬而發
誠敬之心所以祭祀之本也忘本忘其所以祭祀之本
蓋其所根於心者淺而失之速也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
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
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鄭氏曰成人既冠者然則孝子不失其孺子之心也愚
謂孝子事死如事生其事親於生時者如此故沒而祭
之亦必如上文之所言而後可以為孝也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老敬長慈幼此

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為也為其近於道
也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
於兄也慈幼為其近於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
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
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釋文長竹丈反近附近之

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也人有一德雖未必遠盡乎道
之全然亦道之所散而見也故曰近乎道霸諸侯之長
也事親者仁之實由仁而極之則王者天下一家之心
也故曰至孝近乎王從兄者義之實由義而極之則霸
者尊主庇民之事也故曰至弟近乎霸天子必有父諸
侯必有兄言孝弟之心根於固有不以勢位之尊而有
所異也先王囚人心固有之孝弟而教之則天下國家

之人情皆統領於是而不能外矣○項氏安世曰王者
君位之極霸者臣位之極霸即伯字諸侯之長也堯舜
有四岳夏殷有二伯文武時周召為二伯自孟子荀子
明王霸之辨而後學者以霸為羞不知孟荀所關謂春
秋時五霸耳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
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
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釋文錯千路反

王者無不愛也而愛必自親始王者無不敬也而敬必
自長始愛敬自盡其道而其民則而效之則所以教民
者在是矣所謂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也民貴有親則睦
矣民貴用命則順矣蓋人莫不有孝順之心我以人之
所同然者感之則其聽從之易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
說見郊特牲

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鷩刀以封取辟骨乃退燔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釋文封若圭反辟音律骨力彫反燔音○鄭注序或為豫燔祭祭腥或為合祭腥池用熟

祭謂祭宗廟也君牽牲者謂二灌後君出迎牲牽之而入也穆謂主祭者之嗣子也答對也君牽上牲嗣子牽其次與君相對而牽之也嗣子答君牽牲者以其有傳

重之端也卿大夫序從者卿大夫贊幣士奉芻以次序從君也禮器曰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祭統曰卿大夫從士執芻是也羅縵也碑在廟之中庭所以為行禮

之節繫牲於其上因其便而用之也毛牛取其毛以告純也三牲皆然獨言牛者以上牲為主也尚耳以耳毛

為尚也鷩刀刀之有銜者割也辟血也膋腸間脂也取血以告教又與芻並以供蒸蕭也乃退殺牲之事畢而退也燔沈肉於湯也朝祭之時先祭腥次祭燔而退

者朝踐之禮畢而退也孔氏曰此腥肉即禮運云腥其俎燔肉即禮運云熟其教先云燔者記者文便耳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闈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

鄭氏曰主日者以其光明天之神可見者莫著焉闇昏時也陽讀為日兩日陽之陽謂口中時也朝日出時也

夏后氏大事以昏殷人大事以日中周人大事以日出孔氏曰周人尚文祭天自朝及闇季氏大夫之家祭禮

應少而亦以朝及闇故夫子讓之愚謂郊禮於經無可考觀禮曰天子乘龍載大旂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

禮記集解 卷四六

方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邱

陵於西門外祀方明以禮天地四方之神蓋略放郊禮而為之者也拜日於東門之外者祭天主日故拜之於

東門之外以迎其神而禮之也所祀之神非一而獨迎日者若鄉飲酒禮主人迎賓而衆賓從之者然也禮日

於南門外禮月於北門外所謂主日而配以月也祭天之禮於天神兼祭日月而不及其餘於此可見矣禮日

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所謂三望者也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四卜郊不從乃

免牲猶三望傳曰望郊之細也祭天之禮兼及三望此所以終日而後畢也天尊可以統地祇故兼祭四瀆及

山川邱陵周禮掌次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鄭註云小次王接祭退俟之處周禮祭天以朝及闇雖有強力孰

能支之是以退俟與諸臣代有事焉此所以終日行禮而無躒倚之失也與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

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釋文別彼疏反述依注音浴○按巡今如字

此謂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之禮也日照於晝為明而壇亦在上而明者也月照於夜為幽而坎亦在下而幽者

也祭日於壇祭月於坎別日月之幽明而制其上下之位也東謂東郊西謂西郊端正也位所祭之兆也日為

陽陽主外而東方亦陽方也月為陰陰主內而西方亦陰方也祭日於東郊祭月於西郊又因日月之東西以

正其外內之位也日生於東日以朝出於東方也月生於西月晦後生明始見於西方也陰謂夜陽謂日夏陽

禮記集解 卷四六

長而陰短冬陰長而陽短始謂日之朝月之朔終謂日之夕月之晦也巡行也徧也謂其運行周徧代明而不已也以致天下之和者陰陽相濟和氣由此而致也○陳氏祥道曰祀日月之禮有六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一也玉藻曰朝日於東門之外祭義曰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二也小宗伯兆四類於四郊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三也大司樂樂六變而致天神月令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四也觀禮禮日月五也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六也因郊蜡而祀之非正祀也類祭而祀之與觀諸侯而禮之非常祀也春分朝之於東門外秋分夕之於西門外此祀之正與常也愚謂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即春秋分所祭之兆非有二也祭天宗乃秦禮以樂六變而致天神為蜡祭兼祭日月鄭氏之誤也去此二祭則祀日月之禮凡有四而惟朝日夕月乃其祀之正也

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釋文去起呂反奇紀宜反鄭氏曰因祭之義汎說禮也致之言至也使人勤行至於此也至於反始謂報天之屬也至於鬼神謂祭宗廟之屬也至於和用謂治民之事以足用也物猶事也變和言物互文也微少也孔氏曰此一節明禮之大用凡五事若行之得理則天下治矣和謂百姓和諧用謂財用豐足義謂斷制得宜讓謂遞相推讓反始報天是厚重其本祭祀鬼神是尊嚴其上民豐物用則知榮辱禮

節故可以立人紀義能除凶去暴故上下不悖逆奇謂奇異邪謂邪惡皆據異行之人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雖有異行不從治者亦當少也事必須和和能立事故云互也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鄭氏曰氣謂嘘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魄合鬼神而祭之此聖人教之至極也朱子曰人之精神知覺與夫運動云為皆是神但氣是充盛發於外者故謂之神之盛四肢九竅與夫精血之屬皆是魄但耳目能視聽而精明故謂之鬼之盛愚謂鬼神體物不遺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也而夫子乃專以氣與魄言之者蓋宰我所問者祭祀之鬼神故夫子專以其在人身者言之以明報氣報魄之禮所由起也○朱子曰子產有言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魄也者鬼之盛鄭氏注曰嘘吸出入者氣也耳目之精明為魄氣則魂之謂也淮南子曰天氣為魂地氣為魄高誘注曰魂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此數說者其於魂魄之義詳矣物生始化云者謂受形之初精血之聚其間有靈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陽曰魂者既生此魄便有暖氣其間有神者名之曰魂也二者既合然後有物易所謂精氣為物是也及其散也則魂升而為神魄降而為鬼矣又曰陰主藏受陽主運用凡能記憶皆魄之所藏受也至於運用發出來是魂魂魄雖各自分屬陰陽然陰陽中又各自有陰陽也又曰魂魄是形氣之精英

禮記集解卷四十六 十一

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焉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釋文駢本亦作辨坤世反陰依註音腐於端
反焘許云反蒿許高反○鄭注蒿或作蔞

鄭氏曰陰讀爲依蔭之蔭言人之骨肉陰於地中爲土壤也焘謂香臭也蒿氣蒸出貌上言衆生此言百物明其與人同也不如人貴爾愚謂衆生兼人物而言也陰猶掩也昭明謂其光景之著見也焘蒿謂其香臭之發越也悽愴謂其感動乎人而使人爲之悽愴也骨肉之掩於下者魄之降而爲鬼也氣之發揚於上者魂之升而爲神也此皆人物之所同但人爲萬物之靈其魂魄爲尤盛耳

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

禮記集解卷四十六

三

鄭氏曰明命猶尊名也尊極於鬼神不可復加也黔首謂民也則法也孔氏曰明猶尊也命名也黔黑也凡人以黑巾蒙頭故謂之黔首百衆謂百官衆庶萬民謂天下衆民言聖人因人物之精靈制爲尊極之稱謂之鬼神以爲百姓之法則而天下皆畏敬之也

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遠也

周於外者謂之宮處於內者謂之室前爲廟謂之宗後爲寢謂之祧古始皆謂祖考也以其已往則曰古以其爲身之所自始則曰始反古復始謂設爲祭祀之禮以追而事之也聖人以明命鬼神其名雖尊而無所以事之之禮則於情爲未足於是立宗廟制祀典使天下之

人莫不有以盡其報本追遠之意而衆莫不服之蓋鬼神之感人而人之欲敬事其祖考乃出於人心之同然而不容已者而聖人因而導之故人莫不服從而速於聽命也

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芻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俛軀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

釋文羶加依注音聞
羶之問依古洽反無音武○今按禮讀如字

二端謂鬼也神也二禮報氣報魄之禮也聖人既立爲鬼神之名又設二禮以報之也朝事謂薦血腥也羶芻牛羊腸間脂也羊膏羶牛膏羶見與見聞鄭氏皆讀爲羶羶雜也蕭香蒿也蕭光謂蒸之而有火光也燔燎羶芻間以蕭光謂取脾膏燔之而間雜以香蒿之光此饋

禮記集解卷四十六

四

食之初尸未入室時也以報氣者血腥與燔燎皆不可以飲食而以其氣感神所以報氣之陽也祖考爲人之始氣又爲祖考之始故報氣者所以教民反始也薦黍稷謂饋熟時也羞謂熟而羞之於俎也肝肺首心皆所以共尸祭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也俛軀者謂既有黍稷及俎又間雜以無酒以獻尸也加以鬱鬯謂加以祭初鬱鬯之灌也以報魄者黍稷牲酒之屬可以飲食而以其味享神所以報魄之陰也薦黍稷羞俎實與二灌不同時以其俱所以報魄故合而言之教民相愛者飲食之具所以致其相愛之實也主人事尸下用情以愛其上尸酢主人上用情以愛其下也禮之至者言報氣報魄所以事鬼神之禮此爲至極也

鄭氏曰報氣以氣報魄以質各首其類○孔疏據禮器及郊特牲注謂朝踐饋食皆有燭蕭長樂陳氏草廬吳氏又謂燭蕭專在朝踐時皆非也郊特牲曰既奠然後燭蕭合羶薌奠謂祝酌奠于鉶南乃饋熟之始尸在堂行朝踐禮畢未入室時也既奠然後燭蕭則固不當朝踐之節而非兩度燭蕭矣陸農師謂既奠謂奠灌爵又非也灌以瓚酌奠以尊角郊特牲舉尊角詔妥尸是也豈可比而一之哉禮器曰君牽牲夫人薦盞君割牲夫人薦酒此云薦黍稷羞肺肝首心間以依軀則是諸侯祭惟朝踐獻盞齊而饋食獻以酒矣祭統曰執醴授之執鐙坊記曰醴酒在室醴酒在堂彼得用醴齊醴齊者或上公之禮或大禘禮盛也郊特牲以升首為報陽謂初殺牲時腥而升之者也此以羞首為報魄謂有虞氏祭首熟而升之者也鬱鬯亦為報魄鬯鬯尸亦飲之明矣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

致其敬者盡之於心發其情者達之於事竭力從事謂下文所言耕藉巡牲蠶繅之事也

是故昔者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醑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釋文藉在亦反說文作藉紘音宏齊音咨本亦作盞

藉藉田也天子藉田在南郊諸侯在東郊冕而耕者敬其事也躬秉耒者躬耕三推示親其事也先古先祖也稷曰明齊盛謂盛之於簋也祭祀兼有黍稷言齊盛者以稷為主也酪酢醢也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釋文朝直道反牲音全

養獸之官謂充人也周禮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歲時謂每歲依時也色純曰犧體具曰牲君召牛以下覆明上文之事也納而視之謂納於牧人而視之也擇其毛謂擇其完具而不雜者也卜謂祭前三月卜牲也牲之未卜者養於牧人既卜而後養之於充人也朔月月半即上文所謂歲時也巡牲即上文所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益以察其芻豢之肥瘠也皮弁素積天子視朝之服也以視朝之服巡牲敬其事也天子以皮弁則諸侯以朝服也君不可自養牲每月巡視之亦所以自致其力也於耕藉言敬之至於養牲言孝之至互相明也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繅二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絲之玄黃之以為繡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釋文近丹與音餘禕音暉率音類又音律又所律反

鄭氏曰大昕季春朔日之朝也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風戾之者及早涼脆採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以食

蠶蠶性惡溼也歲畢謂三月月盡之後也言歲者蠶歲之大功事畢於此也副禘王后之服而云夫人容二王之後與禮之禮奉繭之世婦也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繭每淹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緒也孔氏曰公桑蠶室者謂官家之桑於其處而築養蠶之室也近川而為之取其浴蠶種便也築宮謂築養蠶宮牆七尺曰仞仞有三尺牆高一丈也棘牆牆上置棘外閉謂扇在門外閉也大昕之朝季春朔日之朝也諸侯夫人半王后故三宮世婦諸侯之世婦此雜互天子之禮言之天子有二夫人若諸侯唯有世婦也養蠶非一人唯云世婦之吉者擇其吉者以為主領也奉種浴于川者初於仲春時已浴之至蠶將生之時又浴之也辰乾也風辰以食之者凌早采桑必帶露而溼蠶性惡溼故乾而食之單盡也歲既畢謂三月之末四月初蠶是婦人之事故獻繭于夫人擬為君之祭服故夫人首著副身著禕衣受此所獻之繭少牢以禮之接獻繭之世婦也良日吉日也更擇吉日以至而後夫人自繅也三盆手者猶三淹也每淹以手振出其絲故曰三盆手婦人不與外祭故云以祝先王先公其實養蠶為衣亦事天地山川社稷陳氏婦曰三盆手者置繭於盆中而以手三次淹之每淹則以手振出其緒也愚謂仞說文云伸臂一尋八尺是也考工記匠人為溝洫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洫溝洫之廣深同則洫之廣深亦同是二仞即二尋也但古人言廣者多曰尋言高深者多曰仞若七尺曰仞則此仞有三尺言一丈可矣何必繁其辭乎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眾不生慢易焉故德輝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眾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舉而錯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說已見樂記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文養半孔氏曰大孝尊親即下文大孝不匱聖人為天子者也尊親嚴父配天也其次弗辱謂賢人為諸侯卿大夫士各保社稷宗廟祭祀不使傾危以辱親也即下文中孝用勞也其下能養謂庶人也與下文小孝用力為一能養謂因天分地以養父母也黃氏裳曰自天子至庶人孝道有三立身行道有大功大德俾人頌美其先而尊重之上也生事葬祭之以禮全父母遺體沒身無毀者次也事父母盡其色養者下也愚謂下文言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以位之尊卑而異者也此言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次能養以行之優劣而分者也益大

孝之極非天子之博施備物固不足以盡之然即大夫士而言其孝亦未嘗不有大小焉亨熟糶鄉黨而薦之此僅能養而已者也使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此則能尊親者也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釋文與音餘先悉薦反

論猶曉也善承父母之意能諭之於道益非大舜之得親順親不足以當此直但也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泄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於親敢不敬乎釋文莊音利本又作泄陳直觀反

方氏慤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五者不遂則裁及其身裁及其身是及其親也豈孝也哉

亨熟糶鄉黨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眾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釋文亨音于計反

方氏慤曰論語云不敬何以別故敬為難揚子曰孝莫大於甯親故安為難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故卒為難愚謂眾之本教曰孝言聖人之教眾人其根本在於孝也其行曰養者言孝之見

於行事之實者謂之養也養固未足以盡孝而孝未有離乎養者故首以此言之而遞推之以及其至焉曰養曰安曰卒皆事親之事也卒則守身之事也能以守身為事親則其為孝也大矣仁此以下七此字皆指孝而言仁禮義信強五者之德無所不在而無非所以成其孝也順乎此則樂而至於手舞足蹈樂之所以生也反乎此則三千之罪莫大刑之所以作也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釋文溥本亦作敷放浦往反

方氏慤曰置謂直而立之溥謂敷而散之施謂其出無窮推謂其進不已愚謂孝之德本乎天地協乎人心無古今之殊無遠近之異此所以置之溥之施之推之而無所不同也放至也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釋文斷丁管反

夫子曰以下曾子述孔子之言也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故由愛親之心而推之則雖一物之微有不可不愛者而况其大焉者乎

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釋文施始威反

鄭氏曰勞猶功也愚謂不匱言其所及者遠而所致者大也思父母之慈愛而忘其躬耕之勞庶人之孝也尊仁安義則體不虧而名不辱士大夫之孝也博施謂德

教加於四海刑於百姓備物謂天地之間可薦者無不
威在人君之孝也

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
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釋文

反路

雖困窮不能備祭禮然猶不敢苟取以事其親則其平

日之謹身守道可見矣禮終所謂能卒也此言中孝用

勞之事蓋君子既不能為不匱之孝又不可止為用力

之孝所當自勉者用勞而已黃氏曰粟者祿也父母既

沒必仕於仁諸侯賢大夫之朝立身行道以終祭祀恐

辱先也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

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

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問諸夫子

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

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

步而弗敢忘孝也今子忘孝之道子是以有憂色也壹舉

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

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

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

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釋文頃讀為跬缺

天地之間無人為大以其全天地之心而為萬物之靈

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蓋無媿於天地然後能

無忝於父母也頃當作跬字亦作頃荀子曰不積跬步

無以致千里徑步邪趨疾也游川行也言悖而出者亦

悖而入惡言不出於口則忿言不反於身矣○自曾子

曰孝有三至此明孝之道而多為曾子之言其義與孝
經相為表裏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
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

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方氏慤曰四代之所貴不同由救弊之政異也貴德之

弊至於忘君故夏后氏救之以貴爵貴爵所以明貴賤

也貴爵之弊至於忘功故殷人救之以貴富貴富所以

明世祿也三者之弊至於忘親故周人救之以貴親愚

謂左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周禮王天揖同姓時揖

異姓土揖庶姓周人之尚親者然也貴與尚皆尊之也

四代之所貴不同而無不尚齒者言各於其所貴之中

而又皆以齒為尚也

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

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釋文朝直遙反

鄭氏曰同爵尚齒老者在上也君問則席為之布席於

堂上而與之言凡朝位立於庭不俟朝君揖之即退不

待朝事畢也就之就其家也老而致仕君或不許異其

禮而已孔氏曰此經所云是君不許致事者故七十杖

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若許致事則

王制云七十不俟朝八十杖於朝愚謂席謂席於路寢

之堂也凡朝君既揖羣臣退適路寢聽政卿大夫亦就

治朝左右而治事君有疑召而問之則入至路寢之堂

若七十者則君命為之布席而使之坐焉所以優禮之

也卿大夫在朝皆待治事畢而後退八十不俟朝謂不

待朝事畢而先退君有疑則使人就其家而問之彌優

之也

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釋文併步頂反徐

鄭氏曰錯雁行也父黨隨行兄黨雁行斑白髮雜色也

孔氏曰行肩而不併者謂老少並行少者差退在後肩

臂不得相併則朋友肩隨是也不錯則隨者若兄黨則

為雁行之參錯若父黨則隨從而在後也見老者則車

徒辟謂少者或乘車或徒步逢老者則辟之任謂擔持

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少者必代之也

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眾不暴寡而弟達乎州

巷矣釋文遺本又作匯

鄭氏曰老窮不遺以鄉人尊而長之雖貧且無子孫無

棄忘也一鄉者五州巷猶閭也

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徒頌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獲狩矣

釋文甸田見反獲本又作

獲音蒐〇今按甸讀為田

甸讀為田周禮小宗伯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饋獸于郊

肆師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為位是也小司徒凡起徒

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五十不

為甸徒免於竭作之役也頌分也隆多也頌禽隆諸長

者謂未五十而與於田役者則計其年之長者而多與

之禽也

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

什伍謂士卒部曲也五人曰伍二伍曰什

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獲狩脩乎軍旅

眾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

吳氏澄曰朝廷政令所自出故先言之道路民所行州

巷民所居獲狩用眾於內軍旅用眾於外義謂所宜行眾人以孝弟為所宜行故甯死而不敢犯不孝不弟之事也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

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藉

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

之大教也釋文食音嗣更古

祀乎明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也大學成均也

先賢謂學之先師也西學瞽宗也祀先賢於西學周禮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

樂祖祭于瞽宗是也先賢有德尊而祀之於學所以教

諸侯使自勉於德也周氏謂曰先王之教也豈必諄諄

然命之哉禮行於此而人自得於彼者乃教之至也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酬

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

遺強不犯弱眾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

由大學來者言由天子躬行尚齒之教於大學故天下

化之而孝弟無所不達也

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

天子立四學周制也周立四代之學虞庠在北瞽宗在

西東序在東而當代之學居中南面謂之成均齒謂與

學士以年齒為次序也

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釋文守手又反

百年者齒之最尊者也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未

見諸侯而先見百年者急於致敬而不敢稍緩也

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

八十九十者齒之尊次乎百年者也其行乎道路之中若東行則西行之人皆駐立以待之而不敢過若西行則東行之人皆駐立以待之而不敢過也前言見老者則車徒辟謂辟之而旁行也此遇之而弗敢過則不但辟之而已君就之謂君親就其家也前云八十不俟朝有問焉則就之謂不許致仕者也此云欲言政者君就之謂已致仕者也

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

職之文據天子之國蜡祭正齒位禮言之也天子下士

禮記集解卷四十六

五

一命中士再命上士三命齒於鄉里謂與其同鄉里之人以年齒為次序也族同高祖之親也齒於族謂與其同族之人以年齒為次序也不齒謂雖有同族之人不與之計年齒也弗敢先不敢先之而入也雖有三命之尊然猶不敢先七十者而入所以深明七十者之尊也鄭氏曰不復齒席之於賓東不敢先謂既一人舉解乃入也雖非族亦然承齒于族故言族爾熊氏安生曰黨正飲酒正齒位故有七十者若鄉飲酒之禮則無七十者故鄉飲酒明日乃息司正告于先生君子是老者明日乃入也葉氏夢得曰三命不齒貴也七十者不敢先長長也先王之道其並行而不悖者如此○此據周禮黨正之文三命不齒者天子之上士也鄉飲酒禮據諸侯之國故云諸公大夫皆席於賓東三等之國卿或

三命或再命大夫或再命或一命而皆席於賓東是卿大夫皆不齒不以命數為限也鄉飲酒雖據賓賢能之禮其實黨正正齒位亦然孔疏謂列國鄉飲酒卿大夫皆得不齒黨正正齒位三命乃不齒非也正齒位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於堂下諸侯之黨正士也若子男之國正齒位之禮黨正坐於堂上為主人而其卿再命大夫一命反位於堂下可乎

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釋文朝直通反

此謂致仕在家者也大故謂兵寇讓猶辭也君既先揖之則辭讓令退不欲久勞之也○自有虞氏貴德而尚齒至此明弟長之義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

禮記集解卷四十六

五

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釋文長付丈反

鄭氏曰薦進也成諸宗廟於宗廟命之孔氏曰有善讓於尊上以示敬順之道不敢專也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也釋文卷古本反知音智斷

建立也天地言其體陰陽言其氣情謂吉凶之著見也易謂卜筮之書也周禮卜有三兆筮有三易此言易而不言兆下言抱龜而不言著皆互相備也易抱龜南面此易謂卜筮之官也按士冠禮特牲少牢筮日主人與筮者皆西面士喪禮卜日主人北面而卜者席于闕西

闕外則西面此卜者南一天子北面蓋卜郊之禮與特牲禮筮日主人元端少牢禮筮日朝服是卜筮祭日者皆用其祭之服此云天子衮冕蓋十二章之冕服也此因上言天子讓善於天因舉卜筮一事以見聖人之尊天又因聖人之尊天而言聖人之尊賢皆所以教天下以謙讓之德也○此上二節又因弟長之意而推廣言之

孝子將祭祀必有齋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脩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誦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慈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釋文齊備皆反諸無術反陶音遙本又作憊思息嗣反

術義作述○今按陶如字

顏色必溫者為親之將饗之而和顏以承之也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者又恐親之不果饗而不及致其愛親之心也此謂初祭時也奠之謂奠置祭饌於神前也容貌必溫身必誦者為親之已饗而若受命於其前也如語焉而未之然如親之將語己而猶未語然此皆謂正祭時也宿者謂助祭之賓也助祭之賓於祭前必宿之宿者皆出謂祭畢而出也祭畢而親往故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復見親而致其送之意也陶如鬱陶之陶陶陶思之結於中也遂遂思之達於外也如將復入然者思之深而如親將復入也行必恐身必誦立必卑靜以正者身容之慈也顏色容貌必溫者身容之善也術與述同思慮不違親故結諸心而發於耳目耳目不違

心故形諸色而著為慈善術則循乎慈善者而無所違也省則察乎慈善者而不敢失也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右路門外之西左路門外之東也陳氏祥道曰宗廟陽也故居左社稷陰也故居右戴氏震曰聘禮曰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周官司儀曰出及中門之外廟在中門內明矣春秋桓宮僖宮災火自司鐸踰公宮至桓僖二廟廟邇公宮也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立當遠火也春秋穀梁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廟門謂之祭門雉門謂之闕門闕門在外祭門在內不出闕門者得出祭門者也春秋左氏傳曰間于兩社為公室輔以朝廷執政所在為言宜繫君臣日見之朝社在中門內明矣愚謂縣之詩曰乃立皋門皋門有仇乃立應門應門將將乃立冢土戎醜攸行冢土大社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此詩上章先言作廟此章乃以自外及內之序言之首作皋門次作應門次立社稷社稷與宗廟左右相對天子在應門內諸侯在雉門內曉然可見矣

禮記集解卷四十六

夫

禮記卷四十六終 平陽後學夏 續校

禮記卷四十七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 國史館纂脩孫希旦集解

祭統第二十五 別錄屬祭統

統猶本也祭有物有禮有樂有時而其本則統於一心故以祭統名篇篇中凡五段首言祭禮之重又自未祭之先以及於祭末次第言之而皆歸本於心之自盡以明祭統之義次言祭有十倫又次言祭有四時皆以申首段未盡之義也又次言鼎銘又次言魯賜重祭又因祭祀致敬而廣其義也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

鄭氏曰禮有五經謂吉凶賓軍嘉也其重於祭以吉禮為首也

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

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釋文怵教律反。鄭注怵或作述。

陳氏澔曰怵即前篇必有怵惕之心謂心有感動也愚謂物猶事也冠昏賓客之禮皆先有其事於外而後以我之心應之唯祭則不然乃由思親之心先動於中而後奉之以禮此祭之義也若無思親之實心則不足以盡乎祭之義矣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此孝子之心也 釋文長竹丈反道之音導為于偽反

韓氏廣曰必受其福以理必之世所謂福則不可必也

名猶名言之名猶言備者百順之謂而已內盡於己外順於道則仰不愧天俯不忤人心安體胖是賢者之所謂福也鄭氏曰其本一者言忠孝俱由順出也愚謂順於鬼神以事死言孝於其親以事生言能備則以事鬼神事君長事其親而無乎不順也誠信忠敬所謂內盡於己也時謂一歲四祭不煩不怠也奉之以物至參之以時所謂外順於道也為謂鬼神之佑助蓋賢者之祭有得福之理而無求福之心也

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 釋文養羊尚反。下同。畜許六反。

孔氏曰親沒而祭之追生時之養繼生時之孝也畜謂畜養愚謂順於道謂立身行道而能論諸其親也不逆於倫謂承順乎親而於倫理無所忤也不逆於倫者得親之謂順於道者順親之謂

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釋文行下孟反。

內盡於己則有誠信忠敬舉敬以見誠信與忠外盡於道則有禮樂物時舉時以見物與禮樂也

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 釋文取七住反。

取夫人之辭謂納采之辭也鄭氏曰玉女者美言之君子於玉比德焉

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

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官猶職也具祭饌也具備謂君割牲夫人薦豆之屬也水草之菹若周禮醢人菲菹芹菹之屬陸產之醢若醢人鹿麇麋鷃之屬陸產亦謂之小物者以其莖之以為醢非體骨之全也簋盛黍稷祭用八簋天子之禮也昆蟲之異若醢人蠃醢蠃醢之屬草木之實若邊人蔘芡榛栗之屬也祭祀之具莫非陰陽之氣所生獨於昆蟲草木言陰陽之物者言其如是而後備也此一節申言奉之以物也

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

禮記集解卷四十七

三

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釋文齊本亦作蠶與案同音各純側其反下純冕亦同○鄭注齊或為黍

此及下節皆承內則盡志而言鄭氏曰純服亦冕服也互言之爾純以見緇色冕以著祭服東郊少陽諸侯象也夫人不蠶於西郊婦人禮少變也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者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者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

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釋文齊如字餘例皆反

齊之為言齊言齊一也大事謂祭祀之事也恭敬則以其心言之蓋亦有非祭祀而致其恭敬者如齊戒以見君是也物自外至故曰防者欲自內出故曰止防其邪物者謂若不飲酒不茹葷之類酒與葷不可謂之邪物然於齊時則不當飲不當食雖謂之邪物可也訖亦止也訖其者欲謂不御也君子未嘗苟慮苟動特於齊尤致其慎爾定之之謂齊申言散齊以定之齊者精明之至申言致齊以齊之也

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

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君純冕

立於阼夫人副褱立於東房君執圭瓊裸尸大宗執瓊瓊

禮記集解卷四十七

四

亞裸及迎牲君執紉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

薦浼水君執鸞刀羞嗜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釋文

薦反又加字大廟音黍下同紉以忍反從才用反浼舒銳反醢本亦作齊才細反○鄭注錡或為錡

鄭氏曰宿讀為肅肅猶戒也戒輕肅重也愚謂先期旬

有一日者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也周禮大宰職前期

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彼不數祭日故云十日此兼

數祭日故云旬有一日也宮宰內宰也外君之正寢內

夫人之正寢也大廟大祖之廟也純冕純衣而冕服也

立於阼謂初入即位時也瓊裸器以圭璋為之柄大宗

大宗伯也半圭曰璋諸侯祭禮夫人亞君而裸此既云

夫人副褱又云大宗執瓊瓊亞裸者容夫人有故則宗

伯攝而裸獻也紉牛鼻繩君親牽牲故執紉卿大夫從

者或驅牲或執幣以供告殺也芻藁也殺牲則以芻藁

藉之故士執之以從也宗婦同宗之婦也益齊也薦
獻也說即益也益齊曰說酌水明水也獻尸用齊而不
用明水因明水配齊而設故并言說水也宗婦執益從
者謂於夫人獻尸之時宗婦執益以從之也主人與主
婦獻尸併獻祝與佐食故夫人執益齊獻尸宗婦執獻
祝與佐食之爵以從夫人周禮外宗職王后以樂羞盥
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是也特牲禮主婦獻尸宗婦
不贊少牢禮雖有婦贊者受爵然獻祝及佐食皆主婦
自洗酌於房中夫人則宗婦實益於爵以從尊卑之禮
異也羞進也噲謂俎實也特牲少牢禮尸舉肺及牲體
皆振祭噲之故謂俎實為噲也此一節申言道之以禮
也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

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
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
之義也釋文樂並音洛竟音境篇內皆同

鄭氏曰君為東上近主位也皇君也言君尸者尊之屬
謂君執干戚就舞位所謂朱干玉戚以舞大武也舞有
文武獨言干戚者以武舞為重也冕而總干象武王之
總干山立也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此天子之禮兼云諸
侯者據魯禮言之也與天下樂之得萬國之歡心以事
其先王也與竟內樂之得一國之歡心以事其先君也
此一節申言安之以樂也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禋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
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
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

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
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
人之道也釋文獻之屬二字本無之屬二字

升歌謂升歌清廟也大武之第一成謂之武宿夜象武
王之師次孟津而宿也禋者獻之始升歌者聲之始武
宿夜者舞之始天子祭禮十二獻上公九獻侯伯七子
男五而禋為重聲有下管間歌而升歌為重武有六成
而武宿夜為重志即上所謂誠信忠敬也有誠信忠敬
之志則能自盡矣此一節又因祭之用禮樂而歸本於
自盡之義也

夫祭有餼餼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
曰善終者如始餼其是已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餼鬼神
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是故尸設君與卿四人餼君
起大夫六人餼臣餼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餼賤餼貴
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餼
上之餘也凡餼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與
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象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
之象也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願
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
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餼見之矣故
曰可以觀政矣釋文百官進徹注作餼別後列反見其賢
通反修一本作備重直龍反見之如字

食餘曰餼鬼神享氣朝踐時先薦腥燭至饋食尸乃食
之故曰尸亦餼鬼神之餘祭之餼以上之所食者逮及
於下此施惠之道也為政在於施惠故於餼可以觀政
也饗起也君與卿四人餼君與三卿也文王世子曰其
登餼獻受爵則以上嗣此君自與卿餼蓋未立世子者

之禮與大夫士衆多其六人八人餽者皆有事於廟中者也特牲禮以長兄弟為下養少牢禮以二佐食養則非有事於廟中者不得餽可見矣士起各執其具以出者士既餽畢各執其所餽之盤劍以出於室也百官謂餘士之無事於廟者也進當作餽餽徹言既餽而遂徹之也餽之道每變以衆既以為貴賤之別而以象其惠之漸廣也盤盛黍稷之器也特牲禮二敦以一敦餽留一敦為陽厭少牢禮四敦以二敦餽留二敦為陽厭又少牢禮二佐食饗司士進一敦黍於上佐食又進一敦黍於下佐食則是餽皆以黍矣蓋尸食黍而不食稷餽宜以尸之所食者也諸侯六盤黍惟三盤此得有四盤黍者蓋別用一盤分之六人餽則遞分為六盤八人餽則遞分為八盤若特牲禮佐食分盤劍之為也脩整

禮記集解卷四十七

七

治也廟中者竟內之象者鬼神之惠徧於廟中猶君之惠徧於竟內也

夫祭之為物大矣其與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宗廟社稷則子孫順考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釋文長竹反為物猶為禮也備以物言順兼心與禮言人君教民之事非一而盡禮於祭祀者乃其本也祭祀事尸如事君所以教民尊其君長也追養繼考所以教民孝於其親也教之以尊其君長則諸臣服從教之以孝於其親則

子孫順考盡其道以下皆以明設教之必本於身也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釋文並賢徧反

倫謂義禮之次序也

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于廟此交神明之道也釋文為

鋪筵設同几謂祭以某妃配而同鋪一筵同設一几也特言同几者几小筵大几同則筵可知為依神者言所以依神者異於生人也詔祝於室所謂血毛詔於室出于廟所謂為禘於外也蓋生時形體異故男女別筵死時精氣合故男女同几生人有象可接故事之有定所死則不知神之所在故求之非一處此二者皆所以交神明之道也

禮記集解卷四十七

八

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

鄭氏曰不迎尸者欲全其尊也尸神象也鬼神之神尊在廟中人君之尊出廟門則伸愚謂君出迎尸則君屈於臣故不出者所以全君之尊而君臣之義所以明也

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釋文行

徐胡

尸用所祭者之孫無孫則取族中孫行者為之以其昭穆同也此據祭考廟而言之故尸於主祭者為子行主

祭者於尸為諸父也北面而事之者天子諸侯之禮朝踐時尸在堂上南面主人北面而事之也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

蓋凡禮記言諸侯之祭多據魯禮此謂上公九獻者也

尸飲五者裸獻二朝獻二至饋食主人獻尸而為五也

夫人又獻尸而爵止君乃以玉爵獻卿玉爵獻尸所用

之爵以玉為飾者以玉爵獻卿因獻尸之爵也尸飲七

者尸作止爵及食畢君酌尸而為七也既則夫人又酌

尸而爵止君乃以瑤爵獻大夫也瑤爵酌尸所用之爵

以瑤為飾者周禮內宰職曰后之裸獻則瑤爵亦如

之鄭氏云瑤爵后酌尸之爵是也以瑤爵獻大夫亦因

酌尸之爵也尸飲九者尸作止爵飲之賓長又酌尸而

為九也既則兄弟為加爵而爵止君乃以散爵獻士

也五升曰散以璧飾之為加爵者用璧散明堂位曰加

以璧散璧角是也以散爵獻士亦用獻尸之爵也獻士

謂獻士之有事於廟者也羣有司衆士也皆以齒同爵

則尚齒也特牲禮賓長以下同以三獻爵止後獻之此

獻卿大夫士不同時者人君之臣尊卑殊故其尊者先

獻之卑者後獻之是明尊卑之等也○周禮司尊彝疏

謂此據侯伯禮尸飲五獻卿為酌尸三獻之後此篇鄭

氏注云尸飲五謂酌尸五獻也疏謂此據九獻之禮主

人酌尸為尸飲五蓋注疏之說皆謂二裸尸不飲故也

人君獻尸用玉爵酌尸用瑤爵此獻卿用玉爵因獻尸

之爵此必在酌尸之前而二裸尸亦卒爵益可見矣特

牲禮賓長獻尸爵止而主人主婦致爵尸作止爵飲畢

而主人獻賓此於尸飲五而獻賓則致爵當在其前其於主人饋獻之後與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

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成在而不失其倫

此之謂親疏之敘也

羣昭羣穆謂子孫之昭穆也宗廟之禮始祖為大廟自

此以下每一世為昭每一世為穆而子孫亦以為稱其

在大廟之中昭為一列穆為一列雖其世數之久人衆

之多而其父子遠近長幼親疏皆可得而序也孔氏曰

祭大廟則羣昭羣穆成在若餘廟唯所出之子孫來耳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

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

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此

爵賞之施也禮記集解卷四十七

鄭氏曰一獻一酌尸也舍當為釋孔氏曰酌尸之前皆

為祭事承奉鬼神未暇策命至尸食已畢祭事方了可

以行爵賞也若天子命羣臣則不因常祭之日特假於

廟故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饋註云王將出命假祖廟

立依前南鄉是也舍奠于其廟者卿大夫既受策書歸

而釋奠於家廟告以受君之命也愚謂史內史也由君

右者詔辭自右也策所以書命辭者也王於卿大夫蓋

亦因祭時命之其命諸侯及有大功若召穆公者則不

待祭時與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

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

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釋文卷古本反校尸教反又尸交反盛音登又

丁鄧反○夫人受尸舊本誤作授尸今據孔疏及石經正之

鄭氏曰校豆中央直者也。豆下跗也。孔氏曰執醴授之執錚者夫人獻尸此人執醴以授夫人至夫人薦豆又執豆以授夫人獻與薦皆此人所掌執醴之人授夫人以豆執錚夫人受之乃執校也爵為雀形以尾為柄尸酢夫人執爵尾夫人受尸執爵足也夫婦相授受不相讓處謂夫婦交相致爵之時其執之不相因故處也酢必易爵謂主人致爵於主婦更爵自酢鄭註特牲云男子不承婦人爵也愚謂特牲少牢禮主人主婦獻尸皆親洗酌主婦薦豆自東房亦無贊授之者此云執醴授之執錚是夫人獻尸不親酌其薦豆又有贊授之者皆與大夫士禮異矣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則夫人獻尸亦執足尸受夫人亦執柄矣夫婦猶言男女君與夫人所立之異所執器之異處主人自酢之易爵皆以明男女之別也

凡為俎者以骨為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為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釋必氏反又必履反重直龍反

鄭氏曰殷人貴髀為其厚也周人貴肩為其顯也凡前貴於後謂脊脊髀之屬孔氏曰殷質貴髀之厚賤肩之薄周文貴肩之顯賤髀之隱凡前貴於後據周言之愚謂為俎謂主人以下及助祭者之俎也凡牲之體骨兩肱各三肩臂肱也兩股各三髀髀也脊三正脊脰

脊橫脊也兩肱各三代脊長脊短脊也其右肱以為尸俎其左肱以為主人主婦及助祭者之俎殷人貴後而髀則後體之上者周人貴前而肩則前體之上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言自主人以下之俎以貴賤次第用之也然骨雖有貴賤而未嘗不各有所取則惠無不均矣人君欲思惠周徧必由於政事之均平故於為俎而可以見政事之均焉

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

賜爵謂獻之也羣有司謂異姓之士也卿大夫及士之有事於廟者皆別獻之前云玉爵獻卿瑤爵獻大夫散爵獻士是也其士之無事於廟者同姓則使昭為一列穆為一列而以年齒為序異姓則雖不序昭穆而亦以齒為序而皆次第獻之也此獻昭穆及羣有司即上云尸飲九獻羣有司皆以齒是也但上則通卿大夫士而等其位所以明貴賤此則就同於為士之中而序其齒所以別長幼義各有所主也

夫祭有異燂胞翟闔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為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畀之為言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也燂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闔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釋文燂依注作燂况鄭反又音運胞步交反

畀謂頒胙及之也鄭氏曰明足以見之見此畀者也仁足以與之與此畀者也燂周禮作鞞謂鞞鞞皮革之官

也翟謂效羽舞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謂夏殷時孔氏曰夏殷不使刑人守門故雖賤人得受恩賜際接也言至尊與賤者其道相接也方氏慈曰祭之有俎固已見惠均矣然未足以盡惠下之道以至尊之尸而昇至賤之吏然後見惠下也此政事之均與上下之際所以異焉○此以上明十倫又以申道之以禮之義也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禘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禘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釋文初羊灼反字又作論艾音刈

鄭氏曰莫重於禘嘗者夏時尊卑著而秋萬物成爵命屬陽國邑屬陰愚謂禘嘗烝夏殷四時之祭名也天子別有大禘之祭故周改春夏祭名以避之春日禘夏

日禘而諸侯之祭其名不改故春秋魯有禘祭而晉人亦曰寡君之未禘祀是也莫重於禘嘗者魯之大禘因夏禘行之諸侯之大禘因秋嘗行之故記者因以禘嘗為重也秋政謂刑殺之政也發公室謂發公室之貨財以賞賜也草艾謂季秋草木黃落伐薪為炭之時也墨五刑之輕者每歲行刑自輕者始象天道之殺物有漸也行墨刑則發秋政矣故其時可以艾草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艾草也孔氏曰左傳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其實四時皆有賞故車服屬夏田邑屬秋

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為臣不全

明其義者知其所以然能其事者循其所當然也

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澼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為民父母矣

濟成也志即與志進退之志義明然後志重故義者所以濟志也義非有德者不能明故明於其義乃諸德之所發見也祭而不敬則無以為立教之本故不可以為民父母○此上三節申前參之以時之義而又歸本於志也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

鄭氏曰銘謂書之刻之以識事者也自名謂稱揚其先祖之德著已名於下

銘者論譏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釋文譏音撰此賦志反

鄭氏曰烈業也王功曰勳事功曰勞酌之祭器言斟酌其美傳著於鐘鼎也身比焉謂自著名於下也自著名以稱揚先祖之德孝順之行也教所以教後世也

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為為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釋文知音智見賢通

反○今按見如字

鄭氏曰見之見其先祖之美也與之與其先祖之銘也利之利己名得比於先祖愚謂上謂先祖下謂己身美其所稱美其先祖有可稱之美也美其所為美其子孫能稱其先祖之美也

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官于宗周奔走無射釋文悝孔回反假加百反左右音佐又

鄭氏曰孔悝衛大夫也公衛莊公蒯聩也德孔悝之立己依禮褒之假至也至於大廟謂以夏之孟夏禘祭公

曰叔舅者公為策書尊呼孔悝而命之也乃猶女也莊叔悝七世祖孔達也隨難者成公為晉文公所伐出奔楚命莊叔從焉漢楚之川也即官于宗周後反得國坐

殺弟叔武晉人執而歸之於京師寘之深室也射厭也言莊叔奔走勞苦而不厭倦也孔氏曰按左傳哀公十五年冬蒯聩得國十六年六月飲孔悝酒而逐之此得六月命之者蓋命後即逐之孔悝是異姓大夫故稱叔舅

啟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

鄭氏曰獻公衛侯衍成公會孫也亦失國得反右助也言莊叔之功流於後世啟右獻公使得反國也成叔莊叔之孫成子烝錮也纂繼也服事也獻公反國命成子

繼莊叔之事欲其忠如孔達也

乃考文叔與舊者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釋文舊者申志反解古責反

鄭氏曰文叔者成叔之曾孫文子圉即悝父也應氏鑄

曰者欲者心志之所存言其先世之忠皆以愛君憂國為者欲文叔稱慕而興起之也作率奮起而倡率之也慶士卿士也古卿慶字通故慶雲亦言卿雲

公曰叔舅子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此衛孔悝之鼎銘也

若乃皆女也言予命女以此辭銘著於器女當繼乃考文叔之事也蓋成公獻公莊公皆失國得反故莊公稱悝先世之功以褒美之而因以勉其後也對答揚舉也以用也辟君也勤大命殷勤尊大之命也烝冬祭也彝法也彝鼎法度之鼎也言君有此殷勤尊大之命已當對答稱揚用以施於烝祭法度之鼎也獨言烝者大夫干祿在冬與天子大祿以冬司勳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是也諸侯大祿以秋避天子也大夫

干祿以冬又避其君也

古之君子論議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比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

自夫鼎有銘至此明鼎銘之義因上文言祭祀致敬而稱揚先祖亦敬親之一端也故廣而言之然孔悝之事本無足道記者亦節取之耳

昔者周公曰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

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

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

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

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

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

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

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

而又以重其國也

鄭氏曰言此者王室所銘若周公之功干戚武舞之所
執也伯列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
列互言之耳康猶褒大也愚謂大嘗大禘也諸侯皆得
社與大禘惟不得郊與大禘此因郊而并言社因禘而
并言嘗耳然魯之郊禘本惠公以後之僭禮而託言出
於王賜耳記之所言則因魯之所自託者而遂傳以為
實也餘說已見文王世子及明堂位

禮記集解卷四十七

七

禮記卷四十七終

貢生瑞安後學繆國賓校

禮記卷四十八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 國史館纂脩孫希旦集解
經解第二十六 別錄屬通論

此篇凡為三段首論六經教人之得失次言天子之德
終言禮之正國其義各不相蒙蓋記者雜採衆篇而錄
之者也○古者學校以詩書禮樂為四術易掌於大卜
第為卜筮之書然春秋時學士大夫多能言其義者春
秋者列國之史非獨魯有之晉國語司馬侯曰羊舌肸
習於春秋乃使叔嚮傳太子彪楚國語莊王使士亶傳
太子箴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從善而
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是易與春秋亦先王之所以教人
者也蓋四術盡人皆教而易則義理精微非天資之高
者不足以語此春秋藏於史官非世胄之貴或亦莫得
而盡見也孔氏贊周易刪詩書定禮樂脩春秋因舉六
者而言其教之得失然其時猶未有經之名孔子沒後
七十子之徒尊孔子之所刪定者名之為經因謂孔子
所語六者之教為經解爾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
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絮靜精微易教也恭
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
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釋文易良
以破反屬

溫柔以辭氣言敦厚以性情言疏通謂通達於政事知
遠言能遠知帝王之事也廣博言其理之無不包易良
言其情之無不順洗心藏密故絮靜探曠索隱故精微
屬辭者連屬其辭以月繫年以日繫月以事繫日也比

事者比次列國之事而書之也失謂不善學者之失也蔽於溫柔敦厚而不知通變故至於愚蔽於疏通知遠而不知闕疑故至於誣蔽於廣博易良而不知所反故至於奢蔽於絜靜精微而入於隱怪故失之賊賊害也謂害於正理也蔽於恭儉莊敬而失其所安故至於煩蔽於屬辭比事而妄為褒貶故至於亂

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深謂學之而能深知其義也深知其義則有得而無失矣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釋文道音導

鄧氏曰環佩環佩玉也所以為行節也環取其無窮止玉則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人君之環其制未聞也鸞和皆鈴也所以為車行節也韓詩內傳曰鸞在衛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居處朝廷與燕處也進退行步與升車也孔氏曰田車鸞在鑾乘車鸞在衡吳氏澄曰聖者生知之智無所不通者也序謂言之有次第也愚謂天子之所以德配天地明並日月非求之於遠也亦惟自其一身正之使外無非禮之動而內無非僻之干而已故引詩言其儀不忒正

是四國者以明之

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釋文說音悅王徐于况反上言其德之具於身此又言其德之施於政者也人君操四者以治民猶人操器以作事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所謂徒善不可以為政也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釋文國音國縣音元鄭氏曰衡稱也縣謂鍾也陳設謂彈畫也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

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釋文長付丈反下同隆謂尊奉之由謂踐履之方道也禮以敬讓為道故以之奉宗廟入朝廷處室家鄉黨無所往而不得其宜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釋文別彼列反坊音房本又作坊鄭氏曰昏姻謂嫁娶也壻曰昏女曰姻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

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釋文辟四亦反倍音背行下孟

鄭氏曰苦謂不至不答之屬孔氏曰倍畔謂倍畔天子侵陵謂侵陵鄰國上經尊重者在前卑輕者在後故先朝覲後昏姻又殊別君臣故先朝覲後聘問此經據人倫急切者在前故先昏姻後聘覲而聘覲合言者以倍畔侵陵其惡相通也愚謂鄉飲酒有正齒位之禮故廢則長幼之序失覲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至於倍畔聘禮廢則諸侯之行惡而至於侵陵

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豪釐以千里此之謂也釋文遠于萬反差初佳反豪依字作毫釐李其反本又作釐

所引易曰周易無此文史記集解漢書顏師古註皆以爲易緯之辭也
哀公問第二十七通論
哀公所問有二前問禮後問政二者非一時之言記者合而記之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釋文反數也角反

節制限也天地之神尊卑不同各以其制限事之若天

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也疏數謂交際往來或疏或數也哀公言君子謂孔子也孔子言君子謂行禮之君子也君子尊敬此禮故其行之不敢不勉此所以爲教民之本者也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釋文雕本亦作彫備其鼎俎本亦無此句

會謂會聚其行禮之人節謂品節也喪筭謂喪之月數也方氏慤曰以其所能教百姓所謂以身教者也有成事言教之有成也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治其器以嗣其道也鼎俎祭器也豕腊祭物也宗廟祭所也歲時以敬祭祀考經所謂春秋祭祀以時思之也以序宗族祭統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也即安其居者即其所居而安之無事乎改爲也節醜其衣服者節之使各從其類而不至於僭差也自即安其居以下至於食不貳味皆言其以儉爲德也儉者不奪人故能與民同其利

愚謂禮貴得中奢則不孫儉則固當時人君僭侈故此言行禮而專歸之於儉蓋所以救時之失所謂國奢則示之以儉也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怠荒教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釋文好呼極反厭于說反教五報反午五故反一音如字王肅作造當丁浪反

鄭氏曰實猶富也淫放也固猶故也午其眾逆其族類也當猶稱也所猶道也由前用上所言由後用下所言孔氏曰午忤也忤違逆也陳氏滄曰固猶固獲之固言取之力也盡竭其所有也愚謂伐國非人之所欲也况伐有道乎今乃逆而行是求當於一己之欲而不顧民之失其所也禮以恭敬辭讓為本當時諸侯所行如此則禮之本固已亡矣其將何以行禮哉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釋文坐才卧反愀七小反又音秋

鄭氏曰愀然變動貌也作猶變也德猶福也辭讓也愚謂人道謂治人之道也固臣自謙言固陋之臣也無辭而對言不辭讓而對也

禮記集解卷四十八

六

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

庶物謂眾事也為政在於脩身三綱正則身脩道立以之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莫不一於正矣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其序如此

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釋文不皆作弗與音餘下並同

似肖也無似猶言不肖也大昏謂天子諸侯之昏也為國以禮而禮以敬為本而敬之至極之中尤莫大於大昏也大昏既為敬之至極故國君雖尊必服冕服以親迎也士親迎服爵弁則親迎皆服其上服公衮冕侯伯鷩冕子男毳冕也蓋夫婦之道乃父子君臣之所從出哀公以妾為妻國人不親則夫婦失其正而父子君臣從之矣故問所以行三言之道而孔子特以大昏之重告之輔氏廣曰冕而親迎躬親之也躬親之者所以致其親愛之意也是與敬所以為親也彼以妾為親者未要其終也惟以敬為親則愛得其正矣方氏憲曰弗愛則無以相合而疏弗敬則無以相別而妻愛敬之道始於閨門之內夫婦之間及乎廣而充之其愛至於不敢惡於人其敬至於不敢慢於人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

禮記集解卷四十八

七

四海故曰愛與敬其政之本與○胡氏安國曰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天子不親迎使卿逆公監之禮也若夫邦君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大小以道塗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禮之節也愚謂下文言合二姓之好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朱子以為通天子而言則天子亦親迎矣春秋十二公皆不書出國迎夫人惟桓公書會齊侯于謹則以齊侯親送女故也然則天子諸侯之昏皆於其國為館而行親迎之禮與胡氏謂天子不親迎及言諸侯親迎遠邇之差恐皆未然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釋文好呼報反

鄭氏曰已猶太也怪親迎乃服祭服先聖周公也朱子曰天地蓋通天子而言愚謂婦人不與外祭然后夫人蠶繅以爲衣服郊廟之服皆后夫人之所共也故曰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

公曰寡人固句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釋文焉得於寡人固不固爲句陸氏佃讀寡人固爲句今從之

固謂固陋也哀公自言固陋故不知大昏之重然若不固陋則不問不得聞孔子此言也蓋公欲再問而先爲謙辭以發其端也大昏者所以繼祖宗延嗣續故上以

繼先聖之後明其重此又以萬世之嗣明其重也宗廟之禮謂祭祀之禮也宗廟之中君在阼以象日之生於東夫人在房以象月之生於西所謂配天地之神明也直正也言謂教令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不足以服人而致其敬若夫婦之分定則名正言順所出之教令皆合於禮而上而朝廷下而萬民莫敢不敬矣如哀公爲妾齊衰而曰魯人以妻我則其有愧於心而言之不直甚矣故其立也則宗人辭之國人惡之其喪也則有若譏之其何以取敬於人哉物事也物恥謂事之廢壞而可恥國恥謂國之衰弱而可恥也有禮則綱紀立國家安故物恥可振而國恥可興也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

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釋文大音表

鄭氏曰愾猶至也方氏慙曰三者百姓之象言身與妻子者百姓之象也蓋能敬其身則能敬百姓之身矣以至妻也子也亦莫不然葉氏夢得曰三者君行於上而民敬於下故曰百姓之象也百姓象其行莫不敬其身亦莫不敬其妻子所謂愾乎天下也大王愛厥妃至於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蓋得其政矣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鄭氏曰則法也民者化君者也君之言雖過民猶稱其辭君之行雖過民猶以爲法馬氏晞孟曰擬之而後言則無過言議之而後動則無過動言而世爲天下則動而世爲天下法百姓不命而敬恭能敬身之效也能敬身則能立身揚名以顯父母矣愚謂敬於言而無過辭敬於動而無過則則百姓不命而敬恭矣未至於此則必我之敬有未至也故曰如是則能敬其身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

方氏慙曰君子者君國子民之稱也達則能居是位窮則能全是德如是則成而無虧矣故曰人之成名也祭義所謂不遺父母惡名者如是而已愚謂君子者道德

成就之名已能立身行遠以顯父母推本其所從來者未嘗不歸美於其親焉故曰是使其親為君子也

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音落

鄭氏曰有猶保也朱子曰不能有其身謂不能持守其身而陷於非僻安土謂安其所處之位而無外求樂天謂樂循天理講義曰我與人本無有異不能愛人決不能自愛不能自愛則雖有此身猶無有也有其身者知有其身而不至於自棄也不能有其身則心隨放蕩豈能安土不能安土則以欲惡而為欣戚豈能樂天安土者無適而不自得之謂樂天者以禍福得喪一歸之於天而順之之謂也人能安於平易之地至迫於利害鮮有不動者是未識樂天之理也故惟樂天而後身之成可必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鄭氏曰物猶事也朱子曰家語作夫其行己也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物是天道也以上下文推之當從家語○周氏謂曰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則凡在我身者雖一毫髮之微莫不具性命之理則求其所以成身者其能過此乎應氏鑄曰物者實然之理也易曰言有物大學言格物蓋性分之內萬物皆備即物而觀其理尤實仁人孝子不過乎物者即其身之所履皆在義理之內而不過焉猶大學所謂止於仁止於孝也遠則過之止則不過矣夫物有定理理有定體雖聖人豈能加毫末於是哉亦循循然而

不過耳愚謂不過乎物則於一事一物莫不有以止乎至善之地而性無不盡形無不踐矣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故不過乎物者是乃天道之本然也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朱子曰不閉其久當從家語作不閉而能久方氏憲曰物成而功可見故曰已成而明愚謂孔子言不過乎物是天道也故哀公又以天道為問天道如此君子貴之而其法天也純亦不已篤恭而天下平焉

公曰寡人蠢愚冥頑子志之心也釋文憲如容反一首下反志依諸音讀今按志如字 愚亦愚也冥者暗於理煩者亂於事志猶記也哀公言

己之愚昧不明乃孔子素所志記於心者欲其告以要言而使之易曉也

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釋文

鄭氏曰蹴然敬貌事親事天孝敬同也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舉無過事以孝事親是所以成身真氏德秀曰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與孝經明察之指畧同先儒張氏作西銘即事親以明事天之道大畧謂天之予我以是理也莫非至善而我恃之即天之不才于也具人之形而盡人之性即天之克肖子也禍福吉凶之來當順其正天之福澤我者非私我也予之以為善之資乃所以厚其責譬之事親則父母愛之喜而

不忘也天之憂戚我者非厄我也將以拂亂其心志而
增益其不能譬之事親則父母惡之懼而不怨也即此
推之親即天也天即親也其所以事之者豈容有二哉
夫事親如天孝子事也而孔子以為仁人蓋孝之至則
仁矣愚謂仁人之事親如事天如事親此二語實
張子西銘之所自出仁孝無二道事天與事親亦無二
理故曰孝子成身

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
言也是臣之福也

罪猶過也哀公既聞孔子之言而自恐其行之不能無
過也孔子言是臣之福者以哀公有志於行而勉之也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 國史館纂脩孫希旦集解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別錄屬通論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三人

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釋文女音汝後同本亦作汝語魚據

同反下

鄭氏曰退朝而處曰燕居縱言汎說事居使之坐凡與

尊者言更端則起愚謂禮經緯萬端故明於禮則可以

此周旋流轉而無所不徧也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

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釋文

仲反

三子待坐以齒為序子貢居子張之次越子張之席而

先對也敬以主於中者言恭以見於貌者言敬而不中

禮則質勝其文故失於鄙野恭而不中禮則文過其質

故失於便給勇而不中禮則不度於禮義而妄動故失

於逆亂然野與亂猶為徑情直行之失給則有務外說

人之意故足以奪其本心慈仁之德張釋之所謂徒文

具而無惻怛之意也就三子言之則子張之辟於給為

近與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

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

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釋文食音嗣

過不及之義朱子於論語訓之至矣子產於其民能食

而不能教猶母之於子親而不尊蓋於仁為過而於義

為不及者也始言禮乎者設為疑辭以問之也繼又曰

禮者又為決辭以答之也禮者天理之節文所以裁制人事之宜而使歸於中者也

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傾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

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

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

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釋文與音餘穆亦作穆音同食音嗣

領猶治也惡者氣質之偏好者德性之美領惡全好猶

禮器之言釋回增美也仁者謂行之以至誠惻怛之意

而不徒以其文也射謂鄉射鄉謂飲酒吳氏澄曰上

言以禮制中損其過益其不及蓋因其氣質之偏而除

治之所謂領惡也此言仁鬼神至仁賓客蓋因其德性

之美而充周之所謂全好也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

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闔門之內有禮故

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

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

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

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

而錯於前凡眾之動得其宜釋文長竹丈反後皆同量音諒錯七故反本又作措

鄭氏曰三族父子孫也量豆區斗斛也味酸苦之屬四

時有所多及獻所宜也黨類也方氏慤曰戎事閑於無

事之日故於田獵言之武功成於尙功之時故於軍旅

言之量為器之大鼎為器之重大者重者得其宜則小

者輕者可知神六等之數作車之得其式也辨五路之

用乘車之得其式也鬼神得其饗若天神皆降地示皆

出是矣喪紀得其哀者發於容體聲音言語飲食居處

衣服而各得其宜也辨說得其黨若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之類官得其體若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之類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

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偃偃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

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

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闔門三

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

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

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

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眾之動失其宜如此則

無以祖洽於眾也釋文治並直吏反相息亮反偃勅良反

偃偃狂行不知所如也鄭氏曰祖始也洽合也言失禮

無以為眾倡始而合和之

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

苟知此矣雖在獻畝之中事之聖人已爾君相見揖讓而

入門入門而縣與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句武

夏籥序與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

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

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

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

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釋文縣音元中竹仲反還音旋齊本又作齊在細在絲二反

大饗謂諸侯相饗也大饗有四者金作示情一也升歌

清廟示德二也下管象示事三也武夏籥序與四也禮

有九而大饗有四則其餘五事不在大饗也事行也議

禮樂之文者能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述者之謂明作

者之謂聖知此者知禮樂之情者也故雖在獻歌之中體此禮於身而行之而可以爲聖人也縣鐘鼓之縣也與作也入門縣與謂大饗納賓金奏肆夏之三也凡九夏之詩皆以鐘鼓奏之下文獨言金作者以金爲重也闕止也升堂而樂闕者升堂之時主人獻賓賓飲卒爵而酢主人主人又飲卒爵而樂止郊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卒爵而樂闕是也升堂而樂闕下當有升歌清廟一句文脫也象周頌維清之篇也序云維清奏象舞也維清以奏象舞故因謂維清爲象下管象謂堂下之樂以管播維清之詩也武大武之舞也夏籥言大夏之舞執籥以舞也序與者言文武之舞次第而起也入門金奏納賓之樂也升歌下管合舞正樂之三節也正樂有歌管間合四節而惟舉其三者以間歌非樂之所重而畧之也知仁者知主人以恩意相接上文云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是也和鸞中采齊謂車出迎賓之時奏采齊之詩以爲車行之節而車之和鸞其聲與樂相應也周禮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車出亦如之此獨言和鸞中采齊者凡車及行步之節門內行門外趨迎賓之時車行宜疾蓋雖門內亦趨故惟言其趨之節也雍振羽皆周頌篇名振羽卽振鸞也王饗諸侯微時歌雍賓出奏肆夏大司樂大享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是也兩君相見客出奏雍微時歌振羽降於天子也物事也示情者取金聲之和以示其情之和也示德者清廟以發文王之德也示事者維清以奏象舞所以象文王征伐之事也金作以下覆明四者之禮不言武夏籥序與者文王世子曰下管象舞大武大合樂以事

禮記集解卷四十九

四十一

蓋管象合舞皆所以示事故舉其一以該之也大饗之禮如此故不必親相與言而賓主情意之洽先王功德之盛皆可得而見也○鄭氏曰春秋傳曰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綿兩君相見之樂也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其笙間之詩未聞儀禮燕禮注引賈氏公彥曰天子享元侯升歌頌合大雅享五等諸侯升歌大雅合小雅享臣子歌小雅合鄉樂若兩元侯自相享及五等諸侯自相享皆與天子同周禮鐘師疏引愚謂春秋傳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謂納賓之樂也文王兩君相見之樂謂升歌之樂也周禮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則是天子享諸侯其納賓皆奏肆夏之三不獨元侯矣而穆叔獨言元侯者蓋舉其尤尊者以明其樂之重也此及郊特牲皆言升歌清廟則大饗皆升歌頌也春秋傳謂文王爲兩君相見之樂不云饗則兩君相見者燕也天子饗諸侯及兩君相饗皆升歌頌天子燕諸侯及諸侯自相燕皆升歌大雅天子及諸侯燕諸侯之臣子皆升歌小雅此燕饗尊卑用樂之差也鄭賈以三夏爲升歌之樂又謂燕大國君升歌頌享五等諸侯升歌大雅其說皆非是又鄉飲酒禮燕禮樂有工歌笙入間歌合樂凡四節而無舞益稷謨言笙鏞以間卽繼之以簫韶九成而不言合樂則是樂之輕者間歌之後合樂樂之重者間歌之後合舞合舞卽合樂也大饗舞大武諸侯燕臣子舞勺以此差之則天子燕諸侯及諸侯自相燕皆舞象與舞大武則歌周

禮記集解卷四十九

五十一

頌桓賚等七篇以奏之舞象則歌周頌維清之篇以奏之勺卽籥也籥謂之南籥則歌二南之詩以奏之也然燕禮有不用舞者則升歌大雅者合小雅升歌小雅者合鄉樂蓋合樂所用例降於升歌一等也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釋文繆音謬

鄭氏曰繆誤也素猶質也歌詩所以通禮意也作樂所以同成禮文也崇德所以實禮行也愚謂禮之文至繁

然各有其理故不煩樂之情至和然各有其節故不流古人行禮之際每歌詩以見志不能詩將有賦相鼠茅

鳴而不知者能不繆於禮乎禮主其減樂主其盈不能樂則有樽節退讓之意而無欣喜歡愛之情其於禮不亦樸素乎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薄於德則無忠信之實

其於禮不為虛偽乎

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

馬氏晞孟曰制度者文為之體文為者制度之用簠簋俎豆所謂制度也升降上下所謂文為也制度文為皆

禮之法也徒法不能以自行故行之在人輔氏廣曰所謂人者必興於詩成於樂厚於德然後可不然非所謂

其人也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

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輔氏廣曰達謂窮盡其義而無不至也愚謂子貢以夔

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故疑其窮然夔之於禮非全不達特不如其於樂深耳可謂之偏未可謂之窮也再言古

之人者深明其未可以輕議也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

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與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

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釋文復扶又反樂之音洛

言而履之曲禮所謂脩身踐言也行而樂之孟子所謂樂則生而至於手足蹈也如此則內和外理而以之

平治天下不難矣物事也服猶順也萬物服體言萬事莫不順其理也

禮之所與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與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

古之義也室而無與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

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釋文與又作與鳥報反

鄭氏曰衆之所治衆之所以治也衆之所亂衆之所以亂也目巧謂但用巧目善意作室不由法度猶有與阼

賓主之處也自目巧以下古今常事不可廢也陳氏濂曰衆之治亂由禮之興廢此所以為政先禮也目巧

謂不用規矩準繩但據目力相視之巧也言雖苟簡為之亦必有與阼之處室之有與以為尊者所處堂之有

作以為主人之位也愚謂遠近以地言外內以位言此塗謂禮也

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

若發矇者謂若目不明為人所發而有所見也鄭氏曰
乃曉禮樂不可廢改之意也

孔子閉居第二十九

別錄屬
通論

孔子閉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
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
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
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釋文凱本又或禮又作豈邱
在反弟本又作佛徒禮反橫
古曠

鄭氏曰退燕避人曰閉居凱弟樂易也橫充也愚謂禮
樂之原卽下文謂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也由
此而推於彼謂之致由心而達於事謂之行橫於天下
卽下文所謂志氣塞乎天地也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者
惟其有憂民之實心而其識又足以察乎幾微也蓋聖

禮記集解卷四十九

九

人之於天下明於其利達於其患所以維持而安全之
者無所不用其極使四海之內無一物不得其所故可
以爲民之父母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
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
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
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
地此之謂五至釋文哀
樂音洛

鄭氏曰凡言至者至於民也志謂思意也言君思意至
於民則其詩亦至也詩謂好惡之情也自此以下皆謂
民之父母者善推其所有以與民共之人耳不能聞目
不能見行之在心胸也愚謂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既有
憂民之心存於內則必有憂民之言形於外故詩亦至

焉既有憂民之言則必有以曉之而有治民之禮故禮
亦至焉既有禮以節之則必有樂以和之故樂亦至焉
樂者樂也既與民同其樂則必與民同其哀故哀亦至
焉五者本乎一心初非見聞之所能及而其志氣之發
充滿乎天地而無所不至故謂之五至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
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
聞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
之樂也威儀遠遠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
救之無服之喪也釋文近附近之近其依注
音基遠大計反選宜面反

禮記集解卷四十九

九

無聲之樂謂心之和而無待於聲也無體之禮謂心之
敬而無待於事也無服之喪謂心之至誠惻怛而無待
於服也三者存乎心由是而之焉則爲志發焉則爲詩
行之則爲禮爲樂爲哀而無所不至蓋五至者禮樂之
實而三無者禮樂之原也宥宏深也密靜謐也其詩作
基基者積累於下以承籍乎上者也此詩周頌昊天有
成命之篇言成王夙夜積德以承籍乎天命者甚宏深
而靜謐無聲之樂之意也遠遠詩作棣棣閉習之意此
詩邶風柏舟之篇言仁人之威儀無不閉習而不可選
擇無體之禮之意也匍匐手足並行之貌此詩邶風谷
風之篇言凡民非於己有親屬然聞其喪則匍匐而往
救無服之喪之意也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
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
服猶行也言行此三無也起猶發也言君子行此三無
由內以發於外由近以及於遠其次第有五也

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
遲遲無服之喪內怨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
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
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
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
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釋文施以
鼓反畜許

六反聞音問
氣志不違者言其發之中節而無所乖戾也既無乖戾

則合於理矣故曰既得謂得於理也既得於理則順

於民矣故曰既從從順也既順於民則著聞於四方矣

既著聞乎四方則民之氣志皆起而應之矣威儀遲遲

行禮以和而從容不迫也和而有節則又見其翼翼而

嚴正矣禮達而分定則上下和睦而齊同矣上下既一

於禮則日有所就月有所將而行之不倦矣人皆行禮

不倦則道德一風俗同而施及四海矣內怨孔悲者以

己度人而實致其惻怛慈愛之意也既有愛人之心則

必有及物之恩而施及於四國矣既有及物之恩則民

有被恩之實而可以養畜萬邦矣恩足以畜萬邦則其

德純一而顯明矣德既甚顯明則不惟及於當時而又

施及孫子使後世亦蒙其澤矣蓋禮樂之原於一心而

橫乎天下者如此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於天地

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

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

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

不違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

之德也釋文焯音照本亦作照湯齊依注音曉亦作曉子
兮反詩如字日齊側皆反詩作曉假音格祗諸夷

勞勞來也詩商頌長發之篇日齊詩作日躋躋升也朱

子曰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以至於湯湯

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

假於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帝命之使為法於九

州也愚謂引詩以證湯有無私之德故帝命之使為法

於天下也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

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呂氏大臨曰此衍
神氣風霆四字

鄭氏曰言天之施化收殺地之載生萬物非有所私也

愚謂此言天地之無私也神氣五行之精氣也露生謂

露見而發生也天以四時運於上地以神氣應於下播

五行於四時也雨及霜露降於天雷霆出乎地而風則

鼓盪於天地之間故於天地皆言之乾資始故言風雨

霜露舉其所以施之者而已坤資生故言品物露生而

究其功用之著焉無非教者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

生焉莫非天地無私之政教也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

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

釋文者市志反翰
胡曰反徐音寒

者欲謂所願欲之事也聖人之所願欲者德澤之及於

民也人之德本清明惟其有物欲之累也故不能無所

蔽聖人無私故其德之在躬者極其清明合於神明而

能上格乎天焉其於所願欲之事但為之開其端而天

必先為生賢臣以輔佐之猶天之將降雨澤而山川先為之出雲也詩大雅嵩高之篇甫甫侯穆王時賢臣申伯宣王時賢臣此詩宣王時尹吉甫送申伯所作而記者引之以證文武之事斷章之義也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驟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釋文弛徐式氏反一音式去反皇作施大音泰驟居衛反

鄭氏曰弛施也協和也大王文王之祖周道將興始有令聞承奉承不失隊也起負牆者所問竟辟後來者孔氏曰三代所以王天下者必父祖未王之前先有令聞也以其無私故令聞不已詩本作矢其文德矢陳也言宣王陳其文德和協此四方之國此云弛其文德弛施

也言大王施其文德和此四方之國三代之王前文唯云湯與文武不稱夏者以夏承禹後有天下治水過門不入無私事明殷周以戰爭取天下恐其有私故特舉之愚謂令聞者無私之德之著見而不可掩者也先其令聞謂先有令聞爾非謂三代之王先以令聞為務也然三王皆有令聞而周之積累尤久故又引詩以明大王之德以見周之先有無私之德者不獨文武已也

禮記卷四十九終

藍翎千總黃巖族裔孫贊清校

禮記卷五十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坊記第三十別錄通論

此篇言先王以制度坊民之事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釋文亦反坊音防徐扶訪反〇今按辟字張子讀為譬喻之譬今從之

鄭氏曰民所不足謂仁義之道也命謂教令愚謂辟讀為譬君子之道所以坊民之失譬如水之有坊所以止水之放洩也民之所不足者德也民不足於德則入於邪辟故先王設為制度以坊之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所以深明坊之不可廢也禮以教之於未然故曰坊德坊其悖於德也刑以治之於已犯故曰坊淫坊其入於淫

也命謂政令命以禁之於將發故曰坊欲坊其動於欲也君子之坊民以禮為本而刑與政輔之篇中所言皆以禮坊民之事也〇陸氏佃曰命以坊欲孟子所謂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應氏鏞曰天理人欲相與消長欲動情勝人欲熾盛而有餘天理消滅而不足禮坊其所不足制其所有餘性之善為德禮以坊之而養其源性之蕩為淫刑以坊之而遏其流出德則入於淫故出禮則入於刑聖人坊民之具至是盡矣然人之欲無窮非防閑所可盡聖人於是有命之說焉命出於天各有分限以是防之則覬覦者塞羨慕者止而欲不得肆矣詩曰抱衾與裯寔命不猶苟不知命有貴賤則賤妾進御求逞其欲何能盡其心乎愚謂命字鄭氏之說為確宋時諸儒皆以為子罕言命之命其義亦通〇孔氏曰此

篇凡三十九章三十八章悉稱子云唯此一章是一篇
總要故特稱子言之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
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
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釋文喬音
驕慊口籠反○

鄭注慊或為嫌

鄭氏曰約猶窮也節文謂農有田里之差士有爵命之
級也慊恨不滿之貌也孔氏曰聖人之制富貴制為富
貴貧賤之法也不云貧賤文畧也富不足以驕者制富
者居室丈尺俎豆衣服之事皆有法度不足至於驕也
貧不至於約者制農田百畝桑麻自贍比閭相賜不令
至於約也貴不慊於上者制其祿秩隨功而施則貴臣
無復恨君爵祿之薄也不云賤者從可知也方氏慊曰

禮記集解卷五十一

家富不過百乘所以制富而不使之驕匹夫受田百畝
所以制貧而不至於約伐冰之家不畜牛羊所以制貴
而不使之慊輔氏廣曰慊謂滿足貴不慊於上如滿而
不溢高而不危之意愚謂慊有不滿之義孟子吾何慊
乎哉是也又有滿足之義孟子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是也此慊字鄭氏以不滿解之方氏輔氏以滿足解之
義皆可通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眾而以禮者天下其幾矣詩云
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
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釋文好呼報反幾
居豈反乘繩證反
鄭氏曰甯安也大族眾家恒多作亂詩言民之貪為亂
者安其荼毒之行惡之也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
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乘雉度名也

高一丈長三丈為雉百雉為長三百丈方五百步子男
之城方五里百雉者此謂大都三國之一孔氏曰千乘
之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崎按周禮公五百里侯四
百里則是過千乘云不過千乘者其地雖廣其兵賦唯
千乘故論語註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子男之城
五里其大都三國之一為百雉也但國城之制凡有二

義鄭之此註子男五里則侯伯七里公九里天子十二
里又鄭駁異義云天子城九里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
三里此云百雉者謂侯伯之大都杜預同焉與鄭此註
異也於時卿大夫亦多畔而言諸侯者舉其重也○馬
氏融曰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
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千乘
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崎唯公侯之

禮記集解卷五十一

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邢氏曷曰云居
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崎者以方百里者一為方十里
者百方三百里者三三而九則為方百里者九合成方
十里者九百得九百乘也計千乘猶少百乘方百里者
一也又以此方百里者一六分破之每分得廣十六里
長百里引而接之則長六百里廣十六里也半折之各
長三百里將埤前三百里南西兩邊是方三百一十六
里也然西南角猶缺方十六里者一也方十六里者一
為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然舜創方百里者為六分餘
方一里者四百今以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埤西南角
猶餘方一里者一百四十四又復破而埤三百一十六
里兩邊則每邊不復得半里故云三百一十六里有崎
也云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者按周禮大司徒云諸公

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此千乘之國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伯子男自方三百以下則莫能容之故云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制國不過千乘地雖廣大以千乘為限故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釋文別後列反下同朝直遙反

孔氏曰疑謂是非不決用禮以章明之微謂幽隱不著用禮以分別之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釋文相息亮反盍音馮徐若蓋

鄭氏曰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春秋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僭號也臣者天君稱天子為天王稱諸侯不言天公辟王也大夫有臣者稱之曰主不言君辟諸侯也此皆為使民疑惑不知孰者尊也盍旦夜鳴求旦之鳥也求不可得人猶惡其反晝夜而亂昏明況於臣之僭君也孔氏曰此逸詩也夜是闇時盍旦必欲求明欲反夜而為晝猶臣之者僭欲反臣而為君愚謂大夫之家臣稱大夫亦曰君左傳司徒老

祁慮癸謂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此謂季氏為君也又晉祁盈之臣曰愨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此稱盈為君也又宋司馬命其徒攻桓氏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此稱皇野為君也然但稱於其臣至他人稱之

則不然故曰大夫不稱君

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釋文殺音弑本又作弑

鄭氏曰同姓者謂先王先公子孫有繼及之道者也其非此則無嫌也僕右恒朝服君則各以時事唯在軍同服

服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釋文自此以下子云本或作子日

鄭氏曰食謂祿也在上曰浮祿勝己則近貪己勝祿則近廉愚謂人不甘於貧賤而必求富貴爭亂之所由起也富與貴不以其道得之不處焉貧與賤不以其道得之不去焉則退讓之道著而爭亂之禍息矣君子不使食浮於人不以非道而處富貴也甯使人浮於食不以非道而去貧賤也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鄭氏曰犯猶僭也齒年也禮六十以上蓬豆有加貴秩異者愚謂觴酒盛酒於觴也豆肉盛肉於豆謂庶羞馘炙之屬也酒肉所以養老老者宜美少者宜惡若鄉飲酒義云五十者二豆六十者三豆是也衽席謂享燕所設之席也朝廷之位謂人君視朝卿大夫士所立之位也席位朝位尊卑不同皆所以為君臣貴賤之別於衽席言犯貴於朝廷言犯君互見之也讓而受惡讓而坐

下讓而就賤皆君子躬行禮讓以示民而民猶不免於有所犯也引小雅角弓之詩以證犯貴犯君之事也

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

鄭氏曰寡君猶言少德之君言之謙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借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借死而號無告釋文借音佩許

鄭氏曰言不偷於死亡則於生存信思謂亡謂出在國外者存謂在國者仕者之子孫恒世其祿先死而後生也臣有故而去君三年不收其田里先亡而後存也借謂死而背之也託謂寄託也若孟子言託其妻子於其友是也詩邶風燕燕之篇莊姜送歸妾戴嬀之詩也先君謂莊公畜詩作勗勉也寡人莊姜自謂也莊姜言戴嬀恒勉已思念莊公引之以證不借死之義也號無告謂負人之託使老弱呼號而無所告訴也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與讓尙技而賤車則民與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人謂有德之人也人君貴尙有德而不受其爵祿則人知爵祿之不可以無德受也故皆與起於禮讓

人君貴尙有德而不受其爵祿則人尙技能而不愛其車服則人知車服之不可以無能得也故皆與起於技藝約寡也君子尙德而不尙言故約言約言者讓也小人尙言而不尙德故先言先言者不讓也鄭氏曰約與先互言耳君子約則小人多矣小人先則君子後矣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泄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釋文施始政反

鄭氏曰酌猶取也取衆民之言以爲政教則得民心得民心則恩澤所加民受之如天矣愚謂犯猶左傳衆怒難犯之犯言不順於民之心也上不酌民言則乖戾而至於犯民下不天上施則怨怒而至於作亂民者至愚而不可欺至弱而不可勝信則有不敢欺之心讓則有不求勝之意如是則民感其德而所以報之者重矣引大雅板之詩以證酌民言之意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釋文履如字毛詩作體○今按履讀爲體爭見於事怨在於心怨亡則不止於不爭矣履詩作體謂兆卦之體也引詩言爾之卜筮本無咎言而致咎者在己以明過則稱己之意此與詩之本義不同蓋斷章取之爾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錫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釋文度徒洛反毛詩作宅讓善者以善相讓則又不止於無怨而已陳氏端曰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武王以龜爲正而成此錫京是武王不自以爲功而讓之龜卜也故引以爲讓善之證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釋文於手音吳反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釋文大音泰弛式鼓反謹依註音

鄭氏曰弛猶棄忘也孝子不記藏父母之過謹當為歡
思謂引高宗者周書無逸篇述殷高宗之事也不言謂
不出教令也謹書作雍喜悅也言高宗居喪三年不言
不欲遽出教令以改父之所行是以既言而人喜悅之
也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
不匱

鄭氏曰微諫不倦者子於父母尚和順不用鄂鄂論語
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內則曰父母有過
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此
所謂不倦匱乏也孝子無乏止之時愚謂父母之命雖
不合於理為人子者且當從之而不可遽有忿怒之心
又當幾微以諫而不可怠倦雖父母不悅至於勞之而

禮記集解卷五十一

八

不可以怨也孝子不匱言人子之諫父母雖不見從而
不敢乏止也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釋文綽昌灼反瘡羊主反

孔氏曰因睦以合族者言君子因親睦之道以會聚宗
族為燕食之禮詩小雅角弓之篇令善也瘡病也言有
德之人善於兄弟綽綽然有寬裕無德之人不善兄弟
交相為病害也

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
也釋文上反

鄭氏曰父之執與父執志同者也可以乘其車車於身
差違也謂今與已位等陳氏澹曰廣孝謂敬之同於父
亦錫類之義也

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釋文養反
何以辨者言何以別於小人也

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釋文必亦反

鄭氏曰同位尊卑等為其相衰孔氏曰書太甲三篇伊
尹戒太甲之辭辟君也忝辱也言為君不自尊高而與
臣下相衰則辱其先祖若為人父不自尊嚴而與卑下
相漬亦辱累其先祖也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歡君
子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石經下

不稱老為其感動親也不言慈嫌以恩望其親也鄭氏
曰戲謂孺子言笑者也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
子之心歎謂有憂戚之聲也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釋文長反

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脩宗廟
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

鄭氏曰有事有所尊事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非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
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
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
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

鄭氏曰祭器邊豆簋劍之屬也有敬事於賓客則用之
謂饗食也盤盂之屬為燕器不以非廢禮不以美沒禮
言不可以其薄不及禮而不行禮亦不可以其美過禮
而去禮引易以喻奢而慢不如儉而敬也引詩言君子
饗燕非專為酒肴亦以觀威儀講德美愚謂食有宜於

非而薄者有宜於美而豐者而莫不以禮為重焉食薄而禮不行則禮廢而不存矣食美而禮不逮則禮沒而不見矣食者利之所在禮者義之所出君子於飲食之際務於行禮而不惟其物之厚薄凡以重義而輕利而已

子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醴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釋文齊饋皆反醴音體度如字法度也徐徒格反

戒謂散齊也承事也過之者趨走謂為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車而趨走也蓋尸乃神象故齊戒以承之趨走以避之教民以敬事其祖考也醴酒醴齊也醴酒醴

齊也澄酒也澄酒三酒也醴齊醴齊味薄而在室堂三酒味厚而在堂下示民以不淫於味也尸飲三謂大夫士祭禮饋食之後主人主婦賓長各酌尸而為三也衆賓飲一謂主人於衆賓唯一獻之也尸尊故得獻多賓客卑故得獻少示民以上下之分也因祭祀之酒肉聚其宗族於宗廟而獻酬之教民以和睦也堂上觀乎室言堂上之人觀乎在室之人以為法也堂下觀乎上言堂下之人觀乎堂上之人以為法也卒盡也引小雅楚茨之詩以證祭祀之禮無不盡得其度也○孔氏曰禮運云醴醴在戶此云在室不同者在戶之內則是在室也愚謂特牲禮尊於戶東少牢禮尊於房戶之間以禮運及此記推之天子諸侯之祭其蓋齊之尊蓋當特牲少牢禮設尊之處在室戶外之東泛齊醴齊設於室內

而在盞齊之北禮運云醴醴在戶則醴齊在室戶內之東而泛齊又在其北也醴齊沈齊設於堂上而在盞齊之南醴齊之尊蓋當燕禮設尊之處在東楹之西而沈齊又在其南也五齊之上又有鬱鬱禮運云元酒在室謂鬱鬱也鬱鬱又當在泛齊之北則在北墻下也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雷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般人弔於墻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借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釋文或為堂

喪至葬而送死之事乃畢故自內而外每加以遠所以為卽事之漸也般人弔於墻既窆而弔也周人弔於家反哭而弔也蓋以尸柩既藏孝子哀慕迫切故從而弔

之所以示民不借其親也卒終也死為人之終事反而亡焉失之矣哀痛之情於是為甚故弔於墻者不如弔於家者之情文為尤盡也諸侯五月而葬葬而不葬謂不能如期而葬也趙氏汭曰周末文繁禮備葬或有缺則不敢以葬期告諸侯坊記云諸侯猶有葬而不葬者謂不成喪也是故諸侯不書葬非皆由魯不命苟其國葬不以禮而不以葬期來告亦無由往會之爾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弑其父者釋文殺音弑
鄭氏曰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謂反哭時也既葬矣猶不由阼階不忍即父位也愚謂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至反哭猶然受弔之禮皆在阼階下惟反哭受弔則

在西階上蓋西階之上殯之所在今上堂而不見孝子之哀於是為甚故不忍離其所而於此受弔也此二者皆所以追孝於其親也未沒喪不稱君謂史冊所書也以下文引春秋推之當云未踰年不稱君記者之誤爾蓋一歲不二君未踰年而稱君則是急於受國而有爭奪其父之心矣奚齊及早皆晉獻公之子春秋僖公九年秋九月晉侯侂諸卒冬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奚齊不稱君立未踰年也十年春正月里克弑其君卓卓稱君已踰年也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喪父三年示民不疑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

禮記集解卷五十一

三十一

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釋文弟音健饋本又作饋音同孝以事君謂以事親之孝事君也弟以事長謂以事兄之弟事長也鄭氏曰不貳不自貳於尊者也君子有君謂君之子父在者也不謀仕嫌遲為政也卜之日謂君有故而為之卜也二當為貳唯卜之時辭得曰君之貳某爾晉惠公獲於秦命其大夫歸擇立君曰其卜貳圍也喪君三年示民不疑於君之尊也君無骨肉之恩不重其服至尊不明有猶專也不敢有其身私其財身及財皆當統於父母也不敢有其室臣亦統於君也車馬家物之重者孔氏曰不貳者不敢自副貳於其君謂與尊者相敵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

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獲不菑畲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釋文行下孟反○鄭註或云禮之先辭而後幣帛

鄭氏曰禮謂所執之贊以見者也既相見乃奉幣帛以脩好也財幣帛也利猶貪也不能見謂有疾也不視猶不內也孔氏曰先相見是先事後幣帛是後祿愚謂禮之先幣帛若聘禮先執圭以聘而後用束帛加璧以享也辭賓主相接之辭表記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是也行情謂用幣帛以致其情也賓主相接先有辭以相通然後執贊以相見既相見然後用幣帛以致其情先財而後禮無辭而行情則是不務行禮而唯以貨財為尚故民化之而有貪利爭奪之心也君子於有饋者不能見則不視其饋者為其不能行禮而徒取財

禮記集解卷五十一

三十一

也易無妄六二爻辭云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無凶字此蓋衍文也爾雅曰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畲畲謂始墾之而菑殺其草木也畲謂既耕之而其土舒緩也引易言不耕則不得獲不菑則不得畲以喻為其事而後獲其利先事而後祿之意也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語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釋文遺唯芳容反非芳尾反

孔氏曰不盡利以遺民謂不盡竭其利而以餘利遺與民也詩小雅大田之篇言歲時豐稔田稼既多獲刈促遽彼處有遺秉把此處有不斂之穧束與寡婦拾拾以

為利證以利遺民也愚謂仕則不稼者仕而受祿則不
得復稼穡也田則不漁者田獵取禽則不得復漁故魯
隱矢魚臧倍伯諫之食時不力珍者食四時之利則不
得力求珍羞周禮王珍用八物王制八十常珍蓋珍物
唯天子及養老用之士大夫不得常食也大夫得食羊
士得食犬則不得復坐其皮然則古者燕居之席蓋有
以皮為之者與葑蔓菁也非當類也下體根也引坤風
谷風之詩言采葑菲者既取其葉無得兼取其根以證
不盡利之義此與詩之本義不同亦斷章之法爾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
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以此坊
民民猶有自獻其身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
之何匪媒不得莪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
父母釋文別後列反取七樹反從子容
反告音谷○按伐柯詩作析薪

鄭氏曰淫猶貪也章明也嫌嫌疑也獻猶進也愚謂淫
貪也謂貪於色男女無別則族姓不明故嫌疑生也無
媒不交男女行媒然後交相知名也幣納徵之幣也納
徵而昏禮成然後行親迎之禮執贄以相見也自獻其
身謂不待媒約幣聘而奔人者詩齊風南山之篇引之
以證昏姻之禮必待媒約之言父母之命也○孔氏曰
自此以下總坊男女淫欲之事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釋文
去起
去夫人之姓曰吳者春秋於取夫人皆書其姓如取齊
女則曰夫人姜氏至自齊是也昭公取於吳為同姓故

諱書其姓但云夫人至自吳也然今春秋無此文此所
引蓋魯史之舊文而孔子已刪之者也其卒曰孟子卒
者孟子字子宋姓也凡春秋於夫人之喪曰夫人某氏薨
昭公諱取同姓謂之吳孟子使若宋女者然故哀十二
年昭夫人薨經但書孟子卒蓋因昭公之所稱者而書
之也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
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釋文殺音穢一
音如字繆音穆
祭時男女得交爵特牲禮主婦獻尸并獻祝及佐食賓
長獻尸致爵於主婦是也蓋祭事嚴敬不嫌也陽繆疑
二國名淮南子繆作麥古者於大賓客其敬之與祭祀
同必皆夫婦親之故天子饗諸侯及諸侯相饗后夫人
皆與於獻賓內宰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皆是也繆侯

饗陽侯陽侯說其夫人遂滅其國而竊之蓋若楚文王
之取息媯然也由是而大饗廢夫人之禮使人攝之而
已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
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
以色厚於德釋文見賢遍
反辟音避

鄭氏曰大故喪病愚謂色厚於德謂好色厚於好德也
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為民紀
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
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
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佚而亂於族釋文好呼報反遠于
萬反佚本又作逸
鄭氏曰好德如好色此句似不足論語曰未見好德如
好色疾時人厚於色之甚而薄於德也內取於國中為

下漁色昏禮始納采謂采擇其可者也國君而內取象捕魚然中網取之是無所擇寡婦不夜哭嫌思人道也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者嫌媚畧之也問增損而已亂於族犯非妃匹也愚謂好德如好色者言人好德之心當如好色之誠也婦人之疾或有不可以語人者故不問之亦為其相襲故也

子云昏禮婿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釋文迎魚敬反

鄭氏曰舅姑妻之父母也妻之父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愚謂親迎之禮婿與主人揖讓升堂再拜奠鴈母立於房戶外之西南面是見於舅姑也女出房父西面戒之母南面戒之壻降出而婦從是承子以授壻也父戒之曰夙夜毋違命母戒之曰夙夜無違官事恐其女於室家之事有違也不至謂男親迎而女不行若陳風東門之楊之所刺是也父母欲女無違於其夫而婦乃有不隨夫以行者則其不能承順其夫又不待言矣

中庸第三十一 朱子章句

禮記卷五十終

永嘉後學生員湯壽潛

禮記卷五十一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 國史館纂脩孫希旦集解
表記第三十二別錄屬通論

程子曰表記亦近德其言正朱氏申曰仁者天下之表也此篇記孔子言仁為詳故以表記名篇愚謂此篇凡為八支自首章至第九章為第一支言君子持身莊敬恭信之道而言敬之義為詳自第十章至第十六章為第二支兼明仁義報三者之道自第十七章至第二十三章為第三支專明仁之道自第二十四章至第二十七章為第四支專明義之道自第二十八章至第三十三章為第五支以虞夏殷周之治明凱弟君子之義自第三十四章至第四十五章為第六支明事君之道自第四十六章至第五十章為第七支明言行之要自第五十一章至第五十五章為第八支明卜筮之重孔疏云此篇稱子言之者八皇氏云皆是發端起義事之頭首記者詳之下更廣開其義或曲說其理則直稱子曰今按後世雖有作者一章結前章凱弟君子之義非發端之辭而稱子言之曰君子不以辭盡人一章與前數章不相蒙乃更端之辭而稱子曰豈傳寫之誤與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歸乎者孔子道不行而思歸之辭也隱而顯者言君子雖隱處於下而道德顯著也君子不待矜持而自然莊敬不待嚴厲而自有威儀不待言語而人自信之蓋其道德之盛如此此所以雖隱而顯也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

言在躬尚書無而字

不失足故貌足畏不失色故色足憚不口故言足信上章所言聖人之盛德自然而然而者也此章所言則學者持守省察之事也甫刑尚書呂刑篇忌戒也罔無也罔有擇言在躬謂所言皆合於道不可擇而去之也

子曰湯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母相瀆也

燕居恆襲玉藻謂不文飾也不禘是也行禮則改襲而禘若禮之至重則又改禘而襲蓋禮以變為敬若相因則瀆瀆則不敬矣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釋文樂音又作勳樂謂歡樂若燕飲之禮脫履升坐而無不辭也祭禮雖有旅酬無算爵然皆立而飲酒不若燕禮之歡樂也辨

謂辨治祭以奉事鬼神始終貴乎敬樂則不足於敬矣朝廷政事之所出始終貴乎辨倦則不足於辨矣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釋文音遠篤謂篤厚也揜者困迫之意易曰困剛揜是也人能敬慎則擇地而蹈而可以辟禍患矣人能篤厚則誠以感人而不至於被困迫矣人能恭敬則人亦敬之而可以遠恥辱矣

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儂焉如不終日釋文儂徐在繼反又仕程子曰常人之情縱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應氏鏞曰收斂則精神內固操存則血氣不浮故日進於強宴安則物欲肆行縱肆則膚體懈弛故日至於偷儂然差錯不齊之貌心無所檢束故儂焉散亂外

既散亂內亦拘迫故如不終日也君子主一以直內無斯須之不莊不敬則心廣體胖何至於如不終日乎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釋文皆反見賢遍反鄭氏曰擇日月以見君謂臣在邑境者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鄭氏曰伏於無敬心也愚謂小人好相狎侮侮慢不知畏死亡也而死亡恆及之此慎以辟禍之反也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母相襲也易日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釋文三息誓反又如字鄭氏曰辭所以通情也禮謂摯也春秋傳曰古者諸侯有朝聘之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也愚謂辭賓主相接之辭若士相見禮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某見是也禮謂執贄以相見也相接必以辭相見必以禮者恐其輕於相見而至於褻也蓋罕見則尊嚴最則相敬交之所以全也數見則狎習狎習則相褻交之所以離也引易蒙卦之辭言人再三相見則至於不相告語也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鄭氏曰報謂禮也禮尚往來孔氏曰仁為行之盛極故為天下之儀表義宜也制謂裁斷於事也呂氏大臨曰天下有道所謂德怨之報者皆出於天下之公而已有德者報以官有功者報以賞所謂以德報德民知所勸矣傷人者報以刑滅人者報以殺所謂以怨報怨民知所懲矣愚謂呂氏以報為德怨之報是也德怨之報得

其公則人皆知怨之不宜樹而競於德矣故曰天下之利○此下七章兼明仁義報三者之道也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釋文大音泰無能胥以寧後

勸者勉於施德懲者戒於樹怨引大甲言君能安其民則民能戴其君以德報德之義也

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呂氏大臨曰以德報怨雖過於寬而本於厚未嘗其為

仁也以怨報德則反易天常天下之亂民法所當誅者也愚謂寬猶容也以德報怨則天下無不釋之怨矣雖非中道而可以寬容其身亦仁之一偏也若以怨報德則為人情之所共忿而刑戮必及之矣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

鄭氏曰一人而已喻少也呂氏大臨曰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所謂性之者也安仁者也安仁者天下一

人而已則非聖人不足以性仁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則衆人皆可以為仁以聖人所性而議道則道無不盡以

衆人所能而制法則法無不行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

強仁釋文知者音智呂氏大臨曰仁者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

也知者利仁有欲而好仁者也畏罪者強仁有畏而惡不仁者也三者之功同歸於仁而其情則異此堯舜性

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所以異也功者人所食也假之

者有之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湯武之舉不過乎是

而其情則不同故其仁未可知也過者人所避也有不

幸而致焉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過於愛兄而

已孔子對陳司敗以昭公知禮過於諱君而已皆出於

情而無偽故其仁可知愚謂功者人之所有心而勉之

者也故與仁同功未足以知其情之異也過者人之所

無意而失之者也故與仁同過而後其仁可知觀人者

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也安仁者與仁為一者也利

仁者真知仁之可好而必欲得之者也畏罪者強仁自

恐蹈於不仁之罪而勉力於為仁者也論語言好仁者

無以尚之利仁者也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

加乎其身強仁者也

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

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

吳氏澄曰日用動作之便右優而左稍劣仁者中心所具之德體也道者事物所由之路用也仁右道左猶云禮先樂後志至氣次云爾仁之為體以此心之在人者言故曰人也道之為用以事物之義理而言故曰義也人之氣稟得生物之氣多者仁厚而義薄得收物之氣多者義厚而仁薄仁者溫然之慈惠故人親愛之義者截然之裁制故人尊敬之

道有至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為無失釋文至義依注讀為有至有義王于况反鄭氏曰此讀當言道有至有義有考字脫一有耳有至謂兼仁義者有義則無仁矣呂氏大臨曰至道者至於

道之極不可以有加也故以王義道者揆道而裁之制節謹度可以有國而長諸侯故以霸考道者必稽古昔稱先王所謂非法不言非道不行雖未達道亦庶幾乎不失矣馬氏晞孟曰考道非體道者也惟稽考而已故止於無失應氏鏞曰至道即仁也至道渾而無迹故得其渾全精粹以為王義道嚴而有方故得其裁制割斷而為霸盡稽考之道而事無輕舉亦可以無失矣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憫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釋文禮七感反我今毛詩作我躬

鄭氏曰資取也數與長短小大互言之耳性仁義者其數長大取仁義者其數短小孔氏曰言仁有數則義亦有數義有長短小大則仁亦有長短小大互言之耳呂氏大臨曰中心憫怛仁發於性者也率法而強之外鑠於仁者也以其誠心愛人故曰愛人之仁以其有取於外故曰資仁此所發淺深之數也數世之仁終身之仁此所施遠近之數也故曰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者義無定體長短小大唯其所宜而已如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是也故曰義有長短小大此章論仁而兼及義者蓋仁之數是亦義也

○此下七章專明仁之道也

子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釋文勝音升度徒洛反呂氏大臨曰仁為器重為道遠隨其所舉之多少所至

之遠近皆可以謂之仁故管仲之功微子之去箕子之囚比干之死皆得仁之名語仁之盡則堯舜其猶病諸此仁所以取數之多也舉莫能勝行莫能致勉之者之為難也以義度人者盡義以度人者也以人望人者舉今之人以相望也盡義以求人非聖人不足以當之故難為人舉今之人以相望則大賢愈於小賢小賢愈於不賢故賢者可知已矣此亦以數而言仁也愚謂仁之取數多故人皆可以與於仁然非勝其重致其遠則不足以盡仁之道故勉於仁者難其人也陸氏佃曰以義度人若春秋是也齊桓晉文皆罪人也以諸侯望之可謂賢矣故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釋文輶音西一音曲

引大雅烝民之篇言安仁者少其有能至之者又非有待於人之助也

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莘莘斃而后已釋文俛止本或作仰之景行下孟反行止也斃音斃本又作斃○按行字朱子讀如字今從之

朱子曰景行大道也高山則可仰大道則可行愚謂鄉道而行仁以為己任也廢謂廢竭中道而廢若所謂既竭我才言其力之廢竭而無餘也年數之不足謂既老而將來之年少也俛焉用力之篤而無他顧之意此言其欲罷不能死而後已也詩之於仁如此此所以能勝其重而致其遠與

第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 2 版正內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

釋文易以疏反

呂氏大臨曰仁者之心公眾人之心私公則所好者兼容博愛私則所好者克伐怨欲此人人失其所好者也心誠鄉仁雖有過差其情則善不待辭而辨矣故曰仁者之過易辭愚謂仁之為道人莫不知其可好此秉彝好德之心也然鮮能勝其重致其遠此所以人人失之也辭猶解免也仁者有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未嘗有自解免之意然人皆知其心之無他故易辭

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釋文近附

呂氏大臨曰恭則不侮得禮之意近乎禮矣儉則不奪

禮記集解卷五十一

八

得仁之意近乎仁矣言語必信存心正行近乎情矣三者之行以敬讓行之雖有過差其情則善故不甚矣不侮人則人亦不侮斯寡過矣近乎情則不志乎欺斯可信矣不奪人則知足斯易容矣如是而失之者鮮可與進於德矣愚謂仁者德之全也引大雅抑之詩言人能

有上三者之行則可以為德之基而漸進於仁也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

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釋文制行下孟反移移呂氏反○今按移讀如字

呂氏大臨曰人人失其所好此仁之所以難成君子責人以恕而成人有道則仁不難成矣故曰唯君子能之

君子之所能眾人必有不能者使眾人倣己之所能則病使眾人自彰其不能則愧矣故聖人制行以立教必與天下共之以天下之所能行者為之法所以為達道也會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此會子之所能也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此眾人之所能也故喪以三日為節則不取乎七日此所謂不制以己也唯不制以己故民知跂乎此而有所勸勉知不及乎此而有所愧恥非特此也制禮以節其行而使之齊立信以結其志而使之固其容貌必稱其志其衣服必稱其容朋友切磋相成至於極而後已則一道德而同俗矣蓋脩其外則知愧於人脩其內則知畏於天故曰不愧于人不可畏于天陸氏佃曰孔子曰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黻黻衮冕者容不褻慢非性矜莊服使然

也是之謂移愚謂壹謂專壹於為善也

九

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經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鷩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釋文衰必雷反行下孟反鷩音啼○記今詩作其

此申上衣服以移之容貌以文之之義德者道之得於心者也行者道之見於事者也有其辭而無其德則辭為勸說有其德而無其行則知之而未嘗蹈之也蓋衣服容貌若在於外然養其外者以及其內脩其粗者以及其精而言語德行皆由此而出焉聖人之使人勸勉愧恥以行其言如此引曹風候人之篇言人之德必稱

其服也呂氏大臨曰此皆脩其外以移其內率法而強之者也及其成也則與中心安仁者一也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桑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

有事有所尊事也與坊記示民有事義同天子之事天諸侯之事天子皆出於理之所當然所謂義也在上者

先有以自盡則在下者莫敢不從矣孔氏曰天地不祿此祭上帝有秬鬯者凡鬯有二若和之以鬱謂之鬱鬯鬱人所掌是也祭宗廟而祿也若不和鬱謂之秬鬯

人所掌是也謂五齊之酒以秬黍為之芬芳鬯達故得以事上帝○此下四章專明義之道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

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已而尊人

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

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亦作儉又作豈與音餘

鄭氏曰無君民之心是思不出其位愚謂役謂為其事也儉猶約也儉於位謂不求處尊位也不自尚不自尊

恭也儉於位而寡於欲儉也讓於賢卑己而尊人讓也小心而畏義信也盡仁禮以事君不以外之得失而有

變焉蓋得與不得者命也我之所當為者義也義則盡之自己命則聽之於天此君子之心也

子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

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

論者行之迹也先王論行以為論所以尊崇其名譽而使可傳於後也惠猶善也人之善行雖多唯節取其大

者以為論使其善有所專如文王非不足於武而論曰文武王非不足於文而論曰武也君子取名浮於行故

制論之法如此情實也過行過高之行所以欺世而盜名者也率循也厚謂篤厚也君子不自矜大以求處情

則專於為己而無馳騫之心不為過高之行以求處厚則篤於庸行而有踐履之實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

求下賢則人皆樂告以善而有輔仁之益如此則德業日進於崇高故雖自卑而人尊敬之也蓋小人求名浮

於行行驟而名不可得君子求行浮於名行脩而名隨之矣

子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

孔氏曰烈業也后稷播種之功豈止一人之手一人之足哉言用之者多也唯欲實行過於名故自謂便於稼

穡之人不自謂神聖也愚謂人莫不有所當事知其當事而事之盡禮義也然人之情多好自誇大而有不欲

下人之心則有於所當事而不能事者矣故上章引夫子之言以明君子之謙卑自下此章又引夫子言后稷

之謙如此皆不自尚不自尊之意與舜禹文王周公之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者其道一也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

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母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釋文強其反徐其兩反說音悅樂音洛

強教謂強勸而教訓之說安謂和悅而安定之母荒也有禮也威莊也敬也皆強教之效而使民有父之尊者也樂也親也安也孝慈也皆說安之效而使民有母之親者也於二者兼盡之而不偏則可以謂之仁可以謂之民父母矣

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釋文下戶喻反

下謂卑下之也命謂君之政令鬼謂鬼神父母之尊親

以其情言之水火之尊親以其勢言之土與天之尊親以其體言之命與鬼之尊親以其道言之也尊親之道各有所偏主而兼之者之所以為難也呂氏大臨曰地載我者也然近人人可得而載天覆我者也然遠人人不可階而升君之命見於事近人而可行鬼之道存諸理遠人而不可形也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微意而愚喬而野朴而

不文釋文遠于萬反近附近之近悉傷谷反徐昌容反范陽江反又丁降反字林音丑降反喬音驕尊命謂尊上之政教也遠之謂不以鬼神之道示人也蓋夏承重黎絕地天通之後靈神人雜糅之微故事鬼敬神而遠之而專以人道為教忠情實也微謂其後世政教之失也喬與驕同上之文網疏則下之機智少故

其微也愚愚而少知識內之忠誠勝則外之文飾寡故其微也驕倨而鄙野朴陋而無文○此下五章引孔子論虞夏殷周之道以申上章凱弟君子之義也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微蕩而不靜勝而無恥釋文勝始證反

夏忠勝而微其失野救野莫如敬故殷人承之而尊神尊神則尚敬也觀盤庚之篇諄諄於先后之降罰則可以知殷人之先鬼觀商之詩書皆駁厲而嚴肅則可以知殷人之先罰尚鬼神則馳心於虛無故其微也心意放蕩而不安靜畏刑罰則相競於機變故其微也求勝上以苟免而無愧恥之心

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微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釋文大蔽字今讀為蔽

殷敬勝而微其失鬼救鬼莫若文故周人承之而尊禮尚施尊禮尚施則文勝列等也周之賞罰不分先後但以爵位之等為輕重之差也文勝則實意衰習於威儀揖讓之節故其微也便利而傑巧相接以言辭故其微也文辭多而不以提給為慚儀物繁多故其微也傷害於財力至於困微而不能振也呂氏大臨曰賞罰用爵列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賜君子小人不同日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之類○三代之道或強教之意多或說安之意多其於或尊或親皆不能無偏勝焉非聖人之德有所未至蓋所值之時不同而救微之道有不得不然者爾

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

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
未瀆辭者夏道尚忠尚行而不尚辭也刑罰寬故所求
於民者不備禮文簡故所望於民者易從是以其民安
其政教而親愛其上不至於厭敷也忠之俗既做行脩
而人猶未信故殷人始瀆辭然其於禮尚簡未至於瀆
亦不大望於民然先罰後賞則法網密而所求於民者
備矣敬之俗又做辭雖瀆而未足以取信故周人始瀆
禮而事為之制曲為之防則大望於民而強之使從上
之教矣未瀆神者事鬼敬神而遠之也窮盡也言周人
遠鬼神而盡於人事爵賞刑罰所以為治之具備盡而
無遺也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做釋文勝音升做音弊

呂氏大臨曰虞夏之道質質者責人畧故寡怨於民殷

周之道文文者責人詳民之不從則窮刑賞以驅之故

不勝其做

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

之質不勝其文釋文勝世證反又音升

方氏慤曰至矣者言其質文不可復加也加乎虞夏之

質則為上古之洪荒加乎殷周之文則為後世之虛飾

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

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懼怛之愛有忠利之教

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

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

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釋文費芳音畏

呂氏大臨曰三代之道或親而不尊或尊而不親不免

音畏

流於一偏若虞帝則子民如父母有母之親故有懼怛
之愛有父之尊故有忠利之教愚謂有忠利之教者言
其實心於利民而教之也威畏也安也愛也富也惠也
皆由於懼怛之愛而民之所以親之也敬也威也有禮
也能散也皆由於忠利之教而民之所以尊之也尊仁
者尊行仁道畏義者顧畏義理恥費者恥於靡費儉也
輕實者輕於貨財廉也忠而不犯愛而將之以敬也義
而順剛而克之以柔也文則不朴陋而又能靜則非浮
華之文也寬則不慘刻而又有辨則非縱弛之寬也尊
仁也恥費也不犯也順也文也寬也皆由於懼怛之愛
而君子之所以親之也畏義也輕實也忠也義也靜也
辨也皆由於忠利之教而君子之所以尊之也蓋所謂
凱弟君子者惟舜可以當之

子曰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

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

資藉也拜謂受其命獻謂進於朝先藉其言以告君所

謂敷奏以言也度君之能用我言焉而後進故無不可

踐之言而能成其信君有責於其臣於其所資者課之

也臣有死於其言於其所資者守之也功與位稱故受

祿不誣事與言符故受罪益寡○此下十二章皆明事

君之道也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

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

呂氏大臨曰大言則所言者大小言則所言者小利及

天下澤及萬世大利也進一介之善治一官之事小利

也諫行言聽利斯從之矣愚謂言即所資之言也利謂

音畏

臣所建白之效也祿臣所受於君之食也祿必稱其位
之大小小言入則所望者小利而已受大祿則祿浮於
其言而不足以稱其職大言入則所望者大利也受小
祿則言浮於其祿而不足以行其道引大畜卦辭言臣
之受祿不可苟也若以小言受大祿以大言受小祿則
不可謂之吉矣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尙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

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釋文共音恭本亦作恭同女音汝

呂氏大臨曰以下達之事事其君則賊其君者也尙辭

而實不稱則欺其君者也非其人而自達枉己以事君

者也傳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上達者進於高明如伊

尹恥其君不為堯舜孟子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

前者也下達者趨乎汚下如孟子所謂吾君不能謂之

賊者也愚謂自由也所由以進者也非其人而由之以

進則已先不正而無以正君矣如楊龜山之於蔡京吳

康齋之於石亨猶不免為賢者之累況其下者乎詩小

雅小明之篇與助也穀善道也靖則不尙繁辭恭則責

難於君正直之人是助則無比匪之失而所自必正矣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調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釋文調本亦作諂

孔氏曰遠而諫謂與君疏遠強欲諫爭則是調佞之人

望欲自達也呂氏大臨曰既無言責又遠於君非其職

而諫之凌節犯分以求自達故曰調有言責之臣不諫

則曠厥官懷祿固寵主於為利故曰尸利

子曰適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適臣謂侍御僕從之臣適臣曰在君側慮其便辟側媚

故欲其和而不同獻可替否以成君德也冢宰統百官

故欲其以正率之大臣謂卿大夫也大臣謀慮四方之
大事非徒治一職而已宰非不慮四方也而以正百官
為急百官正則四方無不正矣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
之何日忘之

陳謂陳數其君之失也引詩以明諫君者由於心之愛
君而陳者不能然也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

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釋文易以疏反速于萬反

周氏謂曰其進也以禮故難其退也以義故易呂氏大

臨曰位有序者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之謂亂者賢

不肖倒置之謂也愚謂事君難進而易退則量而後入

而位必與其德相稱故有序易進而難退則干進務入

而且至於被賢矣故事君者易進而難退則亂賢否之

分相見者易進而難退則亂賓主之分故君子三揖而

進一辭而遠退所以遠亂也

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我弗信

釋文竟音境

違猶去也利猶貪也要求也人臣以道去君或猶有望

其道之行而不忍遽出其竟者若孟子三宿而後出書

是也然至於三違則我之必不合於君而君之必不能

行其道聽其言亦可見矣如是而猶不出竟則必其貪

慕爵祿而有所求於君而非真有不忍去其君之意也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

鄭氏曰輕交易絕君子所恥愚謂慎始不敢苟進敬終

不敢苟去也孔子於魯以微罪行孟子於齊三宿而後

出盡蓋君子雖難進易退而其去亦必有其道也不然則未免為小丈夫矣

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呂氏大臨曰臣之事君富貴貧賤生殺唯君所命其不可奪者吾之理義而已凡違乎理義者皆亂也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釋文辟乃旦反朝直通反慎亦作春○鄭注終事或為身

賤謂卑辱之役也事君處其位則有其事雖患難之事卑辱之役不可辭也若避難辭辱則職守亂矣得志謂諫行言聽也慎慮而從之敬慎以從事不可以得志而自滿也否謂不得其志而君之所使者非己之所欲也

孰慮而從之謂詳孰思慮欲其無悖乎君之命而又無貶乎己之道也終事謂終竟所使之事退謂去位也仕不得志而遠退則顯其君之失故孰慮以從之既終事而後退忠厚之道也呂氏大臨曰此篇言亂有三易進而難退亂於賢不肖者也不可使為亂亂於理義者也處其位而不履其事亂於名實者也易盞之上九之辭

唯不事王侯乃可以高尚其事若委質而仕反欲高尚而不事事則曠官尸利無所逃罪矣

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鵠之美美鵠之責責人之無

良我以爲君釋文唯音維士倫反音音今按唯如字美詩作疆

呂氏大臨曰此章重述事君不可使為亂之義也天道無私莫非理義君所以代天而治者推天之理義以治

斯人而已君命合乎理義為順天命為臣者將不令而從不合則為逆天命為臣者雖令不從矣此所以有逆

命順命之異然後知其不可使為亂也愚謂唯發端之辭天子於天之命臣於君之命皆當順而不當逆也然

惟天命無不順君之命則有順有逆君命逆則君不順於天而臣亦將不順乎君矣上章言終事而退謂其事雖非己之所欲而猶無甚害於義理者也命逆則害於義理而不可以苟從矣可諫則諫不可諫則去之可也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購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

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飲釋文行下孟反費方貴反饋音談徐本作醴以占反○鄭注接或為交問其所費石經無所字

君子不以辭盡人不足以言而決人之賢否也天下有道則人尚行故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人尚辭故辭有枝葉行有枝葉則行有餘於其言言有枝葉則言有餘於其行故以言觀人者皆不足以盡其賢否之實也然君子之行己則但當致力於行而不可致飾於言故不為無實之言以取悅於人也君子與人以實一時若無可悅而其後不至於相負如水之淡而可久小人悅人以言一時雖可以結人之歡而其後至於相怨如醴之甘

而必敗呂氏大臨曰凡言之甘而不出乎誠心者必將有以盜諸人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飲○皇氏謂篇中

凡八稱子言之皆是發端起義然此章實發端之辭而不稱子言之說已見篇首此下四章皆論言行之要蓋

無私莫非理義君所以代天而治者推天之理義以治

不違龜筮子曰牲牲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釋文按音全本亦作全濟音漆本亦作盪

子曰二字疑當在不違龜筮之上言不違龜筮故用牲牲禮樂齊盛以祭祀而無傷害乎鬼神神降之福故無怨乎百姓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釋文易以或反

鄭氏曰富之言備也以傳世之祿共儉者之祭易備也孔氏曰后稷乃帝嚳之子世有祿位后稷又祭祀恭儉以世祿之饒供儉薄之祭故易豐備以前明不違龜筮動合神明故此明后稷祭祀福流後世以證成其義愚謂后稷之祀見於生民之篇其辭則曰以與嗣歲而已無祈禱之辭是恭也其所欲則秬秠糜芑取蕭祭脂取

蕡以獻而已是儉也兆始也今毛詩作肇言自后稷始為祭祀以迄於今而無罪悔唯其易備故也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大廟釋文大廟音泰大人之器謂龜策也威敬言其威重嚴敬而不可以褻用也天子無筮無徒筮也大卜凡國之大事先卜而後筮守筮猶言守龜言其所寶守之著莢也道道路也天子言道諸侯言非其國互見之也在道天子但用筮諸侯不筮皆簡於其在國之禮也宅處也卜宅寢室者諸侯適他國於所舍之寢室卜而後處之備不虞也天子不卜處大廟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大廟不須卜之至尊無所疑也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

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言君子敬則用祭器以引起下文之所言也諸侯朝於天子竟邑之大夫入見於其君皆卜筮其日月而後行祭祀卜日事君上亦卜日是敬事其長上與祭祀同亦敬則用祭器之義也上有以全其尊故不瀆於民下有以致其敬故不褻於上

禮記集解卷五十一

十一

禮記卷五十一終

侯選訓導永嘉後學諸純仁校

禮記卷五十二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緇衣第三十三 別錄屬通論

陸氏德明曰劉瓛云公孫尼子所作也愚謂此篇言君上化民人臣事君及立身行己之道其曰緇衣者取次章之語以名篇

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釋文易以鼓反鄭氏曰言君不苛虐臣無姦心則刑可以措呂氏大臨曰上以機心待民則民亦以機心報上上下下之交機心相勝姦生詐起欲刑之不煩不可得矣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

釋文好呼報反惡惡上烏路反

字如下緇衣鄭國風篇周人美鄭武公之賢欲改為其衣又欲適其館而授之粲其殷勤無已如此好賢之誠也巷伯小雅篇名詩人惡讒人欲投之豺虎有北有吳惡惡之誠也人君之好賢惡惡其誠苟能如此則民莫不趨其所好而避其所惡不待勸以賞而民自愿怒不待加以刑而民皆畏服矣儀刑皆法也孚信也文王明德慎罰故其德為民所信人君能法文王之德則亦為民所信也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泄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

世也釋文遯亦作遁倍音佩孫音遜

禮記集解卷五十二

禮記集解卷五十二

禮記集解卷五十二

禮記集解卷五十二

禮記集解卷五十二

禮記集解卷五十二

禮記集解卷五十二

禮記集解卷五十二

禮記集解卷五十二

禮記集解卷五十二

禮記集解卷五十二

禮記集解卷五十二

禮記集解卷五十二

禮記集解卷五十二

格至也謂至於善也遯逃也謂苟逃刑罰而已子如中庸子庶民之子言親民如子也子以愛之信以結之恭以泄之皆教德齊禮之事親遜不倍則民之格也匪用命書作弗用靈靈善也引甫刑之言以極言尚刑之失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焉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令之被民也淺行之感民也深故上之所好民亦好之非令所能禁也上之所惡民亦惡之非令所能勸也呂氏大臨曰一國之風俗出於上之好惡好惡之端其發甚微其風之行或至於不可止其俗之成或至於不可敗此不可不慎也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遷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遂成也以仁遂言民之仁無不成也然此非民之皆能仁也由禹好仁故民皆化於仁爾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棣德行四國順之

釋文長作丈反說音悅棣音角行下孟反○今按棣如字音谷

仁者民之所固有上好之則下為之矣章明也章志者明己之志使民皆知我之好仁而惡不仁也貞教者以正道導民使民皆知所以為仁而去不仁也志之在已與教之及民者皆在於尊尚仁道以愛其民則民莫不盡力於行仁以趨上之所好也棣爾雅云直也今毛詩作覺

禮記集解卷五十二

禮記集解卷五十二

禮記集解卷五十二

禮記集解卷五十二

禮記集解卷五十二

禮記集解卷五十二

禮記集解卷五十二

禮記集解卷五十二

禮記集解卷五十二

禮記集解卷五十二

禮記集解卷五十二

禮記集解卷五十二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綽故大人不
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
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
譽于儀釋文綸音倫又古頌反綽音弗危行而行

綸綬也綽引柅索也綸大於綽綽大於綸游言浮游無
實之言也王者之言宣之為政教成之為風俗其端甚
微其末甚大苟以游言倡之則天下亦相率為游言而
虛浮之風作矣可言不可行謂過高之言不可見之於
行事者可行不可言謂過高之行不可言之以率人者
危高峻也君子之言行不越乎中庸而民效之故言不
敢高於行言必顧行也行不敢高於言行必顧言也呂
氏大臨曰引詩言為人上者當善慎其容止不過於先
王曲禮之儀以證言行之不可過也

禮記集解卷五十一

三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
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
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釋文道音導
道者率其為善禁者防其為惡於言言道於行言禁互
相備也敝敗也人之言行有其初本善而其流不能無
失者故君子之於言於其始而遠慮其所終君子之於
行於其成而先稽其所敝故其見於言行者皆可法於
當時傳於後世其民則而做之而於言無不謹於行無
不慎也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
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
民所望釋文長竹丈反貳本或作貨同音
貳差貳也衣服之不貳言貌之有常皆德之所發也故

以此化民而民之德亦歸於一也周忠信也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
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齊詩
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釋文吉依注為音音詰忒

志猶識也可述而志謂其言可稱述而記識也上以誠
待下而見於貌者平易而可親下以誠事上而見於言
者終始之不渝則君臣之間情意交孚而無所疑惑矣
尹吉當作尹告此書咸有一德伊尹告大甲之言也
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瘴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
共爾位好是正直釋文章義尚書作善瘴丁但反
共爾位好是正直共音恭本亦作恭好呼報反
鄭氏曰章明也瘴病也呂氏大臨曰明之斯好之矣瘴
之斯惡之矣善居其厚惡居其薄此所以示民厚也好
善惡惡則民壹歸於義理此民情所以不貳也

禮記集解卷五十一

四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
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
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
板下民卒瘁小雅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釋文好呼報反
字直丁但反本亦作瘴共
音恭皇本作躬叩其恭反
疑謂好惡不明也難知謂陳言於君而其旨意不顯白
也為上者章其所好慎其所惡使民皆知我之好善而
惡惡則從違定而不至於惑矣儀度也儀行儀度君之
所行也不重辭不多為辭說也援引也為臣者度君之
所能行而引之則不至援其所不及不多為辭說以瀆
之則不至煩其所不知如此則君坦然知我言之可行
而不至於勞矣蓋為人臣者雖當責難於君然時勢有
難易緩急而君之材質又有昏明強弱若不量度乎此

一萬一千... 丹... 黃... 日... 車... 全... 書... 第... 3... 反... 文... 卜

而遠為高遠難行之說強其君以必從亦豈事之所可行者乎引板之詩以證君使民惑引巧言之詩以證下使上勞也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祿詰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播書作布又無不字

鄭氏曰播施也不衍字耳迪道也愚謂刑罰必加於有罪則民知所恥民知所恥則政行爵祿必加於有德則民知所勸民知所勸則教成所刑者不必有罪則刑褻而民不恥所爵者不必有德則爵輕而民不勸矣播刑之不迪者言民之不迪者乃施之以刑也今書無不字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壹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母以小謀大母以遠言近母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

之顧命曰母以小謀敗大作母以嬖御人疾莊后母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釋文治音仇此職志反○葉當作祭側界反

大臣不親者謂君疏其大臣而大臣亦自疏於其君也大臣者所以出政令以治民大臣疏則政令不行而百姓不壹矣忠謂待以實心也忠不足則疑敬不足則慢君之於大臣既富貴之則宜敬信之忠敬不足而徒厚以富貴則君臣之間以利相與以貌相承此大臣之所以不親也大臣疏於上而不得治其職則壅蔽之患生故邇臣皆得比周以欺其君也大臣尊重民所視以為表率故待之不可以不敬慎謂慎擇其人也邇臣朝夕左右所以成君德以導民故擇之不可以不慎也葉當

作祭字之誤也將死而言曰顧命祭公之顧命者祭公謀父將死告穆王之言也今見逸周書祭公解篇小謀小臣之所謀大作大臣之所為也嬖御人謂嬖寵之妾莊后謂齊莊之后也嬖御士嬖寵之近臣也莊士大夫卿士謂齊莊之士為大夫卿士者也陸氏德明曰穢而得幸曰嬖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釋文陳本亦作古陳字所賢謂貴者所賤謂不肖者互言之也民謂臣下也蓋人君所貴者必賢所賤者必不肖賢者宜親不肖者宜疏此理之常也今乃反之則賢者不見親而所親者又未必賢此親之所以失也貴者之權賤者起而奪之此

教之所以煩也引正月之詩及君陳之書皆以為不親賢臣之證也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妾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大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白周有終相亦惟終釋文近附近之近費方貴反慢本尚書無厥字兌音悅本亦作說兵尚書作戎孽魚列反尚書作天作孽猶可逭也天不可逭本又作說呼亂反尚書作弗可逭無以字吉音告天依注作先相息亮反鄭氏曰言人不溺於所敬者溺謂覆沒不能自理出也

閉於人不通於人道忠信為周呂氏大臨曰小人謂民也君子謂士大夫大人謂王公凡人覆沒於禍患不能以自出者皆在其易而喪之也水之德至柔民狎之而不戒此取溺之道也古之君子辭達而已若於已則費於人則煩其甚至於害身喪德易出而不可悔非口之溺人乎民愚且賤上之所易也惟愚故蔽於心而不可理喻惟賤故有鄙心多怨而無恥為王公者慢而不敬則輕身輕上無所不至此民之溺人也引大甲言為政者如虞人之射禽張機省括而後發則無溺於民之患允命言庶政不可不慎大甲言禍患之來莫非自取尹告言君以忠信有終皆君所自致也

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

禮記集解卷五十一

七

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釋文好呼報反昔吾有先正至庶民以生五句今詩皆無此語餘在小雅節南山篇或皆逸詩也清舊才性反一云此詩協韻宜如字上先正當音征誰能秉國成毛詩無能字雅音牙向書作牙夏戶嫁反向書無日字資尚書作咨○按小民亦惟曰怨尚書怨下有咨字

民之欲惡由於君而君之存亡係於民然則君之所好其公私得失之間乃存亡之所由分也可不謹與詩逸詩先正先世之賢臣也國成邦之八成也呂氏大臨曰心體之說姑以為譬然求之實理則非譬也體完則心說猶有民則有君也體傷則心憊猶民病則君憂也引詩言君不正民之所以勞也引君雅言天之寒暑小民且怨之況君之政教乎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釋文行有格同

陳氏祥道曰下之事上以身為本而信以成之也身正然後無好異之行是以行有類言信然後有不可移之義是以義主於壹身不正則動皆反常矣其形於可見之行者斯無類言不信則德二三矣其見於事君之義者斯不壹

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畧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釋文是故一本作以○鄭注精或為清也今詩作兮

呂氏大臨曰有物則無矢實之言有格則無踰矩之行生乎由是死乎由是故志與名不可得而奪也義重於生舍生而取義不義之名君子所不受也多聞所聞欲博也多志多見而識之也質正也不敢信已質衆人之所同然後用之也守之者服膺弗失也親之者學問不厭也由多聞多志而得之又當精思以求其至約而行之畧約也此皆義壹行類之道也愚謂鶴山魏氏引侵

禮記集解卷五十一

八

敗王畧封畛土畧證此畧字之義是也畧字從田從各乃土田之界別故此借以為分別之義蓋多聞多志則所以考之於古者博矣質而守之質而親之則所以辨之於人者審矣於是又反之於已而體驗之思索之使所知者極其精然後分別其可否而行之如此必無無物之言踰格之行矣引書以明凡事必度之於眾所謂質而守之質而親之也引詩言儀度當歸於純一所謂畧而行之也

鬼神又難以得福也愚謂民立而正事者言以爵加人而立之為卿大夫必其有恒而行正道者若無恒之人專求之於鬼神是為譎黷不敬其事煩則亂於典禮而事神難以得福也引易九三爻辭以明無恒之取羞引六五爻辭又以明所謂恒者當因義而制其變通而不可如婦人之專一也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 國史館纂脩孫希旦集解 奔喪第三十四 別錄屬 喪服

鄭氏曰奔喪者居於他邦聞喪奔赴之禮實逸曲禮之正篇也漢興後得古文而禮家又貪其說因合於禮記耳奔喪禮屬凶禮也孔氏曰鄭云逸禮者漢書藝文志云漢興始於魯淹中得古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禮正同其餘四十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其投壺篇亦此類也又六藝論云漢興高堂生得禮十七篇後孔子壁中得古文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前同而字多異按漢書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卷又云漢興高堂生此引漢志云古禮五十七篇多今儀禮四十三篇又引六藝論亦云古文禮五十七篇視今漢志所言多一篇未詳其以此言之此奔喪禮十七篇外既謂之逸下文鄭注又引逸奔喪禮者此奔喪禮對十七篇為逸禮錄入於記其不入於記者又比此為逸其實祇一篇也愚謂此篇與投壺皆儀禮之正經也儀禮古經五十六篇藏在秘府世莫之見後遂散逸此篇與投壺為小戴錄入禮記故幸而得存然此篇雖為小戴所錄而其中已有刪之者鄭注所引逸奔喪禮即戴氏之所刪者而鄭氏尚得見之也

奔喪之禮

奔喪者在外聞其親屬之喪而歸也曰奔者著其急也以喪之輕重則有父有母有齊衰以下以奔之遲速則有聞喪即奔有聞喪不得奔有既殯而至有既葬而至有除喪而後歸其禮各不同首云奔喪之禮所以總目一篇之事也孔氏曰此奔喪禮兼記天子諸侯然以士

為主

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

鄭氏曰親父母也以哭答使者驚怛之哀無辭也問故

問親喪所由也雖非父母聞喪而哭其禮亦然愚謂下

文言唯父母之喪則此言親喪謂大功以上之親此哭

即於其聞喪之所而哭也

右始聞喪

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

鄭氏曰雖有哀戚猶辟害也晝夜之分別於昏明哭則

遂行者不為位愚謂日行百里行兼程也吉行日五十

里

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

鄭氏曰侵晨冒昏彌益促也言唯著異也愚謂身父母

之身也為父母之喪而奔雖患不敢避也非是則不以

父母之身若患舍就館舍也

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

鄭氏曰謂以君命有為者也成喪服得行則行

右行

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

鄭氏曰感此念親

哭辟市朝

鄭氏曰為驚眾也愚謂凡治民之處皆曰朝

望其國竟哭

鄭氏曰斬衰者也自是哭且遂行愚謂過國至竟哭望

其國竟哭皆謂奔父母之喪者也

右過國至望其國竟

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

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經于序東絞帶

鄭氏曰括髮袒者去飾也未成服者素委貌深衣已成

服者固自喪服矣降堂東即位者已殯者位在下襲服

衣也不於又哭乃經者發喪已踰日節於是可也其未

小斂而至與在家同孔氏曰升自西階者曲禮云為人

子者升降不由阼階今父母新死未忍異於生也曾子

問云婿親迎女在塗遭喪改服布深衣縞總女人之結

總似男子之素冠故知布深衣素冠又小記云遠葬者

比反哭皆冠及郊而後免故知在路皆冠也愚謂此謂

未成服而奔喪者也入門左變於吉也升自西階居喪

之禮不由阼階也始至即括髮袒者至在殯後者之禮

也經不著殯前至者之禮蓋始至并纚深衣明日乃袒

括髮與在家者之禮同但未小斂至者成服與在家者

同日既小斂未殯至者則終其散麻之日數其成服與

在家者異日也降自西階堂東即位即阼階東西面之

位也經首經要帶也絞帶絞苴麻為之吉時有大帶有

革帶凶時有要經象大帶又有絞帶以象革帶也要經

自大功以上初喪皆散垂至成服乃絞之其象革帶之

帶初服時即絞之故謂之絞帶蓋吉服之革帶輕於大

帶凶服之絞帶亦輕於要經也○鄭氏云不散帶者不

見尸柩此誤以絞帶為絞要經也士喪記小斂既馮尸

主人袒髮髮絞帶主人布帶主人小斂即絞帶而眾

主人又用布此皆象革帶之帶也奔喪者至三日乃成

服未成服之先要經亦散垂其絞者特象革帶之帶耳

正與士喪記同非以不見尸柩不散帶也雜記凡異居

始問兄弟之喪章孔疏之支謬皆鄭氏此語啟之也又鄭氏謂未小斂而至與在家同蓋士小斂之前則死日也奔喪者若以小斂前至則始至并纒深衣至小斂而括髮小斂後拜賓而襲經皆與在家者同日疏乃謂帶經自用其奔喪日數此因雜記言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故生此說不知雜記所言自謂至在小斂後者也反位拜賓成踊送賓反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

鄭氏曰拜賓者就其位既拜反位哭踊愚謂反位反阼階東之位也反位拜賓謂於反位之時而拜賓拜賓而後反位也士喪禮小斂後主人拜賓而後即位踊襲經于序東此於襲經後乃拜賓者變於在家者之禮也若有大夫則袒而拜之不待襲也送賓送之於殯宮門外

禮記集解卷五十三

四

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釋文棺反衆主人大功以上之親兄弟小功以下之親也主人出送後至之賓殯官事畢則衆主人兄弟皆出也闔門闔殯宮門也次倚廡也

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

鄭氏曰又哭至明日朝也三哭又其明日朝也皆升堂括髮袒如始至必又哭三哭者象小斂大斂時也雜記曰士三踊其夕哭從朝夕哭不括髮不袒不踊不以爲數孔氏曰小記云三日五哭三袒故知夕哭不袒愚謂初至三日皆升堂鄉殯而哭者象在家者襲及大小斂三時之哭也其夕哭但即阼階下位不升堂也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

鄭氏曰三日三哭之明日也既哭成其喪服杖於序東

愚謂鄭知成服於序東者以小斂襲經于序東決之也然則凡成服者皆於此矣若婦人則成服於西房與凡奔大功以上之喪小斂前至者成服與在家者同日小斂後至者成服與在家者異日雜記曰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經也疎者與主人遂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是也

右至家成服

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釋文爲反

非主人謂衆子也此著其異者其餘禮與主人同

右奔喪者非主人

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

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釋文齊音

鄭氏曰不升堂哭者非父母之喪統於主人也麻亦經

禮記集解卷五十三

五

帶也於此言麻者明所奔喪雖有輕者不至喪所無改服也凡袒者於位襲於序東袒襲不相因位此麻乃袒變於爲父母也愚謂殯在西階中庭西階下南北之中也北面鄉殯也入門左與奔父母之喪同中庭北面與奔父母之喪異衆主人在家免於房經於序東此既不升堂故其免與經皆於序東免麻一時爲之又既麻乃袒皆異於爲父母也既成踊乃襲

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

鄭氏曰又哭三哭亦入門左中庭北面如始至時也

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

鄭氏曰待奔喪者無變嫌賓客之也於賓客以哀變爲

敬此骨肉哀則自哀矣於此乃言待之明奔喪者至三

哭猶不以序入也愚謂朝夕哭之位丈夫在阼階下婦

人在阼階上在家者皆先即朝夕哭位奔喪者乃入至中庭北面哭也孔疏謂奔喪者急哀但獨入哭不俟主人為次序非也喪禮於弔賓皆即朝夕哭位以待之未嘗為之變也此乃特言之者嫌骨肉之親始至待之或異也

右齊衰以下奔喪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經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奔母喪之禮皆與奔父喪同其異者即位後改括髮而免耳襲免經於序東謂於東序之東襲衣而著免加經也又哭謂明日又明日之哭也又哭不括髮則免而已上既云免於序東矣此又云不括髮者嫌明日又明日之哭升堂向殯時亦括髮至即位後乃免故又明之言

禮記集解卷五十三

六

又哭升堂時即免與初至時異也鄭氏於此註及小記註皆以又哭為堂下即位之哭誤也孔氏曰此謂適子若庶子則亦主人為之拜賓送賓

右奔母之喪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髮即位與主人拾踊釋文拾其反

鄭氏曰婦人謂姑姊妹女子子也東階東面階也婦人入者由闈門去纒大紒曰髮東髮髮於東序不髮於房變於在室者也拾更也愚謂婦人非父母兄弟之喪不奔東階東房北下之階也亦謂之側階雜記夫人奔喪升自側階是也升自側階則出自東房也東髮謂就堂上東序而髮也凡踊皆拾婦人居間○鄭氏云主人與之拾踊賓客之非也經於主人奔喪但云成踊蓋主人

踊則眾主人以下隨之皆踊可知於齊衰以下奔喪云與主人哭成踊於婦人奔喪云與主人拾踊蓋以齊衰以下及婦人之奔喪主人或不與之俱踊故特言之奔喪者主人無不與之俱踊豈由賓客之而然乎

右婦人奔喪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經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釋文相息亮反

鄭氏曰主人之待之謂在家者也哭於墓為父母則袒恩謂此亦聞喪即奔而以道遠葬後乃至也主人在家之子也括髮不言袒文畧也下文除喪而後歸者其在墓尚袒則未除喪者可知括髮而後東即主人位則括髮即於北面時為之也告事畢告以於墓無事可以歸也

禮記集解卷五十三

七

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眾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

冠者行道不可無飾也不升堂者柩已葬也北面哭盡哀鄉所殯之處而深哀其不復見也言主人拜賓兼容奔喪者非主人之禮也

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又哭不言袒文畧也成服日又哭為四哭至明日又哭為五哭五哭謂於殯宮即位之哭也是時在家者已卒哭矣故五日而奔喪者殯宮之哭可以止此後朝夕哭皆於次而已告事畢者告以於殯宮無事也○鄭氏云

又哭三哭不袒者哀戚已久殺之也非也袒輕而括髮重袒有不括髮括髮未有不袒者果哀久而殺何以殺其輕者而重者反不殺乎又鄭氏曰逸奔喪禮說不及殯日於又哭猶括髮即位不袒疑此不袒之文乃鄭氏自以意足成之非逸禮本文也下文齊衰者奔喪不及殯於又哭三哭皆免袒則為父括髮安有不袒者乎

為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

鄭氏曰壹括髮謂歸入門哭時也於此乃言為母異於父者明及殯不及殯其異者同愚謂為母之異於父者前既著之矣又言此者嫌不及殯者之禮或異也右奔父母喪不及殯

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于東方即位

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

鄭氏曰不北面者亦統於主人愚謂於成踊言襲則即位時亦袒可知

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

拜賓者亦主人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孔氏曰小功以下不稅若奔在葬後三月之外則不得有三日成服愚謂稅與不稅以聞喪之日為斷若奔喪至家雖在葬後而聞喪在先則至家之日其免經成服之禮皆不異也

右奔齊衰以下之喪不及殯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為位括髮袒成踊襲經絞帶即位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

鄭氏曰聞父母喪而不得奔謂以君命有事不然者不得為位位有鄭列之處如於家朝夕哭位矣不於又哭

乃經者喪至此踰日節於是可也孔氏曰若非君命有事則不得為位當須速奔今乃為位故知以君命有事

者也不於又哭乃經謂不於明日之又哭也初聞喪象始死明日又哭象小斂時士喪禮小斂乃經此亦當又

哭乃經今於聞喪之日即經帶者以喪至此赴者至踰其日節故於聞喪之日即加經帶也愚謂凡聞喪不得

奔喪乃為位聞喪即奔者哭不為位也為位敘列親疏而已即阼階下西面之位也上言乃為位指其將為位

之事下言即位正言為位之禮也襲經絞帶乃即位又變於至家者之禮也袒括髮成踊在堂上襲經絞帶於

序東不言者蒙前可知也即位拜賓反位成踊者謂於即位之時先拜賓而後反位成踊也

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

鄭氏曰不言就次者當從其事不可以喪服廢公職也其在官亦告就次言五哭者以迫公事五日哀殺亦可

以止愚謂五哭謂為位之哭也五哭之後哭於喪次而已

右聞喪不得奔喪

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經拜賓成踊送

禮記集解卷五十三

九

禮記集解卷五十三

九

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

鄭氏曰東東即主人位如不及殯者也遂除於墓而歸愚謂東括髮袒者括髮袒而東即主人之位也東括髮袒不言成踊文畧也

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

鄭氏曰無變於服自若時服也亦即位于墓左婦人墓右孔氏曰不踊者在家者服已除哀情已殺也

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

孔氏曰齊衰以下除服之後奔喪唯著免麻不括髮墓所哭罷即除

右除喪而后歸

凡為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經即位袒成踊奠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

鄭氏曰謂無君事又無故可得奔喪而以已私未奔者也父母之喪則不為位其哭之不離間喪之處孔氏曰

必知無君事者若銜君命於事為重唯父母之喪乃敢顯然為位也愚謂此言齊衰以下為位之禮也齊衰以下皆即位者言齊衰以下不得奔喪皆得為位也為位

之禮亦於堂上哭盡哀乃降而免經于序東然後即阼階下西面之位凡受弔於外者雖非主人皆拜賓但不

稽顙耳

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

告事畢成服拜賓按主人出送賓至哭止十五字於上不相屬注疏皆無解說蓋衍文

鄭氏曰卒猶止也三日五哭者始聞喪訖夕為位乃出

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不五朝哭而數朝夕備五哭而止亦為急奔喪已私事當畢亦明

日乃成服也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若所為位家遠則成服而往

鄭氏曰謂所當奔者外喪也外喪緩而道遠成服乃行容待齋也愚謂上言有故不得奔喪者此非有他故直以道遠服輕故成服乃往耳

右齊衰以下為位○上為正經此下乃其記也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總麻即位而哭

鄭氏曰奔喪哭親疎遠近之差也

右記奔齊衰以下喪哭遠近之節

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議於野張帷

鄭氏曰此因五服間喪而哭列人恩諸所當哭者也黨謂族類無服者也逸奔喪禮曰哭父族與母黨於廟妻

之黨於寢朋友於寢門外壹哭而已不踊言壹哭而已則不為位矣沈氏曰事由父者哭之廟事由己者哭之

寢愚謂母之黨哭於寢謂母在也哭諸廟謂母沒也禮弓師哭諸寢由已事之者也此言師於廟門外謂奉父

命事之者若父在則亦哭之於寢也

右記哭無服之喪之處

凡為位不奠

鄭氏曰以其精神不在乎是

右記為位不奠

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十三

鄭氏曰此臣聞君喪而未奔為位而哭尊卑日數之差也愚謂觀此則士之有臣亦可見矣

右記哭天子以下之差

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

鄭氏曰謂哭其舊君不敢拜賓避為主

諸臣在他國為位而哭不敢拜賓

鄭氏曰謂大夫士使於列國

與諸侯為兄弟亦為位而哭

鄭氏曰族親昏姻在異國者

右記為位不敢拜賓

凡為位者壹袒

鄭氏曰始聞喪哭而袒其明日則否父母之喪自若三

袒也

右記為位壹袒

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為之成踊從主人北面

而踊釋文為于為反

鄭氏曰從主人而踊拾踊也北面自外來便也主人墓

左西鄉愚謂奔父母之喪不及殯之墓北面齊衰以下

則西面變於親喪也所識者弔於墓北面又變於有服

之親也

右記所識者弔

凡喪父在父為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

之不同親者主之釋文長作丈反

凡喪父在父為主者謂父子皆可主其喪則尊者為之

主若舅主適婦之喪則其夫不為主祖主適孫之喪則

其世叔父不為主是也父之所不主者則子自主之

右記凡喪為主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

手

鄭氏曰小功總麻不稅者也雖不服猶免袒尚左手吉

拜也逸奔喪禮曰凡拜吉喪皆尚左手

右記遠兄弟之喪除喪而后聞喪

無服而為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鄭氏曰雖無服猶弔服加麻袒免為位哭也婦人降而

無服族姑姊妹嫁者也逸奔喪禮曰無服袒免為位者

唯嫂與叔凡為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愚謂

哭有服之親乃為位嫂叔無服而為位者以其本親也

為兄弟之妻皆然獨言嫂叔者避文繁也麻者以麻為

弔服之經也凡弔服用葛經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

雖服弔服而以麻為經重之也蓋二者本應有服一以

遠嫌絕之一以出嫁降之故哭之皆為位且重其弔服

之經以別於其餘無服者之親也○鄭氏云正言嫂叔

尊嫂也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孔氏云兄公於弟妻

不服者卑遠之也弟妻於兄公不服者尊絕之也非也

曲禮曰嫂叔不通問檀弓曰嫂叔之無服也雜記嫂不

撫叔叔不撫嫂凡舉嫂叔以該兄公與弟妻者多矣豈

容於此獨生異義且夫之世叔父又尊於兄公矣然且

為之服而報焉何以不遠之絕之乎

右記無服為位

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奠於士襲而后拜之

鄭注或曰大夫後至者袒拜之為之成踊

鄭氏曰主人袒降哭而大夫至因拜之不敢成已禮乃

禮尊者

右記奔喪拜大夫士之異

禮記卷五十二終 禮記集解卷五十四 中書省後學林用書校

禮記卷五十四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 國史館纂脩孫希旦集解
問喪第三十五 別錄屬喪服

此篇設為問答以發明居喪之禮故曰問喪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
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為之糜粥
以飲食之 釋文雞斯依注為笄纒笄古今反纒色買反徐
所轉反扱初拾反乾音干漿本亦作糜糜本亦
作糜飲音
陰食音嗣

鄭氏曰親父母也雞斯當為笄纒聲之誤也親始死去
冠二日乃去笄纒括髮也今時始喪者邪巾豸頭笄纒
之存象也徒猶空也上衽深衣之裳前五臙臂在下肝
在中臙在上舉三者之焦傷而心脾在其中矣五家為
鄰五鄰為里孔氏曰笄骨笄也纒謂韜髮之緇親始死

禮記集解卷五十四

孝子去冠唯留笄纒也徒跣無履而空跣也扱深衣上
衽於帶以號踊履踐為妨也交手哭謂交手拊心而為
哭也糜厚而粥薄薄者以飲之厚者以食之○陳氏祥
道曰檀弓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則始死有易冠
無去冠又云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又云袒括髮變也袒
括髮去飾之甚也又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
戶出戶袒且投其冠則小斂乃投冠但投冠在尸未出
戶之前耳愚謂雞斯之義未詳鄭氏讀為笄纒此雖別
無考據然古人於吉凶之變皆有其漸始死而去冠至
小斂而去笄纒自吉而變凶其漸固當如此且冠履相
配始死徒跣則首宜去冠此鄭氏之說所以雖他無明
據而可以遵信者也然檀弓言叔孫武叔去冠則知大
夫士小斂之有冠喪大記君將大斂子并經即位于序

端則知人君大斂之有弁蓋大小斂喪之大事也故不敢以不冠臨之并纚者所以為變冠且弁者所以為敬喪之有冠蓋自小斂始與又喪大記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則非出時不必徒跣扱衽矣并纚與徒跣扱衽為類非出時不徒跣扱衽則亦不必并纚蓋自始死踰日始小斂而時有寒暑體有強弱故小斂以前雖出時必并纚而室中亦或有深衣素冠之時此孔子所以言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也

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

口不甘味故水漿不入口身不安美故有并纚徒跣扱衽之變也

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

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慙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

心下氣也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壤

猶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

往迎精而反也釋文慙忘本反又音滿范音悶殷與音

鄭氏曰故袒而踊之言聖人制法故使之然也爵踊足

不絕地辟拊心也哀以送之謂葬時也迎其精神而反

謂反哭及日中而虞也孔氏曰爵踊似爵之躍其足不

離於地也如壤牆言將欲崩倒也愚謂動尸謂斂及殯

時遷尸也舉柩謂啟殯及載時也婦人發胸以代袒也

擊心亦拊爵踊亦踊也但視男子為輕耳辟踊哭泣哀

以送之引孝經語以證之也送謂送柩也送形而往謂

葬時送其體魄而往迎精而反謂反哭時迎其精氣而

反也

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

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

鄭氏曰望望瞻望之貌也慕者以其親之在前疑者不

知神之來否孔氏曰望望然者瞻望之意汲汲然者促

急之情皇皇然者意彷徨也如慕如孺子啼慕父母如

疑不知神之來否如人之有疑也愚謂其往送如慕其

反也如疑見檀弓亦孔子語也

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

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

矣心悵焉槍焉慄焉慄焉心絕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

鬼享之徵幸復反也釋文上時掌反復扶又反

鄭氏曰說反哭之義也孔氏曰祭之宗廟以鬼享之謂

虞祭於殯宮神之所在故稱宗廟愚謂檀弓曰反哭升

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故曰上

堂弗之見入室又弗見反而歸不見尸柩故其心悵悵

悵悵恍惚愴愴皆言其無可奈何之貌也其形體不可

復見故為虞祭以安之冀幸其精氣之復反也孝經曰

為之宗廟以鬼享之蓋葬前殯宮有朝夕奠猶用事生

之禮至反哭以虞易奠然後以鬼神之道享之也

成墳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苦枕

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

之志也人情之實也釋文枕之陰反○鄭氏曰言親在外在土孝子不忍反室自安也勤謂憂

勞孔氏曰人情之實言非詐偽為之是人情悲慕之實

也

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慙故

也

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之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

爲之于僞反斂丁亂反

此以下皆設問以發其義也鄭氏曰三日而后斂問之者怪其遲也孔氏曰三日斂者以士言之則大斂也以大夫言之則小斂也愚謂家室之計言計其家室之所

有以治喪也三日而后斂謂小斂也士雖以二日而斂然死有早晚如日晚而死死日不及襲則明日乃襲又明日乃斂固事之所必至矣記者欲明斂之遲故總據三日發問也

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也

釋文免音問

鄭氏曰問之者怪冠衣之相爲也身無飾者不敢冠冠爲褻尊服肉袒則著免免狀如冠而廣一寸孔氏曰此冠不居肉袒者謂心既悲哀肉袒形褻故不可褻其尊服而冠也若吉事而內心肅敬則雖袒而著冠郊特牲君袒而割牲是也

然則禿者不免僂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爲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

釋文禿僂於續反一音符距反跛補火反○鄭注或曰男女哭踊

免者小斂後既去斧纒而以布約其髮也禿者無髮故不免以其無髮可約也僂者曲背故不袒以其不便於袒也跛者足廢故不踊以其不能乎踊也稽顙觸地無

容謂爲喪主拜賓也喪禮以哀爲主故有疾之人雖於禮有所不能備亦盡其哀而已矣○鄭氏云將踊先袒將袒先免此三疾俱不踊不袒不免非也袒免踊雖一時爲之然喪禮襲而踊者固多矣三疾於禮各廢其一非皆不踊不袒不免也又鄭氏云擊胸傷心稽顙觸地不踊者若此而可亦非也婦人不袒不踊故上文云發胸擊心爵踊初非爲有疾不能袒踊而以此代之也稽顙乃主人拜賓之禮自非主人雖不踊而可以稽顙乎

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總唯當室總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

釋文爲于僞反

鄭氏曰怪本所爲施也不冠者猶未冠也當室謂無父兄而主家者也童子不杖不杖者不免當室則杖而免免冠之細別以次成人也總者其免也言免乃有總服也

禮記集解卷五十四

五十四

也孔氏曰成人肉袒之時應著免今非成人亦免故問之不冠者之所服謂未冠童子之所服也當室謂無父兄當室主家事愚謂童子不免不總不杖蓋免所以代冠童子本未冠則不必有以代之也總者服之末杖者服之重童子未能悼行孝弟思不能以至總而其於父母之喪亦未可責其病而予之以杖也惟無父兄而主家事則與族人有相接之恩而情不可以不免故爲應總者服總又於應著免之時則免也當室既應著免則於其父母之喪又當爲喪主而杖矣

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爲父直杖直杖竹也爲母削杖削杖桐也

釋文直杖竹也爲母削杖削杖桐也

鄭氏曰杖者何也怪其義各異竹桐一也言所以杖者義一也顧所用異耳愚謂此怪爲父母之杖不同而問

之也竹桐一也者言其皆所以輔病皆所以擔主其義一也直杖用竹因其直惡之色故施之於父喪之斬衰削杖用桐而削之則差哲而澤故施之於母喪之齊衰此桐竹之所以不同也

或問曰杖者以何為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釋文羸力垂反辟音避處昌慮反○鄭注數或為時

鄭氏曰杖者以何為也怪所為施父在不杖謂為母喪也尊者在不杖避尊者之處不杖有事不趨皆為其感動使之憂戚也孔氏曰此問孝子居喪何以須杖之義也為母親對父之時不敢杖以尊者在故不敢也堂上

禮記集解卷五十四

六十一

父之所在避尊者之處故為母堂上不杖也為母堂上不為喪趨示父以閑暇不促遽也若堂上而趨則感動父情使之憂戚也

服問第三十六別錄屬喪服

上篇廣言居喪之禮此篇專言喪服之義故因上篇之名而謂之服問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釋文從如字為于偽反下皆同

此下四條皆引大傳之文而釋之也公子諸侯之庶子也皇姑謂公子之母也皇君也曰皇姑者由公子之妻尊稱之明非適夫人公子之妻為其皇姑從公子而服者也然公子為其母練冠緜緣既葬除之而其妻為其姑服齊衰期是從輕而重也蓋凡尊厭之法惟子於父之所厭者不得仰其服其妻則遠矣此與大夫降其庶

子其孫不降其祖者同義也

有從重而輕為妻之父母 妻為父母服齊衰夫從妻服總麻是從重而輕也○鄭氏云妻齊衰而夫從總麻不降一等非服差非也凡妻從夫之服皆降一等子從母之服皆降二等夫從妻之服皆降三等其差正當爾

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

鄭氏謂公子之外兄弟為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非也公子為外祖父母從母從服也從服不累從其妻安得又從而服之兄弟謂族親也喪服記曰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此公子之外兄弟謂公子旁親如世叔父母及昆弟之子之屬也曰外兄弟者以明非公子之親昆弟猶曰遠兄弟云爾非外親之謂也公子之外兄弟

禮記集解卷五十四

七十一

厭於君公子為之無服而其妻自服其從服亦猶為其皇姑服之義也

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

公子之妻為其父母齊衰期公子屬於父不敢仰其私服故為妻之父母無服

傳曰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為其母之黨服為其母之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

傳舊傳也為其母之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記者申釋舊傳之義也為出母之父母不服故為繼母之黨服

鄭氏曰雖外親亦不貳統○此上五節皆明從服之義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服其功衰釋文期音基

此謂三年既練又值期喪既葬之節也鄭氏曰帶其故

葛帶者三年既練期既葬差相似也經期之葛經三年
既練首經除矣為父既練衰七升母既葬當作衰八升
凡齊衰既葬衰或八升或九升服其功衰服當作衰也孔
氏曰謂三年未練之前有期喪未葬為前三年之喪為
練祭至期喪已葬乃帶其故葛帶經期之葛經也期喪
未葬得為三年練祭者雜記云三年之喪既練其練祥
皆行後喪三年既練得行前喪三年練祭則知後喪期
年未額之前得為前三年之喪而練也故葛帶謂三年
練葛帶也三年既練要帶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
六期喪既葬其葛帶亦然但父帶為重故帶其故葛帶
也三年既練男子首經既除其首空故經期之葛經此
文主於男子若婦人則首經練之故葛經練後麻帶已
除則要經期之麻帶也服其功衰謂七升父之衰也不

禮記集解卷五十四

云服其父衰而云功衰者經稱三年之喪則父為長子
父卒為母並是三年母喪既練雖衰八升與正服既葬
齊衰同以母服為重亦服母之齊衰也愚謂三年既練
而遭期喪固改服期喪之服矣至期喪既葬則又以三
年之練服為重故於既虞卒哭而反服練服之冠衰要
帶惟練無首經則經期喪之經也○鄭氏云為父既練
衰七升母既練衰八升此言三年既練之衰也凡齊衰
既葬衰或八升或九升此言期喪既葬之衰也而母既
練誤為既葬則似釋期喪既葬之文儀禮賈疏據之遂
謂父喪未除而母死止服期喪為母齊衰三年章父卒則
既葬衰八升亦據父卒為母與父在為母同五升衰裳
八升冠既葬以其冠為之受衰八升是父卒為母未得
仲三年又謂父在為母服齊期正服五升夫為母之所
以服齊衰期者為父在屈也父沒則得伸矣何以必待

終父喪乎母喪本三年其齊衰期乃因父在而降也齊
期正服五升則降服宜四升既葬衰七升既練衰八升
矣詳鄭氏之意上言父母三年既練之服下言齊衰既
葬之服其旨甚明若云父在為母既葬衰八升則下文
齊衰既葬衰八升之內足以該之矣又何必特出其文
於上哉

有大功之喪亦如之

鄭氏曰大功之麻變三年之練葛期當作大功既葬之葛帶
小於練之葛帶又當有經亦反服其故葛帶經期之經
差之宜也此雖變麻服葛大小同耳亦服其功衰凡三
年之喪既練始遭齊衰大功之喪經帶皆麻孔氏曰此
言三年之喪練後有大功之喪既葬也不云既葬者從
上省文也亦如之者言亦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也三

禮記集解卷五十四

九

年練之葛帶四寸有餘大功既葬葛帶三寸有餘小於
練之葛帶故反服練之故葛帶也又大功既葬首經四
寸有餘若要服練之葛帶首服大功既葬之經麤細相
似不得為五分去一之差故首服期之經五寸有餘進
與期之既葬同也愚謂三年既練而遭大功之喪則改
服大功之服雜記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
唯杖屨不易是也至大功既葬則亦帶其故葛帶經期
之經服其功衰一如三年既練遭期喪既葬之禮也
小功無變也

鄭氏曰無所變於大功齊斬之服不用輕累重也愚謂
斬衰既虞卒哭遭齊衰則變服既練遭大功則變服齊
衰既虞卒哭遭大功則變服若小功之喪值上喪虞練
之後悉不得變之蓋大功以上謂之親小功以下謂之

疏不以疏變親也

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

鄭氏曰有本謂大功以上也小功以下澡麻斷本孔氏曰大功以上為帶麻之根本並留之合糾為帶如此者得變三年之練葛小功以下其帶澡麻斷本是麻之無本不得變三年之葛也愚謂有本兼首經要帶而言喪自大功以上首經要帶其麻皆有本下殤小功首經去本而帶猶不絕本成人小功則首經要帶皆無本也三年之葛謂葬後變麻服葛也三年之喪齊衰變既葬大功變既練故曰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

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經之既免去經每可以經必經既經則去之釋文斷丁管反免音問去起呂反

禮記集解卷五十四

十一

無不經經有不免其無事則自若練服也愚謂麻之斷本者小功以下之麻也練已除首經乃不經輕服之經者小功之首經三年之練帶皆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釐細相似不得為五分去一之差總之經又小焉而小功總既輕故不經其經於免經之者以當事為重也

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總小功之經因其初葛帶

小功不易喪之練冠者小功之冠輕於三年練冠故也因其初葛帶因練服之帶也雜記曰父母之喪雖功衰不弔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則三年既練於哭小功總麻之喪不惟經其經又當為之變服矣其不變者惟葛帶耳既哭則反其練服

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為稅釋文稅吐外反

鄭氏曰稅亦變易也小功以下之麻雖與上葛同猶不變也此要其麻有本者乃變上耳雜記曰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也孔氏曰總與小功麻經既無本不合稅變前喪也

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為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釋文長竹枝反重直勇反徐洽譌反為于偽反

鄭氏曰謂大功之親為殤在總小功者也可以變三年之葛正親親也三年之葛大功變既練齊衰變既虞卒哭凡喪卒哭受麻以葛殤以麻終喪之月數非重之而不變為殤未成人文不緝耳下殤則否言賤也男子為大功之殤中從上服小功婦人為之中從下服總麻孔

禮記集解卷五十四

十一

氏曰長中殤謂本服大功之喪降在長中殤男子則為之小功婦人為長殤小功中殤則總麻如此者得變三年之葛也愚謂此本服大功之殤也喪服小記云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此謂本服期之下殤降在小功者也大功親之長中殤帶皆斷本矣而得變三年之葛者以此長中殤本大功之親其本服乃應服有本之麻者也成人大功得變三年練服此長中殤降在小功總故男子則為之變葛帶婦人則為之變葛經其冠衰則不易也終殤之月筭者小功終五月總麻終三月也稅變易也凡以下服之麻變上服之葛者皆於下服既卒哭而反上服之葛不待終喪而大功親之長中殤降在小功者乃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非特重此長中殤之麻而不變為殤無卒哭變除之節故也下殤則否亦

謂大功親之下殤也若齊衰之下殤則得變三年之葛以齊衰之下殤帶不絕本重於大功親之長中殤也○自三年之喪既練矣至此明遭喪變易之法

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也釋文為于偽反後皆同

外宗宗婦也說詳外宗之夫為君服斬外宗從服期諸侯為天子服斬其夫人亦從服期故曰如外宗之為君也○鄭氏云外宗君外親之婦也其夫與諸侯為兄弟

服斬妻從服期非也君之外親其人不等有為已之臣

子者有為諸侯者有為諸侯之大夫者惟已之臣子為

君服斬其妻當從服期若諸侯則服其本服諸侯之大

夫則用本服之月數而服之以齊衰其妻則皆無服也

世子不為天子服

鄭氏曰遠嫌也不服與畿外之民同也愚謂畿內之民

為天子齊衰三月畿外則無服

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釋文大音太下同適丁歷反

鄭氏曰言妻見大夫以下亦為此三人為喪主也孔氏

曰三人既正雖君之尊亦主其喪也愚謂言夫人妻者

嫌為天子之三夫人故正言妻以明之

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大子如士服

鄭氏曰大夫不世子不嫌也士為國君斬小君期大子

君服斬臣從服期

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

所服服也釋文驂七南反乘音刺

君之母非夫人謂妾母也君為妾母之服私服也故羣

臣不從而服近臣闈寺之屬僕御車者驂乘車右也近

臣朝夕在君側僕右與君同車不可言內參差故皆從

君而服曾子問古者天子練冠以居此庶子為君為其

母之服也大夫士之庶子父在為其母或大功或期父

沒皆三年而為父後者但服緦人君之庶子父在為其

母練冠緦緣既葬除之父沒服大功而為父後者服練

冠蓋與父在為其母之服同也練冠在五服之外則無

可從而服制有定亦非可唯君所服者而記之言乃如

此是知庶子為君者為其母雖有練冠之制而人君各

以其意加隆無復定制故至春秋而遂有以小君之服

服之者蓋禮之失非一日也○鄭氏云禮庶子為後為

其母總言唯君所服伸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

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於是曾子問孔疏及喪服賈

疏遂有小君沒得伸之說皆非也婦人無以尊厭人之

法公子為其母之服皆厭於君非厭於小君則不因小

君之存沒以為伸不伸矣且喪者不祭庶子為後者為

其母總嗣君奉先君之宗廟豈因小君沒而得伸其私

服乎庶子為君為其母練冠以居記言唯君所服蓋周

末禮失耳鄭氏謂為伸君者蓋以庶子為後者為其母

服總而唯君所服則當不限以服總故曰伸君此雖未

有以正記文之失而順文為解其意尙未誤也孔疏乃

謂公子為其母練冠緦緣既葬除之君得服總為伸君

則并鄭氏之意而失之練冠緦緣乃公子父在為其母

之服也父沒則服大功矣其可以服總為伸君乎

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并經大夫相為

亦然為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釋文錫反

錫衰以居謂成服之後也主人未成服則君亦不錫衰

出至他所也君於卿大夫有腹心手足之誼為之服

錫衰蓋既葬而後除也當事謂當殯斂之事弁經皮弁而加經也當事弁經則非當事當錫衰素冠也大夫相為有僚友之恩故其服亦然喪服記曰朋友麻君為大夫及大夫相為皆錫衰以居則其首亦加麻經與為其妻往則服之謂往弔其喪則服錫衰也出則否謂既弔而出則不服也君及大夫弔於士皆素冠疑衰

凡見人無免經雖朝於君無免經唯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釋文免音勉朝直通反稅吐活反

鄭氏曰見人謂行求見人也無免經經重也稅猶免也有稅齊衰謂不杖齊衰也於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經也愚謂下曲禮曰薦屨不入公門薦屨杖齊衰之屨也喪大記曰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則為母之喪必無以齊衰薦屨入

禮記集解卷五十四

西

公門者矣此與曲禮所言蓋主謂齊衰期自父在為其母以外者也朝於君無免經則冠不易矣然則齊衰之入公門者衣與屨皆易之唯其在首者無變也下曲禮又曰厭冠不入公門冠既不入則固當免經矣其為大功以下者與

傳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釋文罪本時掌反列徐音列本亦作例○今按列如字

列等也罪雖多刑止於五喪雖多服止於五重者上附於重輕者下附於輕各從其等列也

禮記五十四卷終

邑後學唐正卿校

禮記卷五十五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脩孫希旦集解

問傳第三十七別錄屬喪服

鄭氏曰名曰問傳者以其記喪服之間輕重所宜也吳氏澄曰問當讀為問廁之間此篇總論喪禮哀情之發非釋經之正傳而廁於喪服之正傳者也愚謂名篇之義未詳吳氏之說稍為近是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臬大功貌若止小功總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釋文苴七余反見賢通反齊音咨臬思里反○鄭注臬或為似○首去聲

鄭氏曰有大憂者而必深黑止謂不動於喜樂之事吳氏澄曰儀禮經斬衰直經杖齊衰壯麻經傳曰苴麻有黃者壯麻臬也斬衰服直謂衰裳經杖並苴色也苴色

禮記集解卷五十五

一

蒼黑貌之惡似之首其內而見諸外謂內有哀情則外有此惡貌也臬無子麻色亦蒼而黑淺齊衰稍輕於斬衰經不用苴而用臬若苴若臬貌各如其經之色也止不動也貌活動者象春之生貌靜止者象秋之殺若止有慘戚無歡欣也容貌謂貌如平常之容小功總麻之服雖輕然情之厚者貌亦畧變於常其或不能然而但如平常之容則情不為厚而亦未至於甚薄也

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依小功總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釋文起反依文作悠

鄭氏曰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依聲餘從容也吳氏澄曰往而不反謂氣絕而不續往而反謂氣絕而微續三曲而依謂聲不質直而稍文也哀容則彌文矣愚謂哀

容者言雖致哀而稍為容飾喪彌輕也

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總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釋文唯于哭反徐以水反

鄭氏曰議謂陳說非時事也愚謂唯者應人而已對則有言辭矣對者對其所問而已言則及於他事矣至於

議則又有論說之詳焉及樂謂及於聽樂也此與上節皆謂始死時之聲音言語然也雜記云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謂既殯居廬時故與此不同也

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日不食小功總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

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總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釋文與音

禮記集解卷五十五 孔氏曰齊衰二日不食皇氏云謂正服齊衰也喪大記云三不食當是義服齊衰愚謂此云齊衰二日不食喪

再不食此云大功既殯不食醯醬大記云大功食飲猶期之喪則疏食水飲不食菜果蓋齊衰以下之喪有降

服正服義服之不同故其情不能無隆殺記者各言其大畧而已然祭而觀之則同為一服之中而情隆者從

其隆情殺者從其殺其差等亦可得而見矣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

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

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釋文期音基中如字徐作仲反禫大感反乾音干

此又明父母之喪既虞卒哭以後飲食變除之節也吳氏澄曰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所食與齊衰既殯同小祥

後所食與大功既殯同大祥後與小功既殯同禫得食肉飲酒漸復常矣

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不說經帶齊衰之喪居聖室

芻剪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總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釋文說吐活反芻戶嫁反

鄭氏曰芻今之蒲草也孔氏曰蒲草為席芻頭為之不編納其頭而藏於內也敖氏繼公曰喪莫重於經帶非

變除之時及有故雖寢猶不敢說明其頃刻不忘哀也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榻芻屏芻剪不納期而小祥居聖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釋文柱反榻音眉

此又專明父母之喪既虞卒哭以後居處變除之節也吳氏澄曰既虞卒哭芻剪不納與齊衰初喪同特居廬

為異耳小祥寢有席與大功初喪同禫而牀乃與小功總麻初喪同也愚謂大記云練而食菜果食菜以醯醬

此大祥始食醯醬喪服傳虞而寢有席此小祥乃有席蓋禮文曲折禮俗或有不同記者各記所聞也

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

其布曰縷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

鄭氏曰此齊衰多二等大功小功多一等服主於受是極列衣服之差也孔氏曰喪服記齊衰四升大功八升

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此經齊衰多於喪服二等大功小功多於喪服一等喪服主於受服而言以大功之殯無受服不列大功七升又喪服父母為主欲其文相值故畧而不言喪服既畧故記者於是經備列之也

愚謂喪服記斬衰二等此惟一等蓋喪服主於服之相受斬衰雖有三升三升有半二等而其受服同以六升也此記主言親屬之服而三升有半之斬衰乃臣為君之服故畧之也○賈氏公彥曰凶服所以表哀哀有淺深故布有精粗喪服十有一章從斬至緦升數有異斬有正義不同為父三升為正為君三升半為義其冠同六升齊衰三年惟有正服四升冠七升繼母慈母雖是義以配父故與因母同齊衰杖期父在為母為妻同正服五升冠八升有正而已齊衰不杖期有正有義正則五升冠八升義則六升冠九升齊衰三月皆義服六升冠九升曾祖父母是正服但正服合服小功以尊其祖不服小功而服齊衰非本服故同義服也殤大功有降有義為夫之昆弟之子之長殤為義其餘皆降降服衰

禮記集解卷五十五

四

七升冠十升義服衰九升冠十一升大功有降有正有義姑姊妹出適之等是降婦人為夫族是義其餘皆正正服衰八升冠十升總衰唯有義服四升半冠七升諸侯之大夫為天子而已殤小功有降有義婦人為夫之族類是義其餘皆降降則衰冠同十升義則同十二升小功亦有降有正有義正服衰冠同十一升也緦麻亦有降有正有義但衰冠同十五升去其半而已愚謂齊衰杖期章之父在為母不杖章之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皆由三年而降者也周景王有后與大子之喪而叔向謂其有三年之喪二則妻之服雖非由三年而降亦本有三年之義者也則亦當為降服矣齊衰期正服衰五升冠八升則降服衰四升冠七升賈氏謂齊衰期無降服非也吉布十五升而喪衰

則極於小功十二升而止十三升十四升之布不用為衰者以其升數與吉布相近不可為吉凶之別故總麻用十五升去其半而為之蓋布雖疏而縷則精矣

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為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釋文為于

此下四節又申言父母之喪卒哭以後衣服變除之節也但言為母疏衰四升然則為母雖有三年期之異而其服同也鄭氏曰葛帶三重謂男子也五分去一而四糾之帶輕既變因為飾也婦人葛經不葛帶舊說云三糾之練而帶去一股去一股則小於小功之經似非也孔氏曰三升四升五升之布縷既麤疏未為成布六升以下其縷漸細與吉布相參故稱成布也葛帶三重者既虞卒哭要帶以葛代麻又差小於前五分去一唯有四分見在三重謂作四股糾之積而相重四股則三重未受服之前麻帶為兩股相合也此直云葛帶三重則首經雖葛猶兩股糾之也○張子謂成布事布事縷但未加灰練此似不然雜記曰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焉錫也喪服傳曰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則所謂有事者即加灰練之耳三年之練冠始練大功布為之然則齊衰之冠既葬而練之大功小功始喪而練之矣練冠特練其布則喪冠之縷皆無事也總衰有事其縷錫衰有事其布則小功以上之衰布縷皆無事也小功衰三等其冠衰之升數皆同而其冠則有事之則亦精於衰矣總衰有事其縷則其冠布縷皆有事與

期而小祥練冠緣要經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

男子何為除乎首也婦人何為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釋文縗七變反緣徐音緣悅緇反要一逆

練冠練緣說見檀弓鄭氏曰婦人重帶帶在下體之上婦人重之辟男子也其為帶猶五分經去一耳易服謂為後喪所變也

又期而大祥素縗麻衣釋文縗古老反又古報反

鄭氏曰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大祥除衰杖愚謂素縗縗冠素紕也說見玉藻大祥之祭縗冠朝服既祭其冠不變而服麻衣以居麻衣用十五升吉布為之而以練為緣者也練中衣已用練緣然喪服之中衣皆用其衰之布為之而其袂不復繼拚尺是以謂之長衣麻衣用吉布為之而其袂不復繼拚尺故不曰長衣而曰麻衣也大

禮記集解卷五十五

祥既除喪則服之為外服喪服傳曰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練緣為其妻練冠葛經帶麻衣練緣皆既葬除之此其冠即小祥之冠其衣即大祥之衣也蓋公子為其母及妻之服本有練有祥者也特以厭於君而不得伸故雖既葬而除而其服則練祥皆備所以明其本有此服而有為而降也由彼推此則大祥麻衣之制灼然可見矣鄭乃謂麻衣無采飾非也

中月而禫禫而織無所不佩釋文織悉廉反○

鄭氏曰黑經白緯曰織疏云織或為縗舊說織冠者采縷也無所不佩紛悅之屬如平常也又士虞記注曰中猶間也禫祭名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禫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孔氏曰無所不佩此謂禫祭既畢吉祭以後始得無所不佩若吉祭以前禫祭雖竟未

得無所不佩以其尚縗冠元端黃裳故知吉祭以後始從吉也愚謂自禫而禫自禫而即吉其服有六祥祭縗冠朝服一也既祭縗冠麻衣二也禫祭元端縗冠三也禫訖縗冠深衣四也吉祭元冠元端五也祭後復常六也說詳雜記

易服者何為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

自此以下皆因上文易服之義而申之也鄭氏曰既虞卒哭謂齊衰可易斬服之節也輕者可施於卑服齊衰之麻以包斬衰之葛謂男子要婦人首也重者宜主於尊謂男子之首婦人之要特其葛不變之也此言包特者明於卑可以兩施而尊者不可貳愚謂包謂以新包舊也特獨也謂獨主於重喪也婦人不葛帶鄭云特其

禮記集解卷五十五

葛據男子言之耳

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釋文重直龍反

鄭氏曰此言大功可易斬服之節也斬衰已練男子除經而帶猶存婦人除帶而經獨存謂之單單獨也遭大功之喪男子有麻經婦人有麻帶又皆易其輕者以麻謂之重麻既虞卒哭男子帶其故葛帶經期之葛經婦人經其故葛經帶期之葛帶謂之重葛孔氏曰云經期之葛經帶期之葛帶者麤細與期同其實是大功之經大功之帶也

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

鄭氏曰此言大功可易齊衰期服之節也兼猶兩也不言包特而言兩者包特著其義兼者明有經有帶耳不言重者三年之喪既練或無經或無帶言重者以明今

皆有期以下固皆有矣兩者有麻有葛耳葛者亦特其重麻者亦包其輕孔氏曰此即前輕者包重者特之義齊衰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男子則以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其首猶服齊衰葛經是首有葛要有麻故云麻葛兼服之兼服之文據男子也婦人則首服大功之麻經要服齊衰之麻帶上下俱麻不得云麻葛兼服也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總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

鄭氏曰此竟言有上服既虞卒哭遭下服之差也唯大功有變三年既練之服小功以下則於上皆無易焉此言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總之麻同主為大功之殤長中言之孔氏曰後服之麻與前服之葛雖細同則得服後麻兼服前葛也按服問小功總不得變大功以上此小功之麻得變大功之葛總之麻得變小功之葛謂成人大功之殤在長中者也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

鄭氏曰服重者謂特之也則者則男子與婦人也凡下服虞卒哭男子反其故葛帶婦人反其故葛經其上服除則固自受以下服之受矣孔氏曰前文麻葛兼服但施於男子不包婦人此言易輕者男子則易於要婦人則易於首男子婦人俱得易輕也云凡下服虞卒哭男子反其故葛帶婦人反其故葛經者此明遭後服初喪男子婦人雖易前服之輕至後服既葬之後還須反服其前喪故云男子反服其故葛帶婦人反服其故葛經但經文據其後喪初死得易前喪之輕註意則謂後喪

服滿還反服前喪輕服故經註稍異也愚謂兼服之者謂兼輕重服之經帶而服之也服重者謂為重喪服其重者謂男子首經婦人要帶也易輕者謂以輕服易其輕者謂男子要帶婦人首經也至輕喪既虞卒哭則反服重喪至重喪既除則又專服輕喪也鄭氏註自凡下服虞卒哭以下皆以補記文之所未及疏謂經註稍異非也

三年問第三十八 別錄屬喪服

此篇設問以發明喪服年月之義又見於荀卿之書蓋其所作也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 釋文稱尺註反別彼列反

鄭氏曰稱情而立文稱人情之輕重而制其禮也無易猶不易也孔氏曰飾謂章表也羣謂五服之親因三年之喪差降而各表其親黨也親謂大功以上疏謂小功以下貴謂天子諸侯絕期卿大夫降期以下賤謂士庶人服族也無易之道引舊語成文也愚謂此雖問三年之喪其實總問三年以下五服之義也人於親黨其情之有厚有薄乃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者先王稱此以立禮文故服制不可得而損益也

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斬衰直杖居倚廬食粥寢苦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 釋文創音瘡初良反愈徐音庚枕之鴉反

此下五節專明三年之喪之義孔氏曰鉅大也創小則易差創大則難愈愈差也賢者喪親傷腎乾肝斬斫之痛其創既甚故其差亦遲也既痛甚差遲故稱其病情

禮記集解卷五十五

九

禮記集解卷五十五

九

而立三年之文以表之愚謂三年之喪若斬故創鉅痛甚

三年之喪二十五日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釋文思如字一音息吏反斷丁音伏

鄭氏曰復生除喪反生者之事也吳氏澄曰大祥後所服非喪之正服也喪之正服止於二十五日

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踴躍焉踴躍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釋文喪字或作脚獨音厨明張留反唯子流反知音督

鄭氏曰言燕雀之恩不如大鳥獸大鳥獸不如人含血氣之類人最有知而恩深也於其五服之親念之無止已愚謂於其親謂於其父母也

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釋文夫與音餘會則能反焉於處反

鄭氏曰言惡人薄於恩死則忘之其相與聚處必失禮也愚謂恩莫厚於父母淫邪之人於父母且朝死而夕忘之則其於所薄者可知矣此所以羣居而必至於亂也

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日而畢若驅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釋文過古呼反徐音戈隙本又作卻去逆反

鄭氏曰驅之過隙喻疾也遂之謂不時除也孔氏曰驅

謂驅馬隙謂空隙驅馬峻疾空隙狹小以峻急而過狹小急速之甚

故先王焉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鄭氏曰立中制節謂服之年月也釋猶除也去也孔氏曰焉是語辭君子小人其意不同故先王為之立中人之制以為年期限節壹謂齊同言君子小人皆齊同三年一閏天道小成又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服以三年使足以成文章義理則除去其服愚謂由淫邪之人則哀不足以及乎三年由脩飾之君子則哀不止於三年故先王斟酌乎賢不肖之間立為中道制其節限使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文謂文章理謂條理三年之中有殯葬虞祔練祥之禮而使之足以成文章有變除之節而使之足以成條理如此則可以除去其服矣此喪之所以斷以三年也

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釋文期音基斷丁亂反更古衡反

此明期喪之義也何以至期問期喪何以至期而畢也○何以至期也鄭氏以為此期謂為人後者及父在為母孔氏以為禮期而練男子除經婦人除帶此問其一

期應除之義今按下文何以三年也問三年之義由九月以下何也問大功以下之義則此何以至期乃泛為期喪設問故下文又總之曰故三年以為隆總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間固非問三年之練除亦非專問為人後者及父在為母之服也按然則何以至期也荀子五服之分限故下文歷言五服之日月以釋之其義尤明楊倞注分半也謂半於三年是欲以率合禮記何以

禮記集解卷五十五

至期之意而反失之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釋

加隆焉爾一本作加隆焉爾倍步罪反

此因至親以期斷而轉明三年之義也

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

此明九月以下之喪之義也至親以期斷恩隆於期則

為三年不及乎期則為九月五月三月之喪也

故三年以為隆總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間上取象於

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

矣釋文殺所界反

鄭氏曰取象於天地謂法其變易也自三年以至總皆

歲時之數也孔氏曰間隆殺之間也上取象於天下取

法於地者天地之氣三年一閏是三年取象於一閏天

地一期物終是一期取象於一周九月象陽數又象三

時而物成也五月象五行三月象天地一時而氣變此

五服之節皆取法於天地也中取則於人者子生三年

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服三年人之一歲情意改變故

服一期九月五月三月之屬亦逐人情而減殺是中取

則於人取法天地與人三才並備故能調和羣眾聚居

和諧專壹義理盡備矣愚謂此總結五服之義大功以

上謂之親小功以下謂之疏期九月者雖不及三年之

加隆而其情未至於殺也故曰期九月以為問言在隆

殺之間也三年之喪以象三年一閏期之喪象一年九

月象三時五月象二時三月象一時此法象於天地也

人情莫隆於父母由此而上殺下殺旁殺而服之輕重

出焉此取則於人也親屬相為服則親親之誼篤故人

之所以羣眾居處和睦而不至於乖離純壹而不至於
偽薄者其理盡於此矣

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

此以下又專明三年之義也文以禮言隆以情言

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

鄭氏曰不知其所由來喻此三年之喪前世行之久矣

孔氏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喪期無數尙

書云百姓如喪考妣三載此云不知所從來者但不知

定在何時唐虞以前喪服與吉服同皆以白布為之故

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若不齊則皆用白布至

三代以下吉凶異也愚謂三年之喪人情之實也蓋自

天地生人而親愛其父母之心固已與之俱生矣則親

死而哀之者乃生人所自有之心而先王特因而飾其

禮焉爾其由來不已久乎

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

之達喪也

鄭氏曰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馬氏晞孟曰世衰道

微狃於習俗宰我親受業於聖門猶以期可已為問則

此書亦有為而作也

禮記卷五十五終

樂清後學葉德源校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深衣第三十九別錄屬

鄭氏曰深衣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純之以采孔氏曰諸侯大夫士夕時之服也故玉藻曰朝元端夕深衣庶人吉服亦深衣皆著之在表也餘服上衣下裳不相連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遂故謂之深衣愚謂禮衣上衣下裳深衣連衣裳為之以其用於燕私尚簡便也自深衣之外與深衣同制而其用不同者有三一曰中衣衣於禮服之內者玉藻所言錦衣元緇衣絞衣緇衣之屬是也中衣之所用與禮服同祭服皮弁用繒朝服元端用布故玉藻曰以帛裏布非禮也而別以華美之物為之領緣故郊特牲言黼黻丹朱中衣大夫士亦以采色為之故楊謂之見美謂見此中衣之領緣也一曰長衣喪服之中衣也中衣長衣之袂皆繼掩尺聘禮遭喪將命於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雜記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蓋喪中因事而脫衰則不復加餘服而即以中衣為上服故喪服之中衣不謂之中衣而謂之長衣以其袂名其衣也檀弓練練衣黃裏練練又曰祛褐之可也蓋練中衣始用練緣故可祛以見美然則自練以前未有飾也一曰麻衣大祥之所服也麻衣用十五升布為之而亦緣以練喪服記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練緣是也練緣者布也麻衣即深衣大祥既除衰故服麻衣以居深衣之緣或以績或以青或以素皆績也而麻衣仍小祥之練緣則猶未離乎凶也此篇專明深衣之制由深衣之制以推之則中衣長衣麻衣之制亦可見矣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釋文應於證反

鄭氏曰言聖人制事必有法度愚謂此為一篇之綱其說在下

短毋見膚長毋被土

釋文見賢遍反被彼義反

鄭氏曰毋見膚衣取蔽形毋被土為汗辱也愚謂此總

言衣裳長短之制也人身雖有長短而深衣皆以及踝

為度也

績衽鈎邊要縫半下釋文鈎古庚反要一過反縫扶用反〇鄭注績或為裕要或為優

此言裳之制也鄭氏曰績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

之不殊裳前後也鈎邊若今曲裾也三分要中減一以

益下下宜寬也愚謂深衣之裳用布六幅而斜裁為十

二幅前六幅後六幅於前幅左右之兩旁用布績之以

掩其前後際謂之衽衽之在左者績於前幅而縫著於

禮記集解卷五十六

後幅其在右者但績於前幅而不縫著至衣之則掩於

後幅也鈎曲也邊即衽之交掩處也深衣之裳幅上狹

而下廣其衽之掩於後幅者則上廣而下狹二者相交

上下皆廣而中央獨狹則其形鈎曲矣勉齋黃氏與朱

子論深衣之制云曲裾以一幅布交解之為兩條上闊

下狹綴之兩旁如燕尾然是也禮衣之衽垂於裳之兩

旁而不屬於裳其裳用正幅而襜積之與衽相值之處

亦無鈎邊之象故績衽鈎邊惟深衣之制為然要縫謂

要中所縫紵之度也下謂齊也深衣之裳用布六幅斜

裁為十二幅布廣二尺二寸除四寸為縫餘布一尺八

寸三分之狹頭得一分為六寸合十二幅則為七尺二

寸也潤頭得二分為一尺二寸合十二幅則為一丈四

尺四寸也以七尺二寸為要以一丈四尺四寸為齊是

要縫之度半於齊縫之度也

裕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釋文裕本亦作路音各肘

此言衣之制也裕之高下可以運肘言袂之寬隘之度

也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又言其長短之度也鄭氏曰

肘不能不入裕衣袂當掖之縫也袂屬幅於衣詘而

至肘當臂中為節臂骨上下各尺二寸則袂肘以前尺

二寸孔氏曰裕謂當臂之處宜稍寬大可以運動其肘

袂二尺二寸肘尺二寸是可運肘也袂之長短反詘之

及肘者袂長二尺二寸并緣寸半為二尺三寸半除去

其縫之所殺各一寸餘有二尺一寸半在從肩至手二

尺四寸今二尺一寸半之袂得反詘及肘者以袂屬於

衣幅濶二尺二寸自脊至肩但尺一寸從肩覆臂又尺

一寸是衣幅之畔覆臂將盡今又屬袂於衣又二尺一

寸半故反屈其袂得及於肘也劉氏曰古者布幅二尺

二寸深衣裁身用布八尺八寸中屈而四疊之則正方

袖本齊之而漸圍殺以至袪則廣一尺二寸故下文云

袂圓應規也衣四幅而要縫七尺二寸又除負繩之縫

與領旁之屈積各寸則兩腋之餘前後各三寸許續以

二尺二寸幅之袖則二尺有五寸也然周尺二尺五寸

不滿今舊尺二尺僅足齊手無餘可反屈也曰反屈及

肘則接袖初不以一幅為拘矣經言短無見膚長無被

士及裕可運肘袂反及肘皆以人身為度而不言尺寸

者以人身有大小長短之殊故也朱子云度用指尺中

指中節為寸則各自與身相應矣愚謂反屈及肘劉氏

與鄭孔之說不同以人情言之劉氏為近是

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釋文厭於甲反髀卑髀

此言束帶之法也大夫以上有雜帶深衣之帶也士無

雜帶則深衣亦用大帶矣髀與脅皆有骨脅之下髀之

上無骨之處也鄭氏曰帶當骨緩急難為中也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圍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

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規者行舉手

以為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

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

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

故先王貴之釋文應應對之應國音圃袷音切鞞音

此總言深衣制度以釋首節之義也鄭氏曰制十有二

幅裳六幅幅分之以為上下之殺也袂圍謂胡下也袷

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繩謂袷與後幅相當

之縫也鞞跟也齊緝也行舉手謂揖讓引易者言深衣

之直方應易之文也心平志安行乃正或低或昂則心

有異志者與五法已施聖人服之言非法不服也孔氏

曰鄭以漢時領皆向下交垂故云古者方領似今擁咽

故云若今小兒衣領但方折之也衣之背縫及裳之背

縫上下相當如繩之正故云負繩負繩背之縫也抱方

領之方也直其政解負繩方其義解抱方也愚謂五法

謂規矩繩權衡也言聖人服之則天子或亦服之與

故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

善衣之次也釋文相息亮反費芳貴反

此又言深衣之所用也治軍旅謂若卿大夫以下作民

師田行役之事也擯相謂大夫士相見而為之接賓相

禮也擯相文事軍旅武事言深衣不獨施於燕私也鄭

氏曰完且弗費言可苦衣而易有也善衣朝祭之服也
自士以上深衣為之次庶人吉服深衣而已呂氏大臨
曰深衣之用上下不嫌同名吉凶不嫌同制男女不嫌
同服諸侯朝朝服夕深衣大夫士朝元端夕深衣庶人
吉服深衣此上下同也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將軍文子
除喪受弔練冠深衣親迎女在途塔之父母死深衣縞
總以趨喪此吉凶男女同也推其義類則非朝祭皆可
服之故曰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為擯相可以治軍
旅也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緝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
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釋文大音太純之反緝戶
對反緣悅緝反廣古曠反○
孔疏緣讀為緝
音緝又以或反

此言純緣之法也鄭氏曰尊者存以多飾為孝純謂緣

之也緝畫文也三十以下無父稱孤緣袂謂其口也緣
緝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矣唯袷
廣二寸孔氏曰具父母大父母所尊俱在純以緝若其
不具一在一亡不必純以緝也有父母而無祖父母以
為吉不具故飾少而純以青降於緝也若無父母唯祖
父母在亦當純以青純緣也純袂謂純其袂口也緣讀
為緝既夕禮云明衣緣緝鄭注云在幅曰緝在下曰
緝此云緝則深衣之下緣也純邊謂深衣之旁側也深
衣外袷之邊有緣裳雖前後相連然外邊曲裾揜處其
側亦有緣也廣各寸半者言純袂口及裳下之緝并純
旁邊其廣各寸半陳氏祥道曰純以緝備五采以為樂
也純以青體少陽以致敬也純以素存凶飾以致哀也
愚謂緝青素皆繪也朝祭之服其飾有一定深衣用於

燕居故其飾有是三者之異上云具父母衣純以青下
言孤子衣純以素則是無父者皆孤也鄭云三十以下
無父為孤非也家無二尊父沒母存則純當以素母沒
父存純猶以青也大父母亦然孔概云一在一亡不得
純以緝亦非也

投壺第四十別錄屬
吉禮

大夫士與賓客燕飲而投壺以樂賓其禮如此亦儀禮
經之正篇也孔氏曰投壺與射為類此於五禮宜屬嘉
禮或云宜屬賓禮

投壺之禮

此亦總目一篇之事也呂氏大臨曰投壺射之細也燕
飲有射以樂賓以習容而講藝也或庭之脩廣不足以
張侯置鵠賓客之眾不足以備官比耦則用是禮也雖

禮記集解卷五十六

六

孤矢之事不能行而比禮比樂志正體直所以觀德者
猶在此先王所以不廢也應氏鏞曰壺飲器也其始必
於燕飲之間謀以樂賓或病於不能射也舉席問之器
以寓射節焉制禮者因為之節文此投壺之所由興也
孔氏曰投壺是大夫士之禮經云主人請賓是平敵之
辭與鄉飲鄉射同故知是大夫士也若諸侯則燕禮大
射每事云請於公不得云主人請賓也諸侯相燕亦有
投壺故左傳晉侯與齊侯燕投壺然則天子亦有之愚
謂投壺射之類也然射禮重而投壺禮輕射禮繁而投
壺禮簡燕禮云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如鄉射之禮諸
侯燕射之禮如鄉射大夫士之燕射其禮宜簡於諸侯
其投壺之禮又簡於燕射也

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釋文奉
芳勇反

鄭氏曰燕飲酒既脫屣升坐主人乃請投壺也否則或射所謂燕射也矢所以投者也中士則鹿中也射人奉之者投壺射之類也其奉之西階上北面孔氏曰知脫屣升坐主人乃請投壺者按燕禮取俎以出卿大夫皆降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脫屣升就席羞庶羞之後乃云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則知此投壺亦脫屣升坐之後若鄉射之禮則在飲酒未旅之前為射以其詢眾庶禮重異於燕射也中謂受算之器鄉射記云大夫兕中士鹿中其形刻木為之狀如兕鹿而伏背上立圓圈以盛算云奉之西階上北面者按鄉射禮將射司射升自西階階上北面告於賓故知此司射奉中亦在西階上北面使人執壺者使人執所投之壺於司射之西而北面也所以皆在西階上者欲就賓處也唯云使人不言官者以賤略之也愚謂鄉射主於射故射行於未旅酬之前燕禮主於飲酒故燕射與投壺行於既旅酬脫屣升坐之後矢用木為之而不去皮無羽鏃之屬與射者之矢不同但投壺本所以代射故亦因名為矢焉鄉射禮盛矢以福設於中庭南北當洗投壺之禮蓋亦於中庭設福以盛矢主人將請賓則贊者取矢於福以授主人主人受之以奉於賓也主人席於阼賓席於牖間主人奉矢時降席立於阼階上西面賓亦降席立於西階上東面射禮有司射以主其禮投壺射之類故其主禮者亦曰司射中盛算之器蓋刻木為兕鹿之形而鑿其背以受算也奉中執壺者為將設之也設壺設中皆司射之事執壺者贊為之耳投壺於堂則釋算當在堂上下文云設中東面則設之在西也是中設於西階上矣司

射之位在中西東面是時奉中升堂預度所設中西之位而立焉執壺者在其南皆東面
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釋文哨七笑反徐又以勸反樂音洛下同一讀下以樂音岳重
鄭氏曰枉哨不正貌為謙辭王氏肅曰枉不直哨不正也愚謂又重以樂言又重以投壺之禮以為歡樂也
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
鄭氏曰不得命不以命見許愚謂鄉射禮請射賓不辭此賓乃再辭者鄉射為射而舉投壺則燕飲之間所以樂賓者也燕禮不言請射賓辭臣於君命不敢辭也若敵者行燕射則賓亦當有辭讓之辭如此禮與鄉射禮司射請射賓許適阼階上告主人此主人親請賓投壺禮簡故也
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釋文般步干反還音旋辟音避徐扶亦反
鄭氏曰賓再拜受拜受矢也主人既辟進授矢兩楹之間也拜送送矢也辟亦於其階上孔氏曰般還謂盤曲折還曰辟者言辟而不敢受也賓既許主人投壺乃於西階上北面再拜遙受矢主人般還曰辟者欲止賓之拜也於是賓及主人各來兩楹之間俱南面主人在東授矢與賓主人既授矢還歸阼階上北面拜送矢也賓受矢之後歸於西階上見主人之拜般還曰辟亦止主人拜也

右請投

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

鄭氏曰主人既拜送矢又自受矢進即兩楹間者言將有事於此也退乃揖賓即席欲與偕進明為耦也賓席主人席皆南鄉間相去如射物孔氏曰投壺是射之類故知席相去如射物物射者所立之處兩物相去容一弓故鄉射記云物長如筈其間容弓愚謂已拜者主人已拜送矢也受矢者贊者以主人所投之矢授主人而主人受之也退即兩楹間示將投壺於此而使人設筵也鄉射記云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楹此設筵在兩楹間則亦當楹矣反位反阼階上之位也主人既反位使者設筵主人遂揖賓就筵也衆耦投壺皆就兩楹間之筵主人與賓為耦先投故先揖賓就筵也投壺或在堂或在室或在庭此言進即兩楹間謂在堂之禮也若室中蓋在中霤之稍北庭中蓋在兩階間之少南與以室中迫狹而庭中曠遠其設筵皆宜近北也

右賓主就筵
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算與度徒釋文

鄭氏曰度壺度其所設之處也壺去坐二矢半則堂上去賓席主人席邪行各七尺也反位西階上位也設中東面既設中亦實入算於中橫委其餘於中西執算而立以請賓俟投孔氏曰投壺有三處室中堂上及庭中矢有長短隨地廣狹而度壺皆使去席二矢半也室中矢五扶壺去席五尺堂上矢七扶壺去席七尺庭中矢九扶壺去席九尺既設中於中西東面手執八算而起

其中裏亦實八算鄉射禮實八算於中投壺射之類故亦然愚謂進度壺者受壺於執壺者進至筵前度其遠近之節而設之也間以二矢半其所度之度也先設壺而後設中事之次也反位反其西階上之位也司射受壺之時其中蓋以投執壺者既設壺反位則受中於執壺者而設之也鄉射禮釋獲者設中投壺無釋獲者故司射設之東面者中象兕鹿使其面向東也司射之位在中西東面於此言反位設中則知司射奉中時已在此位矣算所以記獲之籌也執八算與者一耦共投八矢執八算於手擬釋賓與主人之獲也

右度壺設中

請賓曰願投為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釋文此賦志反勝飲上尺

禮記集解卷五十六
禮記集解卷五十六
禮記集解卷五十六
禮記集解卷五十六

鄭氏曰請猶告也願投矢本入也比投不捨也正爵所以正禮之爵也或以罰或以慶馬勝算也謂之馬者若云技藝如此任為將帥乘馬也射投壺皆所以習武因為樂孔氏曰此經明司射執八算起而告賓為投壺之法也願投為入者矢有本末投矢於壺以矢本入者乃名為入為之釋算若以矢末入則不名為入不為釋算也比頻也賓主當更遞而投若不待後人投而已頻投雖入亦不為之釋算也正爵謂勝飲不勝之爵也慶馬勝算亦為正爵以其為正禮也立馬取算以為馬表於勝數也一馬從二馬者每一勝即立一馬禮以三馬為成但勝偶未必專頻得三若勝偶得二劣偶得一既劣於二故微取劣偶之一以足勝耦為三也三馬既立

請慶多馬者若頻得三馬或取彼馬足為三馬是其勝已成又酌酒慶賀於多馬之偶也按鄉射禮三耦先射賓主乃射投壺禮不立三耦者投壺輕於射也方氏慈曰上言入下言釋互明之也呂氏大臨曰矢本入則本末之序正左右拾投則賓主之儀答不如是則雖投不為入雖入不釋算所以責審固詳節文也故射與投壺所以觀人之德必容體比於禮容節比於樂不尚於苟中也愚謂自順投為入以下皆請賓之辭也矢以木為之以本為下以末為上故以本投者謂之順罰爵慶爵固皆謂之正爵然此云正爵乃專指罰爵而言鄭兼下文解之故云或以罰或以慶也馬所以表勝者也周禮大司馬註引漢田律云爭禽不審者罰以假馬賈疏謂馬為獲禽之籌陳用之云漢人格五之法有功馬散馬皆刻馬象而植焉或投壺之馬亦如此與為勝者立馬者司射為勝者立馬以表之孔疏勝者自表堪為將帥非也

右請賓
請主人亦如之
孔氏曰鄉射禮司射請賓於西階上請主人於阼階上此請賓請主人亦皆就賓主之前也

右請主人
命弦者曰請奏狸首問若一大師曰諾釋文狸吏持反問問厠之間大音泰
○今按問字孔疏讀中間之問釋文讀為問厠之間釋文為長
鄭氏曰弦鼓瑟者也狸首詩篇名也今逸問若一者投壺當以為志取節焉孔氏曰鄭知鼓瑟者約鄉射禮用瑟也問若一者謂前後樂節中間疏數如一也投壺者

當聽之以為志取投合於樂節故須中間若一也既非諸侯投壺而奏狸首者猶如鄉射奏騶虞不計人之尊卑按鄉射禮第一番偶射不釋算第二番釋算不作樂第三番乃用樂此發初即用樂者投壺禮輕主於歡樂故也愚謂命弦者亦司射也鄉射禮樂正命大師此無樂正故司射命弦者也弦者樂工鼓瑟以為投壺之節者也大師工之長也鄉射禮工四人投壺禮輕蓋歌者弦者各一人也樂尊人聲則歌者當為大師此不命大師而命弦者大師尊也鄉射禮直命大師鄉射禮重也命弦者而大師曰諾統於其長也鄉射禮曰大師則為之洗則此或亦不必有大師矣無大師則當命歌者而歌者曰諾與奏狸首者歌狸首之詩而奏瑟以倚其聲也周禮樂師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此大夫士投壺乃奏狸首者樂師所言特謂大射之樂節鄉射歌騶虞及采蘋皆五終是餘禮用射節與大射異故此投壺禮得奏狸首也鄉射歌五終則五節也投壺蓋三終與問讀為難間之間言每終相離間當如一也

右命作樂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釋文拾其劫反
鄭氏曰告矢具請拾投者司射也拾更也司射東面立釋算則坐以南為右北為左也已投者退各反其位孔氏曰約鄉射禮射畢則各反其位此投壺者畢亦各反其位也愚謂司射告時北面左謂賓右謂主人也釋算則賓黨於右主黨於左以南為上也鄉射禮釋獲者東

面司射西面視之投壺禮簡故司射釋算也已投退各反其位賓反其隔間之位主人反其阼階上之位餘耦各反其堂西之位也○孔疏云反位謂主黨於東賓黨於西按鄉射禮象耦之位皆在堂西投壺禮賓主之黨亦當皆在堂西孔疏非是

右請投

卒投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為純一純以取一算為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

釋文數色主反純音全鄭注儀禮如字奇居衣反

卒投賓主之黨皆已投也執算執為末耦所釋之餘也鄉射禮云釋獲者東面於中西坐先數右獲二算為純一純以取實於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純則橫於下一算為奇奇則又縮諸純下與自前適左

禮記集解卷五十六

三

東面坐兼斂算實於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餘如右獲投壺數算之法亦如之一純以取者取之皆以右手數右算則從地取置於左手滿十純則委之於地每委各為一處也數左算則斂而實於左手從左手取而委諸地也每一純則一委每滿十純亦別而異之各為一處也先數右算者尊賓也數右算左算不同者以相變為文也奇零也上言一算曰奇一純所餘之零數也下言奇算賓主二算相校而勝者所多之零數也以奇算告執勝者所多之算以告賓於其席前也賢謂勝也曰某者或賓或主不定之辭也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者謂若多二算則曰一純一算則曰一奇三算則曰一純一奇也鈞等也鄉射禮曰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

左右鈞則左右皆執一算以告曰左右鈞左右卒投二句請數算之辭也二算為純三句數算之法也遂以奇算告以下告勝算之法也

右卒投數算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

釋文奉芳勇反養羊尚反

鄭氏曰酌者勝黨之弟子酌者亦酌奠於豐上不勝者坐取乃退而跪飲之灌猶飲也言賜灌者服而為尊敬辭也周禮曰以灌賓客賜灌敬養各與其耦於西階上如飲射爵孔氏曰知賜灌敬養各與其耦於西階上者約鄉射禮而知也愚謂命酌司射命勝者之弟子酌酒以行罰爵也弟子之位在西階之西東面司射命行酌蓋降階而西面命之也命弟子而曰請者辭無所不敬也注疏謂請於賓與主人非也鄉射禮司射命設豐不請則投壺可知也已諾弟子設豐於西楹之西勝者之弟子洗酌奠於豐上勝者乃揖不勝者俱升於西階上北面勝者在右不勝者在左取爵跪而飲之敬養者酒所以養老養病也此實罰爵而曰賜灌曰敬養皆謙敬之辭也若飲賓則弟子洗爵升實之以授賓於席前不置於豐上而揖之使飲也少儀曰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是也於主人亦然

右勝飲不勝者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

鄭氏曰飲不勝者畢司射又請為勝者立馬當其所釋算前也愚謂正爵既行者勝者各揖其耦飲畢也請立馬者請於賓與主人也馬各直其算者賓黨勝則立馬

直右算主黨勝則立馬直左算所以表明孰勝也
右立馬

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
諾

鄭氏曰三立馬者投壺如射亦三而止也一黨不得三
勝其一勝者并其馬於再勝者以慶之飲慶爵者偶親
爵不使弟子無豐孔氏曰鄉射禮初番三耦射但唱獲
而已未釋算亦未飲不勝者第二番耦射畢賓主之黨
皆射畢乃釋算飲不勝者第三番賓主等皆射中鼓節
乃釋算飲卒解今投壺初則不立三耦唯賓主三番而
止

右三投慶多馬

正爵既行請徹馬

禮記集解卷五十六

五

鄭氏曰投壺禮畢可以去其勝算也既徹馬無算爵乃
行愚謂上云正爵既行謂罰爵也此云正爵既行謂慶
爵也罰爵與慶爵皆謂之正爵者對無算爵言之也

右徹馬○以上投壺正經以下乃其記也

算多少視其坐釋文坐如字又才財反

鄭氏曰算視坐投壺者之家寡為數也投壺者人四矢
亦人四算

右記算之多少

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釋文籌直由反扶方于反

鄭氏曰籌矢也鋪四指曰扶一指按寸春秋傳曰膚寸
而合投壺者或於室或於堂或於庭其禮褻隨晏早之
宜無常處孔氏曰投壺日中於室日晚於堂大晚則於
庭矢之長短隨地廣狹室中狹矢長五扶堂上差寬矢

長七扶庭中彌寬矢長九扶四指曰扶扶廣四寸五扶
則二尺七扶則二尺八寸九扶則三尺六寸也愚謂投
壺蓋以堂上為常禮以燕飲本在堂也故經言主人進
卽兩楹間據禮之常者言之也然其禮本簡易故或在
室以避風塵或於庭以就明顯又可以各隨其宜也投
壺之處雖不同而主人與賓飲酒之席位不異投畢皆
各反其位其設豐行爵亦皆在西階上也

右記籌之長

算長尺二寸釋文長直亮反○鄭注或曰算長尺有游遊數也

鄭氏曰其節三扶可也

右記算之長

壺頭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
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釋文為于偽反

禮記集解卷五十六

五

鄭氏曰脩長也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為二斗得圓
困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以腹脩五寸約之所得求
其圓周圍周二尺七寸有奇是為腹徑九寸有餘也實
以小豆取其滑且堅朱子曰經言容斗五升注乃以二
斗釋之經言圓壺之實數注乃借方體言之算法所謂
虛加之數也然其言知借而不知還知加而不知減乃
於下文遂併方體之所虛加以為實數又皆必取全寸
不計分釐定為圓壺腹徑九寸而圓二尺七寸則為失
之今以算法求之此言二斗之量者計其積實當為三
百二十四寸而其高五寸者分之則每高一寸為廣
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寸者為正方又取其八分者
割裂而加於正方之外則四面各得一釐五毫之數乃
復合此六十四寸八分者五為一方壺則其高五寸其

故哀公見孔子之服疑其為儒者之服有異於人也逢
大也逢掖之衣即深衣也深衣之袂其當掖者二尺二
寸至袂而漸殺故曰逢掖之衣孔子少衣逢掖之衣則
童子之衣為深衣之制於此可見矣章甫殷元冠之名
宋人冠之所謂脩其禮物也孔子既長居宋而冠冠禮
始冠緇布冠既冠而冠章甫因其俗也君子貴乎學問
之廣博其衣服則但隨其鄉俗而不求異於人也孔子
不欲直言哀公之服之失但言已之所服者乃鄉俗之
舊法非儒服之特異既以見當時深衣之失其制而儒
者之異於人不在衣服亦可見矣故哀公因之遂問儒
行也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遠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
乃留更僕未可終也釋文行下孟反數色主
反更古備反一加孟反

鄭氏曰遠猶卒也物猶事也留久也僕大僕也君燕朝
則正位掌擯相更之者為久將倦使之相代愚謂哀公
聞孔子之言知儒者之所以異於人者不在服故進而
問其行也僕侍御之人若夏官大僕小臣之屬也言儒
者之行遠數之則不能盡其事盡數之乃當久留至於
僕侍之人怠倦而更代猶未可盡極言儒行之廣博而
深厚也

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
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釋文
反兩

鄭氏曰為孔子布席於堂與之坐也君適其臣升自阼
階所在如主愚謂侍侍坐也哀公在阼階上西向孔子
侍蓋負東房而南向與珍玉也席筵也待聘謂待諸侯

聘問之事而用之也此以玉之待聘喻君子之待問待
舉待取也儒者之強學所以自致其知非為君之來問
也而自可以待問儒者之懷忠信所以自立其本非為
君之舉我也而自可以待舉儒者之力行所以自盡其
道非為君之取我也而自可以待取猶玉之在席上非
有求於人而聘問者自不能舍也夫無求於世而其自
不能舍則可謂能自立矣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
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
者釋文易以或反粥
徐本作粥章六反

孔子曰粥粥柔弱專愚貌張子曰大讓如讓國讓天下
誠心而讓其貌若不屑也飲食辭辟之間是小讓也如
偽為之以為儀爾呂氏大臨曰衣冠中謂得其中制不

異於眾不流於俗而已動作慎非禮勿履而已非其義
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辭其大者若自尊以驕人然非
自尊也尊道也辭其小者若矯飾而不出於情然非矯
飾也欲由禮也尊道而不屈於世若有所威由禮而不
犯非禮若有所愧非義不就所以難進色斯舉矣所以
易退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
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
身以有為也其備豫有如此者釋文齊難皆反難乃旦反
身以有為也其備豫有如此者行皇如字舊下孟反為于
為當如字

鄭氏曰齊難齊莊可畏難也行不爭道止不選處所以
遠闕訟呂氏大臨曰居處齊難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
必中正如見大賓如承大祭也不爭險易不爭陰陽已

所不願弗施於人也懲忿窒慾身立德充可以當天下之變任天下之重備豫之至也愚謂儒者之居處必慎坐起不苟所以遠其身之害言必先信行必中正所以進其身之德皆所以養其身也不爭險易不爭陰陽不妄與人爭競者皆所以愛其死也夫愛其死非貪生也蓋以懲其血氣之忿而養其義理之勇以待夫事之大者而爭之也養其身非私其身也蓋以我之身乃民物之所託命故慎以養之而將以大有為於世也儒者之備豫如此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釋文積子驥反又如字易以或反畜許六反見賢通

反近附近之近

禮記集解卷五十七

四

呂氏大臨曰儒者所以自為者德而已所以應世者義而已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我之所貴人不得而奪也故金玉土地多積不如信義多文之貴也難得難畜主於義而所以自貴也愚謂實者人之所珍藏也儒者則內蘊忠信故曰忠信以為寶土地各有所宜者也儒者之立義亦因事制宜故曰立義以為土地積聚之多人之所謂富也儒者則多學於詩書六藝之文故曰多文以為富夫儒者之內足乎已而無求於外若此似乎高峻而不可攀矣然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其先勞後祿固未嘗遠乎人情而其非時不見若見為難難得者值其時又未嘗不見也其非義不合若見為難畜者處以義又未嘗不可得而畜也蓋儒者之近人如

此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眾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釋文樂五教反好呼報反攬俱縛反一音九碧反搏音博斷音短直明反又丁亂反○鄭注斷或為繼○勇者家語作其勇

鄭氏曰淹謂浸漬之劫劫脅也沮謂恐怖之也鷙蟲猛鳥猛獸也字從鳥鷙音作省聲也程猶量也不再猶不更也不極不問所從來也呂氏大臨曰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鷙蟲攫搏不程勇者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矣其勇也非虛勝而後動也引重鼎不程其力者仁之為器重舉之莫能勝也其自任也不自知其力之不足也

禮記集解卷五十七

五

方氏慤曰不程勇勇足以犯難而無所顧不程力材足以任事而有所勝往者不悔非有所吝而不改也為其動足以當理而無所悔來者不豫非有所忽而不防也為其機足以應變而不必豫愚謂鷙蟲攫搏以喻凶暴之威也勇者當從家語作其勇重鼎以喻艱鉅之任也言雖有凶暴之威苟自反而縮則不自程其勇而有所必赴也雖有艱鉅之任苟義所當為則不自量其力而有所必任也極窮也過言出於已者也有不善未嘗復何再之有此改過之勇也流言起於人者也在已者可自自信何窮之有此自反之功也不斷其威者氣配道義而無所餒不習其謀者道立於豫而不疑其所行也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

也其剛毅有如此者釋文濁音辱數所具反

鄭氏曰恣恣滋味為溥溥之言欲也呂氏大臨曰儒者立於義理而已以義交者雖疏必親非義加之雖強禦不與故可親可近可殺而不可劫迫辱也淫侈濫也溥溥厚也侈其居處厚其飲食欲勝之也不淫不溥立義以勝欲也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此尚氣好勝之言於義理未合所貴於儒者以見義必為聞過而能改也子路聞過則喜成湯改過不吝推是心也苟有過失雖怨詈且將受之況面數乎

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釋文戴本亦作戴音同○更平聲

鄭氏曰甲冑冑兜鍪也干櫓小楯大楯也孔氏曰甲冑干櫓所以禦患難儒者以忠信禮義禦患難請有忠信禮義則人不敢侵侮也戴仁而行仁之盛抱義而處義不離身愚謂忠信以感人則人莫之欺禮義以服人則人莫之侮忠信禮義可以禦人之欺侮猶甲冑干櫓之可以禦患也仁者元善之長戴仁而行言其尊仁而行之義者事之宜抱義而處言無事不在乎義也不更其所不變其所立之仁義也呂氏大臨曰首章言自立論其所學所行足以待天下之用而不窮此章言自立論其所信所守足以更天下之變而不易二者皆自立而有本末先後之差焉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單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詔其仕有如此者釋文堵音睹音畢音徐音豆郭璞三倉解詁音史左傳作實

鄭氏曰言貧窮屈道仕為小官也宮謂牆垣也環堵面

一堵也五版為堵五堵為雉單門荆竹織門也圭窬門旁窬也穿牆為之如圭矣并日而食二日用一日食也上答之謂君應用其言孔氏曰一畝之宮者徑一步長百步為畝若折而方之則東西南北各十步為宅也環周迴也環堵之室東西南北唯一堵單門謂以荆竹織門也杜氏云柴門也圭窬門旁窬穿牆為之如圭故曰圭窬說文云穿木為戶左傳作竇謂門旁小戶也上窬下方形如圭也蓬戶謂編蓬為戶又以蓬塞門謂之蓬戶也甕牖謂牖總圓如甕口也又云以敗甕口為牖易衣而出者王云更相衣而後可以出是合家共一衣出則更著之也并日而食者謂不日日得食或二日三日併得一日之食也愚謂堵雉之說諸家不同公羊傳五版而堵五堵而雉何休以為堵四十尺雉二百尺五經異義引戴禮及韓詩說謂八尺為版五版為堵古周禮及左傳說一丈為版版廣二尺五版為堵一堵之牆長丈廣丈三堵為雉長三丈廣一丈鄭注坊記用左氏之說此註所引乃公羊傳文以左氏堵長一丈室無周環祇一丈之理公羊說一堵有四十尺庶幾近之耳甕牖者甕如甕口言其室狹而牖小也上答之不敢以疑自信者篤也上不答不敢以詔自守者堅也此言儒者之仕將以行道若不得其志則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至於窮約如此不欲詔媚以求厚祿也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適弗達世上弗援下弗推讓詔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釋文推昌誰反此志反信音伸思息嗣反

鄭氏曰援猶引也取也推猶進也舉也危欲毀害之也
起居猶舉事動作愚謂儒者上有所考於古人下可以
法於來世雖生弗逢世至於見危而其志不可屈猶且
以百姓之病為憂而不為一己之私計也蓋其憂思之
深如此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
禮之以和為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象毀方而
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釋文行下孟反上時掌反

鄭氏曰幽居謂獨處時也不困既仕則不困於道德不
足也陳氏濬曰博學不窮温故知新之益也篤行不倦

賢人可久之德也幽居不淫窮不失義也上通不困達
不離道也禮之體嚴而用貴於和忠信禮之質也故以

忠信為美優游用之和也故以優游為法賢固在所當
宋禮記集解卷五十七

慕眾亦不可不容汎愛眾而親仁也陶瓦之事其初則
圓剖之為四其形則方毀其圓以為方合其方而復圓

蓋於涵容之中未嘗無分辨之意也故曰其寬裕有如
此者愚諸博學七句言行已之寬裕也慕賢二句言接

物之寬裕也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
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

如此者釋文音波
鄭氏曰君得其志者君所欲為賢臣成之孔氏曰稱亦

舉也君得其志謂此賢者輔助其君使君得遂其志也
應氏鏞曰程算其功積累其事不苟薦也下不求報於

人上不求報於國愚謂不求其報不望所舉者之報也
不求富貴不求國家之賞也蓋薦賢以為國而不以為

私此儒者舉賢援能之心也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
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釋文難乃旦反

呂氏大臨曰舉賢援能儒者所以待天下之士也任舉
者所以待其朋友而已為同其好惡也故聞善相告見

善相示為同其憂樂也故爵位相先患難相死彼雖居
下不待之同升則不升彼雖疏遠不致之同進則不進

此任舉朋友加重於天下之士者義有厚薄故也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

之又急為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世治不輕
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釋文早靜如字徐本作諱音爭治直吏反在呂反行下孟反又如字

陳氏濬曰翹與招其君之過招字同舉也舉其過而諫
宋禮記集解卷五十七

之也呂氏大臨曰惟大臣為能格君心之非在我者未
正未有能正人者也故澡身浴德者所以正己也陳言

而伏者入告嘉謀而順之於外也靜而正之者將順其
美匡救其惡常在於未形也故曰上知弗也方氏慤曰

靜而正之者隱進之也麤而翹之者明告之也靜而正
之既不見知然後麤而翹之然亦緩而不迫故曰又不

急為也鄭氏曰不臨深而為高臨家不以己位尊自振
貴也不加少而為多謀事不以己少勝自矜大也愚謂

人臣之事君雖功如伊周皆分之所當盡無可以自高
而自多也苟臨深為高加少為多則是有自滿假之心

此齊桓之震矜之所以為假之也蓋澡身浴德所以為
事君之本也陳言而伏四句言其正君之實也不臨深

而為高二句言其忠勤匪懈之心也世治不輕道可以

行之於世也世亂不沮節可以守之於已也同乎已者弗與則不黨同異乎已者弗非則不伐異和而不同以義理為主而已不與也前言特立以行已言此言特立獨行以事君言也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為有如此者釋文近附近之近砥音脂又音

鄭氏曰雖分國如錙銖言君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八兩曰鎰謂與人猶論語可者與之之與服行也君臣之義無所迷於天地之間儒者非不臣天子也

枉其道則有所不臣矣非不事諸侯也枉其道則有所不事矣不臣天子不事諸侯其心可謂慎靜其操可謂強毅矣慎靜則恐其規模之太狹而又能貴尚乎寬容

強毅則慮其風裁之太峻而又能汎愛以與人所學極其博然博學則慮其泛濫而失歸而又能知其所當行多文以為富然近文章則慮其浮華而無實而又能砥厲乎廉隅二十四銖為兩八兩為鎰非其道義雖國君

分國以祿之視之如錙銖之輕而不臣不仕蓋其廉隅之峻飭如此此皆言其道德周備而不倚於一偏所以為儒者之規為也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釋文樂音洽下戶

鄭氏曰同方同術等志行也聞流言不信不信其友所行如毀謗也愚謂所合之志同其方心意之同也所營之道同其術學業之同也並立謂聚處也其並立也則

樂而相下不厭敬業樂羣以受勸善規過之益也其不相見也則聞流言不信同心斷金而不間於出處語默之異也其行本乎方而存於心者無阿諛取容之意立乎義而見於外者無便辟善柔之失同者益友也同方同術者也則進而交之不同者損友也異方異術者也則退而遠之此儒者交友之道也

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者兼此而有之猶且不

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釋文孫音遜呂氏大臨曰質之溫良者可與為仁故曰仁之本行之敬慎者可與行仁故曰仁之地其規模寬裕則稱仁之動作其與人遜接則習仁之能事威儀中節敬於仁者

也故為仁之貌出言有章仁之見於外者也故為仁之文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則安於仁而至於和者也貨不為己則利與人同與人為善則善與人同凡以分散與物共而不私則仁術之施不吝也入

者儒必兼而有之然後可以盡儒行之實猶且不敢言仁則聖人之志存焉有聖人之志存則可與入聖人之域矣愚謂溫良真乎性敬慎存乎心寬裕見乎事孫接

應乎物本以基之地以居之作以發之能以為之貌以表之文以飾之和以積其順施以廣其恩蓋道莫大於仁儒者之為仁必兼此入者而有之然猶不敢自以為仁也夫子曰若聖與仁則我豈敢蓋其尊讓如此聖不自聖之心也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訕於富貴不愚君王不累長上

不閔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釋文胡因反累力爲反一音力追反長竹丈反閔本亦作愍武爲統閔或爲文

鄭氏曰隕獲困迫失志之貌也充訕歡喜失節之貌恩猶辱也果猶繫也閔病也言不爲天子諸侯卿大夫羣吏所困迫而違道孔子自謂也愚謂隕獲者困於貧賤若草之隕落斬艾而失其生意也充訕者淫於富貴志意充滿而不能自強於義理也命名也妄無實也言今衆人之命爲儒者本未嘗有儒之實故爲人所輕常以儒相詬病若有儒行之實者不可得而詬病也○孔氏云孔子說儒凡十七條其從上以來至下十五條皆明賢人之儒其第十六條明聖人之儒包上十五條賢人儒也其十七條之儒是夫子自謂也愚謂從上十五條所言未見其專爲賢人之事而第十六條所言亦未足以盡聖人之道也且聖人之儒非孔子固不足以當之而又專以十七條爲孔子自謂亦恐不然也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

鄭氏曰儒行之作蓋孔子自衛初反魯時也孔子歸至其舍哀公就而禮館之問儒服而遂問儒行乃始覺焉言沒世不敢以儒爲戲當時服孔氏曰此經明孔子自衛反魯歸至其家哀公就而館之聞孔子之言遂敬於儒也言加信行加義是記者所錄也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是哀公之言記者述而錄之哀公終竟不能用孔子是當時暫服非久也按左傳哀十一年冬衛孔文子將攻大叔疾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篋之事則嘗學之

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文子遂止之將止魯人以幣召之孔子乃歸以傳文無館事故鄭稱蓋以疑之愚謂舍居也孔子至舍謂自衛反魯歸至其家也哀公館之謂哀公館禮孔子此二句追述前事明哀公就見孔子而得聞儒行之由也此篇不類聖人氣象先儒多疑之而哀公爲人多妄卒爲三桓所逐其於孔子則生不能用沒而誅之所謂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者亦誇大之辭爾蓋戰國時儒者見輕於世故爲孔子之學者託爲此言以重其道其辭雖不粹然其正大剛毅之意恐亦非荀卿以下之所能及也大學第四十二章朱子章句

禮記集解卷五十七

圭

禮記卷五十七終 邑後學項 琪校

禮記卷五十八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 國史館纂脩孫希旦集解

冠義第四十三釋文冠古亂反篇內惟元冠如字以外並同○別錄屬吉事

此下六篇皆據儀禮正經之篇而言其義其辭氣相似疑一人所作此篇釋士冠禮之義也呂氏大臨曰冠昏射鄉燕聘天下之達禮也儀禮所載謂之禮者禮之經也禮記所載謂之義者訓是經之義也先王制禮其本出於君臣父子長幼尊卑之間其詳見於儀章度數周旋曲折之際皆義理之所當然故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知其義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故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釋文長竹文反

鄭氏曰言人為禮以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三者為始三始既備乃可求以三行也立猶成也言服未備者未可求以三始也童子之服采衣紛呂氏大臨曰容體動乎四體者也顏色發乎面目者也辭令見乎言語者也三者脩身之要也必學而後成必成人而後備童子於三者未能備不可以不學學之而至於二十則三者備矣故冠而責以成人之事愚謂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者朱子謂為學之序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豎起來是也蓋容體顏色辭令者五事之要身之所具者也君臣父子長幼者人倫之渾身之

所接者也身之所具者無所忒而後禮義備身之所接者無不盡而後禮義立未有不謹其身之所具而能善其身之所接者也故禮義備而後可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服所以章德童子未冠則其於禮義固有所未能備矣成人則服備服備則必備乎禮義而後可以稱其服也故冠為行禮之始自是授之室則有昏禮賓於鄉則有射鄉仕於朝則有燕聘皆於是基之矣

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釋文重直用反

日冠日也賓為子加冠者呂氏大臨曰筮日筮賓質之神明敬之至也敬至則禮重禮重則人道立故曰以為國本馬氏晞孟曰筮口必吉所以要其終身之吉筮賓必賢所以要其終身之賢冠禮者君臣父子長幼之道

所自出而國之所由重也故曰為國本

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釋文著張慮反醮子笑反

鄭氏曰阼謂主人之北也適子冠於阼若不醮則醮用酒於客位敬而成之也戶西為客位庶子冠於房戶外又因醮焉不代父也冠者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每加益尊所以益成也孔氏曰二十有為父之道不可復稱其名故冠而加字之成人之道也愚謂阼阼也著明也阼階乃主人之階冠於阼階之上明其將代父而為主也酌而無酬酢曰醮客位戶牖間之位也用醮謂之醮用酒謂之醮冠禮或用醮或用醮醮質而醮文隨人之所用也獨言醮於客位者蓋周末文勝用醮者多故據而言之也冠禮三加始加緇布冠再加皮

弁服三加爵弁服皮弁尊於緇布冠爵弁又尊於皮弁故曰三加彌尊既三加則冠禮成於此矣故醮之於客位以尊異之也冠於阼醮於客位皆適子之禮也若庶子則冠於房外南面遂醮焉成人之道者幼時稱名成人則稱字也

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釋文士冠禮冠者既醮取脯見於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

既字見於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以母兄之尊而先拜子弟者重其為成人之始而敬之也敬之之深正所以明其望之之重責之之備而冠者益不可不思所以稱其服矣呂氏大臨曰孔疏冠子以酒脯奠廟子持所奠脯以見母母以脯從廟來故拜之非拜子也此說未

禮記集解卷五十八

三十一

然冠禮所薦脯醢為醴子設非奠廟也蓋禮有斯須之敬母雖尊有從子之道故當其冠也以成人之禮禮之若謂脯自廟來拜而受之則子拜送之後母又拜何居玄冠玄端奠擊於君遂以擊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釋文擊本亦作贊

鄭氏曰易服不朝服者非朝事也擊雉也鄉先生鄉中老人為卿大夫致仕者賈氏公彥曰易服者爵弁助祭之服不可服見君及鄉大夫等也初冠服元端為緇布冠服以緇布冠冠而敝之故易元冠配元端也注冠禮敖氏繼公曰見於君不朝服以其未仕也所見者亦元端見之鄉大夫鄉之異爵者或曰即主治一鄉者未知孰是先生齒德俱尊者也士相見禮曰士見於大夫終辭其擊於其入也一拜其辱見於先生之禮亦宜郊之

愚謂君子敬其事則命以始冠者始見於君必不用冠之餘日蓋別擇日以見之表記言日月以見君此亦其一端與冠者見於母及兄弟皆用三加之爵弁服見於君則易服者蓋爵弁乃助祭於君之服冠時暫服之耳母及兄弟以冠日見用冠服可也既冠見君則易服元端也奠擊謂奠置於地而不敢授臣見於君之禮也以成人見者以其為成人之始故見之也國語趙文子冠徧見六卿皆有戒諭之辭凡冠而見鄉大夫鄉先生者其禮皆如此與

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釋文少詩照反

禮記集解卷五十八

四

曰所謂成人者非謂四體膚革異於童穉也必知人倫之備焉親親貴貴長長不失其序之謂備愚謂為人弟專以事兄言之為人少則凡在宗族而屬之尊於我在鄉黨而齒之長於我在朝廷而德位之先於我皆我為之少而當事之者也四者之行重故必重其禮而後可以責之也

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後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釋文弟音弟治直吏反

鄭氏曰嘉事嘉禮也宗伯掌五禮有吉禮有凶禮有軍禮有賓禮有嘉禮而冠屬嘉禮周禮曰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也呂氏大臨曰孝弟忠順之行有諸已而後可以責諸人故人倫備然後謂之成人成人然後可以治

人也愚謂孝於親弟於兄忠於君順於長則於人道無不盡而可以謂之成矣能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能為人弟然後可以為人兄能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能為人幼然後可以為人長故成人然後可以治人嘉禮之別有六而冠為成人之始其禮為重他如飲食慶賀之類視冠禮則為輕矣

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呂氏大臨曰古者重禮必行之於廟中昏禮納采至親迎皆主人筵几於廟聘禮廟受爵有德祿有功必策命於大廟所以示有尊而不敢專也冠禮必行諸廟猶是義也愚謂冠禮行於廟有二義一則尊重事一則不敢擅

重事尊重事者所以明成人之禮之重所以厚責其子不敢擅重事者以明重禮必成於廟又所以尊敬其父也

昏義第四十四 別錄屬吉事

此篇釋儀禮士昏禮之義自篇首至禮之大體也明昏禮之重自夙興以下四節明婦事舅姑之義古者婦人先嫁三月一節言婦順由於教成古者天子以下又因昏義而廣言之也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 釋文昏者一本作昏禮者合如字徐音昏問好呼報反

鄭氏曰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其陽往陰來之義日入三商為昏○呂氏大臨曰物不可以苟合必受之以責蓋天下之情不合則不成而其所以

合也敬則能終苟則易離必受之以致飾者所以敬而不苟也昏禮者其受責之義乎故自納采至親迎皆男先乎女所以別疑遠恥成婦之順正也朱子曰男女居室人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幽暗之中衽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然非知幾慎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乾坤而中於咸恆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為正其以此與

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

鄭氏曰聽命謂主人聽使者所傳壻家之命孔氏曰納采謂納采擇之禮也問名問其女之所生母之姓名故昏禮云為誰氏言女之母何姓氏也此二禮一使而兼行之納吉謂男家既卜吉以告女氏也納徵者納聘財也徵成也先納聘財而后昏成春秋則謂之納幣其庶人則緇帛五兩卿大夫則元纁元三纁二加以儷皮諸侯加以大璋天子加以穀圭請期者謂男家使人請女家以昏期由男家告於女家必請者男家不敢自專執

禮記集解卷五十八 六十一

謙敬之辭故云請也女氏終聽男家之命乃告之納吉納徵請期每一事則使者一人行惟納徵無雁以有幣故其餘皆用鴈主人謂女父母行此等禮時皆設几筵於廟廟也聽命於廟謂女之父母聽受壻家之命於廟堂之上兩楹之間也愚謂問名者問女之名將以加諸卜也故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士昏記問名辭云取請女為誰氏謙不敢質言故言誰氏疏家疑婦人不以名通故孔氏謂問其母所生之姓名賈氏又謂

問女之姓氏皆非也既已納采固無不知其姓氏之理而母所生之女非止為一人而姓氏者尤非一人之所專也將何以卜其吉凶乎

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于門外婿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婿授綬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婿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昏而醮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釋文迎魚敬反先悉薦反子承命本或作子承父母命誤婿本又作婿依字從士從音從從知下作耳

鄭氏曰酌而無酬酢曰醮醮之禮如冠醮與其異者於寢耳婿御婦車輪三周御者代之婿自乘其車先道之歸也共牢而食合昏而醮成婦之義孔氏曰共牢而食者在夫之寢婿東面婦西面共一牲牢而食不異牲合

盥而酌者醮演也謂食畢飲酒演安其氣謂半瓢以一瓢分為兩瓢謂之登婿與婦各執一片以酌故曰合昏而醮愚謂親迎而父親醮之者重其事也男子親迎男先乎女剛柔之義也親迎受禮於廟亦敬慎重正之義不言者蒙上可知也父母女之父母也昏禮母在房戶外南面女出房南面父西面誠之女西行母南面誠之故言親受之於父母猶坊記言舅姑承子以授婿也二牲以上謂之牢士昏禮用特豚此云共牢容大夫以上之禮也昏禮夫婦醮用登登以一飽分而為二夫婦各用其半以醮而合之則實為一飽故曰合昏而醮也凡牢禮以尊卑為差合昏而醮合體之義共牢而食同尊卑之義

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

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釋文別彼列反

此承上二節而結之敬慎重正則男女之別成親之則夫婦之道不患其不順也患其苟於順而傷於義也失義則順亦不可保矣故曰立夫婦之義物之苟合者親也不可以久故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故父子之親由於夫婦之別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君臣之正由於父子之親

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鄉射此禮之大體也釋文朝直通反

鄭氏曰始猶根也本猶幹也鄉射飲酒愚謂鄉射謂鄉

飲酒及鄉射二禮也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笄棗栗段脩以見贊醴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釋文見質通反

夙早也謂昏明日之早晨也興起也質明正明也贊贊助行禮者蓋以婦人為之見婦於舅姑謂地言於舅姑使得見也笄竹器緇被纁裏以盛棗栗段脩者棗栗段脩婦見舅姑之摯也見舅以棗栗見姑以段脩士昏禮舅席於阼階西面姑席於房外南面婦執笄棗栗拜奠於舅席又執笄段脩拜奠於姑席此婦見舅姑之禮也贊醴婦者婦既見宜有以答之故贊為舅姑酌醴以禮婦也凡主人於賓客之初見則必有以禮之故聘禮冠禮皆醴賓舅姑之醴婦其義亦然但舅姑尊故不自醴

而使贊代之也婦受禮贊者薦脯醢祭謂祭之於地也
成婦禮者婦見禮於舅姑乃成其為婦之禮也

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

釋文饋其位反一本無婦字

鄭氏曰以饋明婦順者供養之禮主於孝順孔氏曰士昏禮舅姑入室婦盥饋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並南上其他如取女禮鄭註云側載者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異尊卑並南上者舅姑共席於與其俎各以南為上是特豚饋也此是士昏禮若大夫以上非惟特豚愚謂供養舅姑者為婦孝順之道也既成婦禮則宜盡婦道故繼之以盥饋者所以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

鄭氏曰言既獻之而授之以室事也降者各還其燕寢

禮記集解卷五十八

九

婦見及饋饗於適寢賈氏公彦曰饗婦亦於舅姑適寢之上與醴婦同在客位也舅獻姑酬共成一獻朱子曰以鄉飲酒禮約之席在室戶外西舅酌酒獻婦婦於席西飲畢更酌酢舅姑乃酌自飲畢更爵以酬婦婦受爵奠於薦左不舉正禮畢也楊氏復曰舅姑之位當如婦見舅席於阼姑席於房外而婦行酢舅奠酬之禮與愚謂厥明謂盥饋之明日也凡饗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自飲畢更爵以酬賓為一獻此饗婦之禮舅獻而姑酬故曰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凡飲酒拜送於阼階上拜受於西階上醴婦婦席西東面拜者適贊者之位也朱子謂饗婦婦亦於席西拜受蓋以婦於舅姑不政當賓主之禮與西階者客階阼階者主人之階舅姑既饗婦則授之以室事故已降自客階使婦降自主階

明使婦代已為主也盥饋饗婦皆適婦之禮士昏記云庶婦則使人醢之婦不饋婦既不饋則舅姑不饗之可知蓋供養之事統於適婦而著代之義亦惟適婦有之也○疏謂士禮饗婦與盥饋同日此厥明饗婦為大夫禮非也士昏禮饗婦不言厥明特文畧耳婦見之後繼以醴婦又繼以盥饋禮亦煩矣饗婦用其明日為宜士昏禮饗婦後又有饗送者之禮亦不言異日其皆為文畧可知也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以成綵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后內和理內和理而后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

釋文當丁浪反委於偽反積子賜反藏才浪反

此又承上三節而結言之鄭氏曰室人女姑女叔諸婦

禮記集解卷五十八

十一

也當猶稱也後言稱夫者不順舅姑不和室人雖有善者猶不為稱夫也愚謂婦順備言所以順於舅姑室人者周備而無闕也婦順備而能當於夫故內和能成綵麻布帛守委積蓋藏故內理情無不和事無不理此家室長久之道也家之興衰基於婦人可不重與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鄭氏曰謂與天子諸侯同姓者也嫁女者必就尊者教成之教成之者女師也祖廟女所出之祖也公君也宗室宗子之家也婦德貞順也婦言辭令也婦容婉婉也婦功綵麻也祭之祭其所出之祖也魚蘋藻皆水物陰類也魚為俎實蘋藻為羹菜祭無牲牢告事爾非正祭

也其齊盛用黍云君使有司告之孔氏曰祖廟未毀謂與君同高祖以下廟未毀除也祖廟已毀謂與君同高祖之父以上其廟既遷也公官謂官家之官爾非謂諸侯公官也宗室大宗小宗之家與大宗近者於大宗教之與小宗近者於小宗教之此謂君之同姓若異姓亦有大宗小宗族人嫁女皆教於其家也按內則女子十年不出使姆教之明前此恆教但嫁前三月特就公官教之尊之也愚謂祖廟未毀謂與君同高祖以下者則宗室亦謂繼高祖以下之宗非大宗也女子無祭祖廟之法教成之祭輕君又不當親祭故鄭氏謂使有司告之若卿大夫之家則宗子主其祭而祭侯則此文設之詩所謂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是也女子之事夫猶男子之事君也然男子二十而冠其仕乃寬以二十年之久而女子則笄而遂嫁故雖教之有素而深懼其未習也為之特舉其禮嚴之以君宗之所以動其禮法之慕重之以宗廟之告以生其恭敬之心此婦順之所由成也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治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釋文婦人反治直吏反除后治陰德皆同

鄭氏曰天子六寢而六官在後六官在前所以承副司外內之政也內治婦學之法也陰德謂主陰事陰令也愚謂御妻周禮之女御也后之六官以三夫人九嬪以

下分屬焉周禮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世婦之卿以三夫人九嬪充之下大夫以世婦充之中士以女御充之然合六宮而世婦止二十四人女御止四十八人則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亦略言三相倍之法如此而其數有所不必備矣蓋先生之立內官所以佐后之內治非淫於色也故雖設此數而無其人則闕周禮天官於世婦女御不言其數以此也外官三公九卿以下亦以三相倍言之欲見內外官之相當以明其職之並重耳二十七大大八十一元士亦惟謂其分屬於六卿之下若大宰之小宰宰夫司徒之小司徒鄉師非謂六官之屬盡於此也以體言則曰男女后分治內外乃夫婦之道之尤重者故因昏禮而上言之匡衡曰大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於天地則無以承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是故國家理治非天子與后皆有盛德則不可得而致也

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為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釋文適直革反見賈通反為干偽反

鄭氏曰適之言責也食者見道有虧傷也蕩者滌去穢惡也

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為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為后服資衰服母之義也釋文資七雷反資依註作齊音咨

為天王服斬衰為后服齊衰謂天子之臣及列國諸侯也諸侯之臣為天子服總衰既葬而除為后無服

禮記集解卷五十八

禮記卷五十八終 五品銜前臨安學訓導邑後學洪坤校

禮記卷五十九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 國史館纂脩孫希旦集解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別錄屬吉禮

此釋儀禮鄉飲酒禮之義也篇中凡為四段首段凡五節皆引鄉飲酒禮之文而釋之第二段專明黨正正齒位之禮第三段引孔子之言明鄉飲酒備五行第四段本別為一篇而記者合之說見於後孔氏曰此篇凡有四事一則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知此篇有四事者此篇本說儀禮鄉飲酒儀禮所據是諸侯之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之禮也此篇又云鄉人士君子鄉人即鄉大夫君子謂國中賢者又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黨正飲酒之事又云合諸鄉射是州長習射之禮

禮記集解卷五十九

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掃灑所以致潔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潔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潔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鬪辨矣不鬪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 釋文庠音詳繁音緒致繁一本作致繁敬遠于萬反○鄭注揚今作禮皆

鄭氏曰庠鄉學也州黨曰序揚舉也孔氏曰此謂鄉大夫故迎賓於庠門外若州長黨正則於序門外也愚謂鄉飲酒之義此一句所以總目下文之事也序庠惟一門三揖而後至階謂賓主既入門而三揖也三讓讓升也盥盥手洗洗爵揚舉也盥洗揚灑謂主人盥手洗爵

而舉爵以獻賓也獻酢以爵酌以解此言獻賓而曰解者以解與爵俱所以盛酒故通而言之下文卒解致賓於西階上亦謂爵為解也拜至主人於賓之初至而拜之也鄉飲酒禮賓升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是也拜洗主人洗爵升賓於西階上北面再拜拜主人為已洗爵也拜受者主人獻賓賓於西階上拜受爵也拜送者賓既受爵主人於阼階上拜送也既盡也拜既賓飲卒爵而拜也闕謂送於力辨謂競於言道猶禮也

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梁主人之所以自繁而以事賓也釋文下共字音恭

鄭氏曰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謂鄉大夫士也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共尊者人臣卑不得專大惠羞出自東房羞燕私可以自專也孔氏曰設尊於東房之西室戶之東示賓主共有此酒也酒雖主人之物賓亦以酢主人故曰賓主共之北面設尊元酒在左謂在酒尊之西也所以元酒在西者地道尊

右貴其質素故也共共於賓也榮屋翼也設洗於庭當屋翼也必在東者示主人所以自繁以事賓愚謂鄉人謂鄉大夫州長黨正之屬也士所賓賢能之士也君子卿大夫為僕者也羞謂邊豆之實也鄉射記曰薦脯以邊醢以豆出自東房是也又鄉飲酒記曰俎由東壁自西階升則俎實與庶羞不由房中出矣

賓主象天地也介僕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釋文僕音邊坐才對反又

鄭氏曰陰陽助天地養成萬物之氣也古文禮僕皆作遵遵者謂此鄉之人仕至於大夫主人之所榮而遵法也孔氏曰賓主象天地介僕象陰陽者天地則陰陽著成爲天地故賓在西北天地滋凝之氣著主在東南天地溫厚之氣著介在西南象陰之微氣僕在東北象陽之微氣四面之坐象四時者主人東南象夏始賓西北象冬始僕東北象春始介西南象秋始愚謂賓者主人之所敬事象乎天之尊主人以禮下人象乎地之卑故曰賓主象天地介僕以輔賓主之禮猶陰陽以助天地之化故曰介僕象陰陽三賓衆賓之長也衆賓不惟三人其長者三人耳鄉飲酒禮主人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是也三賓席於賓西衆賓立於堂下三賓之尊次於介猶三光之尊次於月故曰三賓象三光三日謂望後三日也魄月之有體而無光處也月二日而明生三日而明著故三日謂之朏既望二日而魄生三日而魄著明著則進而盈魄著則退而闕故三讓者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

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僕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釋文編魚於反

賓席於牖間其位在西北介席於西階上其位在西南主人席於阼階上其位在東南僕席於賓東其位在東北賢能之士方進身之始則貴於難進易退而有介然不苟之意故其接人也主於義主於義則其進也必止矣主人與賢能而獻之君則貴於愛賢下士而有藹然相親之情故其接人也主於仁主於仁則其好賢也有誠而其德厚矣介者賓之次故坐於西南以輔賓鄉飲酒之禮就先生而謀賓介則僕乃贊成主人之禮者故坐於東北以輔主人仁義相接以下又兼習射尚齒之禮而言之蓋賓以不苟進為義主人以好賢為仁仁義相接者賓賢能之義也賓主相與有事以習禮樂者習射之義也六十者三豆以至九十者六豆俎豆有數以明齒讓者尚齒之義也明乎三者之義則謂之聖言其

禮記集解卷五十九

四

有通明之識也通明之識立而以敬心奉而行之則謂之禮體猶成也立也禮行於賓賢則以體仁義行於習射則以體禮樂行於尚齒則以體長幼獨言體長幼者舉其一餘從可知也得於身言身實有此德也古之學術道者非徒明乎其義必將得之於身故聖王務於行此三者之禮欲天下之勉於德也

祭薦祭酒敬禮也噲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解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釋文本亦作廟同席才細反
鄭氏曰非專為飲食言主於相敬以禮也致實謂盡酒也酒為腸實祭薦祭酒噲肺於席中唯啐酒於席末也

孔氏曰祭薦者主人獻賓賓即席祭所薦脯醢也祭酒者賓既祭薦又祭酒也敬禮言敬重主人之禮也噲肺嘗禮者賓既祭酒與取俎上之肺齒噲之所以嘗主人之禮也啐酒成禮者啐謂飲酒入口成主人之禮也席末席西頭也鄉飲酒禮噲肺在先祭酒在後此祭酒與祭薦相連表其俱敬禮之事也敬主人之物故祭薦祭酒噲肺皆在席中啐酒入於已故在席末席上祭薦祭酒是貴禮於席末啐酒是賤財也啐纔始入口猶在席末卒解則盡爵故遠在西階上云卒解者論其將欲卒解之時致實論其盡酒之體也呂氏大臨曰人之所以爭者無禮而志於財也如知貴禮而賤財則敬讓行矣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

禮記集解卷五十九

五

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釋文弟音弟

鄭氏曰此說鄉飲酒謂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之禮也其鄉射則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也謂之鄉者州黨乃鄉之屬也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為主人焉如今郡國下令長於鄉射飲酒從大守相臨之法也孔氏曰按鄉飲酒禮賓賢能則用處士為賓其次為介其次為眾賓皆以年少者為之此正齒位之禮賓介等皆用年老老為之其餘為眾賓賓內年六十以上於堂上於賓席之西南面坐若不盡則於介席之北東面北上其五

十者則立於西階下東面北上未有陪侍之義也以聽政役謂立於堂下聽受六十以上政事役使也六十者以上每十年加一豆非正禮故不得為邊豆偶也五十者但二豆而已則鄉飲酒禮衆賓立於堂下者皆二豆其實介之豆無正文當依衆賓之年而加之也立侍是陪侍之義故云明尊長豆供養之物故云明養老合諸鄉射謂合聚其民於州長鄉射之禮教之鄉飲酒之禮謂十月黨正飲酒教之以禮也愚謂上文所言皆以釋儀禮鄉飲酒禮之義也此又別言正齒位之禮事與上殊故又以鄉飲酒之禮別起其文也鄉飲酒禮自賓介以至於堂下之衆賓皆惟一筵一豆脯醢而已疏謂堂下衆賓有二豆誤也邊豆必偶而士冠禮醴子士昏禮饗婦鄉飲酒禮燕禮皆惟脯醢蓋以邊豆相配而為偶也鄉飲酒禮之一筵一豆者禮之正也養老以飲食為重正齒位之禮豆以十年遞加者禮之變也然豆加則邊亦加邊豆相配亦皆為偶數矣鄉射之禮自賓介以下亦尚齒故合諸鄉射教以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釋文易以或反

鄭氏曰鄉鄉飲酒也易易謂教化之本尊賢尚齒而已愚謂禮行於鄉而人無不化者故可以知王道之易行也

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釋文別彼列反

敖氏繼公曰主人既速介即先歸介及衆賓皆同至賓之門外俟賓同往也愚謂主人於賓及介皆拜迎於衆

賓揖之而已故曰拜賓及介而衆賓從之

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醉而降隆殺之義辨矣釋文殺色戒反

鄭氏曰繁猶盛也小減曰省辨猶別也尊者禮隆卑者禮殺尊卑別也孔氏曰主人於賓三揖三讓拜其來至又酌酒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而自飲以酬賓是辭讓之節其數繁多也介酢主人則止主人不酬介是及介省矣愚謂鄉飲酒禮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則其揖讓拜至之禮亦與賓同然其獻之也於其席前而不於阼階上介之受獻不拜洗不啗肺不啐酒不告旨不親酢又主人不酬是其禮省於賓矣至於衆賓則升而拜受者惟其長三人坐祭立飲不醉主人而降賓之禮隆介殺於賓衆賓又殺於介此隆殺之義也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釋文問問屬之間合如字餘音問〇鄭注一人或為二人

鄭氏曰工謂樂正也樂正既告備而降言遂出者自此至去不復升也流猶失禮也立司正以正禮則禮不失可知孔氏曰工入升歌三終者謂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為一終也主人獻之謂獻工也笙入三終者謂吹笙之人入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每一篇一終也主人獻之謂獻笙人也間歌三終者間代也堂上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為一終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邱為二終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為三終堂下堂下一歌一吹相代而作也合樂三終者

工歌關雎則笙吹鶴巢合之工歌萬軍則笙吹采蘩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堂上下歌瑟及笙俱作也工謂樂正工先告樂正樂正告賓以樂備而遂下堂也言遂出者樂正自此至去不復升堂也鄉飲酒云工告于樂正樂正告于賓乃降注云樂正降者以正歌備無事也降立西階東北面一人揚解乃立司正者一人謂主人之吏舉解示將行旅酬為有懈惰故主人使相禮者一人為司正以監之也流失禮也立司正以正之故飲酒不流邪失禮也愚謂升歌而笙不升者貴人聲也先升歌次笙次間歌次合樂此正樂之四節也四者備則樂備矣鄉飲酒禮末有無算樂正樂雖備弦歌之工尚未得降惟樂正既告樂備遂降立於堂下以至於禮畢而遂出也一人揚解者謂主人獻眾賓之後一人舉觴於賓賓取奠於薦西至旅酬則賓取以酬主人於阼階上也司正飲酒之間監察儀法者也行禮之始謂之相將旅酬則立之為司正蓋旅酬之後爵行無算恐飲多或至情慢故立司正以監之也一人舉解在升歌之前立司正在樂備之後而謂一人舉解乃立司正者蓋立司正為將旅酬而一人舉解乃旅酬之始二事相因故也作樂樂賓可謂和樂矣又立司正以防其失此和樂而不流也○儀禮賈疏謂合樂者堂上有歌瑟堂下有笙琴合奏是詩與孔疏異朱子是賈氏而非孔疏竊謂歌與笙以三篇為三終間歌與合樂皆以六篇為三終蓋間歌則以二篇相間為一終合樂則以二篇相合為一終若如賈氏則合樂為六終矣似當以孔疏為是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釋文少詩召反沃於木反弟音悌孔氏曰旅酬之時賓主人之黨各以少長為齒以次相旅至於執掌盥洗之人以水沃盥洗爵者皆預旅酬也終於沃洗是無算爵之節鄉飲酒記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算爵然後與是也此因旅酬遂連言無算爵欲見無不周備也弟少也言少之與長皆被恩澤而無遺棄也朱子曰弟悌也敬順之意言使少者皆承順以事長者而無所遺棄也降說屢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釋文說反莫音暮鄭氏曰朝夕朝莫聽事也不廢之者既朝乃飲先夕則罷其正也終遂猶充備也孔氏曰說屢升坐謂無算爵之初也以前皆立而行禮未徹俎故未說屢至此徹俎之後乃說屢升堂坐也脩爵無數謂無算爵也朝不廢朝朝後乃行飲酒之禮也莫不廢夕飲酒禮畢乃治私家之事也此謂鄉飲酒禮若黨正飲酒一國若狂無不醉也飲畢主人備禮拜而送賓節制文章終竟申遂不有闕少知其能安燕樂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合結上文五節之義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僕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

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

鄭氏曰日出於東俱所在也月生於西介所在也三光
 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於大辰孔氏曰此覆說鄉飲酒
 之義有所法象前文雖備此更詳也賓者主之所尊敬
 故以賓象天主供物以養賓故以主象地日月即前經
 陰陽也但陰陽據其氣日月言其體俱在東北象日出
 也介在西南象月出也公羊傳大辰者何大火也伐為
 大辰北辰亦為大辰故爾雅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
 之大辰北極謂之北辰是三大辰也何休云大火與伐
 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取以為正故謂之大辰辰時
 也是天之政教出於大辰呂氏大臨曰飲酒之禮莫先
 於賓主立賓象天立主象地禮之經也介僕以輔之輔
 之者紀也三賓以陪之陪之者參也政教之立必有經
 有紀有參然後可行故飲酒之禮必有此三者然後可
 行也愚謂自此以下與首一段大同小異而別以鄉飲
 酒之義起其端蓋傳禮之家各為解說其義本異人之
 作別為一篇記者見其與前篇所言義雖大同而間有
 為前之所未備者不忍割棄因錄而附於前篇之末也
 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
 東祖天地之左海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釋文亨
 普萌反
 鄭氏曰祖猶法也海水之委也教民不忘本者太古無
 酒用水而已愚謂狗者燕禮之牲也鄉飲酒牲亦用狗
 者鄉飲酒者大夫士之燕禮也狗不為牢數牲之小而
 輕者也燕禮視饗食為簡於邊豆惟用其一故其牲亦
 惟以狗欲其禮之稱也東方謂堂之東北鄉飲酒記亨
 于堂東北是也烹飪以火火為陽氣之盛亨於東方者

所以法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當東榮水又當洗之東
 法天地之左海也古者無酒用水而已尊有元酒非但
 貴其質素且教民不忘禮之本始也敖氏繼公曰堂東
 北爨所在也就而亨焉凡學宮惟有一門故牲爨不於
 門外而於堂東北堂東北即東夾之東北學宮有左右
 房則亦當有夾室

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
 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
 為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為言中
 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備藏也釋
 文
 鄭氏曰春猶蠢也蠢動生之貌也聖之言生也假大也
 愁讀為羣羣斂也察猶察察嚴殺之貌也南鄉鄉仁貴

長大萬物也孔氏曰五行春為仁夏為禮今春為聖夏
 為仁者春夏皆是生育長養俱有仁恩之義故此夏亦
 仁也生物於春如通明之聖故東方為聖也各以義言
 之理亦通也愚謂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蓋天
 地以仁之德生物生物之功成於夏而聖則其氣之初
 通者也天地以義之德成物成物之功始於秋而藏則
 其氣之歸根者也聖人法天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二者不可偏廢故其立也於聖則左之法天之生物於
 春也於義則右之法天之成物於秋也然天雖生成並
 用而常以生物為本聖人雖仁義並施而常以仁民為
 先故聖人於仁則鄉之法天地之陽居大夏而以生育
 長養為事也於藏則借之法天之陰居大冬而積於虛
 空不用之處也聖人之立如此而賓之南鄉亦如之尊

禮記集解卷五十九
 十一

賓之至也此一節明賓之坐位之義也

介必取鄉介賓主也

介猶間也賓在牖間主人在阼介在西階上東鄉蓋介亦主人之所敬事而其尊次於賓故其位間廁於賓主之間也此明介之坐位之義也

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

造作也謂作此飲酒之禮也主人為禮之所從出猶春為萬物之所從生也此明主人坐位之義也

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禮有三讓非但法於月之三日而成魄又取法於三月而成時也建國必立三卿行禮必立三賓故三賓為政

教之本三賓輕於賓介言三賓則賓介可知也○此篇所記孔子之言所以發明鄉飲酒之義者備矣而所謂

親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者尤非聖人不能道也其餘則多附會牽合之說似皆不出於先王制禮之本義也

禮記卷五十九終

邑後學項 琪校

禮記卷六十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脩孫希旦集解

射義第四十六 別錄屬 占事

此篇釋儀禮大射儀之義也冠昏燕聘鄉飲酒等皆引儀禮正經而釋之此篇不引儀禮但泛論習射之義與他篇不同凡禮射有四一曰大射君臣相與習射而射也自天子以下至於士皆有之今惟諸侯大射禮存二

曰賓射天子諸侯饗來朝之賓而因與之射亦謂之饗射司服饗射則驚冕是也饗禮在廟故服驚冕諸侯饗

聘賓亦與之射左傳晉士鞅來聘公享之射者三耦是也今其禮並亡三曰燕射天子諸侯燕其臣子或四方

之賓而因與之射大夫士燕其賓客亦得行之燕禮云若射則如鄉射之禮此諸侯燕射之可見者也四曰鄉

射州長與其家庶習射於州序儀禮鄉射禮是也而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亦用是禮焉四者之禮賓射為重

而大射為大燕禮記云君與射則為下射鄉射禮賓主人大夫若皆與射則遂告于賓則燕射鄉射君若賓以

下或不與者惟大射則無不與射也此外又有主皮習武之射周禮司弓矢王弓弧弓以投射甲革楛質者

鄭氏云質正也樹楛以為射正射甲與楛試弓習武也鄉射記云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

降是也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

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釋文長 丁丈反鄭氏曰言別尊卑老穉然後射以觀德行也呂氏大臨

曰射者男子所有事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故習大射鄉射之禮所以習容習藝觀德而選士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故主皮呈力所以禦侮克敵也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者大射儀也鄉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者鄉射也愚謂此射皆謂大射也鄉飲酒者卿大夫士之燕禮也諸侯謂之燕鄉大夫士謂之飲酒其禮一也諸侯與其臣行大射必先燕禮卿大夫士與其臣大射必先鄉飲酒之禮左傳昭公二十七年齊侯請饗公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是燕禮亦謂之飲酒也

故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釋文中丁仲反鄭氏曰內正外直習於禮樂有德行者也呂氏大臨曰

禮記集解卷六十

聖王制射禮以善養人於無事之時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不疑其所行故發而不中節者常生於不敬所存乎內者敬則所以形於外者莊矣內外交修則發乎事者中矣射一藝也容比於禮節比於樂發而不失正鵠是必有樂於義禮久於恭敬用志不分之心然後可以得之則其德可知矣愚謂射者進退周旋之禮甚煩一有不中則志氣之動而持弓矢必不審固矣退進周旋必中禮見於未射之先者也內志正外體直謹於方射之際者也志正則於心無所偏而持弓矢也審體直則於力有所專而持弓矢也固矢之或出於侯之上下左右者不審之過也矢之不及侯而反若大射禮所謂柶復者不固之過也既審且固則無不中矣然而進退周旋之中禮內志之正外體之直豈一時所能襲取

哉必其莊敬和樂所以養其身心者久而後可以致之故曰可以觀德行矣

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狸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釋文騶虞尤反狸力之反

禮記集解卷六十

騶虞采蘋采芣召南篇名狸首逸詩節者歌之以為射之節也周禮射人王射九節五正諸侯七節三正大夫士五節二正每歌一終為一節節之正者用以拾發乘矢其餘則用以聽者也天子大射歌騶虞以為射者之節諸侯大射歌狸首以為射者之節大夫大射歌采蘋以為射者之節士大射歌采芣以為射者之節而其節之多寡則各以尊卑為差如射人之所言也大射儀諸侯之禮與射者有大夫士而惟歌狸首則用射節之法於此可見矣騶虞之詩言壹發五豝以喻賢才衆多足以備朝廷之官也會時謂會天子之時事狸首樂會時未聞采蘋之詩言大夫妻能循法度采芣之詩言教成之祭其女子能齊敬以主其事是不失職之義也明乎其節以不失其事則天子必求賢審官諸侯必虔其王命大夫必能謹於禮法士必能盡其職業如是則外之而事功無不成內之而德行無不立矣○劉氏敞曰騶虞采蘋采芣三詩皆在二南則狸首亦必其儔豈夫子刪詩時已亡之與或曰狸首鶉也篆文狸似鶉首似

一第 101 册 禮記集解卷六十 6 反E4

巢愚謂劉氏謂狸首當在二南是也孔子言自衛反魯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詩之用於正樂者夫子時必未嘗亡然以今之詩考之則狸首之用於射節新宮之用於下管采芻之用於樂儀皆無其篇則今之詩豈必皆夫子所刪之舊乎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釋文數色角反

鄭氏曰選士者先考德行乃後決之以射孔氏曰諸侯繼世而立卿大夫有功乃升非專以射而選但既爲諸侯卿大夫又考其德行更以射辨其才藝高下非謂直以射選補而用之也男子生有懸弧之義因此射事更飾以禮樂容比於禮節比於樂是也陳氏祥道曰人之

賢不肖不能逃於威儀揖讓之間而好惡趨舍常見於行同能耦之際故射而飾之以禮樂以觀其德比之以耦以觀其類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官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釋文比賦志反中丁仲反與音預數色角反

鄭氏曰三歲而貢士舊說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呂氏大臨曰古之選士中多者得與於祭蓋禮樂節文之多惟射與祭爲然能盡射之節文而不失其誠

可以奉祭祀矣能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而中多其敬可以事鬼神矣愚謂古者王國之人才天子用之侯國之人才諸侯用之蓋教化美而賢才多則不必借才於境外而無憂不足而王者以公天下爲心則才之在諸侯與在王朝一也豈必使諸侯悉貢其賢者於我而獨與不賢者治其國乎且三歲貢士以千八百國每國二人通率計之歲常至千餘人加以成均之所教鄉大夫之所興用之必不能盡必有壅滯失職之患矣詩書周禮左傳初無諸侯貢士之事獨尚書大傳言之此書駁雜不足信也又謂大射爲將祭擇士中多得與於祭中少不得與於祭亦恐不然考之周禮祭祀之禮奉牲贊幣以及宗祝巫史之屬皆有常人所謂宗人其事以爵以官恐無臨祭而射以擇之之理大射之禮委曲繁重亦未必數數爲之而天子一歲祭天九祭地一祭社二祭廟四若皆祭前以大射擇士則禮繁而費而且將不暇給矣是大射者特君臣相與習射之事而將祭擇士乃附會之說也

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鄭氏曰四正正爵四行也四行者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乃後樂作而射莫處無安居其官次者也御猶侍也以燕以射先行燕禮乃射也則燕則譽言國安則有名譽孔氏曰獻大夫後樂作而射謂大射也若燕射則說屢升坐之後乃射正謂脩正也言射者是諸侯自爲脩

正之具懋謂則燕謂燕樂也則譽謂有名譽也猶詩之言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也記者引此詩以證君臣習射之事而鄭氏以為即射首之詩非也儀禮註又附會樂會時之義謂射首者欲射諸侯不來朝者之首則益謬矣騶虞采蘋采芣皆射節也然初不及射事則射首之詩必不專為射而作也王者於諸侯不祭則修意不祀則修言不享則修文不貢則修名未嘗不反而自責而治其相服之本未嘗遽以甲兵加之若因其不朝而至欲抗其首而射之則雖桀紂之暴不至是史記云其宏設射狸首欲以致諸侯是說也蓋出於秦周之末厭勝之小術而安可以證聖人之經乎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釋文雙俱轉反相息亮反讀為償將子因反與音預不入一本作不得入非○鄭注延或為晉

鄭氏曰矍相地名也樹棗蔬曰圃射至於司馬者先行飲酒禮將射乃以司正為司馬子路執弓矢出延射則為司射也延進也出進觀者欲射者也賁讀為償償猶覆敗也亡國亡君之國者也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為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子路陳此三者而觀者畏其義則或去也劉氏做曰先儒謂與為人後者人有後矣而又往與之者也有後而又往與之是兩後矣安有兩後者與之者干之也與為人後者庶子而奪其嫡則篡其祖也嫡子而後其族則輕其親也諸父諸兄諸弟而後其子兄弟則亂昭穆也異姓而後於人則背其族也衰周此類蓋多此子路之所惡也愚謂此孔子

與門人行大射之禮也矍相之圃蓋在魯宮之旁所謂澤也蓋大夫士之欲行大射者庭或不足樹侯器或不足供用故假諸澤宮之廣而且資其器焉賁軍之將無勇亡國之大夫不忠與為人後者不孝○舊說謂士不得大射非也射人王射三侯諸侯射二侯大夫射一侯士射豨侯豨侯皮侯也皮侯大射所用則射人所言乃大射之禮而士之得大射可見矣

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者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勵有存者釋文罔弟音罔○鄭注序或為徐點壯或為將旄期或為旄期皆作旄

鄭氏曰射畢又使二人揚觶者古者於旅也語語謂說義理也三十曰壯者蓋皆老也流俗失俗也處猶留也八十九十曰旄百年日期頤稱猶言也行也者不言有此行不可以在此賓位也孔氏曰公罔序氏裘點名也案鄉射禮射畢司馬反為司正樂工升堂復位賓取俎西之解酬主人主人酬大夫自相酬畢使二人舉觶於賓與大夫則當裘點二人揚觶之節也但射事既了眾耦皆在賓位主人以禮接之不復斥言其惡故但簡其善者二十曰幼三十曰壯幼壯孝弟言自幼壯以來能行孝弟也六十曰耆七十曰童耆童好禮謂老而不倦於好禮也不從流俗身行獨行不從流移之俗也不在此位者問衆人有此諸行否若有則可以在此賓位也八十九十曰旄百年日期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

道不亂此所晉彌精於前前雖云孝弟好禮未能不倦不變也旋期之人本來觀禮雖不能射與在賓中故旅酬之時猶在也○呂氏大臨曰孔子不為已甚互鄉難與言猶與其進未聞拒人如此之甚也嬰相之事疑不出於聖人愚謂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此三者之人蓋屢有之爾今以如堵之衆而乃居其半焉其說固已可疑矣至於已與射之人至旅酬之後乃指之使不得與於無算爵非但不近於人情恐於禮亦未之有也公罔之羨序黜之所言若在聖門亦當為高第弟子而乃以責之與射之衆豈聖人與人不求備之意此記蓋傳聞附會之言與

射之為言者釋也或曰舍也釋者各釋已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為人父者

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

臣者以為臣鵠故射者各射已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

鄭氏曰以為某鵠者將射還視侯中之鵠意曰此鵠乃為某之鵠吾中之則成人不中之則不成人也得為諸侯謂有慶也不得為諸侯謂有讓也又曰侯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臺謂之鵠著于侯中所謂皮侯謂之鵠者取名於鴉鵠鴉鵠小鳥難中是以中之為雉亦取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已志

馬謂釋尋釋也舍處也如詩舍命不渝之舍言能處其所射之鵠也釋已之志以申釋字之義射中以申舍字之義蓋必先釋之而後能舍之也鵠者侯之中射之的

也射以觀德故為父子君臣者常射時必念此所射者即已之鵠中之則能勝其所為不中則不能勝其所為此所謂釋已之志者也侯所射者也凡侯皆以布為之大射之侯以皮飾其側又以皮為之鵠謂之皮侯考工記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是也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射人云王射三侯諸侯射二侯卿大夫射一侯士射豕侯蓋士與王之大射則與卿大夫共侯自行大射則辟卿大夫而用豕侯司裘不言豕侯者士自大射之侯司裘不供之故也大射儀諸侯之禮有大侯參侯豕侯大侯君所射之侯即熊侯也參侯參於大侯豕侯之間即麋侯也司裘諸侯惟二侯蓋畿內之諸侯降避天子也大射儀用三侯畿外之諸侯遠於王得伸也然其

禮記集解卷六十

九

禮記集解卷六十

九

三侯無虎侯而有豕侯則亦降於天子也賓射之侯畫以五采梓人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是也燕射鄉射之侯畫為獸形謂之獸侯梓人張獸侯則王以息燕鄉射記云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燕禮若射則用鄉射之禮是燕射鄉射之侯同也○朱子曰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此等語皆難信王氏應電曰矢之所至以張侯之地為侯古文作侯象矢集於布之形侯侯二字皆從人而諧醫聲人在上作侯又加人在旁作侯前人不識古文遂謂射中者得為諸侯耳愚謂自冠義以下七篇疑皆漢儒所為其辭義頗淺近而此篇與鄉飲酒義尤多附會牽合之說○孔氏曰此一經釋射之義及鵠與侯之文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地是也

釋文與音預
繼勅律反

鄭氏曰澤宮名也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也皆先令習射於澤已乃射於射宮課中否也諸侯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孔氏曰前經已言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此經又重言者前言貢士之制故賞罰所貢之君此論人君將祭擇士賞罰其士之身故又重言也前經貢士云容體比禮其節比樂此經直云射中射不中不云容體及射節者文不具也澤是宮名於是宮射而擇士故謂此宮為澤澤所在無文蓋於寬問之處近水澤而為之也非惟祭而擇士餘

禮記集解卷六十

十一

射亦在其中故書傳論主皮射云嚮之取也於國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是主皮之射亦近於澤也選士於澤不射侯也但試武而已故司弓矢云澤共射楛質之弓矢鄭司農引此射義之文以釋之是於澤中射楛質而已又鄭註司弓矢云樹楛以為射正射甲與楛試弓習武也其主皮之射則張皮亦揖讓也愚謂澤澤宮也辟雍謂之澤以其雍水於邱也澤宮近辟雍為之故亦謂之澤國家禮射之外又有主皮習武之射而大夫士之大射又或假於學校以行其禮不欲其雜擾於學士弦誦之所故於學宮之旁別規寬間之地為澤宮以習射天子諸侯皆有之若魯有嬰相之圃是也射宮東序也天子將大射則其與於禮者先於澤宮預習之然後天子於射宮親行其禮也餘辨已

見上文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

釋文弧音胡蓬步
工反飯扶晚反

鄭氏曰男子生則設弧於門左三日負之人為之射乃卜食子也孔氏曰此明男子重射之義男子生而有為射之志故長大重之桑弧蓬矢取其質也所以用六者射天地四方也禮射惟四矢象禦四方之亂射畢用穀猶若事畢設飯食故云飯食之謂也方氏慤曰人為之射以射人代之而已愚謂射人代之射者世子生之禮若大夫士之子則亦家臣隸子弟之屬代之與用穀謂食子也人莫不飯食其初生也先射天地四方而後飯食以示為人者必能治天地四方之事而後可以飯食也然則其所以責之者重矣

禮記集解卷六十

十一

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已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反求石經
作求反

陳氏澐曰為仁由己射之中否亦由己非他人所能與也故不怨勝己而反求諸身

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釋文爭爭駢之爭揖讓
而升下絕句而飲一句

下降也揖讓而升下而飲者言升堂而射射畢而降及眾耦皆射畢而勝飲不勝者皆有揖讓之禮也大射儀司射作上耦射出次揖當階揖及階揖升堂揖當物北面揖及物揖此升時揖讓也卒射北面揖揖如升射此下時揖讓也勝者之弟子洗解酌奠于豐上三耦及眾射者皆升飲射爵於西階上一耦出揖如升射升堂卒

解揖與此飲時揖讓也朱子曰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
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
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
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釋文正音
征夫音扶

鄭註發
或為射

鄭氏曰何以言其難也聲謂樂節也畫布曰正樓皮曰

鵠正之言正也鵠之言枯也枯直也言人正直乃能中

也又曰正亦鳥各齊魯之間名題肩為正大射
儀註孔氏曰

畫布曰正賓射也樓皮曰鵠大射也

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

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釋文的丁
歷反養如

字徐羊尚反○
鄭註爾或為有

鄭氏曰發猶射也的謂所射之鵠也言射的必欲中之

者以求不飲女爵也辭養辭見養也愚謂此引詩以明

射者之所以求中者非欲求勝於人也特欲辭見養爾

亦君子無所爭之意也

燕義第四十七別錄屬
吉事

此釋儀禮燕禮之義也古者飲食之禮有三曰饗曰食

曰燕饗食禮重而體嚴燕則禮輕而情洽有燕來朝之

諸侯者司儀王燕則諸侯毛是也諸侯相朝亦有之有

燕諸侯來聘之臣者聘禮燕羞傲獻無常數此諸侯燕

其聘賓也天子於諸侯之使臣亦有之有君自燕其臣

子者鹿鳴之詩言燕樂嘉賓之心有駉之詩言在公載

燕是也有燕其宗族者行葦之詩燕父兄宗族及文王

世子公與族燕則以齒是也有養老而燕之者王制養

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

而兼用之是也儀禮燕禮乃諸侯燕其臣子之禮而其

記又兼及於燕四方之賓其餘禮則不可得而考矣陳

氏祥道曰於司儀見王所以燕諸侯者以齒也故曰王

燕則諸侯毛於膳夫見王所以為燕者非自為主也故

曰王燕飲則為獻主於大僕見王所以燕者必於內朝

也故曰王燕則相其法於酒正見王所以燕賓者必有

多寡之數也故曰王燕則共其計於鞮鞻氏見王所以

燕者必有樂也故曰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獻

而歌之燕亦如之然其牢禮之物獻酬之數衣服器皿

之用與其歌舞節奏皆不得而詳至諸侯燕禮則邦國

之相和君臣之相接禮義之相與恩好之相交明嫌疑

而不瀆別貴賤而不亂所謂禮讓為國者於此可想見

焉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

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

則率國子而致於天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

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

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

以考其藝而進退之釋文卒依注首倅七對反下游卒同
大子音泰卒倅子忽反弗正音征

庶子官周禮夏官之諸子也諸庶皆眾也此官掌公卿

大夫士之子因以名其官公卿大夫士適庶之子非一

故曰諸子亦曰庶子也諸侯謂畿內之諸侯為王朝公

卿者也卒周禮作倅倅也庶子之倅謂公卿大夫之眾

子為適子之副貳者也戒令即下文致於天子之事也

教治即下文脩德學道之事也別其等謂別其材藝之

優劣也正其位謂正其位序之高下在朝則尚爵在學則尚齒也大事謂若大祭祀及征伐會同之事也國子公卿大夫之適子也公卿大夫之適子則師氏保氏及大司樂之屬教之其政令教治與別等正位之事非諸子之所掌諸子所掌者獨其倅耳至有事而致於大子則適庶之子並庶子率之故上云庶子之倅而此變言國子見不徒率其家子而並率其適子也有甲兵之事謂軍旅之事從大子而出也百人為卒五人為伍有司謂將帥也司馬弗正謂國子別屬於大子司馬不得以軍事役之也國之政事謂力役甸徒追胥之類也存猶留也國有用民之政事國子之倅存留不用使得游服無事以備其業也國子之倅不用則國子可知獨言其倅者亦據此官之所掌者言之也德行道藝也合

禮記集解卷六十

聚也聚之而考察其所業也王制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州長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則國學亦春秋習射可知於春言學於秋言射互相備也考其藝謂考其德行道藝也獨言藝者舉輕以見重也藝優則進之而與俊選同升藝劣則退之而仍歸於學也此節皆周禮諸子職文此篇釋儀禮燕禮之義下文諸侯燕禮之義以下者是也此諸子職之文與燕禮本無所當蓋後人因篇末有獻庶子之事誤以即庶子之官遂引此冠於篇首耳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釋文鄉許亮反適音敵大歷反本亦作敵

諸侯燕禮者諸侯燕其羣臣之禮也蓋君臣之分雖嚴

而上下之情不可以不通故無事則相與燕飲為樂以通上下之情而臣有征伐聘問之事還歸其國則亦為特舉此禮若四牡勞使臣出車勞還帥是也諸侯燕禮之義此一句總目一篇之事以下皆引儀禮之文而釋之也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此君視燕朝之位也爾揖而進之也卿大夫初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爾卿者君揖卿使進卿皆西面北上也君又爾大夫大夫皆少進定位者卿西面大夫北面者乃燕朝之常位故揖之使進以定其位也居主位者阼階上乃主人之位也燕禮雖別立主人然君自居主位膳夫特為之行獻禮耳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者君既命為賓者揖卿大夫升就席是時賓及卿大夫皆未升故曰獨升言無與偕升也曰特立言無與偕立也以君之尊莫敢與之匹敵故也

禮記集解卷六十

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釋文亢若浪反使宰夫本宰夫膳夫也周禮膳夫職王燕飲酒則為獻主檀弓杜黃曰黃宰夫也而左傳言膳宰屠蒯則知宰夫即膳夫非周禮天官之考也為獻主使之為主而獻賓也飲酒之禮必立賓主以行獻酬君燕其臣不自獻而使宰夫者君之意匪曰吾之尊不可屈也特以臣不敢與君亢禮若君自為主則賓將踧躅不安而非所以為樂矣故使宰夫為獻主則可以盡宴飲之歡體賓之心也公四命之孤也卿上大夫也燕禮記曰與卿燕則大夫為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為賓蓋燕禮之為賓者勞故凡燕皆不以所為燕者為賓優之也然所為燕者雖或有公卿

大夫之不同而所命為賓者則必大夫蓋公卿已尊又加以為賓之尊則疑於君而無別也賓乃臣子君降一等而揖之者以其為賓而禮之也

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釋文禮徐本作禮音

君舉旅於賓謂舉旅酬之爵於賓燕禮小臣作下大夫二人腰解於公公取大夫所腰解以酬賓是也蓋君以

禮記集解卷六十

末

臣不敢與元禮故使膳宰獻賓然又以為未足以盡已之情故於大夫之腰解而親舉以酬賓也君所賜爵謂君為卿舉旅為大夫舉旅為士舉旅君所取之解皆唯君所賜也賓受君舉旅及諸臣得賜爵者皆降再拜稽首君辭之乃升成拜臣必拜於堂下者所以敬其君臣之禮當然也君於臣之拜必答之所以敬其臣君之禮當然也上不虛取於下謂取之必有以報之也上用足而下不匱者寧也上下和親而不怨者和也寧由禮而生故曰禮之用也此因君答臣拜而見上不虛取於下之義因推之以明爵祿之道又推之以明取民之法皆以明上之與下分雖不同而其報施往來之義如此是以情無不通而惠無不決也呂氏大臨曰君盡君之禮以下下故賓入及庭降一等揖之賓拜受爵君皆答拜

臣盡臣之禮以事上故君舉旅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君辭然後升成拜天下之禮未有不交而成者也故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此所以君臣和禮義行也楊氏復曰公取腰解以酬賓此與尋常酬爵不同君臣之際其分甚嚴其情甚親使宰夫為獻主所以嚴君臣之分舉解以酬賓所以通君臣之情也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

釋文羞初宜反

上卿請三卿也小卿大夫之上若司徒下之小司徒司馬下之小司馬也燕禮不言小卿之席大射儀卿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則燕禮亦當然卿與小卿之席不

禮記集解卷六十

七

相屬而曰小卿次上卿者以尊卑之次言之也賓席屬屬賓尊上卿在賓東近君次於賓小卿在賓西又次於上卿也大夫次小卿者大夫又在小卿之西也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者士初入在西方東面既獻立于東方西面燕禮不言庶子之位此言士庶子以次就位蓋其初入及既獻後之位皆在士之南與獻君君舉旅行酬者燕禮獻賓後獻君次酬賓賓奠薦於薦東下大夫二人舉解於公公取大夫所腰解以酬賓此君為賓舉旅也即前云舉旅於賓賓降再拜稽首是也獻卿舉旅行酬者主人獻卿於西階上畢二大夫腰解如初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酬此為卿舉旅也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者主人獻大夫於西階上辯工入升歌三終獻工公又取奠解唯公所賜以旅於西階上此為大

夫舉旅也不言獻小卿者小卿亦大夫此獻大夫中兼有小卿也獻士士舉旅行酬者脫屣升坐之後主人獻士於西階上辯又獻旅食賓賡解於公公取賓所賡解與唯公所賜乃就席坐行之大夫終受者與以酬士士以旅於西階上此為士舉旅也獻庶子者主人獻庶子於西階上也此節言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及言獻庶子皆謂庶子官所掌之庶子非謂庶子之官也不為庶子舉酬者庶子卑也牲體即俎實薦謂豆及籩蓋謂庶羞也按燕禮公與賓以下皆惟一遵一豆又燕禮記唯公與賓有俎燕牲用狗故自卿以下皆無俎以牲小故也又燕禮獻大夫辯乃羞庶羞是庶羞不及士以下也公與賓薦俎庶羞備有卿大夫有薦羞而無俎士以下又無羞唯薦而已是其等差也席有尊卑獻有先後饌有隆殺此皆所以明貴賤也呂氏大臨曰貴賤之義不行亂之所由生也燕禮於君臣貴賤之義極其密察至於此者所以防亂也

禮記卷六十終

邑後學項詒澁校

禮記卷六十一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脩孫希旦集解
聘義第四十八 別錄屬吉事

呂氏大臨曰聘禮有天子所以撫諸侯者大行人一歲徧存三歲徧類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所以事天子者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類以除邦國之患是也有鄰國交脩其好者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是也儀禮所載鄰國交聘之禮聘義者釋聘禮之義也愚謂此釋儀禮聘禮之義也古者諸侯同在方獄之內而有兄弟昏姻之好者久無事則相聘焉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而三等之國其出聘之卿介有多少主國所以待之之禮亦有差降聘禮經云五介又云及竟張旌是侯伯之卿大聘之禮也故此篇言以圭璋聘又言出入三積之等亦皆據侯伯之禮言之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 釋文傳
鄭氏曰此皆使卿出聘之介數也大行人職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質謂正自相當孔氏曰上公親行則九介其卿降二等則五介侯伯子男以次差之可知也愚謂首言聘禮亦總目下文之事也介紹而傳命以下明所以賓必有介之義也紹繼也介紹而傳命謂陳列衆介相繼而立而後傳聘君之命也兩君相朝主君迎於大門外各陳摺介摺傳主君之命以請於介介以告於朝君介又傳朝君之命以告於摺摺以告於主君司儀謂之交摺謂摺介傳辭相交也若聘賓則主君迎於大門內上摺出請事而賓與上摺相對傳命司

儀謂之旅擯謂但陳列擯介而不交辭也旅擯之禮介雖不傳辭然亦繼賓而陳列故曰介紹而傳命也質謂質慤也禮以文為敬若傳命之時不用衆介則過於質慤而非所以為敬矣故介紹而傳命乃聘賓所以致敬於主國也禮器曰七介以相見不然則已慤是也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

鄭氏曰此揖讓主謂賓也三讓而后傳命賓至門主人請事時也賓見主人陳擯以大客禮當已則三讓之不得命乃傳其君之聘命也三讓而后入廟門讓主人廟受也小行人曰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聽其辭孔氏曰聘禮入廟門之時無三讓之文不備也敖氏繼公曰於賓入門左而揖參分庭一在南而揖

又偕行至參分庭一在北而揖是三揖也賓至西方之中庭公乃與之偕行愚謂三讓而后傳命者賓見主君使上卿請事不敢當而讓之三讓不得命乃傳其君之聘命也事同曰讓事異曰辭此宜曰辭而曰讓者辭讓亦通名爾按聘禮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擯者出請事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是始而請事繼而納賓者惟上擯而承擯紹擯未嘗出也然則謂讓主君陳擯者不然矣三讓而后入廟門者謂入及廟門公揖入立於中庭擯者納賓於此時而賓與擯者三讓也凡賓主相與入門皆主先入以道賓三讓者擯者以先入讓賓賓三讓然後擯者先入而賓從之也按聘禮賓入門公揖入每門每曲揖若讓廟受則與公每門每曲揖時當讓若至廟門則蚤知其當廟受不必讓矣

故知讓非讓廟受也三揖而后至階者賓與主君相與揖也賓入廟門時公先立於中庭賓至西方之中庭公乃與之偕行前二揖公立於其位而與賓揖後一揖公乃與賓偕行而揖也三讓而后升者賓與主君讓升也凡升階亦皆主人先升而賓從賓與主君將升主君以先升讓賓賓三讓而後主君先升也凡此揖讓之禮皆聘賓所以致尊讓於主國也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聘禮皆無此文不備也

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既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

釋文竟音境勞力報反况本亦作既

孔氏曰君使士迎于竟謂主君使士迎客于竟聘禮賓及竟張旌君使士請事遂以入是也大夫郊勞者聘禮賓至于近郊君使下大夫請行君又使卿朝服用束帛勞此大夫郊勞者即卿也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者按聘禮賓入門左公再拜是君拜迎于大門之內聘禮又云及廟門公揖入納賓賓入門左賓升西楹西東面是廟受也北面拜既者君於阼階之上北面再拜拜聘君之既既謂惠賜也聘禮公當揖再拜是也拜君命之辱言主君所以北面拜既拜聘君之命來屈辱也所以致敬者所以致敬於聘君愚謂上言敬之至賓之敬也此言敬之至主君之敬也

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

合結上文三節之意

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覲致饗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

禮大應反進字又作饗饋許說反還音旋斯呼罪反字林音悔食音嗣

鄭氏曰設大禮則賓客之也或不親而使臣則為君臣也孔氏曰承擯承副上擯也紹繼也謂繼續承擯按聘禮註云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其待聘客及朝賓其擯數皆然故大行人云上公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謂迎朝賓也若擯者五人則士為紹擯者三人若擯者四人則士為紹擯者二人若擯者三人則士為紹擯者一人君親禮賓者謂行聘已訖君親執禮以禮賓故聘禮賓行聘訖宰夫徹几改筵公出迎賓以入公側受禮賓受禮公拜送禮是也賓私面謂私以已禮見主國之卿大夫也私覲私以已禮見主國之君也以其非公聘正禮故謂之私按聘禮私面在後此先云私面者記者便文無義例也聘禮註云面亦見也其謂之面威儀質也此於臣謂之面而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為國客私面私獻註云私面私覲也又以私面為私覲者以司儀之文但云私面私獻不云私覲故以私面為私覲也左傳昭六年楚公子乘疾以其乘馬八匹私面於君而稱面者因行過鄭而見鄭伯非正禮故雖君亦稱面也致饗餼者謂主君使卿致饗餼於賓館聘禮君使卿章弁歸饗餼五牢是也牲殺曰饗生曰饋還主璋者謂賓將去時君使卿就賓館還其所聘之主璋聘禮云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是也賄贈者還玉既畢以賄贈之聘禮云還主璋畢大夫賄用束紉是也饗食燕者謂主君設大禮以饗賓設食禮以食賓皆在朝也又設燕以燕之燕在寢也聘禮云公於賓壹食再饗燕與羞俶獻無常數是也君親

禮賓賓用私覲及致饗餼饗食之屬或主人致敬或賓答主人或君親接賓或使臣致之是顯明賓客君臣之義也饗食之屬使人延賓於館主君親待之是賓客其使人也主君或不親饗食使人致饗致食及致饗餼還圭賄贈之屬皆主君不親使臣致禮於客客是臣故使臣敵之是君臣之義也呂氏大臨曰擯者王國之君所使接賓者也主之有擯猶賓之有介擯有三者以多為文也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為上相相即擯也入詔禮曰相出接賓曰擯敖氏繼公曰承紹者皆有為之先之辭周官言天子之擯者其於上公則五人於侯伯則四人於子男則三人皆以朝者之爵為差也此但言上擯承擯紹擯而不言其人數則是諸侯之擯者三人而已不以已爵及朝聘者之尊卑而異所以別於天子也此擯者雖有三人惟上擯專相禮事乃必立承紹者所以別於諸臣之禮也愚謂大行人上公九介而王之擯者五人侯伯七介而擯者四人子男五介而擯者三人則擯用介數之半蓋以示其自降於賓之意亦所以為謙讓也王待諸侯之禮如此則諸侯於朝聘之賓可知上公之卿七介則主國之擯者五人上擯一人承擯紹擯各二人也侯伯之卿五介則主國之擯者三人上擯承擯紹擯各一人也子男之卿三介則主國之擯者二人上擯承擯各一人而已聘禮乃侯伯之國使卿大聘之禮故曰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擯者三人也於君言覲者尊辭也於臣言面者質辭也致饗餼兼有醢醢簋盞米禾薪芻之屬獨言饗餼者以牢禮為重也圭所以聘君璋所以聘夫人典瑞璋圭璋璧琮以類聘是

也聘禮記云所以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問諸侯朱纁纁八寸此謂上公之禮也上公問諸侯纁八寸則圭亦八寸降於其命圭一寸以此推之侯伯聘圭當六寸子男用璧當四寸也賄謂於還玉之時而賄之聘禮賄用束紉是也贈謂賓出舍於郊而贈之聘禮遂行舍于郊公使卿贈如覲幣是也賄所以答其聘贈所以答其私覲也饗禮今亡食則公食大夫之禮是也燕則燕禮記云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揖讓升賓爲苟敬是也凡此諸禮君之所致於賓及賓所致於主國之臣者皆所以明賓客之義也君之所致於賓而差降於其君及賓所致於主國之君者皆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釋文比必履反使色吏反

鄭氏曰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孔氏曰天子立制使諸侯相於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卿大聘大行人云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聘禮記曰小聘曰問故知此比年小聘是歲相問也大行人又云殷相聘也殷中也謂三年之時中間無事故稱殷也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與此不同者此經諸侯相聘是周公制禮之正法王制所云謂文襄之法故不同也呂氏大臨曰使者聘而誤主君不親饗食聘禮所謂大夫來使無罪饗之過則餼之也先王御諸侯使之相交以脩好必求疏數

之中故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也使之相敬以全交必相厲以禮故使者設主君不親饗食以愧厲之然後仁達而禮行也先王制禮以善養人於無事之時使之不安於愉惰而安於行禮不恥於相下而恥於無禮則忿爭之心暴慢之氣無所自而作天子以是養諸侯諸侯以是養士大夫此兵所以不用天下之所以平也禮之節文之多惟聘射之禮爲然節文之多養人之至者也故二禮之義天子養諸侯之意爲深故其義皆曰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鄭氏曰圭璋也尊璋圭之類也技疏云尊璋此璋同於孔意宜作尊璋圭之類也而用之還之皆爲重禮禮必今註麻皆作圭璋誤例之耳

親之不可以已之有還復之也財謂璧琮享幣也受之爲輕財者財可還復重賄反幣是也孔氏曰既聘之後賓將歸時致此圭璋付與聘使而還其聘君也凡行聘禮之後享君用璧享夫人用琮圭璋質惟玉而已璧琮則重其華美加於束帛聘使既了還其圭璋之玉重其禮故還之留其璧琮之財輕其財故留之重者難可報復故用本物還之輕者易可酬償故更以他物贈之此輕財重禮之義也聘禮圭璋與璧琮相對故圭璋爲聘璧琮爲享若諸侯之朝天子圭璋與璧琮皆爲享也皆爲財故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二王之後享天子用圭享后用璋則雖圭璋亦受之不歸也愚謂圭璋無藉但以行禮璧琮加於束帛用爲貨財聘君用圭璋以聘而璧琮但用以享主君於聘賓將歸還其圭璋而

璧琮則留之此皆輕財重禮之義上但言重禮者文省也此圭璋乃璋圭鄭氏乃以圭為瑞者璋圭亦璋刻象瑞圭故曰圭璋也此據侯伯之禮故云以圭璋聘若子男則聘君用璧聘夫人當用琮而其享當用琥璜矣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饋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饋半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釋文積子賜反芻初俱反倍步罪反乘繼認反一食一本又作壹食音嗣

孔氏曰出入三積者謂入三積出亦三積故司儀云遂行如入之積是去之積如來時也此謂上公之臣若侯伯以下之臣則不致積也故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為國

禮記集解卷六十一

九

客則三積註云侯伯之臣不致積也聘禮是侯伯之臣故文無致積也聘禮致客有饗有饋今直云饋客者略言之於舍謂於賓館也五牢之具謂飪一牢在賓館西階腥二牢在賓館東階饋二牢在賓館門內之西是皆陳於內也按聘禮米三十車設于門東東陳禾三十車設于門西西陳芻薪倍禾鄭註薪從米芻從禾乘禽乘行羣匹之禽雁鷺之屬聘卿則每日致五雙也羣介皆有饋牢者鄭註掌客云爵卿也則飧二牢饗饋五牢爵大夫也則飧大牢饗饋三牢爵士也則飧少牢饗饋大牢也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此謂聘卿也一為之設食再為之設饗其歡燕與當時之賜無常數也愚謂積謂芻米之屬所以供賓道路之需者出入三積謂入與出皆三致之也此記皆據聘禮釋之而聘禮乃無致積

蓋有闕文也可儀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則三積又云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則五等之臣為客皆有積可知矣又周禮大行人上公出入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則諸公之臣三積侯伯之臣二積子男之臣一積也饋客致饗饋於客也乘禽日五雙謂聘卿也按周禮掌客上公乘禽日九十雙侯伯日七十雙子男日五十雙與此乘禽五雙之數相懸者蓋掌客五等諸侯相朝惟上介有禽獻其次介以下蓋朝君以其乘禽分賜之主國不特致故君之乘禽多此聘禮羣介各有禽獻故聘禮記云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饗饋之數士中日則二雙故聘賓之乘禽少也羣介皆有饋牢者聘禮上介饗饋三牢士介四人皆饋大牢是也時賜謂四時新物以時賜之即聘禮所謂獻是也厚重禮言聘禮重故所以待賓者豐厚也聘禮之用財如此其厚他事不能皆然用財不能均也然聘禮所以用財之厚者盡用之以行禮也禮有所不可闕則財有所不容惜務行禮而不惜已之財則必不欲犯非禮以取人之所有而內外侵陵之患何自而起乎

禮記集解卷六十一

九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情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

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鬪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

釋文乾音干莫音暮齊莊側皆反正齊如字解前懈長丁丈反有行下孟反治直

孔氏曰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乾人飢而不敢食謂射禮之先唯以禮獻酬而不得醉飽也以正君臣謂諸侯之射先行燕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以親父子以和長幼謂大夫士之射先行鄉飲酒之禮有齒於父族之事所以明長幼之序愚謂此因聘禮而併明射禮蓋聘射之禮禮節之至繁者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禮成者聘禮也日莫人倦而不敢解惰者射禮也射禮尤繁於

禮記集解卷六十一

十一

聘故非強有力者不能行聘禮非勇敢者不能行射禮也呂氏大臨曰君子之自養也養其強力勇敢之氣一用之於禮義戰勝則德行立矣其養人也養其強力勇敢之氣一用之於禮義戰勝則教化行矣此所以內順治外無敵而國安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珉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珉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釋文珉武巾反字亦作珉爲于偽反與音餘餘音珍一也音真知音智潤音九衛反又音已爲反隊直位反又音

遂訓其勿反字依註音浮尹依註音節又作筠于負反見賢通反○孚尹呂氏讀如字○鄭註珉或作致潤或爲濡或爲扶

鄭氏曰珉石似玉玉色柔溫潤似仁也縝緻也栗堅貌劇傷也義者不苟傷人也如隊禮尚謙卑也樂作則有聲止則無也越猶揚也詘絕止貌樂記曰止如橐木瑕王之病也瑜其中間美者玉之性善惡不相掩似忠也孚讀爲浮尹讀如竹箭之筠浮筠謂玉采色也采色旁達不相隱翳似信也虹天氣也精神亦謂精氣也山川地所以通氣也特達謂以朝聘也璧琮則有幣唯有德者無所不達不有須而成也道者人無不由之貴玉者以其似君子也呂氏大臨曰因聘禮用玉故以子貢問玉一章附於聘義之末玉者山川至精之所融結其德之美有似乎君子故君子服之用之所以比德而貴之也珉石之似玉者也似是而非君子賤之如紫之於朱莠之於苗鄉愿之於德也玉氣粹精之所發則溫潤而澤如君子之仁溫厚深潛之氣形諸外也玉理密緻而堅實如君子之知密而不疏則中理堅而不解則可久也金之有廉雖利也用之則傷玉之有廉雖不利也用之則不能傷如君子之義其威雖若不可犯卒歸於愛人而已玉之體重垂之則如隊而欲下如君子之好禮以謙恭下人爲事故曰禮也凡壅滯濁而韻短者石也清越而韻長者玉也始洪而終殺者金也始終若一者玉也此玉之聲所以與金石異也其終詘然所謂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樂之始作爲如至於噉如以成歌者止如橐木其合止皆無衰殺之漸則君子於樂其終詘然如玉之聲也玉之瑜者其美也瑕者其病也玉之明

洞炤乎內外瑕瑜不能相掩如君子之忠無隱情善惡盡露而無所益故曰忠也孚未詳或曰信發於中謂之孚也信也尹或訓誠亦信也王之明徹蘊於內而達於外猶君子之信由中出也先儒以孚為浮以尹為筠如竹箭之筠謂玉采色也其文其音既悉有改義亦無據恐未然也玉之瑩者其光氣能達於天所謂氣如白虹也韜諸石中則光輝必見所謂精神見於山川也如君子之達於天則與天同德充實而有光輝則與地同德也玉之為璧琮其用也必有幣以將之玉為圭璋特達而已如君子之德無待乎外也莫非物也玉之為物天下貴之莫非道也君子之道天下尊之故曰天下莫不貴者道也愚謂分而言之則為仁為知為義為禮樂為忠信合而言之皆德也天地以言其德之著見於上下道以言其德之見用於人故曰君子於玉比德焉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別錄屬

鄭氏曰名曰喪服四制者以其記喪服之制取於仁義禮知也孔氏曰以上諸篇皆記儀禮當篇之義故每篇言義此別記喪服之四制非記儀禮喪服之篇故不言喪服之義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言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

鄭氏曰禮之言體也故謂之禮言本有法則而生也口毀曰訾愚謂體天地者言本天地以為體猶體物不遺之體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莫非天理之所當然此言凡禮由是四者而生蓋五禮之所同也下文乃專以喪禮言之

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

陰陽相干則天道失吉凶相干則人事悖故居喪之衣服容貌飲食居處皆與吉時不同者取則於陰陽也上文言禮由天地四者而生此下二節惟言陰陽四時人情而不言天地者蓋陰陽四時皆天地之用而人情之至亦莫非天理也言陰陽四時人情則天地在其中矣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 音智

鄭氏曰取之四時謂其數也取之人情謂其制也孔氏曰喪有四制門內主恩若於門外則變而行義尊卑有定禮制有恆以節為限或有事故不能備禮則變而行權是皆變而從宜取人情也恩屬於仁理屬於義節屬於禮量事度宜非知不可也愚謂天有四時或生或成因乎物之宜者也喪之四制或隆或殺隨乎事之宜者也有親屬而服之者謂之恩本非親屬因義理之宜而服之者謂之理立其制限謂之節酌其變通謂之權服之出於恩者由性之仁為之也服之本於理者由性之義為之也服之有節限者由性之禮為之也禮者天理之節文故於服能制其節限也服之有權宜者由性之知為之也知能知事理之所宜故於服能酌其權宜也仁義禮知人之所以為人者其道不外乎此矣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 釋文為于偶反

喪之正服皆以恩制而恩莫重於父故特以父言之

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

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釋文治直吏反換于檢反斷丁亂反

鄭氏曰貴貴謂為大夫君也尊尊謂為天子諸侯也呂氏大臨曰極天下之愛莫愛於父極天下之敬莫敬於君敬愛生乎心與生俱生者故門內以親為重為父斬衰親親之至也門外以君為重為君斬衰尊尊之至也內外尊親其義一也愚謂門內之服自義率祖而殺極於三月自仁率親而加隆於三年是恩重而義輕也故曰恩揜義蓋恩莫隆於父而凡為義者莫得而奪之也門外之服以恩制者不過旁親之期功以義制者極於至尊之三年是義重而恩輕也故曰義斷恩蓋義莫重於君而凡為恩者莫得而並之也資藉也事君之敬同於父故其服亦同於父所謂方喪三年也上以理對恩

禮記集解卷六十一

古

言此以義對恩言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名也喪之義服皆以義制義莫重於君故特以君言之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釋文期音基

鄭氏曰食食粥也沐謂將虞祭時也鼓素琴始存樂也愚謂三月而沐者三月而葬既葬而虞始得沐浴也直衰謂斬衰之喪用苴麻為衰也衰特喪之所服而已喪畢則將除之故雖敝而不補墳特葬之所封而已既葬則無所事故雖庫而不培素琴琴之無飾者也祥之日得鼓素琴而子路譏朝祥暮歌者琴之聲出於器歌之聲出於口內外之別也終盡也孝子有終身之憂而喪以三年為限示民有終盡之期也不以死傷生者所以

節其哀之過告民有終者所以節其時之過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髮偃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釋文為于偶反反擔是也反扶而起一本作扶而鄭氏曰擔假也賈氏公彥曰父在子為母屈而期心喪

禮記集解卷六十一

古

成服故七日授士杖若諸侯則大夫士皆以五日而杖也喪服傳曰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蓋為喪主者假杖以表之故雖無爵而杖庶人之適子為父母是也體病者須杖以輔之故雖非主而杖眾子為父母是也婦人謂女子之未笄者童子謂男子之未冠者童子未能悖行孝弟故於喪未能病也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天子諸侯不言而事行故待人扶而后起謂可以極其病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大夫士言而后事行故但須杖扶而起其病稍淺也面垢而已者謂庶人也庶人無人可使身自執事而後行雖有杖而不用但面有塵垢之容而已其病又益淺也禿無髮也髮露紛也男子免而婦人髮偃背曲也跛足廢也人之愛其父母一也而父在則母之服屈而為期此權乎分

之尊卑而制之也為君皆杖有爵之所同也而或三日而授或五日而授或七日而授此權乎恩之淺深而制之也為父母皆杖以其無不病也而婦人童子以不能病不杖此權乎年之長幼而制之也成人皆杖以其無不能病也而或扶而起或杖而起或面垢而已此權乎位之尊卑而制之也喪無不髮而禿者不髮權乎其無可髮而制之也喪無不袒而偃者不袒權乎其不便乎袒而制之也喪無不踊而跛者不踊權乎其不能乎踊而制之也喪不飲酒食肉而老病不止酒肉權乎其不可以卻酒肉而制之也此八者以權制者也○呂氏大臨曰父子之道天之合也其愛不可解於心此以恩制者也君臣之道人之合也義則從不義則去此以義制者也情之至者遂之則無窮也情至於無窮則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可繼此不可不以節制者也遂其所不得申則無等差施於所不必用則事無實責之於所不能具則力不給必之於所不能行則人告病此不可不以權制者也愚謂服之大端親親尊尊而已由二者而為之制限則為節由二者而酌其變通則為權節與權即寓於恩與義之中而輔之以行恩與義者其經而節與權者其緯也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釋文解佳賈反期音基殺色戒反

此申言以節制之義也呂氏大臨曰始死哭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此三日不怠也未葬哭無時居倚廬寢不說經帶此三月不解也既虞卒哭惟朝夕哭此期

悲哀也既練不朝夕哭哀至則哭此三年憂也君子之居喪也期合乎中者也聖人因隆殺而制其禮所謂品節斯斯之謂禮

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口高宗者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高宗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釋文諒闇依註讀為梁鶴徐又並如字案徐後音反文如字是依杜預義孔安國讀為諒陰哀色追反復扶又徐音問

諒闇書作諒陰朱子以為天子居喪之名孔氏曰諒信也陰默也鄭氏曰諒古作梁榭謂之梁闇讀如鷓鴣之鷓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未知孰是百官備百物具者不言而事行此天子居喪之禮也後世禮廢王者或不能行高宗復行古禮而殷道以興故書紀其事而善之言不文謂士大夫居喪言而後事行者故不能無言但哀痛不為文飾耳此孝經之言而記者引之言臣子喪禮與人君異又以申言以權制之義也鄭氏曰言不文謂喪事辨不所當共也

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總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釋文唯余哭反齊音資本又作齋

鄭氏曰此謂與賓客言也唯而不對侑者為之應耳言謂先發口也愚謂此因上文言居喪不言而言五服之喪其哀見於言語之間而遞殺者如此亦以節制之義也

禮記集解卷六十一

禮記集解卷六十一

父母之喪衰冠繩履履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釋文衰七雷反音基比賦志反音智本亦作習弟弟上音悌下如字

繩纓斬衰冠之纓管屨斬衰之屨也為母則布纓疏屨獨言繩纓管屨者舉其重者也三節者謂三月而沐期而練三年而祥蓋喪以既葬既練既祥為變除之大節也比終茲三節者謂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比於三節之終而能哀禮之交盡也能終茲三節者惻怛疾痛傷腎乾肝非仁者之篤於愛則不能也羹含斂殯之具虞耐練祥之儀變除輕重之節賓客弔哭之文無不中乎禮非知者之明於理則不能也篤於情而又足以勉乎其文有其始而又足以要乎其終非強者之志氣堅毅則不能也以三者為本而治以禮以為之節文正以義以適乎事宜居喪而能如此則其孝可知矣本事親之孝而推之以事兄則為弟無不弟本事親之孝而移之以事夫則為婦無不貞故曰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上言五服之哀不同此又歸重於父母之喪以結之蓋喪服以恩為主而恩莫隆於父母故父母之喪雖以恩制而仁義禮知莫不備於是焉故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蓋人道莫重於是矣

禮記卷六十一終

邑後學項詒澐校

禮記集解 跋

吾鄉孫敬軒先生精三禮學著有禮記集解六十一卷藏於家道光癸巳甲午間先伯父雁湖府君與二三同志謀錄版命先嚴凡山府君先事校勘纔畢十卷而兩府君先後捐館咸豐初年先生族子琴西葉田昆仲於琪為中表兄弟深懼先業之湮悉心釐訂集貲開雕功甫及半旋遭兵燹板復燬其五六今幸撥拾散亡力完是書琪亦得與校刊之役幸藉手以竟先人未卒之志而又歎文字顯晦有數造物者猶於將成未成之際若故阨之而卒底於成豈非先生一生精力所在有必不可泯沒者哉邑後學項琪謹跋



一第
〇一

册

續修四庫全書第

28

版反内

奏摺

兼管順天府府尹臣畢道遠
順天府府尹臣周家楨

奏為照案代進書函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照升任倉場侍郎前順天府府尹游百川

於光緒七年十二月進

呈前戶部主事郝懿行所著春秋說略十二卷春

奏摺

秋比二卷爾雅義疏十九卷山海經箋疏十八

卷並附圖讚一卷訂譌一卷奉

上諭前據順天府府尹游百川呈進已故主事郝懿

行所著書四種當交南書房翰林閱看據稱郝懿

行學問淵博經術湛深嘉慶年間海內推重所著

春秋比春秋說略爾雅義疏山海經箋疏各書精

博邃密足資考證所進之書即著畱覽欽此仰見

聖朝闡明經學搜採遺編儒者以為至榮海內傳為

盛事臣等所屬東路同知道員用候補知府郝

聯被係前戶部主事郝懿行之孫茲復據郝聯

被將其祖山東登州府棲霞縣廩膳生乾隆丙

午優貢生戊申舉人嘉慶己未進士戶部江南

奏摺

司主事郝懿行所著易說十二卷一函書說二

卷一函鄭氏禮記箋四十九卷一函其祖母登

州府福山縣人戶部主事郝懿行之妻王照圓

所著詩說二卷一函詩問七卷一函列女傳補

註八卷女錄一卷女校一卷共一函敬謹繕寫

裝訂稟請恭代

呈進^臣等伏察易教書教禮教詩教見天道人事之本原婦德婦言婦容婦工有往行前修之矜式今據所著等編青箱夙守彤史並詳幸逢

文治之隆復得成書如右伏冀上供

乙覽下示千秋羽翼儒林將鄭氏之經師踵起維

持坤教與班昭之女誠同傳矣謹將裝訂成書

奏摺

三

共六函計二十八本恭摺隨同上進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禮記笺四十

九卷



光緒八年歲在壬午東路廳署開雕

序

禮記叢書也漢儒言禮惟高堂生十七篇學者以為正經此則其傳也然此記亦不專釋儀禮往往依傍詩書春秋之文雜取諸子傳記之說以故純疵間出讀者不能無憾雖然聖人之言萬世無弊至於賢人之言其可議者固多矣且如論語孟子中使民戰栗之言舊君有服之對先儒猶多不滿矧禮記雜出於周秦漢儒者乎今考其書如深衣奔喪投壺蓋古經之逸簡昔賢之記錄也中庸大學義理精深曲禮少儀內則實小學之支

禮記箋序

流聖經之餘裔也其餘大抵漢儒編綴大而朝祭軍賓冠昏鄉射細而日用飲食編節繁文靡不兼收並採鉅細無遺學者以其選言宏富便於誦習視儀禮難讀周官不全相去固有閒矣此禮記所以得與四經並垂也魏晉以後此書盛行並尊康成之注蓋以鄭學莫精於禮是書之於鄭學尤其精者也雖或旁引緯書時生異解給禘備信魯禮王制多指夏殷五廟但守元成七祀惟據祭法六天二地王肅駁其違配魯南郊趙匡矯其失此則大醇之中不無小疵然而名物度數先古遺文

博參互證誠可謂此書之功臣注家之鼻祖也歲在癸丑愚以讀禮餘暇因取鄭注反覆研究自維疎陋不能有所發明獨於其間私有疑惑輒附康成注後名曰鄭氏禮箋余家居東海去康成故居僅三百里而遙先生之風心嚮往焉今之箋禮蓋竊取康成箋詩之例云乾隆乙卯秋七月望後五日棲霞郝懿行書

禮記箋序

二

鄭氏禮記箋

樓霞郝懿行蘭皋學

黃縣後學趙汝翰雲卿覆校

孫聯 孫瑞 孫國 同校字

目錄 愚按每篇標題之下皆鄭氏目錄之文

曲禮上第一 說古禮也喪荒去罔之說凶禮也事祭祀之

禮記箋 禮記者是儀禮也此於別錄屬制禮也○陸德明釋

禮記箋

目錄

一

二

篇所記即曲禮之舊文亦猶繼衣名

曲禮下第二 義與前篇同簡策

檀弓上第三 名曰檀弓者以其記人善於禮故著姓名

親記也釋文 人則作記之問仲尼燕居之類非即仲尼曾子所

檀弓下第四 義同前篇以上二卷

王制第五 名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授祿祭祀養

王制之作蓋在秦漢之際盧植云漢孝文皇帝作王制

又篇中有古者周尺之言則非周人作之疑此篇上

月令第六 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也以禮家好事

抄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禮記言周公所作其中官

按逸周書雖有月令解而與此記不同何得云周公

者或以戴記本無此篇馬融始入焉鄭注及隋志皆

言小戴本四十六篇馬融增入月令樂記明堂位為

或稱明堂月令云

曾子問第七 著姓名以顯之曾子孔子弟子曾參此於

禮記箋 目錄

二

別錄屬 喪服

文王世子第八 名曰文王世子者以其記文王為世子

之語因以冠篇至末又引古世子之記以終篇焉

禮運第九 名曰禮運者以其記五帝三王相變易陰陽

也揚子方言之禮運世運轉軌殊途故篇以禮運

共五帝三王之禮隨世運轉軌殊途故篇以禮運

禮器第十 名曰禮器者以其記禮使人成器之義也故

於別錄屬禮度○愚按易繫辭云形質故篇首以禮

器標

郊特牲第十一 此名郊特牲者以其記郊天用騂犢之義
事非主言郊也以此篇首有郊特牲字因取以名篇其
中雜出冠昏兩段疑他篇脫簡抑或因祭事而及與
內則第十二 姑名曰內則者以其記男女居室事及
者疏云以門之內軌儀可則是也中附記食飲膳
羞之事者以中饋之職亦則之故附見焉
玉藻第十三 之名曰玉藻者以其記天子之服冕之事也
通論○愚按名玉藻者亦
特取篇首二字以標目
明堂位第十四 名曰明堂者以其記諸侯朝周公於明
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於
別錄屬明堂陰陽○愚按以篇首全錄逸周書明堂
以解因加位

禮記箋目錄

三

喪服小記第十五 此喪服小記者以其記喪服之小義也
故此別
言小與
大傳第十六 名曰大傳者以其記宗人親之大義此
載事迹以傳於世亦曰傳釋名云傳也
傳示後人也記於世蓋以二禮為經故別自名傳與
少儀第十七 名曰少儀者以其記別錄屬制度○愚按少
音詩照反少儀猶幼儀也此於別錄屬制度○愚按少
幼少人之所習學故篇名也以其記人學教之義此於別
學記第十八 名曰學記者以其記人學教之義此於別
說文學字木錄屬通論○愚按學教二字古通用許慎
尚書說命篇始分教學為二字教音效孔傳云教也
其學字說文云覺悟也此篇學教之義一字實
兼教學二義故鄭云記人學教之義也

禮記箋 目錄

樂記第十九 名曰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此於別錄屬
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樂
賓牟賈向所校二篇三篇著於今雖合此略有所分焉
一則篇餘有十餘篇無其名猶在二十四卷賦所斷取
十則篇餘有十餘篇無其名猶在二十四卷賦所斷取
樂道始第十五 樂義移第十 樂器第十二 樂之案別錄
記第二十九 則樂記第十三 是也招本律第十七 昭
云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諸生等共采周官及諸
子云樂事者以為公孫尼子所論賦樂於荀子論樂氏
所取過半頗有刪易且自史記以前文有法者從
三傳為漢初國策其他諸子陳義指事意至言從多不
禮記箋目錄

禮記箋目錄

四

可求以篇法況不說乎離為十一篇而以意名
記時故有名或向為之也○愚按別錄十篇一識之
名魏文侯次師乙遂不可見矣又據別錄知誰易之
也其樂記第十篇今在劉向所見然則陳邵隋志謂馬
融增入者非也抑或在劉向前已然則陳邵隋志謂馬
別有案據姑存之
雜記上第二十 名曰雜記者以其記諸侯以下至士
與曲禮檀弓分則不殊也○愚按此篇雜記為上下義
未記諸侯此段可補
諸侯喪禮之闕
雜記下第二十一 子論管仲晏平仲以下復雜說他事
喪大記第二十二 名曰喪大記者以其記人君以下始

之正篇也漢與後得古文而禮家又貪其說因合於禮記耳○疏曰鄭云逸禮者漢書藝文志云漢興始於魯淹中得古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禮正同其餘四十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其投壺禮亦此類也

問喪第三十五 名曰問喪者以其記善問居喪之禮所由也此於別錄屬喪服也

服問第三十六 名曰服問者以其記善問以知有服而遭喪所變易之節此於別錄屬喪服也

問傳第三十七 名曰問傳者以其記善問以知喪服之輕重所宜此於別錄屬喪服也

三年問第三十八 名曰三年問者善其問以知喪服以上五篇並記喪事而義各有當奔喪一節雖兼五服之親然以父母為主疏云兼天子諸侯是知以士為主故鄭下文注云未成服者素委貌是知以士為主也

禮記箋目錄 七 以言耳服問廣明內外之服問傳旁及五服之制問喪三年問二篇則主為父母者言也題曰問者發端陳義以盡其蘊焉又案

禮記箋目錄

七

深衣第三十九 名曰深衣者以其記深衣之制也深衣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之中衣用素詩云素衣朱襪玉藻曰以帛裏布非禮也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明矣此於別錄屬禮度○疏云深衣

投壺第四十 名曰投壺者以其記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正篇○疏云投壺與射為類宜屬嘉禮也或云宜屬賓禮○愚按深衣投壺二篇及奔喪一篇蓋皆古經之逸簡儀禮

儒行第四十一 名曰儒行者以其記有道德者所行也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

者滿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此於別錄屬通論○愚按此篇辭氣少激蓋非孔子之言也或云以哀公問此何以為孔子

大學第四十二 名曰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為政也此於別錄屬通論○愚按此亦標首二字名篇謂之大學者以明德所由先從誠意為始卻推以及天下國家極學者之能事故大之

冠義第四十三 名曰冠義者以其記冠禮成人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疏云古人冒而句領

昏義第四十四 名曰昏義者以其記娶妻之義內教之謂之昏者鄭昏禮目錄云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其陽往陰來之義日入後二刻半為昏

黃帝造旃冕始有冠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名曰鄉飲酒義者以其記鄉大夫此於別錄屬吉事○疏云凡有外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皆謂之鄉飲酒

禮記箋目錄

八

射義第四十六 名曰射義者以其記燕射大射之禮觀疏云此篇中有鄉射又云不失正鶴正則賓射今目錄唯云燕射大射者此篇廣說天子諸侯大射燕射之義不專於鄉射也

燕義第四十七 名曰燕義者以其記君臣燕飲之禮上儀禮曰錄云諸侯無事若卿大夫

聘義第四十八 名曰聘義者以其記諸侯之國交相聘問之禮重禮輕財之義也此於別錄屬

禮記箋 四一九

子不以爲禮
鬼神不饗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不妄

說人爲近佞媚也君子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也○愚

亦妄說按說讀如字亦通毀損其真妄說人也譽過其實

人也不辭費按說文以詞爲言詞之字辭不受也○愚

也皆亂之辭詞通矣若從辭之本字則謂行禮不苟爲俗

謂之善行踐履也言行脩言道禮之質也言道言合於

禮爲之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謂其人者取於人謂高

身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尊道

禮記箋 曲禮上

二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

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

不親班朝治軍洫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

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分辯皆別也宦仕也班次也

以君子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擗猶趨也○陳

實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

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聚猶共

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

獸

大上貴德大上帝皇之世其其次務施報三王之世禮

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人有禮

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夫禮者自卑而

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貴乎負販者尤輕愧

焉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

懾懾猶

人生十年曰幼學名曰幼時始可學也內則曰二十

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有室有妻四十曰強而仕五十

曰艾服官政艾老也○陸德明云艾謂蒼艾色也一音

禮記箋 曲禮上

三

沖傳云艾服王事六十餘載即讀艾爲六十曰耆指使

指事使人也六十不與服戎不親七十曰老而傳傳家

宗子孫是謂八十九曰耄耄猶忘也春秋傳曰謂老將

爾雅正義謂禮記古本云八十曰耄九曰耄引之經義述間

據釋文以木或作八十曰耄謂曲禮古本作七十曰耄此

本至唐猶存故徐彥公羊傳謂曲禮古本作七十曰耄此

案今曲禮云七十曰耄與此異也李賢後漢書注云禮

之傳於唐者而徐彥反以爲今本與古本異殆未考訂

其左傳服虔杜預注並以七十爲耄秦風車鄰傳九

三王肅注爾雅釋言郭璞注七十無正文也左傳疏亦

云畫之年齒無明文孔冲遠未見古本故云然耳爾雅釋言舍人注宣十二年公羊注並以六十為耄然六十曰耄經有明文何得改為耄乎八十曰耄安得又曰耄乎八十六十皆不得稱耄可知耄為七十也毛公車鄰傳疑本作七十曰耄或後人據他書改之也大七年曰雅板篇傳云八十曰耄必不復以八十為耄矣七年曰悼也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愛幼而百年日期頤期猶要也頤養也不知衣服大夫七十而致事致其所食味孝子要盡養道而已

若不得謝謝之猶聽也君必有命勞苦辭掌之事於君而若不得謝謝之其有德尚壯則不聽耳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几杖安車所以養其身體也安車坐乘若今小車也老婦人夫老人稱也亦明君貪賢春秋傳曰老夫耄矣於其國則稱名敬父母之邦也非君前臣名之說越國而問

禮記箋

四

焉必告之以其制鄰國來問必問於老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從猶長者問不辭讓而對

非禮也當謝不敏若

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安定其牀在

否何在醜夷不爭醜眾也夷猶儕也四

夫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三賜三命也凡仕者一命

命而受車馬車馬而身所以尊者備矣知大夫受士之子

不受車馬以成尊也此論於天子者備矣知大夫受士之子

遠於君賜雖固辭終不能不受而不敢乘耳故州閭

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

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不敢重受賜者心也如此

此孝子之行也

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告面同耳反言面者從外

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緣親之意恆言不稱老敬年

長以倍則父事之謂年二十於四十者人年二十弱冠

者有子道內則曰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

隨之肩隨者與之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席以四人

禮記箋

五

有所尊孔穎達疏云公食大夫禮蒲筵常加荏席尋

此以蒲席者故得容四人此羣居之法若賓主禮席皆

無同坐之法方氏苞曰四人共席必倍尋始

可容然則三尺三寸三分有奇者獨坐之席也

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謂

父同宮者也不敢當其尊處室中西南隅謂之奧道有

左右中門謂棖闕之中央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

異食饗不為樂樂量也不制待賓祭祀不為尸尊者之

宮食饗不為樂客饌具之所有祭祀不為尸尊者之

失子之道然則尸卜筮無父者方氏苞曰父主祭則

謂此較鄭也然云父不主祭則為尸得盡孤子為之愚

者得避其父便可為之竊恐未安聽於無聲視於無

形恆若親之將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危辱也

人之性不欲見毀訾不欲見笑君子樂然後笑

孝子不服閭不登危懼辱親也服事也閭冥也不於閭

常且嫌失禮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冥之中從事為卒有非

男女夜行以燭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仇讎○愚謂為友

報仇亂民也雖父不有私財倍○愚謂為

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為其有喪象也純緣也

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

也深衣曰具父母衣純以青

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早喪親雖除喪不忘哀也謂年

之端不為孤也當室適子

也深衣曰孤子衣純以素

幼子常視母誑視今之示字小未有所知常示以正物

猶俗語云

料望耳

童子不衣裘裳裘大溫消陰氣使不堪苦不衣裘裳

便易○愚按注不衣裘裳裘字衍

必正方不傾聽習其自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

之手謂其扶持尊者負劍辟咎詔之謂置之於背劍

詔之謂傾頭與語口旁曰咎○愚按負劍謂老成人負童

禮記箋 曲禮上

六

視察有所問

登城不指城上不呼人為威

將適合求母固謂行而就人館固猶常也求主人物不

原其生以詔地求其類○將上堂聲必揚警內

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視必下

入戶奉扇視瞻母回不干掩人之私也奉扇敬也○陸

德明云何云關也一云門扇上

戶開亦開戶闔亦闔來變先有後入者闔而勿遂不

拒人母踐履毋踏席摠衣趨隅必慎唯諾趨隅升席必由

不先舉見

問乃應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闕右臣統於君不踐闕闕門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下賓也敵者迎於大門內客

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為席聘禮曰君迎賓於大門內客

固辭先入主人肅客而入肅進也進主人入門而右客

入門而左右就其右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

則就主人之階降下也謂大夫於君士於大夫也主

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復其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

禮記箋 曲禮上

七

登客從之拾級聚足拾當為步聲之誤也級等也步

○愚按拾讀如字拾級者言

連步以上謂足相隨不

升階必曲身視下如拾物然

連步

相

不

相

不

相

不

相

不

相

不

相

不

相

也通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近於相

惟薄之外不趨不見尊者行自由不為容也入則容行

也堂上不趨為其迫也執玉不趨志重玉也聘禮曰上

堂上接武武述也述相接謂每移足堂下布武每移武

各自成述室中不翔又為其迫也並坐不橫肱為移足

授立不跪授坐不立為煩尊者

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如是得兩手奉箕恭

弟子職曰執箕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謂掃時也

之前帶而有以箕自鄉而扱之扱讀曰吸謂收糞時也箕

禮記箋 曲禮上 八

○愚按扱讀為插謂以箕對胸前如插者然或曰一手

舉箕一手舉帚而扱之也○方氏苞曰按少儀祀掃曰

加於箕上示不用也少儀拚席不以戴即此篇所謂以

袂拘而退也執箕肩搗即此篇所謂以箕自鄉而扱也

其義相表裏但據少儀則凡拚席皆然據此篇則專用

傳微者所奉席如橋衡橋井上擗棹右低如有首尾

氏苞曰卷席之法宜與橋衡略同卷其兩端而中稍穹

橫奉之則左右如衡之平而中穹者如橋○愚按注衡

上之為請席何鄉請在何趾順尊者所安也在臥席也

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布席

此其順之也上謂席端也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上

右○愚謂東南為陽西北為陰坐陰則鄉陽坐陽則鄉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謂講問之客也函猶

丈足以指畫也飲食之客布席於牖前丈或為杖○愚

按布席者敷之令相對飲食之客則室外牖前列席相

向不相對也疏引文王世子云侍坐於大司成遠近間

三席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則三席是一丈故

鄭云容丈也丈王肅作杖言古主人跪正席雖來講問

人講說用杖指畫故或容杖也主人跪正席猶以客禮

於弟子異客跪撫席而辭撫之者答主客徹重席主人固

辭徹去也再辭曰固客踐席乃坐安也講問宜坐主人不

問客不先舉客自外來宜問其安將即席容母作色變

也○愚按弟子職云顏色母作義與此同二作字俱作

之假借也作訓厲也謂奮厲之義作古字通故文選

論語亦作其言之不作皆其語矣引兩手握衣去齊尺謂

裳下緝也○方氏苞曰齊裳下緝也握衣去裳之下齊

尺便坐而整飭以為儀也若齊去地尺則當日攝齊去

席上亦然則登席不攝齊明矣衣母撥撥發足母蹶

蹶行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廣敬也在前謂

按越限墜也坐遷之時當恭敬奉持不得傾越於地恐

雖微物有傾跌也故戒勿越若以越為踰則書策琴瑟

亦當勿踰越也虛坐盡後也食坐盡前為汗坐必安執

爾顏執爾長者不及毋僂言僂猶暫也非類雜○方氏

禮記箋 曲禮上 九

物求市者曰僂僂者急於求市往往

人之不與言而強僂以言故以為比

說又較母勸說之說以為己說

母雷同雷之發聲

正爾容聽必恭聽

先

有見焉弗與為友 才卓然眾人所知

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 謂不在賓客之中使人往

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 禮許儉不非無也年五十

始杖八十拜君 命一坐再至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 此在常語之中

為後難諱也春秋傳曰名終將諱之隱疾衣中之疾也謂若黑臂黑肱矣疾在外者雖不得言尚可指掩此則無時可諱俗語云隱疾難為醫

男女異長 各自為 男子二十冠而字 成人矣 父前子名 敬其名

君前臣名 對至尊無大 女子許嫁笄而字 以許嫁為成人

凡進食之禮左徹右徹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 皆便也

穀骨體也徹切肉也食飯屬也居人左右明其近也穀在俎載在豆○疏云骨陽故在左肉陰故在右食燥是陽故居左羹溼是陰故右設之膾炙處外醢醬處內醢醬者食之主膾炙若葱漆處末漆蒸葱也處醢醬之左酒漿處右處羹在豆○疏云若酒若漿耳兩有之則左酒右漿此大夫士以脯與賓客燕食之禮亦便食也屈中曰胸○呂氏曰其客脩置者左胸右末末在右便於食也食脯脩者先末客若降等執食與辭 辭者辭主人之臨已主人與辭於客

然後客坐 復主人延客祭 延道也祭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本也客若降等則先祭

○愚按主人先祭導客也祭祭先炊也陸德明引祭食干費周禮注云祭五行六陰之神與人起居非也祭所先進後進後祭之如其次所殺之序徧祭之謂也

也以其本出於牲體也公食三飯主人延客食哉然後

不虛口 其餽不待主人飽主人不飽也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 得執食與辭拜而已

共食不飽 飯之大器也共飯不澤手謂按手不絮也澤

將飯先自盥濯 母搏飯飽不謙母放飯去手餘飯於器

則手無汗澤也 母搏飯飽不謙母放飯去手餘飯於器

云當棄飯於篚無篚棄 母流歎曰放飯者餘粒散布流

沾者餘滌 母咤食之嫌薄母留骨響不敬母反魚肉為已

人所投與狗骨 食之物母固獲為其不廉也欲專

○愚按母揚飯飯黍母以箸母嚙羹 亦嫌欲疾也嚙為

黍無用箸常用匕 黍稷也母絮羹為其詳於味

也絮羹者謂加以餅著衣中 母刺齒為其弄口母飲醢詳於

味也飲者為其淡故 ○愚按醢肉汁也客絮羹主人辭

不能亨客飲醢主人辭以羹 優濡肉齒決斷也乾肉不

○愚按主人先祭導客也祭祭先炊也陸德明引祭食干費周禮注云祭五行六陰之神與人起居非也祭所先進後進後祭之如其次所殺之序徧祭之謂也

禮記卷 曲禮上

三

齒決堅宜母嘍為其貪食甚也嘍謂一舉盡

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謙也自從也齊者屬

親設客親徹禮也但敵者則自徹不跪降等之客則自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降席受敬也燕

氏苞口疏謂此記與燕禮合與士相見玉藻違而燕及

鄉飲酒禮不問拜受於尊所疑文不具非也此記乃私

家偶然之飲長者酌於尊所自宜就其所拜受若燕及

鄉飲酒禮則賓受爵有席位主人酌致有常儀安得羣

舉卑者拜受於尊所則敵者無此儀長者辭少者反席

而飲長者舉未酌少者不敢飲燕禮曰公卒爵而後飲

也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不敢充禮也賤者僮僕之屬

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嫌棄尊者物也木實曰果

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漑者不寫其餘皆寫重汗辱君

者傳已器中乃食之也御

餽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食人之餘曰餽餽而不

祭則祭盛之○方氏苞曰按饋食禮餽餘皆祭此云不

更祭也又曰父不祭子夫不祭妻此自為一節與上文

不相祭也又曰父不祭子夫不祭妻此自為一節與上文

子則使其兄弟或兄弟之子祭之祭妻略同蓋饋獻

舍賓祭而外人之恆餽無非妻子所進者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謂侍食於長者餽宜與之同也

偶坐不辭盛饌不為己○陸德明

羹之有菜者用挾其無菜者不用挾挾猶箸也今人

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締副析也既削又四析之

國君者華之巾以綌華中裂之為大夫累之不巾覆也

士寔之不中裂橫斷庶人齧之斷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容也言不惰憂不在私

言琴瑟不御憂在樂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

笑不至矧怒不至晉憂在心難變也齒疾止復故常也

有憂者側席而坐側猶特也憂不在接人不布他面

正席有喪者專席而坐降居處也專猶單也○陳注引

水潦降不獻魚鼈不饒多也○愚按論衡無形篇云禮

蟲地化為魚鼈離本真暫變之蟲臣子獻鳥者佛其首

為其喉害人也佛戾也畜鳥者則勿佛也畜養也獻車

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冑獻杖者執末獻民虜者操右

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獻熟食者操饗齊獻

田宅者操書致凡操執者謂手所舉以告者也設其大

禮記箋

曲禮上

古

禮記箋

曲禮上

五

房車所獲也操其右袂制之契券要也右為尊量鼓量
器名○陸德明曰量斗斛也鼓隱義云樂浪人呼容十
二石者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皆欲令其下
曲隨然順也遺人無時已定右手執簫左手承弣頭也
謂之簫簫邪尊卑垂幌垂幌佩巾也若折則佩
也射把中尊卑垂幌垂幌受之儀尊卑一若主人拜
也拜受則客還辟辟拜不拜當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
承弣由從也從客之左右客尊之接下接鄉與客並然
後受於堂上則俱南進劍者左首也進戈者前其鐔
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鐔後為首銳底日鐔取其鐔也
平底日鐔取其鐔也

禮記箋 曲禮上

夫

進几杖者拂之拂去塵也效馬效羊者右牽之用右手
效狗效犬者左牽之犬離人右執禽者左首左首飾
呈見效犬者左牽之手當禁備之執禽者左首左首飾
羔鴈者以績績畫也諸侯大夫以布天子大夫以畫
與羔並列而可覆以受珠玉者以掬掬手也掬受弓劍者
績則為家禽可知
以袂敬也飲玉爵者弗揮為其貴而施○陸德明凡以弓
劔苞苴筭筭問人者問猶遺也苞苴裹魚肉或以葦或
筭○陸德明日操以受命如使之容謂使
苞裹也苴藉也
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急君使也言謂有
若言則以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
束帛如饗禮

必拜送于門外敬君命也此謂國君問事於其臣若使人於君所則必
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此臣有所告請於其君
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敦君子不盡
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歡謂飲食忠謂衣服之
也○愚按歡好也忠誠
為後難繼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
以為父尸以孫與祖為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
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幼尸也下車也國君或時
下之尸必式禮乘必以几無用几法昏禮婦乘以几從

禮記箋 曲禮上

七

者二人坐持几謂登車時用之也凡登車皆以綬尸貴
安重舒泰故用几婦人始嫁用几恐於婿前失容也坐
而後憑几尸式則立乘可齊者不樂不弔為哀樂則失
知矣以是知用以登車也齊者不樂不弔正散其思也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為其廢喪事升降不由
阼階出入不當門隧常若親存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
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
於不慈不孝也勝任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
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所以養衰老人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與猶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
死日數也此士禮也於大夫者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
上喪禮曰死日而喪厥明而小斂又厥明大斂而殯則

死三日而更言三日成服杖似異日矣喪大記曰士之喪三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二者相推其然明矣與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

不知生傷而不弔人恩各施於所知也弔傷皆謂致命

也說者有弔辭云皇天降災子遭罹之如何不淑此施

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

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

其所欲皆為傷思也見人見行人館舍也與人不

適墓不登壟為其不敬壟助葬必執紼葬喪之大事

喪不笑臨喪宜指人必違其位禮以變為敬○疏云燕

當食不歎食或以樂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

送葬不辟塗潦在此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

不歎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貌與事宜相故君子戒慎

夫撫式士下之立○愚按此節所指注向無明文疏云

禮記箋 曲禮上 六

君式宗廟則臣宜下車此說非也國君下宗廟非特式

兵車不式尙威武武車綏旌盡飾也綏謂垂舒德車結

旌不盡飾也結謂收史載筆士載言謂從於會同各持其職以待事也筆前

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

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載謂舉於

禮記箋 曲禮上 九

眾也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前驅舉此則士眾知所有

無言騎者今言騎當是周末時禮○古人不騎馬故經典

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以此四獸

局局分也進退有度與步數左右有局各司其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天非孝子之天殺己之天與共戴兄

弟之讎不反兵恆執殺交遊之讎不同國殺之交遊或

世則殺之○愚按不同國不與並域而居也注云讎不吾

救之法亦非也○愚按疏引調人文與此不同以為會遇恩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愚按亦

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愚按亦

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筮敝

則埋之牲死則埋之此皆不欲人褻之也焚之必已

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愚按亦

卒哭乃諱敬鬼神之名也諱君也生者不相諱名衛

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愚按亦

速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愚按亦

不諱之由心此謂庶人適士以上廟事祖雖不諱事父

母猶諱祖○方氏苞曰此即子與父同諱之禮蓋諱王

父母所諱而已○愚按亦

名若王父母則不諱○愚按亦

我大功小功不諱○愚按亦

君所無

禮記箋 曲禮上 三

私諱謂臣言於君前不○愚按若君

大夫之所有公諱○愚按若君

諱臨文不諱○愚按若君

臣不諱也○愚按若君

大功小功不諱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

外事以剛日○愚按若君

內事以柔日○愚按若君

禮記箋 曲禮上 三

宮之五祀或不得為外事耳○愚按若君

習入學釋菜仲丁又命樂正入學○愚按若君

月辛亥郊哀元夏四月辛巳郊○愚按若君

皆以柔日也至於兵戎則外事○愚按若君

日維戊吉日庚午亦以剛日○愚按若君

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愚按若君

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愚按若君

日假爾泰寗有常假爾泰筮有常○愚按若君

筮卜筮不過三○愚按若君

求吉不過三求凶不過三○愚按若君

旬中句下句三卜筮不卜筮不相襲卜不吉則又筮筮吉則不舉也與鄭異不相襲不吉則又卜是讀也○王肅不相襲者三筮及三卜不相襲三者初各專其心也○愚按卜筮不相襲表記亦龜為卜筮為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弗非無非之者日所卜筮之吉日也踐讀曰善替之誤也筮或為著○愚按踐讀如字王肅云卜得可行之日必履而行之踐履也

禮記箋

曲禮上

三

白己奮衣由右上取貳綬奮振去塵也貳副也跪乘未敢立也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調試也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綬僕所左右攘辟謂羣臣陪位侍駕者攘卻也或者據古讓字車驅而騶至于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勇力之士備制非常者君行則陪乘君式則下步行○愚按騶讀為騶義亦通也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綬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白下拘之撫小止之謙也白下拘之由僕手下取之也僕與己同得則客車不入大門也謙婦人不立乘異於犬馬不上於堂非擊幣也

故君子式黃髮敬老也發句言故下卿位尊賢也卿位明此眾篇雜辭也入國不馳善躡人也入里必式不誣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御當為訝訝迎也君而菱拜菱則失容節菱猶詐也○陸德明曰菱挫而菱拜也朱子曰猶言有所枝拄不利屈伸也祥車曠左空神位也祥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君存其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遠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敬國君不乘奇車出入必正也奇車上不廣欬為若自矜也不妄指為戒立視五雋立平視也雋猶規也謂輪轉之度雋

禮記箋

曲禮上

三

或為業○疏云樹規也車輪一周為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總一規為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為九十九尺六尺為步總為十六步式視馬尾小顧不過在後國中策策勿驅塵不出軌入國不馳也公門式路馬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綬左必式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皆廣路馬君之馬載鞭策不敢執也齒數年也誅罰也○愚按疏引熊氏說此文誤當以周禮注為正宜云下宗廟式齊牛此不注者蓋鄭時禮記本未誤也周禮注見齊右又按步猶行也牽君馬行之以調其氣非乘之也齒馬者故其口而數之故亦為不敬

曲禮下第二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高下之節

執天子之器則上衡謂高於心彌敬也國君則平衡大

夫則綏之士則提之按此節未詳後讀為安亦未安

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重慎之也主君也克勝也

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重慎也

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臣

俯仰之節俯則垂大俛則委於地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

則襲蕪蕪也裼襲文質相變耳有蕪為文裼見美亦文

而裼亦是也○愚按以韋衣木采畫之大小各如其玉

日藻藻所以藉玉有藉者垂藻也無藉者屬藉也○疏

云凡朝之與聘賓與主君行禮皆屈而襲至於行

享之時皆裼也知者以聘禮行聘則襲受享則裼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

長妾雖貴於其國家猶有所尊也

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辟天子之子未除喪

夫有土地者○陳注云列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

子某亦辟其君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辟僭倣也其先

世或為大

若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射者所

侍於君子不願望而對非禮也禮尚謙也不願望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求猶務也若子路奉爾而對

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

審行之其法謂其先祖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

有詔於國三世自祖至孫踰人可以忘故俗而猶不變

族若滅紇奔邾立滅為矣詔告也謂與卿大夫吉凶往

來相赴告○陸德明曰盧王云三世世也萬物以歲

世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告亦謂吉凶也宗

後宗子也○愚按此與上合為一事即去國三世爵祿

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與之日從新國之法以故

己無恩與謂起為卿大夫○愚按與

君子已孤不更名亦重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諡子事父

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為禮各

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非其

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臣不豫

也振去塵也端正也倒顛倒

龜筴几杖席蓋重素紵絺綌不入公門龜筴嫌同國家

禮記箋 曲禮下

禮記箋 曲禮下

三

長老席蓋載喪車也雜記曰士藉葦席以為屋蒲席以
為裳帷重素衣裳皆素喪服也衿單也孔子曰當暑衿
絺絺也蓋也二物也皆所以便體也履扱衽厭冠不入
公門此皆凶服也苞蘆也齊衰蘆蒯之非也問喪曰親
云凡喪冠皆厭大功以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
此謂喪在內不得入公門也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
禮下篇曰書贈於方若九若七若五凶器明器也公事
不私議姦也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重先祖
及國之用

凡家造祭器為先犧賦為次養器為後大夫稱家謂家
始造事犧賦以

禮記箋 曲禮下

二六

稅出 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為祭服祭器可
假祭服

宜白 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為宮室不斬
於巨木廣敬鬼神也粥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此用君祿所作取大夫寓祭

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寓寄也與得用者

大夫士去國踰竟為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

緣鞶屨素篋乘髦馬不蚤鬻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

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言以喪禮自處也臣無君猶無

也鞶屨無紉之非也篋覆笮也髦馬不鬻落也蚤讀為

爪鬻鬻鬻不自說於人以無罪嫌惡其君也御接見

也三月一時天氣變可以遂去也篋或為幕○愚
按增當讀為壇○陸德明曰素篋白狗皮覆笮也

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謂見君

而後見勞也聘禮曰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嫌

勞使者及介君皆答拜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與

君元賓士之禮迎拜謂君迎而先拜之聘禮曰大夫入

門既倒辭意難明且首節視聘禮又多還辟之節疑別

序見木國君之禮大節乃聘使初至主君迎拜之禮也

○愚謂次節恐亦見木國君之禮蓋或始受命或久

勞於外故有勞之拜之節若聘禮主君勞客迎拜乃

一定儀節何假言若或疑本國君無迎拜其臣者愚謂

周公營洛成王拜之季孫如宋致女穆姜亦出房拜也

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敬主

人則先拜主人尊賢○愚按舊說亦謂聘於他國而見

其卿大夫士之禮同國則否愚謂謂同

國相見亦通蓋或齒德俱尊

為國人所重者故有此禮耳

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禮尚往來喪賓不答

見士不答其拜士賤

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

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自外來而拜見也自內來

同國也疏引熊氏以為同國大夫見已君拜其辱者

以初為大夫敬之故也若尋常則不拜也此說是矣又

按上文既皆同國復言同國始相見者明鄰君於士不

甲戎文初相見皆有拜辱之禮與上文同也

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不臣大夫於其臣雖賤必

答拜之辟正男女相答拜也嫌遠別不相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卵生乳之時重傷其類歲凶年穀不登登成也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

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皆自為貶損憂民也禮食殺牲則祭

先有虞氏以首夏后氏以心殷人以肝周人以肺肺則不殺也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大牢諸侯食日特牲

朔月少牢除治也不治道為妨民取蔬食也縣樂器鐘

猶得飲酒但不可宴會為歡樂耳注讀樂音岳恐非也君既不縣則士去琴瑟可知矣

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

憂樂不相干也故謂災患喪病

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后

禮記箋 曲禮下

元

對起敬也

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

告臣不敢自專也私行謂以己事也士言告者不必有

其獻也告反而已○愚按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得

有私行者疏云或是新來大夫姻婭猶在本國故有私

行往來耳然禮又云大夫非君命不越境則又何說疑

此記者據春秋亂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後對亦起

世之法而云也問行謂道中無恙及所經歷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

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皆臣民殷勤之言國君死社稷死其

於天子也謂見侵伐也春大夫死眾士死制死其所受

秋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

君師制謂君教令所使為之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皆擯

也天下謂外及四海也今漢於蠻夷稱天子於王侯稱

皇帝親禮曰伯父寔來余一人嘉之余子古今字○愚

按子羊次反余音餘說文云子相推子也余詞之舒也

既各有音義本非古今字又按爾雅子余二字義皆訓

我明非爾字因鄭此注學者遂皆讀子為余非矣顏師

古匡繆正俗辨之良是又按鄭注不誤顏監駁之非是

詳余爾雅疏中

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皆祝辭也唯宗廟稱

孝天地社稷祭之郊內而曰嗣王不取同外內

臨諸侯眡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眡致也祝告致於鬼神辭也曰有天王某

甫某甫且字也不名者不親往也周禮大會同過山川

則大祝用事焉鬼神謂百辟卿士也眡或為祗○惠棟

九經古義云張揖坤蒼曰眡告也禮記曰眡於鬼神

引是祗當作祗爾雅云眡告也○方氏怒曰望秩之禮

必於野外眡祭於郊而謂郊也

崩曰天王崩史書復曰天子復矣始死時呼魂辭也不

侯呼

告喪曰天王登假告赴也登上也假已也措之廟立之

主曰帝君卒哭而祔而作主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

謙未敢稱一人春秋傳曰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

子之踰年即位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

於天子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妻八十一御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

典司六典典法也此蓋殷時制也周則大宰為天官大

以神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

眾眾謂羣臣也此亦殷時制也周則司士屬司馬大宰

謂五官是殷制亦非鑿空史記周本紀古公作五官有

以爲說耳若左傳言職官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

禮記箋 曲禮下

三

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府主藏六物之稅者此亦

司土均也司木山虞也司水川衡也天子之六工曰

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此亦殷時制

司空土工陶旅也金工築冶也段桃也石工玉人磬

人也木工輪輿弓廬匠車梓也獸工函鮑鞞韋裘也唯

草工職亡蓋謂五官致貢曰享貢功也享獻也致其歲

周禮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各正其治受其會聽

其政事而詔王廢置○呂氏曰五官司徒以下也

五官之長曰伯謂為三公者周是職方主東西者春秋

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之自陝以西其擯於天子也曰

天子之吏擯者辭也春秋傳曰王命委之三吏謂三公也天子同姓謂之伯父

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

其國曰君稱之以父與舅親之辭也九州之長入天

子之國曰牧每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為之

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

曰君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辟二伯也亦以此

州之中曰侯者本爵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

子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為之

諸伯之地本爵亦無天子之國曰子天子亦謂之子雖有

過子是以同名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與民言之謙於

外自稱曰王者威遠國也外亦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

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謂戎狄子男君也男者於

氏苞曰五等諸侯雖小亦宜以爵稱此後儒

以春秋書邾人牟人葛人來朝而為此臆說耳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觀天子當宁而

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

日觀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觀

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依宁而受焉夏宗

依春冬遇依春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遇禮相見取

易略也觀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疏云依狀如屏風

斧文亦曰斧依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宁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諸侯使大夫

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泣牲曰盟及至也郤開也泣

禮記箋 曲禮下

三

讀其盟書聘禮今存遇會誓盟

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謂齊夫承命告天子辭也其

侯某謂齊夫承命告天子辭也其

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臣亦於其在凶服曰適

子孤因服亦謂未除喪○愚按前云大夫士之子不敢

亦謂未除喪亦稱曰寡人謂齊夫承命告天子辭也其

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遠稱國者

子死曰薨亦史書復曰某甫復矣且甫既葬見天子曰

類見象諸侯之禮見也其禮亡言諡曰類象聘問之

及諡所言諡者序其行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

寡君之老謂諸侯之卿上大夫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跄跄庶人僬僬皆行

之貌也聘禮曰賓入門皇又曰皇且行又曰夙介北面

錚錚焉凡行容尊者體變○愚按注引聘禮

錚錚焉是也蓋唐時本未誤

天子之妃曰后后之言諸侯曰夫人夫之言大夫曰孺人

孺之士曰婦人婦之言庶人曰妻妻之言公侯有夫人有世

婦有妻有妾后與孺去上中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

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謂朝

之夫人助祭若時事見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謂朝

諸侯之時○愚按寡小君當是侍者之辭自稱於其

方氏菴曰自字衍夫入與賓客無接言語者○自稱於其

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小童之言卑也於

其君稱此以接子於父母則自名也名父母所為也列

見體敵嫌其當言子者通男女

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亦謂諸侯之卿也三命

士者如晉韓起聘於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子

周之稱魯春秋曰齊高子來盟○方氏苞曰其實諸侯

之大夫無於外稱子之禮春秋書齊高子仍魯史之譌

而不能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使謂使人

正也○愚按上篇云大夫七十自稱曰老大夫對異邦

某名也於其國則稱名敬父母之邦也此云於其國曰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天子之言出諸

大惡君子所遠出名以絕之春秋傳曰天王出居於鄭

衛侯朔入於衛是也○方氏苞曰自周無出傳者之慮

說也春秋不書出者皇狄泉皆後內也書出者越在鄭

地也君子不親惡謂不敢親於其身為不善耳注疏似

失其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就春秋書名者擬議而為

其本指為人臣之禮不顯諫明言其君惡不後微三諫而不聽

則逃之逃去也君臣有義

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至親無去志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嘗度其

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慎物

齊也

僂人必於其倫僂猶比也倫猶類也此大夫當於大

問天子之年對曰問之始服衣若干尺矣既不敢言年

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

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

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

矣幼曰未能負薪也皆言其能則長幼可知御猶主也

謂能損贊出入以事請告也禮四十強而仕五十命為大夫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

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

富數畜以對皆在其所制以多少對宰邑士也食力謂

也晉語曰庶人食力官幸食加加田也周禮司勳加田無國征劉故以為無國征者不征於國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

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祭四方

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

立冥在北詩云來方禋祀方祀者各祭其方之官而已

五祀戶竈中雷門行也此蓋殷時制也祭法曰天子立

七祀諸侯立五祀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謂周制也○

愚按士喪禮禱於五祀此云士止得祭先未詳注引祭

法七祀先儒皆所不信云五祀蓋殷制似未安周禮儀

禮皆止言五祀○王應麟曰鄭釋大宗伯之五祀用左

傳家語之說小祀之五祀用月令之說王制之五祀用

祭法之說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為其損

舉謂若廢廢農祀棄後不可復廢非其所祭而祭之名

曰淫祀淫祀無福妄祭神不饗

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犧純

肥養於滌也索求得而用之○疏云此謂天子大夫士是也

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當攝而祭者有五宗皆然○

方氏苞曰支子不得祭大宗之祖廟若為大夫士

而願致宗敬則必告於宗子而使宗子主之也

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膾肥羊

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脯曰

尹祭橐魚曰商祭鮮魚曰脰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

曰薺合梁曰薺其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

鹹嗟玉曰嘉玉幣曰量幣號牲物者異於人用也元頭

作膾膾充貌也翰猶長也羹獻食人之餘也尹正也商

猶臠也脰直也其辭也嘉善也稻菰蔬之屬也豐茂也

大鹹曰嗟今河東云幣帛也○方氏苞曰羊豕皆先薦

骨體後及膚與腸胃惟犬則專用其肉為羹餘皆不薦

也○愚按其說文云豆菹也疑謂梁之莖香耳非語辭

苗似之○陸德明曰蔬本又作蔬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

異死者為人喪其無知若猶不同然也自上願壞曰崩若願壞之聲卒終也不祿不終其祿死之言漸也精神漸也 在牀曰尸 尸陳也言在棺曰柩 柩之言蓋也

羽鳥曰降四足曰漬 異於人也降落也漬謂相激汗而死也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漬也

○愚按公羊莊二十年傳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病也 死寇曰兵 異於凡人當饗祿其後○呂氏以下文祭王

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

皇辟 更設稱號尊神異於人也皇君也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媿也媿於考也辟法也妻所取也

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 嬪婦人有法度者之稱也周禮九嬪

掌婦學之法教九御 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 祿謂有德行在為大夫士而不死從士之稱○愚按注中祿字衍文也

天子視不上於祿不下於帶 給交領也天子至尊國君

綏視 視國君彌高綏讀為安安視謂視上於大夫衡視

視大夫又彌高也衡平也平視謂視面也○愚士視五

按眉間曰衡考工記梓人云飲器衡是也 步 上視得旁遊目五步之中也視 凡視上於面則教

下於帶則憂 憂則傾則姦 正也傾或為側

君命大夫與士肆 肆習也君有命大夫則與士在官言

展習其事謂欲有所發為也

君命大夫與士肆 肆習也君有命大夫則與士在官言

展習其事謂欲有所發為也

君命大夫與士肆 肆習也君有命大夫則與士在官言

君命大夫與士肆 肆習也君有命大夫則與士在官言

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 唯君命所在就展習之處府謂寶藏貨賄之處也庫謂車馬兵甲之處也朝謂君臣謀政事之處也 朝言不及犬馬非公 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 君輟猶止也 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 固謂不達 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於朝廷言無

大饗不問卜 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 不饒富 富之言而已勿多於禮也○愚按呂氏以為冬至祀天夏至祭地日月素定故不問卜至敬不墮地而祭器用陶甕故不饒富注云祭五帝莫適卜恐非又引郊特牲亦非也彼文大饗在郊下疏以為為禘祭是也

凡擊天子鬯諸侯圭鄉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擊匹童

子委擊而退 擊之言至也天子無客禮以鬯為擊者所成人為禮也說 野外軍中無擊以纓拾矢可也 非為禮者以匹為擊 婦人之擊棊棊脯脩棗栗 婦人無時物相禮而已纓馬 婦人之擊棊脯脩棗栗 外事見繫纓也拾謂射隼 婦人之擊棊脯脩棗栗 外事見以羞物也棊檮木名棋枳也實今邳邳之東食之棊實似栗而小○疏云棋即今之白石李也形如珊瑚味美甜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

婦灑 納女猶致女也婿不親迎則女之家遣人致之此婦灑其辭也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廣

子姓也酒漿婦人職

子姓也酒漿婦人職

子姓也酒漿婦人職

子姓也酒漿婦人職

子姓也酒漿婦人職

子姓也酒漿婦人職

子姓也酒漿婦人職

子姓也酒漿婦人職

子姓也酒漿婦人職

子姓也酒漿婦人職

子姓也酒漿婦人職

子姓也酒漿婦人職

禮記卷 曲禮下

菜

檀弓上第三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

故為非禮以非仲子也禮朋友皆在他邦乃袒免○免者

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又卻向後繞於髮○愚按免是五服之窮朋友亦有相免之禮檀弓或仲子族人或朋友未可知要之必是當免

立其子 姓此其所立非也公儀蓋魯同檀弓曰何居我未

之前聞也 居讀為姬姓之姬齊魯之聞語助也前趨而

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 去

位就主人兄弟之賢者而問之子服伯子伯子曰仲子蓋仲孫茂之玄孫子服景伯茂魯大夫

禮記箋 檀弓上

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

舍其孫膺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 伯子為親者隱

耳立子非也文之立武王權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

否立孫 據周

事親有隱而無犯 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無犯不

就養無方 左右謂扶持之方猶勤至死致喪三年

辱之事也致謂威容稱事君有犯而無隱其國政者有問

其服也凡此以思為制事君有犯而無隱其國政者有問

以語其得失若齊晏子為晉叔左右就養有方不可服

勤至死方喪三年 方喪資於事父凡此以義為制○愚

臣者尊卑內外各隨其方居喪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

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心喪戚容如父而無服也

季武子成寢 武子魯公子季友 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

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

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 自見夷人冢墓以為寢欲文過

下者蓋勢家縱侈作苑囿於郊野因成寢室以恣淫樂也 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

居命之哭 記此者善其不奪人之恩○愚按不奪人恩

覽五百五十五卷引晏子曰景公成路寢之臺達於何

遭晏子再拜前曰於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闕下願

請合葬晏子入白公作色曰自古及今子亦嘗聞請

非人主之宮者乎對曰古之人君不奪生人之居不殘

死人之墓故未嘗聞請葬人主之宮也嬰聞之生者不

安命之曰畜憂死者不葬命之曰畜哀畜憂者怨畜哀

者危君不如許之公曰諾遂

於何遂葬路寢之臺闕下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 子上孔子曾孫子思門人問諸子

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 禮為出母期父

服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

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有殺進退如禮

○方氏苞曰疏以父在父沒別隆污非也伯魚子上皆

為父後之子而遇出母之喪皆父在之時張子謂道隆

或見出同而過有小大也 極則安能自子不為極也

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極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

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記禮所由廢非之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頹乎其順也此殷之喪拜也頹順也先拜賓順於事也

稽顙而后拜頹乎其至也此周之喪拜也頹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言既得者少孤不知其墓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謂殷時也土之高者曰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

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東西南北言居無常處也眾土曰封

封之周禮也周禮曰以爵等為印封之度崇高也高四尺蓋周之士制也愚按據此記封之自孔子始矣注引周禮何也又今之周禮亦非孔子所見

孔子先反虞事門人後雨甚至待

禮記箋 檀弓上 三

也封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言所以遲者孔子不應非禮三言之以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

不脩墓脩猶治也○愚按不脩墓即墓而不墳也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庭中庭也與有人弔者而夫子拜

之主也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自衛來赴者

之矣時衛世子蒯聩篡軌而立子路遂命覆醢之

忍食○方氏苞曰醢朝夕必陳之物而可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宿草謂陳根也為

友期

可

蓋殯也慎當為引禮家讀然聲之誤也殯引飾棺以藉

時人見者問於耶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曼父之

在為鄰相善○愚按慎讀如字葬也其慎也為一句蓋

殯也連下讀古墓不墳孔子雖知墓所不能的知殯也

不知其先殯時蓋已問鄰人慎終之禮○父墓所以須問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墓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

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

耳矣言其日月欲以盡心脩備之附於喪三年以為極

亡矣身謂衣衾附於棺謂明器之屬

之忘矣則言會之故君子有終身之憂念其而無一朝之患

滅性故忌日不樂謂死日言忌日不用舉吉事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孔子之父耶曼叔梁紇與顏氏之女

告殯於五父之衢欲有所就而問之孔子亦為隱焉殯

五父衢名蓋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見於路行其慎也

禮記箋 檀弓上 四

蓋殯也慎當為引禮家讀然聲之誤也殯引飾棺以藉

時人見者問於耶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曼父之

在為鄰相善○愚按慎讀如字葬也其慎也為一句蓋

殯也連下讀古墓不墳孔子雖知墓所不能的知殯也

不知其先殯時蓋已問鄰人慎終之禮○父墓所以須問

節事記者也既合葬於防然後封識之此本與前為一

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謂以音聲相勸也喪冠

不綏去飾

有虞氏瓦棺始不用薪也夏后氏塋周火熟曰塋燒土

治以周於棺也

有虞氏瓦棺始不用薪也夏后氏塋周火熟曰塋燒土

治以周於棺也

與百遂誅之誅其赴敵之功以爲誅士之有誅自此始也記禮失所由來

會子寢疾病病謂疾困樂正子春坐於牀下子春會會元會

申坐於足元申會童子隅坐而執燭隅坐不與童子童子曰

華而院大夫之簣與華畫也簣謂牀第也說者以院爲

院院黃鳥子春曰止不可動會子聞之瞿然曰呼呼虛僂

曰華而院大夫之簣與會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

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未之能易會元曰夫子之病革矣

不可以變幸而至於且請敬易之言夫子者會子親悅

禮記箋 檀弓上

七

而不爲也革急也變動也幸覲也會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彼童君

子之愛人也以德成己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息猶安

容取安也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斃仆舉扶而易

之反席未安而沒言病雖困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猶勤於禮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

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皆憂悼在心之貌

按充充悲哀填滿之貌霍霍驚遽瞻顧之貌

皇皇猶栖無依之貌廓廓空虛之貌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戰於升陘魯僖二

無衣可以招魂難於死傷亦甚魯婦人之髮而弔也自敗於臺始也

敗於臺始也魯襄四年秋也臺當爲盂字之誤也春秋傳

作孤始時家家有喪髮而相弔去纓而紒曰髮禮婦人

總○愚按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疏引鄭司農云疑衰

於吉服謂比擬吉服十五升也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闕夫

子縚之髮曰爾毋從從爾爾母扈扈爾從謂大高扈扈

總八寸齊衰之總八寸蓋榛以爲笄長尺而

禮記箋 檀弓上

八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哀未十日而成笙歌

且異句也祥亦凶事用遠日五日彈琴

十日笙歌除由外也琴以手笙歌以氣

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其早也禮既祥白屨無紉

死而不弔者三謂輕身畏人或時以非罪攻已不能

○愚按畏凡惟性厭行止危溺不乘橋船○方氏苞曰

憂懼而死皆是厭險之下傷死之禮起於生前

思義設周親昵好而死於非命則隱痛更深豈反不弔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

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

之人皆弗忍也。行道猶行仁義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大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齊大公所封

周子孫生焉不忍離也。五世之後乃葬於齊。齊大公所封

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言其似禮也。古之人有言曰

狐死正丘首仁也。丘首正首也。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伯魚孔子子也名鯉猶尚也。

服而伯魚得為期何也。為出母無服喪者不祭故也。

禮者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嗔悲恨也。

伯魚聞之遂除之。

禮記箋

檀弓上

九

葬於蒼梧之野。舜方乃死蒼梧於南越之地今為

蓋三妃未之從也。古者不合葬而後立四妃矣。

小者為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取不立正妃但三

妃而已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夏后氏

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七

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二七為八

世婦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疏云大戴禮帝

繫篇云帝嚳卜四妃之子皆有天下。鄭此注用帝繫之

文及注詩生民之篇以爲姜嫄。季武子曰周公蓋祔

合葬合葬自。周公以來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見曾元之辭易簣橋之以謙儉也

必不為此疑為墨。氏之學者託焉。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許其口也。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申祥子

使執喪成己志也。死之言漸也事卒為終消盡為漸太

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今日申祥周秦之聲二者相近

名也何乃疑申聲近顓而為一姓乎。注似誤。吾今日

其庶幾乎成也。言易成也。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不容改新闢

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以親疏敘列

哭也委巷猶街。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善之也。禮嫂叔無

里委曲所為也。禮記箋檀弓上

文疏證二卷第十七條云。檀弓誤解子思之哭嫂也為

位婦人倡踊康成以子思即孔伋皇氏以為原憲字子

思皇氏說是蓋仲尼弟子列傳原憲字子思矣。奈何必取

乃無兄之子思坐以哭嫂哉。鄭志子思有兄必非適

子考孔子世家自伯魚至子慎凡七世。悉單傳無有

兄若弟婦人倡踊。小功倡先也。申祥之哭言思也亦

然說者云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亦無服過此

昆弟為之大功故皆為位。愚按昆弟之妻相為小功妻之

陳注謂申祥非禮恐未然。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縮從也今禮制衡縫為橫

冠之反吉非古也。按古冠吉凶皆直縫今吉冠橫縫

曾子謂子思曰彼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

日言已以疾時禮而不如○方氏苞曰曾子至性過人

草而不哭是也其執親喪自覺三日不食於哀親之分

如己失之矣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

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

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為曾子言難繼以禮抑之

曾子曰小功不稅據禮而言也日月已過乃聞喪而則

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言相離遠者而可乎以已思

伯高之喪伯高死時在衛未問何國人孔氏之使者未至謂聘者冉子

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冉子孔子弟子孔子曰異哉徒使

我不誠於伯高徒猶空也禮所以副忠信也忠信而無

無禮何傳乎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赴告也凡有舊恩孔子曰吾惡

乎哭諸會以共交兄弟吾哭諸廟與昆弟異兄弟謂同祖

若同會高祖者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別親疏也師吾哭諸寢朋

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別輕重也於野則已疏

於寢則已重已猶大也○愚按寢謂夫由賜也見我吾

哭諸賜氏本於恩哭於子貢寢門之外遂命子貢為之主明恩曰為

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異於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增以香味

以爲薑桂之謂也為記者正曾子所云草木滋者謂

酒肉之中多加二物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明目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

友喪明則哭之痛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子之無罪

也怨天罰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

洙泗之間言其有師也退而老於西河之上西河龍門

地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言其不稱師也

禮記箋檀弓上

疑蘇子瞻謂與易陰疑於陽之疑同是也又按禮射義

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注云疑自下上

比疑於上故云自下上至之辭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

焉爾罪二也言居親喪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言喪

子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

矣謝之且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羣謂同門朋友也

索蕭索也獨居心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似有夜居於外弔之可也似

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大故謂非致齊也非

疾也不晝夜居於內內正寢之中○愚按正寢別於燕

齊在內祭統云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則對夫人之寢為內外耳

高子泉之執親之喪也子泉孔子弟子名柴○愚按子泉史記及論語作羔古字通

泣血三年言泣無聲如血出未嘗見齒言笑之微君子以為難言人不能

其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惡其亂禮不當物謂精粗廣狹不應法制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為衰喪服邊偏倚也○愚按邊人共坐耳大功廢業故不以服勤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前日君所使舍己入而哭之哀出使

子貢說驂而搏之搏助喪用也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

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言說驂大重比於門人思為偏頗

夫子曰子鄉者入而哭之過於一哀而出涕遇見也舊輕我入哭見主人為我盡一哀是以子惡夫涕之無從厚恩待我我為出涕恩重宜有施惠

也小子行之客行無他物可以易之者使遂以往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

慕其反也如疑慕謂小兒隨父母啼呼疑者哀親之在彼如不欲還然子貢曰豈

若速反而虞乎疾速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哀戚本也

祭祀未也○方氏苞曰未之能行非謙言也聖人明於幽明死生鬼神反不能有如慕如疑之情狀也

禮記箋 檀弓上 三

顏淵之喪饋祥肉饋遺也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微孔子也

曰二三子之嗜學也嗜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

尚左復正也喪尚右有陰也吉尚左左陽也○愚按尚上也古通用吉尚左者拱而左手在上

孔子蚤作起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欲人之怪己○陸德明曰消搖本又作逍遙○方氏苞曰消搖於門蓋全其所受而歸故知將死而志氣甚自得也注疏失之歌曰泰山其

頽乎泰山眾所仰梁木其壞乎梁木眾所放哲人其萎乎哲人所仰放也以上二句喻之

既歌而入當戶而坐蚤坐急子

貢問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覺孔子歌意殆幾也○謝枋得曰劉向書美中家藏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文義更順齊召南曰好事者為之○疏云放依也論語云放於利而行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望之夏后氏殯於

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禮占已夢而

丘也般人也子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是夢坐

而見饋食也言奠者以為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

能宗子子殆將死也孰誰也宗尊也兩楹之間南面鄉

禮記箋 檀弓上 四

誰能尊我以為人君乎是我殷家奠殯之象以此自知將死 蓋寢疾七日而沒 命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之禮 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

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

無服 云無服不為衰弔服而加麻心喪三年○疏

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 公西赤志謂章識 飾棺牆

辟柩猶恒 置髮 漢時之扇與疑辭○愚按左氏昭十八

年傳曰屏攝章昭云屏屏風也 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網

練設旒夏也 夫子雖殷人兼用三王之禮尊之披柩行

禮記箋 檀弓上 五

之杜此旌乘車所建也旌之施縵布廣充幅長尋曰

亦皆大 旒爾雅說旌旗曰素錦綉杠○愚按雖兼用三王之禮

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 志亦謂 褚幕丹質 以丹布幕

不 蟻結于四隅 交錯蟻蚘蚘也殷之蟻結似今蛇

文 殷士也 學於孔子 殷禮○愚按丹質非殷所尚色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

干不仕 雖除喪居處猶弗與其天下也 並生 遇諸市

朝不反兵而闕 言雖適市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

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闕 為負而曰請 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 魁猶首也天文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 尊師也出謂有所適然

易墓非古也 易謂芟治草木不易者上陵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

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 哀主 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

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祭主

禮記箋 檀弓上 末

管子弔於負夏 負夏主人既祖墳池 祖謂移柩車去載

下垂池中所謂魚躍拂池也於是商祝御柩乃祖而

人降於階間蓋曰御柩則已轉柩而鄉南矣故推柩而

其義○愚按方氏苞說亦非也按文辭事本明注疏未喻

池耳釋文墳池盧王 推柩而反之 反於載處榮會 降婦

人而後行禮 堂矣柩無反而反之而反柩婦人祥之復升

人皆非 從者曰禮與之怪 曾子曰夫祖者且也 且未定

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 請傳者誣 從者又問諸子游

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 請傳者誣 從者又問諸子游

曰禮與言非曾子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

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

而無退明反曾子聞之曰多矣乎子出祖者善且服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

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曾子蓋知

夫夫猶言此丈夫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

襲裘帶經而入鄭知所弔為朋友者以其加帶也非朋

友首經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服且善

子夏既除喪而見孔子見於子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

成聲樂由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起作

子張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

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雖情異善

司寇惠子之喪惠子衛將軍文子彌牟子游為之麻衰

牡麻經惠子廢適立庶為之重服也朋友死於他邦而

無主者為之袒免皆在家則弔服如麻加麻者素弁上

加總之環經也此牡麻經制做袒免而重於弁經故曰

重服也惠子廢適立庶子游欲比之文子辭曰子辱與

朋友無主者故特為重服議切之彌牟之弟游謝其又辱為之服敢辭止之子游曰禮也

文子退反哭子游名習禮文子亦以子游趨而就諸臣

禮記箋 檀弓上 七

之位深議之大夫之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

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止之在子游曰固以請

從命再不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

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適子名文子

則諸臣位在門內北面明矣子游趨而就客位

愚按客位在門東北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

待于廟垂涕洟主人文子之子簡子駁也深衣練冠子

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

其動也中中之變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經也者實也所以

戚掘中雷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

殷道也明不復有事於此周人浴不掘中雷葬不毀宗

外學者行之學於孔子者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具葬之器用子柳魯子柳曰何

以哉其言無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粥謂嫁之也妾子柳

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忠既葬子碩

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古者謂錢為泉布子柳曰不可

禮記箋 檀弓上 末

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惡因死者以為利請班諸兄弟之貧

以分死者所矜也祿多則與鄰里鄉黨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利已亡取非忠也言亡之者雖辟賢非義退○方氏苞曰春秋傳宋鄭有難華元子產皆出奔國人復之而後人蓋時勢所宜也注謂非義退苟非義則不當著為教矣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遽伯玉從二子衛大夫文子獻公之孫名拔文子

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遽伯玉曰吾子樂之則

按猶與由古通用由

葬請前刺其欲害人耳田瑗伯玉名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言聲孔子曰哀則哀矣此誠

哀而難為繼也失禮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

有節○方氏苞曰鳥獸失羣匹鳴號屬為亦有如不欲生者而過時則忘故君子貴有繼也為可傳謂他人易從為可繼謂本身難繼

叔孫武叔之母死武叔公子牙之六世孫名州仇毀孔子者既小斂舉者出

尸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尸出戶乃變服失哀節冠素委貌子游曰知

禮或之○愚按此句可疑或有闕文不然且惑人

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謂君疾時也卜當為僕

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愚君薨以是舉不忍變也周

按卜人掌占筮者師長也

與僕人

遷尸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君子未之言也二夫

言此一人也時有此二人同居死相為服者甥居外家而非之○愚按此言姨夫舅母無服耳從母及舅皆外

甥稱謂之辭孔疏甚明或曰同爨總以同居生不知陳注何據而云

喪事欲其縱縱爾趨事貌縱讀如總領之吉事欲其折

折爾安舒貌詩云好人提提○愚按縱直去貌

事雖止不怠陵讙也止立侯故騷騷爾則野謂大疾○

動鼎鼎爾則小人按鼎重運貌君子蓋猶猶爾疾舒之

由自得貌出孟子

喪具君子恥具碎不懷也喪具棺衣之屬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

子弗為也謂絞紼衾冒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

蓋推而遠之也或引或推重親遠別○朱軾曰喪服記

與勉齊經傳通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

解制之是也姊妹大功為妻期欲其一心於厚之者姑姊妹大功為妻期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助哀戚也○舊說此節首脫孔子字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徒請客曾子曰爾將

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以為不可發曰反哭於爾

次舍也禮館人使曾子北面而弔焉

次舍也禮館人使

次舍也禮館人使

次舍也禮館人使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之往也死之生之謂無知與有知也為猶行也○愚按致至也謂以人意極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斲猶善也用謂邊無膝味當作沫沫讀也○愚按味作沫者沫音荒內切說文云酒面也古文作頌味讀如字言瓦器粗則飲食有味也成就也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無宮商有鐘磬而無龔虞不縣之也橫其曰明器神明之也言神明死者也神明者非人所知故其器如此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有子孔子弟子有若昭公孫於齊日喪人其何稱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貧朽非人所欲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會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會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桓司馬宋名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修靡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蓋嘗失位去魯得反載其寶來朝於君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會子以子

禮記箋 檀弓上 三

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會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中都魯邑名也孔子嘗為都宰為司空由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將應聘蓋司空為司寇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言汲仕得祿○愚按此章記三子嗜學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君無哭鄰國大夫之禮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間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以其不今之大夫交政外交

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言時君弱臣強政得大疑當為違字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以權微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明不當哭於是與哭諸縣氏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所謂致死之仲憲孔子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所謂致死之仲憲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言使民疑於無知與有知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非其說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言仲憲之言三者皆非此或用鬼器或用人器

禮記箋 檀弓上 三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木當為朱春 叔文之子定疑所服也親 子游曰其大功乎者屬大功是 狄儀有 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 魯人則為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間也

○愚按齊衰三月也○方氏苞曰同母異父則途之人 也不宜有兄弟之稱為之服是謂悖德而傷父之志豈 魯人亦心知其非而給託聖門諸賢之言以自解飾歟 愚按春秋傳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又嫁其外妹於 施氏外弟外妹魯人重焉則此記當實有其事非給託 也又按王肅云繼父服齊衰其子降一等故服大功不 子家禮云同居繼父之子皆無大功以上親乃義服不 杖期先同居後異或雖同居而繼父有子已有大功以 上親服齊衰三月原不同居則無異父同母之兄弟 姊妹各服小功五月據此諸說同母異父之昆弟是皆

禮記箋 檀弓上

三

不謂無服也方氏苞之言恐非禮意

子思之母死於衛子思孔子孫伯魚之子 柳若謂子思 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人柳若衛 子思欲為嫁母服悉其 失禮戒之嫁母齊衰期 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 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 謂時不足以備禮 有其禮有其財 無其時君子弗行也謂財不足以備禮 吾何慎哉 則止時 所行則行無所疑也喪之禮如子贈祿之屬不踰主人 宜方氏苞曰禮父沒為父後者於出母無服則嫁母亦 母死於父沒之後而不忍質言其故以無其時為辭蓋 按鄭志答張逸問云子思哭嫂為位必非適子又疏引 譙周袁準並云父卒母嫁非父所絕嫡子雖主祭猶宜

服期此並異 說當更詳之

縣子瑱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古謂殷時 遠下不降卑○愚按各以其親明不 滕伯文為孟虎齊 以爵也周制貴者於賤者旁親皆降 衰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伯文殷時滕君 也爵為伯名文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后木 公孫惠伯 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 此孝子之事非所 羣之後 會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 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斂者動搖尸帷堂為人喪之 言方亂非也仲梁子魯人也 ○愚按尸未設 飾未斂斂也 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會子曰於西

禮記箋 檀弓上

四

方斂斯席矣會子以俗說非又大斂奠 於堂乃有席○堂當為室 小斂之奠在西 方魯禮之末失也禮之末失 禮之為 縣子曰給養總喪非古也非時尙輕涼慢禮○陸德明 曰給相葛也布細而疎曰總 子蒲卒哭者呼滅滅蓋子蒲名○愚按哭謂始死時也 禮復稱名哭不稱名喪大記云唯哭 先復復而後行死事鄭注氣絕則哭而復復而不蘇 可以為死事然則此哭呼滅在未復之前非禮矣故改 之子臯曰若是野哉非之也唯復呼名子 臯孔子弟子高柴 哭者改之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為沽也沽猶 略也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 以弔不以吉 服弔喪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
惡乎齊問夫子曰有母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形還葬
帶之也便也言已縣棺而封不設碑練不備禮封當為
斂即葬不待三月縣棺而封空窆下棺也春秋昭十二
年傳人豈有非之者哉所不責於人

司士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唯始死廢牀子游曰諾

縣子問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也富言禮然言諾非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襲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

實之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

亦非器○愚按禮明器非盡不實但不當百襲皆實之

禮記箋 檀弓上

三

孟獻子之喪獻子魯大夫司徒旅歸四布使下士歸四方

之賻布○愚按周官川長黨正間師各掌其地之喪紀

是司徒之屬也旅陳也陳列四方之布歸之詩云殺核

旅夫子曰可也善其能廉

讀贈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曾子言喪禮禮而讀贈

又讀贈所以存錄之○愚按此自為章舊

木誤連上章非也此類極多餘不悉著

成子高寢疾成子高齊大夫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

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觀其意革急也子高曰吾聞之

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

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不食謂

○愚按息土謂之食

地鄭語食潦洎是也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

行爾行爾自得貌為小君側隱不能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仁者

人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

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言皆所以

人發見之也國子高反壤樹之哉反覆也怪不如大古

於儉非成子高也成謹也

禮記箋 檀弓上

三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

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與及也○愚按當從

絕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堂封築土為壘

見若坊者矣坊形旁殺見若覆夏屋者矣覆謂茨瓦

之門廡也其見若斧者矣斧形旁殺從若斧者焉孔子

刃上難登狹馬鬣封之謂也俗間今日而三斬板而

已封板蓋廣二尺長六尺斬板謂斷莫縮也三斷止之

愚按莫縮者爾雅釋詁云貉縮綸也郭注綸者繩也是

則莫縮即貉縮聲之轉也斷莫縮即謂斬斷其繩耳

尚行夫子之志乎哉尚庶

婦人不葛帶婦人質不變重者至期除之卒哭變絰而
子不葛絰而為帶已。愚按婦人不葛帶明葛絰也然則男
之服者其若大功以下輕至卒哭並變為葛與男子同
有薦新如朔奠重新物為之殷奠。疏云薦新謂未葬
葬前月朔大奠於宮者大奠則牲饌豐也
大夫以上則朔望大奠若士但朔而不望

既葬各以其服除卒哭當變衰麻者變之
池視重霽如屋之有承霽也承霽以木為之用行水亦
承霽焉今宮中有承霽云以銅為之
承霽云以銅為之

君即位而為棨棨謂柩親尸者棨堅著之言歲一漆
之成然藏焉虛之不令。愚按令善也言必藏物於其
禮記箋禮記箋 檀弓上

以蓋合其上不欲人見故藏焉亦通
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設飾謂遷尸父兄命赴

者謂大夫以上者士主人親命之又加新衣
子心絕志推豈能一親命士亦必委之於父兄則孝
以士喪禮惟載赴於君而謂凡所赴皆親命以大夫喪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尊者求之備也
事。愚按庫門諸侯外門也知此君謂諸侯矣戴震曰
天子諸侯皆三朝三門皋門天子外門庫門諸侯外門
禮家天子五門之說失其傳也愚謂
此以庫門四郊連文則載說信矣
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剝猶僕也
其久設塵埃加也脯醢之奠

不巾愚按剝落盡也初喪薦饋無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木工宜乾腊且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陰陽交接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
知其反也謂既練或時為君服金革之事反必有祭。卒
哭後恐非

練練衣黃裏練緣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為內練為飾
陸德明曰練淺黃之色卑於纁纁之類明外除也
赤色今之紅也葛要經繩履無絢角瑱瑱充耳也吉時

鹿裘衡長祛衡當為橫字之誤也祛謂衰緣袂口也練
短無袷可知祛祛之可也祛表裘也長之祛為祛則先時狹
吉時鹿裘祛祛祛之可也祛表裘也長之祛為祛則先時狹
禮記箋禮記箋 檀弓上

以禭之鹿裘亦用絞乎愚按祛禭明即吉有漸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親也非兄弟雖鄰不往

疏無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就其家弔之成恩舊
視也也。愚按弔所以哀
生者也既識生者則雖其兄弟不同居謂小功以下親也此

天子之棺四重尚深遠也諸公三重諸侯
之其厚三寸以水牛一重士一重
梓棺也兩梓棺二與大棺四者皆周
縮二衡三衽每束一要衽或作漆或作髮
柏椁以端長

六尺以端題奏也其方蓋一尺○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紵衣服士之祭服以哭之明

尸柩不巾服麻不加於采此言經行字也時人閒或曰

使有司哭之事不可虛為之不以樂食蓋謂殯

天子之殯也菽塗龍輅以棹菽木以周龍輅加棹而塗

加斧于棹上畢塗屋斧謂之輔白黑文也以刺繡於

蓋塗之○愚按菽菽也棹即菽木為之塗其四面而上

不塗加斧其上然後畢塗之又屋之顏柳曰天子龍輅

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使諸侯同姓異姓庶姓相從

禮記箋檀弓上

魯哀公諫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

尼父諫其行以為諛也真無也相佐也言孔子死

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

舉軍敗失地以喪歸也厭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后土

社也

孔子惡野哭者為其變眾周禮衛叔氏掌禁野叫呼歎

陳注云所知哭諸野亦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不專家財也

稅謂遺於人

謂已仕者也

士備入而后朝夕踊備猶盡也國君之喪

祥而縞縞冠素是月禫徒月樂言禫明月可以用樂○

是月而樂作如此則與二十五日而舉禫祭過

不相

君於士有賜帑帑幕之小者所以承塵賜之則張

檀弓下第四

君之適長殯車三乘公之庶長殯車一乘大夫之適長

殯車一乘皆下成人也自上而下降殺以兩成人遺車

禮記箋檀弓上

子言公卑遠之傳曰大功之殯中從上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謂君所命雖有官職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以義奪

殯宮出謂柩已在路○方氏苞曰注云以義奪孝子非

也送葬必執引君於臣不親執故命引以為禮弔曰寡

君承事蓋弔喪以相助執如是者三君退退去也三命

步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君弔不必於宮朝喪朝廟也

也孝子至此而哀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氣力

季武子寢疾疇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

上唯公門說齊衰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夙也世為上卿禮不喪之婦失強且專政國人事之如君婦固能守信也道猶禮也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時無如之明也及及其喪也會點倚其門而歌明已不與也點字哲曾參父方氏死為快也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辭猶告也擯者以主人有事告也主人無事則為大夫出

弔於人是日不樂於是日哀樂不同日子婦人不越疆而

弔人不通於外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以全哀也弔於葬者必

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示助之以力車曰引棺曰紼從柩者○疏云從柩者是執引所餘贏長者何東山云天子千人諸喪公弔之侯五百人大夫三百人十人贏數外也

禮記箋 檀弓下 必有拜者往謝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謂無弔曰寡君承事示亦為主人曰臨君辱臨其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君於民臣有父母之恩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不以賤者為

妻之昆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以其子為主祖免哭

踊親者夫人門右北面辟正主○愚按據申詳哭言思是當妻為主矣今日子為主未詳也又按禮女子適人為昆弟之為父後者不降而甥為舅服總以親而言亦當妻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狎相習父在哭

於妻之室不以私非為父後者哭諸異室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嫌哭無側室哭于門內

之右近南者為同國則往哭之喪無外事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以其無曾子曰我弔也與哉於朋友哀痛甚而往哭之非若凡弔○愚按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曾子於子張蓋比於兄弟之親不可以常禮非之不然三年之喪而弔哭既問諸夫子矣豈猶身為非禮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悼公潘衰公之子子游擯由左擯相有喪禮廢亡時人以為此儀當如詔辭而皆由右相是善子游正之孝經說曰以身擯侑

齊穀王姬之喪穀當為告聲之誤也王姬周女齊襄公之夫人魯莊公為之大

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

禮記箋 檀弓下 為之服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為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莊公齊襄公女弟文姜之子當為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愚按齊襄夫人之非莊公外祖母時人豈得不知而或曰外祖母者疑此王姬或非襄公夫人歟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獻公殺其世子申生重耳辟難

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物主之謂也

狐偃也字子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親愛慕其親也皆稱孺子者蓋新在喪之稱父死

禮記箋 檀弓下 為之服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為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莊公齊襄公女弟文姜之子當為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愚按齊襄夫人之非莊公外祖母時人豈得不知而或曰外祖母者疑此王姬或非襄公夫人歟

之謂何又因以為利欲反國求為而天下其孰能說之

孺子其辭焉說猶解也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

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謝父死之謂

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他志謂利心稽顙而不拜哭而起

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使者公子繫也盧氏云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

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

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惟殯非古也白敬姜之哭穆伯始也穆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子公甫靖也

禮記箋 檀弓下

敬姜穆伯妻文伯歎之母也禮朝夕哭不帷○愚按此善哭夫得禮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始猶念父母生已不欲傷其性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復謂招魂且分禱五祀庶幾其精氣之反○愚

按招魂即是祈禱其生不必言分禱五祀禱五祀在生存時也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鬼神處幽間望其從鬼神所來北面求諸幽之義也鄉其所從來也禮復者升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隱痛也稽顙者觸地無容○愚

按拜字讀斷言拜與稽顙二者並是哀戚至痛而稽顙尤為痛之甚

飯用米只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尊之也食道

但以其美潔之物用之

銘明旌也神明之精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可

別形貌不見○愚按銘名也旌表也別分辨也以旗識之所以別也愛之斯錄之矣敬之

斯盡其道焉耳謂重與奠也與○愚按此二句申明上

為銘之注重主道也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重既

不合疑誤重主道也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春秋傳曰虞

主用栗殷主綴重焉綴猶聯也殷人作主而聯其

主用栗殷主綴重焉重縣諸廟也去顯考乃埋之周

主重徹焉徹重埋之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哀素言哀痛無飾唯也凡物無飾曰素唯

禮記箋 檀弓下

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

齊敬之心也哀則以素敬則以飾禮由人心而已○愚

事之故為尸而祭

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為之節文也算數也

祖括髮變也愠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祖括髮去飾之

甚也其則祖哀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愚按哀極而愠是

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

以葛為環經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推記曰凡弁經其

衰修袂○愚按神謂山川土神也以理推之既虞便當

反服受服不待卒哭也謂變服葬獨天子諸侯亦無文有敬心焉踰時哀衰而敬生敬則服有飾大夫士一月而葬木踰時○愚按敬神耳周人弁而葬般人冔而葬般冔俱象祭冠而

歆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尊者奪人易也歡歡粥也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親所行之處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親所饋食之處○疏云此皆謂在廟也下反哭之弔亦在廟

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痛

其般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封當為窆窆下棺也孔子曰般已慤

吾從周慤者得哀之始未見其甚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北方曰北也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贈以幣送死者於墳也于主人贈祝先歸○宿讀為肅

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日中將虞省其牲有司以几筵舍

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所使奠墓有司來歸乃虞也舍奠墓左為父母形體在此禮其

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弗忍其無所歸是日也以虞易奠奠也

卒哭曰成事既虞之後卒哭而祭其辭蓋曰哀薦成事成祭事也祭以吉為成○方氏苞曰疏先

儒以第三虞與卒哭同是一事鄭據雜記上大夫虞用

少卒卒哭用太卒破之以為三虞後更有卒哭之祭按

上虞禮三虞曰哀薦成事而別無卒哭之文則第三是

虞即卒哭明矣記多舛駁恐未可據以破儀禮也

日也以吉祭易喪祭卒哭吉祭○愚按士虞記賈疏云卒哭為吉祭者喪中自相對若據

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耐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

有所歸也未無也日有所用接之虞禮所謂他用剛日也其祭祝日哀薦日成事○愚按此言變者

也其開日月尚除故疏云之往也既虞往至吉祭其禮

如何既虞比至於耐以必於是日接謂於是三虞卒

哭之間剛日而速接其祭所以恆用剛日接之者孝子

不忍使親每一日之間無所歸依又云殷練而耐周卒

哭而耐孔子善般期而耐之人情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艾惡之也為有凶邪之氣在側君聞大夫之喪

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其曰襲則止巫去桃茢桃鬼所

惡茢茢可埽不祥○茢杜預云黍稷也鄭注周禮云

帝所以異於生也生人無喪有死之道焉如鳥獸死之

狀鳥獸之先王之所難言也聖人不明說為人甚惡之

斷文另起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朝謂遷柩於廟其哀離其室也故

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神與人

不相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殆

也殺人而殉死者曰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神明死者

用其器者漸後於用人其曰明器神明之也異於生人

禮記箋 檀弓下 三

禮記箋 檀弓下 三

塗車芻靈自古有之芻靈束茅為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明器之道也與

明器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備者不仁不殆於用人

乎哉備偶人也有面目機發有似於生人孔子善古而非周

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仕焉而已者穆公魯哀公之曾孫

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

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

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言放逐之臣不服舊君也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悼公魯哀公之子昭

禮記箋 檀弓下

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言鄰國皆知吾

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時

不盡忠喪又不盡禮非也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

衛司徒敬子死司徒官氏公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

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經反哭皆以朋友

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二人異。愚按與湯裘帶經同此有經無帶凡單言經則知有帶也

子康子之曾孫名強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言禮者敬而已矣有

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遺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

个遺車七乘大夫五个遺車五乘晏子焉知禮言其大

非之及墓而反言其既變則歸不留賓客有事也人臣

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時齊方奢矯之是也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昭

大夫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

禮記箋 檀弓下

鄉夾義道為位曰噫母噫不寤之聲曰我喪也斯沾斯

視之欲人觀之法其所為愚按曰噫句絕母字連下

而增益於人言欲循故事也爾專之賓為賓焉主為

主焉謂專主其事鄭蓋讀專若爾婦人從男子皆西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

有斯子也吾以將為賢人也蓋見其吾未嘗以就公室

未嘗與到公室觀其行也季氏魯之宗卿敬姜有會見

居虎門之左國之貴游子弟學焉侯國制應同文伯少孤豈敬姜未使就學於公宮南而至是始悔與今

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

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內人妻妾

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褻衣非上服敬姜曰婦人不飾

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為陳於斯命徹

之言四方之賓嚴於舅姑敬姜者康子從祖母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子壹不知

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喪之踊子之號慕○愚按孺子號慕躍足隨人有似乎踊有子見其狀而後悟斯謂踊也是謂孺子也子游

禮記卷之九 檀弓下 完

曰禮有微情者節哭有以故興物者衰經有直情而徑

行者戎狄之道也哭踊無節禮道則不然與戎狄人喜則

斯陶陶鬱陶斯咏也咏謳咏斯猶猶當為搖聲之誤也搖

近聲相猶斯舞之舞舞斯愠愠猶愠斯戚戚憤也○陸德

樂相對本或於此句上無舞斯愠一句并注戚斯歎歎

皆衍文○愚按疏引盧王諸本或與鄭不同戚斯歎歎

息歎斯辟辟拊辟斯踊矣踊品節斯斯之謂禮有節乃

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無能謂心之是故

制絞衾設薰髮為使人勿惡也絞衾尸之飾薰髮棺始

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將行將葬也

反虞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為

使人勿倍也舍猶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吳侵陳斬祀殺厲祀神位有屋樹者厲疫病師還出竟

陳大宰詔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

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大宰行人

其師有善名○洪邁曰記者簡錯當云陳行人儀使於

師夫差謂大宰詔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

二毛獲謂係虜之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

禮記卷之九 檀弓下 卑

之師與欲微切之故其言似若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

之何獲子謂所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

無名乎吳楚僭號稱王

顏丁善居喪顏丁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

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從隨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時人君無

也言乃喜說則民臣望其長久仲尼曰胡為其不然

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冢宰天官卿貳

王事者三年之

也

聽使之

知悼子卒未葬悼子晉大夫荀盈魯昭九年卒平公飲酒與羣臣燕平

師曠李調侍侍與君飲也燕禮記曰請旅侍臣鼓鐘樂作也燕禮賓入

亦如之樂闕獻君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怪之也杜蕢曰

正寢燕於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

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皆酌平公呼而

進之曰蕢蕢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曠也謂

閒謂諫爭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乙卯以甲子死桀以

疾日不以舉樂為吉事所以自戒懼乙卯以甲子死桀以

禮記箋 檀弓下

是以王者忌子卯禮經避之春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

卯也大矣言大臣喪重於疾日也雜記曰君於曠也大

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詔告也大爾飲調何也曰調

也君之喪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言

臣亦當規君疾憂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

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防禁平公曰寡人亦有過

焉酌而飲寡人則服杜蕢洗而揚觶舉爵於君也禮揚

也揚近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欲後世

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解謂之杜舉此爵遂因杜蕢為

公叔文子卒文子衛獻公之其子戌請諡於君曰日月

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諡者行之迹有時猶言

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

惠乎君靈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

乎難謂魯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夫子聽衛國之政

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制

謂尊卑故謂夫子貞惠文子後不言貞惠者

石駘仲卒駘仲衛大夫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

後者莫適曰沐浴佩玉則兆言齊潔則五人者皆沐浴

禮記箋 檀弓下

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

浴佩玉心正且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子車齊定

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

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

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度諫之不能止以斯

是弗果用決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

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椁稱

其財斯之謂禮遺猶疾也謂不及其日月○愚按菽豆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從者

以懼居者獻公以魯襄十四年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

孰執鞶鞶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言從守若君反其

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言有私則生怨弗果班

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也革急

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

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急用賢者○愚按聞之死請往

禮記箋

檀弓下

聖

禮不釋服而往遂以禭之脫君祭服以禭臣親賢也所

凡禭與之邑裴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

孫母變也所以厚賢也裴縣潘邑名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

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婢子陳乾昔死其子曰以

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善尊己不陷

仲遂卒于垂玉牛猶釋奠入去籥春秋經在宣八年仲

襄仲先日辛巳有事於大廟而仲遂卒明日而釋非也

萬千舞也籥籥舞也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
之總名也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釋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公輸若方小言斂般

請以機封斂事而年尚幼請代之而欲嘗其技巧將

從之時人服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初謂公室視豐

碑言視者時僭天子也豐碑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

後各重鹿盧也三家視桓楹斲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

大夫二絳二碑二絳無碑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

豈不得以有似作機巧非也與已字本同其母以

嘗巧者乎則病者乎齊母無也於女寧有病苦與止之○

讀如字也又一讀則豈不得為句蓋鄭以母字為母音而今

禮記箋

檀弓下

聖

亦噫不寤弗果從齊魯近邑也哀十一年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

戰于郎齊國書師伐我是也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

者息遇見也見走辟齊師將入保罷倦加其杖頸上兩

謂兵械也負杖猶曳兵也曰使之雖病也謂役任之雖

重也謂時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君子謂

也魯政既惡復無謀臣士我則既言矣欲敵齊師與其

又不能死難與人恥之我則既言矣踐其言與其

鄰重汪錡往皆死焉奔敵死齊寇鄰鄰里也重皆當為

為談春秋傳魯人欲勿殤重汪錡見其死君事有士行

言魯人者死君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

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善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贈送曰吾聞之也去國則

哭于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無君事主於孝

之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居也言何以贈居者子路曰吾

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居者注

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工尹楚官名弃疾楚

八年帥師滅陳縣之楚人善之因號焉至十二年楚子

狩於州來使蕩侯潘子司馬督鬻尹午陵尹喜圍徐以

陳或作陵楚人聲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

弓而可手弓子射諸謂陽仁不忍傷射之斃一人韞弓

不忍復射斃也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拚其目其

視之不忍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

矣朝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然則商陽與御者

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善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魯成十三年曹伯廬卒於師

諸侯請含以朋友之道使之襲非也襲賤襄公朝于荆

康王卒在魯襄二十八年康王楚荆人曰必請襲欲使

之衣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強之欲尊巫先拂柩荆人悔之

巫祝桃列君臨臣喪之禮○愚按康王殯已久乃今請

禮記箋

檀弓下

聖

禮是

滕成公之喪魯昭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叔敬叔魯宣

孫叔弓也進子服惠伯為介子名椒介副也及郊為

懿伯之忌不入也郊滕之近郊也懿伯難惠伯也春秋傳

不入也敬叔有怨於懿伯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政君

為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為叔父○疏云此注後人轉寫

之誤當云敬叔於昭穆以惠伯為叔父○昭三年左傳

遂其警也敬叔不入以禮惠伯欲使為叔父報警惠伯

而鄭注云云是其謬也○愚按彼疏可正此注之失遂

人惠伯強之乃入

哀公使人弔賁尙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哀公

也畫宮畫會子曰賁尙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行弔

野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魯襄二十三年齊侯襲

或為兌梁即施也○愚按奪讀如字其妻迎其柩於

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

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肆陳尸也大夫以上於君之臣

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無所辱命辭

弔諸其室

孺子贛之喪魯哀公哀公欲設撥撥可撥引輻車所謂

沈故設撥則是以手撥榆沈而灑於道也鄭以爲紼失之問於有若曰其可也

君之三臣猶設之猶尙也以臣況子也三顏柳曰天子

龍輅而停幃輅車也書輅爲龍幃覆也殯以停諸侯

輅而設幃輅不爲榆沈故設撥急以播地於引輅車滑

三臣者廢輅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止

學非禮也廢去也紼繫於輅三臣於禮去輅今有紼

悼公之母死母哀公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

禮與貴者爲之總耳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國

也○愚按公蓋以妾攝女君爲解

禮記箋 檀弓下

哭

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季子臯孔子弟子高柴孟氏

申祥以告曰請庚之申祥子張子臯曰孟氏不以是罪

予時僭朋友不以是弃予大言非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

道而葬後難繼也恃寵虐民非也○方氏苞曰子臯不

譽也蓋途次犯禾無多使民以爲富買則傷忠敬之俗

若大有毀於人君子必不爲也必子治單父齊師將至

父老請曰麥已熟矣請使邑人出自刈傳郭者三請必

子不許曰寧使齊人刈之使吾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

深明於先王以道立民之意也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見在臣位

也君有饋違而君薨弗爲服也以其恩輕也違去也○

櫛以爲賓之而勿臣是也君有饋不曰賜尊之也使

石將命曰寡君自謙也違而弗服皆有賓師之義

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諱其生事畢而鬼事始已

而鬼神祭之已辭也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

舍故而諱新故爲高祖之父當遷者也易說帝乙日易

命疏可同名○疏云鄭引易證六世不諱易說者易緯

也几鄭云說者皆緯候也時禁緯候故轉緯爲說也又

云書酒誥有帝乙者祖乙也與湯同名是六世不諱○

愚按諱起於周自殷以前不諱注引易說及書恐非

禮記箋 檀弓下

哭

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憂謂爲敵所敗也赴車

不載囊輶兵不載示當報也以告喪之辭言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謂人燒其宗廟哭者故曰

新宮火亦三日哭按先人之室蓋是居寢其日新宮方

是宗廟故中閒加亦字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

怪其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

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而猶乃

父曰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

也夫之

苛政猛於虎也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下賢也摯禽贊也

尊就卑而曰不可辭君以尊見卑士禮先公曰我其已

夫已止也重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

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

時公與三桓始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

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言民見悲哀之處則

莊敬非必有使之者虛毀滅無後之地○愚殷人作誓

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會謂盟也盟誓所以結

眾以信其後外特眾而

信不由中則民畔疑之孔子曰其身苟無禮義忠信誠

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涖臨

喪不慮居謂賣舍宅毀不危身謂憔悴喪不慮居為無

廟也毀不危身為無後也○愚按宅命既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季

名札魯昭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於上國是也季子讓

國居延陵因號焉春秋傳謂延陵延州來贏博齊地今

泰山縣是也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

而觀其葬焉往弔其坎深不至於泉以生其斂以時服

以行時之服既葬而封廣輪拚坎其高可隱也示節也

隱據也封可手據謂高四尺所○愚按東既封左袒右

西為廣南北為輪隱憑也孟子隱几而臥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

不之也無不之也還圍也號哭且言也命須而遂行去

也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邾考公之喪考公隱公益之曾孫考或為定○顧炎

武曰邾隱公當魯哀公之時徐滅已久徐君使容居來弔含弔且曰寡君使容

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欲親含非也含不使賤

谷耳言侯玉者時徐僭稱王自此天子○愚按容居有

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

之有也易謂臣禮于謂君禮雜者容居以臣欲行君禮

徐自比天子使大夫敵諸侯有司拒之○愚按

于迂也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

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

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言我祖與今君於諸侯初如

魯號容居其子孫也濟渡也言西討渡於河廣大其國

魯魯鈍也言魯鈍者欲自明不妄○困學紀聞五卷云

後漢東夷傳徐夷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

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然則檀弓駒王

即偃王歐濟河即子思之母死於衛嫁母也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

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門人弟子也

族子忠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愚按聞赴便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祝先服五日官長服官長大七日

國中男女服庶人三月天下服謂天下之大夫也○方氏苞曰

服齊衰三月章謂圻外之民為天子無服又據總衰七

月章謂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於天子故有服而士則

無服一注既誤故此注三月天下虞人致百祀之木可

以為棺槨者斬之虞人掌山澤之官百祀後內百縣之

不至者廢其祀勿其人○愚按虞人致百祀以下恐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索袂

輯履貿貿然來蒙袂不欲見人也輯斂也斂履力倦不

能其履行步蹇也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

目而視之曰子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嗟來食

呼之非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從猶就也曾子聞之曰微與

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微猶無也無與止其狂狷之

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定公十四年即位有司以告

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民之無禮曰寡人嘗學

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

殺無赦言諸臣子孫無尊卑殺其人壞其室滂其宮而

緒焉明其大逆不欲人復處之都也南蓋君踰月而

后舉爵自貶損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文子趙武也作室成晉君

禮以往○陳氏注云疑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奭焉

其奢也輪輪困言高大奭言眾多○王肅云與文章貌

也○愚按張老之言君子謂之善頌注云讚其奢恐非

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言此者欲防其後復為

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

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全要領者免於

善禱善頌謂張老之言善禱

仲尼之畜狗死畜狗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

弃為埋馬也敝蓋不弃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

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封當為窆陷路馬死埋之

以帷路馬君所乘者其他狗馬不能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闔人為君在

弗內也闔人守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廩而脩容焉更莊

子貢先入闔人曰鄉者已告矣既不敢止曾子後入闔

人辟之見兩賢相隨涉內霽鄉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

禮記箋 檀弓下 三

禮記箋 檀弓下 三

而揖之禮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按此

陽門之介夫死陽門宋國門名介夫甲衛士

宋以武公諱司空為司城子罕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

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

伐也覘也孔子問之曰善哉覘國乎善其詩云凡民有

喪扶服救之助也雖微音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微猶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時子般弑慶父作亂

微弱之至○愚按經葛經也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禮記箋禮記箋 禮記箋 禮記箋

麻猶經也羣臣畢虞卒哭亦除喪也問公既吉服不與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沐治也

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木椁材也

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說人辭也

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已猶止也夫子

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叔譽叔向也晉羊文子曰死

者如可作也晉誰與歸也叔譽曰其陽處父乎陽處

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

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謂人與文公辟難至將反國無

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

其友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范字晉人謂文子知人

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

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呐呐舒所舉

禮記箋禮記箋 禮記箋 禮記箋

為大夫士也管生不交利廉死不屬其子焉廉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魯叔孫氏之族叔仲皮死其妻

魯人也衣衰而繆經衣當為齊壞字也繆當為不繆垂

告也五服之經皆然惟用服環經謂兩股相叔仲衍以告

蓋皮之弟或為皮請總衰而環經總衰小功之縷而

謂衍請於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衍答

也姑姊妹在室齊衰與婦為舅姑退使其妻總衰而環

同末無也言無禁我欲其言行

經婦以諸侯之經服其舅非

禮記箋禮記箋 禮記箋 禮記箋

為大夫士也管生不交利廉死不屬其子焉廉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魯叔孫氏之族叔仲皮死其妻

魯人也衣衰而繆經衣當為齊壞字也繆當為不繆垂

告也五服之經皆然惟用服環經謂兩股相叔仲衍以告

蓋皮之弟或為皮請總衰而環經總衰小功之縷而

謂衍請於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衍答

也姑姊妹在室齊衰與婦為舅姑退使其妻總衰而環

同末無也言無禁我欲其言行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皋將為成宰遂為衰

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

子皋為之衰蟬有綏不為蠶之績范之冠也范蜂也蟬

蝻也綏為蝻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

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惡乎猶於何也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然之言焉也曰天久不雨吾

欲暴尪而奚若奚若何如也曰天則不雨而暴

人之疾子虐母乃不可與細疾人之是虐然則吾欲暴巫

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母乃已

疏乎已猶甚也巫主接神亦觀天哀而雨之春秋傳說

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為

之徙市不亦可乎徙市者庶人之喪禮今徙市是憂戚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祔謂合葬也離之魯人之祔

也合之善夫善夫善魯人也

耐善夫善魯人也

耐善夫善魯人也

耐善夫善魯人也

耐善夫善魯人也

禮記箋

王制第五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

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祿所受食爵秩次也上

大夫曰卿方氏苞曰侯國不設中大夫何也王朝六

官之貳及官中要職皆中大夫故侯國小司徒小司寇

天子之田方千里象日月之大亦取暑同也此謂縣內

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

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

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皆象星辰之大小也

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

視猶比也元善也善士謂命士也此地段所因夏爵三

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

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

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

殷之制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

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

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後爲公及有

其次子二百里其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亦以功

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唯天子畿內不增以祿羣臣不

注引公羊桓十一年傳注謂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

禮記箋 王制

疏云先中國方三千里今方七千亦非也周公非若商
鞅開阡陌何能斥三千里之地遠為七千也此皆注疏
說妄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

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

祿以是為差也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墾有五等收入
不同也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官長所

除不命於天子國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
君者分或為糞

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

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

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此班祿尊卑之差。方氏曰
次國小國不言大夫士者多寡

禮記箋 王制

二

同於大國可知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

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

下大夫此諸侯使卿大夫規聘並會之序也其爵位同
小國在下爵異固在上耳。方氏曰侯國既

不立中大夫此言大國乃別有上大夫何也於下大夫

之中又分上下也。愚案不言小國於次國者同次國

於大國可知

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謂其為介若特
行而並會也居

猶當也此據大國而言大國之士為上次國之士為中

小國之士為下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

其下小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下凡非命士亦無出會之

事春秋傳謂上為微。愚按以上節文勢推之此中士
下上謂次國小國之士也數謂班行之次也各居其上
國之三分之二不言二文首耳又按方氏苞欲移此節
於上十二十七人句下以為二十七人中包三等之士
故特表而出
之今未敢從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

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

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闕田入州州二百一十

國建立也立大國三十三公也立次國六十六
也立小國百二十二小卿也名山大澤不以封者

與民同財不得障管亦賦稅之而已此大界方三千里

此般制也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

方千里者四十有九也其一為畿內餘四十八州各

有方千里者六設法一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過四謂

之方千里者謂之次國又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三謂

過方百里者謂之小國又封方一百里者不過二謂

百一十國則餘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凡處地方千里

也。疏曰注言設法謂假設為法非實封也。齊召南

曰賴有此文理尚可解朱子曰恐是儒者算法其實不

然建國必因山川形勢無

截然可方之理真通論哉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

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

餘以祿士以為闕田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
曰畿詩殷頌曰邦畿千里惟民所

止焉亦曰畿畿內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為有致仕者

禮記箋 王制

三

之田六亦為有致仕者副之為十二又三為三孤之田
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
七亦為有致仕者副之為五十四其餘九亦以待封王
之子弟一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耳雖有
謀焉粉讀為班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

與不與不在數中也春秋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
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是惟謂中國耳中國而言萬
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者七十里有方五十里
者禹承堯舜而然矣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
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土地滅國數少殷湯承
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為九州而建此千七
百七十三國焉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為九其
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
爵耳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此文改
周之法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間以為說也終此說之意

禮記卷

王制

四

五五二十五方千里者二十五其一為畿內餘二十四
州各有方千里者三其餘諸侯之地大小則未得而開
○疏云此一節總明殷之畿內畿外國數之法○愚按
注中凡遇此類亦據傳記大略推行而為言非實法也
其引緯書又何可信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御謂此地之田稅所給也官

謂其文書財用也御謂衣食○方氏苞曰凡
祭祀賓客師田皆天子所御不獨服用也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

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

伯屬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亦長也凡長皆因賢侯為

○愚按或古字通 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

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
下以為左右曰二伯老謂上公周禮曰九命作伯春秋
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

千里之內曰甸服治田千里之外曰采九州之內地取

為職故謂之采注云采美物恐未然日流謂九州之外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此夏制也明

氏之官百舉成數也○愚按王制之文鄭皆以為殷法

未也

禮記卷

王制

五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

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

二十七人命於天子者天子選用之如今詔書除吏是

君此文似誤脫耳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愚按

注云文有脫誤當是○方氏苞曰疏謂土統稱上對府

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使佐方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

內之諸侯則祿也俗讀縣字斷句誤又曰注疏以稱縣
內決此為夏制非也縣之名肇自周官六遂中大邑也
百縣以百侯國皆有之呂不韋作月令始云合諸侯制
諸侯嗣也記有功乃封之使之世也冠禮外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
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衰三
龍衰與王者之後同多於此則賜非命服也虞夏之制
天子服有日月星辰周禮曰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

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
命不著次國之卿者以大國之下互明之此卿命則異
大夫皆同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子男

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謂考其德行道藝辨然後使之辨謂考

定也易曰其秩次位定然後祿之與之
問以辨之任事然後爵之其秩次

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必共之者所
書曰克明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
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屏
放去也已施刑則放之棄之役賦不與亦不授之以田
困乏又無刑餘也虞書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也周
則墨者使守積恩按有宅鄭注尚書音知嫁反懲艾也

下肅慎如
諸侯之於天子也此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此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然此
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
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以海內
者各以其服數來朝天子五年一巡守

也周則十二年一巡守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岱宗柴而望祀山川柴祭天

覲諸侯覲見問百年者就見之就見命大師陳詩以觀
民風陳詩謂采其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
辟市典市者賈謂物賤厚薄也質則用物貴命典禮

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同陰律也。愚
本故居禮樂制度之上按律為萬事根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

敬者君削以地舉猶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
紕以爵不順者謂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放

也若逆昭穆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討誅有功德於民者
加地進律律法也。愚按律法則也周禮六命五月南

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
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
之禮歸假于祖廟用特假至也特特牛也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禘謂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類宜造皆祭名也○愚按帝即天也注云五德之帝據緯書為說非也類上帝告天也宜社告地也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事謂征伐考禮正刑一德以尊

于天子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

饗將之將謂執以致命祝饗皆所以節樂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

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得器乃敢為其事圭瓚鬯酒也鬯秬酒也

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

禮記卷之九

王制

學所以學士之宮尚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此小學大學之制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頴宮尊卑學異名辟明也慶和也所以明和天下頴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禘於所征之地

禘其禮亦為兵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定兵也出征執

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訊馘獲魄又曰在頴馘馘或為國○愚按此節及辟雍頴宮等名即據詩大雅魯頌為說他書實無所見而自魯外諸侯學亦無名頴宮者戴震深不信之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

君之庖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周禮春日蒐夏日苗秋曰獮冬曰狩乾豆謂腊之以為祭祀豆實也庖今之廚也○愚按三田即為下三事而田鄭釋廢疾云爾此注後據公羊家緯書而為說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不敬者簡祭祀略賓客天子不

合圍諸侯不掩羣為盡也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

小綏綏當為綏綏有虞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

百姓田獵佐車驅逆之車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

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取物必順時候也梁紀水取魚者謂小網也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不麝不卵不殺胎不斂天重傷未成物斂斷殺少長曰天不覆

巢覆敗也禮記卷之九 王制 九

禮記卷之九

王制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制國用如今度支經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各以歲之收入制其用多少多不過禮少有所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通三十年之率當有九年祭用數之仿算今年一數用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縉而行之

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縉而行之

以卑廢尊越猶喪用三年之仿喪大事用三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暴猶耗也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數之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

之蓄曰急無三年

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
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
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菜色食菜之色民無食菜之飢
肅云二十七年當有九年天子乃日舉以樂侑食。王
之蓄言三十者舉全數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

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尊者舒卑者速春秋傳

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庶人

於父母同天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

事縣封當為縣空縣空者至卑不得引柩下棺雖雨猶

禮記箋

王制

十

至卑無飾也周禮曰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則
從政也喪大記曰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
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方氏苞曰庶人無雨具疑或
為雨止故特明之貴者不必言也鄭任翰曰庶人分
微禮簡雖雨可以集事貴者禮事重大不嫌更舉
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從死者

棺槨從生者謂奠祭之牲器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此周制七者大

之祀與親廟四大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
穆夏則五廟無大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愚按殷六
廟夏五廟說本緯書未可據信其云文王武王為二祀
亦不合王肅云天子七廟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
為二祀并始祖及親廟四為七又云周之文武受命之
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

而存其廟亦不以為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其說較
鄭為長而所云二祀亦未安祀不在七廟數中也又按
鄭以七廟獨周制此據韋元成議劉歆諸侯五廟二昭
馬融王肅以為七廟天子常禮是也

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後不為始封之君王者之

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曰別子為祖謂此雖非

別子始爵士一廟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庶人祭於寢

者亦然也。方氏也曰自適士至庶人皆得祭祖廟知

然者適與無後者從祀附食若庶人不得祭祖尚何附

禮記箋

王制

十一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日禘夏日禘秋日嘗冬日烝此
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日祠夏日禘以禘為殷祭詩
小雅曰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五祀謂司命也

也厲也此祭謂大夫有

地者其無地祭三耳

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視視

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魯人祭泰山晉

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謂所因之國先

天子植酌禘禘嘗禘烝植猶一也禘合也天子諸侯

齊不殷祭周改夏祭曰禘以禘為殷祭也魯禮三年喪
 而禘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
 殷祭一禘○愚按此非三年之禘也天諸侯禘則
 于四時之祭春禘特祭禘嘗烝皆合食也
 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虞夏之制諸侯諸
 侯酌禘五明禘一禘一禘下天子也嘗禘禘禘禘
 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
 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
 用羔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
 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庶人無常
 而相宜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

禮記集注 王制

三

角尺不出膚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
 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故謂
 庶羞不踰牲以牛肉為羞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
 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市廛而不稅廛市
 周人百畝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市廛而稅也周
 舍稅其舍關譏而不征譏異服職異言征亦稅也周
 不稅其物關譏而不征禮因凶札則無門閭之征猶譏
 也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麓山也夫圭田無征夫
 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
 也此則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愚按夫
 音扶發語辭也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治宮室城
 田里不粥墓地不請也皆受於公民不得私
 司空執度地事者度丈尺也邦居民山川沮澤時四
 時觀寒煖燥溼沮謂萊沛○愚按寒煖謂四時燥溼謂
 山川沮澤也草所生曰萊水所生曰沛孟子云沛澤
 多量地遠近之制邑井與事任力事謂築邑廬宿市也
 民事以任其力也周官以九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
 者之食饒其力

禮記集注 王制

三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溼使其材藝堪地氣也
 也盧植云能寒者使居暑廣谷大川異制謂其材藝是
 居寒能暑者使居暑
 異俗謂其所剛柔輕重遲速異齊謂其性五味異和香
 鹹苦器械異制謂作務衣服異宜謂飾綉綉綉其教不易
 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愚按禮義政謂刑禁中國戎夷
 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之然東方曰夷被髮
 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
 矣雕文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交趾足相鄉然西方曰
 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
 不粒食者矣不粒食地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
 味宜服利用備器各事雖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

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
北方曰譯皆俗閒之名依其事類耳鞮之言知也今冀部有言狄鞮者。愚按鞮革履也周官鞮履氏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
也。得猶足也。愚按所以必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參相得令無曠土游民也。

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立小學大學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

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

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紕惡司徒地官卿掌邦教者逮及也簡差擇也命鄉簡

禮記箋 王制

古

不帥教者以告帥循也。不循教謂教很。不孝弟者耆老司徒使鄉簡擇以告者鄉屬司徒。耆老

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

士與執事焉將習禮以化之使之觀焉耆老致仕及鄉中老賢者朝猶會也此庠謂鄉學也鄉謂

飲酒也鄉禮春秋射國蜡而飲酒養老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

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中年考校而

不變使轉徙其居觀其見新人有所有不變移之郊如初

禮郊界之外者也稍出遠之不變移之遂如初禮遠

之界日遂遂大夫掌之又中年復不變屏之遠方終身

不齒遠方九州之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日選士移名於司

徒也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者。愚按秀禾之穎出者也。司徒論選士之秀者

而升之學日俊士可使習禮者學大學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

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日造士不征不給其繇役造成樂

正崇四術立四教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虞書曰

術以作教也幼者教之於小學長者教之於大學尚書

傳日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愚按術道路名

也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順此四術而教春秋教以

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

之者皆以其術相成方氏苞曰詩書絃誦而已禮樂

則執其器習其容有進反趨走袒踊舞蹈之事非盛暑

嚴寒所宜也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

國之俊選皆造焉皆以四術成之王子王之庶子也羣后公及諸侯凡入學以

齒皆以長幼受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

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此所簡者謂王太子

大夫元士之適子大胥小胥皆樂王命三公九卿大夫

官屬也出學謂九年大成學止也王命三公九卿大夫

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亦謂使習禮以化之不變

者子孫此習禮去食樂屏之遠方西

皆於大學也棘當棘棘之言偏使之偏

方日棘東方日寄終身不齒棘當棘棘之言偏使之偏

其大遠愚按棘讀如字急也困辱之奇流寓也賤者

至於四不變然後屏之貴者止於二不變遂屏之從化

高難易考期有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

禮記箋 王制

古

諸司馬曰進士移名於司馬司馬夏官卿掌邦政者進士可進受爵祿也○愚按進謂才德成就也

司馬辨論官材辨其論官其材觀其所長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

而定其論賢謂德行道藝具備也周禮使民與賢出使

是也謂論定然後官之試守任官然後爵之按官小試

之尊位定然後祿之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

禮葬之以不任大夫也愚按廢其事謂罷不勝任也故降其爵而止若有罪當別有處不復得以

葬也有發則命大司徒敎士以車甲有發謂有軍師發

卒也方氏苞曰有發則司徒敎以車甲者非徒作其武勇亦聲以禮義使知親上死長也敎田獵以習五戎司

禮記卷之

去

徒摺抹北面誓之義亦如此○愚按司徒主徵發故放

士車甲司馬主嚴辨故使論官材此皆文武兼資也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謂擐衣出其臂

見勇力○愚按適四方謂奔走禦侮也又按顏氏家訓

書證篇引鄭注云謂擐衣出其臂脛今書皆作擐甲之

環國子博士蕭該云擐當作擐音凡執技以事上者祝

史射御醫卜及百工此七者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

不移官欲專其事出鄉不與士齒賤也於其鄉中仕於

家者出鄉不與士齒賤也於其鄉中仕於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司寇秋官卿掌刑者辟罪也必三刺以求

斷其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有旨

無簡不聽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為附從

出之使從輕赦從重附入從寬典赦出從極條也凡制

五刑必即天論制斷也即就也必即天論言與天意合

或為倫愚按論倫也郵罰麗於事郵罰麗於事郵過也麗附也過人

不可假他以喜怒○愚接詩云不知其郵郵傳舍也更

麗相授王者慎刑必遞經訊鞠然後獄成故曰郵罰也

麗之事相附麗也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

臣之義以權之權平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

別之善惡○愚按意謂以己心度人也悉其聰明致其

忠愛以盡之盡其情○愚按聰明人疑獄汜與眾共之

禮記卷之

去

眾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小大猶輕重已行故

也不敢以己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史司寇

於周鄉師不掌獄是也然合鄉士士師而曰鄉師則辭不

當律疑注本鄉士而傳寫誤師耳蓋正掌鄉獄者鄉士

正掌遂獄者遂士也士師則與大司寇共聽者不得以

為正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

鄉師之屬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職聽於朝

棘公侯伯子男位焉而三槐三公位焉○愚按棘木下

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

命公會其期○愚按參七南反謂參錯聽之乃三公以獄

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又當作宥宥寬也一宥
宥日遺忘○愚接又復也王恐聽不審復命日過失三
宥者之官如前聽之如是者三然後斷刑也 凡作刑罰
輕無赦之法雖輕不赦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
變故君子盡心焉 按例與形通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
左道以亂政殺 析言破律巧賣法令者也亂名改作謂
及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 淫聲鄭衛之屬
若公輸般請以機變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
非而滯以疑眾殺 皆謂虛華捷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
疑眾殺 今時持喪葬築蓋嫁取此四誅者不以聽為
禮記箋 王制

為害大而凡執禁以齊眾不赦過亦為人將易犯○方
辭不可習又別出此條其事各異也周官士師以五禁
罰輕無赦則此記所謂執禁以齊眾也過者怠慢而違
禁向未麗於刑罰也各隨其輕重懲之 有圭璧金璋不
無赦則習而陷於大惡者必漸少矣 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
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 尊物非民所宜有戎器軍器
佩以爲用金爲印章案此則璋 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
字古本作章今從玉旁者非也 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
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 凡以其不可用也
食器也度丈尺也數升縷多少○舊說布朝服十五升
斬衰三升齊衰四升布幅廣二尺二寸帛廣二尺四寸

禮記箋

六

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不示民
貧也成猶善也○方氏苞曰衣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
服飲食不粥於市防民之情也 木不中伐不粥於市伐之非時不中用
粥於市不利人 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殺之非時不中用
仲夏斬 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月令季冬始漁周
陰木獻 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關竟上門
禮春獻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簡記策書也諱先王 天子齊
戒受諫 歲終羣臣奏歲事諫王當所改爲也○愚按此
陳災異警滅亡之類以是教諫故天子齋戒受之○方
氏也口受諫即受簡記中所列之儀法所避之諱惡也
郊特牲云卜之日王親立於
澤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

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司會冢宰之屬掌計要者成
冢宰齊戒受質 質王受之○方氏苞曰陳氏集說司會
也觀下文司徒馬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而先之冢宰非
會所質乃徑達於天子明矣冢宰齊戒受質者天子省
之而復下於冢 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
天子 從從於周宗伯之屬市司市也於周司徒之屬
天子從從於司徒會也○方氏苞曰三官以其成從質於
齊戒受質者亦復下使聽決也三官特以其成質於天
子者人材之成敗刑獄之多寡百物之豐耗尤天子所
當留意也陳氏又謂六官獨不言宗伯爲無可歲會亦
非也司會曰治狀非財用之計也 大司徒大司馬大
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

禮記箋

九

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此三官之屬也
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也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
官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者百官所治各有定式或其
事細微故先之三卿三卿先自聽決而後百官齊戒受
質受不然後休老勞農之養成歲事斷計制國用
賢報也然後休老勞農之養成歲事斷計制國用
謂蠲臘也成歲事制國用謂家宰制國用於歲杪也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
人脩而兼用之兼用之備陰陽也凡飲養陽氣凡食養
四種天子視學養老一歲有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
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天子諸侯養老同也國中小

禮記箋 王制

三

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殷制明矣○方氏苞曰五十
養於鄉乃鄉遂都家公邑庶士之老也黨正縣正之類
屬而飲食之故曰養於鄉也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
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命謂君
禮致之以其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
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
糧糧也貳副也遊謂
老味淡而嗜美大老食少而易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
飢寢遊之處皆有度闈之飲食
十月制九十日脩惟絞給衾冒死而后制
絞給衾冒死
者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
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
溫煖
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

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
其室以珍從
七十不俟朝
八十月告
存致膳九十日有秩
秩常也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
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
力政城道之役也與及也八十不齊
則不祭也子代之祭是謂宗子不孤
六十不親學
七十致政唯衰麻為喪
致政還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
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
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

禮記箋 王制

三

西郊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耳或上西或上東或貴
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殷制明矣
於西郊膠之言糾也庠之言養也周之小學為有虞氏
之庠制是以前有堂序與庠制同
云庠則後有室前有堂序與庠制同
鄉大夫則有司各就其地養之引年之政是也若並養於
父祖則無地以容其席位天子諸侯親與為禮非所以示
學校則無地以容其席位天子諸侯親與為禮非所以示
也
傳引作四郊祭義天子四郊今本作西郊非也北史劉芳
學也孔疏引皇氏云四郊虞庠西為四之譌明矣
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
殷人罍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冕皇

屬也畫羽飾焉凡冕屬其服皆玄上纁下有虞氏十二
服周九章夏殷未間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
服有虞氏質深衣而已夏而改之尚黑而黑衣裳殷尚
白而編衣裳周則兼用之玄衣素裳其冠則牟追章甫
委貌也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為朝服燕禮曰燕朝服甫
是服也王之後亦以燕服為之魯季康子朝服以編
皮弁以禮也天子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已而引戶校年
人眾多非賢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
者不可皆養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
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
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自徙也○愚按將徙
不從政厚其往也來徙謂自他邦來者期不
從政勸其來也周禮旅師新阡之治皆聽之

禮記箋

王制

三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
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
者也皆有常餼也餼廩也
瘠聾跛躄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也斷謂支節絕
也器也侏儒短人也
能也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道中三途遠別也
○愚按地道尊右
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於塗中謂輕任
井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者雜色日斑
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徒猶空也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造為也○陳氏本
廟刊

方一里者為田九百畝一里方三百步○愚按方里而
里為成百里為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為田九萬畝
同千里為終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萬畝
者為方百里者百為田九萬億畝萬億今萬萬也○疏
相交涉遂誤為萬億鄭更不顯言其錯因此錯本萬億
之言即云此經萬億者即今之萬萬皇氏以爲億數不
定或以十萬為億或以萬萬為億或以一萬為億此云
萬億者祇是萬萬也六國時或將萬為億故云萬億但
古事難悉未知孰是○陳氏注云百箇百里之
方為九千億畝今乃云九萬億畝經文誤也

禮記箋

王制

三

自恆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冀州自南河至於江千里
而近豫州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荆州自東河至於
東海千里而遙徐州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亦冀
州域
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雍州西不盡流沙南不盡
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
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九州之大計○陳
氏注云按方百里
為田九十億畝則方三千里當云八
萬一千億畝如疏義亦承誤釋之也
方百里者為田九
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
其餘六十億畝以一大國為率其餘所

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
 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
 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周尺之數未詳聞也
 為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為
 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
 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愚按周尺至
 宋始出於今作木主有周尺式是也○方氏苞曰東田
 疑秦人語也春秋傳晉人使齊盡東其畝秦開阡陌必
 多東畝以利戎車故漢初儒者猶相承而曰東田○案
 顧炎武曰知錄三十二卷云穀梁傳古者三百步為里
 今以三百六十步為里而尺又大於古四之一今之六
 十二里途當古之百里云云王制之說殆未然又案晉
 書摯虞傳將作大匠陳繩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
 於古尺宜以古尺為正

禮記箋 王制

三

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
 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為方百里者二十
 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
 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為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
 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
 庸間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間田以祿之其有創地者
 歸之閒田○愚按此節論畿外九州建國之法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
 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為方

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
 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為方百里者十
 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
 九十六○陳氏注曰此倣上章畿外之法推之可見畿
 內封國少而餘地多備采邑之分於王朝也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
 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
 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
 百六十八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

禮記箋 王制

三

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天子之大夫為
 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
 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
 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給齊戒自潔清之
 諸侯世子世國象賢也○愚按此疑亦據衰世之法耳
 不賢當擇其宗族之賢者立之若概令世國而不賢即
 其國何罪故云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此語
 殆有深意又據周禮諸侯世子有已大夫不世爵使以
 誓未誓亦自不恐不皆世國者也天子大夫者不世爵
 德爵以功而世祿內及列國諸侯為天子大夫者不世爵
 祿者當祿及其子而世祿賢也○愚按父子相繼為一世
 止非謂世世勿絕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

列國及縣內之國也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酒鄉射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

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

飲食為上衣服次之事為謂百工技藝也異別五方用器不同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幅廣也狹

禮記箋 王制

表

禮記箋

月令第六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
陳鼎俎設饌於庭前迎尸略如祭宗廟之儀○齊召南
曰按春祭脾夏祭肺秋祭肝皆祭其所剋季夏祭心則
祭其所生冬祭腎則祭其所旺許慎據此篇四時所祭
即配五行所屬也東風解凍蟄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
鴈來皆記時也振動也夏小正正月魚肥美獺將食之
先以祭也鴈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今月令鴻皆為候
○疏云兒記時侯先言者則氣候在前後言者則氣候
在後○案王應麟曰改啓為驚蓋避景帝諱又案孔疏
引漢書律歷志云正月立春節雨水中二月驚蟄節春
分中是前漢之末劉歆作三統歷改驚蟄為二月節也
○顧氏曰知錄三十卷云淮南子先雨水後驚蟄則漢
初已有此說而蔡邕月令問答云問者曰既不用三統
以驚蟄為正月月中雨水為二月節皆三統法也獨用之
何曰孟春月令曰蟄始發振作在正月也仲春始雨
水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是則三統未嘗改雨

禮記箋

月令

二

水在驚蟄之前也改之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
者四分歷耳記疏誤也
龍戰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皆順
時氣也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鸞路有虞氏之車有
鸞和之節而飾之以青取其名耳春言鸞冬言色互
文馬八尺以上為龍凡所服玉謂冠飾及所佩者之衡
璜也麥實有孚甲屬木羊火畜也時向寒食之以安性
也器疏者刻鏤之象物當貫土而出也凡此車馬衣服
皆所取於殷時而有變焉非周制也周禮朝祀戎獵車
服各以其事不以四時為異又玉藻曰天子龍衮以祭
玄端而朝日皮弁以四時為朝與此皆殊○愚按如鄭之
意則明堂四面各三室其中為堂其左右為个共十二
室也朱子則謂十二室實是九室如井田之制○方氏
苞曰居謂居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
明堂以聽政
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大史禮官之屬掌
正歲年以序事謁

也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
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迎春祭倉帝靈威仰
明堂禮日出十五里迎歲蓋股禮也周近郊五十里賞
謂有功德者有以顯賜之也朝大寢門外○愚按鄭本
作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孔疏可按陳氏本脫去諸侯
二字非也今正之○注云迎春祭倉帝靈威仰疏云賈
馬蔡邕皆為迎春祭大皞及句芒配之鄭之失在名目必據
緯書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相謂三公相
謂善教也令謂時禁也慶謂休其善慶賜遂行母有不
當遂猶遠也言使當得者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
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為常典六典法
八法也離

禮記箋

月令

三

讀如儺儺之儺宿儺謂其屬馮相氏保章氏掌天文者
相與宿儺當審候何不得過差也經紀謂天文進退度
數○顏師古匡謬正俗曰按易之離卦象辭曰日月麗
乎天今云宿離不貸宿即星辰離則日月蓋覆上言星
辰日月何為改離作儺若然離卦亦可變為麗卦○
愚按典法謂歷象推步之屬也宿日月星辰所舍也離
初即典法之故事注似未安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
祈穀于上帝稷以祈農事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上
帝大微也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
闕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
推卿諸侯九推介車右也置耒於車右與御者之閒明
東郊諸侯也保猶表也介甲也帝藉為天神借民力所

治之田也。○方氏苞曰：參保介者，參乘之保介也。朱軾曰：御侍也。謂置於保介所侍處也。又呂氏春秋：參字在子字上，更直截。○惠棟古義云：注云：元辰蓋郊後。亥也。俗本作吉辰。正義曰：知用亥者，以陰陽式法。正月亥陽故用日耕。是陰故用辰。元者善也。皇氏云：正月建寅。日會辰在亥。故耕用亥也。○案惠氏又引南齊志：諸議云：五行之說，木生於亥，以亥日祭先農也。又云：十起於亥，與亥合。取月建與亥以亥日祭先農也。又云：十字下為是。據周頌保介，恐是農官也。在子亥矣。不知何時誤也。

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既耕而宴飲以勞也。御侍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合同，草木萌動。此陽氣蒸達，可耕之候也。農書曰：王命布農事，命田舍土長，冒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

禮記箋

月令

四

東郊皆脩封疆，審端徑術。田謂田畯主農之官也。舍東封疆，田首之分。職術，周禮作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遂小溝也。步道曰徑。今尚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也。○愚按：術，田間道也。讀如字。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相視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說所以命田舍東郊之意也。準，直謂封疆徑遂也。夏小正曰：農率均田。○率，所類反。謂田正。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將釋菜，乃脩祭典。始省錄歲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為傷妊，禁止伐木。盛德，母覆巢。母殺孩，蟲胎天飛鳥，毋麇母卵。為傷萌，母聚大眾，毋置城郭。為妨農，掩骼埋胔。謂死氣逆生也。骨枯曰骼，肉腐曰胔。蔡邕云：露骨曰骼，有肉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逆生，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主人則可，毋變天之道。以陰政，母絕地之理。易剛柔，母亂人之紀。仁之時而，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已之氣乘之也。四月於消息為乾。○愚按：每月失草木蚤落，從。國時有恐，驚以火訛相驚。○愚按：以訛言相然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申之氣乘之，七月始殺。森風暴雨，總至月宿直尾箕箕好風其。藜莠蓬蒿並興，生氣亂行。冬令則氣逆也。回風為疾。水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種謂稷。○愚按：稷於百穀最先種。蔡邕云：宿麥非也。

禮記箋

月令

五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仲中也。仲春者，日建卯之辰也。弧在輿鬼南，建星在斗上。○疏云：餘月昏旦中星皆舉二十八宿，此不然者，以弧星近，建星近，斗并斗度多星，體廣不可的指，故也。○齊召南曰：注云：弧在輿鬼南，略差弧在井南，其去輿鬼稍遠。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夾鍾者，夷則之所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仲春始雨水，氣至則夾鍾之律應。周語曰：夾鍾出四隙之細。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為鳩。皆記時候也。倉庚，黃也。鳩，今二月間，尚有雨。唯南方地，暖有正月雨，水而非雪也。宋孝武帝紀：大明元年正月庚午，都下雨，水者，商史為異。逸周書：周月解春三，中氣雨水，春分穀雨。

擗穀即布穀也天子居青陽大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
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青陽大廟東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助生擇元日命民社社

土也使民祀焉神其農業也祀社日用甲○愚按召誥

有也今亦然○金鵝社稷考云里社制始於秦古未之

法注說鄭志亦謂此秦社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也其祭

秦里社以解社今時里社非是也引命有司省圜圉去桎梏

井肆掠止獄訟順陽寬也省減也固圉所以禁守繫者

足曰桎肆謂死刑暴尸也周禮曰肆之三日掠謂捶治

人○方氏苞曰周官掌囚也上罪梏桎而桎桎既在手安

得更以桎加易曰童牛之牲防其觸也則桎在脰桎在手

手桎在足明矣所謂關三木也○愚按肆縱也言不得

禮記箋

月令

木

縱意答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禘天子

親往之象也燕也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娶嫁

媒言禘神之而生契後王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

氏然則郊禘當復誰氏也○方氏苞曰此高為高辛

秦人安舉之禮禮三代以前絕無此典禮后妃帥九嬪

御有世婦有女御獨云帥九嬪舉中言也乃禮天子所

御帶以弓韜授以弓矢于高禘之前天子所御謂今有

酒飲於高禘之庭以神惠顯之也帶以弓韜授以弓矢

必得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

出又記時候發猶出也○愚按二分陰陽中皆節之大者先雷

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

生子不備必有凶災主戒婦人有娠者日夜分則同度

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正皆謂平之也丈尺日度斗

斛日量三十斤日鈞稱上日衡平斗斛者是月也耕者

少介乃修閭扇寢廟畢備舍猶止也因蟄蟲啓戶耕事

用竹葦日扇畢猶皆也凡廟前日廟後日寢○方氏苞

母作大事以妨農之事大事兵是月也母竭川澤毋漉

陂池毋焚山林順陽養物也畜水曰陂穿地通水曰池

陂停水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鮮當為獻聲之誤

也祭司寒而出冰薦於宗廟乃後賦之春秋傳曰古者

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也朝之祿位實食喪

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牲在黍以饗司寒其出之

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

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

受水○愚按鮮讀如字命婦謂薦新物日獻鮮上丁命

樂正習舞釋菜樂正樂官之長也命習舞者順萬物始

之夏小正曰丁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

之順時達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為季春將習合樂

音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為季春將選而

易也當祀者古以玉帛而已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

禮記箋

月令

七

寒氣總至西之氣乘之也八月寇戎來征金氣動也畢
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十一月之氣乘之也民多相
掠除也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午之氣乘之也蟲螟為
害暑氣所生

李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季少也季春者
而斗建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
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姑洗
至則姑洗之律應周語曰姑洗所以脩繫百物考神納
賓桐始華田鼠化為鴽虹始見萍始生皆記時侯也鴽
八

禮記箋月令

八

以達東室南偏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為將
之助也鞠衣黃桑之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
具于天子焉舟牧主舟之官也覆天子始乘舟薦鮪于
寢廟進時乃為麥祈實寢廟可知○愚按新麥實恐不
寢廟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
不可以內句屈生者芒而直曰萌天子布德行惠命有
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振猶救也○愚按為春乏無

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周謂給
勉猶勸也聘問也名士是月也命司空日時雨將降下
水不勝者○愚按周徧也是月也命司空日時雨將降下
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

道路毋有障塞廣平曰原國也邑也平野也溝瀆與道
古者溝田獵置罟羅網畢翳餒獸之藥毋出九門為鳥
上乳傷之逆天時也獸皆曰罟罟曰羅網小而柄
長謂之畢射者所以自隱也凡諸罟及毒藥禁其出
九門明其常時不得用耳天子九門者路門也應門
也雉門也庫門也皋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
九里旁也今月令無罟羅網為七門○方氏苞曰匠人營國也
國之制或秦變周禮皆未可知而其為國門無疑也○侯
恩按田獵言此時猶得田獵也但置罟以下不得用耳

禮記箋月令

九

是月也命野虞母伐桑柘愛蠶食也野虞謂
羽戴勝降于桑戴勝將生之候也鳩鳴且翼相擊趨農
者若時始自具曲植蓬筐也植槌也○蓬亦作筥后妃
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后妃
桑示帥先天下也東鄉者鄉時氣也是明其不常留養
也內宰職曰仲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女
也婦使縫線組紉之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
郊廟之服母有敢惰畢將課功以勸戒之是月也命工
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

也發得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於時未乃命樂師習合禮樂飲酎命大尉贊桀俊

遂賢良舉長大進也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大尉秦官則有大尉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於古○按蔡邕王肅亦謂月令周公作又按宋書百官志上堯時舜為大尉非始於秦有行爵出祿必當其位之使順是月也繼長增高謂草木有壞墮時氣為逆母起土功母發大眾妨

之農乃登麥天子乃以飭嘗麥光薦寢廟新氣尤盛以

行縣鄙命農勉作母休于都屬主民者也王居明堂禮

禮記箋

月令

三

日母宿于國今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母大田獵為傷月令休為伏

熱也飭水者其是月也聚畜百藥毒氣盛時靡草死麥秋

至斷薄刑決小罪舊說云靡草毒氣盛時靡草死麥秋今以純陽之月斷刑決罪與母有壞墮自相違似非○愚按靡草之月斷刑決罪與母有壞墮自相違似非○大罪不忍使盛暑之月困於圍也出輕繫寬蠶事

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后妃獻繭者內命婦獻繭於后妃收繭稅者夫亦富有祭服以助祭收以近郊之稅耳貴賤長幼如一國服同○愚按后妃獻繭蓋獻於先帝也春薦助衣

祈禱也夏獻繭告成功也先儒謂內命婦獻繭於后妃恐非也季春分繭稱絲效功則內命婦之獻后妃前此矣收繭稅者外命婦及士庶人妻女之所入者也故曰責賤長幼如一○方氏也曰季春專言王宮之繭事故曰既登孟夏兼言國中蠶事故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臣以禮樂飲之於朝正尊卑也孟冬云大飲烝此言用禮樂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申之氣互其文禮樂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乘之也苦而白露之類四鄙入保上邑小城日保行冬令則草木蚤枯促後乃大水敗其城郭亥之氣行春令則蝗蟲為災暴風來格寅之氣乘之也必以蝗蟲為災者者大出矣秀草不實不得成也

禮記箋

月令

三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仲夏者日月會於辰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

糝實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糝實者應三分益一律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仲夏氣至則糝實之律應周語曰糝實所以安靜神人獻酬交酢

小暑至螳蟻生鳴始鳴反舌無聲皆記時也螳蟻交酢舌百舌鳥也○愚按博勞亦作伯天子居明堂大廟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室當大室也養壯俊氣也是月也命樂師脩鞀鞀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笙篳篥箎鍾磬祝敔

為將大等帝習樂也脩均執調 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

百源大等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

民者以祈穀實 陽氣盛而常早山川百源必先祭其本

等帝呼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為壇南郊之旁雩五精

之帝配而以先帝也自昭禘至祝皆作曰盛樂凡他雩

用歌舞而巳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也

香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以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

之中而早亦修雩禮以求雨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天

子等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周冬及春夏難早禮有禱

無雩○恐按鄭於季夏百縣雩乃登黍登進也○陳氏

注云鄉送之屬此亦當然也 農乃登黍登進也○陳氏

穀例移此四字 是月也天子乃以雩嘗黍羞以含桃先

薦寢廟者此雩也而云以嘗黍不以牲主穀也必以黍

黍已登者蔡邕云今蟬鳴黍是也登黍則嘗黍注云此

嘗黍也者意蓋謂此時黍未熟所嘗者舊黍耳恐非也

農登黍不得 令民毋艾藍以染 為傷長氣也此五月始

灌藍母燒灰為傷火氣也火之氣於是為盛火之滅者

石為灰也燕地暑月不燒石為灰者日地氣上蒸密

內淫強燒即相傷不可用推此則艾藍暴布亦為非時

不能為夏非相傷時氣干盛陽也○愚按灰呂覽 母暴

作炭觀郊注蓋本亦作炭今本傳寫○愚按灰呂覽 母暴

布不以為功 門問母閉關市母索 順陽教縱不難物

稅也此月不索知餘月 挺重囚益其食 按猶索也○愚

出之此月重囚復寬假之游牝別羣 孕妊之則繫騰駒

餘相蹄屬也 班馬政 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

禮記箋 月令

古

教賦攻駒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陰爭者陽方盛

也 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 今月令母躁也躁猶動也

止聲色毋或進 進猶御見也聲謂樂也易及樂春秋說

也 今止之非其道也○愚按方氏薄滋味毋致和為樂五

也 此節書欲定心氣 微陰扶精未然 薄滋味毋致和為樂五

以問今月令刑為徑○愚按淮南子時則刑作刑而徑高

訪注云事無徑當精詳而後行呂氏春秋仍作刑而徑高

行是字雖為刑訓則為徑也 以定晏陰之所成 陰稱安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莖榮 又記時候也半夏是月

也 毋用火南方 其方害微陰也 可以居高明可以遠

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 順陽在上也高明謂樓

者謂仲夏行冬令則電束傷穀 雨陰起脅之疑為電道

路不通暴兵來至 盜賊攻劫 行春令則五穀晚熟 氣乘

之也生百曆時起其國乃饑 騰蝗之屬言百者 行秋令

則草木零落 酉之氣乘之也八月宿 果實早成 短生 日

殃於疫 米為害也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 季夏者日月會於鶉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

鍾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林鍾者黃鍾

之所生三分

之所生三分

之所生三分

之所生三分

之所生三分

之所生三分

齊召南曰此注誤也句龍官后土而祀於社其蟲倮象
 即十神矣何乃祀龍融之以火官兼土官乎其蟲倮象
 見不隱藏其音宮以其最濁君之象也季夏之氣
 和則宮聲調樂記曰律中黃鍾之宮黃鍾之宮最長也
 宮則則荒其音六律之氣至則黃鍾之宮其數五生
 成數十但言五其味甘其臭香土之臭味也凡其祀中
 音十以生為本其味甘其臭香土之臭味也凡其祀中
 雷祭先心中雷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視
 制心及肺肝為此心為尊也祀中雷之禮設主於廟下乃
 禮天子居大廟大室乘大路駕黃駟載黃旂衣黃衣服
 黃玉食稷與牛其器罔以閔殷路也車如殷路之制而

禮記箋 月令

六

周布於四時閔讀如紘紘謂中寬象土含物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
 辰其日庚辛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日之行西申於
 也其日庚辛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日之行西申於
 更秀實新成人其帝少皞其神蓐收此白精之君金官
 因以為名焉其帝少皞其神蓐收此白精之君金官
 德立功者之子曰該為金官其蟲毛象物應涼氣而備
 收少皞氏之子曰該為金官其蟲毛象物應涼氣而備
 也其音商其濁次宮臣一以生商數七則商聲調樂記
 日商亂則律中夷則孟秋之象也秋氣和則商聲調樂記
 破其官壞則律中夷則孟秋之象也秋氣和則商聲調樂記
 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周其數九四成數
 語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其數九四成數
 九但言九者其味辛其臭腥金之臭味也凡其祀門祭
 亦舉其成數其味辛其臭腥金之臭味也凡其祀門祭

先肝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祀之先祭肝者秋為
 門至樞乃制肝及肺心為組奠於主南又設盛於組東
 其他皆如祭竈之禮。愚按門戶一耳祀以春秋者以
 戶屬在外為異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
 戮皆記時候也寒蟬寒蟬謂蛻也鷹祭鳥者將食之示
 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
 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路總章左个大寢西堂南偏戎
 之以白馬黑鬣日路麻實有文理屬金是月也以立
 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
 告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

禮記箋 月令

五

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
 謂環人之屬有勇力者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
 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征之言正詰誅暴慢以明
 好惡順彼遠方之也順猶服也 是月也命有司脩法
 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順秋氣命理
 瞻傷察創視折理治獄官也虞氏曰士夏曰大審斷
 決獄訟必端平讀斷字絕句決字下屬 戮有罪嚴斷
 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肅嚴急之言 是月也農乃登穀
 天子嘗新先薦寢廟登黍稷之屬於是始熟。愚按仲夏

禮記箋 卷六
禮記箋 月令
三

禮記箋 月令
三

禮記箋 月令
三

禮記箋 月令
三

嘗麻先薦寢廟麻始熟也。愚按不是月也可以築城

郭建都邑穿窬修困倉為民將入物當藏也。穿窬害

明堂禮曰仲秋命庶民畢入者入地曰實方曰審王居

茶多積聚始為樂乃勸種麥母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

無疑愚按夏小正榮鞠樹麥在九月是月也日夜分雷

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又記時

始收聲在地中物也坏益也蟄蟲益戶謂稍小之

也涸竭也此甫八月中雨氣未止而云水竭非也周語

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又曰雨畢而除道水

涸而成梁辰角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王居明

堂禮曰季秋除道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

致梁以利農也禮記箋月令

斗甬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

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易關市謂

民利之商旅賈客也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

因其類始征伐此月築城郭季秋教田獵是以於中為

之戒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直房心為大火也

木生榮應陽國乃有恐以火訛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

蟲不藏五穀復生乘午之氣行冬令則風災數起乘子之氣

北風收雷先行先猶蚤也草木蚤死草木生榮榮華也

桃李梅之屬有歲再華者草木也死謂未至黃落而忽萎死者也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且柳中季秋者日月會於大

其日庚辛其帝少暉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

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無射者夾鍾

去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

十四季秋氣至則無射之律應周語曰無射所以宣布

示民軌儀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為蛤鞠有黃華豺乃

祭獸戮禽皆記時候也來賓言其客止未去也大水海

此日來賓者俗謂鴈也愚按仲秋日來者過去不雷

大水未必是海然今海上人皆云雀入海為蛤也天子

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

麻與犬其器廉以深總章右个是月也申嚴號令申重

按孟秋命百官始收斂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

此復申嚴號令以命之內謂收斂入之也會猶聚也。惠氏

地之藏無有宣出內謂收斂入之也會猶聚也。惠氏

按會台也合天乃命冢宰農事備收盡也舉五穀之要

定其租稅之令也愚按冢宰制國用於歲杪故藏帝籍

農事備收舉五穀租稅之所入定其計要也藏帝籍

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重穀盛之委也帝籍所耕千畝

也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作不堅好也乃命有司曰

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總至猶入也乃命有司曰

習吹為將饗帝也春夏重舞秋冬重吹也。疏云必用

○齊召南曰仲春上丁釋菜無疏據此文則取義同也

無樂鄭云秋冬是月也大饗帝言大饗者遍祭五帝也

此嘗犧牲告備于天子使有司嘗祭於羣神也天子親嘗帝

也○思按大饗非徧祭五帝以其禮大故稱大耳帝即上帝也嘗祭宗廟也皆天子親之告備告犧牲備具也

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

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

無有所私鄉遂之官受此法焉合諸侯制者定其國家

於象魏○王氏曰注云合諸侯制絕句不可從劉氏曰

制猶救也○愚按稅於民者各以其國貢職之數輸納

天子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獵於田

禮記箋月令

獵之禮教民以戰法也五戎謂五兵弓矢及矛戈戟也

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乘也校人職曰凡軍事物

頌之命僕及七駟成駕載旌旒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

駕之僕又為之載旌旒大常諸侯載旌軍吏載旗師都載

陳辨送物之用野載旌百官載旗是也七駟者皇氏云

天子也設陳也解所田之地門外之蔽○七駟者皇氏云

六駟司徒播扞北面誓之誓眾以天子乃厲飾執弓挾

矢以獵也今月令獵為射命主祠祭禽于四方獲禽

祀四方之神也司馬職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

伐木必蠶蟲咸俯在內皆墜其戶之蟬為塗閉乃趣獄刑

毋田有罪殺氣已至有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

天氣殺而萬物咸藏可以去之也祿秩之不當思所增

加也供養之不宜欲所食者熊蹯之屬非常食○愚按

者皆非是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熟也季

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眚噍未之氣乘

宿直東非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之

氣乘之也極陰為外邊竟之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

解惰也異為風師興不居辰宿直角角主兵不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孟冬者日月會於

亥之其日壬癸從黑道閉藏萬物月為之佐時萬物懷

禮記箋月令

任於下揆然萌芽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此黑精之君水

又因以為日名焉顓頊高陽氏也玄冥介物閉藏地

冥少皞氏之子曰脩曰熙為水官其蟲介物閉藏地

中龜其音羽者以為最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

則危其財置律中應鍾孟冬氣至則應鍾之律應

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其數六水生數一而成數

周語曰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其數六水生數一而成數

成數其味鹹其臭朽水之臭味也凡鹹朽者皆其記行

祭先腎冬陰盛寒於水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頌也祀之

於東郊於西為轅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

帳是也又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
本節疏可證也大水淮也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
給日祭○陳注云蜃蛟屬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
鐵駟載玄旂衣服玄玉食黍與蕤其器閑以奄玄
左个北堂西偏也鐵駟色如鐵黍秀舒散屬火寒時食
之亦以安性也旒水齋也器閑而奄象物閑藏也今月
令曰乘軫路似官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大史謁
為珍字之誤也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大史謁
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謁立冬之日
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賔死事
恤孤寡以國事死者若公叔馮人顏涿聚者也孤寡其
妻之大功加賞是月也命大史覈龜筮占兆審卦吉凶

禮記箋 月令

天

筮者也占兆龜之繇文也周禮龜人上春釁龜謂建寅
之月也泰以其歲首使大史覈龜筮與周異矣卦吉凶
謂易也審省錄之而不覺筮筮短是察阿黨則罪無有
賤於兆也今月令曰覈祠衍字是察阿黨則罪無有
掩蔽也二句與上文不屬又不見所命之官疑有闕文
是月也天子始裘九月授衣至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
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使有司助閉藏之氣門
之命百官謹蓋藏倉有藏物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
斂謂芻不薪坏城郭戒門閭脩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
邊竟完要塞關梁塞後徑持鍵器也固封疆謂使有
司循其溝樹及其眾庶之守法也要塞邊城要害處也
梁橋橫也後徑禽獸之道也今月令蠶或為蠶。按蔡

禮記箋 月令

天

邑獨斷作固封璽呂覽同即鄭所謂今月令也又案顏
氏家訓書證篇引蔡邕月令章句曰鍵關壯也壯所以
止扉也或謂之刻移聲 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
塋丘陂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此亦閉藏
傷正之也辨衣裳謂製斂尊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
卑所川也所用又有多少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
器按度程母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而百
工休至此物皆成也工師工官之長也效功錄見百工
所器物也淫巧謂奢偽器尊也度謂制大小也程謂
好也蕩謂搖動生其奢淫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刻也
名於其器以察其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不
信知其不功致其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不
取材美而器不堅也○愚按 是月也大飲烝十月農功
不當即謂不能功致與淫巧 是月也大飲烝十月農功
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
他其禮亡今天子以燕禮羣臣以鄉飲酒禮代之燕謂
有牲體為俎也燕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
民而飲酒于序也燕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
期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受福無疆是
頌大飲之詩○愚按烝冬祭名也祭畢大合羣臣而飲
當為郡國 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
門閭臘先祖五祀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
田獵所得禽祭也五祀門戶中雷龍行也或言祈年或
言大割或言臘互文○愚按門閭以上蜡也以下臘也
臘與蜡同 勞農以休息之○齊召南曰此句應與上句
相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習之亦因營室主
屬天子也凡田之禮唯狩最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
備夏小正曰十一月王狩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

泉池澤之賦母或敢侵削眾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于

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因盛德在水收其稅。孟冬

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寅之氣也民多流亡象蟄

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巳之氣乘之

事興申之氣行秋令則雪霜不時乘之也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辟中旦軫中仲冬者日月會於

也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

黃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黃鍾者律

禮記箋月令

寸仲冬氣至則黃鍾之律應周語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冰益壯地始坼鷓旦不

鳴虎始交皆記時候也鷓旦求天子居玄堂大廟乘玄

路駕鐵驪載玄旂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闕以

奄玄堂大廟北飭死事飭軍士戰命有司曰土事母作

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眾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

謂發天地之房諸螫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日

暢月而猶女也暢猶充也大陰用事尤重閉藏。案

民髮山穿陵通於河民諫曰孟冬鑿山穿陵是泄天氣

諸侯傳之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

閉奄尹主領奄豎之官也於周則為內宰掌治王之省

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陰類也淫謂女

必齊鞠粢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

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母有差貸酒熟曰酋大會者酒

酒人稊稻必齊謂熟成也湛漬也熾炊也火齊腥熟之

調也物猶事也差貸謂失誤有善有惡也古者穫稻而

川名源淵澤井泉順其德盛之時祭之是月也農有不

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此收斂尤

禮記箋月令

有取者不罪所以警懼其主也王居明堂山林藪澤有

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

之不赦務收斂野物也大澤曰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

諸生蕩也蕩謂物動萌芽也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

寧去聲色禁者慾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寧

也聲謂樂也易及樂春秋說云冬至人主與羣芸始生

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荔挺馬薹也水泉動謂

為刺蔡邕高誘皆云荔以挺出是也顏氏家訓書證篇

詳矣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此其堅成是月也可以罷

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謂先時權所建作者也天地
 塗闕廷門闕築圉圉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順時仲冬
 行夏令則其國乃旱乘之也氛霧冥冥亂也案注霜
 降露雷乃發聲震氣動也午屬震行秋令則天時
 雨汁瓜瓠不成汁者水雪雜下也酉宿值畢畢好雨
 有瓜國有大兵兵亦酉行春令則蝗蟲為敗當整者出
 之水泉成竭火為旱案成呂民多疥癘疥癘之病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且氏中季冬者日月會於
 也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

禮記箋 月令

三

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大呂者養
 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鴈北
 季冬氣至則大呂之律應周語曰大呂助陽宣物鴈北
 鄉鵲始巢雉雊雞乳皆記時候也雉鳴也詩云雉之
 也凡早至者鴈之父母晚至者其子也愚按鴈氏家訓
 文章篇引此注云雉鳴疑今本脫雉字也雞乳准
 高誘注云雞呼鳴求卵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
 驪載玄旂衣服玄玉食黍與醢其器閣以奄玄堂
 北堂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此難陰陰氣
 東偏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此難陰陰氣
 此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
 之氣為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旁磔於四方之門磔
 也出猶作也愚按出蓋出之於郊耳外陰也征鳥厲

疾殺氣當極也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乃畢山川之祀及
 帝之大臣天之神祇四時之功成於冬孟月祭其宗至
 之屬天之神祇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
 魚先薦寢廟天子必親往視漁明漁非冰方盛水澤腹
 堅命取水腹厚也此月日在北陸冰堅厚之時也北陸
 案腹呂覽作復釋文云又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冰既
 作復蓋皆重累之義也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
 令山官告民出五種明也命樂師大合吹而罷歲將終與族
 大寒氣過農事將起也命樂師大合吹而罷歲將終與族
 若時乃復然也凡用樂必有禮用禮則有不用樂者王

禮記箋 月令

三

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為酒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
 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
 廟及百祀之薪燎謂之薪小者合束謂之柴薪施炊爨
 柴以給燎春秋傳曰其父折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
 薪今月令無及百祀之薪燎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
 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言日月星辰運行於此月皆周
 歲且更始專而農民母有所使而猶女也言專一女農
 耕稼之事不可懈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
 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以正月為之建寅而縣之今用
 於夏殷也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
 天上帝社稷之饗此所與諸侯共者也列國有大小也

也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此所以與同姓共命也芻豢猶犧牲

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

名川之祀此所與卿大夫庶民共者也歷猶次也卿大夫

少賦之愚按賦犧牲下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

成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非

國采地賦雖有其邦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

為妖戊之氣乘之也九月初尚有四鄙入保畏兵辟行

春令則胎天多傷萌芽之氣乘之也天少長也此月物甫

早至天多傷者生氣國多固疾有久疾也命之日逆取害莫

禮記箋

月令

三

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未之氣乘之也季夏大雨

行時

禮記箋

曾子問第七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

攝主北面於西階南變於朝夕哭位也攝主上卿代君

乃以上大祝裊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母

哭將有事宜清靜也裊者接神則祭服也諸侯之卿

大夫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某夫人之氏也升奠

幣于殯東几上哭降凡筵於殯東眾主人卿大夫士房

中皆哭不踊眾主人君之親也房中婦人盡一哀反位

禮記箋

曾子問

遂朝奠反朝夕哭位○方氏苞曰小宰升舉幣所主也

階間三日眾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三日負子日

大宰大宗大祝皆裊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

人從入門哭者止宰宗人詔贊君事者○愚按太宰為

即子為主矣無為攝主也故變文曰太宰而已奉子以

衰王肅謂以衰衣而奉之是也○方氏苞曰前日太宰

太宗後曰宰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

祝聲三日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奉子者

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

者三襲衰杖踊襲衰杖成子禮也○疏云降謂降自西階也堂上皆降反東在下者皆東反朝夕
哭奠出朝奠亦謂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子名
之喪略也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

宗從大祝而告于禰告主也○疏云禰三月乃名于禰

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愚按禮皆同前故略也

葬後神事之故依平常之禮三日不見也三月乃見因

見乃名故云乃名于禰也雖三日不見也三月乃見因

依常禮也○方氏苞曰前徧告于五祀山川于當作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皆奠幣以告冕

而出視朝聽國事也諸侯朝天子必神冕為將命祝史

告于社稷宗廟山川臨行又徧告宗廟乃命國家五官而

后行五官五大夫典事者道而出祖道也聘禮曰出告

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既告不凡告用牲幣反亦如

之牲當為制字之誤也制幣一丈八尺○愚按牲讀如

不應泥諸侯相見必告于禰道近或可以朝服而出視

朝服也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山川所不過則

也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

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反必親告祖禰

禮

禮記箋 曾子問

二

曾子問曰竝有喪如之何先何後竝謂父母若親

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

葬不奠不奠務於行葬不哀次於在殯者反葬奠而后

辭於殯遂脩葬事殯當為賓聲之誤也辭於賓謂告將

謂告於父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族人之婦不可無統非宗子雖無

主婦可也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

如之何冠者賓贊者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

禮記箋 曾子問

三

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內喪同門也不醴

喪成服因喪而冠方氏苞曰外喪謂如將冠子而未

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廢吉

之服及至也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

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醴無冠

醴酒為醴醴冠禮重而醴輕此服賜服用酒尊賜也

有未冠者亦謂內諸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

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饗謂禮之○方氏苞

宮必同都宮故可見

伯叔父而後饗冠者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
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奠無
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算爵彌吉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
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孝公隱公之祖父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饋奠在殯時也
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會子曰不以輕
服而重相為乎怪以重服而為人執事也孔子曰非此
之謂也非謂為人謂於其所為服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為君
皆斬衰唯大夫齊衰者奠服斬衰者不奠辟正士則朋
主人不奠禮記箋 曾子問

禮記箋 曾子問 四

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服齊衰者
夫也言不足者謂殷奠時陳注云反之反取大功以
上也疏云反取前人執事者充之方氏苞曰奠不取
於親者不使執事以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
聞其哀上下所同也謂祭
虞卒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會子
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怪使重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
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
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
於祭乎問已行喪服可以孔子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
○方氏苞曰總不祭屢見於經然似不可通行如鄭
宋諸大夫族總不祭無時無之宗廟之祭必曠絕矣

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謂新除喪服也孔子
曰說衰與奠非禮也為其忘哀疾也以擯相可也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
吉日取女孔子曰婿使人弔如婿之父母死則女之家
亦使人弔必使人弔者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禮宜各以
父使人弔之辭云某子聞某之喪某子使某如何不叔
母則若云宋蕩伯姬聞姜氏之喪伯姬使某如何不叔
凡弔辭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弔禮不可廢也伯父
母一耳婿已葬婿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
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必

禮記箋 曾子問 五

命者不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婿免喪女之
○愚按嗣後嗣也昏姻家世世為兄弟婿免喪女之
父母使人請婿弗取而后嫁之禮也請婿女之父母死
婿亦如之女免喪婿之父母亦使人請其已葬時亦致
后嫁之禮之變也女亦然○方氏苞曰女不嫁以待婿
婿免喪而別娶已非人情婿不娶以待女女免喪而別
嫁尤害義傷教此注家之誤也其禮與辭乃為有吉日
而設不得嗣為兄弟者謂不得繼嗣前所擇日而成婚
禮也女氏許諾許以改期也免喪而請其日也婿弗
取餘哀未忘不忍速受室也而后嫁之強而後可即嫁
於免喪之婿也若既納幣而未請期則無此禮與辭矣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婿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
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布深衣縞總婦人女在塗

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奔喪服期○愚按親迎女在途其女之父母死女亦反改服奔喪如婿親迎女未至而

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昏禮重於齊衰以

下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復猶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饋饗相飲食之道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親骨肉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變世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

擇日而祭於廟成婦之義也謂舅姑沒者也必祭成婦義者婦有供養之禮猶舅

特豚於室姑存時盥饋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

不耐於皇姑婿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

成婦也遷朝廟也婿雖不備喪禮猶為之服齊衰也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婿齊衰

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未期三年之恩也女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怪時孔子曰天無

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卑也神雖多猶一祭之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及反藏

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偽猶假也舉兵以遷廟主行無則主命為假主

非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

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為主客人弔康子立於門右北

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

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

也辯猶正也若康子者君弔其臣之禮也鄰國之君弔

子以魯哀公二年夏卒桓子以三年秋卒是出公也方氏苞曰注未明宜辯者何事唐宋諸儒皆謂哀公為

主既拜賓季孫不宜更拜誤矣古者國君雖有親弔士

大夫之禮然不過始至升階而哭既訖當心而馮奠設

要節而踊未聞有拜禮也衛侯之弔即固辭不獲命有

禮記箋 曾子問 六

禮記箋 曾子問 七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

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

主以行則失之矣齊車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

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

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

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老聃古壽考者之

藏諸主於祖廟象有凶事者聚也卒哭成事先祫之祭

名也○陸德明曰老聃即老子也王氏曰此老聃非作

五千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鬼神依祫

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祝接神主出廟入廟必蹕蹕

也行老聃云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

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

圭告于祖禘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

就舍以脯醢醢神乃敢即安也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

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如母謂父卒三年也子游

云者乃大夫以下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

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言無服也此指謂

士之子為庶母慈己者服小功父卒乃不服○齊召南

曰按南史儒林傳梁武帝敕官議皇子慈母之服司馬

引此經及鄭注云國君之子不服則王者之子可知

宜依禮刊除以正前代之惑梁武帝謂禮言慈母有三

禮記箋 曾子問

八

條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為母子服

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則嫡妻之

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妾無為母之義而思深事

重故服以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言庶

母慈己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正

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

名師保既無服則此慈母亦無服矣內則云擇于諸母

與可者使為子師保之慈母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

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母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

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元不辨三

慈混為訓釋按司馬鈞直據此經甚確但慈母實

有不問梁武所論亦從來說經者之所未斷也 昔者

韓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

之有可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據國君也良善也謂

君之妾子於禮不服也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猶無戚

容是不少又安能不忍於慈母此非昭公明矣未知何

也今也君為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

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

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

昭公始也公之言又非也天子練冠以

會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旅孔

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

禮記箋 曾子問

九

五〇九

禮記箋

卷七

禮非為先存其事而徵倖史官推術錯謬故不豫廢朝禮也云云遂卻元會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示奉時事有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兵未聞也說五方之兵東方其兵矛南方其兵弩中央其兵劍西方其兵戈北方其兵鏃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

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霽服失容則廢夫人君之夫人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

禮記筆會子問

十

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既陳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天子七祀言五者關中言之

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

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接祭而已不迎尸也○

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醑不酢而已矣

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

既葬彌吉畢獻祝而後止郊社亦然惟曾禘宗廟俟吉也○方氏苞曰惟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則外此皆不親也乃於始殯之後躬親五祀類矣注疏自護其說乃云天地社稷去殯處遠故越紼五祀去殯近暫

注則還不為越紼不權以義之重輕而較其地之遠近何其蔽也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

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亦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自薨比

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帥循也所奉循如天子者謂五祀之祭也

社稷亦然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

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

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

齊衰以下行也齊衰異門則祭○方氏苞曰總不祭觀此條義乃明蓋必同宮然後廢祭也知

禮記筆會子問

十一

然者以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諸侯之大夫服夫人期

不同宮者可知以同宮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

醑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總室中之事而已

矣室中之事謂賓長獻○舊說室中之事獻尸祝佐食也賓長獻佐食畢即止無致爵以下事疏云此小功

總兼士之所以異者總不祭然則士不得所祭於死者

無服則祭謂若舅舅之子從母昆弟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

不旅行為其苟語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

亦虛乎為彼哀則不專於親也為親哀則是妄弔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重喻輕也私喪家之喪也喪於身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謂主人也支子則否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以其有終身之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言制禮以為民中過其時則不除喪但禮不許耳

禮記箋 曾子問

圭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居家者因其哀事朔月月半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言送君則既葬而歸也歸哭者服葬而歸則不待君虞祭也其君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其哀雜主於君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謂夫之君既殯而有舅姑

天子稱天以誅之以其無尊焉春秋公羊說以為誅諸侯相誅非禮也禮當言誅於天子也天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裨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其出有喪備疑喪入必異也戒猶備也謂孔子曰共殯服主人所服共之以待其來也其餘殯事亦皆具焉則子麻弁經疏衰菲杖棺柩未安不忍成服於外也麻杖者為已病入自闕升自西階闕謂毀宗也柩毀宗而

禮記箋 曾子問

圭

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謂君已小斂也主人布深衣入自門升自阼階親未入棺不忍異君大夫士一節也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遂遂送君也封當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封亦當為遂改服括髮徒跣布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貴祿重宗也上祝曰孝子某

為介子某薦其常事介副也不言庶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此謂宗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綬祭不配皆正主厭厭神也厭之後徹薦俎設於西北隅是陽且饗也此不厭祭也不綬祭謂今主人也綬周禮作墮不配也不綬祭謂今主人也綬周禮作墮不配也

禮記箋

曾子問

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

布奠謂主

且記特以攝主別之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布奠謂主正恐與上義相蒙耳取解奠於薦南不歸肉祭者謂之共也此酬之始也奠之不舉止旅燕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辭猶告之辭與宗子為列則曰宗兄若宗弟昭穆異者曰宗子而已其辭若云宗兄某在他國使某執其常事使某告○方氏苞曰即攝主告賓之辭也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

孔子曰祭哉有子孫存不可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不祭於廟無爵者賤遠禘正主祭於家則壇應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容無廟於家

○愚按即有廟庶人無爵亦不合就其廟祭也○方氏苞曰宗子既以罪去而其身又死即其子亦當毀廟而祭於其姓禮於子祭則廟可存宗子死稱名不言孝子之稱不敢與之同其辭身沒而已至子可子游之徒有庶但言子某薦其常事子祭者以此此禮祭也若義也順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猶妄也誣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無言無益若厭祭亦可乎厭時無祭似厭無尸亦可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人子以有成人子不殤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厭飲而已不祭成喪父義由此也

禮記箋

曾子問

而無尸是殤之也

與不成

而無尸是殤之也與不成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言祭禮有於陽厭之者曾子問曰殤不耐祭何謂陰厭陽厭耐當為備聲之誤也言殤乃不成人祭之備禮而云陰厭陽厭乎此失孔子指也祭成人始設奠於與迎尸於前謂之陰厭尸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殤則不備○陸德明曰耐之本或作附○愚按耐附並讀如字益也殤乃不然故疑而問之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其祭也殤乃不然故疑而問之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立之廟思按倫謂同輩者也與殤為兄弟所以避為後之嫌也殤無為人父之道故不得云為後而云代之者後之也○有長中下及無服則鄭注喪服記大功衰小功衰者無矣○方氏苞曰庶子即宗子者對宗子言則代者無稱庶子皆其吉祭特牲尊宗子從成人也凡殤則特祭

殤不舉肺無所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此其無尸及所降也肺脊所俎利成是謂陰厭是宗子而殤祭之於與之禮小宗為殤其祭禮亦如之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

謂陽厭凡殤謂庶子之適也或昆弟之子或從父昆弟無後者如有昆弟及諸父此則今死者皆宗子大功之內親共祖禰者言祭於宗子之家者為有異居之道也無廟者為禰祭之親者共其牲物宗子皆主其禮當室之白尊於東房異於宗子之為殤當室之白謂西北隅得戶明者也明者曰陽凡祖廟在小宗之家小宗祭之亦然宗子之適亦為凡殤過此以往則不祭也祭適者天子下祭五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士以下而止

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壙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壙

禮記箋 曾子問

去

也變謂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壙日有

食之老聃曰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

行曰禮也巷黨黨名也就道右者行相左也變日食也反復也○愚按以北向而言道右道東也

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

其已之通數則豈如行哉已止也數老聃曰諸侯朝天

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

舍奠每將夫柩不蚤出不莫宿侵晨夜則見星而行者

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

也為無日而懸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店患店病也

父毋行禮而恐懼其有患害不為也吾聞諸老聃云○方氏也曰店當作陪蓋邊近之義曾子問曰為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

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復死招孔子曰善乎問之也善其問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公館若舍也公所為君所命使舍己者○按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土

禮記箋 曾子問

去

也如之何今人斂下殤於宮中而葬於墓與成人同墓途乃遠其葬當輿其棺乎載之也問禮之變

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

墓遠蓋欲葬墓如長殤從成人也長殤有送葬車者則棺載之矣史佚成王時賢史也賢猶有所不知

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欲其斂於宮中如成

當載史佚曰吾敢乎哉禮也召公言於周公為史佚問周公

曰豈不可以豈絕句不可絕句陳注合為一句史佚行

之失指以爲許也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棺謂斂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

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吉凶不可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為君尸或弁者先祖或有為大夫
在廟門外自當服其本服非卿大夫士皆下之見而尸
必式禮之必有前驅為辟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

行司與疑有司初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

事殷人既葬而致事政事還其職位於君則卒哭而致

○注亦不言疏云周人卒哭而致事補經傳所未及也記

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二者也

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疑禮當孔子曰吾聞

禮記箋 曾子問

六

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伯禽周公子封

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費誓○疏云徐戎作

為母喪也○愚按史記魯世家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

等反淮夷徐戎並與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勝作勝誓

說文作棠誓今書作費誓古今字耳又書多方王來自

奄孔注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

費誓據此二文則伯禽征淮徐在周公未沒之時故知

無疑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時多攻取

也

禮記箋

文王世子第八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三皆日朝雞初鳴而衣

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

御如令小史直日矣及復及莫又至亦如之莫夕其有不

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節謂居

也節在祭食下問所膳問所命膳宰日未有原應日諾

然後退未猶勿也原再也勿有所再進武王帥而行之

不敢有加焉庶幾程式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

言常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欲知氣力

氏苞日父母有疾當時己之飢飽而飯每減焉或偶

一飯亦順其自然必以父母之一飯再飯為準是偽也

設旬月不入勺飲子亦如之可乎○愚按方氏苞刪自

否旬有二日乃閒閒猶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容臥

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帝天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武

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無諸撫猶有也言君王

○愚按作記者追稱之辭耳謂文王日非也古者謂年

文王受命稱王此先儒之妄說

也

也

禮記箋 文王世子

一

成論說在東序論說課其義之深淺才能優劣此云樂師氏也師氏掌以嫩詔王教國子以三德三行及國中失之也師氏注以大成為地官之師氏似未安大可樂也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問猶容也容三寸三分則也席之制廣三尺終則負牆席相列事未盡不問

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官為禮樂詩書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警宗此之謂先師之類也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也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

禮記箋文王世子

四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謂天之教始立學官者也先聖周公孔子○愚按魯氏云行事必用幣謂禮樂器成及出軍之事其告用幣而已此說非也孔疏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有國故則否則各自奠之不合也○陳注云合謂合樂也

凡大合樂必送養老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學焉送養老者謂用其明日也鄉飲酒鄉射之禮明日乃息司正徵唯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是養老之類象

凡語于郊者語謂論說於郊學○愚按虞必取賢斂才

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故復設三科以節其長非進之士也格曲藝皆

誓之謹也皆使小謹其事以待又語又語為後三而一有焉

乃善乃進其等謂德事言也雖曲藝必於三者有其一者不日俊選者以代之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

禮記箋文王世子

五

以器然後釋菜告先聖先師以器不舞不授器釋菜禮成則舞舞則授器司馬之屬也

介語可也言乃退儻于東序一獻無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擇恭敬而溫

文中心中也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

道也養猶教也言養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謂
其禮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其義大
傅在前少傅在後謂其在入則有保出則有師謂燕居
是以教喻而德成也維持之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
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慎
身者謹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記所云謂天子
安護之疑相助曰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
其位不如且闕○按方氏苞刪自記曰以下至此止君
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

禮記箋 文王世子

六

也○陳注云君子曰德
此德指世子之德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
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
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聞之者聞之於
迂猶廣也大也○按
方氏苞全刪此一段
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
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泣阼以為世
子則無為也以爲世子若爲世子時○愚按先習卑辱
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
於成王側欲

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
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
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處君父之位覽海內之
其餘不足觀矣○按方氏
苞刪成王幼以下至此止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
物猶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
事也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
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眾著
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

禮記箋 文王世子

七

長也然而眾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
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
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學教父子君臣長幼之
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
以貞世子之謂也司主也一人也元周公踐阼亦題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
義長幼之序正者政也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為
韓詩外傳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
子諒作慈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
內朝路寢庭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外朝路寢門之外

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謂以宗族

會外朝以官體異姓也體猶連結也○愚按體一體也

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崇高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

也有能登餽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上嗣祖喪紀以

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紀猶事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

孝弟之道達矣以至尊不自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

殺也殺差也戰則守於公爾孝愛之深也行主君父之象正室守

大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庶以其不敢以諸父諸兄

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以其貴者守貴賤者

言兄弟互相備也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

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賵睦

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

眾鄉方矣鄉方言知所鄉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

所以體百姓也犯猶干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

也弗弔弗為服哭于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素服居

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宮刑不

翦其類也翦割也

禮記箋 文王世子 十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早昧爽擊鼓以召眾

鼓徵學士眾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

祭先師先聖焉其事舉常禮祭先師先聖不親祭之者

先學視禮耳非為彼報也○愚按先師先聖有司卒事

反命告祭畢也祭畢天子乃入○愚按始之養也又之

之處凡大合樂必遂養老適東序釋奠於先老親奠之

是以前馬始立學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親奠之

有事也養老東序則是視學於上遂設三老五更羣老

之席位焉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悌也名以三

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羣老無數

其禮亡以鄉飲酒禮言之帝位之處則三老如賓五更

如介羣老如眾賓必也○愚按蔡邕云更當為叟三適

老三人五更五人非鄭義也以東漢事證之鄭說是

饌省醴養老之珍具親視其遂發咏焉退脩之以孝養

也發咏謂以樂納之退脩之謂既迎而入獻之以醴獻

醴樂聲既發則天子遂退樂記天子執醬而饋執爵而

酌冕而總干正與此篇義相發明執醬示欲親饋執爵

示欲親饋總干正與此篇義相發明執醬示欲親饋執爵

音之致禮之大者也既歌謂樂正告正歌備也語談說也歌備而旅而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諸合樂之所美以成其意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也思按清廟之歌德音也德即父子君臣長幼是也故言說其下管象舞大武大合眾以事達有神與有道以合其致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為之舞皆德也於堂下眾謂所合學士也達有神明天授命周家之有神也與有德美文王武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王有德師樂為用前歌後舞而上下之義行矣與武也有司告以樂闋闋終也告君終此所告者謂無算樂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羣吏鄉遂之官王於燕之末而命此禮是終其仁心孝經說所謂諸侯歸各帥於國大夫勤於朝州里驥於邑是也○方氏苞曰并及幼者周官

禮記箋

文王世子

三

養耆老孤子事每相連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謂先本於孝弟之道○序亦愛之以敬謂省其所以行之以禮謂親迎之脩之未安以孝謂親獻之紀之以義謂既歌而語之終之以仁謂又以前國復自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眾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眾安得不喻焉言其為露見盡可得而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兌當為說說命知也喻猶曉也之臣傳說之所作典常也念事之終始常於學學禮義之府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

安否何如朝夕朝朝暮夕也日中又朝文王之為世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色憂憂淺也不及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羞必知所進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親猶自也養疾者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者之食齊齊玄玄冠玄端也膳宰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善謂多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及武王一飯再飯以至於復初然後亦復初復常所服

禮記箋

文王世子

三

禮記箋

禮運第九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亦祭宗廟時孔子仕魯在
 助祭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觀闕也孔子見魯
 於此又觀象魏舊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
 子何嘆言偃孔子弟子游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
 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謂五帝時也英俊選之尤者
 言魯事為其大切廣言之○
 惡按志當為志於學之志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公猶共也
 禮記箋禮運

不家之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孝慈之道廣也使老有
 睦親也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孝慈之道廣也使老有
 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無遺也男有分分猶職也女有歸皆得良貨惡其棄於地也不
 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勞事不憚施
 之教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無吝心仁厚故外
 戶而不閉禦風氣是謂大同同猶和
 今大道既隱隱猶去也天下為家傳位各親其親各子其子
 貨力為己俗狹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亂
 繁多為此以服之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
 也大人諸侯也

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
 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以其違大道敦朴之本
 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由能用
 用禮義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其義以
 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考成也刑猶則也
 為本六君子謹禮而行著○愚按治國以禮
 義以下五事示民為常法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眾
 以為殃執執位也去罪退之也殃猶禍惡也○陳注云
 之主共是謂小康康安也大道之人以禮於忠信為
 廢之是謂小康薄言小安者失之則賊亂將作矣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

禮記箋禮運
 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
 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遘死相視也遘疾也言
 而無禮者矣人而無禮可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殺於地
 憎賤如鼠不如疾死之愈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殺於地
 列於鬼神聖人則天之明因地之利取法度於鬼神以
 上也鬼者精魂所歸神者引物而出謂祖達於喪祭射
 廟山川五祀之屬也○陸德明曰殺法也
 御冠尋朝聘禮達於下也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
 國家可得而正也則易教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問與欲知禮終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欲行其禮是故之杞之夏后氏而

禮記箋禮運
 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
 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遘死相視也遘疾也言
 而無禮者矣人而無禮可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殺於地
 憎賤如鼠不如疾死之愈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殺於地
 列於鬼神聖人則天之明因地之利取法度於鬼神以
 上也鬼者精魂所歸神者引物而出謂祖達於喪祭射
 廟山川五祀之屬也○陸德明曰殺法也
 御冠尋朝聘禮達於下也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
 國家可得而正也則易教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問與欲知禮終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欲行其禮是故之杞之夏后氏而

不足徵也○微成也無賢君不足與成也吾得夏時焉○朱子論語注云徵證也

四時之書也其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宋書存者有小正

後也吾得坤乾焉○歸藏曰殷陽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坤乾

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熊氏曰殷易以坤為首坤乾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

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言其物雖質略於齊敬

神鬼神饗德不饗味也中古未有釜甑釋米捭肉加於

飲于樹之也蕢讀為由聲之誤也田壩○壩地為尊也

而號告曰皋某復○招之於天然後飯腥而苴孰

禮記卷禮運

飯以稻米上古未有火化苴孰取遺奠有故天望而地

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謂地故死者北首○首陰生者

南鄉也皆從其初○謂今行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寒則累

居其上未有火化○食腥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

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此上古後聖有作然後脩

火之利○孰治范金○鑄作器用陳注云范字當從竹韻

以竹合土○愚按大秦同樽名以為臺榭宮室牖戶○榭器

也藏以炮○裹燒以燔○火加於以亨○煮也以炙○貫之以為醴酪

酪醢之也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

上帝皆從其朔○朔亦初也

故玄酒在室醴醢在戶黍稷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

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

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

有所是謂承天之祜○此言今禮饌具所因於古及其事

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醍齊五曰沈齊

字雖異與益澄與沈蓋同物也奠之不同處重古略

福於主人之辭也祜福也福之言備也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殺與其越

禮記卷禮運

席疏布以冪衣其滌帛醴醢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

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此謂薦上古中古之食也

鬼號三日祗號四日牲號五日齋號六日幣號七日

法於大古也孰其殺謂體解而腥之及血毛皆所以

樂也莫虛無也孝經說曰上通無莫○按注無莫無本

人之精靈所感上通元氣寂寞引之者證莫為虛無也

誤作無此依段若膺然後退而合享體其犬豕牛羊實

其盥盥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謂

世之食也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別骨肉之貴賤以為嘏

祖也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各首其義也祥善也今世之

食於人道 此禮之大成也 解子游以禮所成也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親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

政亂禮失以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非猶失也

口傷厥鼠食其角又有四卜郊不從是周公之道衰矣

言子孫不能奉行與之愚按言非禮者魯諸侯也臚

於郊祀自亂周公之制法孔子遊於觀之上喟杞之郊

然而嘆為此也注以口傷食角等為非禮恐誤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 孫所當守

愚按言二國於禮得郊是世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

稷二句屬下節亦通祀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 假亦大也不敢改其常

禮記箋 禮運

五

將言今不然陳注云假亦當作假

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 藏於宗祝

不知有也幽國也國聞者君與大夫俱不明也愚按

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不令人見也如秦祕祝移過

於下之類幽隱闔也

醜皐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 僭禮之君也醜皐先王

後得用之耳其餘諸侯用時王之器而已

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 劫脅之君也冕

革君之武衛及軍器也愚按大夫冕弁皆公家為之周禮弁師可見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臣之奢富

儉於國君敗亂之國也孔子謂管仲官事不攝焉得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

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齋齒非禮也是謂君與

臣同國 臣有喪昏之事而不歸反服其衰裳以入朝或

喪昏不歸唯君耳臣有喪昏當致事而歸僕又不可與士齒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

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 言今不然也春秋昭元年

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方氏苞曰此畿內大夫

有勳勞賜世邑如周召分子見於春秋者金滕王與大

禮記箋 禮運

六

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 以禮籍入謂大史典禮執簡

宗廟猶有敬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

焉自拱勅也孔寧儀行父數如夏氏以取弒焉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儆鬼神考制度

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 疾今失禮如此為言禮之

大義也柄所操以治事故

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

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

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 又為言政失君危之

禍敗也肅駿也疵病也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於此又遂為之言政也藏謂
月星辰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於外而形體不見若日
之神命降于社之謂教地謂教令由社下者也
有運移之期也命降于祖廟之謂仁義謂教令由祖下者也
陰陽之節也降于山川之謂興作謂教令由山川
于祖遠者輕仁也自祖率降于山川之謂興作謂教令
而下至於禩高者重義也降于山川之謂興作謂教令
下者也山川有草木禽降于山川之謂興作謂教令
獸可作器物共國事降于山川之謂興作謂教令
五祀有中雷門戶憲行之神此始為宮室制度
方氏苞以此五祀為五行之帝蓋以祀門行戶龜無命
也恐非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城郭溝池之為用

禮記箋禮運 七

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治所以樂其事居也
也日物必有則其所存也節之文之各就其本然之則
處其所存也是禮之所以序也玩與易大傳玩辭玩占
之義略同謂思索而體驗之也觀周官於民治凡
利於民者皆曲盡而無遺乃聖人玩其所樂之實故天
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
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順時以養財尊師以教民而
以守位曰仁何
以聚人曰財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
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
足事人則失位明猶尊也。愚按君自昭明德是人所
觀法以為明也非恃覺察以明人也。

陳注讀明為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
則今未敢從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
則當為明人之道身治居安名顯則不苟生也不義而
死舍義而生是不受死患生也愚按則讀如字君者
所明故百姓法則於
君以自治其身也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
貪用知者之謀勇者之斷仁者之施足以成治矣詐
者害民信怒者害民命貪者害民財三者亂之原故
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變當為
誤也辨猶正也君守社稷臣衛君宗廟者患謂見國入
。方氏苞曰大夫死國事常也若死己之宗廟則必族
有亂人為君所
討事之變也

禮記箋禮運 九

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
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
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矣意
心所無慮也辟開也愚按無慮古人語未詳疏云即
慮無也又按無慮古人語今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
人言模稜即無慮聲之轉耳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
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
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
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極言人事故聖人之所以治人
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唯禮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

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言人情之難知明禮之重○愚按七情單舉欲惡者欲惡總七情之要其餘五者相生相變也美惡皆在其心美惡即謂七情之中失也禮所以節七情明十義故舍禮無以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言人兼此氣性純也○愚按天地之德健順是也人之精爽為魂魄陰陽是謂陰陽鬼神也五臟五性本乎五行是其秀氣所凝也德以性言交會兼性與氣言秀氣以氣兼性言注云言人兼此氣性純是統論四句疏以天地陰陽屬氣鬼神五行屬性非也

故天秉陽垂日星秉猶持也言天持陽氣施生照臨下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竅孔也言地持陰氣出內於山川以舒五行於四也一盈一闕屈伸之義也必三五者播五行於四時也也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合為十五之成數也○李先地曰日星從天而屬陽四時日星之所經也山川從地而屬陰五行山川之所主也○愚按垂陽象竅陰象也播宣布也四時調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和月生如期即日行循軌可知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竭猶負載也言五行運轉更相為始也五十二辰始於黃鍾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終於南呂更相為宮凡六十也五味酸苦辛

禮記箋

禮運

九

禮記箋 卷九

鹹甘也和之者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皆有滑甘是謂六和五色六章蓋積事也周禮考工記曰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圓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也○愚按竭終盡也鄭訓負載則當為竭矣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此言兼氣性之效也○愚按人居天地中間而秀靈故曰心人一身具五行之事端緒也此言兼氣性之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天地以至於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

禮記箋

禮運

十

人情其政治也四靈者其徵報也此則春秋始於元終於麟包之矣呂氏說月令而謂之春秋事類曰近焉猶分也鬼神謂山川也山川助地通氣之象也器所以操事田人所浮治也禮之位賓主象天地介俎象陰陽四面之位象四時三賓象三先夫婦象日月亦是也○疏云自天地為本以下凡十句總覆說前事也禮義為末禮可耕治人情○愚按注以鬼神為山川恐非既云覆說前文則前云鬼神謂之會不得謂專指山川也竊謂鬼神以為徒即前所謂並於鬼神也聖人政治與鬼神合吉凶即是與鬼神所操為徒侶也徒猶黨也五行為質與事質謂幹也依五行之理以立幹以天地為本故物可舉也物天地以陰陽為端故情可睹也情以陰陽通也以四時為柄故事可勸也事以四時成也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列也事以日與星為月以為量故功有藝

也或為倪○愚按藝能也按十二月之分限課事則各
 效其能方氏苞以藝為貪鬼神以為徒故事可守也川
 守職不移○愚按聖人作事五行以為質故事可復也川
 事下亮復由上始也○愚按復反復禮義以為器故事
 其道也五行終則復始道可常行
 行有考也考成也器人情以為田故人以為奧也奧猶
 田無上則荒○愚按奧深處也治人情如治田四靈以
 不使券糧害嘉穀故人以為奧區而墜治之
 為畜故飲食有由也由用也四靈與羞物為羣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故魚鼈不
 滄鳳以為畜故鳥不獮麟以為畜故獸不狘龜以為畜

禮記筆禮運

士

故人情不失滄之言閃也猶飛走之貌也失猶去也
 人情之疑不失龜北方之靈信則至矣○愚按龜所以決
 言得事理也

故先王秉耨耄列祭祀瘞繪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
 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皆卜筮所造置也埋牲曰
 或作瘞幣帛曰瘞宣猶揚也瘞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患下不信也故祭帝於郊所以
 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

山川所以償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
 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

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此所以達禮於下也教民尊
 人也侑四輔也○愚按達版上之禮故曰定天位達報
 思之禮故曰列地利○陳注王中為句心字屬下讀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

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言
 得其禮則神物與人皆應之百神列宿也百貨
 金玉之屬○陳注云不言山川與作法則包之故自郊

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脩猶飾也藏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

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聖人象此下之以為教
 分日其官於天也方猶法也此聖人所以法於天也
 禮記筆禮運

禮記筆禮運

士

夫禮必本於天本於天之大義一動而之地後法
 五祀五祀所變而從時後法四時○方氏苞曰因
 以本也協也言禮合於月之分日衍字○愚按注合於月之
 分分本或作日月之分日衍字○愚按注合於月之
 者不然而何自注自疏其居人也曰養也下之則為教令
 居人亦同蓋以下云獲而弗食食而弗肥字宜曰養其
 家語亦同蓋以下云獲而弗食食而弗肥字宜曰養其

說非也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
 今從鄭也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
 貨擊幣庭實也力筋

敬強者也不則偃罷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
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
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也寶孔故唯聖人為知禮之
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言愚者之
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禁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皆
以為美味性善者醉耳。愚按
言君子小人皆不能去禮也

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治者去瑕穢故人
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和其剛柔。愚按人道
界限亦有陳義以種之樹以善道。愚按義講學以耨
分限也

禮記箋

禮運

十三

之存是去本仁以聚之合其所盛。愚按聚收斂也仁
非類也播樂以安之感動使之堅固。愚
皆本於仁則凡事立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協於義則
適於飽飫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協於義則
與義合不乖刺。方氏苞曰義虛縣而無所麗則禮雖
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以其合於義義者藝之分仁
之節也藝猶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也有義則人服之
能也以事言仁惠愛也。以心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
言二者皆得義以自堅強得之者尊本百順之原天之尊爵故得之而尊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無以為禮不本於義猶

耕而弗種也愚按注闕二字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
種而弗耨也苗不殖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
弗穫也無以知收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
食也不知甘味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不
見也。愚按前文至播樂以安而止此又益以達順
者樂安則修己之功達順則安百姓贊天地之極致
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
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
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
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

禮記箋

禮運

十四

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常謂皆有禮用
為居。愚按以厚德載物故曰故事大積焉而不死竝
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閒連而不相及
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言人皆明於禮無有蓄
順其職也。愚按下四句即承上三句言深而通承細
行不失句言深微有不通是細行有闕失也茂而有閒
承大積不苑句言茂密而無閒是大積有鬱滯也連而
不相及動而不相害承竝行不繆句言連與動即竝行
不及不害即不繆也此皆汎言人事故以事字總起故
之方氏苞牽引禮事訓釋恐非。苑讀于粉反積也故
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危小人居危如安易日危者安
其位

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謂天子及士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所以拱持其情合危也

其危。方氏苞曰禮達而分定則當其常可以持情不

至於危自固以分義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

使清者居中原而弗敝也小洲曰渚廣平曰原山者利其禽獸渚者利其魚鹽中原

勞其五穀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利其五穀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

必時必時用水謂漁人以時變國為梁春獻鼈夏秋獻龜魚也

季秋納火也謂司燹四時變國為梁春獻鼈夏秋獻龜魚也

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飲金謂食齊視春時

齊視夏時齊視冬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男三十而

娶女二十而嫁司士稽用民必順農時故無水旱昆蟲

士任進退其爵祿也禮記箋 禮運

禮記箋 禮運

主

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言大順之時陰陽和也昆蟲

曰孽又作蠱妖又作妖說文云衣服歌謠故天不愛其

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蛇之怪謂之蠱故天不愛其

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言嘉瑞出人情至也故天降膏露地

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極龜龍

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闕也謂若銀龜也器

甌也馬圖龍馬負圖而出也極聚草也沼池也愚按

器車謂自然成器也文選上林賦注張揖曰山出象與

瑞應車也象與蓋亦自然有形象也宋書禮志五云殷

有山車之瑞謂桑根車殷人制為大路禮緯曰山車垂

句山曲也言不揉治而自曲也古曰桑根車秦曰金根

車漢因秦舊亦為乘輿所乘也據張揖及

禮志之言器車與馬圖為偶不得如鄭君所言矣山車

素木機材不假雕治殷人制以為路取其攻堅故孔子

舍周從殷者也 則是無故非有他事先王能脩禮以達

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實猶誠也

禮記箋 禮運

主

禮記箋

禮器第十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

禮器言禮使人成器如耒耜之為用也人情以為田

肥○愚按禮使人成器前用備足故曰大備禮釋回增

美質措則正施則行質猶性也措置也 其在人也如

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

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

外或和澤於內用此不變易也人之得禮亦猶然也○鄭云筠竹之青皮也○方氏苞曰以竹與均成字似當

以均節於外禮亦君子之所自均節於外也故君子有

禮則外諧而內無怨

人協服也○愚按外諧以有筠言身有禮則節文諧協也內無怨以

則志意堅定也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也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

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內具也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

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

鬼神所祀是故

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

言皆

有異○愚按人官如耳目之官言人具才力各有

所能也物曲如致曲之曲易云曲成萬物而不遺言物

之委曲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

也天不生謂非其時物也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

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不順其鄉故必舉其定國之

數以爲禮之大經

定國之數謂地物所出多少禮之大倫以地廣狹

爲實賦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豐凶也是故年雖大殺

眾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

言用之有節也殺謂穀不孰也匡猶恐也○匡

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

言聖人制禮

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

言受命改制度詩云匪

革其猶聿追來孝

者非必欲急行己之道乃追述先祖

之業來居此爲孝○愚按今毛詩革作棘

猶作欲事作適此蓋舉齊魯韓三家詩也天地之祭宗

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

倫之言

社稷山川之

事鬼神之祭體也

天地人之

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

禮記箋

禮器

禮器

禮器

禮器

禮器

禮器

禮器

禮器

禮器

禮器

禮器

禮器

禮器

禮器

禮器

禮器

禮器

禮器

禮器

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
 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
 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翼
 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翼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翼此
 以多為貴也豆之數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
 公食大夫禮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於
 醬東此食下大夫而豆六則其餘著矣聘禮致饗饋於
 上大夫堂上八豆設於戶西則凡致饗饋堂上之豆數
 亦如此周禮公之豆四十其東西夾各十有二侯伯之
 豆三十有二其東西夾各十有二侯伯之豆二十有四其東
 西夾各六諸侯之豆七介七牢者周禮之侯伯也大夫五介五
 牢者侯伯之卿使聘者周禮之侯伯也大夫五介五
 介七牢子男五介五牢聘義所云上公九介九牢侯伯五介
 子男三介乃謂其使者也天子葬五重者謂抗木與茵

禮記箋

禮器

王

也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士喪禮下篇陳器曰抗木橫
 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
 此士之禮一重者以此差之上公四重○方氏苞曰朱
 軾云五重三重再重皆謂棺喪大記所謂大棺屬棨是
 也天子水兕革棺如合甲為二重地棺一梓
 棺二故五重○愚按此說與鄭異未審誰是
 有以少為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
 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邊豆之薦大夫聘禮以
 脯醢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大路繁纓
 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神祭單席諸
 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為貴也天子無介無容
 食則食三食謂告飽也食力謂工商農也大路繁纓一
 就殷祭天之車也周禮王之五路玉路繁纓十有二就

金路九就象路七就革路五就木路翦繁纓圭璋特
 朝聘以為瑞無幣帛也琥璜爵者天子酬諸侯諸侯相
 酬以此玉將幣也大夫特士旅之謂君
 出之○鄭注郊特牲以此云七就為誤

有以大為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丘封之
 大此以大為貴也

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
 者舉解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

此以小為貴也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觶三升曰解四
 升曰角五升曰散五獻子男之饗禮也
 壺大石瓦甒五斗缶大小未聞也易曰尊酒簋贰用
 缶○疏云按天子諸侯及大夫皆獻尸以爵無賤者獻
 以散之文禮文散亡不具也○按鬯
 人鬯事用散注謂漆尊也無飾曰散

禮記箋

禮器

四

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

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為貴也

有以下為貴者至敬不壇埽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

禁大夫士於禁此以下為貴也廢猶去也於斯禁也謂
 或因名云耳大夫用斯禁士用於
 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

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

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

夫五士三此以文為貴也此祭冕服也朱綠似夏殷
 禮也周禮天子五采藻

有以素為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

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甬禰杓此以素為貴也大路長三尺上終葵首珠當為篆字之誤也明堂位曰大路股路也甬或作慕樺木白理也○愚按球郊特牲亦作球二處皆誤球當為珠形近而譌漢書董仲舒傳云瓦玉不琢注云珠謂雕刻為文也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省察也大小高下文質之屬故云皆言稱也

禮之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外心用心於外也德發揚詡萬物謂猶普也偏也○愚按注以德為王大理物者之德是也陳注謂天地之德恐非

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為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發猶見也樂多

禮記箋 禮器

五

禮之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內心用心於內也德產之

致也精微致致密也○愚按言天地之德生於物至精至微更為精微方氏苞謂以德致其感格較之以物產致報恐未安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萬物皆天所生孰可奉薦

也誠慤如此則得不以少為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其少

古之聖人內之為尊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為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

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謂大夫以上攘盜竊也○愚按常祭太牢天子大夫也○疏云檢禮本匹字有作正字者誤也

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濫亦盜竊也飾之大夫刻為龜耳諸侯飾以象天子飾以玉朱紘天子之節梁上楹謂之椽宮室之飾士當緇組紘纁邊栢謂諸侯斷而善之天子加密石焉無畫山藻之禮也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隘猶狹隘也祀不以少牢與無田者同不盈禮務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眾之紀也紀散而眾亂

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我我知禮者也克勝也○

君子曰祭祀不祈祈求也祭祀不為求福也不磨磨也蚤磨也

禮記箋 禮器

六

言快也祭有時不以先之不樂葆大謂器幣也葆不善為快也齊人所善曰麾

嘉事嘉事之祭致夫人是也禮宜告見於先祖耳不善於大廟用致夫人從公羊說也疏取桓三年齊侯使仲年來聘致夫人當之然於時無祭不得言嘉事之祭蓋

也誤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以禮之義有以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

於奧文仲魯公子強之會孫臧孫辰也莊文之間為大於奧夫於時為賢是以非之不正禮也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始逆祀是夏父弗綦為宗伯之為也奧當為饗字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食而祭饗饗也時人以為祭火神乃燔柴○愚按燔柴夫奧者於奧此亦臧文仲不能止夏父弗綦失禮之事

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也老婦先炊者也盆瓶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祭似失之

禮也者猶體也身若人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

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

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

三千其致一也致之言至也一謂誠也經禮謂周禮也

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未入室而不由戶者三千

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謂以少

誠也

禮記箋 禮器

七

為貴也若順也○有美而文而誠若貴也○愚按內心

陳注云若語辭

外心皆主於誠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謂若始死哭有曲而殺也

謂若父在有經而等也謂若天子以下至士有順而討

謂若父在也謂若天子以下至士有擻而播也擻之

謂若父在也謂若天子以下至士有推而進也謂若王

謂若父在也謂若天子以下至士有放而不致

謂若父在也謂若天子以下至士有順而撫也謂若君沐梁大夫

謂若父在也謂若天子以下至士有放而不致

謂若父在也謂若天子以下至士有放而不致

謂若父在也謂若天子以下至士有放而不致

謂若父在也謂若天子以下至士有放而不致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一也俱

由用也素尚白黑尚青也言所尚雖異禮則相因耳

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

益可知也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

以青為黑黑為黃黃為赤赤為白白為黑黑為青青為黃黃

為赤赤為白白為黑黑為青青為黃黃為赤赤為白白為黑

為赤赤為白白為黑黑為青青為黃黃為赤赤為白白為黑

為赤赤為白白為黑黑為青青為黃黃為赤赤為白白為黑

為赤赤為白白為黑黑為青青為黃黃為赤赤為白白為黑

為赤赤為白白為黑黑為青青為黃黃為赤赤為白白為黑

為赤赤為白白為黑黑為青青為黃黃為赤赤為白白為黑

為赤赤為白白為黑黑為青青為黃黃為赤赤為白白為黑

為赤赤為白白為黑黑為青青為黃黃為赤赤為白白為黑

為赤赤為白白為黑黑為青青為黃黃為赤赤為白白為黑

為赤赤為白白為黑黑為青青為黃黃為赤赤為白白為黑

為赤赤為白白為黑黑為青青為黃黃為赤赤為白白為黑

為赤赤為白白為黑黑為青青為黃黃為赤赤為白白為黑

為赤赤為白白為黑黑為青青為黃黃為赤赤為白白為黑

為赤赤為白白為黑黑為青青為黃黃為赤赤為白白為黑

為赤赤為白白為黑黑為青青為黃黃為赤赤為白白為黑

為赤赤為白白為黑黑為青青為黃黃為赤赤為白白為黑

為赤赤為白白為黑黑為青青為黃黃為赤赤為白白為黑

為赤赤為白白為黑黑為青青為黃黃為赤赤為白白為黑

為赤赤為白白為黑黑為青青為黃黃為赤赤為白白為黑

禮記箋 禮器

八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近人情者喪郊血

而遠之者敬郊血

而遠之者敬郊血

而遠之者敬郊血

而遠之者敬郊血

而遠之者敬郊血

而遠之者敬郊血

而遠之者敬郊血

而遠之者敬郊血

而遠之者敬郊血

而遠之者敬郊血

而遠之者敬郊血

而遠之者敬郊血

有事於類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也類宮
之學也詩所謂類宮也字或為郊宮○齊召南曰類宮
宮者告周公也后稷之主如何得在類宮○愚按周公
之主當在太廟亦不得在類宮也或魯所有事於類宮
者即是先聖先師如將祭必先擇士習射於澤宮耳
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也呼池嘔夷并州
川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配林三月繫
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繫繫牲於牢也戒散齊也宿
敬慎如此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皆為溫藉
不敢切也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皆為溫藉
紹○愚按溫讀如字柔和也注讀為蘊

禮記箋 禮器

九

樂二者反本也哭泣由中非由人也朝廷養賢以樂樂
之初故皆不忘之凶事不詔二者醴酒之用玄酒之尚
反本也醴酒之用三者脩古也德三者脩古
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而橐鞞之設德三者脩古
鞞禹貢三百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主謂本
可述而多學也求之而已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節猶驗也○欲察
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
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致之言至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

大事必順天時大事祭祀也春秋傳曰啟蟄而郊為朝
夕必放於日月日出東方為高必因丘陵於園丘之上
為下必因川澤謂夏至祭地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
壘焉達猶皆也壘壘勉勉也君子愛物見天雨澤皆勉
成之功勉勉然通

禮記箋 禮器

十

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眾
而誓之古者將有大事必是故因天事天者以事也
地事地地者以事也因名山升中于天名猶大也升上也
至於方嶽嶽嶽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孝經說曰封
乎泰山考績燔燎禘乎梁甫刻石紀號也○愚按方氏
苞以周禮治中登中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吉土王者所
釋升中之義是也四時所兆祭於四郊者也今漢亦
也饗帝于郊以四時所兆祭於四郊者也今漢亦
四時迎氣其禮則簡○愚按吉土疑謂壇兆也升中
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功成而致象物饗帝于郊而
風雨節寒暑時五帝主五行五行之氣和而庶徵得其
寒土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南面立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目下廟堂之上尊尊在阼犧尊在
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禮樂之器尊西也小
君在阼夫人在房君尊東也天子諸侯有左右大
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大明君

西酌犧象夫人東酌鬯尊象日出東方而西行也月出西方而東行也周禮曰春祠夏禴秋嘗冬烝皆有禮交動乎

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乃言交和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自由也制禮者本心也樂也者樂其所

自成大韶湯武之民樂於己之功舜之民樂其紹堯而作

忘本故反其所自生樂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反動

也脩樂以道志勸之善也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禮亂

而樂也遠伯玉曰君子之人達觀其禮樂則知治亂也故

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禮樂亦

禮記箋 禮器 十一

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將以

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納牲於庭時

殺牲而君親制祭夫人薦盞親制祭謂朝事進血幣時所

室及君親割牲夫人薦酒親割謂進牲執體時○疏云

故夫人薦盞比薦執時君親割牲卿大夫從君命婦從

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

之也勿勿猶勉勉也○愚按洞洞深遠也屬屬繼續也納

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

道求而未之得也肉謂之羹道猶言也○方氏苞曰設

肉熟曰定者熟而後大小形定也

祭於堂設祭之饌於為禘乎外禘祭明日之祭也

名焉其祭之禮既設於室而事尸於室孝子求神非

一處也周禮曰夏后氏世室門室三之二室三之一詩

頌絲衣曰自堂徂基○齊召南曰按郊特牲疏云凡禘

有二種一曰自堂徂基之時既設祭於廟門之西室禮器言為

禘乎外以明其稱外故注云禘於廟門之內之禘蓋以經文

推之此句亦似指本外也鄭必以釋解禘拘矣故曰於

彼乎於此乎所在也

一獻質謂祭也三獻文謂祭社五獻察察明也謂祭

獻神謂祭先公大饗其王事與謂盛其饌與貢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

禮記箋 禮器 十二

味也邊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此饌諸內金示和也此

貢也內之庭實先設之金從革性和荆揚二州貢金三

品○陳注劉氏曰後篇言鍾次之以和居參之則此言

見情也者見人情之和也耳東帛加璧尊德也執致命

者君子於龜為前列先知也龜知事情者陳於庭龜金次

之見情也金燭物金有兩丹漆絲續竹箭與眾共財也

萬民皆有此物荆州貢丹兗州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

貢漆絲豫州貢續揚州貢篚蕩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

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國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

一見各以其所貴實為擊周穆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

重禮也當為隆夏○愚按肆讀如字亦通其出謂尸出

也又按傳曰肆夏天子之所以饗元侯也後篇云實入大門而奏肆夏是也注易肆為咳非

祀帝於郊敬之至也言就而祭之宗廟之祭仁之至也謂哭踊

仁主恩也喪禮忠之至也謂哭踊備服器仁之至也謂小

服人斂之衣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謂來故君子欲觀

仁義之道禮其本也言禮有節於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

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道猶由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

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誦詩三

禮記箋 禮器

三

多言而不學禮也大旅祭五帝也饗帝祭天○愚按祭

山曰旅即周禮大旅旅四望也大旅所以難於大饗者

以其外神母輕議禮謂若誦詩者不

子路為季氏宰宰治邑季氏祭逮閭而祭日不足繼之

以燭謂舊時也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以其

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偏任為跛他日祭子路

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

室事祭時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知其

禮記箋

郊特牲第十一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

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

也祭帝弗用也犢者誠未育也故天子牲孕弗食

也祭帝弗用也犢者誠未育也故天子牲孕弗食

也祭帝弗用也犢者誠未育也故天子牲孕弗食

也祭帝弗用也犢者誠未育也故天子牲孕弗食

也祭帝弗用也犢者誠未育也故天子牲孕弗食

禮記箋 郊特牲

十

就此因小說以少為貴者禮器言郊血大饗腥三獻爛

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血腥爛祭用氣○方

獸有尸而後有獻獸者生人飲食之道也天地至廣大

灌且不用不敢以神道求之也乃設尸而以生人飲食

之道獻諸侯為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尚賸脩而

已矣亦不饗味也此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言諸侯相饗三獻之介君專席

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三獻卿大夫來聘主君饗燕

重席而受酢也專猶單也

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

一也而食嘗無樂言義同而或用樂或不用樂也此禘

按先儒云嘗無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

無聲凡聲陽也

鼎俎奇而邊豆偶陰陽之義也邊豆之實水土之品也

非人常所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且明之

義也且當為神築字之誤也○顧炎武金石文字記曰

讀為神蓋昔之傳書者遺其上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愚按易變也禮以

禮記箋 郊特牲

變為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美此奠酬而工升歌發

德也以詩之義發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匏笙

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其所

○愚按禮樂即目上事實主用禮樂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旅眾也

龜為前列先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鍾金也獻

鍾其大者以金參居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

德也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大

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

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僭諸侯趙文子

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

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

而庭實私覲何為乎諸侯之庭非其與為人臣者無外

交不敢貳君也私覲是外交也○方氏苞曰此

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其饗君由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

由三桓始也三桓魯桓公之子莊公之弟公子慶父公

季友以君命為弟後慶父弑二君又死也○愚按匡謬

正俗云殺讀為降殺之殺謂衰弱也然文義不合顏說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

禮記箋 郊特牲

有其室也明饗君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正君下

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夷王周康王

也時微弱不敢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

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言此皆天子之禮也宮縣四

龜也武萬舞也白牡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

大夫之僭禮也言此皆諸侯之禮也旅道也屏謂之樹

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反坫反爵之

坫也蓋在尊南兩君相見主君既獻於反爵繡黼丹

朱以爲中衣領緣也繡讀爲綃綃繪名也詩云素衣朱

綃又云素衣朱褱褱繡領也○愚按繡毛詩讀如字魯

詩作綃鄭昏禮注亦引之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於此相

貴以等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言僭諸所由諸

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

非禮也由三桓始也言仲孫叔孫季孫氏皆立桓公廟

而僭焉○愚按魯立文王廟即左傳云宋祖帝乙鄭祖厲

大功德為解也疏引文三年左傳云宋祖帝乙鄭祖厲

也又引左傳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因為說曰公

立宗廟於其采地此說尤非也左傳所言多衰世之法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法過之遠難

禮記箋 郊特性 四

為三○愚按不過二代言非其餘諸侯可比耳非限定止容二代也周有三格矣

諸侯不臣萬公故古者萬公不繼世寓寄也寄公之子

也寓或為託

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答對也

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辟國君也

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為君之答己也不面拜者於外

告小臣小臣受以入也小臣

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也

鄉人禡逐強鬼也謂時難索室毆疫孔子朝服立于阼

存室神也神依人也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多其射容與樂節相應也○愚按鄭

以言其難也何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

義也設輪○愚按縣弧於門左示有射道而未能也女子

辭疾之未能也初生之未能也今

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居

為姬語之助也何居怪之也伐猶擊也齊者止樂而二

日擊鼓則是成一日齊也○愚按伐鼓謂作樂也此必

而言

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

之矣初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神位於

禮大朝市宜於市之東偏周禮市有三期大市日側而

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

販夫販婦為主○愚按家語以此為譏衛莊公而

疏據明堂位庫門天子皋門以為魯事未審誰是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謂

之墉北墉曰用甲用日之始也國中之神天子大社必

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羣姓所立是故喪國之

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絕其陽通其

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

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中霤亦土地也○朱軾

親地故庶民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

社上乘共棗盛所以報本反始也單出里皆往祭社於

畢作人則盡行非徒羨也三井也四井也五井也

季春出火為焚也謂焚菜也凡出火以火然後簡其車

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

起之以觀其習變也簡歷謂算具陳列之也君親誓社

社也言祭社則此是仲春之禮也仲春以火田田止弊

乃後誓社記者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

也流猶行也為省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

也豔之觀其用命不也謂禽謂利者凡田大獸公之小

禽私之愚按鹽疑與引通古樂府昔昔引亦作鹽

也惠氏古義云古樂府有昔昔鹽三婦鹽亦作豔古字

逆求服其志不貪其得猶為犯命故以戰則克以祭則

受福

天子適四方先柴所到必先燔柴有事於上帝也書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

是言冬至而晝夜分而日長也齊召南曰按經文

短從此漸長是所以迎長日之至也愚按此本陳注

也朱子說而朱子說又本於王肅肅謂園丘與郊是一

大報天而主日也大猶徧也天兆於南郊就陽位也

陽之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

可以稱其德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

誠也尚赤者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

一用辛也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於國丘之事是以建子之

月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

言魯禮恐非也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為周郊

而迎此冬之祭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

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為始也此說甚允惟用辛之說

未當宜為孔疏所駁然鄭解用

辛亦以意說耳未知是否也

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受命

而卜

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澤澤宮也

之宮也既卜必到澤宮擇可與祭祀者因誓勅之

以禮也禮器曰舉賢而置之聚眾而誓之是也

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王自澤

以誓命重相申勅也庫門在雉門之外入庫門則至廟

也門外矣大廟者祖廟也百官公卿以下也百姓謂卿大夫

也按百官謂羣有司也故戒之外遠之百姓謂卿大夫

也內近之

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報猶

夙興朝服以待白祭事者乃後服祭服而行事也周喪禮祭之日小宗伯逆菜省饋告時于王告備于王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埽反道鄉為田燭謂郊道之民為新土在上也田燭謂郊道之民為燭田首為燭也弗命而民聽上化王嚴上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魯侯之服自袞冕而下也○陳氏曰合周官禮記考之王之祀天內服大袞外被龍袞龍袞所以襲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天之大數乘素車賞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日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明謂則之示人也

禮記箋 郊特性

八

帝牛不吉以為稷牛謂用稷牛而為帝牛○愚按為不謂用文義亦不願竊疑卜帝牛不吉則以帝牛為稷牛而以稷牛為帝牛不待言矣故文省耳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滌牛中所有除處也唯具遣時又選可用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言俱本可以配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天子大蜡八所祭有八神也伊耆氏始為蜡伊耆氏古天子號也○愚按陸德明謂或云即帝堯是也孔蜡也者索也謂求歲十二月合疏謂是神農未審誰是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歲十二月周之正數謂建亥之月也饗者祭其神也萬物有功加於

民者神使為之也祭之以報焉造者配之也○愚按十二月蓋夏之十二月建丑之月也觀下文既蜡民息君子不與功則非建亥之月矣十月營蜡之祭也主先嗇室中土功方始安得云不與功也而祭司嗇也先嗇若神農者祭百種以報嗇也嗇之功使盡饗農及郵表啜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農田啜也田啜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詩云為下國啜郵禽獸服不氏所教擾猛獸也○愚按禽獸即謂貓虎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迎其神也祭坊與水庸事也水庸溝也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此蜡祝辭也若辭同則祭同處可知矣壑猶坑也昆蟲暑生寒死螟螣之屬為害者也

禮記箋 郊特性

九

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送終喪殺所謂老物也素服皆素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祭下文既蜡而收民息已疏云但不知臘謂之息與蜡祭相去幾日唯膺禮及今禮皆蜡之後日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言祭以息民服象其時物也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諸侯於蜡使使者戴草笠貢鳥獸也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又曰其餉伊黍其笠伊糾皆言野人之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詔使者使歸以此告其君所以戒之○方氏苞曰周官羅氏蜡則作羅禱蓋鹿

則與羅並致女則但以禱致而申好女
好田之戒也舊說亡國之俘女未安
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
華果也又詔以天子樹瓜華而已戒諸
節舊說亦令使者歸戒其君之事誤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

民財也其方穀不熟則不通於蜡者使民謹於用財蜡

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愚按八神

之數王肅分貓虎為二無昆蟲此說甚是昆蟲所惡也

非所當祭經亦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移之言

無祭昆蟲之文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

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收謂收斂積聚也息民與蜡

既蜡君子不興功則知蜡在建丑之月明矣

恆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

也其醢水物也此謂諸侯也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麋

拍魚醢其餘則有雜錯云也

蓬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藜味而貴多品所以

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言禮以異為敬先王之薦可

食也而不可耆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

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

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

之義也武萬舞也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

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

蒲越橐鞞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

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

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甚也如

是而后宜尚質貴本其至如是乃得交於神明之宜也

稱藉神席也明之者神明之也珠當為篆字之誤也幾

謂漆飾沂鄂也○愚按元酒明水二物也舊說陳列酒

尊之時明水在五齊之上鼎俎奇而蓬豆偶陰陽之義也

上元酒在三酒之上鼎俎奇而蓬豆偶陰陽之義也

物陰也庶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

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黃目黃彝也周所祭

天埽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醢醢之美而煎鹽之尚

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后

斷也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始冠三加先加緇布冠也○

二段可見古記篇簡諸亂諸儒齊召南曰按此冠義及昏義

編集時偶未審定後遂相沿耳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

綏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大古無飾非時人綏也雜記

即大古白布冠今喪冠也齊則緇之者冠而敝之可也

鬼神尚幽闇也唐虞以上日大古也冠而敝之可也

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適子冠於阼以著

禮記箋 郊特牲

十一

代也東序少北醮於客位加有成也每加而有成人之

也尊之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始加緇布冠次皮弁次

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之時呼之委貌周道也章甫

殷道也母追夏后氏之道也謂委貌為玄冠也○陳注

云此一條是論周弁殷夏收齊所服而祭也○陳注

三加始加之冠所不易於先代○陳注云三

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

之有也言年五十乃爵為大夫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

也言夏初以上諸侯雖有幼而即位者猶以士禮冠之

更即位則爵命之以正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

貴者也儲君副主猶云士也明人繼世以立諸侯象賢

也生或及雖天子亦然則古者繼世以立諸侯必擇其

能象先人之賢者而支庶承商統故首發此義以

官爵人德之殺也言德益厚死而諡今也古者生無爵

死無諡古謂殷以前也大夫以上乃謂之爵死有諡也

禮也諡之非禮之所尊尊其義也言禮所以尊失其義陳其

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

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言政之要盡於禮之義

禮記箋 郊特性 三

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目禮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

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曰附比附也以遠相附惟夫婦

為幣必誠辭無不腆猶善也告之以直信直猶正也

以教婦正信也○愚按幣必誠無偽信事人也信婦

德也婦人服事於夫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

嫁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

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先謂倡執摯

以相見敬章別也言不敢相襲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

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

言人倫有別則氣性醇也○陳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注云親親之殺則義生禮作○陳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亂類也○愚按方氏苞據家語親迎者敬之至

也謂此記及哀公問篇竝誤當作親之也者敬之也

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先王若大王文王○

親御授綏親也敬與親先王所以得天下出於大門而

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居前者車婦人從

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從謂順夫也者夫

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夫之言丈夫玄冕齊戒鬼神

禮記箋 郊特性 三

祭服也陰陽謂夫婦也○愚按元冕示
幽陰齊戒告鬼神所以重陰陽匹偶也共牢而食同尊
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爵謂夫命為
命器用陶匏尚禮然也此謂大古三王作牢用陶匏言
古無共牢之禮三王之世始也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
而用大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
婦餼餘私之也言私之猶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
之室也明當為家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
幽深也欲使婦深思昏禮不賀人之序也序猶
其義不以陽散之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代也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燭祭用氣也尚謂先薦之
疏云不言夏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闕然
或從虞也

禮記箋 郊特牲

古

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滌蕩猶
○方氏苞曰商頌那三闕之一也其二或在所逸七篇
內或用先代之樂周官大司樂祀先祖先妣皆舞先代
是也樂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
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
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燔蕭合羶薌灌謂以圭瓚酌
乃迎牲於庭殺之天子諸侯之禮也奠謂執時也特
牲饋食所云祝酌奠于鉶南是也蕭薌蒿也染以脂合
黍稷燒之詩云取蕭祭脂羶當為馨聲之誤也奠或為
薦○愚按羶讀如字羶者脂氣羶者黍稷氣與蕭同燔
是謂合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
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此其所

吳詔祝於室坐尸於堂謂朝事時也朝事延尸於西
於壇炭洗肝於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墜
於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時尸薦於室又出以墜
於乃更延主於室之奧尸來用牲於庭謂殺升首於室
升席自北方坐於主之北焉謂薦執時也如特牲
制祭之後升首尚氣也直祭祝于主謂薦執時也如特牲
北墻下算首尚氣也直祭祝于主謂薦執時也如特牲
正也祭以執為正則索祭祝于祈謂索求神也廟門曰祈
血腥之屬盡敬心耳索祭祝于祈謂索求神也廟門曰祈
名也○疏云此正祭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與
日廟門內之祈是也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與
室或諸遠人乎祭于祈尚曰求諸遠者與尚庶祈之為
與或諸遠人乎祭于祈尚曰求諸遠者與尚庶祈之為
言倥也倥猶索也倥或為諒○陳注祈之為言敬也為
有斯俎富也者福也人君敬辭有富此訓之也或曰福
此訓也富也者福也人君敬辭有富此訓之也或曰福

禮記箋 郊特牲

古

當為首也者直也訓所以升首祭相饗之也相謂諸
者欲使饗此饌也特牲饋食禮曰嘏長也大也祭福日
主此尸陳也當從主訓之言陳非也毛血告幽全之物
也血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純謂中血祭盛氣
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肝氣主氣之所舍也周祭肺股祭
祭首者首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祭黍稷加
非氣主首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祭黍稷加
也明水司烜所取於月之水也齊五取胙骨燔燎升首
齊也五齊加明水則三酒加玄酒也取胙骨燔燎升首
報陽也合燔之亦有黍稷也明水泔齊貴新也泔猶清
也周禮使清謂之泔水漚絲泔齊或為汎齊凡泔新之也

禮記箋

內則第十二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眾兆民... 民周禮冢宰掌飲食司徒掌十二教... 據諸侯也諸侯并六卿為三或兼職焉... 釋文載孫炎王肅以君王解后王甚確何得... 也王天子也盧植云后王○愚按鄭云后君也謂諸侯... 后也王天子也皆不可從

禮記箋

內則

一

此弁以固書非冠弁也故文左右佩用... 左佩紛悅刀礪小觶金燧... 也小觶解小結也觶貌如錐以... 象骨為之金燧可取火於日... 燧揮謂拾也言可以揮弦也管筆... 燧也避刀牌也木燧鑽火也...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總衣紳... 簪也衣紳衣而著紳○左佩紛悅刀礪小觶金燧右佩... 簪按衣謂元端綃衣... 箴管線續施繫大觶木燧... 表刺也以針刺表而為繫囊故云繫表也○愚按箴一... 物也管一物也非箴之管也故疏云施繫表明為四物... 而衿纓其屨有緝示繫屬也以適父母舅姑之所適及

所下氣怡聲問衣煖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 抑按搔摩也○說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 文云疥癩瘍也... 時便進盥少者奉榮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 者中以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 醜酒醴芘羹菽麥蕡黍稷唯所欲... 醜酒醴芘羹菽麥蕡黍稷唯所欲... 也醜薄粥也棗栗飴蜜以甘之薑蕝粉榆兔蕘滫瀡以... 滑之脂膏以膏之... 秦人沒日滯齊人滑曰滯也○愚按薑茶之薑烏... 頭也此菜耳免莢目上四物也說文云滯久泄也... 舅姑必嘗之而後退也

禮記箋

內則

二

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總角衿纓皆... 佩容臭者給小使也○愚按此纓香囊也與婦人之纓... 異彼疏云纓蓋以五昧爽而朝後成問何食飲矣若已... 采為之其制未聞... 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也... 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埽室堂及庭布... 席各從其事斂枕簟者不欲人見已... 所欲食無時孺子小子也...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 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進之日出乃從事食

祿不荒農也○愚按旨甘非必飲食如果餌之類亦是凡親蓄旨甘以哺子慈也孝子於親有深愛亦如親之哺子故亦曰慈也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在長者奉席請何趾少

者執牀與坐將任謂更臥處御者舉几斂席與簞縣衾篋枕斂

簞而櫛之須臥乃鋪之也禡○方氏苞曰夜臥有

几備其時起坐而禡之也老者臥起無常故有此禮書

臥無常處故起則縣衾篋枕斂簞而櫛之以是知長者

縣斂篋櫛之法

父母舅姑之衣衾簞席枕几不傳杖屨祇敬之勿敢近

也傳移敦牟厄匪餽莫敢用匱乃用之牟讀曰整也厄

之敢飲食也且夕之常食與恆食飲非餽莫

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餽婦皆與夫餽也既食恆餽而盡之

未食原也○愚按既盡也夫沒母存冢子御食羣子婦

盡食其所常餽不謂餘也侍旨甘柔滑孺子

佐餽如初御侍也謂長子侍母食也侍

餽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莊齊

也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

唾洩睇傾視也易曰明夷睇于左股○陳氏選曰揖謂

禮記箋

內則

三

儀仰而寒不敢襲痿不敢搔襲謂重衣不有敬事不敢袒裼

見去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澣手曰澣足

也○愚按灰如今灰湯也澣澣皆洗濯之名曲澣澣

裂紉箴請補綴紉猶解也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閒

面垢燂燂請澣足垢燂湯請洗潘米澗也○釋少事長

賤事貴共帥時是也禮皆如此也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謂事業非祭非喪不相授器祭嚴

也不嫌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

禮記箋

內則

四

之地也奠侍外內不共井不共溷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

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溷浴室也○愚按井

云井漏井所以受水潦者也若汲水之井不容內外異

也井漏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

止嘯讀為叱此嫌有隱使也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

行以燭無燭則止擁猶障也○愚按擁蔽道路男子由

右女子由左地道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恃其孝敬之

若飲食之雖不嘗必嘗而待待後命加之衣服雖不欲

必服而待待後命也加之事人代之已雖弗欲謂難其姑

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遠慰怨於勞事姑猶且也姑使

之教之為也而后復之愚按姑與之許其代也姑使

上三事皆重達親意養志之孝也子婦有勤勞之事

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不可愛此而移苦於彼

休之養其力也此言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庸之言

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怒譴責也不可怒子放婦出而

不表禮焉表猶明也猶為之隱不明其犯禮之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

則復諫無犯起猶更也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

孰諫子從父之令不可謂孝也周禮日二十五家為閭

云孰諫謂純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也疏

起孝也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

不衰婢子所通賤人之子○方氏苞曰婢子侍女也子

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

事母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出自子甚宜其妻

父母不說出宜猶善也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

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胎父母命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胎

父母羞辱必不果胎遺也

舅沒則姑老謂傳家事也家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

姑婦雖受傳猶介婦請於家婦以其代姑之舅姑使家

婦不敢專行也介婦請於家婦事介婦眾婦無禮家婦不

友婦如猶兄弟也○劉氏敏曰不友不愛也無禮不敬

也言舅姑以事命家婦則家婦當自任其勞不可怠於

勞而怨介婦不助舅姑若使介婦母敢敵耦於家婦雖

勤勞不敢掉落○釋文隱義云齊人以相絞不敢並行

不敢並命不敢並坐命下家婦也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

退婦侍舅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不致子婦無私

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家事統婦或賜

之飲食衣服布帛佩悅蒞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

之則喜如新受賜或賜之謂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

更受賜藏以待乏待舅姑之乏也不婦若有私親兄弟

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愚按陳注以復

屬下

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祇敬也雖貴富不敢以貴富

入宗子之家雖眾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入謂入子弟

禮記箋 內則 五

禮記箋 內則 六

李梅杏楂梨薑桂凌艾也棋枳棋也楂梨之不滅者自
加庶羞也周禮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記者不能次錄
○灰蔚之云無華葉而生者曰芝楠疏云今春夏生於
木可用為茹其有白者不堪食也○按陳注云江淮呼
小粟為柳栗伊如此則芝楠為二與注三十一物不合
大大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蔽庶人者老
不徒食每卑

膾春用蔥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芥芥
脂肥凝者三牲用菽菽煎菜也漢律會和用醢畜
家物自相和也○舊獸用梅亦野物鴉羹雞羹鴛羹之
說用醢和牲也○舊獸用梅亦野物鴉羹雞羹鴛羹之
蓼醢謂切雜之也鴛在羹下蒸之不羹也○疏云釋
鳥云鴛鴦母皇氏用賀氏之說鴛鴦蝠其義未聞

禮記箋

內則

九

鯢烝雛燒雉蕪蘇桂之屬也燒煙於火中也自
也○思按疏云雛鳥之小者也鴛雉皆絕句雉在烝燒
之下或烝之燒之羹之無定用故直云雉也蕪無蕪總
言鮓鱖三者皆調和不食雛醢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
之以香草無用蓼也
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醢去醜
者乙魚體中害人者名也今東海鱈魚有骨名乙在日
旁狀如篆乙食之鯁人不可出醜謂醜竅也○陳注云
醜或云頸下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
桃曰膽之粗梨曰攢之皆治擇之名也○思按脫之者
皇氏云作謂動搖也凡取魚搖動之牛夜鳴則盾羊冷
視其鮮饒爾雅作斷之注云削鱗也
毛而鬻羶狗赤股而躁躁鳥曠色而沙鳴鬱豕望視而

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雞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鵠
鴉胖舒鳧翠雞肝鴈腎鵠與鹿胃惡臭也春秋傳曰一
薰一盾冷毛毳毛別於不解者也赤股股裏無毛也
糝色毛變色也沙猶嘶也鬱腐臭也望視視遠也腥當
為星聲之誤也星肉中如米者般臂前脛般然也漏
當為蠅如蠅也臭也舒鴈鵠也鵠與脾也鵠或為鴉
側薄肉也舒鴈鵠也鵠與脾也鵠或為鴉
云腥星見食豕令肉中生小息肉也鵠或為鴉
馬有病漏者黑脊般臂蓋是其病之候又按北山經
求道戒云若引周禮曰馬黑脊而斑臂候又按北山經
者之取飽於鬱肉漏脯救飢又良規篇云飢肉腥細者為
膾大者為軒先軒之所謂切異名也膾者必或曰麋鹿魚
為菹麋為辟雞野豕為軒兔為宛脾切蔥若薤實諸醢

禮記箋

內則

十

以柔之此軒碎雞宛脾皆菹類也醢菜而柔之以醢殺
直軒而肉不切碎雞宛脾而切之軒或為脾宛或為
鬱○釋文云益州人取鹿殺而埋之軒中令臭乃出食
之名鹿瘦是也○疏云此一節明齋菹之異用肉不同
凡大切若全物為菹細切者為齋其性體大者菹之小
碎雞兔為宛脾者是齋也少儀與此同但無魚耳
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庶食食之主也
秩膳謂五十始命未甚老也秩常也○方氏苞曰天子
非秩膳也恐不時需大夫七十而有閣有秩膳也閣以
也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
閣三士於坵一達夾室大夫言於閣與天子同處天子
二五倍諸侯也五者三牲之肉及魚腊

也○方氏苞曰疏以闕為庖廚所度為三牲魚腊非也
君子遠庖廚未聞置正室之序外也蓋非朝夕常膳乃
果疏餽餽脯醢之屬備不時之需
耳注言達夾室以最遠故云達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
人脩而兼用之凡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
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以如之九十者
使人受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
飲食不違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
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紵衾冒死而后制五十始衰六
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

禮記箋 內則

十二

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
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
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
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
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凡自七十以上唯衰
麻為喪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
者其家不從政瞽亦如之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有虞
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
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

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
老殷人時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記王制有此○齊召南曰按王制作於漢文帝時在記
中諸篇最為後出則此一段係內則本文而王制引之
也疏特以禮記篇第
王制在前故云耳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
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
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
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賤也

禮記箋 內則

十三

凡養老五帝憲憲法也養之為法其德行三王有乞言有讀為又又
行也可施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
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惇厚史
也微其禮者依違言之求
而不切也○愚按微略也
涇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涇熬涇沃也熬亦
涇熬煎醢陸稻別於水稻也涇母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
涇母母讀曰模模象炮取豚若將封之劓之實棗於其
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
以摩之去其醜為稻粉糝溲之以為醢以付豚煎諸膏

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鄭脯於其中使其湯母滅鼎

三日三夜母絕火而后調之以醢醢炮者以塗燒之為名也

與滷也到博異語也謹當為塗聲之誤也塗塗塗有

也謂之脯者既去則解析其肉使薄如為脯然唯豚

也○愚按付傳也付豚即付牂亦然擣珍取牛羊麋鹿

膚之肉必豚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執出之

去其鼓柔其肉豚脊側肉也捶擣之也餌筋臄也漬取

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

之以醢若醢醢此同但薄切之又捶之為異耳為熬

捶之去其鼓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鹽

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膚皆如牛羊欲

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熬於火上

之令其珍其一肝管是也○愚按鹽如鹽諸利之鹽謂引

氣入也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

二肉一合以為餌煎之此周禮也肝管取狗肝一幪之以

其膏濡炙之舉燹其膏不麥舉膏腸間脂取稻米舉極漉

之小切狼膾膏以與稻米為醢狼膾膏臆中膏也以煎

周禮醢食也此醢當從餼○愚按注讀醢為餼但餼雖

雜以狼膾膏其實亦粥之般類也醢讀如字亦通前模

餼粉醢同○釋文云與與展同

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

宮固門閭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閭守中門之禁也

男女不同櫛柳不敢縣於夫之揮櫛不敢藏於夫之篋

笥不敢共溲浴竿謂之櫛夫不在斂枕篋篋席褥器而

藏之不敢藏也○方氏苞曰斂枕篋與篋少事長賤事

貴成如之也咸皆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閒衰老無

至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五十始衰不

也房不復出御矣此御謂侍夜勸息也五日一御諸侯制

也諸侯取九女姪婦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

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將御者齊漱澣慎衣服櫛緹

也天子十五日乃一御其往如朝也角衍字也拂髦或

笄總角拂髦衿纓綦履為糝髦也○愚按拂髦二字亦

衍觀篇首可見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人貴賤不妻不在

妾御莫敢當夕御日也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側室謂夾之室次燕寢夫使

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

于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作有夫齊則不入側室之

門若始時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悅於門右表

也女也孤者示有事於武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始有事

也也悅事人之佩巾也

禮記箋 內則

古

謂抱之而使鄉前也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也接讀為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

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

地四方詩之言承也桑弧蓬矢本太古也天地四方謂

以手承下而保受乃負之保代士也宰醴負子賜之束帛

禮當為禮聲之誤也禮以一獻之卜士之妻大夫之妾

使食子也食士不使君妾適妾有敵義不相褻以勞辱事

妻食子也食士不使君妾適妾有敵義不相褻以勞辱事

夫人在避為慈母之嫌也適

禮記箋

內則

五

凡接子擇日必皆選其吉焉家子則大牢也天子世子

子通於下也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

牢皆謂其非豕子則皆降一等子謂豕子之弟及眾妾之

庶人猶特豚也特豚

異為孺子室於宮中以特掃一處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

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

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此人君養子之禮也諸母

子師教示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可者御之屬也

也疏引喪服小功章謂此他人無事不往為兒精氣微

三母獨諸侯不服之非也他人無事不往為兒精氣微

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為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所

父貴人則為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貴人大夫以男

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朔食天子大夫特豕士特豚也夫

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

而人門者入側室之門也大夫以下見子就側室見妾

見妾不得有其室而統於妻故見子於妻之燕寢夫及

女君臨

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祇見孺子也某妻姓若言姜氏

也祇敬也或作振

禮記箋

內則

五

○陳注云時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

欽敬也帥循也言教之敬使有循也執右妻對曰記有

成遂左還授師使記識也識夫之言子師辯告諸婦諸

母名後命諸母若名成於尊○方氏苞曰注迂晦難通

親同居在都宮內者諸母則或妻遂適寢復夫之

異居故告先近而後及遠耳妻遂適寢復夫之

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謂

屬吏也春秋書桓六年宰告閭史閭史書為二其一藏諸

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

四閭為族族百家也閭胥中士一人五黨為州州二千

夫入食如養禮夫入已見子入室也其與妻食如婦始饋舅姑之禮也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

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見子升自西階則人君

妾子就側室凡子生皆就側室諸侯夫人朝於君次而

祿衣也○愚按卿大夫見適子既有父執右手咳而名

之及告戒之辭故此略之從同也又下文見適子當

子云禮帥初無辭知此有辭也方氏苞以爲命世子當

無辭則適子庶子不得有辭似未安

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此

子謂世子弟也庶子妾子也外寢君燕寢也無辭辭謂

欽有帥記有成也○方氏苞曰君之燕寢對夫人正寢

稱外非對側室稱外也觀此則世子見於路寢明矣蓋

國君尊以子見而就夫人之內寢於義未安故世子以

於外寢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終使不以隱疾諱衣中之疾

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尊世子也其先世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

澣夙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

餽遂入御內寢適妻寢也禮謂已見子夫食而使獨餽

之既見子可以御此謂大夫

士之妾也凡妾稱夫曰君

禮記箋

內則

七

傅姆之屬也人君尊雖妾不抱子有賜於君有恩惠也

有司臣有事者也魯桓公名子問於申繻也○愚按庶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

父之禮無以異也夫雖碎之至問妻及見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見子於

於尊也父在則無辭有適子者無適孫與見庶子同也

父卒而有適孫則有辭與見冢子同父雖卒而庶孫猶

無辭也○愚按春秋傳云王父命子此是也方氏苞謂

孫名不主於祖蓋非也無辭者尊祖而遠之又辭者夫

婦適孫亦當無辭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劬勞也士妻大夫之

妾食國君之子三年

出歸其家君禮記箋內則

有以勞賜之大夫之子有食母選於傳御之中喪服所

謂乳母也○愚按獨言

章君子爲庶母慈己者引此內則三母恐未然士之妻

自養其子賤不敢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旬當爲均聲之誤也

子均而見者以生先後見之既見乃食亦辟人君也易

說卦坤爲均今亦或作旬也○愚按旬徧也亦均之義

不必讀爲均也應氏鏞又以旬爲十日每旬而一見之

禮記箋

內則

六

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天子諸侯尊別世子雖

食急正緩庶之義也○愚按注以此爲天子諸侯之禮

蓋以上文適子庶子在世子一條下耳然此既云冢子

均適不必易旬爲均也

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

均適不必易旬爲均也

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

均適不必易旬爲均也

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

均適不必易旬爲均也

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

均適不必易旬爲均也

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

均適不必易旬爲均也

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

均適不必易旬爲均也

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

均適不必易旬爲均也

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

均適不必易旬爲均也

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

豕子上下通稱則此禮當亦通大夫士也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然也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章女用緡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詩云垂帶如厲紀子帛名裂緡字雖今異意實同也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東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其

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以

九年教之數日朔望與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

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外傳

先師不用帛為襦袴為大溫傷陰氣也禮帥初遵習

禮記箋

內則

五

習信謂應對之言也○方氏苞曰不帛襦袴非為大溫

出就外傳則宜示以素樸也禮帥初謂帥循古先相承

寢禮帥初亦然○陳注云簡者簡要前記見於外十有三

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武之次也成童十

五以上○朱子曰酌即勺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

也○齊召南曰象即大武武備者也內

帛舞大夏停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武備者也內

而不出謂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

志無常在志所好也孫順也順於友視其所志也至此學

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也方猶常

事也○方氏苞曰方與義以方外同義必遇物而方之

然後不踰矩也方物而出謀乃無過計方物而發慮乃

無邪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一官七十致事致其事

告凡男拜尙左手左

女子十年不出恆居內也姆教婉婉聽從婉謂言語也媚之

也○恩按注分言貌意蓋以此上下備四德耳恐未然司馬溫公曰柔順貌是也執麻晝治絲

繭織紵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紵觀於祭祀納酒漿邊

豆菹醢禮相助奠當及女十有五年而笄謂應年許嫁

笄而字之其木許嫁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故謂父

聘則為妻聘問也妻之言齊也以奔則為妾也妾之問彼有

於君子也奔或為街凡女拜尙右手右陰

禮記箋

內則

三

Table with multiple empty columns and rows, likely a placeholder for a grid or diagram.

禮記箋

玉藻第十三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祭先王之服也天子以五采藻為旒旒十有二前後邃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天子齊肩延冕上覆也玄表纁裏龍卷畫龍於衣字或作袞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端當為冕字之誤及下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南門皆謂國門也天子廟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非也五氏苞曰注謂特牲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非也五氏苞曰注謂特牲告其

禮記箋

玉藻

一

當在四郊不聞又設主於明堂也且既告朔朝饗於太廟而又迎文之主於明堂不可也○愚按據孔疏文王武王之主皆在明堂故得以配帝方苞似未會其意然文武之主豈得在明堂疏說非也○方氏苞未會其謂反宿路寢又謂還處路寢終月非也諸侯視朝退適路寢聽政適小寢釋服天子禮宜同其處路寢門中特聽政時耳居食與宿仍在燕寢也周禮宮人掌王之六寢注路寢一以治事小寢五以休息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餽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半○餽食朝之餘也奏樂也五飲上水漿酒醴醕水其次之○卒食玄端而居○天子服玄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其書春秋尚御警幾聲之上下警樂人也察其哀樂○愚按察樂聲高下以知政年不順成則天治得失魏文侯曰宮聲不比乎左高年不順成則天

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自貶也

諸侯玄端以祭祭先君也端亦當為冕字之誤也禫冕以朝朝天子也禫冕公衮皮弁以聽朔於大廟天子下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朝服冠玄端素裳也此內朝路朝朝辨色始入也辨猶正也別也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小寢也釋服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敬養身也三俎豕魚夕深衣祭牢肉祭牢肉異於始殺也天子言日中諸相挾○愚按日中餽非不祭也與夕祭朔月少牢五俎半肉皆別用牲餘體非以食餘進也

禮記箋

玉藻

二

四簋五俎加羊與其腸胃也朔月四子卯稷食菜羹日也夫人與君同庖殺不特也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謂祭祀之屬○愚按此君還謂諸侯也大夫其臣也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踐當為翦聲之誤也翦猶殺也○愚按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為旱變也此謂建子之月不雨盡建能成災至其秋秀實之時而無雨則書旱明災成也則書喜祀有益也雩而不得則書旱明災成也年不順成君衣布摺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皆為凶年變也君衣布者謂若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是

也摺本去斑茶佩士笏也士以竹為笏飾本以象關梁
不租此周禮也殷則關但譏而不征列之言遮列也雖
不賦猶為之禁不得非時取也造謂作新也○方氏苞
日周官關梁無所為租稅記者妄也○愚按列不必為
遮列而布也○愚按射之屬所當用者

卜人定龜○謂靈射之屬所當用者
史定墨視兆君定體
視兆所得也○愚按射之屬所當用者

君羔幣虎植辟覆也此君齊車之飾○愚按答亦作輪幣
大夫齊車鹿幣豹植朝車士齊車鹿幣豹植

君子之居恆當戶明寢恆東首氣也若有疾風迅雷甚

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敬天之怒日五盥沐稷而

饋梁櫛用櫛櫛髮晞用象櫛進襪進羞工乃升歌晞乾

頭字當作禩音福也更言進羞明為羞邊豆之實○
進食飲而加樂以自輔助致福祥也更浴用二巾上

衣布晞身乃履進飲盈氣也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

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所以對君者將以告君者也對
者也書之於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輝如也

禮記箋 玉藻 三

登車則有尤矣私朝也指其大夫家之

天子摺珽方正於天下也此亦笏也謂之珽珽之言珽

諸侯茶前誦後直讓於天子也茶讀為舒遲之舒舒懼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引卻也黨鄉

禮記箋 玉藻 四

飲而俟俟君食而後食也君將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

食然後食飯飲而俟宰存也飯飲利將食也○愚按有

然後唯所欲君命之羞羞近者味也命之品嘗之

君未覆手不敢食覆手以循明已君既食又

飯食蓋不敢先君飽○愚按既飯食者三飯也如是可也

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出授從者使餽之不取虛君惠也○方氏苞曰飯與醬

又不敢使公士食己之餘也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也唯水漿不祭若祭為已

僚卑水漿非盛饌也已猶大也祭之為夫有所畏迫臣於君則祭之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

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不取先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

而色洒如也洒如肅敬貌二爵而言言斯言言和敬貌

禮已三爵而油油油同酒說敬貌○愚按注讀言言與

注云語必以禮也三爵而油注云悅敬貌無已及下油

禮記箋 玉藻 五

字也以上皆釋文以退敬飲過三爵則退則坐取履隱

辟而后履坐左納右坐右納左也○愚按辟與辭同就

履跪而舉之屏於側也凡尊必上玄酒古也唯君面

尊左玄酒鄉也燕禮曰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唯饗

野人皆酒飲賤者不備禮○方氏苞曰蠟非上饗之也

大夫側尊用柶士側尊用禁柶斯禁也無足有似於柶

尊鼻嚮君燕臣子得專恩惠也其兩君相見則尊鼻於

兩楹間賓主夾之也側謂旁側在賓主兩楹之旁側夾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時本大王古耳非

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纓纓諸侯之冠也

皆始冠之冠也玄冠委貌也諸侯纓布玄冠丹組纓諸

侯之齊冠也玄冠基組纓士之齊冠也言齊時所服也

異編冠玄武子姓之冠也謂父有喪服子為之純吉

編冠素紕既祥之冠也紕緣邊也紕讀如埤益之埤既

素編麻衣傳曰大祥

垂綬五寸惰游之士也惰游罷民也亦編冠素紕凶玄

冠編武不齒之服也所放不居冠屬武冠於武少威儀

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綬燕無事五十不散送散送喪始

禮記箋 玉藻 六

衰不親沒不髦去為子大帛不綬帛當為白聲之誤也

綬去飾玄冠紫綬自魯桓公始也蓋魯宋王者之後服

朝玄端夕深衣深衣三祛謂大夫士也三祛者謂要中

尺四寸三之縫齊倍要尺四寸縫或為倍要中齊丈四

氏苞曰縫當從達儒行達掖之衣楚辭後嗣達長

皆大也若以縫為義則凡齊倍要足矣於文為贅祿當

旁祿謂裳幅所交裂也凡祿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

合前後上下相變○方氏苞曰謂裳祿也衣則無不當

與裳連則袂袂可以回肘寸二尺二長中繼揜尺其為長

說笏入大廟說笏非禮也言凡吉事無所說笏也大小
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事也悲哀哭踊之時不在於記

也既指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指笏也盥為必執
於朝弗再盥疏義甚明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

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畢盡笏度二尺
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殺猶杆也天子

侯不終葵首大夫士又杆其下首廣二寸半
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

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而素帶終辟謂諸侯也諸侯不
禮記箋 玉藻 九

下天子也大夫亦如之率練也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練
積如今作幘頭為之也辟讀如禪冕之禪禪謂以繪采
飾其側人君充之大夫禪其紐及末士禪其末而已居
士道藝處士也此自而素帶亂脫在是耳宜承朱裏終

鞞君朱大夫素士爵章此玄端服之鞞也鞞之言蔽也
子諸侯玄端朱裳大夫素裳唯士圓殺直目鞞天子直

玄裳黃裳雜裳也皮弁服皆素鞞圓殺直目鞞天子直
無罔殺公侯前後方也殺四角使去上下各五寸大夫前

方後挫角圓其上角變於君也鞞士前後正同不嫌也
正直方之間語也天子之鞞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
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

之肩與革帶廣同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
華士緇辟二寸再練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雜猶飾也

也君禪帶上以朱下以綠終之大夫禪垂外以玄內以
華華黃色也士禪垂之以下外內皆以緇是謂緇帶大夫

以上以素皆廣四寸士以練廣二寸再練之凡帶有司
之帶也亦練之如士帶矣無箴功則不禪之士雖練帶

禪亦用箴功凡帶下士也此又亂脫在是宜承紳
釋結三齊○陳注云凡帶當率練之處箴線細密不見

也○愚按此說近是一命緇鞞幽衡再命赤鞞幽衡三
命赤鞞慈衡此玄冕弁服之鞞祭服異其名耳鞞

佩玉之衡也幽讀為鞞也緇赤黃之間色所謂鞞也
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其

大夫一命其士不命○愚按鞞亦或通名詩云服其
命服朱芾斯皇則非祭服也幽讀如字亦通詩云臨桑

禮記箋 玉藻 十
有阿其葉有幽郊特牲云齊之元天子素帶朱裏終辟

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
王后禕衣夫人揄狄禕讀如鞞揄讀如搖鞞皆翟

因以為名也後世作字異耳夫人三夫人亦禕衣三寸長齊于
亦侯伯之夫人也王者之後夫人亦禕衣三寸長齊于
紳居二焉紳鞞結三齊三寸謂約帶紐組之廣也長齊

君命屈狄再命禕衣一命襜衣士祿衣

君女君也屈周

禮作闕謂刻繒

也禕當為鞠字之誤也禮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

命其妻以衣服所謂夫尊於朝妻榮於室也子男之分

再命而妻鞠衣則鞠衣禮也公之臣孤為上卿大夫皆分

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也公之臣孤為上卿大夫皆分

士次之侯伯子男之臣禮為上大夫次之士大夫皆分

作稅○愚按君命未詳注說亦未安方氏苞疑惟子男

之妻五命然後得受命於王自四命以下其妻皆有司

等其爵命亦唯世婦命於奠爾其他則皆從男子奠猶

未知其爵命亦唯世婦命於奠爾其他則皆從男子奠猶

凡世婦以下蠶事畢獻繭乃命之以其服天子之

人九嬪及諸侯之夫人夫在其位則妻得服其服矣自

日命屈狄至此亦亂脫在是宜承夫夫人揄狄○方氏苞

夫爵而有司等其班次可知矣外命婦然則內官自世婦以

下亦有司等其班次可知矣外命婦然則內官自世婦以

天子自魯昭公始蓋謂達其姓氏於王而內史賜以册

之夫人不得親受命於王明矣而記曰夫人之不命於

命天子自魯昭公始蓋謂達其姓氏於王而內史賜以册

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頤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

以及袷聽鄉任左也○陳注云雷屋簷也聽任左向君

也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節所以明信召

臣急則持二緩則持一周禮曰鎮圭在官不俟履在外

以微守其餘未聞也今漢使者擁節在官不俟履在外

不俟車者官謂朝廷治事處也

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禮不敵始來拜則士辟也

送不答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拜則走夫卿大夫出

拜故也

迎答拜亦辟也

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諡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

士字大夫君所大夫存亦名

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公諱若言諸所凡祭不諱廟

中不諱謂視嘏之辭中有先君之名者教學臨文不諱

為或末也凡祭祭羣神廟中上不諱下

古之君子必佩玉比德焉君子已上右徵角左宮羽

右事也民也可以勞宮趨以采齊路門外之趨齊當為楚

羽在左君也物也宜逸趨以采齊路門外之趨齊當為楚

齊之行以肆夏樂登節之周還中規反行也折還中矩行

也宜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指之謂小儂

後也謂小儂見於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

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式自由也君在不佩玉

左結佩右設佩謂世子也出所處而君在焉則結佩

若於事有未能也結居則設佩謂所處而君在焉則結佩

者結其綬不使鳴焉居則設佩謂所處而君在焉則結佩

君亦結左○愚按朝謂味爽而朝也知此皆謂世子者

臣在朝不結佩曲禮佩垂佩委是也世子如此即知凡

為子者親在不佩玉矣左結佩注齊則結佩而爵韉

云若於事有未能也結居則設佩謂所處而君在焉則結佩

○愚按爵淺赤色也熊氏皇氏並謂諸侯以下皆以玄

端齊而以爵韉素韉也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喪

以其齊故不用朱韉素韉也

於哀去飾也凡謂天子以至士○愚按帶即韠肩革帶也佩玉有衝牙居中央以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故謂喪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璫玟而縕組綬玉有山玄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也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純當為縕古文縕字或作絲旁才綦文雜色也縕赤黃

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謙不比德亦不事也象有窮

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

禮記箋 玉藻

十三

童子未冠之稱也冠禮日將冠者采衣紒也肆東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肆讀為肆肆餘也餘東約組之餘組也勤謂執氏苞日肆者紒之事也此亦亂脫在是宜承無箴功○方之玉佩也蓋惟佩玉不利於勤者之紳束者組綬所束及紳約之垂者童子不裘不帛不履約無總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皆為幼

禮也雖不服總猶免深衣無麻往給事也裘帛溫傷壯氣也約履頭飾也

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也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祭者盛主人之饌也客食主人辭以疏也疏者美主人之食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敬主人也徹奠於序端一室之人非賓

客一人徹同事合居者也賓壹食之人一人徹壹猶聚皆推少者一人徹也○舊說二者凡燕食婦人不徹婦人質不備也○按方氏

食棗桃李弗致于核核也瓜祭上環食中弃所操上環頭

果食者後君子陰陽所成火孰者先君子備火齊有慶

非君賜不賀唯君賜為榮也○愚有憂者此下絕亡勤

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此補

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食以其待已及

禮記箋 玉藻

十四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敬君惠也○朱子君未命弗敢即乘服也謂卿大夫受賜於天子者歸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致首於地據掌以酒肉之賜弗再拜輕也受重賜者拜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慎於

凡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敬膳於君

有董桃芻於大夫去芻於士去董皆造於膳宰膳美食

芻辟凶邪也大夫用董桃士桃而已董薑及辛菜也芻芻

郭璞云芻烏藍大夫不親拜為君之答己也不致變動

也取其苗為帶

獻與拜賜

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答拜小臣受大夫之拜復以入便辟也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於其室是所謂再拜也敵者不在拜於其室謂賜時不見也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也此謂獻辭則不復往也君將適他臣若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是其類也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親來賀已不敢變動尊也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於尊禮不盛服不充禮盛者服充大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謂祭天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乘玉路或曰乘兵車不式

禮記箋 玉藻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至敬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方為其不信已所處也復親齊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言非至孝也齊反也親齊色容不能正履○愚按齊瘦病也親以憂念其文王色容顛領此亦孝子之疏脫於禮節也孔子曰父致色容顛領此亦孝子之疏脫於禮節也親老言之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孝子見親之器也圈木所為謂厄匱之屬

君入門介拂闕大夫中棖與闕之間士介拂棖此謂兩也棖門楔也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闕大夫介士介廡行於後示不相浴也君若迎聘客擯者亦然○愚按介既

如是擯賓入不中門不履闕闕者所從也此謂聘客亦同也左右各有中所謂闕也闕者所從也此謂聘客亦同也公事自闕西聘享私事自闕東面

君與尸行接武尊者尚徐蹈半迹○方氏苞曰主人無亦至尊故在廟之接武同大夫繼武迹相士中武迹間徐趨皆用是○愚按此徐趨之節也皆如與尸行之節也非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疾趨謂直行也疏數自若也毋移欲其直且正欲或為數○愚按此疾趨之節也發揚也手足雖揚舉而不變○愚按此疾趨之節也是也類闕豚行不舉足齊如流不舉足曳踵則衣之齊如

禮記箋 玉藻

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愚按此又言徐趨之狀圈豚皆讀如字凡豚用半圈之則回旋其中行速而如流故謂席上亦然尊處亦端行頤齶如矢弁行刻刻起履此疾趨也端直也頤或為齶也○愚按此又注一說端謂元端素端弁謂爵執龜玉舉前曳踵如也狀如執趨之事○愚按此又言徐趨之凡行容惕惕惕惕者非專言此事也廟中齊齊恭整齊也詩云既齊既稷朝廷濟濟翔翔貌也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邀謙整貌也邀猶蹙蹙也足容重舉

禮記箋 玉藻

也選手容恭正也且目容端不視也口容止不妄聲容靜不噉也
頭容直顧也氣容肅息也立容德如子也儼然有德
象之氣色容莊戰色如坐如尸尸居神位燕居告溫溫告謂
也詩云溫溫恭人○陳注所謂居不容寬柔以教也

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如觀其在也
喪容纍纍貌也色容顛顛憂思也視容瞿瞿梅梅也○方
氏苞曰莊子知北遊篇媒媒晦晦寐寐之貌言容爾爾
也蓋周時方言有此而傳寫或作梅或作媒

戎容暨暨貌也言容諸諸教令也色容厲肅義形也視容清
微聲也

明察於立容辨卑母調為辨讀為貶自貶卑謂磨折也謂
以下不屬戎容辨讀如字立容辨三字句絕謂立頭頸
必中頭容山立動也時行威儀也詩盛氣顛實揚
休頭讀為闌揚讀為陽聲之誤也盛身中之氣使之闌
中則休美發玉色色如玉也○方苞曰盛氣填實於
場於外也

禮記箋 玉藻 七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謙自別於人而已○愚按自稱
之辭曲禮所云擯伯曰天子之力臣命分陝者諸侯之
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其
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邊邑謂
九州之

外大夫擯者曰寡君
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

寡大夫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擯者之辭主謂見
君曰外臣某公子曰臣孳孳當為斝士曰傳遽之臣於

大夫曰外私士臣使謂以大夫者曰私人大夫私事使私人
擯則稱名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之類

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
為賓也謂聘也大夫聘使上大夫小聘使下大夫公士為

夫私事字絕句使字連下讀謂大夫在本國有私家
之事則使家臣為擯而稱名如云常之母有魚菽之祭

禮記箋 玉藻 六

是也若鄰國之賓來本國卿大夫為君致郊饋食之
禮則使公臣為擯而不稱名公事尊也凡主者曰擯賓
者曰介此二節若如舊說即當稱介而經云擯失其理
矣大夫有所往二句方及出使之事賓讀如字凡正與
介皆賓也

禮記箋

明堂位第十四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禮儀朝諸侯也以明堂之

廟辟王也○愚按記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天子周公

者妄也注又成之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天子周公

背也斧依為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周公於前三公中

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

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

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

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

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

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朝之

於此周公權用之也朝位之上上近主位尊也九采九

州之牧典貢職者也正門謂之應門二伯帥諸侯而入

牧居外而糾察之也四塞謂夷服鎮服蕃服在四方為

蔽塞者新君即位則乃朝周禮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

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

服六歲一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愚按九牧

似不應在四裔外方氏苞謂四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

卑也朝於此所以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以人肉為薦是以周

禮記箋 明堂位

一

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

下大服踐猶履也頒讀為班度謂丈尺高卑七年致政

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致政以王事歸

事功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曲阜

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

中兵車也兵車千乘成國之賦也詩魯頌曰王謂叔父

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

又曰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

子之禮樂同之於周尊之也魯公謂伯禽○愚按謂成

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孔子不云成王命也据竹書魯

惠公請禘於周平王使史角諭止之此言近得其實

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

祀帝于郊配以稷天子之禮也孟春建子之月魯之

之祭天車也孤旌旗所以張幅也其衣曰鞞天子之

旌旗畫日月帝謂蒼帝靈威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

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篋爵用

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炭升歌清廟下管象

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味東夷

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

禮記箋 明堂位

二

以沙羽為畫飾象骨飾之鬱也黃舞也灌酌鬱
尊以獻也瓊形如樂容五升以大夫為柄是謂圭瓊
籩也籩以竹為之刻飾其直也爵也散角皆以璧飾
其口也因爵之形為之也爵也散角皆以璧飾
頌武也自管播之朱干赤盾也武也冕冠也象謂周
公也周禮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也武也冕冠也象謂周
舞也周禮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也武也冕冠也象謂周
大也○愚按沙羽字亦作莎鄭志以沙鳳皇也飾其直
釋文云直柄也下管象嚴氏云象周頌維清是也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
夫人薦豆籩俎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
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副首飾也今之步搖是也詩
后之諸侯夫人則自揄翟而下贊佐也命婦於內則世
服之諸侯夫人則自揄翟而下贊佐也命婦於內則世

禮記箋 明堂位

三

是故夏禘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
不言春祠魯在東方王東巡守以春或闕之省讀為獮
獨秋田名也春田祭社秋田祀祊大蜡歲十二月索鬼
神而祭之○陳注秋首省也
必視年之上下以為蜡之豐齋

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言廟及
子之制也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
三門與皋之言高也詩云乃立皋門有仇乃立應
門應門將之○戴震曰天子諸侯皆三朝則天
子諸侯皆三門朝與門無虛設也詳具本朝則天
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必以木鐸警眾

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

辨天子之廟飾也山節刻楹盧為山也藻梲畫侏儒柱
材也利利摩也鄉闕謂夾戶窗也每室入窗為四達
反坫反坫之也出尊當尊南也唯兩君為好既獻反
爵於其上禮君受于兩楹之間焉屏高也康讀為亢龍之
兀又為高坫所受主奠於上焉屏謂之樹今梓思也
刻之為雲氣盤獸如今關上為之矣○方氏苞曰凡爵
與於席上有坫則隆然高出故曰出尊○陳注康安也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綬殷之大白周之大赤四者旌
旗之屬

禮記箋 明堂位

四

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夏后
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駢剛順正色也白馬黑鬣曰駢
赤也○疏云三代俱以鬣為所尚也蕃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

周尊也著地無足

爵夏后以琖殷以斝周以爵學畫禾稼也詩
日洗爵奠畢

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罍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

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夷讀為彝周禮春祠夏禴禘

罍其頭蒲合蒲如鳥頭也疏通

土鼓黃梓葦籥伊耆氏之樂也黃當為由聲之誤也籥

子有姓伊耆氏者今有姓伊耆氏者

拊搏玉磬措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拊

樂者也四代虞夏殷周也○愚按拊搏手彈弄也措擊

即夏擊也此文當云措擊耳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此二廟象周

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也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

足道也何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類

宮周學也庠序亦學也庠之言詳也於以考禮詳事也

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於此祭之類之言班也於以班

也

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崇貫封父皆國名

國遷其重器以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文王伐崇古者伐

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越國名也棘戟也春

禮記箋 明堂位 五

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足謂四足也楹謂之柱

虞也殷頌曰植我鼓垂之和鐘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

鼓周頌曰應縣鼓垂之和鐘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

次序其聲縣也笙簧中簧也世本亦作日垂作鐘無

謂之鐘磬以立辨故謂之離磬皇氏云無句叔之別

夏后氏之龍龔虞殷之崇牙周之壁龔龔龔所以縣鐘

之業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為重牙以掛縣絃也周又畫

角上飾彌多也周頌曰設業設虞崇牙樹羽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連殷之六瑚周之八簋皆

禮記箋 明堂位 六

俎有虞氏以梳夏后氏以炭殷以楨周以房俎梳斷木

而巳炭之言燧也謂中足為橫距之象周禮謂之距

似之言根也謂曲撓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

日遊豆大房

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楬無異物之飾也獻疏

楬○愚按楬通作挖淮南子齊俗訓

有虞氏服靴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載冕服之鞞也舜

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

取其明也龍取其變化也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

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氣主盛也○方氏慤曰三

夏后氏尙明水殷尙醴周尙酒此皆其時之用耳言尙非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其屬各六鄉

十則周三百六十官也此云三百者記時冬官亡矣昏

凡百二十蓋謂夏時也以夏周推前後之差有虞氏官

宜六十夏后氏宜百二十殷宜二百四十不得如此記

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翬綏亦

其綏也夏綢其杠以練為之旒殷又刻繒為重牙以飾

禮記箋 明堂位 七

及翬皆喪葬之飾周禮大喪葬中車執蓋從車持旌

僕持翬旌從遣車翬夾柩路左右前後天子八翬皆戴

璧垂羽諸侯六翬皆戴圭大夫四翬士二翬皆戴綏孔

子之喪公西赤為志亦用此焉爾雅說旌旗曰素錦綢

杠纁白纁素升龍於纁練旒九

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

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

下以為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王禮天子之禮

取也此蓋盛周公之德耳春秋時魯三君弑又士之有

誅由莊公始婦人髮而弔始於臺駘云君弑未嘗相弑

禮俗未嘗相變亦近誣矣資或為飲○愚按戴氏所傳

彼多疑之者然考逸周書有明堂解此記篇首一段錄

以前但見春秋經而未觀三傳故云然耳此篇非漢儒

書明矣而方氏苞斥為劉歆偽撰恐或未審耳○逸周

書作四塞九口之國世告至者應門

之外北面東上與此記異逸書近是

禮記箋 明堂位

八

禮記箋

喪服小記第十五

斬衰括髮以麻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 也為母又哭而免... 拜賓竟布免以踊母所獨也... 後即堂下位哭踊時也... 制一恐未然又謂麻亦布也... 二寸似不足以為括髮... 古者為父母服有輕重... 辨以終喪質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 婦人辨男子免而婦人髻其義為男子則免為婦人則... 髻別男女也... 髻露紛也亦有二焉男免既布則女髻亦布也其斬

禮記箋 喪服小記

一

衰則皆以麻

苴杖竹也削杖桐也

○陳注云竹杖圓象天削杖方象地父母之別也... 齊召南曰疏文

亦未嘗不圓也

祖父卒而后為祖母後者三年

○祖父母在則其服如父在... 孫承重者也為祖母三年則為祖父三年... 武日知錄六卷云宋孝宗崩先宗不能執喪... 已服期年喪欲大祥畢更服兩月... 為祖期已過期矣議者欲更持禫兩月... 若曰嫡孫承重則太上聖躬亦已康復... 十七月之重服而陛下又行之是喪有二... 臺諫給舍集議時朱熹歸論上議以絃言為非... 以折之後讀禮記正義喪服小記為祖後者條因自識

於本議之末其略云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 祖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傳云父沒而為祖... 然而不見木經未詳何據但小記云祖卒而... 母後者三年可以傍照至為祖後者條下疏... 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 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職禮之問而... 繼以商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職禮之問... 文字可檢又無朋友而承國於祖之職禮之... 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自證驗且以禮... 意答之不講其言不安歸來禮收始見此說... 學之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斷決不... 占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

為父母長子稽顙不敢不盡禮

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 頌尊大夫不敢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 頌以輕待之

禮記箋 喪服小記

二

母

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 謂為無主後者為主也... 外成○恩按婦主

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 所傳重之祭祀

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 親以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禘大祭也始祭天

則以祖配之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為祭天以所自出為感生帝非也... 所自出之帝祀於始祖廟而立四廟... 以始祖配之朱子從之是也

南曰按此文即韋元成所據以為天子五廟之證而康
成祖述其說也但此文似有錯簡以禮不立而庶子立
後可說庶子亦如之其祭天立廟亦如世子之立也
支繼大統者侯有兄弟祭之曰廟亦如世子之立也
別子為祖謂諸侯之庶子為後世為始親也繼別為宗
別子之謂諸侯之庶子為後世為始親也繼別為宗
為宗所謂百世不遷之宗繼禰者為小宗別子為其昆
弟為宗也謂百世不遷之宗繼禰者為小宗別子為其昆
宗也以其將遷也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小
宗也繼禰者為小宗別子為其昆
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宗者祖禰之正
外祖遷無服自不得以無服之宗四從族人各以
服近者為之宗而已○方氏苞曰古之宗法所以收族

禮記箋 喪服小記

三

乃為生者而設非使各
領其族以祀先祠也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明其
以適也○得立祖廟者凡正體在平上者謂下庶子俱
為庶也○愚按宗子庶子俱為適士則祖廟固立於宗
子家而庶子不得私祭庶子為大夫宗子為士庶人
其得立廟雖由庶子亦必立於
宗子之家而使宗子主祭也
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尊先祖之正體不
相禰則長子不必五世○愚按馬融注喪服云五世之
適父乃為之斬如鄭說不必五世則父適二世承重得
為長子三年也若但繼
禰不繼祖猶不得耳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耐食不祭殤
庶也祭無後者祖之庶也此二者當從祖耐食而己
不祭祖無所食之也共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焉祖庶

之嫡則自祭之凡所祭殤者唯適子耳無後者謂昆弟
諸父也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為禰祭之○愚按此庶子
非父祖之庶也言祖無後者當於曾祖之廟祭之庶
疏云言祖無後者當於曾祖之廟祭之庶亦不得祭諸
無後者言祖無後者當於曾祖之廟祭之庶亦不得祭諸
之廟言祖無後者當於曾祖之廟祭之庶亦不得祭諸
自祭之也○愚按此庶子之廟祭之庶亦不得祭諸
百上祭之也○愚按此庶子之廟祭之庶亦不得祭諸
子為大夫有祖禰二廟而祭之庶亦不得祭諸
耐食之禮宜於立禰祭之庶亦不得祭諸
次主設之禮宜於立禰祭之庶亦不得祭諸
奠祝一設之禮宜於立禰祭之庶亦不得祭諸
尸末祝一設之禮宜於立禰祭之庶亦不得祭諸
之日則無服及此祭
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謂宗子庶子俱為下士得立
解庶所以不祭禰也雖庶人亦然○疏云

禮記箋 喪服小記

四

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言服之所
疏云親親謂父母也尊尊謂祖及曾高長謂兄及旁
親男女謂父母夫婦及姑姊妹之屬○皇氏以此節為
結上非
論喪服
從服者所從亡則已母昆弟從母也屬從者所從雖
沒也服謂若自為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為女君之子服
妾為女君之黨得與女君同而俱出女君猶為子
期妾於義絕無施服○愚按此亦從服之類○疏謂徒
從四屬從三鄭
略舉一隅耳
禮不王不禘禘謂祭天○陳注此句合在王者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為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
天子

虞杖不入於室耐杖不升於堂哀益衰敬彌多

為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為君母之黨服亡則已也

按亦為嫌同於正嫡○方氏苞曰為君母後以

經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經也如要經也○莖上經首經

妻為君之長子與女君同不取以恩輕輕

除喪者先重者謂練男子除乎要易服者易輕者

男子易乎帶婦人易乎首既虞卒

無事不辟廟門也廟神向幽閭哭皆於其次無時哭也

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

禮記箋 喪服小記 七

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此謂殷禮也殷質不重名

子崩復曰舉天子復諸侯復曰舉某甫復其餘及書

之則周制銘之尺度不復禮賈疏云云檀弓孔疏引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帶經之五寸大俱七寸五分

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帶經之九寸大俱七寸五分

寸之七麻同皆兼服之皆上二事也麻子則經上

下服之麻同自帶其故帶也兼服之文主於麻子也

舊說葛卒哭之變服麻初喪而麻帶人謂葛帶小也

麻故注云帶其故帶也○方氏苞曰兼服之葛謂首仍

重喪之葛要則服輕喪之麻兼服重喪之葛齊衰之

喪輕者包重者特男子則首經不易者以其本同包者重喪

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后卒哭報讀為赴疾之赴謂不及

祭待哀殺也

父母之喪倍先葬者不虞耐待後事其葬服斬衰倍俱

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曾子問曰葬先輕而後

重又曰反葬奠而後葬於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

後輕待後事謂如此也其葬服斬衰者喪之隆哀宜從

其服矣及練祥皆然卒事反服重

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祖不厭孫也大夫為庶

禮記箋 喪服小記 八

者諸侯大夫無時不有朝聘會同之事而在喪則禮不

謂降者不過侯期大夫降在月而已其不飲酒食肉

御內聽樂之實則不廢也知其者文王世子公族有死

罪君素服居外不舉不聽樂如其倫之喪諸侯且然大

夫可知旁居且然子庶昆弟大夫庶子為其可哭泣飲

喪居處思慕猶三年也義甚當而未得所據可以文王

食居處思慕猶三年也義甚當而未得所據可以文王

證之子記大夫不主士之喪以為主○方氏苞曰喪紀以

親也此葬歆所增竄及

為慈母之父母無服能及

夫為人後者其妻為舅姑大功夫之不武隆○齊召南曰

姑者其辭窮也

士耐於大夫則易牲不敢以卑牲祭尊也大夫少牢也

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

禰為同居有主後者為異居錄恩服深淺也見同財則期同居異財故同居今異

居及繼父有子亦為異居則三月未嘗同居則不居及

愚按繼父下疑脫同居二字此解喪服中繼父同居及

不同居之文也必嘗同居下或脫然後為異居五字亦未可知

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變於有親者也門外寢門外○陳注南嚮為主以待

耐葬者不筮宅宅葬地也前人葬既筮之

士大夫不得耐於諸侯耐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其

妻耐於諸祖姑妾耐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耐耐

必以其昭穆於諸侯卑別也既卒哭各就其先君為耐

者兄弟之廟而耐之中猶間也○疏云下言妾母為耐

祭則妾無廟今乃云耐及高祖者當為壇耐之耳○方

氏苞曰耐者告以新主將入此廟也若耐後仍各立廟

於家則此耐者甚無謂若竟奉主入諸祖父之廟則舊主

無可耐以讓新主無故而耐人之祖其人之孫當耐者轉

又曰耐之廟周公制禮豈如此瀆亂不經葬飲偽耐也

廢矣其妾可知○愚按記中此類自可疑諸侯不得耐

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耐於士人莫敢卑其祖也

為母之君母卒則不服母之君母外祖適母也所從亡則已

宗子母在為妻禫宗子之妻尊也○按疏云宗子妻尊母所不厭故特服得禫然則非宗子

禮記箋 喪服小記 九

而母在不得禫矣然疏又云嫌畏宗子尊厭其妻故特

云宗子宗子尚然則其餘適子母在為妻禫可知二說

不同未齊何故

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祖庶母可也謂父命之為

庶子為後此皆子也傳重而已不先命之與適妻使為

母子也緣為慈母後之義父之妾無子者亦可命己庶

子為

為父母妻長子禫自所為禫者也

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孫以其非正春秋傳曰於子祭於

無廟當去壇而止也○方氏苞曰庶子不得立廟故雖

妾母亦適子祭而止也○耐食即從祖耐食之義此記及春

秋傳於子祭於孫止皆主適子適孫而言也

即妾子為父後亦止及其身得耐食於君母

禮記箋 喪服小記 十

丈夫冠而不為殤婦人笄而不為殤言成人也婦人許

同夫為殤後者以其服之言為後者據承之也殤無

服之○願炎武曰此謂大宗之子未及成人而殤取殤

者之兄弟若兄之子以謂大宗也若魯之閔公八歲而殤

如父不以其殤而殺重之節殤所以示長幼之節而殺其

倍為大宗重則長幼之節輕故殤之服而何必言之而

成人此所謂權也若曰服其本服云爾記何必言之而

亦鳥有為殤後者哉○愚按此指天子諸侯鄉大

夫正體傳重者故與尋常之殤不同願說確當

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

則已其餘謂旁親也以麻終月數不葬者喪不變也

箭筓終喪三年持者有除無變

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雖卑卑異於

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經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

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臨事去杖敬也

大祥吉服而筮尸凡變除者必服其吉服以即祭事也

○疏云吉服朝服也大

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妾子父庶子不以杖即

位下適子也位朝夕哭位也○顧炎武曰喪無二主則

不杖矣父為長子不以杖即位又曰夫為妻杖則其子

也杖則其孫不杖矣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

也孫得伸也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可也

仲也○愚按此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君為之主弔臣恩無

庭北面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

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必免者尊人君為之變也未

舊說錫者治其布令滑易也皮弁錫衰弔異國臣也自

弔其臣則素弁環絰錫衰鄭注國君於其臣弁絰他國

之臣皮弁○方氏苞曰前四句以諸侯貫之異

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凶也遂以主其喪謂養

者有親也死則當為之主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

其為主之服如素無喪服

己之喪服入猶來也謂養者無親於死者不得為主其

服者異素無服素為今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

死者當服則皆三日成也

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耐於女君可也女君適祖姑也

妾下女君一等○方氏苞曰此皆衰世懸禮記者所誤

人也存秋傳不耐於姑不稱夫人繼室且無後者侯正祭

廟之禮可知矣其耐於姑謂適祖姑也或耐於女君尚可

既畢而別舉之注女君謂適祖姑也或耐於女君尚可

無文耐於祖姑之意度之謂無妾祖姑也或耐於女君尚可

以明耐於祖姑之必不耳耐於祖姑則嫌於女君尚可

耐矣○愚按朱子家禮載程子曰庶母決不可入祠堂

其子當祠之私室朱子遂謂若嫡母無子而庶母之子

不祀其主亦可入祠堂竊謂如朱子說恐

不免二嫡之嫌不若祠之私室之為得矣

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耐則舅主之婦謂凡適

婦庶婦也

虞卒哭祭婦非舅事也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

耐於祖廟尊者宜主焉

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大夫以為主宗子尊可以攝之

然即曾子問篇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祭於宗

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是也舊說於

通義難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為

主親質不

禮記箋 喪服小記

禮記箋 喪服小記

禮記箋 喪服小記

禮記箋 喪服小記

禮記箋 喪服小記

禮記箋 喪服小記

禮記箋 喪服小記

禮記箋 喪服小記

禮記箋 喪服小記

禮記箋 喪服小記

禮記箋 喪服小記

禮記箋 喪服小記

禮記箋 喪服小記

禮記箋 喪服小記

禮記箋 喪服小記

禮記箋 喪服小記

禮記箋 喪服小記

禮記箋 喪服小記

禮記箋 喪服小記

禮記箋 喪服小記

禮記箋 喪服小記

禮記箋 喪服小記

父不為眾子次於外於庶子略自若居寢○方氏苞曰雖不次於中門之外然所居必外
寢也公族以罪死君為之居外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
如其倫之喪况父子之戚乎謂卿大夫以下也與尊者為親不敢以輕服服之言諸
侯者明雖在異國猶來為三年也○愚按雖止以兄弟
言其實與君五屬之親皆服
斬也稱諸侯則知異國也

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誦而反以報之報猶合也下殤猶小功本齊

衰之親其經帶澡麻為之帶不絕其本風而上至
要中台而糾之明親重也凡殤散帶垂○愚按誦謂屈
其麻之散
垂者也

婦耐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耐於親者謂舅之母死而
也親者謂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為大夫而耐
舅所生

禮記箋 喪服小記

三

於其妻則不易性妻卒而后夫為大夫而耐於其妻則

以大夫牲妻為大夫夫為大夫時卒不易牲以土牲也
此謂始來仕無廟者無廟者不耐宗子去國

乃以廟從○方氏苞曰耐葬也將耐葬必先祭告於其主

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適子

於上當祭禮也

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姑不厭婦○愚按婦

者連下讀又按姑在而不母為長子削杖嫌服男子為

為子杖者非長子故也母為長子削杖杖竹也母為

長子服不可以重於子為己也○願炎武曰姑在為夫
杖必其無子也母為長子削杖必其無父也此二者皆
無主之喪
故婦人杖
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

人杖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為攝主
為成人成人正杖也○顧炎武曰無主則不成喪故女
子子在室父母死而無男昆弟則女子杖其曰一人杖
明無也

總小功處卒哭則免棺柩已藏嫌恩輕可以不免也言

不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有故不

也皆免自主人至總麻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

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小功以下

也反服其服自期以下皆然不獨兄弟也如不遠葬者

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墓在四君弔雖不當

禮記箋 喪服小記

四

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

不散麻者自若絞垂為人君變於大斂之前既啓之

後也親者大功以上也異國之君免或為弔○愚按大

斂之前既啓之後大

功以上亦皆散麻

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玄殤無變文不釋冠玄端黃裳

人為釋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成成人也縞冠未

祭乃素縞麻衣

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經于東方奔母之喪

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免于東方經即位成踊出門

於父也即位以下於父母同也三日五哭者始至訖夕
反位哭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
哭三日者始至祖與明日又明日之朝而三也。方氏
苞日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奔喪則不括髮者初聞
喪時已括髮猶問父喪已并
繼徒既禮過時不再舉也

適婦不為舅後者則姑為之小功謂夫有廢疾他故若
死而無子不受重者
小功庶婦之服也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
於適及將所傳重者非適服之皆如庶子庶婦也

禮記箋 喪服小記

五

禮記箋

大傳第十六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大
禘自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
祖皆感大畷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
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先紀皆用正歲之正
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
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諸侯及其大祖大祖受大夫士
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
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祿及其高祖大事寇戎之事也省
於大難也干猶空也空祿
謂無廟祿祭之於壇墀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

禮記箋 大傳

奠於牧室柴所奠告天地及先祖也牧室牧野之室
也古者郊關皆有館焉先祖者行主也遂

率天下諸侯執豆邊逸奔走也逸疾也疾奔走言勸事
也周領曰逸奔走用在廟追

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不用諸侯
之號臨天

子也文王稱王早矣於
殷猶為諸侯於是著焉

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

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治猶正也繆讀為
穆聲之誤也竭盡

也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且先言未
違餘事

一日治親二日報功三日舉賢四日使能五日存愛功

臣也存察也察存仁愛也○方氏五者一得於天下民
苞日興滅繼絕所以存其遺愛也
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也物猶事
猶錯也五事得則民足一事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
失則民不得其死明政之難
人道始矣此五事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
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權稱也
也量斗斛也文章禮法也服色車馬也徽號旌旗之名
也器械禮樂之器及兵甲也衣服吉凶之制也徽或作
禕
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
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四者人
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

禮記箋 大傳

二

合合之宗子之家序昭穆也異姓謂來嫁者也主於母
與婦之名耳際會昏禮交接之會也著明也母婦之名
不明則人倫亂也亂者若衛宣
公楚平王為子取而自納焉
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
婦道也言母婦無昭穆於此統於夫耳母為則尊之謂
婦道也婦為則卑之尊之卑之明非已倫以厚別也謂
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嫂者不可也謂之婦與
以名遠之耳復謂嫂為母則令昭穆不明昆弟之妻夫
之昆弟不相為服不成其親也男女無親則遠於相見
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以正人
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
矣四世共高祖五世高祖昆弟六世以外親盡無屬名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屬於

下昏姻可以通乎問之也玄孫之子姓別於高繫之以
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
道然也周之禮所建者長也姓正姓也始祖為正姓高
小史掌定繫庶姓繫之弗別謂若今宗室屬籍也周禮
世辨昭穆

服術有六一日親親二日尊尊三日名四日出入五日
長幼六日從服術猶道也親親父母為首尊尊君為首
及在室者長幼成人及殤也從服
若夫為妻之父母及妻之父母為夫之黨服
從服有六有屬從之為母有徒從臣為君有從有服而
無服公之父母其有從無服而有服公之外兄弟有從

禮記箋 大傳

三

重而輕之夫為妻有從輕而重按注皆舉一隅耳疏較詳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
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自用恩則父母
重而輕用義則祖重而父母輕思重者
為之三年義重者為之齊衰然如是也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君恩可以
人皆臣也不得以父兄子弟之親自戚戚於君位謂齒列
也所以尊君別嫌也○王氏曰位也當自為句○愚按
注亦當君字絕句連下讀孔疏誤耳又按方氏苞
兼存沒言極是生則諸父兄弟皆臣沒則有服無服皆
斬並是不得
以戚戚君也
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

明猶尊也一統焉族人上不別子為祖別子謂公子若戚君下又辟宗乃後能相序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繼別為宗別子之世適也族人尊為祖也謂之大宗是宗子也繼禰者為小宗父之適也兄弟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尊之謂之小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遷猶變易也繼別子別子之世適也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禰者據別子子弟之子也以高祖與禰皆有繼者則曾祖亦有也則小宗四與大宗凡五○朱子曰之所自出四字衍文也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

禮記箋 大傳

四

之宗者公子是也謂公子有此三事也公子謂先君之子今君昆弟

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

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為之宗使宗之是公之子

宗道也所宗者適則如大宗死為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為其妻齊衰三月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為之大功九月其妻齊衰三月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為之小宗○愚按公子之公公君也史記高祖曰乃公又莫之宗○愚按公子之公公君也史記高祖曰乃公又日幾敗乃公事是也

絕族無移服族昆弟之子不相為服○按釋文云移親本或作施移猶旁也謂在旁延移及之親

者屬也有親者服各以其屬親疏○愚按絕族無移服使疏者不得以強親正所以使親者不容以或

疏情意相連屬耳故曰親者屬也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言先禰是故人道親親也有思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收族序以昭穆也嚴猶尊也孝經曰孝莫大於嚴姓百官也蓋百官得人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則刑罰不濫而民安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也教厭也言文王之德不顯乎不承成先人之業乎言其顯且承之人樂之無厭也

禮記箋 大傳

五

禮記箋

少儀第十七

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君子鄉大
 德者固如故也將猶奉也即君子之門而云願以名不
 聞於奉命者謙遠之也重則云固奉命傳辭出入名不
 得階主按主上進者言賓之辭不得指斥主人○愚敵者
 曰某固願見按敵當也願見願見主人於將命者謙也○愚罕
 見曰聞名罕希也希相見願見主人於將命者謙也○愚罕
 人之辭如云願造於下執事也亟見曰朝夕亟見曰朝夕君數也於
 不敢必進面故云聞名於將命者亟見曰朝夕君數也於
 某願朝夕聞名於將命者亟見曰朝夕君數也於
 者則曰某願朝夕聞名於將命者亟見曰朝夕君數也於

禮記箋

少儀

一

適有喪者曰比適之也曰某願比於將童子曰聽事某
 願聽事於將命者童子未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某
 成人不敢當相見之禮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
 徒喪也○愚按司徒州長黨正之屬
 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
 敵者曰贈從者適他行朝會也資
 臣致襪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敵者曰襪言廢衣不
 也賈人知物善惡也周禮玉府掌凡王之獻金親者兄
 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有賈八人親者兄
 弟不以襪進以即陳而已

臣為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甸謂田

賄馬入廟門以其主賄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

以其主於生人也兵車革路也雖為死者來陳之於外

賄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喪者非

事則不親也

受立授立不坐由性之直者則有之矣謂受授於尊者也

而尊者短則跪不敢以長臨之○愚按注

始入而辭曰辭矣即席曰可矣主之節也始入則告之

辭至就席則止其辭排闥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

禮記箋

少儀

二

雖眾敵猶有尊長在則否在在內也後來之

問品味曰子亟食於某乎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

於某乎不斥人謙也道三

不疑在躬躬謂衣服也不得疑之令人心生嫌惡即下

文母嘗衣不度民械械兵器也計度民心生嫌惡即下

服之類不訾重器語訾相其質之訾同蓋擬議其所值

之廣也

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拊拊席不以鬣執箕膺搗鬣謂帚

埽地不潔清也膺親也搗舌也持箕將去糞者以

不貳問當正己之心以問吉凶於著龜問卜筮曰義與

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義正事也志私意也

尊長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年則己恭孫之心不全燕見

不將命來自賓主之正遇於道見則面不敢煩動也

不請所之或卑喪喪俟事不殖弔亦不敢煩動也

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髮也敬也尊所以為

使彈琴瑟則為之可釋文云髮本亦作髮寢則坐而

將命命有所傳辭也侍射則約矢拾取也侍投則擁

矢不敢釋於地也勝則洗而以請洗爵請行觴客亦

禮記箋 少儀 三

如之客射若投壺不勝不角角謂觥罰爵也於尊不擢

馬擢去也謂徹也已徹馬嫌勝故

執君之乘車則坐不在中坐示不行之也僕者右帶劍負

良綏申之面拖諸帶面由前也帶覆於右申之於前

覆亦上帶也○愚按右帶劍謂負良綏於右狀如以散綏

升執轡然後步緩行也○愚按散綏也曲禮取貳

亦跪也執轡然後步也○愚按此記執君之乘車則坐也

請見不敢退去止不朝廷曰退近君燕遊曰歸禮家主

師役曰罷罷之言罷勞也春秋傳曰師還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首還履問日之蚤莫

雖請退可也以此皆解倦之狀伸頓伸也運澤

事君者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於人為入從事

者亦然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量其成否

不窺密密何人之私也不旁狎妄相服習終或爭訟

於狎亦雖稍近也不道舊故言知識之過失損友也孔子

自道說避下援上之嫌不可不戲色則人不長失敬也○常

為入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亡去也疾惡也

禮記箋 少儀 四

疾怨之疾大夫士去頌而無調諫而無驕須謂將順其

行謀從特意則張而相之怠墮也相助也○愚按張謂言

大謂廢則埽而更之廢政教壞亂謂之社稷之役役為

母拔來母報往所報當為赴疾之赴也○愚按報往

如亦禮尚往來○釋文云不可拔也○愚按報往

來言人不可往來○釋文云不可拔也○愚按報往

我自與校也尤明母瀆神瀆謂數母循枉○愚按報往

伸自母測未至測意士依於德游於藝德三德也○愚按報往

三曰孝德藝六藝也一曰禮二曰樂三曰射四

德也疏云三德教國子此經工依於法游於說矩尺謂規

之數也說謂鴻殺之意所宜也考工記曰薄厚之所
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說或為申母
訾衣服成器訾當讀如不訾訾也思此則疾貧也○愚按
母身質言語若成之或有所誤也

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和之美肅肅雍雍如四
也周禮教國子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
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
之容○愚按美讀如字齊齊整飭貌皇皇如有求也匪
與斐通文貌考工記云匪色必似鳴矣

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

禮記箋 少儀

五

御未能御御謂御事○方氏苞曰曲禮言大夫之子則
御為言古者臣子侍御之御若國君之子則不應以僕
處御於君所內則父沒母存豕子御食是也問大夫
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
人未能正於樂人正樂政也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教國
子中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
道誠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
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問士之子長幼長則
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士祿薄子以
農事為業執玉
執龜筮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於重器於近尊於迫
於無容也步張足曰
趨武車不式介者不拜兵車不以容禮下人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為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為喪

上則不手拜肅拜為正凶事乃手拜耳為尸為祖姑之尸
也上虞禮曰男男女女尸為喪主不手拜者為夫與
反則不手拜肅拜也其餘亦手拜而已雖或為唯或曰喪為
司農注肅拜不俯也○愚按低頭是也然則但俯下禮鄭
知不低頭矣不低頭言今時擡頭是也然則但俯下禮鄭
時謂之擡頭也凡婦人拜亦未
有不跪者不跪不為拜也
葛絰而麻帶謂既虞卒哭也帶所以自結束也婦
人質少變於喪之帶有除而無變
取俎進俎不坐弟其有足亦兩尺謂爵豆之屬是也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慎

几祭於室中堂上無跪燕則有之祭不跪者主敬也燕
則有跪為歡也天子

禮記箋 少儀

六

諸侯祭有坐尸於堂之禮祭所尊在
室燕所尊在堂將燕降說屨乃升堂
未嘗不食新嘗謂薦新
物於寢廟
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綬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
還立還車而立
以俟其去
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貳車佐車皆副車也朝祀之副
曰貳戎獵之副曰佐魯莊公敗
于乾時公喪戎
路傳乘而歸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
三乘此蓋殷制也周禮貳車公九乘侯伯七
乘子男五乘卿大夫各如其命之數
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尊有爵之物廣敬也服觀
車所乘車也車有新舊觀
君子之衣服服劔乘馬弗賈平尊者之
物非敬也

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陳重者執輕者便也乘壺四犬或無脩者奉犬以致命也於卑者曰賜於尊者曰獻○愚按不言陳犬者犬則執下文詳之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鼎肉謂牲體已解可升於鼎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多也猶犬則執縶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牛則執紉馬則執鞅皆右之縶紉皆所以繫制之者守犬田犬問名畜養者當呼之名謂若韓盧宋鵠之屬右之者執之宜由便也○愚按食犬不問名也臣則左之異於眾物車則說綬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囊奉冑冑甲也冑也冑以擊

禮記箋 少儀 七

帶也秦鞞衣也冑兜鞞也袒其衣出兜器則執蓋謂蓋以致命○愚按前之猶言乘車先也左手屈衣并表弓則以左手屈執拊於拊衣也右手屈衣并啟檀蓋襲之加夫褱與劍焉褱謂劍函也襲御合之夫或為煩笏書脩苞苴弓茵席枕几穎杖琴瑟戈有刃者皆發聲笏書脩苞苴弓茵席枕几穎杖琴瑟戈有刃者也籥如笛三孔皆十六物也左手執上上陽也右手執下下陰也○愚按釋文於穎音京領反下文音役頰反刀卻刃授穎削授拊也拊謂把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辟刃不以正鄉人也

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不以刃軍向也陽主生鄉國也軍向左將軍有廟勝之

策左將軍為卒向右右陰也陰主殺卒之行上肯不敗績卒向右右陰也陰主殺卒之行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誦恭在貌也而謂敏而有勇

軍旅思險隱情以虞險阻出奇覆護之處也隱意也思慮彼之將然否○愚按隱深密也

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所以勸也毋放飯毋流歎小飯而亟之亟疾也備噉數噉毋為口容口容弄口客自徹辭焉則止主人辭

客爵居左其飲居右客爵謂主人所酬賓之爵也介爵以優賓耳賓不舉奠于薦東

禮記箋 少儀 八

酢爵僕爵皆居右三爵皆飲爵也介賓之輔也酢所以為卿大夫來觀禮者酢或為作僕或為驕○舊說此節明鄉飲酒奠置爵之處其飲主人之飲也實南向左右西也

羞濡魚者進尾辨之由後鱓肉易離也乾魚下腴腹夏右鱓鱓脊在上祭臚臚大臚謂刻魚下也祭臚臚大臚謂刻魚凡齊執之以右居之於左齊謂食羹醬飲有齊和者也之由便也

贊幣自左詔辭自右自由也謂為君受幣為君出命也立者尊右

酌尸之僕如君之僕當其為尸則尊○方氏苞曰舊說犯載時飲僕非也周官大馭犯載

一第(一) 册續修四庫全書第 38 版反內

時僕無受飲之事下云及祭酌僕則正祭之後始酌僕
明矣祭之末有昇輝胞翟聞況君之御僕乎曰其在車
則有受飲而不在車者惟尸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
宜常在車故總見其受飲之儀
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與周禮大馭祭兩軌祭軌乃飲軌
聲同謂軌前也○愚按軌未也范亦作軌亦作軌與范
前也孔疏辨之甚明惟云詩濟盈不濡軌亦車旁凡則
也非也

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俎於人為橫不君子不食困
腴也腴有似人滅○愚按歲與稷同小子走而不趨
舉爵則坐祭立飲與賓介具備禮容也凡洗必盥洗盥
盥先自潔也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提猶絕也到離之
盥有不洗也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不絕中央少者使

禮記箋少儀

九

易絕以凡羞有清者不以齊大羹也故不和為君子擇
祭耳葱薤則絕其本末為羞首者進噉祭耳見也尊者以
酌者之左為上尊上尊也○舊說二人酌者鄉尊其左則尊
壺者面其鼻按惟君面尊即面其鼻也○愚飲酒者襪者醮
者有折俎不坐折俎尊徹之乃坐也○沐飲曰襪酌始
射禮也疏謂飲酒者即謂未步爵不嘗羞也步牛與羊
襪冠則三字為贅設矣未步爵不嘗羞也步牛與羊
魚之腥蠹而切之為膾之復報切之則成膾麋鹿為
道野豕為軒皆蠹而不切膾為碎雞兔為宛脾皆蠹而
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醢以柔之也此軒碎雞宛脾皆蠹類

朱淹之殺肉及腥氣也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
亦如之亦為柄尺之類也燔炙也鄉射曰賓奠爵于薦
此方氏也曰上言有折俎不坐尸則坐尸尊也少牢饋
爵右兼取肝肺擣于俎鹽振祭齊之加于菹豆
○愚按尸尊取祭反之皆有祝者故得坐也
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為罔罔猶罔罔

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為其不見
也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凡飲酒為獻主者
執燭抱燭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燭敬實示不倦也言
獻主者容君使宰執燭不讓不辭不歌畫禮殺
夫也未幾曰燭執燭不讓不辭不歌畫禮殺

禮記箋少儀

十

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而對也示不敢飲臭
○陳注云洗盥奉進洗盥之水
為人祭曰致福為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耐練曰告
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攝主言致福申其辭
也自祭言膳謙也耐練言告不敢以為福膳也凡膳告
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
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具也其禮大牢則以牛左
肩胛膾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植豕則以豕左
肩五箇折斷分之也皆用左者右以祭也豕豕不言
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膳食器不刻鏤君子不

履絲履馬不常秣靡敝賦稅亟也雕畫也幾附纏為沂公徒三萬貝胄朱綬亦鎧飾也○疏云靡為糜謂財物糜散彫敝

禮記箋少儀

禮記箋

學記第十八

發慮慮求普良足以諷聞不足以動眾憲法也言發計慮當擬度於法

式也求謂招來也諷之言小也動眾謂就賢體遠足以師役之事○愚按動眾謂感動眾人

動眾未足以化民就謂躬下之體猶親也○愚按體恤卑遠之人故曰體遠君子如

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所學者聖人之道在方策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

民教學為先為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大學庠序之官兌命曰念終

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為說字之誤也高宗夢傳說求

禮記箋學記

而得之作說命三篇在尚書今亡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

也旨美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學則暗已行

見己道之所未達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

故曰教學相長也自反求諸己也自強脩業不敢倦兌命曰學學半其

此之謂乎言學人乃益己之學半按上學音教也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術當為遂聲之誤也古者

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側之堂謂之塾周禮五百家為黨萬二千五百家為遂黨屬於鄉遂

在遠郊比年入學來入也中年考校中猶閒也鄉遂大夫閒歲則考

學者之德行道藝周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

禮三歲大比乃考焉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

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謂離經斷句絕也辨志

也知類知事義之比也強立臨事不惑也不反不違失

師道方氏苞曰入學蓋謂十五入大學也自一年至

復言視者非教者師以是程其學也九年則不夫然後足

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末

也安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蛾蚘蚘也蚘蚘之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皮弁天子之朝朝服也

禮記箋學記

二

芹藻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

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為始學者入學鼓篋孫

其業也鼓篋擊鼓警眾乃發篋也鼓篋所治經業也孫猶恭

儀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犯禮者收謂收斂整齊之威威

也志意也愚按禘五年殷祭此言不時觀而弗語存其

心也使時觀以憤憤然後發也幼者聽而弗問

學不躐等也學教也教之長稱此七者教之大倫也

也自大學始教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至此其義七也

士居官者也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有居有常居

學字屬上句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操縵不學博依

不能安詩博依廣譬喻不學雜服不能安禮雜服冕服

不與其藝不能樂學射御書數也愚按爾雅云欲

為雅不與其藝操縵博依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

焉遊焉藏謂懷抱之脩習也息謂作勞休止之為息遊

入學之時則脩其正業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

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

禮記箋學記

三

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敬孫敬道孫業也敏疾也

其所脩之業乃來愚按輔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呻吟也佔視也簡謂之畢

曉經之義但吟誦其所視簡之文言及于數其發言出

多其難問也呻或為慕訊或為訾言及于數其說不首其

愚按教亟也謂多言而已進而不顧其安不惟其未曉

使人不由其誠由用也使學者誦之教人不盡其材

也謂師有所隱也易曰兼三材而兩之謂天地人之道

佛問釋文云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

其益也隱不稱揚也不知其益若無益然○愚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速疾也學不心刑猶成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未發情慾未生當其可之謂時可謂年二十成人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不陵節謂不教長者才者以小教幼者純相觀而善之謂摩不並者以大也施猶教也孫順也

摩相切磋也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興起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教不能勝其情慾格讀如東

○愚按東塔之塔應作塔說文塔水乾也楚辭九思云水東兮塔澤王逸自注云塔竭也寒而水澤竭成冰今

禮記箋學記 四

本塔澤作洛澤廣韻集韻本之又誤作洛澤矣齊民要術云溼耕堅塔數年不佳言耕溼田則土堅塔故不佳也孔穎達正義以為如地之東則堅疆難入故云如東塔之塔今人謂地堅為塔也此說得之陸德明釋文作東塔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思時過則難施而不孫亦誤則壞亂而不脩小者不達大者難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不相燕朋逆其師燕猶褻也安於朋比則侮師尊燕辟廢其學安於邪僻則荒正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滅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

達道示之以道塗也抑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思而得之則深進之而不沮抑其邁往之氣則易而不苦其難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失於多謂於寡謂才多者失於易謂好問者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

不識者失於止謂好思不問者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抑之寡與止則進之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言為之善者則後人樂放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師說

禮記箋學記 五

則弟子好述之其言少而解臧善也○愚按辭不極盡微也人心感動皆以為善臧也罕譬而喻即此意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美惡說之是非也長達官之長○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愚按學道有難易人質有美惡君也弟子學於君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則善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此之謂乎四代虞夏殷周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嚴尊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尸主也為祭主也大學之禮雖詔於

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尊師重道焉不使處臣位也
曰昔黃帝顛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向父
日在丹書王欲問之則齊矣王齊三日端冕師向父亦
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向父日
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向父西
面道書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
半又從而怨之從隨也庸功也功之善問者如攻堅木
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
此言先易後難以漸入○方氏苞曰木之有節處似目
則甘而難攻相說以解即攻木言與莊子斲輪徐
如相苦者及順理而解如相說也

禮記箋學記

六

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
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從讀如富父春戈之春春
而巳學者既開其端意進而復問乃極說之如撞鐘之
成聲矣從或為松○方氏苞曰從容悠裕也必悠裕聲
乃得盡向書此皆進學之道也此皆善問善答也○愚
從容以和按知其善不善則進學
道之
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記問謂豫誦雜難雜說至講
心解或學者時爲學者論之此或時師不必也其聽語乎乃待其問力不能問然後
所未能問乃說之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舍之須後○愚按舍之
非即舍之不復教也謂且舍置須後更語之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仍見其家銅補穿鑿之器也補器
按治者爲火扇連綴眾皮爲之故良弓之子必學爲箕
其子學爲裘今之治者猶然良弓之子必學爲箕
仍見其家角幹也角幹者其材宜始駕馬者反之
調調乃三體相勝有似於爲楊柳之箕
車在馬前以言仍見則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
學矣仍謂先王之道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以事相況而爲之醜猶比也醜或
物而類其類以求○愚按醜亦類也比方眾
其理下四事是也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
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
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當猶主也五服斬衰
至總麻之親○按疏

禮記箋學記

七

云五官金木水火土也陳
注五官即洪範五事也
君子曰大德不官謂君大道不器謂聖人之道不
不約謂若胥命于大時不齊或時以生察於此四者可
以有志於本矣本立而道生言以學爲本則其三王之
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泉
所來也委流所聚也
始出一勺卒成不測

禮記箋

樂記第十九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宮商角徵羽雜比曰音聲相應故生變樂之器彈其宮則眾宮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春秋傳曰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變成方謂之音方猶文也愚按方猶體也清濁高下相變變成方謂之音方猶文也濁變而成曲調也清濁高下相變變成方謂之音方猶文也也戚斧也武舞所執也羽翟也旄旄牛尾也文舞所執也周禮舞師樂師掌教舞有兵舞有干舞有羽舞有旄舞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禮記箋 樂記

一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嗄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言人聲在所見非有常也噍蹶也嗄是長久之歡喜是一時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之悅左傳云喜生於好是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極至也賀氏云雖有禮樂刑政之殊及其檢情歸正同至理極其道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此其所謂至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言音和否隨政也玉藻曰御瞽幾聲之上下○愚按此言音生於情情感於政政兼禮樂刑政而言也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怙懣之音矣五者君臣民事物也凡聲濁者尊清者卑怙懣敵敗不和貌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賊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君臣民事物其道亂則其音應而亂荒猶散也賊傾也書曰王

禮記箋 樂記

二

蕩荒易曰無平不陂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同也桑閒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漢之上地有桑閒者亡國之音於此之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為晉平公鼓之是之謂也桑閒在濮陽南誣罔也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倫猶類也理禮有倫理樂能通之故下云知樂則幾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禽獸知此為聲耳不知其宮商是故審聲以

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
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
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後近也聽樂而知
君臣民事物之禮也○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
禮非致味也隆猶盛也極窮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
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
和有遺味者矣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也朱絃練朱絃練
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大饗祭先王以腥
魚為俎實不膳熟之大羹內清不調以鹽菜遺猶餘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

禮記箋 樂記

三

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教之使知好惡也○愚
由好惡不平周子
曰淡則欲心平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言性不見
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至來也知知每物來則又有
猶見也○愚按上知知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

反躬天理滅矣猶己也理猶性也○按淮南子原道訓
作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知與物

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

而窮人欲者也窮人欲言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
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眾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
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言為作法度衰麻哭泣
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
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許嫁而笄成人
射鄉飲酒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
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方氏苞曰謂四
而無悖於人情也
尚未及民不違悖

禮記箋 樂記

四

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同謂協好惡
也樂勝則流禮勝則離流謂合行不敬也合情飾貌者

禮樂之事也欲其並行斌斌然○愚按禮義立則貴賤

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

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

樂由中出和在禮自外作敬在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

作故文釋所謂猶其德音也故曰靜禮取諸賁故曰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簡若於清廟大饗然樂至則無怨禮至則

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至猶達也暴民不作

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

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

天子如此則禮行矣實協也試用也○愚按言天子如

從可知又按此節明禮樂之本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言順天地之和故

百物不失其性節故祀天祭地天尊地卑祀天圓丘祭

禮記箋樂記 五

地方澤此明則有禮樂教人幽則有鬼神助天地成物

其限節也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五帝德說黃帝德曰死

而民畏其神者百年春秋傳曰若敖氏之鬼然則聖人

減樂主盈鬼神亦止是屈伸之義禮樂鬼神一理主如

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

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浴也浴猶因

子日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

可知也浴或為緣○愚按禮樂之文不相浴愛敬之情

則無故事與時並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名與

功偕為名在其功也偕猶俱也堯作大武各因其得天下之

功○愚按此節明禮樂之功效

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

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

還錫饗禮之文也綴謂都舞者之位也兆其外營域也故知禮樂之情者

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述謂訓其義也○愚按知禮

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此節言

禮樂之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

故羣物皆別化猶生也別謂形體異也○愚按樂由天

作禮以地制言法天過制則亂過作則暴過猶誤也暴

禮記箋樂記 六

○方氏苞曰不成不威感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愚按此節言禮樂之法效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倫猶類也患

也○愚按論辭足論也詩曰於論鼓鐘倫律呂之條理也官主也樂以欣喜歡愛為主中正無邪

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質猶本也若夫禮樂之施於

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

與民同也言情官質制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功成治定同時耳功主於王

公曰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

禮具謂為明辨之辨亦通也千戚之舞非備樂也樂以德
 為備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執亨而祀非達禮也
 又盡善也郊特牲曰郊血大饗腥三獻五帝殊時不相沿
 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言其有益也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
 樂人之所好也害在淫侈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
 偏者其唯大聖乎不極也備者禮不粗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禮為流而不息合同
 而化而樂興焉樂為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
 近於樂義近於禮禮法陰而成樂者敦和率神而從
 禮記箋 樂記 七

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敦和樂貴同也率循也從順
 其所為亦言循之也鬼神謂先聖先賢也居鬼謂居
 神者天地之氣化樂達天地之和則氣化之行順而不
 愆如有以率之也居鬼者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
 廟社壇兆各有其方也官猶事也各得其事○愚按
 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天地官猶云天地位焉上清
 下寧各效其職也又按此節申言禮樂法
 效之本與成功之所合為下二節總起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
 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
 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卑高謂山澤也位
 澤也動靜陰陽用事大小萬物也大者常存小者隨陽
 出入方謂行蟲也物謂殖生者也性之言生也命生之

長短也象先維也形體貌也○方氏苞曰天地萬物動
 靜有常而小大之事法之殊謂動靜異宜非謂小與大
 殊○劉敞曰方言中國蠻夷戎狄之民各以類聚物言
 飛潛動植之物各以羣分以其各正性命不同也○愚
 謂水火也此注亦未安
 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
 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
 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齊讀為躋躋升也摩猶迫也蕩
 也○愚按煖舊讀
 為暄如字亦通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辨別也
 樂失則害物禮失則亂人○愚按總結上
 二節注以化不時屬樂男女無辨屬禮
 禮記箋 樂記 八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
 窮高極遠而測深厚厚極也山川也言禮樂之道上至於天
 下委於地則其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始者之言處也
 也○方氏苞曰史記引古樂書語聖人知天識地之始
 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
 之雖妙必效情有者天地之形也未有者天地之神所
 謂大始也著者因六律五聲而發著者神之存情之效也
 成者成物也而制禮以明其分誼聯其恩愛所以居之也
 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
 自強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
 不息禮樂之法天地也樂靜而禮
 云動其並用事則亦天地之間耳
 故聖人曰禮樂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舜與天下之君共此樂也南風長養之風也以言父母之長養已其辭未聞也夔舜時典樂者也書曰夔命女無所據王肅引家語及尸子以難鄭是也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民勞則德薄節相去遠舞人少也民逸則德盛節相去近舞人多也○愚按應鑄謂勤於治民則舞列遠而長怠於治民則舞列近而短是也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諡知其行也諡者行之迹也

大章章之也堯樂名也言堯德章明成池備矣黃帝所作樂名也周禮關之或作大卷

禮記箋 樂記

九

也堯增脩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韶繼也舜樂名也也言德之無不施也周禮曰大成韶繼也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夏大也禹樂名也言禹能大堯之德周禮曰大韶夏大也舜之德周禮曰大夏殷周之樂盡矣言盡人事也周禮曰大濩大武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教謂樂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治以樂為治之法行象德民之行順君之德也○愚按法治謂法寒暑之時以為治也樂教得其時而善則民行象君德而不至於傷世也

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

也以穀食大夫豕曰豢為作也言豢豕作酒本是故先王也以饗祀養賢而小人飲之善酬以致獄訟因為酒禮豎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壹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方氏包曰淫過也舞者有行綴則不可妄動猶禮節之不可過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大事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著猶立也謂立司樂應氏本漢志俗下增易字

禮記箋 樂記

十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言在所以感之也術所由也形猶也志微嚙殺之類所以感也是故志微嚙殺之音作而民思憂擘擘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內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志微意細也吳公子已甚民弗堪也簡節少易也奮末動使四支也賁讀為憤憤怒氣充實也春秋傳曰血氣狡憤肉肥也狄滌往來疾貌也濫階差也此皆民心無常之傲也肉或為潤○陳注起初也末終也又引考工記注云好壁孔也此

言肉好以璧喻樂音之圓瑩通滑耳狄與逃同遠也成
者樂之一終滌洗也言其音汎濫侵借也○方氏苞曰
集說引劉氏云非也篇首言音之生由人心之感於
物此六節言樂之作又能感人心而使之各以類應也
故下文言先王之有樂教取其和聲以厚民德
又言禮慝樂淫則滅和平之德意義蓋相承

是故先王本之性情權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
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
不慝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
生氣陰陽氣也五常五行也密之言閉也慝猶恐懼也
○陳注云度數十二律上生下生損益之數也○方氏
苞曰制之禮義謂聲音中倫次如宮商角徵羽象君臣
民事物以次降殺而不可相陵之類陽而不散四句皆
言聲律之節奏分際非以天地人心言也交於中者律
之諧平聲作於外者聲之達於器作樂之始以度數禮

禮記箋 樂記

十一

義劑其陰陽剛柔之分而無不調所謂四暢交於中也
是內之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由是聲之發無少乖戾是
外之安其位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
德厚也文采謂節奏合也繩猶度也周禮大司樂以樂
語教國子興道誦誦言詩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
大成而九韶大成也歌咏其聲則有文舞苞曰廣其節奏如自
一成一繩猶束也樂有學等節奏文采皆所以檢束其德
性使之固也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也周禮
典同以六律六呂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小
大謂高聲正聲之類也終始謂始於宮終於羽宗廟黃
鐘爲宮大呂爲角陳注云律以法度整齊之比以象事行宮爲
君商爲臣○陳注云律以法度整齊之比以象事行宮爲
之宮音至大羽音至小律以法度整齊之比以象事行宮爲
鐘之初九終於仲呂之上六比之使各得其序黃使親

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
謂同聽之莫不和敬莫不和順莫不和親○愚按律呂
相生爲親相間爲疏宮爲君貴也商爲臣賤也長幼猶
大小也男女之理形見於樂
謂如律娶妻呂生子之類

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
易以犯節流酒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
氣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
遂猶成也慝穢也廣
也感動也動人條暢之善氣使失其所○愚按慢易者
聲之遲緩犯節謂不赴其節如流辟邪散也流酒者聲
之淫液忘此六句並以其所歸如狄成
滌濫也此六句並以其所歸如狄成

禮記箋 樂記

十二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
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
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
謂人樂
謂焉○愚按聲動氣隨聲氣合
而成象始感何樂還生何樂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
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畱聰明淫樂慝禮不接
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
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反猶本也術猶道也○方氏苞
謂民必先使一身之內有順氣而無逆氣然後能辨正
聲與和樂以移風易俗下節所陳是也陳氏集說此學
者修身之法與上
下文意義不貫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
簫管奮至德之先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也奮猶動
德之光謂降天神出地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
祇假祖考著猶成也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

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
相為經清謂人聲也廣大謂鐘鼓也周還謂舞者五
日月晝夜不失正也清謂琴瑟也濁謂黃鐘也言
中呂○方氏終始者樂之序故象四時周還者樂之節故
體故象地○愚按方氏之意蓋謂舞者疾徐赴節象風雨
象風雨○愚按方氏之意蓋謂舞者疾徐赴節象風雨
作止也○方氏終始者樂之序故象四時周還者樂之節故
成文理屈伸俯仰綴兆舒疾之度皆有數以紀之或曰

禮記箋

三

度十二律之尺度數黃鐘八十一分凡樂器之度皆
以十二律五聲之數紀之故曰百度得數而有常故
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言樂用則正人理和陰陽也倫謂人道也○方氏苞曰
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樂行而倫清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
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欲謂邪淫也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
方可以觀德矣道也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
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
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

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為偽三者
也聲也容也言無此本於內則不能為樂也○方氏苞
曰謂德本於心不可謂性本於心可乎且既曰本於心則
德與性為二而不可云三王氏之說非也○愚按五德
見性之端倪樂又發德之英華情深以志言文明以聲
容言氣盛以樂器言也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
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
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
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
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

禮記箋

四

生民之道樂為大焉文采樂之威儀也先鼓將奏樂先
盟三舉足以見其舞之漸也再鼓以警戒眾也三鼓將舞必
以明伐時再往也復亂以飭歸謂鳴鏡而退明以整歸
也奮疾謂舞者也極幽謂歌者也○愚按再鼓而退明以整歸
指武舞言先復亂以飭歸謂歌者也○愚按再鼓而退明以整歸
以舞言亦未安樂重聲奮疾而不拔於聲亦然舊說專
專屬舞言亦未安樂重聲奮疾而不拔於聲亦然舊說專
問者皆得樂以湯滌邪穢也即下文君子好善小人聽過
親情見也而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之義莫不和敬莫不和
按小聽之有以形其醜則自知其過而必改矣故曰
過也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言樂出而不反而禮有往來
也○愚按樂陽主發散於外

故曰禮陰主收
敬反質故曰報
樂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始樂
音德禮報情反始也自由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
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

也贈諸侯謂來朝將去報之以禮○愚按春秋定八年
公羊傳云龜青純何休曰純緣也謂緣甲髯也千歲
之龜青髯又按孔疏青黑緣未明故以此
補之○王氏曰此節當是他篇之錯簡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禮
事也○按方氏苞以情
為情實亦通理道理也樂統同禮辨異統同同和合也
辨異異尊卑也

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管猶
包也

禮記箋

樂記

五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樂負天地

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疑是精粗之體領

父子君臣之節負猶依象也降下也興猶出也疑成也
精粗謂萬物大小也領猶理治也○愚
按樂之動其本在人心感於物故曰窮本聲相應故生
變故曰知變禮之經如親疏隆殺不相混使人習之厚
者既以益其誠薄者亦漸化其偽著讀如土著之著謂
安其居止也禮樂之文體之粗者禮樂之情體之精者
疑如至道
不疑之疑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言天地將為
之昭焉明也天地

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
翼奮角觝生螽蟴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

殞而卵生者不殞則樂之道歸焉耳新讀為熹熹猶
也氣曰煦體曰炬
肅生曰區無觀曰格昭曉也螽蟴以發出為曉更息曰
蘇孕任也鳥生也內收曰殞殞殞也今齊人語有殞者
○釋文云新依字音欣○愚按單言樂之道歸禮亦同
也又宋高誘淮南子原道訓注云角鹿角也路麋角也
又按殞作殞

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

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

也故有司掌之言禮樂之本由人君也禮本著誠去偽
樂本窮本知變○齊召南曰史記集解
引鄭注云揚鉞也似古本有此注又疏引皇氏云揚舉
也干揚舉干以舞也但詩言干戈戚揚則解作舞器為
順○愚按若如皇氏說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
詁詩更順毛鄭自誤耳

禮記箋 樂記 六

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辨
別也正也茲謂鼓琴瑟也後尸居後
贊禮儀此言知本者尊知末者卑是故德成而上藝

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德三德也行三行也藝才
技也先謂位在上也後謂
位在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

天下也言尊卑備乃可
制作以為治法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

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
何也魏文侯晉大夫畢萬之後僭諸侯者也端玄衣也
古樂先王之正樂也○疏云端冕謂玄冕也凡冕
服皆其制正
幅故稱端也

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茲苑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旅猶俱也俱進俱退言其齊一也和正以廣無聲也
會猶合也皆也言眾皆待擊鼓乃作周禮大師職曰大
祭祀帥誓登歌令擊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章為表裝
鼓也武謂金也相即拊也今齊人或謂稷為相雅亦
之以稷稷一名相因以名焉○愚按拊亦擊也書曰擊
樂器名也狀如漆箱中有椎○愚按拊亦擊也書曰擊
石拊石王肅云相輔相也愚謂樂有相步瑟
即此相也語道古皆講說也詩曰於論鼓鐘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弱而不止及優侏儻獲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

禮記箋 樂記

七

之發也俯猶曲也言不齊一也濫濫竊也溺而不止聲淫亂無以治之獲猶猴也言舞者如猴戲也
亂男女之尊卑獲或為優○按北齊書魏收傳收善胡舞文宣末數於東山與諸優為猴猴與狗鬪帝寵狎之
即此所謂獲雜也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言文侯好音而不知樂也鏗鏘之類皆為音應律乃為樂文侯曰敢問何如知

音樂異意

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

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當謂失其所○愚按民有德何以五穀昌傳所謂民和年豐也先正紀綱然後正六律和五聲所謂禮先而樂後也

○陳注大當謂大化之均調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

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此有德之音所謂樂也德正

帝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

日順俾當為比聲之誤也擇善從之曰比施延也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故受天福延於後世也○愚按注謂文王之德者左傳作唯此文王與今毛詩異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言無文王之德則所好非樂也文侯曰敢問

溺音何從出也玩習之久不知所由出也

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

禮記箋 樂記

六

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言四國皆出此溺音濫濫竊聲也燕安也

之誤也煩勞也祭祀者不用淫樂○愚按好濫燕女是其本聲淫志溺志則令聽者如此下竝同衛齊亦淫聲也但淫佚之外更有趨數敖辟故總之曰四者皆淫於色也○齊召南曰宋無風而與鄭衛齊並列或是在於四國之音不涉詩篇也注及疏並無明訓○愚按據此是宋有風也謂宋魯無風非矣

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

以和何事不行言古樂教且和故無事

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

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誘進也孔甚也言民從君所好

惡進之於善無難

然後聖人作為鞀鼓柷楬塤箎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為本以其聲質也柷楊謂祝故也塤箎或為龔虞

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千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醕酢也

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

之序也官序貴賤謂尊卑樂器列數有差次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

思武臣號號令所以警眾也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愚按橫音古曠反古通先

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

之臣石聲磬當為磬字之誤也辨謂分明於節義○愚按磬古通用春秋傳曰室如縣磬

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

義之臣廉廉隅也○陳注云人心雖放逸忽聞哀怨聲必惻然收斂是哀能立廉也絲聲淒切有廉劇

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

思畜聚之臣濫之意猶擊聚也會猶聚也聚或為最

鼓鞀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鞀之聲則

思將帥之臣間謹謹則人意動作謹或為歡動或為動

禮記箋

樂記

九

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合成已之志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

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眾也武謂周舞也備戒擊鼓警眾病猶憂也以

不得眾心為憂愛其難也

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咏歎淫液歌遲也逮及也

戎事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及時武事也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言武之事無坐也致謂膝至地也憲

讀為軒聲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其軍不貪商

也時人或說其義為貪商也○方氏苞曰淫過也商者殺伐之聲祭祀不用舛嗣膳酬醑而舞大武之時樂音或過而入於

商聲商調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

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有司典樂者荒老耄也言典樂者失其說也而時人

妄說也書曰王耄荒○愚按傳授也子曰唯丘之聞

諸養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長弘周大夫○陳注是也為句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

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遲之遲謂久立於綴○方氏苞曰賈言戒備之久既

已聞命而又發問則所疑乃六成復綴之後遲之又久

而後退也故孔子歷序至豐以後諸大政而曰如此則

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其遲之

又久正以俟周道之達且通也安得仍以舞者未出以

禮記箋

樂記

十

前戒備之
久為義乎

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

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安坐也成謂已成之事也總干持盾也山立猶正立也

象武王持盾正立待諸侯也發揚蹈厲所以象威武時

也武舞象戰鬪也亂謂失行列也失行列則皆坐

象周公召公以文止武也○愚按亂樂之卒章也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

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

武曲一終為一成始奏象觀兵盟津時也再奏象克殷

時也三奏象克殷有餘力而反也四奏象南方荆蠻之

國侵畔者服也五奏象周公召公分職而治也六奏象

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

也

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

為節也駟當為四聲之誤也武舞戰象也每奏四伐一

擊一刺為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四伐○按

王肅讀天子上屬謂作樂六成人尊天子之德是也

又按夾振之者二人振鐸夾舞人非天子親夾之也

分夾而進事蚤濟也者分猶部曲也事猶為也濟成也

用兵務於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苟成也如此則不宜倒序於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下按

武成丁未祀周廟來相祀者不過邦甸侯衛至大誥武

成然後庶邦象既告武成而待庶邦象君之至也

又久立於綴象既告武成而待庶邦象君之至也

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樂之意武王克殷反商未及

禮記箋樂記 三

禮記箋樂記 三

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

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

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

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

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

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

之曰建纛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也及商謂至紂都也牧誓曰至于商郊牧野封謂故無

土地者微子也後周公更封而大之積土為封於殷墟

墓宗賢也行猶視也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

皆令反其居也弛政去其紂時苛政也倍祿復其紂時

甲之衣以虎皮明能以武服兵也建纛為纛字之誤也

傳曰垂纛而入周禮曰纛之欲其約也○或為纛或

為纛○釋文云蓋其後也○齊召南曰薊與周同姓黃

帝召公陸氏此說甚確也○先儒所未及○愚按紂後

於宋在成王時據此則武王已徙微子於宋其後周

公乃就封之耳商容孔安國云殷之賢人是也○行後

商容家居使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封帝堯之後於

此不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封帝堯之後於

春秋乃戰國時人錄之妄言以投殷之後於宋此本呂氏

愚按說鈴戰國時人錄之妄言以投殷之後於宋此本呂氏

建纛乘輅也其字或作建纛服虔引此以解左傳

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

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

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劔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觀

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

下之大教也郊射為射宮於郊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

也禘冕衣禕衣而冠冕也禕衣衮之屬也藉猶插也賁

憤怒也文王之廟為明堂制耕藉藉田也○愚按先儒

以斯時未有明堂因文王廟為明堂制而即日明堂似未安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所以教諸

侯之弟也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

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禮記箋 樂記

三

言武遲久為重禮樂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

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

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

治心者也致猶深審也子諒如不子之子油然新生好

志明行成不言而見信如天也○愚按心言入者私

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躬身也禮自心中斯

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愚按心言入者私

私欲皆外至禮樂不修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

人之矣易輕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

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

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

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德輝顏色潤澤也理容貌之進

民瞻之不爭矣德輝動於內和順積中則英華發外也理

四支暢於事業則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

難矣○愚按謂莫不承聽莫不承順也稱故曰者引成文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

禮記箋 樂記

四

樂主其盈禮主其減人所倦也樂主其盈人所歡也○

明禮以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勉強也

善也○愚按美相雜曰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

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放淫聲樂不能止也報讀

如字報者答也禮和為貴外主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

其減而內答之以和則樂矣○愚按報讀

反則安樂不得其義知其吉凶之歸○愚按禮之報樂

之反其義一也俱趨不放也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

道人之所為也性術言此出於性也盡於此不可過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後世變之此獨存焉古以能為

三台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

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流猶淫放也文篇辭也息猶銷也曲也節奏闕作進止所應也方道也○惠氏古義云荀子瘠作省按省與管通管猶瘠也故字亦作瘠尋文義繁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閭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

禮記箋 樂記

三五

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審一審其人聲也比物謂雜聲八音克諧相應和○愚按和敬和順和親並以和言者樂主和也○疏云審一者一謂人聲人聲雖一其感有喜怒哀樂之殊當須詳審其聲以定調和之曲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誦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

也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詩云荷戈與綴兆域也舞者進退所至也要猶會也命教也紀總要之名也○愚按注引詩與毛詩異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儔焉儔猶輩類喜則天下和

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天子之於天下

喜怒節之以禮樂則兆民和從而畏敬之禮樂王者所常與則盛矣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子贛孔子弟子師樂官也乙師乙曰乙賤工也名聲歌各有宜氣順性也

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樂人稱工執猶處也

禮記箋 樂記

三六

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

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此文換簡失其

上愛者宜歌商宜承此下行謂云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商宋詩也愛或為哀直己而陳德各因其德歌所宜

本謂又詩本性情須具安恬之性者乃能領會其義也史記樂解引鄭注云肆直也似古本有此注愚謂肆寬

接也直己謂正直己身即寬而靜柔而正等是也陳德謂敷陳古人之德即歌頌等是也又按風雅頌四歌皆合性之所近商齊二歌皆矯性之所偏又按肆直而慈

刊本有愛字疑傳 商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

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云商之遺聲也

誤上所云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當居此衍字處也○又

愚按商聲古穆近於五帝齊音宏長近於三王其實二

者非帝王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

之奏也見利而讓屢數也數斷事以其肆直也見利臨事而屢

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安也

也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橐木倨中矩句

中鈎纍纍乎端如貫珠言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如有

曲也端正也○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

言之不足政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

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長言之引其聲也嗟

之舞之足之蹈子貢問樂上下同美之也

禮記箋樂記

三七

禮記箋

雜記上第二十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

車之左設以其綬復館主國所致舍復招魂復魄也如

屋招用衾衣也如於道道廬宿也升車左轂象升屋

東榮綬當為綬讀如韃賓之韃字之誤也綬謂旌旗之

旄也夫其旒而用之綬少儀所謂良綬也

其精有綵緇布裳帷素錦以為屋而行精載柩將殯之

於視與荷讀如荷飾之荷觀棺也荷染赤色者也將葬

載柩之車飾曰柳綵謂龍甲邊緣緇布裳帷圍棺者也

者若未大斂其載尸而歸車飾皆如之○朱軾曰帷上

接於輅如裳續衣故曰裳帷喪大記素錦褚加帷荒

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轉為說於廟門外

殯宮牆裳帷也適所殯謂兩楹之間去轉乃入廟門以

其入自有宮室也毀所殯謂兩楹之間去轉乃入廟門以

西階之閒尸自門升之於此皆因殯焉異者極入自闕

死不入於室而自外來謂之於中不忍遠也○愚按曾子

問之入自闕而自外來謂之於中不忍遠也○愚按曾子

字之入自闕而自外來謂之於中不忍遠也○愚按曾子

既已說轉又安於裳帷也且入即正棺兩楹之間為無用

矣以是說轉又安於裳帷也且入即正棺兩楹之間為無用

車及以是說轉又安於裳帷也且入即正棺兩楹之間為無用

禮也

禮記箋

一

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
死則其復如於家以玄冕士以爵弁服大夫以布為
輶而行至於家而說輶載以輶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
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也言輶者達名也白布不
惟俱用布無所別也至門亦說輶乃入言載以輶車入
自門明車無輶也輶讀為輶或作輶許氏說文解字曰
有輶曰輶無輶曰輶輶周禮又云輶車天子以載輶
輶相近其制同乎輶輶蓋半乘車之輪諸侯以輶也
大夫士言輶輶之禮此不相明也○愚按大夫言輶以
諸侯入自闕矣此亦與會子問異會子問言如小斂則
人稱輶車音而階抑此記或互相明歟○齊召南曰後
因輶字而誤也

禮記箋 雜記上

二

士輶葦席以為屋蒲席以為裳帷言以葦席為屋則無
曰舉屋與裳帷之用席明輶及袂皆用布與大
夫同也○愚按大夫獨不言屋明亦素錦矣
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其子或皆作赴赴也臣死
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喪所主者君訃於
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
祿大夫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告他國君謙也
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訃
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
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

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適讀為匹敵之敵謂爵同
之人辭之誤也○愚按實
讀如字實謂以實告也

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
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
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公館公
也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練而猶處公
館朝廷之士也唯大夫三年無歸也 大夫居廬士居
聖室謂未練時也士居聖室亦謂邑宰也朝廷之士亦
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

禮記箋 雜記上

三

為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大夫雖尊
服父母兄弟之喪若踰之也士謂大夫庶子為士者已
卑又不敢服尊者之服今大夫喪禮逸與士異者未
得而備問也春秋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為之喪
帶杖而履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
也曰唯卿為大夫此平仲之謙也言己非大夫故為
服士服耳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為正微細焉則屬於
然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為正微細焉則屬於
然則士與大夫為父服以三升者有麗衰斬衰於
五升則與大夫為父服以三升者有麗衰斬衰於
乃能備儀而四升為兄弟服以三升者有麗衰斬衰於
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為其母與兄弟服以三升者有麗衰斬衰於
也一大功以下大夫士服以三升者有麗衰斬衰於
賤一也王肅及張融說正合會子自天子達孟子三代
共之也義疏之服豈有大夫士之異哉晏平仲身先行
古禮而直言當時之非謙也○方氏苞曰此數條自宋以後
王之正禮也鄭注非是

儒者皆知其悖而未悟為葬歆所增竄者蓋葬以居攝為其母功顯君服天子弔諸侯之服不主其喪故歆竄此記以示上大夫相去一間耳而子為大夫於父母之為士者服即有降子為大夫其父母之為士者即不敢主其喪況居攝踐阼與尊者為體尚可重服為母喪主乎

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得仕至大夫賢著而德成適子大夫之庶子為大夫則為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

為大夫者齒雖庶子得服其服尚德也

士之子為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為之置後而士不得也置猶立也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履緇布冠

禮記箋 雜記上

四

不韠占考皮弁有司卜人也麻衣白布深衣而著衰焉也皮弁則純吉之尤者也占者尊於有司卜求吉其服彌吉大夫士朔服皮弁○皇氏云以三升半布為衰其長六寸廣四寸綴於衣前當胸上

後又有負版長一尺六寸廣四寸

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筮者筮宅也謂下

筮人也長衣深衣之純以素也長衣練冠純凶服也朝服純吉服也大夫士日朝服以朝也○疏云如筮者謂不合用卜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嫌與

記之也既夕禮曰包牲取下體又曰主人之史請讀贈○方氏苞曰哭踊二字當在既薦馬下○朱軾曰薦馬者三字疑衍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繼卜人作龜卜相及日人禮也命龜告以所問事也作龜謂揚火灼之以出兆○劉氏曰大宗人或足都宗人小宗人或足家宗人掌都家之禮者

內子以鞠衣喪衣素沙下大夫以禮衣其餘如士此復

衣也當在夫人狄稅素沙下爛脫失處在此上耳內子卿之適妻也春秋傳曰晉趙姬請逆叔隗於狄趙衰以

為內子而已下之是也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趙衰以

作展而子之服六唯上公夫人亦謂下大夫之妻趙衰以

大妻自展衣而下士妻稅衣而下卿妻自鞠衣而下大

禮記箋 雜記上

五

復諸侯以衰衣冕服爵弁服復招魂復魄也冕服者上

亦始命為諸侯及朝覲見

加賜之衣也衰猶進也

夫人稅衣揄狄稅素沙也言其招魂用稅衣上至揄狄

復西上者多而西上陽長左也復

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謂池飾也揄揄翟也采青黃之

池繫絞緇於下而畫翟雉名曰振容又有銅魚在

其間大夫去振容上去魚此無人君及士亦無魚在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附讀皆為附大夫附於

其祖也士不附於大夫自卑別於尊者也大夫之昆弟
謂為士者也從其昭穆中一以上祖又祖而已附者附
於先死者○愚按方氏苞
辨大旨與喪服小記同

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
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夫所附之
妃於婦則

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配謂并祭
王母不配
則不祭王父也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
敢援尊配與不配祭饌如一祝辭異不言以某妃配某
氏○女子謂未嫁者也嫁未三月而死猶歸葬於女氏
之黨○愚按女子即婦人因對男子而言耳舊說似泥
公子附於公子一人為宗主者其餘羣公子死其子自

禮記箋 雜記上 六

當別立廟而祭之以為小宗不應附於祖之兄弟
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謂未踰年也雖稱子與諸
侯朝會如君矣春秋魯僖
公九年夏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待或為
侍○愚按待猶君謂國中臣民耳在喪而會諸侯喪世
為典禮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履不易謂既
遭大功之喪者也練除首絰要絰葛又不如大功之麻
重也言練冠易麻互言之也唯杖履不易言其餘皆易
也履不易者練與大功俱用繩耳○疏云此大功謂降
服大功也○方氏苞曰練後首絰既除服大功麻絰要
亦服大功麻帶間
傳所謂重麻也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稱

陽童某甫不名神也此兄弟之殤謂大功親以下之殤
也此兄弟之殤謂大功親以下之殤
之衰此謂之功衰以是時而耐大功親以下之殤
親以下之殤因喪而耐大功親以下之殤
九童而死已明年之稱也某甫且字也尊神
○愚按此兄弟之殤謂小功總麻耳若
正服大功則不合練冠矣上文是也

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惻怛之痛不以
辭言為禮也
其始麻散帶經與居家同也凡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
之未成經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經之
日數疏者為小功以下也親者大功以上也疏者及主
喪之後三日
而成服也

禮記箋 雜記上 七

主妾之喪則自附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
於正室前附自為之者以其祭於祖廟○方氏苞曰此與
於正室前附自為之者以其祭於祖廟○方氏苞曰此與
不世祭祖之妾安得著位於廟無列於廟何禮也妾母
身為主者或妾子有德位而尊者來弔不敢使其子拜
實與○愚按先儒之說亦非謂妾附於廟也疏云妾祖
姑無廟為壇祭之鄭云於廟者於廟中為壇祭之耳又
云此謂攝女君之妾若不攝者則不得為君不撫僕妾
略於賤也○愚按君通上
下凡僕妾於其主稱君

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
黨服妾於女君之
親若其親然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奔喪節也○
盧植云此大

大功謂降服也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

於墓不待主人也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

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為位而哭拜踊

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

如爵弁而素加環經曰弁經

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經

也輕喪總麻也大夫降焉弔服而往不以私喪之未臨兄弟

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

為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

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

類也方氏苞曰明雖父沒母存亦不敢稽顙

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

凡禮宜為服而不得者皆然

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

不條屬也條屬者通屈一條繩若布為武垂下為纓屬

之冠象大古喪事略也吉冠則纓武異材焉右縫者右

縫之小功以下左吉輕也總冠纓纓當為燥麻帶經

禮記箋 雜記上 八

有事其布以為纓

大功以上散帶初而絞之

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總加灰錫也

諸侯相繼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衰衣不以襪

也○愚按衣服不以為正也後路試車亦通與

遺車視牢具則遺車多所包遺奠而藏之者與遺奠

半包五個士少半包三個大夫以上乃有遺車疏布轉

四面有章置于四隅

有子曰非禮也

方氏苞曰注非也死者不食糧而已

奠惟脯醢以黍稷具於下室之饋也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

也

端衰喪車皆無等

正與中庸孟子合益知前文大夫為其父母兄弟未為

之安矣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韡委武玄縞而后韡

禮記箋 雜記上 九

冠大古之布冠也春秋傳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白之冠委武冠卷也秦人曰委齊人曰武玄玄冠也縞縞冠也○按

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

弁爵弁也冠玄冠也祭於公助君祭也大夫爵弁而祭於己惟孤爾○疏云冕絺冕也崔云孤不悉

冕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也親迎雖亦已之事攝盛

服爾非常也暢曰以栒杵以梧也栒柏也杵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

批所以載牲體者此謂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於末所

喪祭也吉祭批用棘者刊猶削也

禮記箋 雜記上 十

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也此謂襲尸之大帶率練

以上更飾以五采士以朱練襲事成於帶變之所以異

於生○疏云此二采天子也士也大夫也又大夫不

曰此文明與大夫皆五采豈是天子之大夫也又大夫不

應與諸侯同此類禮文殘缺無可考正注疏皆為之辭耳

醴者稻醴也甕甗符衡實見聞而后折入此謂葬時藏

也折承席也○按既夕禮注云見棺飾也又云折猶庶

也釋文云如也重既虞而埋之就所倚處埋之○疏云埋

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死事以夫為尊卑

小斂大斂皆辟拜嫌富事來者終不拜故

朝夕哭不惟神向幽也○釋文云屋宇林戶臘反閉

也暴文云古閔字玉篇羌據公答二無柩者不惟葬也

反皆云開也○愚按說文云屋閉也

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

待反而后奠主人拜踊於賓位不敢迫君也君即位

子羔之襲也蘭衣裳與稅衣纁神為一素端一皮弁一

爵弁一玄冕一會子曰不襲婦服也纁為蘭編為袍表

之以稅衣乃為一稱爾稅衣若玄端而連衣裳者也大

夫而以纁為之緣非也唯婦人纁神禮以冠名服此襲

其服非襲其冠曾子說襲婦服而已玄冕又大夫服未

聞子羔曷為襲之玄冕或謂為玄冠或為玄端○釋文

云佛裳下襪也王肅云婦人蔽膝也

○愚按如王說與不襲婦服意尤近

為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為

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公所為君所作

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闕士三踊婦人皆居闕也始

死及小斂大斂而踊若大夫士一也則皆三踊矣君五

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士二日而殯士小斂之朝不踊

君大夫大斂之朝乃不踊婦人居闕者踊必拾主人踊婦人踊賓乃踊

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玄

異於生也此帶亦以素為之申重也重於革帶也革帶以佩必言重加大帶者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也士

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素委貌大夫以上素爵弁而加此經焉散帶

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大斂既鋪絞紵衾君至比君升乃鋪席則君至為之改始新之也

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言失之也士喪禮束帛

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

禮記箋 雜記上

三

門不當門外主孤西面立於阼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

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受命受主人命以出也

淑善也如何不善言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稱其君

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

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子孤子也降反位者出

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

矣含玉為璧制其分寸大小未間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

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言降出反位

是介也春

秋有既葬歸含贈襚無宰夫朝服即喪履升自西階西

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朝服待鄰國之禮也即就也

寬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拜

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襚者降

出反位投襚者以服者賈人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

禮記箋 雜記上

三

西面亦西面者亦上介昭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昭相者入告反命曰孤

須矣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轉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

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軒轅也

乘黃於大路之西觀禮曰路下四亞之客給使者入設

堂下孤須矣從此盡篇末皆無某字有者非○愚按下謂

介執圭將命在堂上是時客之僕從陳乘黃大路者自

庭下而由路之西路即庭也方氏苞謂客使卑賤不敢

與主孤為禮故由西路而

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

虞後則後喪甫三月餘而飲福衣朝服可乎禮文殘缺
類惟此記一見未知以類代葛何據云然以義揆之當
為練後服也曰練祥者行也至後喪練期則前喪練者
可以次並舉其大祥之期至亦可先舉也曰既練者將
練必先易穎而後祭也大祥之祭也主人於前夕除
服易朝服祥因其故服則練祭亦前夕易服可知矣王
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未練祥嫌未
穆爾王父既附則孫可附焉猶當為由由用也附皆當
作附○愚按周卒哭而耐殷既練而耐此言練祥據殷
禮也猶是耐於王父言當俟練祥後王父既耐
而後孫耐焉猶不必改為由下猶是與祭同耐
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也明所哭者異入奠卒奠出改服
卽位如始卽位之禮乃更卽位就他室如始哭之時
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

禮記箋 雜記下

去

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
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後哭猶亦當為由次
吉與凶同處也使者反而後哭於異宮不可以
愚按父母死反禁其哭踊而次於異宮甚非人情方氏
荀議為春秋隱禮如諸父昆弟姊妹之喪則既宿則
漢儒誤述之是也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同
宮則次于異宮宿則與祭出門乃解祭服皆為差緩也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
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宮以待事禮也尸重受宿
內喪同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

必有前驅也諸臣見尸而下車敬也尸式以禮
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
葬而后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
亦然將祭謂練祥也言若同宮則是昆弟異宮也古者
父母之喪當在殯宮而在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有
子散等栗階為新喪略威儀○方氏苞曰士之臣妾賤
葬事簡旬日可畢又家徒少不能兼共祀事故葬而後
祭曾子問曰不祭疏謂天子諸侯臣妾死於宮中不得
為虞耐卒哭之祭誤矣

禮記箋 雜記下

去

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齊之眾賓兄弟
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眾賓兄弟皆飲之可也皆嘗
也啐至也
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薦脯醢也告祭告賓祭
實不食○疏云此亦謂練祥祭也其虞耐不獻賓也
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情戚
容稱其服問喪問居父母之喪也喪尚哀言敬為上者
觀○愚按敬哀瘠三者皆不可廢也齊輕耳喪之顏
色如喪容與累色容顏顯是也稱其服謂齊斬輕重
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如禮行者
之未有加也齊斬之喪謂之禮君子不奪人之喪
不能載矣○愚按小功謂之禮君子不奪人之喪
禮也亦不可奪喪也之於己也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

三年憂東夷之子也言其生於夷狄而知禮也怠惰也解倦也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聖室之中不與人坐

焉在聖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言言已事也為人說為語在聖

室之中以時事見乎母乃疏衰皆居聖室不廬廬嚴者

也言廬衰敬之處非有其實則不居

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殤視成人也視猶比

者哀容居處也

親喪外除而哀未忘日月已竟兄弟之喪內除日月未竟而哀已

禮記箋雜記下

喪外除者祥為喪之終矣而哀未忘故中月而禫兄弟

之喪內除者如其日月而止注非也愚按願說如其

內除必如鄭說始通矣

視君之母與君之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

也言小君服輕亦內除也發於顏色謂醜美酒食使人

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

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

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惻隱之心能如是則其餘

得也似謂容貌似其父母也名與親同

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為期為祭

以期至明日而行祭亦朝服始即吉正祭服也喪服小

吉也既祭乃服太祥素縞麻衣釋禫之禮云玄衣黃裳

則服禫祭之冠矣黃裳者未大也既祭乃服禫服朝

服也疏云此據諸侯卿大夫言之從祥至吉凡服有六

常視視省牲不得仍練服

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謂有以喪事

不及時猶變服服祥祭之服以受之重其禮也其於此

時始中者則衛將軍文子之為之是矣反服反素縞麻

衣也方氏苞曰不當縞謂有新喪之重服也

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尊大

至則拜之不待事已也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

更成踊者於士至也事謂大小斂之屬方氏苞曰若

獨於士然所謂大夫則加蓋後即降禮視建設於士則

請事也蓋於大夫則加蓋後即降禮視建設於士則

於大夫絕加蓋時踊以前踊未終故曰改成踊

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

也牲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則卒哭

也牲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則卒哭

也牲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則卒哭

時祭少牢大祭大牢今黑肱全減之
謙也按此疏甚明可移以解此文

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

曰伯子某祝稱卜葬虞者卜葬卜虞祝稱主人之辭也

夫曰乃某孫謂為祖後者稱曰哀孫某卜葬其祖某甫

云初虞用葬日故并言葬虞也○方氏苞曰夫曰乃者

稱乃夫某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闕轂而輅

輪者於是有爵而后杖也記庶人失禮所由始也叔孫

人作車輪之官武叔魯大夫叔孫州仇也輪

○釋文輅迴也

鑿巾以飯公羊賈為之也記士失禮所由始也士親飯

焉則有

冒者何也所以揜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

以襲而后設冒也言設冒者為其形人將惡之也襲而

似非為人惡之鬼神之情既之幽不欲禱明也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

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言遣既奠而又包之是與食於

子宜為是乎言傷廉也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

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子不

見大饗乎既饗歸賓俎所以厚之也言父母家

禮記箋 雜記下

三

非為人喪問與賜與此上減脫未問其首云何是言非

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謂受問受賜

後拜曰喪拜拜而後倍額曰吉拜

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經而

受之受之必正服明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薦於

君之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

既卒哭遺人可也言齊斬之喪重志

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刻言其痛之惻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此謂父

也當在練則弔上爛脫在此○齊召南曰按鄭注甚明

此期喪專主父在為母故備二祥之節而加以禫若他

無所謂禫也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

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功衰既練之服也

服而往哭謂所不臣也○方氏苞曰檀弓有殯間遠兄

弟之喪雖總必往專舉同姓此曰服其服則兼異姓之

於死者雖在異姓既為有服之親則聞其死而往哭亦

情之不能已也子張死曾子以母之齊衰往哭之或曰

齊衰不能已也子張死曾子以母之齊衰往哭之或曰

齊衰不能已也子張死曾子以母之齊衰往哭之或曰

禮記箋 雜記下

三

焉聽猶待也事謂襲斂執紼之屬○愚按既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謂姑姊妹無主殯不在己族者○愚按鄭知此期喪謂姑姊妹者以情輕故也功衰即此喪既葬受以大功之衰也○言弔又言哭者弔謂置詞也凡弔必先置詞然後哭子夏喪明曾子曰吾聞之朋友喪明則哭之此弔詞也○曾子哭此哭也惟重喪未除者小功總執事不與於禮饋也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此弔者恩薄節也相趨謂相聞姓名來會喪事也相揖當會於他也相問當相惠遺也相見當執摯相見也附皆當為弔也○陳注云相趨者古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必助主人以趨示敬也

禮記箋 雜記下

三

人之事從猶隨也成人二十以上至四十下壯時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非鄉人則長少皆反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為疑死病猶疑也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死疑猶恐也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往而見食則可食也為食而往則不可食也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功衰齊斬之末也酪酢醢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

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為病君子弗為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毀而死是不重親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塋也言喪服出入非此二事皆冠塋道無飾凡喪小功以上非虞附練祥無沐浴言不有飾事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言重哀不行求見人爾人來求見己亦可以見之矣不辟涕泣言至哀無飾也○方氏苞曰不辟涕泣謂身執事者情勢有所窮也

禮記箋 雜記下

三

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總之喪既殯而從政以王制言之此謂政者教令謂給繇役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嬰兒猶驚也言其若小兒亡母啼號安得常聲乎所謂哭不偯卒哭而諱自此而鬼神事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姊妹子與父同諱父為其親諱則子不敢不從諱也謂王諱羣祖○方氏苞曰王父母總貫下蓋王父母之兄弟伯叔父姊妹父則諱之則子在父側亦不敢舉其名也檀弓逮事父母則諱王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

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
諱夫於其側亦不言也孝子問名心懼凡不言人諱者
亦為其相感動也子與父同諱則子可盡曾祖之親也
諱與母妻之親同名重則諱之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
乃出言雖者明齊衰以下皆可以喪冠也始遭喪以其
次廬也雖月則喪服因冠矣非其冠月待變除卒哭而冠
或為唯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
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
殤之小功則不可此皆謂可用吉禮之時父大功卒哭

禮記箋

雜記下

取婦已大功卒哭而小功齊衰之親除喪而後可以取妻
必借祭乃行也下殤則因喪而冠之○陳注云末服之
禮凡冠也舊說以末當冠則因喪而冠之○陳注云末服之
將除也舊說以末當冠則因喪而冠之○陳注云末服之
者冠也舊說以末當冠則因喪而冠之○陳注云末服之
言降在大功下祭須父卒則因喪而冠之○陳注云末服之
孔疏之在取也又按南史賀琛傳皇太子曰賀琛此論
可女以冠之所得自嫁也琛駁曰賀琛傳皇太子曰賀琛此論
是禮之所得自嫁也琛駁曰賀琛傳皇太子曰賀琛此論
以冠之所得自嫁也琛駁曰賀琛傳皇太子曰賀琛此論
結於後句方顯自娶而亦云冠子取婦其義益明冠子
冠矣蓋有服不顯自娶而亦云冠子取婦其義益明冠子
之末可蓋有服不顯自娶而亦云冠子取婦其義益明冠子
乎又令旨推下殤小功不可取婦則降服大功亦不得

為子冠按記文惟稱下殤實有其義緣幼弱之故天
喪情深故特明不娶以示本恩之重不得言大功之降
服告不冠嫁也且記言下殤則不得通於中上語小功
又不得兼於大功也遂從琛議按琛即場之從子而其
論與場判然不同蓋即庚詩之說也雖為孔疏所不
取而駁辨甚暢今附錄焉○愚按賀氏辨說並可為窮
經者法故

凡弁經其袷侈袂也總也疑也袂之小者二尺二寸大
者半而益之則侈袂三尺三寸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
服不舉樂於其側上宮中子與父同宮者也禮由命士以
不得大功將至辟琴瑟也亦所以助哀小功至不絕樂
觀也

禮記箋

雜記下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
黨雖親弗主此謂姑姊妹無子寡而死也夫黨無兄弟
之族人婦人外成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
有則里尹主之喪無主也里尹閭胥里宰之屬王度
官者里或為士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里尹
主之亦斯義也○疏云素別錄王度記云似齊宣王時
所說也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也夫之黨其祖姑
也
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吉因不相干也麻謂
要經代大帶也麻不加於采衣采者不麻
謂弁絰者必服弔服是也采玄纁之衣

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雖不哭猶朝夕奠

自因自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未成人者不

用故事○疏引載德云童子當室謂十五以上皇氏

室則杖○疏引載德云童子當室謂十五以上皇氏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

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絕地不絕地之情

者能用禮文矣能用禮文哉美之也伯母叔母義也姑姊妹骨肉也

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

柳之徒爲之也亦記失禮所由始也泄柳魯穆公時賢

若之喪子游擯由左注云喪禮廢亡時人以爲此儀當

如詔辭而皆由右相是善子游正之據此注則知由右

相不自泄柳之徒始矣禮記箋雜記下

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此蓋夏時禮也周士

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

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尊卑

差也天子至士葬即反虞思之

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贈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

如此也言五者相次同時

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

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方氏苞曰比

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紼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

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

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升正柩者

於祖正棺於廟也五百人謂一黨之民諸侯之大夫邑

御柩者居前道正之大夫士皆御柩者居前道正之大夫士皆

孔子曰管仲鏹盤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藻梲賢

大夫也而難爲上也言其僭天子諸侯鏹盤刻爲蟲獸

山節藻梲刻之爲山稅侏儒柱畫之爲藻文晏平仲祀

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言其偏士

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言其偏士

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或爲越疆也如三年之

喪則君夫人歸奔父母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

待之也若待諸侯然謂夫人行道車夫人至入自闈門

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女子不自同於

日闈門爲相通者也側階亦旁階也他謂哭踊髮麻闈

門或爲闈門○疏云奔喪禮婦人升自東階故知側階

東旁階也

嫂不撫叔叔不撫嫂遠別也

嫂不撫叔叔不撫嫂遠別也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
 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
 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
 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眾寡均而倍焉君子
 恥之恥地民不足者古者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
 恥之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眾寡均謂俱有役事人數
 等也按得失即以行言也
 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自貶損亦取易供也
 牲少牢若特豕特豚也○方氏
 苞以為駑當作豨豨謂恐未然
 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

禮記箋 雜記下

元

乎書時人轉而借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
 賜未知其樂也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
 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於是時子曰百日之蜡
 民無不醉者如狂矣日未正齒位於是時子曰百日之蜡
 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以休息之祭主先嗇也大飲蒸勞農
 樂是君之恩澤非女所知言其義大張而不弛文武弗
 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張
 以弓弩喻人也弓弩久張之
 則絕其力久弛之則失其體
 孟獻子曰正月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

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記魯失禮所由也孟
 也魯以周公之故得正月之日至之郊天亦以始祖
 后稷配之廟猶以夏時之孟月爾明堂位曰季夏六月
 魯禮之宗廟猶以夏時之孟月爾明堂位曰季夏六月
 為之或云不可於大廟○愚按此必因事廢禘其後欲
 禘之非禮而責獻子乃為權禮之議如此說者不譏魯
 禮記之言不可於春秋之時過矣○疏引鄭又解云
 春秋何也○齊召南曰春秋七年左傳孟獻子曰啓整
 郊而後耕杜注云啓夏七月左傳孟獻子曰啓整而
 此言郊後天之禮必用周之三月而雜記云云二文不
 同必有一謬禮記後人所
 錄左傳當得其真云云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亦記魯失禮所由
 孟子不告於天子自後魯同姓昭公取於吳謂之吳
 世昏姻不通吳大伯之後魯同姓昭公取於吳謂之吳

禮記箋 雜記下

元

之不命

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也皆謂嫁於國中者為君服
 內宗五屬之外宗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妻及從母皆是也
 嫁於庶人
 從為國君
 廢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拜謝拜之士壹大夫再亦
 相弔之道也言拜之者為其來弔已宗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
 辟也可人也言此人可也但居惡管仲死桓公使為之
 服宦於大夫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

也亦記失禮所由也善桓公不忘賢者之舉官猶仕也此仕於大夫更升於公與違大夫之諸侯同爾禮不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舉猶言也起立者與君之諱同則

稱字謂諸臣之名也

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謂卿大夫也同僚將為亂己力不能討不與而已至於鄰

國為寇則當死之也春秋魯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傳曰君子碎內難兩不碎外難

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

寸刻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贊大行者書說名也藻薦玉者也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

之再行也子男執璧作此贊者失之矣

禮記箋 雜記下

三

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問其先人始仕食祿以何君時對曰文公

之下執事也

成廟則鬯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廟新成必

鬯之尊而神之也宗人先請於君曰請命以鬯某廟君

諾之乃行○愚按雍當與饗同又案注云先請於君云

云見大雍人拭羊宗人祝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居

者宰夫也宰夫搯主也拭靜也○愚按宗人祝之其辭

未問此節並見大戴禮鬯廟篇但彼君臣同著元服與

此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封羊血流于前乃降

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岬皆於屋下割雞門

當門夾室中室自由也岬謂將割牲以鬯先滅耳旁毛薦之耳聽聲者告神欲其聽之周禮

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有司宰夫祝宗人

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告者告反命于君曰鬯某廟

事畢反命于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君朝

不至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鬯屋者交神明之道也

廟也路寢人所居不鬯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

落之爾禮弓曰吾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也

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鬯之以豶豚宗廟名器謂

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

人入行道以夫人之禮者奔妻致使者將命曰寡君不

禮記箋 雜記下

三

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

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前辭

謂納采時也此辭賓在門外擯者傳焉賓入致命如初

主人卒辭曰敢不聽命○愚按敬須以俟命俟後命也

古者夫人被出有復反之義傳曰蔡姬有司官陳器皿

揚公公怒歸之未絕之也器皿其本所齋物妻出夫使人致

主人有司亦官受之也律奔妻昇所齋物妻出夫使人致

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乘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

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

退主人拜送之肖似也不似言不如舅在則稱舅舅沒

則稱兄無兄則稱夫言奔妻者父兄在則稱之命當

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姑姊妹見

之姑某之姊
若妹不肖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

魯惠公之飽也時人倨慢若季氏則不以禮矣少施氏
不辭共食不飽孔子後○愚按禮貴辭讓孔子食於季氏
氏而飽此聖人從容中禮也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

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

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納幣謂昏禮納徵也十個為束貴成數兩兩者合其卷是

謂五兩八尺曰尋五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尺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與婦見舅姑

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見已婦來為供養也其見

主於尊者兄弟以下在見諸父各就其寢見時不來

禮記箋雜記下

三

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雖未許嫁

為成人矣禮之酌以成之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
笄○愚按婦人蓋姆歟無主婦及女賓不備儀也備儀
者十五許嫁燕則鬢首既笄之後去之猶

而笄之時若女有鬢紒也

鞞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

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紕以五采會謂領上縫也領

在旁曰紕在下曰純素生帛也紕六寸者中紕之表裏
各三寸也純紕所不至者五寸與會去上同紕施諸縫
中若今時條也○方氏苞曰會即玉藻所謂頸也彼言
頭廣此言其長○愚按會紕同以得韋也約而言之鞞
長三尺會之上餘五寸純紕之下餘五寸紕施於表裏
兩旁紕施於諸縫中

禮記箋

喪大記第二十二

疾病外內皆埽為賓客將來問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

於北牖下謂君來視之時也病者恆居北牖者北牖廢牀徹襲

衣加新衣體一人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席其生氣

足也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也體手男女改服為賓客

亦朝服也屬纊以俟絕氣纊今之新絲易動搖男子不

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子重終

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

於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言死者必皆於正

尊者所不燕焉君謂之路寢大夫謂之適寢士或謂之
適室此變命婦言世婦者明尊卑同也世婦以君下寢
之上為適寢內子卿之妻也下室其燕處也○愚按此
路寢謂夫人正寢非君聽政之路寢也適寢亦謂世婦
生時所居之正室非

夫人下寢之上也

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復招魂復

乘以升屋者虞人主林麓之官也狄

人樂吏之賤者階梯也箕虞之類

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纁世

婦以禮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

危北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近也朝服而復所以事君之衣也朝服而復之者
也復用死者之祭服以其求於神也君以卷謂上公
也夫人以屈狄互言耳上公以衾則夫人用禕衣而侯
伯以驚其夫人用揄狄子男以毳其夫人乃用屈狄矣
賴赤也玄衣赤裳所謂卿大夫自玄冕而下之服也其
世婦亦以禮衣榮屋翼升東榮者謂卿大夫士也天子
諸侯言東雷危棟上也號若云皋其為賓則公館復私
某復也司服以篋待衣於堂前
 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私館卿大夫
之復為主人之惡

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其生也若以其衣斂也復者庶
施死於義相反士喪禮婦人復不以衾非事鬼神之衣
云以衣衣尸俗而去之
 禮記箋 喪大記 二

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婦人不以名行○按孔叢子
曰皋媚女復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非
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
 而後行死事氣絕則哭哭而復復而不蘇可以為死
事○愚按先讀去聲如以乘韋先之先
 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悲哀有深淺也若嬰兒
中路失母能勿啼乎
 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
 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姊妹子
 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正尸者謂
南首也子姓謂眾子孫也姓之言生也其男子立於
人後女子立於夫人後世婦為內命婦卿大夫之妻為
外命婦外宗姑姊妹之女○疏云立于東方當在
戶外之東方婦人無堂下之位故皆堂上北面

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
 婦則坐無則皆立命夫命婦來哭者同宗父兄子姓姑
婦則坐無則皆立姊妹子姓也凡此哭者尊者坐卑者
立○愚按喪紀當論親疏不合別貴賤同宗之人而
有爵則坐無爵即立其非人情方氏苞駁之良是
 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姊妹子姓皆
 坐于西方士賤同宗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
 哭承衾哭者哀
 君之喪未小斂為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為君
 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父母始死悲哀非所
庭或至門國賓聘大夫
不當斂其來非斂時

禮記箋 喪大記 三

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
 賓于位大夫於君命迎于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
 拜于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拜寄公
位於庭鄉其位而拜之此時寄公位在門西國賓位
在門東皆北面小斂之後寄公東面國賓門西北面士
於大夫親弔謂大夫身來弔士也與之哭既
拜之即位西階東面哭大夫特來則北面
 夫人為寄公夫人出命婦為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
 則為命婦出出拜之於堂上也此時寄公夫人命婦
位在堂上北面小斂之後尸西東面
 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
 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髻帶麻于

房中士既殯說此云小斂蓋諸侯禮也士之既殯諸侯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

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夷之言尸也於遷尸主人之心降拜

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汜

拜眾賓於堂上眾賓謂士妻也尊者皆特拜拜士與其賓大夫士為句本疏所取皇氏說也義與鄭合熊氏云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者是卿大夫士家自遭喪小斂後拜賓耳大夫內子士妻亦然方苞謂如其說主人則似國君惟拜寄公夫人惟拜寄公夫人矣非也主人

即位襲帶經踊即位作階之下位也有襲經乃踊尊卑加要帶首經於序東復位乃踊也母之喪即位而免記異者禮斬衰括髮既小斂則免初亦乃奠小斂弔者襲裘加武帶經與

禮記箋

四

禮記箋

五

主人拾踊始死弔者朝服袂如吉時也小斂則改襲不改冠亦不免也檀弓曰主人既小斂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

代哭代更也未殯哭不絕聲為其罷倦既小斂可以為漏水之器也冬漏以火爨鼎沸而後沃之此擊壺也義云容四升○愚按代哭之禮似非人情豈以為偽歟○方氏苞曰使主人間代哭之聲恍然自覺哀敬之不

屬而內省無以自安又使族姻之遞代而不哭者知出位踰階錯立族談之非禮而不失臨喪之色禮有以故

不以為然也南史孔秀之遺令曰世俗以僕妾直靈助

代哭不縣壺也下君士代哭不以官疏哭也君堂上二燭

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燭以照饌也滅燎而設燭

賓出徹帷君與大夫之禮也士卒斂即徹帷徹或為廢

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由外來謂奔喪者也無奔喪者婦人猶東面

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婦人所有事自堂及房男子所有事自堂及門非其事處而哭猶野哭也出門見人謂迎賓客者也

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為之拜為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為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主拜者皆拜賓於位主為之辭於賓耳不敢當尊者禮也

即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
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
則杖三日者死之後三日也為君杖不同日人君禮大
夫不敢自持也子於國中即位堂上堂上近尸不敢執杖
與之俱即寢門外位也獨焉則杖君謂子也於大夫所
不相下也

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
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為夫人之命去杖
為世婦之命授人杖也而云大夫者通實大夫有父母
之喪也授人杖與使人執之同也

禮記箋

喪大記

六

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
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
夫也士之禮死與往日生與來日此二日於死者亦得
三日也婦人皆杖謂主婦容妾為君女子在室者
子皆杖不以即位以即位凡庶子也大夫士哭殯則杖
哭柩則輯杖哭殯謂既塗也哭柩謂啟後也大夫士之
尊遠杖不入廟門也君也葬杖者斷而弃之於隱者杖以喪
人得而

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

設牀禭第有枕舍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
枕席君大夫士一也此皆沐浴之後宜承濡濯於
第也小敬先內沐盤中乃設牀於其上施席而遷尸焉
廣入尺長丈二深三尺以瓦為盤併以盛水耳漢禮大盤
盤然則其制宜同之

始死遷尸于牀幪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
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牀謂所設牀第當屬者也士
食去死衣病時所加新衣及復衣也去之以俟沐浴

管人汲不說縞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
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料浴用絺

禮記箋

喪大記

七

巾拒用浴衣如它日小臣爪足浴餘水弃于坎其母之
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抗衾者蔽上重形也拒拭也爪
字掌管籥之人又古亂反掌館舍之人也○釋文云管人如
縞為升階防失墜也內則云浴燂湯亦熱水耳如此記
似用新汲水矣非也疑授御者之
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于堂上君沐梁大夫沐稷士
沐梁甸人為墜于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奠
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
乃沐沐用瓦盤拒用巾如它日小臣爪手剪須濡濯弃

于坎差漸也漸飯米取其潘以為沐也浴沃用梓沐於

之士也以差率而士喪禮沐稻此云士沐梁蓋天子

君之喪子大夫公子眾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食

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算士疏食水飲食

之無算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算納財謂

二十兩曰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

之一諸妻御妾也同言無算則是皆一溢米或粥或飯

○愚按溢與鎰通趙岐孟子注亦云鎰二十兩也國語

二十四兩為鎰○方氏苞曰古喪禮惟此難行博野顏

習齋勉為之苦病幾死蓋二十四分升之一

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眾士疏食水飲妻妾

疏食水飲室老其貴臣也士亦如之如其子食粥妻

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

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果瓜桃之屬○方氏苞曰

葬復有變故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簋者盥食菜以醯醬

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盛謂今時杯

也盥者不盥手飯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

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為母為妻九月之喪

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食肉飲酒亦

謂既葬○愚

禮記箋 喪大記

八

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

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義服思輕也

也言故主者關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謂性不能者

有疾食肉飲酒可也為其氣微五十不成喪成猶備也所不

不徹送七十唯衰麻在身言其餘居處飲

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

辟梁肉若有酒醴則辭尊者之前可以食美也變於顏

妻之喪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哀情本輕也父母之喪

豈為變於顏色而畏人見乎蓋酒醴或至忘哀非梁肉

之此故以

白開耳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簞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

席簞細蒲席也三者下皆有莞○愚按

簞竹席也葦蘆席也注欲一之恐非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

一衣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

西領北上絞紵不在列絞既斂所用束堅之者縮從也

上喪禮小斂陳衣於房中南領西上與大夫異今此同

亦蓋天子之士也絞紵不在列以其不成稱不連數也

小斂無紵因絞不在列見之也或曰縮者二○

疏云房中者東房也大夫士唯東房故也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紵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

禮記箋 喪大記

九

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
 領南上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紵如朝服
 絞一幅為三不辟紵五幅無紵二矣者或謂之精麤朝
 服十五升小紵之絞也廣終幅析其末以爲紵以組類爲
 大紵之絞側若今被識矣生時禫被有識死者去之異
 於生也士喪禮大紵亦陳衣於房中領西上與大夫
 棺在輅又同亦蓋天子之統或爲點○方氏苞曰君
 西領西上南面故陳衣於北領大夫士皆西領北上者遷尸於
 小紵皆以大夫士皆所同也紵一爲三不辟者總言大
 既析其末則布幅析其末爲三片而中不擊裂也蓋
 復總言其制注非也

禮記箋 喪大記

十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尊祭服也斂者要方散衣有君無
 斂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無
 者不陳不以斂○愚按君無禭注讀三字句也熊氏則
 以君無禭大夫士六字爲句士喪禮君禭不倒賈疏引
 此文亦六字爲句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
 大夫士祭服無算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君
 衣尚多去其著也
 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袍裏衣必有以表
 曰子羔之襲繭衣裳與稅衣纏紳爲一是也論
 語曰當暑袷絺綌必表而出之亦爲其襲也
 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取也

凡陳衣不誦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不
 者當作皆也凡陳衣不誦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不
 謂舒而不卷也列采謂正服之色也絺綌紵者當
 暑之袷衣也裝尸重形冬夏用袍及斂則用正服
 凡斂者但遷尸者襲便者於君之喪大胥是斂眾胥佐
 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眾胥是斂士之喪胥爲侍士是
 斂商祝主斂○按臨川吳氏謂大祝下大夫喪執上士非
 能親執斂役者故各以其下之胥服勞方氏苞說也但破
 不親執斂役似未安且大祝贊斂小宗伯率異姓而佐不
 云爲祝終似未安且大祝贊斂小宗伯率異姓而佐不
 掌喪事者亦猶遷尸射人舉焉君喪狄人出壺其義同
 疑乎

禮記箋 喪大記

十一

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紵不紐左衽衽鄉左
 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爲之壹不食
 凡斂者六人斂者必使所與執事者不
 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黼
 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自小斂以往用夷
 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冒者既襲所以韜尸重形也
 小斂又覆以夷衾裁猶制也字或爲材○疏云
 自小斂後衣多不可用故用夷衾覆之也
 君將大斂子弁經卽位于序端卿大夫卽位于堂廉楹
 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

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紵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

子弁經者未成服弁如爵弁而素大夫之喪子亦弁經

○方氏苞曰疏以幸告為告斂畢非也蓋告以當踊之節耳於夫人覆舉東面以見子之西面而踊也獨舉夫人明世婦視斂而不敢馮也

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紵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

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卿

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

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

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

先入右者入門而右

也巫止者君行必與巫巫主辟凶邪也釋菜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禮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也主人房外南面大夫之子尊得升視斂也

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其餘謂卿大夫及主婦之位

鋪絞紵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

紵踊目孝子

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娣

撫以手按之也內命婦君之世婦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

禮記箋 喪大記

三

妻子後日於其親所馮也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

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

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此恩之深淺尊卑之儀也馮

撫之臣於君未知當何如疑亦馮馮尸不當君所與尊

者所馮凡馮尸興必踊悲哀之至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苦枕因非喪事不言君為廬

宮之大夫士禮之宮謂圍障之也

既葬挂棺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不於顯者

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為廬不欲人屬目蓋廬於東南角既葬猶

然

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

家事此常禮也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

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

此權禮也弁經帶者變喪服而弔服輕可以即事也○方氏苞曰王政入於國公政入於家皆謂金革之事也舍此則王政公政皆有常經無所謂入於國入於家也

既練居室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

黝墜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黝墜

之飾也地謂之黝墜謂之墜外無哭者於門外不哭也

內無哭者入門不哭也禫踰月而可作樂樂作無哭者

禮記箋 喪大記

三

物聖或為要期
禮或皆作道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

也鄭注已明而孔氏乃以吉祭為四時之祭非也禮即

吉祭也○方氏苞曰禫後使婦人從而御事吉祭後始

復內寢也孟獻子禫比御而不入即此義蓋使比次侍

御而不入居內寢也○愚按願說禫即吉祭似未安方

說當是但引孟獻子事獻子比御不入孔子稱其加人

一等則似禫而御者禮之常獻子獨為高世之行耳如

此則方說亦復難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為母

通未知當從誰氏

為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婦

人不居廬不寢苦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

歸歸謂歸夫家也○方氏苞曰若遽反夫家

歸則壻哀妻之親屬不能久而不愈故也

禮記箋 喪大記

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

此公公士大夫有地者

在君所食都邑之臣○愚按公

謂內諸侯也大夫士其屬也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于宗室

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

也歸謂歸其宮也忌日死日

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愚按既稱宗室則此大夫

士謂庶子明矣然父母之喪貴賤一也況可以嫡庶別

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

於臣之於士既殯而往為之賜

大斂焉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為

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大夫士既殯而

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

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

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

前二人立于後

殷猶大也朝夕小奠至月朔則大奠君

也祝負墉南面直君北房戶東也小臣執戈先後君

升而夾階立大夫殯即成服成服則君亦成服錫衰而

於門外以示在路被除而非為死者設也擯者進當贊

禮記箋 喪大記

也始立門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

稱言

東北面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

以來之辭也祝祝而踊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

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于門外君退主人

送于門外拜稽顙

迎不拜拜送者拜迎則為君之答已

拜者嫌君之臨己也故必俟君見殯而後拜

稽顙也拜送者禮也凡喪拜送賓無答拜也

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一問之在殯一

往焉

物聖或為要期
禮或皆作道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

也鄭注已明而孔氏乃以吉祭為四時之祭非也禮即

吉祭也○方氏苞曰禫後使婦人從而御事吉祭後始

復內寢也孟獻子禫比御而不入即此義蓋使比次侍

御而不入居內寢也○愚按願說禫即吉祭似未安方

說當是但引孟獻子事獻子比御不入孔子稱其加人

一等則似禫而御者禮之常獻子獨為高世之行耳如

此則方說亦復難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為母

通未知當從誰氏

為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婦

人不居廬不寢苦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

歸歸謂歸夫家也○方氏苞曰若遽反夫家

歸則壻哀妻之親屬不能久而不愈故也

禮記箋 喪大記

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

此公公士大夫有地者

在君所食都邑之臣○愚按公

謂內諸侯也大夫士其屬也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于宗室

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

也歸謂歸其宮也忌日死日

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愚按既稱宗室則此大夫

士謂庶子明矣然父母之喪貴賤一也況可以嫡庶別

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

於臣之於士既殯而往為之賜

大斂焉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為

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大夫士既殯而

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

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

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

前二人立于後

殷猶大也朝夕小奠至月朔則大奠君

也祝負墉南面直君北房戶東也小臣執戈先後君

升而夾階立大夫殯即成服成服則君亦成服錫衰而

於門外以示在路被除而非為死者設也擯者進當贊

禮記箋 喪大記

也始立門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

稱言

東北面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

以來之辭也祝祝而踊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

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于門外君退主人

送于門外拜稽顙

迎不拜拜送者拜迎則為君之答已

拜者嫌君之臨己也故必俟君見殯而後拜

稽顙也拜送者禮也凡喪拜送賓無答拜也

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一問之在殯一

往焉

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

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

顙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視世子而踊世子從夫人

夫人位如祝從君也○疏云主婦送於門內門寢門也

婦人迎送不出門○按方氏苞謂大夫士之喪夫人豈

能一一往弔蓋必君之

同姓或異姓親屬也

大夫君不迎于門外入即位于堂下主人北面眾主人

南面婦人即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

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入即位於下不升堂而立階

面於其北婦人即位於房中君雖不升堂猶拜之也後

主人而拜者將拜賓使主人陪其後而君前拜不俱拜

禮記箋 喪大記

者主人無二也○方氏苞曰疏謂前記君臨大斂主婦

尸西東面以哀深故不辟君此既殯哀殺故辟非也大

斂與殯同時哀心豈得遽殺以附於身者必誠必信正

在斂時主婦不容不視今已在殯則婦人無為列位於

堂上耳○愚按此家臣也而有君命與

四鄰賓客方氏苞以為喪周禮是也

君弔見尸柩而后踊塗之後雖往不踊也

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榮君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棨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

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大棺棺之在表者

謂列國之卿也趙簡子

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錯大夫裏棺用玄綠用牛骨錯

士不綠錯所以琢者裏

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

漆二衽二束用漆者塗合牝牡

君大夫鬢爪實於綠中士埋之綠當為角聲之誤也角

髮也將實爪髮棺中必為小囊盛之此綠或為簍○愚

按綠常如字君大夫裏棺用綠貼四角故謂四角為綠

君殯用輶橫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疇橫至于西序

禮記箋 喪大記

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橫猶敢也屋殯上暨

及也此記參差以檀弓參之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輶

木題湊象椁上四注如屋以覆之盡塗之諸侯輶不畫

龍輶不題湊象椁其他亦如之大夫之殯廢輶置棺西

檣下就檣湊其三面塗之不及棺者言檣中狹小裁取

容棺然則天子諸侯差寬大矣士不橫檣地小棺見小

要耳惟之鬼神尚幽闇也士達於天子皆然檣或作

或作檣○方氏苞曰不暨於棺乃對君塗士塗上而

言暨猶既也大夫塗三面貼於棺西面不塗則所塗不

遍於棺自君至士皆橫外加塗塗外復有帷帳以蔽之

被於棺其形如屋故名屋塗屋者盡塗之而外加帷帳

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

熬者煎穀也將塗設於棺旁所以或毗使不至棺也

種加以梁君四種加以稻四筐則手足皆一其餘設於左右○方氏苞曰棺旁用熬穀魚脂豈穿墳時以引蟻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偽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髮二黻髮二畫髮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髮二畫髮二皆戴綬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

禮記箋 喪大記

六

采一貝畫髮二皆戴綬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者飾棺華道路及壙中不欲眾惡其親也荒素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士布帷布荒者白布也君大夫加文章焉黼荒緣邊為黼文畫荒緣邊為雲氣火散為列於其中耳偽當為帷或作于聲之誤也大夫以上有褚以纁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紐所以結連唯荒者池以竹為之如小車衣以青布象宮室縣池於荒之爪端若承雷然云君大夫以銅為魚象於池下揄翟也青質五色畫之於絞緇而垂之以為振容象水草之動搖行則又魚上拂池雜記曰大夫以魚象於池下是不振容也士則去魚齊象車蓋緇合雜采為之形如瓜分然綴貝落其上及旁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東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也漢禮髮以木為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窆樹於壙中植弓曰周人牆置髮是也○愚按諸屋也雜記曰

素錦以為屋是也偽讀如字假也既有黼荒矣又加之謂髮髮是也士有揄絞明大夫亦得有矣但不屬於池下耳

君葬用輜四綽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輜二綽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綽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之誤也輜字或作輜非也輜皆當為載以輜車之輜聲卑之誤也輜字或作輜非也輜皆當為載以輜車之輜聲出宮用功布則出宮而止至墳無矣綽或為率○釋文云輜王肅並讀如字音勅倫反又國車王讀如字云輜國所用也○愚按輜弓言諸侯輜而設綽為輜沈故設輜則葬用輜明矣又言三臣廢輜而設綽為輜沈故設然也士無命車故資於公家耳○齊召南曰注尊卑之

禮記箋 喪大記

六

差也似言載柩俱用輜車無尊卑之差也脫一無字凡封用綽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毋譁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棺封也此封或皆下斂棺弓曰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謂此斂也然則棺之入坎為斂與斂尸相似記時同之耳咸讀為絨凡棺車及壙說載除飾而屬紼於柩之下絨又樹碑於壙之前後以紼繞碑開之鹿盧輓棺而下之此時棺下使輓者皆繫紼而繞要負引舒縱之備失脫也木橫貫絨耳者謂縱下之時也衡平也人君之喪又木橫貫絨耳居旁持而平之擊鼓為縱舍之節大夫士旁牽絨而己庶人柴窆不引紼也禮唯天子葬有庭今齊人謂棺束為絨繩咸或為絨繩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椁謂周棺者也天子制於中

都使庶人之梓五寸五寸謂端方也此謂尊者用大材
卑者小材耳自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六等其梓長
自六尺而下其方自五寸而上未聞其差所定也抗木
之厚蓋與梓方齊天子五重而上公四重諸侯三重大夫
再重士一重○盧植云以松黃腸為梓庾蔚之云黃腸
松心也疏云大夫柏梓者不用黃腸下天子也愚按春
秋傳云魏獻子卒於甯范獻子去其柏梓是也

棺椁之間君容柩大夫容壺士容甒間可以為節

君裏椁虞篋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篋裏椁之物虞篋

禮記箋 喪大記

三

禮記箋

祭法第二十三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

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

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

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通言兩帝於南郊曰郊

宗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堂月令春日

其帝大昊其神句芒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日

其帝黃帝其神后土秋曰其帝少昊其神蓂收冬曰其

帝顓頊其神玄冥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宗配用其

夏后氏宜其郊顓頊殷人宜其郊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

帝小德配廟大德配祚亦禮之殺也○王肅聖證論難

鄭云不毀又云郊與圜丘是一郊則圜丘則郊又云

虞夏之明文也○愚按祖文王祭法四代禘此二帝上相

與明堂何與又謂明堂兼祀武王皆非也又案禘郊大

祭配享帝天自合尊奉祖禘祭法有虞不宗禘非以

志蔣濟傳注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封土折

為祭處也壇之言坦也坦明貌也折煇哲也必為煇明

氏注云泰壇即圜丘泰折即方丘折如磬折旋之義

祗於北郊本緯云此論祭感生之帝於南郊神州地

埋少年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昭明也亦謂壇也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也埋之當為禘所聲之誤也坎暑於壇也祈求也寒暑不時則或宮壇營域也夜明於坎暑於壇也宗皆當為祭字之誤也幽宗亦謂星壇也星以昏始見祭之言營也雩祭亦謂水旱壇也雩之言吁嗟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坎暑於壇也祭山陵於壇川谷於坎每方各為坎為壇怪物雲

禮記箋

祭法

二

氣非常見者有天下謂天子也百者假成數也○釋文云相近王肅作祖迎也幽宗零宗王讀如字○愚按肅以此為六宗未可知故不列於宗伯○齊召南曰疏謂禮非祭日祭月可知謂非禮乎必謂泰昭六者即虞書之六宗所不敢知然謂六者非禮則必不可也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生時形體異可同名至死腐敗之言也鬼之言歸也五代謂黃七代之所更立者帝堯舜禹湯周之禮樂所存法也七代之所更立者帝郊祖宗其餘不變也七代通數顯項及魯也所不變者不為記者之微意也少昊氏所法而己變之則通數所取焉○方氏苞曰七代宜作四代本記自有虞氏始國語亦然舊說俱不可通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墀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為鬼大夫立三廟二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

禮記箋

祭法

三

為鬼適土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封諸侯也置都立邑為卿大夫之采地及賜土有功者之地廟之言貌也宗廟者先祖之尊貌也祧之言超也超上法也顯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墀書曰三壇同墀王皇皆若也顯明也祖始也名先人以君明始者所以尊本無祧也天子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享嘗謂四時之祭天子諸侯為壇墀祈禱謂後遷在祧也享嘗謂四時之祭天子諸侯為壇墀祈禱謂後無事禘乃祭之禘春秋文二年秋大事于大廟傳曰毀廟之禘禘于廟也禘春秋文二年秋大事于大廟傳曰毀魯煬公者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為鬼而季氏禘之而立其宮則鬼之主在祧明矣唯天子諸侯有主

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眾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眾事而野死鯀鄣鴻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契為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此所謂大傳曰封為上公祀為大神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或曰有烈山氏棄后稷名也共工氏無錐而王謂之霸在

禮記箋

祭法

六

大昊炎帝之閒著眾謂使民興事知休作之期也賞善請禪舜封禹稷等能刑謂去四凶義終謂既禪二十八載乃死也野謂征有苗死於蒼梧也殛謂不能成其功也明民謂使之衣服有章也民成謂知五教之禮也冥契六世之孫也其官立冥水官也虐菑謂桀紂也烈業也族猶類也祀典謂祭祀也○陳注讀能賞法絕句刑絕句

禮記箋

祭義第二十四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忘與不敬違禮莫大焉合於天道因四時之變化孝子感時念親則以此祭之也春禘者夏殷禮也周以禘為股祭更名春祭曰祠○愚按禘宜讀為禴如郊特牲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非其寒之謂悽愴及怵惕皆為感時念親也霜露既降禮說在秋此無秋字蓋脫爾○方氏苞曰雨露通春夏故必舉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樂親而首時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樂親而

禮記箋

祭義

一

之將來也送去而哀哀其享否不可知也小言之則為一祭之間孝子不知鬼神之期推而廣之放其去來於陰陽○陳氏云殷周秋冬之祭不可言無樂此與郊特牲皆云無樂未詳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致思此五者也散齊七日不御不樂不弔耳見所為齊者思之熟也所嗜素所欲飲食也春秋傳曰屈到嗜芰○方氏苞曰樂以事言嗜以物言

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愀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周還出戶謂薦設時也無尸者聞戶若食間則有出戶而聽之○按釋文云儼微見貌詩云儼而不見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
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怒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
不敬乎存者則謂其思念也○方氏苞曰慈愛之篤也
存如見其親也著親之形聲志意無微不至也
有淺深慈非以敬言

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享猶祭也君子

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

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忌日親亡之日忌日者不
用舉他事如有時日之禁

也祥善也志有所至至於親
以此日亡其哀心如喪時

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謂祭之能使之饗者
饗也帝天也

禮記箋 祭義

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言中心鄉之乃能使其
祭見饗也上饗或爲相是故孝

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盞君獻尸夫人薦豆鄉

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

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色不和曰怍奠盞設盞齊之奠
也此時君牽牲將薦毛血君獻

尸而夫人薦豆謂釋日也饋尸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
薦非道醢勿勿猶勉勉也慈愛之貌○愚按怍慙也

君牽牲以下當主正祭
言若專屬釋祭恐非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

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

文王與思死者如不欲生言思親之深也如欲色者如見
時人於色厚假以喻之○陳注如欲色者如見

親之色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
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
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明發不寐謂夜至旦也祭之明日
謂父母容尸伯也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慈其行也趨趨以數嘗秋祭
也親謂

身親執事時也慈與趨趨言少威儀也趨讀

如促數之言速也○方氏苞曰親當作視 已祭子贛

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

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

禮記箋 祭義

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

漆漆讀如朋友切切自反猶言自脩整也容以遠言
乎非所以接親親也容以自反言非孝子所以事親也

及與也此皆非與神明交之道○愚按容也遠也言至
親富無容既爲容便有疏遠之意也王肅破容作客字

非鄭也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

其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天子諸侯之祭或從血
腥始至反饋是進熟也

薦俎豆與俎也恍惚思念益深之時也言祭事既備使
百官助已祭然而見其容而自反是無恍惚之思念○

皇氏云初祭尸入於室後出在室 夫言豈一端而已夫
門尸更反入而設饋故云反饋

各有所當也豈一端言不可以一槩也禮各有所當行
祭宗廟者賓客濟濟漆漆主人慈而趨趨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
中以治之比時猶先時也虛中言不兼念餘事○宮室
愚按比時及時也此節總目下事也

既脩齋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脩室謂掃除及黜聖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百官助主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也言想見其彷彿來○方氏苞曰百官奉承而進或猶有說總屬助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

禮記箋 祭義

四

之也言當盡己而已如居父母前將受命而使之○方氏苞曰於慈敬外別言信書春秋傳稱范武子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詞晏子對齊侯其祝史薦信是也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誦其違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誦充誦形容喜貌也進之謂進血腥也愉謂齊莊○愚按釋文云敬齊讀如字非也誦謂體卑屈也進謂前進行也退而立者謂出戶而聽時也已徹而退則祭畢時也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誦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教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固猶質陋也而忘本而衍字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和氣謂立而誦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成人既冠者然則孝子不失其孺子之心也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為也為其近於道也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慈幼為其近於子也言治國是故至孝有家道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

禮記箋 祭義

五

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天子有所父事諸侯有所兄事謂若三老五更也天子衰諸侯與故曰霸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父兄也睦和厚也睦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尊長出教令者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祭者吉禮不欲聞見凶人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祭謂祭宗廟也穆子姓也答對也序以次第從也序或為為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

牛尚耳鸞刀以剗取腓臂乃退燭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麗猶繫也毛牛尚耳以耳毛為上也腓臂血與腸間也脂也燭祭祭腥祭燭肉腥肉也湯肉曰燭燭祭祭腥或為合祭腥泄脂熱也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闔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主日者以其光明天之神可為日兩日陽之陽謂口中時也朝日出時也夏后氏大祭以昏殷人大事以日中周人大事以日出亦謂此郊祭也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謂終日有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照書月照夜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在正○愚按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在外入在內

禮記箋 祭義

六

相巡以致天下之和巡讀如沿漢之沿謂更相從道○而不已則細緼之化行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因祭之義汎說禮也致之言至也使人勤行至於此也至於反始謂報天之屬也至於鬼神謂祭宗廟之屬也至於和用謂治民之事以足用也○方氏苞曰服物采章之用各得其宜然後尊卑上下之分誼無不和故曰致物用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物猶事也變和言物互文也微猶少也○方氏苞曰致反始慎終追遠之類故曰厚其本也致鬼神

謂天地社稷百神之祀在民上者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氣謂嘔吸而祭之聰明為魄合鬼神也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陰讀為依廕之廕言人之骨陰如俗語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焄謂香臭也蒿謂氣蒸出貌也上言眾爾蒿或為蕪○方氏苞曰人之死其氣焄蒿而見者悽愴傳所謂喪氣是也此神之著見者百物之精猶云萬物之最精而其神可識也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

禮記箋 祭義

七

鬼神以為黔首則百眾以畏萬民以服明命猶尊名也法使民亦事其祖禰鬼神民所畏服聖人以是為未足也築為宮室設為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眾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自由也此服於聖人之教也聽謂順教令也速疾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膾蕭見以蕭先以報氣也此教眾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閒以俠無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二端既立謂氣也魄也更有尊黍稷也朝事謂薦血腥時也薦黍稷所謂饋食也見及見閒皆當為闕字之誤也膾當為馨聲之誤也燔燎馨

香颺以蕭先取牲祭脂也先猶氣也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颺以俛氣謂雜之兩氣醴酒也相愛用情謂此以人道祭之也報氣以氣報魄以實各首其類○愚按類讀如字○疏云颺者所見錯雜之義故問旁見也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

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從事謂脩薦可以祭者也是故昔

者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藉百畝冕

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齊

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藉藉田也先古先祖○釋文云藉在亦反○說文作藉

○愚按藉田天子在禮記箋 祭義 八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

朝之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

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

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謂將祭祀卜牲君朔月月

半巡視之君召牛納而視之更本擇牲意○愚按歲時即朔月月半也躬朝之即皮弁素積君巡牲也疏文甚明必言朝者敬其事若朝廟然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

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

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人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

公桑風戾以食之大昕季春朔日之朝也諸侯夫人三

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以食蠶蠶性惡濕○愚按公桑蠶室天子諸侯並在北郊○方氏苞曰天子則卜三宮

之夫人諸侯則卜世婦也首舉天子諸侯故中以君歲包之○愚按浴之使蠶種柔濡而易生凡再浴乃出君

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

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歲

謂三月月盡之後也言歲者蠶歲之大功事畢於此也副禕王后之服而云夫人記者容二王之後與禮之禮

奉繭之夫人獻繭於天子苞曰舉世婦則三古之獻繭者其

奉用此與問者之辭○愚按此二及良日夫人纁三盆

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纁遂朱絲之玄黃

禮記箋 祭義 九

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

也三盆手者三滝也凡纁每滝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緒也○釋文云纁說文作縵云抽繭出絲也○愚按纁

於諸侯舉夫人於王后舉三宮夫人又總云祀先王先公皆互文也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斯須猶須臾也致樂以治心則易

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

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

致樂以治心者也子諒如不子之諒信致禮以治躬也油然物始生好美貌

則莊敬莊敬則嚴威躬身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

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眾不生慢易焉也極至故德輝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眾莫不承順理為言行也○愚按禮故曰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舉而措之無難矣塞充樂也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減猶盈猶溢也樂以統情禮以理行人之情有溢而行有倦倦而進之以能進者為文溢而使反以能反者為文文謂才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

禮記箋祭義

十

樂有反報皆當為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公明儀曾子弟子○愚按先意如先道非口陳之也反身而誠潛移默化所謂曾子曰身也皆暇亦允若是為能曉諭父母於道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

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我及於親敢不敬乎遂猶成也亨孰羶膻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猶也眾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

禮記箋祭義

十一

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無朝夕言常行無礙時也放猶至也準猶平也為之不自適蓋所難者父母之安也與恭而安之義異矣○愚按置之淮南子原道訓作植之溥之自孝出亦自孝推也順乎親則樂而樂生焉罪莫大於不孝而刑焉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夫子孔子也曾子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匿功勞猶也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隱矣思慈愛忘勞思父母

之慈愛已而自忘己之勞苦○愚按博施備物如類考
叔愛其母施及莊公之類故曰孝子不置永錫爾類
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無怨無怨於
父母之心

父母有過諫而不逆諫而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
祀之此之謂禮終諭貧困猶不取惡
人物以事亡親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
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

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問

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

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

矣曾子問諸夫子述曾子所聞於孔子之言○愚按韓
非說林載齊伐魯索饒鼎魯以其屬往齊人曰屬也
吾將聽子然則其為人可知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

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頃當為跬聲
之誤也予我

也○釋文云一舉足為跬再舉足為步○愚按頃與頃
相似蓋逸其半也荀子勸學篇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
頃與跬同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

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

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始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

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

可謂孝矣徑步邪趨疾也忿言不反於身人不能無忿
怒忿怒之言當由其直直則人服不敢以忿

禮記箋 祭義 三

言來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

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貴謂燕賜有加於諸臣也
尚謂有事尊之於其黨也

臣能世祿曰富舜時多仁聖有德後德則在小官○方
氏苞曰貴與尚其事各別所施之地亦殊注謂燕賜有

加於諸臣疏謂於有德者又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
校其齒牽合言之俱未安

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言其先
老也

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

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同爵尚齒老者在
上君問則席為

孔子命席於堂上而與之言凡朝位立於庭魯哀公問於

禮記箋 祭義 三

其家也老而致仕君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

或不同異其禮而已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

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

錯應行也父黨隨行兄黨應行車徒辟乘車步行皆辟

老人也斑白者髮雜色也任所擔持也不以任少者代

之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眾不暴寡而弟達

乎州巷矣老窮不遺以鄉人尊而長之雖貧見無
子孫無棄忘也一鄉者五州巷猶閭也古之

道五十不為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狻狩矣四
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以爲軍田出

多也及田者分禽多其老者謂竭軍旅什伍同爵則尚

齒而弟達乎軍旅矣什伍士卒部曲也少
儀曰軍向左卒尚右

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獫狁脩乎軍

旅眾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死之此禮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

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

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

者天下之大教也祀乎明堂宗祀文王西學周小學也

氏愨曰先賢樂祖是也西學晉宗是也齊召南曰方

說周立四代之學其右學即晉宗在太學之西故曰

西學耳何必以西學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

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纁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

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眾不暴寡此由大

學來者也割牲制俎實也冕而纁干親在舞位天子設

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文王

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愚按四學四代之學也

虞庠唯間在西郊注似謂四郊皆有虞庠未聞所出

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問其國君以

而往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

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弗敢過者謂道經之則見

則下車見之耳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

禮記箋 祭義

古

敢先此謂鄉射飲酒時也齒者謂以年次立若坐也三

七十者謂既一人舉觶乃入也雖七十者不有大故不

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謂致

家者其入朝君先與之為禮而后揖鄉大夫士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

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

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薦進也成諸宗廟於宗廟命之

焉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易易抱龜南面天

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

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也立以

謂作易易抱龜易官名周禮曰大卜大主三兆三易

三夢之占○愚按易亦書也謂易與抱龜者皆南面○

王氏曰此說卜者之位與儀禮不合亦近張大之辭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脩宮

室以治百事謂齊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

不及愛然如懼不及見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誦如

語焉而未之然奠之謂酌尊酒奠之及饋之屬如語焉

愚按上下然字絕句皆語辭不台此然偏為答然之然

蓋亦語辭也之往也言身誦之狀如欲往前共語而身

禮記箋 祭義

五

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謂宿者皆出
 在思念之深如不見出也○愚按宿即宿賓之宿及祭
 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也陶陶遂遂相隨行之貌
 也○愚按陶陶鬱也遂遂進也鬱陶思親將欲復進
 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
 術當為述聲之誤也○愚按術與述蓋古字通蛾子時
 術之亦作術也○愚按術與述蓋古字通蛾子時
 身必誦其立卑靜以正是也○愚按術與述蓋古字通蛾子時
 如將復入等是也○愚按術與述蓋古字通蛾子時
 遂等是也○愚按術與述蓋古字通蛾子時
 方氏也謂祭之本義故以結通篇亦通○愚按術與述蓋古字通蛾子時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愚按術與述蓋古字通蛾子時
 禮記箋 祭義 六
 文家右社稷尚尊故鄭云周尚左也○齊召南曰恐
 是三代通禮左為陽右為陰賞于祖戮于社自夏后氏
 已然何休之說未足據也

禮記箋

祭統第二十五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禮有五經
 禮賓禮軍禮嘉禮也莫重於祭謂以吉禮為夫祭者非
 首也大宗伯職曰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夫祭者非
 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忱而奉之以禮是
 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忱感念親之貌也忱或為述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
 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
 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世所
 禮記箋 祭統 一
 者謂受鬼神之祐助也賢者之所謂福者謂受
 大順之福名也其本一者言忠孝俱由順出也上則順
 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
 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
 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
 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此孝子之心也明猶潔也為謂
 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
 之謂畜畜謂順於德教○疏引援神契云天子之孝曰
 按畜非徒養也順道與倫是有止而不過之義
 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

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
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沒終

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
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

本也言玉女者美言之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
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具謂所供眾物水草之菹陸產之

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
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水草之菹芹苳之屬陸產之

昆蟲謂溫生寒死之蟲也內則可食之凡天之所生地
物有蜩范草木之實蕨芣榛栗之屬

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成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
盡志此祭之心也咸是也

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
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

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
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

祭之道也純服亦冕服也互言之爾純以見繪色冕以
郊婦人禮也祭服東郊少陽諸侯象也夫夫人不蠶於西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

禮記箋 祭統

二

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
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

嗜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
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訖猶止也

君子必齊乃防其邪物陋矣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
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謂齊齊

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定者定其志意是故先
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

宮宰守宮官也宿讀為肅肅猶戒也戒輕肅重也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

禮記箋 祭統

三

然後會於大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房君

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及迎牲君執紉卿大夫
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浣水君執鸞刀羞齊夫

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大廟始祖廟也圭瓚璋瓚裸
裸大宗亞裸容夫人有故攝焉紉所以牽牲也周禮作

綈芻謂藁也殺牲時用薦之凡尊有明水因兼云水爾
水藁浣盥齊也益齊悅酌也凡尊有明水因兼云水爾

禮先有裸尸之事乃後迎牲芻或為禱天子諸侯之祭
絕句一讀以從字絕句○疏云冕皆上玄下纁其服
然故通云緇冕若非二王之後及周公廟即悉用玄冕
而祭副及禕后之非二王之後及周公廟即悉用玄冕
伯夫人揄狄子男夫人屈狄而拉立東房以俟行事尸既入之後轉就西房

及人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之義也君為東上近主位也皇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武宿夜武曲名也周道猶周之禮也齊召南曰此即大武樂之舞曲也周語伶州鳩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火明之上宮畢之此宿商郊之明證也愚按漢書禮樂志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案詩詞也夜舞也誦哥也哥舞詞是樂之三體凡作樂皆有之古以夜為樂舞之名蓋起於周祭統曰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鄭注武宿夜武曲名也不言其義蓋師說亡孔疏引皇氏

禮記箋

祭統

四

云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徹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為武宿夜其樂亡也皇氏之說宰文生訓未有確證孔穎達苟取為疏顏師古注漢志乃云夜誦者其言辭或秘不可宣露故於夜中歌誦竟以夜誦為淫哇之曲其謬甚矣漢郊祀歌首章有云俠嘉夜如清注云佳俠皆美人之稱嘉夜芳草也亦不以夜為昏夜然則美人芳草本於楚詞招魂凡三道者所之義豈有郊祀天神而敢奏淫邪之曲乎

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

夫祭有餼餼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

言曰善終者如始餼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餼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術猶法也為政尚施惠盡美能知能惠詩

云維此惠君是故尸謾君與卿四人餼君起大夫六人餼臣餼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餼賤餼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餼上之餘也進當為餼聲之誤也百官謂有事於君祭者也既餼也乃徹之而去所謂自卑至賤進徹或俱為餼也方氏苞曰卿大夫之餼有數而獻無數以退老者雖無所共之職事必陪位也侯國三卿五大夫而餼之數有加焉則退老者必與祭明矣各執其具以出疏謂所司徹之是也

凡餼之道每變以眾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

禮記箋

祭統

五

脩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鬼神之惠徧廟中如國君之惠徧竟內也

○疏云諸侯祭有六簋以二簋而為陽厭之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願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於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餼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鬼神有祭不獨饗之使人餼之恩澤之大者也國君有蓄積不獨食之亦以施惠於竟內也○方氏苞曰周人之祭自朝及闕凡執事者皆不免饑渴矣餼以廣神惠亦以充其儀也酬以洽人情亦以解其渴也故曰惠術也可以觀政矣祭之末有異輝胞翟闔者以各守其局未得與於餼與旅酬而不敢遺也

夫祭之為物大矣其與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

與為物猶為禮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

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

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

焉崇猶尊也○疏云外教謂郊天內教謂祭宗廟○方氏也曰禮行於宗廟則凡與祭者皆觀感興起外知

事親之恩疏義未安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

不安於上則不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使事上非諸人

行諸已非教之道也必身行之言恕己乃行之○方氏苞曰此言國君祀事而忽及君子

之事君必身行之者國中無在君之上而惟廟中事尸

之禮一同於事君所謂身行之者此也所以然者必能

節身然後能使人故國君與卿並餞尸之是故君子之

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

也已教由孝順生也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

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

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

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倫猶義也

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

之道也同之言詞也祭者以其妃祀亦不持几也詔祝告事於尸也出于祊謂索祭也○疏云詞共也

○愚按同几之義陳氏集說本疏義方氏苞非之云虞有女尸以在寢且禱設之也於廟則非儀況為女尸必

禮記箋 祭統

六

為男尸者之婦而後可設尸甚多尸必以孫孫必與婦

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

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

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不迎尸者欲全其神之尊在廟中人君之尊出廟門則伸

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

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

猶子列也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也天子

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

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尸飲五謂酌尸

五獻也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

○疏云此據備九獻之禮者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

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

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昭穆咸在同宗父子皆來○昭羣穆則人也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

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

禮記箋 祭統

七

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一獻一醑尸也舍當為釋聲之誤也非時而祭曰奠〇疏云一獻即

廣飲五君獻卿時也以醑尸之前皆為祭事承奉鬼神

本服策命而尸食已畢祭事方始可以行其爵賞及

賜勞臣下又云若天子命羣臣則不因其爵賞及

於廟故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饋〇愚按注疏所以知

此亦所以重名器尊天子也方苞深駁舊說以為不

宜獻飲未終而爵命羣臣以問之因謂此特假於廟故

諸侯不得專爵命故祭日侯所同也竊謂此說恐未

酌事勢不得不然謂獻酬交錯不當以爵命問之則

卿畢而爵命於時尸未飲七大夫瑤爵尚未獻亦不

闕也且使特假於廟則記不得云祭之日也下文於

特舉賜服使行於禘祭之後則不可易也

禮記箋 祭統

八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

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

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校豆中央直者

人授夫人以豆則執鐙豆下跗也〇方苞曰上記

宗婦執盥以從夫人則執醴者亦宗婦也〇疏以酢必

易爵即為不相襲處〇方氏苞曰按特牲饋食禮主婦

致爵於主人席於戶內主人致爵於主婦席於房中夫

婦相授受不相襲處謂此蓋

投爵受爵易地不相襲耳

凡為俎者以骨為主骨有貴賤般人貴髀周人貴肩凡

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

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

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

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為政者如此故曰見政

事之均焉般人貴髀為其厚也周人貴肩為其顯也凡

前貴於後謂存骨膈之屬〇釋文膈肱骨

也

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

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昭穆猶特牲少牢饋食之禮

及執事者君賜之爵謂若酬之〇方氏苞曰昭與昭齒

穆與穆齒謂諸父兄弟之燕也羣有司皆以齒謂繼士

之後而得獻者故統曰賜爵以包之注疏云云蓋未達

於諸侯之禮祭之日眾兄弟與賓無旅法凡賓侑祝佐

食在釋而饋尸時

禮記箋 祭統

九

夫祭有舛輝胞翟闈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為能

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界之為言與也能以其

餘昇其下者也輝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

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闈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

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

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昇之是故明君在上

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明足以見

者也仁足以與之與此卑者也輝周禮作鞀謂鞀陳皮

革之官也翟謂教羽舞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謂夏

殷時〇愚按翟者羽舞也詩云右手秉翟公言錫爵是

屏翟之事也甲吏疑保介之屬也肉吏疑庖廚之屬也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禘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
謂夏殷禘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
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而秋萬物成古者於禘也
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
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
謂命陽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
發公室出賞物也草艾謂艾
取草也秋草木成可芟艾給
行小刑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
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
全不能其事為臣不全全猶具也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

禮記箋

祭統

十

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
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濟成也發
謂機發也竟內之子孫萬人為子孫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蒞之有故
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
蒞臨也君不失其義者言君雖不
自親祭祭禮無闕於君德不損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
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
為民父母矣懸按使之必敬謂求
所使攝祭者必敬也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
善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

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
謂稱揚其先祖之德者已名於下銘者論議其先祖之
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
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
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
烈業也王功曰勳事功曰勞
酌之祭器言斟酌其美傳著
於鐘鼎也身比焉謂自著名於下也順也自著名
以稱揚先祖之德孝順之行也教也所以教後世夫銘
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
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為美其所為美
此人為此銘為之者明足以見
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

禮記箋

祭統

十一

謂恭矣明足以見之見其先祖之美也仁足以與之與
以利之利己名得此於先祖○愚按此所謂美其所為
也美其所稱則先祖是矣知足以利之方氏苞深駁此
句又以舉衛孔也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
大廟孔悝衛大夫也公衛莊公蒞也德孔悝之立已
以夏之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
叔謂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
為策書尊呼孔
悝而命之也乃猶女也莊叔悝七世之祖衛大夫孔達
也隨難者謂成公為晉文公所伐出奔楚命莊叔從焉
漢楚之川也即宮於宗周後反得國坐殺弟叔武晉人
執而歸之於京師實之深室也射麻也言莊叔當奔走
至勞苦而不厭倦也周既去
鎬京猶名王城為宗周也啟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

纂乃祖服獻公衛侯衍成公會孫也亦失國得反言莊

叔莊叔之孫成子烝鉏也右助也纂繼也服事也獻乃

公反國命成子繼女祖莊叔之事欲其忠如孔達也

考文叔興舊者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

不解民咸曰休哉文叔者成叔之曾孫文子園即悝父

也言文叔能興行先祖之舊德起而循其善事○應鏞

曰嗜欲者心志之所存慶卿也古卿慶同○愚按方氏

苞曰音音旨義訓致興起舊勳而致其所欲效於國家

也存秋傳撫弱者味亦訓致慶士謂善士用之而國有

慶者也猶書公曰叔舅子女銘若纂乃考服也乃猶女

所謂古士也銘以尊顯之女繼女父之事欲其忠如文

子也成公獻公莊公皆失國得反言孔氏世有功焉寵

也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命以明我先祖之德也○君

禮記箋 祭統 十三

愚按陳注對揚至彝鼎十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施猶著

三字作一句是也辟君也勤大命施于烝彝鼎也言我

將行君之命又刻著於烝祭之彝此衛孔悝之鼎銘也

鼎彝尊也周禮大約刑書於宗彝此衛孔悝之鼎銘也

略取其類以言之古之君子論譏其先祖之美而明著

之後世者也比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如莊公命孔

公孔悝雖無令德以終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

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

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

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

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

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言此者王室所銘若周

見春秋書魯郊禘不知其僭疑為成王所賜又疑為康

王蓋皆僭度之詞耳魯僭禘自閔公僭郊自僖公謂成

受皆誣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

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

魯也清廟頌文王之詩也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

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互

言之耳康猶褻大也易晉卦曰康侯用錫馬子孫纂

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不

廢其此禮樂也重猶尊也

禮記箋 祭統 十三

禮記箋

經解第二十六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觀其風俗則知其所以教其為人也溫

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

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會同有相接之辭罪辯之事聘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

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失謂不能

也詩教厚近愚書知遠近誣易精微愛惡相攻遠近相

取則不能容人近於傷害春秋習戰爭之事近亂也方

為則其教無弊解者失其意而愚誣賊亂之弊生此

禮記箋

經解

一

同而辭異則義必異矣若妄起義例而失聖人之本指
則大亂之類是也○又曰此記中閒所多苟卿語疑出
於漢之中葉傳荀氏之學為之也記者既列經說之
有所以養又念一德而政教正俗化莫急於禮而禮非
翼也所以養又念一德而政教正俗化莫急於禮而禮非
始不能行夫六經火於秦並出於漢而禮之廢則白漢
秦故以定宗廟古官之儀其士禮之僅存者亦未布
以爲民紀所云以禮爲無用而去之者意在斯乎
○愚按淮南子秦族訓云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溫惠柔
良者詩之風也清麗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
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節也○又云易之失也也
何幾也夫也淫詩之失也也易之失也也書之失也也
數樂之失也也鬼樂之失也也詩之失也也春秋之失也
失枝春秋之失也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

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
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
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
於春秋者也言深者既能以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

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

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

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

禮記箋

經解

二

也道猶言也環佩環佩玉也所以爲行節也玉藻曰
玉則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人君之環其制未聞也
鸞和皆鈴也所以爲車行節也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
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發號出令
應居處朝廷與燕也進退行步與升車也
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
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
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器謂所操以作
仁皆存乎禮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
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

可欺以曲直規矩設不可欺以方園君子審禮不可
 誣以姦詐衡稱也是故禮由禮謂
 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禮讓之道
 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
 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
 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隆禮謂盛行禮也方猶道也
 氏苞曰方猶所也敬讓
 之道也上應有關文

禮記箋 經解

三

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
 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
 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
 之者必有亂患春見曰朝小聘曰問其篇今亡昏姻
 謂嫁取也昏曰昏妻曰姻自亦由也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
 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
 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眾矣聘覲之禮廢則
 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苦謂
 不至
 不答之屬○愚按論衡游篇忘生作亡
 先於義為長宜據以訂正又薄作泊亦是

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
 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豪
 釐終以千里此之謂也隆謂尊盛之也始謂其微時也
 萬物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見於易緯通卦驗蓋漢儒
 引易緯易傳之文通謂之易也又左傳疏引易云伏羲
 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
 而朱子發以為鄭康成之語蓋亦緯書也

禮記箋 經解

四

禮記箋

哀公問第二十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

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謙不君子曰否吾子言之也

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

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

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

之為尊敬然言君子以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

會節使其不廢此上事之期節百姓有成事然後治其雕

禮記箋 哀公問

鑲文章黼黻以嗣上事行於民有成功乃後續其順之

然後言其喪算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

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

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

行禮者如此也言語也算數也即就也醜類也幾附纏之

祭之禮就安其居處正其衣服教之節儉與之同公曰

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

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午其眾以伐有道求得當

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

君子莫為禮也實猶富也淫放也固猶故也午其眾逆

上所言由後用下所言○陳氏云周如固獲之固○釋

文云午王肅作逆逆也○按午大戴禮作忤蓋俗字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

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

而對人道政為大愀然變動貌也作猶變也德猶福也

云固與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

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

百姓何從言君當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

禮記箋 哀公問

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庶物猶眾

按哀公嫡妾不明父子無禮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

所以行三善之道可得聞乎言無似猶孔子對曰古之為

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

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

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為親舍敬是遺親

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大昏國君

矣言至大也興敬為親言相敬則親○愚按夫婦者正

始之道王化之基故問行三善之道而獨舉大昏○方

氏苞曰君臣父子之敬人所共知惟夫婦居室易狎難

敬故必夫婦能敬而後為敬之至親之也者親之也家

信於民將不能有其身其後不忍季氏之語而隱身於
越則不能安土樂天而無以保其身孔子已見其端倪
矣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物猶事也○
有則小而言動不過也大而綱常夫婦別父子親君臣
嚴是即不過乎物也以上既為公備陳之故於此約而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

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

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已猶止
道也者言人君法之當如是也日月相從君臣相朝會
也不閉其久通其政教不可以倦無為而成使民不可

禮記箋 哀公問

五

以煩也已成而明照察有功○方氏苞曰不已則久於
中而其微不可掩所謂不閉其久也天道轉運密移不
見所為而時行物生無為而物成也造化

之功皆既成而後燦然有迹已成而明也

公曰寡人蠢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志讀為識識知也冥
煩者言不能明理此
事予之心所知也欲其要言使易行○愚按鄭讀蠢愚
絕句陳氏讀冥煩絕句志讀如字言欲孔子以簡切之
語志記

於我心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

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

孝子成身蹴然辟席物猶事也事親事天孝敬同也孝
是所以
成身

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既聞此言也者欲
勤行之也無奈後

日過於事之
罪何為謙辭
公及此言也
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善
哀

禮記箋 哀公問

六

禮記箋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仲尼燕居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游言偃子

事說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

也居女三人者女三人且坐也使之坐凡與尊者言更端則起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也對應子曰敬而不中禮謂

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

奪慈仁奪猶亂也巧言足恭之人似慈仁實鮮仁特言是者感子貢也子貢辯近於給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眾人之母也能食之

禮記箋 仲尼燕居

不能教也過與不及言敏鈍不同俱違禮也眾人之母言子產慈仁多不矜莊又與子張相反子產

管以其乘車濟冬涉者而車梁不成是慈仁亦違禮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

禮夫禮所以制中也禮乎禮唯

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

然領猶治也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

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

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仁猶

凡存此者所以至善之道也郊社嘗禘饋奠存死之善者存也射鄉食饗存生之善者也郊有后稷社有句龍

愚按注存謂存念也禮生於仁故五者之禮並以仁言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

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

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

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

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

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

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

凡眾之動得其宜治國指諸掌言易知也郊社嘗禘尊

父子孫也凡言得者得法於禮也量豆區斗斛也味酸

禮記箋 仲尼燕居

尊卑辨禮之說謂禮樂之官教學者黨類也體尊卑異

而合同○方氏苞曰上五者第曰禮原禮之所以制也

此五者曰以之用人之禮言也知禮則失得從違判

全若白黑故辨說得其黨凡此皆所謂好也惟有禮故能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

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偃偃乎其何之譬如終

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

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

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

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

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

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
眾之勅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眾也凡言失者無
也相始也洽合也言失禮無以為眾倡始無以合和眾
也相始也洽合也言失禮無以為眾倡始無以合和眾
其治也○方氏曰凡此皆所謂
惡也惟無禮故無以領而去之也

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
焉苟知此矣雖在吠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
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
象武夏箏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
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

禮記箋 仲尼燕居

三

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
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
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猶有九焉吾所
也但大饗有四大饗謂饗諸侯來朝者也四者謂金再
也升歌清廟下管象也事之謂立置於位也聖人已者
是聖人也縣興金作也金再作也獻主君又作也下謂
堂下也象武舞也夏箏文舞也序更也堂下吹管舞
文武之樂更起也知仁焉知禮樂所存也賓主人各以情
相示也金性內明象人情也示德也相示以禮也清廟
頌文王之德示事也相示以禮也清廟
也疏以行中規以下凡五事合上大饗四者為九也又

按九者之義盧植王肅說各不同皆與鄭異而義皆似
劣於鄭故不從也下管象疏按周頌維清象舞也注
云武王制焉愚按下管象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皆有
此句明堂位注云象謂周頌武也毛詩疏辨下管象武
不指維清之詩齊召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
南譏其相矛盾也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
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
薄於德於禮虛繆誤也素猶質也歌詩所以通禮意也
行也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
造上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
皆造焉則古之人皆知諸侯之禮樂子曰制度在禮
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文為文子貢越席而對曰敢
問夔其窮與達見其不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

禮記箋 仲尼燕居

四

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
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素與
不備耳夔達於樂傳世各此賢人也非不能非所謂窮
○愚按素與於禮素之素同也伯夷與禮猶夔龍周
官宗伯實兼司樂則夔非不達於禮明矣或謂者洞悉精
微不如其達於樂之尤深耳非不通也何得謂之窮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
錯之而已言禮樂足以為政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
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
綴兆與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
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

大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眾之所治也禮之所廢眾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體服也謂萬物之符長皆來為瑞應也眾之所治眾之所以治也眾之所亂眾之所以亂也目巧謂但用巧目善急作室不由法度猶有奧阼賓主之處也自目巧以下古今常事不可廢改也○釋文云符長隱義云符謂

禮記箋

仲尼燕居

五

甘露禮泉之屬長謂麟鳳五靈之屬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乃曉禮樂不可廢改之意也

禮記箋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凱弟樂易也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原猶本也橫充也敗謂禍戕也○愚按四方有敗必先知之非切於愛民者不能如父母愛子必為子計深遠也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凡言至者至於民也志謂思意也言君思意至於民則其

禮記箋

孔子閒居

一

詩亦至也詩謂好惡之情也自此以下皆謂民之父母者善推其所有以與民共之人耳不能聞目不能見行之在胸心也塞滿也○愚按至猶極也志之所至謂凱弟也詩謂民閒風謠也風謠美則禮俗刑故禮亦至焉禮俗刑則頌聲作故樂亦至焉目不可見耳不可聞極言至之微妙也如云無聲無臭至矣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於詩詩長人情類孔

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

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詩讀其

之誤也其謀也密靜也言君夙夜謀為政教以安民則

民樂之此非有鐘鼓之聲也逮逮安和之貌也言君之

威儀安和逮逮然則民有喪匍匐救之此非有升降指讓之禮也

非有衰經之言君於民有喪有以賜恤之則民之禮也

可選也天命於寬靜之中是即樂從詩箋訓始也夙夜憂勤

救非有服之餘於體也逮逮毛詩作棣棣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

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言盡於此乎

詩起此之義其說有五也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

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

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

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

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

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

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不違者民不違君之

也位也也畜考也使萬邦之民競為孝也成就也

也此詩文凡五疊如洪範皇極言相似所以使人反

覆於邦國後二疊功密無間化及後人○方氏苞曰身

不違曰既得己之志氣也曰既從曰既起人之志氣也

從者與人無忤而已起則善端興起化及於人也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於天

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三王謂禹湯文王也

地為三也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

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

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

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帝

假至也祗敬也式用也九圍九州之界也此詩云殷之

先君其為政不違天之命至於湯升為君又下天之政

教甚疾其聖敬日莊嚴其明道至於民遲遲然安和天

禮記箋 孔子開居

是用敬之命之用事於九州謂使王也是湯之德者是

湯奉天無私之德也○愚按湯齊齊讀如字日齊齊從

召南曰當是注禮時誤及箋詩不及追改耳

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

氣風靈風靈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言天之施化收

物此非有所私也無非教者皆人君所當奉行

以為政教○愚按靈雷也此言天地之無私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欲將至有開必先降時雨山

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

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

之德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謂聖人也者欲將至謂其

賢知之輔佐若天將降時雨山川為之先出雲矣峻高
大也翰幹也言周道將興五嶽為之生賢輔佐仲山甫
及申伯為周之幹也是文王武王奉天地無私之德也
王功此文武之德也其德如此而詩無以言之取類
此宣王之詩也武王之德也其德如此而詩無以言之取類
以明之矣此節蓋因天道至教而欲人事之與天地
相感通以昭假蓋因天道至教而欲人事之與天地
將至其兆必先與疑亦剝蝕形近而譌也○愚按嵩毛詩
作而嵩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
甫侯也三代之德也命之王也言以名德善聞天子乃弛其文
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祖周道將興始有令聞○愚
按此節申言三王之無私以天下本其先代之意子夏
有令聞追言大王之始造周以終有開必先之意子夏

禮記箋

孔子閒居

四

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承奉承不失隊也起負牆者所

問竟碎
後來者

禮記箋

坊記第三十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民所
謂仁義之道也失大為之坊民猶踰之言嚴其禁尚不
道則放碎邪侈也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命謂教令也○愚
子謂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所謂命以坊欲也禮以
坊德者仁義皆天德也過之則有蔽以禮坊之則釋回
而增美坊與防古字通

禮記箋

坊記

一

也此節文者謂農有田里之差士有爵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憚於上故亂益

亡命之級嫌恨不滿之貌也嫌或為嫌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眾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言

族眾寡也寧安也大詩云民之貪亂寧為茶毒言民之
族眾家恆多作亂者安其茶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

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古者方十里其中六
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乘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三

丈為雉百雉為長三百丈方五百步子男之城方五里
百雉者此謂大都三國之一○齊召南曰千乘之說有
二謂地方三百一十六里而出車千乘者馬鄭說也謂
千乘即百里之國者包咸何休說也乘相通包氏注
論語以為古者井田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通

計萬井則魯地方百里富有千乘

子云大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

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大夫不稱君恐民

之惑也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春秋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其僭號也臣者天

君稱天子為天王稱諸侯不言天公辟王也大夫有臣

者稱之曰主不言君辟諸侯也此者皆為使民疑惑不

知孰尊也周禮曰主詩云相彼盩且尚猶患之盩且

求且之鳥也求不可得也人猶惡其欲反晝夜而亂鳴

明況於臣之僭君求不可得之類亂上下惑眾也○按

盩且一作湯一作鳴禮記箋坊記

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同姓

嫌也謂先王先公子孫有繼及之道者也其非此則無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亡無

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食謂祿也在

已則近貪己勝祿則近廉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

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犯猶僭也

六十以上薳豆有加之者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

于已斯亡良善也言無善之人善遙相怨貪爵祿好得

觴酒豆肉須讓之義

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故稱人

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寡君猶言少德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備先亡者而後存

者則民可以託言不偷於死亡則於生存信詩云先君

之思以畜寡人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定姜無子立庶

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釋

文云畜毛詩作勛定姜之詩此是魯詩毛詩為莊姜

以此坊民民猶僭死而號無告號呼稱冤無所告無理

也禮記箋坊記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

民興藝言人君貴尚賢者能者而不吝於班祿賜車故

君子約言小人先言言人尚德不尚言也約與先互言

君子後矣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

天上施則亂也酌猶取也取眾民之言以為政教則得

矣言其尊○方氏苞曰達於義理逆於故君子信讓以

眾心皆所謂犯也信讓即酌民言之謂

泣百姓則民之報禮重泣臨也報禮重者詩云先民有

言詢于芻蕘先民謂上古之君也詢謀也芻蕘下民之
民乃也言古之人君將有政教必謀之於庶
民之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
己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爾女也履禮也

後與我為禮則無咎惡之言矣言惡在己彼過淺○愚
按以下筮無咎言稱爾證善則稱人之意履毛詩作體
幾云卦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

惟王度是錡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也言武王卜而謀
度此篇也龜則出吉兆正之武王築成之此臣歸美於
君○愚按此似言歸美於龜卜為讓善耳宅古多作度
皇矣篇此維子度凡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

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
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君陳蓋
子伯禽弟也名篇在尚書今亡嘉善也子云善則稱親

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子克紂非子武惟朕文考
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大誓尚書
勝也非子武非我武功也文考文王也無罪則言有德
也無良無功善也此武王誓眾以伐紂之辭也今大誓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也猶棄忘也孝子不
氏也曰非也過已成矣為子者不復藏記於心安得為
孝弛者使其過有所解而人不敢攻幹蓋之義也再能

禮記箋坊記 四

灑沈澹災三代命祀鯀亦列焉且曰論語曰三年無改
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駁親之過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
言乃謹小乙喪之時也謹當為敬聲之誤也其既言天
下皆歡喜樂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
其政教也

孝矣微諫不倦者子於父母尚和順不用鄂論語曰
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從又敬不違內則曰父母有
起敬起孝悅則復諫此所謂不倦詩云孝子不匱匱乏
子無乏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睦厚也黨猶親也
子因睦以合族燕與族人食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
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瘵令善也綽綽寬容貌子云於父

禮記箋坊記 五

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父之
於身差遠也謂今與已位等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
君子不敬何以辨辨別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同
尊卑等子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厥其也辟君也忝辱
其相襲則辱先祖矣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聞
君父之道宜尊嚴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聞

門之內戲而不歎言笑者也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
其孺子之心歎謂有憂戚之聲也○愚按不稱老非但
不自稱也戲如老萊子為孺子戲以娛親君子以此坊民猶薄於孝而厚
於慈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長民謂天子云

於慈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長民謂天子云
子諸侯也

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脩宗廟敬

祀事教民追孝也所尊事以此坊民猶忘其親

子云敬則用祭器祭器邊豆盞錡之屬也有敬事於賓

器故君子不以非廢禮不以美沒禮言不可以其薄不

禮主敬廢滅之是不敬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

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是受其福東鄰謂紂國中

國中也此辭在既濟既濟離下坎上離為牛坎為豕西

鄰禴祭則用豕與言殺牛而凶不如殺豕受福喻奢而

慢不如儉也曰敵客無不親饋之禮其諸侍食於長者與

禮記箋坊記 六

蓋父兄為客則主人於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君

子弟容不親進饋也以此示民猶爭利而忘義

子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

敬也承猶事也醴酒在室醜酒在堂澄酒在下示

民不淫也也淫猶貪也澄酒清酒尸飲三眾賓飲一示民

有上下也也上下猶尊卑也主人主婦上賓因其酒肉聚

其宗族以致民睦也言祭有酒肉羣昭羣穆皆故堂上

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言祭時肅敬詩云禮儀卒度笑語

卒獲卒盡也獲得也言在廟中者不失其禮儀皆歡喜得其節也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雷飯於牖

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

以示遠也禮每加以遠者恐愈遠而哀遂亡故每加設

禮節以為之紀也自浴於中雷至葬於墓每節皆有哭

宜於家正為民之卒事所以示遠而不可過厚耳

舊說以植弓即遠之義話似不可通般人弔於壙周

人弔於家示民不偯也既葬哀而哭子云死民之卒事

也吾從周周於送死尤備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

方氏苞曰告薨而鄰國不會葬也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謂反哭時也

禮記箋坊記 七

由阼階不即父位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

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沒終也春秋傳曰

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奚齊與卓子皆以

獻公之子也獻公卒其年奚齊殺明年而卓子殺矣以

此坊民子猶有弑其父者弑父之甚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

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不貳不自貳於尊者也自貳謂

之子父在者也不謀仕嫌遲為政也卜之日謂君有故

而為之卜也二當為貳唯卜之時辭得曰君之貳某爾

不如仍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不疑於君之尊也君無骨肉之親不重其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父母及財皆當統於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於君亦執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車馬家物以此坊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此禮謂所執之贄以好也或云禮之先幣帛而後幣帛先財而後禮則民利幣猶貪也無辭而行情則民爭主利欲也故君子於有

禮記箋坊記

八

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饋遺也饋不內也○愚謂有疾也不受也謂使人代受自己不納而視之則嫌於欲食矣疾者不能親受故亦不食之若視之則嫌於欲食矣曰不耕穫不菑畝凶言必先種之乃得穫若先菑乃得歲○言三歲曰新以此坊民猶貴祿而賤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不與民爭利也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言穫者之遺餘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食時謂之膳也力猶務也天子諸侯有秩膳古者殺牲食其肉坐其皮不坐犬羊是不無故殺之○愚按殺食而不坐

其皮亦不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也采葑非也陳宋之閒謂之葑非當類也下體謂其根取之苦則棄之并取之是葑也此詩故親今疏者言人之交當如采葑采菲取一善而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能如此則德美之音不離令名我願與女同死矣論語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疏云鄭此注前釋正合意如此今所未詳以此坊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淫猶貪也章明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重男女之會所以遠別之於禽獸也有幣者必有媒有媒者不必有幣仲春之月會

禮記箋坊記

九

男女之時不必待幣以此坊民猶有自獻其身獻猶進也○按字當在所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媒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伐柯也言取妻之法必有媒如伐柯之必須斧也取妻之道必告父母如樹麻當先易治其田○愚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厚猶遠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妾言買者以其賤同之於眾物也士庶之妾極多凡庸有不知其姓者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吳大伯之也昭公取焉去姬曰吳而已至其死亦略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孟子蓋其且字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交爵謂以此坊民陽侯猶殺

繆侯而竊其夫人同姓也以此坊民陽侯猶殺

未聞何以知為同姓相殺也以此坊民陽侯猶殺

周書有陽氏之君未當此陽侯何人是陽乃國名矣

穆侯即陽侯淮南子泥論訓作陽侯高誘注云陽侯陽

陵國侯穆侯淮南子泥論訓作陽侯高誘注云陽侯陽

執爵夫人執豆陽侯見穆侯今在廬江古者大饗飲酒君

夫人由是廢故大饗廢夫人之禮也夫人之禮使人朝者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有

其門大故以此坊民猶以色厚於德子云好德如好

色此句似不足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諸侯不下漁色

謂不內取於國中也內取國中為下漁色昏禮始納采

無所擇故君子遠色以為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不親者

相與也則女受以篚其無能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御婦人則

進左手御者在右前左姑姊妹女子已嫁而反男子

不與同席而坐出矣猶不與男子共席而坐遠別寡

婦不夜哭人道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問增損而已以

此坊民猶淫泆而亂於族亂族犯非

子云昏禮婿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

禮記箋 坊記 十

違也舅姑妻之父母也妻之父為外舅妻之母為外

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成公九年春二月伯姬歸於宋

有違而致之也○愚嘗讀毛詩序有男行而女不隨者

固嘗疑之及讀此記推尋文義似謂衰世有因禮不備

考之經傳無可依據則仍從注說可也

禮記箋 坊記 十一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lower section.

禮記箋

中庸第三十一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天命謂天所命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率循也循性行之是謂道脩治也治而廣之入放傲之是曰教○愚按注之似當云土神則信水神則知○賀瑒云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則非道也由道猶道也惡乎從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小人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聽之無聲猶戒慎恐懼自脩正是其不須臾離道莫見乎隱莫見乎微故君子

禮記箋 中庸

慎其獨也慎獨者慎其間居之所為小人於隱者動作也若有佔聽之者為顯見甚於眾人之中為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中為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樂禮之所由生政教自此出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正也育生也長也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庸常也用中為者所行非中庸然亦自以為中庸也君子而時中者其容貌君子而又時節其中也小人而無忌憚其容貌小人又無畏難為常行是其反中庸也○愚按君子小人不合以容貌言君子謂其質美也小人謂其質劣也

如以容貌而已則君子亦有貌惡小人亦有色莊非所據也○釋文云小人之中庸也王肅本亦作小人之反中
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鮮罕也言中庸為久行○愚按久矣言非一日稱民鮮能為下節起也又按中庸在禮篇先儒本以為雜記之書故篇第或未明朱子始以為談道之書故章句易其舊禮是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罕知其味謂愚者所以不及也過與不及使言之耳人鮮能知味即是民鮮能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君教之

禮記箋 中庸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邇近也近言而而行之也兩端過與不及也用其中於民賢與不肖皆能行之也斯此也其德如此乃號為舜舜之言充也○愚按兩端言之兩頭也論語曰我叩其兩端孟子曰大舜有大焉樂取諸人以為善白虎通曰舜猶舜也蓋不自多之意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予我也言凡人亦謂有知人使之入罟不知辟也自謂擇中庸而為之舜之大知相反矣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拳拳奉持之貌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言中庸難爲之難○愚按如乃稍稱之曰回也其庶乎屢空矣言能空於物也此中庸所以難能也

子路問強強勇者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言三者所以爲強者異也抑辭也而之言女也謂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南方以舒報無道謂犯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衽猶席也北方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

禮記箋 中庸

三

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此抑女之強也流猶移也塞猶實也國有道不矯強貌塞或爲色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素讀爲攻城係係猶鄉也言方鄉僻害隱身而行詭譎以作後世名也弗爲之矣恥之也○朱子曰素按漢書當作素蓋字之誤也素隱行怪言深求隱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朱子曰已止也君子吾弗能已矣廢猶罷止也弗能已矣汲汲行道不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言隱者當舜爲能如此○愚按上言吾弗爲吾弗能已君子之道則此正孔子所能行矣曰唯聖者能之謙也

費而隱言可隱之節也費猶危也道不費則仕○釋文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言道即人能行也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則法也言持柯以伐木將以爲柯近以柯

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與讀爲贊者皆與之與言匹夫匹婦愚耳亦可以節疏自明晰又接注以其知行之極也其故與○愚按此字誤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憾恨也天地至大無不盡備之乎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

禮記箋 中庸

四

破焉語猶說也所謂大事謂先王之道也所謂小事謂大謂聖人天地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察猶著也言聖人之德至於天則鳶飛戾天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夫婦謂匹夫匹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言道即人能行也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則法也言持柯以伐木將以爲柯近以柯

人其則不遠改而弗止是求諸遠矣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去也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聖人而曰我未能明人當勉之無已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願行行願言庸猶常也言德常行也言常謹也聖人從禮也○朱子曰行不足而勉則君子胡不慥慥爾君謂眾賢也慥慥守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實言行相應之貌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

禮記箋 中庸

五

難行乎患難君子無人而不自得焉素皆讀為係不願其位也自得謂所鄉不失其道○愚按素如繪事後素之素素本質也言君子於所處之位但質朴以行其事此言素履矣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援謂牽易言素履矣在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持之也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無怨人無怨語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愚按無怨謂己無所怨即自得之謂也疏以此上八句分配素富貴以下四事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易猶平安非也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也俟命聽天任命也險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謂傾危之道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反求於其身不以怨人畫布曰正棲皮曰鵠○愚按此節當屬上為一章注疏斷從下章非也今從朱子正改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自從也行之以近者卑者始以漸致之高遠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琴瑟聲相應和也翕合孫曰帑此詩言和室家之道自近者始○釋文云帑本又作擊尚書傳毛詩箋並云子也杜預注左傳云妻子也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謂其教令行使室家順○朱子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禮記箋 中庸

六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體猶生也可猶所也不有所遺言萬物猶易所謂幹事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明猶潔也洋洋人想思其傍優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其形象不可億度而知事之盡敬而已況可厭倦乎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言神無形而誠者不言而誠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保安也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名令也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材謂其質性也篤厚也言善者天厚其福惡者天厚其毒皆由其本而為之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栽猶植也培益也今時人名草木之植曰栽築牆立板亦曰

茲我或為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
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憲憲與盛之貌保安也佑

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

作之子述之聖人以立法度為大事子能述成之則何

則寡令聞父子憂乎堯舜之父子則有凶頑禹湯之父子

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

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續繼也緒業也戎兵也衣讀如殷

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胄與壹戎殷者壹用

禮記箋

中庸

七

而天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

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

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

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

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末猶老也追王大王王季

以上至后稷也斯禮達於諸侯大夫士庶人者謂葬之

從死者之爵祭之用生者之祿也言大夫葬以大夫士

葬以士則追王者改葬之矣期之喪達於大夫者謂旁

親所降在大功者其正統之期天子諸侯猶不降也大

夫所降三年之喪者明子事父以孝不用其尊卑變○

齊召南曰古未見有改葬之事鄭臆說耳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

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

時食脩謂掃蕪也宗器祭器也裳衣先祖之遺宗廟之

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

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序猶次

公卿大夫士也事謂薦羞也以辨賢者以其事別所能

也若司徒奉牛宗伯共雞牲矣文王世子曰宗廟之中

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旅酬下為上

者謂若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解於其

長也逮賤者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也燕謂既祭而燕

也燕以髮色為坐祭時尊尊也至燕親親也齒亦年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

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踐猶升也其者其郊社之禮

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社祭地神

者省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示

如賓諸河干之真賓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為知力者也

序爵辨賢尊尊親親治國之要○愚按示讀如字示猶

指也自郊社以下又因孝之至而廣言之饗帝饗親

孝子仁人下也武王周公孝治天下之道備於此矣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

其人亡則其政息方版也策簡人道敏政地道敏樹敏

勉也樹謂殖草木也人之無政若地無夫政也者蒲盧

也蒲盧蝮蟻謂上蜂也朱子曰敏速也夫政也者蒲盧

也桑蟲也蒲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爲己子

禮記箋

中庸

八

政之於百姓若滿盧之於桑蟲然故為政在人賢人也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取人以身言明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以人意相存問之言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此句其屬在下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言脩身乃知孝乃知天命所保佑○愚按仁義禮皆性之德本於天者也知者知此而已天此節通結上文為下文起也始於知天終於脩身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

禮記箋 中庸

九

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達者常行百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困而知之謂長而見禮義之事已臨之而有不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利謂貪榮名也勉強恥不若人○愚按利如知者利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言有知有仁有勇乃知脩身則脩身以此三者為基○愚按注疏因有子曰字斷此下另為一章非也朱子曰子曰二字衍文又曰家語亦載

此章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云云故其下復以子曰起辭蓋子思所刪有不盡者也又按說苑建本篇引中庸曰好問近乎智下二句同漢書公孫宏上書引禮記亦云好問近乎知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體猶接納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猶猶接納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猶猶接納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愚按注釋柔遠人與尚書柔遠能迺之義合其理較夫朱子則以無忘賓旅當之齊召南謂如注說則遠人與諸侯是一事不應並列為九經此說恐非也愚按周禮先王待蕃國不與內諸侯同故九經亦別遠人於諸侯即此意也遠人先於諸侯者難服也九經之序皆先難後易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

禮記箋 中庸

十

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不惑謀者良也○愚按四方歸如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貢羨獻雉者也議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虞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同其好惡不特有所好惡於同姓所以貴之不必授以官守天官不可私也官盛任使大臣皆有所屬官所任使不親小事也忠信重祿有忠信者

重其祿也時使使之以時日首月試考其成功也既讀為餼餼廩稍食也稟人職曰乘其事考其弓弩以下上其食○愚按注謂有忠信者重其祿蓋以班祿有定式不可一加重故獎其忠勤所以作士氣使競勸也嘉善而於不能如鄭之義則來享來王者善也凡為天當以禮嘉之蕃國世一見所謂矜不能者也

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齊一謂當豫也路頭也疾病也人不能病之○是也疏云一謂當豫也注甚精所當豫者誠豫也非注之意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得也言臣不得於君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言知善之為善乃能行誠○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言誠者天性也誠之誠身說有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此勸人學誠其身也果猶決也○朱子曰博學

禮記箋

中庸

十一

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與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也由至誠而有明德是聖人之性者也由明德而有至誠是賢人學以成之也有至誠則必有明德有明德則必有至誠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盡性謂順理之使不失其所也贊助也育生也助天地之化生謂聖人受命在王位致太平○愚按所以知聖人受命在王位者不在王位則不能使物各盡性而贊天地也

禮記箋

中庸

十二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其次謂自明誠者也事也盡性之誠人不能見也著形之大者也明著之顯也○朱子曰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可以前知者言天不欺至誠也前亦先也禎祥妖孽皆謂龜筮列傳而失之○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言人能至誠所以自成也道者人之所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萬物也亦事當自行也誠則事不成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知至誠成己則仁道立以至誠成物則須而合也外內猶上下也故時措之宜也時措言得其愚按朱子章句斷此上為一章注疏則連下至悠也久也為一章意蓋以至誠無息以下皆言成物之極功時措之妙用於理可通故從注說若其斷今夫天至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微微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

禮記箋 中庸

三

則高明微猶效驗也此言至誠之德既著於四方其高厚日以廣大也微或為微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後言悠久者言至誠之德既至博厚高明配乎天地又欲其長久行之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言其德化與天地相似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言至誠無貳乃能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此言其著見成功也愚按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

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此言天之高明本生昭昭地本起卷石水之不測本從一勺皆合少成多自小致大為至誠者亦如此乎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振猶收也卷猶區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天所以為天文王所以為文皆由行之無已為積小以成高大是與愚按統結上文言天地至誠皆不息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育生也峻

禮記箋 中庸

四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言為政在人政由禮也凝猶成也儀即至道也其人即至德也疏以禮儀即周禮威儀即儀禮蓋本禮器注而為說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德性謂性至誠者道猶由也問學博溫之溫謂故學之執矣後時習之謂之溫愚按此節言君子修德疑道之功也朱子章句甚精齊召南曰此及居上不驕節注疏並另為章無條貫矣又以子曰吾說夏禮為王天下有三重章之首不過因有子曰二字便為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與謂起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

身其此之謂與也保安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反古之道謂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所新政可從非天

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此天下所共行天子乃能一家宮室及車輿也禮謂人所服行也度國也文書名也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謂孔子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子曰吾說夏禮

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微猶明也吾能說夏禮顧杞之君不足與明之也吾從周行今之道○愚按又加子曰者此節以上

禮記箋

中庸

蓋皆子思之言故加此以別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三重三王之禮○愚按三王之禮詰三重其實非也朱子曰程子亦因鄭注上然文義不通呂氏謂議禮制度考文也說為得之上

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上謂君也君雖善無明徵則其善不信也下謂臣也臣

雖善而不尊君則其善亦不信也徵或為證○齊召南曰注屬強解朱子曰上焉者謂時王以前下焉者謂聖人在下經

意方了然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

而不惑知人也知天知人謂知其道也鬼神從天地者聖人則之百世也易曰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

同道徵或為證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法度想思若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

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射厭也永長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此以春秋之義說孔子之德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固足以明之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斷以文王武

王之法度春秋傳曰君子身道堯舜之道與末亦樂乎莫近諸春秋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亦樂乎法度文王之君子也又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

禮記箋

中庸

其

文王也此孔子兼包堯舜文武之盛德而著之春秋以俟後聖者也律述也述天時謂編年四時具也襲因

因水土謂記諸夏之事山川之異○齊召南曰鄭解中庸之妄此章為最此經贊孔子中庸之德冠古今而

傳以春秋王為文王獲麟傳有樂道堯舜之語遂附會以成其說解上律下襲則以編年記事釋之語小德太德

則以諸侯天子喻之無已則以大經為春秋以大本為孝經矣孔疏但知附注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

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聖人制其德配天地如此唯五始可以當焉當焉制其德配天地如此唯五始可以

依朱子分章為是其解詰則章句備矣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言德不如此不可以君天下命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言其臨下普偏思慮深溥博如大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降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如天取其運照不已也如淵取其清深不測也尊親尊而

禮記箋

中庸

七

親之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至誠性至誠謂孔子也大經謂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安有所倚言無所偏德尤厚似偏頗者肫肫讀如誨爾肫肫苟不固聰明聖之德肫肫懇誠貌也肫肫或為純純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秋傳曰未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明凡人不知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闢然而曰章小人之道然而曰亡易知君子深遠難知小人淺近

深遠禪為絀錦衣之美而君子以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絀表之為其文章露見似小人也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人德矣淡其味似薄也簡而文溫而理猶簡而辨直而溫知緒也人德入聖人之詩云潛德昭著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其德亦甚明矣疾病也君子自其身無愆病雖不遇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世亦無損害於己志君子之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兄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言君子雖隱居居耳猶不愧于屋漏屋漏非有人也況有人乎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也此

禮記箋

中庸

六

頌也言奏大樂於宗廟之中人皆肅敬金聲玉色無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輶輕也言化民當以德德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倫猶比也載讀曰裁尚有所比有所比則有重上天之造生萬物也言毛雖輕聲音亦無知其臭氣者化民之德清明如神淵淵浩浩也然後善○愚按載讀如字訓事也○不訓生此二句詩文也不加詩曰或省文抑或脫文也○齊召南曰中庸一

篇雖雜在記中自古亦自單行隋志有宋戴顓中庸傳
二卷梁武帝中庸講疏一卷唐李翱有中庸說宋仁宗
天聖以還每書中庸賜新進士其書之
重久矣但自程子以前俱墨守鄭注耳

禮記箋 中庸

九

禮記箋

表記第三十二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

信此孔子行應聘諸侯莫能用己心厭倦之辭也矜謂

益明也方氏慈曰此篇稱子言之者八皆總其大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

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懾也言足信也失謂失其容止之

重色容莊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甫刑尚書篇

也言已外敬而心戒慎則無有可擇之言加於身也

禮記箋 表記

子曰褻褻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母相瀆也不相因者以

敬或以褻為敬禮盛者以褻為敬執玉龜之屬也禮不

盛者以褻為敬受享是也愚按褻褻隨事變易不得

褻以崇敬也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

以倦極猶盡也辨分別政事也祭義曰祭之日樂與哀

獲廢徹不遲是謂不繼以樂也樂則敬弛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篤厚也揜猶

先坡曰篤實行道險夷一致不可因迫非先輝之謂也

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儉肆猶放恣也儉苟

不以一日使其躬儻焉如不終日儻焉可輕賤之貌也

禮死無時○愚按儻如母儻言之儻立而市子曰齊戒物者苟且卒遽不能久待安肆日儻者似之

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攝日月以見也君謂臣在邑

也時傳曰使以十月入良月也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指鬼神也謂狎侮鬼神而不畏敬也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母相褻也辭所以通情也禮謂擊也春秋傳曰古者諸侯有朝聘之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瀆之言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報謂禮也禮尚往來○愚按仁為人心所同嚮如表建而影隨也子曰以德報

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懲謂創艾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讎猶答也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

民無以辟四方大甲湯孫也書以名篇胥相也民非君不能以相安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寬猶愛也愛身以息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一人而已喻少也

行○愚按一人安仁者也君子以安仁責己則道可盡以凡民望人則法易行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謂安仁也利仁也強仁也利仁與仁

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功者人所貪也過者人所

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右也左也言相須而成也人

仁尊而不親言仁義並行者也仁多則人親之義多則

道有至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為無失此

當言道有至有義有考字脫一有耳有至謂兼仁義者有義則無仁矣有考考成也取仁義之一成之以不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憺怛愛人之仁也

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資取也數與長短小大互言之

而母以燕翼子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

燕翼子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詒遺也燕安也燕君也

言武王豈不念天下之事乎如豐水之有芑矣乃遺其後世之子孫以善謀以安翼其子也君哉武王美之也○愚按芑穀名非構之杞也注訓謀燕翼詩箋遠矣陳氏云豐水之旁以潤澤生芑穀喻養成人材也武王豈不官使之乎言無遺才也聖人為後嗣計莫大於遺之以人才是欲傳其孫之謀而燕安翼輔其子耳按管子云為百年之計者莫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子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其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取數多言道仁居其多○愚按義之取數約仁之取數博計天下之隨人所就皆得名仁而其蘊無盡是取數多也是故君子

禮記箋表記

四

子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言先王成法擬度人則難中也當以時人相比方耳○愚按變言義者仁之一時一事得宜者即義也方氏苞曰苟律以義之精則難為人矣惟以眾人望人則一事偶合猶賢於無一合者荀卿云君子度已則以繩接人則用繼亦此意也此節言君子自待宜厚責人宜輕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猶輕也鮮罕也儀匹也圖謀也愛為重罕能舉行之者作此詩者周宣王之臣也言我助之者言仲山甫則能舉行之美之也惜乎時人無能賢者少言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次也景明也者唯不可得然苟能如詩之好仁則猶可幾及故注謂

仁之次也行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止詩作行之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而後已廢喻力極能頓不能復行則止也俛焉日有孳孳而勉口生新意無窮時○方氏苞曰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苞曰當作中道不廢文誤也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失其所好言仁道不成人故仁者之過易辭也辭猶解者恭儉雖有過不為其志唯聖人無過○方氏苞曰此亦上二章言即不能日有孳孳而後已但不失其所好而有志於仁則雖有過必不至於大惡而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此言罕以

禮記箋表記

五

○王氏曰信近情當為情近信○愚按敬德之聚也故敬讓以行三者雖有過不甚矣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成人道者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罪咎之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及者愧恥聖人之言乃行也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移讀如水祀移之移移猶廣大也極字謂變移也○方氏苞曰游惰之士垂綬五小雅曰不慍于人不畏于天愚按引詩以證勸勉愧恥之意是

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遂猶成也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無其行謂不行其德也愚按德在內行在外世亦有明於道德而行善者未盡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言色稱其服也愚按言服其服則容辭德行須稱也詩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鵜鵜胡汚澤也之中在魚梁以不濡汚其翼為才如君子以稱其服為有德也愚按鵜捕魚之鳥也而翼不濡以言人容辭德行與服不稱可恥如鵜也

禮記箋表記

六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桑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言無事而居位食祿是不義而富且貴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庇覆也無君民之心是思不出其位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役之言為也求以事君者欲成其忠臣之名也愚按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言不易道微祿利也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

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凱樂也弟易也言樂易之君子之行要之如葛藟之延蔓於條枚是其性也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言此德當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昭明也上帝聿述也懷至也言述行上帝之德以至子曰先王論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謚者行之迹也言先王論行為謚以尊名者使聲譽可得而尊信也壹讀為一忠猶善也言聲譽雖有眾多者即以其行一大善者為謚耳在上曰浮君子勤行成功聲譽踰行是所恥也陳注云壹專也善行雖多但節取其大者其善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其功以求處情過

禮記箋表記

七

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率循過高之行惟求處厚之道而已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言謙者所以成行立德子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業烈業也言后稷造稼穡天下世以為業豈一手一足喻用之者多無數也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亦言其謙也碎仁聖人之名云自便習於此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母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

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其
尊親已如父母○愚按強教如放動曰匡之直之輔之翼之說安如使自得之又振德之舜典曰敬敷五教在寬蓋優游饒示以可說則安其所而無遷矣樂而安荒四句即強教說安之事強教如父故有父之尊說安如母故有母之親下文又因父母之言廣之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或見尊或見親以其嚴與恩所尚異也命謂四時政令所以教民勤事也鬼謂四時祭祀所以訓民事君也

禮記箋表記

八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遠鬼神近人謂外宗廟內朝廷其民之敝蠢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以本不困於刑罰少詐讓也敝謂政教衰失之時也音喬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先鬼後禮謂內宗廟外朝廷也禮者君臣朝會凡以摯交接相施子禮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以本快於鬼神虛無之事令其心放蕩無所定困於刑罰苟勝免而無恥也月令曰無周人尊禮尚施事鬼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以尊卑為差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以本數交接以言辭尊卑多獄訟○愚按利謂

貪利尚施之敝也巧謂飾詐尊禮之敝也賊謂爭訟相害亦好施之敝也蔽謂昧於事理亦禮煩之敝也
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罰刑罰窮矣未瀆辭者謂時王不尚辭民不喪為也不求備不窮矣大望言其政寬貢稅輕也強民言承殷難變之敝也賞罰刑罰窮矣
言其繁文備設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勝猶任也言殷周極文民無恥而巧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利後世之政難復文不能易之質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言王者相變質文各有所多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

禮記箋表記

九

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憺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死以豐饒於諸臣也恥費不為無辨費出空言也實謂財貨也辨別也猶寬而栗也靜或為情○方氏苞曰上思利民忠也以忠於利民為教故入人深○呂氏曰恥費用者儉於自奉輕財實甫刑曰德者薄於言利○愚謂義而順猶直而溫也
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德所威則人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尊寵之言得人
也○釋文云惟威讀依尚書音畏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資謀也獻猶進

也言臣事君必先謀定其言乃後親進為君言是故君也○愚按資藉也如國語夏資裘冬資葛之資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死其言者竭力於其所言之事死而不負於事不信其言如此乃愚按死其言者如云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乎為成其信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大言可入則望大利小言可入則望小利也○愚按資藉也如國語夏資裘冬資葛之資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死其言者竭力於其所言之事死而不負於事不信其言如此乃愚按死其言者如云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乎為成其信

禮記箋表記

十

者賢有大小祿有少○齊召南曰周易正義解不家食謂不使賢人在家自食較此注為直截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尙辭非其人弗自事不達不以私不尙辭不多出浮華之言也弗自事不達不以私此三者皆為始進也下達謂自行干進尙辭謂獻策上其人如商鞅因景監以進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敬治女位之職事正直之人乃與為倫友神聽女之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調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尸謂無辭也○齊召南曰注誤矣若據所謂苟同非和也必如晏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陳謂言其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謂猶告也○愚按瑕毛詩作遐引中心藏之以證不欲陳也藏鄭箋作臧之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亂謂賢否不別也○愚按資藉也如國語夏資裘冬資葛之資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死其言者竭力於其所言之事死而不負於事不信其言如此乃愚按死其言者如云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乎為成其信

禮記箋表記

十一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且謙也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履猶行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使謂使之屬也慎慮而從之者此己志也欲其必有成也否則非己志也慎慮而從之者此己志也欲其必有成也否則非己志也

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專也唯當為受命也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受命

則行順受逆則行逆如其詩曰鵲之姜姜鵲之資資人所受於君則為君不易矣詩曰鵲之姜姜鵲之資資人之無良我以為君以惡人為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

於上小鳥資資於下○愚按姜姜資資毛詩作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善言其餘行或時惡也故天下

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以益德也言

有枝葉是眾虛華也枝葉依幹而生言行亦由禮出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

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

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皆辟有言故君

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

禮記箋表記

三

水相得合而已酒醴相得則敗淡無酸酢少味也接或為交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

用餞盜賊也孔甚也餞進也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譽繩也○釋文云左

傳釋文云繩說文作繩今說文闕廣雅云繩譽也音繩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

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皆為有言不國風

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欲歸其所說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善言而無信是故君

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已謂不許也言諾而國風

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此皆相與為昏禮而不終也言始合會言笑和說要誓其信今不思其本恩之反覆反覆之不思亦已焉哉無怨之深也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

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巧謂順而說也○愚按辭

陳注謂巧當作攷恐是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

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言動任卜筮也是故不犯日月

不違卜筮日月謂冬至正月及四時卜筮不相襲也

禮記箋表記

三

時日有筮有事於小神無常時常外事用剛日內事用

柔日順陰陽也陽為外陰為內事之外內別乎四不違

龜筮子曰牲牲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

姓牲猶純也○陳氏云詳文義不違龜筮四字當在齊

乎鬼神無害乎百姓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富

言備也以傳世之祿詩曰后稷祀庶無罪悔以迄于

今北四郊之祭易備也迄至也言祀后稷於郊以配天庶

其無怨乎傳世乃至于今○按北毛詩作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言其用天子無筮巡守也天子至
尊大事皆用卜也春秋傳曰諸侯有守筮守國有守則
先王卜征五年歲其祥曰諸侯有守筮守國有守則
用天子道以筮始將出卜之道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
宅寢室受封乎天子因國而宮室欲改易者得卜
之耳○愚按注說未信國而宮室欲改易者得卜
卜之也○客不筮恐人疑主國必於寢室以處之者
敬至用卜也此說亦可疑若愛敬者即主人自筮可矣
何至用卜也且其文亦無見此句為主國也陳氏謂
諸侯出行必卜其義亦無見此句為主國也陳氏謂
以筮諸侯乃道孔子乎此句文義未詳說未審誰是
又按此章似非孔子之言洪範云龜從筮從未審誰是
子無筮晉文公欲納襄王既卜又筮之不得謂諸侯惟
有守筮也○孔疏蓋亦覺天子不卜處大廟處卜則宮廟
其非故曲為之說耳

禮記箋表記

古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敬謂朝聘待賓客崇是以不廢日
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長敬謂朝聘待賓客崇是以不廢日
民下不褻於上言上也於下以直則下應之以正不瀆於
此用祭器君之禮也○愚按此章亦未詳○方氏苞曰
則其人膳君之禮也○愚按此章亦未詳○方氏苞曰
卜其書蓋古有此禮若天子諸侯陳敬朝聘飲桓公酒曰臣
用祭器而無卜日之禮且不宜曰以敬事其君長

禮記箋

緇衣第三十三

子曰之言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刑臣無姦心則刑可以措○釋文云此篇
二十四章唯此一子言之後皆作子曰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
不試而民咸服○緇衣巷伯皆詩篇名也緇衣首章曰緇
衣子授子之漿兮言此衣緇衣者賢者也宜長為國君
其衣敝我願改授之以新衣是賢者欲其貴之甚
也巷伯六章曰取彼讒人以投界豺虎豺虎不食投界有
不瀆者不輕爵人也○試用也咸皆也
○釋文云讒人本又依詩作諧人

禮記箋

一

萬國作孚刑法也孚信也儀法文王之德而行之則天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
齊之以刑則民有遜心格來也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
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
也孫順也○惠氏古義云孫心當作慈說文慈順也書
云五品不遜今文尚書作訓古文尚書作慈慈緇衣猶存
字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
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甫刑尚書篇名匪非也命
乃作五虐者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專制邪之未諸
命書作弗用儀又按尚書孔傳謂九黎即蚩尤其說甚

按鄭注呂刑云苗民謂九黎之君是以三苗謂九黎子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言民化行不拘於言

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於君也甚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

慎也是民之表也言民之從君也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

仁遂焉豈必盡仁言百姓效禹為仁非本詩云赫赫師

尹民具爾瞻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

之孚下土之式皆言化君也孚信也式法也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

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章明也貞正也民致行己

者民之行皆盡己心詩云有棣德行四國順之按棣大也直也○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綽言言出也

綸今有秩畜夫所佩也綽引棺索故大人不倡游言猶

也○疏引張華云綸如宛轉繩故大人不倡游言猶

用之言也不可言也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

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危猶高也

行行不高於言言行相應也○方氏苞曰老莊之志太

古可言而不可行也北宮之女不嫁以養父母陽城兄

弟相愛皆終身不娶可行而不可言也危詩云淑慎爾

止不訾于儀淑善也訾過也言善慎女之容止不可過於禮之威儀也

禮記箋 緇衣

二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禁猶謹也○愚按禁防也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

而慎於行稽猶考也議也○愚按言雖善必慮其終遠行雖美必稽其流敝詩云慎爾

出話敬爾威儀言善也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緝熙

皆明也言於明明乎敬其容止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

貳不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

歸于周萬民所望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詩人見而

此下二句服虔以為逸詩是也說見詩疏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

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志猶知也○愚按志記尹吉

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吉當為告告古文誥字之誤

為咸有壹德今亡咸皆也君臣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

皆有壹德不貳則無疑惑也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

子曰有國家者章義瘞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章明

病也○釋文云義尚書作善○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

直思按義亦訓善詩云宣昭義問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難知有故君

禮記箋 緇衣

三

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注
 以好惡而民知禁臣儀行不重辭不接其所不及不煩
 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儀當為義聲之誤也言臣義事
 引君所不及謂必使其君所行如堯舜也不煩以其所
 不知謂必使其知慮如聖人所行凡告喻人當隨其才以
 誘之○愚按儀讀如字儀行也政舉其大綱君之職
 務君之力所不能及者不苛援也政舉其大綱君之職
 所不煩也者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瘡板上帝喻君也
 瘡病也此君小雅曰匪其止共維王之印印非也印盡也
 使民惑之詩君勞之詩也勞此臣使君勞之詩也

禮記箋 緇衣

四

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言政教所康誥曰敬
 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康康叔也作誥尚書篇名
 刑之道道也言施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
 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忠敬不足謂臣不忠於君君不
 大以見小互言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
 之比私相親也民循從也君母以小謀大母
 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民循從也君母以小謀大母
 以遠言近母以內圖外圖亦謀也言凡謀之當各於其
 權於外小臣執命於內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
 或時交爭轉相陷害

不蔽矣疾猶非也葉公之願命曰母以小謀敗大作母以孽
 御人疾莊后母以孽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葉公楚縣
 高也臨死遺書曰願命小謀小臣之謀也莊后適夫人齊莊得
 所為也葉公曰願命亦非也莊后適夫人齊莊得
 禮者變御士愛臣也莊士亦謂士之齊莊得禮者今為
 大夫卿士○愚按葉公願命見逸周書祭公篇文與此
 同王應麟困學紀聞五卷辭之曰子曰大人不親其所
 葉公當作祭公疑記禮者之誤
 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親失其所
 由信賤也賤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
 者無壹德也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
 我力仇然不堅固亦不力用我是不親信我也君陳曰
 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也○釋文云

禮記箋 緇衣

五

己音紀尚
 書無已字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
 溺也謂覆沒不能自理出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
 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言水人所沐浴自潔清者至於
 之故或泳之游之褻慢而無戒心以取溺焉有德者亦
 如木矣初時學其近者小者以從人事自以為可則侮
 狎之至於先王大道德性與天命則遂扞格不入迷惑無
 問如溺於大水矣難親與天命則遂扞格不入迷惑無
 德謂水之德也水懦弱故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
 易狎民多死焉故難親故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
 人費猶惠也言口多空言且煩數也過言一出則馬不
 人能及不可得悔也口舌所覆亦如溺矣費或為嗜或不
 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不通

於人道而心鄙詐難卒告論人君敬慎以臨之則可若
陵虐而慢之分崩怨畔君無所尊亦如溺矣○愚按閉
謂壅遏不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乃不溺矣大甲曰毋
得上聞越厥命以白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
也厥其也覆敗也言無自顛廢女之政教以自毀敗虞
主田獵之地者也機弩牙也度謂所擬射也虞人之射
禽弩已張從機間視括與所射參相得乃後後施也○愚
為政亦當以己心參於羣臣及萬民可乃後後施也○愚
按括矢本也厥字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
度尚書無厥字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
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兌當為說謂殷高宗之臣傳說也
辱也衣裳朝祭之服也惟口起羞當慎言語也惟甲冑
起兵當慎軍旅之事也惟衣裳在笥當服以為禮也惟
干戈省厥躬當恕己不向大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
害人也○按兵尚書作戎

禮記箋

緇衣

六

孽不可以道道猶辟也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
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為先字之誤
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絕桀者
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
西見或為敗邑或為予○愚按以先為先祖誤也由鄭不見古文故
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
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
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莊齊也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
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
自為政卒勞百姓先正先君長也誰能秉國成傷今無

不自以所為者正盡勞來百姓憂念之者與疾時大臣
專功爭美○釋文云前五句今詩皆無此語餘在小雅
節南山篇或皆逸詩也○愚按陸氏云皆逸詩此說為
是誰能秉國成歐陽公謂孔子刪能字非也自為政謹
操兩也勞困傲也引詩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
以證君以民存之意
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君雅
資當為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祈之言是也齊西偏之
語也夏曰暑雨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民又怨天言民
恆多怨為其君難○愚按資尚書作咨連上句祈大也引書以證君以民亡之意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
類謂比式○方氏苞曰身不正則言不見信於上義不
壹行無類身不正之實也義所陳於上也行所發於身
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

禮記箋

緇衣

七

不可奪名格謂事驗也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
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質猶以也多志謂博交汎愛人
好而不厭也精知精義以入神也略約也知既精詳故行
之得其要略也又按注質猶以也字當君陳曰出入
為少字刊本訛耳○疏云質簡也少也
自爾師虞庶言同政自由也師庶皆眾之所謀度眾言同乃
行之政教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陳氏云引詩證
當由一也詩證多問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正當為匹字之誤
○愚按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鄉方喻輩類
讀如字

其友無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言其可望而詩
云君子好仇仇匹也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
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言此近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

威儀攸所也言朋友以禮義相攝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私惠謂不以公禮相
遺也言其物不可以為德則君子不以身留此人也詩

相惠以褻瀆邪辟之物是為不歸於德歸或為懷
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行道也言示我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

禮記箋 緇衣

八

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言凡人舉事必有後驗

衣也衣或在葛覃曰服之無射射厭也言已願采葛以

內新時不見葛覃曰服之無射射厭也言已願采葛以

之無厭言不虛也○方氏苞曰此喻言行之出於身者

不可揜也車之有軾喻大體之顯見也衣之有敝喻微

疵之難匿也必聞其聲義與車之見軾相發必見其成

可解義與衣之見敝相發服之無射喻謹言慎行終吾身不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

可飾也從猶隨也○愚按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

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以行為驗虛言無益於善
愚按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玷缺也言圭之缺尚可磨小雅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而平之言之缺無如之何小雅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允信也君爽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

于厥躬爽召公名也作尚書篇名也古文周田觀文王

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言文王

有誠信之德天蓋申勸之集大命於其身謂命之使王

不見孔安國之古文尚書其所謂古文者即二十八篇

陽夏侯三家所傳者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

與邇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恆常也不可為卜筮

定其吉凶也○愚按疏云南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

猶道也言衰而用之龜厭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

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惡德無

純猶皆也言君祭祀賜諸臣爵母與惡德之人也民將

立以為正言放傲之疾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難不敬鬼

神也惡德之人使事煩此節與今尚書文絕異未詳其

福也純或為煩○愚按此節與今尚書文絕異未詳其

按鄭以民立而正為難疑此節與今尚書文絕異未詳其

承之羞恆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羞猶辱也偵問也問

也以為問正為常德則吉男子當專行幹事而以問正

為常德是亦無恆之人也愚按偵當依周易作貞

禮記箋 緇衣 九

禮記箋

奔喪第三十四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
親喪所由也雖非父母間喪而哭其禮亦然也問故問
日行百里不以夜行雖有哀戚猶碎害也晝夜之分別
召南曰奔喪之禮皆不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
舍侵晨冒昏彌益促也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謂以君
得行則成服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念此哭辟市朝
也望其國竟哭斬衰其齊衰亦然也○疏云雖云

禮記箋

奔喪

一

氏苞訓此竟為終云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至於家人
望見國都則行哭至家不止也未審是否
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
成服者素委貌深衣已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
成服者固自喪服矣
下襲經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
踰日節於是可也其未小斂而與在家同耳不散帶
者不見尸柩凡拜賓者就其位既拜反位哭踊○方氏
苞曰襲經陳氏集說謂掩其袒而加要經非也初袒至
是襲初括髮至是加首經下絞帶乃要經也愚按襲
而後拜賓成踊敵賓也其非敵者則篇末送賓反位有
云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後襲是也
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眾主人兄弟皆出
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
次倚於又哭括髮袒成

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
始至必又哭三哭者象小斂大斂時也皆升堂括髮袒如
踊其夕哭從朝夕哭不括髮不袒不踊不以爲數三
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成三日三哭之明日也既哭
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奔喪者自齊衰
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東即位袒與
主人哭成踊亦升堂哭者非父母之喪統於主人也麻
者不至喪所無改服也凡袒者於位襲於序東袒襲不
相因位此麻乃袒變於爲父母也○愚按非主人庶子
也上所謂者主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
送賓又哭三哭亦入門左中庭哭之也皆如

禮記箋

奔喪

二

朝夕哭位無變也待奔喪者無變嫌賓客之也於賓客
此乃言待之明奔喪者以哀變爲敬此骨肉哀則自哀矣於
至三哭猶不以序入也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
踊襲免經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
括髮免經于序東此經對免而言則要經也前對帶而
言故爲首經也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壘即位與
主人拾踊婦人謂姊妹女子于也東階東面階也婦
於在室者也去經大紒曰髮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踊賓
客之愚按方氏苞以東髮即髮於東房云婦人變飾

必於房中疏云此東序在堂上異於男子在堂下亦通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

卽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卽主人位經

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主人之待之

哭於墓為父母則袒告事畢於此後無事也。愚按

括髮之下疑脫袒字以下齊衰者猶哭成踊。知此

不言袒襲者文不備耳又按下文除喪而後歸則之墓

東括髮袒經除喪猶然卽不及殯者當然可知又此不

知斬衰送賓不待言矣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

括髮袒成踊東卽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

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眾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

禮記箋 奔喪

三

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

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又哭三哭不袒者哀

喪禮說不及殯日於又哭猶括髮卽位不袒告事畢者

五哭而不復哭也成服之朝為四哭此謂既期乃後歸

至者主人其未期猶朝夕哭不止於五哭。愚按此實出

特言主人拜送者包適子庶子也如奔喪者適子也是

卽主人矣如庶子為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

也則主人代之拜為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

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乃言為母異於父者明及殯不

及殯其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統於主人免

麻于東方卽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

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不言袒言襲者

袒可。方氏苞曰言襲則袒可知葬日主人袒眾主人

否不及殯而之墓齊衰以下皆袒者過禮以志痛也知

生者弔此賓與奔喪者相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

免袒成踊東卽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

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

事畢為父於又哭括髮而不袒此

又哭三哭皆言袒袒衍字也

間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為位括髮袒

成踊襲經絞帶卽位問父母喪而不得奔謂以君命有

處如於家朝夕哭位矣不於又哭乃經者喪至此踰日

節於是可也。陳氏云篇首言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

行謂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

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

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

不言就次者當從其事不可以喪服廢公職也其在官

亦告就次言五哭者以迫公事五日哀殺亦可以止。○

方氏苞曰獨此送賓於門外者非殯所也若殯所則非

君夫人弔無送於門外特言主人者獨主喪者一人拜

送餘則否。○愚按方氏苞駁注迫公事五日哀殺之說

謂無算哭踊並朝夕哭踊當一循在家常節事未畢不

過將事之日輟哭耳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經拜賓成踊

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東東卽主人位如

除於墓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無變於服自若

時服也亦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

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愚按免麻者不括髮也

凡為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經即

位袒成踊謂無君事又無故可得奔喪而以己私未奔喪之處齊衰以下更為位而哭皆可行乃行○方氏苞

喪之禮當為諸父昆弟死於他國而本國宗親為位以哭

為位不應有眾主人兄弟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

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眾主人兄弟

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卒猶止也三日五哭者始聞喪訖夕

禮記箋

奔喪

五

為位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

不五朝哭而數朝夕備五哭而止亦為急奔喪已私事

當畢亦明日乃成服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

而拜之○方氏苞曰成服拜賓句當在三日五哭卒下

舊說五哭之明日然後成服誤矣定制三日成服五哭

而告事畢今併五哭於三日內以亟赴喪家故變而外

也若所為位家遠則成服而往謂所當奔者外喪也外

容待齊也○釋文云齊資糧也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總麻即

位而哭奔喪哭親疏遠近之差也○愚按此與雜記不

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

門外所識於野張帷此因五服間喪而哭列人恩諸所

奔喪禮曰哭父族與母黨於廟妻之黨於寢朋友於

寢門外壹哭而已不踊言壹哭而已則不為位矣凡

為位不奠亦以其精神不存乎是○愚按張子云為位

以新易舊耳方氏苞非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

之謂注不可易是矣

三此臣間君喪而未奔為位而哭尊卑日數大夫哭諸

侯不敢拜賓謂哭其舊君不敢拜賓辭為主○方氏苞

大夫朝夕哭諸臣在他國為位而哭不敢拜賓謂大夫

臨於朝時也

列與諸侯為兄弟亦為位而哭族親昏姻在異國者

姓恐非也此亦諸臣使他國者耳凡為位者壹袒禮正

必別言兄弟者明哭君親疏一也

可為位而哭也始聞喪哭而袒其

明日則否父母之喪自若三袒也

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為之成踊從主人北

面而踊從主人而踊拾踊也北面自

凡喪父在父為主與賓客為禮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

喪各為其妻子之喪為親同長者主之父母沒如昆弟

不同親者主之從父昆弟之喪○愚按方氏苞以父在

下皆謂主兄弟無子者之喪欲以此破注然此節首

以凡妻發端似非單指一事者注說恐不可易也

禮記箋

奔喪

六

無服而為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雖無服猶中服
加麻袒免為位哭也正言嫂叔尊嫂也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婦人降而無服族姑姊妹嫁者也逸奔喪禮日無服袒免為位者唯嫂與叔凡為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主人袒降哭而大夫至因拜之不敢成已禮乃禮尊者或曰大夫後至者袒拜之為之成踊

禮記箋 奔喪

七

禮記箋

問喪第三十五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親父母也雞斯當為笄纒聲之誤也親始喪者邪巾禘頭笄纒之存象也徒猶空也上衽深衣之裳前五藏者腎在下肝在中肺在上舉三者之焦傷而心脾在其中矣五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家為鄰五鄰為里
 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言人情之中外相應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

禮記箋 問喪

一

之意悲哀志慙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故袒而踊之言聖人制法故使之然也爵也迎其精神而反謂不絕地辟拊心也哀以送之謂葬時反哭及日中而虞也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哭也如疑望望瞻望之貌也慕者以其親之在前疑者不知神之來否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

哀而止矣說反哭之義也心悵焉愴焉惚焉憫焉心絕志悲而

已矣祭之宗廟以鬼享之微幸復反也說成墳而歸之義

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苦枕塊哀親

之在上也言親在外在土孝子不忍反室自安也入處室或為入宮故哭泣無時服

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勤謂或問

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怪其遲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滿

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

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

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

禮記箋問喪

二

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為之斷決以三日為

之禮制也匍匐猶顛履或作扶服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怪冠

也相為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為之免以代之

也言身無飾者不敢冠冠為褻尊服然則禿者不免偃

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

故曰喪禮唯哀為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男子

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將踊先袒將袒先

不袒不免顧其所以否者各為一耳擊胸傷心稽顙觸

地不踊者若此而可或曰男女哭踊○愚按禿者不免

疾則廢一禮是也或問曰免者以何為也怪本所曰不

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總唯當室總總者其免也

當室則免而杖矣不冠者猶未冠也當室謂無父兄而

室則杖而免免冠之細別以次成人也總者其免也言

免乃有總服也○齊召南曰此注意未明劉氏發明注

意了然其當室者則雖童子亦免杖總也○李光坡曰怪

非成人袒亦著免故問之不冠者之所服謂童子未冠

故者免也總者其免謂為族人總者由為父母著免也

或問曰杖者何也怪其義曰竹桐一也故為父苴杖苴

杖竹也為母削杖削杖桐也言所以杖者義一或問曰

杖者以何為也怪所為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

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言得杖乃能起也數或為時則父在不敢杖

禮記箋問喪

三

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

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

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父在不杖謂為母喪

者之處不杖有事不趨皆為其感動使之憂戚也

禮記箋

服問第三十六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皇君也諸侯妾姑齊衰與為小君子之妻也諸侯妾有從重而輕為妻之父母夫從總麻不降一等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言非服差弟謂為公之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總麻○疏曰此等皆小族故稱外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凡公於君降其私親女傳曰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母死則子厭為其母之黨服為其母之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外雖

禮記箋 服問

親亦無二統○方氏苞曰母出則繼母父之配也宜奪於祖廟之恩而配矣故不於因母以篤其恩其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服其功衰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服升母既葬衰入升凡齊衰既葬衰入升或九升其功衰或入升衰○疏曰注齊衰既葬衰入升或九升其云衰或入升衰○疏曰注齊衰既葬衰入升或九升其或九升者是義服是正服齊衰有大功之喪亦如之變三年之練是義服是正服齊衰有大功之喪亦如之經亦反服其故葛帶經期之葛帶小於練之葛帶又當有既練大始適齊衰大功之喪經帶皆麻變於大始適齊衰大功之喪經帶皆麻小功無變也服不用輕累重也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有本謂大

小功以下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經之既免去經每可以經必經既經則去之雖無變緣練無首經於有事則免其無事則自若練服也○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愚按經謂小功總之經也則經其總小功之經因其初葛帶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為稅小功亦變易也麻雖與上葛同猶不變也此要其麻有本者乃變上耳雜記曰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履不帶即故葛帶也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為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謂功之親為殤在總小功者也可以變三年之葛正親親也三年之葛大功變既練齊衰變既虞卒哭凡喪卒哭

禮記箋 服問

受麻以葛殤以麻終喪之月數非重之而不變為殤未成人支不緝耳下殤則否言賤也男子為大功之殤中從上服小功總麻人為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為之中從外宗君外親為天子服斬夫與諸侯兄弟服斬妻君也○疏曰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為日外宗房世子不為天子服○疏曰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為中而宗房世子不為天子服○疏曰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為莫必三年喪畢類命於天子然後得嗣國若為世子而終則庶人也安得遽以重服天子乎大夫之適子則教於成均舍不帥教而屏之遠方鮮君所主夫人不為士者成均舍不帥教而屏之遠方鮮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言妻見大夫以下亦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天子如士服小君期大子君服斬臣從服期君斬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

服也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為後為其母總言唯君所服伸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
若小君在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
則益不可
經大夫相為亦然為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弁經如爵弁而素加
謂以他事不至喪所凡見人無免經雖朝於君無免
經唯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
喪也見人謂行求見人也無免經重也稅猶免也古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經也○疏云傳曰罪多而刑五喪見人無免經者謂己有齊衰之喪○釋文云罪本或
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列等比也○釋文云罪本或皇字改為罪也

禮記箋服問

三

禮記箋

閒傳第三十七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
衰貌若苴齊衰貌若皂大功貌若止小功總麻容貌可
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有大憂者面必深黑止謂不
斬衰之哭若生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
三曲而偯小功總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
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偯聲餘從容也
○按哀容疏云哀聲從容於理可也 斬衰唯而不对
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總麻議而不及樂

禮記箋閒傳

一

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議謂陳說非時事也斬衰三日不食齊衰
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總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
豈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
衰之喪疏食才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
總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父母之喪既虞
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
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
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先飲醴酒食乾肉者不忍發御厚
恐致疾○方氏苞曰山陰鍾曉母喪既禫以未葬不肉
食者又數月及食肉輒腹疾乃食乾肉久之乃復常○

釋文云益十兩也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不說經帶齊衰之喪居聖室芻蕘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總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剪屏芻蕘不納期而小祥居聖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芻蕘今之蒲葦也○方氏苞曰大祥居復寢謂外寢齋喪所也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總無事其布曰總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此齊衰多二多一等服主於受是極列衣服之差也○齊召南曰此注當合喪服記注及賈疏觀之其義始明○愚按此注

禮記箋 開傳

二

云多二等多一等即對喪服記而言也舊說八十纒曰升斬衰三升正服也其義服則三升半矣齊衰大功小功皆兼降正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為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練緣要經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為除乎首也婦人何為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織無所不備帶三子也五分去一而四糾之帶輕既變因為飾也婦人葛經不為帶舊說云三糾之練而帶去一毀去一則小於小功之經似非也易服謂為後喪所變也婦人重帶帶在下體之上婦人重之祥男子也其為帶猶五分經

去一耳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此素縞者玉藻所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夫麻衣十五升布深衣曰縞或說縞者采縷也無所不佩紛帨之屬如平常也縞或作縹○方氏苞曰大功以上有受服者古者衰不脫非易衰不能服以終喪也小功以下無受服者喪期近而衰布易服者何為易輕者也而問之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說所以易輕喪之說以可齊衰之葛謂男子帶婦人經也重者宜主於尊謂男子之經婦人之帶特其葛不變之也既練遭此言包特者明於卑可以兩施而尊者不可貳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練此言大功可易斬服之節也斬衰已練獨存謂之單單獨也遭大功之喪麻葛重練婦人經獨存謂之單單獨也遭大功之喪麻葛重練婦人經獨存謂之單單獨也

禮記箋 開傳

三

帶其故葛帶經期之葛經婦人經齊衰之喪既虞卒哭其故葛經帶期之葛帶謂之重葛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節也兼猶兩也言齊衰期服之兩言者包特著其義兼者明有經有帶耳不言包特而午之喪既練或無經或無帶言重者以明今皆有期以下則其輕○愚按疏謂麻葛兼服據男子也婦人則上下俱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總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此竟言有上服既虞卒哭下服之差也唯皆無易焉此言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總之麻同主為大功之殤長中言之○愚按重喪之變當輕喪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則服重者謂特之也之初

人也凡下服處卒哭男子反其故葛帶婦人反其故葛經其上服除則固自受以下服之受矣

禮記箋 問傳

四

禮記箋

三年問第三十八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稱情而立文稱制其禮也羣謂親之黨也無易猶人之情輕重而不易也○方氏苞曰貴賤謂義服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苦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飾情之章表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復生除喪反生者之

禮記箋 三年問

一

也事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踳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匹偶也言燕雀之恩不如大鳥獸大鳥獸不如人念之至死無止已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

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言人薄於恩死則忘之其相與聚處必失禮也○方氏苞曰此篇自荀子禮論摘出本文作愚陋邪淫之人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駟之過隙喻疾也遂之謂不時除也

故先王焉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立中制節謂服之年月也釋猶除也去也○愚按焉語辭也方氏苞云焉字衍非又按惠棟周禮古義曰行夫云焉使則介之注云故書曰夷使按夷猶焉使也引此經及下文焉使倍之句為證又引晉語云焉使田焉作州兵淮南子云天子焉始乘舟公羊傳云比託始焉爾又云吾將焉致乎魯國皆訓為於篆文焉於相似故於亦作焉

禮記箋 三年問

二

然則何以至期也言三年之義如此則何以有降至於期也期者謂為人後者父在為母也

日至親以期斷言服之正雖至親皆期而除也是何也問服斷於期之義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法此變易可以期也

然則何以三年也言法此變易可以期也曰加隆焉爾也焉言於父母加隆其恩使倍期也下焉猶然○釋文一云焉發聲也下同○

使倍之故再期也言於父母加隆其恩使倍期也下焉猶然○釋文一云焉發聲也下同○

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言使其恩不若父母故三年以為隆總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閒上取象於天下取

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取於天地謂法其變易也自三年以至總皆歲時之數也言既象天地又足以盡人聚居純厚之恩也○愚按天道有盈虧地有廣狹人思有淺深是喪禮隆殺間所取象法則也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言三年之喪禮之最盛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不知其所從行之喪前世之喪久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

禮記箋 三年問

三

深衣第三十九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

毋見膚反曲之及肘即所謂短無見膚與長母被土

為也汗積在鉤邊裳前後也鉤讀如鳥喙必鉤之鉤不殊

深衣制者數十家大體相踵交解十二幅之儒為

非前之鉤邊致異說先生以謂藻篇明言在當旁則

合其鉤邊者裂而餘幅不交裂也積在左旁後

注日鉤邊若今曲裾也○方氏苞漢時謂之曲裾故與裳

禮記箋

深衣

一

相續也朝祭之衣長而覆裳深衣取其弗費故裳與

衣縫之愚按方氏苞說似近之而未及鉤邊竊疑邊即

衽常旁之邊也鉤曲也深衣既曲給衣衽之邊亦引

者似曲以深衣制而為之矣其遠也近世弟子員有藍衣

於上也要續半下三分要中減一以益下裕之高下

可以運肘衣袂不能不入宜寬也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

幅於衣詘而至於肘當臂中為節骨上下腕帶下母厭髀

各尺二寸則袂時以前尺二寸肘或為腕帶下母厭髀

上母厭脅當無骨者當骨緩急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

二月裳六幅幅分之裳以布上下之殺○愚按制裁也○

之一皆在上三分之二皆在下要狹齊闊要不用裳積

而旁有斜裁之殺縫○愚按朱子家禮深衣注云以文

勢推之所謂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句似通一衣

而言也若專以爲裳不應列於袂袷之上顧倒易置如

此後又得吳興放繼公說謂衣六幅裳六幅通十二幅

吳草廬亦謂裳以六幅布裁爲十二片不可言十二幅

是蓋衣裳各六幅象一歲十二月之六陰六陽也

圓以應規文云下垂也○胡曲袷如矩以應方古者方領也

如衣領負繩及踝以應直當謂袷與後幅相下齊如權

衡以應平齊收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謂揖讓負繩抱方

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禮記箋

深衣

二

言深衣之直方應易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

或印則心有異志者與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不服也

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

衣也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

且弗費善衣之次也完且弗費言可若衣而易有也深

以采善衣朝祭之服也自士以上具父母大父母衣純

深衣爲之次庶人吉服深衣而已具父母大父母衣純

以續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尊者存以多

文也三十以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謂其口也緣緇也

緣無父稱孤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謂其口也緣緇也

則舊說云純以采曰深衣純以素曰長衣純以布曰麻

衣裏朝祭之服者曰中衣

禮記箋

深衣

三

禮記箋

投壺第四十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也中士則鹿

中也射人奉之者投壺射之類也其奉之西階上北面

○齊召南曰按鄉射記君國中射則皮樹中於郊則閭

也閭獸名如驢一角於竟謂與鄰國君射也然則諸侯

之中隨事而異大夫與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

士則惟用兕與鹿耳

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燕

酒既脫履升坐主人乃請投壺也否則或射所謂燕射

也枉哨不正貌為謙辭○愚按又重以樂樂當從釋文

音岳即下命弦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

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固之言如故也言

如故辭者重辭也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

命敢不敬從不得命不以命見許

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賓再拜受拜受矢也主人

既辟進授矢兩楹之間也主人

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上○方氏苞曰賓先言受

後言辟倒文也據文義主人阼階上拜送二句應在前

而倒之者以下節已拜受矢若承賓再拜受之後則疑

賓也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主人既拜送

疏云物謂射者所立之處物長三尺闊一尺二寸兩物
東西相去容一弓故鄉射物長如奇其間容弓距隨
長武注云容長三尺司射進度壺閒以二矢半反位設
距隨者物橫也
中東面執八算與半則堂上去賓席主人席邪行各七
尺也反位西階上位也設中東面既設中亦實入
算於中橫變其餘於中西執算而立以請賓俟投
請賓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
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
亦如之請猶告也順投矢本人也此投不捨也勝飲不
以罰或以慶馬勝算也謂之馬者若云技藝如此任爲
將帥乘馬也射投壺皆所以習武因爲樂○釋文云勝
者立馬俗木或此句下有一馬從二馬五
字誤○愚按注不見此五字釋文是也

禮記箋 投壺

二

命弦者曰請奏狸首聞若一大師曰諾弦鼓瑟者也狸
逸射義所云詩曰曾孫侯氏是也閒若一者投壺當以
爲志取節焉○疏曰閒若一者謂前後樂節中閒疏數
如也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
黨於右主黨於左拾更也告矢具請更投者司射也司
左也己投者退各反其位○疏曰左右告矢具者
左謂主人右謂賓客司射告主與賓以矢具也
卒投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爲純一純以取
一算爲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
鈞則曰左右鈞卒已也賓主之黨畢已投司射又請數
其所釋左右算如數射算一純以取實

於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則橫諸純下
一算爲奇奇則縮諸純下兼斂左算實於左手一純以
委十則異之其他如右獲畢則司射執奇算以告於賓
與主人也若告云某賢於某者未斥主黨勝與賓黨勝
與以勝爲賢尚技藝也鈞猶等也等則左右手各執一
算以告○釋文云純音全鄭注儀禮如字云純全也○
方氏苞曰一算爲奇奇耦之奇也遂以奇算告奇零之
奇也假令餘算九當云四純一奇疏曰九奇似未安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行正爵酌者勝黨之弟子當
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酌者亦酌奠於
取乃退而跪飲之灌猶飲也言賜灌者服而爲尊敬辭
也周禮曰以灌賓客賜灌敬養各與其偶於西階上如
爵射

禮記箋 投壺

三

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飲不勝者畢司射
當其所釋算之前三立馬者投壺如射亦三而止也三
者一黨不必三勝其一勝者并其馬於再勝者以慶之
明一勝不得慶也飲慶爵正爵既行請徹馬投壺禮畢
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豐正爵既行請徹馬可以去其
罰爵慶爵並稱正者對無算爵而言也
算多少視其坐數也投壺者人四矢亦人四算籌室中
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籌室中四扶指曰扶一指案
者或於室或於堂或於庭其算長尺二寸也或曰算長
禮襲隨晏早之宜無常處
尺有握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
握素也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脩
長

禮記箋

儒行第四十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哀公館孔子見其服與士

大夫異又與庶人不同疑為儒服而問之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

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

鄉丘不知儒服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此君

宋而冠焉宋其祖所出也衣少所居之服冠長所居之

冠是之謂鄉音不知儒服非哀公意不在於儒乃今問

其服庶人禪衣袂二尺二寸袷二寸○齊召南曰為

禮記箋 儒行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遠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

之乃爾更僕未可終也遠猶卒也物猶事也爾久也僕

更之者為久將倦使之相代哀公命席為孔子布席於堂與之坐也君孔子侍曰儒

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

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席猶鋪陳也鋪陳往古

也大問曰聘舉見舉用也取進取位也○愚按席上之

珍貴也待賈而後沽脩身勵行以待君上取用謂進

取位非也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

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

如此者中中謂不嚴厲也如慢如偽言之不攝也

衷臨大事嚴恭故如威小事抑畏故如愧粥粥柔順之貌亦作粥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

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

養其身以有為也其備豫有如此者齊難齊莊可畏難

選處所以遠闕訟○愚按陰陽涼燥也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

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

禮記箋 儒行

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

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祈猶求也立義

自居也難畜難以非義久留也勞猶事也積或為貨○愚按儒以多學文章技藝為富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

眾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驚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

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

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淹謂浸漬之劫

怖之也驚蟲猛鳥猛獸也字從鳥驚省聲也程猶量也

重鼎大鼎也搏猛引重不量勇力堪之與否當之則往

畏也○愚按不習其謀口及則言不豫其說而順也斷或為繼
者不恭虎馮河死而不悔者吾不與也即此二句之意往
引也不悔行中律也來者不豫不億逆也流言不極誇自
良雖不習而無不利也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

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滯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

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淫謂傾邪也恣滋味為滯滯

細核也面數明指也其過失之小僅可細核無可明指

所以謂之剛毅者非不屈於欲無由寡過如斯所謂自

解者強也諸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

禮記箋 儒行

三

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甲冑冑兜鍪

大櫓也○方氏苞曰忠信者周身之防禮義者應物之

節故義各有取○愚按仁為尊爵故戴之而行義不離

身故抱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簞門圭窻蓬戶甕牖易衣而

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

有如此者言貧窮屈道仕為小官也宮謂牆垣也環堵

門也圭窻門旁窻也穿牆為之如圭矣并日而食二日

用一日食也上答之謂君應用其言○方氏苞曰既見

答則正言不諱不敢以身家之私患自疑慮也○愚按

他章有如此者之上皆有贊稱之辭此章惟云其仕而

疑有脫文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稽適弗

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諂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

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

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稽猶合也古人與合則不

也推猶進也舉也危欲毀害之也起居猶舉事動也取

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猶圖也信或為身○愚按稽

考也猶尚也身困道亨尚憂在民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

禮記箋 儒行

四

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不窮不止也幽居謂獨處

也既仕則不困於道德不足也忠信之美美忠信者也

優游之法法和柔者也毀方而瓦合去己之大圭角下

與取人小合也必瓦合者亦君子為道不遠人○方氏

苞曰瓦形正方以微倨故可規而為圓而體之方自若

也儒者內方以自守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

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

能有如此者君得其志者君所

欲為賢臣成之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

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相先猶

久相待謂其友久在下位不升已則待之乃進也遠相

致者謂己得明君而仕友在小國不得志則相致達也

○愚按此儒不善用之即開朋黨之禍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蠶而翹之又不急為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蠶猶疏也微也君不知己有善言正行則觀色緣事而微翹發其意使知之必舒而脫焉已為之疾則君納之速君納之速怪妒所由生也脫焉已為之疾臨眾不以己位尊自振貴也不加少而為多謀事不以己少勝自矜大也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世亂不沮不以道衰廢壞己志也○愚按靜而正之謂潛移默化乎格君非心也蠶而翹之舉事救過不尚急切也○方氏愨曰其行之高皆自然而已不必臨深以相形其文之多皆素行而已不必加少以相益世治德常見重故不輕世亂志常自若故不沮

禮記箋

儒行

五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為有如此者強毅以與人彼來辨言行而不服不用己之知勝於先世賢知之所言也雖分國如錙銖言君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八兩曰錙○愚按知服知所行之要也近文章砥厲廉隅者親詩書禮樂以自磨礪成其德隅也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同方同術等志行也間流言不信不信其友所行如毀謗也○方氏苞曰方所信不信其故於志言之術路也故於道言之間流言不信其行韓子引此以不信其行為句按之文義亦安○愚按同而

進不同而退無苟合也君子和而不同

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此兼上十有五儒孔子嫌若斥己假仁以為說仁聖之次也○陳注云仁包四德百行之原故於其終也以仁為說焉○方氏苞曰敬為德之聚諸德諸行必以敬慎承載之然後靜而安動而順故曰仁之地也○陳氏云作充廣也能能事也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恩君王不累長

禮記箋

儒行

六

上不閱有司故曰儒隕穫困迫失志之貌也充詘歡喜病也言不為天子諸侯大夫羣吏所困迫而違道孔子自謂也充或為統閑或為文○愚按隕墜獲刳猶言落魄也○方氏苞曰充者既得而自滿詘者患失而氣餒莊子所謂操之則慄春秋傳載程鄭求降階而然明以爲將死今眾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妄之言而憂是也今眾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妄之言今世名儒無有常人遭人名為儒而以儒斬故相戲此哀公輕儒之所由也詬病猶恥辱也○愚按妄鄭音亡當從王肅讀如字虛妄也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為戲儒行之作也言初反魯時也孔子歸至其舍哀公就而禮館之問儒服而遂問儒行乃始覺焉言沒世不敢以儒為戲當時

子終不可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此心廣體胖之

詩也澳隈崖也紫竹倚倚喻美盛斐有文章貌也誼忘也道猶言也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

也道猶言也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

也道猶言也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

也道猶言也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

也道猶言也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

也道猶言也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

也道猶言也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

也道猶言也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

也道猶言也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

也道猶言也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

也道猶言也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

也道猶言也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

也道猶言也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

也道猶言也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

也道猶言也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

也道猶言也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

也道猶言也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

也道猶言也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

也道猶言也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

也道猶言也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

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精熙光明也此美文明

王德光明敬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

情猶實也無實者多虛誕耳必使民無實者不敢盡其辭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

不敢訟也愚按此特假無訟而言耳實則誠意之效不

止此一事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也此謂知本意也○愚

按國人可以而大畏民志明德之極也此謂知本意也○愚

與國交止於信以上言新民止於至善之事此謂知

上文誠意以下之事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

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

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

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按此言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

章內可以包之故不言也○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

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

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

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

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彼而以心度之曰吾何以親愛此人非以其有德美與吾何以救情此人非以

其志行薄與反以喻己則身脩與否可自知也鮮罕也

禮記箋

大學

三

禮記箋

大學

四

人莫知其子之惡猶愛而不察碩大也○朱子曰之猶於也辟猶偏也○愚按莫知其子之惡其苗之碩則於他人不待言矣此好而不知其惡之尤甚者也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養子者推心為之而中於赤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家一人謂人君也戾之言利也機發動所由也僨猶覆敗也春秋傳曰登戾之又曰鄭伯之車僨於濟戾或為吝

禮記箋

大學

五

僨或為犇○愚按公羊傳為登來之蓋邠所見本異也 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言民化君行也君若好貨而禁民淫於財利是故不能止也○愚按言此以為仁讓貪戾之證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於有已謂有仁讓也無於己謂無貪戾也詩云桃之天天其○愚按求人非人皆自己始此恕也葉秦秦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是天秦秦美盛貌之子者是子也○愚按儀法象也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長長謂尊老敬長也恤憂也民不倍不相倍棄也絜猶結也絜也矩法也君子有絜矩之道謂常執而行之動作不失之倍或作倍矩或作巨○愚按所惡於上母以據釋文絜矩當作拒云本亦作矩是也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絜矩之道善持其所有以恕於人耳治國之要盡於此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禮記箋

大學

六

此之謂民之父母言治民之道無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巖巖喻師尹之高嚴也師尹天子之大臣為政者也言民皆視其所行而則之可不慎其德乎邪辟失道則有大刑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師眾也克能也峻大也言殷王帝乙以上未失其民之時德亦有能配天者謂

天享其祀也及紂為惡而民怨怒以失天下監視
殷時之事天之命持之誠不易也道猶言也用謂國
用也施奪施其劫奪之情也悖猶逆也言君有逆命則
民有逆辭也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老子曰多藏必厚
亡○愚按儀今詩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
作宜峻詩作駿言不於也天命不於常楚書曰楚國無以為
善則失之矣言不專祐一家也○愚按善人為寶時
寶惟善以為寶謂觀射父昭奚恤也○愚按楚書朱子
云楚語也言楚人之語著於書策者○愚按楚書朱子
注孫南對趙鞅之問新序昭奚恤答秦使之辭皆是也
疏亦兩引之○愚按秦穆公使人謂文公也時辟驪姬之讒
晉文公之舅狐偃也亡人謂文公也時辟驪姬之讒
之在而獻公薨秦穆公使子顯弔因勸之復國舅犯為
○愚按親謂父也親猶言親愛仁道也明不因喪規利也
禮記箋 大學 七

此二節並以寶言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
結上文貨財之意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
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
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
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
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
殆哉秦誓尙書篇名也秦穆公伐鄭為晉所敗於穀還
端之技也有技才藝之士也若己有之不啻若自其口
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美上為彥黎眾也尙庶幾也媚
如也逆猶反也俾使也佛反賢人所為使功不通於君
也始危也彥或作彥釋文云尙書作介此所引與
尙書小異休休尙書傳曰樂善也鄭
注云寬容貌媚尙書作冒覆蔽也
唯仁人放流之遊

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去
惡人媚疾之類者獨仁人能之如舜放見賢而不能舉
四罪而天下咸服○皇氏云遊猶屏也見賢而不能舉
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命讀為慢聲之誤也舉賢而不能使君以先己是輕慢
於舉人也○愚按命疑讀如字君相不言命疏慢賢人
而委於命若漢武帝謂李廣數奇是也過誤也又督責
也姑息容姦謂但一時註誤督責之而已如漢元帝責
問恭顯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
逮夫身逮及也○愚按大道即謂黎矩之道也忠
泰以失之恕則違道不遠驕淫即縱欲自災此節通結
上文貨財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
用舍之事禮記箋 大學 八

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是而不務祿不肖仁者以財發身
不仁者以身發財起發也言仁人有財則務於施與以
聚斂以起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
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言君行仁道則
舉事無不成者其為誠然如己府庫之財為己有也○
愚按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朱子云無悖出之患是
也注以設譬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
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
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孟獻子魯
蔑也畜馬乘謂以士初試為大夫也伐冰之家卿大夫
以上喪祭用冰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雞豚牛羊民之

所奇養以為財利者也國家利義不利財盜臣損財耳
聚斂之臣乃損義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
鳴鼓而攻之可也小子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
言勞聚財為己用者必忘義是小人所彼為善之小人
為也○朱子曰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彼為善之小人
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彼君
將欲以仁義善其政而使小人治其國家之事患難猥
至雖云有善不能救之以其惡之已著也○愚按彼為
善之君善小人所為也或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
作小人自善其所為亦通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
利也○愚按生財有大道以下覆說上文用人之事

禮記箋 大學

九

禮記箋

冠義第四十三

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
顏色順辭令言人為禮以三者為始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后
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言三始既備乃君臣
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立猶成也故冠而后服備服
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言服未備者未可求以
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
益日益實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

禮記箋 冠義

一

國本也國以禮為本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
尊加有成也阼謂主人之北也適子冠於阼若不禮則
庶子冠於房戶外又因醮焉不代父也冠者初加緇布
冠大夫加皮弁夫加爵弁每加益尊所以益成也○疏云
周之禮適子則以醮之庶子則以酒醮之若先代之
禮或皆用醮矣酌而無酬酢曰醮又云三加士禮也大
夫同若諸侯則四加有元冕故大戴禮已冠而字之成
公冠四加也則天子當五加衮冕也
人之道也字所以相尊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
成人而與為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
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鄉先生謂鄉老而致仕者服
苞曰古者君於臣父於子舅姑於婦皆有拜禮也○方氏
母拜之始為成人又以所執者廟中之脯也父之於子

則冠無拜而奠於廟中有拜若非適嗣眾子之拜更無
答禮又曰母拜之肅拜也按少儀婦人吉事雖有君賜
肅拜人禮父坐受子拜母立受又曰晉語趙武冠備
見諸大夫卿大夫適子有此禮○愚按國語晉趙文子
辭即禮所謂見於執友執友誨之是也 成人之者將
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爲
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
不重與言責人以大禮者已接之不可以苟○愚故孝
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爲人而後可以治
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
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

禮記箋 冠義

二

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
尊先祖也嘉事嘉禮也宗伯掌五禮有吉禮有凶禮有
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也○疏曰士冠禮注廟謂禰廟
其諸侯則冠於太祖之廟天子當冠於始祖廟也

禮記箋

昏義第四十四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
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
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
以敬慎重正昏禮也聽命謂主人聽使者所傳婿家之
氏耳疏云問女
之母姓名誤矣
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
几於廟而拜迎于門外婿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

禮記箋 昏義

一

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婿授綬御輪三周
先俟于門外婦至婿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盥而酌所
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酌而無酬酢曰醮醮之禮如
婦車輪三周御者代之婿自乘其車先道之歸也共牢
而食合盥而酌成婦之義○李光坡曰儀禮賓升北面
奠鴈再拜稽首鄭注云主人不答明主爲授女耳似此
鴈爲婿見女之贅郊特牲云執贄以相見指此節也
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
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
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
之本也言子受氣性純
則孝孝則忠也

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鄉射此禮之大體也始猶根也木猶幹也鄉飲酒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筭棗栗

段脩以見贊禮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成其為婦也贊禮婦當作禮聲之誤也○疏曰案士昏禮棗栗於舅

席股脩奠於姑席是也○釋文云段本又作股或作股

同○恩接贊禮婦當如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

順也以饋明婦順者供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

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言既獻

之以室事也降者各還其燕寢婦見及饋饗於適寢昏

禮不言厥明此言之者容大夫以上禮多或異日○愚

按鄭以士昏禮無厥明二字疑此文或為大夫昏禮齊

召南謂士昏禮有脫文是也○陳注引士昏禮賈疏云

舅獻姑酬共成一獻仍無妨姑薦脯醢此說

是也○李尤坡曰此疏似酬亦是舅恐誤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

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

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室人謂女姑女叔諸婦也當猶

和室人雖有善者猶不為稱夫也○疏曰女姑是故婦

謂婿之姊也女叔謂婿之妹諸婦謂婦之屬是故婦

順備而后內和理內和理而后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

之順備者行和當事成審也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

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

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謂與天子諸侯同姓者

成之教成之者女師也祖廟女所出之祖也公君也宗

室宗子之家也婦德貞順也婦言辭令也婦容婉婉也

婦功絲麻也祭之祭其所出之祖也魚芼藻皆水物陰

類也魚為俎實蘋藻為羹菜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

也其齊盛用黍云君使有司告之宗子之家若其祖廟

已毀則為壇而告焉○愚按三月之前固已有教矣復

於公宮宗室者重其禮肆其成也教成

之祭女親之詩云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

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

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

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

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

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

謂盛德天子六寢而六宮在後六官在前所以承嗣施

公以下百二十八人似夏時也合而言之取其相應有象

大數也內治婦學之法也陰德謂主陰事陰令也○方

氏苞曰聽男教女順者章其教也理陽道陰

德者脩諸身也聽外治內職者治其事也

禮記箋 昏義

三

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

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適之言責也蕩蕩條去穢惡也

○方氏苞曰後世推算日月食度分毫不爽其皆本

情悖義更無能禁遏創之者惟使知適見於天禍殃

莫追庶幾有所畏憚耳兩漢歷志惟有推月食之術章

和中劉洪改四分歷始言日食而後漢書不載也至晉

志始載太史令韓翊推算日食之說蓋踵洪術而精之

愚者皆謂星官巧算超越前古不知此蓋正有司淺見大

臣無識不能辨義而抑止之耳新安程廷祚作論辨之

詳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

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為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為

后服資衰服母之義也父母者施教令於婦子者也故

其服同資當為齊聲之誤也

禮記箋 昏義

四

禮記箋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

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庠鄉學也川黨曰序○

謂之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揚舉也今至拜洗拜受

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時拜至謂始升尊讓絜敬也者君

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

不爭則遠於鬪辨矣不鬪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

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道謂此禮○愚按

禮記箋 鄉飲酒義

○方氏苞曰道開導也故聖人制

之絕句以道鄉人君子絕句

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

其質也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謂卿大夫

者人臣卑不敢專大惠○方氏苞曰士君子秀民也鄉

人兼樸者而言也○愚按注云卿大夫士疏無士字或

謂卿大夫或省文也齊召南因謂注中士字衍恐非也又

飲國中賢者鄉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羞燕私可以

也以上文尊於房戶亦東房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

絜而以事實也絜猶清也○釋

賓主象天地也介僕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

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陰陽助天地養

成萬物之氣也三賓象天三先者繫於天也古文禮儀

皆作禮○愚按賓主象天地者西北天高東南地下也

○方氏苞曰日月行正當日則明掩而為晦漸遠則明

生是月與日相讓而後明生也明生而後魄可見故曰

三日而成魄朱子以疏義為非但以天地嚴凝之氣始

既望而生魄為義不當曰三日而成

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

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

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疑猶成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

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

坐於西北賓者接人以義言賓來以成主人之德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

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僕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以僕輔主

人以其仕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

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聖通也所以通賓主之意也

禮也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

也是故聖人務焉術猶藝也得身者謂成己令名免於刑罰也言學術道則此說實賢能之

禮○愚按學術道謂學德行道藝者也此非必專指賢能方氏苞謂鄉飲酒之禮凡在列者皆士也故專以學術道者為言耳

祭薦祭酒敬禮也嘑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

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

財也卒解致賓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

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

爭矣非專為飲食言主於相敬以禮也致賓謂盡酒也

○疏云鄉飲酒禮嘑肺在前祭酒在後席末猶在席上

也卒解主人酬賓先飲卒解也○愚按席末猶在席上

也特非席之正耳於西階上則遠於席上矣先禮則敬

讓後財則不爭凡爭者無禮而志財也財謂飲食也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

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

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

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

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

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此說鄉飲酒謂黨正國

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之禮也其鄉射則州長春

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也謂之鄉射則州長春

國下或則鄉之射州序之禮也謂之鄉射則州長春

日此節宜退置篇末則節次分明自篇首至此節則因

與賢能而及正道之易專言與賢能之禮也此節則因

者天性之同民或以鄙樸而失之今見上二豆而已孝弟

則孝弟之心油然而生矣君子之所謂孝者孝當作教字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鄉飲酒也易

禮記箋

二

禮記箋

三

尊賢尚齒而已○疏曰引此結成鄉飲酒之義

主人親速賓及介而眾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

及介而眾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速謂即家召之別猶明也

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

省矣至于眾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

矣繁猶盛也小減曰省辨猶別也尊者禮隆卑者禮殺尊卑別也

工人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

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解乃立司正焉知

其能和樂而不流也工謂樂正也樂正既告備而降言遂出者自此至去不復升也流猶

失禮也立司正以正禮則禮不失可知一人或為二人

○疏曰一人主人之吏也舉解示將行旅酬也○李先

坡曰一人揚解在未歌之前立司正在

既歌之後記者以類相從故連言之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

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遺猶脫也忘也○疏曰此經主人酬介介酬眾賓雖據族

酬之時其少長以齒終於沃洗是無算爵之節也但因

其族酬遂連言無算爵○陳注沃洗者滌濯之人也

降說履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

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朝莫聽事也不廢之者既朝乃飲先夕則罷其正也終遂猶充備也○疏云無算爵以前皆立而行禮未徹俎說履

禮記箋 鄉飲酒義 四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

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

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愚按止吾觀於鄉而知

之言餘皆記者所推論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僕以象日

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

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日出於東候所在也月

三辰也天之政教出於大辰焉○愚按自此以下盡

篇末皆覆說上文之事前言介僕象陰陽此言日月一

爾其前記未備者此更詳之餘有不同者用廣異聞焉

此即前人之所記錄方氏苞謂此下乃別一人所記並

以疏說為非恐未然

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祖猶法也狗所以

物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海水之

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大古無酒用水而已

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

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

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

為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

備藏也春猶蠢也蠢動生之貌也聖之言生也假大也

愁讀為孳孳斂也察猶察察嚴殺之貌也南鄉

禮記箋 鄉飲酒義 五

帝夙夜在公○愚按狸首逸鄭以曾孫侯氏當之未知是否也鄭儀禮注云狸之言不來也首先也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

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

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選士者先考德行乃後決

長學禮樂以飾之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

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

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

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

禮記箋射義

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歲獻

事之書及計借物也三歲而貢士舊說云大國三人次

國二人小國一人○方氏苞曰歲獻每歲職貢也貢士

雖以三歲為期而必與每歲歸職貢者是以諸侯君臣

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

有也流猶族也書曰流共工于幽州

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

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

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

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

也此曾孫之詩諸侯之射節也四正正爵四行也四行

安者獻寶獻公獻卿大夫乃後樂作而射也莫處無

也則燕則譽言國安則有名譽譽或為與○愚按曾孫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矍相地名也射至

于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

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先行

禮將射乃以司正為司馬子路執弓矢出延射則為司

射也延進也出進觀者欲射者也賁讀為償償猶覆敗

也亡國亡君之國者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

禮記箋射義

其義則或去也延或為誓○愚按與為人後與讀為預

謂人已立後矣而已又往干預之是忘親而貪財也方

氏苞謂禮無二後因以與繼父同居而繼父無主後者

當之稱謂與繼父同居雖為服期不得謂之為人後且

此既禮所許矣何乃與賁軍之將亡國大又使公罔之

夫同列而禁不入也恐當以注說為是

裘序點揚解而語公罔之裘揚解而語曰幼壯孝弟者

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

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解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

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勵有存者畢又使此二

射之為言者釋也或曰舍也釋者各釋己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大射將祭擇士之射也以爲某此鵠乃爲某之鵠吾中之則成人不中之則不成人也得爲諸侯謂有慶也不得爲諸侯謂有讓也○愚按舍止也疏曰中也又曰凡天子諸侯及卿大夫禮射有三士無大射其實射燕射士皆有之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

禮記箋射義

四

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細地是也澤宮名也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課中否也諸侯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方氏苞曰古者辟雍泮宮必近水澤而爲之則澤乃學宮也宜在近郊射宮宜在國中近於公宮雖於傳無微理則宜然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男子生則設弧於門左三日負之人爲之射乃卜食子也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己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

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於諸猶也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必也射乎言君子至於射則有爭也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祖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手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中○愚按鄭讀揖讓而升下五字爲句與朱子論語注異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言何以難也聲謂樂節也畫布曰正棲皮曰鵠正之言正也鵠之言枯也枯直也言人正直乃能中也發或爲射○疏云畫布曰正賓射也棲皮曰鵠大射也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

禮記箋射義

五

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發猶的謂所射之識也言射的必欲中之者以求不飲女爵也辭養讓見養也爾或爲有

禮記箋

燕義第四十七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也庶子猶諸子也周禮諸子之官司馬之屬也卒讀皆為倅諸子副代父者也戒令致於天子之事教治脩德學道位朝位也○方氏苞曰庶子之卒謂眾子之副貳於適子者周官卿大夫元士之適子或入太學或居虎門而學於師氏保氏其眾子則諸子掌之仍學於鄉學○愚按倅者副貳於父是適子也謂之庶者疏云庶眾也以共適子庶多故總謂之庶子也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天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

禮記箋

燕義

一

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國子諸子也軍人為伍弗不也國子屬大子司馬雖有軍法百人為卒五事不賦也○疏曰大事謂祭祀或宿衛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游卒未仕者也學大學也射射宮也燕按國之政事謂尋常征役之事存游卒者存而留之不思調發也游者無職事而游息於學也○方氏苞曰國子當為諸子文誤也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定位者為其始入踞階揖而安定也○陳氏注爾與適同

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賓人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設賓主者飲酒致也宰夫主膳食之官也天子使膳宰為主人公孤也疑自下至上至之辭也公卿尊矣復以為賓則尊與君大相近○疏曰疑擬也

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

禮記箋

燕義

二

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言聖人制禮因事以託政臣再拜報以祿惠也○方氏苞曰必上下各盡其道然後和親而不相怨也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牲體俎實也薦謂脯醢也羞庶羞也

○愚按牲狗也獻君宰夫獻君也○疏曰公及卿大夫士等牲體薦羞之等差燕禮不載

禮記箋 燕義

三

禮記箋

聘義第四十八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此皆使卿出聘之介數也大行人職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

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質謂正自相當

○方氏苞曰質謂樸而無文即七介以相見不然則已愆之義

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

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此指讓主謂賓也三讓而后傳命賓至廟門主人請事時也賓

見主人陳擯以大客禮當己則三讓之不得命乃傳其君之聘命也三讓而後入廟門讓主人廟受也小行人

禮記箋

聘義

一

職曰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聽其辭

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

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貺賜也賓致命君之恩惠辱命來聘者也

命來聘者也

敬讓者也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

不相侵陵君子之相接賓讓而主人敬也

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

覲致饗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

也設大禮則賓客之也或不親而使臣則為君臣也○愚按禮賓以醴禮之也聘禮注牲殺曰饗生曰餼也

主設賓客之禮
客守君臣之分

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

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圭璋也尊圭璋之類也瑞也尊圭璋之皆為重禮必親之不可以己之有遙復之也財謂璧琮等幣也受之為輕財者財可遙復重賄反幣是也

聘玉人所謂璋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類聘儀禮疏謂臣所執皆降其君一等是也朱子解論語執圭即以命圭訓之於義稍差蓋命圭惟諸侯親行則自執之以為瑞耳詩言韓侯入覲以其介圭是也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禮厚此聘禮也○愚按三牲備為一牢疏曰五牢之具謂館一牢在賓館西階牀二牢在賓館東階牀二牢在賓館內之西是皆陳於內又曰接聘禮米三十車設於門東陳禾三十車設於門西陳薪芻倍禾也鄭注薪從米芻從禾乘禽謂乘行羣匹之禽鴈鴛之屬按齊召南曰此疏未明聘禮記曰既致饗旬而稍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獲禽之數賈疏曰言如其獲禽之數者一牢當一雙故聘禮用乘禽日五雙是此養餼五牢者

禮記箋

二

也若然上介三牢則三雙也士一牢則一雙也

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不能均如此言無則從其實也言盡之於禮欲令富者不得過也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禮成也或曰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行成

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眾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

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鬪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

禮記箋

三

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

文云日幾中而後禮成特謂聘也此云日莫者謂射禮也前

也。方氏苞曰聘兼饗燕凡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惟

事義則然日莫人倦則燕與射之所同也疏專以屬射

正齊整齊也聘禮有燕則有旅酬安得專以屬射之屬射

所以能遺大投艱任重致遠而不辭者此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為玉

之寡而珉之多與

或作石似玉孔子曰非為珉之多故賤

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

而澤仁也

色柔溫潤似仁縝密以栗知也貌。按郭璞

禮記箋 聘義 四

西山經注引禮記曰廉而不剝義也

剝傷也義者垂之

如隊禮也

禮向謙卑也。愚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誦

然樂也

樂作則有聲也樂記曰無也越猶揚也

-11 107 31 471" data-label="Text">

不揜取忠也

-69 107 11 471" data-label="Text">

玉之性善惡不相揜似忠也

-127 107 11 471" data-label="Text">

也

-185 107 11 471" data-label="Text">

乎讀為浮尹讀如竹箭之筠或謂玉采色也采色

-243 107 11 471" data-label="Text">

引孔子贊與璠曰遠而望之

-301 107 11 471" data-label="Text">

尹旁達也近而眇之瑟若也

-359 107 11 471" data-label="Text">

依則理勝一則字勝即此字

-417 107 11 471" data-label="Text">

尹旁達也近而眇之瑟若也

-475 107 11 471" data-label="Text">

德信正於中其符采必達於

-533 107 11 471" data-label="Text">

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

-591 107 11 471" data-label="Text">

山川地也

-649 107 11 471" data-label="Text">

氣精神不爽是精氣也虹天之白氣非虹霓也玉之

白氣上通如天之白氣見也荆卿白圭璋特達德也

謂以朝聘也璧琮則有幣惟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

德者無所不達不有須而成也

人之無不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言我

玉者以其似君子也管子水地篇云夫玉之所貴者

九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羈砥礪云以理者知

不撓勇也取適皆見精也茂華允澤並通而不相陵容

也叩之其音清搏微遠純而不殺辭也是以

人主貴之藏以為寶剖以為符瑞九德出焉

禮記箋 聘義

禮記箋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

營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禮之言體也故謂之禮言本有法則而生也口

毀日營○愚按乾坤稱父母是以恩制者體天地也尊卑定君臣是以義制者體天地也下文覆說三者不言天地法象既明從可知也

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吉禮凶禮異道也

器物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

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

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取之四時謂其數也取之人情謂其制也○方氏苞曰舊

說四制謂恩義節權名篇之義則然此四制則謂三日而殯三月而葬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也肆聽二轍

音變而從宜也四時之變以漸故曰取之四時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服莫重斬

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

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

義制者也資猶操也貴貴謂為大夫君也尊尊謂為天子諸侯也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

禮記箋 喪服四制

一

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

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

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

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食食粥也沐謂將虞祭時

存樂也三年不為樂樂必崩○愚按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以下言欲尊歸於一明無二事注以為更申明

節制之事故與上連為一節方氏苞謂於節制後別言父母愛同而服異父在為母期乃權制之最大而所包

尤多凡厭降之服皆統於此不屬之權制則於上三制無可附者故此節更端而首列之其說尤通

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

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

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

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髮僂者不袒

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五日

授杖謂為君喪也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

夫士也面垢而已謂庶民也髮婦人也男子免而婦人

髮注擔假也尊其為主假之杖又云非主而杖者何

鄭注擔假也尊其為主假之杖又云非主而杖者何

輔病也謂庶子以下皆杖謂輔病故也○愚按八者之

目庚蔚之云父存為母一也婦人童子不杖之例方氏

苞從之云父在為母期一也婦人童子不杖也扶而

起三也面垢四也禿者五也僂者六也跛者七也老病

一恐未安應杖不應杖義各有當不得為權若以此為

起為權制之一尤不可通杖者中制也扶而起與面垢

禮記箋 喪服四制

二



21181088455288

者俱按杖則非權制可知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

人因殺以制節不怠哭不絕聲也不解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

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諒古作

之梁闇讀如鴉鴉之鴉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釋文云諒闇徐讀並如字是依杜預義孔安國讀為諒陰諒信也陰默也

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

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

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

禮記箋 喪服四制

三

言不文者謂喪事辨所當共也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

孝經說曰言不文者指士民也

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細小功之喪

議而不及樂此謂與賓客也唯而不對俯父母之喪衰

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

三年而祥○愚按期十三月者言練之比終茲三節者

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

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

察焉仁有恩者也理義也察猶知也○愚按理如文理節獨舉三者以三日食粥時未久不足當一節無可觀者也

禮記箋 喪服四制

四

宛邑鏡文齋 景春融手刊